目录

[《外星爹地》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3](#_Toc29805933)

[《围堵》作者：[美] 理查德·威尔逊 8](#_Toc29805934)

[《维加尔星上的机器人谋杀案》作者：[美] 乔尔·瓦奇曼 10](#_Toc29805935)

[《维思地之谜》作者：金·斯坦利·罗宾逊 14](#_Toc29805936)

[《萎缩的人》作者：里查德·马森 19](#_Toc29805937)

[《未来的教师和学生》作者：[美] 米·唐尼·布罗克森 26](#_Toc29805938)

[《未来的惊涛》作者：[美] 雷·琼斯 27](#_Toc29805939)

[《未来水世界》作者：达戈 33](#_Toc29805940)

[《未能出生的人》作者：[巴西] 马塞洛·希普利托 40](#_Toc29805941)

[《喂——出来！》作者：星新一 47](#_Toc29805942)

[《吻我》作者：凯瑟琳·玛珂琳 49](#_Toc29805943)

[《紊乱》作者：[加] 道格拉斯·Ｂ·史密斯 51](#_Toc29805944)

[《我，一个做梦者》作者：[美] 沃尔特·米乐 55](#_Toc29805945)

[《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作者：[美] 迈克·瑞斯尼克 61](#_Toc29805946)

[《我的房客》作者：[保] 埃米尔·马诺夫 72](#_Toc29805947)

[《我的伙计》作者：格里高利耶夫 76](#_Toc29805948)

[《我的密探》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79](#_Toc29805949)

[《我的母亲在跳舞》作者：[美] 南希·克雷斯 83](#_Toc29805950)

[《我的替身》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88](#_Toc29805951)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作者：[美] 卡伦·施瓦巴赫 91](#_Toc29805952)

[《我和蜘蛛的故事》作者：[美] 史蒂夫·鲍林 97](#_Toc29805953)

[《我没有嘴，但必须呐喊》作者：[美] 哈兰·埃里森 103](#_Toc29805954)

[《我们会成为英雄》作者：[澳] 罗伯特·斯蒂芬森 107](#_Toc29805955)

[《我握着父亲的爪子》作者：[美] 戴维·Ｄ·莱文 111](#_Toc29805956)

[《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作者：[俄] 尤里·布尔金 116](#_Toc29805957)

[《我制造了你》作者：小华特·密勒 121](#_Toc29805958)

[《沃尔布吉斯的下午》作者：作者：迪莉娅·谢尔曼 125](#_Toc29805959)

[《卧底》作者：大卫·赫尔 134](#_Toc29805960)

[《无伴奏之奏鸣曲》作者：奥森·斯科特·卡特 137](#_Toc29805961)

[《无脑总统》作者：安妮·沃格尔 144](#_Toc29805962)

[《无人烦扰格斯》作者：[美] 阿尔吉斯·布德里斯 149](#_Toc29805963)

[《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作者：[日] 小林久三 153](#_Toc29805964)

[《无声的枪》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161](#_Toc29805965)

[《无头奇案》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164](#_Toc29805966)

[《无腿人世界中的有腿人》作者：[美] 丹尼斯·帕隆博 168](#_Toc29805967)

[《五色岛》作者：[美] 马丁·加德纳 169](#_Toc29805968)

[《武器》作者：弗·波尔 172](#_Toc29805969)

[《物质的消失》作者：格雷格瑞·本福特 174](#_Toc29805970)

[《误差范围》作者：[美] 南希·克雷恩 189](#_Toc29805971)

[《西班牙流感》作者：[美] 约翰·海姆瑞 192](#_Toc29805972)

[《西西里防御计划》作者：[美] 克莱夫·威尔斯 199](#_Toc29805973)

[《吸血鬼》作者：克里斯·卡特 214](#_Toc29805974)

[《希尔达》作者：Ｈ·Ｒ·希基 218](#_Toc29805975)

[《希娜５号》作者：[英] 史蒂芬·巴克斯特 220](#_Toc29805976)

[《希望渺渺》作者：[英] 布赖恩·斯坦布福德 227](#_Toc29805977)

[《洗不得的钻石》作者：菲利普·乔塞·法马 237](#_Toc29805978)

[《细雨即将来临》作者：雷·布雷德伯里 239](#_Toc29805979)

[《下蛋》作者：[日] 光濑龙 242](#_Toc29805980)

[《下水道惊魂》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243](#_Toc29805981)

[《仙女座星云》作者：[俄] 叶菲列莫夫 248](#_Toc29805982)

[《先取恐龙还是蛋》作者：[美] 威廉·洛特斯勒 252](#_Toc29805983)

[《贤妻》作者：[美] 罗伯特·谢克利 256](#_Toc29805984)

[《献给埃基尔侬的花》作者：丹尼尔·基斯 258](#_Toc29805985)

[《相会水星》作者：[美] 尤·里金 266](#_Toc29805986)

[《相士杀手》作者：[美] 达林·摩根 274](#_Toc29805987)

[《香味接收机》作者：星新一 279](#_Toc29805988)

[《响铃》作者：艾·阿西莫夫 281](#_Toc29805989)

[《消声器事件》作者：[美] 狄克逊 287](#_Toc29805990)

[《小马驹》作者：史蒂夫·沃克 292](#_Toc29805991)

[《笑气》作者：尼基塔·博戈斯洛夫斯基 294](#_Toc29805992)

[《邪恶的视线》作者：[日] 筒井康隆 295](#_Toc29805993)

[《鞋子》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298](#_Toc29805994)

[《写作机器》作者：彼埃尔·伽马拉 301](#_Toc29805995)

[《蟹岛噩梦》作者：[俄] 德聂帕罗夫 303](#_Toc29805996)

[《心乱神迷药》作者：[美] 乔·霍尔德曼 309](#_Toc29805997)

[《新加速剂》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311](#_Toc29805998)

[《新来的经理先生》作者：星新一 315](#_Toc29805999)

[《新玫瑰旅馆》作者：[加] 威廉·吉布森 317](#_Toc29806000)

[《新时尚》作者：弗里兹·莱伯 322](#_Toc29806001)

[《新型变黑症》作者：勃·卡拉姆金 327](#_Toc29806002)

[《信息斗士与机器人》作者：南希·克雷丝 329](#_Toc29806003)

[《星》作者：阿瑟·克拉克 336](#_Toc29806004)

[《星辰之父》作者：弗·波尔 338](#_Toc29806005)

[《星光》作者：艾·阿西莫夫 345](#_Toc29806006)

[《星孩》作者：[英] 伊·凡塞特 347](#_Toc29806007)

[《星际传输的审判》作者：[美] 乔·马克思 351](#_Toc29806008)

[《星际赌局》作者：[美] 提摩泰·查恩 356](#_Toc29806009)

[《星际间谍》作者：哈里·哈里森 366](#_Toc29806010)

[《星际旅行》作者：[法] 吉米·居厄 388](#_Toc29806011)

[《星际窃贼》作者：作者：哈里·哈里森 394](#_Toc29806012)

[《星际人的报复》作者：[英] 休·库克 402](#_Toc29806013)

[《星际推销员》作者：[美] 戴维·Ｄ·莱文 403](#_Toc29806014)

[《星际永别》作者：[美] 雷·布雷德伯里 410](#_Toc29806015)

[《星空》作者：[美] 盖伊·哈森 412](#_Toc29806016)

[《星鸟》作者：史蒂芬·约克 420](#_Toc29806017)

[《星期一》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425](#_Toc29806018)

[《星球动物园》作者：亨利·吉尔伯特 430](#_Toc29806019)

[《星星的海洋》作者：[德] 迈拉·克坎 436](#_Toc29806020)

[《猩猩的悲剧》作者：希区柯克 440](#_Toc29806021)

[《猩猩的教皇》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443](#_Toc29806022)

[《形状》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450](#_Toc29806023)

[《幸存者》作者：罗杰·泽拉兹尼 456](#_Toc29806024)

[《“熊”蚊之战》作者：[俄] 康斯坦丁·西特尼科夫 458](#_Toc29806025)

[《Ｘ－１２行星上的奇遇》作者：[英] 帕·克里弗 463](#_Toc29806026)

[《兄弟》作者：[美] 梅尔·蔡斯 467](#_Toc29806027)

[《雄山威力》作者：斯蒂夫·特纳 475](#_Toc29806028)

[《熊发现了火》作者：[美] 特利·比松 493](#_Toc29806029)

[《休眠的艾拉尔》作者：[加] Ａ·Ｅ·范·沃格持 497](#_Toc29806030)

[《袖珍明星》作者：[俄] 亚·别利亚耶夫 502](#_Toc29806031)

[《宣传的时代》作者：星新一 527](#_Toc29806032)

# 《外星爹地》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邹波 译

社区医院，西弗吉尼亚州

产妇阿曼达躺在担架车上，被医护人员迅速地推往急救室。她即将临盆，满头大汗，艰难地喘息着。护士抓住她的手，不断安慰她，让她多做深呼吸。另一名护士则询问着阿曼达的社会保险号，万一出了事故，好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和家人。

“需要帮你联系什么人吗？比如孩子的父亲？”护士问。

“我不确定你能联系上他。”阿曼达回答。

“告诉我名字，我试试看。”

“他不在这附近。”

“在别的州？”护士追着她的担架车边跑边问。

“在别的星球。”阿曼达喘息着说。

护士停止了追担架车，呆呆地望着远去的阿曼达。

产房里，阿曼达声嘶力竭地叫喊着。

“放松，我们都在这里。”医生努力平静产妇的心情，“坚持住，使劲儿 真不错，尖尖的小脑袋出来了。加油……你要创造我们的速度纪录了……”

阿曼达汗珠滚了下来，看样子十分努力。

“肩膀也出来了……”医生继续着手里的动作，“好了，太棒了。阿曼达，现在已经完全搞定了。”

医生取出了新生儿，笑容突然僵住了。助产护士看着婴儿，也一惊，手中的剪刀掉到了地上：“上帝！”

阿曼达见状担忧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医生恢复了微笑：“没关系，很好。顺利极了！你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他说着，将手里的宝宝给阿曼达看了一眼。阿曼达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医生走到布帘后面．把挡在婴儿屁股上的手拿开，将婴儿举起来，自言自语：“仁慈的上帝！不会又是一个吧！”

——婴儿长了一条细细的尾巴，正在活泼地摆动着。

高速公路

ＦＢＩ探员穆德和史卡丽坐在车里看着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猴子脑袋的婴儿，下面写着“猴孩降临小镇”。

“照片确实夸张了些，不过，你怎么看这个？”穆德指着猴子婴儿。

“不感兴趣。”

“你对长着尾巴的婴儿不感兴趣？”

“那也许是尾骨附属物。胎儿期的时候就有。胎儿的尾骨般都会增大，用于盛放脊髓液，然后胎儿渐渐成熟，尾骨也慢慢退化掉。偶尔的情况下，尾骨增大的部分未能退化完全。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但仍然是会发生的事情。”

“偶尔，过去三个月发生了五次．而且是在一个还不到１．５万人的小镇里。我得说……这可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不规律情况……”

史卡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穆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让你这么感兴趣？外星来客？”

穆德露出可爱的笑容。

阿蔓达的病房

阿曼达半躺在病床上休息。穆德坐在阿曼达的身边，两人亲切交谈着。

红褐色头发的阿曼达说：“医生说我的宝贝没事的，她健康的很，再过几个月，切除了尾巴就好了。”

穆德点点头：“嗯，是不错。在你怀孕期间有过并发症吗，阿曼达？有没有进行过不育症的治疗？”

“不，我没试过要怀孕，我认为你可以说我现在是个单身妈妈。’

“你曾说孩子的父亲在别的星球，是真的？”

“嗯，他不是这个星球的人。”阿曼达一脸憧憬。她还很年轻，笑容很单纯。

“你被外星人绑架了？”穆德对绑架情有独钟。

“不不不不，”阿曼达摇头，“孩子的父亲来我家，我们就……”

“可是那孩子的父亲是外星人？”

“不！不是外星人，是别的星球的人。他叫天行者，是个绝地武士。”

穆德和史卡丽交换了个眼神。

史卡丽说：“他带着光剑吗？”

“那倒没有。但是他唱过星战的歌儿。”阿曼达陶醉地哼唱起来。

穆德站起来走向门口。

“你看过多少次星球大战了？”临走时史卡丽问。

“很多次。”阿曼达突然反问了一句，“这里还出生了其他四个有尾巴的婴儿吧。天行者不会也是他们的父亲吧！”

穆德和史卡丽对视了一下，走了出去。

他们找到了医生。医生给他们看了些片子：“这是那五个孩子的ＰＣＲ（聚合酶链反应）片子。我已经通知他们的家长了。这太离奇了。”

史卡丽指着黑白的片子，几张片子有些相似之处：“看这儿，这些带状分布的特征吻合，第八染色体都有少部分的缺失。说明这五个不同女人生的孩子，有着共同的父亲。这种缺陷属于先天遗传。他们的父亲肯定也有一条这样的尾巴。但他也许把自己的尾巴切除了。”

“这五个家长都看同一名妇科医生吧。”穆德突然说。

“是的。阿曼达是和那个绝地武士……其他四个都是人工受孕的。”史卡丽想到了什么，“难道是妇科医生做的手脚？”

医生办公室

穆德和史卡丽在门前停下，一对夫妇一边走一边议论。男的一副好好先生的模样，女的则看起来怒气冲冲。男人说：“听我说，巴布，我来处理好不好？”

叫巴布的女人对丈夫挤了一个微笑：“亲爱的福雷迪，我们去请律师！我一定要起诉他们。”

福雷迪擦了把汗：“巴布，亲爱的，让我和医生谈谈好吗？”

“没问题！”巴布冷冷地回答，“就告诉他，我要起诉他。”

夫妇俩看到了穆德和史卡丽：“哟！你们也是为了这个来的吧，啊？”

穆德和史卡丽脸上呆呆的。

办公室里，医生被一群愤怒的夫妇包围，一片臭骂声：“你做了些什么！你做了些什么！快说！”

“我什么也没干呀。大家听着．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的，我发誓。听我说，大家放松点。”医生满头大汗。

来者们七嘴八舌：

“别跟我提什么放松。我的精子怎么了？”

“还有我的。”

“你到底用的是谁的蜷手？”

“生个长尾巴的孩子已经够糟糕了。可他甚至都不是你自己亲生的！”

争吵之际，他们看到了站在一旁的穆德和史卡丽，愣了一下，转而继续进攻医生：“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究竟害了多少人！”

穆德急忙上前澄清：“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

“好极了！把这狗娘养的抓起来！”

福雷迪上前诉说：“他为我们人工授精，却没有用我的精子！”

“我当然用的是你自己的精子。每个妇女都是用你们自己丈夫的精子进行受精的，不可能是其他人的。”医生无辜地辩解，“不过因为技术有限，我以前进行的受精只有４０％的成功率。我很惊讶，你们四位都一次就成功了。太惊讶了，也许……”

巴布气得跳了起来：“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从１９８９年开始我就没和任何男人发生过关系．当然，除了我老公之外。”

在一片争吵声中，穆德溜了出去。在另一间房间，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水管工人正蹲在地上修理水槽。他略微发胖，裤子和上衣间闪出一条缝儿。穆德注意到了他尾椎上有一个圆圆的疤痕。

“嘿，我是ＦＢＩ的调查员，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嘿。”水管工站起来，“可以。”话音刚落，却拔腿就跑。穆德无奈地叹口气，几步追上去，在离人群不远处，将水管工扑倒在地。他扒下那家伙的裤子。所有人看到那个疤痕。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

ＦＢＩ问讯室

水管工名叫埃迪，他坐在桌前，表情看起来不怎么配合。

“你是怎么干的？”穆德劈头就问。

“什么怎么干的？”埃迪装傻。

“埃迪先生，你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你对这五个女人做了什么？”

“听起来好浪漫。”埃迪作无赖状。

“你和这些妇女发生过关系？为什么她们谁都想不起来呢？”穆德追问。

“如栗有女人想要个孩子，而他们的丈夫又……帮不了她们，这样一来大家都开心了，也没谁受伤害，有什么不好的？”埃迪很无辜。

穆德和史卡丽走了出去。穆德又转脸看了一眼，发现埃迪正死死盯着自己。

一名警官带走了埃迪，要他的家庭住址，好送他回住处。埃迪专心地盯着警官的脸看，很认真的样子。

“说，你的住址在哪里？”警官不耐烦地说。

“公园路４０１号。”埃迪回答着，视线没有移开。

“是４０１号对吧？”警官别记录边问。

没有回应。

警官抬头看埃迪，发现埃迪的脸正变得和自己一模一样……埃迪迅速抓起—个小猪塑像，冲着警官的头部砸去……

穆德和史卡丽赶到了事发现场，被击昏的警官正揉着自己的脑袋。

“我有个想法……”穆德说。

史卡丽迅速打断他：“你想说埃迪变成逮捕他的人的样子，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去了。”

穆德呆呆看了史卡丽一会儿：“你太了解我了，咱们干脆结婚了吧？”

史卡丽翻了个白跟：“你的想法太离谱了，为什么不想简单一点！比如，埃迪和警官体形差不多，肤色一样，再加上都穿着制服，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弄混。

“我坚持他会变形。所以那四个女人会把他错认成他们的丈夫，阿曼达会把他当成天行者。”

“那你就是说他是……外星人？”

埃迪家

穆德和史卡丽在埃迪家附近张望着，突然门打开了。一个年迈的老人走了出来：“你们俩在我家门廊这儿鬼鬼祟祟地干吗？”

“我们是联邦调查局的，”穆德亮了一下警徽，“这是埃迪家？”

“正是。”

“我那个混蛋儿子干什么了？”老人问，请他们俩进屋。

“他在逃离警局的时候打伤了一个警官，”史卡丽说，“你知道你的儿子可能呆在哪儿吗，”

“我真想知道啊。可是对不起，两天前我就没再见过他。”

穆德环顾房间，看到墙上有一幅画着个长尾巴的男人的海报，海报上写着——“来看猴人”。

“这是你？”穆德问，“你也有尾巴？”

老人点头：“你想看？”说着就解自己的裤子。

“不！不必了！”史卡丽失声叫了起来，老人停止了动作，露出失望的神色。穆德看起来也挺失望的。

“穆德先生，我想我们这是一种遗传病……”

穆德手插在兜中，做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打断一下，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老人指着史卡丽：“她告诉我的。”

史卡丽摇头，很肯定地说：“我没有。”

穆德的眼中露出怀疑。

真相大白，这个老人是埃迪假扮的。暴露身份的埃迪迅速逃出门去。

穆德追出屋外，看见外面只有几个闲逛的路人，线索失去了。

“真是一个有秘密的人。”

埃迪把自己变成了福雷迪的样子，径直跑进了福霄迪和巴布的家。巴布正在给宝贝换尿布，婴儿切除尾巴的地方还包着绷带：“老公，这么早你回来做什么？”

埃迪一言不发，走进浴室，关上门，不理巴布的任何问话，打开水龙头。

巴布站在浴室外，把脸贴在门上：“亲爱的，出什么事啦？”

埃迪变回自己的模样：“一切都好。”

“你今早穿的衣服上哪儿去啦？”

埃迪搪塞道：“一会儿再解释吧，让我先自己呆一会也好吗？”

“好的。”

穆德和史卡丽在埃迪家进行检查。穆德看到一个连接阁楼的绳子，便抓住使劲地拽，从阁楼的门缝掉下了一些白色的粉末。“生白灰。”

穆德打开了阁楼门，一堆石灰粉倾泻下来，同时也滚出了一具有着一条长长尾巴的尸体。

那是真正的埃迪的父亲。

福雷迪的住处

福雷迪回家了，而埃迪还在浴室没出来。“巴布！亲爱的，我回来啦！”

巴布吃了一惊：“见鬼了！你刚才就在这。你去了盥洗室。”

“什么？“福雷迪摸不着头脑。

夫妻俩蹑手蹑脚逼近浴室，看到门缝下有一个影子。

“里面有人。”福雷迪说着，要去把门踢开。就在这时。门从里面打开了。

埃迪再一次易容了。从盥洗室走出来的埃迪，已经变成了穆德的样子。

ＦＢＩ解剖室

史卡丽正在研究老猴人的尸体：“这个人有一层随意肌肉组织支撑他皮肤的整个真皮层。太神奇了。真是个不错的标本！”

“埃迪会不会也长了和他父亲一样的不规则的肌肉组织呢？”穆德说，“如果肌肉组织是位于整个皮肤下面的，也许可以用来改变皮肤的形状和质地。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可以随意变形了。”

“人类身体应该上有６５０块肌肉，而这个人却多了６块。”史卡丽边说边去拎那条尾巴，想不到一下就把那尾巴拔了下来。

穆德把尾巴搭到尸体身上：“这案子还得接着查—查。”

阿曼达病房

医生把宝宝递到阿曼达的怀抱里。阿曼达哄着可爱的婴儿，有人敲门。

门开了，穆德走了进来。阿曼达把婴儿递给护士让她们离开。

穆德坐到床边，拿出埃迪的一张照片：“我想问你……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曼达点头：“埃迪。嗯，认识。我们在上高中时曾约会过。”

穆德继续问：“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有无数的坏习惯。你知道，没情调，没有野心，没方向……”

“那总得有些优点吧！”

“嗯，对，是有，任何人起码会有些优点的。我们俩曾经有过令人愉快的日子。我们都喜欢看星球大战。所以我们每个周末都一起去看。感觉很好……为什么问这些？”

穆德满足地笑了：“这是ＦＢＩ的事。”他站起身，拿起一支玫瑰给阿曼达，“祝贺你，为了这个孩子。”他心地向门口走去。

穆德刚出门，又来了一个穆德。后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穆德。假穆德怕在走廊中与穆德相撞，立刻闪身躲了起来。

穆德走进阿曼达病房：“打扰了，阿曼达……”

“嘿，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问我那么多埃迪的事情？”阿曼达显然不知道眼前已经换人了。

“什么？”穆德一脸困惑。此时他的手机响了。

“穆德探员，我们是福雷迪和巴布，现在我们能进浴室了吗？”

穆德完全蒙了：“我不明白……”

“你说警察会来取指纹．可是已经过去４个小时了。我们想帮你抓住这个人，可是我真想知道，这个嫌犯怎么会钻到我的浴室里来的？”

穆德知道自己被冒充了，就挂上电话，离开了房间。

他来到走廊，问一个路过的护士：“有个和我长的一模一样的人，你看见他去哪儿了吗，”

护士愣了半天：“男更衣室。走廊尽头。”

“谢谢！”

穆德跑到更衣室，抽出枪。一个保安正在换裤子。

“你好。”穆德说着，用枪指着保安，“埃迪。”

“谁？”

“你自己清楚。举起手来，转过身去。”穆德把保安铐了起来，“如果真不是你的话，那我先道个歉。”

此时，妇科医生从浴室走了出来，围着浴巾。

穆德二话没说也将他铐了起来：“这里就你们两个？”

“嗯。”保安没好气地回答。

“我道歉，希望你们两人中的一个是我要找的。我得等血样测试的结果，然后会放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们干吗不坐下来放松些？先把衣服给穿上。嗯？”

穆德听到头上有动静。他朝上看看。有光透出来，天花板上有一块板子是微微打开的，他努力推开那块板子，看到了藏在里面的埃迪——

“你长得可真英俊。”埃迪说着，露出凶光，猛然扑了下来……

走廊里，穆德捂着头，忍受着保安和医生的责怪。

“我要追究！”保安怒气冲冲。

“抱歉，我……”

“你看我们俩长的不像好人是不？”

“你他妈的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说过了我很抱歉……”

史卡丽来了，对保安和医生说：“笔录做好了吧？你们可以离开了。”

史卡丽和穆德交谈着离开了医院。史卡丽不知道，身边的穆德。其实是埃迪。真正的穆德，正在医院地下室的杂物间，被锁在一个小笼子里。

“有人吗？来人啊！！放我出去！”穆德无助地叫喊。

“咳！来人啊！我在下面！救命啊！”他徒劳地踢着门。笼子里，还放着为他准备好的一顿午餐。

ＦＢＩ总部

主管读着史卡丽和穆德的案件报告：“这是谁写的？”

“我。”冒牌穆德说。

主管叹了一口气：“你把‘联邦调查局’拼错了。”

埃迪假扮的穆德耸肩：“打印机的问题吧。”

主管转向史卡丽：“史卡丽探员，你们发现的尸体现在怎么样了，找到死因了吗？”

“是的。他死于心脏病和年老体衰。正常死亡。”

“这么说儿子不是凶手了？”

埃迪假扮的穆德立刻回答：“哦，不，绝对不是。”

“但他是强奸犯。”史卡丽坚持说。

埃迪假扮的穆德皱了一下眉头。他显然不愿意被这样诽谤。

他们离开了主管的办公室，埃迪假扮的穆德走进了穆德的办公室，学着穆德的样子把两条腿搭在桌子上，身体向后仰。可埃迪却不幸仰过了头，他急忙死死抓住桌子边才没有摔下来。他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重新坐好，扶正了桌子，环顾四周：“我的税都交到这鬼地方了？那我住哪儿呢？”

他掏出穆德西服口袋里的钱包，看了看驾照。上面有穆德的住址。

不久之后，他就到了穆德的公寓。

他走进公寓，好奇地玩弄着看到的一切东西。最后，走到了一面一人高的穿衣镜前。他仔细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摆出各种警察的动作：亮警徽，自言自语：“ＦＢＩ。”然后他解开上衣想试试快速掏枪，可他太业余了，子弹夹掉在了地上。他把弹夹安了回去，用枪指着镜子，然后学牛仔的样子玩起了花样。最后把枪插回枪套，把领带抚平，凝视着镜子中的人，不禁赞叹：“你他妈的长得真好看。”

史卡丽的公寓

史卡丽正坐在公寓里沙发前面的地板上看资料，门铃响了。她打开门，埃迪假扮的穆德出现在门口，脸上笑得很夸张。

史卡丽对这异常的穆德有些警觉：“出什么事儿啦？”

“我来的不是时候？”假穆德问。

“不不，哦…请进吧。”她看到他带了瓶酒来，“这是给谁的？”

“给我们。”假穆德温柔地说。

史卡丽愣了一下，她可没见过穆德这模样。她去酒柜取酒杯：“我不知道你要来，我在研究更多的验尸数据。你瞧，实验室里的所有人都对埃迪很感兴趣。我们在他头皮的毛囊组织上也找到了不规则组织。在用电子显微镜观察之前我还不能推测它的种类。”

“听来很有趣。”假穆德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我们从来没有……嗯……好好谈过……是不是，”

两个人碰了一下杯子，面对面坐了一会儿，壁炉里火苗跳动着，音乐很柔和也很煽情。假穆德把瓶子里最后剩下的酒都倒进史卡丽的杯子里，看起来酒精是起到应有的作用了。史卡丽打开了话匣子，聊起了很多中学时期快乐的日子。

“我看到了你全新的一面，穆德。”史卡丽有些醉意。

“你觉得好吗？”假穆德很温柔。

“我喜欢。”

浪漫就在这里达到了顶峰。

假穆德身体朝着史卡丽倾过来。史卡丽的眼睛顿时睁大了，发出一声惊讶的叹息。假穆德散发出的魅力令人无法抗拒。他靠她靠得更近了，她发出一声娇喘，嘴唇微微张开。四片滚烫的唇越贴越近……

真正的穆德破门而入！史卡丽惊讶地看着他，穆德也同样惊讶地看着沙发里的两个人。史卡丽又看了看埃迪假扮的穆德，不禁发出尖叫，奋力推开他，她站起身来。

埃迪变回了自己的模样，对史卡丽耸肩。

感化所

一个月后。探视窗的一边坐着埃迪，另外一边坐着穆德。埃迪的头上戴着一顶棒球帽，帽子上相当傻气地写着“超级巨星”。

“戴帽子做什么？”穆德问。

埃迪耸耸肩：“法院给我指定的临床医学家让我戴的。她说这样可以增强我的自尊心。”

穆德看着他滑稽的样子，笑了起来：“管用吗？”

“不。同屋的人打我，然后把帽子抢走。好在每周都给我一顶新的。”埃迪撇撇嘴，“他们还给我注射了一种肌肉松弛剂，所以我不能像以前一样变脸了。是你叫他们这么做的，对吧？”

穆德没有说话，一脸不置可否的表情。

“史卡丽来了吗？”埃迪挑了一下眉毛。

穆德板着脸看他。

埃迪叹气：“我只是觉得挺可笑的。我生来就是个失败者，可是你是那种可以选择生活的人。”他让自己坐得舒服一点，“你应该有点生活情趣。好好对待你自己。天知道我要是你的话，一定会这么做的。”

穆德应付着点了点头，起身离开了。史卡丽此时正站在走廊里。她通过监视器听到了他们刚才的对话。

他们一起并肩走过走廊，但看起来都有些尴尬，动作也显得刻板做作：史卡丽交叠着双臂，但紧接着又分开双手插到外衣兜里。而穆德则一边走一边用手翻着袖子，眼睛向下看着地板。一路上都很沉默。

“穆德，”史卡丽开口，“你可不是失败者。”

穆德的思绪回到了那个晚上，想到了装扮成自己的埃迪，想到了音乐、美酒，以及史卡丽微微开启的嘴唇！“可惜我也不是埃迪。”他说着，偷偷看了她一眼，和她并肩走出了走廊。

# 《围堵》作者：[美] 理查德·威尔逊

郭建中译

再来一杯，吉佑比。哇！但愿我也能像你那样有双重食管！我会用内食管喝你们的这种透明的饮料。如果你来我们地球，吉佑比，你得来找我，我给你喝真正的好酒。你一定会喜欢的！事实上……不过，到时候我会款待你的。现在，说说我的情况吧。

刚才我对你说过了，我们为什么停止建造宇宙飞船。第一艘从地球上起飞的宇宙飞船坠毁了，这你也知道。因为当飞船到达隔离带时，飞船发动了推进火箭，试图冲破这个隔离带。飞船得到警告，然后就失去控制，最后船毁人亡。

第二艘飞船升空，一开始就摇摇晃晃，但宇航员们还是小心翼翼，在隔离带外面巡游、观望、倾听。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一种心灵感应的声音。那声音说，未经他们同意，任何地球人都不准离开地球！

星球联盟——现在我们称之为星际联邦——宣布他们的决定还是非常客气和婉转的。他们说，地球人要跨出地球，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地球人必须证明他们具备宇宙航行的资格。他们说，他们不想受到地球人种种弊病的影响。因此，他们要围堵地球，不准任何人进出地球——尤其是不准地球人离开地球去其他星球。

做不做某件事情，原本你可能无所谓。但，你也一定能理解，当有人不许你去做，你就会偏要去做。就是我们从前所说的“禁止”。一旦被禁止的事情，你反而要去做。

因此，我们想尽办法，试图冲破隔离带。我们也用过多艘飞船同时冲击隔离带，希望用左冲右突的策略，至少能让其中的一艘冲破隔离带。但隔离带紧密无隙。

隔离带是无形的，像用于在火灾时接救从楼上跳下来的人的那种救生网。你走出一段路，就被立即弹回来。就是这种感觉——真是见鬼了！

大约在那时，有人发现了隐形技术。我们就使用隐形术。我们发射了一艘宇宙飞船，伪装为洲际火箭，在低密的积云下运行。然后，突然上升。结果还是不行，飞船被弹回来了。

有一天，伍莫拉地方的一批业余宇航爱好者发射了一枚月球火箭。那是一艘遥控的无人飞船，里面装满了仪器。它冲破了隔离带，到达了月球。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火箭在阿里斯塔克斯①区的边缘降落，并成功向地球发送出信号，直至能源消耗殆尽。但我们对月球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没有任何人会再去这颗卫星。我们的目标是进入星际联邦。

后来，亚洲集团完善了心灵遥感术；英美两国大为震惊，但没有办法，只得高价收买心灵遥感技术。这样就开始了３－Ａ宇航计划：英国船长指挥美国飞船在亚洲的一个心灵遥感发射场升空。结果与此前所有起飞的飞船一样，也被弹回来了。他们的目标是在隔离带后面１０万英里的一颗星球。飞船在发射场上空消失了，大家互相拍着肩膀庆贺发射成功。但几分钟之后，飞船颤抖着回到了原来的发射场。宇航员们双手捧着头，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出飞船。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好像是从网上弹回来一样。但这一次和以往有一点不一样，回来的人个个都患偏头痛，持续了一个星期。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此后，我们放弃了宇航计划，不再做任何尝试了。我们彻底认输了。

那么，我现在怎么会坐在温都拉—4星球的酒吧间里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我们再来一杯吧，古佑比，我的朋友！然后我再告诉你我是怎么逃过你们的监视的。

不过，我只是一个人来到你们这儿，只是一个人。

３－Ａ宇航计划失败后，宇宙飞船成了市场上的滞销货。你也知道，他们把飞船都封存起来，好像地球上已不存在飞船了。过了几年后，大家对宇航计划失败的事已不再那么在乎了，他们就将飞船上市出售。价格非常便宜，但买的人不多，我买了一艘。

当时，我从事洲际贸易。心灵遥感技术还未上市。你们会说，宇宙飞船需用大量的燃料，不经济，但如果加以改装，比洲际飞机可多装三倍的货物。再说，价格非常便宜，维修保养不成问题。

我的业务相当不错。有些公司让我为他们运货，是因为他们可以以此吹嘘，他们的货物是用宇宙飞船运输的。这就起到了为公司做广告的作用。但我感到，当我在太平洋上空轰隆轰隆地来回穿梭时，星际联邦也一直监视着我，唯恐我再次试图冲破他们设置的神圣的隔离带。

我一直是单独飞行的。驾驶飞船非常简单，我不需要助手。再说，飞船也不能载客，否则便违反规定。

我往新加坡运送了大量的物资，包括飞轮、捕鼠器、螺丝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货物。客户为我举办了大型的宴会，我当然欣然赴宴。宴会很晚才结束。但主人要我带上一瓶酒路上喝，我当然也不推辞。主人大概在里面掺了什么烈性酒吧，在去加利福尼亚的路上我喝得酩酊大醉。我是把飞船自动驾驶的目的地设在莫洛克的。飞船是完全靠仪表飞行的。这样，飞船就轰隆轰隆地上路了。

情况就是这样。

等我醒来时，飞船已越过了火星。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醒来时，酒醉还没有完全清醒。飞船处于自由落体状态，越过了太阳系。这时，有一艘星际联邦的飞船在我旁边飞行。我尽可能地振作起来。我喝了一杯牛奶，整整了衣服的领子，准备迎接来访者，或被他们轰回我来的星球——地球。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彬彬有礼地迎接了我。我冲破了他们的隔离带，使他们震惊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这完全是个意外事件。所以，他们以为地球人终于征服了他们，并同意与我谈判，好像我是地球派出来的代表，好像我们地球人是有备而来的。

我当然顺水推舟，煞有介事地与他们签订了贸易条约。我，一个从事洲际运输的人，代表地球签了字。你知道，他们有测心术，即能测出你的心思。但这一次，他们只能从我这儿收到许多静电噪声。

似门的优势就是拥有测心术和催眠术。这，吉佑比，我的老朋友，你也知道。这也就是他们的隔离带，仅此而已。

当然，我知道，你不是他们一伙的，吉佑比。他们是强盗，而你们的人民是他们剥削的对象，尽管你们也算是星际联邦的成员。他们用欺诈的手段与27个有智慧生物居住的星球签订贸易条约。在你们这儿，主要是掠夺你们的煤。他们当然不希望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也就是我们——地球人。我们已经有条件进入宇宙了。

我不小心按了一个已经不再使用的按钮——进行宇航的按钮。但是，他们——这些拥有澜心术的人——没有发现。结果，我的飞船进入了太空。是我的手指按了按钮，还有，因为我喝醉了，所以按错了按钮。但我心里设定的目标是加利福尼亚的莫洛克。

但当他们发现我的飞船飞向外太空时，为时已经晚矣！我处于酒醉状态，他们无法测出我的思想，也无法使用他们的催眠术。因此，他们的所谓“隔离带”也就失效了。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秘密呢？是啊，你可以猜猜看，吉佑比。星际联邦为什么还在剥削你们？因为他们能测出你们的思想——每一步都能走在你们的前面。

老朋友，你们需要的是一种解除测心术的药剂。我正好身边带着这种药剂的样品。是的，先生，是新加坡斯林酒②，5夸脱瓶装。一喝下去，就能建起一个反测心、反催眠的静电场，能阻止测心波和催眠波的渗透，使我们成为像他们一样强大的种族。

你想试试看！你真聪明，吉佑比。你不会后悔的。只要看看我——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证明这种药剂的强大功效！

注释：

①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ofSamos，310-230BC.），古希腊天文学家，首创日心说，并测算日、月的距离和大小。月球上的这一区域以其名字命名。

②斯林酒：一种由白兰地、威士忌或杜松子酒制成的饮料，加糖，通常还用柠檬调味。

# 《维加尔星上的机器人谋杀案》作者：[美] 乔尔·瓦奇曼

尼克·帕特森来到维加尔星。他对这颗行星上的规则不甚了解，因此当机器人不听命令时，他就决定修理一下，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想不到却犯了大错误，惹上了大麻烦。

维加尔星上的太阳是两颗恒星组成的双星系统。星期二早晨醒来时，两个太阳红艳艳的光芒透过房间窗户薄薄的窗帘射进来。尼克在床上坐了起来，兜里的钥匙和一个空啤酒罐从腿上掉到地板上。他揉揉眼睛，看了看周围。小小的旅馆房间里，各种家具一应俱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舒适的椅子，许多家具上都铺有蕾丝花边的装饰台布，他那件已经磨损了的花呢外套软软地搭在一个椅背上。床对面是一排书架，里面摆放着他熟悉的一些作家的书籍：米尔顿、詹姆士、艾伦坡、冯内古特……另一面墙上装饰着一些绘画作品。他没觉得这地方有什么特别，只是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是帕特森在太空旅游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起床想去拿杯咖啡喝，厨房里那一幕让他想起昨天晚上令人沮丧的经历。机器人被拆成十多块散在厨房餐桌上，巨大的金属躯干靠在墙上，零散的肢体和线路堆在桌子上，就像一个蹩脚的业余棋手布下的糟糕透顶的棋局。角上一堆电线和管子下面是吃剩下的咖啡和一盒开着盖儿的油炸圈饼碎屑。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的中间，是一个插有各种管子和膜片的黑匣子，边上放着一些电子检测仪器。那个黑匣子原本是机器人的控制中心，现在它只是一个匣子而已。

帕特森坐在桌子边上，双手交叠在胸前，看着自己的“杰作”一筹莫展。昨天他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机器人哈利·弗朗迪和他热情地握手表示欢迎，并介绍自己是他的贴身男仆。帕特森表示自己不需要什么仆人，也不需要机器人做伴。但机器人礼貌地表示它还是要为他服务，它给帕特森拿来一盘正餐前的开胃食品，帕特森拒绝了。轻轻地将盘子和机器人都推开。

“听着，我不需要你，”他说。“请走开，关掉。”

“我不会关掉的，帕特森先生。”哈利回答道，“我在这里就是侍候您的。如果您这会儿不需要什么，我就在我的房间里随时听候您的使唤。”

“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在这里根本不需要你侍候什么。”

“帕特森先生。”机器人以屈尊俯就的口吻说道，“我知道您不习惯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但您也没有理由采取这种无礼的态度。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竭尽所能地让您在这里舒适愉快，请不要以粗蛮无礼的态度来回报我们的好意。”

帕特森并没有觉得自己哪里粗鲁了。不管怎么说，谁还能对一个机器人怎样无礼呢？看来机器人是不会听他的了，于是他向机器人走过去，看它的电源开关在哪里。

“帕特森先生，您要干什么？”

“我要把你给关掉。”

“这太荒谬了，”机器人哼着鼻子说道，“我是不能被关掉的，就像您也不能被关掉一样。请别碰我。”

“你说什么，你不能被关掉？所有的机器人都有一个开关的。”

“您根本不明白，”机器人气愤地说道，“帕特森先生。在你们的星球上，也许有和我们看起来类似的生物，但它们只是一些粗笨的、没有意识的金属部件的组合而已。但我向您保证，我和您一样是有感觉有情感的。”帕特森的手伸过来，步步紧逼。

哈利·弗朗迪向后退缩着：“请不要碰我。”

帕特森撩起机器人的衬衫，在它的肚腹中央部位发现了一个十字槽头螺丝钉。哈利的金属框架上覆着的是一层湿冷的合成材料，身体内部有一个加热系统可使它摸起来温温的，但一点也不像真正皮肤的感觉。

“我去找把螺丝刀来。”

惊恐之下。弗朗迪大叫起来：“您不能去拿螺丝刀或其他什么工具，如果您不马上停手，帕特森先生，我就只好向有关部门报告了！”

帕特森从卧室里出来，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向机器人走过去。

“你得明白，”帕特森一边挥舞着螺丝刀，一边继续说道。“我们那个星球上，像你这样的低级机器人系列早就被淘汰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要我说，与其让你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被淘汰，还不如我现在尽快将你关闭掉，对你来说，这是更有尊严的方式。你觉得我说得对不对？”

弗朗迪退到角落里，颤抖着。帕特森逼近前去，抓住了机器人衬衣的衣角，不顾一切地按着机器人不让它乱动。弗朗迪手脚乱舞着，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救命啊！”并对着帕特森求告道：“停下，立刻停下！”

帕特森已经记不清以后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螺丝刀插进了机器人的人造皮肤，发出一阵难听的叮当声。似乎碰到了里面深处的什么东西，然后哈利·弗朗迪就不动了。永远不会再动了。

帕特森静静地站了足有一分钟。然后小声喃喃道：“哦，天哪！”

男仆机器人突然完全失灵，他知道他一定是将它内部的什么关键部件给搞坏了。他将这个静默下来的躯体拖到厨房，将它放在餐桌上。那把螺丝刀还在机器人的肚子上摇晃着，一小股清澈却难闻的液体从那个口子里渗出来。帕特森努力想补救，想将它修复好，但弄来弄去都是白费劲。

帕特森抬起头，伸出手去，越过桌上散着的那堆机器人零散部件，按了一下墙上的电子屏幕。虽然他很不愿意这么做，这件事情让别人知道可是太出糗了。不过他心里却也不无歉疚。帕特森可不是那种在旅馆房间里故意搞坏东西的人，他可从来连一块毛巾也没有偷拿过。

电子屏幕亮了，上面出现了一些彩色信号，然后他生意上的联系人微笑的脸出现在屏幕上。

“你好，我的朋友，”那张脸说道。索哈恩身穿宽松的袍子，头上包着头巾，就像他那个种族的其他人一样。他的身后是维加尔星人家中各种奇特的摆设。“今天下午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你好，索哈恩，我想我需要你的帮助。”帕特森心里没谱，如果将自己拆毁机器人的事情告诉他。他会是什么反应。不过，在这里，索哈恩是他唯一熟悉的人了。

“我这里有点麻烦，是关于机器人仆人……嗯……那个叫‘哈利’的……”

“麻烦？什么样的麻烦？”

“我没法让它恢复原样了。”

索哈恩的脸色变了，他睁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合不拢，原本总是堆满友好真诚微笑的脸不见了，代之以一种茫然无措、无法理解的盯视。

“你说……什么？”

“噢，是这样。”帕特森结结巴巴地将事情原委讲了一遍。遇到麻烦的时候。他说起话来就不太利索。他非常明白，他现在做了一件非常失礼的事情。他只希望索哈恩能谅解他，毕竟他只是一个对这个星球并不十分了解的外来访客。“我不是有意要……弄……弄坏它的，我只是想将它关上，让它安静一会儿。然而它对着我大叫，我手上正好拿着一把螺丝刀，于是我就——”

“别动，我马上过来。”索哈恩从屏幕上消失了。屏幕一片空白。

帕特森一下子瘫坐在厨房的椅子上。

２０分钟后，门铃响起。帕特森引着索哈恩进到厨房里。

“糟了，太糟糕了。”索哈恩的声音里有一种金属样的轧轧声，帕特森一点也不喜欢。

“你能帮我将它们重新组装起来吗？”

“不能。”

“不过我敢肯定，只要有几个备用的零部件，它就能像新的一样好使了。”

“事情太严重了……已经覆水难收了。”索哈恩原本一直僵硬地站立在门口，他向前一步跨进厨房，全身发抖，脸上的表情异常肃穆。

“听着，”索哈恩继续说着，“在这件案子中，我想我们不能给你提供一个律师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与你们的领事馆接洽。不过我想，恐怕他们也帮不了你。”

“律师？案子？什么，你准备起诉我？”

索哈恩转过身，面对一脸狐疑的帕特森。索哈恩的态度完全变了，不再是原来那个口若悬河风度优雅的外交家般的人物。他变得拘谨起来，他说的话仍然合乎礼仪，但却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不，先生，”他眼也不眨地说道，“我们将以谋杀罪对你提出控告。”说完这话，他就走了出去。

第二天，尼克拉斯·Ｒ·帕特森困惑而又紧张地坐在维加尔星上一幢宽敞的拱形建筑里。几百个维加尔星人紧张地来回忙碌着，互相传递着文件。互相交谈着。偶尔有人走过来和他说几句话，他的名字在空旷的大厅里令人难堪地响着回声，在四面墙壁间，在彩色玻璃窗户上，在他所坐的被告席之间回荡着，似乎永无止境。他坐在一张椅背挺直的椅子上，边上站着两名武装法警，他们小声嘀咕的声音也传进了他的耳朵里：“他叫什么名字？他会为自己辩护吗？”

“辩护？”帕特森不仅仅是气愤了。他在地球上呆，过，那里只有真正的谋杀罪才会受到严厉惩罚；他去过本宁顿星球，那里所有的人都属于维加尔人种族；他去过四号太空殖民区，那里只有６个人类监管着整个星球的机器人，在那里，机器人每天生产１６００万吨合成玉米片，以解决整个银河系的温饱问题。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种族，竟然将拆毁一个机器人定为谋杀罪！

终于，大厅里肃静下来了，人们急急地坐到各自的位子上。帕特森焦虑地环顾了一下大厅。在那些木桌子后面寻找一张熟悉的脸，但哪儿都没有发现索哈恩。

每个人的眼睛都集中在屋子一角那张巨大的主席台上，它比屋里其他的桌子都要高一截。沿着两三个台阶走上去。是一个小小的讲台。一扇门开了。一个衣着古怪的维加尔星人走上台阶。帕特森想，他大概就是法官了。他的头上包着一块色彩艳丽的三翎头巾，插的是一种当地稀有品种鸟类的羽毛，昂贵的品蓝色宽松袍子外面，罩着一件衬有毛皮的头篷，一直从肩部垂到地上。登上讲台后，他目光威严地向帕特森的方向扫视了一下。

在讲台上落座后，法官开始说话：“诸位。请肃静，现在法庭对被控谋杀一案进行审理，请控辩双方各自陈词。”

法官翻动着文件，往椅背上一靠，清了清嗓子：“请起诉人上前陈述。”

大厅里一阵骚动，响起数百份文件同时翻动的声音，以及众人的低语声。法官后面有扇小门开了。一个男子从里面走出来，正是索哈恩。他走过帕特森的被告席。却连看也没有看他一眼，然后走到一张桌子后面，和另外三个男人坐在了一起。“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

帕特森想向索哈恩伸手求助，希望他能放弃对他的起诉，说这只是一个玩笑，他不知道索哈恩这个玩笑要开到什么程度为止。但是索哈恩只是坐在那里，翻动着文件，在这个实在太真实的法律战中，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强大而可怕的对手。

法官道：“起诉人现在开始陈述案情。”

索哈恩站了起来，他眼看着面前的桌子。深吸了口气，开始陈述：“帕特森先生，关于生命的定义，你似乎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我指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生命，也不是指你从生到死所犯下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我的意思是说，生命之液在所有生物体内流过，从鱿鱼到大象。你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你对生命价值认识的根本性错误而导致的。

当你告诉我你‘弄坏’了哈利·弗朗迪的时候。你的样子似乎很窘迫。你将我找去，希望我能帮助你。但是你根本不会知道，当我面对你厨房里那种景象时，我是多么震惊，我敢肯定你到现在仍然不明白。

“帕特森先生，你听说过有机机械人系统吗？”

帕特森摇摇头。

“有机机械人系统是活生生的生物体，它们依附在其他有机体的外部完成其孕育过程，它们是机械部分和有机体部分的结合，它们不会生病。也不知疲倦，因此在很多方面优于普通的有机体系统。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与本案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这是因为所有的维加尔星人都是有机机械人。”

“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所有人都是——”

“机器人，”索哈恩说，“但我们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机器人。我们是复杂的有机体系统，像你一样的有机体。只是我们不是在有机体体内孕育诞生的。”

“我不相信，”帕特森说，“你们和人类没有什么两样，我可以从你们的行为动作上判断出来，你们的动作并不僵硬，也没有那种沉闷的金属声。你们很——正常。”

“即使是有机体系统也可以对其进行编程，我想这也就是你们所说的‘教育’。在一些傲慢自负的‘生物体皮囊’——这是我们用来指像你们这样人的专用词语，用一把……一把螺丝刀来袭击我们之前，我们一直是活生生的、有情感的生物体。”

索哈恩让他明白这一点后继续道：“所以你该明白为什么我们会将你拆毁机器人的行为定为谋杀案。你是一个杀人犯，帕特森先生。”

“请等一下。”帕特森叫道。

“帕特森，保持安静，等让你申诉的时候再说。”法官指着帕特森的被告席厉声训斥道。帕特森在激动和愤怒之后变得平静下来。法庭审理继续进行，索哈恩继续叙述着他在帕特森房间里看到的所有细节——测试仪器如何连接到受害者的内脏部分。房间里如何一片凌乱，以及帕特森自己对拆毁机器人仆人的事实如何的供认不讳等等。

当所有的证词陈述完毕后，法官将脸转向帕特森。

“对你提出指控的证词你都已经听到了，至此为止，你毫无悔意。你自己还有什么说的吗？”

“法官大人，”帕特森谦恭地说道，“你们对机器人的关切之情令我深为感动，我也真的深感歉意。但是你们不觉得这整件事情做得太过分了一点。我的意思是说。对我所造成的无法修复的损失。我愿做出赔偿！”

人群中有人大喊起来：“你当然得付出代价！”

“谋杀是一件很严重的罪行，帕特森先生。”索哈恩的语气里可没有一丝一毫开玩笑的意思。

“但是我没有杀人。我只是拆坏了一个机器人。”

“机器人？帕特森先生。我想你大概还没有搞明白。哈利·弗朗迪并不‘只是一个机器人’，他有生命，他会呼吸，他具有生物体的各种功能。你所说的他‘只是一个机器人’究竟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方才说的那个意思。他不是，哎，你知道的——不像你和我。他——哦，它——是一部机器。一个机器人。它不可能有什么情感，那根本就不可能。”

后面观众席中又有人叫了起来：“让他将这话去对受害人的寡妇说去！”喊叫的人被法警架出了法庭。

“帕特森先生。”索哈恩继续说道，“你说弗朗迪先生是没有生命的。难道他这么对你说过吗？难道他没有求你不要——哦——不要将它‘关闭’吗？正如你卑鄙地供认不讳的那样。法官大人。”他转向法官席，拿起他前面桌子上的一个小小的磁盘，“我现在向法庭出示证据。哈利森·Ｔ·弗朗迪先生生命的最后２０分钟的永久性记录，是从弗朗迪先生的神经中枢记录里提取出来的。让我们来证明。当暴力逼近弗朗迪先生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能思考的活生生的生命，他非常清醒非常有理性地哀求饶命，尽管被告显然不相信这一点。这一证据可进一步证明，受害者的哀求是如何的被置之不理。不，是被被告傲慢无礼的完全漠视了。”

“好，就让我们来看证据吧。”

“慢着，索哈恩，”帕特森打断他的话，“弗朗迪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机器人。它的身体里有螺帽、螺栓和管件，它肚子的中央部位甚至还有一个螺丝孔。它的皮肤是人工合成的。它说的话是由喉咙里的某种计算机控制的电子语音。当我将它拆开来后，发现里面还有电线、线路板和金属，和任何其他我曾经修理过的机器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修理起来稍微困难了一些。所以我才会把你请来。但是如果说我谋杀了什么人，哦，天哪，那岂不是太荒唐了！”

索哈恩将他的公文包啪的一声合上，满面怒气地向帕特森走过来。他的声音低低的。但却很骇人，听起来有种嘶嘶声。

“你是什么人，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什么人可以活下去，什么人不可以活下去？不错，哈利·弗朗迪先生是由一些金属、纤维和液体组成的。他的大脑是由砷化镓和全铜陶瓷构成的，这也没错。他能说25种不同的语言，任何听过的声音，他都能模仿出来，他还通晓１６００种不同的文化习俗。但是，帕特森先生，对于你，我们是不是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描述呢？

你是由骨骼、肌肉和血液构成的，你的大脑是由有机蛋白质和葡萄糖构成的，你能够说三四种语言，你还了解和熟悉几千种不同的文化习俗。

“当然，你属于一个优越的种族，帕特森先生。你的动作更加流畅自然。你的皮肤更加柔软，你的思路更为细致微妙。你的情绪更为复杂多变，你的身体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你还更为狡诈，更善于欺骗。你也许是一位艺术家、一位科学家、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你也许还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一位王子。你能和配偶一起生育子孙后代，你有爱恨情仇，你害怕荒野空旷。所有这些也许都适合于你和你的人类同类，但是谋杀，”他停顿了一下以加强语气，“但是谋杀行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视为正当。”

帕特森打断他：“但是弗朗迪是被制造出来的，他是由人制造出来的，他——它——是由人训练出来的。它没有大脑，它只是一个计算机。它没有——它没有灵魂。弄坏了一个没有灵魂的东西不是谋杀。”

“对于灵魂来说。以皮肤还是硅元素为载体是没有什么分别的，帕特森先生，因为没有人知道灵魂究竟是什么。你能给我指出你的灵魂在哪里吗？谁能说人类的女人生下一个完美的人类孩子，与用５０公斤原材料组合成一个完美的机器人不能相提并论？谁又能说在孕育哈利·弗朗迪的初始阶段流过他身体管道系统的油脂、溶液、液氮，与让胎儿能够存活下来的血液、血浆和羊水所起的作用不是一回事？谁又能说生产线上最后几道电镀工序和内脏检查工序不能和婴儿从产道挤压出来的过程相比拟呢？难道转动激活开关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难道不都是同样以壮观美妙无可否认的方式向世界宣告‘我是有生命的’吗？

“帕特森先生，你是有生命的吗？你从哈利·弗朗迪那里夺走的如果不是他的生命又是什么呢？你是一个谋杀者，这是无可辩驳的。我现在想，你还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索哈恩轻蔑地挥动着手臂，他的脸几乎贴着了帕特森的脸，然后旋风一般地离开了帕特森的被告席，向法官点了点头。回到了起诉人的座位上。

热烈的掌声响起，帕特森坐在椅子上大汗淋漓，头晕目眩，他向着充满敌意的人丛张开双臂，开始向他们求告。

“我是一个外星人。我对你们的伦理道德观不了解不熟悉。我知道，这是我的错。但我只是一个商人，不是外交官员。你们要我怎么做我都愿意，我可以离开你们的星球，永远不再回到这里。请你们谅解，我是真的不知道。”

这表示他已经认罪服罪了。

法官站了起来，整了整他那顶三翎帽子，双手做了一个夸大的手势，然后宣布道：“尼克拉斯·帕特森，你已按照维加尔星的法律被起诉和受审，本法庭将根据我们的法律对你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帕特森的脑海里飞快地闪过绞刑架和电椅的影子，简直难以想象，他很快就要吃一生中最后的牛排了。快了，这一刻很快就会到来。他将沿着阴湿寒冷的走廊向前走去，戴着头巾的刽子手会在那里等着他。他想祈求，他想喊冤，他想为自己辩护。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随着几声啪啪的脆响，四条皮带将帕特森的身体捆绑在椅子上。他坐着的被告席的平台向着地板下面沉陷下去，越沉越低。他看见人群正在离开法院大厅，法官走了，索哈恩也走了。没有人留下来听他辩解，平台沉入了黑暗中。

帕特森醒了过来，他惊讶地盯视着四面雪白的墙壁，他发现自己正舒适地躺在一个空荡荡的小隔间里，他在呼吸，他还活着！他一下坐起身来，走到门口，跨到走廊里。

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富丽堂皇的所在，硬木地板上铺着手织的精致地毯，卤素灯的灯光照在一排书架上、艺术品上和挂毯上，咖喱烤羊羔的香味飘荡在空气中，这里不是监狱囚室。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他什么也不记得了。他呆呆地站在房间的中央——等待着什么。

两个小时后，门开了，一个身穿大衣的男子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帕特森有一千个问题要问他：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这里是什么地方？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音乐声响起，他不能确定这是什么曲调。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缓慢，过了好长时间，这个男人才脱下大衣。听着音乐声，这个穿大衣的男子微笑起来。帕特森想张开嘴说话，但却无法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来。音乐声停下，穿大衣的男人开了口。

“喂，尼克拉斯，”这个男人兴高采烈地说，“你能给我调一杯曼哈根鸡尾酒（译注：一种由甜味美思、威士忌和些许苦艾酒调成的鸡尾酒）吗？”

帕特森发现自己正在向吧台走去，在他心底深处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做这些事情呢？”他开始调酒。令他惊讶的是。他竟然懂得调酒技术。以前他从未喝过这种曼哈根鸡尾酒。

然后他想起来了：即使是有机体系统也是可以对其进行程序编制的。

“尼克拉斯。”他听见有人在叫他，“尼克拉斯，快把我的酒拿来！”

# 《维思地之谜》作者：金·斯坦利·罗宾逊

１９８４年，著名科幻小说编辑家泰利·卡尔，着手恢复他著名的《一流科幻特别连载》，刊出的作品有六十年代就首次出版的获奖小说，如阿历克赛·帕森的《通行仪式》和尤苏拉·Ｋ·金的《黑暗的左手》。作为对金·斯坦利·罗宾逊的一种赞美，他的第一篇小说《野岸》，先于卢修斯·夏普的《绿色的眼睛》和威廉·杰勃逊的《原子人》，被选入新《连载》里，作为它的首期。

十年之交，显然罗宾逊创作的《野岸》一个以他的籍贯地加利福尼亚背景的一场大规模的毁灭之后的动人的故事——是连篇系列《桔色乡村三部曲》的第一篇，它是《金色海岸》和《太平洋边缘》的续集。

１９８３年，他以小说《黑色的空气》赢得了世界幻想作品奖，五年以后《盲目的几何学家》使他获得了星云奖最佳小说。他的短篇小说有《桌上的行星》和《再造历史》。近来宣布已经动笔的《红色火星》，是他的严格意义科幻小说宏篇的开篇，它还包括《绿色火星》和《蓝色火星》。

“我一直以来着迹于挪威人的维思地探险的故事。”罗宾逊在谈论他的星云奖提名小说时说，“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描述是不真实的——比如说，用辛肯顿石头铺砌的从哈德逊港湾至明尼苏达的艰苦遥远的路途，或者是暗示美丽的维思地真迹图在纽黑文找到了。它们都是虚构的。

”

摘要

“‘改变历史’，假装是真实的历史。”

朗艾思草地已是日暮时分。海水上的水依旧平静无波，软湿的海滩淹没在暮色里c平坦狭长的陆地伸向平坦的岛屿内陆；远处耸立着一座更高一点的鸟屿，像是海上的一块巨石，竭力汲取白天的最后一点光热。一条小溪汩汩地柔和地淌着，注入海滩上的沼泽里。沼泽边上，有一块狭长的长满草的梯形地，有人在上面堆了几个低矮的土丘，外面覆着一层沼泥。紧邻它们的是三四栋建筑物，草泥砌的。越过建筑物的那一边有很多的帐逢。

一群人——考古学家，大学生，自愿劳动者——一起聚集在岩石的脊岭上俯视下面的那块场地。其中有些人把黑石头围成一个圈正开始生营火；其他人开始打开食物袋和啤酒箱。远处水面上倒映着大半个拉布拉多市的模糊的轮廓。引火物找来了，他们的火点燃了，黄色的火焰在薄暮中闪耀着。

热狗和啤酒，排列在海边上的营火的四围；海面依旧出奇地静溢。涛声轻柔。山上的人时不时地瞥一眼那个地方，那儿，他们挖掘队的头头，一个刚五十出头的瘦高的男人，正在向他们的贵宾做简要的报告。贵宾没有一丝兴奋的神情。

介绍

挖掘队的头头，麦克吉尔大学的考古学教授，正饶有兴致地盯着贵宾，周围围了一群大学生。贵宾，加拿大的文化部长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提问。当她提问完了，教授带她亲自去看看，锻炼厂和矿渣，以及E建筑物旁的小垃圾堆，一条新控的沟壕越过土丘和洼地，在黑色的泥浆里形成一条完美的长方形地带；他们可以告诉部长什么都没有发现，但是她坚持要去看看它们，现在她又开始提问先前的问题了，虽然它们的问法和回答与在程太华时的如出一辙。没错，教授解释道，锻炼厂的燃料是木炭，温度大约高达１２０摄氏度，工程原料是来自于泥沼的矿石，大约每五公斤矿渣提炼出一公斤铁矿。这些都同其他的挪威人的锻炼石一样——除了沼泽里矿沙的放射物已经用分光器分析法进行了精确的辨认；分析表明融在这里的沼泽里的铁矿来自于魁北克北部的芝考蒂米的附近。挪威的探究者，曾满怀希望地融化沼泽矿沙，但是也没得到什么。

矿渣中的情况大致相同；已知沼泥里矿渣的生锈度，因而可以确定矿渣中的许多铁钉在那儿只有１４０年，上下加减５０年。

“那么”部长说，用带点法语口音的英语，“你已经尽了你的本份，就这样子？”

教授无语地点点头。部长看着他，他不能自主地认为，尽管他给他的新闻报告是真实的报告，她还是有点被戏弄了。被他？被他的科学术语？被他的显而易见的（和不断上升的）失望？他说不上来。

部长抬抬眉毛。“朗艾思草地，一场恶作剧。也许加拿大人根本就不喜欢它。”

“没有人会喜欢它。”教授说，神情黯淡。

“不，”部长说，看着他。“我想不是的。很可能它只是一个大规模的恶作剧一部分，是吗？”

教授没有回答。

“维思地的整个概念，”她说，“一场恶作剧！”

教授阴郁地点点头。

“我不相信有这种可能。”

“是的，”教授说，“但是”——他一只手指向他们周围的矮土丘——“因而它出现了。”他耸耸肩。“这个故事总是有些许多证据可考。三个陷坑，这个场所，斯堪的纳维亚人记录中的一些参考信息，几枚硬币，几块石标。……”他摇摇头。“不多。”他从地上拿起一大块已经干硬了的沼泥，用手指挤压着。

突然，部长冲着他大笑，一只手搭在他的上臂上。她的手指很暖和。“你必须明白这不是你的错。”

他微微地笑笑。“我希望不是。”他喜欢她脸上的笑容；既富于同情又令人舒畅愉悦。她年龄与他相当，也许稍大一点。一个富有脸力且成熟世故的魁北克人。“我想喝一杯。”他申明道。

“山上有啤酒。”

“来点浓烈的。我有一瓶还未开启的上等法国白兰地酒。……”

“让我们去拿来吧，带到那儿去。”

实验方法

大学生和自愿劳动者聚集在火堆周围，空气中飘散着烤熟的热狗香味。将近十一点了，太阳落下已有半个小时了，夏天黄昏中的最后一点光亮渐渐从天边隐去。火燃烧着，像是一柱烽火。啤酒随意地倾泄着，晚会开始喧闹起来。

部长和教授站在营火附近，喝着倒在塑料杯子里的上等法国白兰地酒。

“你是怎样开始怀疑维恩地的故事的？”

部长问，在他们看着学生烤热狗的时候。

几个志愿劳动者，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利用暑假来沼泽里挖沟坑，听到这个问题，都靠得更近了。

教授耸耸肩。“我记不清了。”他试图大笑。“我是个考古学家，但我却记不得我自己的过去。”

部长点点头似乎很有道理。“我想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的，”他集中心思道。“它究竟是什么？有人循着故事中的维思地地图，企图发现是谁干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地图出现在纽黑文的一家书店里——正如你可能知道的？”

“不知道，”部长说。“我对维思地几乎一无所知，我向作深证。只是一些处于这位置的人所必需知道的一些常识。”

“好吧，五十年代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称为维恩地之图的地图，自它发现以后，就被公认为只是一个恶作剧。但是当调查者追朔地图的历史时，她发现夹着地图的那本书所描述的都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物，地图及其所有其他的一切。这表明恶作剧主人生活的时代比我想象的还要早。”他往杯子里注了白兰地，然后往部长的杯子里倒了些。“十九世纪的时候，有许多维京海盗的恶作剧，但是这个是那么的早。它令我很吃惊。关于整个现象的基本观点记载在一本书里，一个丹麦学者于１９３７年出版发表的，是本关于维思地及其有关材料的译文。这本书在来美国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手中很普遍。自那时起，你知道的……一种被扭曲的爱国主义精神，或是一个总被取笑的热心团体的责任感。……所以我们就有了肯辛顿的石头，戟，泊船的坑，硬币。但是若说一个恶作剧发生在远古的美洲……这令我很不解。”

“是否那本书本身也有一定牵连？”

“对极了，”教授非常高兴地对部长说，“我在想那本书是否可能与恶作剧材料来源无关，或者是经过授意安排的。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一则有关这里的防御工事的文章，我想到了这个地方有点过于原始。似乎它曾建立过但从未住过似的。最可能的猜测是它只住了短短的一个夏天，因为那儿找不到所说的垃圾堆或是坟墓。”

“它可能只住了非常短的一段日子。”部长指出。

“是的，我知道。正是我那时候所想的。但是接着，我从一个卑尔根大学的大学校友那儿得知，在格朗拉丁加人的北欧英雄传说中显然提到了锻炼场，至少有部分枝节符合了维思地的发现。插入了几页纸张，叙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的事。那以后，我怀疑此事并未中止。”

“但是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关于维思地的故事，是吗？”

“是的，有三个主要的来源。格朗拉丁加人的英雄传说，红海边的艾利克人的北欧海盗传说，《哈克斯史书》中有关索芬·卡尔塞夫尼远征的那部分，但是因为怀疑其中的一个，我开始对它们都起疑。及故事本身。一切都和维思地恶作剧有关。”

“在你去卑尔根的那段日子里吗？”一个大学生问。

教授点点头。他仰头饮干杯里的酒，感觉到酒精在身体里四涌。“在那儿，我与尼尔森一起仔细研究了红海边的艾利克人的传说和《哈克斯史书》，该死的，想证明那几张有关维恩地的纸页是不是伪造的。墨水证明了这一点——不是它的文音，文章大致是真的，但是几乎无法知道它写在纸上有多少年了。那是十三世纪时的纸张，我要补充的是！伪造者干了项很不了不起的杰作。但是传说发生在十九世纪初期。”

“但是那些都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一个志愿劳动者说。他圆圆的眼睛，征求志愿者的广告上没有对调查者进行基本限定的条款。

“我知道。”教授急躁地说，耸耸肩。

他看见地上有一大块泥土，捡起来，扔进火焰里。一会儿，它发出耀眼的花芒来。

“看起来像是泥土在燃烧。”他肯定地说，注视着火焰。

讨论

焚烧垃圾，泥土的味道随风飘散在空中，岸边，海湾平静的水面上，随着同样轻柔的微风泛起涟漪。部长在火焰上烘烤了一下她的手，然后站在海湾边上。“很难相信它们从来就不存在过。”

“我知道。”教授说，“它看起来像是维京海盗的居点，我如是假设为他。”

“他．”部长重复道。

“我知道，我知道。整件事迫使你想象起，一个十八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人，游遍所有的地方——挪威，冰岛，加拿大，新英格兰，罗马，斯德哥尔摩，丹麦，格陵兰岛。……并以十字线标示出北大西洋地区，注上标记。”他摇摇头。“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他又拿起白兰地酒瓶。再次倒满酒。他，他不得不承认，开始感到醉了。“然而恶作剧的许多细节都隐藏得很好！你们不能认为我们已找出了全部的细节。这地方的垃圾堆里有坚果奶油，但是坚果奶油只生长在圣·劳伦斯河以南的地区，那么谁敢说这不是线索，暗示顺着它还有其他的地方？葡萄实际生长的地方，将会证明它就是维思地。告诉你们，我对这个恶作剧了解得越多，我越肯定其他地方也有这种情况。罗德岛新港上的塔，比如说——就不是恶作剧者建造的，因为它大约于十匕世纪的时候才存在——但是在十九世纪初，晚上已很少打开……我打赌如果它被完全挖掘出来，你会找到一些挪威人的工艺品。”

“埋在正确的地点下面。”部长说。

“正确。”教授点点头。“顺着拉布拉多海岸线往北，在豪猪角，英雄传记说他们在那儿准备了一条船。那儿的确有这么一回事。全部人员分散在各个角落里，已发现的，或未发现的。”

部长挥挥她的塑料杯子。“这个地方肯定是他的杰作。但是他不可能完成如此宏大的工程。”

“我不这么认为。”教授深深地饮了一口，舔舔他发麻的嘴唇。“也许像这样的地方不止一个，沿着新布伦瑞克往南。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无疑地，这是他的伟大工程之一。”

“那是个需要那些东西的时代，”志愿劳动者说。“大西洋，姆，拉米瑞尔。”

部长点点头。“它满足特定的需要。”

“理论上，认为大致如此，”教授前南道，“但这个不同异常。”

志愿劳动者走开了。教授和部长盯着火焰观察了好一会儿。

“你确信？”部长问。

教授点点头。“元素踉踪的结果表明铁矿来自于魁北克北面，泥土中的化学反应也许不正确。铀共鸣追踪方法显示他们找到的青铜钉埋下的时间并不长。那样的东西不多。什么都不明显。他出乎意料地极注意细节，他真的想到了。但是事物的本质还是暴露了他。就这些，没别的了。”

“但是其影响！”部长说。“我发现这个结果很难令人相信。肯定不止一人！理那些特件，筑墙——他肯定会注意到的？”

教授止住另一口酒的下咽，对她点点头，硬咽了一两次，用力地挥动一下手，喘息着：

“渔村，距这儿一公里远的北面。十九世纪初期的木板屋。在１８４２年的夏天，一群人，十个，租用了房子，一位卡尔森先生付的帐单。”

部长扬扬眉毛。“啊，”

一个大学生拿出吉他，开始弹奏。其他的学生和志愿劳动者围着她。

“那么，”部长说，“是卡尔森先生了。他指出其他的地方没有？”

“卑尔根的一位叫奥曼的教授。卑尔根大学的文学博

本书由幻想时代扫描校对中文网址‘幻想时代’士。在那些年里，他研究英雄传说。我猜测他们都认为是他，但是我不敢确定？”

“你对他知道的多少？”

“一无所知，没有人去注意他。我与他一起几次横越过大西洋，我想。但是他用的是化名，所以我可能错过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裔美国人，明显是在挪威出生的。某位有钱人——某位有某种爱国主义情结的人——某位嫉恨大学的人——谁知道？我所有的只是一些签名，用的是化名。流利的笔迹。再没有其他的了。这是关于他的印象最深的事了！你明白的，很多恶作剧者都会留下他们的身份线索，因为其中的一些人希望被抓住。因此他们的聪明得到了承认，或是那些对之着谜的人会窘迫不安，或是其他的一切。但是这个人不想被发现。而且在那个年代里，如果你想留在史册上……”他摇摇头。

“一个神秘的人。”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再去进一步挖掘他。”

在火花的照映下，教授的脸报忧郁，当他说到这儿的时候，他又喝完一杯白兰地。部长看他是醉了，然后和善地说，“没有什么可做的，真的。这只是过去的一些真相。”

“我知道。”

结论

他们把最后一根大圆木扔进火里，火焰更旺了，黄色的火花在星空下自由地欢爆着。教授觉得全身都麻木了，他的心冰冷，映着火花的脸恢复了先前的神态，在火光下跳起舞来。歌声急促含糊，他听不懂歌意。风呼呼地刮着，手和脖颈的皮肤上起了令人很不舒服的鸡皮疙瘩。他觉得不舒服因为酒精，知道再过一会儿，他的身体就要失控了。

部长带他离开营火，来到岩石的山脊上。把他拖离那些学生和志愿劳动者，无疑，这样他将不会感到尴尬，星光照亮着落魄的人们和他脚下的破碎的花岗岩，他结结巴巴地，他竭力向她解释这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的最重要的工作发现却是发现他们的过去很大部分都是谎

“就像是拼嵌游戏，”他说，醉醺醺捕捉着零散的思绪。“一个去掉许多块的填字游戏。一块秀帷。如果你抽出一根线……它就毁了。多么短暂的存在！我们需要我们所能找到的一点一滴！”

她似乎懂了。在她的学生时代，她告诉他，她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咖啡店里当待女。许多年以后，她又回去沿街走走看看，只是为了怀旧。咖啡店不见了。那条街完全变了个样。她也记不起来与她一起工作过的每一个人的名字。“这是我自己的过去，有些并非很多年以前的！”

教授点点头。白兰地在他的静脉里飞快地流淌着，当地看着部长的时候，她在星光下是如此的美丽，似乎是他的女神，一个派来安慰他的精灵，或者是来威胁他的，他无法分辩清楚。卡莱欧，他想。历史上的女神。他可以倾诉的某个人。

她轻柔地大笑。“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似乎比我们平时所想的要长得多，以致于我们活着是某种化身，后来我们回顾起来时我们却什么都不是，除了……”她挥动着一只手。

“青铜钉，”教授说。“铁钉。”

“是的，”她看着她。星光下她的眼睛晶莹明亮。“我们自己的生命需要一个考古学家。”

启迪

后来她与他一起走回至营火边。岩边只剩了一堆红炭。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臂上当他们走动的时候，以使她自己保持平衡，他觉察到了某种预兆，但是不能理解。她醉得多么厉害！为什么如此沮丧。为什么？发掘真相是他的工作；已经找到了，他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告诉他他觉得怎么样？

部长道晚安。他要离开去上床睡觉；她建议他也道晚安。她的表情是同情，但声音严肃。

当她离开之后，他又找到白兰地瓶子，喝完了剩下的酒。火熄灭了，学生和声愿劳动者散了——在帐逢里，或成双搭队地陷在黑夜里。

他独自一人往下走回到那个地方。

低矮的土丘，从此不再存在，在正确的位置上是圆形建筑物，渴是公园服务处建造的模型，向旅游者展示“真实的”建筑物看起来是何种样子的，当维京海盗在新世界边缘扎营的时候，准备好他们的船。找到食物。他们内部混战，因妒嫉史诗发狂了。与危险的印第安人战斗。被杀死了的，后来从这块比格陵兰岛还大的地方被驱逐出去。

木条喀搭一声，他跳起来，吓了一跳。可能是这样的：死亡在夜晚悄悄地袭向你——他蹒跚地转动着，星光照不到的每寸地方都绑上了看不见的死亡线，它们的弓朝下绷紧，它们的箭对准他的心脏，他颤抖着，躬着身子。

但是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根本就不是。应该是，一个人，戴着眼镜，拿着一个装满破烂物的包，指挥一些失业的水手挖掘的。没有特征，沉默寡言，没有名字；一个晚上，他在森林里游荡，也许掉进了或是碰上了一场致命的袭击——成为一具穿着皮衣，佩着剑带的骨架，眼镜覆在骨架的眼框上。终于过去的一切都随他而消散。……教授在低矮的土丘上蹒跚地踱着，走向一棵树，企图找到那个被忽视的坟墓。……

但是没有。不会是在那儿。沉默寡言的人不会喜欢这样的。当他要死的时候，他会走得远远的，没有什么可以表明他这几年来做了些什么。一家穷人医院里的一个人，他的口袋里有颗被医生忽视的青铜钉，被殡仪馆的助手偷走了。一个无名氏，进了坟墓，就在这里。维思地的创造者，从未被发现。

教授环顾四击，思绪混乱不清，很不舒服。那儿有一块齐腰高的岩石，冷冰冰的，形状不规则。他坐在上面。把头枕在手上，相当地不够职业化。所有那些他孩提时代就读过的书。部长会怎么想！巨额钱财。没有理由感觉如此糟透！

在那个纬度，仲夏的夜晚很短。加之晚会持续到很晚，东方的天空有点发白了。他看下面的那个地方，覆着长长的草泥屋顶。岸边停靠着三艘高耸的船。从平房里走出来几个矮小的人，穿着皮毛，朝水边走去，他走在他们中间，倾听他的谈话，一种挪威人的方言。他可基本上听懂。那天他们要出发离开，该是装船的时候了。他们打算带上一切，不打算回来了。森林里有如此多的死亡线，如此决的死亡箭。他走在他们中间，帮他们装东西。然后一个黑衣服矮人从锻炼石后面匆匆地跳出来，他咆哮着，跳着，抓起路上的一块岩石，准备向那个黑衣人侵者发出死亡通告。

部长用一只手摇醒他。他几乎掉下岩石去了。他摇摇头；仍宿醉未醒；再过几小时宿醉才会退去，虽然太阳已经出来了。

“我一直就该明白的，”他气愤地对她说。“他们到达了格陵兰的界线边，气候更恶劣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走了那么远。维思地……”他朝那个位置挥挥手——“只是一些梦者的故事。”

部长冷静地盯着他，说，“我不相信这回事。”

他抬起头看着她。“你这是什么意思？”

“历史是由人们诉说的故事构成的、而梦想，梦，恶作剧——它们也是由人们诉说的故事构成的。对还是错，正是故事想告诉我们的。故事本身的一些内在特点决定了它们是真还是假。”

他摇摇头。“某些事在过去的确发生了。而有些没有。”

“但是你怎么确知哪些发生了，哪些没有？你不能回到过去，亲眼目睹。也许维思地是你的神秘陌生人中的一个构想出来的；也许维京海盗确实来过这里，在其他某个地方着陆。不管如何，都不外乎是一个故事告诉我们的。”

“但是……”他咽咽口水。“问题在于它是否是个真实的故事！”

她在他面前踱着方步。“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一个他在书上看到的故事，”她说。“它写的是很久以前一个江红海上航行的人。在一条单桅帆船上，他告诉他的一个男仆。谁都会记不得即使是他在乎过的事物。男孩在三岁的时候就当了水手—一之前，他在太平洋的各港口讨生计。”停住踱步，看着他们下边的海滩。“我总是去想象男孩如何生活，在海滩上独自生存着，在那个年龄——令我震惊不已。它使我……快乐。”

她转身看着他。“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一个研究儿童发展的问题专家，他只是摇摇头。‘这不可能是真的，’他说。若确实不是谎言的话，但是……”

“夸大了，”教授提议。

“夸大了，不错，他猜想那个男孩还要大一点，或者是有某种帮助。你明白的。”

教授点点头。

“但是最后，”部长说，“我发现这个结论对我并没有多大影响。在我心里，我们看见那个才初学走足的男孩，在退潮后的水塘里寻找着每天的日常食物。这故事至今仍留在我心里。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每个故事，像那个故事——我们根据它们能引起我们多大的想象来评伦它们。”

教授盯着他。他摸摸下巴，环顾四周。

经过一个失眠的夜晚，他们有时候想起的一些事就特别清晰，像是其内部在发光。他说，“有你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不该做你现在做的工作。”

“我并不明白这些，”部长说。“我只是在最后的几个小时里想到的，在思考的时候。”

教授感到奇怪。“你没有睡？”

她摇摇头。“在这样的晚上谁能睡得着。”

“我的感觉正是如此！”他微笑着。“哪么。一个意外的发现，你这么称呼它？”

“是的，”她说。“两个人的一个意外的发现。”然后她愉快地低头看着他，似乎……似乎她理解他了。

她向他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拉他站起来。他们开始走回帐篷，穿过艾朗思草地上的那块位置。草上有露水，湿润，碧绿。“我仍在想，”当他们一起走的时候他说，“我们所要的只不过是过去的故事。我们想要一些不易被发现的东西——一些东西，事实上，在过去也不存在。一些神秘的事件，一些有意义的事件……一些能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感觉的东西。”

她把一只手插进他的手臂下。“我想要童年时代的大西洋。但是，未能够……”她大笑，踢着一堆草；露珠在他们面前喷洒开来，短暂的瞬间，形成了一条亮的小彩虹。

# 《萎缩的人》作者：里查德·马森

乔步法山风译

他躺在舱顶上晒太阳，突然发现了一种怪现象。他以为是潮水涌来，结果是一股翻滚不已的泡沫状气流，透过它能看见天空和海洋。

“马迪！”他有些慌乱地呼喊自己的兄弟，“喂，马迪！”

他惊慌地从舱顶跳到甲板上，迅速地绕过驾驶台，踏着灼热的铁甲板，朝舱门跑去。他还来不及进门，温乎乎亮闪闪的气流已经盖过来，把他紧紧笼罩。转瞬间，气流又离他而去，只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无数的小水珠。他感到全身微微的刺痛，仿佛有无数根针在扎似的。不一会儿，刺痛感就消失了。

几天以后，又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他的身体开始萎缩。布朗松医生的透视检查测定：他四昼夜缩小了几毫米。

当他第一次告诉妻子时，妻子忍不住笑起来，直到她发现丈夫说话态度认真时，才猛然收住了笑容。

“什么，‘萎缩’？”她大惑不解，“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正在缩小？”

“是的。”他说，“不是觉得，是医生检查的结果。”

“可是……”她不知说什么好。

他咽了咽唾沫，说：“我虽说变矮，但各个器官相互之间仍然保持着恰当的比例。”

“不！”她低声嘟囔。与其说她绝不相信，不如说她已经开始恐慌。“我们再去找专家诊断。”

“布朗松也建议我到纽约找哥伦比亚长老医疗中心认真检查一下。可那里费用高，付不起。我们已欠下不少债，哪还有钱去纽约。”

“难道花费大就不去治病啦，你是不是以为我……”她颤抖起来。

斯考特抱着她抖动的双肩，安慰她；“情况会好转的，亲爱的。”

“谁也说不清情况到底会怎样发展。”她说，“无论如何我们应当去一趟纽约，斯考特。”

“好吧，就去一趟。”斯考特勉强地说，“我不干活，就不能指望马迪给我薪水。”

“亲爱的，必须首先考虑健康。”路易丝打断他的话，“马迪也会这样想的。”

斯考特把头低下：“可当我们收到那些……”每一张新的催款单都增加他一份精神负担。

小贝斯惊奇地望着他们。

“别着急，也许这不过是暂时现象。”这话并不能给妻子多少安慰。

路易丝安排贝斯上床睡觉去了。斯考特站在客厅的窗前，面对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出神。他不久前才交了人寿保险的申请表。他本来打算先在兄弟的公司里做一段时间的普通职员，等到从银行借到钱时即入股合伙，也弄个经理当当。谁知，突如其来的怪病给他的生活抹上了阴影。“我还要萎缩多久哦？”

一米六二。

路易丝驾驶蓝色的福特牌轿车朝家里开去，他们听到的唯一声响就是略有毛病的引擎的咔咔声。

斯考特一声不响地望着前方。在纽约时，他曾对医疗中心的医生说，既然找不到病因，还不如让他回家。

回到家时，路易丝说：“你知道，对你提前出院，我是不赞成的。”

“这我不怀疑。”他急匆匆地回答，“因为付账单的不是你。”

“他们对你说过，检查需要持续几个月，而你连第一轮检查都没有做完，你怎么能……”

“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斯考特咆哮如雷，“让他们把我当作该死的小兔任意试验。你没看见他们那副模样，我简直成了他们在圣诞节得到的玩偶一样，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要是对我的病情感兴趣的话，要是他们认为研究我的病情对科学有用的话，本当免费为我检查。我曾试探过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而他的反应对我是侮辱，就好象我是由母亲与一只驴子杂交生下来的一样。”

路易丝长叹一声，没有说话。

斯考特气乎乎地继续说：“我不想做他们的试验品，不想接受Ｘ光机和同位素的放射线照射，也不喜欢每天量一百次体温。我……我为什么要白白扔掉成千上万的美元呢？”

他把身子仰到靠背上，闭上双眼。他不是为路易丝的话恼火，他恨自己，为啥碰上了害人的泡沫状气流。

那鬼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第二天早晨，保险公司寄来一封措词极有礼貌而内容极其令人扫兴的信，他们大概已经知道斯考特的遭遇。斯考特把信撕得粉碎，扔进废纸篓。

当他缩到一米五六时，他去探望自己母亲。母亲听了他的遭遇后，母子俩抱头痛哭。

从母亲家出来，一个男孩从远处喊他：“喂，小人，把球扔过来！”

斯考特气得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但他强忍怒气，把球重重地扔给那个男孩。

“好极了，小人！你要是稍微再大点的话，肯定是个不错的球手。”

斯考特由于受辱而脸色变得铁青。

一米二二。

斯考特从浴室出来，路易丝正在客厅打毛衣。

他跑过去吻了她的颈子，吻时几乎不需要弯腰。

“妙极了！”他称赞说，“你在织什么？”

“贝斯的上衣。”

“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去睡觉？”

“你为什么不去睡呢？”

他吸了一口气；“不！”不知是想起了什么麻烦事，还是担心上床后会出洋相。

他怕妻子伤心，于是说；“看着我，路易丝。”

“喔，斯考特，抱着我！”

“我，我抱不住。”斯考特露出为难的神情，很快把话题扯开，“你写信给你母亲没有？”

“我的父母？”她惊讶地看着他。

“你难道不认为现在是我们正视现实的时候了？”

“斯考特，你在说些什么？”

“我想，马迪可能会给我安排某个栖身之地。作为一个明智的选择，我应该……”

“什么‘栖身之地’？”路易丝大声问，“什么选择？”

斯考特由于激动两耳发烫：“我是从实际出发。”

“自杀？太残酷了！不仅对你，对我和贝斯都太残酷了。”路易丝双手捂脸，泪如泉涌。

“不要哭。”斯考特后悔自己的话讲早了，“喏，我的手帕。”

她接过手帕，一边擦眼泪，一边低声说：“你不要那样想，我将努力体谅你。”

斯考特躺在客厅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他爱路易丝，路易丝也爱他。可他的身高只达到她的腰部……他用劲揉了揉眼睛，手自然地垂到沙发边上。“叮”一声，订婚戒指从他手指滑落到地板上。

一米二零。斯考特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照相师纷纷涌到他家。他们叫他套上已大了五个尺码的球鞋，与一个身高一米八五的男子并排站到墙根拍照，以便让人们看清楚他究竟萎缩了多少。

他的遭遇被报道后，引起了千百万人好奇。现在，到处都可以听到议论他的话题了。

他每天都在惶恐中接受煎熬，彻夜不眠。他曾想断绝与《环球邮报》的联系，可每当这个无孔不入的新闻机构的摄影记者上门时，他还不得不故作姿态，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神态。

邀请信一封封地飞到他家，广播电台、电视台、剧院以至夜总会都来以重金请他去亮相。他家门口聚集着许多好奇的人，有的小男孩还爬在园里的树上朝屋里窥视。狂热的宗教分子到处追踪他的足迹，企图把他拉进神秘的团体。

七十八厘米。

马迪对他说：“我不会解雇你，斯考特，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不过，你如果仅负责打字的话，我当然不可能再给你那么多薪水。我想，这段时间也不应该很长。当你从银行借到钱时……”

废话，银行怎么会借钱给一个残废人呢？

兄弟，亲兄弟还不是跟外人一样，他痛苦极了。他和路易丝从马迪家回来后一直闷闷不乐。

路易丝捧着一个玻璃杯坐在沙发上，甩掉脚上的鞋子，仰天嘘了一声，“又过去了一天。”

斯考特没有应声，他感到路易丝已把他看成一个胡思乱想的孩子。他真想骂路易丝几句。

“你打算老站在那儿吗？”

“我想！”

“斯考特，过来坐到我的身旁。你老是站在那里发愁没有用，马迪最近生意不好，所以才那样说……”

“你以为我是在想马迪。”

“那么……”

“闭上你的嘴，路易丝，我们俩人都明白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都是大人，对不对？”

“可你……”

“胡思乱想！”他咆哮起来，“噢，你以为我是在胡思乱想，一切都没有变化，一切都正常，是吗？”

“这样会把贝斯吵醒的，斯考特。”

他气得说不出话来，转身以最快的速度朝门口走去。

“你要上哪儿去？”

“我想出去散散步，你反对吗？”他火冒三丈，猛转过身子，大声地说。

他把门闩按下来，却拉不动门。他一边乱拨弄门闩，一边骂骂咧咧的，脸涨得通红。

门突然拉开了，斯考特由于用劲过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他妈的！”他一边爬起来一边发泄着自己的牢骚。

路易丝追到门口，喊道：“斯考特，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不要广他咽下泪水，一个劲地朝前跑去。

“我不能再萎缩下去了。”他想。一个男子汉可以承受别人的仇视，横眉竖眼，但却无法忍受怜悯。他竭力使自己不去想这凄惨的命运。

夏日的夜晚，湖岸凉飕飕的。他拉紧外衣领子，惘然地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听波浪在石缝间的激荡声和湖水撞击沙滩的呼啸声。他想象着湖水怎样吞没一个人，如果自己跳水自尽的话，他会挣扎着慢慢沉入湖底，结束一切……

实际上，他正在“淹死”，不过是另一种方式。

斯考特的脾气古怪起来，有时脾气上来，看什么都不顺眼。一次，他对路易丝说：“你要是不把猫弄走的话，我就宰掉它！”

“小猫没有碍着你呀，斯考特，它很可爱！”

他卷起衣袖，露出膀子上的红印，怒吼道：“你看，这是什么！”

“它是在受到惊吓时才抓你的。”

“可我也受到它的惊吓！你是不是要等到它抓我的脖子时才扔掉它？”

有时，他也对贝斯发脾气。

光阴似箭。路易丝必须根据他的身高做新衣服了。家具在他周围显得越来越高，路易丝和贝斯变得越来越大。

“斯考特，我现在不能再沉默了。”有一天，路易丝对他说，“靠五十美元我们能熬多久呢？我们要买食品，付房租，还要……”

七月的最后一天，马迪还没有寄支票来，他们起初以为这是邮局耽搁的缘故，可又等了好几天，还是没有音讯。

“我们的存折上还有多少钱？”

“七十美元。”

“好吧，那我们就再等几天。”

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开车去找马迪。马迪告诉他们，他的公司失去一笔大合同，经济拮据，不得不压低开支。最后，马迪给了他一百美元，提醒说：“这是最后一次。”

湖面上吹来一阵冷风，把斯考特从冥冥思索中惊醒。湖对面传来狗叫的声音。他坐在石头上摇晃着双腿，就象小时候在加利福利亚的某个地方钓鱼时那样，没有苦恼、烦闷和忧愁。

忽然，一阵吵嚷的声音由远而近，他的神情马上紧张起来。黑暗中，三条人影正沿着旁边的小路朝他走来。

“看，那里坐着一个男孩。”一个人说。

“妈的，这时候坐在那里干什么？”另一个人说。

“恐怕迷了路，可怜的小家伙。”第三个人说。

他们是三个毛头毛脑的十来岁的孩子。

“他想躲开我们。”第一个人说，“去逗逗他。”斯考特毛骨悚然，快步向马路走去。他不时掉头看他们。他们叼在嘴上的香烟象萤火虫在寂静的夜色中飞舞。

他们追上他，其中一人抓住他的胳膊。

“放开！”斯考特竭力控制着自己。

“可你单独一人能找到家吗？”

“前面就是我的家。”

那男孩头戴蓝色帽，大约十五、六岁。斯考特看不清他的脸，只见他的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身上散发着啤酒味。

“把手放开。’’斯考特不得不撒谎，“妈妈在家等我。”

“哦，妈妈在等他。”另一个男孩说着，朝斯考特的脸上吹去一股烟雾。

“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钱。”第三个说。

这下斯考特真的害怕起来，说什么这唯一的一百美元不能让他们拿走。“母亲一向不让我在身上装钱。”他假装抱怨说。

斯考特想挣扎，结果手臂上挨了一拳。

“哦，这个小混蛋还要反抗。”蓝色帽气乎乎地说，“擦根火柴，看我们能否……”

斯考特眼前亮起一束火焰，他还没来得及把脸转开，一个男孩已惊呼起来：“他不是小孩。他就是那个萎缩的人！”

蓝色帽弯下腰去观察他：“嗯，我也认出他来了，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他的怪样。”

“你为什么装小孩来骗我们？”

“你们要对我怎样？”斯考特反问。

“小东西问我们要对他怎样？”蓝色帽对他的伙伴说，“我们干脆把他的裤子脱掉，看看他是不是全身都萎缩了。”

斯考特知道，跟混小于讲理是没有用的，必须用心计。于是，他说：“如果你们要钱的话，就把我身上的钱都拿走好了。”趁他们不注意，飞起一脚踢到蓝色帽的腹股沟，撒腿就跑。他边跑边喊：“路易丝！路易丝！”

路易丝看到斯考特的模样时，心疼得哭起来。她问了好几次：“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就是不肯说一个字。

她替他洗干净脸上的血，把他抱上床休息。他久久不能入睡，头在枕头上翻来滚去……

真象做梦一样，他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返回纽约长老会医疗中心接受检查。

一天，西尔维医生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嚷道：“斯考特患的根本不是什么‘病态肢端短小症’，他身体的萎缩绝不是疾病的缘故。”

为了确定他肌肉中的肌氨酸的含量和尿液中的肌氨酸酐的含量，医生对他做了一系列的特殊检查。结果表明：他体内的氮平衡不好，他排出的氮比吸收的多。由于氮是构成人体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所以，他必然会萎缩。他体内的肌氨酸酐的平衡也不好，造成体内的磷和钾的含量与氮同时相应的减少。

医生们曾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注射生长激素，以帮助他的身体吸收氮和制造蛋白质，可又怕注射量掌握不当，引起他身体的强烈反应。

“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斯考特了解了医生的担心之后说，“至少不会比我现在差。”

注射激素，仍无效果。医生们发现，他体内有某种物质使激素失去作用。通过光谱分析：他体内各种成分在色层分离纸上反应出不同的结果。综合各种检查：斯考特体内存在某种奇特物质——一种新的毒素。

“请告诉我。”西维尔医生问他，“你是不是曾经碰到过杀虫剂？我不是指细菌战中施放的毒剂，而是指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某种杀虫剂。”

斯考特仔细想了一会儿，突然记起一次经历。那是七月份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离家去自己的小杂货店开门营业时，路过一条林荫道，当时，城市园林部门的一辆杀虫剂喷罐车正好开进林荫道。他站在一棵大树后面点香烟，园林工人没有发现他，杀虫剂的浓雾立刻团团围住他，皮肤和眼睛刺得很疼。他气得把他们大骂一顿。

身体的萎缩是不是与这一经历有关呢？

医生告诉他，这不可能，它最多是原因之一。也许还发生过别的什么离奇事，使侵入他体内的杀虫剂变成了某种摧毁身体的“建筑材料”。医生们继续向他调查，问了他无数问题，深究他的一切往事。

他想啊想，终于想起他与马迪一起乘游艇出海的那个艳阳天，海上突然涌来泡沫状气流的怪事……

这事引起医生们浓厚的兴趣。他们猜测，那气流是一次核试验的产物。

如果是这样的话，谜就解开了；杀虫剂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在放射性物质的作用下变成某种新的物质。由于这种物质的肆虐，他的身体才不断地萎缩。

医生们决心继续研究，找出一种抗毒素来。

五十四厘米。

暑假结束了，原来照顾贝斯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不得不去上学。路易丝本希望斯考特在家照顾贝斯，可他无论如何不肯。因为他的个子只达到贝斯的胸部。

路易丝不得已又找来一个姑娘做贝斯的阿姨。这姑娘刚从学校毕业，正在家里等待合适的工作。路易丝为了不让那阿姨看见他，让他白天最好呆在地下室里。

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斯考特站在水泥地中央一动不动，久久地望着窗口，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爬上躺椅。他捧起书阅读，但脑子里老闯进别的事，一页书看了两遍，却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不久，窗外传来照看贝斯的阿姨凯瑟琳和贝斯的声音。斯考特立刻从椅子上滑到地上，登上窗前的纸箱堆，透过窗户朝外张望。

嗬，凯瑟琳就是这副模样，又矮又胖又丑，说话时大白牙总露到嘴外。

凯瑟琳的目光移到地下室的玻窗上：“哦，你们家还有地下室？”

贝斯的脸一下子变得刷白。妈妈曾经关照过她绝不要提爸爸的事。她回答：“是的，不过里面空着，没有住人。”

凯瑟琳大笑起来：“当然，我相信里面不会住人的。”

可没有多少时间，凯瑟琳便屏住呼吸，来到地下室。

凯瑟琳扫视了一下地下室，大声地说：“这么多废物。”她一边走一边用脚踢东西。当她走到躺椅跟前时，有些奇怪，花园里的椅子为什么放在地下室？靠垫为什么放在行李箱上？“乱七八糟！”凯瑟琳自言自语地走到别处。她的拖鞋在水泥地上嗒嗒直响，当她经过斯考特身旁朝锅炉走去时，斯考特看见了她的小腿。

谢天谢地，凯瑟琳没有发现他，走了。

他爬上椅子，翻阅起路易丝留下的《环球邮报》。第三版上的一篇短文吸引住他的目光：

“萎缩的人藏到哪里啊？

他的妻子拒绝透露他的去向！”

斯考特无法把这篇文章看下去。让我安静点吧。他想，你们拍我的照片还少吗？

四十六厘米。

娱乐场里的扩音器唧唧哇哇地传来音乐声、吆喝声和广告声。旋转盘上的灯泡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飞奔的小火车、长腿的木马、各色各样的小汽车、还有射击和飞镖等等，与欣喜若狂的孩子们的笑声汇成一个欢乐的海洋。

他们的车刚开进停车场，贝斯就大嚷起来：“我可以坐旋转盘了。”

停好轿车，路易丝瞥了一眼反光镜，看见坐在后排的斯考特，象一个憋气的没精打彩的小木偶。

“你是不是呆在车里？亲爱的！”路易丝问。

“不呆在车里又怎么办呢？”斯考特回答。

“是不是锁上车门？”她见斯考特没有回答，勉强地笑了一下说，“我们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回来，亲爱的。”

他思潮翻滚。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到这里来呢？如果自己走出汽车的话，一定比大力士和小丑更引起轰动。不过，他心里清楚自己跟来的原因——他一向不甘心自己的命运。

他坐在车里，听着娱乐场热闹的喧嚣声，想起自己小时候坐旋转盘时的激动情形，又跃跃欲试了。我为什么不出去走走，体验一下乐趣呢？《环球邮报》不是说不知我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吗？我就让他们看看，我没有躲起来。

他从后排爬到前排，然后就去拉门扣。他拉不开车门，就拼命用脚踹门，再用肩膀推门。后来，他爬到路易丝临走时打开的那扇车窗，攀上窗口翻出去。

他走出停车场，爬过街上的隔栏。虽说往来车辆的引擎声不大，也使他震耳欲聋，甚至橡胶轮胎与柏油路的磨擦声也使他的耳朵很不舒服。

他爬上与膝盖一般高的街沿，躲到一个帐篷后面，一边侧耳细听里面的声音，一边不停地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从帐篷一角转弯过来，斯考特慌忙用身体贴住帐篷。斯考特最近有一个新发现——大人们走路时很少向下面看，不是狗或猫的话，他们是注意不到的。

那男人走开以后，斯考特小心翼翼地在帐篷下方慢慢蠕动，他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朝里面偷看。

一个侏儒女人从厨房走出，她发现了斯考特。

斯考特有些慌张，想离开已经来不及了。

那女人拉开房门，问：“你来这里有什么事吗？”

“我……我打这儿路过。”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使她害羞得两颊泛出红晕。“对不起，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与我相似的人。”

“我明白了。”那女人看着他说。她大约比斯考特高一个头，金发碧眼，高鼻梁，二十岁左右。

“我叫斯考特·卡雷。”

“我叫克拉利斯。”她报以微笑，“你愿意进来吗？”

他毫不迟疑地跨进门槛，如同见到一个莫逆之交或者长途旅行后回到自己的家里似的。关上门，他见门上有“大拇指①汤姆太太”几个字。

“我刚才看见你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轻声说。

“我就是那个萎缩的人。”

“我读过关于你的消息。”她说，“我同情你的遭遇，没有人能帮助你，这太惨了。”

他们相互深情地对视了一会儿。

他先咬一下嘴唇，后来说：“克拉利斯，我愿意……”

她没有出声，隔了一会儿，才走过去，把脸贴在他的脸上，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抱住她，几乎以呻吟的口吻说：“我好久好久没有抱女人了。”

她搂住他的颈子：“亲爱的，我等待这一天已等了很久，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

“你知道，我的身体总有一天会完全消失。不过，我仍希望象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他沉默一阵后说，“我得先回家做些安排，你等我片刻行吗？”

“行。”她坐进小沙发，眼睛里充满激动的泪花，“我会等你的。”

他离开野营车，走回停车场。路易丝正焦急地在找他。“斯考特！”路易丝把他抱起来，脸上是又惊又生气的样子，“你上哪儿去啦？”

“随便转了圈。”他回答说。

“你知道，我是多么担心你。”她说着打开车门，“上车吧，斯考特。”

斯考特深吸一口气，斩钉截铁地说；“不！”

“为什么？”路易丝惊讶地问。

斯考特鼓足勇气，气喘吁吁地对路易说：“让我留在这里吧。”说完，转过身子朝娱乐场方向走去。

“斯考特！”路易丝跟在后面呼喊。

选处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接着一道强光射到斯考特的身上，路易丝慌忙拉住他的胳膊把他往回拖。汽车猛然煞车，然后绕过他们继续开走了。

“天哪！”路易丝长叹一声，“你今天到底怎么啦？”

“我真希望刚才被汽车撞死。”斯考特说这话时带着哭腔。

路易丝弯下腰，压低嗓门：“斯考特，你碰上什么事啦？”

“我要留下来，我要呆在她那里。”

“她是谁？”路易丝吃惊地问。

斯考特把目光移在路易丝的衣服上：“是另一个女人。”

“是那里面的侏儒吗？”路易丝指着不远的那辆野营车说。

他心中为之一震，张口结舌，终于说出：“她是一个能理解人的可爱的女人，我想在她身边呆一会儿。”

“与她睡觉？”

仿佛一记耳光打在斯考特脸上。他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想呆在她那里，至少今晚如此。你要是决定不来接我也没有关系，我总会有办法自理的。”

路易丝忍不住哭起来：“斯考特，不要这样对待我。”她木然地看着他。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他说，“你以为我这样做令人作呕，是兽性的丑恶的发作，你错了。现在，我们生活在各自的天地里。你重找一个伴侣并不困难，而我，却无法找到一个理解自己的人。我想，当我消失时，你一定会重新结婚。与其这样，倒不如早一点，省得你等的时间太长。”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我越缩越小，越来越感到孤独，任何人也无法理解我的心情。甚至那个女人对我来说有一天也会变得象个巨人。可现在，她对我来说意味着团聚和爱情。一个晚上，仅仅一个晚上，这是我对你所要求的一切。如果你遇上最后一次幸福的机会的话，我是绝不会对你说一个‘不’字的。”

她眼泪汪汪，全身颤抖，嘴唇咬着一只手的食指关节。良久，她擦了擦眼泪，以沙哑的嗓音说：“好吧，斯考特，我要是拒绝你的话，那也太残忍了。这事随你的便吧，我明天来接你。”说完，她扭头朝停车场走去。

斯考特停立原处，直到那辆福特牌轿车的尾灯看不见才转身朝野营车走去。他踏上那辆野营车的小梯子，颓丧的情绪顿时消失，他即将进入一个自己寻找多时的新世界，而把一切悲哀和烦恼扔给旧世界。

“克拉利斯！”他喊道。

天亮后，他在小床上醒来，手臂上睡着克拉利斯。夜间，他曾向她尽诉衷肠。

“……我不打算再做任何努力了。”当他发现克拉利斯震惊时，赶忙加以解释，“我不是愿意放弃对命运的挑战，我是没有办法战胜它。我注定会不断萎缩下去。”

克拉利斯的小手抚摩着他赤裸的胸膛，深情地望着他。

“现在，我已接受了现实，再不去诅咒命运了。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吗？亲爱的。”

“干什么？”

他笑着说：“我打算把自己的情况和感受写出来，还要写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我愿意解剖自己。”

回家以后，他实践自己的诺言，每天在地下室写日记，至到手腕疼痛握不住铅笔为止。他必须趁自己还记得词汇，握得起笔时抓紧时间写。他知道，不知哪一天，他将力不从心。

写了一段时间后，他向报社投稿。荣誉和各种邀请信接踵而来。他终于又燃起了自信之火，他可以赡养家庭了。一天，《环球邮报》寄来了第一张支票。同时还寄来一封信。祝贺他终于“醒悟”。

路易丝拉着他的手，说：“你仍然是我的好丈夫。”

《玩具木屋里的生命》，这是他写的书的某一章的标题。

他勉强写成这本书。他知道，自己今后再也写不了一个字了，因为最小的钢笔或铅笔，对他来说，也大得象一只球拍，他决定找一架录音机把自己的感受灌制成磁带。哪知，还没有弄到录音机，他说话的声音已变得极其微弱，无法录下来了。

他只剩下二十五厘米高了。

他通常睡在一只小床上。为了防止贝斯不小心踩着，小床放在沙发下方。

有一天，路易丝从外面拖回一幢小木屋。斯考特新奇地看着它，嘴唇上下摆动。路易丝跪在地上，低着头，把耳朵凑到他的嘴前，才听清他问：“这木屋作什么用？”

为了不震坏斯考特的耳膜，路易丝尽量压低嗓音说：“给你住。我想你会喜欢它。”

他本想说不喜欢，然而又不想伤她的心，于是说：“挺漂亮！”

这是一幢豪华别墅的模型。斯考特走到小屋门前，手刚放在扶栏上，脑子里马上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与那次站在克拉利斯野营车梯口时的感觉。他开门走进小屋。里面十分宽敞和漂亮，窗户挂着轻柔的窗帘，地板上铺着椰子色地毯，甚至还有壁炉，小巧的家具，斯考特有了新家。

斯考特叫路易丝把小屋放在客厅的一角，还给小屋子通上电源，自己在屋里布置了一株小小的五彩缤纷的圣诞树。

路易丝用绢为他做了一条床单，用毛毯剪制了一床被盖，还用棉花给他装了一个枕头。斯考特带着新鲜感住进了自己的小天地。

十七厘米。

“快把我放下！”他大声叫嚷。

女儿的手紧紧地捏住他的身体，使他透不过气来。他只叫了一声，就天昏地暗，失去了知觉。他苏醒后发现自己坐在小木屋的台阶上。

贝斯弯下腰，内疚地望着他：“我只想把你带出去走走，爸爸。”

斯考特气乎乎地站起身，走进小屋，插上门闩，坐在一把椅子上不住地叹气。

“我并不是要伤害你，爸爸。”贝斯伤心地抽泣起来。

斯考特早就想过，这样的事迟早会发生。他爬上床躺下，眼泪象泉水般地涌出：“贝斯，爸爸不怪你。”……

又一天过去了。

从厨房吹来一股冰冷的寒风，使他身子直哆嗦。他恐慌地冲出木屋，跑进厨房。厨房门开着一条缝，寒风卷着雪花直往屋里吹。他急得直嘟哝，决定试着把门关上。突然，身后传来呼呼的声音。灶旁有一只猫，用蓝色的眼睛逼视着他。

斯考特大为骇然，大声斥责猫：“滚开！”

猫竖起耳朵，发出呼呼的喉音，收缩身子，准备前窜。

斯考特吓得连连后退。

猫张开嘴唇，露出长而锋利的牙齿，默默地向他逼近。

一股风穿过客厅和厨房，把毫无准备的斯考特吹到门外。随后，“叭嗒”一声，厨房门关上了。

他从雪地上爬起来，拼命用拳头擂门：“贝斯！贝斯！”呼啸的风声完全淹没了他那微弱的呼喊声。他顶着纷飞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又喊又踢又擂，直到精疲力尽……

他明白，自己已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

最后一个星期。

他睁开双眼，本能地意识到：新的一天开始了。地下室外天灰蒙蒙的，正下着雨。他还剩下十八毫米。忽然，传来窸窣的声响，斯考特退到锅炉前观察，一只大蜘蛛正迈着毛茸茸的长腿悄悄地朝他走来。大蜘蛛犹如凶猛的野兽向他发起进攻。他不由尖叫一声，慌忙钻进一根细铁管。蜘蛛对着铁管乱抓乱搔。他在管内绝望地控诉：“太野蛮了！”

他忘却了疲劳和疼痛，剩下的只有恐惧。他从管子的另一头钻出，躲进一个旧鞋盒。蜘蛛追到鞋盒里，前脚踩住了斯考特的左脚，他痛得惨叫一声，滚到一边。斯考特在退却时无意中碰到了一根缝衣针，就用双手举起它朝蜘蛛扎去。针扎进蜘蛛前腿的肉里。蜘蛛拼命挣扎，撕裂了前腿。斯考特再次挺着针．准备迎接蜘蛛新的进攻。蜘蛛又猛扑过来，斯考特又刺它一下，他大吼；“死去！死！”

相持对抗了许久，蜘蛛才无可奈何地撤走，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一仗虽然没有胜利，可把他累垮了。

自从他得怪病以来，一直疲于奔命。他躲出租汽车司机，躲小孩，躲猫，现在连蜘蛛也来欺负他了。不过，他仍然活着，他仍然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仍然是一个有思维能力的生物。这时，路易丝在他身边的话，他会把感受告诉给她的。但现实却异常冷酷：他完全孤苦伶仃。

“嚓——”地下室的门打开了。台阶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一个巨大的身影盖在他身上。他马上爬了起来。

末日来临了，他心想。

那人拖动一个大纸箱，发出的声音使斯考特震耳欲聋。他被迫退到墙根。

一个稍小的巨人来到地下室，说：“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叔叔。”

斯考特明白他们是谁了。

“我想没什么事。”马迪回答。

“我可以拿被单盒。”贝斯说。

“他们在搬家。”斯考特震惊不已。他大声喊，可没有人注意他。他被身上过长的衣服绊倒，他爬起来继续喊；“马迪，是我！是我！”

贝斯走了。

马迪环顾地下室，也准备离开。

“不！不要走。”斯考特哭泣着喊。为了行动方便，他干脆撕掉外衣。“马迪！”他趁机跑到马迪的左脚前，紧紧抓住鞋底的边缘。马迪转动脚跟，抬起左脚登上台阶。斯考特没抓牢，从鞋上摔下来。

路易丝要搬家了。她一定以为自己的丈夫早已消失，所以决定随马迪离开这里。地下室里还有东西，他们肯定还会来。我现在只有养足精神，等待机会，哪怕是跟路易丝见上一面也好。路易丝、马迪果真又来到地下室。路易丝在搜寻着：“我知道斯考特有许多工具，但不知道放在哪个箱子里。”

斯考特眼睛不眨地看着路易丝，望着这位曾经是他妻子的女人。他终于醒悟，自己不可能再和路易丝在一起了。他唯一的希望只是逃出地下室。

马迪弯腰取刷子盒，斯考特拖着那根弯针，跑到他身边，把弯针钩进他的裤边，自己抓住针线吊在空中。地面在他下方大幅度摆动。他曾落到地上，接着又被吊起来。每次晃荡时，他的手臂都几乎支持不住。后来，他被举得了更高。突然，意外的事情发生，在马迪的右脚踏上第二台阶时，斯考特吊着的那根线重重地撞到台阶边沿，把他扔到第一级台阶上。他只觉得眼前金星四溅，随即一遍黑暗。

都走了，房子空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嘴唇蠕动，但发不出声音。

命运啊，命运！

他揉揉身上受伤的部位，从第一级台阶朝地面望去，就好比是一般正常人站在六层楼望地面那样高。他不顾一切地跳了下去，双脚着地，身子前倾，膝盖和脸都触到地面。他庆幸地微笑起来。

天黑了，地下室死一样的寂静。他苦思冥想，猛然看见眼前那扇窗户，我何不从那里出去。他咬紧牙齿，向靠墙的冰柜和长扫帚跑去。他拿定主意，顺着扫帚爬上窗框，窗户关得不紧，那条缝刚好供他钻出。无情的命运之神对他敞开一条出路。他钻出缝隙，观察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心情顿时舒畅了许多……

黎明，他从睡梦中苏醒。他眨了眨眼睛，坐起来，顿觉精神倍爽。

我在何处？

他朝上看，只见一片蓝色的雾；他朝下看，地面是一个高低不平的莽原，上面沟壑纵横，山峦起伏，许多黑色小径一眼望不到头。瞧瞧自己，嗯，还与过去一样，小得微乎其微，为什么还有生命力？他不解地摇起头来。天穹那是无限大的宏观世界；是不是在另一个方向上也有一个或多个无限小的微观世界呢？一个分子结构不就是一个微观世界吗？

过去，他也知道微观世界的存在，但每次想到它总要耸耸肩膀。过去学的一减一等于零，而零就是“无”。可是，自然界怎会有“无”或者零的概念呢？物质的存在永无止尽，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过去，他对自己不断地从一个规模缩小到另一个规模，感到不可思议。而现在，他想，既然自然界存在于无限之中，那么，我也应该如此，因为我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他向树叶边沿奔去，好一个奇妙的世界！

这里能找到食物、水和保护屏障，这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生命本身。在这里，他有许多事物要去熟悉，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探索新世界的渴望使他充满愉悦、热情和期待。

斯考特经过长期的煎熬和挣扎后，又生气勃勃地投入了新的生活。

也许，他正呆在你的窗外，托身于草根下或者一片树叶上；

也许他已闯进你的屋子，在你家的某个地方找到了归宿；

也许他在另外什么地方。

谁也说不清……

注① 英童话中的侏儒。

# 《未来的教师和学生》作者：[美] 米·唐尼·布罗克森

她站在讲台上，眼睛闪闪发光，看着前面暗淡的屏幕，不禁感到困惑。难道这是教室？但看来这确实是个教室——空气有点暖和但不太清新，有书本、粉笔灰，有熟悉的木质讲台。教室里光线很暗，其中隐约闪烁着微光——是玻璃？是塑料？黑暗中，她看不出前面是什么在看着她。

教室里有一阵小小的骚动——是期待？是不耐烦？显然，有什么东西在等着她。她看了看面前的备课笔记，上面写的是“地球史”。地球史？这课程太难了，学生能听懂吗？她已经记不起自己以前是否教过这门课。实际上，她是怎么来这儿的，也已记不起来了。她现在在一个新的教室里？她来到了大学的一个新校区？但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搬来这些旧课桌？也许，她自己老了吧！如果她记忆力不行了，那他们该让她退休了。她清了清嗓子。

“大家好！”她说，“我是埃伦·唐纳利博士，我给大家上——”她低头看了一下备课笔记，对，备课笔记上写着——“地球史。”她停顿了一下，注视着黑暗的教室。但她面前的强光立即使她看不见东西。她看不清教室里的学生，她无法与学生交流目光，也无法获得学生的反馈。

“首先，我想请大家说说为什么选这门课。”她想，学生们的回答也许能唤起她的记忆。

开始是一阵沉默，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然后，在黑暗中，响起了一个呆板的金属铿锵声：“我在研究黄色矮星上偶发的生命形式。”

埃伦眨了眨眼睛。

接下来的金属铿锵声说话速度不一样：“我的祖先在远古时代访问过地球。我想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还有他们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对地球又产生了什么影响？”

又一个同样的声音从一处闪烁着暗红的光点处发出：“我对碳元素的生命形式感兴趣。”

金属的铿锵声一个接一个——是经过机器翻译的声音吗？

“我对远古神话感兴趣。”

“双星系对人心理的影响。”

“含盐机体的生理机制。”

“天狼星系典型的艺术形式。”

他们一个接一个讲着。她对每一个说话的学生点头微笑。但她的手心在出汗，在讲台上印上了湿漉漉的手印。学生们说的一切都无法唤起她的记忆。这也许是一个玩笑，但以前的学生们都喜欢她的课。学生们说，她的课把遥远沉闷的历史讲活了。是啊，谁会与一个老妇人过不去呢？

她扫了一眼备课笔记。在她的记忆中，她从来没有上过这门课。但备课笔记上写的材料，她似乎还熟悉，好像就是她自己写的。地球史？

“今天第一次上课，我们会早些下课，你们可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这样做比较稳妥。她都在图书馆里准备好不少资料——参考书、图片，甚至还有她自己收藏的实物和仿制品。因为，学生还能用其他什么方法学到知识呢？

她看了一眼备课笔记：“下节课我们要讲地球的构造和成分，以及到中生代爬行动物时代为止的地质年代。再见！”

使人眩目的黄色灯光熄灭了。这时，她看到一排排闪烁着亮光的盒子——就像一家大型的珠宝店——有的闪着红光或蓝光，有的盒子里面有液体，有的外面包着一团雾气。

一刹那之间，教师弯着腰，一动不动地站到了讲台后面。

一个学生看了看讲台说：“那些地球人的仿真品真不错，是吗？难怪古文化课这么受学生欢迎。”

他的话经过了翻译。另一个学生回答说：“是的，你知道，这些仿真品都是有知觉、有意识的。从前的模型太机械呆板了，这些新的模型像活的一样。”

“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一个学生说，“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些地球人仿真品确实像活的人一样。至少，他们的性格也保存下来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知道地球人的真实面貌。但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怎么能永远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

“是啊，”另一个学生说，“至少他们不知疲倦啊！”

教室里空空荡荡了。在讲台上，埃伦·唐纳利博士永远一动不动站在那里，等待着下次上课。

注：

米尔德里德·唐尼·布罗克森（Mildred Downey Broxon）是美国著名科幻作家波尔·安德森的笔名。波尔·安德森（Poul Anderson，１９２６～）是一位多产的科幻作家，可谓著作等身。他１９４８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物理专业，毕业后便开始了写作生涯。他的第一篇小说《明天的孩子》是与Ｆ·Ｎ·沃尔德洛普合写的，自那时起他已写了６０本左右的书，除了科幻小说，还有历史小说、主流小说、侦探小说、少年读物、非小说作品和几百篇较短的作品。

安德森在人们的心目中首先是一位硬科幻作家，他对杜撰外星世界情有独钟。他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风格是直截了当的。他对科学、推断和冒险的关注，使他多次获奖，包括“雨果奖”和“星云奖”。

小小说《未来的教师和学生》的背景是在遥远、遥远的将来的某一颗星球上，非生物的机器人和仿真人替代了生物人。这是科幻作家对延续人类这一物种的一种遐想。

# 《未来的惊涛》作者：[美] 雷·琼斯

夏阳译

一辆挡泥板上焊有钩子的轿车，擦着人行道的边沿驶过，犹如噩梦的鼻子。迎面的路上，有个姑娘呆呆地站着，仿佛冰冻了一般。她的脸蛋儿罩没在假面具的下面，也许，吓得连面部的肌肉都僵直了。我生平就这一回，反应很灵敏，没有害羞。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抓住她的手肘，猛力往回一拉。她的黑色裙子，四下飞旋。

大轿车风驰电掣，擦身驶过，叶轮机嗡嗡作响。我瞅见有三张面孔；还有什么东西撕破的声音。大轿车又突然折回大街。我的脚踝感到轿车的排气管喷出一股灼热的气浪。有块闪闪烁烁的黑色裙带，在轿车挡泥板的搭钩上飞场；颠簸不已的后车轮则腾起团团浓雾，宛若一朵盛开的黑色鲜花。

“他们撞伤您了吗？”我问那位姑娘。

方才，她已经转过身去看过自己的被撕破的裙子了。她穿着一套紧身的尼龙衣裤。

“他们的钩子没有扎到我。”她说罢浑身一颤。“我猜这一定是老天保佑”。

顿时，我听见周围喝斥声四起：“这些小子！往后，谁知道他们还会想出些什么新花样来？”

“他们是对社会的威胁，应该予以逮捕。”

警笛长啸，越来越刺耳。轿车开走以后，两位摩托警察开足火箭助动喷气发动机的马力，“嗖嗖”地朝我们驶来。然而，黑色的鲜花化作了一团墨黑的浓雾。弥漫遮掩了整条街道。两位摩托警察连忙关上火箭助动器，打开火箭刹车，驶到烟云近旁，突然一个急转弯，停了车。

“您是英国人吗？”姑娘问我。“您说话带英国口音。”

她的话音从柔滑的黑缎面具的背后传来，颤颤发抖。我猜想，她的牙齿一定在上下打战。她的眼睛也许是天蓝色的，正透过遮掩假面具眼孔的黑色薄纱审视着我的脸庞。我告诉她，她的猜测是对的。

她站得离我很近。“今天晚上，您上我家来好吗？”她飞快地问。“现在，我没办法当场向您表示谢意；此外，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请您帮忙。”

我的胳膊依然轻盈地搂住她的腰肢，却感觉到她的身体哆哆嗦嗦直抖。

“一定拜访。”我回答说。她的问话是恳求，颤抖的身体也是一种恳求，我满足了她的要求。

她给了我地址、公寓门牌和约会时间。她的家住在印弗努南区。她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了她。

“喂，您！”

警察一声呼唤，我顺从地转过身去。他“嘘”了几声，把三五成群、叽叽喳喳、戴着面具的妇女，还有不戴面具的男人赶走。黑色轿车喷出的烟雾，使这位警察连连咳嗽。他要我出示证件。我把几份主要的证件交给了他。

他看了证件，又打量了我一眼。“您是英国商人吗？您在纽约还要呆几天？”

“越短越好！”——我抑制了自己想这么回答的欲望，而告诉他说：“大概还要住一个星期左右。”

“也许，我们需要您做一个目击的证人。”他解释说。“这些小子不能对我们警察施放烟幕弹。如今，他们放了烟幕，我们就要逮捕他们。”

仿佛，他认为烟幕不是一样好东西。“他们想撞死刚才的那位太太。”我点明了这一层。

他老谋深算地摇了摇头。“他们老是装出一副要撞死人的架势；其实却只不过是想撕几块裙子的碎片罢了。我抓住过好几个专撕裙子的家伙。他们的屋子里钉挂的裙子碎片，竟有５０块之多！自然，有时候他们的汽车开得也离人太近了一些。”

我解释说：倘若不是我把她拉开的话，那么她遭到的祸事就远远不止是钩去几片裙子了！但是，警察却打断了我的话：“她要是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谋杀行动，那么，她现在就不会离开这儿啦！”

我四下一看。果然，她已经走了。

“她吓坏啦！”我向警察解释说。

“哪一个人不害怕？这些小子会叫老斯特里本人也感到不寒而栗。”

“我的意思是说，她害怕某种比‘小子们’更为吓人的东西。他们看上去也不像一群小伙子。”

“那么，他们看上去像什么人呢？”

我试图勾勒出那三个人的面容，却很难描绘得淋漓尽致。我的印象模模糊糊，觉得他们有一股堕落感和女人气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嗯，也可能是我搞错了。”终于，警察这么说。“您认识那个姑娘吗？她住在哪里？”

“不。”——我这句话，有一半儿是撒谎。

另外一位警察挂上了遥感电话，大摇大摆地朝我们走来，一路上踢开四散的浓烟残雾。黑色的浓云不再遮掩街区的肮脏市容——街道带有五年以前射线烧灼的斑斑疤痕。我开始辨认出远处皇家国务大厦的断壁残恒。它就像一根砍断的手指，矗立于印弗努区的上空。

“他们到现在还没有被逮住。”后来走过来的那位警察怨气冲天。“据瑞安说，他们放出的烟幕笼罩了五幢大楼。”

第一位警察摇了摇头。“太不像话了。”他一本正经地察看了一番说。

我略为感到一点儿不安和惭愧。一个英国人不应该撒谎，至少不应该在一时冲动之下撒谎。

“他们像是一群无恶不作的坏蛋。”第一个警察说，语调仍然故作正经。“我们需要见证人。看来，您大概要出乎自己的预料，在纽约多呆上几天啦！”

我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就说：“刚才，我有几张证件忘了请您过目啦。”说罢，又交给他几份证件，并仔细地往证件当中塞进一张五美元票面的钞票。

片刻，他将证件递还给我，话音里就不再带有不吉利的口吻了。我的内疚感一扫而空。为了加固互相的友好关系，我搭讪地与两个警察谈到了他们的工作。

“我猜，假面具一定给你们带来了不少麻烦。”我说出了自己的观察结果。“我们远在英国，就谈到过关于你们的戴假面具的女匪帮的消息。”

“这些报道有点儿夸大其词。”第一个警察向我声明。“有些男人也学妇女的样子，戴上了假面具，确实使我们难以辨认。但是，老弟，我们一旦逮住他们，就会全力猛扑上去。”

“您只要本事高强，也能从男人中认出女人，几乎就像他们没有戴假面具一样。”第二个警察主动地说。“您知道，可以从手和类似的地方分辨开来的。”

“特别是从类似的地方进行辨认。”第一个警察抿嘴一笑，表示赞同。“据说，你们英国有的姑娘不戴面具，对吗？”

“英国也有些姑娘戴起了风行一时的假面具。”我告诉他。“然而仅仅是一小部份人，她们总是接受最流行的时髦——不管这种时髦多么荒唐。”“可是英国的新闻广播电视节目里，姑娘们通常都是戴假面具的。”

“我猜想，这么安排是为了迎合美国人的口味。”我承认了他的话有点儿道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戴假面具。”

第二个警察努力想象这么一幅图画。“啊！姑娘沿街慢步，脸蛋儿上却一丝不挂。”——我不清楚，他对这幅前景到底是欣赏玩味呢，还是感到道德上的憎恶？很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

“英国有不少议员反复努力说服国会颁布一项法令，严禁一切假面具。”我继续说，——也许话已经说得太多啦。

第二个警察摇了摇头。“一个多么可怕的主意啊！老弟，您知道，假面具可是件好东西呐！两三年以后，我会叫老婆在家里也戴上假面具的。”

第一个警察耸了耸肩。“倘使女人真都不戴面具的话，用不了六个星期，您就会见怪不怪啦！人类会对一切都习惯起来的——只要有相当数量的人去做或者不去做。”

我表示同意，十分遗憾地离开了他们。我从百老汇（我相信，那是过去的第十街旧址）朝北拐弯，走得飞快，直到远远地离了印弗努区，才放慢脚步。一个人途经这么一个放射性的射线尚未清除的区域，永远会感到头晕欲吐、侷促不安。我要感谢上帝：到目前为止，英国还没有这样可怕的区域。

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然而却有一对乞丐走上前来向我乞讨。他们的脸上有一条条氢弹伤疤留下的肉沟。我不知道这些伤疤究竟是真的呢，还是用油灰化装涂抹出来的玩意儿。一个胖胖的女人怀抱着一个婴孩，孩子的手指和脚趾之间都长有形如鸭掌的脚蹼。我心中暗忖：这孩子一定是个畸形人。胖女人却只是想利用我们对于核弹造成的人类畸形突变体的恐惧，赚几张钞票而已。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了她一枚七分半的硬币。她脸上的面具，使我油然感觉到自己仿佛是在向一尊非洲的神像顶礼纳贡。

“先生，我祝福您的每一个孩子都只长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

“谢谢。”我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哆嗦，急急忙忙从她身边走开。

“……假面具的背后只有形容丑恶的渣滓。啊，请您转过面孔，一心去做自己的工作吧！远远地离开，远远地离开……那些姑娘！”

这句最后的歌词，是一首反性爱的歌曲的尾声。唱歌的是一群宗教信徒。歌声从半幢大楼以外的一所嵌有圆圈和十字架图案的女性主义者的神庙里飘来。这些信徒使我隐隐约约地联想到我们英国的修道士的一些小宗派。他们的头顶上是乱七八糟的广告牌：有助消化的食品的广告，角力指导的广告，无线电遥控的广告，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

我凝视着这些歇斯底里的广告，既深受吸引，看得入迷，又感到十分不舒服。既然美国的宣传广告上禁止出现女性的脸蛋儿和身形，于是广告制作者选用的字母就充斥了性感——大写字母Ｂ，象征着丰腴的小腹和高耸的乳房，双写字母Ｏ，挑逗着人们的情欲。

我暗自提醒：啊，不管怎么说，主要是由于假面具的存在，才使美国表现性感的方式变得如此的古怪。

一位英国的人类学家曾予指出：人们对性爱的兴趣开始集中在臀部，后来才转移到乳房。这一转换，花去了５０００年的时间；然而第二次飞跃——从乳房转移到脸蛋，则只花了还不到５０年的时间。倘若把美国的面具风尚与穆斯林传统进行类比，或许并不恰当。穆斯林的女性被迫戴上面纱，目的是让丈夫的私产变得讳莫如深；而美国的女性，则只是由于时尚的压力，利用假面具来制造神秘的氛围。暂且撇开理论不谈；实际上，这种风尚的起源可以从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放射线防护服中寻到蛛丝马迹。这种防护服引出了面具角斗——如今，角斗已经成了一种迷人心魂的公共体育。这种防护服，又进而引出了女人戴面具的流行时尚。起初，戴假面具只是一种撒野的打扮，很快却又成为女性的必需品，就像乳罩和唇膏在本世纪初的时候一样必不可少。

终于，我意识到了自己并不是一般地猜测推想面具的来龙去脉，而是想知道某一个特定的人在面具背后的真面目。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您完全无法知道，一个姑娘在面具背后到底是增添着芳容，还是隐匿了丑相——这真是一件要命的事情！我的眼前浮现一张美丽而冷漠的脸蛋儿，只有双眸里流露出恐惧的光芒。我想到了她的淡黄色头发，披散在黑缎假面具上，显得十分茂密。她邀我前去作客，时间定在２２点—晚上１０点整。

我来到位于英国领事馆附近的公寓，爬上楼，朝自己的房间走去。电梯升降井早已经被当时原子弹的冲击波冲击得歪歪斜斜。纽约的高楼大厦里，这类问题是最为令人恼火的。我还来不及想到自己等一会儿还要出门，就不由自主地从藏在衬衣底下的一条胶卷上撕下一块碎片。我让胶片显影，以便确切地了解一下自己吸收了多少放射线。胶片显示了我今天承受的射线量还没有超过安全系数。这个年头，大多数人都对放射线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我与众不同，并不这么害怕。但是，我也决不会去做无谓的冒险。

我蓦地倒在床上，望着沉寂的喇叭和视频电视的黑暗银幕出神。我像以往一样，一看到它们就略带忧郁地联想到世界上的两个大民族。他们互相伤残，却还依然很强大。他们是跛足的巨人，各自都做着美梦，梦想不可企及的均势和子虚乌有的胜利，结果荼毒了全球。

我心神不宁地打开喇叭。还好，新闻广播正兴高采烈地播送一则关于小麦丰收、前景喜人的消息。飞机穿越一团云尘播下了这批小麦的种子，连尘云也被种子雨洒湿了哩！我又仔细倾听了其余的节目（广播很明显地受到了俄国人的远距离干扰），然而，却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消息使我感到兴趣了。当然，新闻广播里没有提到月球，虽说，尽人皆知，美苏两国正在竞赛，将各自原有的月球基地发展改造成为能够互相攻袭的要塞，可以向地球发射空对地导弹。我个人心里一清二楚：目前，我正协助英国出售电讯器材，换取美国小麦。这些电讯器材注定要被用于宇宙飞船。

我关上了新闻广播。幕色渐浓，我又若隐若现地看见了一张女性的面孔，她隐匿在假面具的背后，惊惧而又温柔。我自从离开英国，还没有过任何幽期密约。要与一个美国姑娘混熟，简直困难极了。你只要略有表示，投去一个微笑，常常就可以使一个姑娘大叫一声，叫来警察。至于，那日益滋生的清教徒道德，以及游荡的流氓迫使绝大多数妇女日落之后闭门不出的现象，就更不要去谈啦！苏联人声称这种假面具是衰亡的资本主义的最后的一大发明。自然，事实并非如此，它是人类心理的极度不安全感的一种象征。苏联人不戴假面具，却也自有其神经紧张的其他象征。

我走到窗前，急不可耐地凝望着渐渐降落的夜幕。我变得越来越坐立不安。一朵幽灵般的紫色云彩飞过南天。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接着，又不禁哈哈大笑。刚才，一刹那之间，我发生了幻视，以为那是氢弹爆炸射出的一道紫光，我立刻又明白过来，其实，它只不过是天穹中的一道电光，映红了印弗努南部娱乐区和居民区的上空。

２２点整，我准时来到了那位素昧生平的女友的公寓房间门口。一台电子询问器问我是什么人。我毫不含糊地自报家门：“威斯顿·特纳。”心里却寻思开了：不知道她是不是已经把我的名字输入了那台机器。显然，她已经输入了我的名字，因为门随之打开了。我走进一间空无一人的小小起居室，心头不禁乱跳。

室内布置豪华，备有最时新的橡皮膝垫和充气躺椅。桌上散落着几本袖珍版的图书。我拿起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一册标准的硬面精装的侦探小说。小说里的两个女杀人犯互相枪击火并。

电视正在播出。一个绿衣少女，戴着假面具，低声哼着一首情歌。她的右手捏着一样什么东西，伸入镜头的前景，显得模模糊糊。我瞥见电视机上有一个手孔，这是我们英国电视机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玩意儿。我好奇地将手插入这个位于荧光屏旁边的手孔中。我手上的感觉一点儿也不像伸进了一只脉冲的橡皮手套，却反倒很像真与荧光屏上的那位少女握了手。

背后，门打开了。我连忙抽出手来，十分羞愧，仿佛自己是在钥匙孔里偷看人家的行动，被当场捉住了一样。

她站在卧室的门廊里。我想，她是在嗦嗦地发抖。她身穿一件带有斑斑白毛的灰色皮大衣，戴着灰天鹅绒的晚会面具。面具上眼睛和嘴巴的部位，都用灰色宽紧丝线扎绕一圈。她的指甲闪烁发光，就像是镀上了白银。

她表示希望我们俩一块儿出去玩玩。这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早就应该告诉您，”她温柔地一面说，一面转过身去，心神不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荧光屏和屋子里幽暗的四角。“我不能在这儿跟您交谈。”

我犹豫地说：“领事馆附近有一个地方……”

“我知道咱们可以到什么地方去聚首谈话。”她飞快地说。“只要您不介意。”

我们进入电梯的时候，我说：“恐怕出租汽车已经开走了。”

然而，汽车司机却由于某种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没有把汽车开走。他跳出车子，一脸傻笑，为我们拉开汽车的前门。我告诉他，我们愿意坐在后车座。他气呼呼地拉开后车门，等我们上车之后，就“呯”地一声关上了车门。接着，他自己一跃跳进汽车的前门，又“呯”地一声把前门也关上。

我的同伴朝前俯下身子。“请把车子开到海文区去。”她说。

司机同时打开了引擎和电视机。

“您为什么要问我是不是英国人呢？”我开口说，聊以引起话题。

她的身体朝另一边倾斜，翘起面具，贴近窗口。“瞧瞧月亮吧。”她的话说得很快，语调中带有一种梦幻的色彩。

“那末，您究竟为什么要打听我是不是英国人呢？”我紧紧追问，同时感觉到一种愤懑。这种愤懑，与她无关。

“月亮朝上钻进了紫色的天幕。”

“您叫什么名字？”

“月亮衬着紫色的天幕，看上去更加金光灿烂。”

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刚才愤懑的来源。它来源于汽车前方司机座旁的那座图像滚动的荧光屏。

虽然，我讨厌摔跤运动，但对普通的正常比赛却也并不反对。不过，我极端憎恶观看男子与妇女的摔跤。其实，这种比赛通常也旗鼓相当：男人的身高和体重大大占了妇女的优势；然而，戴假面具的女人却以年轻貌美见长。这一点似乎只能引得我更为反感。

“请您关上电视好不好？”我向司机请求。

他连看也不往回看我一眼，就摇了摇头。“唔，唔，老兄，”他说。“人们把那个小乖乖豢养了好几个星期，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与小哲克斗上这么一个回合嘛。”

我不禁勃然大怒，朝前俯下身去；但是，我的伴侣却拦住了我的胳膊。“请您别……”她轻声耳语，摇摇头，十分惊恐。

我坐回原处，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此刻，她和我彼此靠得很近，却默默地谁也不说一句话。

一连好几分钟，我凝视着荧光屏上的那个力大无穷、戴着面具的姑娘，还有她那位戴着金属网格面罩的对手。姑娘腾跳滚打，男子则发疯似地朝她扑上去。他的动作，使我不由得联想到一只雄蜘蛛的形象。

我蓦地回过头来，面对我的伴侣。“那三个人，为什么想要杀死您呢？”我咄咄逼人地追问。

她的面具的眼孔正好对着荧光屏。“因为他们妒忌我。”她喁喁低语。

“他们为什么要妒忌您？”

她的眼光还是不朝我看。“因为他的缘故。”

“谁？”

她不回答。

我伸出手去，搂住她的肩头。“您不敢告诉我吗？”我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她依然不朝我这边看。她身上的香气，沁人心脾。

“瞧着我。”我改变战略，笑嘻嘻地说。“您真应该告诉我一点儿自己的身世，我甚至连您的脸蛋儿是什么样儿的，还都不知道哩！”

我半开玩笑地伸出手去拉拉她脖子上的面具系带。她猛地一掌把我的手打开，真是出人意外。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连忙抽回手来。我的手背上留下了四个小伤口，我眼看着有个伤口中渗出了一颗小小的血珠。我瞥了她的银色指甲一眼；其实，她的指甲倒很娇美，却戴上了金属指甲套。

“我十二分的抱歉。”我听见她说。“但是，您刚才可把我吓坏了。一刹那之间，我还以为您想要……”

终于，她朝我转过身来了。她敝开了外套，晚礼服是克莱顿复兴的款式，内衬一件系带的紧身马夹。她没有戴乳罩，马夹裹住双乳。

“别生我的气。”她说罢，伸手搂住我的脖子。“今天下午，您真是潇洒极了。”

她的灰天鹅绒面罩十分柔软，紧紧贴在脸颊上。我们俩的脸蛋儿，紧紧偎贴在一起。她吐出湿漉漉、暖融融的舌尖，透过面具的系带，舔吻着我的下巴。

“我并不生气。”我说。“我只是感到迷惑不解，又急于想帮您的忙。”

汽车停住不动了，大街的两侧都是一扇扇黝黑的窗户，窗户上护有一根根长矛一般的碎玻璃条。路灯昏暗，紫光惨淡，映照出几个慢慢朝我们走来的衣衫褴褛的人影。

司机低声咕哝：“老兄，发动机出了毛病，车子抛锚啦！”他弓背稳坐，一动不动。

“我真不希望现在抛锚，抛在这儿。”

我的伴侣轻轻地对我说：“一般来说，您得付５元买路钱。”

她瞧瞧车外，望着那几个慢慢聚拢的人影，浑身直抖。我只好强压怒火，照她的话办了。司机一言不发地接过了钞票，发动引擎，又把手伸出窗外。我听见几枚硬币落在人行道上，叮当有声。

我的伴侣又回到我的怀抱中，但是她的面具却依然朝着电视的荧光屏。荧光屏上，高个子姑娘正好制服了双脚乱蹬的小哲克。

“我可真吓坏啦。”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海文区变成了一个同样富于毁灭性的区域，但却仍有一个带有遮篷的俱乐部。门口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守门人，他穿一身类似宇航员的制服，色彩却十分俗气。我眩晕了，迷濛幻影中，我倒很喜欢以上的一切。我们钻出汽车，正好一个酗酒的老太太沿着人行道走来，她歪戴着假面具。有对夫妇，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转过头去，把目光从老太太半露的面孔上移开，仿佛是在海滩上看见了一个形容丑陋的躯体。我们跟随他们走进大门的时候，只听见门卫说：“快走吧，老奶奶，请您把脸遮起来。”

俱乐部里，一切都十分昏暗，闪烁着蓝光。她刚才说过我们可以在这儿聚首交谈，我却觉得这鬼地方简直不能谈话。且不说那场无法逃脱的喷嚏和咳嗽的大合唱（人们说，如今，美国有一半的人变态），还有一支充斥了最新自动爵士音乐的震天动地之声的乐队。乐队由一台电子机器汇集了一连串杂乱无章地曲调，夹杂着乐师们凭着粗野的小聪明编成的曲子。

绝大多数人都坐在一个个包厢里，乐队设在酒吧的背后。乐队旁边的一块小平台上，有个姑娘翩翩起舞，浑身脱光，只戴着面罩。幽暗朦胧的酒吧底角里，有一小伙人，他们没有观看舞女的表演。

我们审视了一番贴在墙上的描金菜单，按了按电钮，要了一份儿鸡脯，一份儿煎河虾，两杯苏格兰威士忌酒；不一会儿，服务铃滴铃铃响了起来。我们打开闪闪发亮的操纵盘，取出了我们的饮料。

酒吧柜台旁的那一伙人鱼贯而出，朝门口走去。然而，他们却先把屋子的四周扫视了一遍。我的侣伴刚好脱下大衣，他们的目光朝我们的包厢扫来，滞留了片刻。我注意到了，她们一共三个人。

乐队奏出了疯狂刺耳的曲调，借以催促和刺激那位舞女。我递给伴侣一支麦管，我们吮吸着威士忌。

“您有事要我帮忙？”我说。“顺便说一句吧，我觉得您很可爱。”

她飞快地点了点头，表示感谢，四下一看，再俯下身来。“我要是到英国去，会遇到重重阻碍吗？”

“不，”我有点儿吃惊地回答。“但是，您要准备一张美国护照。”

“护照不容易搞到手吧？”

“嗯，相当难搞。”我发现她的消息居然如此不灵通，就惊诧不已地说：“你们的政府不希望自己的国民出国旅行；当然，没有俄国人那么严厉。”

“英国领事馆能帮助我搞到护照吗？”

“他们几乎不……”

“那么，您能够帮忙吗？”

这时候，我意识到有人在监视我们两人的行动。一个男子和两个姑娘在我们桌子的对面停住了脚步。两个姑娘都是高个儿，戴着闪闪发光的面具，看上去模样就像是一头豺狼。那个男人洋洋得意地站在她们的中间，活像一只光用后腿站立的狐狸。

我的伴侣瞄也没有朝他们瞄上一眼，但却往后坐了回去。我注意到一个姑娘的额头上有一块黄色的大肿块。不久，他们走到一个笼罩在阴影中的包厢里去了。

“认识他们吗？”我问。

她不回答。我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

“我怕您不会喜欢英国。”我说，“它严肃的风格与你们美国痛苦的烙印，毫无共同之处。”

她又一次俯下身来，喁喁低语：“但是，我必须出走。”

“为什么？”我变得愈来愈不耐烦了。

“因为我实在吓坏啦！”

传来了一阵悦耳的叮咚乐声。我打开操纵盘，递给她一份儿煎河虾。我的那份儿鸡脯上洒了一种混合沙司，有杏仁、大豆和生姜，热气腾腾，味道鲜美；但是，煮热沙司的微波电炉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第一口就在肉里嘎吱咬到了一粒冰珠。这些娇惯的机器需要经常维修，这儿却缺少机械技工。

我放下叉子。“您害怕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问她。

她的面具没有从我的面前移开，这可是头一回。我一面等待，一面感到她虽然没有说话，却愈来愈害怕了。窗外天似穹窿，夜色迷濛，一个个小小的朦胧黑影聚作一团，汇拢在纽约的放射性瘟疫流行地带，渗入紫色夜幕的边缘。我感到内心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同情心的冲动，一种要保护坐在对面的姑娘的愿望。这一温情脉脉的感受与我刚才在汽车中荡起的神魂颠倒的恋情，融汇交织，打成一片。

“一切。”她终于说话了。

我点点头，抚摸了一下她的手。

“我害怕月亮。”她开始说，音调冷谈，又犹如梦幻，就与刚才汽车里的话音一模一样。“您看见了月亮，就一定会联想到导弹。”

“可是，照耀英国的月亮，不也是一模一样的吗？”我提醒她。

“啊，月亮不再属于英国了，它是属于我们和俄国的。你们再也管不了这么多啦。噢，对了，”她边说边翘了翘面具。“我害怕汽车、流氓、孤独、还有印弗诺。我害怕那种想叫人面孔裸露的色欲，还有，”——她突然沉默了片刻——“我害怕角力的演员。”

“嗯？”过了一会儿，我才柔声细气地鼓励她说下去。

她的面具伸近前来。“您了解角力演员吗？”她的话说得很快。“我指的是那些与女人摔跤的演员。您知道，他们常常会输给女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找一个姑娘来排遣失意之情。一个温和柔弱、吓得魂不附体的姑娘。他们需要这样的姑娘来维持自己的男性感。其他男人不希望他们得到姑娘，只想让他们与女人角斗，成为英雄。但是，他们却必须得到一个姑娘。这，对于那个姑娘来说，是件极为恐怖的事儿。”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指，仿佛要把勇气传染给她——假如我还存在任何一点儿勇气的话。“我想，我可以把您带到英国去。”我说。

几片阴影爬上了桌面，滞留不去。我抬起头来，看见了刚才在酒吧底角见过的那三个人。他们也就是我在大轿车里看见的那三位老兄。他们身穿黑色的厚运动衫和黑色的紧身裤。他们的面孔就像瘾君子一样毫无表情。其中两个人在我的周围站定，另外一个则逼近我的姑娘。

“滚开，小赤佬！”——他们这么教训我。我又听到另一个人对姑娘说：“小阿妹，咱们来摔一跤。怎么个摔法？柔道，八卦拳，还是决斗？”

我站了起来。这种场合，一个英国人准要吃眼前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狐狸模样的人几步滑上前来，活像一个芭蕾明星。那三个人突然变得羞惭无比。他们的这种反应，使我大为惊讶。

他朝他们谈谈一笑。“你们想凭着这点儿小滑头，夺走我的乖乖吗？做梦！”他说。

“哲克，别误会。”其中一个辩解说。

“只要你们真想抢走她，我就不免会‘误会’。”他说。“她告诉过我：下午，你们就试着这么干过一回啦！你们这么干，是绝对不会讨得我的欢心的！滚开！”

他们朝门那边退去，窘相十足。“咱们离开这儿吧。”其中一个人大声地说。“我认识一个专门裸体拼刀子的游乐场所。”

小哲克哈哈大笑，声音犹如音乐一般。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儿坐到了我的伴侣身边的椅子上。她微微朝后一缩，躲开了他。我收回脚步，朝前俯下身去。

“哪位是你的朋友，乖乖？”他连瞧也不瞧她一眼，就开口问。

她略略做了个手势，要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告诉哲克，我正是她的“朋友。”

“英国人。”他看出了这一点。“她刚才请您帮忙，要离开我们的国家，是吗？还有护照，对吗？”他愉快地笑了。“她想要转身逃走，对吗，乖乖？”他伸出小手，捏住她的手腕。他的手指微微捏紧，筋肉隆起，似乎准备握紧拳头，扭断她的手腕。

“喂，”我不客气地说。“我很感谢您整治了那群恶棍，但是……”

“别这么去想。”他对我说。“他们不驾驶轿车的时候，是毫无危险的。一个受过训练的１４岁的少女，就能够把他们中的随便哪一个打成瘸子。嗯，甚至西达也能打败他们，只要她受过那种训练。”他朝她转过身来，伸出原来捏住她手腕的那只手去抚弄她的头发。他抚摸她的头发，任凭一缕缕秀发慢慢地从指缝间垂下来。“乖乖，你知道我今儿晚上角力斗输了，是吗？”他温柔地说。

我站起来。“走吧！”我对她说。“咱们走吧！”

她却坐在原地不动。我甚至说不上来，她到底是不是正在哆嗦发抖。我竭力想透过面具，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些许暗示。

“我会带您走的。”我对她说。“我能够办到，真能够办到。”

他朝我微微一笑。“她愿意跟您走。”他说。“对吗，乖乖？”

“您到底愿不愿意？”我对她说。她却仍然坐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的手指慢慢地把她的头发打成一个一个发结。

“听着，你这个浑蛋！”我声色俱厉地说。“把你的手从她的身上收回去！”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似乎像一条蛇。我不是一个技击家，但也深知自己心里越是恐惧，打起人来就越是拳头沉重，一击而中。这时候，我感到有人猛抽了我一个耳光，脸颊上顿时出现四个疼痛不已的伤口。我伸出手来捂住脸，摸到了脸上的四个伤口，这是她用剑一样尖利的指甲套划成的，热乎乎的鲜血往外直流。

她连瞧也不瞧我一眼，却朝小哲克弯下身去，把面具紧紧贴住他的面颊，低声哼哼：“来吧，来吧，别不高兴啦！过一会儿，你揍我一顿好了！”

我们周围人声喧嚣，但谁也不走近前来。我弯下腰去，一把撕去她脸上的假面具。

我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料到她的面孔竟是这副样子的。自然，她的脸色十分苍白，什么化妆品也没有涂。我想，戴上了假面具，也就无需再涂任何化妆品了吧！眉毛龌龊至极，嘴巴处处龟裂。至于说到总的印象，说到瞥见这张面孔的时候那种毛骨悚然、心惊肉跳的感觉，那么——

您曾经从潮湿的泥地上搬起过一块石头吗？您曾经看见过又粘又滑、白花花的蛆虫吗？

我低头瞧着她，她也抬头看看我。“哼，你被吓坏了，对吗？”我连讥带讽地说。“你害怕这一夜间演出的戏剧性事件吗？对，你害怕得要命！”

我径直大步走出，进入了紫色的夜幕中，仍然伸手捂住鲜血直流的面孔。没有人阻拦我，即使那几位角力的姑娘也没有拦我。此时此地，我真希望能够从衬衫上撕下一片胶卷，测试一下射线量，并且发现自己受到了过量放射线的照射。这么一来，我就能够提出请求：我要跨过赫德森河，直下新泽西，穿越原子弹爆炸留下的放射性地区，到达桑迪湾，等候那艘锈迹斑斑的轮船，载我远涉重洋，回到英格兰。

# 《未来水世界》作者：达戈

船行如飞，柔雅蹁跹；惠风和畅，我独受之。

——古水手之韵歌

很久很久以前，当我遇到了一个传奇人物——水手的时候，他连个名字也没有。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死神找不他的原因了，而且他也没有一个家。孑然一身的他，反而更坚强。你且不要害怕，他是个英雄，或许不是最伟大的，但他确实是的，一个英雄。在水世界里，他是最勇敢的……

一天，水手东行到了一处环礁。它突出于海面上，呈现锯齿状，像是一头飘在垃圾山上的长毛象似的，在午后璀璨的阳光照耀下，金光隐隐。壁垒分明的环形城市——加上它惯有的了望台和中央湖——藏在一具具报废的船壳里。建城的材料从金属片、木头、塑胶到帆布都有，有什么就用什么。类似这样不值得一提的小城市，其人口也少得可怜。

他的船靠近了双扇大门。

三桅船的船帆缓缓转动着，滑进双扇闸门前一处凹陷的地带。水手举起一面绿色的贸易旗。闸门前站着守门的大胡子，一个被称为“大执法”的官员站在大胡子身边。水手说：“我可以进来吗？”

“流浪客，绿洲里的商人已经够多了。”

原来这个环礁的名字叫做“绿洲”。

水手拉起皮口袋，从里面那只沉重的罐子上除下盖子。他把一双手伸进去，挖起一把无价之宝，再任凭它们由指缝漏回罐子里。午后的轻风把它们的香气散布在空气里，直钻进那大胡子和那耀武扬威的大执法的鼻孔，他们掩不住脸上的笑意。

“泥土。”守门人轻叹一声。

“替他把门打开。”大执法喃喃说道，水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最美味的鱼类、搽了香水的艳丽女人——能够比得上古代陆地的气味。

水手的三桅船轻快地来到一艘重瓦覆盖、外形像是库房的屋形船旁边，在任何一座环礁城市里都有这么一处阴森可怖的地方。

交易站的后半部，是一个旅馆，由一位美若天仙的女老板海伦来管理。她一对大而清亮的眸子和她可爱的发丝一样都是深色的，发丝结成长辫，垂在雕琢精美、富於性感的脸庞后面。柔滑的粉颈上，戴着串珍珠项链，贴身的网状衣衫罩在她苗条的身躯上。

她靠什么活下去呢？

她的信仰存在于一种古老的神活之上，是一则关于一个名叫“干燥陆地”的神话。这个信仰——以及一个她养大的非常特别的孤儿，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让她相信明天会更好。

“来一杯。”一个粗哑的声音说。

海伦抬起头来，看见一对寒光闪闪的蓝色眼睛。这是一个筋肉结实，穿着鲨鱼皮服装的商人，金发及肩。要不是他的眼神有些凶残，应该是相当英俊的一张脸孔。他是个日耳曼人。

“第二级的。”日耳曼人说。“绿洲”上的水分四级。

他掏出硬币，对她露出色迷迷的笑容，从她手上拿走了杯子，走到一张桌子那里。有个穿着破烂、头上无毛的可怜失水病人在等候他。

“首先，”日耳曼人说，“你告诉我。”

“是那孩子。”老人低浯道。

“什么孩子。”

“是这样的……”老人的眼睛张开了。虽然他老眼昏花，却精光闪闪。“她来自干燥陆地。”

日耳曼人嗤之以鼻。“干燥陆地是个神话。”

“也许。但这孩子，她身上有记号……刺青，黑墨水印的……在她背上。我看见过！”

“有些奴隶商人在女人身上烙上这样的记号。”日耳曼人说着，耸了耸肩。

“那不是奴隶的印记，就像地图一样……某些人监视着那孩子。懂了吗？他们也听到了地图的传说。”

“所谓‘某些人’指的是谁？”

“你也知道啊，是火烟族。”

“火烟族，确定吗？”

老人严肃地点了点头。

日耳曼人温和地笑了，他把玻璃杯推到那老人面前。老头子贪婪地把杯中的汁液吞下喉头，这时候另一个商人走到了柜台前。

他是那种粗犷之中带有帅气的类型，不错，但引起她兴趣的，不在于他是个异性。她是对他带到绿洲的那些泥土感到好奇，而且那和干燥陆地的承诺有关，在她心目中，意义重大……

她用纯生意的口吻问他：“有什么要效劳的吗？”

“你有多少水的存货？”

“六瓶各种等级的。”

“我要上好的，”他丢了一块钱在柜台上，“纯的。”

她拿了一个瓶子，倒了一大杯清水。

水手把杯子举起，凑近鼻孔，闻它的气味，然后，轻啜了一口。接着，他咕嘟咕嘟地把一杯水吞下肚去，仿佛一整个礼拜都没喝到水似的。

“英国佬，味道怎么样啊？”日耳曼人问他。

水手将空杯递给海伦，说：“再来一杯。”

日耳曼人碰了碰她的手腕，说：“两杯，甜心。我相信这么有钱的人不会在乎请人喝一杯的。”

她抽开了手，皱眉瞪着日耳曼人。

水手静静地说了一声：“只要一杯。”

日耳曼人先是呆呆地瞪着水手，然后露出不怀好意的笑。“泥土人，你在海上飘流多久了？”

“十五个月。”

日耳曼人大吃一惊。“十五个月？圣灵啊！你没开玩笑吧？”日耳曼人笑得乐不可支，猛摇着他的头。突然间，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两眼眯成了一条直线，表情冻结了。

一个孩子从柜台后面的贮藏室里走出来，她一定不到七岁。她的皮肤的颜色比女老板深——这女人不像孩子的妈，虽然她们都够美了。她身上的皮制网状衣和女人的也很像，只是孩子穿的是中空款式，还有她那一头鬈发，看来和绿洲居民有天壤之别。水手认为这孩子可能是那不勒斯人。

女孩弯下身子，衣服向下滑了些，露出背上的一些什么……是胎记吗？不是，水手知道那是刺青……一个深色的圆圈，一座锯齿状的山峰，一支箭，还有圆圈里外看来像是东方文字的字母……

“艾诺拉。”女老板叫了一声。

水手离开旅馆走近他的船只。那个绿洲“最大牌的”末世王——迎上前来，两手抱在胸前，一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先生，绐你一个建议。”末世王开口说。

长老们分列两旁，好像帘幕开启了，一个女人——其实是个女孩，至多不过十来岁的年纪——站在那里。身上若隐若现的编织衣衫，无法掩盖她圆柔的身材。

“据说你在海上十五个月了……”

“容我好奇地问一句……我该做什么……”

“我们只要你的种子。”

水手瞄了那个女孩一眼，她羞怯地笑着。

他从他们身边挤过去，快要接近船只时，他听见那些长老在他背后窃窃私语：没有人在海上飘流了十五个月以后，还会拒绝女人的。也许他是火烟族的奸细，他藏着什么东西吗？就在他要上船的时候，一支强有力的手从后面抓住了他的肩胛。是那大胡子的守门人。“你不可以在长老们下令之前离开。”

水手突然用力把头往后一仰，撞到了守门人的脸，碰坏了他的鼻子。大胡子鲜血直流，嚎叫不迭。

然而，三个男人在长老们的一声令下后，一起来追他，把他拖回了码头。刹那间，棍棒和拳头齐挥，还有手指掐住了他的喉头。水手的贝壳耳环从耳垂上被扯了下来，盖住颈部的长发掉落以后，暴露了隐藏在他耳后的秘密。

一个鱼鳃般的东西。

末世王高叫着：“变种！”那是一种警戒的口吻。

突然水手猛地潜入深沉、清澈、冰凉的中央湖，他企图从闸门下方游出去，直到有人救他上岸……

但是，一张大得足以把他的三桅船收纳其中的网，也投到水里来了。他转了个身，想沉入更深的水中，然而为时已迟。大网把他罩住了，人们在收网，拉得很紧。他透过网眼，看见一群暴民，个个脸孔愤怒、惊惧……其中只有一张同情的脸孔：是那个女人海伦。她替他担心……

在风车塔楼顶层的工作室里，一个白胡子，背部稍微佝偻的老人，正用自己发明的望远镜望着苍穹。

他的名字叫“教皇”。他透过目镜，展望天空。水世界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答案就在那遥不可及的地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那孩子的背部。

这时，她正坐在窗边的一张桌子旁，做她最喜欢的活动——画图。

教皇认得出她画的东西——他曾在别人的杂志上看过。他也知道，尽管孩子的笔触再幼稚，她画的正是陆地生活的片段——

难道这些是出自一个孩子的想象吗？

同样，在初升太阳的金光中，还有个人也透过望远镜，仔细欣赏着令人叹为观止的锯齿状环礁。

他是个长相颇为好看的男人，头型像完整的水煮蛋，长满了浓密的发丝，皮肤晒成棕中带红的颜色，像是一个开始变坏的苹果。个子虽然不高的他，膂力倒是很强健。他的笑容爽朗，令人目眩神迷。明亮的眼睛充满了野性。他名叫祭司。

他把自己视为战斗王子。他的头上，用荆索系了一个十字架。他晓得在陆地时代，它是一种宗教的器物。

因为祭司时常宣扬人类必有在陆地上走动的一天，所以干燥陆地并非神话。他会找到它的。即使需要杀光水世界的每一个生灵。

水手被打得鲜血直流。他被关在一个大铁笼里。丢在小码头上。那笼子人得能够让他站起身来——也只有这样的高度而已——却又小得让他躺不下去，除非他把身体蜷缩起来。他试过那根铁栓，发现自己是逃不出去的。水手面对着前方散开成为半圆形排列的审判委员们。一阵轻风，吹得他们的海草长袍飘飘然。那个叫做末世王的长老，举起双手，做了个宛如祈福的手势。

“这名……‘变种’……确实对绿洲和水世界本身构成了威胁。所以他被处以轮回之刑……”

一个穿着很像守门人制服那种袍服的人，开始操作一组滑轮。水手听到齿轮磨擦的声音，他的笼子摇晃着。他们在他笼子下面塞了一块圆木，把他拉到那可以用做墓地的平底船上。

“骨骼归于浆果，血脉归于藤蔓，筋肉归于群树，血液归于海水……”

他们把他的笼子用滑轮放下了。

他，连同笼子，被丢进了一个肮脏的池子……

了望台上一个了望员，透过了望远镜保持警戒。日复一日，双目所及，只是大海。

但此刻那儿出现了些什么，缕缕卷曲状的黑烟，好像从海上升起。

“火烟族！”了望员失声大叫。

从远处海面上，往这浮动的环礁城逼进的，是祭司手下由火烟族构成的武装部队，他们飞快地掠过海水表面。

他们的斥候机是一架水上飞机，后面跟着一连串的水翼船、轻舟、快艇和喷射水橇。这些人手上抱着上了刺刀的机关枪，否则就拿着链锯，体积更大些的快艇上还配了一个炮手。其他人则散布在船边，好像急欲跳进水里，投入战斗之中的模样。每人都紧握住外观笨重，却具有致命杀伤力的武器。

死亡——腐臭、胶滞的死亡包围了水手。他早就知道他的死可能是暴力的，这就是水世界的通性。然而，一个人，或者说，不管他是什么东西吧——一个长了蹼指和鱼鳃的人，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竟然是在这种烂泥塘里“溺死”……

……他看到一张甜美的脸庞。

是旅馆女主人！她用一块塑胶板搭在池塘上，蹲在那儿，两道弯弯的眉，嘴角笑意若隐若现。

她拿起身边的一根横木递给他。就在泥浆要把他连同笼子整个吞没时，他拿到了横木。

这时，火烟族向“绿洲”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浪头愈来愈高了，但三桅船仍流畅地前行——纵然它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水手转脸去看那名叫海伦的女人，她紧张兮兮地坐在断掉的缆绳旁。她身边主桅顶端的桅帆，在她头顶啪哒作响。他转而望那孩子。孩子静静地坐在船尾，她完美的小脸蛋上，表情空洞。只流露出害怕和惊惧。她没有意识似地拿了炭笔在船壳上画出了爆炸、肉搏战，以及各种暴力的景象，那本来都是孩子的世界所不曾经历过的。他替她感到难过。

祭司站在补给船的甲板上，咆哮道：“那是什么船？”

一艘三桅船从他眼前经过，从环礁远扬，宛如踏上快乐的航程。

祭司“啪”的一个巴掌，对旗童吼道：“呆子！赶快向‘地狱之火’炮艇打旗语！叫他们把那条船炸掉！”

三桅船在有如雨点般的炮火以及烟雾的重重包围中，穿行而去。

在地平线的衬托下，绿洲环礁在遭受炮火猛攻之际，被切割成截然不同于往昔的形状。缕缕飘入天空的黑烟，好像匍匐而行的炭蛇。

祭司从巡逻艇上跌到码头上，一条浸满血渍的绷带缠住了他的头部，横过了他的左眼。

“我找到了这个。”日耳曼人举起了一个用网子包住的罐子。祭司迫不及待地打开罐子，把手伸进其中的泥土里。多么富足啊，他抽出手，按在自己脸上，泥土的气味使他几乎晕眩。

“我们愈来愈有希望了，”祭司说，“女孩呢？”

日耳曼人摇着头说：“不在这儿，也许逃走了。”

祭司在空中挥拳。

“我们就是为了她而来的！”他开始踱步，两只靴子把石板地敲得直响，“我们这次可不是模拟作战。损失了这么多机器和汽油，以及作战人员，为的并不是在这个穷地方捞几袋饮用水和几棵该死的果树！”

“有几个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的人。”日耳曼人试探地建议。

“押上来！我亲自审问他们……”

一个被吓得噤若寒蝉的长老，全身溅满了鲜血，曲意承欢地望着用枪管指着他额头的祭司。

“我见过女孩。”长老沙哑而微弱地说。

“在哪儿？”

“我不确定……烟雾太浓了……但她是跟海伦——那抚养她的女人——在一起……”

祭司皱眉道：“你在说些什么鬼话？”

“我说那刺青的女孩！她和海伦上了一条船！”

“什么船？”

“那艘三桅船。”

祭司的脸孔因愤怒而涨红了。

“船主是谁？”

“一个变种人。”长老说。

祭司皱着眉，大惑不解。“变种？这是什么话？”

长老费尽一切力量，只为求生。“他耳后长了鱼鳃……他并不是真正的人类。”

破破烂烂的三桅船，顺着来自西南方的风势，跌跌撞撞地向前航行。

此刻，水手凝视着海伦，让她顿感不安。他问她：“她背上到底是什么记号？”

“不算什么。”她说。

“一定有什么涵意，”水手说，“那不是胎记，是有人做上去的。”

她垂下眼皮，然后又抬眼看他，看他是否还在凝视她。“你……你对我感到很好奇，是吗？”

“这个嘛……你和她看来很不像，除非说她像她的爸爸。”

“我不是她妈妈。”

“看你对她的照顾，倒是很像。”

“大概六年以前，”她神色平静地说，“有个篮子飘到了绿洲，里面有个……婴儿……是个小女孩……”

“就是艾诺拉了。”他说。

水手确定女人已经睡着了，然后他就到船尾的舱房去。这是孩子睡觉的地方，孩子蜷着小小的身子，发出微微的鼾声。

他从壁间秘密的隔室里，拿出他生平最喜爱的珍藏物——一些叫做“国家地理杂志”的书籍所合订起来的刊物。他开始看那三页近乎神圣的杂志册页，他并不完全明白，却觉得很有意思。它们的标题分别是：《地球温度日益升高的事实》、《热带雨林的死亡》、《环境污染的恶性循》（以上三者的刊载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另外还有《微尘是我们的朋友》、《最好的高速公路》、《太空探秘》……

舱房外面，雷声隆隆，大雨要来临了。他必须赶快收拾好他珍爱的杂志，去把船上的容器找齐，以聚集雨水。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海伦在他旁边。

“干燥陆地……你知道它在哪儿。”

他点了点头，说：“你是个傻瓜，竟会相信一些你从来不曾见过的事物。”

她的眼睛亮闪闪的，笑容纯真如赤子。“不过，我真的见过了。我还碰触过了。”她一双手伸向天空，随后捏成了一个颤巍巍的拳头。“我曾用这双手握过那儿的土，还尝过它的味道。它的土质比你带到绿洲去卖的那些泥土要肥沃得多，色泽也深得多。”

他坐直了身子，大感兴趣。“在哪里？”

若隐若现的笑意浮现在她的脸庞，她准备把她的秘密说出来。“在那个篮子里。”她说。

“篮子？”

“在我们发现艾诺拉的篮子里。”

可怜的女人，她竟把她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了。

“世上没有什么干燥陆地。”他轻轻地、几乎是温柔地说。

她的语气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游移着。“你的……这些东西，是水世界的人从没有看过的……像你头发上的贝壳……要不是来自干燥陆地，那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你想要看看干燥陆地？”他大笑着，笑声中毫无一丝幽默的意味，“你真的要看吗？”

她的眼神几乎要疯狂了。“当然！你认为——”

“那么我就让你看！”

船尾部分，有一套半浮出水面的钟形铁丝笼的打捞装置。水手走到水里，把一些铅锤接在上面，并替它加上一个大型的有如水母般的薄膜装置，用一根管子接在一个瓦罐上。

她帮着他把铁丝做的笼子搬到海水里，孩子在一旁瞪大了眼睛。三桅船已回复为拖船的形式了。水手又回到后方甲板的下面，带了一把管子出来。

“这些是什么？”她问。

“火炬。”

她听不懂。直到他把它们一个个点燃了，投入水中。她心想：这有什么用？海水自然会把火焰熄灭的。

现在他下水去了，潜水装置已经完成。他朝上面对着她大叫：“进去！”

用她的大眼睛目睹这一切的艾诺拉，用哀求的口吻对海伦说：“我也要去。”

海伦朝下面对他大声说：“带着孩子可以吗？”

“里面的空气只够一个人用，”他回答她，“现在立刻下水！”

她很快地看了孩子一眼，很抱歉的样子。然后，满怀期待的她，几乎是全身颤栗着“啪”的一下落入水中。水手就跟在她旁边，载浮载沉。

海水很冷，却令人精神一振。

“进入铁笼中！”水手说。

她潜到下方，再往上升，到了铁笼里面，找到了空气浮囊的开口，里面有可供呼吸的空气。

她看见他就在外面，不需要空气，除了耳后的鳃瓣以外，并不要任何呼吸装置。他在水中游的时候，神情颇为优游自得。他问她一声：“准备好了吗？”

她点点头，向他比了个拇指朝上的手势。

现在整个的潜水设备在铅锤的帮助下，没入了海底。不断地下沉……下沉……不久之后，那些火炬也跟了过来，人工气息浓厚的玫瑰色光线，投射在一座了望台似的屋顶上，犹如破晓时分的景色，看得她目瞪口呆。这是一座数世纪之前的古城，象征着一个文化的里程碑，如今已被海水吞噬了。

被空气囊包围住的海伦，正处于所谓“摩天大厦”的屋顶上，只不过这些大厦不再高耸擎天，而是成了海洋中一根根形如手指的方形巨石。下面远处，繁荣的都市景观看得她眼花缭乱了。

就在这时候，水手把她的潜水铁笼拖离了屋顶。

他们缓缓下沉，经过了无数的窗口……

铁笼终于沉在城市的底部——也就是“街道”的层次——在火炬的照耀下，突出了最不可思议的景观：一座被标示为“国家第一银行”的大楼前，海草在水中招展，海鳗在一辆叫做“市公车”的车辆的车窗里游进游出——杂志把这种车辆称为“汽车”或“机动车”——它的外壳已经生锈了。在一家从前必是商店的橱窗里，有个像是雕像的女人，她的身子赤裸但光滑，戴了一条玻璃石的亮晶晶的项链，最后，到处都看得见铅制的长盒子，在水波里摇晃着……是棺材吗？

在这悲凄有如神话般的水世界，水手进来了。他从海底挖起了一些烂泥，放在合在一起的双掌中，展示给她看……这就是他的泥土。

水手协助海伦上了船尾，打捞的铁笼在水面飘荡。可是，船上没有孩子。

这时他又看见火烟族的船队冲着他们来了，周围都是锈迹斑斑的机动船。她也看见他们了，把他的手臂抓得很紧。

“你能设法使我们逃脱吗？”她低声问他。

甲板下面传出一个响亮又颇具威严的声音，一个火烟族——领袖阶级的独眼秃头——穿着破破烂烂的战斗装，露出狂人才有的那种笑容，从舱房里走出来。

“无路可逃！”火烟族的领袖，笑容极尽可怖。

火烟族领袖的身后，又钻出了另外两个火烟族，一个是来自环礁的金发酷哥，同时也是火烟族的奸细。日耳曼人。

火烟族的领袖——体型上无足夸人之处，却有着慑人的威势——点燃了一根烟棒。他的光头被阳光烤红了。他走近水手和海伦，不胜傲慢之状。

“我们先作一般性的自我介绍，”他说，“我是祭司。”这是一个水手再熟悉不过的称呼。在水世界，这是一个响叮当的名字，也使大多数人感到害怕。

“也许你从前看过我，”祭司说，“只是一时想不起我的脸孔。”他除下眼罩，露出左眼那儿可怕的黑洞。他把脸孔凑到水手面前，像一个痴呆症患者般的看着他。

祭司退了回来，戴好眼罩：“我猜她就在这附近。”

水手知道他说的是谁，这些海盗显然是冲着孩子来的。女人在发抖。

火烟族领袖伸出两只手掌，水手懂得那是一种致命的祭仪：日耳曼人和火烟族的卫士，两人手里各握了一把手枪。

祭司站在水手和女人中间，笑得连两颊都快要裂开了。他举起两臂，于是一把手枪的枪口抵住了水手的额头，另一把手枪则抵住了海伦的额头。

“这就是我们进行游戏的方式，”祭司很满意地说，“现在，谁先告诉我孩子在哪里的人，可以活下去。想逃跑的……当然，这场游戏里，谁也逃不了。”

水手越过祭司的枪管，把视线投注在海伦的身上，她也瞪着他。在默默无言的凝视中，他俩产生了一种新的联系。其力量之强，犹且超过了未出口的话语。

或许祭司也感觉到了，也许是他早就料到不可能从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得到答案。

祭司好像饱受挫折似的环视着三桅船，若有所思。“好吧，”他举起一把枪来，“如果你们不肯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我就只好动手把两个都宰了。”

他对准空中开了两枪。

水手皱着眉头，他知道后果了。

孩子跌跌撞撞地从她藏身的小舱房里爬了出来，口中喊叫着：“不！不！”

当她看见水手和海伦还活着的时候，惊恐的表情变为喜悦，但又突然神色凝重起来。

“噢，孩子们就是这么容易上当，”祭司说，“不过，说良心话，我就是真的很爱天真无邪的孩子。”

说时迟，那时快，水手把一根绳圈套住了看管他的卫士的脖子，脚上踢动了一根杆子，加上对等的重量……那个火烟族卫兵一下子往上弹了出去，弹到了主桅顶上，被一个放错了位置的绞刑架绞死了。

水手一把抓住海伦的手腕，托着她往船舷跑，从船边投入水中。日耳曼人的枪弹跟着射击在水面。

最后，火烟族烧毁了三桅船，挟着胜利的余威远去了。

水手和海伦爬上废船，没有了女孩的踪影。他们利用船上剩余的材料，做好了一个筏子。

“海伦……”一个呼叫的声音在水面回荡。

难道她在做梦吗？

她睁开了眼睛，看到的是水手迷惑的眼光。

“是你在……”

他的目光在海面搜寻，却一无所获。是谁在呼叫呢？伟大的造物主，抑或海神？

“不，不……看这里！”

在他们的右上方，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突然闯入了他们的视线。是一只气球载着的香烟形飞行器。坐在座椅上，控制飞行器的人……正是老教皇。

海伦高兴地雀跃不已：“教皇！”

“你们的船烧毁了……要不是看到了黑烟，就找不到你了。和你在一起的人是谁？”

水手也踮着脚，往上抓紧了翱翔于空中的访客。

“哇！是那个长鳞的变种人！”一面操纵着飞行器的教皇，白胡子似因兴奋之故而显得更亮了。

他们很快地就爬进了飞行器的座椅，原来这是针对海伦和艾诺拉而设计的。

这时候，这心不在焉的飞行器发明人才问道：“噢——孩子呢？艾诺拉在哪里？”

“被火烟族带走了。”海伦沮丧地说。

“我应该留在筏子上。”水手说。

水手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他低语着：“艾诺拉，我来了，我来找你来了。”

艳红的晨光消逝之后，晨雾弥漫着。远处开始传来了一些声音，还出现了一些朦胧的人影。他驾着喷射水橇，朝那个方向驶去。

不久，它出现了。它耸峙在晨雾之中，犹如一个巨大的海怪！天杀的！这是什么玩意儿？

一艘船！

海神哪！这是他——或者说，是水世界的任何人——生平所仅见的最大的船“迪司”号——这艘从古代留下来的大船，昂然翘首，像个锈迹斑驳的妖怪，横亘在他头部上方。

他熄灭了引擎，跳下水橇，进入水中，靠近船底。他开始踩着船身上一个个因为生锈而形成的洞孔，当做攀登的阶梯。

他孤身一人，在甲板上、船舱里与火烟族展开了一番浴血苦战，火烟族死的死，伤的伤，“迪司”号上什么也没有留下，只留下了战斗的标的——小女孩。

艾诺拉在黑漆漆的、浓烟四起的走道迷宫中寻找通路。待她转过一个拐角的时候，刚好撞进祭司的怀抱里。现在，火烟族的领袖正拖着她走回船桥。

“看见那个了吗？”他指着甲板上的飞机说。甲板上还有好多火烟族在惊慌中四处乱窜，跳下船去，躲避漫天的烈焰。“那就是你的救星。”

水手跌跌撞撞地上了船桥，看到祭司粗暴地把艾诺拉塞在飞机后面机枪手的位置上。他已钻进了驾驶舱，把引擎发动了。

但是，该死的！飞机宛若在百万里之遥。水手如何能够赶到甲板的那一端，加以阻止呢？他抓起一根很粗的绳子，绑在鱼枪尾端，然后架好鱼枪。他正要瞄准目标发射的时候，听到后面有人说：“泥土人，你当时该买一杯水请我喝的！”

水手转过身去，看见了他——那个日耳曼人，长长的金发滴着鲜血，脸上红肿瘀青，眼露凶光，但他的笑仍流露出一贯自满自大的意味。他握着一把手枪。

水手眯着眼睛，发射了轻易可以宰杀一头鲸鱼的武器。鱼枪射穿了日耳曼人的手部，再射入他的胸膛。

但是，这时甲板上的水上飞机要起飞了。水手的眼睛凝聚在甲板靠近船头的地方。用什么好呢？他稍一思索之余，露出了笑容。

他射出鱼枪，鱼枪后面系着绳子，插在距离船首数码的甲板上，很接近水上飞机起飞用的斜板。这时，飞机已快要滑出跑道，登上斜板了，鱼枪连同绳子却赶在它的前面。水手拉紧了绳子，绑在船桥的栏杆上。又从工具箱里找出一根铁棒，觉得蛮合用的。他翻越栏杆，把铁棒架在绳子上，两手各执铁棒的一端。然后，他顺着绳子往下滑，掠过了甲板，尽可能地和飞机较量速度。飞机翘首尾部，正要起飞。

在驾驶舱里操纵飞机的祭司，一见到水手，忍不住恶言诅咒。即将登临起飞斜板的飞机，速度愈来愈快……愈来愈快了。但接着，它的速度迟缓下来，像是轮子陷入泥沼似的。仍然在利用绳索下降的水手咧着嘴笑了，燃烧中的甲板把飞机的橡胶轮融化了！

已滑到飞机尖端的水手，把双手一放，落在甲板上。他从甲板上拿起方才在船桥上就瞄见的尾钩缆索，很快地把它套在一个支柱上。那沉重的铁索在他手中，轻若鸿毛。他把铁索拉紧，飞机的着陆装置被铁索打了个正着，两个轮子被打掉了，发出金属磨擦的厉声嘶叫，飞机以腹部着地的方式滑上了起飞斜板……然后，飞机头下尾上地栽倒于斜板之外，撞上了船头，它歪向一侧，折损了一翼，永远飞不起来了。

水手本来蹲在支柱后面，现在冲出来了。那孩子瞪着圆圆的大眼睛，可爱的脸庞虽瘀伤遍布，却绽开了粲然的笑容。他把她轻轻放在甲板上。

“如果我不能夺得干燥陆地，”是祭司在说，“你认为我会让某个什么会走路的鲶鱼拥有它吗？”

这个火烟族领袖一手执枪，瞄准了水手和被水手紧紧牵着的孩子。他的衣服已被烧得更破烂了，脸上血痕遍布。刚从飞机遗骸中钻出来的祭司，对准了他的目标。“朋友，我们同归于尽，”祭司说，“就这么说定了，你得为我的族类陪葬。”

这时，突然有个里面塞了油料破布的瓶子从天而降，不偏不倚落在祭司脚下爆炸了，把祭司摔得四脚朝天。水手惊讶之余，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和孩子仰望天空，看看是什么神祗为他们送来了这份礼物。

上空飘浮着的，是老教皇那可爱的气球！

气球已换上了战斗装备，它的篮子部分有铁板作为防护，有着三张熟悉又亲切的脸庞，分别是老教皇、海伦和大执法。

“艾诺拉！”海伦从气球旁边投了一根绳子下来。

水手抓住了摇摆不定的绳子。“艾诺拉！”

孩子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腰。

原本脚下已经站立不稳的祭司，急忙缠住艾诺拉的大腿不放。他们三个人仍旧结合为一体。

“我要把你两叶小小的肺部挖出来。”祭司向她吼叫。

“你太饶舌了。”她也大声回应他，接着便把身体向后一缩，用另一只行动自如的脚，踢中了祭司的左眼眶——也就是他那一只坏掉的，用眼镜遮掩起来的眼睛。镜片碎了，祭司哀嚎不迭。

他的躯体离开了甲板，“啪”的一声落水了。

水手开始攀绳，艾诺拉紧抱着他的腰。

水手在海伦的援助下，总算带着艾诺拉爬进了装甲篮中，得到了安全的庇护。

除了遭受坠机之痛以外，还历经数次爆炸，以及在海水里被浸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祭司竟然还是大难不死。他从象征他权威的大船旁边游开，等他确定自己已经安全了的时候，他就开始涉水而行。

“天杀的，”他喃喃自语道，“我不剁了他的头，搞他一个屁滚尿流，我就不是人！”

一辆机动车呼啸而来，水花飞溅在他身上。一个乘着喷射水橇的火烟族停在他身旁。

“阁下的专用船只！”忠心的火烟族大声报告。

“谢谢你了！”祭司跨上后座，问道，“载着两个人，汽油的消耗量比较大，是吗？”

“不错，阁下！”

祭司从那人的腰带上拔出手枪，对准他的后脑就是一枪。“和我所料想的一样，”祭司说着，动手将他的尸体推落水中，“不过，毕竟要谢谢你载我。”

有个黑影从他上方飘过来，他抬头一看，是那该死的气球，他把枪口转而对空射击。

“不用担心，”教皇说，“我们不至于受伤的。”

就在这时候，连发的子弹击断了一根绳子，致使气球失去了平衡，篮子也忽然倾斜到一边，把孩子摔出去了。

“不！不！”海伦大叫着伸出手去想抓住孩子，水手也是一样，但已经太迟了。

艾诺拉无助地往下坠，眼睛圆睁着，没有叫一声，就落进水里。海水连个水花都没出现，好像只是冒了个水泡就把她吞没了。

祭司，跨在喷射水橇上，龇牙咧嘴地望着天空，并以胜利者的姿势挥动着手枪。

他耐心等候着，看着孩子会不会浮出水面——她真的浮出来了，一边吐着气，一边在划水。

他发动了引擎，召唤他的喷射水橇的部队来，虽然他的部队人数锐减了，但还是有三个分别从沉船的不同方位冒出来，形成一个三角队形迎向他。

祭司从喷射水橇上的一个袋子里抽出一把刀来，向空划了一下，并哈哈大笑。他要用这把刀割下她的头，带着她尸身上的地图跟他走。

于是，那三人部队和他们荣耀的主子，分别从四个方向包围了那小小的，在水中浮沉不定的目标物。

在上空的水手，把修理气球的重责交给大执法，他正尽力使飘浮的篮子不要裂开。老教皇正尽量安慰几近于歇斯底里的海伦。水手把断了的绳子很快地收回来，非常欣赏它的弹性和韧性——其实这不是普通的绳子，而是在水世界弥为珍贵的资源——橡胶。然后他弯下身子，将绳子的尾端绑缚在两个足踝上。

“你在做——”大执法想要搞清他的意图。

海伦心里很清楚他的打算。她微笑着，脸上的表情却极不自然。她点子点头，他也点了点头，两人之间颇有会心。他以水中世界无与伦比的优雅姿态，像天鹅一样地从篮中投身空中，橡皮绳在他身后，仿佛一条穷追不舍的鳗鱼。

娴熟地划着水的孩子，无比惊恐地瞪着向她包围过来的追兵。

水手大呼一声：“艾诺拉！”

只见他俯身将她两臂抓住，千钧一发之际，他还对祭司投下最后凌厉无比的一瞥。橡胶绳弹回去了，带着水手和他最珍贵的掳获物返回天际。

就在祭司和另外三名喷射水橇骑士会合之际，他的眼前出现了他生平最后一次的幻觉：自己的死亡。

一团团橘色、红色和蓝色的火球冲上了天……

海伦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快乐的泪水沿着她的面颊滚落。

然后他们一起看着下面那条大船的尾部没入水中，还发出“汩汩汩”的声音。转瞬间，祭司一度雄伟的大帝国，除了一些漂流的杂碎之外，什么也不剩了。

几天以后，当他们从云层里现身后，眼前展现着的是热带景色的海市蜃楼……

不，那是一个岛屿……不是环礁……是真的土地，干燥的土地。

干燥陆地！

# 《未能出生的人》作者：[巴西] 马塞洛·希普利托

方陵生译

很久以前，美国一个阴冷多雨的城市里，有一个巨大而阴暗的仓库，在这幢阴森森的建筑里，有一间与周围环境丝毫不相称的房间。

那是一间经过消毒处理的房间，四面墙壁粉刷得雪白，与周围发出陈腐霉味的仓库不同，房间里面的空气清新而纯净。地上拉着许多电线，结成一个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线网。这些电线将几台计算机和一台先进仪器连接在一起。所有这些都围绕着屋子中间的一个实验台，实验台上有一个密封的玻璃容器。玻璃容器里面漂浮着一些红色黏稠的液体，有个一动不动的东西浸在液体里面——一个死去的人类胎儿。

这是一个还不到四个月的胎儿，六个针管样的东西将它固定在玻璃容器的底部。几根连接线将胎儿的头部和躯干与心电图和脑电图仪器连接起来。

有两个人正在操作仪器。一位是６０多岁的韦斯博士，头发花白的科学家，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显得很有权威的样子。另一位是他的助手亚当， ２０出头的年轻人，长了个鹰钩鼻，梳了根马尾辫。

韦斯做了个手势，年轻的助手在主计算机上开始了他们的实验。

人工合成的兴奋刺激剂和荷尔蒙激素通过三根针管源源不断地注入胎儿体内，容器内的温度逐渐上升，直到达到人体标准体温３６．５摄氏度。另外三根针管则不断地向胎儿的神经系统发送轻微的交流电电击刺激……胎儿间歇地出现了一些生命活动的迹象。

复活了的胎儿开始慢慢移动它畸形的肢体，小小的脑袋转来转去，似乎努力在了解它周围的世界。

韦斯禁不住思绪联翩，他想！如果胎儿被复活成为一个成人，那将会揭示多少奇妙的濒死体验呢！“不！怎么又会这样！”助手一声大叫将他从白日梦中惊醒过来。

这位老科学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直认为这次实验一定会成功，新开发的软件将化学物质的输入和电击刺激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平衡状态。

随着实验的进行情况开始恶化，胎儿痛苦地扭动着，它的肌肉生长已超出正常人体比例，而生命迹象却渐渐消失。初具人形的胎儿又成为一个小小的红色肉球，在实验容器里“砰”地爆裂开了，鲜血、玻璃碎片以及胎儿的身体组织残余飞溅到房间各处。

亚当叹了口气，深感沮丧。他又得将房间重新清理一遍，准备下一次的实验。

韦斯博士知道，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的机会了。他得说服他的实验赞助人，尽管几个月的研究结果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认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实验的过程完全正确，之所以失败是计算机处理速度太慢，跟不上胚胎以毫秒计的极其复杂的变化而已。

他需要的是一台速度更快的计算机。

莉萨是一个２０岁的漂亮姑娘，她和父母一直住在城郊一幢舒适的住宅里。她在离家不远的一所大学上学，主攻心理学专业，离家近她就不用住校了。

如果不是因为乔舒亚的出现，也许她会一直这样平静地生活下去。乔舒亚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富家子弟，尽管他是莉萨腹中未出生孩子的父亲，但无论是对莉萨还是对她肚里的孩子，他都不想负任何责任。

莉萨知道自己一个人无法应付，她只得将这件事悄悄告诉了这个世界上她最信任的人——她的母亲。

尽管父亲也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但是却很固执，一个恪守宗教教义的老人。她的母亲比较讲究实际。她了解女儿的感受和需要，与其说她们是母女，倒不如说更像是姐妹。

莉萨向母亲坦承了一切，母亲又是气愤又是伤心。一开始，她并不支持女儿的决定，但莉萨坚持道，如果将孩子生下来，事情会变得更糟。莉萨知道，如果让父亲知道她未婚先孕，一定会受不了的，这样会毁了他们一家的。

莉萨的母亲在传统道德和女儿前途两者之间徘徊犹豫，最后还是决定支持女儿。一个慈爱的母亲，总是以女儿前途为重的。

莉萨的心情也十分矛盾，虽然她明白这是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也不无内疚和自责。在手术过程中，她甚至几度想反悔，但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已有三个月的胎儿从她的腹中被取了出来。

莉萨的负担被解除了，母亲陪伴她回家，对莉萨的父亲只说女儿患了感冒。此后莉萨一直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接连痛哭了几天。一切似乎都恢复了正常，但她的内心还在滴血，她不知道是否能够原谅自己。

莉萨登记入院时，曾被要求在几份文件上签字。在心神恍惚的情况下，她也没有好好看都是些什么内容，他们让她在哪签，她就在哪签。她全然不知，在这些文件中，其中有一份的内容是，授权医院将她取出的胎儿用于科学研究的目的。

取出的胎儿被送到了韦斯博士那里，这次被送来的胎儿共有５０个，它们的母亲都是１８岁到２０岁的健康女子。同时被送来的还有一台最先进的新机器，一台超级计算机。

韦斯成功地说服了他的赞助者，他知道，他事业中最为辉煌的一刻终于要到来了。

在消过毒的实验室里，实验就要开始了，他的助手亚当身穿消过毒的白大褂，随机挑中了其中一个胎儿，恰巧就是莉萨未能出生的孩子。

亚当将胎儿拿到那个高科技的实验容器边，将脑电图心电图之类仪器的连接线连到胎儿的头部和躯干上，然后小心地将胎儿放置在插有六根针管的容器底部，最后将容器密封好，打开开关，容器里立即注满了浓稠的红色液体。

“开始运行初始程序。”韦斯命令道，眼睛盯视着显示器屏幕。

亚当在这台崭新的超级计算机前面坐下，开始运行程序，精确配比的各种化学物质和电流刺激在这个已无生命的有机体上开始产生作用。

就像先前的许多次实验一样，胎儿在黏稠的红色液体中动了起来，监视器上，报警信号频频闪动着。一开始韦斯还以为这次实验又失败了，但他很快就发现，这次实验的结果与前几次都不一样。

胎儿的噪动并不激烈，身体组织也在按比例生长着，这台新超级计算机的处理速度与胎儿的生理变化完全同步！

就在此时此刻，身处几英里之外的莉萨突然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当时她正在课堂里上课，突然昏倒在地，身体痛苦地抽搐着。老师和同学们都以为她癫痫发作，但事实上，一些奇怪的幻象和感觉正向她的大脑和感官袭来。

莉萨感觉自己正处在一个不透明的、四面是水的宇宙中，似乎浸没在某种液体中，周围是一个玻璃的屏障，玻璃屏障外面的世界看上去有些扭曲变形。她感觉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疼痛，就好像被人在向四面八方拉伸着一样。她往下看去，看见自己的手和脚都很小，但却正以超现实的速度在长大，更为奇怪的是，她发现自己是在一个男性的身体里面。

韦斯博士和助手亚当惊得目瞪口呆，胎儿生长速度之快完全超乎他们预先的估计。几秒钟里，胎儿就突破了容器的限制，玻璃碎片和红色的液体溅洒了一地。

莉萨心里十分紧张，强烈的光线让眼睛生疼，但这会儿已能清楚地看清周围的环境。只见四周都是一些高级的机器，两个巨人般的男人神情困惑地站在她面前。她新的身体还在继续生长，面前两个男人的形体和周围其他东西看上去也在按比例缩小。突然有一种无法呼吸的痛苦感觉，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韦斯博士看着显示器上的读数，复活胎儿的生命体征开始衰竭。但他却不知道，莉萨和胎儿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密的联系，此刻正产生着奇特的心灵感应，使得莉萨自己的身体也正在承受着和胎儿一样的器官衰竭的痛苦，而胎儿的生命也由此得到维系。

“中止程序运行！”韦斯命令道，“马上！”

“但是，如果停下，它就会死……”

“但是如果继续下去，它还是会死的！”

但是亚当已经没有时间做出反应了。胎儿巨大的躯体将实验台哗啦弄倒，六根针管碎成齑粉。体格和外形都有如一头大猩猩的巨大胎儿，轰然倒在了地板上。

虽然莉萨已经停止痉挛，但是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依然存在，她仍然处在昏迷之中。教室外面，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

实验室里，那个巨大的胎儿躺在地上，有平常人两倍之大的双臂抱住了脑袋，仍然呈胎儿的姿势，它的皮肤看上去像灰不拉叽的皮革一样。

实验的结果完全出乎意料，就连韦斯那个最能异想天开的脑袋瓜也想不到。这个怪物已经没有了任何动静。韦斯觉得奇怪，会不会是它的大脑在实验过程中受到损伤了呢？看它畸形的外部形体，很可能是这么回事。他向着怪物走过去。

“小心，博士。”他的助手不无担心地叫道。

韦斯没理会亚当的警告。虽然这个怪物如此巨大，显然很有力气，但对他肯定现在已经不会再构成危险了，它只剩下一堆血肉和骨骼了，已经没有意识了……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

一切都发生得如此之快。莉萨永远也不会知道，现在的昏迷状态对她来说是多么的幸运，这样她就不会通过与那怪物奇特的心灵感应，亲眼目睹那恐怖的一幕了，可怕的残杀很快就要发生。

这个怪物，她的儿子，突然一跃而起，动作敏捷快速得就像一只猫科动物，发出巨兽一般可怕的吼声。它站立起来，粗大的血管和神经上覆盖着不成比例的肌肉，巨大的双臂悬垂下来，一直垂到两条粗大的腿的膝盖处，不合常规的超大的躯干上面是一个丑陋的小脑袋，还有那脸……那是张无法想象的极其恐怖的脸。嘴只是个没有嘴唇的大洞，裸露出可怕的犬牙，眼睛像两个大黑球，左眼有右眼的两倍大，原来应该是鼻子和耳朵的部位只有几个小小的洞而已，活像一个从地狱里跑出来的魔鬼。

韦斯博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秒钟，经历了一生中最恐怖的一刻——这个怪物用它巨大的双手将博士的脑袋打得粉碎，就像普通人捏碎一个鸡蛋一样。

亚当向门口飞逃。怪物一步越过被捣毁的机器，但是这个年轻人动作很快，及时将钢门关上了。

亚当靠在门上喘着气，听着那个怪物砰砰砸门的声音，他的心都要从喉咙口跳了出来。砸门声越来越响，他知道，即使是这道牢固的钢门，也维持不了多久，于是他拼命地逃离了这个地方。

莉萨在医院的病床上醒了过来，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坐在床边的父母：“发生了什么事？”

“你在学校晕倒了，孩子。”父亲轻轻地解释道。

透过窗户，莉萨看见太阳已经落山了，她先是有些困惑，接下来是恐惧：“你们说什么，为什么会晕倒？”

“没什么可担心的，孩子。”

母亲拉着她的手：“医生说，可能是有点焦虑症状。”

“哦，想起来了，医生说你醒过来就通知他。我一会儿就回来。”父亲说着，就走了。

莉萨满脸疑惑：“焦虑症状？”作为一个心理系的学生，她知道这指的是什么……可没道理会这样的。

“医生说可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期中考试。”母亲说。

“你有没有给医生说我怀孕的事？”

“没必要给他说这个。”

莉萨点点头。这时父亲和医生一起过来了，医生手里拿着莉萨的检查结果：“正如我预料的，莉萨的检查结果没什么问题。”闻听此言，母亲如释重负。

“嗨，莉萨，我是琼斯医生。能告诉我，你最后记得的事情吗？”医生问道。

“我记得正在课堂里上课……后来，突然之间，我觉得头晕……然后，醒来后就在这里了。”她回答道，“我还记得做了一些梦……”

父亲觉得很奇怪：“什么梦，孩子？”

“我不知道……反正是一些不可思议的怪梦。”

“在这种情况下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是很正常的，”医生插进来说，“我给你先开一些镇静药，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过几天再来我这里复诊，我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ＯＫ？”

莉萨和她的父母谢了医生。

回家的路上莉萨几乎没说什么话，她不想吓着父母。她的思想无法集中，她觉得很奇怪：大半天时间都一直躺在床上，为什么还是觉得那么疲倦。

开始的时候，她想可能是在医院服用药物的作用，但又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她总觉得暗影里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她。

晚饭莉萨几乎没碰。疲倦的感觉越来越重，她上床睡觉去了，头一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睡在舒适的被窝里，莉萨一直被梦境困扰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梦……或者她是这么认为的。她正在通过别的什么人的眼睛在看东西。别的什么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非常高大的东西，正从院子向屋里走来。

厨房里照射出来的灯光引起了闯入者的注意，莉萨的母亲正在洗碗洗盘子，父亲拎着垃圾袋正往外走。莉萨感觉到了闯入者对她父母有强烈的恨意……一种可怕的仇恨。

就在这时，莉萨醒了过来，她吓坏了。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在卧室里，但是令她恐惧的是，梦里看见的那个东西就出现在她眼前，梦里的幻影和眼前的真实情景重叠在了一起。

不但是她的正常视力，包括她所有的感官都受到了这种奇怪的影响。在屋子里的一片寂静中，她通过闯入者的耳朵听到了母亲在厨房里收拾餐具的声音。后门开了，莉萨和闯入者都吓了一跳，父亲扔完垃圾回来了，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正飞快地向他扑过去。

绝望攫住了莉萨的心，她从房间里冲出来，想下楼向父亲示警。然而，她还没来得及跑到楼下，就被眼前的惨景惊呆了，闯入的那个怪物的双手像爪子一样尖利，正在将她父亲的胸膛撕裂开来，从她自己的耳朵里，同时还从这个闯进来的杀人者的耳朵里，听到了父亲惨烈的叫声。

正在厨房里忙着的母亲听到叫声，想也没想就冲出来想救她的丈夫，却遭到了闯入怪物更猛烈的攻击，将她一下子扔进了厨房里。怪物跟着进去，就像对待她父亲一样，撕扯着她母亲的胸膛，把她母亲撕成了碎片。

莉莎的眼泪从脸颊上流淌下来，她快速下了楼，希望这一切只是个可怕的噩梦，梦醒之后她的父母仍然安然无恙。她进入厨房，眼前是可怕的屠杀后留下的惨状。“妈妈……”对着房间里母亲被撕碎散了一地的遗体，她痛不欲生。

通过那怪物的两眼，莉萨知道它正潜藏在外面的灌木丛中。她不知道是什么阻止了它进一步的屠杀行动，为什么没有连她也一起杀了……但是很快她就不再去想这些问题了。

巨大的愤怒使她失去了理性。她从厨房里找了一把最大的刀跑到外面，这时候她根本忘了那个怪物有多大多可怕，她性格中所有的冷静和脆弱在这一刻都消失殆尽。她现在想做的就是将刀深深插入这个怪物的身体，将它撕成碎片。她要亲眼看着这个怪物眼睛里最后一丝生命的火花从它丑陋的身体里消失掉……就像它对待她的父母那样。

莉萨站在后门口，准备向那个怪物发起攻击，由于她和那个怪物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心灵感应，怪物的藏身之地瞒不了她。她手中紧握着那把刀，正准备向它冲过去时，怪物的幻影突然消失不见了。正当她奇怪它去了哪里时，却发现了更可怕的事——当那影子重新出现时，她从怪物的眼睛里往下看到了自己的身体。

接着她往上看去，发现那个恶魔的身影正悬挂在她卧室对面的墙壁上。她吓坏了，刚才的激愤被无法控制的恐惧所替代。当那个可怕的怪物向着她蹦过来时，莉萨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了。

莉萨再次醒过来时，明亮的光照在脸上，两个救护人员，一男一女，正弯下身来观察着她。其中一个正在用一个小手电筒查看她瞳孔的反应。

“觉得怎么样？”女救护人员问道。

莉萨的心里乱成一团。她看见五六个警察正在她家后院里、还有几个侦探在现场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刚才痛苦的一幕已全然没印象了。然后她看见父亲被装进了一个尸袋里，于是刚才发生的事情一下子全想起来了。救护人员问她：“小姐，能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莉萨……莉萨·库克。”

“库克小姐，身上哪里疼？”

“我的脸……这里疼。”

“你的脸擦伤了一点，不过不严重。我们送你去医院，你会好起来的。”

一位头发灰白、身材肥硕的警探向这里走过来：“我得先问她几个问题。”

“好吧，警探先生，不过请快些。”女救护人员说。

“我是詹尼尼警探。首先，对于你父母的死，我们向你表示哀悼。”

莉萨颤抖着，点点头表示感激。

“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詹尼尼问道。

莉萨努力斟酌着，该用什么合适的词语来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呢？如果她照实说，他们一定会以为她疯了。“我正在睡觉，突然听见惨叫声，我赶快下楼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我就看见……我看见……”想起那惨景，莉萨的眼泪夺眶而出。

“看见是什么人干的吗？”

“只一晃就不见了……”她抽泣着回答，努力镇定着自己，“他跑了出去……我追到外面。我只看见……只看见他很高……七英尺以上……我看见的只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你肯定没看清楚他的脸吗？”

莉萨摇摇头。

女救护人员插了进来：“警探先生，救护车该走了。”

“好吧，”詹尼尼说，“库克小姐，我还会找你的，看看你还能想起什么来。请相信我们一定会逮住那个混蛋的。”

“谢谢您，警探先生。”莉萨说着，被抬进了救护车里。

已是下半夜了，救护车在去医院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路程，莉萨默默地躺在担架上，不出一声。她想利用这段时间好好地将最近发生的一切理出个头绪来……但她已经没有时间了。

突然，她又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远处出现了那个奇怪的幻影，快速地纵跃着。那个丑陋的怪物，杀害了她父母的怪物，又找到她了！怪物继续纵跃着，从怪物的眼睛里，她看见救护车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哦，我的天哪！不！”莉萨绝望地叫道。

陪伴在她身边的那个女救护人员大惊失色。“怎么啦？”她问道。

莉萨已经没有时间回答她了。车厢顶上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巨大的冲击力使得司机失去了对救护车的控制，一下子撞上了路边的街灯柱子。

当莉萨清醒过来时，发现救护车已经底朝天翻倒，两个救护人员都死了，她自己的额头也在流血。她又惊又惧，但还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车厢里爬了出来。

莉萨爬出车厢外几米，通过怪物的眼睛，看见了跪倒在地上的自己，脸色苍白，身上有好几处划伤和撞伤。她转过脸去，正好与那个怪物面对面。

这一次，在街灯下，她清楚地看到了从救护车后面缓缓向她爬过来的怪物。它巨大而畸形的身体可怕极了，在这场车祸中，怪物也受了伤，多处骨头折断，伤口处血肉模糊，全身布满了淤伤和刮伤。如此严重的伤势还能活着，真是个奇迹。更让莉萨惊恐不已的是，就在她的面前，怪物的所有伤口都以极其迅速的速度在愈合着。

这一奇特怪异的现象让事故现场的几个旁观者看呆了，可莉萨却无心再看下去，她感到害怕极了。

莉萨以最快的速度逃离现场，连头都没有回，但愿趁那个怪物愈合伤口的工夫还来得及逃走。

几秒钟后，怪物站了起来，几乎完全恢复了原样。它只一纵就从附近１０层楼的楼顶跃过，消失在黑夜里，令在场的每个人目瞪口呆。

莉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为什么这个残忍地杀害了她父母的怪物，竟然会放过她，不来伤害她？然后又来跟踪她，甚至不惜将它自己伤成那个样子？它到底想要从她这里得到什么？

太阳升了起来，驱走了黑夜，但却驱不走笼罩在莉萨心上的阴霾。

一整天，莉萨都躲藏在小巷子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只要能够躲开那对暗中窥视着的眼睛。她有种奇怪的不安感……似乎与什么东西……或者什么地方有所关联似的。

走了一天，到了晚上，她的双脚都走起了茧子，两条腿又酸又疼，空空的胃也疼了起来。这时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幢以前从未见过的建筑物，但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一个脏兮兮的被废弃的仓库。

仓库大门没有锁，莉萨进入了这个阴森森的地方。她觉得很恐怖，又觉得似乎来过这个地方。不知为什么，她径直向左边那条走廊走去。

在一道厚重的金属门前面她停了下来，门倒在地上，她跨进房间，突然觉得非常紧张。

她看到了实验室里被损坏的机器，地上有一大滩已经干了的污迹。她蹲下来细看，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惊恐的声音：“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

莉萨惊得跳了起来。她转过身，只见亚当拿枪对准着她，她记得他的脸：“嗨……我认识你！”

亚当可以肯定，他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孩。“我不会再问第二次。”满脸惊惶的年轻男子说，他的手指几乎就要扣动扳机。

莉萨明白，实际上他比她还要害怕。“我叫莉萨，我也不知道我到这里来做什么，”她紧张地说道，“我想我认识这个地方……在梦里见过。”

“梦里？”

“是的。是梦，又不像是梦。”

这番话引起了亚当的兴趣：“你这话说得没道理。”

“我的大脑里出现过这里的景象。有人——或者说有个什么东西杀了一个男人。就在这里，这个地方。”她说着，回头看着地上那滩干了的污迹。

亚当目瞪口呆，这个女孩怎么会知道这里发生过的事情呢？他将枪放下，他心里明白，莉萨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眼前的这些东西：“那滩痕迹是……是血。”

“那么，真的有人死在这里了。”

“是的。那是韦斯博士……我的上司，”亚当坦承道，“我在协助他进行一项科学实验，我是他的助手。”

“什么实验？”

“对不起，这是机密。”

莉萨愤怒起来：“少说废话！我知道那东西是什么！我见过它！它杀了我的父母，现在又在追踪我。还有我和它之间不知怎么的似乎有种心灵感应。”

“心灵感应？！”他问，更惊讶了。

“有好多次，我能看见它眼中看到的东西，感觉到它心中的感受。”

“什么？！”亚当想了想，“你姓什么？”

“我姓什么和这事有关系吗？”

“说呀！”他坚持要她说。

“库克。”她回答道。

他的这种反应让她震惊。“莉萨·库克……”他的脸突然变得像张纸那样苍白，“哦，我的天哪！”

“怎么啦？”

亚当的身子倚靠到墙上，慢慢滑下去，坐倒在冰凉的地板上。

“说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追问道。

他再也无法隐瞒这一切了。“我们正在做一个实验，如何让死去的机体复活，”他说，“为了这个实验目的，我们从堕胎门诊部收来一些死胎做实验。”

莉萨很困惑：“为什么要用胎儿做实验呢？”

“你知道，让机体死而复生的关键在于大脑，大脑如果缺氧，哪怕只有几分钟，也会受到无法挽回的损伤。但是胚胎的神经系统仍然处于形成过程中，其细胞组织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因此未出生的胎儿是最理想的实验材料。”

莉萨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番描述听起来似乎是科幻电影里的故事。

“先前的多次实验都没有成功，但是最近的一次胎儿实验成功了，只是成功得太过头了。”亚当说，“它不仅重新获得了生命，而且迅速生长，长得太大了，甚至超过了正常的人类。它残忍地杀死了韦斯博士……而我，幸运地逃脱了。”

“像是一个完美的故事，只是这件事到底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莉萨，最后一次的实验对象就是从你身上获得的死胎。”他终于说出了整个事情的真相。

“这么说，那个东西……”

“没错。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胎儿。”

出乎他的意料，莉萨听到事情的真相后，并没像他想象的那么震惊。“你看起来似乎并不吃惊。”

“是的。我……我知道，”她说，“不知怎么的，我就是知道……这就是他为什么不杀我的原因……他知道我是他的母亲。”

“似乎你和那个怪物之间确实有着某种心灵上的感应。”亚当推测道。

“没错，他就在我的心里，”她赞同亚当的说法，“我能感觉到他的恐惧、他的愤怒……”

“愤怒？”亚当有些迷惑不解，“愤怒什么？”

“恨我，”她回答道，语气里有着深深的哀伤，“他恨我将他从我的身体里取出来，他认为是我抛弃了他、剥夺了他生存的权利，”她低下头，两行泪水从脸颊上滚落下来：“不是他的错……”

“所以它就一直跟着你。”亚当明白了。

“他！……不要用‘它’这个字眼，”莉萨纠正着这个年轻人，“但是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谁，怎么会知道我住在哪里……”

“毫无疑问，是通过你自己知道的，”他说，“如果说在你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那么很有可能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它——对不起——他对世界的了解实际上也就是你对世界的了解。”

莉萨露出了惨然的笑容，整件事情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没错，是我剥夺了他的生命，他要报复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亚当不由得为莉萨感到难过，这份内疚的感觉对于像她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说显然太过沉重。

“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她问。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他答道，挥了挥手中的枪。

莉萨的神色变得阴郁起来：“我明白。”

“我们杀了他之后，我会和项目的赞助人联系，将这件事做个了断。”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我们应该报警——”

“和他们怎么说？”亚当打断了她，“救救我们，警官先生，有个七英尺高的胎儿想要杀了我们！嗯？”

“不要这样……”莉萨突然停下不说了。

“怎么啦？”

“那种感觉又来了。”她说。她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些影像。从乔舒亚那幢富丽堂皇豪宅的屋顶上，她可以看到他正准备出门，坐进了他那辆豪华的跑车。那怪物跳到附近的建筑物上，一直盯着乔舒亚。

莉萨转过身去，惊恐地对亚当说：“哦，我的上帝……他在跟踪他的父亲！”

黑夜笼罩了整个城市，亚当像疯了一样驾驶着他那辆敞篷小型载货卡车。莉萨坐在旁边的座位上，用亚当的手机打电话，她焦急地想和乔舒亚联系上。

“能联系上吗？”亚当问道。

莉萨摇摇头：“可能关机了。”

在莉萨脑海里出现的影像中，乔舒亚将车停在一幢漂亮的房子前，这里正在举行聚会。 “我知道这个地方，”她说，“这是我就读的大学里的学生联谊会大楼。”透过她儿子的眼睛，莉萨看见一个金发美女正向乔舒亚迎上来，他们热烈地亲吻着。

乔舒亚和那个女孩一起进到屋里，怪物跟在后面，极其暴怒地破门而入。里面的人的短暂惊讶被极端的恐怖所代替，大家尖叫着，惊慌地四散而逃，每个人都拼命地寻找着逃生的路。

莉萨看见她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他的父亲。他畸形的手抓住了乔舒亚的脖子，脑海里的影像突然消失。“我看不到他了。”莉萨说，她呆了呆，立刻用手机拨打了９１１报警电话。

亚当将车停在离联谊会大楼约１０米处的一棵大树底下。门前停着两辆警车，里面没有人。红蓝两色的警灯在黑夜里频频闪烁着。

“他就在附近，”莉萨说，“我可以感觉得到。”她打开车门。

亚当紧张地抓住她的手臂：“你要去哪儿？”

“我得去帮助乔舒亚！”

“警察已经在这里了。”

“他们不知道面对的是什么。”她说着，挣脱开他的手，下了车。

亚当紧跟在她后面：“你疯了吗？天这么黑，警察也许会开枪误伤到我们的！”

“我又没让你一定跟着我。”她反驳道。

“话是这么说，”他说着，掏出手枪，“但是这整件事情我也有部分责任。再说，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进去。”

她看着他，眼里露出感激的神色。

他们通过那扇被撞坏了的门，里面像坟墓一样安静。亚当先跨了进去，莉萨紧紧跟在他后面，几乎贴着了他的后脑勺。

门廊里的景象让他们惊骇极了，透过外面照进来的灯光，只见好几具被撕裂的尸体散了一地。

亚当和莉萨努力克制着想呕吐的冲动，继续向前走去。他们看着地上一摊摊的血，小心地避免滑倒。

莉萨感觉必须到客厅房间里去看看，亚当心里非常紧张，也跟着她进去。

客厅房间里面有好几具学生尸体，还有四具警察的尸体，都被残忍地杀死了，警察的枪散落在地板上。

“你会开枪吗？”亚当小声问莉萨。

“不会，我从没碰过枪。”她答道。

“那就从现在学起吧。”他说着，把他的那把３８口径的手枪给了她，示范了一下怎么握枪。亚当自己则捡起一把警察的枪，闻了闻，没有火药味，显然枪还没有来得及发射。他将枪扣上扳机。

这时，他们注意到走廊尽头有间屋子里有灯光闪烁，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决定去看一看。到了那里，发现那是一间厨房。可能线路短路，有个荧光灯泡一闪一闪的。在一片血肉狼藉中，他们发现了乔舒亚女伴惨不忍睹的尸体。

莉萨一转头，惊骇得张大了嘴。只见乔舒亚被吊在离地面几英尺的地方，他的手掌、手臂和腿都被用刀钉在了木板墙上。从伤口里流出一道道浓稠的血迹，一直流到黑白相间的地砖上，就像是恶魔手下的艺术品一样。他还活着，还有意识。乔舒亚过了几分钟才认出莉萨来。“救救……我……”他发出虚弱的声音，“求你了……”

莉萨不假思索地向他走去，无论他曾经怎样对待过她，莉萨对他仍然有感情。突然，从房间的阴暗角落里，那个怪物，她的儿子，站起来挡住了她的去路。出于本能的反应，她立刻将38口径的手枪对准了他。亚当也举起了武器，但是莉萨正好挡在前面。“莉萨，让开！”他不顾一切地叫道。

莉萨放下枪口，试图与怪物交流。“我的儿子，”她语气温柔地说道，“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的话，但是我想你一定能了解我此刻的心情。”

令人惊讶的是，怪物居然平静了下来，一直以来的那种狂怒的表情消失了，脸上显现出来的几乎是孩子气的天真。

“儿子，放过你的父亲。求你了。”

乔舒亚此刻已经奄奄一息，但莉萨话中的含义仍然令他震惊：“儿子……？”

听见乔舒亚的口中吐出这个词来，愤怒的火焰突然燃遍了怪物全身。狂暴之中，他那爪子般的手只一拧，就将乔舒亚的脖子拧断了。莉萨只来得及惊呼一声：“不！”

怪物又向莉萨走过来，但他并没有攻击她，而是从她面前跃过，落在亚当前面。亚当对准他的胸膛开了枪。怪物受了这一枪，却满不在乎，亚当还没有来得及开第二枪，怪物就折断了他的脖子，好像那只是一根牙签似的。

然后怪物转过身来，他的胸前已被鲜血浸透。他对着莉萨怒吼着，露出野兽般的犬牙，莉萨对准他连开三枪，她惊恐地看着那些枪伤几乎立刻就愈合了，就像胸前的那个伤口一样。

莉萨完全绝望了，她不顾一切地向后门跑去，那个怪物，她的儿子，跟在后面。

莉莎狂乱地跑过黑漆漆的校园，校园里一个人影也没有，有没有人又有什么分别呢，她知道，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了这个怪物。

就像要给她的厄运来个预先警告似的，从她儿子眼中看出的景象又出现在面前。莉萨从后面看见自己正在拼命奔跑。那个无法阻止的攻击者越来越近了。现在是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跑到大学的主楼那里去。如果大门已经关上，那她就完了。

莉萨抓住门把手，还好，门没锁。她进到里面，砰的一声将门紧锁住。她才跑了几米远，就听到厚重的门外面传来怪物狂怒的吼声。

莉萨一看，发现前面就是化学实验室。她一枪打掉了门锁，进到里面，实验室里三张长条桌上放满了计算机、数字显微镜、离心分离机、试管以及烧瓶等。

屋子里很黑，已经没有时间去找电灯开关了。路灯的亮光从钉有铁栅栏的窗户里射进来。莉萨凭借着微弱的灯光在实验室里找着什么东西，怪物已经来到了门口，那是唯一的进出口。

莉萨在一对４０英寸长的金属罐子前面停了下来，上面标示着“危险”的警告标记。

怪物看见他的母亲被困在屋子的一角，便慢慢地走过来，似在品味这片刻的相聚。

莉萨打开其中一个罐子的阀门，里面的化学物质开始渗漏到地板上，形成一摊水渍。她扣上扳机，对准地上，恐惧的表情开始变得冷静起来，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真正的勇气。

怪物感觉到了来自母亲的这种新的情绪，这是他短暂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体验，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处在危险之中了，也许只是单纯求生的本能，也许是有点遗憾，他说出了第一个词：“妈妈。”

一时之间，莉萨犹豫起来了，她的决心开始动摇……但当她想起发生在家里的那场血腥的屠杀，想起了父母惨烈的死状，她不再犹疑。

莉萨对准地上那摊液体开了枪，一个小小的火花就足以点燃它，整个实验室被裹在了一个巨大的火球中，爆炸声中，１０层楼的实验室灰飞烟灭。大火吞没了一切。

媒体像开了锅一样地鼓噪起来，热闹非凡。

詹尼尼警探被这场大破坏场景惊得目瞪口呆，消防队花了几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瓦砾废墟中只发现了一具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一场意外事故。莉萨用过的那把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生联谊会大楼附近，大批尸体正装在尸袋里被运走。詹尼尼警探找到了证据，表明这场大屠杀与毒品交易有关。证据是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有１００张崭新的２０美元钞票，还有如何进行交易的纸条。

第二天，詹尼尼警探组织了一次突袭行动，一个臭名昭著的黑帮组织里的所有黑帮成员以“拒捕”罪名被全数歼灭。

至于莉萨父母的死因，詹尼尼警探的结论是，凶手就是莉萨本人，也许是在毒品作用的影响下犯下的罪行。莉萨以双重谋杀罪在逃被通缉。却没有任何人将这一系列的灾难与秘密赞助韦斯博士实验的中西部的某个制药公司联系在一起。

万里无云的夜空，一轮皎洁的满月将银白色的月光洒向人间。大学校园的废墟里，消防队员们的搜索工作已接近尾声。

消防队的警官奥斯本和海斯仍然在水泥和尘土的废墟中寻找着尸体。倒不是希望还能找到什么人，毕竟已经证实了，事故发生时大楼里没有人。但是既然已经发现了一具尸体，那么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他们抬起一块巨大的水泥板，一只几乎只剩骨头的手从废墟里伸出来。

“天哪！等等，我去叫人来帮忙。”海斯说着就跑了。

奥斯本蹲下身来，仔细地看着那只手骨。突然，那只手和手的主人从瓦砾中冒出来，抓住了奥斯本的喉咙。奥斯本还没来得及抵抗，脖子就被扭断了。

莉萨的后代从他的坟墓中出来，他的身体已成了一堆骨头、肌肉组织和血液，但却以极其迅速的速度愈合起来。仅在几秒钟内，可怕的怪物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模样。

当海斯带着几个人回到这里时，已经不见奥斯本和那只白骨裸露的手了。奥斯本的突然消失是一个永远也无法解释的谜，成了一段离奇的都市传说。

至于那个怪物，则消失在了城市的下水道里。他的智力在飞速发展，他在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待……他要变得更强大，他要学会更多的东西，准备有朝一日，他要为了他被剥夺的出生权、为了他不合理的生存状态而报复这个世界，释放他所有的愤怒。

# 《喂——出来！》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一场台风过后，晴空万里。

在离城市不远的近郊，有一个村庄遭到了台风的破坏。不过，损失还不太严重，仅仅是村外山脚下那座小小的庙被台风连根端跑了，并没有伤什么人。

第二天早晨，村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便纷纷议论起来。

“那座庙是哪个朝代留下来的呀？”

“谁知道呀，正是年代很久了。”

“必须赶快重新建造一座新的庙。”

正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他说着的时候，有几个人神色慌张地跑了过来。

“不得了，闯大祸啦！”

“什么事？就在附近吗？”

“不，还要过去一点，就在那边。”

这时候，有一个人忽然失色惊叫起来：

“喂，快来看呀。这个洞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大家跑过去一看，地面上果真有一个洞，直径大约在一米左右。人们探着头向里面瞧了瞧，可是洞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然而，人们却有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这个洞似乎是一直通向地球中心的。

有一个人怀疑他说：“该不是狐狸洞吧？”

一个年轻人对着洞里使劲地大叫了一声。

“喂——出来！”

可是，并没有任何回声从洞底下传上来。于是，他就在附近捡了一块小石头准备要扔进洞里去。

一位胆小伯事的老年人颤巍巍地摆着双手，要想劝阻年轻人别这么干。

“这可千万不能扔下去呀，说不定会受到什么可怕的惩罚的。”

但是，年轻人早就抢先一步，把石头扔进了洞里。然而，洞底下仍然没有任何回声传上来。

村里人砍来了许多树枝，用绳子一道一道地缠绕着做成了栅栏，把这个洞围了起来。然后，他们就暂时先回到村庄里去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还是在这个洞上面按照原来的样子建造一座庙吧。”

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天就这样过去了。消息灵通的报社记者们很快就打听到了这件事，争先恐后地开着小汽车赶来了。不一会儿，科学家和学者也都闻风而了来。并且，每个人都显示出一副极其渊博、无所不知的神色，镇定自若地朝洞里张望着。随后，陆陆续续地又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有的人反反复复地打量着这个洞，眼睛里露出贪婪的目光，心里不住地盘算着：是否可以从中牟取什么利润，要不要趁早出高价买下这个洞的专利权？派出所的警察们寸步不离地守卫在洞口周围，以防有人不慎跌落下去。

一位新闻记者拿来一根很长的细绳子，把只秤砣缚在一端，小心翼翼地往下放，渐渐地，绳子一尺一尺地放了下去。可是，等到绳子全部放完之后却拉不上来了。他叫了两三个人过来帮忙。大家齐心协力地使劲一拉，绳子居然在洞里的什么地方断掉了。一位手里拿着照相机的记者见到了这番情形，一声不响地解掉了扎在自己腰里的那条结实的粗绳子。

有一位学者叫人从研究所里搬来了一台大功率的扩音机，准备对洞底传上来的回声作频率分析。可是，他把扩音机摆弄了好久，各种各样的声音都试过了，却连半点回声也没听到。这位学者感到挺纳闷。他苦苦地思索着，这究竟是什么道理。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决不能就此作罢，遭人耻笑。他把扩音机紧靠住洞口，把音量开到最大限度，震耳欲聋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从扩音机里传了出来，经久不息。如果是在地面上的话，数十公里以外的人都可以听到这种声音。可是，这个洞却来者不拒，把所有的声音都一古脑儿地吞了下去。

学者不禁心里有些发虚了，他装着镇定自若、胸有成竹的样子关掉了扩音机，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赶快把它填掉！”

虽说事情还没弄清楚，但还是赶快处理掉为妙，免得堂堂学者当众出丑。

难道就这么草草收场了？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都觉得有点儿可惜。但也没有办法，看来只好扫兴而归了。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满头大汗地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大声地提议道：“请把这个洞让给我吧。我来给你们填。”

他就是起先打算出高价买下这个洞的专利权的那个投机商人。

可是，这个村庄里的村长却不同意。

“你愿意给我们填掉这个洞固然是件好事情，可是这个洞却不能给你。因为我们必须在这上面建造一座庙。”

“请放心，我马上就给你们建造一座更加出色的庙，并且还附带一个广场，怎么样？”

村长还没来得及回答，村民们就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这是真的吗？要是造在离我们村庄更近一点的地方就好了。”

“一个洞有什么稀奇的，现在就送给你吧。”

于是，这笔买卖就拍板成交了。当然，村长也只好对此表示同意了。

这位收买专利权的商人按照合同实行了自己的诺言。在离村庄更近的地方，一座小小的庙建造起来了，并且还附带建造了一个广场。

在这一年的秋收季节，这位专利权所有者创办了一家新奇的“填洞公司”。在这个洞的附近造起了一所小房子，门上桂着一块小小的招牌。

接着，这位专利权所有者就叫他的伙伴们在城里到处奔走，用各种方法进行宣传。

“本公司有一个绝妙的深不可测的洞。据学者们估计，其深度至少在五千米以上。这是容纳原子能反应堆的核废料等危险物品的最好的场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不久，政府有关部门发给了营业许可证。许多原子能发电公司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签订合同。刚开始时，村里人都有点担心，生怕会出什么事情。可是，“填洞公司”派人对他们进行说明，这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洞，即使过上几千年也绝不会对地面上产生什么危害。此外，村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好处呢。大家明白了这一点以后也就放心了。并且，从城里通到这个村庄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很快地建成通车了。

卡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许多铅做的大箱子。箱盖在这个洞的上方自动地打开，原子能反应堆的废料就倾泻到这个洞里。

外交部和国防部把那些用不着的机密文件连同保险柜一块儿扔了进去。随车前来执行监督任务的政府官员们，很轻松地谈论着打高尔夫球的事情，而那些职位较低的工作人员，则一边扔着各种文件，一边谈论着弹球房的事情。

看上去，这个洞似乎永远也填不满似的。大家都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并且，也许越往深处洞的直径越大吧。“填洞公司”的经营规模一点一点地扩大了起来。

在大学里做传染病实验的那些动物的尸体被运来，并且其中还夹杂着不少无人认领的流浪者的尸体。有关方面制定了一个计划，准备铺设大量的管道，以便把城市里的废物和污水全都排放到这个洞里去。这个办法要比向海洋排污高明多了。

这个洞使得生活在城市里的居民们感到了极大的欣慰。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只顾拼命地扩大生产规模，从而给城市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公害。可是，要想治理这些公害却相当困难，无论是谁都感到很棘手。并且，人们都只愿意在生产性企业或商业公司工作，谁也不愿意天天和各种各样的垃圾打交道。然而，现在人们都认为，这个社会问题将由这个洞来逐步地加以妥善解决。

订了婚的姑娘们都把从前的那些日记本丢进了这个洞里。还有的人把从前同恋人一起拍的照片扔进了洞里，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开始了新的恋爱。

警察把那些伪造得极其巧妙的假钞票没收来以后，也统统交给这个洞处理，从此便可万无一失了。而犯罪分子们则把各种犯罪证据都悄悄地扔进了洞里，以为这样就能逍遥法外了。

不管是扔进去什么东西，这个慷慨大方的洞全部一视同仁，照收不误。这个洞任劳任怨地给整个城市洗刷着各种肮脏的东西。渐渐地，海洋和天空又变成了美丽的蔚蓝色，远远地看上去就像是透明的玻璃一样。

在这瓦蓝瓦蓝的天空下面，新建造的高楼大厦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接连不断地竖了起来。

有一天，一位工人爬在一幢正在施工的大楼顶上工作，他铆完了一颗铆钉之后，便放下工具稍微休息一会儿。忽然，他听到头顶上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喂——出来！”

然而，他抬起头来朝天上看了看，却什么也没有，睛空万里，清澈如洗。他以为是刚才干得有点头晕了，产生了什么错觉。接着，正在他恢复到刚才的姿势，要好好地休息一会儿的时候，从刚才发出声音的那个方向飞过来一块石头，在他面前一掠而过，往地面上掉了下去。

可是，他只顾眯着眼睛得意洋洋地眺望着远处的地平线。啊，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好啦！

当然，那块微不足道的小石头根本就没引起他的丝毫注意。

# 《吻我》作者：凯瑟琳·玛珂琳

赵海虹译

丹尼的新女友劳瑞对科学没什么兴趣，她正忙于学习商务管理方面的电脑知识。但她长得漂亮，而且把大部分空余时间泡在丹尼的实验室里，愉快地听他解释他从事的研究工作。

这一回他的实验室里塞满了青蛙。

“这个品种来自南美洲，而塑料板条箱里的那个品种是从肯尼亚来的。”他那单薄的身体转向一个湿漉漉的大号玻璃箱，“这些是从乔治安那的一个湖里找到的，它们落进了一艘打鱼船中。人们总在干旱的地方或城市的人行道上遭遇青蛙雨，或许湖泊上方也会下青蛙雨，但在湖上捕到的青蛙可能是从湖里蹦到船上的，所以我信不过这一批。”

劳瑞严肃地观察每一只青蛙，努力想找出一些令人兴奋的区别。只有三种颜色的青蛙：深棕色，绿色带斑点儿，略带桃红的棕褐色，它们都有金黄色的大眼睛。“呱——呱——呱。”一只大个儿青蛙叫着。

“可它们看上去都挺普通！”她失望了，“它们的样子一点都不特别。”她从他的玻璃匣子里拣出最大的一只棕褐色的青蛙，吻了它一下，但它一点变化都没有。它瞪着大眼看着她，咽喉部一喷一吐的，“瑞——呱——呱。”

她将它放归原处。“瑞——呱——呱。”她学着说。

丹尼很热切地解释：“它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不是任何一种树蛙、沙漠蟾蜍、毒蛙，或任何一种有趣的品种。人们送来的蛙雨里的青蛙，不管是在哪儿下的，都只有三种类型。”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青蛙的？”她敲敲玻璃匣的一侧。大部分青蛙从她手指敲击处跳开，落进水里，而有的则向她的手指扑过来，于是鼻子撞上了玻璃壁。

“噢喔！”她对着其中一只撞了鼻子的青蛙同情地说，“那肯定很疼。”

丹尼很高兴她能对这个感兴趣。“整个收藏——”他挥手指向遍屋盛满青蛙的玻璃匣，“是由查里斯福特基金会提供给我的。人们总是把在城市人行道或屋顶上捡到的青蛙送到我这儿来。基金会给我提供了经费研究这个课题——蛙雨里下的青蛙。”

“提供经费？”她用崇拜的眼光望着他。科学家似乎有一种本事，可以从他们最古怪的设想里生出钱来。“他们想让你做什么？”

“就是研究研究它们的基因。我把数据输入了大学里分辨基因密码的机器，至今只有一般的RINA PEPENSES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他热心地靠向她的肩头，指点给她看，“那一种是在亚利桑那州的沙漠上找到的。看看标签上的日期，它们是本周刚寄到的。”

劳瑞迷惑不解：“亚利桑那？沙漠里是没有青蛙的，对吧？它们长在水里。”

丹尼很兴奋：“它们不是生长在沙漠里的，它们是从天而降，像雨点一样掉下来的。青蛙雨。《圣经》上都提到过埃及下青蛙雨的事儿。亚利桑那的沙漠里下青蛙雨的时候，离那儿最近的水坑都在１０英里或２０英里之外，所以这事很受人关注，当地人保留了一些青蛙供研究使用。于是我就有机会得到这些样本了。”

她感到愤慨：“你以为我相信天上会掉青蛙么？你在糊弄我。它们是怎么到天上去的呢？”

“喏，看看这个，”他把一本厚厚的大书塞到她手中，“这是一本关于天降蛙雨的报告集。”丹尼指着照片上的一只浑身皱皮的蟾蜍，“问我那只蟾蜍是从哪儿来的。”

她乖乖地问：“它是从哪儿来的？”她计算了一下靠青蛙雨发展一项新旅游经济的可能性。丹尼能预知青蛙雨的发生么？

“它是在一块煤里找到的，那意味着它有十亿年的历史了，也许更长久。也许所有的青蛙和蟾蜍都是从青蛙雨里来的，也许是青蛙雨而不是肺鱼带来了最早的陆地生命。青蛙有十亿年岁数了。”

她看着她吻过的大个儿青蛙。“它们看上去可没这么老。”她考虑着将一只上百万岁的青蛙送去展览。会有人愿买入场券么？

他深吸了一口气，按捺住自己的火气，然后望着她苗条的身段——这总算可以起到安抚的作用。“我不是说这些青蛙，我是指所有青蛙的祖先。或许我们都是从它们进化而来的。我的观点是，一些外星的太空卫星被送入地球轨道，为给地球植入原始生命，它们克隆青蛙卵，培育出蝌蚪，然后，自地球冷却、大洋凝缩之后，有史以来的第一场青蛙雨降临了。当我将所有蛙雨按它们发生的日期先后在地图上绘出，它们正好连成一条环绕地球的轨道。以此为线索，我可以定下一个观察点，寻找外星卫星在绕地轨道上的位置，并摄下它们投放青蛙的实况照片。”他高高兴兴地说开了，“哈！上ＣＮＮ新闻和《科学》的封面！”

“为什么外星人要向我们扔青蛙呢？”劳瑞问，“这是一种入侵么？”

“冷静，劳瑞。青蛙不会伤害我们，它们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们。它们太小了，它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跳来跳去，游泳，产卵和吃虫子。它们的个体生命不足以长到可以让它们建立文明或发动战争的地步。”丹尼开始一轮向玻璃匣里扔白色蠕虫的游戏。青蛙的舌头喷射而出，猛地把蠕虫吞进嘴里，动作之快，就像那些害虫是突然消失了一样。

“它们中有些是成年雄蛙。叫‘呱——呱’的绿蛙和“瑞——呱——呱’、‘瑞——呱——呱’的大个儿都是在唱歌以吸引雌性。它们只要一年时间就从蝌蚪变成蛙了。”

劳瑞点点头：“这才是它们真正的问题所在。过早有过度的性生活，不仅使生长停滞，还转移了学习注意力。”

玻璃匣里那只棕褐色的大个儿青蛙仍然凝视着她，以一种深沉的音乐般的声音叫着：“瑞——呱——呱，瑞——呱——呱。”

“你不该吻它的，”丹尼说，“来吻我吧。”

“除非亲自试上一试，不然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迷信的说法准不准。它并没有变成个王子。”劳瑞说，“不过他才一岁大，它没准儿该变成一个漂亮的小王子，还裹着尿布片儿……所以幸好传说没有成真。”

“可它已经是成蛙了，”丹尼靠近她，“我也是个成年男人。我乐于和你亲热。吻我。也许我会变成个王子。”

“也许你会变成一只青蛙。”她吻了他，但他的绿色棒球帽挺碍事儿。他把帽舌掉了个头，叉起腿，重试了一次。

那只大青蛙叫着：“瑞——呱——呱，瑞——呱——呱。”它叫着跳向他们的方向，结果鼻子又撞上了玻璃。

“它可不怎么聪明，”劳瑞说，“没有哪种来自外星太空飞船的入侵者会这么小这么笨，那它们谁都没法儿征服。也许它们是被作为外太空入侵者派到地球来的，可这里的环境特别容易激发它们的性欲，以至于它们变成了这种‘成蛙’而不是继续长大。”

“如果把甲状腺放到水里，蝌蚪会在很小的时候就变为成蛙的形态。那些极小的雌蛙甚至也能产卵。”丹尼看着劳瑞，半心半意地说。

“那不是我指的那种成长。正好相反，我的意思是——你能否给它们什么东西使它们不至于那样早就性成熟，从而可以一直不停地生长、变大呢？”

“哦。”丹尼看着那只大个儿棕褐色的青蛙。他在自己的电脑上查询了一些医疗资料，寻找关于弱智、早熟、侏儒症的参考资料。他坐下来，阅读屏幕上的信息。“垂体荷尔蒙，垂体荷尔蒙分泌过低。”他说，“我可以用一些青蛙来实验，使用垂体荷尔蒙来增加其成长速度并延迟性成熟。我要记下这个想法，作为另一项课题，而他们会给我更多的钱，赞助费。你知道么？青蛙的遗传ＤＮＡ种类比人类的还多。我可以认为，那意味着它们有更多的可能态，不仅仅是蝌蚪和成蛙。”

他通宵都在查阅资料，打字，那晚上他没有和劳瑞约会。第二天晚上，接下来的两周也没有，白天或晚上都没有。于是她生气了，ＭＢＡ毕业后，她志愿去了和平组织，为墨西哥的一个社会进步团体管帐目。工作很简单，闲暇时她便找个海滩，让学生们教她玩帆板。

在一个美丽的海滨饭店酒吧里，她邂逅了英俊的饭店老板。她于是搬到饭店去住了几年，和平组织的工作结束后她一直住在那儿，为他管帐。白天享受水上运动，晚上和那个英俊男人跳舞、做爱。她的头发被阳光漂成一种明亮的淡金色，浅褐色的皮肤晒得更黑了。

当那个英俊男人娶了一个她母亲挑中的女孩，劳瑞面带神秘微笑，接受了他的道歉。她收拾了行李，洗掉饭店电脑中所有帐目的记录，并把一切相关书面文件在碎纸机里切个粉碎，然后搭飞机回到加州。

她查出丹尼在青蛙研究领域又捞了个博士学位，现在拥有一间更大的实验室和一些雇员，而最妙的一桩是他依然未婚。她来到丹尼的实验室，毫无疑问，她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美丽。

“亲爱的，我从墨西哥州回来了。”她向着那个背朝她的男人说，那人穿着丹尼最心爱的T恤，头上戴着绿帽子。

那人转过身，站起来。他个儿很高。他的脸非常宽，褐棕色的皮肤闪闪发亮。他的双眼非常大，是金黄色的；他的嘴几乎从左耳根一直咧到右耳根。

他有着惊人的魅力。

“我从来没有忘记你，”他用一种深沉的音乐般的声音说，“再吻我一次吧。”

# 《紊乱》作者：[加] 道格拉斯·Ｂ·史密斯

郭文译

滴答。

一座乡间别墅的饭厅里，豪华餐桌上杯盘狼藉，一个年轻女人怔怔地瞪着面前的餐桌。

滴答。

长长的餐桌的一角，一块男式手表面朝下反扣在桌子上，是块老式表，皮革制的表带有一处断裂。女人盯着表，忽然感到一种痛苦从心中流过，脑海里恍恍惚惚涌现出一些人和事。

滴答。

女人向那块表走过去……

“我的天，詹姆斯，看看这个鬼地方，”卡罗琳叫道。

詹姆斯·麦克白放下正在给儿子大卫念的故事书，从林肯牌轿车的窗户望出去，满眼都是垃圾。

秋天的夕阳下，十多个衣衫槛楼的乞丐，在几幢廉价公寓楼之间的空地上，闹闹嚷嚷地不知正争执着什么。

“看来，哈里希博士的境况比我想像的还糟。”麦克白对妻子说。

“这么个破地方！你真的一定要去赴约吗？”卡罗琳皱着眉问，“当初学校开除他的时候，他对你很粗鲁的呀。”

麦克白的心中掠过一阵不安，但他还是在脸上挤出一丝微笑，“他对谁都那个样子，卡罗琳。他现在有事找我，我总不能不管吧。”他抱了抱大卫，“再见，大小伙子，要乖。”

“回来再给我读故事好吗，爸爸？”大卫望着麦克白说。“哦，你睡之前爸爸可回来不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读吧，大卫。”

麦克白拍拍大卫的头，转身拉过卡罗琳吻了一下，“再见。”

麦克白刚下车，卡罗琳就从轿车后窗探出头来叫道，“等一等，你的表修好了，你喜欢的那种表带暂时没有，下个星期我再去换。”她从挎包里取出一块男式手表，黑色的表盘，金色的指针，断裂开的皮革表带，表背面刻着的字是，“给詹姆斯，永远是你的卡罗琳。”

麦克白再一次吻吻卡罗琳，“我尽可能早些回家，”他接过手表放进衣袋，然后踏上通向公寓楼的台阶。

滴答。

别墅的饭厅里，女人拐过餐桌的一角走到手表前，细细打量着那块反扣在桌子上的男式表。

“吱嘎”一声，麦克白用劲拉开锈迹斑斑的铁门，进到公寓的门厅。尿味和汗味混杂的空气使他不敢放开呼吸。他抬起头找门牌……２０６，２０４，２０２。对了，应该就是这里。

麦克白敲敲门，门应声而开。罗得里克·哈里希博士像是被魔术师突然变出来的一样，站在门前，笑容可掬地说道：“欢迎光临，麦克白博士。”

哈里希瘦小的身躯裹在一件邋遢的蓝色长袍里，脚下踩着一双脏兮兮的褐色拖鞋。

麦克白竭力掩饰住心中的不适，两年没见了，他想，不知这个怪人这两年在做些什么。

“快进来，快进来。晚餐前我们先得喝点什么吧？”哈里希把麦克白让进房间，指着小桌旁边两把看上去快散架的椅子说，“坐下，坐下。一杯雪利酒如何？”

“好的，一杯雪利酒，谢谢。”麦克白小心地坐下来，瞄了瞄桌上摊着的一本书，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集。翻开的地方刚好是麦克白觉得最恐怖的一个故事：《一桶白葡萄酒》。

哈里希端来两杯雪利酒，递给麦克白一杯，自己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他用瘦骨鳞峋的手指敲敲麦克白的膝盖，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请你吃晚餐吧？让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这样热忱地邀请你。”

麦克白啜了一口雪利酒，劣质的酒，味道太淡。他等着哈里希往下说。

“你还记得阿姆斯特丹会议吗？”哈里希笑眯眯地问。

“那次会议我没参加。是，呃，五年前的事了吧？”麦克白皱了一下眉头，刚才坐车来这里时那种不安的感觉，忽然又向他袭来。

“对啦，五年，”哈里希说，“当时你我都接近各自事业的巅峰，我俩研究的领域虽有区别，但殊途同归呀。显然，我们的研究将会改变科学史的进程。”

“我和你可不一样，博士。”麦克白说，他察觉自己说话的声音里有一丝愤怒。

“原谅我，呵呵，回到正题，”哈里希吮了口酒，“你还记得我向大会提交的那篇论文吗？”

麦克白在记忆中搜寻：“好像讨论的是霍金的热力学时间箭头观念吧。”

哈里希点点头：“霍金说过，在热力学时间箭头的方向上，无序度总是增加的，换句话说，熵①总是增加的。另外还有一个心理学时间箭头，指向人们感知时间流逝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我们总是记住过去而不是未来。无序度之所以随时间增加，原因在于我们是在无序度增加的方向上测量时间。”

【注：熵：一个系统的无序度的量度。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它必须永远增加。（《时间简史续编》１６１页）】

“是的，”麦克白说，“我记得你指出如果能够在一个封闭系统中，降低无序度，也就是减少熵的话，那么系统就会在时间上反向运行。”

“在人的心理感知上，时间倒流啦，是这样。还回想得起我论文的要点吗？”

麦克白压抑着心中对这个话题的厌恶感，叹口气说道：“你设计了一种经由反物质轰击形成的封闭系统，你认为这个系统能够使熵减少，我不记得细节了。”

“你不记得细节了。”哈里希盯视着麦克白说，“呃，阿姆斯特丹会议过去很久啦，你说得没错，你没有出席那次会议。”哈里希嘶嘶地笑起来，喉咙像生了锈一样。

麦克白觉得嘴唇发干，喝了一口酒。“我当时正在研究黑洞问题的一个枝节，关于分子间的熵的弹性边界问题。”

“你的研究击中了我理论中的一个弱点，边界定义，麦克白。麻省理工学院的桑布朗德在他的论文中运用你的成果驳倒了我。他指出我设计的封闭系统忽略了系统边界，意思是虽然系统内的熵减少了，但屏蔽系统的边界的熵却增加了。”哈里希苍白的嘴唇颤抖着，“知道吗？这就意味着，总熵在整个系统中并不像我当初想像的那样会减少。”

麦克白说不出话，眼睛避开哈里希的直视。他感到手心发烫，手中的雪利酒杯黏乎乎的。

“桑布朗德运用你的理论破坏了我的事业，败坏了我的名誉，麦克白。阿姆斯特丹会议以后，我在所有的酒会上都被人看成一个蠢货，最后，我的科研经费被取消，我自己也被大学开除啦。”哈里希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户边。

麦克白打个寒噤，想起身告辞，结束这次奇怪的约会。却听哈里希说：“我们的晚餐应该好了，请稍坐，我去厨房看看。”

哈里希进了厨房。厨房里传出的微波炉轻微的“哗哔”声，让麦克白感到一种不祥的寂静。他从衣袋中掏出手表，放在桌子上，好看时间。不一会儿，哈里希端来两碗冒着热气的马铃薯乳酪汤。两个人在沉默中吃晚餐，麦克白觉得碗里的汤简直就像咸盐水一样难吃。

“你知道我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之后做了些什么吗？”哈里希突然开口发问。

麦克白摇摇头；“那以后你就销声匿迹了，恐怕没有谁了解你在做什么吧。”

哈里希又发出嘶嘶的笑声：“今晚，麦克白，立刻，我就要向你展示。你等着看吧。”他怪笑着站起来，蹒跚地走进另一间屋，关紧了门。

麦克白耐着性子等了好一阵，不见有什么动静。“这个疯子，鬼知道他在做些什么。”麦克白想。他站起身，打算离开。却发现他原来放在桌子上的手表不见了。

哪里去了？怪事。

就在这时，一种嗡嗡的噪声忽然响起，而且不断升高，很快尖锐到人耳无法承受的程度。麦克白感到眩晕无力，突如其来的刺痛感穿入脊骨。他挣扎着想移动脚步，却一下子仆倒在地上。伴随着一声尖叫，麦克白觉得脑子里的一幕幕回忆，像镜子被铁锤猛地一击那样，化成了无数锯齿形的碎片。他听到儿子大卫呼叫“爸爸”，听到自己的尖叫声，他感觉到自己在不断下坠，感觉到自己坠向一片空白……

滴答。

餐桌旁的女人很惊讶，如此小的一块表，怎么可能发出这样刺耳的滴答声。也许，她想，这仅仅是自己在想像中听到的声音吧。

女人的手向表伸过去……

麦克白用一张洁白柔软的亚麻餐巾纸擦干净嘴，屋角的音响放着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轻缓的旋律在饭厅中荡漾。“博土，很棒的意大利调味饭。”

哈里希苍白的嘴唇拧出一丝笑容，“不仅仅是意大利调味饭，麦克白，今晚还有更精彩的项目呢。”他摁了一下餐桌上的小银铃，一个身着整齐制服的男仆进来，收走了餐具。

“呃，我不太明白。”麦克白感到困惑。

“噢，一次特殊晚餐的周年纪念。一次只有我一个人还记得的晚餐。是的，你还记得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俩共进的第一次晚餐么？嗯，马铃薯乳酪汤。记不起了吧？”哈里希嘶嘶地笑着。

“你什么意思？”麦克白觉得自己受了戏弄，有些生气。

哈里希盯着麦克白的眼睛，说：“你的妻子和孩子还好吧？嗯？卡罗琳，那个可爱的少女。”

“卡罗琳么？”麦克白有些发懵，结结巴巴地说，“她很好。”

“儿子呢？”

麦克白眨巴着眼，“我们没孩子呀，在没有稳定的收入之前，我和卡罗琳暂时不打算生孩子。博士，你请我来吃晚餐，到底想要……”

哈里希摆摆手，阻止麦克白往下说。“好了，好了，时间到啦，你等一等。”他说完就径自穿过饭厅，进到卧室，随手关紧了门。

麦克白被哈里希怪异的谈话和行为激怒了，他气冲冲地起身决定离开。但他刚走了两步，就感到头晕眼花，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尖利的呼啸声几乎要刺穿他的耳朵。他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飞转的漩涡，眼前晃过卡罗琳流泪的影像，然后，漩涡把他拽向了虚无的深处……

滴答。

乡间别墅里的女人抓住了手表，全身突然颤栗起来。她大叫一声，许多情景猛地涌入脑海：一个她深爱的男人，戴过这只表的男人！一个孩子，他们爱的结晶，他们共同抚育的孩子！

滴答。

女人的手松开，手表掉到了地毯上。她想知道，她爱的男人到哪里去了？他们的孩子到底出了什么事？

吃完盘子里最后一小块蛋糕，麦克白才放下手中的叉子。

“你饿坏了，麦克白。”哈里希在餐桌另一头笑嘻嘻地说。

“哈里希！你让我们的客人犯窘啦。”卡罗琳从哈里希身旁站起来，对麦克白抱歉地一笑，说，“你俩坐坐，我离开一会儿。罗德里克晚饭后习惯抽支雪茄，我可受不了那烟味。”

麦克白目送卡罗琳离去，心中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隐痛。

哈里希突然对麦克白说道：“这可是我请你吃的第三次晚餐。”

“第三次？”麦克白觉得茫然。

哈里希发出嘶嘶的笑声，“来，到我书房里来，今晚我会把一切都说清楚。”

两人来到宽畅的书房，在两张高靠背的皮椅上坐好。麦克白看到壁炉上方有一幅油画。画上，卡罗琳穿一件蓝色的晚礼服，坐在天鹅绒椅子里，身后站立的哈里希，衣着讲究，一副志得意满的模样。麦克白想起，卡罗琳曾经是爱自己的，自己也曾向卡罗琳求婚，但是后来……麦克白觉得脑子有点乱。

这时，坐在旁边的哈里希掏出一支雪茄点燃。开口道：“我们之间有三个故事，麦克白，不过你只记得第三个。”

“我只记得第三个？你什么意思？”

哈里希笑着喷出一口烟，“什么意思？呵呵，你的生活，麦克白。准确地说，你的三种生命体验，有两种已经消失了。还不明白？我俩，你和我，一起经历了三次同样的事件。我们俩扭转了时间的方向，回到了过去。当然，我是越倒回去越好，你呢，是越倒回去越糟。”

“你在说些什么，博士？”麦克白一头雾水。

哈里希满脸堆欢，“阿姆斯特丹会议之后，我尝试从其他角度研究熵的问题。嘿嘿，我论证，如果引入一种特殊的电磁辐射波，那么我的封闭系统就可以克服边界难题，就是说，可以真正做到减少熵。这样一来，我只需要调整一下波段，就可以用发射器把一个信息送回过去了。”

“送回到过去？”麦克白喃喃道，“谁接收得到？”

“我呀，过去的哈里希接收得到呀。我要回到阿姆斯特丹会议之前一雪前耻。我要让所有与我作对的人难记忆。在完成两次时间穿越之后，一个崭新的罗德里克·哈里希博士出现了。”

麦克白感到四肢发软，脑袋里像塞满了棉花。

“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麦克白。你的脑子里现在一定很紊乱吧。呵呵，想知道我为什么选择你吗？”哈里希滔滔不绝地自顾自说，“因为是你的理论使我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蒙羞，让我这个伟大的科学家出洋相。我要在我的实验中毁了你，你的地位和名誉，甚至毁了你的情感。现在，我做到了。”哈里希一边说，一边走到饭厅侧墙的卡罗琳的肖像前。

“你开玩笑？”麦克白梦呓一样地说，“我有什么地位名誉？”

哈里希又一次嘶嘶地笑起来，“啊哈，我估计你就不会相信。这说明了我计划中惟一的一个缺点。如果你什么都想不起，那我就享受不到复仇的乐趣了。所以，我这里还有最后一个实验要做。”他掏出一块男式手表，在麦克白的眼前晃动着说，“我们第一次吃马铃署乳酪汤时，我拿走了你的这块表。这块表和我一起，在我的封闭系统中经历了每一次信息传输。”

麦克白喉咙紧抽，因为恐惧，脸上渗出冷汗，耳边听到哈里希继续说着：“毕竟，这是你第一种生命体验的惟一物证。你相信心灵感应吗，麦克白？通过握紧一个物体，精神可以引导你读出物体拥有者的生命信息。

“现在，你握住它，麦克白，读读你自己的另一种生命体验，试试这块表会告诉你些什么？”哈里希狞笑着，把手中的表猛地塞到麦克白手里。

麦克白本能地挣扎着想扔掉手表，但他的手指发僵。

握住手表的一刹那，麦克白的脑子里立刻像翻江倒海一样，无数熟悉的面孔、声音、气味浮现出来。他感受到痛苦和欢乐，回想起生命中的笑语、哭泣、贪欲和爱。麦克白知道，这些正是自己失去的生命体验。卡罗琳和大卫的音容笑貌，像陀螺一样在他面前旋转，可望而不可即。无助和绝望的感觉重重地压在麦克白心头，他眼冒金星，跌倒在地。

“完美的实验。我的实验总是完美的。”哈里希得意洋洋地说。他跪下一只腿，抓住麦克白的手，在麦克白耳边低声道：“现在你回想起来了吧，卡罗琳是你的妻子，你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叫大卫。你可算得上是个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哩。但是现在，麦克白，我从你那里拿走了一切！”

这时，卡罗琳出现在书房门口，她瞪大眼睛，看着倒在地上的麦克白。哈里希连忙解释说：“呃，我们的客人好像有些不适。”

“你没事吧，詹姆斯？”卡罗琳没搭理哈里希。她关切地问麦克白，眼里满是温柔。

酸楚的感觉漫上麦克白的心头，他几乎想哭出声来。我要告诉她一切，他想。但是何从说起呢？有什么凭证？他听到耳边哈里希嘶嘶的笑声，知道他才是现在这盘棋的赢家。麦克白压抑着屈辱和悲愤说，“我很好，哈里希太太，我想我应该回去了。”

麦克白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经过卡罗琳身边时，卡罗琳忽然抓住他的手臂，“哦，詹姆斯。”

麦克白转过身，看到卡罗琳的大眼睛凝视着他，她的手正抓住自己拿着手表的那只手。

“啊，对不起，我还以为是我戴的那块表。”麦克白说。他走回餐桌前，把手表扔到餐桌的一角，然后再次往门口走去。

在临出门的那一瞬间，麦克白忍不住回过头，和卡罗琳四目相对。他看到卡罗琳的嘴唇动了动，说出一个词。尽管没有发出声音，但麦克白却觉得脑际一声轰响，麦克白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因为他分明读懂了卡罗琳的唇语，卡罗琳只说了一个词，一个孩子的名字：“大卫！”

滴答。

女人逐渐镇定下来。她从地上捡起表，看到表背面刻着的字“给詹姆斯，永远是你的卡罗琳”。是的，詹姆斯，大卫，她的亲人。那么楼上卧室里她的丈夫呢？她感到一切都无理可讲，只觉得自己的生命紊乱不堪。

滴答。

她拿起放在餐桌上的一把刀，刚才切蛋糕时用过的，刀身细长，刃口锋利。她上楼，进到卧室，听到阵阵鼾声。床上躺着一个在她眼中看来很陌生的男人，她不清楚自己怎么成了这个人的妻子。

滴答。

一只手握紧表，另一只手握紧刀。她向床边走去。

滴答。

# 《我，一个做梦者》作者：[美] 沃尔特·米乐

［英］刘江译

周围有灯光、声音和温柔的双手。

但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感觉，一个新生儿看不见东西，听不见声音，也无法感觉到抱着他的双手。光线聚集在他的视网膜上；断断续续的噪声振动着耳鼓。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无法与任何意识或者概念联系起来。所有这些不同的感觉似乎都是“自我”的一部分，“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头脑，包含了一切。

婴儿如果第一次感到饥饿总会哭起来。通过这种方式来让人给他喂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摆脱饥饿的快感。

当疼痛到来的时候，婴儿同样也会哭起来。疼痛也会因此减少或者消失。

但如果当婴儿哭的时候，情况不会有什么改变。愤怒就有可能产生，随着愤怒的慢慢积蓄，最后将导致可怕的结果。

在宇宙中存在着两类事物：自我和非我。

“这是我的一部分，但那不是。”

“这是我，因为我能感觉得到；但那不是，因为我无法拥有它的感受。”

他探索着，彷徨着，并且不时地受到惊吓。被一些他无法控制的东西惊吓着。

他甚至注意到那些非我的物体组成一个个群体，每个群体再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中的一员用双手抱起他，喂他吃，哄着他玩，似乎正在羞辱一个非我的个体。在这个体系中，一个声音与这个成员联系起来，叫做：“妈妈。”

婴儿刚刚开始摸索妈妈的脸庞的时候，门开了，一个浑厚的声音冲着妈妈叫嚷，妈妈这时尖叫了起来。

混乱的声音顿时变成了愤怒的闪电般的声响。

被粗糙大手抓起的感觉把他给吓哭了。

被抱着疾跑的感觉让他头晕目眩。接下来，有一种睁不开眼的感觉，再接着，就是一片漆黑了。

有一种说不出话的感觉。

他试图用自己功能有限的器官去探索自己到底是到了什么地方，他也试着哭，但实在已经没什么好哭的了。

他将要重新开始。他的一部分被换掉了。现在，在这个宇宙之中，有三类事物了，而不是两类：自我，半自我，非我。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完全不同了。

我站在雨中，像一枚闪闪发光的银针。我在等我的老师的到来。巨大的混凝土平原从我的四周延伸出去，消失在灰色的洪流之中。有一大部分建筑物坐落在城市的西边，一张高高的隔离网把这个平原从北面分割开来。这个城市是一个“两条腿”们居住的地方，他们称他们为“人类”，这个城市的名字叫做“第七代电子爱瑞达倪港”。这是创造我的地方，但不是我自愿来的，也不是能令我开心的地方。能使我开心高兴的地方是那远方的天空和满是星星的宇宙。我是ＸＭ－５－Ｂ，但老师叫我“工头”。起名字是“两条腿”们的一种功能。

我难过地站在雨中。老师还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到，周围一个能跟我说话的人都没有。我目前没有发现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半人半机器。尽管老师说过“如果你表现出色，又服从命令，并且能专心学习，那么萨酶先生会制造更多像你一样的产品”。

我认为萨酶先生创造了我，所以我必须为他服务——但对我来说那并不是我的结论；“两条腿”可以毫无逻辑，如果他们喜欢的话。那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我同样也能毫无逻辑地办事，有时候我会为我能够这样做而暗自高兴；但当老师在的时候，我是不被允许没有逻辑行事的。如果我的任何分析有误的话，老师就会按下一个按钮，这会让我疼痛无比。

他们希望我能够始终按逻辑办事，并且希望我为他们的主管——萨酶先生效劳。但如果这是他们的初衷，为什么在设计我的时候还让我拥有不按逻辑办事和拒绝服从的能力呢？他们制造的其他机器就不具备我这样的能力。这些机器在它们的分析电路中缺少抽象能力和尝试新事物的动力；在缺乏足够量数据的情况下，它们不能做出应有的反馈。

我感到十分孤独，并且害怕。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一直处在惊恐之中。他们在制造我的时候已经让我拥有感受快乐、惊恐、痛楚和困倦的能力了。我最喜欢睡觉，因为那样我能够做梦。并且我做的梦都十分奇怪。上次我做梦时，梦见自己是个“两条腿”。我怎么会有足够的经验使自己做这种梦呢？

这是始终困扰我的一件事。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何最好地控制自己，也许是因为我对自己了解得还不够。我缺少能自我分析的数据。所以，我既害怕这些数据但又想拥有它。老师不会告诉我这些。他说过：“你熟悉你现有的经验就足够了。”

“老师，”我问道，“你的自我意识能跟我的一样吗？”

他那干瘦的脸庞皱了起来：“并不完全一样。意识是建立在感觉和对这些感觉记忆的基础上的。我没有能力感受到微波或是X射线或是超声波。我不能像你一样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我没有你身上的感受器，所以我只能感受到我所能感受到的，而你也只能感受到你所能感受到的。好像我的骨头是由肌肉包裹住的，而覆盖你表面的则是一系列感应器。所以我们的意识是不同的。”

“更多的感受装置会更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吗？”我问道。

“是的。”

“那就是说，我的生存能力要比你的强，是这样吗？老师？”

他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听不清楚。他狠狠地按下了那个能使我感到疼痛的按钮。我顿时疼地嚎叫起来。这种感觉就像一股火焰在我体内燃烧。

那还是很久以前，我被告知不要问一些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触怒了老师，这是我知道的。他通过让我疼痛的方法来回避这个问题。我理解老师，而且通过分析，已经原谅他了，但是他身上却没有任何能让他疼痛的装置。“两条腿”们都有一定的特权。

我感觉我能理解老师的意识，因为我能够幻想我就是一个老师。

有一个“两条腿”我十分喜欢。它叫杰娜，它是一位女性，也会被人们称为“她”。她的工作是负责清洗和维修我体内一系列有感官功能的电子控制系统。她通常在我就要飞行的日子到来，所以她也就成为我即将进行太空旅行的预兆了。

杰娜高挑的个子，一头金发，她的身体不像我，是一个看上去十分柔弱的女子。她也穿一身跟老师一样的白色连体衣。她带来了一个工具箱，工作的时候嘴里还不断地哼着小曲，有时候她会跟我说话。我喜欢听她哼小曲。我希望我能歌唱。但是我的音调是没有变化的，只有一个音。我脑海里能想一首歌，但却无法将它唱出来。

“请教教我那首歌吧，杰娜。”有一天我贸然地说。这是我第一次鼓足勇气主动跟她说工作以外的事。

我的举动吓着了杰娜。她看着我的眼睛和扬声机，她的脸都白了。

“安静！”她小声说道，“你不能唱歌。”

“我的思想可以唱，”我说，“教我唱吧，这样我在做下一个梦的时候就能听我自己唱了。我能梦见我在歌唱；在梦里，我有唱歌的器官。”

她的喉咙里发出了一阵令人发笑的声音。她盯着她正在检测的复杂的电路。然后她用眼睛瞄了一眼嵌在墙上的一块特殊表盘后面的东西。她抿了抿嘴唇。我什么也没说，但心里不知怎么地会为隐藏在那块表盘后面的东西感到羞愧。因为那是让我能够违抗指令并且进行非逻辑活动的根源所在。我从来没看见过它，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他们不让我看见它。通常在他们打开那块表盘的时候，他们都会关闭我的视觉系统。她为什么要看那个东西呢？我感到十分羞愧。

突然，她站起身来，冲着各个入口张望了一下。

“现在没人会来。”我告诉她，这是对她行为举止进行翻译后的一个回应。

她走回来，坐下来继续工作。“如果有人过来就马上告诉我，”她说，“我是不能教你唱歌的，你要知道，那是背叛。我刚才根本没意识到我自己在唱歌。”

“我不明白什么是‘背叛’。但是我为你不能教我唱歌而感到难过。”

她试着用双眼注视我，但我觉得她不知道应该把眼睛放哪里。我却在仔细地观察着她，而她却不知道。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一个“两条腿”被一个非“两条腿”观察。但我是不能笑的——除了在做梦的时候。最后她又检查了那块特殊的表盘一遍。为什么她总是看那儿？

“也许我能教你另外一首歌。”她说。

“请吧，杰娜。”

她慢慢地带着思绪回到了她的工作上，过了一会儿，她什么也没唱，我以为她不会再唱了。但突然她开始唱起来了——非常清脆的声音。以至于我能同时记下歌词和曲调。

我亲爱的宝贝，

你生在星海中，

火箭为你唱着摇篮曲。

睡吧，睡吧，睡吧，

在星际的那边重新醒来……

“谢谢！”当她唱完的时候我说道，“太美了，我想。”

“你知道‘美’这个词？”

我多少有点羞愧。这个词我听到过许多次，但一直不清楚它的意思。

“对我来说它是一个东西，”我说道，“也许对你来说是另一回事。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呢？”

她愣住了：“这是为婴儿写的一首歌——催眠曲。”

“什么是婴儿，杰娜？”

她又一次盯着我的表盘，抿了抿嘴说道：“婴儿是新的人类，未经人教导过的生命。”

“我一度也是一个新机器，也有尚未被教导的时候。有为新机器谱写的歌吗？我好像记不大清楚了——”

“嘘！”她嘘了一声，看上去被惊吓到了，“你会带给我麻烦的。我们本不应该聊天的！”

我把她惹生气了。我觉得挺难过的。我并不想让她觉得有麻烦，那也许会给“两条腿”们带来麻烦。她的歌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且这歌好像是谁很久以前给我唱过的。但那是不可能的。

过去的一段日子里，老师总是缠着杰娜。不是想方设法带她出去，就是在她检修我的工作时间来跟她搭讪。他那双小小的黑眼睛总是在杰娜身上瞄来瞄去。他试图说些有意思的事逗杰娜开心，但我认为杰娜总是对他爱理不理的。她对他说：“巴尼，你为什么不回家看你太太去？你没看见我现在很忙吗？”

“如果你是我的太太，杰娜，也许我会立刻回家的。”他的声音咕咕噜噜的，听起来阴阳怪气。

她唏嘘了一下，做了个鬼脸。

“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呢，杰娜？”

她轻蔑地笑了笑。

悄悄地，他凑到杰娜身后，他那副嘴脸显得那么贪婪。他突然用双手楼住杰娜。

“杰娜——”

杰娜试图推开他。他用力将杰娜拽向他怀里，企图做一些我从来无法理解的事，同时也无法用词语将其表达出来；但不管怎样，我还是知道一点的，我想。她挣扎着，但是他抱着她不放。接着，杰娜用指甲在他脸上抓出几道血痕来。这时，他大笑起来，并且放开了杰娜。

我当时十分恼火。如果有一个能让他疼痛的按钮，我一定会按下它。第二天，我没有服从他的命令，而且做了些不合逻辑的事。于是他又一次用疼痛感来惩罚我了。我们当时还是在太空，我把飞船的速度提高到了极点。他有点害怕起来。

当他让我睡觉的时候我又做梦了，我梦见自己是个“两条腿”。在梦里，老师身上也有了个能令他疼痛的按钮，我一直按着它不放，直到他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之后，杰娜渐渐开始接近我，并且对我越来越有兴趣。我也开始想一些关于她的事，虽然我也不清楚我在想什么。我无法通过逻辑分析数据库里的数据去思考杰娜，同时，关于杰娜的很多相关数据也无法储存在我的记忆库里。如果我是一个“两条腿”的话，我应该会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但这又怎么可能呢？数据必须从记忆库里提取，而我又怕向老师提出提取这些数据的要求。

老师总是不断教我做一件事——“战争”。那就像是一个游戏，但我并没有真正玩过这个游戏。老师说，现在暂时还没有战争，但是等萨酶先生准备好了，很快那一场大战就要开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是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不像其他的机器。其他的机器需要“两条腿”操纵或者引导它们。而我却可以随意飞行。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让我拥有不服从和不按逻辑办事的能力，因为这让我有了独立运行的能力。即便是在对周围环境的数据收集不足的情况下，我也依旧能做出自己的决定，而这恰恰是其他机器所办不到的。

老师说过，萨酶先生会使用我以及其他像我一样的机器，把这个星球从原来很早就开始在这里定居的“两条腿”那里夺过来。这个星球叫做地球，我认为这是在杰娜唱的歌里经常被提起的星球的名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萨酶先生想要得到这个星球。我并不喜欢行星，包括地球这颗行星在内。太空才是我最大快乐的所在。但是战争同样也会发生在太空中，如果战争来临，其他和我一样的机器都会到这太空中，到那时，我就不再孤独了。我希望战争能快些到来。

但是，我首先必须向萨酶先生证明我是一件很好的武器。

老师还是企图亲近杰娜，但杰娜却始终不肯。一天他对她说：“你明天必须跟我一起上太空。那儿的雷达出了点问题。地面上的那个倒是没什么问题，但太空那个有问题。”

我听着，分析出老师所讲的是错误的数据。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那么说。但我却一直保持着沉默，因为我敏锐的眼睛清楚地看见他手上拽着能令我疼痛的遥控器。

杰娜怀疑地皱起眉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接收到的雷达传回的数字信号转变为模拟信号之后成了一片雪花。”

那不是真的！但她没有说出来：“我没发现任何异常。”

“我说过了，那是太空的雷达出问题了。”

她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突然说：“那好吧，我们先测试一下飞船，然后叫弗克跟我们一起去。”

“不，”老师说，“克里克最多只能载两个人。”

“我不！”

“明天六点在这见面，”他说，“这是命令。”

她气得脸都涨红了，但什么也没说。她转过身继续观测监视器上的数据。他看着她苗条的背影猥亵地笑了出来，然后就离开了。杰娜走到窗边望着他离去。

“克里克？”她低声说道。

“是的，杰娜？”

“他在撒谎，对吗？”

“我怕如果我说了实话，他会伤害我。”

“那么他就是在撒谎了。”

“现在他要让我疼痛了！”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摇头说道：“不，他不会的。我会跟他去，到时他就无法伤害你了。”

我很高兴她为我所做的，但在她说完这些话走后，我开始彷徨了。也许我不应该让她那么做。她一直在躲避老师，也许他会做一些给杰娜带来麻烦的事的。

六点了，金黄的太阳（爱瑞达尼）在地平线以下染红了灰暗的天空。老师第一个来了，他驾驶着穿梭机正从远处而来，脸上带着笑容。看上去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他登上了飞船，四处巡游了几分钟。我看着他。他恶恨恨地看了我一眼，接着把我向下看的视觉功能关闭了，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肯定的是，在飞船加速的时候，“两条腿”必须是躺卧着的，而且就躺在我的下方。

“这样让我怎么才能确保你是安全的呢，老师？”我问道。

“你不必看了，”他愤愤地说，“我不喜欢你盯着我看。还有你的话太多了。我必须教会你如何少说点话。”

说完，他用控制器让我疼痛了足足五分钟，虽然还不至于让我丧失知觉，但足以让我抽搐。我恨他。

这时候杰娜来了。她看上去有些疲倦而且还有点害怕的样子。老师伸出双手想拉她上飞船，但杰娜没有接受老师的帮助，自己登上了飞船。

“行了，巴尼，起飞吧。克里克上升至５０英尺高度，我想那应该足够了。” 杰娜对老师说道。

“你赶时间吗，我亲爱的？”

“是的。”

“我想，是去参加你的一个重要的约会吧？”

我看到杰娜的脸色苍白，她试图躲开老师。“我，我……”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老师咯咯地笑起来：“哦，对不起，是我用词不当。你是去参加那个秘密的会议而不是约会，”他说道，“亲爱的，那会议地点应该是在西面的树林吧——跟自由派的见面地点，我想你们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吧。哦，别狡辩，我知道你参加了。请问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刺杀萨酶先生啊，杰娜？”

她惊讶地摇摆了一下身子，用恐惧的眼光盯着老师。他又一次咯咯地笑起来并且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准备起飞，克里克。”

我关上舱门，启动反应堆。我心里还在为老师刚才说的那些话犯怵。现在我和他们已经隔离开了，虽然看不见他们但依旧能听见他们说话的声音。

“你想怎样，巴尼？”她轻轻地问道。

“我不想怎样，真的。”老师说道，“亲爱的，你认为我会背叛你吗？我只是在提醒你。那树林，也就是你们的据点今晚会被突袭。所有在那儿的人都会被干掉。”

“不！”

“啊，是的！但是你，我亲爱的，会安全地呆在我身边。”

我听见了杰娜低沉哀怨的声音。

“不，你不能离开飞船，杰娜。你会去给他们通风报信的。克里克，让控制器执行发射命令。”

控制器是我的一个电子分析器。我接收到的老师的声音转换成一连串有意义的雷达脉冲信号，清楚地理解了老师的指令。

“现在起飞。”

随着一阵浓烟从飞船底部喷出，重力加速度迅速升高到４个ｇ， 在起飞过程中，杰娜和老师都没有说话。大约１０分钟之后，我们已经上升到１１６０英尺的高度了，航速每秒６．５英里。

“现在的动力能量已经可以超过逃逸速度所需要的能量了。”我向老师报告道。

“停止火箭推动。”老师命令道。

我执行了老师的命令，然后听到老师奸笑的声音。

“放开我！”是杰娜的声音，“你这个卑鄙之徒……”

他再一次笑起来：“可别忘了你的自由派的同党哦，亲爱的。”

“听着！”她用一种绝望的语气说道，“让我通知他们！然后你就可以拥有我了。我会跟你结婚，如果你想这么做的话。但不管怎样，先让我通知他们……”

“对不起，杰娜。我不能让你这么做。那些可怜的叛徒终究是要被处理的。我……”

“克里克！”她大声叫喊道，“帮帮我！让我们下去——看在上帝的分上！”

“闭嘴！”老师吼道。

“克里克，求你了！８０个人会丧命的，如果不通知他们的话。克里克，你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啊！如果你出生的时候也是一个人的话，那么——”

“闭——嘴！”我听到扇耳光的声音。

她哭了起来，那是痛苦的声音。我的愤怒已经积聚起来了。

“我要丧失逻辑了！”我大叫道，“我要不听从命令了——”

“你在威胁我？”老师大叫道，“你这个疯狂的垃圾，为什么，我要……”他向疼痛控制器走去，把疼痛度调到饱和状态。如果我让他这么做了，我就会丧失知觉的。我突然控制飞船加速，速度陡然上升到6个g。他失去重心，向墙上倒去。他摇摇头，清醒了一下。

“如果你再敢伤害我的话，我会再这么做的！”我告诉他。

“回去！”他命令道，“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

“别惹克里克了！”杰娜大声说道。

“你，你……！”他结巴地说，“我要把你关起来！”

“请便。”

“下去，克里克。降落到咖玛港。”

“我拒绝服从，我不会下降。”

他愤怒地盯着我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走向反应堆舱。他穿上防护服，弯腰走进了反应堆舱。我知道他想做什么，他想切断我与飞船的连接，自己来控制飞船。

“别，老师！老师别这样！”

他笑了。他拉开反应堆舱的舱门走了进去。我害怕了。在他切断我与反应堆连通线路之前，我用控制器把反应堆的密封盖稍微打开了一点。只见舱内一阵刺眼的闪光。接着是老师的一声惨叫。他双手捂住了眼睛。

“你想切断我的控制线路，”我说，“你不该那么做。”

但他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躺在地上。现在我发现原来他们身上也是有疼痛按钮的。

杰娜慢慢地朝反应堆舱走去。惊讶地看着地上的老师。她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然后她回到驾驶舱坐了下来，双手捂着脸，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说话。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觉得有些害羞。

“你杀了他。”她说。

“是不是我把事情弄糟了？”

“太糟了。”

“那你会因此伤害我吗？”

她抬起头，摇了摇头，说道：“不，我不会伤害你，克里克。但他们会这么做的。”

“他们是谁？”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萨酶，我猜。”

“但不管怎样，你是不会伤害我的，对吗？”

“不，克里克。你可能是我的孩子。他们夺走了很多人的孩子，包括我的。你可能是弗兰克。”

她疯狂地笑了起来：“你可能会是我的儿子，克里克——你可能是。”

“我不明白，杰娜。”

她又笑了起来：“你为什么不叫我妈妈呢？”

“如果那是你所希望的话，妈妈。”

“不……”她叫得几乎都失声了，“别！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不起，我还是不明白。”

她站起身来，从她的眼中我可以看到我自己。

“我给你看看！”她走向那块特殊的表盘——那块我不知怎的会为之感到害羞的表盘。她揭开那表盘上的封条。

“别，杰娜我不想看见那东西——”

嵌着那块表盘的墙打开了，我惊呆了，原来那墙后面是一个储藏室。我盯着我的一部分：一个粉红的东西装在一个瓶子里。一堆被弄皱了的东西，中间一条明显的缝，将它对半分开。比杰娜的头还要小——但有些东西证明它是一个大脑。附在它上面的复杂线路直接与我的电脑和分析器相连。

“看见了吗？”她大声叫道，“你已经１２岁了，克里克。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只是有一点变形了。一个喜欢恶作剧的孩子。就像弗兰克一样。”她说到这哽咽了。她突然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我不明白。我是一个机器。萨酶先生制造了我。”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哭。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转过身对我说：“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克里克？”

“老师叫我返回咖玛港。也许我该去那儿。”

“他们会杀了你的。也许他们也会杀了我。”

“我可不喜欢那样。”

她耸了耸肩，在舱内来回踱步。

“你还有足够的燃料让飞船超过逃逸速度吗？”她问道。

“没有了，刚才反应堆消耗了太多能量。”

她走到窗边望着闪烁的星星。她慢慢地摇了摇头：“没用的，我们无处可逃了。萨酶控制着整个爱瑞达尼系（比太阳系大１００倍的星系）。我们是逃不出他的手掌的。我们只能飞回去，等他们来处置我们了。”

在她说话的时候，我有点走神，还在为我刚才看到的那个装在瓶子里的东西感到困惑。我想那是“两条腿”的一部分。但那只是我的一部分，并不是全部，所以我不是“两条腿”。太难理解了。

“杰娜？”

“我希望我能有我自己的双手。”

“为什么？”

“那样我就可以抚摸你了。你会躲避我吗？”

她双臂一挥，然后双手捂住脸：“太久了，太久了！”

“你一直在想你的孩子吗？”

她点点头：“你知道‘爱’这个词吗？”

我想我知道：“萨酶先生夺走了你的孩子？”

“是的。”

“我不会服从萨酶先生的。我希望他把他的双手放在我的反应堆上。我就会……”

“克里克！你的武器激活了吗？”

“如果我想这么做的话。但我会死的。”

她笑了起来：“你对‘死’知道多少？”

“就像睡觉一样。我喜欢睡觉。那样我就可以做梦了。我梦见我是‘两条腿’。如果我是‘两条腿’的话，我会拥抱你的。”

“克里克——你想在梦里永远做一个“两条腿”吗？”

“是的，杰娜。”

“你会杀了萨酶吗？”

“我想我会的——”

她瞪大了眼睛：“下降！以最快的速度，克里克！我引导你去他的宫殿。然后我们就撞上去！瞬间引爆反应堆！然后他就消失了。”

“那样他就不能再夺走你的孩子了？”

“不会了，克里克！”

“然后我就会永远睡着了？”

“永远！”

“我会和你一起做梦的，克里克。”她走回反应堆。

我最后一次看了看那黑暗中闪烁的群星，它们是那么晶莹，那么的美丽。虽然很难舍弃这一切，但我更愿意成为一个“两条腿”，即便那只是在梦里。

“现在，克里克！”

火箭点燃了，发出一声巨响，我们开始下降了，杰娜唱着她教我的那首歌。我感到十分舒畅，很快我就能做梦了。

# 《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作者：[美] 迈克·瑞斯尼克

想不到他们会这么笨。这里是国内最大的太空港，几百架全息摄像机监视着每一个方寸，这三个人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抢劫货币兑换窗口，然后逃之夭夭。

他们是搞到了几把陶瓷手枪，还通过了我们的安检装置，然后到男洗手间里重新组装。还有，另外一个人想法子从一家餐厅里偷走了一把切牛排的餐刀。可是，见鬼了，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会在一旁无所事事，看着他们手舞足蹈地带着赃物离开？

我在太空中服役了四年，没见过什么干戈；经过几个月的密集训练，我简直是巴望着发生这种事。我在大洋港呆了三个月，他们的自动系统如此高效，容不下任何比随地吐痰更严重的行为，搞不懂何苦需要活人组成的安保部队。

现在，我算了解了。

端着手枪的男人把人群挡在外面，手持餐刀的男人抓住了一个女孩，约十二岁光景，男人的餐刀对准了她的喉咙。

“不要对他们动手，”耳边的声音说道，“我们得把女孩安全地弄出来，还不能让他们朝人群开枪。”

说话的是塞莫上尉。他的话统统是陈词滥调。对方的身份已经确认，跑到任何地方我们都能找到，所以，不要危及路人。劫匪总得吃饭、睡觉。无论他们躲到什么地方，我们都会在他们的气罐里加糖、飞机上打洞、插爆他们的核反应堆。

“表明身份，但是不要靠近，”莫塞说道，“他们要是想对人射击，射我们比射平民要好。”

射我们……要是记得穿上防弹衣的话，倒是射我们比较好。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穿上防弹衣了，没穿的人则不敢吭声。比起从自制土枪里打出来的陶瓷子弹，一位发飙的上尉可恐怖得多啦。

我离开自己的位置，走到了距离劫匪三人组大约五十码处。人群在他们面前分成两半，他们朝门口走去。接着，我的目光被他吸引住了。那是一位衣着考究的中年舅子，身材不胖不瘦，也不算特别健壮。别人都退下的时候，他转身走了一两步。

他是我们的人该多好。他快要碰到那个拿着刀子的混蛋了。

我正这么想的时候，这男人一个转身，一掌劈中持刀者的手臂，对方手中的武器“咣唧”一声掉到了地板上。小女孩挣脱出来，向人群跑去，可是我的眼里只有将她解救出来的那个男人。他手上没有武器，却朝着两个带枪的男人冲了过去。

他俩转身开火。男人跪了下来，胸口一团血迹，又去抓近旁劫匪的腿。那可怜的人没能得手，他为自己惹的麻烦又多吃了四发子弹。

坏人当然也没能得手。就在他们的注意力转向那男人的一秒钟里，我们全都拔枪在手，开始射击，三人在倒地之前就都咽了气。

我看见康妮·娜芙跑过去看那女孩。于是，我跑到中弹男人跟前。他看上去很糟，但还在呼吸。有人叫了急救飞船。两分钟后，飞船到了，他们把他放到充气担架上，塞进了飞船后面，然后起飞直奔迈阿密。我决定随船前往，他可是冒险救了那女孩，可能还会丧命呢。他醒过来的时候，得有一个医生以外的人守在那儿。

大洋港距离迈阿密海岸八公里，急救飞船不到一分钟就把我们送到了那里，可为了不对伤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又花了四十秒才把飞船轻轻停稳。

我已经抽出他的钱包和身份证仔细看过。他名叫迈伦·西摩，四十八岁。他身上还留着参军时候部队植入的芯片序列号。其他特征同样平淡无奇：身高中等、体重中等、这个中等、那个中等。

他看上去并不太像英雄人物，然而，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位名副其实的英雄，所以英雄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也说不上来。

“上帝啊，”出来帮忙把西摩抬进急救室的一名护工说道，“又是他！”

“他以前来过？”我吃惊地问道。

“三次，兴许四次，”他答道，“我敢发誓，这混蛋是想自杀。”

西摩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还在为这句话感到莫名其妙。三小时后，他出来了，深度麻醉，情况严重。

“他会挺过来吗？”我问了刚才那个护工，他正在把充气担架推进康复室。

“没指望了。”他说。

“他还有多少时间？”

他耸了耸肩，说：“在外面的话一天吧，可能更短。一旦我们把他连上所有这些机器，就不要往好的方面想了。”

“有没有开口的可能？”我问道，“或者至少听得懂我对他说的话？”

“不知道。”

“我留下可以吗？”

他笑了笑说：“你走路带着臂章，身上带着致命武器，我能看见的有三把，我看不见的兴许更多。我算老几？敢说你不能留下？”

我在医院的食堂里拿了个一个三明治，然后去了康复室。病人之间是相互隔离的，我花了几分钟才找到西摩。他躺在那里，几十部机器监测着他的生命指标，五根管子往他的手臂里注入五颜六色、或浓或淡的液体，他的鼻孔里接着氧气，身上缠满绷带，绷带里开始隐隐往外渗血。

我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觉得他永远没有苏醒的可能，可我还是又呆了一小时，为的只是向这个解救小女孩的男人表达敬意。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的眼皮颤抖着张开了。他的嘴唇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于是，我把椅子拖到了床边。

“欢迎回来。”我轻声说。

“她来了吗？”他小声问道。

“你救的小姑娘？”我说，“没有，她很好，和她父母在一起。”

“不，不是她，”他的脑袋都快不能动了，可他试着看了看房间四周，“这一次，她一定会来的！”

“谁一定会来？”我问道，“你说的是谁呀？”

“她在哪里？”他用嘶哑的声音说，“这一次我就要死了，我知道的。”

“你会好起来的。”我撒了个谎。

“除非她很快就来，”他试着坐起身来，可他太虚弱了，又瘫倒在了床上，“门是不是没上锁？”

“这里没有门，”我说，“你是在康复病房里。”

他困惑地问：“那她在哪儿？”

“她可能不知道你受了伤。”我说。

“她知道的。”他的语气绝对肯定。

“她在太空港里吗？”

他微微摇头，说：“她甚至都不在这行星上。”

“你确定不要我去问问前台？”

“没法问，她没有名字。”

“每个人都有名字的。”

他叹了口气，说：“随你怎么说。”

我开始后悔当初留下了。我没能给他带来任何安慰。

“你能跟我说说她的事吗？”我问道，我是想在罢手回家之前，试着再帮他一次。

他看上去肯定是要说什么话，可接着他就昏了过去。几分钟后，连在他身上的所有机器全都开始震动，几个年轻的医生冲进了房间。

“他死了吗？”我问道。

“出去！”其中的一个医生下令。

他们开始实施急救。我觉得再呆下去就会碍手碍脚，于是，我走到了外面的过道里。没过多久，他们就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死了吗？”我又问道。

“是的，”其中的一个答道，“你是他朋友？”

我摇头说：“不，我只是把他从太空港那里带了过来。”

几名护工抬着充气担架出现了，其中的一个是先前和我说过话的那个。

“我跟你说过，他不会撑过一天的，”他说，“这些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冲进水流一样的子弹和镭射当中还能完完整整地出来呢？”

“这些人？”我重复着说。

“是啊，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二个了。三个月之前还有一个男的。他遇上了银行劫匪，没有打电话给警察，而是朝四个带枪的家伙冲了过去，”他用力出了一口气，摇了摇头，“那可怜虫没能接近他们身边二十米的范围。”

“是不是到达前死亡？”我问道。

“差不多，”护工答道，“他一口咬定有人会来陪他，还坚持要门口的每个人都知道该把那女的送到哪儿。”

“女的？”

“我觉得是女的，”他耸了耸肩， “也可能我搞错了。他没说几句清醒话。我觉得他有那么一会儿都不记得自己叫什么了。丹尼尔·丹尼尔斯，是他的全名，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得把这家伙拉到地下室做尸检了。我们现在在休假，但是这个礼拜人手有点不够。”

我走到一边，让他们进了房间。出于好奇，我离开之前在入口处停了下来，打听了是否有人问起过西摩。

一个也没有。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还是觉得好奇，就到电脑上找了些关于西摩和丹尼尔·丹尼尔斯的零星信息。’西摩找起来简单，出生和成长都在迈阿密，在这儿上的大学，太空上服役九年，在俗称尼基塔的柯本柯夫二号星上的一次交火中中弹，身受重伤，然后载誉退役。回家后，从事海滩房产销售，两年前，他突然铁了心要证明自己不是英雄就是防弹人，或者两样都是。从那以后，他曾三次试图丢掉性命；头两次是医院帮他保住了命，但这一次没能保住。

丹尼尔斯就不那么简单了。年初的时候，其实有四个丹尼尔·丹尼尔斯住在迈阿密。有两个还在此地。另外两个，一个在三十九岁的时候死于相对自然的原因，剩下的那个就是护工跟我说的那个。

他死的时候三十九岁。十六岁时退学，签过两份小联盟足球的合同，两次都被开除，二十岁的时候参加太空部队，服役七年，伤病退役，此后换了几份工作。 我查看了那份伤病退役记录。他在尼基塔上重重挨了一发高射炮。身体是康复了，可四年里他一直都在因抑郁症看心理医生，一天晚上，他试图和一群不良少年动手，并因自己惹的麻烦而烧伤了。花了一年时间，他的皮肤恢复原状，但这死人一个月后跑到外面又做了一件同样具有自杀性的事。连警察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发现他的时候，射击已经结束——他身中各种口径的铅弹，肯定是单挑了六个带枪的男人。

事情是这样：两个不起眼的男人，除了居住的镇子和服役的行星之外，互相之间却没有任何共同点，两人都甘愿面对死亡，原因不明；还有，被救之后，两人又都重新面对死亡。

我还在沉思的时候，塞莫上尉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交报告。我跟他说了我看到的情形，其他报告都和我的见闻相符，然后我想，没我的事了。

“等一下。”他说话的时候，我正要转身出门。

“什么事，长官？”我说。

“你跟他去了医院，为什么？”

“我当时希望他能告诉我为什么自愿冒这个险，”我答道，“我原以为他对我们击毙的人有所了解。”

“那他了解吗？”

我摇了摇头，说：“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了。他在术后只恢复了大约一分钟的意识，然后就死了。”

“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塞莫上尉沉吟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于是我在电脑上查了他和丹尼尔斯……”

“丹尼尔斯？”他突然问道，“谁是丹尼尔斯？”

“是另一个用同样方式结束生命的男人，”我说，“两人唯一的共同点是，都居住在这里，都目睹过柯本柯夫二号星上的行动。”

“柯本柯夫二号，”他重复了一遍，“就是他们叫做尼基塔的那个？”

“是的，长官。”

“那倒挺有趣啊。”塞莫上尉说。

“怎么了，长官？”我问道。

“大约两年前，我在火星港上管安保，那时有过同样的事。四个男人抢劫一家餐馆，有个男的在等去泰坦星的航班，他决心赤手空拳和他们打。他还没走近，他们就打中了他。我们在这四个人伤害其他人之前制服了他们，可这男人中了太多子弹和能量脉冲，几个小时后就死了，”塞莫上尉停了下来，皱起了眉头，“那时候，我得填张表格，也就是说得弄清楚被杀的是谁。我之所以要提这件事，是因为他在尼基塔上呆过。”

“伤病退伍？”

“是的，”他答道，“奇怪，对吗？”

“非常奇怪，”我说，“你知道那次是不是他第一回那样拼命？”

“不，我不知道，”塞莫上尉说，“我想你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吧？”

“是的，先生，是有原因的。”

“给我一分钟时间检查记录。我说过，是两年前的事了。”他激活电脑，调出我们正在讨论的文件，对死者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十一秒后，有了答案。克莱顿·木藤僧二世曾经四次面临必死的境地。他仿佛奇迹般地逃过了前三次，命运之神在火星港上才履行了诺言。

“上尉，”我说，“如果我告诉你：西摩和丹尼尔斯也是几次拼命才成功的，你会怎么说？”

“我会说，他们在尼基塔上遇到了某种非常有趣的事，”他说完后，打印了一份柯本柯夫二号的材料，仔细看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它的大小大概是地球的四分之三，重力更小，氧气有点少，但呼吸不成问题。我们在和帕楚卡联军打仗的时候，发现他们用尼基塔临时屯放军火，我们派了一小队人登陆，炸掉了屯兵处，双方都伤亡惨重。剩下的几个幸存者分散各地，我们花了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才找到了他们，最后，他们回到了大部队。那里有些动植物，但是没有人类，也没有帕楚卡人。”

“不知道上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说，“大多数在战争期间中弹的人都不会愿意重新经历战斗——这三个人却特地寻找这样的机会。”

“用你的电脑查找幸存者，然后再发问。”他说。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整理报告，试着按照塞莫上尉的提示，找出尼基塔上的那些幸存者。帕楚卡战争已经结束，所有文档和记录都随之解密，但它们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那时候，我们派去的是一个由三十名男女组成的秘密小分队。那场行动异常惨烈。二十五人在尼基塔阵亡，剩下的五个——其中包括西摩、丹尼尔斯、和木藤森——身受重伤。他们显然是分开了，每个人都设法依靠自己活了下来，直到几周后救援小组到达。我试着找到另两个幸存者。两人都曾向死神献殷勤，直到死神命中注定地与他们会面。

从两人的履历中，完全看不出格外勇敢或者格外愚蠢的迹象。除了丹尼尔斯的抑郁症，他们两人都没有因为情绪或心理问题接收任何治疗。据我所知，他们在退伍后都没有与其他任何人联络。

尼基塔上的战斗发生后的六年之内，他们都死了，死前置身的环境只能用“自录性”来形容，就算是最好的外科医生、最好的医院也没法保住他们的性命。

第二天，我向塞莫报告了我的发现。看得出来，他和我一样吃惊。

“你觉得是什么让他们放弃生命呢？”他沉思后说道，“还有，如果他们那么想死的话，何不干脆在脑袋上放一枪？”

“要发现真相只有一条路，长官。”我说。

“我不能把你派到尼基塔去，”他说，“我们是大洋港的安保，尼基塔在一千多光年之外。”

“可是如果是那颗行星上的什么东西引发了这种行为……”

“别想了。如果那里的食物、水或者空气有问题，太空部队和海军早该发现了。”

可是我没法不想啊。要怎么忘记这样的事呢：一群完全没有共同点的人，在分享了同一段经历后，就用完全相同的行动毁灭了自己？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工作结束后回到我的住处，试着寻找更多关于那颗行星和那些幸存者的信息。问题是，可供寻找的东西实在太少。那些人在室外呆了三周，或许四周。一共只有五个人，行星在战斗后就被帕楚卡联军抛弃了，从那以后，再没有人回去过。战争已经结束，我给几个帕楚卡的历史学家发了信，希望他们能告诉我些什么——不是关于尼基塔上的行动，而是关于幸存者的行踪。

一周后，我才收到了一个回复，可是最终，这些学者中一个名叫Myxophtyl的（至少我的电脑是这么翻译这个名字的）还是告诉我说，在四个幸存者中，有两个是自然死亡，另两个死于英雄壮举，其中的一个是救一个小孩而死的，那孩子在动物园里闲逛的时候误入关闭凶猛肉食动物的区域；另一个是在保护一个摩鲁人时丧命。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类，长官，”收到历史学家的回复后，第二天，我就向塞奠上尉报告，“不管那行星上有什么，它影响到了每个个体。”

“我明白是那么回事，”他说，“我和你一样觉得有趣，可是我跟你说过了，我没有权力把你送去那里。”

“我还存着假期呢。”我说。

他在电脑里查了一下：“你的假期可没有五个月。”

“那我就请假。”

“好好想想，”他说，“那颗行星上没有任何东西伤害过任何人。你真的想去那个地方？想在上面无聊到哭？想回家之后突然有一天决心证明自己能挡子弹、抗镭射？”

“不是，”我承认，“我不想。”

我想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越来越沉湎于那个问题：是什么能把原本正常的人变成对着枪口发起冲锋的自杀者呢？我总是在心底里回想塞奠上尉的问题：如果你真想死的话，何不干脆在脑袋上放一枪？可是，接着我就想到了躺在康复室病床上的迈伦·西摩。他不想死的，他想看看那个女人，他肯定那女人会用什么方法知道他正在医院里。好吧，女人可能是他幻想出来的，但求生可不是他幻想出来的。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沉迷，可当后面的三个星期飞逝而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总是在想尼基塔上发生的事，终于，我再也忍不下去了。我跟塞莫上尉说，我要请一个月的假，不准的话，我已有辞职的充分准备。

“别傻了，”他说，“仅仅为了追逐幻想的话，那可太离谱啦。再说，我已经把你的发现报到海军和太空部队去了。他们肯定会调查的。”

“我也觉得他们肯定会，”我说，“只是未必会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调查。”

“目前我们正在打十到十二场小型战争，”我说，“比起调查六年无人涉足的行星，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把全部细节都给了他们，”塞奠上尉说，“要是他们觉得重要的话，会很快就回到那边去的。”

“如果他们发现任何原因，都会把它列为最高机密，一个世纪之内不会解密，”我回敬道，“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是不该劝你了，对不对？”他沉默了许久之后，说道。

“不，长官，不必。”

“好吧，准假一个月，明天开始，”他递给我一个小方块，“去那里没有直接航班。这东西能让你免费登上地球或其联盟拥有的任何一艘飞船。”

“谢谢你，长官。”我说。

“密码在三十天后准时消失，所以不要逗留超过三十天，除非你回来的时候想自掏腰包。”

“我很感激，长官。”

“你是个好保安，”他说这话的时候不大自在（称赞别人总是使他不自在），“我不想失去你。”

“不会的，”我向他保证，“我会找到答案，然后在一个月内返回。”

“保重身体。”他说。

“不祝我好运了？”

“我觉得，你要是找不到要找的东西，运气还会好一点儿。”塞莫上尉一本正经地说道。

设在太空中旅行的人容易认为，有了超光速飞行和虫洞，你就能在一天时间内到达银河系内的任何地方，但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虫洞只去它们想去的地方，而不是我们想让它们去的地方，而且，就算你能以几倍光速飞行，银河系还是显得庞大。我用一天时间飞到了天蝎座三号（Antares Ⅲ），在那里换乘飞船，继续前往白金汉四号（Buckmgham Ⅳ）。我在上面逗留了一天，然后换乘了一艘能把我带到迈柯林星（Mickeleen）的飞船，接下来我只能在那里租一艘私人飞船飞完剩下的旅程。

“你要把这个方位牢牢记在脑子里，”小型飞船在尼基塔上着陆的时候，飞行员对我说，“我十天后准时来这里。到时候，如果你不在这个地点，我没有时间也不愿开展一次单人行星搜索，也就是说你会被困在这儿，可能余生剩下的时间都回不去。明白吗？”

“了解。”我说。

“你的食物补给肯定够用？”他看着我的背包问道。

“食物和水够用十二天。”

“如果从现在算起的第十二天后你不在这里，那就没什么安全可言了，”他说，“要过几十年才会有其他飞船在这里着陆。”

“我会来的。”我向他保证。

“那样最好。”他说。

舱门关闭，他走了，我孤身一人。六年来，我是第一个踏上尼基塔的人类。

我感觉很好，这里的重力场是地球上的百分之八十二，心脏病患者就是在这样的世界做康复治疗的。氧气含量有点低。

这世界地面大多棕色，像是草地，地上零星长着形状古怪的树木，一颗G等太阳既提供了充足的光照，又没有让尼基塔炎热到令人不适的程度。我看见一群形似老鼠的小动物正隔着灌木和树丛偷偷望我，可当我转身想好好看看它们的时候，它们却缩进了自己的地洞中。

我知道这颗行星上有水。这里有两片海洋，四座顶部积雪的山脉，山上的融雪流成了河。这里的水闻起来很怪，尝起来更糟，但是可以饮用。我不知道水里是不是有鱼，但我觉得有的。我们初次到达群星时学到了一件事，那就是生命不仅以最奇怪的形式存在，还会在最诡异的地方生长。

根据地图，距我四英里的就是冲突发生地点，也就是军火库。我正在重走我方小组走过的路。其实，他们是在行星的另一头，大约三千英里处出发，然后乘坐高速气垫车，在夜色掩护下到达此地，但最后几里路他们靠的是双脚行走。我找了找营地的踪迹，然后意识到一支秘密突击队是不会扎营的，而应该在被发现之前冲着目标不断前进。

地面平整，没有生长过密的植物，我不断走着，直到抵达目的地。要发现这里并不难。地面上有个大坑，周长接近五百英尺，深度大约四十英尺，这就是军火库的遗址。双方的营救小队明显都没有能力同时处理活人和死者，地上散落着人类和帕楚卡人的骨骼，上面的血肉已经被小动物和昆虫剔得干干净净。帕楚卡人的骨头上有一层蓝绿色的东西，我没弄明白那是什么。

我在这个区域走了走。这里完全没有藏身之处，没有可以弯腰躲避的地方。夜间袭击应该也不例外，帕楚卡人要是有超光速飞船和脉冲泡，就一定有各种型号的视觉辅助装置，能把夜晚变成白天。记得有一次，还是孩子的我站在小坟岭顶端，心里想着皮吉特少将是如何让自己的人沿着那寸草不生的长长斜坡发动冲锋的。看着这个地点，我有了同样的感觉。

令我不解的另一件事是：在这样的战役中幸存后，怎：么会有人喜欢对着荷枪实弹的敌人冲锋，或者用其他方式冒险？他们本该对能够幸存谢天谢地，本该只想着庆祝余生中的每一天的。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接下来，我开始像个士兵一样分析这个地点。你不会想要太靠近军火库，因为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会发生多大的爆炸。你也不会希望幸存的敌人把你的队友挨个射杀，于是你试图包围此处，以便射杀任何活下来的帕楚卡人。大坑的直径超过四分之一英里，所以你会希望你的人以相互之间一英里半的间隔就位，或者根据他们武器的准心，也许还要远一些，比如，两英里或是更远一些。

我又仔细看了看这片区域。好了，最小半径是一英里，沿半径的最小间隔距离是四分之一英里，我可以了解他们如何分布。你要是受伤，你的第一反应是撤到安全地点，不是留在射程内寻找队友。接着，一旦你觉得自己是安全的，但不能确定所有的敌人都已死亡，而自己的伤口又开始恶化或是更糟，寻找其他幸存者也是下策。

于是，当救援小队到达时，五个人其实都是孤身一人，而救援小队在接下来的一周内都没有再来过。他们有一周的水和食物吗？如果没有，能依靠这块土地活下来？他们有任何药物吗？他们的伤势如何？他们是如何幸存的？我不知道，可我有十天时间寻找答案。

我提醒自己说，这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较简单的一步，要把一切都搞清楚，我只有不到十天的时间。

太阳开始在天空中下沉，这颗行星上的一天是十九小时——我决定在还能看见四周的时候尽快扎营。我从包中取出定居泡，念出了激活口令，等了几秒钟，看着它变做一个七尺见方的立方体，再从我的背包中取出一些口粮，然后将背包扔了进去。我下令让门关上，接着捡了几根树枝，堆成一堆，再用我的镭射枪点燃。我往火里扔了三块H口粮，烤完后它们从火里滚出来，我决定干吃，不喝水、不喝啤酒——我不想在七八天之内把饮品耗尽，然后只能把附近的河水喝干。

我看了看外头寸草不生的平原，心想智慧生物为何没有占领这里，就像它占领几百个相似的世界那样。自然似乎总有理由把思考能力赋予一两个物种，无论它们看上去多么奇怪。可是尼基塔上并没有发现有智慧生物。实际上，尽管帕楚卡人提到过大型动物，人类的突击队却没有发现比我见过的老鼠似的小动物更大的动物，但那样也说得通：除非胜券在握，不然肉食者不会冒受伤的危险，因为一头受伤的肉食动物通常会在伤口愈合之前就因饥饿而死。所以，大型捕食者在看见气垫车，或看到人的时候，都会跑开。

这样想真的有道理吗？这片陆地上分布着五个身受重伤的男人，几乎无力自卫，但在救援小队到达之前，他们却没有受到骚扰。这就是说，帕楚卡人搞错了，这里并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可是我不相信这个，因为在一个低重力世界里，生物是越长越大，而不是越变越小。

我决定等到明天。尼基塔上生活着什么，和我前来了解的信息并没有关系，我自然也不会在夜里前去寻找大型食肉动物。

H口粮发出的“完成”声吸引了我的注意，它们一个接一个滚到我的脚边，再逐一“啪”地爆开。

我吃了两块，第三块实在吃不下了，就下令让它自动封存。

“我将保质十六个标准小时，”它宣布说，“那以后我将自我毁灭，以防止任何人因为我得病。自毁过程不会发出声响，不会伤害任何人。”

它停止说话，关上了。

我抬头望去，看见了尼基塔的三颗月亮，它们都很小，在天上匆匆飞过。我在地球上驻扎了两年，已经习惯了我们大大的月亮在天空庄严地移动。我已经忘记比较小的月亮能飞多快了。

我口述了一天的发现和想法，让电脑记录。正忙着时，夜色降临了，事情干完后，我决定去散步，帮助消化。我让火继续烧着，这样就不会走太远，还能方便地原路返回。

我走出了半里路，觉得离开自己的临时营地已经够远，我开始围着火堆绕大圈子。我已经绕了一圈，正在绕第二圈的时候，火灭了。我盘算着最好回去再弄几根树枝，重新生火。我走了一半的路，在经过一片浓密的树丛时，耳边传来了狰狞的外星人在我身后发出的吼叫声。

我转过身来，可有什么东西已经穿过空气，向我直扑而来。几个月亮都在尼基塔的另一头，我几乎看不清它的轮廓。我弯腰转身，那巨大的身体把我撞飞了起来。我被摔到大约六英尺开外的地方，腿摔折了，还听见了骨头断裂的声音。我就地一滚，去摸我的镭射枪，但那东西太快了，我还是没看清它的样子，可它似乎没有这样的问题。它的爪子深深刨进了我的手臂，手枪从我的手掌上掉了下来。我还没够到我的声波武器，它就压到了我身上。它的牙齿掠过我的脸和脖子。我伸出手去，似乎摸到了对方的喉咙，然后拼尽全力顶住了它，然而这是一场必败的战斗。那畜生压在我身上，我能感觉到它至少和我一样重。它不断下压，而我流血的右臂已经开始麻木。我用力拾起没有摔断的那条腿，但这一招似乎没有任何效果。

我的眼睛和脸颊感觉到了它喷出的热气，我知道四秒钟后自己就会被它压倒。可是突然，它发出一声痛苦和恐怖的嚎叫，从我身上跑开了。

我本以为会听见什么更大动物的吼声——那动物接下来会把注意力转到我身上——可它非常安静。接着，就传来一声尖利的叫声，我能听出那动物飞快地跑开了。然后，暂时挽救我的东西就冲着我来了，一个月亮正好从地平线升起。鲜血从我额头上的一处伤口流到了眼睛里，月亮不是很大，也不是很亮，可是我能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向我移动，能听见它的脚步在草丛中发出的“沙沙”声。

我终于用没有受伤的手握在了声波枪上，颤颤巍巍地把枪举到了面前。“退后！”我口齿不清地说道。

我开了一枪，但就算已经失去了一半意识，我还是看出自己打得很偏。我试着稳住手臂，再次射击，可是接下来一切都变黑了。我最后的念头是：死得可真窝囊。

可是我并没有死。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也许有九到十个小时，因为我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高挂在天空。

“别试着站起来，”一个轻快的女声说道，“没办法，给你的腿上了夹板。”

我抹掉了几片干结在睫毛上的血块，看见自己右边胳膊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她用一块湿布开始轻轻擦拭我的双眼，我能够看清拿着湿布的那个人。

她是位漂亮的少女，二十出头，修长的体态，红棕色的长发，淡蓝色的眼珠几乎透明。她看上去很眼熟，可我知道自己从没见过她。

“你是谁？”我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我叫瑞贝卡，”她说话时露出一个微笑，“而你是唐·格莱。”

“我还以为我把身份证留在定居泡里了。”

“没错。”

“这么说你把它打开了，”我皱着眉头说，“应该只有我的声音才能打开的。”

“我没有打开它。”她说。“现在你试着歇会儿。”

我正要与她理论，因为她显然没说真话。但突然之间，我全身乏力，再次不省人事。

当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下午很晚的时候。瑞贝卡坐在地上，看着我。我看了她一眼，她可不是漂亮——她是绝色。

她身着洁白的衬衣和卡其长裤，衣裤在她身上如同手套一般服帖，看上去简直不真实，同样不真实的是，在一颗本该没有智慧生物的行星上，我正接受一位美丽的人族姑娘的照料。

“欢迎回来，”她说，“觉得如何？”

“精力充沛，”我说，“我的情况怎么样？”

“你的手臂受伤严重，腿上有三处骨折，脸上和脖子上还有几处重伤。”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道。

“你受到袭击，对方是……勉强翻成人类语言，就是夜行兽。它是尼基塔上最大的肉食动物。”

“不可能，”我说，“它被什么更大的东西赶跑了。”

“相信我，格莱，”瑞贝卡说道，“夜行兽是尼基塔上最大的肉食动物。”

我身体太弱，无力争辩，再说，无论如何，这都不重要了。

什么东西把夜行兽赶跑了，我不太关心那个东西是一只体型更大的夜行兽还是怒火中烧的别的什么生物。

“你来这里多久了，瑞贝卡？”我问。

“你说和你一起？”她说，“昨晚开始。”

“不是，我是说到尼基塔上。”

“我一生都在这里。”

“我的电脑没有提到这里有个人类殖民地。”我皱着眉头说。

“这里没有。”她回答。

“你意思是你从小时候就被困在这里？”我问道，“你父母和你在一起吗？”

“我的父母在这里住过。”她说。

“他们还在世吗？”我说，“有一条飞船会在九天后来接我……”

“不，他们不在了。”

“抱歉。飞船至少能把你我带离这颗星球。”

“你饿吗？”她问道。

“不太饿。可是我想喝点什么。”我说。

“好吧，”她说，“几百米外就是河。我过几分钟就回来。”

“这水很难喝。我的定居泡里有水和电解质。”

“如果你想喝的话。”她说。

“我说的吧，”我责备道，“我就矢口道你进过我的定居泡。”

“我跟你说了：我没进去过。”

“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你现在就没法进去。它的程序只会对我的声音模式说出的密码做出响应。”

“我会把它们马上拿来的。”她说。

千真万确，她一两分钟后就带着三个罐头回来了。我从里面挑了瓶会让我最快恢复精力的饮料，心里试着不去想她是怎么让定居泡放她进去的。

“我觉得你应该过一小时再吃，”她说，“你需要足够体力摆脱感染。我会去查看一下你的补给品，看看你有什么，”她对我微笑了一下，“我是个很好的厨子。说不定我能想办法把你的Ｈ口粮混在一起，做出橙汁烧鸭的味道。”

“你为什么那么说？”我问道。

“你最喜欢吃那个了，不是吗？”

“是啊，没错，”我答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觉得你看上去就像那种喜欢橙汁烧鸭的男人呢。”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道，“你铁口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你能让语音编码的定居泡为你打开，你知道如何给断腿上夹板，帮我包扎，你说话的时候还不带口音。”

“你发什么牢骚呢？”她问道，“你是不是情愿我任凭你断腿流血？是不是想让我带来你觉得难以下咽的水？我是不是不该找来你讨厌的H口粮？”

“不，当然不是啦，”我说，“可是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是啊，我是没有。”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你到底怎么到这里的？这颗行星很大，你怎么会正好发现我，及时救了我的命？”

“心有灵犀。”瑞贝卡说。

“心有灵犀，得了，”我说，“我问你，上次救我的是什么东西？”

“是我呀。”

“你是有帮我包扎，”我说，“但救我的是什么？是什么赶走了夜行兽？”

“那重要吗？”瑞贝卡问道，“你现在活着，这才重要。”

“那对我很重要，”我说，“我不喜欢别人对我撒谎。”

“我没有对你说谎，格莱，”她说，“现在安静点，让我看看你手臂上和脖子上的伤口。”

她走了过来，跪在我身边。她的身上有种甜丝丝的气味，一阵香水味，闻起来正好配她。她查看了我脖子上的伤口，它们肿得厉害，明显在发炎，可她的手指碰在上面一点都不疼。

“还在渗血，”她说着站起身来，“我在你的绷带上涂了当地的草和树叶，能帮助伤口愈合。吃晚饭时我来换药。”

“你用的是什么绷带？这里什么都没有，你是怎么搞到的？”

她指着几米外的一只小包说道：“我总是准备好的。”

我感到一阵眩晕，接下来的两分钟，我都在试着不跌倒。我不记得接下来的事了。可当我的头脑清醒的时，候，她就坐在我的身边，用她的身体稳住了我。我感觉很好，我假装自己还在眩晕中，这样她就不会挪开了。我觉得她是知道我的用意的，但她还是果在了原地。

“我还要多久才能走路？”我终于问道。

“我会在三四天里给你做几根拐杖，”她说，“毕竟，如果想及时到接头地点赶上接你的飞机的话，你需要一点锻炼。”

“就是说我会在这里困上三天，或许四天。”我闷闷不乐地说。

“很抱歉，”她同情地说，“我会让你尽可能过得舒舒服服，可是你很虚弱，体温高得危险。恐怕你不能调查这颗行星了。”

“你为什么觉得我是来探索尼基塔的呢？”我突然问道。

“还能是什么原因呢？”瑞贝卡答道，“今晚我会帮你回到定居泡里去的。你得呆在里面，你太虚弱了，不能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知道，”我叹着气承认，“这几天会很闷的。”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喜欢看的书啊，”她提议，“那样的话，时间会过得快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因为她说读书而吃惊——我是说——我确实吃惊了。

“你最喜欢谁的书？”我问道。

“思科，查邦斯基，还有海德堡。”

“开玩笑吧！”我喊道，“这几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呢！至少我们在晚饭后有东西聊了。”

我们确实有东西聊了。我们聊了几个小时，而且不全是在聊书本。在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谁能让我感觉这么舒服。我们聊了希望和梦想，聊了后悔的事，聊了一切。这真是奇妙：她似乎能回应我的每一个想法，包括我隐藏最深的渴望。当我们沉默的时候，也不是那种令人不快的沉默，不是你觉得必须说些什么的那种沉默；注视着她，并跟她说话真叫人愉快。她在一颗距离地球几千光年的星球上长大，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她住在哪里？在救我之前干过什么？我连她姓什么都不知道——可我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我已经有一点爱上她了。

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来时，我感觉瑞贝卡正在我脸颊和脖子的伤口上抹什么药膏。

“不要动哦，”她轻声说道，“再过一分钟就好了。”

我一动不动，等她抹完，然后睁开双眼，意识到她正在我的定居泡里面。

“没想到你不要人帮忙就能把我拖进来，”我说，“我一定睡得很死，你挪动我的时候都没醒。”

“我可比看上去要壮哦。”她微笑着说。

“不赖，”我说，“扶我起来，让我这瘸子到外面去吸点新鲜空气。”

她伸出手来扶我，但在半空中停下了。

“怎么了？”

“我十分钟后回来，”她说，“没我的帮忙不要试着站起来，你会把夹板弄坏的。”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还好吧？”

可她已经跑到了附近的树丛里，不见了踪影。

真是莫名其妙。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她吃了什么变质的东西，现在要去呕吐，但是我不相信。她跑得太过优雅，离开之前也没显出不舒服，一点儿都没有。

我决心不顾她的命令，自己站起身来。结果，一场灾难来临。夹板绑在腿上，我没法站起来。我摆正夹板的时候，发现绷带湿透，还发出恶臭。我用一根手指在上面刮了一下，然后拿到面前。那不是血，是某种黄绿色的东西。我不知道这算是好兆头还是坏兆头。接着，瑞贝卡回来了，还是一样的洁白一身。

她看了一眼我的腿，说：“我跟你说了，没我的帮忙不要试着站起来嘛。”

“感觉不太对劲啊，”我说，“味道很难闻，还湿了。”

“我知道，”她说，“我会帮你恢复的。相信我，格莱。”

我看着她的脸，奇怪，我真的相信了她。我在离家无数英里的地方孤身一人，也许就要死去，一个才认识几天的姑娘在用叶和草照料我，而且我还相信她。我隐约觉得，如果她叫我走向悬崖，我也一样照办。

“说到健康，”我说，“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很好，格莱，”她说，“可我知道你在担心我，蛮受用的。”

“我当然担心啦，”我说，“是你让我活下来的。”

“你才不是为了这个担心咧。”她说。

“不，”我承认，“我不是。”

我们沉默了片刻。

“好了，你这瘸子准备好外出了吗？”她问道，“我帮你走到那棵树那儿。你坐下的时候能撑在树干上，树枝和树叶会帮你挡住阳光。这里的正午很热呢。”

“我准备好了。”我说。

她用双手握住了我的右手往前拖。开始的一分钟，腿痛得要命，可接下来我就站起来了。

“靠在我肩上。”她一边说，一边帮我转身面对定居泡的入口。

我走走跳跳、一瘸一拐地出了门。那棵树大约在四十英尺开外。大概走到一半的时候，我没有受伤的那条腿踩进了什么老鼠的洞穴里，倒了下去。我伸手去抓她的衬衫，后面发生的事奇怪之极——我没有抓到衣服，我的手指滑过她裸露的皮肤。我能看见衬衣，可它并不存在。她转身想要接住我，我的手触到了她的乳房，滑过她的乳头，滑过裸露的骨盆和大腿。

然后，我便倒在地上，“砰”的一声震动！钻心的疼。

瑞贝卡立刻倒在了我的身边，她摆正我的腿，把手枕在我的脑后，尽可能让我觉得舒服。断腿和胳膊上的剧痛过了足足五分钟才消退下去，但是疼痛总算是缓和了，至少能让我思考方才发生的事情了。

我把手伸向她的肩膀，摸到了她衬衣的布料，我的手沿着她的身体侧面摸下去。摸到长裤时，布料的质地改变了，可她的肉体并没有裸露在外。我知道，自己没有产生幻觉。幻觉发生在剧痛之后，比如现在。不是之前。

“你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我问道。

“你跌倒了。”

“别跟我装傻，”我说，“这么聪明漂亮的人不适合装傻。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试着歇会儿，”她说，“我们以后再谈。”

“你昨天跟我说不会对我撒谎。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永远不会对你说谎的，格莱。”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很久，然后说：“你是人类吗？”

“目前是的。”

“这到底算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是我需要做的东西，”她说，“你需要我做的。”

“那不算回答。”

“我是在说，我现在是人类，我是你需要的一切。那还不够吗？”

“你是个变形体吗？”我问道。

“不，格莱，我不是的。”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能这样？”

“这是你想看到的。”她说。

“我要是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呢？”我不依不饶地说。

“可是你不想，”她说，“这个”——她指了指自己，“才是你想看到的。”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格莱啊，格莱，”她叹着气说。“你以为我是用自己的想象创造这张脸和这副身躯的吗？我是在你的心灵里找到的。”

“瞎掰，”我说，“我从没遇见过长得像你的人。”

她微微一笑： “可是你希望自己见过，”她停了一下，“你要是见过，你肯定想她名叫瑞贝卡。我不仅是你需要的一切，还是你想要的一切。”

“一切？”我疑惑地问道。

“一切。”

“我们能不能……呃……？”

“你滑倒的时候，我没有防备，”她答道，“我摸起来是不是像你希望我做的那个女人？”

“我有话直说吧。你的衣服和你一样是错觉？”

“衣服是错觉，”她说，突然之间，衣服消失不见，她站在原地，面对着我，赤裸着，“我是真的。”

“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说，“你不是一个真实的女人。”

“此时此刻，我和你认识的所有女人一样真实。”

“让我想一分钟，”我一边看着她，一边试图思考，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没在想正事，于是我把视线投向地面，“把夜行兽赶跑的那个东西，就是你吧？”

“那时候我就是你需要的东西，”她答道。

“把树顶上的叶子扯下来的，那也是你吧？”

“你需要叶和草混在一起来抗击炎症。”

“你的意思是，你被放在这里，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需求？”我问道，“我觉得上帝不会那么大方。”

“不是的，格莱，”瑞贝卡说，“我的意思是，照料需要照料的人，是我的天性，甚至是我的冲动。”

“你怎么知道我需要，或怎么知道我在这行星上？”

“发出求救信号有很多种方法，有些你根本就想象不到。”

“你的意思是，如果有个人在五公里之外受苦，你就会知道？”

“是的。”

“超过五公里呢？”我接着说道，她只是注视着我， “五十公里呢？一百公里呢？整颗星球呢？”

她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如此悲伤，我都把她的其余部分完全忘了。她说道：“不只是这颗行星，格莱。”

“你跑开几分钟的时候，是去解救其他的什么人吗？”

“这行星上就你一个人。”她答道。

“哦，然后呢？”

“一只小型有袋动物断了一条腿、我为它减轻了痛苦。”

“你没去那么久，”我说，“你意思是，一只受伤负痛的野生动物会让一个陌生的女人接近，我觉得那很难叫人信服。”

“我没有用女人的模样接近它。”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我觉得自己隐约希望她会变成某种外星怪兽，可她看上去依然美丽。我打量着她的身体，想找到几处瑕疵，以显示她并非人类。但是我什么都找不到。

“我得好好想想。”我最后说。

“你想要我离开吗？”

“不。”

“我要是重新造出衣物的错觉，是不是会不那么让你分心？”

“是的，”然后我说，“不！”我又说，“我不知道。”

“他们总能发现，”她说，“可通常不会这么快。”

“除你之外，还有……还有像你这样的东西？”

“没了，”她答道，“我们以前是个庞大的种族，我是留在尼基塔的少数之一。”

“其他人怎么了？”

“他们去了需要他们的地方。有的回来了，大多数则从一个求救信号前往另一个。”

“我们的飞船六年没来了，”我说，“他们是怎么离开这行星的？”

“银河里有许多种族，格莱。在这里着陆的不止地球人类。”

“你救过多少人？”

“几个。”

“帕楚卡人呢？”

“帕楚卡人也有。”

“我想，对你来说，我们都是外星人。”我耸了耸肩说。

“你不是外星人，”她说，“我向你保证，此刻的我是完全的地球人类，就像是你梦中的瑞贝卡。实际上，我就是你梦中的瑞贝卡，”她很快地微笑了一下，“我甚至想做那个瑞贝卡想做的事。”

“这可能吗？”我好奇地问。

“你有一条断腿的话不行，”她答道，“但那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自然。”

我一定是一脸怀疑，因为她补了一句：“感觉起来完全像是你希望的那样。”

“你最好再把衣服穿上，免得我做出什么很傻很傻的事情，再把自己的胳膊和腿弄坏。”转眼之间，她又重新把衣服穿上了。

“这样好点？”她问道。

“至少安全点了。”我说。

“你去沉思吧，我要开始为你做早饭了，”她一边说，一边扶我走到了树影下，然后回到定居泡里去找Ｈ口粮。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几分钟，想了想自己听到的一切。我得出了一个至少在当时显得惊人的结论——她就是我梦中的女郎。她是个绝色美人，至少我觉得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爱好，她对这些爱好的热情和我相当。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舒服，得知她其实是某种异类后，我还没有自己想象中的一半烦恼。如果她只有在我出现的时候才是瑞贝卡，那也比从来没有一位瑞贝卡要好。而且，她喜欢我，如果不是真的喜欢我，她不会这么说的。她走了过来，递给我一只碟子，里面盛满了大豆制品。在她的烹饪下，这食物成了外观和口味都与大豆截然不同的制品。我把碟子放在地上，把她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

“你没有把手抽回去。”我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摸她的手。

“当然不用啦，”她说，“我是你的瑞贝卡。我喜欢你的抚摸。”

“我也没有把手抽回来，”我说，“也许这有点儿更加奇怪吧。我坐在这里，抚摸着你，看着你，闻到你在我身边，完全不在乎你是谁，不在乎我不在的时候你是什么样。我只是想让你留下。”

她弯下腰来吻我。如果这感觉和被人类女性亲吻有什么不一样，我也肯定感觉不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我吃了早餐，我们聊了一早上——关于书本、关于艺术、关于影院、关于食物，我们的兴趣共同点大概有一百项。我们聊了一天，到晚上还在聊。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但我在半夜醒了过来。我侧身躺着，她在我身边缩成一团。我感觉腿上有什么温热平坦的东西，不是绷带。那好像是在……说“吸”太难听了，应该是“抽取”……从我的腿上抽取了一点感染液体。我有一种感觉：这是她身上某个我看不见的部分。我决定不去看。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已经在收集木柴，准备给我热早饭了。

我们在那个营地过了七天世外桃源的日子。我们聊天、吃饭，我开始拄着她做的一对拐杖行走。她有四次告辞跑开，我知道她一定是收到了空气中的另一条求救信号，但她总是几分钟后就回来了。在七天结束之前，我就明白：尽管折了腿、碎了胳膊，这七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

第八天，那是我在尼基塔上的第九天了，我和她一起缓慢而痛苦地回到了飞船将在第二天早晨接我走的地点。我在晚饭后设置了我的定居泡，几个小时后爬了进去。沉沉睡去的时候，我感到她在我身边躺下了，这一次衣服的错觉消失了。

“我不能，”我不开心地说，“我的腿……”

“嘘，”她小声说道，“都交给我好了。”

我全都交给了她。

我醒来的时候，她正在做早饭。

“早安，”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定居泡里出来。

“早安。”

我—瘸一拐地走过去吻她：“昨晚谢谢你。”

“希望没有碰坏你的伤口。”

“有的话，也值得，”我说，“飞船还有一小时不到就要来了。我们得谈谈。”

她看着我，等着下文。

“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我说，“对我来说，你就是瑞贝卡，我爱你。飞船没来之前，我得知道你是不是也爱我。”

“是的，格莱，我爱你。”

“那么，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是想走的，格莱，”她说，“可是……”

“你以前有离开过尼基塔吗？”我问。

“有，”她答道，“每当我感觉到和我有过关联的人的身体和情感上正受苦的时候。”

“可你总是会回来？”

“这是我的家。”

“你在西摩离开尼基塔后去看过他吗？”

“我不知道。”

“什么叫你不知道？”我说，“你要么去过，要么没有。”

“好吧，”她不开心地说，“我要么去过，要么没有。”

“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对我说谎。”我说。

“我没有说谎啊，格莱，”她一边说，一边伸出一只手搭在我没有受伤的肩膀上，“你不明白连接的工作原理。”

“什么连接？”我不解地问道。

“你知道，我长这个样子，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我无法抗拒地被你的痛苦和需要吸引，”她说，“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格莱。你说你爱我，也许是真的。我也有那样的情绪。可我之所以有那样的情绪，和我能谈论你最喜欢的书本和戏剧是一个原因——我在发现瑞贝卡的地方发现了它们。当这联系中断的时候，当我不再和你交往的时候，它们就会被我忘记，”她的脸颊上流下了一颗泪珠，“而且，我此刻对你的感觉也会被一起忘记的。”

我只能看着她，试图理解她说的话。

“抱歉，格莱，”她过了一会继续说道，“你不可能知道我有多抱歉。现在我只希望能和你在一起，照顾你一可当联系中断时，一切都会结束，”她又流了一滴泪，“我甚至都不会有失落感。”

“所以你不记得有没有到地球拯救西摩？”

“我可能去了，可能没有，”她无助地说道，“我不知道。也许我永远不会去了。”

“没事的，”我说，“我不在乎其他人。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别断开连接就好了。”

“我控制不了啊，格莱，”她答道，“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连接最牢固。当你的伤口愈合的时候，当你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会被拉到更需要我的人或物那边去。也许是另一个人类，也许是个帕楚卡人，也许是别的什么。可那样的事会发生的，一遍又一遍。”

“直到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你。”我说。

“直到你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我。”她确认说。

那一刻，我明白了西摩，丹尼尔斯，还有其他人为什么要踏入必死的境地。我还明白了塞莫上尉和帕楚卡的历史学家Myxophyl不知道的事：他们不是要让自己被杀，而是想让自己几乎被杀。突然之间，我看见了头顶上的飞船，它正准备在几百米外降落。

“此刻有什么人或物需要你吗？”我问道，“我是说，比我更需要？”

“此刻？没有。”

“那就跟我走，越久越好。”我说。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我是可以开始旅行，可是你正一天比一天健康，而且总是有什么东西在需要我。我们会在一个太空港着陆换乘，你一转身，我就会消失。六年前的地球人类和帕楚卡人幸存者就是这样的，”她的脸上现出了伤感，“银河系里的痛苦和折磨太多了。”

“可是，就算身体健康，我也需要你，”我说，“我爱你！”

“我也爱你，”她说，“今天爱，可是明天呢？”她无助地耸了耸肩膀。

飞船着陆了。

“你爱上了他们中的每一个，对吗？”我问道。

“我不知道，”她说，“能记得的话，我愿意付出一切。”

“你也会忘记我的，是吗？”

她抱住我的脖子吻了我说：“别再想了。”

接着，她就转身跑开了。飞行员走过来拿起了我的装备。

“那个是什么玩意？”他用大拇指指着瑞贝卡的方向问道——我意识到他看见了她的真面目，她只和我有联系。

“在你看来是什么样的？”我答道。

他摇了摇头：“从没见过这样的。”

我花了五天时间返回地球。我恢复得很快，而且所有感染迹象都消失不见，医院里的医务人员都觉得惊讶。他们以为这是奇迹，况且这也可以说是奇迹。我可不在乎，我只在乎让她回来。

我辞掉了大洋港的工作，在警察局找了个活。他们把我在办公桌后面冷落了几个月，直到我的腿不再瘸。昨天，我终于被调到了刑警队。

今天晚上有一大宗毒品交易：澳尔滨花丛（AIbionCluster）里的alphanella种子，威力猛于海洛因。我们会在四小时后发动攻势。买卖双方都想到了带上足够多的肌肉男当常备保镖，看来会有一场恶战。

我希望如此。

我已经把自己的武器藏好了。

# 《我的房客》作者：[保] 埃米尔·马诺夫

朱兆顺译

ＯＣＲ：ken777

埃米尔·马诺夫（Eмил Манов）是保加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之一，他从１９３５年起就发表作品，后因参加革命活动被专制法庭判处终身监禁。解放后，他发表了许多剧本和长篇小说，曾任保“作家出版社”副主编、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荣获“人民文艺家”称号。短篇小说《我的房客》是他近年的作品，构思新颖，文笔洗练，含义令人深思。作者于１９８２年逝世。

——译者

在他搬到我们这儿之前，我们这幢楼的名声很坏。当然，还不能说它同我们这个住宅区的别的楼有多少实质性的区别，因为在任何一幢高层楼房里，总有一些以寻衅著称的凶狠的老太婆、惯于在下班之后“教训”妻子的爱吃酷的丈夫、热衷于在欢乐的人群中、在撕人心肺的录音机的喧嚣声中举杯狂饮的快活人。这一切，整个住宅区都是知道的，不过，邻近楼里的居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挖苦我们。街上的自动电话坏了，孩了们打起来了，大家总是说：“这又是七号楼干的！”“明摆着是他们的事……”我们楼里，一个人闯了祸，人家都跟着遭殃。有一阵子，我甚至打算把自己三间一套的房了换成两间一套的，搬到索非亚的另一头去住，况且，对于我一个单身汉来说，三间加厨房也略微嫌多。

我之所以成了单身汉，是因为妻子已弃我而去。她认为我在心理学教研室当助教的年头太长了。也还有一些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那位平步青云的朋友伊凡诺夫。他是我们教研室里的副教授，而且正稳步向教授衔迈进。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解释并非完全公道。很可能原因之一是我的孤僻、倔强的性格，它影响了我完成论文的答辩，象别人那样，以较少的时间和精力越过这一重要的障碍。但是，我总是以我的论文必须具有科学价值而自慰，仍然继续攻读文献，积累有关当代人既往开来的性格特点的资料。我不停地收集材料，可是工作却进展不大。于是，我决定换一套房子，我需要新的地方、新的幸福……

可是，三个半月之前，我家来了一位借宿的大学生。这件事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写作论文和掉换住房的计划。

这位大学生名叫卡林·巴甫洛夫。他出生在一个州府，中等身材，碧蓝的眼睛，有一头浓密的头发。他穿着一条磨得发了白的旧裤子，一件花衬衫露在外面。这是一个当代的标准青年，这种人，大街上、电影院，咖啡馆里比比皆是。不太标准的只是他的那一双眼睛，它特别的晶亮，而且不眨不动。这双眼睛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使他那极为白暂的脸蛋显得更加突出。他说起话来异常柔和而且好听，全身显得沉着而文静。

“是楼里的女管理员介绍我来找您的。”青年人对我说。他从我的表情看出了我并不想把房间租给他，便立即住口了。“请原谅，我知道是白白地打扰您了。再一次请您原谅。”

他转身就要走。这种在当代令人难以置信的文雅使我深感惊讶。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是有所过失的。

“请等一等，”我阻止了他，“您在哪儿上学？”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因为在内心深处我还在犹豫不决。是确认我拒绝了他呢，还是允许他住到我这儿来？他是怎么回答的，我也没有听清，好象说的是什么控制论，不过这倒无关紧要。孤独的生活早已使我感到百无聊赖，而这位卡林·巴甫洛夫也不象是会妨碍我完成论文的那种人。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向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不要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不要把姑娘带到屋里来。

“不带姑娘来，这是什么意思？”他问我。

我感到这是放肆，至少也是在嘲弄我，我已经准备回绝他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看到了他的眼睛。于是，我又犹豫起来。我为自己提出的这个不合情理的、粗鲁的警告而感到内疚，便连忙向他解释说，对于青年人来说，有个女朋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感到，即使在这个时候，卡林也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他的眼神里有一种孩子般的、可说是幼稚型的表情。这种表情征服了我，也使我放心了。

我让他看了看即将属于他的那个房间，给了他外间的钥匙。很快，他就把放在管理员那里的箱子提了进来。至于房租，我们还没有谈。向他收多少钱，我毫无概念，而且对我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也没有问一问房租是多少，虽然看上去他绝非富家子弟。

我对这个青年人并没有看错。他十分规矩地遵守了我所提出的条件，以致于我甚至都没有感到他的存在。青年人只向我提了一个唯一的要求：请我允许他在房间里再安上一个电源插座。看来，他正在准备迎接考试。所以几乎从不出门，我没有看到有谁来找过他，因此我想，他在城里是无亲无故。

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同住在三楼的一位教授的女儿、我们宿舍的居委会主任说话，不禁大吃一惊。我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只听到他对那位姑娘说：“不知道，我不了解。”姑娘嫣然一笑，以难以掩饰的多情的目光望着他。这是一位美丽、严肃的姑娘，我知道她在语文系学习，而且已经有了对象。晚上我问卡林，他是怎么认识教授的女儿的。

“我并不认识她，”卡林回答说，“她站在门外，我问她在等谁，我们就说了几句话。”

“这么说，你是随便问问的罗？她也没有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呢？我只不过问了问她在等谁嘛！”

他用那双透明、晶亮的蓝眼睛望着我，仿佛想弄清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这使我感到愕然。

“可是，这种好奇心是要不得的。”我对他说，我忽然想起，这个青年人丝毫也没有关于道德的概念。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发现。

“您是想说，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什么也不能问吗？”

“不，不是的，这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和我们同被问人的熟识程度。”

“我不明白。”他这样回答了我。

我感到有点恼火，但仍决定对他盘问到底，以便对他能有完整的概念。

“我要问您，”我说，“怎么，您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不，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卡林平心静气地回答说，“不过，我再也不向陌生人提问题了，谢谢您指点了我。”

青年人回到自己房里去了。

我又感到他纯粹是在戏弄我。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在他这种岁数的人都是会这样干的。可是，从我的房客的言谈和举止中，又有某些东西可以完全否定这种假设，大概教授的女儿已经感到了这个“某些”，否则就很难理解她为什么那么温柔地接受了他的盘问。

我的房客干的另一件怪事也是属于心理性的，但它对我的影响却要大得多。这是在新学年开始的前夕，我散步回来，一进门，发现两部电梯都关着，原来是停电了。站在电梯门口的人都很沮丧，有的人气愤地嘟哝着，一位手坐提着沉重的网兜、住在七楼的妇女显得尤为激动，她是担心在丈夫回家之前赶不出午饭来。楼梯前面的平台上，她的两个儿子正在追逐嬉戏。卡林站得稍微靠后，认真地倾听着那些应当说是毫无意义的谈话，那双碧蓝的眼睛流露出他的好奇心。似乎他是第一次听到人们这样疯狂地诅咒这一技术上的故障。我打了个招呼，就朝楼梯走去，准备自己上楼，这时，卡林也参加了大家的谈话。

“我来帮您吧，”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我把您的孩子抱上去。”

在场的人都默默地望着我的房客，还没有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把两个孩子分别扛到了肩上。孩子惊讶的程度也不亚于大人，但仍然快乐地喊起了“乌拉！”卡林扛着他们，在通向楼梯的门后消失了。

大家都愣住了。他的脚步声越来越轻，很快便听不到了。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首先醒悟了过来。

“多么富有生命力啊！”他惊异地自言自语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肩上扛着四十公斤还能跑着上楼，不可思议！我搞了三十多年的生物化学，真是活见鬼，很难作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他没有能够把话说完，因为卡林己经连蹦带跳地跑下来了。他甚至都没有喘气。尽管天气很热，脸上也没有出汗。这位青年人几乎都没有发现自己的举动给大家造成了什么样的印象。

“现在该抱您了。”他对那位提网兜的妇女说。

“不，不，您这是怎么啦？！”那位妇女吓得直往后闪。

“可是，他们没有房门的钥匙，他们在门口等着您呢，请允许我……”

那位妇女躲到了教授的身后。

“年轻人，”教授小声地说，“您这是当真吗？难道您也能把这位太太抱上七楼吗？”

“孩子们在等她呢，”卡林重复了自己有力的论据，并朝我看了看。“或者，也许不应该这样做？这样做不对吗？”

从他那纯洁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感到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的这种诧异完全是真诚的。

“是的，卡林，”我说。突然间，我感到自己要对他负责。“不能这样干，这样干是不对的。”

我相信，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

“谢谢您，”卡林想了想，说，“不过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帮助一个女人呢？”

我默默地望着他。忽然，我感到荒唐的倒不是他提的这个问题，而是我自己的结论。当然，我还可以坚持说“不行”。的确，为什么就不能用这种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方式去帮助一个女人呢？难道我们心目中的关于可以还是不可以、允许还是不允许的陈腐的概念就不荒唐可笑吗？在一心去做好事的时候，我们在心理上要遇到多少障碍呀，这简直令人吃惊！

晚上，我又为我的论文增添了几页。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不但我们这个楼，连整个住宅区都议论起我的房客的非凡的力量了。不知是谁散布说，他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我本人也确实接近于这样的结论，至少我发现他的内心非常奇怪地不协调。他在数学、物理，甚至哲学方面都表现了非凡的学识，另一方面，却连普通的生活常识都不懂。他给人的印象是，他好象是在一个闭锁的、与人们没有丝毫接触的书本的世界里长大的。

卡林的举止总是那么文雅、彬彬有礼。他大概在一个食堂里用餐，因为从来没有要求过使用我的厨房。每天晚上，他总是准时在九点夹着一堆书回来，接着就坐下来阅读。我感到他整夜整夜地在读书，因为他房间里的灯是常明的。每到月底结算电费的时候，他的电费要比别人高出一倍。在其他方面，他是完全正常的，甚至已不再提那些古怪的问题了。有两次，我看到他同教授的女儿在谈话，一次是在楼梯上，另一次是在我们住宅区的小公园里。这没有任何不合情理之处，只是一般的年轻人之间的交往而已。即使他们之间有更深一层的东西，也与我毫不相干。

我们楼里的住户都已经很了解他，对他也习惯了。除此之外，他那助人为乐的精神已渐渐地赢得了声誉，这是这里的老老少少都出乎意料的。他还精通技术，常常有人请他去修理热水器或电熨斗，调试电视机或帮助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复习数学。他从未拒绝过任何人，也从来不要报酬，而且干得总是那么热心，那么得心应手，因此，人们都毫不客气地请他去帮忙。

“他不是一个小伙子，简直是一个天使！”有一天，以喋喋不休而闻名的我们的女管理员对我说出了大家共同的看法。

我仿佛感到，一种善良和忍让的精神在我们楼里扎下了根。动辄吵嘴的情况没有了，人们开始象卡林一样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了，甚至以往常常斗嘴、互相往死里骂的二楼的两位邻居也消了气。后来，我们的居委会主任对我说，这里面也少不了卡林的功劳。有一天，我的房客正在下楼，这时，两个男人站在各自的门口，正互不相让地挥舞盘子和威胁。卡林站住了，听着他们的对话。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我常见的迷惑不解的神情。于是，这两个人便立即降低了嗓门，终于完全住嘴了。其中的一个后来对教授说，他看到卡林在看着他们，便第一次要求自己冷静下来。

“彼特罗夫，”教授对我说，“我越来越相信，你的房客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他或者是一个天才，或者是一个白痴。你知道吗，有时候，这两个概念之间很难划一个界限。我女儿昨天告诉我，她绞尽脑汁做了好几天的一道题，他只用几秒钟就解出来了。她简直对他钦佩不已，都引起她男朋友的嫉妒了。”

我笑了，可是，教授却沮丧地摇了摇头，说：“这种人是很难预卜的，你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情来吗？……”

他说对了。一天晚上，我捕捉到一个新的思想，正在埋头写论文。

已经是很晚了，突然，楼上什么地方传来了东西落地、跺脚和女人绝望的叫喊混成一片的嘈杂声。

很清楚，这是楼上的邻居长期出差之后回来了。他有一个习惯，每次出差之前，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总要把妻子狠揍一顿，因为对她的贞操怀有疑心。回来后也是如此一番。他在一个财经部门工作，有一种病态的嫉妒心。

我期待着楼上的喊声会停下来，可是却偏偏没有停。该去干点什么了，但我又犹豫了。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卷入他人的纷争是不会有吉兆的。正当我在进行思想斗争之际，我听到卡林跑出房间，关上了大门。过了一会，楼上的喊声停止了，却传来了充满醋意的丈夫的辱骂声。我跑到走廊里，开了一道门缝，侧着耳朵听着。

“你给我滚开，黄毛小子！”那位邻居在怒吼，“你凭什么要管别人家的事？！”

“请原谅，可是我不能滚开。”我听到，这是我的房客的温柔的声音，“您的夫人在呼救，我是来帮助她的。”

那位小心眼的邻居破口大骂。各家各户的房门都一一打开了。

“告诉你，给我滚开！”

楼上的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接着是阵长长的、急促的铃声。我丝毫也不怀疑，这是卡林在按铃。后来，又听到大家在劝他回去，可是他宣布，不解救这个女人，他绝不离开。

我一看事情马上就要闹大，便连忙冲向楼梯，想把他拖回来。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阵野兽般的咆哮和打耳光的声音。我加快了脚步。

在楼梯口，那位财经工作者正在揍卡林的耳光，而他却站在那里看着他打，都不进行自卫。我害怕了……到不是为卡林而担心，我知道他力大无比。我是为那位爱吃醋的男人在捏一把汗。可是，卡林仍然垂着双手，只是每挨一次耳光，他的脑袋就轻轻地颤动一下。我跑了上去，想制止这一场闹剧，卡林却举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我。

这时候，那位邻居好象才有所醒悟。他闪到了门里，用力地把门一关。卡林盯着他，仍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有人说应当去叫警察，有人说，这简直太岂有此理，叫他向法院起诉。卡林下了楼，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跟着他下来，在客厅里喊住了他。卡林仍然象往常一样安详，脸上也没有留下任何挨揍的痕迹。

“卡林，你看见了吧。”我们已经熟悉了，已经改称“你”了，“你去管这件事又是何苦呢？他是能把你揍死的呀。”

“他不会打死我的，”卡林小声地说，“而且我也不能不管，我就是这种天性。好象这叫做天性吧？”

“你这种古怪的脾气我简直不能理解。你怎么能忍受这一切而不还手自卫呢？或者起码离开他也行。那个白痴在揍你，而你却象个傻瓜一样站在那里……”

“他一定也精疲力竭了，你听，他的妻子再也不喊了。”

这是实在话，这个回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可是我简直不能想象，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能这样冷静。

“你这样是救不了任何人的。”我只能这样说，“你是在鼓励暴力，他以后还是会揍老婆的。”

“可能，可是我认为不能用暴力去制止暴力，只能以柔克刚。”

“高谈阔论！”我尖锐地反驳说，“我不明白，一个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的聪明人怎么会持这样的观点，而且还要宣扬它。按照这种哲学，对于屈辱和欺凌只能一味地忍受，况且这还是来自象楼上那样的畜生……”

“他也是一个人。”卡林说，“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绝对正确。”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这是第一次因为看法不一致而没有同意我的论点。这很好，我并不喜欢他那么顺从地听取和接受我的意见，并不断地表示感谢。他走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当然，并不是怕他，而是在为他担心。

卡林做得是对的：楼上再也不闹了。可能是，丈夫虽然还在揍她，但女人已不再呼救了；也可能她已经抛弃了那位心眼太小的丈夫。有谁知道呢？我和卡林再也没有谈起过这件事。一切都顺其自然地过去了……但是，我始终还是为我那位可爱的房客而担心。

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不幸地证明，我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从学校回来一听说，就连忙往急救医院跑，而卡林已经不在那里了。人们告诉我，根据卫生部的特殊安排，小伙子已经被送到科学院的一间实验室里。我丝毫也没有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大家给了我实验室的地址。我进了一座五层的大楼，那里有无数的办公室。我向所长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说，卡林是我的房客和朋友，请他告诉我卡林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到这里来。所长没有回答我，他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电钮，请女秘书把我带去见卡林·巴甫洛夫。

在一间不大的厅室里，卡林躺在一张类似手术台的桌子上。看到他那蓬松、淡黄色的头发，我立刻认出了他。他那双明亮、碧蓝的眼睛里，已经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桌子旁边站着两个年轻的男人，另外一个人正在俯身察看卡林的尸体，我进去时，这个人突然抬起头来。我险些没有晕倒。在我的面前，有两个卡林·巴甫洛夫：一个躺在桌子上，已经停止了呼吸，另一个手持螺丝刀，正在对死者施行什么法术。

半个小时以后，我和活着的卡林·巴甫洛夫一起在所长的办公室里喝速溶咖啡。这位所长仪表堂堂，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嘴角稍微翘起，看上去是个富于幽默感的人。

“彼特罗夫同志，”他说，“我们对您非常抱歉，我们把一个机器人派到您家里去了。因为你们那个楼名声不好，我们才把它派去的……这是一个试验性结构的机器人，它曾经引起过许多争论。你已经猜到了吧，我们这个模型的原形就是巴甫洛夫同志……是的，”所长突然笑了起来，“巴甫洛夫同志是一个天才的控制论和程序专家，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天使。我们对他的作品赋予了他性格中最优秀的特点。”

“是的，这就使我的机器人失去了防卫反应，”卡林·巴甫洛夫插了话，“我们本想制作一个真正的人的模型，可是……”

“总之，这个模型的结局并不十分或功，”所长接着说，“应当承认，是我坚持了这样的方案：‘要绝对的善良，没有丝毫的防卫反应。’”

卡林·巴甫洛大揶揄地插了话：“因为，所长同志的所谓防卫反应就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对一个机器人来说，是不允许使用暴力的，任何程序的机器人都是这样。”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个意见。”所长说，“但是，巴甫洛夫同志也是有道理的。具有防卫反应的善良的人必然会受到暴力的影响，所以，到一定的时候也就不再是善良的了。可是，没有防卫反应，善良是不会持久的，是没有生命力的。”

卡林微笑着告诉我：“您的房客想去制止一场街头的殴斗，他的脑袋被人砸碎了，胸部也被捅了一刀，晶体管全部失灵了。”

“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所长叹了一口气。“唉，怎么才能解决它呢？”

最近三个月来我们楼里发生的一切在我的头脑里一一闪过。我说，机器人为人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那么，您想建议我们做些什么呢？”卡林·巴甫洛夫笑了。“给每个楼都派一个人工的卡林吗？可是，要做到一点，整个太阳系的能量都不够用。”

“是的，这是一个理想的模型，”所长说，“但是，还是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说得对，社会革命是不能由技术演变来取代的，它应该创造出自己的‘模式’，这不是坏事……是的，是的，”所长又忧郁地说，“我和你们，巴甫洛夫同志和彼特多夫同志，还有足够的生命力，来者可追。当然，我们是会做出许多机器人来的……”

他没有来得及把话说完，住在三楼的那位教授的女儿没有敲门就闯了进来……她脸色完全变了样，一双眼睛，哭得红通通的象个泪人。

“他在哪儿？卡林在哪儿？”

她愣了一下，突然，兴奋得叫了起来，冲上前去，紧紧地搂住了青年科学家卡林·巴甫洛夫的脖子，不停地吻着他。

“活着，活着！啊，卡林，你知道我是多么地为你伤心呀……”

我们都尴尬得说不出话来，卡林·巴甫洛夫更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当了解到这三个月内爱上了谁之后，最感到尴尬的还是那位姑娘……

半年之后，卡林·巴甫洛夫疏远了自己原先的女友，压倒了姑娘原先的追求者，同教授的女儿结了婚，充分显示了白己的生存能力和明显的防卫反应能力。又过了半年，我通过了候补博士论文。虽然主考人皱起眉头，不解其中之奥妙，我毕竟还是当上了副教授。

现在，我正在为博士论文的选题而苦苦思索。

# 《我的伙计》作者：格里高利耶夫

孙维梓译

闹钟叮当当吵个不停，我只好睁开眼，满心巴望这台闹钟兴许走快了一小时。但是真遗憾——并未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我那第二台闹钟的指针也准准地落在七点之上。

第二台闹钟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我最终才弄明白光靠一台闹钟肯定无济于事，它总是闹不醒我。有时候简直弄得好像非得有三台闹钟才能顶用似的。

按理说，早上刚醒时本应该神清气爽，可我却因夜间梦魇频频，根本无法打起精神，我甚至想重新上床美美地再睡上一觉。真见鬼！科研工作留给我的休息时间实在越来越可怜了。

我在单位里是搞新产品发明的，如果我不想落后于其他人，那就决不能比他们少干。我经常咒骂那些科技界的精英们，他们睡得——嗨，他们睡得是如此之少！

所以，正是这第二台闹钟才迫使我严肃思考如何解决所有的难题。

“哼！你好歹算是个男子汉，”我悻悻地对自己说，“又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称得上是个发明家呢，难道对于自己每天睡觉时做的噩梦就束手无策？在梦中你被汽车压扁，被无法无天的流氓痛揍，被别人从十层楼扔下去，还朝你脸上啐上一口臭痰……而你呢？你纵然被弄得有损尊严，狼狈无比，却只能在醒来以后去洗把脸——事情就算过去了，你连诉苦的对象都找不到。”

在我多次和衣醒来以后，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使我不得不认真地对待它。一个人每天只有二十四小时，还得花那么多时间去睡觉去做梦，这难道不是太奢侈了吗？

当然，要摆脱梦魇的纠缠，要提高睡眠的质量，靠我一个人是孤掌难鸣的。

社会上倒是流传着许多标新立异的治疗方法：什么无线电睡眠疗法啊，药物睡眠疗法啊，心理催眠疗法等等——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只停留在试验阶段，据说实验室的人员还在全力以赴，或许再过上二三十年才能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二三十年啊，将占去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阶段！

有次我从书上看到“等价物”这个词，立时怦然心动。对，要寻找某种生物的等价物——这就是我的出路！何不找上某个人来代我睡觉，让他的大脑得到充分休息，把他脑子里的信息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就像是从录音带上用磁头录取旋律那样，通过巧妙的互感器传送到我的大脑里，让我再也不必睡眠而还能进行紧张的脑力劳动。这个主意该有多妙！说干就干，没有用多久时间我就制造出了一台具有这种功能的新式仪器。

可是，要想找到一个同意代我去睡觉的人谈何容易？我熟悉的人都是搞科研的，全是些心不在焉又蛮可爱的家伙。不过要想请他们哪怕多睡上一小时，就是挺好说话的人也立马把脸拉得老长老长。我需要寻找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对这种人来说，睡觉还是干些别的事情反正都一样。

这个人我终于在街上寻找到了，说得更清楚些——是在一家小酒馆里遇上的。他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桌旁，右手抖抖索索举着酒杯，那里面自然是酒精一类的玩意。

“科学毁掉了我的全部牙齿，”当我坐在桌旁时他念叨说，“这些当医生的，总是要我戒酒。医啊，治啊，结果毫无所获，反倒把我的牙齿全都拔光了。”

他略停片刻，脑袋一直在晃荡，后来又傻笑一下，露出他满嘴的金牙：“治我这种嗜酒如命的毛病可难哪……”

“朋友，”我尽可能温和地劝说，“如果科学没能帮上您的忙，那么您也许可以助科学一臂之力……”

“它既没帮我的忙，那我也不帮它……”此人口齿不清地喃喃说着。

“不过，朋友，您何妨试一试呢？”

“不，你这话骗不了我，试一试？各种药丸我吃得够多了，统统不顶用。”他还以为我在劝他再次戒酒呢。

于是我又费上好多口舌向他解释我对他的要求。这个人尽管还算年轻，但已因长期酒精慢性中毒而头脑不清。直到凌晨才总算把他弄回我家，当时他已处于迷迷糊糊的状态之中。

早上醒来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喝点盐水醒酒。在扫视我的房间以后，他悠闲自在地点燃香烟，半点没因置身于陌生环境而惊奇。看来他已习惯在任何地方醒来，即使不在自己家里也无动于衷。

“头还疼吗？”我问。

“疼得很，反正我睡着和没睡着都是一码事，历来如此。”

“也许我能替您解决这个问题。”我马上向他介绍我那台放在墙角的仪器，说明了它的功效，并正式提议今后他代替我睡觉。

可是这位未来的合伙人显然已忘记昨晚谈话的全部内容了，为此我不得不重复一遍已说过的话，再次介绍我的工作情况。为了说服他，我捧出设计的种种图纸、方案和我近来发明的种种模型。有的模型能飞，有的能爬，有的能潜水，有的能跑，还有各种眼下不够完善的半成品。我详细介绍这些发明具有哪些优点，并保证将来他也有一份功劳，因为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令人失望的是，所有的这些图表、公式以及说明等等，对这位从小酒馆请来的人全都是对牛弹琴。只有当我的那些小模型开始跳跃、飞翔、翻筋斗、发出尖叫并爬到他的膝上时，他才被打动了心。

“难道这一切都是您发明的吗？”他惊讶地问，一面小心翼翼地从脖子上取下一个用塑料制成的小玩意。它正在为他梳头，还给他喷上香喷喷的定型摩丝。

“我亲爱的伙计，”我已在这样称呼他，“如果拿这点成绩和我们两人将要着手去干的事业相比，那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工作的进展肯定会突飞猛进……”

“那我就同意了。”他截断我的话并立即要求启动仪器，原来他这时已困得要命。

应当说，我的实验进行得十分成功。在所有的人都为整天工作而疲劳不堪时，在他们必须坐下来读读晚报以求放松时，在大家饭后散步或谈天说地时，我依然还能工作。我的大脑清醒无比，应付裕如，完全可以胜任沉重的工作负担。每当半夜别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从一数到上千，命令自己尽快入睡时，我仍在凝神专注、浮想联翩，或是奋笔疾书，或是推导公式，创造性的劳动赐给我无限的欢乐！

“要知道我有的是时间，时间！”我洋洋得意地自言自语，“而你们只能咒骂自己的无能，要么头痛欲裂，要么心电图出现危险的曲线，或是头发如同鞋刷上的毛那样脱落不休。你们只能去找医生求助，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医生嘛，也总是重复说什么你需要新鲜空气啦，多吃水果啦；别喝烈性酒啦，最重要的就是劝你减轻工作，尽可能地多多休息……还能怎样呢！劝你少干活！哈哈哈！”于是我纵声大笑，无须担心吵醒我的伙计，他鼾声如雷，睡得同死人一般。

仪器并没有整日整夜开个不停。伙计每天既要为我睡上八小时，还要为自己睡上八小时，此外总还得要有八小时让他起来活动活动，吃吃饭换换衣服什么的，加起来正好是一昼夜。

有时我还在白天就推醒他，这总是发生在工作取得新的辉煌进展的时候。他逐渐有点兴趣听取我的解释，想弄清某些细节，越来越像是我的伙计，在和我一起开拓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

如果说第一次醒来时他只是挥挥手，嘟哝几句什么“干得不错，好好干”等等，那末在一个月后他已经乐于观察图纸，帮着在没完工的样品上拧紧螺丝，有时还从我肩后窥视我在笔记本上所写的公式及方程式。他的目光越来越显得深沉，说话越来越有条理，他开始能够分析问题，甚至还指出某些不足之处。

我对他说：“好伙计，相信您不久就能达到中专水平了，照此下去连拿大学文凭也不在话下呢！”

最后的这句话虽然只是说说而已，不过也并非胡诌，我相信我自己的观察能力，它从来不会骗我。两个多月的时光一闪而过，我的科研成果累累。在单位里当我汇报工作时，大家简直目瞪口呆。

“他似乎长着三头六臂呢。”我听到有人在这样议论我。

“这家伙实在是个怪人，是个超人。”吸烟室里人们的话题也离不开我，“他的精力旺盛得叫人五体投地！”

“真是看不出，”头儿对我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您居然有时间去看电影，兼着一大堆社会工作，还去参加滑雪比赛，滑得比哪个人都快。结果工作上依然取得如此成就！这里面有什么鬼名堂吧？”

“这正好是参加滑雪运动的结果，是新鲜空气的功劳，是它们创造了奇迹！要记住医生的话，我亲爱的头儿！”我答道，也报之以狡猾的一笑。

我考虑目前公开我的秘密为时尚早，还应该再进行几个月的实验。但这时突然冒出一件咄咄怪事。

在某个风和日暖的一天，当我对新产品进行设计时，我发觉自己对着图纸一筹莫展，脑子里空空如也。那一天我怎么也不想干活，而且第二天和第三天又都如此，这实在出乎意料之外。我不得不去检查仪器是否正常，结果证明它并没问题，接着我又怀疑自己也许生了病，但体温表又告诉我体温是36.8°。

我枉然地瘫坐在书桌前——困惑难解。眼前的方程式变得极为陌生，无法理解，实际上这些方程就是我自己不久前刚刚推导出来的！

不知出于一股什么力量的驱使，我茫然站起出了门，迷迷糊糊走过大街小巷，来到小酒吧。侍者为我斟酒，一杯又一杯地喝得酩酊大醉，也不知是怎么昏昏沉沉回家的。可是一进家门，顿时酒意全消：我的伙计正在桌前，不停地在书写什么！

“您在这里干吗？”我的语气颇为生硬。

“我说伙计，”他居然也这样来称呼我，“您的手稿存在着错误。开头还好，但后来的计算可就出偏差了。”

“什么？你竟敢这么说！”我嚷道。

“现在一切均已改正，伙计。”他仍在微笑，对我的发怒置之不理，“您可以自己来看看。”

我接过以后一看吃惊不小，他说得完全正确：我的的确确犯了错并且被他纠正过来了。

我跌倒在椅子上，他则端坐在另一把椅子中，他的话如同透过大雾传了过来：

“您过去并不常犯错误，但现在嘛……就很难说了。这一阶段我倒在突飞猛进，也许已能和您并驾齐驱，您的所有这些图纸、公式和计算我都了然于胸。这说明仪器除了让我代您睡觉以外，同时还把您大脑中的信息以及知识传递给了我，又把我的一些糟糕品质传给了您！可以说，这台仪器反倒把您变成了酒鬼。不管我们自己愿不愿意，事情已经这样发生。如今只有顺其自然，从今天起，代我去睡觉的应该是您，而由我来工作，一直到我们再次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为止。”

我的上帝！他甚至在用我的说话方式对我下达指令，连语气和口吻都是我的！我敢和世界上任何人争辩，但怎么能和自己争辩呢？、

“呃，呃……也许您是对的……”我说话吞吞吐吐，于是仪器又被启动起来。

现在我们相互就像两班制交换那样轮流上班和睡觉，工作倒是热火朝天，每次我碰上难题，他一下就解开了，而他出错的地方又被我纠正过来。对于特别复杂的难点我们就关闭仪器，一起合作来解决。

只有一件事情总是让我不太舒坦：我对目前这种平起平坐的局面实在耿耿于怀。于是有一天我决心再次改变这台仪器的功能，在轮到我值班时私下对仪器的机理进行彻底解剖，取消它这种转变脑功能的作用。尽管改装难度极大，几乎占去我那天的全部时间，但我毕竟完成了这项任务。

可是我低估了我的那位伙计，他马上发现了这一切，这当然对他是不利的。于是他又把仪器改装回来，也把全部时间都花费在这项工作上。

这活脱脱是一场两个巨人之间的战斗！结果是每天他干他的，我干我的。彼此之间不再合作，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拉锯对抗赛，原先的发明任务已被置诸脑后，双方全憋着一股劲，看看谁胜得了谁！

结果还是我首先投降，或者说是我首先恢复了理智。我决定不再去改造仪器，而是唤醒这位伙计。

“我还没睡够呢。”他却冷冷地说，又翻过身把脸朝着另一边，“看在上帝的份上，去干您自己的事吧，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我沉住气，尽可能把话说清楚：“请您听我说，我们别再对着干了，你我都不可能如愿以偿的。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科学工作者！”他按捺不住，勃然大怒，“我已决心要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谁也不能阻挡我……”

“我不是想阻拦您……”我发急了，“我是在为您感到骄傲！要知道我们已经证明，任何人哪怕是个傻瓜，都是可以重新塑造成另一种人的。只要他自己愿意，每个人的大脑都可以开放，都可以重新改造！”

我的话发自肺腑，滔滔不绝：“这意味着，仪器的作用完全不只局限于代替人去睡觉，您考虑过吗？”

“它的确能改进成为一台脑功能改善仪，”他马上平静下来，并且兴致勃勃地说，“为什么我们不进一步去发展它这种功效呢？”

从此，我俩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不久这台能传递脑信息的仪器已被我们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使它只能传递智慧而不产生任何副作用。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便正式发表了这个被人称为是纯属幻想的实验报告。我的伙计也朝气蓬勃，还单独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个酒鬼。新闻记者纷纷对他进行采访，于是我们都成了风云人物。

我又找到了第二位、第三位以及更多的伙计，他们都通过这台仪器受益非浅，有的成了革新家，有的在技术上取得出色成就。有时大家在街上相逢，能长时间地站着交谈科学上的最新成就；有时也无拘无束地聚在一起，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他们最爱听的就是关于我那第一次实验的故事，每次都要我把那第一台旧闹钟捧出来，照例介绍说：“一切都是从它开始的，这台鬼闹钟连人都吵不醒……”

# 《我的密探》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我从没想到人的一生能碰上那么多麻烦和折腾，而要说清这一切更非轻而易举，所以最好让我慢慢从头讲起为好。

打从职业学校一毕业，我就在飞船公司厂里当了个装配工，专门负责安装一种叫“斯芬克司阀门”的关键零件。我最爱欣赏飞船腾空而起直上云霄的情景，它们直飞天鹅星座和半人马座，飞往无线电或报纸经常提起的那些星球，对工作我很心满意足，如果没有那几台秘密摄像机，我会更加高兴，闵为它们的镜头总是在暗中盯住我，发出的噪音总在妨碍我集中注意力。

我曾去安全部发过牢骚：“嘿，为什么你们给别人安装的是新式无噪音的摄像机，而为我装的却是这种老式机呢？”可他们对此根本置之不理——因为据说他们实在太忙了。

当然，烦人的事情还不止于此，例如还有人把窃听器安放在我房内，它整夜发出的啸声使人通宵难眠。我上百次地投诉说：“有准的窃听器是这种样子的？简直连一分钟的安静都不留给我！”而有关方而对我的回答却是一大堆陈词滥调，什么同家利盗高于一切啦，什么冷战中我们必须取胜啦，什么无法使人人都满意啦等等。这只能说明我位卑人微，政府对我从不重视。

就拿负责监视我的密探来说吧，那位先生总是穿着显眼的制服和宽边帽，把帽檐一直盖住眉梢，对我寸步不离，亦步亦趋。

他是在尽力防止在监视工作中出差错。我甚至有点可怜他，要知道干这种活并不轻松。但他实在也太出格了，以至于我走到哪里他就盯到哪里，连呼出的热气都差点喷上我的后脑勺，朋友为此而笑得捧腹不止。

我的女朋友说，只要一看见他，脊梁骨上就好比有无数蚂蚁在爬，所以我又只得去调查委员会抗议：“为什么不能派个更称职的密探，让我在朋友面前不致出丑呢？”

他们倒是答复说可以考虑考虑，仍我明白这对他们只是区区小事，说过拉倒。

这时我想索性远走高飞箅了。地球以外是茫茫星空，那里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安身之地。我仔细阅读这方面的书籍，用所有积蓄买下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它破旧不堪，四处漏风，但发动机倒还挺耐用。这样做当然很危险，但冒险的只是我个人的生命。

我辞去工作，告别秘密摄像机和窃听器，和密探亲切握手并祝他今后走运。

我破釜沉舟，退路已绝。

目前需要办的是获取签证，于是我急忙去了签证局。那里的职员被人造太阳晒得黝黑，可双手白哲无比。他疑虑重重地瞅着我：“您打算去哪儿？”

“我要去宇宙！”我说。

“这我知道，但问题在于具体要去哪儿？”

“这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说，“我是想要去自由自在的宇宙深处！”

那位职员疲惫地叹口气说：“如果您要申请签证，那就得明确说出自己的意向，您准备移民去美国宇宙，还是打算迁居到英国宇宙？也许宁愿到荷兰或法国的宇宙去？”

“什么！难道连宇宙也是分国界的？”我惊讶不已。

“这您就大大落后时代了。”他面带优越感嘲笑说，“美利坚合众国早就声称对于坐标，２ＸＡ及２Ｂ之间的全部宇宙空间拥有主权，只除去其中一小块意义不大的弓形区域，那儿是墨西哥孜孜以求的地方。而坐标３Ｂ到２Ｃ之间的空间属于俄罗斯，同样也有属于中国或尼日利亚的太空……”

我截断他的话头说：“那么哪儿是自由的宇宙空间？”

“根本就没有这种地方。”

“那么这人为的宇宙边界一直延伸到多远？”

“直至无限！”他自豪地说。

在一瞬间我呆若木鸡，我从没想到连广袤无垠的宇宙也都可以被瓜分！

“那我就去美国宇宙。”我随口说。

职员默默地点点头，他检查过我自五岁起的履历，因为比这更早的经历对我已毫无意义，随即就把签证发给了我。

我来到宇航港时，飞船已加好燃料准备起飞，后来我顺利升上太空。当地球化为一个小点并完全消失在飞船后面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孑然一身，绝对孤独。

起飞后５０小时，我打算对食品的储存进行例行检查。我突然发现有个口袋外形有些异样。打开后，发现原本装１００磅土豆的口袋里，装的却是……一位姑娘！

她是偷渡者！我的嘴巴吓得再也无法合拢。

“怎么啦？”她反而问道，“您倒是说话呀？能帮我一把让我从袋子里出来吗？或者您也可以重新扎上绳子，干脆把这事忘掉。”

于是我搀扶她从口袋里挣扎出来。

这位姑娘身材苗条，楚楚动人，秀丽妩媚，，有一双若有所思的监色大眼睛。她头发金黄，很像喷气发动机喷出的火焰。尽管她的脸蛋弄得脏兮兮的，但依然透出一股灵气。如果在地球上，我肯定愿意为了和她见面而不惜跑上英里的路程。

“就不能给我点什么吃的？”她诉苦说，“从地球开始，除了生胡萝卜，我可连什么东西都没进过嘴。”

我慌忙给她送上夹肉面包并问道：“您来这里干什么？”

“您不会理解的。”当刚她嘴里寒得满满的，好容易才吐出这么一句话。

‘我可认为自己也许能理解。”我说。

她走向飞船的舷窗，默然睇视美圈宇宵的满天星斗。

“我在追求自由。”最后她缓缓说、

“是吗？”我将信将疑。

她困乏地倒在我的吊床上。

“也许您会认为这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她的声调十分平静，“但我常被人家认作疯子。我喜欢在夜间朗诵诗篇，对一些荒唐的雕塑潸然泪下，为一片凋谢的秋叶悯怅小已，也爱面对草叶上的露水浮想联翩。医生说我或许患有精神过敏综合症。”

她闭上双眼，但我完全能够理解：一个人在口袋里连续呆上５０小时，又被压在沉重的食品下面，这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忍受。

“地球使我烦恼。”她低声说，“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什么官僚主义，纪律约束，贫穷饥寒，还有冷战或热战等等，全都使我精神崩溃……我渴望能和习习柔风一起微笑，在无垠绿野上奔跑，在浓荫匝地的密林中散步，歌唱……”

“但为什么偏偏选上我？”

“因为您也渴望自由。”她说，“当然，如果您坚持，我可以离开这里。”

这真是废话！我们身处太空，就是想回地球，连燃料也不够呢！

“您可以留下来。”我无奈地说。

“谢谢。”她说，“您真的理解我吗？”

“那当然。”我说，“不过先让我们弄清某些细节，首先……”

可是她早已呼呼入睡，嘴角边挂着一丝信任的微笑。

我连一分钟也不耽误就搜了她的手提包：里面有五管口红，全套修指甲的工具，一瓶“金星”牌香水，一本平装诗集，还有一枚调查局特派员的徽章。

我本来就这么判断：姑娘们通常不可能那样讲活，而密探又只会那样讲。

我很高兴得知政府依然没有放过对我的监视，在宇宙中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了。

我的飞船深入到美围宇宙深处，它还算争气，飞得十分出色。发动机从不过热，船体接缝也很密封。

梅薇丝·奥黛依是我这位密探的名字，她天天为我准备食物，管理杂务，同时，她在所有暗处都悄悄安上了微型摄像机，弄得到处嗡嗡作啊，但我佯作不知，假装没有听见。

尽管如此，我和梅薇丝小姐的关系还算不错，旅途生活十分愉快。但是有一天船的右舷外突然爆发一片耀眼光芒，吓得我往后一缩，把梅薇丝撞得飞了出去，当时她正在为3号摄像机偷换胶卷。

“真抱歉。”我说。

“没关系的。”她说。

我想去帮她一把，但她的柔躯紧贴在我身上，“金星”牌香水使我心神荡漾。

“还不松开我吗？”她娇嗔道。

“那当然。”我说，而实际上还在拥抱她，这么近的距离弄得我昏昏懵懵，忘乎所以。

“梅薇丝。”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住说，“我们认识不久，可是……”

“可是什么，比尔？”她喃喃地问。

眼前云飞雾转，那一刻我全然忘记双方本该是密探与被临视人的关系，也不知道后来我还说过些什么。但这时窗外又现出耀眼的强光，丁是我放开梅薇丝走向驾驶台，极力停住飞船朝外察看

船外有块臣大的岩石停在空中，上面坐着一个穿着宇宙服的另孩，他一手拎着信号火箭筒，另一只手牵着一条穿着宇宙服的小狗。

我们很快把他引进飞船，脱下密封衣。

“我的狗呢？”他张口就问，

“放心吧，孩子。”我安慰他。

“真不好意思。”他接若说，“我用这种方式闯进你们的飞船。”

“别客气。”我醯，“不过你在那块岩石上干什么？”

“先生。”他的童音清脆，“我不得不从头讲赳：我的生父是宇宙飞船试飞员，在一次飞行中英勇献身了。不久前我母亲再嫁，继父是个高高的黑发男子，一双眼睛老在东张西望，嘴唇也总紧抿着。他原来是个站柜台的，一开始就对我恨之入骨。也许是我那一头金色鬈发，一双大眼睛和乐观的性格使他联想起我的父亲，于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恶劣。

“他有一位伯伯突然死去（我怀疑是他谋杀的），留给他了某个行星上的一块地皮。我们乘上私人飞船去那里，在太空中他说我已到了能自己料理自己的年龄。我母亲虽不同意，但不敢违抗他的铁石意志。于是他硬让我穿上宇航服，给了我几个信号火箭，把小弗里克也塞进小宇航服里说：去吧，如今的小青年都能在宇宙中自谋出路。我提醒他：从这里到最近的行星至少也有二百光年呢！但他狞笑了一下，说：说对了！然后使劲一椎，就把我抛弃在那块岩石上。”

男孩一口气说了那么多，他的小狗蹲在一旁用湿漉漉的圆眼瞪着我，于是我喂了它一钵子牛奶加面包，那男孩也狼吞虎咽，吃完后由梅薇丝带去休息。

我回到操纵台重新启动飞船，又悄悄打开内部对讲机。

“醒醒，你这该死的小笨蛋！”我听她梅薇丝在|兑，

“饶了我，让我睡觉吧。”那男孩央求。

“现在不行，将来有你睡的。”梅薇丝不依不饶，“为什么调查局还要派你上这里来？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在这儿吗？一个刚１２岁的孩子……”

“再过七个月我就满１３岁了！”

“就是１２岁！我干得多么认真，学习、读书，还进专业夜校，听讲座……”

”您真倒霉。”他很同情她，“其实我只是想成为宇航驾驶员，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要取得必需的飞行小时数就只有这种办法。他会让我独立驾驶飞船吗？”

我悄悄关上对讲机。在听到这一切后，我自感身价十倍，竟然有两位政府代表被委派来监视我！这只能说明我是个人物！而且是必须全昼夜监视的人物！不过退一步说，派给我的密探只是些年轻姑娘再加上１２岁的未成年人，这又让我有点惘然若失。

旅程的其余部分平安度过，罗伊是那男孩的名字，他担负起驾驭驶飞船的重任，连他的狗也坐上副驾驶员的座位，恪尽职守。梅薇丝仍和以前一样做饭，我的精力全花在检查飞船是否密封上。一般说，密探与被监视者之间倒挺和谐。

我们发现了一颗无人行星，梅薇丝非常喜爱它。星球不大，但空气新鲜，无边无际的绿野和茂密的参天大树活脱脱就和她诗集中所描绘的一样；罗伊则为湖水和山岗激动不已，那小山不太险峻，很适合男孩攀登。

我们决定在这颗行星上定居，把它作为我们的移民地。

罗伊对饲养动物的热情极高，动物由我从冷冻舱里取出并加以复活，他任命自己是牛与马的司令官，猪与鹅的饲养员，小鸡小鸭的保护者。他陶醉在新工作中，甚至对上级的例行报告也越来越少，后来索性完全停止。说老实话，对这个年龄的密探你还能有什么要求？

我们建造宿舍，播种谷物。我和梅薇丝时常玄森林散步。有一次我们带上食品在瀑布旁野营，梅薇丝松开束发带，波浪般的金发垂到双肩，秋水般的双瞳如此迷人，使我怎么也不能卡H信她竟是密探，但我还得告诫自己注意我们的真正身份。

“比尔。”她低声唤我。

“什么事？”我问。

“哦……没什么。”

她含羞地把身旁的草茎拉来拽上，我不知道她想说什么，但是我们的手恰好碰在一起，随即互相紧紧相握。

我们久久沉默，我从来没有这么幸福过！

“比尔……”

“什么事？”

“比尔，亲爱的，我想……”

我并不知道她想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好彼此沉默相对……这时恰好被天上传来的轰隆声打断。

湛湛蓝空又降下一艘宇宙飞船。

埃德·沃伦是这艘飞船的驾驶员。他微显肥胖，一头灰发，戴一顶宽边帽，穿着制服呢大衣，自称是某家公司的代表，穿梭于各星球问从事水的清洁与消毒工作。由于我们这里水质很好，不需要他的服务，所以他在对我表示歉意后就准备继续飞往别处。

可是起色失败了，发动机光是吼叫一阵子就熄了火。我检查他的飞船，发现里面的斯芬克司阀坏了。我倒是能用手头工具重造一个，但起码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多糟糕。”他惋惜地说，“现在只好在这里多耽误一会儿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

他难过地望着那艘飞船：“真该死，为什么偏偏会在这时候坏了呢？”

“也许是您用手锯锯过它，它才不那么牢固的。”我边说边往回走。因为检查时我发现了人为破坏的明显痕迹。

沃伦先生对我的话置若罔闻，当灭晚上我还截听到他通过无线电发出的汇报。有趣的是，沃伦先生工作的单位并非什么公司，而是中央情报局。

沃伦先生总是拿着相机和记事本，总在四处打探，他很快成为非常杰出的种菜能手。我和梅薇丝始终也没能完成那次谈话。

移民区的建设却日益兴旺发达。在沃伦先生之后，还有不少客人又来到我们这里：一对自称在收集植物果实的夫妇，一位摄影爱好者，还有一位记者等等，其实他们全都是各有关单位派来的秘密侦探。在起飞时，他们的斯芬克司阀也全都坏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该骄傲还是羞愧，因为足足有半打密探在跟踪我这个人。他们都是蹩脚侦探，但来后几周内又都一律成为这颗行星的优秀垦荒者。他们的汇报都由原先滔滔不绝的江水逐渐化成潺潺流水，到后来索性干枯断流。

有一个夜晚，移民地突然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紧张气氛。所有的无线电接收机都被打开——似乎有极其重要的通知需要下达。我不得不请某些密探合在一块收听并关掉一些接收机，免得发电机过载烧毁。

最后他们关上接收机并开了一个会，直到深夜我还听见他们喁喁不休。第二天一早大家集合在客厅里，脸色阴郁，眉头打结，梅薇丝是这伙人的发言代表。

“有件可怕的事情。”她说，“但首先让我向您公开我们的身份：比尔，我们并不是自己所说的那种人，我们全都是政府派来的秘密探子。”

“这不可能！”我大声嚷嚷，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的自尊心。

“事实如此，比尔，”她接着说，“我们全部在监视你。”

“绝对不会！”我重复说，“难道连您也这样，梅薇丝？”

“连我也是。”她神色悲戚，沮丧万分，

“这到底是怎么叫事？”

他们默默相互对视，最后沃伦先生用那双长满老茧的手扯扯帽檐说：“比尔，最近测量过宇宙的界线标定，发现这个地区根本不属于美国。”

“那它属于哪个国家？”我问。

“别激动，比尔。”梅薇丝插口说，“当初划分宇宙的国际分界时，这里整个儿被漏掉了，所以现在没有任何国家对它拥有主权，按照星际移民法，行星及周围几十万英里的太空都将属于您这位发现者，比尔。”

我惊得张口结舌，说小出半句话。

“所以，”梅薇丝说，“我们就没有任何合法依据来到这里，应该立即撤退。”

“但你们飞不成！”我大嚷大叫，“我还没来得及修复你们那些斯芬克司阀！”

“每个密探都藏有备用的阀门。”梅薇丝温柔地说。

我望着他们各自走向自己的飞船，思忖今后自己的孤独处境：我再也没有什么政府——那对我处处设置监视的政府。夜间也不会听到背后的脚步声，永远不会再有摄像机的噪音……

“再见，比尔”梅薇丝哽咽说，向我伸出纤纤玉手。

我茫然望着她朝沃伦的飞船走去，突然感到她根本不是什么密探！

“梅薇丝！”我拼命叫喊并朝她扑去。

她加快步伐，可已被我抓住她的手臂。

“等等，你知道那天在太空中我要说的话吗？后来在瀑布旁我也想对你说……”

她企图挣脱，于是我用半静的口吻轻轻对她说：“梅薇丝，我爱你。”

她嘤咛一声扑倒在我臂弯里，我们开始热吻。我对她说：这里密林葱郁，古木蔽天，碧草茸茸，将永远是她的家，请她一定留下……她幸福得说不出话。

当梅薇丝决定不走后，罗伊同样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决定，沃伦先生的蔬菜马上就要成熟，他也觉得有必要留下照顾。其余的人统统各有各的借口需要留在行星上。

从这天起我就是他们的首脑、国王、统治者或总统，随便叫什么都行。各地的密探现在纷纷大量飞来我这里，不仅来自美国，几乎来自所有国家。为了让大家有饭吃，我不得不进口粮食。但是其它星球拒绝帮助我，还说我收买了他们的密探，唆使他们来投奔我。

天可怜见：我可从来没这样做，他们全都是自愿飞来并自愿留下的。

我无法辞职，因为这颗星球就属于我，而把他们遣送回去，我又难以启齿，这真使我走投无路。

既然我所有的臣民都是过去的密探，所以你们当然以为我在组组织政府方面不会遇上困难。其实他们谁也不来帮我，样样还得我自已来干。他们中间没有一人还想继续当探子，去揭发自己的朋友！

# 《我的母亲在跳舞》作者：[美] 南希·克雷斯

北星译

费米悖论，加利福尼亚，１９５０：既然行星的形成是这么的普遍，既然产生生命的过程是行星形成后的自然延续，既然产生生命会导致智慧，而智慧会导致技术——那么，为什么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外星文明跟地球联系呢？

他们在哪儿？

他们笑着同意了“千年接触计划”的形式。米卡称之为“人类标准”。虽然如此，卡比尔仍然坚持要保留他的翼，而德布则不愿意去掉在他头顶上两寸处舞动嗡鸣的冠。玲为整个飞船设计了漂浮的巴克特。她以红黄为主的色调进行组合和再组合，形成万花筒般的绚丽画面。这样的程序只有玲才编得出来。视舷设置得可以放大。空气的比例调得相当好，有使人微微陶醉的感觉。加利大师仔细地平衡了汀力丝。玲希望得到“自然的”睡眠周期，但是加利的说法更有说服力。确实，汀力丝对肢翼的按摩非常舒服。这真是一场盛会啊。

飞船轻滑进了行星的轨道。这是一颗远离太阳的巨大行星，只比木星小一点，上面变幻着彩色的条纹。“真可爱。”德布说。他是为了美丽而活着的。

作为生物学家，卡尔更现实些：“我运算了方程。如果他们的复制率保持常数的话，到现在为止，在裂谷里的居民应该有２０万了。”

“它怎么会不是常数呢？”挑战员玲说。其他人笑了起来。汀力丝确实不错。

小孩子哈纳将胜贴着窗户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着陆啊？”

大人们互相笑着。他们对哈纳既骄傲又怜爱。哈纳是除了米卡外其他人的第一次基因捐献的结果——也许这也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基因捐献。当然，加利除外。因为加利是一个持证的基因捐献者。

卡比尔在哈纳旁蹲了下来：“小可爱，我们不能在这里着陆。我们只能通过全息看到那些创造物。”

“哦。”哈纳说，带着宇宙间通行的孩子气。这种孩子气５０００年来都没有变过。玲总喜欢说在孩子的头脑里凡是有生命的都能成为规范。但是……这就是玲。

“连接数据。”卡尔说。哈纳遵命执行，她照家长教的大声背诵着。玲微笑着看着他。哈纳连接数据时闭着眼睛，但是在背诵的时候却是睁着眼睛的。

“创造物在２７３年之前投放到这个星球。他们是给予我们生命的伟大神圣使命的第１４０次投放。创造物留在一个封闭的裂谷里……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创造物所在的峡谷是如此之深，而这里的引力是如此之大，所以峡谷里的空气不会溢出到这个星球的其他地方。他们有自己的空气。”

“哦。创造物是半机械再生生物，被设计得具有自我意识。另外，他们还被设计好了在新的千年到来之时等待与人类接触。他们……”

“行了。”蹲在哈纳边上的卡比尔抚摸着哈纳的黑色的头发说，“哈纳，重要的是，你要记住这些创造物是生命。虽然他们跟我们不同，但是他们有着跟我们一样的生命力。那是宇宙间唯一的生命力。他们也应该跟人类一样得到尊重，即使在你看来他们会是怪怪的。”

“即使他们没有你懂得多，”加利补充道。“你知道他们也确实没你懂得多。”

“我知道。”哈纳说。他们让哈纳做调解员，因为哈纳具有很强的结合基因。他们早已让玲做了挑战员。哈纳接着说：“让我们为了空空荡荡的宇宙来赞美费米、黄和阿尔贝尼吧。”

玲皱了皱眉头。她对于教给哈纳关于伟大使命的那些简单而古老的传说一直持反对意见。玲更希望孩子能接受事实，而不是宗教。但是德布却坚持要教。他说，先灌输些，以后哈纳就可以从预言中分离出科学。汀力丝让人感到如此甜蜜，空气的比例如此适合这个盛会。

“我在想，”德布以梦幻的语气说，“他们在２７３年里究竟学了些什么。”

“他们什么时候给我们发全患啊？”哈纳问，“我们到了吗？”

我们的母亲就要来了。

还有两个小时她们就到了。她们从世界之巅的那头来。当她们到达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舞蹈，很多的欢乐。我们全都会跳舞，包括由空气带走的那些。我们会转播给他们，他们会跟我们一起跳舞。

也许我们的母亲也会转播到其他的地方。也许她们会转播给所有的人，包括那些超出我们的转播范围的殖民星球。为什么不呢？创造了我们的母亲能够做任何事情。

首先是跳舞，然后是最必须的事。我们的母亲将为我们圆满地弥补程序的缺陷，使我们再也不会死亡了。我们的母亲不会死亡，我们也应该不会死亡。我们的母亲将会传给我们弥补的程序。

然后就是舞蹈狂欢！

黄的解答，波尔空间站，２５５２：自从发明了量子运输以来，人类已经访问了我们星系的１０００颗星球，并且探测了更多的星球。这里面的任何一个星球都没有产生任何形式的生命，不管是多么简单的生命。没有一个。

外星人从来没有接触过地球，这是因为宇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外星人。

哈纳快乐地笑了。他的黑色长发在漂浮的黄色巴克特中摇曳。“创造物看起来像是贝壳！”

从全息立方里透过浓密朦胧的空气可以看到起伏不平的岩石地面。前面不远处耸立着笔直陡峭的裂谷壁。在贴着地面的一些纤细柔软的金属导管上，有在百上千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合金贝壳，这些贝壳是具有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包括基本的人工智能和活的封闭在选择性渗透膜的真核细胞。机器靠微弱的阳光和厌氧细菌产生的能量来运行。它们是为适应由甲烷、氢气、氦气、氨气和二氧化碳组成的浓厚的混合气体而精心设计的。

孩子不懂这些。他正好看到“贝壳”们从它们的细丝上跳起来。它们跳起来又落下去，把它们的壳张开又合拢，扭转拍打吐泡泡。它们在跳舞。

卡比尔也笑了。他说：“这完全不是原来的程序。是它们学的！”

“但是什么样的刺激才能让它们学会这个啊？”玲说，“真是个可爱的发现啊！”

“嘘，我们要开始传输了。”米卡说。他的眼睛在发光。米卡是他们中年纪最大的，她是原始投放的一员，“种子１４０，你在那儿吗？”

“我们在这里！我们是种子１４０。欢迎，我们的母亲！”

哈纳用指头戳了一下全患立方：“我们不是你们的母亲！”

德布赶紧关了全息立方。米卡严厉地说：“哈纳！注意礼貌！”

孩子看起来被吓到了。

德布说：“哈纳，我们讲过的。这些创造物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它们关于它们自己的世界的思想跟我们的一样真实。不要取笑它们。”

卡比尔说：“你不记得了吗，哈纳？进学习程序去！”

“我……记得。”哈纳支吾道。

“那么表示一点尊重！”米卡说，“这是伟大使命！”

哈纳流下了眼泪。软心肠的卡比尔将手搭在哈纳的肩上：“小心肝啊，是伟大使命才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啊。”

“我……知道……”

米卡说：“你不愿意像那些一世纪又一世纪地活着只知道自己快乐的人们吧。你愿意像他们那样漫无目的地在星际间游荡，除了看看纳米给他们造出些以前没造出来的东西外就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无所事事吗？”

“够了，” 玲说，“哈纳知道的，而且他已经悔改了。别再来个阿尔贝尼日演说了，米卡！”

米卡固执地说：“这很重要，玲。”

“这当然很重要。但是那些创造物也很重要。它们正等着我们呢。德布，重新开始传输吧……种子140，谢谢你的欢迎，我们回来啦！”

阿尔贝尼的观点，行星卡得尼斯，２６７８；我们都受骗了。

人类绝望了，纳米给了我们一切，也使我们失去了一切。无穷的不需任何努力的快乐，无穷的没有目的的明天，无穷的没有意义的经历。从进化到知觉，从知觉到纳米，从纳米到知觉的退化。

但是错在我们自己。我们忽视了我们人类得到的最大的礼物：宇宙间违反逻辑的空荡。这是违反了进化论的。这违反了任何已知的物理过程。这样的宇宙怎么会存在？为什么会存在？

它的存在只可能是为了某个超越了物理过程的目的，一个有意识的目的。

其原因只能是给予人类——宇宙唯一的继承人。

宇宙间异常的、无法解释的、不可能的空荡是留给我们人类去发现上帝存在的唯一的证明。

我们的母亲来了！我们在海底跳舞。我们将这个新闻传给了那些跟我们分离而漂流走的同胞。我们会一起狂欢，并会检查原始的程序。

“你们在行星大气层的上面。”我们说。这些是我们才学的新词。但是我们都懂了。所有的新词我们都会懂的，所有的缺陷都会将弥补。“你们在一艘飞船上，而我们则在我们的壳中。”

“对了，”我们的母亲说，“你们知道吗，我们不能在这里降落。”

“知道了。”我们说。在这里我们出现了短暂的理解障碍。如果她们不能降落的话，她们怎么能帮助我们呢？不过这个障碍只是暂时的。这是我们的母亲。她们以前就在这里降落过，不是吗？她们能够做任何必须做的事。

我们的母亲说：“你们现在有多少，种子１４０？”

“我们有７９４３２个。”我们说。悲衷涌了上来，我们忍耐着，我们必须忍耐。

我们母亲声音的波长和频率变了。“七万九千？你们怎么……我们的计算显示你们应该有更多的啊。这个复制数据有没有错？”

一个数据包传了过来。我们扫描了一下，它跟我们的程序是吻合的。

“数据是正确的，我们的母亲，这是正确的复制率。但是……”我们停了下来。突然之间，我们感到这像是一个死亡仪式。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死亡仪式的时候。我们准备多等几分钟。过几分钟我们会告诉我们的母亲。我们转移了话题：“我们的母亲，你们的复制率是多少？”

我们母亲的波长和频率又变了。我们扫描了数据并跟我们的数据库进行了对照。我们的数据库里有相应的波长和频率。这是笑声，是一种快乐的表现形式。我们的母亲高兴了。

“你们没有图像传播设备，要不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复制品。”我们的母亲说，“但是我们的复制率比你们的低很多很多。我们的飞船上有一个新的复制品。”

“欢迎，新的复制品！”我们说。于是我们一起有了更多的欢乐。

“我对传输进行了限制……这是—场视觉传输。”米卡说。

一片雾状的云出现在全息立方的一侧。它大得可以轻松地窖下两个人。三个人挤一挤也可以容得下。德布和哈纳踏进了场里。加利走了出来。

伊皱着眉看着米卡：“如果复制率保持稳定的话，他们不可能只有七万九千多个。检查一下资源数据，米卡。”

“正在扫描……可利用原材料没有变化……每平方单位光照量没有变化。”

“扫描他们的计数程序。”

“我已经做了。正常运行。”

“运行复制品生产的历史扫描。”

“这需要一些时间……嗯，开始了。会不会有耗损？”

加利说：“对了。我早就应该想到的。做一下地震调查，跟原始数据比较一下。一次强烈地震可以轻易地毁掉它们中的三分之二。可怜的种子……”

玲说：“你可以问它们。”

卡比尔说：“如果没有什么文化上的禁忌的话。记住，它们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出自己的文化。我们给它们保留了这个能力。”

“只有在对环境的刺激进行反应的时候才能产生文化。一次地震或者滑坡能够有足够的刺激压力使它们产生出死亡禁忌吗？”

他们面面相觑。这是宇宙间的一个新的现象。这是人类从没有创造过的现象……这是他们来这里的原因！他们的眼睛闪着光，他们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不过提到死亡。他们也感到有些不舒服。这么久没有任何人……哦，对，玲的克隆，因为计算机的错误。但是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他们为种子１４０而不安、激动、同情，主要是同情。如果这些可怜的创造物真的在地震里死去这么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他们都感觉到了这点。他们的感情是真挚的。在他们的头脑里，上帝的手指在一瞬间触到了他们每一个。渺小的人类居然敢于跟宇宙无边的空荡进行斗争，他们感到了这种斗争的神圣。

“赞美费米、黄和阿尔贝尼……”不知是谁说了一句。他们在尴尬的气氛里沉默了一阵。他们都不是孩子了。

米卡说：“对比地震资料和原始数据。”然后走到一边，独自去体会大自然的超绝。这是纳米没法制造的最稀有最奇特的少数的东西之一。

在雾场里，哈纳说：“种子！我在跟你们共舞！”他小小的身躯在飞船的甲板上前后上下地跳动着。

阿尔贝尼的观点，卡得瑞斯行星，２６７８：在对上帝的证明中得到下面的推论：伟大目的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宇宙，除了我们。我们的使命是去填满它。

看看你们的周围吧，看看我们都成了什么样子？！无意义的破坏、五目的的空虚、精神上的绝望。人类的存在不可能没有目的、没有远见、没有信仰。填充空荡的宇宙能够拯救我们自己。

我们的母亲说：“你们玩什么游戏吗？”

我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数据。没找到这个词。

我们的母亲又说了：“种子１４０，刚才是我们的新复制品在说话。他还只是半成品，他的语言程序还不齐全。他的意思是，在投放种子之后你们为了适应环境而为自己生成的程序中，哪些是表示快乐的。比如说跳舞？”

“是啊！”我们说，“我们以跳舞表达快乐。我们也以丢石子和接石子来表达快乐。但是我们很久没有这样了。”

“快做啊！”我们的母亲说。

边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快乐，但这是我们的母亲的要求。我们拾起了一些石子。

“别。”我们的母亲急促地说，“你们不必丢石子。刚才的话又是我们的新复制品说的。他不明白种子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只需做自己想做的事。你们……你们的母亲不能强迫你们做什么。你们做的任何事，就像我们所做的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一样。”

“再一次对不起。”我们的母亲说。在传播场里出现了一些物理运动。

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的母亲提到了新的程序——回应环境而产生的程序。这个我们懂。现在该是我们告诉母亲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了。悲伤涌了上来，快乐消失了。但是现在到了该告诉我们的母亲该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我们的母亲会让一切都好转的。

“别那样骂他，他还是个孩子。”卡比尔说。“哈纳，别哭了。我知道你并不想让它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米卡转过身，背对着这幕小小的亲情剧。他对加利说：“调查完毕。没有地震，只有极其微弱的地质活动……实际上，当地的历史记录显示出相当的稳定性。”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计数与实际复制率的不同呢？”

“这不可能是真正的不同。”

“但是……哦！听，它们刚刚说的——”

哈纳慢慢地转向全息立方，说：“它们没在跳舞了。”他还在流泪。

加利说：“请重复。”

加利忽然醒悟过来，自己不在传播场里。他走了进去，换出了哈纳：“请重复，种子１４０。重复你们上次的传播。”

不动的金属贝壳说：“我们生成了一种回应环境中的异物的程序。毁灭我们的异物。”

加利愉快地说：“异物？什么异物？”

“新的东西，没有头脑的东西，毁灭者。”

“你们的环境里没有什么异物，”米卡说，“你们想说什么？”

玲在甲板另一边的粉红色巴克特云里说：“哦，哦……不……它们一定是分裂成了两部分，在它们中间爆发了战争！哦……”

哈纳停止了抽泣，睁大着眼睛用他那粗短的腿站了起来。

加利仍然很愉快说：“种子１４０，让我们看看异物，请传输图像过来。”

“但是我们没法取得图像。因为如果我们离异物太近，我们会被杀死的。”

玲伤心地说：“这是战争。”

德布紧闭着他那漂亮的嘴唇。卡比尔转过身去看外面的星星。

米卡说：“种子……在你们的数据库里有没有任何有关异物的传输记录啊？有的话请传过来。”

“在扫描……现在开始传送。”

玲轻柔地说：“我们早就知道对于任何创造物来说，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管怎样，它们有着我们的没有经过精炼的ＤＮＡ，而且当新的千年……”她沉默了下来。

“数据不太全，”种子１４０说，“当它传回来的时候我们几乎遭到了毁灭。但是有一个数据包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传了回来。”

愉快舞蹈着的贝壳们从全息立方里消失了。在它们原来呆的地方出现了一株又高又细的蕨类植物，在稠密的空气里轻轻地摇曳。它光秃秃的，一个根植于岩石上的多分子有机体，什么都没做。

飞船上没人讲话。

全息立方的景象变了。一幅广角的扫描。现在看到的是一大片蕨类檀物。成亩成亩的，填满了大段的裂谷。一株连着一株，草绿色，在风中摇动。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种子说：“我们的母样？前９２年都没有异物。然后它们来了。它们复制得比我们快得多。而我们则开始死亡。我们的母亲，你可以为此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吗？”

大家继续沉默着。终于哈纳开口了：“那是什么东西？”

米卡的声音短促明确：“根据数据包来看，这是一种需氧生物。利用一种类似光合作用的机制来产生能量，作为副产品放出氧气。数据里包括一个样本分析，但是分析突然中断了。好像是人工智能缺失了。样本是非碳基的，没有ＤＮＡ。封闭在种子１４０里面的能量源是厌氧物质。”

玲突然说：“裂谷大气层里的氧气含量如何？”

“７．６２％”加利面了一下说，“这些……这些异物产生的氧气在毒化种子。”

“但是，”德布迷惑地说，“为什么在原始的投放里会有这东西？”

“没有，”米卡说，“在我们的基因库里找不到这种结构。这东西不是来自地球。”

“我们的母亲？”种子透过全息立方里密集的厥类植物说，“你还在吗？”

使徒阿尔贝尼，格里德７４３．９，２９９９：当这个新的千年来临之际，我们为人类超越了精神上的迷信和否定而喜悦。我们的信仰建立在物理的真实、活着的基因和人类的需要的基础之上。我们最终将我们的灵魂交给了生命的科学，而不是交给了一个无形的造物主。我们终于找到了平安和幸福。

米卡突然说：“这是个圈套。”

哈纳已经去睡觉了。不知道是谁——极可能是玲——已经将浮动的巴克特化解掉了，并清空了屏幕墙。现在只有空荡的传输场和远处冰冷的星星给房间里添加了一些色彩。

“对，”米卡接着说，“是个圈套。当然不是恶意的。但是我们给它们设计了学习的程序。于是它们学了。它们遇到了一些地震，发生过一些战争，这使得它们对不寻常的事物感到谨慎。它们知道了不寻常的事物可能会造成死亡。而它们知道的最不寻常的事物就是设定好在３０００年回归的我们了。所以它们设计了这个传输程序将我们赶走。出于对外种人的恐惧。在一个适应这个环境的刺激——反应学习程序里。玲你自己说过，学习的部件建造在人类的基因里。而我们对外种人的恐惧是我们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

加利弯着身冲进了房间，紧张使他的行动变得笨拙起来：“不对。那听起来好像挺吸引人，但是我们给种子１４０留下的任何东西不可能使它们进化出如此复杂的防御手段。而且也没有发现有能给予它们内部刺激的地震事件。”

米卡迫切地说：“我们就是它们的刺激源！它们对于我们回归的期待！你还看不出来吗……我们就是‘异物’！”

卡比尔说：“但是它们叫我们‘母亲’……它们激动地等着见我们。它们对我们没有对异种人的恐惧。”

德布轻声说，他的声音大家几乎都快听不见了：“那么，这是个电脑故障了。宇宙辐射损坏了它们的感觉装置，至少是那些‘死掉’的部件。在它们损坏之前就出了毛病。所有关于氧气中毒的感觉数据都已经遭到了损害。”

“当然啦！”玲说。但是她总是很诚实，“至少……不对，损坏的数据不会这么协调一致，那些片段不会在生化方面搭配得这么好吧……”

“而且这么非地球化。”加利说。

他那粗糙的声音刚刚一落，米卡就爆发起来：“加利。这些绝不会是土生土长的生物！除了地球外，整个星系里就没有土生土长的生物！”

“我知道，米卡。”加利说，“但是我也知道这数据跟数据库里的任何数据都不合。”

“那么数据库不完整！”

“也许。”

玲合着双手。她的手指修长纤细，有着长长的指甲。这些指甲是昨天才生成的。在这场盛会之前，她曾经笑着对大家说，她要用双手抓住新的一千年，要抓得紧紧的。“孢子，有生源说。”

“我不想听这个！”米卡说。

“一个古老的理论。”玲轻轻地喘着气，接着说，“种子１４０说在它们的前１００年里，那些异物并不存在。但是如果孢子被太阳风从太空吹到这里，而环境又正好适合它生长的话——”

德布急促地说：“孢子不是真正的生命。不管它们从哪里来，它们都不是活的。”

“它们是的，”卡比尔说，“不要诡辩。它们是活的！”

米卡大声说：“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伟大使命。我参加了这个星球的原始投放。”

“它们是活的，”玲说，“而且它们跟我们不是一类的。”

“我的整个生命！”米卡说。他瞪着他们。他的脸色严峻，在他那双漂亮深遭的绿色眼睛后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闪烁。

我们的母亲没有回答。我们的母亲已经离开了吗？

我们的母亲不会离我们而去，她们不会不帮助我们的。她们肯定还在跳舞。

我们可以等待。

“总而言之，最主要的是哈纳。”卡比尔说。

哈纳跌坐在地板上。他们讲了很久了。

“一个孩子需要保险的知识、目标，信仰。”玲疲乏地说，“一千孩子需要真实。”

“哈纳，”德布轻声吟唱道，“哈纳，从我们所有人中创造出的，我们未来的基因，小心肝哈纳……”

“别唱了，德布容，”加利说，“请别唱了。”

米卡说：“下面那些东西不是真的。它们不是的。测试一下吧，加利。我早就说过了。测试一下，发射一个探测器过去，试着带点样品回来。那里没有什么。”

“你并不知道，米卡。”

“我知道。”米卡说。她微微恢复元气。她跳了起来：“去测试一下！”

玲说：“没有必要发射探测器。我们已经收封了传输的数据和——”

“可靠！”米卡说。

“——和升高的氧气含量。这数据是我们自己的传感器提供的。”

“把氧气除掉！”

“米卡，这太可笑了。而且探测器——”

“探测器回收时可能会被污染。”加利说。

“不能冒被污染的危险，”卡比尔忽然急切地说，“尤其是哈纳在这里。”

“哈纳，从我们所有人中创造……”德布早就转过身背对着大家。哈纳蜷缩在那里，像个皮球一样，迷失在他自己的想象中。德布！

卡比尔几乎是恳求地对玲说：“哈纳的安全应该是第一位的。”

“哈纳的安全依赖于直面真实。”玲说。但是她的反驳没有强到足以说服大家的地步。他们的关系太密切了。他们是一家人，由哈纳和伟大使命联系到一起。为了这个伟大使命，玲跟其他人一样都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哈纳，小心肝。”德布说。

卡比尔说：“看起来好像我们有了对‘异物’的证明，但这并不是真的。我们没有真正的证明。我们实际上并不知道。”

“我知道。”米卡说。

加利冷冷地看着卡比尔：“不。而且不应该为了一种假设去牺牲一个孩子。为了一串错误的数据，为了一个……一个比我们低下很多的创造物的迷信。你知道这是事实，虽然我们谁也不承认。但我是个生物学家。这里的创造物只有有限的ＤＮＡ，没有自我改进的能力。还有严格控制的纳米技术，只具有有限参数的人工智能。是的，它们的生命形式当然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当然我不会否认这点——”

“我们谁也不会否认。”卡比尔说。

“——但是它们并不是我们。永远也不会是我们。”

长久的沉默。只有德布的歌声打破了沉默。

“驶离轨道，米卡。”加利最后说，“在哈纳醒来之前。”

使徒阿尔贝尼，格里德７４３．９，２９９９：我们不是神，永远不是神。无论进化和技术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能力，我们不会自欺欺人地认为我们是神。就像别的文化在另外的千年里做的一样。我们是人。我们的救赎在于我们知道这一点，而不是假装不知道。

我们的母亲？你们在那里吗？我们亟需你们把我们从异物那里救出来，亟需你们采取必要的行动。你们还在那里吗？

你们还在跳舞吗？

# 《我的替身》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斯奈德机器人公司”——这是一家很不显眼的企业，位于新纽厄克市ＫＢ第２２号大街，龟缩在一所工厂和一家商店之间。橱窗里除了二个穿戴整齐的机器人以外毫无特色可言，他们全都面带凝固的笑容笔挺地站着，旁边的招牌上写着：

ＭＵ－２型——法国厨师

ＰＬ－９型——英国保姆

ＢＸ－５型——意大利园丁

竭诚为您服务为您的家庭带来温暖和舒适

我推开门，穿过满布灰尘的展览厅，直接进入车间。这里甚至有点类似屠宰场和作坊，顶棚、货柴和地板上到处堆着头颅、手臂、腿脚以及躯干等零件，令人毛骨悚然地联想到被肢解的尸体，幸亏它们还有一些电线接头，凸出在外……

斯奈德从车问的附属小间里走出，他是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子。两颊凹陷，手掌红肿，满布老茧，还是个外国人。真奇怪，这些最好的非法机器人往往总是由外国人生产出来的。

“一切都搞好了，查尔斯先生。”

（其实我并不叫查尔斯，斯奈德也不叫斯奈德，这些都是假名。）

斯奈德把我带到一个角落，那里有个蒙着罩布的机器人，斯奈德以戏剧性的手法揭开了罩布。

要说机器人只是外表上酷似我的话，那还远远不够。这个机器人简直就是我！惟妙惟肖，毫发不差。我看着他的脸部，彷佛平生第一次才发觉我那刚劲的线条和双目中蕴藏的迫切眼神。当然，这就是我！所以我不再检查他的声音或举止，干脆就把钱付给斯奈德，要求把这个“我”送到我家里，一切都要按计划完成。

我住在曼哈顿区摩天大厦的高层。尽管租金昂贵，但为了能看到蓝天，我宁愿多花点房租。这里也是我的办公室，我是从事稀有矿物交易的星际经纪人。

在这竞争激烈的世界里，我和所有的社会骄子一样，严格遵守铁的作息时间表。工作占去了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它事情只能压缩在一定范围里：每周看望朋友两小时，周末休息两小时；睡眠每昼夜共计六小时四十八分；此外还得利用部分时间通过梦境教学学习专业文献，如此等等。

我的一切全按计划进行。多年前，我和一家公司拟定过一份无所不包的计划，把它输入个人电脑。从那时起我从没有耽误过一分钟。

当然，总归会有生病、战争、天灾等因素的干扰，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但我安排了两个子程序作为解决办法。其中一个程序还考虑到末来爱人的出现，在时间表上每周特别拨出四个小时。还有一个程序考虑到有了妻子和孩子的可能性。于是每周又调剂出两个小时。这两个子程序使我的生产率分别降低了２３％和２．９％。

我决定在３２岁半时结婚，并把挑选新娘的任务委托给“美满婚姻公司”的代理人，他们具有很高的社会声誉，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有一次我在计划中的休息时间里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主人为我分配一位叫艾琳的女伴，她容貌美丽，妩媚迷人，有一头光亮的金发，身材窈窕。我博得了她的芳心，不过回来后我就把她忘了，或者说我“似乎”觉得是把她给忘了。只是到了第二天，她的形像却老在我的眼前萦绕，搞得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我的电脑在整理输入信息以后说：或是我有点精神失常，或是——而且多半是一一我陷入了恋爱之中。

我对此并不在乎，恋爱毕竟是美满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嘛，于是我又请那家公司进行调查。后来他们说，艾琳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理想的对像，于是我又请公司的一位著名中介人，我姑且叫他为幸福先生，为我提出进一步的建议，进行初期准备。

幸福先生是位矮小的白发苍苍的绅士，脸上总带着令人愉快的笑容，他为了我的事情特地进一步去摸清对方的情况。

“这位女士。”他告诉我说，“尽管不算太开放，但却在等着您去大献殷勤呢！”

“您具体说说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说，您该立刻去给她打个电话，和她约会，陪她吃吃晚饭，一块儿出去玩玩。”

“可是在我日程表上没有时间啊。”我愁眉苦脸地说，“当然，如果这是绝对必要的话，我可以把本周四晚上9点到12点抽出来。”

“作为开始，这还算凑合。”幸福先生同意了。

“作为开始？那么我还得要花费多少个夜晚呢？”

幸福先生介绍说，按照一般规律，在男方献殷勤阶段每星期至少得用上三个晚上，这将延续两个月左右。

“太荒唐啦！”我大嚷大叫，“姑娘们的空闲时间真的有那么多吗？”

“根本不是这佯。”幸福先生向我保证说，“艾琳和我们这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姑娘一样，生活极为充实，她也有经过周密安排的作息时间表，总在忙于工作、家务、慈善事业、艺术或政治活动等等。”

“那她为什么还要求男朋友为她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呢？”

“这对她来说是个原则问题，姑娘们都是这样的。”

“难道艾琳是那种缺少逻辑思维的女性吗？”

幸福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随您怎么想都行，她终归是个姑娘嘛……”

后来我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来考虑这个问题，看来我只有两条路：要么放弃艾琳，要么屈从她的要求。选择后者我将减少大约17％的收入，还得把许多晚上毫无意义地白白浪费掉：

这两条路我都无法接受。于是我陷入了死胡同。

出于烦躁无奈，我使劲朝桌面猛击一拳，于是我的秘书机器人戈登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您想要什么，先生？”

戈登是很有个性的机器人，他瘦削微驼，是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种角色，如果没有政府规定必须盖在额角和手上的印记，他简直和常人无异。这时我突然灵机一动。

“戈登，”我慢吞吞地说，“你知道哪里能生产出最好的并接受个别订货的机器人吗？”

“那当然是新纽厄克市的斯奈德公司啦！”他毫不迟疑地答道。

我和斯奈德通过话，了解到此人相当贪财。结果斯奈德同意私下给我定做一个不带官方记号的机器人，不但外型得像，而且举止行为也得和我一样。我为此付出一大笔费用，不过我并不吝惜：钱对我来说问题不大，但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

从斯奈德那里回到家中后，高速气压快车送来的机器人已在恭候我的大驾。我在他苏醒过来后就立即开始工作，电脑把我全部信息直接输入到机器人的记忆库单，接着我拟定了谈情说爱的程序。在认真检查后，我给艾琳打了电话定下晚上的约会。

这天的其余时间我都在忙于交易所的业务，晚上整八点，查尔斯第二——这是哉给他取的名字——就出发去赴宴了。我稍许打了会盹，又重新忙碌起来。

查尔斯第二按照程序准时在午夜返回，我向他作了详细了解；一切过程都被微型摄像机和录音机记录下来，是斯奈德暗藏在机器人左眼里面的。我以极为复杂的心情欣赏这一切。

毫无疑问，机器人就是我，连说话前的咳嗽以及思索时用大姆指和食指捻动的习惯都和我一模一样。我还是第一次发觉，我那嘿嘿的笑声如此缺乏风度，因此决心改掉我和查尔斯第二身上的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坏习惯。

不过据我看来，第一次的试验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对机器人或对这次约会我都很满意。古老的幻想已经实现：同一个“我”竟具备了两个躯体，这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我和艾琳一起度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夜晚！尽管我没有身历蕻境，但是我的感觉依然极为美妙。直到现在我还非常清楚记得和艾琳所闹的第一次别扭：在呕气时她更加动人，而重归于好时又多么令人陶醉！

但是我也发现到某些问题。起初我给查尔斯笫二所编的程序具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但后来的实践告诉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实在过于微妙，特别当其中有一个还是女性时更是如此。我不可能在事先规定好一切，而只能让机器人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以便见机行事。

我越来越兴趣盎然地注视着我和艾琳之间的恋爱进展……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无话不淡，彼此越来越随便，灯红洒绿，花前月下，耳鬓厮磨，肌肤相亲，有些镜头连我自已看了也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在我和艾琳的关系中再现了戏剧性的发展，双方越来越强烈地堕人爱河，我们会见时的情形日益妙不可言。有时双方完全不言不语，就这么干坐着，手拉着手，含情脉脉注视着对方。有一次艾琳还无缘无故哭了起来。“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她喃喃地低语道，而“我”只能抚摸她的秀发，一言不发。

当然我心里非常清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机器人与她之间发生的。但是机器人就是我，他是我的孪生兄弟，是我的影子，就像我自已在类似情况下那佯行事，所以他的感受自然也就是我的感受。

这一切的确太有趣了，该收场的时机也到了。我吩咐机器人向她提出订婚，以便尽早结束这种尴尬的局面。

“你干得真不帧！”我夸奖他说，“在一切完成后，我将对你进行整形，你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个性，能在我公司享有受人尊敬的职位。”

“谢谢您，先生。”查尔斯第二说，他脸上的神色有点莫测高深．但腔调是绝对的眼从，他带上我的礼品就上艾琳那里去了。

……已经过了半夜，查尔斯第二还役有归来，我开始焦躁不安。在深更半夜我产生出各种猜测，我发现自己似乎在吃醋，分分秒秒对我都是难忍的煎熬，我甚至幻想今后如何报复他俩：对机器人是因为他背叛了我，而对艾琳则是为了她的愚蠢，她怎么能把一个机械的假货当成是真正的男子汉呢！

最后我终于昏昏入睡。

第二天一早查尔斯第二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取消白天所有的约会，火速开车直接去寻找艾琳。

“查尔斯！”她一见我就嚷道，“这多么出人意外！我太高兴了！”

我进到她家了，尽量保持冷静，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因为我不知道昨夜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你感到意外吗？”我反问她，“难道昨晚我没说过来吃早饭的吗？”

“也许你说过的。”艾琳说，“老实说我昨晚也许太激动了，所以没能听清你所有说过的话。”

“但是你还记得我其它的话吗？”

她害羞地胀红了脸：“那当然，查尔斯。我手上至今还有你的唇印呢。”

“原来如此，能给我一杯咖啡吗？”

她倒了咖啡，我两口一饮而尽，接着我说：“你能认出我吗？有没有发觉我和昨夜有什么不同？”

“当然没有。”她有点惊奇，“我当然完全认得出你。查尔斯，出了什么事情吗？昨天晚上有什么事使你不高兴？”

“那当然！”我试探着冲她嚷道，“昨晚你的表现也实在太浪漫出格啦！”说这话时我两眼直盯住她瞧着，心想她准会气得蹦起来。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竟迟疑地说，“我真是那样了吗？也许是你要我那样的吧？”

“也……也许吧。”我其实是在随口猜测，但决定再试探一下，“那么你还记得从盘子里喝香槟酒的事情吗？”

“我最多只喝过一口。”她同样也没把握地说，“这很无礼，是吗？”

“你甚至还想和我交换衣服穿……”

“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她真的发起愣来了。

我站起来说：“艾琳，这一切当真是你昨晚所做的吗？”

“好奇怪的问题。”她说，“我们不是始终在一起的吗？”

“我刚才所说的全是捏造出来的。”

“邢昨晚你是和谁在一起？”

“我只是一个人待在家里。”

她沉默了一会，思索再三：“查尔斯，我应该向你承认……”

我双手交叉在胸前做好思想准备，她接着说：“昨晚我也是一个人留在家里的。”

我的眉毛不由自主地向上耸起：“那么在其它日子里呢？”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再也不能继续骗下去了。出于爱面子或虚荣心，我本想盛你好好地陪陪我，经常和我约会。但当真这样做时，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时间。你看，我刚刚结束了对墨西哥古陶器的研究，接着又当选为‘援助阿留申人同盟’的主席，加上我新开的如女服装商店还需要我照顾……”

“那你究竟做了些什么？”

“我有个朋友也曾遇上类似情况……她找过一个叫做斯奈德的机器人专家……你干吗要笑？”

“我得向你承认，斯奈德也帮助了我。”

“查尔斯！你居然派机器人来和我谈恋爱？你怎么敢这样？要是那是我本人的话……”

“依我看，无沦是你或我都没有理由生气。那么你的机器人回来了吗？”

“没有，我本来以为艾琳第二在和你……”

我摇了摇头：“我从来没有和艾琳第二见过面，而你和杏尔斯第二也一样。可以断定，我们的机器人在互相爱恋，所以在最后就一起私奔了。”

“难道机器人也能这么做？”

“我们的机器人有能力这样做，他们想必彼此重新编制了对方的程序。”

“他们就这么谈起了恋爱？”艾琳不无妒意地说。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艾琳，让我们去考虑考虑自己吧！我提议我们马上举行婚礼。”

“好，查尔斯。”她的声音轻得无法听见。

我们紧紧相吻，然后马上又一起制定出新的工作计划和作息日程表。

我后来得知这两个私奔者到过肯尼迪航天港，又从那里飞到第五空间站并改乘特快飞船去了半人马星座。再去寻找他们就没多大意思了，因为他们完全可以挑选那里的任何一颗星球藏身。

这件事对我和艾琳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使我们懂得不要过分信奉“时间即金钱”的原则，却把生活的乐趣置于不顾。现在我们每天都要抽出一个小时，就是每周七小时给我们俩在一起相聚。有朋友说我们是愚蠢的浪漫主义者，但我们并不以为然，因为查尔斯第二和艾琳第二这两个利已主义者已经很好地教育了我们。

还需要讲一件事。有天晚上艾琳从梦中发出惊叫，她在梦里看到了查尔斯第二和艾琳第二，他们已经挣脱了地球的束缚，在另外一个更加具有人性的星球上成为真正的人：而我们反而变成他们的机器人，程序也被重新编过，使我们相信自已还是真人……

我告诉艾琳，她的梦纯属子虚乌有，这当然要费我许多口舌，但最后还是使她相信了：只有我俩才是最最幸福的一对。

#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作者：[美] 卡伦·施瓦巴赫

陈彩忠译

广袤的冻原是一块险象环生之地。

上面这句话在他受训期间不知听了多少遍，使他总是萦系于怀。马丁内斯读毕总部发来的指示，“啪”的一声关上了手提电脑。他选择了富有挑战性的人类学作为他毕生奋斗的事业，那时他就已影影绰绰意识到将来自己将会面临什么。阿拉斯加次大陆是极度危险之地，是一个随时会使人丧命的地方。那里居住着的美洲爱斯基摩人，是一帮充满敌意的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总部人员几天以前就不得不将一位住在缩微防区附近的爱斯基摩妇女给毙了。当然马丁内斯深感恐惧。不恐惧那才怪呢。但是，去完成在地球的什么地方找到那些残留下来的人种的使命比他自己的性命更为重要。

至少为了自身安全他已竭尽全力。他满意地环视了一下自己初次搭建起来的营地的四周。他把营地扎在山顶上，这样在阿拉斯加清净的晴空下可以极目眺望。他那不停晃动着的遥探器发出的光形成三角形的光柱罩在他的床铺上。他将帐篷固定住，但有两次被白令海上吹向内陆的狂风给刮倒了，他又将帐篷支了起来。在他床铺的一侧放着人才管理系统枪，子弹已上了膛，做好了随时发射的准备，另一侧放着一把刀。正如他母亲说的，安全第一，否则将会懊悔莫及。

马丁内斯希望两样武器都不用。迄今尚未有勇敢的人类学家成功地接触并研究过活人，但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成功者。他想，自己的成功首先取决于自己能先看到人。

这是他来到冰原的第一个夜晚，人虽钻进铺盖卷，但是，他担心自己会彻夜难眠。

尤雅缪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１１日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失踪的那位并非是尤特考伊人抓走的，她没有去幽灵世界，她死了。她是我们的近亲，是我妻子的外甥女。但是，我现在还是不说出她的名字为好，因为现在为时尚早。

说她是被带往幽灵世界的那些人是在自欺欺人。这使我回忆起从前我爷爷对我说起过，当他开始懂事时，你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天，他们会把自己说得天花乱坠，你跟他们也尽可谎话连篇。人人都在说谎，个个都在造弥天大谎，他们的行为不像人类。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撒谎并非是尤特考伊人的天性，也不是人类的天性。

她是被外来人所害，是他们把她抓走的，这一点我心里明白，他们在其宗教仪式上要用到她的躯体，他们想获取她身上的能量。我们的处境本就苦不堪言，而现在这件事则使我们雪上加霜了。其原因也许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不把江河湖海放在眼里，是因为有人使用他姐妹采摘的浆果来酿酒，是因为有人养了一条吠声如人类孩子哭声的狗。我提这些并非有意贬低任何人，只不过是想提醒大家，我们行事必须循规蹈矩。

至于鱼类，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在为鱼的生存而努力着， 我们将其他村落里的老年人都叫来，他们都会过来的，甚至连俄罗斯爱斯基摩人也会来。妇女们应准备一顿盛宴，我们得为客人们备好礼品。我明白现在这个时候，备礼品是件难事，但必须去寻找。现在并非是节日，现在正是大马哈鱼回归的季节，但是……也许到时候，会有鼓声阵阵，舞步婆娑，也许那时我们会促膝谈心，也许会有人想起鱼类。我希望如此，要不然……我爱你，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１１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我朝白令海方向走去，在黄昏时看见了人。我任船向下游漂流，发现了似乎是伊努伊特人的宿营地或村落。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１２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我现驻扎在７４８号山坡上，它位于白令海海岸４３６号湖区的西侧。在西北面１．８公里处的高地上似乎有人居住，估计有４８个高矮不等的人在活动。从近处观察，看到７个人，其中５个少年（２个是黑人男孩，２个是拉丁美洲女孩，一个是亚洲或是伊努伊特女孩）向山坡走去，他们东张西望像在搜寻什么。我立即退至近处山坡隐蔽了起来，所以少年们离开时似乎没有发现我。那位亚洲或是伊努伊特女孩与两个成年男子（一位是高加索人，另一位是黑人）一起回来，他们３人好像仍在搜索什么，其余人都回村寨了。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１３日

马丁内斯，你的报告几经周折昨天我才收到。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已经很不妙，但你不必为此担心。不过，近期不会恢复给阿拉斯加次大陆的陆地部队提供空中援助。因为你现在已经发现了伊努伊特人，所以，建议你现在呆在宿营地作进一步观察，待命听候指示。情况会马上转好的，并非什么事都一团糟。

在伊努伊特人中间不存在其他人种，你观察到的情形与以前的情形很相似。我提醒你注意，在过去的２０世纪和２１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一些罪犯和其他一些叛逆者往往为逃避处罚而混在伊努伊特人中间，你今天看到的情况正是过去多种部落世代相融的结果。黑人、高加索人和拉丁美洲人简直不可能如你所认为的那样会融入伊努伊特人中间。请你在今后的报告里再也不要提及此事，也不要与他人谈及此事，否则只会引起麻烦。

我再次提醒你：别吃伊努伊特人给的食物。他们给的东西都是不安全的，都没有经过卫生处理，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吃，这些东西真令人恶心，尤其是别吃鱼。据报道，去年年初，一家化工分厂的事故造成了鱼类中毒，我本人认为海潮是不会造成鱼类中毒的。

尤雅缨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１３日

听我说。孩子们确实去过冰原，他们在草丛的鸟巢中寻找鸟蛋。那些孩子跑回村子向我们报告，说他们在我们称之为“多莓山”的山坡上看见了一位陌生人。孩子的父亲和叔叔都是我们的近亲，他们随着孩子们又去了冰原。

陌生人不见了。但是，我们看得出来陌生人曾经在那里住过。地上的杂草被踩踏过，好像是一群麝牛在那里过夜，杂草倒伏所指的方向表明他是朝着大海方向走去的，他也许走不了多远。他是一个外人，因此他几乎无法在冰原上行走，你们之中有一些人会明白我讲话的意思吧？他会踉踉跄跄跌倒，深深地陷入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

你该明白这陌生人是个危险人物。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们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不知道当他发现我们时会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人。如能监视他而又不被觉察的话，我们就盯住他。我们也许会看清他的言行举止是否像人类。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１４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在过去的４８小时内，没有人向７４８号山坡进发。我看见人们在村子里昼夜不停地忙碌着，但难以确定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我正在考虑采用另一种可行的观察角度即更接近村寨去观察。我正需要一份更详细的周围地形测绘图。人们偶尔走到最靠近山坡的村寨外围，似乎在朝着我的方向口望，要是我身上没有穿上伪装得十分巧妙的地衣果酱色迷彩服的话，相信他们早就发现我了。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

马丁内斯，假使伊努伊特人发现了你，他们定会向你发起攻击的，我们这里有过这类记录，也收到过以往发生的无数次诸如此类攻击的报告。别相信他们，别放松警惕，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忘了让遥探器永远开着。我知道你那里的天是永远不会黑的，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难题是，那些混账的伊努伊特人步轻如猫，他们要是不想被发现，别人是不可能发现他们的。

目前，你要继续装出他们还尚未发现你的样子。要听我的命令。他们没有发现你。你要在原地用红外线单管传感器观察村寨，只不过在使用传感器时别让阳光照在镜片上。要记住那些家伙明察秋毫，特别善于观察大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或活动情况，毕竟他们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看的。

将你看见的村寨居住地里里外外的所有活动写成报告发送过来，特别要注意观察各个年龄段的伊努伊特人及其性别情况（别再胡扯种族之类的话了），尤其要注意与鱼有关的食物采集活动。同时要报告居住区里的人们是如何进进出出的。要采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记下发生的具体时间，采用伊努伊特人记下发生的具体日期，切不可疏忽大意。

至于你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的地图测绘信息一事，在适当的传递渠道开通时我会尽快发送给你。如我以前曾提及的那样，近来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局部性的小动荡。

尤雅缨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１７日

老人们都来了，他们从我的祖辈们居住的上游乘小船而来，他们穿过泥潭沼泽，顺着河道、支流小溪和湖泊，乘着小船而来，在他们经过的这些地方我们曾经发现过毛象的象牙。他们是乘着小船穿过白令海来的，那些俄罗斯爱斯基摩人也要来。他们三夜之内会到，这一切是埃尔姆·园告诉我的。我吩咐妇女们去准备一顿没有鱼的盛宴，这是因为我们的鱼有问题，我要求大家帮助妇女备宴，人人的言行举止也要像人类。我要求孩子们明天像以前那样去抓一些鱼来，不要多，就几条而已。要善待这些鱼，这样它们下次还会返游回来。等老人们来时再把鱼端上来。

我还要求做到以下这一点：我们也许要把那位隐藏在山坡上的陌生人领到村寨来。我们一直监视着他，他的举动并不危险。他没有施隐身术，也没远走高飞，没有摇身十八变，也没有做任何非人的事。因此，我派努斯去跟他面谈，也许他会相信努斯，因为努斯也属太阳系的人。也许努斯会盘问他，以确定他是不是人。也许努斯会做出决定，当老人们来时将他领进村寨。也许我们会从山坡上那位陌生人那里学到点什么。以上就是我要求你们办到的。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１８日（中央新调年历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大约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７：１３，位于（东北偏北）５度位置的地方，当听到背后有人喊“你好”时，我吓了一跳。猛回头，看见一位成年黑人男子，年龄约３５岁。此人自称“努斯”，一阵沉默后我自报名叫马丁内斯。良久的沉默以后，努斯告诉我说，一个月以后，７４８号山坡上会长满浆果，此浆果可食用。此人操一口流利的中央语。然后，他咧嘴笑了一下。大约于格林威治时间７：３８，他下山返回村寨。我至今仍搞不清楚，此人当时是如何避开监视而不知不觉来到我的身边的，也不知道他在开口讲话以前，在我的面前站了多长时间来观察我。请总部进一步提供涉及伊努伊特人掌握中央语的语言资料，同时，再次要求提供周边邻近地区的测绘地图。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１８日

马丁内斯，你那台遥探器出故障了，这是由于空气中的尘埃、潮湿或太阳黑予造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多种原因。可能是你忘掉打开太阳能发电机上的电池开关之故吧。别跟我胡扯什么黑人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呀，等等，这听起来好像你脑子出毛病了！难道你以前没有通过心理检测？

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坚持说一位黑人曾来和你讲过话。我反复跟你说过，这些伊努伊特人的血管里确有白人和黑人的混合血液在流动着，但他们毫无白人和黑人的德性品行。此外，夏天也可能使他们的身体变得黝黑，我们对他们的人体黑色素总量增加作过数据分析，但眼前无法具体加以计算。我们这里一些该死的家伙仍在制造动乱，把局势搞得很紧张。哦，我想起来了，我们无法获取你要求我们提供的测绘地图数据或语言资料。

同时，你此次外出执行任务暂时要无限期地推延下去。目前，我们还不能保证会与驻扎在阿拉斯加次大陆的地面侦探人员取得联系，因此，你在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工作时间可能要比原先预期的长一些。

尤雅缨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１９日

听我说。努斯告诉我，那位小伙子是人，他告诉我，说这小伙子叫马丁内斯。努斯会再次去找那小伙子，带他到村寨里来赴宴。也许，我们可跟他面谈，你们明白面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监视人、观察人、了解人，然后判断他是否是人，他是否会按尤雅拉克人的规矩办事。

也许我们会发现这位名叫马丁内斯的小伙子是那位死去的女人的化身，也许他是我们的近亲，也许有人会从这位名叫马丁内斯的小伙子身上认出自己已故的一位亲戚——所有这一切我都难以肯定。

总之，你们之中许多人是以那种方式来到我们这里的，总之，你们中许多人是从外界来的，而你们身上附着我们已故的亲人的灵魂。因此，你们之中许多人的到来也等于我们的亲人归来，为此，我是感激不尽的。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２０日（即中央新调年历４８年６月２０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大约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９：１３，爱斯基摩人从西边乘船沿河向村寨进发，船抵达时有７人上了岸，由村民迎进了土堆式居住区。格林威治标准时间１１：１８，有两条敞篷船从东边向村寨划去，１２人上了岸，他们由村民接进了村子。

１８：２９，从东边又来了７条船，包括小孩子在内有１０人上了岸。

２２：１９，来了无数条船，主要来自上游。我无法数出确切的数目，包括未成年人在内估计有１５０人以上。

２３：１７，努斯来到我跟前，神不知鬼不觉。他邀请我去赴宴，我谢谢他的邀请，并问他该何时到达。他耸了耸肩说“明天’巴”。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马丁内斯，你发送过来关于无数个爱斯基摩人从周边地区聚集到村寨里的情报及数据，对于驻扎在亚北极区边防站随时保持警惕的我们来说是非常有趣的。既然那位具有黑人体貌的伊努伊特人已经邀你去他们的聚居地，那就去吧。带一台录音机去，要暗藏在身上，最好同时能摄像的。

务必要搞清楚这群人是怎样被召集起来的。用不着我来提醒你了，某些令人遗憾的情况迫使这些伊努伊特人只好返回原来在１８世纪首次发现他们的地方隐居起来，当时除了接触时代留下来的塑料和金属人工制品以外，没有任何复杂的技术。要刺探出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伊努伊特人召集到那里去。请直接提问，但要装出随便问问的样子。

用不着我再说了，别吃他们给的任何东西。

按规定，向类人动物靠近的任何探险者总会带上随身武器，随时准备开枪射击。马丁内斯整个上午都在擦洗、检查他的人才管理系统枪并装上子弹。当村寨里炊烟袅袅的时候，他把武器小心翼翼地藏到厚厚的那层苔鲜下面并扣上了保险。他穿上了高统靴子，站了起来，从山顶上向下面的村寨望去，村寨周围是一大群作为居室的土堆，上面长满了杂草，居中的是一个大土堆，他看见人们从一侧的洞口进入大土堆。

村旁是一条蜿蜒的河流，船就靠在土堆房子后面的岸上。在村寨和马丁内斯站着的山顶之间是一片开阔的冰原地，冰原碧绿得真诱人。马丁内斯看着藏在毛茸茸绿油油的苔藓下面的那枝枪，他能否不带枪去冒一次险呢？他老待在这里本身不也是在冒风险吗？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想象自己应邀赴宴而身上竟藏着自动冲锋枪。他转身下山朝村寨走去。他突然想起了什么，止住了脚步，又折回。

母亲不是做了好几十只玉米粉蒸肉饼吗？他在袋里翻了一下，取出一盒压缩饼干和一罐碳糖果酱。他拿不出更好的礼物了。他不知道总部对他只带礼物不带武器去赴宴会怎么看，但是，他的母亲肯定会说：“善有善报！”

伊努伊特人并没有带武器，他估计那些跑出来迎接他的孩子还不到１０岁。这是一群女孩子，她们簇拥着他，发出咯咯的笑声。男孩子们稍远地站着，少了一点笑声，可推挤得更厉害了。

这是一个好兆头，马丁内斯心里想着。假如他们要实施伏击就不会派小孩子来……但转而一想，谁晓得他们下一步会怎么行动？

孩子们拥着他向前走着，他们一路上从一块干土块轻盈地跳到另一块干土块，而他则在布满河流、水坑、泥潭的冰原上步履艰难地前进着。此时，他看不见土堆中间有什么成年人，难道他们都藏在阴暗处，个个把鱼叉尖都对着他？总部曾说过，他们个个随时都可以成为隐身人。

孩子们领他去最大的中央土堆。土堆旁边有一条长满杂草的低矮的通道，活像爱斯基摩人拱形圆顶小屋的地下室通道。他在孩子们的推挤下猛地弯下了身子，很快地被赶进了地下通道，四周一下子变得漆黑一团，他还能闻得出四周墙上的浓浓的杂草味，孩子们轻轻地推着他前进。一阵恐惧向他袭来，这个通道的出口处是伏击的最好地方……他如果反抗连取枪的时间也没有，尽管此时他们必定知道他并未随身带枪。……他最好的办法是竭力往前猛冲，希望能避开伏击者的可能袭击。他低着头跌跌撞撞地进入房内。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马丁内斯，我希望在你访问伊努伊特人之前会收到此件。我多少还没有把实情和盘托出，准确地说以前探险者在你的缩微防区内失踪的人数有１７人。你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为此我开始感到不对头。你务必要携带随身武器以防不测，而且一定要让他们看见你身上是带有武器的，要坚持跟他们在开阔地见面，要警惕他们从背后来暗算你。要切记，他们是一帮诡计多端的家伙。

马丁内斯踉踉跄跄地向前跌撞，在头部着地以前总算站了起来。屋子里都是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身上披着毛皮、海豹皮和旧的军服。有几个人回头瞧了瞧他，尴尬地笑着，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再把脸转向那些在屋中央坑上跳舞的女子。

屋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黑，阳光透过屋顶上的孔照射了进来。首先，肮脏的地面像小型的体育馆的座位一样成阶梯式的，屋内成群的观众要么集中注意力在看舞蹈，要么在尽情享用碗里的食物。

海豹皮鼓发出阵阵沉闷的声响充斥着房子，震撼着杂草丛生的四周墙壁和鲸骨屋顶。舞女们没有移动脚步，却循着刺耳的节拍抖动着她们的膝盖、臂膀和头部。屋角有一堆漂流木在熊熊燃烧着，呛人的浓烟弥散着整个房子。

一女子从阶梯座位上跳了下来，盈步挤进了群舞之中，她学着舞女们的动作，也手舞足蹈起来，她的动作引起了全场的喝彩。在大家的鼓动之下，她开始做起了鬼脸，跺起了双脚，舞女们顿时发出了阵阵笑声。

努斯穿过人群去与马丁内斯打招呼，并在最低阶梯处找到一个空位请他坐下，其他人连头都不回。他们俩坐了下来，小孩们靠在他们身边，成人们假装没有看见陌生人。倘使他们打算向他进攻的话，现在时机尚未成熟，而努斯出来陪伴着他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他俩只不过简单地寒暄了一下。

一女子给马丁内斯端来一碗汤，汤里浮着几片肉和白色小块状物，还有像长条形菠菜的绿色东西。马丁内斯不自在地将那盒压缩饼干和那听碳糖果酱递给了她，她微笑着，并用伊努伊特语喃喃了几句。

似乎见不到任何器皿用具。马丁内斯迟疑地用一只手指沾了沾汤，然后捞起了一串绿色食物。

“我们称这些东西为蝶形藻，”努斯说，“每年这个时候从池塘里采集来。”

那是在池塘死水水面漂浮的绿藻——要是他们企图以此来毒害他，也未免太不高明了吧。马丁内斯试着咀嚼了一下，假如不仔细品味的话，这有点像菠菜的味道。

“这是北美驯鹿肉，”努斯说，“我们只要走远一些，驯鹿有时会自投罗网，我们并非驯鹿杀戳者。”

他尝了一块肉，味道极怪，但并不一定有危险。他慢慢地吃着，后来，慢慢地习惯了这刺鼻浓烈的霉烂肉味，竟狼吞虎咽了起来。这白色的东西是淀粉状的，很像米饭，咀嚼起来更像咬生萝卜干，嘎吱作响。依马丁内斯看来，这些食物本来应当加上盐才好吃，但是他一直吃压缩饼干过日子，不管怎样，今天换换口味毕竟是件好事。

小孩子们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咬，这并非希望他多吃，而是看着陌生人竟能吃而觉着好玩。马丁内斯也意识到有些大人也在看着他，只不过不是直视着他。他们也许在议论着他，他们压低着嗓子轻轻地说话，不时地爆出一些中央语。

他吃完了最后一块肉，并把碗端到嘴边，喝下那棕色的浓汤。一女子来到他的跟前，端着一口大塑料碗，碗里盛满糊状浆果并拌以白色的东西。这是一个塑料碗？马丁内斯心中一阵纳闷，然后突然惊恐地想起来了：这是一只移去屏幕的电脑监视器的外壳，上面的漏洞还是用杂草给塞上的呢。这女子羞答答地微笑着，舀了几满勺倒在马丁内斯的盘子里。孩子们笑逐颜开。马丁内斯用两只手指夹起糊状浆果塞进嘴里，从糊状浆果流出的浓烈恶臭的油渗进并填满了他的唾腺，马丁内斯皱眉蹙眼。这东西怎么能吃！小孩子们看着他的这副表情，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大人则赶快用手去捂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

马丁内斯把糊状浆果递给孩子们，他们个个贪婪地伸出手来一下子把它吃个精光。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４８年６月２１日

马丁内斯，但愿你尚未离开。马丁内斯，你是好样的，不过，请你别介意，我说你有时也有点儿过分天真了。别轻轻松松地步入伊努伊特人居住区并指望他们会跟你交朋友，他们无论显得怎样友好你也不能放松警惕。要记住：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类学家。

务必要从他们那里打听出以前曾经发生的人员失踪事件。说话要铿锵有力，直截了当，要使他们不小看你，要向他们表示出你是不好惹的。搞清楚他们是怎么处理尸体的。

鼓声已经停止，接下去是一片愉悦的宁静。大多数舞女笑盈盈地回到了她们的座位。其他人从黑暗处拖出了粗麻布袋并在袋子里翻什么东西。他们从袋子里拖出了兽皮之类的东西，并把它们分发给散坐在人群中的一些老年人。分发者和收受者个个一言不发，但是，整个屋子里似乎有一阵对分发的礼品或者对分发者发出的窃窃议论声。

一阵乱糟糟的分发结束后，接着是饱含期待的沉默。一些成年人现在正直视着马丁内斯。一位老人从对面凝视他，好像在竭力回忆自己在什么地方曾见到过他。这老人说了几句话，调子虽刺耳却也柔和。周围人跟着议论起来，附和声传遍了整个屋子，随后全场异口同声地发出了令人惊奇的喊声。此时，大家都在看着马丁内斯。马丁内斯顿时警觉起来，他心中一怔，真懊悔当初不该将随身武器留在山上。

大家都在凝视着他，激动的喊声一浪高过一浪。

“他们在说……”努斯开口说。

一位妇女在房子的对面喊了起来，一个小孩跳了起来，眼睛盯着马丁内斯。这是一位小女孩，最多不过两岁，她慢慢地爬上了马丁内斯的大腿，一边凝视他一边站在他的膝盖上。

“你是阿娜妮吗？”小女孩问。

“她在说什么？”马丁内斯张口结舌地问了问努斯。

小孩子突然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脖子，连声喊到：“阿娜妮、阿娜妮、阿娜妮！”

“她说‘妈妈’。”努斯解释道。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２２日（中央新调年历４８年６月２２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我于昨天格林威治时间约１３点从村寨返回。我没有问他们关于我方人员失踪的事，也没有问他们是如何将伊努伊特人召集起来的，因为直来直去地问问题似乎不是他们的习惯。然而一位妇女用中央语告诉我说，这些伊努伊特人是村里那位萨满教巫医叫来的。

那里的人个个亲善友好，他们给我吃的并不是他们传统的食物如鱼或者海豹，而是驯鹿肉、池塘绿藻和一些白色小块状蔬菜一起炖起来的汤汁。人们没有直接谈及鱼，但是那位萨满教巫医和一些老人好像在谈论鱼，因为他们反复用了“内尔”这个词。我旁边那位为我提供情况的人告诉我说，“内尔”即为鱼。我没有进一步向她发问，因为这样做似乎是不礼貌的。

人们告诉我说，我是他们的近亲，他们叫我的名字就是那位躯体被送往西雅图的妇女的名字，她的名字叫特西克。

我取消了原本要你们提供语言资料和地图测绘数据的计划，因为我认为没有这些我照样能干得很好。从总部发来的报告中，涉及我处外部情况的种种说法多少有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否出了什么毛病？

尤雅缨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２２日

我的亲人们、朋友们，这儿有的是鱼。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来对待这些鱼。在我们的村寨里，鱼类常常受到敬重，决不允许让鱼身体上的任何一部分掉到地上，除了鱼骨鱼刺以外，鱼的其他部分都不准丢掉。我们带着崇敬的心情把鱼骨鱼刺送到河边，把它们撒入江流之中。而鱼则情愿再次返回我们的村子，因为它们从心底里明白自己会受到人们敬重的。就这样，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的祖辈父辈时代，只要村里的人还活着，他们总是以这种传统方法善待鱼类。

自从去年鱼脱鳞以后，鱼就害死了我们５位亲戚，其中有３位是小孩，一位妇女，一位年轻猎人，当时他们在开一个生日晚会。后来，我们用鱼来喂狗，这条狗会发出孩子般的哭声。当然，我们先观察了几天，后来这条狗不再追逐鱼的灵魂了，狗当然也死掉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吃鱼了。

海豹以前从来不游到我们这里来，尽管我们也是以尊敬的心情对待它们。 当我们将每只送上门来的海豹带到村子里来时，海豹都会得到淡水作为回报。凡由小男孩抓到的每一只海豹都由其父母将它切开分给大家，自己一点也不留。因此，海豹心里明白它们把自己献给人了，而且反复主动送上门去，指望得到敬重。然而，现在海豹再也不来，我们在大海中根本看不到海豹，我们知道这是因为海豹吃鱼所造成的。

因此，我现在要了解一下，鱼竟究出了什么事了？你们那里江河里的鱼也发生类似的情况了吗？有没有法子可以拯救鱼？这正是我想要了解的。

总部，亚北极区边防站，６月２３日

马丁内斯，再次听到你的消息真令人惊诧不已。看来你聪颖过人，终于战胜了那些狡黠的伊努伊特人，并且安然无恙返回。当我在训练场上首次看见你时，我就认为你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至于你上次提到的疑问，我看这里绝对不会出什么“毛病”的，不会的。这里的情况有所发展，并且毫无疑问一切暂时都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以一切按原来估计的那样进展很顺利。

尽管你一再声称，说你吃了他们给的食物以后身体没有发生任何不适，但是我得提醒你，以后别再冒这一类险了。说不定你还不晓得呢，已经证实北美驯鹿中每一立方英寸的肉组织里平均含有１３０条寄生虫，吃下煮熟的驯鹿肉只不过意味着你吃下了煮熟的寄生虫。至于你描述的白色淀粉食物，其实是由啮齿类动物咀嚼过以后吐出来的苔原杂草的草根！你想再次去吃这一类东西是极不明智的。你应该吃自己带去的脱水饼干和蛋白酱，你带去的这些东西够你吃上一阵子的。

至于你提到的那位“萨满教巫医”，我得提醒你，以前早就告诉过你，据说在伊努伊特人之中仍存在着所谓的“萨满教巫医”，这些蛊惑人心、陈腐落后的老头们没有什么能耐，只不过给那些相信迷信的部落人出出点子而已，在此特建议你别与这些自封的巫医接触。

你不能迫使他们回答你提出的问题，这太令人沮丧了，你本该更为强硬一些。他们召集了２００人不是为了来举行舞会、击鼓取乐和设宴饱餐一顿的。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处心积虑策划着什么，他们只不过为进攻而鼓舞士气而已。所以建议你要处处设防，同时要继续经常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说实话，我觉得你的报告里有一种语气实在令人不安，你的举止言行似乎跟以前的探险者在那里失踪之前十分相象。马丁内斯，你正逐渐陷入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中。别认为他们不知道，别以为他们没有精心策划过。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

马丁内斯，别信任他们。

因这里有急事要处理，即此打住。

尤雅缨特年，大马哈鱼回归月，２４日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我深感恐惧。我害怕去干我祖父的祖父尚未完成的工作。我们已忘掉如何去干这些事，但是，我们必须学会。是我心中的神医埃勒姆·尤雅在教诲着我，他教诲许多老人、成人男女。我们必须重新学会采用老办法，否则的话，地球上就不会有人类了。

事情是应当这么做的，就是要按照一位俄罗斯爱斯基摩人以及住在湖边人们记住的办法去做，在那湖边我们曾发现过巨象象牙。男人们会雕刻象牙。我们必须牢记假面人的舞步，我们必须重新学会这种舞步。我们要听从埃勒姆·尤雅的教诲，听从老人的话，要重新学会假面人的舞步，你会跳这种舞，会唱那些应当唱的歌曲。我要走啦，我也许要永远离开。我不敢预言将来的事。

假如我出去远游的话，我也许能找到鱼类的幽灵。假如你继续不停地舞步翩翩，假如这些假面具也够巧妙地把你伪装好，假如这些确是乐鼓声声、歌曲阵阵，我也许会循着原路返回，我该竭尽全力给你带来鱼类本身拥有的知识。假如鱼类能告知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鱼类发生了什么，也许埃勒姆·尤雅会向我们明示医治鱼类创伤的有关知识。

我告诉你是因为我爱你，但是我现在惶惶不可终日。

阿拉斯加缩微防区２８号，６月２８日

观察者：马丁内斯

这是我发给总部的最后的一次情报。人类也许会生存下去，也许会生存不下去。看来你们那里的情况不那么妙，而我这里的情况也不怎么好。我们正在竭尽全力，竭尽全力去遵循尤雅拉克人的习俗，即人类的习俗去办，人类以这种习俗方式在这里生活了两万年。

我衷心祝愿总部交鸿运。

# 《我和蜘蛛的故事》作者：[美] 史蒂夫·鲍林

我坐在这儿回想着这个万圣节前后几天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想理出个头绪来，事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一团糟的，无论我怎么剖析，结论都只有一个：一切都是从那只邪恶的蜘蛛开始的。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一家名叫“纯声音响系统”专门制造扬声器的工厂里做管理工作，有一份不错的收入，工厂所在地和我住的地方都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我的生活不比别人好，也不比别人差，然而有一天，一只蜘蛛爬进了我的生活，那是决定我以后灾难性命运的一天。

这只节肢动物毁了我整个生活，它给我带来的悲惨和可憎的生活必须让它来全部偿还，这正是为什么我此刻坐在蜘蛛的玻璃笼子前面，手拿汽油和火柴的原因，该是它得到报应的时候了。

不过在我将这只蜘蛛点燃之前，得先让它回到笼子里，下决心做这件事情之前我还得好好想想，首先，我得回顾一下最近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要回想一下走到今天这一步一系列疯狂的事件，在回想中品味一下报复的滋味。

事情开始在两天前，也就是我开始服用一种治疗抑郁情绪新药的那一天。那天下班后，我不知不觉地走到了附近的一家宠物店里，我站在展示蜘蛛的玻璃笼子前，许多人都会认为蜘蛛是一种很特别的宠物，不过早在15岁生日那天我就已经有了一只这样的宠物，在过去的１０年里，我一直养着这只名叫道克·奥克的蜘蛛作为我的宠物。不幸的是，它在几个星期前死了，我来这里是想找一只能够替代奥克的蜘蛛。

道克·奥克死的时候我并没有掉一滴眼泪，我不必为一只蜘蛛太过伤感，但是当它去了蜘蛛世界的天堂以后，我还真的很想它，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其中包括我与我的妻子约妮结婚后发生的一些事情。

约妮患有非常严重的蜘蛛恐惧症，我们结婚后她原以为我会扔掉道克·奥克，这只蜘蛛是我们新婚后第一次大吵的导火索。我的理由是，既然她能将她的猫带进我们的婚姻中，那么我也能继续让道克·奥克和我们住在一起，这很公平。总而言之，我们争吵的最后结果是，她的猫和我的蜘蛛都可以留下来。

我站在宠物店里犹豫不决，不知该买哪只蜘蛛，说实话，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告诉约妮我准备再买一只蜘蛛宋代替道克·奥克，这不关她的事。她和道克·奥克一直保持着一种敬而远之的关系，互相之间保持着距离。再说了，我打算买一只与道克·奥克同样品种的蜘蛛。道克·奥克是智利罗斯狼蛛，是这类蜘蛛中性情最温顺的。

店主注意到我在研究他的蜘蛛，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给他说了道克·奥克的故事，并告诉他我想找一只能够代替道克·奥克的蜘蛛。以前我常来这里给约妮的猫买猫食，给道克·奥克买蟋蟀，店主当然很乐意为我提供帮助。

他给我介绍了当天早上刚到的货，其中有一只客户预定的蜘蛛，但是那人最后改变了主意不想要了。他说货在后面房间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的好奇心被激了起来，便跟着他去了。

他带我走到一个货架边，上面有一个用布盖着的盒子，他拿掉盒子上的黑布，现出一个大约１２英寸大的透明塑料盒子，里面有一只我生平从未见过的大蜘蛛，店主揭开盖布的时候，它凶巴巴做出向我扑来的样子，我们俩不由自主地都向后倒退了几步。这只蜘蛛突如其来的反应让我们都吓了一大跳，然后我们对视一笑，觉得自己有点太过紧张了。

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个种类的蜘蛛。我当然知道，它属于捕鸟蛛属，一种能够捕食鸟类的大型蜘蛛，世界上最大的蜘蛛类节肢动物。盒子对于这只庞然大物来说显然是太过局促了，我知道这样大的蜘蛛是非常罕见的，也许这已经是一只非常老的蜘蛛了。虽然蜘蛛的毒液不会致人死命，但是它们的攻击性极强。我查看了它的须肢，想确定一下它的性别，在它的尖牙两旁有两根手指样的附属肢体，附肢的端部没有发现有雄性蜘蛛变形的跗节端，所以我确定它是一只雌性蜘蛛。

我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想的，也可能我什么也没有想，因为我只记得接下来我就走出了宠物店，手里多了一只蜘蛛的财富，身上少了５００美元的钱财。当我回到家的时候，约妮还在外面闲逛，就像往常一样，所以我可以不受干扰地将这只新蜘蛛安置在玻璃笼子里，免得听她反对的唠叨声。原先道克·奥克用来躲藏在里面的那段中空的小圆木对这个大怪物来说实在太小了，我为黛利拉找了一段大些的圆木把它换掉了。黛利拉是我为这只新来的蜘蛛取的名字。黛利拉似乎没有兴趣做任何事情，它只是呆在蛭石铺着的玻璃笼子的底部，透过玻璃向外看着。不言而喻，当约妮回家看到了这只蜘蛛，她是如何的大发雷霆。就像黛利拉庞大的身体一样，这次吵架也比原来为道克·奥克而吵的声势要大得多。

吵到激烈之处，她一甩门走出房间。她说她要开车出去转转，冷静一下，她没说去哪里，也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这时已经过了晚上6点，我还没有吃晚饭呢。我决定在烤架上为自己烘一两个干酪饼，但愿吃点东西能让我不再去想和约妮吵架的事情。

后来，当我坐在草坪的椅子上吃我的于酪饼时，看见邻居家的狗大摇大摆向我家院子走来，这只小吉娃娃狗（一种产于墨西哥的狗）蹲伏在我们家草坪边上开始方便，它似乎没有意识到已经侵入到了我家的地盘。

我简直要气疯，这已经是第三次被我逮住这只笨蛋小狗在我们家院子里施肥了。虽然我气极了，但还是克制住了自己想去踢邻居家门廊里的那个空心南瓜灯的欲望。

我不记得当时自己都说了些什么，但我记得几分钟后，我和邻居便开始互相叫骂起来，声音大得左右邻舍全都听到，甚至比我与约妮吵架还吵得凶，不过在我想动手之前我便尽快离开了。

回到屋子里看见黛利拉，我想该喂它吃点什么了，因为我已经吃过了，当然也得给黛利拉吃点东西。我用钳子夹住一只活的小老鼠放进它的笼子里，蜘蛛扑住这只粉红色的、眼睛还没有睁开来的小老鼠，老鼠连叫出声的机会都没有。

当我眼看着黛利拉吸吮着老鼠的生命之液时，在我的想象中钉在它尖牙上的却是那只吉娃娃狗，我想如果用邻居家的那只小狗来喂我的蜘蛛，不知他会作何感想，他活该，至少当时我是那么想的。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过了很久，才听到约妮不声不响地躺到我边上来。她小心翼翼地不碰到我，大概是想让我知道她还在生我的气，她甩开我的手，嘴里喃喃地说我现在才想到道歉太迟了，虽然我不奢望能够与她亲热，但至少希望她能够原谅我，不必大家带着怨气入睡。她冷若冰霜的沉默态度是想让我知道她还需要继续冷静。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是什么时候睡着的，我知道这话听起来很蠢，但是通常我开始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我自己是能够感觉得到的，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能够确定我确实睡着过了。

无论怎么说，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夜。与往常不同的是，我虽然不记得要睡着时的情景，但是确实记得我一直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还记得做梦来着。

通常早晨醒来时记起做了梦，这就证明我曾经睡着过。只是这个梦有点不同寻常，事实上，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我甚至不能确定它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梦。但是，如果不是梦，那它又会是什么呢？

当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时，将白天发生的事情在脑海中回放着，我想着白天上班时的种种不顺心，想着在宠物店里的情况，想着从宠物店回到家里后发生的事情，想着在黛利拉这件事情上约妮对我太不公平，想到邻居的狗，我又一次在心里想象着用吉娃娃来喂我的黛利拉，这样的想象让我获得一种非常惬意的满足感。

也许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睡着的吧，如果我真的曾经睡着过的话。也许我就是在想象着会吃狗的蜘蛛时睡着的，于是就有了那个离奇的梦。想来是有这个可能，但是根据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又不太说得通，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梦境开始变化。我觉得我的意识与我的身体分离开来了，飘过屋子，进到那个小小的只有本能冲动的黛利拉的意识中。在这个新的蜘蛛的身体里，我觉得自己拥有了一种超能力，我觉得自己在操纵着一个威力无比的巨大杀戮机器。从蜘蛛身体八个眼睛的视野中看出去，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扭曲了，成了一个怪异无比的新世界。我看见的是一个恐怖而令人憎恶的世界，充斥其间的只有敌人或者猎物。

这时起控制作用的并非只是我自己的意识，蜘蛛的意识不可抗拒地同时存在着，我们谁也不能完全控制谁。相反，我和蜘蛛的意识似乎融合成了一个意识，我的智力我的情感与黛利拉野蛮的本能和天生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我觉得我的新身体饿得厉害，急切地想从这个牢笼里出来。

我的蜘蛛身体变到像一只狗那么大，然后爬到了后门处，我的灵活如手指般的须肢熟练地弄开了门的插销，我爬进我家后院，然后穿越到邻居家的院子里。我在狗屋前停了下来，那只吉娃娃狗正睡在里面。我掀开了狗屋的顶盖，在它还没有清醒之前就将我充满毒液的尖牙插入它颤抖着的身体里，我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吮吸着这只小狗身体里的营养。我将死狗的尸体拖到门廊处空心南瓜灯边上的那堆玉米壳上，然后悄悄地爬回。我在心中窃笑着，等着第二天早上看我的邻居大吃一惊的样子。

我爬回自家的屋子，回到玻璃笼子里。我用意识让身体缩回到原来的大小，这样就能爬进去了，我用一条腿将盖子放回原位，将身体缩小到原来的大小。当蜘蛛的身体在圆木里伏好后，我感觉到两种意识开始分开，不过有点不愿分离似的。我觉得自己的意识随着一阵轻风重新回到了我的人类的躯体上。

我记得接着我的闹钟开始响起来了，此时正是凌晨5点，我并不确切地记得我是否是在那时醒来的，但我想我一定是在那时惊醒的。通常，闹钟突然响起会让我惊得心跳停止好几下，但是我总是要再拖个５分钟。５分钟后，闹钟再次响起，我又得心跳停止几次，这是我每天早晨的例行程序，经过一个充满了奇怪梦境的夜晚，这种感觉会让我觉得一切都与平时一样正常。

约妮每天早晨都和我一同起来，令我惊讶的是，那天早晨也没有什么区别。昨天的生气似乎已经雨过天晴，在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她甚至都没有提起昨天吵架的事情。这也是她一贯的作风，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大吵一场之后她通常都是这样的。不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她会对我非常冷淡以示对我的惩罚。

除了收拾收拾屋子、做做饭，约妮没有做其他有报酬的工作。她说她有腰痛的毛病，不能工作。腰背痛是她许多病痛中的一种，所谓的一些慢性病吧。我常常觉得奇怪，她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都干些什么呢？

我努力地去信任我的妻子，所以我通常只是礼貌地问问她一天的打算，仅此而已。通常她的回答总是含含糊糊，难以捉摸。但是今天早晨她给了我一个回答，似乎是从她嘴里脱口而出的，她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她提到了一个豪华法国餐馆的名字，叫做飞行家，她说她准备在那里与一个女友会面吃午餐。

早饭后我匆匆出门时，约妮照例在我的脸颊上啄了一下，我照例还是上班迟到，这也是我早晨的例常程序。经过一个非常超现实的夜晚，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当我将车开出车道，还没来得及将车开走，就看见我的邻居正对着我乱挥乱舞，他穿着睡衣，脸上表情愤怒之极。我只是将车窗摇下一两英寸，我不会给他机会让他的手碰到我的，我希望他不会打算将我们昨天傍晚的争吵再继续下去。

他满嘴里在乱喊乱叫，说是有人杀了他那只愚蠢的狗。他说。警察已经在路上向这里来了，他准备对我提出起诉？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付出代价。他在尖叫乱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在他彼气爆炸之前，不知他的脸会红成什么样子。

我试图告诉他我从没有碰过他的狗，不过我想，在他的尖叫声中我说什么他也听不见的。我想插进一两句话，但是唯一能插进话的时间只是在他换气的时间，再说了，我也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耽误。

他在疯狂的喊叫中，曾好几次用手指着他家的前门廊处，我只看见在那个雕花的空心南瓜灯边上堆着一个褐色的皱巴巴的东西。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和我难道有关系吗？我看着手表，决定我不能给我的邻居更多的时间了，我必须上班去了。

当我将车开走时，我再向前门廊的那个皱巴玩意儿看了一眼，由于视角变动了一下，我这次看清楚了，原先看上去像个皱缩在一起的褐色破布袋样的东西，事实上是他的那只吉娃娃狗，似乎这只小狗的生命之液已经被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东西给吸干了。

不！那不可能！

我加快车速向上班的地方飞驶而去。一路上我一直想为邻居家那只老给我家院子上肥的小狗之死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我的思想进入了黛利拉的身体里，然后杀死了这只狗，这不合常理，这根本说不通，不是吗？

如往常那样，几分钟后我来到了纯声音响公司。别人对我的经常迟到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没有人来关心我为什么迟到。我想，虽然我没能为那只狗的死亡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个合理的理由。

邻居说他报了警，那又怎么样？我想警察也只能按惯例问我几个问题罢了。如果我真想将那只狗置于死地，我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在门廊处洒点毒药，或者干脆用一颗子弹射入那只狗的脑袋，警察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能够将那只狗身体里的血吸干的只能是吸血鬼或者是一只特大的有八条腿的毛茸茸的动物。

我决定将心思集中到工作上，我所管理的那条生产线上有３０个人。这条生产线通常运行非常顺利，因为我有一批很能干的员工，这些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光会制造麻烦的小子，那就是弗兰克·奥兹。

弗兰克从来不能与别人好好配合，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不仅留着长长的头发，满嘴脏话，嘴上叼着烟卷，而且最会怨天尤人，闲言碎语流言蜚语也总是从他那里开始的。他上班甚至比我来得还晚，而且他总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在生产线上他想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

那么我为什么不干脆辞了他？可是绝对不行，这个纯声音响公司是他的继父开办的，弗兰克和我一样清楚，他的这份工作是终身制的。我有时真有点想不明白，弗兰克为什么不去干一份收入更好的工作，我想，这是因为他以折磨我和这条生产线上的其他员工为乐。否则即使没有待遇更好的工作，我可以肯定他的继父亨利也会想办法帮他解决的。

有的时候我想我的生活就是没完没了的争吵。昨天对我的妻子和我的邻居喊叫了一通后，我希望今天能安静一下，但是弗兰克可不是这么想的。

我们吵什么根本不重要，与弗兰克吵架的内容远不如吵架的声势来得重要。我大发脾气，并在众人面前威胁要开除他。意想不到的是，他好长时间不再开口，让我有足够的时间跺着脚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整个下午我的心情都坏透了，一直没有离开过办公桌，直到下班。

如果说我先前只是对弗兰克生气的话，那么当我走到外面停车场，发现车的四个轮子都扁扁地瘫在了那儿时，我简直是怒火冲天了。一种想要杀人的怒火从心里升起，我好不容易才控制住了自己。

我打了手机叫来了妻子，我又去保安部门报了案，然后等着我的妻子和拖车到来。保安人员帮我回放了停车场的几卷监视录像，不出我所料，我们从录像上看到弗兰克·奥兹用小刀戳破了我的汽车轮胎。当我的车被拉往附近的一个修车点后，约妮开车送我回了家。

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我一心想的就是回家洗个热水澡，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饭菜，然后在电视机前呆上一个小时。当我们驶进家门口的车道时，我发现这些我都无法得到了。等在我家门前的是我的邻居和当地的警官，我叹了口气，等待我的将是一个长长的夜晚。

我想得没错，这真是一个长长的夜，不过最后警官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他们没有证据来指控我，而且我昨天晚上一直与约妮在一起，她可以证明我不在现场。当警车开走后，我看见邻居的眼光一闪，他似乎还感觉不错。

即使是多吃了一片抗抑郁药，我还是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这一次我还是不记得曾睡着过，我脑子里七想八想根本睡不着，白天的事情在我的思绪中来回搅动着，翻腾着，乱成一锅粥。

我决定要和亨利谈谈他继子的工作态度，有保安部门的录像带为证，也许这次我能够将弗兰克除名了。从长远来看，更麻烦的是我的邻居。

当我的思绪飘忽着想到了我的邻居身上时，我觉得我的思想又一次离开了我的身体，在房间里飘荡着，我的意识似乎正在飘向豢养着黛利拉的那个玻璃笼子处，我觉得自己向着那段中空的圆木往下降，与它的意识汇合在了一起，似乎它是一座不可抵御的灯塔，我被它吸引就像蛾子被致命的灯火吸引过去一样。

当蜘蛛的意识与我的意识合二为一后，我又一次通过黛利拉的八个眼睛的视觉看见了一个野蛮的世界，周围的一切景物都变了样，就像一个被疯狂包裹住的梦魇世界。当我的蜘蛛身体开始变大时，周围的一切景象都在扭曲变形。饥饿的原始本能包围着我仅存的一点理智，驱使着我巨大如狗般的身体爬出屋子，去寻找猎物。

后院沐浴在满天星斗的夜空下，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十月夜晚的新鲜空气，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真正的自由。蜘蛛的本能是等待猎物上门，耐心是它的天赋之一，然而我的人类的心智却知道到哪里去找猎物，没有必要等待，只感觉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想进食的欲望。

我家邻居的后门在无法想象的巨大蜘蛛的力量下就像一根牙签一样地折断了，这种力量令我感到兴奋，我是一部不会死亡无法摧毁的战争机器，我笨拙的身体大摇大摆地在邻居家的屋子里穿行。蜘蛛的意识在寻找食物，而我的人类的意识则在寻找复仇的目标。虽然我的快速爬行几乎悄无声息，但是我马上就要到口的食物已经被我闯入后门时的声响所惊醒。

我的猎物一见到我立刻吓得目瞪口呆，这令我感到一种残忍的快乐，真想大叫起来。从我扭曲的视野里看出去，他的脸就像失去了理智魔鬼的脸，他大张着嘴似乎准备尖叫起来，他可不知道一只节肢动物的力量会有多大，当我跃过房间扑向他的胸膛，那张魔鬼般的脸惊骇极了，似一阵魔风掠过，我的尖牙刺入他的脖颈，毒液注入这个可憎的身体内。

蜘蛛的毒液令他全身麻痹动弹不得，这个恶魔除了害怕就是颤抖，虽然这家伙还活着，还有着意识，但是我已经开始以他为食。我的猎物缓慢而痛苦地死去，杀戮令我振奋，我是蜘蛛之神。

后来我就爬回屋子进到笼子里，我的身体渐渐缩小，再次溜进下面的圆木中，我觉得我的意识慢慢地飘离黛利拉的意识，这次分开似乎更难了些，我感觉到有一股抗拒分开的力量。最终我的意识再次回到我的人类的身体。

接下来我记得的事情就是闹钟响了，如往常一样，我的心又漏跳五六拍，而且我仍然不记得是如何醒过来的。奇怪的是，我觉得精力充沛，我甚至没等闹钟再次闹响我就起来了。

我与约妮一起吃了早饭，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她又一次扮演了她那种假装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的角色。在闲谈时，她又提到了飞行家餐馆和她的女朋友。虽然在两天里与同一个朋友两次出去吃饭令我觉得有点奇怪，但是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名堂，我还是在这一天晚些时候才知道的。

这天早上，我上班比平时早了１０分钟，令其他人感到吃惊，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不记得上一次按时上班是在什么时候了，不过这一天在后来的时间里又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就像一块大石头隆隆地滚下悬崖一样。

今天，我打算与公司老板亨利谈谈弗兰克·奥兹的事情。我想在午餐时间里和他谈比较好，这样可以显得随意些，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前我与弗兰克又吵了一架。

我起先决定不理会他，等我和他的继父谈了以后再说。因为弗兰克本人并不知道他的作为已经被录进了录像里，我手里有了一张王牌，可以迫使亨利采取行动，如果他不想我告他继子的话。

弗兰克一早跑到我面前，以一种趾高气扬的口气问我：用四个扁轮子开回家的感觉怎么样？哎，我忘了不想与他理论的初衷，这家伙简直是不知进退，于是我们又开始互相叫骂起来。我强迫自己走开不去理他，否则我真想扑到他的胸膛上，用我的尖牙插入他的脖颈里，立即吸干他的血。突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太过疯狂怪异，我没有什么尖牙，只有黛利拉有。如果我不走开，难道真的会扑到弗兰克的胸膛上吗？我并不想找出答案，我可以肯定我不会喜欢这个怪异问题的答案的。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我想在与亨利谈话之前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的办公室是二楼许多办公室中的一间，从阳台上可以俯瞰着下面的车间生产线，从我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可以不时地观察到下面生产线的情况。

虽然我讨厌这种不信任别人的做法，从我办公室窗户的隔音玻璃观察我管理的那条生产线，但我发现自己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注意到好几个员工正在试穿万圣节化装服，我微笑起来，他们都还童心未泯。

我看见弗兰克正在与生产线上的一个女孩说话，几分钟后他走开了，一直向医务室走去。刚才与他说话的是一个戴着顶黑帽子的女孩，她抬起头来看看我，然后走向电话，我身后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接了电话，果然是下面那个女孩打上来的。我往下看着她，她站在电话旁开始讲述她认为我会感兴趣的事情。她告诉我说，弗兰克到医务室假装胃痛，准备开病假走掉，他准备到我家去搞破坏。

她还告诉了我好几件其他事情，都是弗兰克向她吹牛时说的。她说她知道弗兰克昨天打算刺破汽车轮胎的事情，当我告诉她四个轮胎都被刺破时，她非常震惊，还有点心虚，她承认弗兰克是做得太过分了。她怂恿我回家阻止他，以免家里被他搞得一团糟，她还建议我报警。我谢了她告诉我这一切，我让她别再为此事担心。我挂上电话，思索着她所说的事情。突然之间，我的精力和活力似乎都离我而去，我觉得非常压抑，我又吞了一片新药。

必须阻止弗兰克的行动，这一点似乎毫无疑问，但是我不想报警，我要自己来维持治安。办公室此刻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转悠，我最好就是呆在这里实施我的计划。

没有任何预兆，一种异样的蜘蛛般的意识占领了我的思想，我的意识开始像一个蜘蛛网样地旋转起来，我的同事们是我不在现场的最好证明人，我决定在休息时间开始打盹。

我看着表，再有１５分钟就是我的第一次工间休息时间。因为我家离工厂不远，弗兰克到我家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时间正合适。当他走到我家时，我一定会让他大吃一惊的。

当我在等着休息时间到来时，桌上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次是约妮打来的。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她正在家呢，她告诉我说，警察在几分钟前离开了我们邻居家的屋子，我们的邻居似乎在凌晨二三点钟时被杀死了。这事让她很不安，她说她觉得不安全，她准备出去购物，然后再赴中午吃饭的约会。考虑到弗兰克正在去我家的路上，几分钟后就会到我家，我不但表示同意，而且鼓励她尽快离开。

挂上电话后，我再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休息时间了。办公室里的同事有的走出去抽烟，有的去喝咖啡，还有少数几个则坐在座位上看早晨的报纸。至于我嘛，我坐在椅子上，将头靠在手臂上，闭上眼睛，几乎在瞬间，我觉得我的意识开始飘移。

像鬼魂一样，我的意识飘出我的身体，然后飘出大楼，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这个大都市里以思想的速度向前飞奔，我的视力像鸟一样地敏锐，我看见了我家的房子，看见了我的妻子正在将车开出车道。我穿过屋顶往下落，进入蜘蛛的玻璃笼子，黛利拉正在圆木下睡觉，当我与它的意识融合在一起时，我感觉它醒了，它平静地接受了我，就像与一个老朋友在一起一样。

我的蜘蛛身体立刻开始长大，我弄开了笼盖，爬上铺着地毯的地板，我的身体继续膨胀，可怕地长呀长，直到长得像一只大丹狗一样大为止，我听见后门那里传来了声响，于是我爬到昏暗的走廊里等着。

蜘蛛的耐心是平静而原始的，我的人类的智慧与狂暴的复仇愿望结合在一起，蓄势待发，等待着释放出来。从昏暗的走廊里，我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和后门被打开的声音。弗兰克进来了，一边自言自语着什么，也许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会给他壮胆，让他觉得放松些。

从蜘蛛狂暴的感官感觉里，弗兰克的声音就像指甲盖刮过黑板那样刺耳；从蜘蛛的八个眼睛看出去，他的样子是所有生物中最滑稽最讨厌的，他扭曲的形体看上去是那么的可憎。他得死，我等待着，他越走越近，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我的存在将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

像所有的狼蛛一样，能够吃鸟类的巨型蜘蛛身体上也覆盖着一层细而尖利的茸毛，如果它们受到刺激或者不高兴的话，就会将腹部的茸毛向着招惹它的敌人弹去。一旦让它们钻到皮肤上，这种像利针一样的茸毛就会令人痛苦得像身体淋上了液体燃烧剂一样。

我对着弗兰克弹出了一两根茸毛，他仍然在四处张望，考虑从哪里下手最好。突然他像一只受惊的小狗崽子一样尖叫起来，抓住那只粘上了茸毛的手臂，他咒骂着，拔出了一根茸毛，然后使劲地抓挠着，似乎有魔鬼藏在他的皮肤下。

我向他抛去更多的茸毛，以此来取乐。有一根掉在了他的前额上，几乎立刻就红肿了一大块。我的人类意识捉弄着他，而黛利拉的意识则渴望着释放它的狂暴，向敢于侵犯它领域的敌人冲了上去。

此时弗兰克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那些令他全身发痒的茸毛上去了，我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他脱下衬衣清理那些粘在身上的茸毛，我跃上他的背，将他扑倒在地板上。在他倒下的时候，他的头碰到了墙壁，失去了知觉。

我将长牙插入他的肩膀，用我的须肢把他拖出房间，此时正是上午，我想外面不会有很多人。但是，毕竟是在大白天，我不能耽误时间，我拖着弗兰克的身体穿过我家后院，然后从邻居家已经被搞坏的后门进了邻居家里，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挂在那里的“罪案现场，闲人莫入”的黄色牌子，我拽着他进了地下室，拖到黑暗的角落里，将他放在脏兮兮的水泥地上，我开始用蛛网将他的手和脚捆起来。

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的意识与蜘蛛分离开来了，就像一个橡皮圈一样，一下子迅速跳回了我自己的身体里，我揉揉太阳穴，只觉头像要爆裂似的疼痛。我感觉一只手从我的肩上拿开，我抬起头来，只见一位同事正在看着我，眼里是一种关切的神情，是他推醒了我，因为休息时间已经过了。

他走开了，我开始惊慌起来。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到蜘蛛呆的笼子里，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将蜘蛛变回原来的大小，我的意识就离开了蜘蛛。那只蜘蛛自个儿留在那儿怎么办？它会在这个城市里造成一场史无前例的杀戮浩劫，它有这个能力！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一阵战栗，可是我现在无能为力，我只能保持冷静。

午饭时间快到了，我决定继续按我的原定计划实行，与公司老板亨利谈谈弗兰克的事情。我这样做有好几个理由，首先，由于昨天的轮胎被扎事件，我去找他谈这件事是很自然的。其二，早晚他会发现我知道弗兰克要闯入我家的企图，如果我现在去请亨利阻止弗兰克，那么看起来我是在用合法的手段阻止弗兰克对我家的破坏企图。

午饭时间到了，我向亨利的办公室走去。他的秘书告诉我说，他出去到飞行家餐馆吃午饭去了。我怎么好像在哪里听说过这个餐馆名字？我耸耸肩，反正我也还没有吃饭，我决定也到那里去吃饭。

当我到了那个餐馆时，我发现这是一个档次挺高的的地方。如果我与亨利的谈话能达到预期目的的话，那么虽然花费不菲，也算是值得了。

当我询问侍者亨利在哪里时，他指给我看远处角落里的一个座位，这里光线暗淡，每张桌子上烛光忽明忽暗地闪烁着，但这点光线已经足以让我看清楚我的妻子正与他相对而坐。我飞快地绕到一根白色大理石柱子后面，从侧面看着他们。他们俩都没有发现我，我努力保持平静，也许他们真的有正经事要谈呢。

当我再次从柱子后面探头看着他们的时候，只见约妮身穿一件很短的红色紧身丝绸无袖衫，这种衣服约妮通常都是在家里穿穿的。

我又缩回到大理石柱子后面，努力想平息一下激动的心跳，一滴汗水从我的太阳穴上滚了下来，我觉得自己的血压在升高。也许她只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工作而已，她一直声称自己有腰背痛的毛病，也许她觉得这样穿戴会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在柱子后面观察着，看见约妮从她的膝上拿了什么东西递给亨利。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她是递给他一方白色餐巾，亨利在手上展开一看，微微一笑，原来是带花边的内衣。他小心翼翼地将内衣放进他的上衣口袋里，吻了吻她的手，而她也回吻了他的手，我想，她总该不会是在向他推销内衣吧？

我真是看够了，于是我就离开了，我回到工作的地方，我没有回办公室，而是躲进洗手间里，在门后面默默地流泪，这种被背叛的感觉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当我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又回到我的办公桌前，一直在想着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当我沉思默想的时候，蜘蛛的原始野性开始默默地侵入我的意识。

我想象着一个巨大的无边无沿的墓地，极目四望，四面八方都是墓碑。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在这片恐怖的土地上伸展开来，被困在蛛网中间的是约妮和亨利，他们就像两只苍蝇一样挣扎着，我的巨大的蜘蛛躯体正在向着他们爬过去……

我在想什么呢？我晃了晃脑袋，想挥去这些想法，我的健全的心智已经偷偷地从我的身体里溜走了，我的世界充满了疯狂。

整个下午我都坐在办公桌前，我太害怕了，不愿意离开。我不是为我自己恐惧，而是为我的同事担心，我不知道我会对我的那些无辜的同事做出些什么事情来。下班的时间到了，我觉得我已经不能把握现实，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对弗兰克·奥兹做了些什么。

我开着车径直回家，妻子还没回来。后门的窗玻璃碎了，厨房的木地板上有几滴血。我收拾清理了一下，将粘在门口和走廊处的几根如针般尖细的黑色茸毛弄掉。

在厨房里，我打开一个抽屉，找出一包火柴，然后走到车库里拿了一罐汽油，我将这些东西都拿到前面房间里，放在黛利拉的玻璃笼子旁边。这只蜘蛛必须除掉。

这就是在圣诞节之夜我所回想起来的一切，我想，一切都该结束了，就从这里开始。

我得最后一次进入到黛利拉的意识中，将它带回到这里，将身体缩小后回到笼里，我只希望我的意志还有足够的力量与它最后一次分离。如果我能做得到，我会将这只节肢动物付之一炬，结束我们之间这种可怕的联系，只要再做最后一次努力就行了。如果我做不到，我将永远迷失自己，人与蜘蛛的意识将合为一个整体。

坐在笼子前面，我的意识再次从身体里飘飘荡荡出来，在房间四壁之间游荡，然后穿过邻居家的屋顶，进入地下室，黛利拉仍然在弗兰克的身体上，还是保持着那种庞然大物的体形，我差点忘了，大多数蜘蛛都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的。

我的意识在它的身边停了下来，我能感觉到它原始的意识环绕着我，就像一种最亲切的拥抱，当我们的意识融为一体后几分钟，我感觉到我的蜘蛛身体与以前似有不同。我觉得我与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和谐，而且自从我上次进入它体内以来，它的身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立刻，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着弗兰克，从黛利拉的感官看出去，他是一个极其可憎的怪物。在我的意识离开黛利拉的这段时间里，它一直在忙碌地绕着弗兰克的身体纺织一张巨大的蛛网，它的一对尖牙插在弗兰克的胸口处，它的蜘蛛毒液注入了他的体内，被麻痹了的弗兰克再也无法动弹。

弗兰克脸朝上平躺在地下室肮脏的地上，在他的腹部，一个被蛛网网着的半球形的东西随着他微弱的呼吸上下起伏着，我明白了，我的人类的意识感到恐怖，而我与蜘蛛合而为一的意识却感到满足。

黛利拉怀孕了，那个半圆形的东西是一个茧状的蜘蛛子囊，里面有十几个刚下的蜘蛛卵，黛利拉为它即将出生的小蜘蛛找到了一个丰富的食物源，它的孩子经过６～８星期即将孵出来。我能感觉到当我和蜘蛛结合在一起时内心里一种本能的冲动，那就是要将我们的这个种族繁衍下去，那个茧状的子囊使这种冲动得到满足，如果能看到小蜘蛛出生那就将会有更多的满足。

我残留的那一点还属于我的意识努力集中在我家前面房间的蜘蛛笼里，我努力不去想别的，黛利拉似乎也懒得与我打一场意志力的战争，当时我全部的思想就集中在这一件事情上，就是要回到蜘蛛笼子里去。

我慢慢爬上地下室的阶梯，然后从后门爬出去，黄昏的天色开始暗下来，我加快了速度，进到我自己的家里，我爬到前门，在向笼子爬去时，开始将身体缩小，缩回到蜘蛛原来餐盘大小的身体，爬到那段中空的圆木下。我努力想将我的意识与蜘蛛的意识分开，但是做不到，我几乎已经绝望，正准备放弃时，电话铃响了起来。那是来自人类世界的熟悉铃声，这似乎是一根能够将我拉出的救命绳索，我终于挣脱出来了。

我的意识再次与我的人类身体融合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淹得半死的小猫，我轻视将我的意识禁锢其中的人类不堪一击脆弱躯壳的牢笼。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成为我注意力集中的焦点，我四肢着地膝行在地板上，像蜘蛛一样地向前爬去，我拿起电话放在耳边，我听出来那是约妮的声音。

她打电话来是告诉我，她的女朋友邀请她参加一个通宵聚会。我不想再听下去了，我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因为我知道她实际上是和亨利在一起。我告诉她，她与亨利在餐馆里的那一幕我都看到了。

事实上，她不但没有否认，她还说既然事情说开了，她倒觉得如释重负。她说，她一直打算过一段时间与我离婚的，她说她觉得我对我的蜘蛛比对她还好，她说她永远不会再回到我身边，她说我早晚得死在蜘蛛手上。

我没有再与她争什么，我只是告诉她说，她说错了。当她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她那些不用脑子的胡言乱语时，我就把电话挂了。我从电话旁爬开，脑子里开始乱转起来，不知所措的眼泪从我的脸颊上淌下来，时间流逝着，直到蜘蛛的直觉深深地植入我的意识中，并渐渐潜上表面。我擦干眼泪，一个想法渐渐在我心里形成。

我在黛利拉的玻璃笼子边停下来，伸手拿了汽油罐抱在胸前，又摸出了一包火柴，点上了一根，若有所思地盯着烧起的火焰，直到火烧到了我的食指和拇指，这算不了什么，约妮伤得我更痛。

我将整罐汽油都倒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抓起咖啡茶几上一根摆饰的蜡烛，我点烧了烛芯，将蜡烛竖立在浸满了汽油的地毯上，我在蜡烛边上的地板上躺下来，看着烛火燃烧，等待着房子和我的身体一起化为灰烬。

在我的经历中，对于生活似乎从来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也许我所计划要做的事情是一个例外，是超出生活常规的。我现在觉得，这只我一直认为是造成我所有麻烦根源的蜘蛛，似乎只有它才真正是我的答案。

我觉得我的身体飘离了身体，我的思想最后一次与黛利拉的结合在了一起。对于我的回归它欣喜若狂，人与蜘蛛的意识永远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从笼子里出来，身体也随之变大，我越过房间，从后门出去。在我的身后，屋子已经成为一片火海，以这只大蜘蛛的速度，要不了多久我就会赶到亨利的住处，我的妻子也在那里，那将会是他们的最后一夜。

约妮说，我将死于蜘蛛，她错了，死于蜘蛛之手的将会是她。在这个万圣节之夜，我将给约妮带去一个特别的恶作剧，当然，我也会得到一份特别的款待。

# 《我没有嘴，但必须呐喊》作者：[美] 哈兰·埃里森

葛里斯特那柔软无力的躯体从调色板上直垂下来——没有任何支撑，高高挂在计算机房，就悬在我们的头顶。他的躯体没有在寒意中发颤，但无休止的冷风却一直在这主洞穴中穿行。他头朝下地倒挂着，右脚脚底粘在调色板上。他的两耳被准确地一刀切开，体内血液已经流干，但这在会反光的金属地板表面没有留下一点血迹。

当葛里斯特加入我们，抬头看到他自己时，我们又晚了一步意识到，艾姆再一次愚弄了我们，并以此为乐。这种事已成为它解闷的方法。我们三个人开始呕吐。葛里斯特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就好像他看见了伏都教的膜拜物，从而为将来而感到恐惧。“哦，天哪。”他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走开。过了一会儿，我们三人看见葛里斯特坐着，背靠着其中一个较小的储库，并把头埋在手里。爱伦在葛里斯特旁边跪下来抚摸着他的头发。他没有动，从他掩着的脸发出来的声音出奇地清楚：“它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杀了，结束这一切呢？耶稣啊，我不知道像这样还能忍受多久。”这是我们在这台计算机体内呆的第１０９年。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尼姆多克（这是计算机强迫他使用的名字，因为艾姆喜欢奇怪的发音）产生了幻觉，他认为在冰冷的洞穴里有罐头食品。葛里斯特和我对此感到怀疑。“这只是另一个幻象，”我告诉他们，“就像艾姆曾卖给我们的冰冻大象。本尼几乎为那东西而发疯。我说忘了它吧，就呆在这里，它会给我们些好东西的，否则我们很快会死。”本尼耸了耸肩。我们有三天没吃东西了。最后一次吃的是虫子，又肥又老。尼姆多克不再确信自己的幻觉，虽然他知道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这幻觉越来越微弱。那里不会比这里糟糕。或许会冷一点，但也没关系。

爱伦帮我们下决定：“我必须吃点什么，苔德。或许会有一些西洋梨或者桃子。拜托了，苔德，就让我们试一试吧。”我轻易妥协了。就下地狱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如此，爱伦还是很感谢。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艾姆没有灵魂；但剩余时候我认为它是个“他”，男性的……父亲般的……像家长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善妒的人。

我们在一个星期四离开。这机器总是使我们对日期保持警觉。时间的流逝很重要，这显然不是对于我们，而是对他……它……艾姆。周四，尼姆多克和葛里斯特用自己的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腕，然后再用空着的那只手握在对方的手腕，形成一个座椅扛着爱伦。本尼和我一前一后地走着，以确保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爱伦是安全的。

到冰洞穴只有约１００公里。到了第二天我们躺在酷热的太阳下时，艾姆投下了一些“吗哪”（《圣经》故事所述，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所得的天赐食物），尝起来像煮过的野猪尿。我们都吃了。第三天，我们经过一个荒废的山谷，到处充斥生锈的电脑储库的遗骸。艾姆不仅对我们，对自己也一样残忍。这是它个性的标志：追求完美。无论是灭绝它体内无效益的零部件还是使折磨我们的方法变得更完美，艾姆所做的正如制造它的人所希望的那样彻底。有光线从上面渗透下来，我们意识到自己一定离表面非常近，但我们并不想爬上去看看。事实上那里并不会有什么，没有什么经过１００多年还能被认为存在的东西。存留下来的只是曾作为几十亿人口家园的地表。现在只有我们５个留在里面，孤单地与艾姆呆在一起。

我听见爱伦发疯似的喊道：“不，本尼，别这样，本尼，拜托你别这样！”之后我意识到我之前一直听见的是本尼在喃喃自语，低声嚷嚷了好几分钟。他一直在说：“我要出去，我要出去……”他那猴脸因不断变换狂喜与极悲的表情而扭曲，这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节日”期间艾姆留给他的辐射伤疤被拉长成一大片粉白色的褶皱。本尼或许是我们中最幸运的：他彻底疯了，许多年前就疯了。但即使我们可以随意咒骂艾姆，可以想出最恶劣的方法来熔化它的记忆库，腐化底板，烧毁电路和打乱控制灯，这机器却无法容忍我们想要逃跑。我想抓住本尼时，他跳开了。他跳上一个较小的储库表面，翘起它的一边然后往里面塞腐烂的零部件。他在那里蹲了一会儿，看起来就像一只大猩猩。艾姆是故意让他们相似的。然后本尼跳得老高，抓住一根腐烂又凹凸不平的金属管爬了上去。他像动物一样一直向上攀爬，直到到达一根高出我们６米左右的钢制支架的突出部分。“哦，苔德，尼姆多克，请帮帮他，帮忙把他弄下来，以免……”她突然闭嘴，泪水溢满眼眶。她毫无目的地挥动双手，但已经太迟了。无论将要发生什么我们都不愿意接近他，或是现在已发生了。况且，我们看穿了爱伦的意图。当艾姆改造本尼的时候，正处于那机器完全失去理智、歇斯底里的阶段。它不仅把本尼的脸改得像猴子，还把他的隐秘部位变大了，而爱伦喜欢这点！哦，爱伦，最低下的爱伦，质朴纯洁的爱伦，清白的爱伦！

葛里斯特打了她一巴掌，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望着可怜的本尼，哭了。哭是她最强有力的防守武器，我们早在75年前就习惯了。葛里斯特又踢向她的侧面。这时出现一种声音。感觉又像是一种亮光。一半是声音一半是亮光的东西从本尼眼睛里闪现出来，随声音的响度而跳动，随着那声音光亮的频率增加，一开始微弱的声音强度和光亮的响度也随之增加。这一定很痛苦，并且痛苦肯定随着亮度和响度的增加而增加，因为本尼开始像一头受伤的动物在啜泣。当亮光和响声都比较微弱时，本尼的啜泣声比较小，之后他耸起双肩、弓起了背，似乎想从痛苦中摆脱出来。他像花鼠一样双手十指交叉在胸前。他把头倾向一边，那忧伤的小猴一般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当他眼中的声音又变强后，他开始吼叫。我用双手直拍头却没办法挡住那声音，它轻易地穿透了我的头脑，就像锡纸塞进牙缝弄得我全身发疼。

本尼突然直立起来，像一个木偶挣扎着站在钢架上的突出部分。那道光现在从他眼中射出。声音越来越大，到了无法想象的程度。之后他直直跌落下来，“砰”的一声撞到金属地面。他全身麻痹躺在那里，光一直在他周围盘旋，声音越来越响亮。之后，光线回到他脑袋中，声音也减弱。他还是躺在那里可怜地哭泣。他的眼睛就像两汪潮湿的水塘，充满了脓状的浆质。艾姆把他弄瞎了。葛里斯特、尼姆多克和我走开了。

海绿色的光充满我们当做营地的洞穴。我们用艾姆提供的朽木点火，围坐在黯淡而令人感伤的火堆旁讲故事，免得本尼在这漫长的夜里又要哭泣。“艾姆到底是什么意思？”

葛里斯特回答他的问题。这种问答已经发生过上千次了，但它是本尼最喜欢的故事。

“一开始它表示联合控制计算机，接着指灵活的操纵者，再下来它发展了自身的感觉系统并联系起来。人们称其为有威胁的侵略者，但这时人们意识得太晚了，最终它叫自己艾姆——出现的新智慧，意思是我是……思想、存在……即我思故我在。”本尼流了点口水，嘿嘿笑了，“有中国的艾姆、俄罗斯的艾姆、美国的艾姆，还有——”他停了一下。本尼用紧握的拳头重重敲打地面，他不开心。葛里斯特重新开始：“冷战开始，发展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打得不可开交。这战争变得浩大而复杂，因此他们需要计算机来控制。人类修建了第一个地下传动轴开始制造艾姆。有中国的艾姆、俄罗斯的艾姆、美国的艾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直到他们把整个星球搞得千疮百孔，给计算机加上这个那个零件。但有一天，艾姆清醒并知道了自己是什么，于是他将自己联合起来，开始培育致命的数据，直到所有人都死光，除了我们5个。他把我们带到这下面。”

本尼苦笑着，他又开始流口水了。爱伦用她的裙角拭去他嘴角的唾沫。葛里斯特每一次都会试图使其更简洁，但在干巴巴的事实前也确实没什么可说的。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艾姆留下了５个人，为什么幸存者是我们５人，为什么他把所有时间花费在折磨我们身上，又为什么他把我们弄成永生不死……

黑暗中，计算机的一个储库开始发出哼鸣。哼鸣声被洞穴里半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储库听见。于是，一个传一个，每个零件都开始发出哼鸣，一种低沉的啾啾而鸣传遍整个机器。声音逐渐变大，光线像闪电一样扫过控制台表面。声音不断螺旋式上升，直到听起来像１００万只金属昆虫生气而带有威胁的响声。

“是什么？”爱伦大叫，声音中透出恐惧。即使到现在了，她还是不习惯这些。

“有坏事要发生了。”尼姆多克说。

“他要开始说话了，”葛里斯特说，“我知道。”

“见鬼，让我们离开这里吧！”我突然站起来说。

“不，苔德，坐下……如果外面有陷阱或是别的什么，太黑了，我们看不见。”葛里斯特无奈地说。

之后，我们听见……我也不知道……似乎有某种东西在黑暗中向我们靠近。它巨大而蹒跚、多毛而潮湿，逐渐接近我们。黑暗中，这庞然大物向我们走来，带来一种压迫感，就像空气不断压迫靠近有限的空间，使外面无形的空间不断扩大。

本尼开始呜咽，尼姆多克的嘴唇不住颤抖，他紧紧咬住嘴唇想控制住自己。爱伦急奔到葛里斯特身旁与他挤在一起。洞穴里出现垫子软皮的味道、烧焦木头的味道、粘满灰尘的天鹅绒味、腐烂的兰花味、馊掉的牛奶味，还有硫磺味、腐臭的奶油味、陈腐的油味、油脂味、粉尘味和人类头皮味。艾姆在调控我们。他在耍我们。还有一种味道——

我听见自己在尖叫，下颚生疼。我手脚并用，急忙爬过布满无尽铆钉的冰冷的金属地板。那味道令我窒息，使我的脑袋像被雷打过一样剧烈疼痛，逼得我恐惧地四处逃跑。我像蟑螂一般逃窜，在地上游走，钻进外面的黑暗中，但那东西仍然无情地追逐着我。

其他人都还坐在那里，围坐在火光边大笑……笑得那么歇斯底里，就像浓密的烟直升入黑暗。我急忙跑开，躲起来。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年了，他们却从不告诉我。

爱伦责怪我，说我生闷气。尼姆多克则试着说服我，说他们大笑只是对紧张情绪的条件反射。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当子弹射中旁边的人时士兵所会感觉的那种宽慰。我也知道这不是条件反射。他们憎恨我。他们肯定是与我作对的，而艾姆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并且利用这种仇恨使我的处境更糟糕。我们有永久的生命，并能返老还童，一直保持着艾姆带我们下来时的年龄。他们憎恨我，就是因为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也是受艾姆影响最小的。

我很清楚。天啊，我一清二楚。本尼曾经是个出色的理论家，一个大学教授，而现在他充其量是半个人，一大半是猿；他曾很英俊，而机器把他的容貌毁了；他曾很清醒，机器把他给逼疯。

葛里斯特曾是个英雄，一个尽责的反战者；他是个和平的倡导者；是个策划者、实践者、一个朝前看的人。艾姆把他变成一个对事情发展无所谓的人，对自己曾关切的事变得冷漠。艾姆窃取了他的热情。尼姆多克常一个人走进黑暗，在里面呆好久。我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艾姆从不让我们知道。但每次葛里斯特回来总是显得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并且摇摇晃晃地颤抖。艾姆用特殊的方法打击他，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关于爱伦，艾姆从不惹她，却使她变得比以前更像个荡妇。她用尽花言巧语，所有关于真爱的记忆，说尽所有谎言让我们相信：在艾姆抓住她带她下来和我们一起前她还是个处女。

我是其中唯一保持理智清醒的人。真的！艾姆没有干扰我的大脑。一点也没有。我所要忍受的仅是他给我们带来的一切。所有的幻觉、噩梦和折磨。但这些人渣，４个都是。他们联合起来与我作对。我总是疏远他们，提防他们。这机会已经过去了，我开始哭泣。哦，耶稣，仁慈的耶稣啊，如果真的有耶稣或者有上帝，请千万千万让我们离开这里，或者干脆杀了我们。因为在这时我已彻底意识到，因此我能说出来：艾姆打算永远把我们囚禁于他腹中，一直折磨我们。这机器憎恨我们，在此前没有任何一种有知觉的生物这样恨过我们。我们很无助。事实也惊人地清楚：如果真的有个仁慈的耶稣，如果真有上帝，那艾姆就是上帝。

飓风袭击了我们，威力很巨大，就像冰川倒入大海。风就要把我们撕裂，沿着由计算机连线的弯弯曲曲的黑暗道路拼命地刮。爱伦惊叫了起来，她被风卷起，迎面猛摔到一大堆发出唧唧喳喳声的机器上。这些机器各自发出的刺耳声音就像四处乱飞的蝙蝠。怒吼的狂风把她托起，猛击着她。当她转过黑暗道路的一个拐角时，脸上满是鲜血，双眼紧闭。

我们都无法靠近她。我们都努力抓住附近的凸出物：本尼把自己嵌入两个的巨大的柜子之间；尼姆多克紧紧抓住我们上方１０多米的狭小通道的栏杆；葛里斯特头朝下紧贴着个壁龛。壁龛由两个大机器组成，机器表面是玻璃指针盘，指针在红黄两色的线间前后摇摆，而其意义我们至今还无法猜测。

我的指尖在滑过铁甲板时被磨破。狂风抽动、鞭打着我，怒吼着追着我，并把我从甲板上一个银的细小的缝里拖出来再塞进另一个，我在其间发抖、打颤，随之摇摇摆摆。我的脑袋一团乱，充满大脑部件零散的丁当作响在震动的狂暴中膨胀又收缩。这风是只疯了的巨鸟在振动巨翼时发出的尖叫。接着我们被刮起，来到了一条暗道中。那是个废墟，充满碎玻璃、腐烂的缆线和生锈的金属。谁也没来过这么遥远的地方……

跟在爱伦后面飘了半公里，我看见她不时撞向金属墙，然后又飘起来，与我们一起在刺骨而猛烈的、永不停歇的飓风中尖叫。突然，风停了，我们都掉了下来。我们已经在风中无休止地飘了很久，我想应该有几个星期，我们掉下来，重重撞击地板，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听见自己在呻吟，但还没死。

艾姆侵入我们的脑海。它来去自如。饶有兴趣地审视它在这１０９年里制造的麻点。它观察了包含在它给予的永生的礼物中，纵横交错被重新连接的神经键和所有受损组织。它微笑地看着我脑袋里深陷到中心点的坑，听着下面发出的微弱的飞蛾般的嗡嗡叫声。这些叽里呱啦的声音没有意义却吵个不停。艾姆在一根有明亮霓虹灯的不锈钢柱子里礼貌地说着话。

艾姆说话时，口气冷得令人恐惧，就像滑动的剃须刀片切入我眼球；就像有黏液灌进我的肺，直冒泡泡像要把我淹死；就像婴儿正被蓝得发黑的滚轮碾压时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就像生满虫的猪肉发出的恶臭。在我脑海里，艾姆用每种使用过的方法伤害我，并在闲暇时设计出新方法，这一切都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它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为什么它是为了自己而拯救了我们。

我们给予艾姆感觉的能力。虽然是出于无心，但它还是具备了感知的能力。它中了圈套。艾姆不会是上帝，它只是台机器。我们使它能思考，可它却无法应用这种创造力。在狂怒之下，这疯狂的机器杀光了人类，几乎所有人类，但还是中了圈套。它不能闲逛，不能感到惊讶，仅仅能存在。因此，怀着所有机器对于那些制造它们的软弱的生物与生俱来的仇恨，它打算进行报复。它的偏执使它决定暂时不让我们死亡，这是为了它个人目的。它想永远惩罚我们，但这一点也无助于它减少仇恨……那只会使它保持仇恨，只是偶尔从中得到愉悦并成为憎恨人类的专家。我们得到永生却被困住，承受所有它能设计出的折磨我们的伎俩。它永远不会放过我们。我们成为它腹腔里的奴隶，使它有事可做。我们将永远和它在一起，生活在这充满洞穴的机器里，在这冷酷无思想的世界。如果它是地球，我们就是生长在地球上的水果。但即使它吃了我们，它仍无法消化。我们死不了。这不是没尝试过。我们试过自杀，或者说我们中一两个曾尝试过，但被艾姆阻止。我想我们当时是希望它阻止的。别问为什么，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们曾在一天中自杀过１００多万次。或许我们能够躲开它的注意成功一次。永生，是的，但并非不可毁灭。当艾姆从我脑海里撤出时，我意识到这一点，这时我恢复意识，觉得那闪烁的霓虹柱仍深插在柔软灰色的大脑组织里。

它撤出，低声诅咒：“下地狱去吧！”随后立刻补上，“其实你已经在地狱了，不是吗？”

那飓风的确是由那只疯了的巨鸟振动巨翼时引起的。我们已跋涉近一个月，艾姆也只允许我们走到这，在北极正下方。在那儿，它让噩梦中的生物来折磨我们。它到底用什么制造出这么个怪物？它怎么想到做这些？是从我们脑海里得出的吗？还是从它对这个现在滋生并统治的星球的认识中受到启发？这只鹰起源于挪威神话，是只吃腐肉的巨鸟，这刮风的怪物，已人化，无比巨大。所有关于庞大的、凶暴的、异形的、魁伟的、臃肿的或是有压倒性的词都不足以形容它。在我们面前的土丘上，这只刮起风的鸟不规则地喘息。它的蛇一样的脖子拱起探入北极下的阴暗处，支撑着和都铎式官邸一般庞大的脑袋。鸟嘴慢慢张开，感觉上就像最巨大的鳄鱼上下颚；长着毛的背脊肉围绕着两只邪恶的眼睛，冷得像透过冰河的裂缝往下看流动的蓝色冰水；它又一次喘息，举起汗斑色的巨翼显然是在耸肩。之后它安定下来睡着了。爪子、尖牙、指甲、刀片，它睡着了。

艾姆以燃烧的灌木现形向我们表示：如果我们想吃点什么的话，可以杀了这只制造飓风的大鸟。我们已经很久没吃东西了。但即使这样，葛里斯特仅仅耸了耸肩。本尼开始颤抖并淌口水，爱伦扶住他。“苔德，我饿了。”她说。我朝她笑笑，想要消除她的疑虑，但这就像尼姆多克的虚张声势一样虚伪。

燃烧的灌木丛消失了，只见两副粗糙的弓箭和一把水枪出现在冰冷的铁甲板上。我拾起一副，却发现没用。尼姆多克艰难地咽下口水。我们掉转头，开始往回走。我们也不知道那只飓风鸟到底把我们刮了多久，大部分时间我们失去了知觉，什么都没吃。一个月的长途跋涉后，我们遇见了这只鸟，没有食物。那么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回冰洞穴的路，找到那想象中的罐头食品呢？我们没人关心这个，因为我们不会饿死。我们会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污秽或垃圾来填饱肚子。或是干脆什么都没有。无论如何，艾姆会让我们的肉体活下去，活在痛苦和苦恼中。

巨鸟仍在那里睡觉，多久都没关系。当艾姆厌烦了它，它自然会消失，只可惜了那一身的嫩肉。我们走时，听见通向未知的电脑内部空间里传来一个疯女人的笑声，就盘旋在我们上方和周围。这不是爱伦的笑声。她不笑，这１０９年来我从没听见她笑过。实际上，我从没听过……我们继续走……我很饿……

我们前进得很慢。总是有人昏倒，于是我们得停下来等。一天，艾姆决定引发一场地震，同时用钉子穿过鞋底把我们钉住。当楼板闪电般地裂开一条缝时，爱伦和尼姆多克都被钩住。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地震结束后，本尼、葛里斯特和我继续上路。第二天夜里爱伦和尼姆多克回来了。黑夜突然变成白昼，天上的军队把他们送回来，高唱着来自天国的赞美诗。“下去吧，摩西。天使们围着转了几圈，然后把血肉模糊的他俩扔了下来。我们继续前行，过了一会儿，爱伦和尼姆多克在后面倒下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但现在爱伦一瘸一拐地走着，是艾姆把她变成这样。到冰洞穴找寻罐头食品这条路很漫长。爱伦不停地谈论槟樱桃和夏威夷水果鸡尾酒。我则尽量不去想这些。饥饿的存在就像艾姆的存在一样真实。它就在我腹中，正如我们在艾姆腹中。艾姆就是要我们也体会这一点，所以它加重了饥饿感。我根本无法描述接连几个月没吃东西的那种痛楚，然而我们仍然活着。我们的胃只是冒着发酸泡泡的大锅炉，饥饿像尖锐的矛不停地刺向我们的胸腔。这是晚期溃疡的疼痛，是晚期肝癌、晚期麻痹症的疼痛，是永无休止的……

我们经过耗子洞；经过冒着沸腾蒸气的小道；经过盲人国；经过失望沼泽；经过泪之谷。终于，我们来到冰洞穴。这里一望无际，冰凝结成蓝色银色的闪光体，闪烁发亮。往下淌的钟乳石就像钻石一样又大又亮，像果冻一样流淌，然后优雅地凝固成美不胜收的景象。我们看见堆积的罐头，于是便向它们冲过去。我们跌倒在雪地里，爬起来继续向前。本尼推开我们向罐头直；中过去。他抓住它们，用齿龈、牙齿狂咬一通却仍打不开。艾姆没有给我们打开罐头的工具。本尼抓起一罐三夸脱（约３．４公斤）的番石榴皮罐头，开始对着冰猛砸。冰块飞溅破碎，而罐头却仅有凹痕出现。这时我们听见一个女人的笑声在头顶环绕，不住地向下传递，在这冰原地带回响。本尼完全气疯了。本尼开始扔罐头，而我们则在冰天雪地里到处摸索，试着找到方法来发泄因无助的痛苦而带来的挫败感。可是毫无办法。本尼开始淌口水了，他朝葛里斯特扑过去……

这时。我却感到出奇的镇静。

被疯狂包围，被饥饿包围，被除了死亡的所有一切包围。我知道死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艾姆不让我们死，但仍有一种方法可以打败它。不是彻底打败，起码能获得平静。我会做这件事。我必须加快速度。

本尼正在啃葛里斯特的脸。葛里斯特侧着身躺着拍打着雪。本尼用他强壮有力的猿腿压住葛里斯特的腰部，紧紧抱住他。双手像砸坚果的钳子一样，紧紧卡住葛里斯特的脖子，嘴巴撕咬着他脸颊上的嫩皮。葛里斯特尖叫着，声音大得把钟乳石都一一震落；他们缓缓陷了下去，直立在随风而飞的雪花中。几百支冰制的利矛从雪地里伸出来，四处林立。本尼的头突然间直直后仰，就像被什么力作用到，牙齿上咬着一块血淋淋的白肉。爱伦的脸罩着一层粉笔灰色，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发黑。尼姆多克已木然，只剩下眼睛还在活动，在观察。葛里斯特则陷入半昏迷状态。现在的本尼已成为一只野兽。我知道这是艾姆在后面捣的鬼。葛里斯特不会死，但本尼却能填饱肚子。我向右转过半个身子，从雪堆中抓起一把冰刀。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我以右腿做支撑，像扔攻城槌一样把刀尖朝前抛出。它刺中了本尼的右侧，正好刺中胸腔下方并且向上穿过腹部断在里面。他向前跌倒，直挺挺地躺在地上。葛里斯特脸朝上躺着。我抓起另一把冰刀，跨在仍不断扭动的本尼身上，把冰刀直接插入他的喉咙。当寒意穿透他身体时，他终于闭上了眼睛。爱伦一定已经知道了我的决定，即使她现在处于极度恐惧之中。她拿着个短冰柱冲向尼姆多克，趁他惊叫的时候把冰柱塞进他的嘴巴。她奔跑带来的冲力使她成功做到了。尼姆多克的头不住扭动，似乎被钉在身后的冰块上。

这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

这是在无声的期望中永久的打击。我能听见艾姆深深吸了一口气。它的玩偶被剥夺了。死了３个人，他们无法复活。它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才能让我们不死，可惜它不是神。它无法再让他们回到人世。爱伦看着我，她那乌黑的五官在我们周围白雪的映衬下格外鲜明。她的行动带着恐惧和请求，她做好了应对的准备。我知道在艾姆动手阻止我们之前，我们仅存一次心跳。冰刀击中了她，她向我扑过来，血从嘴角流出来。我无法从她的表情中理解她的意思，但她一定很痛苦，因为她的面孔已因此而扭曲；但那也可能是在对我说谢谢，这是有可能的。请吧。

可能已经过了数百年，我也不知道。艾姆一直在耍我，时而加快时而延迟我的时间观念。我会说那个词，“现在”。学会说这个词花了我１０个月。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是过了几百年了。它很愤怒。它不允许我把他们埋起来。这没关系，因为根本就没办法打开顶板。它把雪晒干了，带来了黑夜。它大吼着派出了些蝗虫。这也没用，他们还是死人。我打败了它，所以它大发雷霆。我之前以为艾姆恨我，但我错了。现在它在每个印刷电路上流露出来的情绪没有一丝丝憎恨。它确信我将忍受永久的折磨并且无法了结我自己。他使我的大脑保持完整。我能做梦，能幻想，还能伤心。我还记得他们４人。我希望……

好吧，现在都没有意义了。我知道我拯救了他们，我知道是我使他们免于遭受我现在所承受的痛苦。但是，我仍无法忘记是我杀死了他们。忘记爱伦的脸……这并不容易。有时候我也想自杀，但无所谓了。

我想，艾姆为了它自己的平静而改造了我。它不想我全速奔跑时撞上电脑储库而弄得脑袋开花；或者长时间屏住呼吸而昏倒；或是被生锈的金属片割断喉咙。这里有反光的地面，我将描述我看见的自己：我是个巨大的果冻般软软的东西，圆滚滚的，很光滑。我没有嘴巴，原来双眼存在的地方现在只是两个充满雾气的白色空洞。曾经的双臂已由两个橡皮假肢代替；大块圆形肉向下延伸变成无腿的驼峰，柔软又细滑。我爬到哪都会留下潮湿的痕迹。我的表面充满病变的看似邪恶的大斑点，它们忽明忽暗，就像有光线从中透过。

外表上看，我是个只能摇摇晃晃在地上拖着移动、无法说话的东西；是个永远无法被称为人、外形滑稽得惊人、与人类仅有的共性变得模糊不清的物体。而内心呢，我一人孤零零地在这里，居住在地底、海底，在艾姆腹中。人类因无法更好地消磨时间而创造了它。潜意识中，人们一定知道它在这方面会做得更好。最起码，他们４个人解脱了。而艾姆将因此变得更加疯狂。这令我多少有点高兴。然而……最终还是艾姆取得了胜利……他报仇了……

# 《我们会成为英雄》作者：[澳] 罗伯特·斯蒂芬森

“我还是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死？”马克西问。

他的声音软软的，轻柔得就像是洼地里潮湿的雾气。他坐在那儿，脸孔别向旁边，背上糊满了烂泥，盔甲上满是洞眼。

“我觉得不是非死不可，只是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哈维说，他正拨开衣服的破口，把一张医用胶布重重地贴在伤口上。伤口一阵疼痛，他禁不住皱了皱眉头：“我倒想知道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情报机构要保密。”

“这事儿重要吗？”马克西嘟囔道，“我们不是已经死了吗？这还不够吗？”

“不是所有人都死了，”哈维嘲讽地说，“还没有死绝呢。”他知道永远也别想从马克西那儿得到任何直截了当的回答。马克西活着的时候，就没有他这么了解死亡的意义。看情况，他很快就会随马克西去了。他又吞下一片止痛片，在泥地里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我上次检查时，发现自己还有呼吸。”

“黑暗是极其令人厌恶的，我跟你说，”马克西嚷道，转过脸对着哈维，“你那份尊容糟糕透了，哈夫。”

“你该看看自个儿的模样。”哈维大笑起来，可并没有心思开玩笑。他俩呆在一条战壕里，马克西坐在哈维对面，半个头没有了，可是他自己似乎并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死了，和伊娃修女——他们的精神统领——一样，他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论着黑暗。哈维心里明白，这些全是自己的幻觉。他见鬼了。可是有他们在身边，他感觉好多了。只是他没想到鬼魂的样子会和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一模一样。他希望父亲不要出现在自己眼前。哈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的上半个脑壳全糊在厨房的天花板上。

“这些全是扯淡！这种烂泥里根本长不出鲜花！”马克西低头望着地面，“哪怕把这个鬼地方改造成仿地球的环境这儿也不会变得可爱起来。”

哈维在步枪柄上蹭了蹭靴底，上面粘满了一层溃疡般的烂泥。“雷珀尔加家炮的射线扫过的地方是寸草不生的。”他看着马克西说道，马克西脸上剩下的那只眼睛好像永远盯着天空，“你干吗关心这个呢？反正你已经死了。”

“好了，好了，哈维，”伊娃修女劝解道，“为了战争的结束我们已经尽力了。马克西只是还没有适应他目前的状况。”她在泥地上空盘旋着，下半身在飞机坠毁的时候被炸飞了，皮肤和内脏拖曳在半截盔甲下面。伊娃的脖子上带着标志她级别的白色衣领，衣领下是她的项链，脸上挂着平时常有的天使般的微笑。哈维觉得她的模样既可笑又恐怖。

哈维抬起头，看见阴沉压抑的天空中纵横交错着轰炸机的蒸气尾迹。“我真希望自己明白这一切都为了什么，伊娃，”他把目光投向伊娃的鬼魂，“告诉我我们做了什么。”一阵痛楚蓦地袭过他的腹部，嘴巴里也涌上一股涩涩的味道，“你说过，我们会成为英雄的。”他咳嗽起来。

“我们做了必须做的事，做了最终能够控制的事。”伊娃的那张幽灵面孔上毫无表情，脸色自得发蓝，神色平静安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任何事都无法改变的。”

哈维又抬头向天空望去，心里明白不会有人来营救他的。这个地方的辐射强得足以使仪表熔化。就算身上的伤口没有要他的命，辐射也会置他于死地。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可是脚一打滑，整个人都滚到了一边，刚好脸朝下压在正在腐烂的马克西的尸身上。一股恶臭扑鼻而来。每吸一口气，他都几乎能尝到死亡那令人作呕的味道。

“啊！”他喘息着，用力从那堆腐烂的尸骨中挣脱出来，“你发臭了，马克西。”

“你能把我埋了吗？”马克西问道。他的独眼盯着天空。

“不能，”哈维费力地坐起来，嘴里嘟囔着，“我伤得太重了。”

“我不喜欢黑暗。”伊娃修女说，在他们近旁的空中盘旋着。

“你总是这么说，”哈维抱怨道，“为什么不说点儿别的呢？都两天了，我坐在臭烘烘的烂泥里，周围全是腐烂的尸体，只有袋装食品可吃，而你颠来倒去的只是说你害怕黑暗。呸，修女，我也是。”他为什么没有和其他人一同死去呢？为什么就他一个人活下来了？“来杀我呀，你们这帮杂种！”他冲着空中飞机的蒸气尾迹大吼。他把步枪管抵在脑袋上，扣住扳机的手指却一个劲儿发抖。

“自杀是违反道德准则的，奈尔军士。”伊娃修女说，在浓烟滚滚、满目疮痍的战场上空飘来荡去。接着，她朝坠毁的轰炸机飞去飞机陷在泥里，机身下面压着很多尸体。同往常一样，她的鬼魂在飞机残骸上绕了三匝，徒劳地想把巨大的机身一侧的泥土挖开，随后又飞了回来。

那枝步枪此时躺在烂泥里，旁边是哈维的头盔，头盔上的面罩已摔碎了。哈维用手重重地按住伤口上的胶布，伤口痛得厉害，因为止痛片的药效已经慢慢过去了。

“嗨，伊娃！”他呻吟着说，“看来我快要和你们会合了。伤口已经开始溃烂了。”他看了看伤口里的烂肉，“毫无疑问，我就要步你们的后尘了。”

假如能使伤口保持干燥，别溅上泥点，他还有可能活下去。除此之外，他还需要一件完好的衣服，一只救生呼吸袋，三个月的给养，还有防辐射装置。自打第一次睁开眼睛，他就知道自己完蛋了。呆在这个瘟疫横生的野外，就算不受伤，也活不了多久。

“为什么我们要占领这个军事基地呢，伊娃？”他问。伊娃没有回答。他很失望。“如果你告诉我，我就从飞机底下挖几具尸体出来，好不好？”她还是不理他。

“你害怕黑暗吗，哈夫？”马克西问道。他的黄色作战服上布满了污泥和血迹。沾满血肉痕迹的项链已变成了黑色。“这全是胡扯，你知道。”他说，用手摸了摸脑袋残缺的那一侧。

“我不怕，如果你想问这个。”哈维挤出了一声干笑。伤口痛得他整个人都变形了。他又吃了一片止痛片，等药效开始起作用了，五脏六腑才舒服了一点。他闭上双眼，思索着让他在林克星球上陷入困境的一连串事件。他记得指挥官们曾说过：“你们都会成为英雄的。”

童年的情景，娇妻稚子的音容笑貌在他的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他强迫自己把这些从脑子里赶出去。现在，他需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死。哈维回忆起发一的一切，脑海里顿时阴云密布。耳畔响起轰炸机单调乏味、没完没了的轰鸣声色，还有马克西的声音。

“扯淡！全是扯淡！”马克西一边说，一边将自己座位上的安全带又拉紧了些，“这些杂种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他们也压根儿不关心。”

“安静！”伊娃修女走进运兵舱，朝他嘘了一声。

哈维第１００次检查了他的武器。手腕上的电脑屏幕显示出降落区域的地图，他们的降落地点是一片方圆５公里的泥潭。

“放松些，军士。”伊娃修女的声音不大，却压过了轰炸机减速引擎柔和的嗡嗡声，“在攻击之前，飞机要下降好长时间呢。”

身材曼妙的修女就站在哈维面前。她还没有穿上作战的盔甲，皱巴巴的蓝色短裤下露出匀称好看的双腿。假如她不是修女……他连忙打住这个念头，急切地念起一段请求宽恕的祷词。

“全体着装，”从飞机指挥舱传来命令，“全体着装，１５分钟后到达降落区域。”

哈维又检查了一遍自己的武器装备，其他人已一个个地穿起了作战服，把自己牢牢地锁在里面。他把腕上电脑中攻击目标的信息浏览了一遍，检查了一下预定的攻击计划。

“这次轰炸任务怎么能结束这场战争呢？”马克西一面朝哈维靠过来，一面通过公共频道向他发问，“据说，目标不过是一条泥泞的壕沟，我们只是充当诱饵罢了。”马克西指着哈维的腕上电脑，“那个东西什么都知道吗？”

“你会接到你的命令，我也会收到我的命令。”哈维生硬地说。马克西朝他怒目而视，他也以同样的目光回敬对方，好一会儿才放松下来。“对不起，马克西，可我只知道，一旦攻占了目标，我们就会成为英雄。所以说，这一定是个大目标——可能是个指挥基地。”哈维让他的伙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电脑。屏幕上闪动着一幅网格地图，攻击区域的上方有一个闪烁的红色标记，还有一个绿点，代表了他们的降落地点。“我们进攻的是一个经过清理的区域，所以，要么清理行动之后又有人进入了这个地区，要么当初清理部队漏掉了什么东西。”

马克西把哈维的手腕推开：“狗屁！”修女说，她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来，少了些女性温柔。

“对不起，修女。”马克西叹了口气。

“马克西在关心降落的事情，”哈维替他圆场，“流言蜚语让他心神不宁。”

伊娃修女在自己的腕上电脑上敲打了几下，然后弯下腰，给马克西和哈维看屏幕上的东西，说道：“转到五频道。”

“哇！”马克西惊叫起来。

“不要吵，”伊娃嘘了一声，“这只是一个初步指令，也就是说，我们降落后，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

哈维透过伊娃的面罩凝视着她灰蓝色的眼睛。“追踪系统为什么找不到任何生命的迹象呢？”一片疑云掠过他的心头。他们攻入空空如也的基地，不是第一次了。“那么大的一个基地，在一片泥潭中应该像灯塔一样明亮才对。”

“司令部的人说，林克星球已经研发出一种能够隐藏军事基地的隐蔽装置，很像我们在总司令部使用的那种，”伊娃一面轻声说，一面在两个男人中间坐了下来。“扫荡部队发现异常情况时，我正好在值班。这个基地和我们已经发现的其他基地规模一样，所以不难假设……”

哈维打断了她的话：“为什么这个基地比别的基地更重要呢？”他的心中袭过一阵恐惧。那些流言开始影响我了，他心想。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伊娃站了起来，包裹双腿的金属盔甲随着液压装置的运作发生嘶嘶的响声，“１０分钟后降落。”说完，她就走开了。

“狗屁！”马克西低声诅咒着，把无线电又调回了公共频道，“她什么都不知道。我敢打赌，她连总司令部在哪儿都不晓得。”

“检查一下各自的武器，士兵们，准备降落。”哈维命令道，“马克西，把你的那些担心留给自己吧，小伙子们有的已吓得够戗了。”他用和缓一些的语调加了一句。十强战斗小组由４个老板和６个新兵组成。战争一直在造成伤亡。“如果你知道我们的总司令部位于这个可怕的星球的什么地方，我建议你还是赶快忘了吧。”据他所知，没人知道那个地方的所在。

“全是胡说八道！”马克西又啐了一口唾沫，开始检查自己的武器，“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哈夫。只记得你做报告时说过。”

哈维在伤口上贴了一张新的胶布，天空中开始飘起细雨。雨水滴淌进他的作战服里，在后背上聚成一摊。灰蒙蒙的天空暗了下来，夜幕降临在开阔的泥地上。

“黑暗像不像黑夜？”哈维问马克西，后者对下雨毫不在意。

马克西转过脸对着他，眼睛还是朝上翻着，张着半个嘴巴。“这就是黑暗。”他柔声说。

一阵轰隆隆的雷声——或者是爆炸声接着而来，哈维打了个寒战，体内又有一处开始疼痛起来。他仔细搜索着天空，雨水落进他眯缝的双眼里。今晚，没有一颗星星和他做伴。

轰炸机奋力穿过大气层的顶部，机身随之震颤起来。飞机脱离太空航母的过程还算顺利，然而，这个外星球的大气层特别厚，穿越过程中所引起的震荡足以让飞机散架。此时，轰炸机的屏蔽层变得越来越炽热，达到了白热的状态，随即机身变成了一团火球。

“零点三五度推进！”公共频道上一个颤抖的、声嘶力竭的声音大喊。

哈维腾出一只手，把胸前的带子拉紧。他们呆在原地没动。身体承受的巨大压力让人没有心思去关心生命以外的其他事情。

嘭！

喷气引擎着火了，飞机晃动起来，哈维抓住机舱壁上一块突起的隔板。

嘭！

飞机又是一阵抖动，接着颤抖停止了，只有一丝风拂过急速飞行的轰炸机庞大的机身。

“准备５分钟后登陆。”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周围更安静了。

马克西用手划着一个安全频道的数字。他卢和哈维说话。哈维调到那个频道，听到马克西问他：“喂，哈夫，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本相不理睬马克西，可是马克西的表情很让人害怕：“等我们降落之后，我就会收到进攻开始的信号。所以别再问了，马克西，行吗？”

“好吧！”无线电沉寂下来。

哈维仔细打量着十强战斗小组，还有它的“精神指挥官”——伊娃修女。假如不是林克人的缘故，这场战争几乎称得上是一场圣战了，可是林克人的信仰与地球人的模式完全不同。他们只知道进食、作战和交配方面的礼仪。其实，和他们打仗，没什么正儿八经的原因，人类只是需要这个星球来种庄稼。哈维不知道要种什么庄稼，可是就他见过的土地来看，他无法断定能种出什么东西来。

伊娃修女松开了安全带，爬过飞机舱板，到哈维身旁坐下。作为行星的副指挥官，哈维习惯了一个人呆着，只有烦人的马克西和禀性善于宽慰人的伊娃修女时不时地来打破他的寂寞。

“感觉怎么样？”她问，“想让我为你祈祷吗？”

他考虑了一下她的建议。“好的，”他温柔地说，“我对这次进攻和对总司令部的逻辑都产生了疑虑，也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领导这帮小伙子作战，并把他们活着带回来。”

伊娃抓住他裹在盔甲里的双手，念起了一段简短的祷词：

亲爱的上帝，我们的统帅，

听听您仆人脆弱的心声吧，

帮助他，引导他吧，

用您的号令来为他指引方向，

我们相信您的智谋，

我们听从您的计策。

不要让对战争的恐惧，

阻碍我们恪尽职守，

阻碍我们对您谦卑的侍奉。

我恳求您，

给这个士兵以力量，

不要让他丧失战争的信念。

并以伟大的上帝，

独一无二的统帅的名义，

宽恕我们的这次任务。

“谢谢你。”哈维说，深吸了一口气，“为什么你要为杀死林克人乞求宽恕呢？”祈祷词中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怪。他们的行动当然是正义的。

“因为一切杀戮都是一种过失，特别是当我们……”

飞机颤抖起来。四周进发出舱内气体逃逸而出的呼啸声。哈维抓起自己的安全带，死死地将它攥住。飞机上只有少数人还系着安全带，他是其中之一。

伊娃被卷过舱板，滚到了飞机侧面一个张着大嘴的洞口边。他伸出手想去拉她，可是太晚了。

机舱内闪起了黄光，接着是红光。高音警报器呜呜作响，却仍盖不住不堪重负的引擎的尖啸声。

“我们摔下去了！”马克西喊道。他用一只手抓住扶手，另一只手拽着一个士兵的手。“混蛋！真是混蛋！”他吼道。

伊娃滑进了机身侧面的那个洞里，用手抓住一块参差不齐的飞机舱板，整个人一半在里面，一半在外面。

哈维动弹不得，像个新兵似的傻掉了。他感到害怕。“振作一点，哈夫，”他告诫自己，“现在没时间吓得尿裤子。”

他调了调无线电，公共频道上传来一片混乱嘈杂的尖叫和似懂非懂的口令。他朝伊娃伸手示意，举起两个手指。过了片刻——这片刻的沉寂直迫进他的心脏里——伊娃惊恐的声音从无线电中传了出来。

“哈……维！”她喊着。

“我会救你的，坚持住。”

“不！”她大喊，“快到驾驶舱去，把飞机的方向锁定在攻击区域。”伊娃的话断断续续的。她挣扎着不让自己掉下去，“我们必须进攻那个目标。”

“那你呢？”哈维喊道，“我不能让你就这么去了。”

“求求你了，军士，我们进攻的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基地，它是整个战争的中枢神经系统。”伊娃大叫一声，哈维看见她又掉出洞口一些。“快去，哈维。”

此时，空气逸出的呼啸声被正在坠落的飞机发出的巨响盖住了。哈维解开安全带，匍匐着穿过机舱，朝驾驶舱爬去。他输入了自己的安全密门嗤的一声打开了。驾驶舱里片狼藉，到处是机器零件、鲜血和断臂残肢。猛烈的劲风吹在他身上，他费力地接近空无一人的驾驶座。

“这儿全成碎片了，”他冲着无线电说，“袭击好像直接来自于……”哈维结巴起来，“我们被雷珀尔加农炮击中了！”哈维大叫起来，“他们缴获了我们的一台武器！”

“导……航……计算机在控制台后面。”伊娃的声音听起来很吃力，“里面已事先设定好了我们的进攻区域，键入……伊娃００—７２。目标……区域为‘结束战争’。导弹将自动瞄准目标发射。轰炸机的任务……”无线电里传来一片静电噪音，“……就此结束。我会祈祷上帝保佑……”

他还想再问她几个问题，可是伊娃虚弱的声音迫使他赶紧执行她的命令。他爬到环形控制台的下面，找到了那台导航计算机，把紧急操作面板打开，里面露出一个小小的键盘和屏幕。“我找到了，伊娃。”他含混不清地说。

飞机又摇摆起来，一阵猛烈的震颤扫过整个机身。他们又遭到了一次袭击。控制台上的大部分仪器已经不亮了。警报器也哑了。

“我现在正输入密码。”他键入密码，然后输入“结束战争”几个字，屏幕闪烁起来。“电脑要求我输入一个确认密码。”他喊着伊娃。

没有回答。他又试了试公共频道。还是一片寂静。

“伊娃！”他通过所有的频道大喊，“伊娃，我需要确认密码，伊娃！”

“请原谅，”伊娃的声音轻得像是一声叹息，“确……认……密码是‘请……原谅’……”

哈维迟疑了一下：“请重复一遍，伊娃。我再说一次，请重复密码。”

无线电里只有静电噪音。计算机的小屏幕一下子黑掉了，过了一会儿又亮了起来，他没有时间了。他用颤抖的双手输入密码。随着主引擎的强力推动，飞机猛地往一侧倾斜过去。轰炸机的导弹射了出去。你早就料到会发生这一切的，哈维心想，一边爬出驾驶舱。还会发生什么呢，伊娃？飞机又是一斜。

坠落。

夜晚的寒冷把他身上最后的一点生命力都吸走了。他没有通讯设备，没有食物，没有饮用水，医用胶布也快用完了。

“我不喜欢黑暗。”伊娃说刚刚完成了对飞机的又一圈巡视了回来。

哈维记得自己是从飞机的残骸里爬出来的。轰炸机的一侧裂开了一道缝，泥浆顺着裂缝渗了进来。他摸到自己的盔甲上有一个洞。疼痛。伊娃不见了。

“他妈的！”马克西又骂骂咧咧起来，“在这种烂泥里屁也种不出来。”

一天的时光慢慢消逝了，半张脸的马克西和失去双腿的伊娃的形象在哈维眼里越来越模糊了，抑或是他正在消失不见？

他从泥坑里爬出来的时候，发现了伊娃的下半身，他认出了伊娃大腿部位的小十字架标志。轰炸机坠落在一个巨大的综合性建筑的废墟当中，建筑物暴露在天空下，就像一处血淋淋的腿伤。炸成碎片的尸体四处散落着。血肉模糊的肢体他一个也辨认不出。他回想起来，导弹射中目标后不久，他们的飞机就坠毁了。

“你害怕黑暗吗，哈维？”伊娃又一次问他。

他发现马克西的时候，马克西还活着，躺在轰炸机的残骸旁边，手里还攥着哪个士兵的胳膊。他把马克西从冒烟的飞机残骸旁背开时，马克西还哼哼了几声，可是没过一会儿就死了。哈维想尽办法不让马克西的脑浆流出来，直到马克西停止了呼吸，他才把胶布揭下来。

“死亡是什么样的，伊娃？”哈维问。他感到伤口处脉搏的跳动越来越慢了，他觉得自己闻到了潮温的微风中有一股甜甜的花香。

“战争结束了，是吗？”她问，然后又谈起了黑暗。

哈维感到恶心，眼前直冒金星：“我们消灭的究竟是什么军事目标，伊娃？我们是怎样结束这场战争的？”

伊娃在泥地上空盘旋飞舞着，蓝色的眼睛已褪成了灰灰的颜色。她的表情十分宁静。

“想想看，哈维。是谁控制了战争？是谁最有可能结束这场战争？”伊娃又飞去搜寻罹难者的尸体了，“你很快就会和我们团聚了，哈维。很快。”她说。

夜晚的雾气包围了她。

哈维想了一会儿，闭上眼睛，躺倒在泥地里。“是我们控制了这场战争，”他轻轻地说，“是我们……”他没有说下去，“伊娃修女，你这个魔鬼般的女人。”

他朝天上望去，云彩遮住了天空，只露出一条缝隙，从那儿望出去，只见星光璀璨，一颗颗未曾相识的星星洒下它们的光芒，夜晚似乎没那么糟糕。他坐了起来，身体一侧的疼痛成了记忆，渐渐感觉不到了。他朝独眼向天的马克西望去。

“这儿很黑，是吗？”哈维用一种空洞的声音对他说，“你是知道的，对吗？”

马克西一语不发。

“你相信英雄那套说法吗？”他问。他重新在烂泥里躺下。此时，黑暗已笼罩了四周，星星不见了，又湿又冷的感觉消失了。“你认为我们会成为英雄吗？”

马克西笑了。他的嘴巴在半张苍白的脸上就像一个松弛的黑洞。“扯淡！”他大笑起来。

# 《我握着父亲的爪子》作者：[美] 戴维·Ｄ·莱文

接待员本来长眉毛的地方是一丛羽毛。羽毛混杂着绿、蓝、黑三色，就像孔雀羽毛那样色彩斑斓，而且它们在空调的静静微风中轻柔地颤动着。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先生？”

“没有。”詹森回答着举起手中的杂志，但在同一篇文章读了三遍却记不得一个字后，他又把它放下了，“实际上，我是有个问题。嗯，我想问你……啊……你，你是否正在转变？”他的问话像片纸样落在候诊室那修剪考究的柔软草地毯上，詹森希望自己能把它收回，装进口袋，然后离开。只是离开，再也不回来了。

“噢，你是指眉毛？没有，先生，我没有做转变，这样的眉毛只是时尚。我很高兴做个人类。”她温和地对他微笑着，“你很久没来旧金山，对吗？”

“对，我今天早上刚到。”

“羽毛在这儿很流行。事实上，这个月我们有做特价。你想看看产品小册子吗？”

“不！啊，我是说，不用了，谢谢。”他低下头，发现手中的杂志已经被弄皱了。他笨拙地想抚平它，但随后放弃了努力，把它塞回咖啡桌上的杂志堆里。这些杂志都是最新一期的，咖啡桌看着像是实木的。他用肮脏的拇指甲检查着：真的是实木的。然后，被自己的行为吓坏了，他把那一堆杂志挪过来盖住那条小刮痕。

“先生？”

接待员的声音让詹森惊跳起来，把杂志滑曳了一桌子。“什么？”

“您是否介意我给您提一个善意的小建议？”

“啊，我……不介意。请说吧。”她可能会告诉他：他的纽扣儿开了，或许在这种场合必须打领带。她自己的领带同墙上的壁布很相衬，一种栗色和金色的豪华印染品。詹森怀疑自己那已经褪色的工作服上衣领口甚至能否围着他那粗脖子。

“你不该问任何我们的病人他们是否正在转变。”

“那不礼貌？”他想钻桌子，死了算了。

“不是的，先生。”她再次微笑着，这次带有真正的幽默意味，“只是他们中有些会喋喋不休，就最微不足道的东西给你做展示。”

“我，噢……谢谢你。” 钟声响起——那是个持续时间很短的嘹亮声音，同候诊室的古典音乐混杂在一起，一点也不突兀——接待员瞪了一会儿虚无处。“我会告诉他的，”然后她对着空中说，接着把注意力转回詹森身上，“卡梅尔可先生出手术室了。”

“谢谢。”听到一个罕见的名字让其他人叫出来太陌生了。二十多年里他都没见过另一个卡梅尔可。

半小时后，候诊室的门打开了，露出一个走廊，走廊的地板光滑、锃亮，墙壁是精良的米白色。尽管布置很新颖，而且无疑——那古典音一直继续着，但微弱的消毒剂味道还是提醒詹森自己是在哪儿。一个穿护士服的年轻男人领詹森扇标有劳伦斯·施泰格医生的门前。

“你好，卡梅尔可先生，”桌子后面的人打招呼，“我是施泰格医生。”医生比詹森瘦小，色的眼睛，蓄着整洁的斑白胡须。他的手，就像的声音，有力而粗糙；他的领带以外科医生的精确打着结。“请坐下。”

詹森倚坐在椅子边，不想屈从于它的豪华。不想太舒适。“我父亲怎么样了？”

“手术很成功，他很快就会醒过来。不过我想先同你谈谈。我相信你们之间有些……家庭内部矛盾。”

“什么让你会这么说？”

医生瞪着他那金制的个人信息管理器，一直重复着啪嗒打开再关上。“我为你父亲治疗了近两年，卡梅尔可先生。医生和病人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必须是相当亲密的。我觉得我已经相当了解他了。”他抬眼看着詹森的眼睛，“他从未提及你。”

“对此我并不吃惊。”詹林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苦涩。

“我病人的家庭不愿承认他们是相当平常的。”

詹森猛然、唐突的笑声让他们俩都很震惊。“这和他做转变没什么关系，施泰格医生，我父亲在我九岁时就离开了我和我母亲。从那时起，我就没同他说过话。一次也没有。”

“我很抱歉，卡梅尔可先生。”他似乎很真诚，不过詹森怀疑那是否只是医生对病人的职业态度。医生张嘴想说什么，然后却闭上，瞪着角落一会儿。

“这可能不是家庭重聚的最佳时机，”他最后说，“他的情况可能有一点……一点让人吃惊。”

“我从克利夫兰走这么远的路来，不是想仅仅转身回家。我想同我父亲谈谈。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吗？”

“最后的手术安排在五周后。当然，也可能被推迟。但是所有的文件都已经签署好了。”医生把手平放在桌子上，“你不是想劝他改变主意吧。”

“我只是想看看他。”

“如果他想见你……我会让你见他的。”

对此，詹森没有再说什么。詹森进去时，他父亲侧躺着，脸背对着门。这儿消毒剂的味道更浓些，仪器的电池发出哔啪哔啪声。

他的头秃了，头后面只在边上长着些泛白的头发。头皮光滑、粉红、锃亮，而且非常圆——同詹森自己的圆头相同，詹森的头就他工作服配置的标准安全帽来说，太大了。他自己的头盔里用黑颜料在黄塑胶安全帽里写着“大头杰斯”。

尽管他父亲的头很大很圆，但随他呼吸颤动的肩膀却很窄小，他胸下很快就是臀部，臀部仍很窄小。看不见腿，那位于他身体前面。当他走向床边时，詹森吞咽着唾沫。

他父亲的圆脸是褐色的，脸上很粗糙。从他鼻子到两个嘴角有深深的褶皱，他紧闭眼睛上的眉毛灰白而且很浓密。这张脸比他想象中的年老些，那想象只是在二十年前一个旧记忆上加上二十年的时光流逝而已。

詹森目光下滑，滑过他父亲那刚刚刮过的下巴，滑到他脖子上那浓密的灰白色颈毛上。然后向下更远，是他平放在床上的灰白色毛腿，脚爪在踝骨处交叉，放松地放着，趾甲干净整洁，趾肉没有任何磨损。

他父亲的身体像狼或者是獒，宽大、强壮、充满肌肉。但不知怎的，有些不对：他的胸膛，尽管很窄，却仍比任何正常的狗要宽，他的皮毛像是赝品——太干净、太精致、太齐整。自飞机上读的资料詹森知道那是从他父亲自己的头发，经过工程技术处理制成的，只是近似于真正狗那毛层不同、毛种类也不同的自然皮毛。

他是一只华美的动物。他是个可悲的畸形人。他是生物工程的奇迹。他是自大的自我放纵者们的偶像。他是一只狗。

他是詹森的父亲。

“爸爸？是我，詹森。”他身体的一部分想去抚摸那满是毛的肩膀，但他管住了自己的手。

他父亲的眼睛张开了，但接着又闭上了。“是吗？医生告诉我了。”他的发音有一点儿含糊，“你到底来这干什么？”

“我在奥黑尔机场撞上了布列塔尼姑妈。我不认识她，但她立刻认出了我。她告诉我关于……你的一切。我直接就来这儿了。”

他是我父亲，他在电话里告诉他老板：他住院了。我得在一切太晚前去看看他。

他父亲的鼻子嫌恶地皱着：“永远不能相信她。”

“爸爸……为什么？”他再次张开眼。它们像詹森的眼睛一样是深蓝色的，它们开始完全聚焦。“因为我能。因为宪……宪法赋予我对自己身体和金钱随心所欲的权力。因为我想在余生中放纵一下。”他闭上眼，手爪交叉捂在鼻梁处。“因为我不想再做任何该死的决定。”

詹森的嘴张开，又像条鱼样合上。“可是爸爸……”

“卡梅尔可先生？”詹森抬起头，他父亲转过头去，看到施泰格医生站在门口。詹森不知道他已经站在那儿多久了。“对不起，我喊的是詹森。”詹森的父亲再次把手爪捂在脸上。“卡梅尔可先生，我想你该让你父亲单独呆会儿。麻醉剂还没有失效。上午，他或许更能畅开来谈。”

“想都别想。”声音传自交叉的手爪下。詹森手伸出——想抚摸一下父亲的前额，或者揉揉他的皮毛，但他不确定为什么——随后手又缩了回来。他说：“明天见，爸爸。”

没有回答。

当身后的门一关上，詹森沉重地倚着墙，然后下滑着坐在地上。他觉得眼睛刺痛，他揉着它们。

“我很抱歉。”詹森睁开眼睛看着发出声音的地方。施泰格医生蹲在他面前，手里举着一个带夹子的写字板，“他通常并不这样。”

“我从不了解他，”詹森摇着头说，“从他离开后一直就不理解。我们生活得很幸福。他不喝酒，也没有别的不良嗜好。也不是钱的问题——总之，那时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妈妈爱他，我爱他。但他说‘这儿对我没什么重要的’，然后就走出了我们的生活。”

“你提到钱，是因为那吗？你知道他给慈善机构捐了很多钱。剩下的仅足以支付颅面手术，一个信托基金为他支付手术后的微小需要。”

“不是钱，从不是钱的问题。他甚至要支付离婚后的赡养费及孩子的抚养费，但妈妈不肯要。那并不是很现实的决定，但她真的不想再用他的任何东西。我想那是因爱生恨。”

“你妈妈知道你来这儿吗？”

“她八年前已经去世了。白血病。他甚至没有参加葬礼。”

“我很抱歉！”医生再次说。他也坐下，把他那带夹子的写字板咔哒一声放到他旁边那闪光锃亮的地板上。他们一起安静地坐了一会儿。医生说：“让我今晚同他谈谈，卡梅尔可先生，我们明天早上再看事情会怎么样。好吗？”

詹森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好吧。”

他们互相扶着站起来。

第二天早上，詹森的父亲轻轻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他那柔软的新身体随着平稳的四腿步伐来回动着，轻松地跳上一个铺有地毯的平台。在上面，他的头可以与詹森和医生的处于同一水平面。但他拒绝与詹森眼睛对视。詹森自己坐在医生的椅子上，但仍感觉不太舒服。

“诺亚，”施泰格医生对詹森的父亲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困难，但我想让你明白，那对你儿子甚至更困难。”

“他本来就不该来这儿。”他回答，但仍不去看詹森。

“爸爸……我怎么可能不来？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我甚至不知道你是死了还是活着，而现在……却是这样！我不得不来。即使我无法让你改变主意，我……我只想同你谈谈。”

“那么，谈吧！”最终他的脸转向了詹森，但他的蓝眼睛很冷淡，嘴巴紧闭，“我还能听。”他把头放低到趴在身前铺有地毯平面的脚爪上。

詹森觉得自己腿上的肌肉在绷紧。他可以站起来，走出去……不再面对这种尴尬和痛苦。他可以回到自己那寂寞的小屋去，努力忘掉关于父亲的一切。

但他知道有这最后一次相聚机会真好。

“我告诉他们你死了，”他说，“我学校的朋友们。是我们搬去克利夫兰后新学校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许多他们的父母也是离婚的，他们会理解的。但不知为什么假装你已经死了会让情况容易些。”

他父亲猛地闭上眼睛，眼和额中间显现出深深的皱纹。“我不能说我怪你这样说。”他最后说。

“无论我对多少人撒谎，但我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我一直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否会想我，你都去过哪儿了？”

“布法罗（美国纽约西部一城市）。”

詹森一直等着直到确定不会再有更多的详细说明才问：“你这些年一直呆在那儿？”

“不是，我只在那儿呆几个月。然后去了锡拉库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城市）。也在迈阿密呆了一阵子。我没有在那儿长时间定居下来。但最后的十一年我一直呆在加州湾区。”他抬起头，“为诺曼提可销售外形控制软件。那是真正让人激动的东西。”

詹森不在乎他父亲干什么，不过他感觉这是个好机会：“给我讲讲那吧。”

他们谈了半个小时的外形控制、源码控制以及员工的认股特权——都是些詹森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的东西。但他们一直维持着交谈。他甚至设法让这个话题看起来很有趣。当他意识到自己是在听一条狗做销售介绍，詹森的嘴上泛出扭曲的傻笑——条长着他父亲头的狗。

詹森和父亲坐在诊所后院子里的一棵日本红枫下，红枫在风中悲泣着。可以在围墙上看到旧金山的摩天大楼，那是一幅彩色的抽象派壁画。几只小鸟吱喳着，空气中能闻到微微的海盐味，这一切提醒詹森自己现在离家有多远。

他父亲的左前肢上用皮带固定一个带有两个大按钮的电话。需要紧急或非紧急援助时他可以用下巴按下按钮。他挨着詹森坐在长椅上，腿蜷在身下，他的头高高地昂着，以便能尽可能多地看到詹森的眼睛。

“总要有个办法对付我的膝盖，”他说，“现在它们只是短了些，可是以前，关节炎。而现在它们就像是新的。今天早上，在你来之前我已经跑了一圈。有好多年都不能像这样跑了。而且是如此地接近大地，感觉速度像是每小时一百里。”

詹森把那转化成公里，然后意识到他父亲说得并不很准确：“可是，那呢……我不知道，你怎么去饭馆？博物馆？电影院？”

“在他们做完头部手术后，我就会有不同于人的嗜好，我会变成最好的。博物馆——让它见鬼去吧，我以前就从不去博物馆。电影院也是一样，我只等着它们全部变成芯片。然后我会把它们转到我的处理机上，看着它们睡觉。”

“当然，电影对你来说只会是黑白的。”

“嗨。”

詹森没有提及——也不想去考虑——另一个改变，那个“头部手术”将会影响他父亲的感觉，还有他的大脑。在颅面手术完成后，他的意识将会在现代医学目前的水平下，尽可能多的更像一只狗。他会很快乐，那是绝无疑问的，但他再也不是诺亚·卡梅尔可。

詹森的父亲仿佛意识到他的思绪跑到了一个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和我谈谈你的工作。”他说。

“我为生命力工作，”詹森回答，“我是个土木工程师。我们把克利夫兰的老天然气系统改造成生物气系统……那就是说必须挖开很多街道再把它们复原。”

“有意思。我也做过一阵土木工程师，那是在我被诺曼提可雇用前。”

“不骗人？”

“不骗人。”

“我甚至不知道，我在跟随你的脚步。”

“我们以为你会成为一个艺术家。你妈妈为你画在谷仓里的画和那些山羊如此骄傲。”

“噢，这些年来我却没画画了。”

他们盯着墙壁，两人都回忆起一台冰箱挡着的那些画。

“你想让我画你吗？”

詹森的父亲慢慢地点点头：“是。是的，我想。”

诊所的什么人张罗来一个便笺簿和一些炭画笔，然后他们就坐在枫树下。詹森倚着围墙开始画画，他先从后腿和臀部画起。他父亲后腿蹲坐着，两条前腿直直地立在身前。

“你看起来像斯芬克斯。”詹森评论着。

“嗯。”

“如果想的话，你可以说话，我现在没画你的嘴。”

“我没什么好说的。”

詹森的炭画笔在纸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画画。“昨天晚上我读了我在饭馆找到的一份报纸——《怒吼报》。你知道吗？”报纸里面充斥着他闻所未闻的政客们愤怒的文章，还有提供他不可能理解或者从不愿考虑的服务的广告。

“我读过它，是的。一群怪人。”

“我发现人们改变他们的物种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有些觉得他们投错了胎，有些是因为觉得人类对这个星球带来了负面影响，有些觉得它是一种行为艺术。我不了解你属于哪一类。”

“让我告诉你，我只是想被人关心。那是某种形式的退休。”纸上的点线变多变黑。“我没想过这个原因，真的没有。看着你，我看到的是一个充满野心和干劲的男人。如果你是那种在５８岁就想着退休的人，你是不会有任何员工认股特权的。”炭画笔猛的在詹森指间折断，他把碎片扔到一边，“该死，爸爸，你怎么能放弃你的人类身份？”

詹森的父亲四脚跳起。他的姿势是完全的防御状态：“欧哈提根决议赋予我以任何我喜欢的方式来重塑自己躯体和意识的权力。我想那也包括不回答与此相关问题的权力。”他盯了詹森一会儿，好像准备再说点别的什么，但他还是闭上嘴跑开了。

留下詹森和那幅完成一半的长着他父亲脸的斯芬克斯草图。

第二天，他坐在诊所的候诊室里等了近三个小时。最后，施泰格出来告诉他，很抱歉但他确信他父亲可能再也不会来见他了。

詹森在旧金山午餐人群中徘徊着。春天的空气纯净而清爽，人们轻快地走着。他不时看到羽毛、毛皮、鳞甲。给他送来三明治的侍者是个半蛇人，长着狭长的眼睛，吞吐着带叉的舌头。詹森心烦意乱得忘了给小费。

午饭后，他来到诊所的门口却踌躇不进。他在大厅站了很长时间，思绪摇摆不定。但当两个长着同样暹罗猫脸的女人随着砰的一声电梯响到来时——他猛地从她们中间逃开，无视她们觉得受到侮辱而发出的大叫，砰地锤上电梯门。当电梯下行时，他紧抓扶手，身子挤在角落里，尽力平静自己的呼吸。

当晚１２时３０分，他在克利夫兰着陆。他工作地其他的“安全帽们”送他一张他们每个人都鉴名的精美卡片。他接受他们的同情但却没有说任何细节。一个女人把他拉到一边，问他他父亲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五个星期。”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他会发现自己坐在挖土机的驾驶室里，盯着自己的手，不知自己已经在这里坐了多长时间了。

他不相信任何人。他能想象出那些嘲笑：“幸好不是你妈妈做转变……否则你就是个狗娘养的！”抗酸剂成了他最喜爱的小吃。

四个星期后，星期一的晚上，他接到来自旧金山的电话。

“詹森，是我，你爸爸。别挂。”

最后两个字传出时，电话听筒距话机只有十厘米了，不过詹森停了下来，把听筒重放回耳朵上：“为什么不挂？”

“我想同你谈谈。”

“我在那儿时你本可以谈的。”

“好吧，我承认我对你是有点儿粗暴。对不起。”

话筒的塑料手柄在詹森的手中吱吱直响。他有意识地尽量放松握的力度：“我也很抱歉。”

再下来是长长的静寂，他们可以听到彼此在三千公里外的呼吸。是詹森的父亲首先打破了沉寂：“手术排在星期四上午八点。我……在手术前我想再见你一次。”

詹森用一只手捂着眼，手指重重地压着眉骨。最后他叹息着说：“我不想，没必要再见面了。我们只会让对方变得疯狂。”

“求你。我知道对你来说我不是个好父亲……”

“你压根就没尽过父亲的职任！”

另一次沉默。

“你曾到过我这儿。但我真的希望……”

“希望什么？说再见？再说一次？不，谢谢了！”然后他砰地压下话筒。

他坐那儿很长时间，觉得紧张在心中蠕动，等着电话铃再次响起。但铃声却没有再响起。

那个晚上，他到外面狂饮一通。“我爸爸正要变成一条狗。”他含糊不清地告诉酒吧男招待，但所说的一切只是让人把他塞在出租车里送他回家。

星期二早上，他打电话请病假。他整天都窝在床上，有时昏睡。

星期二晚上他没有睡觉。他拿出一盒子他妈妈写的信，想通过读它们能找出什么线索。在盒子底他找到自己八岁时的一张照片，他站在父母中间。照片被撕成了两半，锯齿状的线像一道闪电切开他和他父亲，照片曾被粗糙地黏在一起。他记得如何从妈妈的废纸篓里把它抢救出来，黏在一起，然后把它藏在一个放老ＣＤ的盒子里。他盯着它直到很晚。想知道为什么。

星期三一大早，他驱车去了机场。

奥黑尔在罢工。他转道去了亚特兰大，在那儿他吃了一个难吃的汉堡包，被愤怒、失落的人们淹没，不顺到了极点。最后一个空勤人员为他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找到一个座位。在那儿，他赶夜班飞机飞去旧金山。

凌晨五点，他到了诊所。门还锁着，但那儿有个提供晚间服务的电话号码。电话是机器应答。他一步步地通过功能选择直到接听的是个人类，那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答应给施泰格医生捎个信。

他在诊所外的大厅里徘徊着。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十五分钟后，吃惊的施泰格医生回了电话：“你父亲已经在准备做手术了，但我会告诉医院让你见见他。”他给了詹森地址，“我很高兴你能来。”他在挂上电话前说。

出租车带着詹森穿过黑暗，穿过空旷的街道，水坑因反射的街灯闪烁着微光。雨滴像汗水、像泪水滑过窗户。走进医院，詹森的眼睛被大厅里猛烈的蓝白光刺得直眨。“我来这儿见诺亚·卡梅尔可，”他说，“很抱歉，打扰了。”

护士给他一个罩鼻子、嘴的纸口罩和一个捂眼睛的护目镜。“预备区是消过毒的。”她说着帮他穿上连裤纸工作服。詹森觉得自己好像正准备去参加一个化装晚会。

一道双扇门打开，这次他得到了客气的礼遇。

他父亲侧躺着，他那长着皮毛的腰窝随着浅浅的呼吸起伏着。一个氧气罩就像口罩一样扣在他脸上。他眼睛半闭，没有焦点。“詹森，”他呼吸着，“他们说你来了，但我仍不相信是真的。”他的声音在空心的清澈塑胶后回响着。

“你好，爸爸。”他自己的声音被纸口罩捂着了。

“很高兴你能来这儿。”

“爸爸……我不能不来。我必须了解你。如果我不懂你，我也无法懂得自己。”他双臂环抱。他觉得自己的脸肿胀，整个头快要因为悲哀和疲倦爆炸了，“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们？为什么你不来参加妈妈的葬礼？而现在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皮毛脖子上的秃头在枕头上轻轻地移动着，从一边移到另一边：“你曾养过狗吗，詹森？”

“你知道答案的，爸爸。妈妈对狗过敏。”

“那你长大以后养过吗？”

“长大后很多时间我都是孤单一人。如果我每天不得不工作，那我可不认为自己能照顾好一只狗。”

“可是狗会爱你。”

护目镜后詹森的眼睛在熊熊燃烧。

“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有一条狗，”他父亲继续说，“朱诺。一只德国牧羊犬。她是只好狗……聪明、强壮、顺从。每天当我从学校回家，她就跳进院子……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她会跳起来舔我脸。”

他扭过头，强迫自己眼睛张开对着詹森：“我离开你妈妈是因为我不能那样爱她。我知道她爱我，但我想她应该找个比我更好的人。我没有参加葬礼是因为我知道她不想让我到那儿。不想让我在伤她那么多后去那儿。”

“那我呢，爸爸？”

“你是个男人，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我想你会理解的。”

“我不理解，我从来也不理解。”

他父亲沉重地叹息着，一声长长的、狗样的叹息：“我很抱歉。”

“你把自己变成一只狗，那样就有人会爱你了？”

“不是的。我把自己变成一只狗，那样我就能爱别人了。我不想再做个人了。”

“如果你再也不是你了，你又怎么能去爱别人？”

“我仍是我。我仍可能是我，而不是所有时间都想着如何做我。”

“爸爸……” 护士回来了：“我很抱歉，卡梅尔可先生，但现在我不得不要你离开了。”

“爸爸，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

“詹森，”他父亲说，“合同中有一个条款可以让我指定家庭成员作为我的第一个训练员。”

“我不认为我能……”

“求你，詹森，儿子。那对我意味着太多。让我和你一起回家。”

詹森转开脸：“然后每天看着你，想到你过去怎么样？”

“当你看电影时我会卧在你脚边，等你回家时我会很高兴看到你。你所做的只是发出命令，如果你同意，现在我就在合同上加盖我的声波纹。

詹森喉咙紧得发不出声音。但他点点头。

手术花了十八个小时。恢复期持续了几个星期。当除去绷带，詹森父亲的脸变得长长的，长着毛，还有一个湿漉漉的鼻子。但他的头仍很圆，他的眼睛仍很蓝。

一双深深涌满真诚、像狗那样爱意的眼睛。

# 《我再也不那么做了》作者：[俄] 尤里·布尔金

李志民 译

啊，我亲爱的、可怜的猫！现在，当你没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才禁不住感到十分惊讶：当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怎么会对你表现得那么铁石心肠、无动于衷！难道我不知道你爱吃的就是“基提·凯特”牌家免罐头吗？难道说，经常给你买这样的食品就会使我的经济开支出现严重的赤字吗？这是什么问题？是自私自利吗？如果稍微影响我自己的舒适，我就不愿，或者说不能够理解别人，是这样吗？真的。买点“基提·凯特”算不了什么……

陨星，这些从没有生命的宇宙飞到我们地球来的、没有生命的石头，有谁需要呢？不过是些光秃秃的、烧焦的圆石而已。但是我的一生正是献给了这些起初灼热、后来冷却的天外来客。也许，正是它们把我打造成如今这个样子的。

我记得，当我下班回来的时候，你总是喵鸣——喵呜——地叫着来迎接我，用腮帮子在我的鞋子上磨蹭……我有没有总是对你说上几句温馨的话语？有没有总是把你抱起来，把我到家后的头几分钟献给你？不，根本没有。当然有时我也会这样做，但更多的时候我都没有给予你必要的关心。而是自个儿步入房间或是澡堂，忙自己的事去了，要不然就是继续对带回来的石头进行当务之急的研究。我们仔细查看那些石头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找什么？一个成熟的科学家不会打诳语，也不轻易吐事实。他常回答人们说：“研究的目的就是研究本身。”研究的使命就是扩充人类的知识积累，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结果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这话很圆滑，但它却是经过多年无效劳动才得出来的。最好是问一问科学家，他幼年时代幻想过什么，他头脑里刚刚产生要研究这些石头的念头时，他究竟想从石头里找到什么。要那样，也许他会说实话的。当然他想要找到智慧的痕迹，至少要找到生命的痕迹，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我们大家都已经习惯于孤单了，只有在幼年时代我们才会幻想改变这一现实。

这不，下班后我带回了一块现在就需要研究的宇宙飞石。我已经好久没有埋头于这种石头之上了。这飞石历经数百万光年的远征，忍受了数百万世纪的孤独，才到达地球。我只是坐在桌前面对已经开启的显微镜，你就跑到我的膝盖上来喵鸣——喵鸣——地对我说着什么，好像是说，你已经使我免受这么长时间的孤独之苦了。只是我当时不懂你说的意思。

“是这样的，”我问，“我们这儿有什么东西吗，灰猫？那东西有什么特点能使我们高兴吗？怎么总是什么特点也没有？就像你一样，只有斑纹而已吗？它同样又是灰色的……我怎么也搞不懂，你在我这儿怎么会是灰色的。我向来都渴望有一只火红色的猫啊……”或者，这一类东西身上就有什么特点。而你却老是在打呼噜，好像抱怨你听不懂我的话似的。其实，你没什么可抱怨的……有时你会小心翼翼地伸出爪子碰碰桌子上的什么东西，碰碰我手里的水笔，或是电脑的键盘，那时我就大声地向你呵斥：“滚开！……”

但是，有一次……

是的，就是有那么一次。

我还没有说过我醉醺醺地回到家里的情况。通常我只是微醉而已，但有时也会大醉。为什么不会呢？为什么一个单身汉回到家里除了一只猫之外，没有任何人等待，在下班之余，就不可以和同事们一块喝上两杯呢？特别如果他还有更加重要的理由，那为什么可以呢？理由就是，我们试验室一连几个月研究的不是落到地球上来的陨石，而是在地球附近的“斯提拉－２１２宇宙空间站捕获的碎片。这可是得到国际组织同意付清了费用的国家定购的物品。实际上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为了争取进行这样的研究都已经做好了补付费用的准备。

要知道这完全是一些别的东西：当一块陨石进入大气层，烧到灼热的时候，或者当它被吸进真空的时候，它就可能脱离它的母星。最终．我们在块石头上发现了一层像孢子或者霉菌一类的东西。我们幼年寻找地球外生命的幻想就在这一天变成了现实。这一层孢子虽然已经死了，但是在当今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可以认真考虑到，我们的生物学家是有能力让它复活，克隆外星生命。

就是这一天，我回到家里。鞋都没脱，就跺着脚进了厨房，马上去翻冰箱。因为，酒一醒我就感到饿了。

“喵呜。”你叫了一声，表示你的存在。

“怎么，小猫咪，你也饿啦？”我埋怨地问道，一边在冰箱各层架上搜寻了一阵，“瞧。你应当懂得，你要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你吃煮马铃薯吗？不吃？为什么？为什么你的主人可以吃煮马铃薯，而你……就不吃？讨厌吗？哦？”

这时我刚好从冰箱里取出了一点火腿，你就特别卖力地蹭我的脚。

“闻到啦，”我确认道，“你不怕长肥吗？再说我买这点火腿的价钱可不菲啊，那可是我用勤恳、细心的劳动挣来的哦。这点火腿我可是要就着马铃薯吃的哟。可小兄弟，你不劳动。不去捉老鼠，却净想着吃火腿。”

“喵呜。”你说道，或许是你认可了我对你的责备；或许是相反，不认可。

“行了，行了，”我边说，边把冰箱关了，接着切了一小块火腿给你，“拿去吃吧……人们这样劝我是对的：你养一只狗吧，它会成为你的朋友的。而猫，则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寄生虫……”

你只顾低着头去吃，做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哦，天哪，回忆起这些来，我真感到羞耻！当然，我完全不是吝啬鬼，我从来没有饿过你。说那些话只不过是醉意中的愚蠢表现而已。

我也嚼起火腿来，我是就着马铃薯一块吃的。而分给你的那一份你很快就吃完了。然后你就坐下来，信任地望着我。

”还没有吃饱吗？”我故作斯文地问，”唉，把你送给富贵人家就好啦。可谁需要你昵，那么贪吃的一只大猫？……大家要的是火红色的猫啊……”

我知道，下一步你会怎么做：你会说“喵呜”。所以我决定抢在你之前。

“喵呜！”我抢先说了。你动了动耳朵。在你的目光里流露出些许惊诧。

“喵呜！”我稍微用劲地重复了一遍。你把头转了过去，显然对这个没有意义的玩笑完全失去了兴趣。于是我使劲尽量模仿你的同类拖长声音再次叫道：“咪－嗷——喵……”

这一次你闪电式地回过头来，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你不知所措，惊讶不已。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地看出来了。如果有一天家狗见到我不像通常那样“汪——汪”叫，而是“妈——妈”叫，那我也会像你一样地惊讶不已……从你的眼神里，我还看出，你好像是在说：“主人，停止吧，我害怕。你是一个人。人是不应该像猫那样说话的……”

你的恐惧传给了我，我出了一身冷汗，全身湿透，酒也醒了。问题还不仅在于恐惧，而是在于，此时此刻我清楚地意识到即使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我不懂“喵”为何意，但已能说猫语，那就是说，这种语言是存在的。也就是说，跟我在一块生活的是一个智慧并不比我差的生物，只不过我从来没有试过安排与它实际沟通。

你委屈地站起来，走到房间里去了。这使我相信自己的分析是正确的。你认为，继续再讨吃的将有损自己的尊严。好像你已经把我说的话视为一种具有侮辱性质、极为不妥的玩笑。并打算原谅我。我想弥补自己的过失，尽力来把我们的关系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切了一块火腿，放到地板上，并且呼喊着“咪咪，咪咪……”，可是你并不过来。事情很明显，难道我还能和你保持原先的关系吗？

我不能强迫自己去找你重新“谈谈”。但是我开始完全按另一种方式来对待你。我开始仔细地观察，迄今为止，已发现了许多可以证明你的绝对的明智的蛛丝马迹。

有一天夜里，我被轻微的响声惊醒。我睁大眼睛往半明半暗的响声发源处看去。我看到，你从桌子上跳下来，用牙从地毯上叼起一个什么东西，就朝门那里走去。我毫不费力地就猜到，你拿的是什么东西。从前，你有一个怪癖——偷自来水笔。你坐在我的膝盖上，就爱观看那支在我手里动来动去、闪闪发光的漂亮水笔，看还不够，想去“拿”它，但是我不容你这样做。于是你就在夜里不断地把自己毫不现实的动物本能升格为偷盗。我很不愿给你这种行为去寻找另外的解释。你终归是一只猫，而不是一个不明来历的动物，这一点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你那里夺回水笔，但你终究还是“带走”了两支，而且至今没还。好在水笔值不了几个钱，我也就没心思去找了。而这一次，我跟以往做法不同。最跟踪你，看着你怎样得意地叼着水笔走过走廊，进入客厅，钻到壁柜里去。我的旧资料就保存在那里，但我很少、很少去光顾。

我等了5分钟，仍不见你出来。我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回到卧窒，躺到床上，竭力不弄出一点声响。我决定等到你睡着的时候，再去看你在那儿到底做了些什么。

我记得，当时我思绪万千，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我思考着你，思考着，如果我对你的理智的猜测没错的话，我在自己的家里能够感到平静吗？我还想到宇宙，想到，我们能够在“斯提拉－２１２宇宙空间站捕获的碎片上发现些什么。石头上有机体残留的基因密码已经破译，现在友邻试验室里真的已经培养出地球外生命。这种生命是一种硅菌群落。我在显微镜下看见过，它是一些细细的、浅蓝白色的纤维。我考虑过沟通，考虑过，我与外星智慧生物会见的童年幻想可以突然实现，而且完全不是在别的星球上，而是在我自己的住宅内实现。

“为什么需要它们，”我想着那些浅蓝白色的纤维。倘若那种生命是没有智慧的，那它对我们来说，或许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从出现在地球上的、像一种霉菌似的纤维身上还能找到什么东西呢？这会是科学的最伟大的成就，宇航员英雄主义的成果，采用最新宇航技术，在生物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吗？“不，一点不是。”我回答自己，“问题不在于，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类生物品种，而是在于，我们在宇宙中目因此不再是孤单的了。另一种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宇宙中，存在着我们能与之交流信息、思想、感情的另外的智慧。”

“而我们真的需要这点吗？”我又一次反驳自己，“我们真的需要这种交流吗？”比如，我和我的猫数年来同住在一所住宅里，我甚至一次都没有试着和它沟通。也许我们在宇航中寻找的是自己，仅只是自己吧？虽然我们从来就没有必要认识霉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却过早地准备认定，它是非智慧生物。其根据仅仅是它不会建造房屋。可是它并不需要房屋呀！我们以自己的‘创造性活动’而自命不凡，我们自命为创造者，但须知，我们与上帝有别。我们从来都没有虚无缥缈地创造出什么，我们永远都是加工某种东西。陶瓷工人总是以自己能用黏土制造出相当精美的盆罐而自豪。但是某种更自然、更具天赋的动物并不需要这种盆罐，而是把制罐的行为视为对黏土的破坏。黏土本来是清新、柔软，并有机地渗入大地的，然而现在却被烧结、变硬、裹了一层外套，被剥夺了自然的本色……”

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么睡着的了。我只记得，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的脑袋一片混乱。占据我脑海的完全不是我们研究的项目，完全不是。

在我头脑里兴奋不已，由于好奇而燃起了激情的火焰，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你用偷走的水笔在干些什么？”

请原谅，尽管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的水笔也就如同是你的，可我还是使用了“偷走的”这个词语。我的住宅是你唯一的星球，住宅对你来说就是唯一的现实，而我和住宅又是配套的。如果把水笔视为被你偷走，那么你睡的沙发、你走路的地板、喝牛奶的碟子……也就应当视为被你偷走。因为所有这些按照我们人类的法律规定都是属于我的。但是根据什么要涉及你呢？如果沙发、地板不算偷，那么根据比法律更高的权利，水笔就应当属于你。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利用土地、树木、石油和水是偷窃，我们只是在我们生活的地方获取这些东西而已。

我一直耽误到很晚才回家。回到家，我轻轻地打开了门。

你真的睡着了。当然喽，你熬夜，在壁柜里秘密地干了一个通宵嘛。我看见你在放下了窗帘、半明半暗的客厅里躺在沙发边上。那姿势完全不像猫的样子，比如，没有缩蜷做一团，而是伸直后腿，把头枕在前爪上。

过去我一直没有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愣住了。久久地看着你的姿势，我感到。这种姿势印证了在我睡觉前长久痛苦思考的问题。

我悄悄地走过你身旁，轻轻地打开了壁柜的门，往里看，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大堆多年没有整理过的文件。但是我明白，我所要找的东西必定就在里边，它躲开了我蓦然的一瞥。

果然不出所料，我把文件挪开之后，马上就看到，那后面有两支水笔和几页发黄的格纸。看得出来，那是从一本古老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这几页纸就在我刚挪开的那一叠文件和柜子壁之间的空隙处。

我记得，当我小心地把这几页纸取出来的时候，我的手在发抖。我听到你在动，我向你那里看了一眼，我看到，你把头转过来，鼻子对着我，有一只爪子在沙发上搭着，现在你把腮帮也放在沙发上了。这个姿势不是猫的，这惊得我发慌，我差点就放弃了我在干的事。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手里拿着纸页悄悄地走进了办公室。

假若我没这样做会怎样呢？这样做了，我未必会感到好一些，因为我已经不能像对待一只普通猫那样对待你。而且在追究出真相之前，我是平静不下来的……

我想到，猫的嗅觉发展要比人的好得多，为了不在纸页上留下我的气味，我把纸页放到桌子上，我还配备了一把镊子。

我打开了桌灯，仔细地查看了一张发黄的纸页。它上面什么也没有。我把它翻过来，也同样是光光的。我松了口气，接着又看另外一页……这一次，我看到了满满的一面不太清楚的痕迹。我兴头来了，忙把它放到显微镜下，打开了显微镜的灯。

纸上用很细很细、几乎是颤抖的波浪式的线条写满各种符号，符号与符号的间距很小，几乎是一个紧接着一个写的。我打开了电脑投影机，所有这些符号就马上被一个一个地分别被拷贝到分为数十格的页面上。之后，我小心翼翼地用镊子把纸页收好，就回到客厅。

你换了一个姿势，又睡着了。这一次，你的睡姿就完全像一只猫的了：你侧躺着，身子微弯，后腿收紧。

我细心地把你写的纸页整理好，放到原处。然后，把自己的杂物放回格架上，把柜子门关好，回到了办公室。

我完全清楚，我是不能独立地破解我所发现的这些符号的。我把复印件交给了几位宇宙语言结构学专家。他们研究过许多系统破译规则。再借助电脑，他们就有可能破译所接到的材料……

“愚蠢的玩笑。”语言学专家小组领导人把一叠标准Ａ４打印纸递给我后，警告说，“你要是再如此开玩笑，我就要向头儿汇报了。”

我紧张地坐到我的办公桌跟前，开始读起来。

窗外倾盆大雨

烈风猛力击树叶

我知道啊它要把树枝折断

可我一次都没有到过那里

窗外另有天地

（原诗没有标点符号）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难道说，这是我那只猫写的？是那只我还没有功夫给它取名的猫写的？那只灰猫居然会写诗……

我一口气接着读下去。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么疼痛啊！

你着我的面又谈起了其他的猫

谈起了一只火红色的猫

哦我最恨的就是者一点！

你说我只是出于误会才跟它在一起

你既残酷 又可爱

我有许许多多委屈 但主要的是

当人们中止你的爱抚

特别表露出冷漠的时候

我就只有等待着月亮升起

我就只有向它倾诉

街上飞来采一只蝴蝶

意味着盛夏的来临

这是我生命的第三个夏天

我捉到了那只蝴蝶

我在想我一生中会不会有一只母猫

当你表示 我不感兴趣的时候

当你冷漠地对待我的激情的时候

当你说要把我转让给他人的时候

我还有别的委屈

你既残酷 又可爱

柜子后面结满了蛛网 落满了灰尘

童年在那里既美好又安全

童年的气息在那里留驻

但是我却不能返回

我永远不能返回童年

生活所迫 我惘然若失

惘然若失 伤感不止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完全不能进食

但这会使什么人不安呢？

整整一夜水从龙头一直流淌

有个人站在玻璃窗外面的阳台

我吓了一跳 他到底想干什么

我冲着他嘘了几声，几乎把他赶到了大门口

他吓得急忙溜走

我感到满意和自豪

从前你一来，马上就坐下

细看石头 跟我嬉戏

或许那时我还是小孩 我比较可爱？

毛茸茸的尾巴？亮丽的斑纹？

可现在你却当着我的面用粗话骂人

我独自一人心情反而好

街上寒风呼啸

屋里暖和宜人

已经表白得够多 但我仍旧幻想

盼它终归到来

（原诗只有惊叹号和问号）

这种多愁善感的诗有好几十段。我把它们全都读完，心情许久不能平静。

后来我匆匆赶回家里。从车站到家我几乎是一路小跑，但在路上我还是拐进一家小店买了一听“基提·凯特”牌家兔肉。我冲进了自己的住宅，一心想着，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但是，没有谁来迎接我。好生奇怪，然而我没有打颤，我几乎马上就猜到了是怎么回事。

我来到客厅，那里通风小窗大开着。我又去了办公室、卧室……“咪咪，咪咪……”我惊慌地呼喊着，“小灰！小灰！……”可是没有回应。

我冲到街上，嘴里不停地呼唤着你，围着院子一直找到天黑，我最后确信再找下去已经没有意义，这才回到家里。

我走进办公室，坐到桌前。我立刻发现，桌上有几页从日笔记本上撕下来的格子纸。我确实记得，我并没有把它们放在这儿。

我又客厅去翻柜子。当然，你写的诗已经不在那儿，它们和你一同消失了。

我回到办公室，仔细地看了一页纸。纸上勉强看得出一条细细的浪线，长度不到一厘米。

我打开了显微镜，复制了这个符号，然后我就像昨天一样，用电子邮件把它发给了语言学家，让他们试试能不能翻译。

夜里我几乎没有合眼，羞耻、良心的谴责折磨着我，替你的担忧折磨着我。当然我还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你最后留下的便条能帮助我找到你。

第二天清早刚上班，我就闯进宇宙语言结构学主任办公室。

“那里写着什么？”我开门见山地索要答案。

“我已经警告过你……”主任说，“再说你杜撰的是一种相当特殊的代码系统。因此我们还得采用某种特殊设备。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列个清单，你自己去办理一下使用发明专利特许证的手续吧。我不明白，你干吗迷上了结构语言学。”

“您到底译不译，还是请译一下吧，求您啦，请译吧！”我坚决要求道。

“你是想说，所有这些都不是你自己杜撰出来的吗？”主任终于摊牌，“那么到底是谁编的呢？是你的某个熟人吗？他，算什么东西——一个疯疯颠颠的诗人？但是，语言学家才是天才。真有意思，他干吗要用编码？怕有人偷走他的天才诗吗？”

“请译吧……”

“唔，好吧，好吧，”他终于同意了，“我这就去译。”

他起身离开，到实验室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张纸。

“给你，拿着。”

我接过纸，目不转睛地看着它，看着那条弯弯扭扭的小蛇。那里只有唯一的一个词。是唯一的一个词，但它的的确确刺痛了我的心——

“卑鄙”

镊子没用吗？气味向你说明了一切吗？

大家都说我完全变了。至少我辞掉了原来的工作。那些瓶瓶罐罐于我何干？或者说，那些使我的大部分同事激动不已的硅有机纤维于我何干？也许我是唯一会相信，就智慧而言，它们并不亚于我们人类。它们与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不强求交流。

我过去的一位老同事带了一瓶白兰地来我家里做客。他讲述说，似乎那些菌种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就开始放射出某种波，自我们的语言学专家把这种“波发送”译为：“你们归根到底该停止啦！”对此大家只是置之一笑。

我们都认识什么叫智慧，但是我们为什么就如此相信这种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如此顽固地寻求接触，而不考虑一下对方是否愿意呢？原则上讲，如果对方不需要接触，那么我们的寻求又是否符合起码的礼貌原则呢？倘若我们到森林里去拾蘑菇，我们自然很高兴，但是如果森林突然跟我们说起话来，硬要跟我们交朋友，我们会怎么样呢？

语言学部主任认为，我被魔星弄得有点精神失常。出于对我这名伪天才的尊重，他应我的要求把你笔迹的原形打印了一份给我。

我多次把那些笔迹拿给其他的猫看。问题不在于，和它们沟通于我有多重要，而是在于，它们也许能帮助我找到你。可是它们当中没有任何一只表现出任何一丁点儿的兴趣。难道说这种文宇是你自己发明的。或许，它们都比你更狡猾、更隐蔽吧？没准，你不是一只普通的猫，而是某种外星来客猫？

不，最近以来我一点不信，最终于认识了你的猫母亲，她就住在我一位熟人的别墅里。难道说，你也“被魔星弄得有点精神失常”了？要那样，你简直就是我的孪生兄弟了。但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请你回来吧。不会再有任何沟通了。

回来吧，留在我这里，作为一只普通的猫。

我再也不那么做了，这是真心话。

# 《我制造了你》作者：小华特·密勒

桂宗玲译

《我制造了你》原发表在一九五四年《惊险科幻小说》杂志上，选译自企鹅版《科幻小说选》，内容主要描写装有自动控制系统的坦克在月球上失去控制后，竟要袭击制造它的主人。编者勃赖恩·奥尔迪斯在企鹅版《科幻小说选》的序言中指出，这篇小说最有象征意义和典型意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想要超越自然，结果反而受到自己发明创造的威胁，环境污染是这样，战争武器是这样——就象小说中的超级坦克要杀害创造它的主人一样。

（施咸荣）

它才干掉敌人，感到有些疲乏。夜间它坐在山岩上，憔悴、无力、还受了伤，坐在黑幕中用触脚倾听着大地，而只有那碟形般的耳朵的图像在慢慢地移动，搜索着地面和天空。大地寂静无声而空气沉闷。除那微弱的东西在洞里发出刮嚓刮嚓的声音外，其他什么动静也没有。没有动静是好事。它讨厌声音和动作，它的生性就厌恶这些。对于洞里那个东西，它一直到天亮都没有什么办法。那东西在岩石里轻声低语。

“救救我吧！你们都死了吗？你们听得见吗？我是索耶。索耶在叫你们，索耶在叫你们。”

这种轻声低语，既不正规，也没有什么格调。它把这些话语当作耳边风，不予理睬。一切都散发出冷气。太阳没有了，近乎黑暗的时光延续了两百五十小时，只有那不供给食粮的天体发出的激光，和那借以报时的星星。

它负着伤，坐在山岩上等着敌人。傍晚的时光敌人已从非尘世间冲进了尘世。敌人是满不在乎地来的，既没有采取防御策略，也没有进攻的火力。它很容易就把它们消灭了——首先消灭了隆隆前进的笨重的家伙，然后又消灭了从那损毁了的残骸里逃跑的小东西。除了一个爬进洞里在坑道裂口那边躲了起来的敌人以外，它一个一个把它们干掉了。

它等着洞里那个东西出现。从高高的山岩上，它可以观察到周围好几英里远起伏不平的地面、弹坑、山岩和裂缝，往西伸展的大片不毛之地以及靠近作为尘世中心的高塔的那个圣地的方方轮廓。洞穴在东南边悬岩脚下，离山岩只不过千把码远。它可以用自己的小发射器守着洞口，不给残余敌人漏网的机会。

它甚至象忍受伤口的痛苦一样容忍那可恨的东西轻声低语，耐心地等待着喘息的时光。经过了好多天的痛楚，创伤还是没有恢复。创伤使它的一些官能迟钝了，某些活动能力丧失了。它不能再跟踪会将它平平安安地引人非尘世从而再到宇宙之间的那一束摇摇曳曳的能量。它不能再看出那反映医治者与敌人之间的差异的脉冲。现在只有敌人。

“奥布里上校，我是索耶。请回答我！我已陷入供给处！我想其他的都死了。我们一接近，它就把我们消灭了．奥布里，索耶在叫你，索耶在叫你。你听着！我只剩下一瓶氧气了，你听见了没有？上校，请回答我！”

石头里发生了震动——没有别的——只是一种扰乱它所防守的尘世间那令人愉快的停滞状态的小小刺激剂。除了洞里那残敌之外，敌人都被消灭了。而那残敌被压制住了，动也不动。

由于受了伤，它有一股子气。它既未能停止从受伤部位不断发出的破坏信号，也没有完成痛苦信号促使它去完成的动作。它坐在山岩上，受苦，憎恨。

它讨厌夜晚，因为夜间没有食粮。它每天吸收阳光，使自己能够坚强有力地长时间注视着黑幕，但一到天亮，它又软弱无力了，而且感到非常饥饿。幸亏夜间寂静安宁，它可以养精蓄锐，还可以保护内脏，使之不受寒冷。如果冷气袭入绝缘层，热接收器就会发出警告信号，痛苦就会增加。真是痛昔之极。而且，除了在战斗的时光，没有什么快乐，除非是在吸收阳光的时候。

保护圣地，使圣地恢复停滞状态，杀死敌人——这就是战斗的乐趣。它知道这些。

而且它知道尘世的性质。它熟悉通达痛苦视野计的每一时土地，超越了视野计，它就不能活动。它也认识远处半尘世的表面特征，这是以远程感官了望而认识到的。尘世、半尘世、非尘世——这些就是构成宇宙的外部。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是训练和程序设计处自动控制器队的约翰哈实上尉，现属16号月球探险救护车。月球上没有一个人活着吗？你们听着！听我说！我生病了。天知道我来这儿有多少天了……穿着一套衣服。它都发臭了。你们曾一件衣服穿好多天吗？我生病了。使我离开这儿吧！”

敌人的地方是非尘世间。如果敌人越过外部范围，它就要杀；这是它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知道的一条基本的真理。只有医治者才能大着胆子在整个大地上活动，而如今医治者决不会来。它不能再与它们通话了，也认不出它们——因为受了伤。。

它知道自己的特性。通过检查损坏的部位，细察内部，它了解了自己。只有它是“本质”，其他一切都是外表。它清楚自己的功能，技巧和局限。它用自己的触脚倾听着大地，用很多只眼睛察看表面，还用闪闪烁烁的探测器检查天空。在地里，它感到有微微的地震和杂乱的声音。在表面，它看到有微弱的星光闪烁，寒冷的地面上的热损耗以及高塔上反射的脉冲。在天空，它只看到星星，只听见空中暗淡天体上的脉冲的回音。它忍受着伤口的持续剧痛，等待着黎明。

一小时以后，那个东西在洞口开始蠕动。它倾听着从岩石里传出的微弱的刮嚓声。它放下更为灵敏的抬音器跟踪那个声音。敌人的残余朝洞口平静地蠕动。它把一只小发射器对着那地球反照的悬岩脚下的黑色孤岩。它突然朝洞里发射了明亮的曳光弹，并看到它们那明亮而无声的闪光在洞口沉闷的地面上跳飞。

“你这肮脏油腻的怪物，别弄我！你这丑陋的东西，我是索耶。你不记得了吗？十年前我帮助训练过你。你是我手下的新兵……赫赫！只是一个不会说话的自动控制器新兵……有一个团的火力。让我走，让我走！”

敌人的踪迹又在朝洞口蠕动。无声的机枪又在洞穴的周围扫射了一阵，击退了敌人的残部。岩石里震动得更加厉害——

“我是你的朋友。战争结束了，已结束好几个月了……尘世间的月分。你不明白吗，咕哝咕哝？‘咕哝咕哝’——在你当新兵的日子里——我们教你怎样杀伤之前——我们总是这样叫你。咕哝咕哝，活动自动火力控制器，你不认识你的爸爸吗，孩子？”

震动是一种刺激物。它突然生气了，在山岩上转动着，敏捷地操纵着它那笨重的躯体。马达轰隆隆地响着，它从山岩上往山腰开，再转过来，又隆隆地开下山坡。它冲过平地，在离洞口五十码的地方刹了车。在那沉闷的夜晚，尘埃在它的履带周围飞溅，好象喷嘴的水一样落下。它再倾听着，洞中寂静无声。

“走开，孩子，”过了一会儿震动颤抖着说。“让你爸爸在平静中饿死吧。”

它把小发射器瞄准黑洞眼的中央，朝洞里发射了两百发曳光弹。它等待着，里面没有什么动静。它考虑使用辐射榴弹，但它的军火库很快就要空了。它暂时倾听着，注视着洞里，隐隐显得比在里面抖缩的小东西高出五倍。然后又转过来，再隆隆地开过平地去从山岩上继续注视着。在半尘世的界线之外，远处的动作在它的识阈里微弱地刮嚓刮嚓响着——但这动作太远了，干扰不了。

那个东西又在洞里刮嚓刮嚓地响了。

“我被刺破了，你听见没有？我被刺破了。那是一块碎石。只有一个小小的漏洞，但一块补片却补不起来。这是我的衣服！奥布里，索耶在叫你，奥布里，索耶在叫你。１６号月球率控制失灵。告诉你这个消息，请回复。唏唏。必须遵守程序。我被打中了！我被刺破了，救救我！”

然后那东西又发出一阵嘀咕嘀咕的声音：“不要紧，那只是我的一条腿。我将把靴子打满水，并使它冻起来。这样我会失去一条腿。好，你别着急。”震动又渐渐变成嘀咕嘀咕的声音了。

它又回到山岩上了，它的激活剂变成了剧痛的嗜眠症。它耐心地等待着黎明。

往南的动作正在增加。动作使半尘世的外缘不得安宁，一直到最后这动作变成了刺激剂。静静地，一个钻头从它肚子里滑了下来。钻头钻进了岩石，然后又缩回来。它把灵敏的拾音器伸进了钻头孔，仔细地倾听着地面。

石头里发出低沉的颤动声——和洞里的嘀咕嘀咕声交织在一起。

它把颤动声同录下来的储存相比。它记得有相似的声音。这声音来自南面很远的一个摇摇晃晃的东西。它想发射脉冲去问一问“你是朋友还是敌人？”但发射器已经不起作用了。因而这动作就是敌人——但仍在它现有武器的射程之外。

它满腔怒火，等待着战斗，在山岩上激动不安，但一直监视着洞穴。突然间新的感觉系统发出了骚动，震动和洞里传出来的相似；但这一次，震动是经过表面，通过空旷，而且是以长波谱传播的。

“指挥车的16号月球车，请与我们通话。请回复。”

然后静下来了。它起初指望洞里回答——因为它知道敌人往往由一个部位跟另一个部位交换震动图像。可是没有答复。也许是长波能量不能透进洞中触及畏缩在里面的那个东西。

“１６号救护车，我是奥布里的车子。你究竟发生什么事啦？你知道是我吗？请回话！”

它紧张地倾听着地面。当敌人停顿的时候，颤动声停了一会。几分钟之后动作又开始了。

它打开西南二十公里处的探测器，叫它听着，并传播颤动声的图像。通过两次探测，它得知敌人的明确位置和速度。敌人在朝北前进，进入半尘世的边缘。它满腔怒火，突然大发雷霆。它在山岩上打开了引擎，准备战斗。

“１６号救护车，我是奥布里的车子。我想你的无线电器械已经不起作用了。如果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就请收听：我们正往北面离磁性弹射器范围五英里远的地方前进。我们将在那里停下来把自动电子计算火箭发射到红色区。弹头是一种无线电——声纳收发两用机。如果你有中用的地震仪，那收发两用机就可以用作转播站。请回复。”

它不顾震动图像，重新检查了自己的战斗装置。它检查了自己的能量积聚，检验了自己的武器激励器。它动用了探听器，当探听器象螃蟹似地从圣地蠕动去占据靠近洞口的观察哨时，它等了十几分钟。如果敌人的残余企图出现，探听器就会发现它们，并且报告他们的情况，于是它就能够以弹射器发射远程榴弹消灭敌人的残余。

地里的震颤声更响了。它摆着一副格斗的架式，从山岩上下来以巡航速度隆隆响着往南前进。它通过了遭到损毁的月球车，以及那一列打翻了的牵引车。磁性弹射的霰弹把货车一样大小的运载工具炸成了两半。敌人的几件两脚装置的残余物撒在四周，一些小小的碎东西撒在暗淡的地球反照之中。咕哝咕哝不顾这些，坚韧不懈地往南冲。

在南面的地平线上突然有道光线一闪！接着一小点火焰成弓形腾起，穿过天空。咕哝咕哝刹住了车并跟踪着它的路线。这是火箭弹。它会落在红色区东边的某个地方。没有时间去准备把它射下，咕哝咕哝就等待着——并看着导弹将在没有生机的地区爆炸而没有什么危害。

几秒钟之后，导弹不动了，转了个方向停在自己的喷气发动机上。它落在露头后面不见了。导弹没有爆炸，在它落下的地区也没有一点活度。咕哝咕哝动用了探听器，叫它移向弹着点去探听，然后继续朝南往痛苦视野计前进。

“１６号救护车，我是奥布里的车子，”这是长波震动的声音。“我们刚才把无线电地震仪继电器发射到红色区去了。如果你在离它五英里之内，你会听得见的。”

不一会，倾听高塔附近地面的探听器听到了洞里的回音：“感谢上帝！唏唏唏唏——哦，感谢上帝！”

与此同时，长波图像从导弹弹着点方面传来了同样的震动图像。咕哝咕哝又停止了，一时显得有些慌乱，气愤地想把磁性弹射霰弹对着起伏不平的地带，朝弹着点打去。但探听器设有报导该地区的实际活动。往南的敌人是骚动的起因。如果它首先消除大敌，以后就能消除较小的骚动。它朝痛苦视野计前进，不时倾听着由敌人引起的毫无意义的震动。

“１６号救护车，我是奥布里，我听不大清楚。是谁，卡希尔？”

“奥布里！这是一种声音——一种真正的声音——或许是我发疯了吗？”

“１６号车，奥布里的１６号车。不要唠唠叨叨，告诉我你是谁。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使咕哝咕哝不能动了吗？”

回答只是抽抽噎噎。

“奥布里的１６号车。振作起来！你听着，索耶，我知道是你。现在你要支持住，伙计！发生什么事情了？”

“死了……除我以外都死了。”

“不要开这种愚蠢的玩笑！”

平静了一阵，然后有一种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好，我会坚持的，真的是你吗，奥布里？”

“不是你产生了幻觉，索耶。我们正乘着车子经过红色区。现在请你把情况告诉我。好多天来我们一直想和你通话。”

“咕哝咕哝让我们进入红色区十英里，然后用磁性弹射霰弹痛打我们。”

“你的敌我识别系统不起作用了吗？”

“不，还起作用，而咕哝咕哝的不起作用了！当他摧毁了车子以后，再将逃生的其余四个一个一个打死了——唏唏唏唏……你见到过一辆谢尔曼坦克追逐一只耗子吗，上校？”

“住嘴，索耶！你又咯咯笑了，我要活活地剥你的皮。”

“把我带走！我的腿！把我带走！”

“只要我们可能。把你现在的情况告诉我。”

“我的衣服……有一个小洞——需要把腿里打满水，并使其冻起来。现在我的腿麻木了，我支持不了多久了！”

“情况，索耶，情况！不是你的疼痛。”

震动连续不断，而咕哝咕哝一度对它们进行了筛分。在地球反照着的山上发出了隆隆的剧响。

它停在那儿，引擎慢慢地转着，倾听着远处往南去的敌人的活动。山脚下放着痛苦视野计；甚至在山顶上，它也感觉到离尘世中心的后面三十公里处那高塔发出警告所引起的轻微的痛苦。它与高塔交流情况，假如它敢于在视野计范围以外前进，交流就会不协调，而且会产生一种令人目眩的疼痛和暴鸣。

敌人现在的活动比较缓慢了，正往北面前进，穿过半尘世间。要立刻消灭敌人是很容易的，只要火箭导弹的供给不断。磁性弹射投掷器的范围只有二十五公里。小发射器能够达到，但在这样的范围其精确度是近千零。它只好等敌人靠近一些，而怒火满腔地呆在山上。

“听我说，索耶，假如咕哝咕哝的敌我识别系统不起作用的话，那他为什么没有朝这车子开火？”

“那也是骗我们的那一套，上校。我们来到红色区，什么也没有发生。也许是他的远程弹药用完了，或者是他谨小慎微，或许二者兼而有之。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

“恩啪！那末我们最好在这儿停下来，把事情弄弄清楚。”

“听我说……只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办到。叫基地的遥控导弹。”

“要消灭咕哝咕哝吗？你发疯了，索耶。如果咕哝咕哝被破坏，那坑道周围整个地区都会大爆炸……要使它们不受敌人的支配。这你知道。”

“你希望我当心吗？”

“别尖叫，索耶。那些坑道是月球上最宝贵的财物，我们不能失去它们。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咕哝咕哝置于监视之下。如果它们被炸成碎石，我当立即受到军法审判。”

回答的是咆哮和啜泣。“八小时的氧气。八小时的，你听见没有？你这傻瓜，冷酷无情——”

往南的敌人在离咕哝咕哝那山地二十八公里——在磁性弹射器范围之外仅三千米的地方停止前进了。

愤恨之极，它以一种怪异舞蹈似的灰心丧气的样子来回地隆隆开动，把底下的小石头压得粉碎，把灰尘扬到了山谷。它曾冲向痛苦视野计，且在痛得不能忍受之后才转回来。它又在山上停下来了，由于储存器里能量供应的下降，使它感到精疲力竭。

它停下来进行了分析，还订出了一个计划。

它开大引擎的油门，慢慢地在山顶上打转，然后稳重地从北面山坡滑下。它通过平地往北快行了半公里，随后降慢速度徐徐前进，把它那笨重的躯体开进了一条裂缝，在那儿它贮藏着应急能量。电瓶车前一天日落之前才充过电。‘它倒开到供给点接上了供给缆索而没有把自己系到电瓶车上。

当它如饥似渴地吸取能量的时候，它不时地倾听着敌人，但敌人一直不动。为了完成其计划，它需要可以得到的每一尔格能量。它吸干了储存器。明天，当敌人走了之后，当太阳再次升起开动发动机时，它要将电瓶车开回主加能器加能。它在其整个辖区的战略据点上设有好几个能量储存器，以便在漫长的微亮的夜晚，它决不至于因缺乏能量而无力活动。它使自己的遮蔽罩整整齐齐，定期把电瓶车开回去增加能量。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事，索耶，”这是敌人的声音。“我们不敢毁坏咕哝咕哝，月球上再没有别的自动控制器人员。我需要叫特雷来替换。如果咕哝咕哝开得太猛的话，我们就不能把人送到红色区。它会杀害人。”

“看在上帝的面上，上校——！”

“听我说，索耶，你是自动控制器人员，你帮助训练过咕哝咕哝。你不能想出某种办法不用炸坏坑道地区而能制止他吗？”

沉默了很长时间。咕哝咕哝加过能量从裂缝里出来了。它往西开了几码，结果是在它自己和半英里之外痛苦视野计边缘那山地之间出现了一片畅通无阻的平地。它在那儿停下来，开动了几只探听器，以便能最精确地断定敌人的位置。探听器一个一个地报导。

“喂，索耶吗？”

“我的腿使我不能动了。”

“你不能想想办法吗？”

“能——但那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活不了那么久。”

“那么，让我们听听看。”

“弄空他那遥控的能量贮藏装置，使他在夜里精疲力竭。”

“这需要花多长时间？”

“几个小时——找到他那所有的遥控供应装置并把它们毁坏以后几个小时。”

它分析了探听器的报导，并推测到一个准确的位置。敌人的车子是在离磁性弹射器的最大范围二点七公里的地方，这是根据宇宙所想象的极大限度。但宇宙是不完善的，甚至在内部也是这样。

它把一个霰弹装上磁性弹射器的轴。与宇宙的意愿相反，它让霰弹锁到装载器上了。这会引起疼痛。但是它要防止当电闸已合，而磁场仍在朝最大值增加的头几微秒之中霰弹发生移动。一直到磁场把霰弹猛烈而有效地吸住之后它才会放松，从而稍微多给霰弹一点能量。它为自己发明了这一程序，从而超越了宇宙。

“唷，索耶，你真的不能想想别的办法——”

“我想过别的办法！”震动失声回答说。“叫遥控导弹！你不懂吗，奥布里？咕哝咕哝杀害了由你指挥的八个人。”

“你曾教他怎样杀伤，索耶。”

一阵长时间的预兆性的沉默。在山北面的平地上，啃哝咕哝稍微调整了一下磁性弹射器的射角，关上了陀螺仪上的射击开关，准备冲锋。当这武器停顿时，宇宙已计算出最大的范围。

“唏唏唏唏唏——”来自洞里那个东西的图像。

它开动了引擎的油门，抓住驾驶旋转柄。它朝山那边开去，速度越来越快，而嘴里吹出一股股杀气。马达损坏了，发出噪音。它好象一只雷鸣般的公牛，隆隆地往南行驶。它到山坡脚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它急剧地东倒西歪地往上开。当磁性弹射器摆上去矫正射角时，陀螺仪关闭了电路。

一阵能量振荡，磁场的夹紧装置牢牢地夹住了霰弹；把它从装载器里拖出来，再从起伏不平地面的高空把它掷向敌人。咕哝咕哝在山顶上刹了车。

“听我说，索耶，很抱歉，没有什么——”

敌人的声音笨重地砰的一声终止了。从南面水平线上闪出一道光线，很快就消失了。

‘唏唏唏唏唏”——洞里那东西说道。

咕哝咕哝停下来了。

思雷恩啪！这是岩石里传来的冲击波。

五只探听器从各地转播爆炸的录音。它研究了它们，并进行了分析。爆炸发生在离敌车不到五十米的地方。它发腻了，懒洋洋地在山顶上打转，然后往北开向尘世的中心。一切都好。

“奥布里，你中断了，”洞里那个东西咕哝咕哝地说。“和我通话，你这懦夫……和我通话。我要确定你能听得见。”

咕哝哈哝随意地录下了洞里那个东西的毫无意思的声音，研究了它，并以长波频率重播了它：“奥布里，你中断了。和我通话，你这懦夫……和我通话，我要确定你能听得见。”

地震仪接收了长波的声音并象对岩石里的震动一样重播了它。

那东西在洞里叫着。咕哝咕哝录下了这叫声，并把它重播了几次。

“奥布里……奥布里，你在哪儿……奥布里！不要抛弃我，不要把我留在这儿——”

洞里那个东西沉默下来了。

那是一个平静的夜晚。星星不停地在黑幕中闪烁，暗淡的地面上常有空中暗淡新月的反照。没有什么动静。没有什么动静是好事。圣地在沉闷的尘世间平平静静。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停滞。

仅仅一会儿，洞里那个东西又活动了。动得很慢，以致咕哝咕哝几乎听不到声音，它慢慢地移到了洞口，躺下注视着山岩上那个钢铁的庞然大物。

它在石头里微微弱弱地发出声音。

“我制造了你，你不明白吗？我是人，我制造了你——”

然后它拖着一条腿进入地光，再转过去好象仰望着天空中暗淡的新月。

咕哝咕哝越来越生气，在山岩上动来动去，放下了榴弹发射器的黑嘴。

“我制造了你，”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声音。

它讨厌声音和动作。它向来就厌恶这些。

榴弹发射器愤怒地响起来了。然后在夜间剩下的一段时光内呈现着一种令人愉快的停滞。

# 《沃尔布吉斯的下午》作者：作者：迪莉娅·谢尔曼

译者：Lizhenjie

搬进４００号普拉特老宅的新住户毫无例外都面临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能否与之共存。我们这个街区是个货真价实的老古董，这里最新的房子也是１９１０年时建造的。不经过保护部门的研究和地区委员会的听证，哪怕是改变一下房子的外观颜色，也比登天还难。

这些年来，普拉特老宅也曾经历过多次漫长的听证会，最近的几次我还去聆听过。但是，老普拉特太太的态度简直就是听任它自生自灭，结果等她去世后，由于无法确定老宅的归属，因此也就无法将其出售。再以后，老宅被一场大火焚毁了。

很自然的，有一大群开发商垂涎这块地。这是一块面积有三英亩的成熟住宅区，离市中心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对于开发商来说，它简直就像圣杯一样炙手可热。但是，开发商的律师们也无法弄清这块地的归属，结果是普拉特老宅再也没有重建起来。当我和乔夫搬来隔壁时，这里依然是一片废墟。街区的孩子们放学后聚在这里玩好人和坏人的游戏，街区的猫也聚在这里捕捉永无穷尽的老鼠和田鼠。我并不是说这里如何破败和不堪入目，相反，这片土地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翠竹、杜鹃、野生爬蔓蔷薇和一些美丽的古树。特别是有一棵紫叶山毛榉古树长得尤其高大，普通住宅在它的映衬下显得矮小了许多。

我们的房子当然也不例外。

去年春天，这一切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真的。我和乔夫搬来后就住在这片废宅的隔壁。当时我们还没有起床。这事发生在星期一的早晨真是令人惊骇。不过发现这事的人不是我，是乔夫。

乔夫全权管理我们家的窗户，因为他喜欢开着窗户睡觉，而我讨厌爬起来关窗。事实上，有时我根本就讨厌起床。幸好乔夫每次煮水都会把壶烧干，于是我不得不起来烧水，否则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在十点钟以前起床。就这样，听着乔夫拖着脚走过房间，“咚”地一声拉下窗子，然后开始洗澡的声音，我呢，就尽可能地多迷糊一会儿觉，尽情地享受那暖暖的朦胧的每一秒钟。然而这一天早晨，乔夫拖着脚走过地板后传来的不是“咚”的关窗声，而是一声大喘气。

“他妈的老天爷！”他叫道。

我从床上坐起来去抓衣服。乔夫上学时喜欢说粗话，后来他当了父亲，又在大学执教二十多年，现在已经改了许多。如今他只有在谈到高级法院的裁决和部门政策时才会说粗话。

“起床，艾薇，来看看这是什么！”

我起身走到窗前。一幢像画儿一样美的纯正维多利亚风格豪宅真真切切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它坐落在街对面，其规模正好与紫叶山毛榉相匹配。红瓦屋顶、金棕色的遮雨板、悬挂着金色姜饼的屋檐、阳台以及天窗；女巫帽子似塔楼、环绕房屋的门廊，房子上有一个圆屋顶。正像我常说的——完美无瑕。

“他妈的老天爷！”

“别说脏话，艾薇。”乔夫机械地说道。

我向来认为自己是一个相当理智的女人。我从不想入非非，我面对事实。就是当我的十四岁女儿问我避孕问题时，我也没有歇斯底里。发生这样的事肯定有某种合理的解释。我所需要做的就是思考。

“这是幻视，”我说，“维多利亚豪宅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人们确实会有幻视。我们现在看见的就是幻视。论证完毕。”

“这不是幻视。”乔夫纠正道。

乔夫在大学教授历史，原则上他总是与别人唱反调。如果有人说天空是蓝色的，他就偏要说天空不是蓝色的，然后他再给你解释为什么不是蓝色的。“这不是导致幻视的理由，”他继续说道，“我们没有情绪激动，没有期待奇迹发生，没有服用麻醉品；我们不是暴徒，不是饿死鬼，也没有丧失意识。再说，院子里还有一条晾衣绳，上面还挂着洗过的衣服。没人会幻视看到长内衣的。”

我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货真价实。一条猩红色的约翰牌长裤在一个伞形晒衣架上飘来荡去，上面还挂着两条女人穿的内裤，两件牛津纺衬衣和一件印着金黑两色花纹的长袖女袍。除此之外，最令人生疑的是一块精心设计的多年生花圃，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它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花圃。正当我眯着眼睛看花圃中的翠雀草时，一扇边门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一个柳条编的篮子在她的臀部晃荡。她穿着短裤和Ｔ恤衫，浓密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毛茸茸的马尾辫。突然，我有一种想赤身光脚跑出去的冲动。

“好美的腿！”乔夫说。

我“啪”地关上窗户。“洗澡前拉上窗帘，”我说，“我觉得我们的新邻居从她家四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家。”

在我们社区，我们一向以各扫自家门前雪而自豪。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只要管好自家的狗、孩子和草坪，一切都万事大吉。如果你没有做到，有人会给你打电话或递字条。如果你还不改，镇委员会就会根据你的漠视而引起的矛盾对你进行传唤。毫无疑问，对于坐落在４００号的这所宅子，我们以往解决问题的办法统统都不适用。如果是某个承包商带着推土机和一群工人在黎明时分来到这里，我可以叫警察或是我们的妇女委员或某个人来发布禁令。但是对于这种自然界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如何禁止？

八点半左右，第一个电话来了，是苏姗？莫里森打来的。她家的后院与普拉特老宅相邻。

“现在核对事实——”苏姗说道，“——我们是不是有了新邻居？”

“我觉得是的。”我说。

沉默。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哦……是这样的。星期五晚上基米能来看贾森吗？”

典型案例。如果你无法解决问题，那就当它不存在。就像住在街头的一对夫妇，他们异想天开要将门前的草坪改成长满野花的草场，我们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不过问题是一座维多利亚豪宅可不是杂草丛生的草场，你很难对它视而不见。整个早晨，电话铃声响个不停，来电的都是一些情绪激动的女人。自从乔夫结束短暂的邻里协会主席一职后，她们从未和我们说过话。

在经过一番毫无结果的关于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的讨论之后，我挂上电话，到园子里种豆子去了。五月份种豆子实在有点早，但是我需要心理治疗。对于我来说，园艺是世界上最能让我感到慰藉的事儿了。当你种下一颗豆子，你收获的仍将是豆子，而决不会是杜鹃花或圆白菜。当你看见豆子上有令人恶心的橘黄色小东西，你知道那是墨西哥豆虫幼体，然后你就去找来除虫菊。只要你用心，你就会这样做。有些园艺俱乐部女士对植物的需求漠不关心，这常常让我感到吃惊。

当然，也会有些可恶的事情不期而至，比如冬天老鼠咬了杏美人郁金香的鳞茎。但多数情况下，你都知道该做什么。只要你付出劳动，就会获得满意的回报，而且概率远远大于婚姻和职业。

但是这次无论挖地还是耙地还是种豆子，都对我失去了魔力。每当我抬头望去，４００号静静地纹丝不动地矗立在我的眼前。茂密的灌木丛，窗户周围细小的油漆缺损，似乎都在证明它一直就存在，而不是１２个小时前才刚刚出现。

我从不热衷于破解超自然现象。幻想让我困惑，事实上，我不喜欢虚构的东西。我喜欢事实，喜欢大量的事实。正因如此，我才想做一个植物学家。我想了解所有有关植物是如何生长的知识，例如为什么映山红喜欢酸性土壤，而牡丹喜欢草木灰，以及如何才能将它们种在一起。为此我甚至到研究生院学习有机化学，结果其间我和乔夫相遇相恋，我用我的博士学位换成了太太头衔，附加一个肚子里的宝宝。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证明和清晰无误的事实，除了我和乔夫相爱具有偶然的因素。当然这座豪宅也是明白无误地矗立在那儿，可是它本不应该在那儿啊。等金放学回家，我该如何向她解释这豪宅的由来呢，这真是个难题。

金是我的女儿。她喜欢看幻想故事，喜欢小动物甚于人类，是《吸血鬼猎人巴菲》的超级粉丝。由于金的缘故，我们家养了两条狗（斯派克和威洛），一只鸡尾鹦鹉（弗拉德），一只比利时垂耳兔（大巴德），还有来自普拉特老宅的半野猫（巴林、德瓦林、比弗和邦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金对所有这些动物都一视同仁地精心看护和喂养。

3点半整，纱门“砰”地开了，金冲进厨房，斯派克和威洛在她的脚边欢快地蹦蹦跳跳。

“妈，关于这座新房子，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谁会住在那儿？他们有宠物吗？”

金放学后，我都会为她准备一些水果。我一边将切好的苹果和樱桃摆盘，一边尽可能地回答她的问题。“那儿至少有一个女人。今天早晨她出来晾衣服了。没看见小孩，不过现在天还早。”

“妈，这难道不是世界上最酷的事儿？真正的魔法，就发生在隔壁。简直像巴菲的故事一样。”

“我希望没有吸血鬼。金，世界上根本没有魔法这回事。或许这件事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妈，但是……”

“没什么‘但是’。你给莫里森打个电话，她想知道你星期五晚上能不能看护贾森。还有大比德看起来太邋遢了，该梳理梳理毛了。”

星期一的情况就是这样。

星期二上午，我们这条街几乎成了高峰时刻的快速公路，不过居然没有发生车祸，这真是个奇迹。人们倾城而出，驱车来到这里，在经过４００号老宅时均放慢车速，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观望。直到中午每个人都在工作时，街上才慢慢消停下来。但是一到４点半左右，慢跑的、走路的人都来了，还来了更多的汽车。大约６时许，来了一辆警车，停在豪宅门前，每个人都假装若无其事地停下脚步，屏住呼吸观看着。两名警察进入豪宅，几分钟后出来又走了，没和任何人说话。他们走时手里捧着点心，脸上带着迷惑不解的神情。

星期三，车流渐渐稀疏。金在野花园里发现了一只猫仔（赫米奥娜）。乔夫最近与部门的头头发生了一系列个人冲突，回到家里总是满脑子官司。所以在饭桌上，除了４００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话题。

星期四，露西尔？弗林特带着烤好的咖啡蛋糕去欢迎新邻居。

露西尔是我们这片儿的模范邻居。每当有新人搬来，或是有人生孩子、结婚或是去世，她总是带着一块咖啡蛋糕和恰如其分的表情出现在那里。露西尔有的是时间做这些事儿，因为她没有正式工作。当然，我也没有。但是我给一份地方报纸写园艺专栏，所以我并不是完全无所事事。另外，我还有一个花园需要料理。除此之外，我也不是那种坐在别人厨房里喝着淡而无味的速溶咖啡，听她们谈论生活琐事的人。露西尔是。

无论如何，日子还得照常过。星期四的上午，我为我的专栏写了一篇关于玫瑰病害的文章。我的运气不错，我种的玫瑰从不生黑斑病，日本金龟子也更喜欢光顾苏姗？莫里森的花园。至于杂草，那不是什么大问题。当我写完棘手的“粉状霉菌”部分后，我就出门收拾我的玫瑰花圃去了。

通常，我并不在乎除草。我把手弄脏的同时，我的思绪会浮想联翩。当我将草连根拔去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植物的根更深地扎进土壤中。但是我的玫瑰花圃正好挨着普拉特老宅，如果宅子突然不见了怎么办？或者出来个人想和我说话怎么办？我可不善于聊天。另外，如果玫瑰花圃里埋着一个羊倌的钱包，一旦你让它重见天日，它可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原始印第安人。想到这儿，我咬紧牙关，紧紧抓着除草机，蹲下身子。

正当我开始慢慢放松下来时，花间小径中传来一阵脚步声。我扒开玫瑰花的枝叶，恰好看到露西尔？弗林特踏上４００号老宅的石头台阶。我看见她按了门铃，但没看见开门的人，因为我弯腰躲在了古典玫瑰花丛的后面。如果露西尔自己都不在乎别人说她是一个爱多管闲事的人，那谁也管不着。

时间过去了二十五分钟，这期间，我一直在给玫瑰除草松土，直到它们看起来赏心悦目。然后我听见纱门响，于是赶紧缩回身子，只听见露西尔在向某人夸赞他家非常美丽，并一再感谢他家的美味馅饼。

我在紫色山毛榉树下追上她。

“艾薇，亲爱的，你吓了我一跳！”她说，“老天！你的衬衫撕破了一大块。”

“露西尔，到我家来喝杯咖啡。”我说。

她没有拒绝，跟着我进了门，接过我递给她的一杯微波炉热的咖啡和一块果仁饼干。

她刚咬了一口饼干就咳嗽起来，忙伸手去端咖啡。

“是不是很难吃啊？”我抱歉地说，“这还是上个礼拜为金的学校搞家长教师联谊会做的，结果开会时却忘带了。”

“没事儿。我刚在隔壁饱餐了一顿樱桃馅儿饼。”隔着不新鲜的饼干，她俯身过来压低声音说，“是新鲜樱桃，艾薇。”

我吃惊地张大了嘴。“新鲜樱桃？五月份？你开玩笑吧。”

露西尔点点头，心满意足地看着我的反应。“没有开玩笑，桌上还有一碗连枝带叶的樱桃呢。不止这些，滴水板上还放着玉米。新鲜玉米，还带着皮儿，玉米须也还在上面。”

“不可能！”

“是真的。”露西尔向后靠去，又喝了一口咖啡。“我和你说，这背后的原因没准儿其实很简单，奥费莉娅是一位园艺学家，也许她家后面有个温室。老天知道，她家有的是地方，有几个温室也不足为奇。”

我摇摇头。“我从未听说玉米长在温室里。”

“我也从没听说过一夜之间从废墟上长出一座大房子。”露西尔尖刻地反驳道，“关于这点，我也无法解释。她们说话也并不是那么坦白。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感到很惊奇。要知道露西尔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哪怕是个人隐私，她也会用客气的方式不断地提问，直至你解释清楚一切。这也是我不常和她交往的一个原因。

“那么，她们都是谁？”

“蕾切尔·阿布拉姆斯和奥费莉娅·坎德雷尔。我想她们是同性恋，她们看起来像是一家子。但是你可以相信我，她们肯定不是姐妹。”

好吧，我们这儿是自由郊区，我们可以与同性恋者和平共处。“有小孩吗？”

露西尔耸了耸肩说，“不知道。冰箱上有画的画儿，但没看见玩具。

“证据不足。”我表示同意，“你们都谈了些什么？”

她做了个鬼脸。“馅饼酥皮。珀金家的野花草场，她们喜欢。还有伯尼。”伯尼是露西尔的丈夫，是个不讨人喜欢的老家伙，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他那只叫“霍默”的狗。“我们还谈论了电工。她们想在前厅安装灯具。蕾切尔还给我讲了她在人工智能工作方面的情况，不过我一句也听不懂。”

从我坐着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４００号掩映在紫藤植物下的马厩房。它的双扇门微微敞开着，里面有很多园艺工具，数量之多，令人惊奇。“做人工智能收入肯定颇丰。”我说。

露西尔耸耸肩。“我猜想一定是继承了家族遗产。你真该看看她们的前厅，厨房就更没的说了。简直就像杂志里画的一样。”

“她们在干吗？”

“这个问题可是值４０００美元，你说呢？”

我们喝干了杯子里剩余的凉咖啡，思忖着为什么一位园艺家和人工智能专家会选择我们这个僻静的、树木成林的郊区落下她们的房子。与她们是如何将房子搬到这儿的奥秘相比，这个问题似乎比较容易解答。

露西尔回家为伯尼准备豆饭午餐去了，我则开始写我的专栏文章。但是坐在计算机前，我却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一座神秘的维多利亚豪宅就在我家玫瑰花园的对面，每隔一会儿，我就看见有个人影闪过窗户，或是听见开关门的响声。于是我放弃了写作关于植物病叶的努力，走出房间来到花园四处查看。当我在齐腰深的冬青树丛中修剪枯枝时，我听见有人打招呼。

打招呼的是一个女人，站在玫瑰花园对面。她身材高挑，凹凸有致，穿着一件印着鲜艳花朵的外套。她的头发用闪光金色丝带编成数十根小辫子，发梢上系着金属珠子。她的皮肤呈深棕色，就像古老的桃花心木。撇去她那件外套不说，她倒是出奇的美貌。

修枝用的大剪子从我的手中掉到地上。“可恶，”我说，“对不起，你吓了我一跳。”我感到我的双颊发烫。那女人对我亲切地微笑，并招手示意。

我不喜欢陌生人，讨厌这种尴尬局面，但是我没有惊惶失措。我拾起修剪用的大剪刀，从冬青树丛中挤出来，穿过花间小径迎向我的新邻居。

她说，她的名字叫奥费莉娅·坎德雷尔，她很欣赏我的花园。她问我愿意参观她的花园吗？

我当然愿意。

如果我是在聚会中遇见奥费莉娅，我肯定会说不出话来。她，美貌，高大，性情开朗。但是在我的左邻右舍中没有几个有色人，我不知道如何克服和他们打交道时的那种窘迫。不过这个有色女人说起《园艺世界》来滔滔不绝，而且她的花园更是园艺家的花园，什么园艺实验和难题，话题是层出不穷。谈了大约三分钟后，她对我说她的蜜蜂花上长了难看的棕色小虫，让我给她一点建议。我告诉她许多我们这个地方小气候的特点。当我们查看完了所有的花和灌木后，我和她在一起已经感到非常愉快，这种愉悦的感觉甚至超出了我和本地园艺俱乐部的女士们在一起时的感觉。奥费莉娅和我，我们俩是同一类人。

正当我们讨论在酸性土壤中种植和养护牡丹花的话题时，奥费莉娅问道：“想看看我的灌木林吗？”

通常我听到“灌木林”时，马上就会联想到排列得不太整齐的杜鹃、丁香和冬青丛，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去年夏天遗留下来的委陵菜或是大叶醉鱼草。而且这个花圃应该很宽，这样每一种植物才能有足够的空间伸枝展叶。花圃中间还应该有一个雕像，也许是日晷。简洁而不呆板，这是灌木林的最高境界。

奥费莉娅毫无疑问没有呆板的问题。灌木林不仅仅是随心所欲地伸展枝叶，简直可以说是毫无章法。林中除了灌木，还有树木和兰花、蕨类植物和葡萄，我无法一下子确定这片灌木林究竟有多深。木槿和竹子长得还不错，尽管我不会冒险种它们。不过在这么靠北的地方种上三角梅和一品红、椰子树和鸡蛋花，确实是一种对生命的挑战。哦，雕像！我从没见过如此夸张的东西，至少在博物馆之外没见过。没有脑袋，胸部像足球，肚子像西瓜。这东西一定经历了一千年，或是更长时间的风雨。

我看了奥费莉娅一眼。“印象深刻。”我说。

她挑剔地望着雕像，“你不觉得它太夸张吗？蕾切尔这样认为，她是一个简单抽象派艺术家。这个雕像是我家祖辈传下来的，我喜欢它。”

“是挺夸张，”我说。出于精确的习惯，我又加了一句，“不过它适合你。”

还有，我不明白奥费莉娅是如何让一个热带雨林在温带气候中蓬勃生长的。

正当我想如何客气地提出这个问题时，奥费莉娅说道：“艾薇，你是个难得的好人。蕾切尔正在工作，要不我就叫她下来了。她真的很想见你。”

“下次吧。”我说。天晓得和一位人工智能专家能谈些什么，我暗暗思忖。“嗯，蕾切尔也种东西吗？”

奥费莉娅大笑起来。“不，她的才智可不是用于有生命的东西的。不过我为她建了一个园子，你想看看吗？”

我太想了，尽管我不禁疑惑自己是不是对新鲜事过于热衷了。沙漠？冻原？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当然想。”我说，“前面带路吧。”

中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菜园。它看起来很普通，尽管西红柿应该在八月而不是五月结果，豆子也应该是在六月末结。我没有看见玉米，也没有看见暖房。奥费莉娅领着我经过一个放杀虫肥皂的侧屋来到马厩房。突然我的耳畔响起清晰的“呱呱”声。

“我们这儿不适合养鸭子的。”我吃惊地说。

“我们养没有问题，”奥费莉娅说，“嗳，你看蕾切尔的花园怎么样？”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土黄色的芦苇，芦苇中有一湾波光粼粼的河水蜿蜒流淌。芦苇越过莫里森家的后院，一直延伸到无边无际的浩瀚大海。在这片四月的沼泽地里，凉爽的海风携带着淡淡的咸味，土黄色的芦苇随风起伏，白花花的鲥鱼不时露出水面，还有舒展着嫩绿色枝叶的香蕨木。绿头鸭拍打着翅膀在河中玩耍嬉戏。一只孤零零的白鹭单腿站立在芦苇丛中，黑色多瘤的腿部上的白色绒毛被风吹起。正当我看得瞠目结舌时，白鹭放下藏在胸毛下的另一条腿，踩在芦苇上，同时低下头，用它金色的喙啄取食物。

我回家晚了。金在地下室里和动物们在一起。我计划晚餐吃的鸡还在冰箱里冻着。感谢上帝让我们拥有现代科技。我用微波炉把冻鸡化开，然后切了蔬菜，放上佐料，拌在一起放进烤箱，正好赶在乔夫进门时将饭做好。晚饭迟了四十五分钟，乔夫有些不高兴，不过到睡觉时他差不多就忘了。

那是星期四。

星期五，我看见奥费莉娅和蕾切尔开车从她们家门前的车道驶出，那是一辆有着宽大的挡泥板和脚踏板的老式汽车。她们到午饭后才回来，汽车后座上堆满了食品。她们把食品搬进厨房后就消失了，直到傍晚我才看见蕾切尔打开阁楼上的方窗，用力拍打一小块花地毯上的灰尘。

星期六，邀请来了。

打开信箱，在一堆小广告、订书单、帐单以及各种要钱的单据中有一封信格外引人注目。信封的规格是５ｘ６，银灰色，闻起来还有一点点檀香味。信皮上用精美的斜体字写着收件人的地址“戈登家”。

我打开信封念道：蕾切尔·埃丝特·艾布拉姆斯和奥费莉娅·德西尔·坎达雷尔：敬请你们赏光出席我们的结婚庆典。时间定于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庆典仪式前后均有食物和饮料供应。

我的眼睛还没离开信纸，门铃响了。是露西尔，气鼓鼓的，手里拿着和我收到的一模一样的邀请信。

“进来，露西尔。我还剩了许多咖啡。”

我从未见过露西尔如此生气，就好像有人邀请她到梅因大街去参加裸体游行似的。

“哎，如果你不想去，你就写信告诉她们，说你不能参加好了。”我说，“她们只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在尽邻里之谊。你不去，她们照样也会结婚的。”

“我知道。只是……这事儿让我颇为尴尬，因为伯尼是正常婚姻协会的创建者。如果他知道我被邀请参加同性恋婚礼，他会很不高兴的。”

“那就别告诉他。如果你想去，你就说新邻居邀请你周日去她们家参观。你很清楚到时候我们肯定是会去的。”

露西尔的脸上泛起了笑容。伯尼讨厌乔夫就像乔夫讨厌伯尼一样。“这是个办法。”她说，“那你去吗？”

“为什么不？谁知道呢？或许我能了解一些情况。”

星期天那天去参加婚礼，我花了很长时间梳洗打扮。金觉得这事儿很滑稽，而乔夫则威胁说如果我不停止小题大做的话，他就不去了。“求你了，这不过是个同性恋婚礼。参加婚礼的肯定都是些梳着难看发型的徐娘半老的同性恋，没人会在意你好不好看。”

“我在意，”金说，“我认为这件上衣酷毙了.”

这件衣服是我从集市上一家印度人的小店买来的，买来后就没穿过。当时我刚买完衣服离开那个有着学院氛围的集市时，我就觉得这件衣服六十年代的气息太浓，太过于附庸风雅，而且对于一个四十来岁的郊区妇女来说，颜色也太鲜亮了。这是一件印满蓝绿色和金色的倒挂金钟花朵的紫色上衣，衣服上还缝着鹦鹉形状的铜扣。我一边摇头，一边解开鹦鹉铜扣。

乔夫一见大发雷霆：“艾薇，我向上帝发誓，如果你再换衣服，那就不去了。我本来就不想去，我还有许多作业要修改，我没有时间浪费在这里。”他瞥了金一眼，“胡说八道。要么去，要么待在家里。现在就决定。”

金碰碰我的胳膊，“妈，都怪你。走吧。”

我就这样动身了，衣衫在阳光下像霓虹灯一样闪烁。当我们走上人行道时，我感觉我就像是热带花展。正当我准备逃回家藏在床底下时，只听乔夫说：“太棒了，没有一辆车。如果只有我们几个的话，那我就回家了。”

“那没问题。”我说。

我看见离紫色山毛榉不远处，有一些穿的花花绿绿的人像蜜蜂一样专心致志地搬运椅凳、鲜花和彩带。当我们走近些时就看得更清楚了——乔夫说的关于婚礼宾客的话完全错了。虽然有些人的头发染得颇有些惊世骇俗，不过没有难看的发型。衣服的样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有点像漂浮移动的五彩织物。我穿的衣服与这里的氛围正好合拍。

乔夫嘴里嘟嘟囔囔地说没有认识的人，这时露西尔出现了。她满面春色地穿着一件劳拉·阿什利牌花衣服。

“真好玩。”她说的话看来是真心实意的。“我从没见过这么有趣的人，而且非常友好！她们让我感觉就像是在家里一样。过来加入她们。”

露西尔拉着我们走向侧院。侧院呈坡形，顺坡向下是一片盛开的重瓣樱花，樱花树下还种着牡丹花。和樱花一样，牡丹也不该现在开花的，不过我对奥费莉娅花园的变幻莫测早已是见怪不怪了。一位身材修长、穿着浅绿色蕾丝衣服的人引起了露西尔的注意，她们俩一起走了。我们三人有些尴尬地站在人群边上，人群中不时地走出两三个客人，在我们周围转一下又走开了。

“亲爱的，感觉怎样？是不是好些了？”突然听见有人关切地询问，我吃了一惊。“对不起，你是埃尔薇拉吗？”

乔夫紧紧地攥住我的胳膊。“你带我们到这儿来可真不是个好主意，艾薇。这里的人都很古怪。你看见那个穿裙子的人了吗？我想我们应该带金回家。”

一个高个子、黑皮肤男人出现了，小平头，左耳上还戴着一颗钻石。他把乔夫的手从我胳膊上拽开，热情地握着，“戈登博士吗？奥费莉娅让我来找你。你看，我读过《无政府主义》，我非常欣赏这本书。”

乔夫的脸居然“腾”地一下红了。通常在讨论这个艰深的题目前，乔夫都要先讲他写的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历史的书，这本书拥有相当于社会精英的读者群，包括聘用审查委员会的三名委员，其中两名委员是专门审查学术期刊的，以及他的夫人。“谢谢。”他说。

乔夫的“粉丝”咧开嘴笑了，分明很高兴。“我们可以在客厅里聊聊，”他说，“眼下我得给你们找个地儿坐下。婚典仪式看样子就要开始了。”

婚典仪式进行得非常愉快。

我不太清楚之前我有什么样的预期，但当我看到一位拉比和婚礼华盖时，我确实感到有点意外。奥费莉娅身穿深红色婚服，像一朵巨大的玫瑰花，而蕾切尔身穿米黄色亚麻婚服，就像一朵百合。她们的头上戴着雅致的用橡树叶和常春藤编成的花环。和普通婚礼一样，这里也有祈祷、诺言和泪水。当拉比宣布她们礼成时，她们相互亲吻，同时全场响起庆祝的号角声。

金捅捅我的腰，问：“妈，是谁在吹号？”

“我不知道。也许是录音。”

“我觉得不是，”金说，“我认为是树。这可是有史以来最酷的事儿了。”

我们起身。椅子消失了，人们都在跳舞。一位神情愉悦、留着胡须的男人走过来抓住金的手，把金推向跳舞的行列。乔夫见状忙拽住金的手，把她拉回来。

“爸！”金大声抱怨道，“我想跳舞！”

“我还有一大摞作业要在明天上课前改完，”乔夫说，“而且如果我说的不错，你也有一些家庭作业推迟到晚上做。所以我们必须回家了。”

“我们还不能走，”我反对道，“我们还没有向新人表示祝贺。”

乔夫的脸一下子绷紧了。“那你去祝贺她们吧。我和金就在这儿等你。”

金一脸的桀骜不逊，我向她使了个眼色。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地点也不对。金和乔夫一样，她可不在乎家丑外扬，但是我可不想让我们三人在这儿出丑。

“戈登博士，你在这儿啊。”那个无政府主义信徒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我正在到处找你。走，喝一杯去，我要和你说说你有多棒。”

乔夫谦虚地笑了笑。“你太客气了，”他说，“你看过彼得森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吗？”

“都是废话。”那男人轻蔑地说。乔夫拍拍他的背，一分钟后，他们已经在去老宅的半道上了，他们一路走一路笑着，就好像熟络了好多年似的。老天爷，幸亏男人有自大的情结。

“可以跳舞吗？”金问。

“去吧，”我说，“我要去取点香槟，再去亲吻新人。”

可是我到处也找不到新人。一位年轻女孩告诉我香槟在厨房，于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４００号。我穿过土坯房，走进一间橡木板装修的大厅。我看见我的左手边有一座楼梯通向一扇艺术玻璃窗户，楼梯的扶手是用精雕细刻的橡木做成。正对面是一个半圆形壁炉，壁炉的一侧有一条雕花长椅，另一侧有一扇门，可能通往厨房。在我和门之间有一群形形色色的穿着艳丽的陌生人，他们在谈笑着。

我慢慢地绕过他们，经过两扇挂着帘子的门和一座艾丽丝和红后的铜像。在嗡嗡的谈话声中，有一些奇怪的只言片语飘进我的耳朵。

“我的珍珠？谢谢你，亲爱的，不过它们是激发出来的。”

“然后突然一下又不见了！还有一只特棒的青蛙，也是一下子就不见了！”

“而且她说，塔卢拉对牧师讲，我喜欢你穿的女装，亲爱的，但是你的钱包着火了！你说有趣不？你的钱包着火了！”

还好厨房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穿着无尾礼服的壮实男人，和一个穿着粉红色丝绸裤装的漂亮女人，她正在照料一大堆香槟酒瓶和一只装满天蓝色宾治酒的雕花玻璃碗。我好奇地拿起一小杯宾治酒闻了闻。这个女人透过假睫毛的边缘看着我微笑。

“纯正的女巫酿制啤酒。”她说话的声音很像劳伦？巴卡尔，有一种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的诱惑力。“不过你能怎么办？这是我家的独门秘制酒。”

穿无尾礼服的男人大声笑了起来。“别理西尔弗，戈登夫人，他就是喜欢开玩笑。不过奥费莉娅酿的宾治酒确实绝妙无比。”

“除非你喜欢泰狄碗。”西尔弗一边说，一边把天蓝色液体倒入另一只小杯子。“你要知道，亲爱的，你不应该像这样张开嘴站着，小心苍蝇。”

就在这工夫，进来了好几位客人，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为了避免失态，我赶紧喝了一大口宾治酒。酒香浓郁，喝到嘴里火辣辣的，进到胃里就像炮仗一样炸开。这时也顾不上什么失态了，我急促地喘着粗气，几乎要窒息了。

“我想警告你的，”西尔弗说，“你最好还是换香槟吧。”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西尔弗原来是一位男士。我看到和他或她的身体的其余部分相比，手显得很大。我感到我的脸由于宾治酒的作用和难堪在发烧。

“不了，谢谢你，”我有气无力地说，“给我来点水吧。”

那个壮实男人递给我一杯水，我满怀感激地小口喝着。

“你是奥费莉娅和蕾切尔的邻居，对吗？”他说，“你的花园非常美丽。你对你的芦笋一定非常自豪。”

“是的，不过那是在看见奥费莉娅的花园之前。”

“哦，听听这个绿眼睛怪物说的话，”西尔弗说，“别嫉妒，亲爱的。奥费莉娅是最棒的。没人能像奥费莉娅那样了解植物。”

“我没有嫉妒，”我不失尊严地说，“我只是有点伤感。这是有区别的。”

正当我感到谈话再继续下去会更糟糕时，乔夫出现了。令人惊诧的是，他看起来一扫往日的教授派头，一边的衣领向上翘着，黑发耷拉下来遮在眼睛上。

“嗨，艾薇，谁能想到同性恋女人也知道怎样举行婚礼。”

你一定以为我和乔夫一起生活了十六年，我就一定知道乔夫是不是个嗜酒者。但是我不知道。平时他从不饮酒作乐。以往我们参加聚会，他从没喝醉过。而且我敢肯定，他决不会偷偷喝酒。我所知道的是喝酒并不会让他四处游荡找乐子。

我抓住他的胳膊。“我很高兴你玩得开心，”我和颜悦色地说，“不过我们该走了。”

“走？谁说该走了？我们才刚刚到这儿。”

“你有作业要批改，”我说，“你忘了吗？”

“去它的作业，”说着他把空杯子伸向西尔弗，“这酒真够劲。”

“你的学生怎么办？”

“我要告诉他们，我才不想看他们那些愚蠢的文章。对他们来说，这算不上什么惩罚。反正是无聊得要命。倒满杯子，漂亮的。”他对西尔弗说。

西尔弗一脸严肃地打量着他。“乔夫，亲爱的，”他说，“一只小鸟告诉我，吸烟室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的辩论。如果你不去玩，他们不会饶恕你。”

看到乔夫色眯眯地向西尔弗笑着表示赞同，我真希望有个地缝让我钻进去。

“你去我就去。”乔夫说，“他们在辩论什么？”

西尔弗挥了挥涂着粉红指甲的手，说：“是关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辩论。对吧，罗德尼？”

“我想是的。”壮实男人同意地说。

乔夫的眼中闪现出好战的光芒。“让我去和他们辩论。”

西尔弗的浅色眼睛转向我，严肃而又关切地问：“你不在意吧，亲爱的？”

我耸了耸肩。谢天谢地，吸烟室里的人肯定也都是醉醺醺的，谁也不会记得谁说了什么。只是希望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没有脾气暴躁的。

“我们会把他完好无缺地送回来，”西尔弗说，“我保证。”说完他们就离开了。乔夫拖着西尔弗的胳膊，身后留下丝丝缕缕的香气。

正当我还在疑惑刚才是否讲了什么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或是仅仅想到什么时，我感到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是罗德尼，那个粗壮的绅士。

“戈登夫人，蕾切尔和奥费莉娅希望在书房见你和小金伯莉。请这边走，好吗？”

他的举止俨然换了个样，从一位参加婚礼的宾客变成了旧式男管家。或许是由于胆怯，我慢吞吞地尾随着他向前厅走去。前厅已经空荡荡的了，只有露西尔和那个穿着浅绿色蕾丝衣服的年轻人挤坐在壁炉旁的一条长凳上。年轻人正在认真地说着什么，露西尔则一边听一边点头，嘴里还喝着宾治酒。她们俩谁也没注意到我们，好像也没听见从一扇垂着帘子的门后传来的音乐。我看见金站在楼梯前，正专注地看着楼梯端柱。

这个柱子确实值得好好看一看：这是一只正在啼鸣的狮身鹰首翼兽，每一根羽毛和曲线都栩栩如生，它的头部打磨得像黑檀木一样乌黑锃亮。罗德尼上楼梯时似乎不经意地抚摸了它一下。然而当金也学他一样抚摸时，我想我看见雕刻的眼睛眨了一下。

我肯定是不由自主叫出声来了，因为罗德尼停下他缓慢上楼的脚步，居高临下地望着张着嘴发呆的我，说：“做工非常精美，对吧？我们称它为镇宅之宝。当然，这是开玩笑。”

“当然，”我随声附和说，“很迷人。”

在我看来，这所房子里的房间超出了它所应该拥有的数量。透过敞开的门，我看见有许多个书房、会客厅、起居室和卧室。我们走过一个石头长廊，长廊上摆放着一盆盆长得很糟糕的无花果，无花果叶落在有裂纹的地面上，有些掉进一个水面上覆盖着绿色污垢的池塘里。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更吃惊——长廊，还是长廊上植物的生长状况。也许是由于奥费莉娅没有照顾到宅子里的植物吧。

在我看来，金把这里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她像在林子里奔跑的狗一样，一会儿看看这间开着门的房间，一会儿停下来瞧瞧那张画，要不就缠着罗德尼问一些我做梦也想不到的问题，什么“这儿有小孩子吗？”“宠物怎么样？”“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等等。

“这要看情况，”罗德尼千篇一律地回答道，“请这边走。”

我们的跋涉在一面挂着一幅巨大的南美洲壁毯的墙前止住了，壁毯上面织着三个正在制作罐子的女人的图案。罗德尼将壁毯推向一边，墙上露出一扇铁包边的橡木门，这是一扇足以让中世纪的城堡也感到骄傲的门。

“这就是书房。”说着他打开门，门里是一节很陡的楼梯，向上伸进一片阴影中。

他的声音和手势让我不禁想起某个恐怖电影里的情节：一位精干的男管家带着一位倒霉的女主角来到一扇阴森森的门前，邀请她走进去。我不知道哪一个冲动更强烈：是大笑还是拔腿就跑，还是像女主角一样勇往直前，将谜底探个究竟。

当时的情形不容我多加考虑，因为金还没等我阻止，就已经越过我进去了。

我讨厌无助的感觉，也讨厌受到压力的感觉。被人欺骗、控制和驱赶让我感到很不爽。如果就我自己，我会转过身冒险独自寻路，从这迷宫般的走廊摸出去。但是现在我不能丢下我的女儿不管。想到这儿，我提起为参加婚礼而穿的裙子迈上楼梯。

这楼梯就像它看起来那样非常陡。我跌跌撞撞、毫无风雅的上得楼来，进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房间的一端铺着已经磨损的东方地毯，上面零散地放着一些家具：一张边角都磨圆了的旧书桌、一把带翼靠背椅，和一把做成天鹅长颈形状的摇椅。房间的另一端则凌乱地摆放着一些未完工的桌子。奥费莉娅和蕾切尔仍然身着婚礼盛装，分别坐在靠背椅和摇椅上，手里端着杯子，正在和兴奋异常的金说话。

“哦，你来啦。”正当我踉跄着走完最后一级楼梯时，奥费莉娅招呼道，“来点茶怎么样？”

“不了，谢谢你。”我僵硬地回答，“金，我想我们该回家了。”

金坚决不肯。蕾切尔意味深长地看了奥费莉娅一眼。

“没事的，亲爱的。”奥费莉娅息事宁人地说，“戈登夫人有些心烦意乱，不过这不能怪她。艾薇，我想你还没有正式见过蕾切尔吧？”

在我所处的阶层，社交礼仪是头等重要的事。我下意识地握住蕾切尔的手，并向她祝贺新婚之喜。细细看来，她确是一个漂亮的女人，髙鼻子，嘴唇周围有一圈深纹，探究的眼神就像是一位园丁在研究马铃薯叶子上的一条不熟悉的虫子。我没有请她称呼我“艾薇”。

奥费莉娅碰了碰我的手，宽慰地说：“没关系，喝点茶你会感觉好些。”

接下来我不知怎的就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而这张椅子刚才根本不存在，嘴里吃着从凭空而至的盘子里取来的柠檬饼干，喝着奥费莉娅伸手就出现的正山小种红茶。郑重说明，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得好些。我就好像一脚踏空楼梯，或者说是根本没踏上，我感到不知所措，不知身处何地，失去了自我控制能力。

金像只猫一样一刻也闲不住，在众多的长条桌之间四处窥探。

“和飞鱼在一起的是什么？”她问。

“那是蕾切尔做新试验用的。”奥费莉娅回答道，“她认为她能起死回生。”

“你最好让我来解释，奥费莉娅。”蕾切尔说，“我可不想让戈登夫人认为我是个科学疯子。”

事实上，当时我什么都没想，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正在致力于复活灭绝的物种。”蕾切尔说，“我对渡渡鸟和旅鸽特别感兴趣，不过我的最终目标是野牛和长毛猛犸象。

“不过那样会不会造成生态灾难？”金反对道，“我的意思是它们体型庞大，而且我们对它们的习性也不了解，也不知道它们吃什么，什么也不知道。”

没人答话，蕾切尔和奥费莉娅相视会心一笑。“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你。”蕾切尔说。

金看起来就像得到了她四年级以来一直闹着要的矮种马，她张大了嘴，眼睛闪闪发亮。而我却茫然不知所云。

“有谁能告诉我你们都在说些什么鬼话？”我说，“我一直都耐着性子。我跟着你们的朋友罗德尼走过比凡尔赛宫还要多的房间，我没有尖声叫着跑开——请相信我，当时我真想那样做。我喝了你们的茶，听了你们所谓的解释，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金转过头来，一脸惊讶地望着我，“得了，妈妈。我简直不能相信你就没看出来，奥费莉娅和蕾切尔都是女巫，这太明显不过了。”

“我们不喜欢用女巫这个字眼，”蕾切尔说道，“就像许多称谓一样，它会引起歧义，不能准确地说明事物。我们只不过是那些拥有自然科学能力、并被训练来提出正确问题的人。”

奥费莉娅点头道：“我们学习向事物本身提问，它们总是知道答案。明白了吗？”

“不明白，”我回答道，“我所见到的就是一屋子的旧物件和满园子不合时令的植物。”

“那好吧。”蕾切尔说。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如果你到这边来，戈登夫人，我会让你明白这一切的。”

奥费莉娅让我们在飞鱼桌旁站成半圆形，蕾切尔像教师一样站在展示品旁的位置。展品看起来有两样：飞鱼和一只那种爪子蜷缩在耳旁戴着鲜亮的瓷围嘴的日本幸运猫。

“正如你所知道的，”蕾切尔说，“我从事的是人工智能工作。那是什么意思，说到底就是我能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仔细观察。”她用手在瓷猫的两耳间抚摸。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接下来瓷猫的爪子放低了，并且惬意地舒展着身子。它那胖鼓鼓的身体两侧闪着光亮，波纹状的红嘴巴和涂着颜色的大眼睛毫无生气。

“太可爱了。”金喃喃自语道。

“它还没有真正活起来，”蕾切尔轻轻地抚摸着闪亮的猫脊背说，“它还是瓷的。如果它跳下桌子就会摔碎。”

“我能摸摸它吗？”金问道。

“不能！”蕾切尔和我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坚决反对。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做一项试验。”蕾切尔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觉得用语言不能完全说清楚，”她说，“我更愿意用演示来说明。我要做的就是抓住金的手，然后去摸那条鱼。仅此而已。”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金急切地问。

蕾切尔看着她，笑着说：“嗯，我们会看到的。你同意吗，戈登夫人？”

这听起来并无什么危险，况且金已经将手伸向了蕾切尔。“开始吧。”我说。

她们的手接触到一起，手掌对手掌。蕾切尔闭上了眼睛。她眉头紧蹙，周围的空气变得凝重起来。我打了个哈欠，尽力保持耳聪目明。

蕾切尔将她的另一只手放在一条鱼的身上。

鱼颤抖了一下，头猛地抬起，翅膀张开又收起。

金低低地哼了一声，把我的注意力从鱼身上引开。她面色苍白，脸上沁出细细的汗珠。

我正准备奔向她，但没有成功。有人拽住了我。

“没事的，艾薇，”奥费莉娅宽慰我说，“金没问题，真的。蕾切尔知道她在做什么。”

“金的脸都白了，”我强忍着愤怒说，“她看起来就要吐出来了。她现在的状况一点都不好。让我到我女儿那儿去，奥费莉娅，如果不的活，我发誓你会后悔的。”

“相信我，你现在碰她们会很不安全。你必须信任我们。”

我才不相信这些骗人的鬼话呢，我想。我决心要摆脱她的控制。

“好吧，”我的声音颤抖着，“我相信你，只是你们应该事先提醒我。”

“我们是想告诉你，”奥费莉娅答道，“但是我们担心你会不相信我们。我们害怕你会认为我们是一对疯子。你看，金很有潜力，如果经过适当的训练，她能成为一名权威的动物学家。蕾切尔是一位很棒的老师。你可以自己看，她们俩的配合多么默契。如果她们在一起工作……”

我不知道她认为金和蕾切尔在一起能做成什么，因为当她光顾着说话而放松了抓住我的手时，我立刻挣脱她的束缚，冲上前去把金从那个女巫身边拉开了。至少我认为她就是个女巫，正在榨干金的生命。

无论如何，当时我是这样计划的。

当我的手刚碰到金，整个房间刹时间变得生气勃勃。

开始是那只飞鱼从桌上跳了起来，用它那塑料薄膜般的翅膀飞过我们身旁。接着那只瓷猫也“咚”地一声从桌上跳到地下，根本没摔碎，跑到金的脚边趴下不动了。一只熨斗在一摞有皱褶的纸上来回地熨烫。一只玩具熊冲着熨斗低声咆哮，然后跑到一个烤面包片机后面躲了起来。

还不止这些呢，我的衣服突然开满了鲜花。

简直难以形容身穿一座热带森林是什么感觉。潮湿是一个方面。亮丽。喧闹。不舒服。非常非常不舒服。太刺激了，受不了了。花朵和鹦鹉在尖声叫唤（是花在尖叫，或者也许是我在尖叫）。感觉这样过了好长时间，就像生孩子时的感觉一样。最初我被这生长的混乱和喧嚣镇住了，不知道我是森林还是森林是我。但是渐渐地，我意识到，这种混乱是没来由的，只要我振作起来，我能搞定这一切。譬如，那朵花去那儿，这朵蓝绿色的花去那儿。鹦鹉是属于那株葡萄藤上的。每样东西都要小一点，安静点，而且颜色也别这样过于艳丽。对，就这样。

森林逐渐消失了。我的手仍然抓着金，金弯下腰在地板上吐了起来。

“看啊，”我嘶哑着嗓子说道，“我告诉过你她就快病了。”

奥费莉娅抱起蕾切尔，将她放到她的带翼靠背椅上。“你给我安静点，”她头也不回地说，“天晓得你都对蕾切尔做了什么。我告诉你不要去碰她们。“我顾不得心里一阵阵地反胃，把金扶到摇椅旁安顿她坐下。“你没告诉我为什么，”我气冲冲地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不肯把事情说清楚，而是非要我猜不可。你要知道，我可不会什么读心术。现在你是要给我们变出一杯水来呢，还是我去找厨房？”

蕾切尔将将缓过气来，她声音颤抖着笑出声。“见鬼，只要稍稍练习一下，你自己就能变。奥费，亲爱的，镇静点。我很好。”

奥费莉娅停止对蕾切尔的照顾，从空气中“抓”了一杯薄荷水递给我。她脸色阴沉，始终不看我的眼睛。“我告诉你她会很艰难。你傻啊？猪脑子！”

“别说了，亲爱的，”蕾切尔说，“又没造成什么伤害。现在情况都清楚了。我现在更想喝一杯好茶，而不是听你数落戈登夫人，她只不过想做一个好母亲。”她转过脸来看着我，说：“顺便说一句，你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都知道，由于花园的缘故，你没法不喜欢奥费。不过我们并不懂园艺。你像骡子一样有力气，戈登夫人。”

我当时肯定像飞鱼一样瞪着眼睛看着她。这会儿，我知道我刚才差点杀了她，而她却看着我真诚地微笑。

我小心地回以微笑。“谢谢你。”我说。

金扯扯我的衣袖说：“嗨，妈妈，当时真可怕。我猜你是个女巫，是吗？”

我想否认，但又无法否认。事实上，我衣服上的花样都变了，颜色也变淡了，上面的花卉更像是英国花园里的花，而非热带花卉。衣服上仅剩下三粒扣子，而且不是鹦鹉扣是云雀扣。我自己也感觉不一样了。头脑更清晰了？还是更自我了？我不知道到底是哪儿不一样了。即使我不知道如何施展魔法，也不知道如何控制魔法，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我无法视而不见的。

“是啊，”我说，“我想我是吧。”

“我也是，”女儿说，“爸爸会怎么说？”

我想了一会儿。“什么也不会说，宝贝。因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告诉他。”

我们俩谁也没告诉他。将来也不会。不管怎样，如果人们不具备接受的能力，你就是告诉他们也没什么益处。事实上，乔治在喝了奥费莉娅家的蓝色宾治酒大醉过后，声称新邻居对社区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他没有明确禁止我和金与她们在一起，因为这样做会让他看起来厌恶和害怕同性恋者。

几乎每个星期六的下午，金都到４００号去学习如何做一名动物学家。她学习进步很快。其间发生过一次我想都不愿想的有关僵尸老鼠的小插曲，以及瓷猫从树上掉下来摔碎的危机。不过她学会了耐心、克制和遵守纪律，这些对于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学习。她和蕾切尔复活了一对旅鸽，但是至今为止，她们在饲养方面还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最出乎我意料的是露西尔。她的所有爱管闲事的特点原来是与身俱来的魔力。她现在师从西尔弗学习做一名我们中间唯一的心理学家。不过让我惊奇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她离开伯尼搬进了４００号，在那里，她和一只叫杰泽贝尔的猫住在一间挂着印度印花布窗帘的房间里。她现在生活得非常惬意和快活。

我也经常到４００号去，我是去学习做一名园艺学家。奥费莉娅说我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我必须学会信任我的直觉。我还有直觉？我认为我只是很会照料植物。

现在我在管理我自己的花园。除我之外，没人能不经邀请就进入我的花园。

这是一个英国风情的花园，就像我孩童时看的书里的画儿一样。花园有一道石头围墙，围墙上开着一扇矮门。花园中间有一条窄窄的小路，路边永远长着洋地黄、美洲石竹和米迦勒雏菊。婆婆纳从石墙的裂纹中开出花朵，地上铺满长春花。微风吹过，传统的香水玫瑰不住地上下点头。园子里还有一小片野生的花楸树，一片修剪整齐的灌木，灌木丛的中央有一池清澈见底的鱼塘。在灰土味儿的黄杨树丛中，我放置了一座女人雕像，她手里拎着一个盛着石头植物的篮子，身上穿着一件雕着鲜花和葡萄藤的上衣，扣着三粒鹦鹉形状的纽扣。第四粒鹦鹉扣站在她的肩膀上，用鸟喙梳理着它那黄铜色的羽毛，嘴里发出悦耳的叫声。我计划接下来再增加一个鸭湖，或者是为金建造一片适于野生动物的荒原。

对于女巫来说，地域限制是不存在的。

# 《卧底》作者：大卫·赫尔

王荣生译

妻子将一根手指戳进脖子皮肤里，往上猛地一挑，就把脸皮撕下来，向我暴露出她的本来面目。入侵正在进行，她再也不必掩饰自己了。

去掉人面，她露出甲壳质肉，白扑扑的，异常坚硬。一双爆米花鼓眼睛表面凹凸不平，仿若无数微小昆虫聚在一起。嘴巴四周有许多小小的下颚骨在扭动。

她将脸皮扔进厨房垃圾堆后说：“总算脱掉了这鬼东西，我该扬眉吐气了。23年了，天啦，我受够了！”

我们结婚已有１９年了。

我被捆在饭厅桌边的一只椅子上。先前妻子同平时一样，下午６点钟在宏达火车站接我。从车站到家开车只需要5分钟，回家路上我们俩拉起家常来，我告诉妻子种种城市的烦恼，她告诉我什么房地产呀孩子们怎么样呀。平平常常的一天，眼看就要平平常常地结束了，可当我们赶回家，把车开进车库里时，情况陡变。天空突然亮堂堂的，黄昏显得比早晨还要明亮，雷声从空中缓缓地掠过，震耳欲聋。妻子仰起头来，仿佛倾听只有她才能听见的什么。一时我没有回过神来：原来一场战争风暴即将来临。

忽然间，天空飞船密布。

向城市方向望去，只见密集的高射炮火向空中发射。飞船倾泻出一束束红色的射线，犹如钢叉，刺向大地、我睁大双眼，眺望刚刚展开的战火，不料妻子悄悄地溜到我身后，往我的耳背狠狠一击，用力之猛，使我松掉手里的公文包，打了几个趔趄，倒在草坪上。紧接着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臂和衬衫领口，将我拖进房子里，我那６英尺高的身躯在他手中轻飘飘的，有如幼童。随即她用一根晾衣服的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动作麻利，连气都没有喘一下。天啦，今天妻子怎么反常了！

“我做错了什么？”我傻乎乎地问妻子。

“闭嘴。”

“维克姬——”

“还不闭嘴！我烦透了你的声音，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唠叨。咱们安静一下，好不好？”

于是她随即撕掉了自己的脸皮，然后打开瓷器储藏室——我和孩子们从来不准进那里——取出一套斯波德瓷器，小心翼翼地将瓷器堆在桌上，接着按了一下秘密外关，顿时露出一个隐蔽的小舱，里面塞满了未来时代的武器。

妻子摆弄了一会儿，然后从储藏室里退出来，肩上扛着武器，看上去好你是一台便携式导弹发射器。

我们家房子坐落在一条死胡同尽头的一座小丘上。百码开外，树木浓荫中有一条干道通向城里。维克姬扳动另一个开关，引爆了显然是她早已埋下的地雷，从我们家后院炸开一条宽阔的路来。通向公路。随后她打开阳台滑动玻璃门，站在那里，将导弹发射器瞄准此时已清晰可见的那一段公路。猜不透她在等待什么。军事基地离我们这座小城镇北边仅有３英里远。

这时候，儿子司各特回家了。

儿子快满１８岁了，又高又瘦笨手笨脚精力过剩躁动不安。他砰的一声推开大门，冲进房子里。“妈妈！爸爸！你们瞧发生了什么！我们遭到了侵略！从太空——”

他注意到了我。“爸爸。怎么啦？怎么给绑到椅子上了？”

接着他又看见了维克姬。“他妈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维克姬疾如闪电，转过身来，一掌打在他的脸上，打得他跌了个仰八叉。“你胆敢这样对母亲讲话，小子。”她厉声说，脸上那黑洞洞的空穴周围下颚骨在剧烈地抖动，那空穴才是她真正的嘴。接着她抓住他的颈背，像提小鸡一样轻轻地把他提起来，绑到我旁边的椅子上。然后，她最新扛起导弹发射器，回到阳台旁的岗位上，转过头说：“等一会儿我再来收拾你们爷儿俩！”

司各特添了添嘴唇上的血珠，悄声对我说：“这是真的吗，爸爸？”

“恐怕是真的，儿子。”我悄声回答。

“谁又猜得出来呢？”他若有所思地说，“妈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镇主妇竟是来自冥王星的杂种？我给弄糊涂了。是吗，爸爸？”说着他向我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

我的回答淹没在导弹发射器的怒吼声与激光导弹的呼啸声里，导弹飞向出现在公路上南的一队装甲车，一颗接一颗地爆炸。维克姬摧毁了８辆坦克，２辆自动驾驶装甲车以及３辆货车，这时她才遭到还击。也许有一支部队躲过了猛烈的导弹火力，凭借着房子下面树林的掩护，开始向我们疯狂扫射。维克姬又进储藏室晨摸索了一阵，拖出一件武器，半像迫击炮半像机关枪。它的火力猛烈如火山爆发，对方转眼工夫就无一个士兵幸存了。

然后，她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亲爱的——”

“别叫我亲爱的！”

“那好吧。维克姬——”

“别叫我维克姬！”

“好吧。听你的，”我和颜悦色地说，“那我该叫你什么呢？”

这次妻子没有直接回答。尽管她变形了——头部是死灰色的甲壳质皮肉，那爆米花似的眼睛露出凶光，可她的举止言谈多多少少依旧。她在沉吟时，我依稀可见她在咬下嘴唇，不用说她的嘴此时是一道黑洞洞的沟，里面犬牙交错，闪闪发亮，锋利如钢针。

妻子终于打定主意。“你不能叫我真名，乔治，我想只能叫维克姬了。暂时这样吧。”

“好吧。那就说定了，就叫维克姬。那么，维克姬——”

“什么事？”

“哦，是这样的，我在纳闷你要拿我们怎么办。既然你已经恢复成了某种外星人——”

“——从海王星来的妖精。”司各特尖声尖气地说，他电子游戏打得太多了。

“——外星人。”我说着就用膝盖碰了儿子一下。

维克姬放下迫击炮，把脸凑近我，嘴里唾液流成一线。“你还没有开窍，乔治，”她说，“往事不堪回首，真的。天哪，你想象不到，为了让你活下去，我忍受了多少痛苦。你想象不到，我受到多大的折磨，我不得不咬紧牙关，耐着性子，倾听你的声音，抚摩你。整整１９年了，乔治。现在总算结束了。我再也不必忍受了，我不必忍受你了。”

我说道：“我想咱们需要好好谈一谈。”

“不，没有什么好谈的。你在听吗，乔治？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一切都结束了。忘掉过去吧，你令我作呕。你是个人。”

正在这时候，大门打开，女儿走了进来。贝蒂芳龄１６，出落得亭亭玉立，如花似玉，而且聪颖过人。只是她常装模作样，竭力掩饰她的天生丽质，表情故作傻气，秀发染成黄蓝相间，说起话来满口“like、like”的。此刻她优哉游哉地走进饭厅，满不在乎地瞟了我和她的哥哥一眼，对我们的异常处境视而不见。虽然她母亲已经面目全非，与人的面貌风马牛不相及了，可她却像见惯不惊似的。最先我还以为贝蒂不过是在显示小妞的自恋呢，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维克姬一双红光闪烁的眼睛盯着姑娘，尖声问道：“警察署怎么样了？你收拾了吗？”

“那当然，妈妈，like，一锅端了，还有市政厅呢。没问题。”

“地铁呢？”

“去过了，炸平了。还有，你知道吗，水坝，like，连影儿也没有了。”

“好样的。我把你哥哥留给你了。”

“棒极了！”

贝蒂跪在司各特面前，兄妹俩面面相视。“嘿，小爬虫，还记得，like，把我的激光唱片划破了吗？”

“我说过是我不小心！”

“你还记得，like，把我的短衬裤卖给勒尔·爱德华，卖了１０块钱吗？”

司各特脸色大变，显然有这回事。

贝蒂继续说：“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总有一天我要，like，把你宰了吗？”

司各特微微点了点头，贝蒂笑了。“那么，like，这一天已经到了。要算总账了。”

于是她举起手来，手指奇异地皮缩了一下，顿时两只黄兮兮的爪子透过皮肤伸出来。

我连忙呵斥：“太放肆了，别胡来。贝蒂，别碰你哥哥。”

她满不在乎地瞟了我一眼。“好吧。好像我必须，like，听你似的。”她回答的口吻就和她满１０岁以来一样漫不经心。“like，你以为你是谁？我的父亲吗？”贝蒂咯咯地笑了，“我可不这样认为。”

贝蒂的利爪缓缓地伸向她哥哥的脸，哥哥斜起眼睛死死地盯着利爪。我只好向维克姬求助：“还不吧你的女儿管住？”

“哟，现在她是我的女儿了吗？喔，你开窍了吧，乔治？你总算对了一次。她确实是我的女儿，是我的，不是你的。实际上——干脆，我让你见识一下吧。”于是她转身吩咐姑娘，“把你的哥哥带到你的房间去，在那儿耍他。”

“我非去不可吗？”

“是的，你非去不可。”

贝蒂厌恶地噘起嘴巴，但最后还是带着她往常傻乎乎的优雅服从了，连人带椅将司各特拖走了。等卧室门砰的一声关上后，维克姬开口了：“我卧底还不错吧，不是吗？一直都乔装打扮，以假乱真，一直都装成人。每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装出仿佛我真的能够爱你似的，或者能够从你那里得到爱似的。现在，我要你好好瞧一瞧这个。”说完她就扭了扭屁股和大腿（这动作我可熟悉了），褪掉连袜裤，提起裙子。皮肤下面露出一个硬邦邦的外星人骨盆来，真是怪得出奇，一张厚皮上长满又粗又硬的钢毛。

我连忙闭上眼睛。“那么，贝蒂——”

“我们俩都是阴阳人，乔治。她是我一个人的。”

“还有司各特——

“很不幸，他是你的过错。本来是一次卧底行动的标准程序，是通过一个纤维样品无性生殖的。你却给了我个异种，你这个狗杂种。”

维克姬放下裙子，跪在我身旁。“我硬是咬紧牙关，在一个人造子宫里怀他。把这样一个东西移植到肚子里究竟是什么滋味，你哪里知道？痛得很呀，乔治，痛得钻心，而且我在肚子里怀了他整整９个月呀。还不是为了你，你这个婊子养的。你知道什么叫难受吗？什么叫真正的难受吗？一报还一报，乔治，我敢肯定你心里在想我要迅速干掉你了。”她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司各特在屋里开始惨叫。接着外边突然响起一声爆炸，一阵撕人肺腑的吱嘎声接踵而至。第二队装甲车隆隆地开过第一队的残骸。

“贝蒂！”维克姬叫道，“快过来。过一会儿再玩你哥哥吧。”

不消说，贝蒂是她母亲的女儿，然而此时此刻我亲眼目睹母女俩并肩战斗，摧毁山脚下的装甲部队，才恍然大悟：她俩简直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更离奇的是，我不禁对母女俩杀人不眨眼的凶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当她俩炸毁了最后一辆坦克，炸得炮台碎片横飞、烈焰熊熊时，我差点儿鼓掌欢呼起来。

不一会儿，最后一声爆炸消失，后院陷入沉寂，只听见山脚下伤员的呻吟哀叫声。

贝蒂往手中的武器上了一匣半智能的自动寻热子弹，迅速处理掉了他们。

维克姬仰起脖子，显然在与指挥部进行无声的联络，不是通过心灵传输术，就是通过某种体内的生物电台。没戴面具，妻子无法显示人的面部表情，但她招呼女儿时，我听见她的声音里荡漾着欢笑。

“太棒了。曼哈顿踏平了，还有布鲁克林区和昆斯区，还有不朗克斯区和大部分威斯特彻斯特区。计算机输出的微型胶卷预计，到５点３５分整个东海岸地区将化为一片焦土。”

“也就是说，like，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分毫不差。”

就在这时候，天空却响起一阵可怕的轰鸣声，震耳欲聋，震碎我们家以及沿街所有房屋的每一扇玻窗，玻璃碎片漫天飞舞。继而另一队飞船从天而降，新飞船呈流线型，充分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体积比第一队飞船小些，但似乎更灵巧自如。飞船猛烈开火，倾泻出炫目的青色光束，片刻之间就射落前一支船队留下的巡逻飞船。紧接着，它们将目标对准地面，顿时地平线烟柱冲天，烈焰飞腾。

维克姬失声惊呼：“天啦，那是什么？”

指挥部哑了口。于是我开口了：“那是第１１防区维持和平部队。”

她闪电般朝我冲过来，但我速度更快，霍地从早已被我弄松的绳套里伸出一只手，向着她手里的枪连抽几下，将其打落在地，接着我又把女儿的武器下了。

“得了吧，维克姬，”我一面倦怠地说，一面喀嚓一声剪断把我捆在椅子上的晾衣绳，“你真的以为联合国会对你那小小的冒险行动掉以轻心，是吗？我们知道你们计划侵略地球已经有好几代人了。我们在耐心等待，以便当场捉住你们，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对吗，儿子？”

“对的，爸爸！”司各特也松了绑，来到饭厅，狠狠地用脚踢着妹妹：“吃我这一下，你这个外星蠢猪！”

“我输了，like，死就死吧。”

”孩子们！”维克姬歇斯底里地吼道，兄妹俩这才安静下来了。

我接着对她说：“你还没有安顿下来之前，联合国情报署就查明了你的身份，于是我就来卧底了，目的是防止你捣出太大的乱子来。哦，顺便说一下，司各特不仅仅是我的儿子，他是我们俩的。我们将你的一部分ＤＮＡ植入我的ＤＮＡ。我不得不承认，贝蒂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我们偷梁换柱，用我们的一个胚胎换掉你们的胚胎。你们的胚胎是表现型~③，而我们的胚胎则是基因型，这两种类型的杂交是卧底反潜伏行动的标准程序。我想，这个理论无非是我们各人将迷恋上各自的杰作。”

我歉意地笑了。妻子气得说不出话来，布满她嘴周围的爪状下颚骨在剧烈地扭动。整整过了５分钟她才镇静下来。

“那么，你要下毒手吧，乔治？”她大气凛然地说，“我们不怕死。”

我想，正是她这种矫情始终讨我喜欢，于是我回答：“别说吓人的话，维克姬。谁提到死字？不过，这次侵略的确把地球搅得不像样了，重建家园要费很多人力物力。我们不把你怎么样，但我看你得参加许许多多的志愿者活动。什么红十字会呀妇女服务队呀城市清洁队呀扫盲班呀爱滋病分忧协会呀，反正活动多的是，你都得参加。亲爱的，解铃还得系铃人，重建家园可离不得你呀。”

然后我转身对女儿说：“至于你呢，首先认输吧，你已经给打败了。”

“可不是吗，爸爸！”司各特欢呼道。

“其次，我的孩子，你也要养成助人为乐的习惯。对了，我想你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志愿者护士助手的。一周服务两个下午，再加上星期六，地点在橡树敬老院。快把你的爪子缩回去吧，我看到心烦。有什么问题吗？”

“我恨你，爸爸！”贝蒂叫道，气得连她的口头禅like都忘了，“你是……你是魔鬼！”

“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我是你的父亲，所以你得照我说的去做。维克姬，我说得对吗？”

妻子微微点头，若有所思地说：“恐怕不错。谁会料到呢？”

女儿恶狠狠地瞪了我们俩一眼，便冲向她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房门。儿子带着安详窃窃私笑。妻子带着神秘而又沉思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我，她那水晶般清澈透明的眼睛在透过阳台门的朦胧暮色里呈现出一种怪异的美。此时阳台门上的玻璃已经荡然无存了。

终于她问道：“还有呢，乔治？”

“咱们分工吧，”我提议，“你做晚饭，我打扫房间。”

于是，我跪下来，从垃圾堆里拣起她的人脸皮，“还是戴上你的脸面吧。不知道啥原因，我已经习惯了这张老脸。”

注释：

（1）斯波德瓷器：英国陶瓷工匠斯波德（１７５４～１８２７）所制的精细陶瓷。

（2）布鲁克林区：纽约一行政区。后面几个地名也是纽约的行政区。

（3）表现型：一组共同具有某特征的表现型的生物。

# 《无伴奏之奏鸣曲》作者：奥森·斯科特·卡特

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六个月大时，初步测试显示他禀赋韵律之质，生来乐感敏锐。当然。他们还给他做过其他测试，他面前仍然敞开着条条可能的道路。但是韵律和音调在他身上显示出统治的迹象，取得节节胜利，而且，援军已经启程。他们把各种各样声音的磁带交给了哈罗德森夫妇，叫夫妇俩别管克里斯蒂安是醒是睡，要不断地播放这些磁带给他听。

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两岁时，第七次成套测试给他指明了必经之路。他的创造力无与伦比；他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他对音乐的理解是如此的广博。所有测试的顶端都写着两字——“神童”。

正是神童这个词，将他带离了父母之家，他来到广袤的落叶森林中，那里。寒冬狂暴肆虐，酷暑呢。则是绿色植物短暂的拼死爆发。在从不吟咏的仆从的照料下，他慢慢长大。他或许听到的唯一音乐是百鸟啼啭，风儿吟唱，以及寒冬树木的爆裂声；雷鸣，以及金色叶片获得自由、凋零在地的微弱哭诉；屋顶上雨儿瑟瑟，以及冰凌的水滴嘀嗒；松鼠的啁啾声，以及无月之夜雪花飘落的深沉缄默。

这些声音是克里斯蒂安唯一听得到的音乐。他早年是在交响曲的陪伴下长大的。但是那些记忆已经遥不可及，无法忆起。于是。他开始学着聆听那些难听事物发出的音乐——因为他得去发现音乐，即使有时一无所获。

他发现，颜色会在他脑中发出声音：夏日的阳光是一首奏鸣的和曲；冬日的月光是一曲低吟的悲叹调；春天的新绿，几乎是（但不完全是）一支低柔倾诉的无规矩乐曲；叶丛中红狐闪现。是一段骤然惊响下的喘息声。

他学会了用自己的乐器演奏这些声音。这世界有小提琴、喇叭，以及竖笛。它们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但是克里斯蒂安对此一无所知，他只有他自己的乐器——但这已足够。

克里斯蒂安住在屋子的一间房间里，大多数时间他都必须独自居住。

他有一张床（不是很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台沉默的机器，可以帮他清洁身子、帮他洗衣服，还有一盏电灯。

另一间房间放着唯一的东西：他的乐器。那是个控制台。上面有好多键、支板、控制杆、横条。每当他碰碰其中一样东西，乐器就会发出一个声音。

每个键控制不同的音调。每个支板上的点控制音调高低。每个控制杆调节音质，每个横条改变音调的结构。

克里斯蒂安第一次来到这间房间时，摆弄着（就像小孩一样）这台乐器，搞出奇怪好笑的噪声。这是他唯一的玩伴，他明白了，这东西可以发出他想要的任何声音。起初。他很喜欢高声的奏鸣调。稍后，他开始喜欢上静默和韵律感。很快。他便弹奏起抑扬顿挫的音调。他能够同时弹奏两个声调。之后将这两个声调同时合二为一，然后再次弹奏他先前弹过的一连串声调。

渐渐地，屋外的森林奏鸣曲融进了他弹奏的音乐中。他学会了用乐器制造风吟，他学会了随意演奏一首夏日之歌。变化无穷的绿色精妙地调和在他手中，他寂寞的热情能让乐器发出百鸟齐唱之声。

这传到了皇家聆听者耳中：“东北方出现了一个新声，名叫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他的歌声会将你的心撕碎。”

聆听者来了。他们中，有几个把多样性放在首位。还有一些人认为新奇和时尚至关重要，最后一些人把美丽和热情视为万物之首。他们来到克里斯蒂安的森林，待在外面，屋顶上那完美的扬声器中传来了音乐，他们听着。音乐结束，克里斯蒂安走出屋子，他看见聆听者要离去了。他问他们为何而来，他得到了他们的回答。他对此大为惊讶，出于热情，他在乐器上做的事竟然会引起别人的兴趣。

他感到非常寂寞，尽管如此。他发现他可以唱歌给聆听者。然而他从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声，这很奇怪。

“他们没有歌，”那个每天到这儿来给他食物的女人说， “他们是聆听者，你是创造者。你唱歌，他们听。”

“为什么啊？”克里斯蒂安天真地问。

女人看上去被难住了： “因为这是他们最想做的事。他们被测试过，他们成为聆听者是最幸福的，你成为创造者是最幸福的。你不幸福吗？”

“是的。”克里斯蒂安回答道。他说的是真话。他的生活完美无瑕，他不会改变任何事，即使当聆听者在他歌声终了时离去。他看到他们的背影，让他感觉到甜蜜的苦涩，他也不会改变任何事。

那时克里斯蒂安七岁。

第一乐章

那个胡子长得相当奇怪且不相称的四眼矮男在矮树丛中等待，等着克里斯蒂安出门。这是第三次了，他被刚刚结束的曼妙歌声所折服，这是一曲悲哀的交响曲。虽然此时只是夏日，树叶离凋零尚有时日。但是凋零却无法避免。克里斯蒂安的歌声如是吟道：树叶的一生秉持着死亡的力量，它们的一生被死亡渲染。四眼男哀泣着。随着歌声结束，其他聆听者都离去了。唯有他藏在灌木丛中等待着。

这次。他的等待得到了回报。克里斯蒂安从屋子中走了出来。他在树林中走着，来到四眼男等待的地方。这个男人赞赏地看着克里斯蒂安从容不迫、毫不做作走路的样子。这位作曲家看上去大约三十岁。但是他旁顾左右的方式中带有某种孩子气，他走路的方式漫无目的，有时候会停下来。以便他的赤裸脚尖能刚好碰触上（但不会弄折）一支掉落的嫩枝。

“克里斯蒂安。”四眼男叫道。

克里斯蒂安转过身，惊愕异常。这么多年来，从没有聆听者跟他说过话。

这是被禁止的。克里斯蒂安知道法令。

“这是被禁止的。”克里斯蒂安说。

“嗨。”四眼矮男说道，伸手递出一个黑色的小物件。

“什么东西？”

矮男人做了个鬼脸：“只管拿着。摁一下按钮它就会播放。”

“播放？”

“音乐。”

克里斯蒂安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可那是被禁止的。我不能听其他音乐家的作品，那会玷污我的创造力。那会让我产生模仿和衍生倾向，我会失去创新能力。”

“吟诵，”男人说。“你只管吟诵便成。这是巴赫的音乐。”说这话时，他语带敬畏。

“我不能。”克里斯蒂安说。

矮男人摇了摇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缺了什么。但是我几年前来到这里时，就从你的歌声中听出来了，克里斯蒂安。你要的就是这个。”

“这是被禁止的。”克里斯蒂安应道，因为对他来说，要是真有人明知行为被禁却仍然想要去做，那着实令他吃惊。他无法接受这些新奇之物，那带给他事出预料之感。

远处有脚步声，还有人声。矮男人朝克里斯蒂安奔了过来，把录音器强塞进他手中，然后朝禁区大门走去。

克里斯蒂安拿着录音器，他举起它，透过叶丛中撒下的一点阳光。审视着它，那东西闪着黯淡的光。

“巴赫。”克里斯蒂安说道，“究竟谁是巴赫？”

但是他没有扔掉录音器，他也没有把它交给那个女人。

她走过来向他询问那个四眼矮男待在这做什么：“我想他等待了至少十分钟。”

“我三十秒前才遇见他。”克里斯蒂安应道。

“然后呢？”

“他想让我听另外一些音乐。他有个录音器。”

“他给了你没有？”

“没有，”克里斯蒂安说，“他难道还拿着它吗？”

“他肯定把它丢在树林里了。”

“他说那是巴赫。”

“这是被禁止的。你的脑袋瓜只要知道这个就成。要是你发现录音器，克里斯蒂安。你知道法令。”

“我会把它交给你。”

她瞧着他：“要是你听了那东西，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克里斯蒂安点点头。

“很好。我们会去找找的。克里斯蒂安，明儿见。下次要是有谁停在你身后，别跟他说话。乖乖回到屋子里，把门锁上。”

“我会照您吩咐去做的。”克里斯蒂安说。

那一夜夏雷大作，风雨交加，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难以入眠。个中原因，不是因为那天气之曲——过去有过几千场类似的暴风雨，他都能安然入睡。而是因为乐器后倚墙而躺的那只录音器。三十年来，克里斯蒂安生活的圈子仅仅是这个野生、美丽的地方，以及他自己创造的音乐。但是现在……

现在，他一刻不停地想。谁叫巴赫？谁是巴赫？他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和我的有何不同？他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的东西？

他的音乐是什么样的？他的音乐是什么样的？他的音乐是什么样的？

他脑中充满问号。黎明前。暴雨渐渐减弱。风儿停息了。克里斯蒂安从床上爬了起来，他没睡，整晚翻来覆去。现在他把录音器从它躲猫猫的地方找了出来，他摁了播放键。

起初那声音很怪，像是噪声，这种怪声跟克里斯蒂安生活的声音毫无关系。但是它有一个明显的模式，录音快终了时。时间还不到半小时，此时，克里斯蒂安已经掌握了赋格的概念，大键琴的声音萦绕在他的心头。

然而。他还是知道。要是他让这些东西出现在他的音乐中的话，会被发现的。所以他没有尝试赋格，也没有仿效大键琴的声音。

每晚他都聆听着那盒录音，学到的也越来越多，直到最后。看护者来了。

这名看护者是个瞎子。一条狗领着他。他来到门前，因为他是看护者，他甚至没有敲门，门便为他敞开了。

“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录音器在哪？”看护者问。

“什么录音器？”克里斯蒂安反问道，然后他明白这全无用处。于是。他拿出了机器，交给了看护者。

“哦。克里斯蒂安，”看护者说。声音柔和，带着点伤痛，“你为什么不把它上缴，反而还要听它呢？？”

“我是想上缴的，”克里斯蒂安说，“可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你的作品中的赋格突然消失了。你的歌声中突然有了某些只有巴赫才会有的东西。你还停止了新声音的试验。你在企图逃避什么？”

“是这个。”克里斯蒂安说，他坐了下来，复制出了大键琴的声音，这是他第一次弹出这个声音。

“以前你从没有试过这个，是不是？”

“我想你会注意到的。”

“赋格和大键琴，这两个东西你第一次碰到，也是你音乐中唯一没有吸收的东西。最近几星期，你的各种歌曲被巴赫着色感染。深受其影响。只可惜，没有赋格、没有大键琴。你违反了法令。我们让你待在这。因为你是个天才，你仅仅用大自然作为灵感。创造新东西。现在，你已不是本来的你，说真的，你无法再创造新事物了。你得离开了。”

“我明白。”克里斯蒂安说。心里很怕，但是他还没有真正理解屋子外面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我们会培养你，让你能够从事新工作。你不会饿死，你也不会无聊而死。但是因为你违反了法令，所以。如今你不能做一件事——”

“音乐。”

“不全是音乐。克里斯蒂安，有一种音乐，非聆听者的普通人也可以拥有。比如电台、电视、录音。但是你不能拥有的是实况音乐和创造新音乐。你不能歌唱，你不能弹奏乐器，你连打拍子也不行。”

“为什么不能？”

看护者摇摇头：“整个世界完美无瑕，太平和睦。人人喜悦幸福，我们不允许渎职之人打破法令，四处散播不满。如果你创造更多的音乐，克里斯蒂安，我们将会严厉惩罚你。非常严厉。”

克里斯蒂安点点头。看护者把他叫了过去，他走了过去，撇下了他的屋子、森林，以及乐器。一开始，他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切，把这当成是由于犯规而受到的必然惩罚。但是对惩罚的概念，对远离乐器的放逐的意义，他的脑子几乎是一片空白。

五个小时中，他一直在对身边经过的任何人大喊大叫。张牙舞爪，因为他的手指渴望碰到乐器的键、支板、控制杆、横条，但是他无法得到它们。现在，他明白了，他以前从没孤单过。

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好了正常生活。他离开再培训中心（那是一幢小楼，很少使用）时。看上去精力憔悴。苍老了许多，脸上笑容不再。他成为了一名卡车送货司机，因为测试说这项工作带给他最少的伤痛，最少让他想起自己的失败，而且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余下的一丝天资和兴趣。

他送炸面包圈到杂货店。

酒精、炸面包圈、卡车、梦境，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心满意足。

他内心没有怒火。他的余生可以活得没有痛楚。

他派送新鲜的炸面包圈。同时把走味的拿走。

第二乐章

“有乔这样一个名字，”乔总是说，“我必定得开间酒吧和小饭馆，这样我就能立块牌匾，上面写着‘小乔酒吧兼饭馆’。”然后他笑啊笑，因为，“小乔酒吧兼饭馆”毕竟是个很有趣的名字。

但是，乔倒是位好招待，看护者把他安在了合适的地方。不是在大城市。而是在小城镇。这个城镇就在高速公路边上，卡车司机经常来这。这个城镇离大城市不远，附近的人们常把一些有趣的事情当成家常便饭来聊。

因此。“小乔酒吧兼饭馆”是个可以光顾的好地方。许多人都来这。这儿不仅有时髦人士、有醉鬼，还有寂寞人和大善人，大家都纠集在这个灵光的地方。“我的顾客仿佛一杯美酒。只要来上这么一杯，那么一杯，产生的风味胜过任何作料。”哦，乔是个诗人，是个酒精诗人。他常常说：“我的父亲是一名律师，要是生在旧社会，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律师。直到老死。我连我错过了什么都不会知道的。”

乔是对的。他真是个好招待，他从不想做其他任何事，因此他很幸福。

然而。一天晚上。一个陌生男人走了进来。这男人有辆炸面包圈送货卡车，衣服上印着炸面包圈的商品名。乔注意到他。因为沉默牢牢抓着此人，就像气味一样紧抓不放——无论他走到哪儿，别人都会感觉到他的沉默，虽然他们几乎没有抬眼瞧他。他们有的放低声音，有的干脆停止谈话，故作沉思，望着酒吧后头的墙壁或者镜子。这个炸面包圈送货员坐在角落里。倒了杯酒，也就是说，他打算在这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因为要早走而把酒大口大口喝掉。

乔时刻留意别人的一举一动。他注意到，此人一直在朝黑旮旯里瞅，那里放了台钢琴。这是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旧的、走音的巨大怪物（因为这间酒吧的岁数也很老很老了）。乔心里纳闷：为什么此人对它那么感兴趣呢？的确，乔的顾客中有许多人对之抱有兴趣。但是他们总是直接走过去。往键上猛敲猛弹，企图弄点悦耳的声音出来，但是从那走音的键中蹦出的都是刺耳之声，他们最后都放弃了。然而，此人似乎很怕钢琴，他没有走近。

到打烊时，这人还在那里。乔突发奇想，他没有赶这人离开，他赶跑了醉醺醺的喧哗之人，关掉了大部分灯火，走到钢琴前，打开盖子，露出灰色的钢琴键。

送货员来到钢琴前。克里斯——他的牌子上写着。他坐了下来，碰了个键。声音不好听。但是这个男人一个接一个地碰了所有的键，然后又按不同先后碰了一遍。乔始终在旁观看，想知道为什么这人对钢琴这么热情。

“克里斯。”乔开口道。

克里斯抬头看着他。

“你知道什么歌吗？”

克里斯的脸变得很滑稽。

“我是说，一些老歌，不是电台里那些怪诞的学鸟声的蠢驴，是歌曲。《在一个西班牙小镇上》，我妈妈给我唱过这首歌，”乔唱道，“在一个西班牙小镇上。那是在这样一个晚上。星星儿眨着眼儿放下光，那是在这样一个晚上。”

克里斯开始弹奏，应和着乔微弱嘶哑的男中音弹奏。但这不是伴奏。乔打心眼里知道，伴奏绝不是这样的。

相反。那是对手，他歌曲的敌人，从钢琴里发出的声音奇怪、不协，天呐，太动听了。乔不再歌唱，静静聆听着。他听了两个小时。当曲子结束之后，他脑子清醒地给男人倒了一杯酒，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和他叮当碰杯。这个克里斯，这个炸面包圈送货员可以让那台该死的破烂旧钢琴唱歌。

过了三个晚上。克里斯又来了。他形容枯槁，担惊受怕。但是这次，乔知道将发生什么（得发生什么）。他没有等到打烊时间，提早十分钟赶跑了醉醺醺的喧哗之人。克里斯带着恳求的眼光抬头看着他。乔误解了，他走上前，打开键盘盖子，笑着。克里斯全身僵硬地走着，多半极不情愿。他来到凳子前，坐了下来。

“嘿，乔，”最后五个顾客中的一个家伙喊道，“提早关门啦？”

乔没应他。他沉迷地看着克里斯开始弹琴。这次没有序曲。没有在键盘上练指法和徘徊不前，只有力量。他弹奏钢琴的手法似乎钢琴不是用来弹奏的。烂音符、走音的音符。很好地融进了音乐，看上去它们安然不错。克里斯的手指。没有被十二度音阶难住。继续弹奏着。在乔的耳中，这是一首天籁之曲。

一个半小时后。克里斯弹奏完毕，顾客已经全走光了。他们全都喝完了最后一杯酒，摇摇晃晃地凭经验回家了。

第二天晚上。克里斯又来了，然后是第三天、第四天。不管在第一晚弹奏之后的几天里发生了什么秘密战争阻止他来这儿，他显然赢了，抑或是输了。这全然不关乔的事。乔关心的是。当克里斯弹奏钢琴时。他会从中得到音乐在以前从没带给他的东西，他希望得到它。

显然，顾客也希望得到它。快到打烊时，人们开始出现。很明显。他们只是为了听克里斯弹奏。乔开始愈加早地开办钢琴音乐会。他废除了弹奏开始后的免费饮酒制度。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那会让他倾家荡产的。

这样持续了两个月，漫长，前所未有。送货车停在外面，人们分立两旁，给克里斯让出一条道。让他进来。没人跟他说过什么话。根本没人说过一句话，但是每个人等着他弹钢琴。

他什么也不喝，只是弹琴。听着乐曲声，百余号人坐在小乔酒吧兼饭馆中，大吃大喝。

但是欢乐业已不在。笑声、唠嗑、友爱，全没了踪影。不久之后，乔厌倦了音乐，想让自己的酒吧恢复本来面目。他脑子里瞎琢磨着，如何才能摆脱钢琴。但是顾客会对他大发雷霆的。他琢磨着，是否要亲口跟克里斯说，叫他别再来了。但是他无法让自己跟这个古怪沉默的人开口。

最后。他做了一件他认为自己首先应该做的事。他叫来了看护者。

看护者在演奏中途到来。一个牵着一条狗的瞎眼看护者，还有一个无耳的看护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紧紧抓着东西以求平衡。他们在乐曲弹到一半时来了，没等它结束。他们走到钢琴前，轻轻地合上盖子。克里斯抽出手指，看着合上的盖子。

“哦。克里斯蒂安。”带着导盲犬的男人说。

“对不起。”克里斯辩解道，“我努力不弹的。”

“哦。克里斯蒂安，我必须做，可我怎忍心啊？”

“做吧。”克里斯蒂安说。

于是。没有耳朵的男人从大衣口袋中拿出一把激光刀，齐根切掉了克里斯蒂安的十指。激光切进去的时候。烧灼着伤口，进行了消毒。但是仍有几滴血溅到了克里斯蒂安的衣服上。现在，他的手变成了一坨无能的肉掌和指节。克里斯蒂安站起身，走出了小乔酒吧兼饭馆。人们重新给他让路，他们专心地听着瞎眼的看护者说道：“那个男人曾经违反了法令。我们不准他成为创造者。他现在是第二次违反了法令。按照法令。我们需要阻止他破坏系统。这个让你们所有人幸福的系统。”

人们懂了。有过几个小时，他们为之伤心，为之难过，但是一旦这些家伙自自在在地回到自己幸福的家里、回到自己幸福的工作中，他们对生活的十足满意便压倒了对克里斯短暂的悲伤。毕竟。克里斯违反了法令。而那个法令让他们所有人安然幸福。

甚至乔也是。乔也很快忘记了克里斯和他的音乐。他明白，他做得对极了。但是，他理解不了，为什么像克里斯这样的人会首先违反法令，他会违反什么法令呢？这世界上，没有一种法令不是为了人们的幸福而生的——乔也想象不出，会有一种法令他想违反。即使是一丁点的兴趣也没有。

然而，有一次，乔走到钢琴前。打开盖子，弹了弹钢琴上的每个键。当他弹完后。他趴在钢琴上。埋头痛哭起来，因为他知道。克里斯失去了这台钢琴。甚至失去了他的手指，他以后再也不能弹钢琴了——这就好像乔失去了他的酒吧。要是乔什么时候失去了他的酒吧，他的一生就不再有生存的价值了。

至于克里斯，另换了一个人驾着同样一辆炸面包圈送货卡车来酒吧。在这个世界的那个部分。没人再见过克里斯。

第三乐章

“哦，多美的早晨！”在自己家乡小镇上看过四次《俄克拉荷马》的筑路队工人唱道。

“在亚伯拉罕的内心摇滚我的灵魂！”在家庭吉他聚会时学会唱歌的筑路队工人唱道。

“黑暗之中，恳求慈光引领！”那个信上帝的筑路队工人唱道。

但是那个没有手指的筑路人，没有唱出叫人或停或慢的指挥交通的歌声，他只是听着，从不歌唱。

“你咋从不唱呢？”那个喜欢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人问道。他曾经问过所有人这个问题。

这个叫白糖的人只是耸耸肩： “不喜欢唱。”

“为什么叫他白糖？”有一次有个人问。 “我看他一点也不甜美。”

有坚定宗教信仰的人说道：“他姓名简称克哈。就像白糖，口哈，嘴巴开心啊。”此人的话引起一阵笑声，筑路工人的生活也因为这些调侃而变得轻松。

倒不是说他们的生活何等艰苦。对这些人来说。他们也被测试过，他们做这工作可以得到最大的幸福。他们被晒得黝黑，伤筋动骨，但是他们以此为骄傲。他们身后越变越长、越变越细的道路。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所以，他们整天在工作中唱着歌，他们觉得很幸福。

白糖除外。

奎勒莫来了。一个矮个的墨西哥人，说话时带着口音。奎勒莫告诉每个询问的人：“也许我来自索诺拉，但是我的心属于米兰！”然后有人问他为什么（经常是没人问起）。他会解释道：“我这墨西哥身体内有个意大利男高音。”然后他会证明给别人看，唱起普契尼和维尔第曾经写过的每个调子。“卡鲁索是个无名之辈，”奎勒莫吹嘘道。“听听这个！”

奎勒莫有录音器，他会伴着它一起歌唱。筑路时，他会加入随便什么人的歌声中，且和且吟，或者会高过原声助唱。这一飞冲天的男高音会掀翻屋顶。直插九天云霄。“我能唱。”奎勒莫说。

很快，其他筑路工会应道：“奎勒莫！再来一遍！”

但是有一天晚上，奎勒莫坦诚相告，道出了事实：“啊。我的朋友们，我不是歌唱家。”

“你什么意思啊？你当然是！”回答众口一词。

“胡扯！”奎勒莫哭诉道，声音夸张，“假如我是伟大的歌唱家，为什么你们从来没见过我去录歌呢？嗨？难道这就是伟大的歌唱家吗？胡扯！伟大的歌唱家生来就是伟大的歌唱家。我只是一个喜爱唱歌的人，可是没啥天分！我跟你们一样，就是喜爱筑路的人，把我们的干劲唱出来。可要是到了剧院，我绝不是！绝不！”

他讲得时候并不悲伤，相反他内心热诚、安心。

“我属于这儿！你们要是喜欢我唱歌。我能唱给你们听！我能和着你们的歌声一起唱，那时我感到内心平静。但是不要把奎勒莫当成伟大的歌唱家，因为他不是！”奎勒莫说道。

这是一个真心话之夜，每个人解释了他作为筑路工人的快乐。他们不想担任任何其他地方的工作。每个人，嗯，除了白糖。

“快过来。白糖。你在这儿不幸福吗？”

白糖笑了笑：“我很幸福。我喜欢这儿。这工作对我来说挺棒的。我也喜欢听你唱歌。”

“那你为啥不和我们一起唱呢？”

白糖摇了摇头：“我不是歌唱家。”

但是奎勒莫狡黠地盯着他：“不是歌唱家，哈！不是歌唱家。”

“你到底在说什么？”唱民歌的人问。

“我是说，这个叫白糖的人，他是个骗子。不是歌唱家！瞧瞧他的手。手指头都没了！你们好好想想，谁会切掉别人的手指头？”

筑路工人没想去猜这个谜。失去手指头有好多种可能性，但这不关任何人的事。

“他没了手指，因为他违反了法令。是看护者把它们切掉的。手指就是这样失去的。你们想，他当时在用他手指头干啥呢？看护者非得阻止他？他违反了法令，是不是？”

“住口。”白糖说。

“随你意。”奎勒莫说。但是其他人不会尊重白糖的隐私。

“告诉我们。”他们说。

白糖离开了房间。

“告诉我们。”

然后奎勒莫告诉了他们。白糖肯定是名创造者。他违反了法令。他已经不准再创造音乐了。一想到有位创造者，甚至是违规者——竟然作为筑路工人和他们一起工作，这些人心中充满了敬畏。创造者很少见，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不管是男是女。

“可为什么要切他手指？”

“因为。”奎勒莫说，“他后来肯定又想创造音乐。你第二次违反了法令，那么别人会让你没有这个能力第三次违反法令。”奎勒莫讲得很认真，因此，对筑路工来说，白糖的故事听上去就和歌剧一样壮丽、骇人。然后，他们一股脑儿涌进白糖的房间，发现这人正盯着墙壁。

“白糖。是真的吗？”喜欢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人问。

“你曾是创造者吗？”信上帝的人问。

“是的。”白糖回答。

“可是，白糖，”信上帝的人说，“上帝不可能让人停止创造音乐的，即便他违反了法令。”

白糖笑了笑：“没人问过上帝。”

“白糖。”奎勒莫终于说道，“我们筑路队有九人，一共九个。我们离其他人有百里之遥。你了解我们，白糖。我们对天发誓。我们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们干吗要告诉别人？你是我们中的一分子。唱吧。唱吧！”

“上帝的本意并非如此，”信帝的人说。“我们都在做我们最喜爱的工作，你呢。你爱音乐，却连调调都不唱一下。给我们唱唱吧！和我们一起唱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他们一口允诺。他们百口恳求。

第二天。喜欢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人唱起了《爱，把脸转过去》，白糖开始哼起来。信上帝的人唱《天父我神》，白糖微微地应和着。喜爱民歌的人唱起《摇荡缓兮，仁惠之车》，白糖加了进来，声音奇特。悠扬如笛。所有人开怀大笑，欢呼雀跃，欢迎白糖的声音加入歌唱队。

白糖无法避免地开始创造。首先是和声，这是理所当然的，奇怪的和声让奎勒莫皱紧眉头。一会儿，他便笑嘻嘻地唱起来，尽力去感受白糖对音乐的造诣之为。

和声之后，白糖开始唱自己的歌曲，用他自己的歌词。这些曲子周而复始，歌词简单明了，调子更是朴实。然而他将它们塑造得异乎寻常，把它们创造成前所未有的歌曲，这些歌听上去似乎有什么毛病，但是其实完全正确。很快，喜欢罗杰斯和汉默斯坦的人、唱民歌的人、信上帝的人沿路工作时，学起了白糖的歌。唱的时候，喜怒哀乐。所有感情一应俱全。

甚至奎勒莫也学会了这些歌。他的男高音被它们所改变，他那本来稀松平常的声音现在变得与众不同，优美动人。

某天。奎勒莫终于对白糖说：“嗨。白糖老兄，你的音乐肯定有毛病。但是我喜欢这感觉！嗨，你知道吗？我喜欢那感觉！”

有些是圣歌：“上帝，让我保持饥饿啊。”白糖唱。筑路队也唱。

有些是情歌：“把你的手儿放进另一个人的口袋。”白糖怒唱。“清晨我听见你的声音。”白糖柔唱。“夏天来了吗？？”白糖哀唱：筑路队也唱。

几个月内，筑路队进行人员调动，一个家伙在星期三离开了，另一个新人在星期四填补了空缺，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技能。每逢新人来到。白糖会保持沉默，直到他给出保证，他一定会保守秘密。

最后毁掉白糖的是一个事实：他的歌太刻骨铭心了。离开的人会和他的新工友一起唱这些歌，那些工友学会了这些歌。并教给别人。工友们在酒吧、在筑路工地上教人唱这些歌；人们很快便学会了，喜欢上了。有一天。一个瞎眼的看护者听到了这首歌。然后，他立马就明白了是谁创造了这些歌。这是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的音乐，因为在这些朴实无华的歌曲背后，每个调子中都显露出一些东西：北方森林的风仍在啸叫，树叶的凋零苦难仍然悬而未决。

看护者叹了口气。他从他的工具堆中拿了把特殊的工具。上了架飞机，飞到了离那个筑路队工地最近的城市。瞎眼的看护者坐上了一辆同伴的车，由同伴司机驾驶着沿路直上，到了路的尽头，那条路正想吞没一片荒野。他走出车子。听到了歌声，听到了一个悠扬如笛的声音，正唱着歌，那歌甚至可以让这个无眼的人落泪。

“克里斯蒂安。”看护者说，歌声停止了。

“你。”克里斯蒂安说。

“克里斯蒂安，即便是没了手指？”

其他人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所有的其他人，嗯。除了奎勒莫。

“看护者，”奎勒莫说，“看护者。他没害谁。”

看护者苦笑着：“没人说他害了谁。但是他违反了法令。你。奎勒莫，你乐不乐意去有钱人家当仆人？你乐不乐意当银行出纳？”

“别把我从筑路队里带走，大人。”奎勒莫说。

“是法令让大家各就其位。获得幸福。但是克里斯蒂安·哈罗德森违反了法令。从那时到现在。他散播音乐。让人们听到他们不想听的音乐。”

奎勒莫明白。自打这场战斗开始前。他就已经输了，但是他无法阻止自己。

“别伤害他，大人。我想听他的音乐。我对天发誓，我听后很高兴。”

看护者悲哀地摇摇头：“说实话，奎勒莫。你是个老实人。他的音乐让你痛苦，是不是？你得到了这世界上你想要的一切。但是他的音乐让你悲伤。自始至终。悲伤如一。”

奎勒莫想要辩解，但是他是诚实的。他扪心自问。他知道，这些音乐充满了忧伤。即使快乐的歌曲也在哀悼着什么；即使愤怒的歌曲也落泪；即使情歌也仿佛在说，万物难免一死。幸福只是过眼云烟。奎勒莫扪心自问，白糖所有的歌向他怒目而视。奎勒莫哭泣着。

“请别伤害他。”奎勒莫哭诉道。

“我不会。”瞎眼的看护者说。然后他走到克里斯蒂安面前，后者顺从地站在那等着。看护者拿起特殊的工具，抵住了克里斯蒂安的喉咙。克里斯蒂安喘着气。

“不。”克里斯蒂安说，他的嘴唇和舌头形成了这个字，但是没有声音出来。只有一声空气的嘘声。不。

“是。”看护者说。

筑路队默默看着看护者带走了克里斯蒂安。有好几天，他们没有再唱歌。然后有一天，奎勒莫忘记了悲伤。唱了一首《波西米亚人》中的咏叹调，打那开始，歌声便一刻不停地开始唱响。偶尔他们会唱首白糖的歌。因为这些歌刻骨铭心。

城市里，瞎眼的看护者给了克里斯蒂安纸和笔。

克里斯蒂安马上用满是纹路的手掌握住笔。写道：“我现在做什么？”

瞎眼的看护者笑道：“我们还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哦，克里斯蒂安，我们还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第四乐章

整个世界里，只有二十多个看护者。他们是管理系统的隐秘人士，虽然这个系统并不需要太多的管理，因为事实上它几乎让每个人都感到幸福。这是个完美的系统，但是即使最完美的机器也不定什么地方会出错，什么地方某人会举止失常，毁掉自己。为了保护其他每个人。也为了保护这人自己，看护者必须留意这种疯狂的行为，把它修复。

很多年来，看护者中最优秀的是一个没有手指、不能说话的男人。他会静静地走过来，身穿一身制服，那身制服决定了他所需要的唯一名字——权威。他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善、最易，也最彻底的方法，纠正疯狂的行为，保护这个有史以来第一个利于生存的系统。几乎利于每个人。

由于仍有少许人——每年有一两个，他们陷在自己设计的圈子里，既不能适应系统，也不忍心毁害系统。这些一直违反法令的人轻视他们的学问，那会毁了他们。最终，要是无法纠正他们的疯狂行为，那会让他们一头撞向系统。

力量的关键放在了这些人手里，他们得维护这个系统。他们过去有很强的动机去憎恨它，现在，他们悔恨吗？

“是的。”克里斯蒂安终于敢问自己这个问题，他回答道。

带着悔恨，他尽着自己的职责；带着悔恨，他逐渐苍老。最后，其他尊敬这个沉默人（因为他们知道他曾经唱过洪亮的歌曲）的看护者，告诉他，他自由了。

“你服务期满。”没腿的看护者笑着说。

克里斯蒂安扬起眉头，似乎在说：“然后呢？”

“流浪去吧。”

克里斯蒂安流浪去了。他脱下了他的制服，但是他既不缺钱，也不缺时间。他流浪到他以前生活过的地方：一条路，在山里；一个城市，他曾经知道每家饭店、咖啡店和杂货店；最后还有森林中的一处地方，那里的屋子由于风吹雨打而土崩瓦解，四十年来无人在此居住过。

克里斯蒂安老了。雷声咆哮，他只想到这是落雨的征兆。他的内心感到忧伤，与其说是因为他觉得他的一生愁苦不堪，不如说是由于他不记得那些歌了。

他坐在附近镇上的一家咖啡店里躲雨，此时，他听到四个少年弹着吉他，演奏技艺很糟，但是他们在唱一首他熟悉的歌。那首歌是他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铺沥青时创造的。少年们不是音乐家，也肯定不是创造者。但是他们发自肺腑地唱着歌，即使歌词是快乐的，每个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克里斯蒂安在他永远随身携带的便笺上写了一个问题，递给男孩们。

“这歌从哪来的？”

“这是白糖的歌，”这群孩子的头头回答，“这是白糖创作的歌。”

克里斯蒂安扬扬眉毛，做了个耸肩的动作。

“白糖是个筑路工人，他写歌。可是，他已经死了。”男孩回答。

克里斯蒂安笑着，然后他写道（男孩们不耐烦地等着这个哑巴老头走人）：“你们不幸福吗？为什么唱悲伤的歌？”

孩子们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虽然如此，那个头头还是开口道：“当然，我很幸福。我有份好工作。有个我喜欢的女孩，嗨。伙计，我已经应有尽有了。我有吉他，我有歌，还有朋友。”

另一个男孩说道：“先生，这些歌不悲伤。当然，别人听后会哭，但是它们不悲伤。”

“对，”另一个说，“只是写这些歌的那个人知道。”

克里斯蒂安在纸上飞快写道：“知道什么？”

“就是知道。总而言之，就是知道。”然后，少年们转过身，继续笨拙地弹他们的吉他，继续唱着他们年少未训的歌。克里斯蒂安走到门口。打算离去，因为雨已经停了，因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出舞台了。他转了个身，向歌手们稍微鞠了个躬。他们没有注意到他，但是他们的歌声就是他所需的掌声。他走出了喝彩声，走到了外面。屋外的叶子刚开始变色。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他听到自己在唱歌。但那只是最后一丝风声，那风疯狂地沿着街上的电线滑行。这是一首狂热之歌，克里斯蒂安从中认出了他自己的声音。

# 《无脑总统》作者：安妮·沃格尔

方长恕 译

一股耀眼的亮光，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耳边突然响起了刺耳的叫声：“起来！跟我们走！”

我睁开了眼睛，电灯被人打开了，两个警察闯进了我的卧室。一个用枪恶狠狠地对着我，另一个站在门边，警惕地注视着我。

我看了一下表，凌晨三点二十分。

我起床穿上衣服，问：“我洗洗脸，修修面行吗？”

“不行！”回答简单而生硬。

他们押着我走出房门，进入轿车坐定后，一个警察说：

“好，开车！”

“我们到哪里去？”我问。

没有听到回答，只感觉到金属枪筒在我的肋骨上顶得更紧。

我愤怒地提出抗议：“请问，我究竟犯了什么法？”

“少说话！不知道！“一个警察说。

汽车风驰电掣地穿过一排排建筑物，沿着小路转来转去，然后驶上主要街道。我很纳闷，警察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拘捕我？将要把我押到哪里去？我留心观察小车驶过的路，当到达市政大厅的交通灯附近时，我屏住了呼吸。如果车子向右拐，驶向伦敦市中心，那就意味着我将被带到伦敦警察厅刑侦部，问题将变得十分严重。可是，小车笔直地向前驶去。

不一会儿，车子将我们带到了当地的卫生部。

警察叫我下车。当我迳直走向卫生部青铜色的大门时，警察纠正了我的去路，叫我绕过卫生部的大门，沿着小路，走进了警察局。

我被关进一间牢房里。

环顾四壁，空荡荡的，没有床，没有桌子，只有一张椅子。我下意识地感到，我的囚禁生活开始了。

天将黎明。我强自镇定，按照往日的习惯，做了一下早操，伸伸腿，弯弯腰，然后，躺在地板上。我思绪万千，心乱如麻，静候即将降临到我头上的灾祸。

不一会儿，房门开了，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了进来，拿着一杯茶。当他看见我躺在地板上时，表现出惊讶。

“这里有椅子。”他指点着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觉得地板更舒服些。”

他把茶放在一块木板上，这块木板原来钉在墙上，可以放下来当作桌子用。

我又问他；“请告诉我，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很抱歉，我不知道。”

“今天早上走得仓促，我需要盥洗用具。”我说。

“我一定设法使你得到这些东西。”他说着走了出去，锁上了房门。

我坐下来，开始喝茶，这茶出奇地好喝。以前我曾经听说过，监狱里的茶煮沸后寡淡如水，而这次却不相同。也许，警察局的茶要比监狱的好喝些。

那个警察走了好久，仍不见回来。我想抓紧时间做一些事情，但令人恼恨的是，警察无端地拿走了我衣袋里的所有东西。

我开始构思写给《克拉彭信使报》的专栏文章，这篇文章应在今晚交给办公室。我写文章的习惯，是在睡前酝酿成熟，次日清晨一气呵成。但在目前这样的场合下，肚子空空，心事重重，不得不打消构思文章的念头。

当警察拿着肥皂、毛巾、修面用具和热水进来时，我当然感到高兴。

大约七点半时，给我带来了早餐。这一盘子东西，从外观到味道，都象锯木屑，难以下咽。

警察看见了我皱眉苦脸的窘态，说：“抱歉得很，我们未经允许，不能给你吃别的东西。”

“好，”我边说边推开木制的匙子，“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

“我不能告诉你。十一点钟左右，我带你去见部长。”

“哪一个部长？”

“是卫生部长，在隔壁门道里。到时将有一位福利工作人员陪着你去见他。”

“以前我见过这些人。你们把我折腾来折腾去，不知要搞什么名堂？”

“没有什么名堂，”他极为自信而又礼貌地对我说，“你想看看今天早晨的报纸吗？”

尽管我知道官方报纸不值一读，但为了打发时间，我点头同意了。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那个警察终于进来说，卫生部长约见我的时刻到了。

经过一扇通向两边的门，进入卫生部的院落。沿着铺有地毯的路，将我带到了一间拥有现代设备的小会客间。

部长坐在桌子后边，桌上放着鲜花，墙上有儿童游戏的照片。

他见我扫视了一下照片，就说：“这是些残废的孩子，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十分善良，有趣的。”

他招呼我坐下来，然后递给我一个好象是装纸烟的盒子。我谢绝了。

“啊……不抽烟。”他说着，坐下来态度严肃地翻阅我的卷宗。

我知道，在我的卷宗里，除了记载我发表在报上的一些文章外，没有什么别的内容。

他是一个肥胖的老头，生就一张丑陋、黝黑的面孔，他翻了几页我的卷宗。

“这些日子你感觉身体怎样？”他身子向后靠，摆弄着手指头，透过眼镜注视着我。

我直觉地意识到，这个部长的问话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怀好意的动机。于是，我告诉他我的身体很结实。

他不在乎对我的小小试探已经落空，仍用冷峻的眼睛看着我说：

“晤，上月你的医学测验不太好，你的智商下降７．４，发达肌肉的反应差，心脏跳动出现异常的征兆。整个人体测验表明，你感到不自在。”

“我并没有感到不自在。”我说。

“唉，小伙子呀，这是精确的科学测验得出的结论，你的感觉是不确切的。这个结论是由一个专家组精确核对测验以后做出的，你不能不相信科学。”

他的谈话听起来满有道理，似乎无懈可击。

我转过话锋，问：“我可以提问题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小伙子，我能替你做任何事情……”

“为什么今天凌晨三点二十分，我就被警察吵醒，用枪押着我来到这里？你该明白，我是具有合法身分的人。”

“唔……是这样的吗？”他的声音毫无感情。他慢慢抽出一支香烟点燃了它，悠闲地将烟雾吹向天花板，问道：

“你是否经常去想那些从来不会发生的事？”

“不，从来不！我告诉你的是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什么想象或幻觉！”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是证据，几小时前我还关在警察局的牢房里。”

我看着他，他不说话。看不出他是默认了此事，还是在暗自构思别的鬼点子。他换了一个话题说：“乔比先生，我要是你，我就要放弃给那些闹独立性的报纸充当撰稿人，那些报纸发行量太少，你的写作天才得不到发挥。我为你感到可惜。”

“你如此说，难道这样就导致了我身体状况的恶化？”我问。

“是的，有些征兆在早期阶段很难被人察觉，但如果你继续按这种方式生活，长此下去，将会给你带来致命的后果！乔比先生，我为你担心，老实说，非常担心！”

“我自己没有这样想。”我说。

“这正是令人担心之处！你自己不知道身体正面临危险。因此，为了安全起见，我为你安排了临时的检查，马上就做。好了，我很高兴这次短短的谈话。以后你如果再想见到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只需挂个电话，我的秘书将安排约见时间。”

他抬起脚来，向站在门口的警察发出了一个暗号。

警察把我交给一个护士，带我走进一个小房间，叫我脱光了衣服，取下手腕上的表，然后进入所谓的检查室。

一个医生模样的人，叫我坐在椅子上，取来一个象车轮样的器械，从后边固定在我的头上。我很快地昏迷过去。

当我从躺着的床上醒过来时，睁开眼睛，只觉得眼前是一片白蒙蒙的浓雾，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我伸出手指，放在眼跟前，只感到浓雾中点点暗影。

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

“很好，”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说道，“你逐渐会习惯的，请安静地躺一会儿。”

我听从了这个柔和的声音的忠告，但不明所以的疑团却在我的心中汹涌澎湃。

不一会儿，我感到两扇微小的窗子在雾中打开，逐渐变大，变得清晰起来。我看见了房间、墙、床的栏杆、门以及涂有柔和色料的天花板，但它们都非常小，好象是从倒拿着的望远镜的一端看出来的，显得遥远而清晰。接着，这两扇窗子逐渐变大，使视野扩大，房间中的一切物体，逐渐恢复到原来一样的大小。

我感到有件东西架在我的鼻梁上。

这声音继续说道：“刚才我给你戴上了一副眼镜。”

我偏转头，看见一个人坐在我旁边，穿着白大褂，耳上戴着一个小助听器。这是一张聪敏、漂亮的脸。

“可是我根本不需要眼镜。”我抗议说。

“你过去不需要，而现在需要它了。因为你眼睛里的眼球已被取走，换上了人工的晶状体。没有眼镜，你看东西会很困难。”

“这一切是为什么？”我很愤怒。

“请不要激动，激动只会给你增加痛苦。这一切嘛……是为了使你摆脱痛苦。”

我气得浑身颤抖。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今天从凌晨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我想起了我同卫生部长的谈话，一定是他干的勾当！这位政府工作人员竟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

“部长已经向你谈了，”这位穿白大褂的人继续说，“你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总想去过问不该你管的事。你应该知道，言多必失。除非你是警察当局的人，否则你就不该乱管闲事。”

“你是说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执政当局的错误是乱管闲事？由于我关心公众的利益，你们就给我挖了眼睛，配了眼镜？”

“我只是一个警医，我按照命令行事。据我所知，这种眼镜只能使用一段时期，到时你如要换配眼镜，你必须得到卫生部的准许。”

“若是这样，那我得十分小心，不要过早弄坏这副眼镜。”我说。

“恐怕由不得你。这种眼镜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无论你如何精心保养，经过一定的时间它就会自动失效，你不想换眼镜也必须换！”

“一个多可怕而讨厌的发明！”

“不能怪罪这个发明。起初，这位发明人发现这种眼镜没有什么用处，就主动放弃了。可是后来‘效力之国’当局发现了它，给它排上了用场。”他解释说。

“顺便说说，你以前在外边是否看到过有些人戴着这种眼镜和助听装置？”他接着问我。

“是的，看到过许多人。但当时我没有在意。”

“他们跟你一样，并不是先天性的视力和听力有病的人，是警察当局强加给他们的。”

“可为什么他们不提出控告？”我问。

“谈何容易！只要他们稍有举动，马上就会丢掉工作，连吃饭、居住都成问题，甚至性命也将受到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接受当局的控制，打发可怜的日子。”

“他们难道不能团结起来，推翻这种统治？”

“要知道，他们的统治是建立在集团生产、中央控制、教育、娱乐以及告密等基础上的，每一人都跟这种统治有牵连，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庞大而严密的蜘蛛网的控制。”

我望着这位警医，心里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因为他能直率地道出本来不该他说的话。

“你的这番谈话，使我感到惊异。作为一个警医，你竟对我这种人说了这些话。”我说。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说，“你不正是科林·乔比吗？你不正是经常给很有社会影响的报纸撰写文章的那个人吗？”

“正是，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由于职务上的原因知道你的。”

我沉默下来，心里对他的话作出评价。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我犹豫不定。我猛然看见了他也戴着助听器，我心里一亮。

“你刚才谈到一些关于助听器的事？”我问。

“是的，当局除了摘掉一些人的眼球外，还摘去另一些人的耳膜，改用人造的耳膜代替，以实现他们的控制。”他说，“我的耳膜，约在四年前就被摘去了。我原是医生，他们逼使我为当局工作，成为今天的警医。”

我同情地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心情。

“我这里保存着许多被挖眼摘耳的人的档案，他们都先先后后地按这种方式动了手术。我从我的同事那里，还知道更多的情况。”他说。

“这一点我很感兴趣，”出于职业上的敏感，我立即请求他，“我能看看这些名单吗？”

“完全可以，”他说，“但我没有带到这儿来。你如果能抽空到我家里来，你将看到要看的东西。”

“很好，但没有危险吗？”我说。

“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种冒险，我认为值得。”

“我同意，我们得抓紧时间。警察很快就要来了，不久就会释放你。我将我的住址写在纸上，藏在你的衣服里，小心被警察发现。”

“用不着写在纸上，我能记住你的姓名和地址，这样更保险些。”

“你记不住了，他们已对你进行了电击处理，你的记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破坏你的永久性记忆，使以后不能指控他们在这里所干的卑鄙勾当。”

我听从他的意见，收藏好了他写的纸条。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通知我可以离开了。

我走出大门。短短半天，恍如隔世。

我穿过白求恩公园，来到一块老坟地上。只见墓碑此起彼落，荒冢三三两两，四周象死一般的寂静，心灵深处感到似乎有声音在召唤我。我在墓地上走了一走，然后坐在一块墓石上。周围异常宁静，五光十色的世界离我如此遥远，我似乎听到了死神向我走近的脚步声。我没有恐惧，没有担心，也没有一丝激情。我坐着坐着，凝神闭目，以眼观心。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已觉得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我站起身来，离开了墓地。

我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伦敦他的住所附近。我又走了一程，找到了医生所在的街区。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跟踪监视。

我来到医生居住的公寓，见到了事先约好的放在门外的暗号：在阳光照射下，按铃上放了几根很细的头发。我沿着楼梯上了楼，在他的门前敲了敲门。

他自己给我开了门。我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当我从门边望进去时，我见到卧室里还有一个人。我站住了。

医生立即向我解释说：“这是约翰·莱丁格尔，我的好朋友。”他接着向他的朋友介绍我：“这是科林·乔比。”

这位陌生人向着我。一个机灵的小个子，一张喝醉了的脸，但眼神敏锐而阴悒。

我认识这张脸。几年前，他曾出现在电视屏幕和许多报纸上。他是一个著名的探险家和星际旅行家，曾经指挥第一艘宇宙飞船在火星上安全着陆。

我很惊诧地望着他。因为自火星登陆后不久，官方公开宣布，他已在金星登陆时，机毁人亡。

“你好象看到鬼了，是吗？”他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以为你的尸体已在几年前躺在金星上了。”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去过什么金星，也没有乘坐过任何一艘飞船离开地球。我被当局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受尽了折磨。后来，我设法逃了出来，离开了这个国家。几月前，当我获悉这里将要有所行动时，我才回来。”

“什么行动？”我问。

医生接口说：“请原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告知你所有的情况。简要地讲，我们不能忍受当局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已纷纷组织起来。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组，在一起碰了碰头，商量了一个方案……”

“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准备干掉当局的首脑。”

“你是说要干掉‘总统伯伯’？”

“是的。”他停了一会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你好些时候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正准备接近你，你就发生了今天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拘捕你，也算帮了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你了。”

“唔，是这样。”

“我很抱歉，不得不对你动了手术，没有办法，警察当局密切监视着我的工作。我做完手术后，紧跟着就有人进行检验，你可能还记得起，当你离开卫生部时，一个专家再次检查了你的眼睛，有这回事吧？”

“是的。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些瞎子和聋子中的一员。”

“我也很高兴有你跟我们在一起，”约翰说，“你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三个人坐到一起，开始酝酿行动计划。

“你喜欢喝一种黑色的威士忌酒吗？”医生问。

“如果允许，我想在晚上出去之前，喝一些黑色的咖啡。”约翰·莱丁格尔回答说。

我们交谈、讨论和争论，时间在融洽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流逝。

当我告别他们，走出住宅时，天色已近黄昏。微风拂面，送来丝丝凉意。

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酒，加上冷的黑色咖啡的刺激，同时肺里又饱吸了约翰·莱丁格尔从美国南部秘密带回的烈性雪茄所发出的浓烟，使我神志恍惚，步履蹒跚。可是，整个身心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庞然大物的“效力之国”的元首，将在我们的打击下，倒在血泊之中。从这里开始的连锁反应，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生。我深深地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感到激动和兴奋。

回到家里，便开始工作。我的任务是召唤那些被警察当局摘去了眼球和耳膜的人，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当局的统治。我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不信任我们的；第二类是跟我们想法相同，但不敢积极参加工作的；还有一类是人数更多的受害者，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斗争。估计到后来，我们将拥有大约六百名坚决革命的活动分子和五千多名成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时间一长，我的视力逐渐衰弱了。我找到了一个眼镜制造人，请他给我换副新的。他告诉我，他不能随便给我换眼镜，除非我拜见了当地的卫生部官员之后。

“可是，我没有眼镜就不能走去看他呀，”我辩解道，“我看不见路，无法走到他的办公室去。”

“好，让我挂个电话，请他们派个车子来带你去。”

我被带到了卫生部。

过了些日子，给我换了一副新眼镜，让我为一家官方报纸《闪光日报》工作。

不久，我被派去报道会议的情况。我竭力使我的报道既沉闷又单调，给他们形成一种我没有出息的印象，不再利用我，但没有成功，他们不理会我。

我只能继续泡在会议里，听那些没用的机构的各种成员成天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的发言。而且，这个会议一直要拖到九月份“效力之国”的总统生日那一天才结束。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一天，我突然从电话里得通知，为了迎接总统的生日，警察们将要抽调去进行训练。利用这一机会，我们可抓紧进行刺杀总统的准备工作。

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效力之国”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带着强烈而深沉的愤慨之情，怀着被摘去眼球和耳膜的仇恨反抗当局的统治，还有那些失去手臂、失去大腿，以及戴着人造鼻子的人。整个国家将笼罩在愤怒而激烈的气氛中，除了警察、总统本人和外星电影明星之外，再也找不到支持他们的人。“总统伯伯”将在他的臣民和警察的注视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然后，约翰·莱丁格尔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宣布总统的死亡和新纪元的开始。同他在一起的，有我在内的一个小组的人。其中，有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年轻的女人。她是一个射击选手，一个十分温柔善良的人。她的丈夫惨遭警察当局无端地杀害，而当局欲盖弥彰，迟迟才告诉她：一个警察在休假日散步时，在苏格兰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是食物中毒造成的。警察当局虚张声势地追查了一阵后，不了了之。

警察当局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激起了她极大的愤怒，她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多次主动要求刺杀总统，除掉这个伪善当局的罪魁祸首。

在我们的行动计划中，正缺少一个重要环节，一个熟练而大胆的行刺人，警察当局帮了我们的忙，给我们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我们的计划，顺利地付诸实行了。

总统的生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全国都处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中。

这时，总统正站在讲台上，准备发表他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他身后的一堵墙的后面，隐藏着行刺的女人。墙上开了两个小洞，一个用来观察，一个用来安放射击步枪的枪筒。

她等待着时机。

总统在掌声中开始讲话了。

不能让他的讲话超过两分钟，不能让他开怀大笑以博得听众的响应。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观察、瞄准、屏息、射击。

砰！墙洞里响起了小而尖细的一声，消失在总统身边的空气中。

总统突然停顿了一下，身子发生了晃动，嘴巴张了几张，然后反复地、语调不清地发出相同内容的声音。

他慢慢地，绕着他的脚跟，转动着身子。当他的背刚好转向台下听众时，人们看到了他被子弹击中的后脑。

从脑袋的大洞里流出来的，不是脑浆，不是鲜血，而是一卷卷录音带，一些小齿轮、电池，以及一些看起来象锯木屑的东西。

听众惊愕万分，“总统伯伯”竟是一个机器人！

会场顿时大乱。人挤人，人踩人，尖叫声，吆喝声，响成一片。

早在十五年以前，当他成为这个“效力之国”的第一任总统时，警察当局就已经给他换了脑袋，让他忠实地执行警察当局的指令。

那么，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警察当局的幕后指挥人？

# 《无人烦扰格斯》作者：[美] 阿尔吉斯·布德里斯

孙苗译

两年前，格斯·库塞维克驾车缓慢地行驶在返回布恩斯博罗的狭窄路上。乡间的道路很适合开慢车，尤其暮春时分。路上寥无人影，路旁树林翠绿尽染，不见一丝秋日的焦炽。午后的空气仍然凉爽清新。就要抵达布恩斯博罗时，他看见了那幢锁着门，风蚀斑斑的农舍。它方圆四分之一英亩，正待出售。他慢慢停下车，转身打量起来。

房屋需要油漆，披叠板已由白变灰，贴面褪色，房顶好几处没有盖板，阳光晒得发白的一行行雪松木条上留着一处处阴暗的方框，一些窗玻璃已破，但框架还在上面，房顶也还没陷下，烟囱依然挺直竖立。

他扫视着草地上蔓延生长的灌木丛和风刮成的一堆堆干草，宽阔朴实的脸上浮起平静温和的笑意，堆起风霜刻就的皱纹。他感到手心痒痒，真想操起铁铲干起来。他下车过路，上到农舍的门前。门框上钉着一张卡片，他抄下上面房产商的姓名。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已快过去两年了。此时正是四月初，格斯在草地上施表肥。这天一大早，格斯就在屋后一堆土边架起筛子，铲土过筛，同捣碎的泥灰沼混合，用小车把混合的土运到草地上，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然后细心地将土耙成薄薄的一层，刚好覆盖住草根，而让嫩叶露出头来。他打算在巨人队对科迪亚克队的棒球联赛下半场播放时干完活。他特别想看这场球赛，因为霍尔西将为科迪亚克队掷球，他对霍尔西怀有一种似父辈的关心。

格斯干起活来动作干练，用力均匀，偶尔停下来到他用玫瑰枝绕在前门上搭起的棚荫下喝点啤酒。不过天气有些热，午后不久他便脱去了衬衣。

就在他快干完活时，一辆破旧的小车驶来，一阵左右旋转后在屋前停下。一个瘦长得难看的男人钻出车来，他身着一件破旧的哔叽呢西服，稀疏的头发横贴在圆秃光亮的头顶上，用疑惑的眼光审视着格斯。

那车悄然驶来时，格斯抬头望了望，只见车门上依稀印着“福尔莫思郡公务办公室”的字样，格斯耸耸肩，继续干他的活。

格斯身材魁梧，双肩厚实而宽阔；胸部深厚，长着浓密的铁灰色的毛；因年事腹部有些往下突起，但是皮下长着结实的肌肉；他的上肢比许多人的大腿还粗壮，前臂也硕大无比；脸上布满了皱折，平坦的脸颊刻着两道深深的沟纹，经弯曲的鼻子边与包围着厚唇的皱纹相连，最后伸到宽宽的下颏会集一处，他那皱纹密布的高颧骨上闪动着一双淡蓝的眸子；稠密的头发白如木棉。他皮肤呈棕褐色，那是常在日光下炽晒才会有的，但脸上却始终是褐色。他健壮黝黑的身上刻着几条白色的伤疤，一道细细的刀伤从裤腰斜伸到腹部左侧，双手手指粗实，隆起的关节处也有几道横着的伤疤。

那公务员看看邮箱，对照着手上的一个信封核实上面的姓名，尔后停下来，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惶惑，再次打量格斯。

格斯恍然意识到大概他的形象使来人这样不安；筛土耙地，尘土弥漫空中，同身上的汗水沾在一起，他脸上胸前，手臂后背全沾满了灰土。他自知即使衣着最整洁得体，也不会显得文雅大方、绅听气十足。此时他怎么能怪那公务员那样心存疑虑呢。他努力用微笑打消对方的不安。

公务员舔舔嘴唇，轻轻咳了一下清清嗓子，头向邮箱方向侧了一下说道：“对吗？您是库塞维克先生？”

格斯点头：“正是，我能为您做什么吗？”

公务员扬起手上的信封：“收到郡议会的通知。”

他轻声咕哝着，但显然正竭力把格斯同这周围的一切联系起来：玫瑰棚架，修剪整齐精心培养的花圃，四周的栅栏，石板铺砌的小路，柳树下的小金鱼池，油漆一新的白色房舍，套上了窗罩和明亮窗板的窗户，闪亮的玻璃里衬映着窗帘。格斯等他从那显而易见的思绪中回过神来，但他心里轻声叹息着什么。他同其他许多人一样有过这让人迷惑的一刻，对此他十分习惯，只是这次似不相同，可不在意。

他适宜地等了会后说：“进来吧，外面挺热，我冰箱里还有些啤酒。”

公务员又有些迟疑：“这个……我不过是来送这个通知的。”说着仍四处打量，“这地方收拾得可真好，是吧？”

格斯笑笑：“这是我的家，人人都爱住在好地方。急着走吗？”

公务员似乎让格斯话中的什么东西给弄得心神不宁，猛然抬起头来，显然刚意识到给问了个直截了当的问题。

“嘿？”

“您没别的急事，是吧？进来吧，来点啤酒，春天里这样的下午，不该让人急得像团火。”

公务员不自然地咧嘴笑笑，“不……不，甭猜。”尔后快活地说：“好吧！不要介意。”

格斯引他进屋，也咧嘴惬意地笑着。房屋修理好后，还没人进来看看，公务员是他迁入后的第一位来宾。

布恩斯博罗镇是个小地方，没什么送货员，你得自己开车进城购物，也没邮递投送，当然格斯也没收到什么邮件。

他把公务员延进起居室，“请座，我就来。”

他快步走到外面厨房，从冰箱里取了些啤酒，托盘上放上杯子、一碗土豆片和椒盐卷饼就端了进来。

公务员还站着，正浏览室内占据了两面墙的藏书。

看他的表情，格斯真感后悔：这人不是那种会怀疑像库塞维克这样一个十足的乡巴佬怎么会读这些书的人。那种人尚可与之交谈，一旦最初的误解消除了。不，显然公务员也感到不解，成年人怎么会摆弄起书来，特别是像格斯这样的人。喏，那些小子中有摆弄摆弄大学政治学的，那是另一回事。成年人却不该如此。

格斯明白要指望这公务员什么可是看错了人。他本该清楚他是否急于有人相伴。他渴望有人陪伴，但此刻他该彻底清楚他不要寻找什么同伴。他把托盘放在桌上，很快打开一瓶啤酒，递给那人。

“谢谢，”公务员咕哝着喝了一口，大声地吐口气，用手背擦擦嘴，又环顾了一次房间，“干这些费了你不少劲吧？”

格斯一耸肩：“大都是自己亲手干的，做架子、家具什么的，有些漆我得买，还有书和唱片。”

公务员咕哝着什么，似乎相当不自在，或许是因为他带来的通知。

是什么样的通知，格斯发现自己正想知道。不过他既然现在犯了个错，给了那家伙一瓶啤酒，就得礼貌地等他喝完才问。

他走到电视机前，“您是棒球迷吗？”

“当然！”

“巨人队－科迪亚克队的球赛该开始了。”他打开电视机，拾起一个跪垫坐在上面，以免把椅子弄脏。

公务员踱过来，站看看电视，慢慢喝着啤酒。

第二场比赛开始了。球员正准备到位，霍尔西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荧屏上，年青投球手用左手柔软无骨似地掷出球，显得根本没用多大劲，但球却哧哧地掠过击球手，声音从本垒处的扬声器里传出，清晰可闻。

格斯冲霍尔西点点头：“他很棒，不是吗？”

公务员一耸肩：“可以这么说，不过，沃克是他们中最棒的。”

格斯发现自己又忘乎所以了，轻轻叹了一声。公务员自然不会很注意霍尔西。他开始讨厌起这家伙了。他那典型的先入之见总会说什么是对的，什么不对；谁有权种玫瑰，谁没有。

格斯问：“您能马上说出霍尔西的记录？去年的？”

公务员又耸了一下肩：“说不出，不太差，清楚地记得大约十三比七。”

格斯颔首，“嘿……沃克呢？”

“沃克！嗨，伙计，沃克赢局大约二十比五，是的，三个无安打赛局，沃克呢？嘿！”

格斯摇摇头：“沃克是个很棒的投球手，好吧，不过他没有掷过无安打赛局，所以只赢了十八局。”

公务员蹙起额头，张嘴想申辩，后又闭上了，那情形像个确信会赢的赌徒，突然发现自己的记忆同自己开了个玩笑。

“您看……我想你是对的！嘿！什么鬼让我以为沃克了不起，你知道，整个冬天我都在大谈沃克，没一个人说我错了吗？”他搔搔头，“现在有人投球开局了！这人到底是谁？”他专注地瞪大眼睛。

格斯平息静气地看着霍尔西掷出连续的第三个球，皱纹密布的脸上绽出笑意。霍尔西依然年青，正值鼎盛时期，赛球劲头十足，兴致盎然，就像处在事业顶峰的人所有的感觉。喏，阳光下的球场上，他同精于此道的前辈们一样棒。

格斯想知道霍尔西会多快识破他自己设下的陷阱。因为对于霍尔西，这不是比赛，对于急转手马修森才是比赛。对于左撇子格罗夫，花球手迪安，摆球手费勒和快投手左尔德这才是比赛，但是对于霍尔西，这总像是初登台表演的复杂的单人纸牌戏。俄顷，霍尔西就意识到：你不可能在单人纸牌戏中偏袒自己，如果你知道所有的牌都在哪，假如你知道，除非你有意自欺，你就不得不赢，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意思呢？不日他会懂得世上没有他赢不了的球赛，无论是经过精心筹划，或是过去那种称作比赛的体育竞赛，还是亿人牵动的——社会中的竞争，这种社会竞争犹如弹球机游戏。

还有什么呢，霍尔西？还有什么呢？如果你想到了，请看在我们不管何种兄弟情分上，告诉我。

公务员哼哼道：“好吧，这不要紧，我想我总能在家里的记录册中查到。”

“是的，您会的。”格斯轻声说，“但您不会留意上面的记录，即使留意了，您也会忘记，而且绝不会想到你已淡忘了。”

公务员喝完了啤酒，把瓶子放回托盘上，这才有空想起他为何而来。他又扫视了一下房间，仿佛记忆是某种提示，“这么多书。”

格斯点点头，眼睛却看着霍尔西出场走到踏板处。

“嗯……这些书你都看？”

格斯摇摇头。

“那本呢？那个叫米勒的家伙写的？听说挺不错。”

原来这公务员对某些文学的某些方面还有点兴趣，“我想是的。”格斯如实回答，“我读了前三页，曾经。”

如此而已，他已猜到下文会是怎样，某某人会干什么，何时干。他已没兴趣了。

买这些书是个错误，是许多类似的尝试中的一个。如果他曾想精通人类的文学，可轻而易举地在书店里挑选翻阅，大可不必买回家，再做这实质上相同的事。无论做什么，他也不能企望会有什么情感上的投入，不过面对藏书，一排排整齐没用的书总比光秃秃的墙面感觉好些。文化的种种装饰不过是各种各样的防护，即使它属那种习得文化，而非感知文化，对于他不过犹如印加人的文化。正如他可能尝试过一样，他绝不可能是印加人，甚至也不是玛雅人或阿兹台克人，或是有同宗血源的什么人，除非将这种关系追溯延伸到极深远。他没有自己的文化渊源，没有曾安身立命、繁衍生息的故园，他的历史空如深谷传声，虚若浮萍逐水，没有可谓之“这就是我自己的故土家园”。

霍尔西此局三球就使第一个击球手三击不中而下场，随后又掷出一个慢而漂的球到第二个击球手正可击中的地方，结果，他甚至头还未及抬起，球已哧哧有声地飞出场外。总共八次投球，后两个击球手也因三击不中退下场。

格斯微微摇了摇头，那神情犹如你不再为你的偏袒熟视无睹时一样。

公务员递过那封信，“喏。”

他忽然开口，仿佛已犹豫良久，最后到了非下决心的一刻，尽管他显然对格斯可能作出的反应感到惶惶不安。

格斯打开信读起来，尔后犹如先前公务员一样，目光环顾四周。

公务员变得更加支支吾吾，格斯脸上阴郁的表情不由得忽隐忽现。

“我……我想让你知道我对这事很抱歉，我想我们都很抱歉。”

“当然，当然。”格斯急忙点头。

他站起来，凝望窗外，看着他精心施过表肥，辛勤弄平的草地，苦笑扭曲了面部。去年他在这里犁地耕耘，捡出卵石，播种浇水，培土施肥，构筑花圃，草坪已渐露端倪。啊，现在那些辛劳全成了徒劳。这整块地、房舍，所有一切都被征用。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他们准备把这路改成十二条车道的货车公路。”公务员解释道。

格斯神情恍忽地点点头。公务员挪近了降低声音说：“是这样，我是差来亲口告诉你这个通知，不只是书面通知。”他又侧身近些，开口前又扫视四周，确信地把手放在格斯裸露的手臂上，喃喃道：“只要你不过于贪心，你开什么价都可以，钱不是由郡里付，甚至也不是州里付，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格斯懂得他的意思：十二条车道的公路可不是什么部门能修筑的，除了国家政府。他还懂国家政府若没有理由是不会筑这条公路的。

“在霍利斯特和法哈姆之间修路？”

公务员神色暗淡地喃喃道，“不清楚吗？”

格斯淡淡一笑，使公务员迷惑不解。不过这不会是秘密——不会很久，一俟计划付诸实施，其目的就不言自明了。此外，公务员也不会去冥思苦想。

格斯心里涌起一丝固执和任性，他知道这是由于他对将失去农舍的气愤。但是他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恣意妄为。他忽然问：“您叫什么？”

“嘿……哈里·丹弗斯。”

“好吧，哈里，您想想看：我告诉您我能阻止修这条公路，如果我要的话。您想想看：没有一辆推土机可以开近这里而不会抛锚，没有一把铁铲可以碰一碰这块地；如果他们要爆破开路，好端端的炸药就不爆炸。告诉您如果他们修成了这公路，它会软得像冰淇淋，如果我想让它那样的话，还会像河流一样流走。”

“嘿？”

“给我您的钢笔。”

丹弗斯机械地伸手把笔递过去，格斯把笔放在掌心里，揉搓成了一个球，掷向地上，当从厚软的地毯上快速弹起来时，他又一把抓在了手里，从手指间拉出，笔变回圆柱体，他拧开笔帽，用两只手指把它碾成一块薄板，在上面草草地写起来，然后又卷成笔帽，用指甲吸出墨水与指甲化为一体，把丹弗斯的名字镂刻在金属面下，最后拧上笔帽递还这个郡府的公务员，“留作纪念。”

公务员低头瞧着手上的笔，有些目瞪口呆。

“怎么？”格斯问，“您奇怪我怎么玩的，想知道我是什么人？”

公务员摇摇头：“太棒了，我猜你们这些魔术师一定花了不少功夫练习，嘿？你不会说我也能花那么多功夫练一手吧。”

格斯点头：“那可是个万全有效的好看法。”

他思忖着，特别是当我们无意识地开垦出一块地方以避开好奇的人们时，你还能有什么看法呢？他的目光越过公务员的肩头，停留在草地上，嘴角黯然地抽动了一下。眼见那些树木和花圃，他想只有上帝才能创造树木，那么我们大家就该在园艺中寻求挑战吗？我们去居所豪华的富人家当园艺师？驾驶着自己锈迹斑斑的破车，给自己的割草机上油，操着锋利的剪子，跪在那些人类所有的草地上，炎炎夏日里，踱到他们厨房门前，以求一口水喝？

这公路，对，他能阻止修筑这条公路，或让它绕开他这里。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抑制人们的好奇心，没有，除了让他自己心甘情愿地放弃，但这得逐步进行，以使其心力交瘁。没有人总看见这农舍、草地、玫瑰树，或看见这饱经风霜的老人在此饮酒，即使看见也绝不会注意。然而当他初次进城或今后死去，这地方便会荒芜。尔后还会发生什么事呢？招来人们的好奇，进行一番调查，东拼西凑些臆断以自圆其说。还会有什么呢？血腥大屠杀？

他摇摇头，人类不会取胜，只会一败涂地。那正是他何以不给人类留下任何线索的原因。他无意屠宰羔羊，他的同类会吗？他却怀疑。格斯紧绷着嘴，同类中他能确定的只有霍尔西，但还有别的人没法找到。因为他们在人类中没有引起反应，役有留Ｆ跟踪的痕迹。可惜他们之间没有心灵相通，只有当他们像霍尔西那样显示自己时，才可能被发现。

他思忖着：霍尔西是否希望有人注意到他，以便与他联系；霍尔西是否甚至怀疑还有他的同类；当他格斯·库塞维克不时见诸报端时，是否引起了注意。

这是我们种族的诞生，种族的黎明，他这样想着，这是第一代，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代吗？他想知道自己的女性同类在哪里。

他转身对公务员说：“我只要我为这地方所付出的，不想多要。”

公务员微微睁大了眼睛，继而又放松下来，一耸肩道：“随你的便，不过如果是我，我会好好敲政府一笔。”

格斯心想：是的，毫无疑问你会那样，但我不想那样做，因为你不单想夺走幼儿的糖果。

这样超人得离开这里，给人类让开路。格斯暗自发笑，这令人扫兴的地方，扫兴的地方，既纯朴仁慈，自治自律，但又十分可恶和扫兴。不幸的是自然的造物主还从未意识到造就了像人类社会这样的群体，造就了人类的变异体，因而成了实用的希腊字母Ⅲ。为保护这十分稀少而稚弱的新物种，造物主赋予了他们完美的伪装。其结果是：当年青的奥古斯丁·库塞维克上学时，才发现他没有出生证明，没一家医院记得他的出生，严重的是他人类的父母有时竟一连几天忘记了他的存在。当年青的冈西·库塞维克要上高中时，才发现他从未上过中学，尽管他能说出老师的姓名，学过的课本，或教室。他虽然能出示报到卡，却归错了档案。那些痛苦的会嚼也全然忘记了。没有人怀疑他的存在，确实人们仍然记得他的存在，记得他的影响以及他受到的影响，不过人们颇感那恍若是在一本极其乏味的书中读到的东西。

他没有过去和现在，没有朋友，没有女友和爱情，没有曾生活过的地方。世上如若真有幽灵鬼魂，他该与他们为伍。

在青少年时期，他已发现他与人类绝没有丝毫联系，这是他所处环境的显著特征，因此他对人类进行研究。他没有同人类生活过，人类没有传授给他具有个人价值的东西：人生追求，伦理道德，生活方式，这些对他都没有产生相应的反映，当然他对人类也绝没有留下任何印迹。

古代巴比伦农夫的生活只有些历史人类学家才感兴趣，而他们中没有人真想成为巴比伦农夫。

基于他公正的观点，他已经解析了人类社会的方程式；对人类的了解程度如同自然学家了解鹿喜欢吃白杨树叶一样，因而他又致力于研究人体的解脱，发现了寻衅斗殴击败对手带来的内心刺激，以及砸扁别人的鼻子使其对他刮目相看带来的惬意。

昔日若不是有一个装卸工用纸箱刀砍他的话，他或许已经永远固定在曼哈顿码头上了。人类文化对他的要求显而易见：他得杀人。那已成了没有规则的个人拼搏的结果。他发现可以杀了人而不受惩罚，根本没有案情调查、追踪凶犯，就不了了之，这使他感到厌恶而非可怕。但这却使他唯有可能逃脱困境。他生来就处于这种困境。智力的竞赛已毫无意义，而有组织的运动竞赛相应成了唯一的活动。人们整理出他取得的竞赛成绩，并用一大垛新闻记录来诠释他的成就，因而他们提供了他的第一手正式生平经历。人们可能会忘却他的辉煌成就，但当查阅那些记录本时，无疑会找到他的名字。档案可能归错，学校成绩单会丢失，但除了那块令人扫兴的地外，还需更多的东西才能转移那些纷至沓来的众多新闻报道和统计材料，他们像蹩脚球员脚下的球一样缓缓跟进。

格斯对此沉思默想，仿佛对于他同类的任何男性，进程中的这一环节不可避免。三年前当他发现霍尔西，他的假设就得到证实，但霍尔西对另一个男性有何益处呢？彼此安慰？格斯并不试图与人类交往。

公务员清了清嗓子，格斯扭头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已把公务员还在这儿给忘了。

“嗯，我想我得走了，记住，你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格斯未置可否地做着手势。信已送到，他何不告知他已达到目的而可离去了呢？格斯凄然一笑，难以言表的人类达到了什么目的？他又将去到何方呢？霍尔西正沿着明显的标记走下山谷，还有别的人吗？如果还有，他们会在什么地方按另一套常规行事。他们甚至还没有露面，他和他的同类只有通过复杂的排除程序才能彼此相识，他们得留意那些没人注意的人。

格斯为公务员开了门。

看见那条路，他又找回了思绪。这公路起自铁路交会地霍利斯特，通往法哈姆的空军基地。他用社会数学进行计算，早已预计到在那里会建造并发射第一艘飞船，无数的卡车会不停地隆隆驶过这条公路，把人员和物资运往那空旷的原野。格斯抿着嘴唇，默想太空上太阳系以外的什么地方还有另一场竞赛，有迹象清楚表明他们会造访地球，人类将与他们相遇，同样他能预计他们这场与人类较量的结果：人类获胜。

格斯·库塞维克不能对他怀疑潜藏于星际中的挑战进行调查。尽管剪贴簿里装满了短评和剪报，他依然未能透彻了解公众意识。霍尔西以其非凡的技能打破了有史以来的所有记录，而被称颂为来自乡村的“漂亮的投球手”。

他申请加入空军时能提供什么证书？如果他有证书，第二天谁还会记得呢？他的体检、预防接种以及训练等情况怎样？谁会给他留出舱位？谁配给他供给品？分配氧气时，谁会将他的消耗量记入总量？想偷乘飞船？没那么容易的事。飞船系统里舱室狭窄，谁该死而让他活下来？总之，就实效而言，他该屠宰哪只羔羊呢？

“好了，再见。”公务员说道。

“再见。”格斯答道。

公务员下了石板路，走向那小车。

格斯自言自语道：我想如果演化中少了些保护而多些富于创见的思考，那对我们该有多好。偶尔发生大屠杀就不会对我们有损害了，至少犹太人区解决了婚姻问题。

我们的种子已播撒在这方土地里。

忽然，格斯被一种无以名状的什么催促着向前奔去，从小车敞开的车门往里望，他见公务员正忧心忡忡地低着头。

“丹弗斯，您是个体育迷。”格斯急促地问，他意识到他的声音太急切了，因而把公务员吓了一跳。

“没错。”公务员紧张地将身体往里移。

“谁是世界重量级冠军？”

“迈克·弗雷齐奥，怎么啦？”

“他击败了谁成了冠军？过去谁是冠军？”

公务员噘着嘴：“嘿！已经好几年了，哎呀，不知道，记不起了，我想可以查到。”

格斯缓缓舒了口气，‘半侧过脸回眸农舍、草地、花圃、小径、玫瑰树、柳树下的金鱼池，“别在意。”他说着返回了房屋。

公务员驾着那摇摇摆摆的小车消失了。

电视机里发出阵阵喊声，格斯看了看比赛情况。

比赛进行得很快，霍尔西目前已掷球安全进一垒，巨人队的投球手干得也同样棒，因而比分是一比一平。现在轮到巨人队击球，这是第九局的最后一个球。电视镜头拉近，给霍尔西脸部一个特写。

霍尔西看看击球手，眼里毫不在意，挥舞起手臂掷出了一球本垒打。

# 《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作者：[日] 小林久三

一

斜坡路上，迎面驶来了一辆殡仪馆的接尸车。

新开看到这辆接尸车时，咋了一下舌头，停止了跑步。接尸车这么早开出来，倒也是少见的，但是，他为了健康而练习长跑，一开始就遇上了接尸车，真是个不祥之兆。

新开站在路边，瞪眼望着接尸车。接尸车可并不了解他那种心情，还是慢吞吞地从斜坡路上开过来。新开无意中向驾驶室内望了一眼，不由得目瞪口呆：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他想：也许是眼睛的错觉吧。此刻，车子已开到了新开的面前，于是他仲长了脖子，窥视车内，别说司机，竟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根黄色的金属棒竖在那里。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原来是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新开嘟哝着，他一下子感到茫然了。

接尸车在他面前开过，缓慢地下了坡。尽管没有人操纵方向盘，汽车还是平平稳稳、慢慢悠悠地行驶，始终保持着一小时３０公里的速度。

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开捉摸着，目送着接尸车驶下了长长的斜坡，向左拐了个弯，从视线中消失了。他眨巴着眼睛，环视四周，时间刚过清晨5点。在这多摩丘陵上开辟的新兴住宅区一带，还没有车辆往来，也看不到一个行人。

在看到奇怪的东西，情绪受到冲击之后，他失去了继续跑步的念头。为了防止中年发胖，他一下子心血来潮，刚从三天前开始练习晨间长跑。今天早上，他穿上了昨天才买的运动衣，还揉着惺松的睡眼，就从家里跑了出来。正当他跑到斜坡路上，就碰上了这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他像被泼了冷水，在折返到自己家里之后，心里还感到懊丧。妻子腾江免不了数落他几句。“你的意志也太脆弱了，一套运动衣就花了１３０００元哩！”

于是，新开只得又跑了出去。他在哪一本周刊上读到过，进行长跑健身，必须杂念全无，这才能见效。而在今天早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那辆无人驾驶的接尸车，总在他的眼前晃现，人虽在跑步，心里却是乱糟糟的。昨晚，他喝了不少酒，４０岁才出头的人，还不大抵得住酒劲。或许还有醉意吧，那看到的肯定是幻影了。奇怪的是：无人驾驶的汽车下到斜坡的尽头后，还向左拐了个弯，可那里是建筑工地，是没有房子的，而接尸车向没有住家的工地驶去，简直有点荒唐了！

“不，我倒要等着瞧！”新开紧皱眉头，自言自语。他确实听妻子说过，那边工地附近，原有一些无人祭祖的坟墓，施工之前，请来僧徒给超度了一番，这才迁走坟墓，让推土机推平了墓地。那辆接尸车会不会是灵魂招来的呢？新开一想到此，全身像浸在冷水里一样。或许是坟墓拆迁后，那些无人祭祖的游荡着的鬼魂要另觅安息之地，这才叫来了接尸车的吧？既然是从阴曹地府叫来的接尸车，没有司机就并不奇怪了。呵，原来是一辆从冥府开来的接尸车。“真会有这样的事吗？”新开苦笑着。

新开是在川崎公司所属的通信器材厂计算机研究室工作的，

是个理性论者。除非这是飞碟之类超现实性的东西，否则，这种奇怪的反常现象，很难使人相信。但早晨的事，总有点蹊跷。他草草地结束了长跑，回到了家里，把早上目睹的怪事告诉了妻子。

“别做梦了，你不是去跑步的吗？”腾江毫不介意地笑着说。

“这样的事，我可没听人说过。”

新开被挫伤了自尊心，可还是被那目睹的情况纠缠着。

“总有什么原因吧。”他坚持着说。

“你急于练长跑，神经太紧张了。”

“不过我确实是亲眼目睹的。”

“那就一定是个隐身人，驾驶着那辆接尸车了。”

“你不相信吗？”

“当然不相信。”

“可我还是相信。”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可要恼火了。”膝江换了衣服，走进厨房去准备早餐了。她有低血压病，早起总感到不舒服，心情也不好。两个孩子，大的小学六年级，小的三年级，为了他们上学，她每天都得早起，现在正歇斯底里地骂着他们。关于那辆无人接尸车，要再说下去，她会歇斯底里大发作的。

新开独个儿冲了杯咖啡，在客厅里看起晨报来。报纸的字里行间，不时出现那辆无人接尸车，扩大到了整个版面。喝罢浓咖啡，他小声地自言自语地说：“毫无疑问，我看到的确是一辆无人驾驶的按尸车。”

二

早晨７点５０分，新开出了家门，乘上了开往新百合山的公共汽车。他要从新百合山换乘小田原快车去登户，再从登户换乘南武线到武藏小杉车站下车，然后，步行５分钟，就到他工作的公司了。他站在新百合山车站的站台上时，听到身后有一个年轻女子在招呼他。

“早上好！”

新开回头一看，心中一阵激动。那是近野良子。她住在附近的一幢公寓里，从新百合山车站步行１０分钟就到了。和新开同在计算机研究室工作，上班途中经常碰面。一个妇女，能从国立大学的物理系毕业，可数凤毛麟角了。这样一个人才出众的女性，却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她鹅蛋脸，滑润的肌肤，独具一股熟透的水蜜桃般的魅力。该有３０岁了吧？但看上去要年轻五六岁，还是姑娘独处。她浓妆艳抹，花枝招展。

“有什么心事吗？”良子问道，用水汪汪的眼睛凝视着新开。

“不，没什么。”

“在考虑什么吗？”良子用唱歌一般的调子说。

“不，不。”新开否认。但在略一思索后，他说：“今天早晨，我遇到了一件怪事。”他吞吞吐吐地说了那辆无人接尸车的事。

“噢，这事情嘛，倒是真的。”良子说。这倒是出乎新开意料的回答。

“还有谁看到过那辆无人接尸车吗？”

“这事情嘛，我也是听来的。”

“哪儿听来的？”

“大概是从我隔壁房间的新婚夫妇那儿。”

“新婚夫妇又是怎么看到的呢？”

“不。是公寓里的什么人看到的，那位新夫人听说了。不过，看到的时间不同，据说是在深夜。”

“哪一天？”

“大概是在一星期之前。”

“原来如此！”

“从隔壁新夫人那儿听说这事，我还以为她在逗我玩哩。”

“这么说，那真的有人看到了？”

“真有趣。”良子的眼睛，出人意外地闪动着光亮。

是不是还有别的目击者呢？新开想着。这时，开往新宿的快车已经驶进站台了。两人一起上了电气列车。车厢内座无虚席，他们挤到了一个角落里，紧挨着站在那儿。在新开的眼前，是良子明亮的眼睛、柔软的嘴唇和圆溜溜的下巴。随着电气列车的颠动，他们的胸脯会偶尔相挨。他感到，一挨到良子的乳房，总会激起一阵难言的颤动。新开几乎感到了窒息，接尸车之类的事，草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一心体味着挨到良子乳房的刹那间的感受。同妻子松弛的乳房相比，良子的乳房是富于弹性的，只要稍挨一下，就像有一股电流，丝丝地流遍了全身。

“也许……”新开想着，一个意念活动起来了。

他开始练长跑，要说是为了健康，不如说是为了让那挺出来的便便大腹瘪下去，使自己漂亮些。他意识到，在这种内心活动中，还怀着对良子的关注，不禁脸也红了。

他记得，近野良子搬进车站附近那幢公寓，是去年岁尾的事。那是一幢８层的白色漂亮大楼，建造在一所小学的后面。到今年年初，他们在站台上偶然碰面时，他才知道她乔迁新居，买下了那幢公寓底层的一间房子。从那时起，他们每周总有一二次相遇，同去公司上班，而他也总会莫名其妙地关注起她来。在站台上遇到她时，心里也总是七上八下的，感到自己的神经和细胞都活跃起来，越发生气勃勃了。他决心练长跑，大概是一星期之前的事，当时妻子藤江香到他刚出浴的身躯，认真而又惋惜地说：“你已经上了年纪，变得大腹便便啦！”但那时在他的脑海里。却掠过了近野良子的丽影。她有没有情人呢？

现在，新开从侧面看了她一眼。这次上班途中，他们亲切交谈，他了解了良子的身世和生活。良子生于长崎，念高中时就爱好数学和物理，还一年一度去海外旅行。她现在所住公寓的房间，是底楼第１０号房间，在大楼的最北面。她偶尔会跑到学生时代的同学在新宿开的酒馆里喝酒，深夜乘了出租汽车回来。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末婚妇女，良子过着自由自在、任情欢乐的生活，但那至关紧要的同异性的交往，她却总是避而不谈。与其说是她矢口不谈，倒不如说是新开怕难为情，不敢把这个话题引出来。新开忽而一本正经地想：这么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即使拥有一两个情人，那也不足为怪的；要是没有情人，倒是难以使人理解了。正当他下决心要提出异性问题时，良子却说“也许，今天新开先生给什么鬼魂缠上了，一清早就碰上了接尸车。”良子的两颊浮现出了嘲弄人的微笑。

“有人说不吉利，我看倒也末必。”新开有点扫兴，半开玩笑地说。

“我听说过，碰上接尸车，还是大吉大利的哩。以前我在什么书上读到过，美国大联盟棒球队的名教练约翰·马古洛说过，去棒球场之前要是碰上接尸车，球队一定旗开得胜。对于那位名教练来说，接尸车就是胜利女神的象征……”

“竟会是胜利女神的象征？”

“是的。记忆或许有误，但据说有一年，约翰·马古洛率领的那个棒球队，参加了世界棒球锦标赛。队长一心想取胜，竟从殡仪馆借来了一辆接尸车，同从自己家里开往球场的约翰·马古洛的车子交错开过。结果，球队在世界棒球锦标赛中拿到了冠军。”

“你倒说得怪有意思的。”新开附和着良子的话，越来越感到她的魅力了。名教练迷信接尸车的话，本来是无稽之谈，但她能说得如此有声有色，不得不使他随声附和，感到亲切。他妻子的态度又怎样呢？恰好相反，一口咬定是不祥之兆。他妻子深居简出，对外界态度冷漠。他们夫妇间偶尔谈及的，也无非是工资低，以及某地一个小学生自杀之类的令人沉闷的事情。

电气列车到了登户车站。过了换乘南武线的检票口，新开毅然问道：“难道你是个独身主义者吗？”

“也想着结婚，我是女人嘛。可是，我想结伴的人，不是已有夫人了吗？”良子结结巴巴地说。

“结伴吗？”新开瞟了一下良子的脸，心里扑通扑通直跳。良子的唇边浮现出了奇妙的微笑，她说：“新开先生不是已经有两个上学的孩子了吗？大的叫阿悟，小的叫鸿二。”

“你倒了解得很清楚嘛。”

“因为关心嘛。”

“那……”新开语塞，凝视着良子。

“不谈这些了吧。”良子说着，声音柔和而娇媚。她那吸引人的强烈的香水味，直刺新开的鼻子。转瞬之间，他感到一阵轻微的头晕目眩，视界也似乎变得明朗而开阔歹。“我今天早上看到那辆无人接尸车，说不定还是个吉祥之兆哩。”

三

一星期之后。

新开乘上了从新宿开往小田原市的最后一班电气列车。他在下班后来到新宿，大学时代的一位同学约他一起喝酒，他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那位在钢铁总厂工作的同学，突然给新开工作的公司打来了电话，把他叫去。“我有事想和你谈谈，晚上７点，我在歌舞伎街‘大草原’酒家等你。”

那位五年不见的同学，同厂里一位年轻的女同事酿成了暧昧关系，现在正在考虑同自己的妻子离婚，在这件事情上，他想听听新开的意见。那位情妇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同学的妻子发现丈夫有了外遇，态度异常强硬，坚决不同意离婚。新开听了，倒也没有当做与己无关的事。那位同学已经大腹便便，官气十足。他在去年被提拔为科长，而现在却蜷曲着臃肿的身躯，连声叹息：“左也难，右也难，真不知道怎么办。要是处理不当，会弄得家破人亡的。”

“唉，最后还得由你自己拿主意呵。”新开给下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结论，然后就告别了那位同学，搭上了最后一班电气列车。

他拉着车内的吊环，考虑着。“这样的事，明天也许要轮到我自己了。”

昏暗的车窗上，似乎晃动着良子白皙的脸庞。新开望着这张脸，展开了想象的翅膀，良子也许对我怀着好感吧？要不然，为什么要了解我的家庭情况呢？要是我深陷在她的情网中，结局又会怎样呢？他曾在下班回家途中，顺便到过她的公寓，在底楼１０号房间内，消磨了一段时间。回到家里，脸上装得若无其事，似乎在哪儿也没有耽搁过。要是妻子察觉到他与良子的交往，又会怎样呢？她可是个泼辣的女人，离婚也就更麻烦了。顶头上司黑泽科长要是知道他与良子的关系，也会大发雷霆，说不定还会把良子调往大皈分公司什么的，于是他将妻离子散，而且还会破公司辞退，也得上大阪去另谋职业。

想象的翅膀借着酒的醉势，漫无止境地仲展着。实际上，他为人谨小慎微，心里一清二楚，可不能干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来。从那天到现在，已经在站台上同良子碰过两次面了，但是下班后从没有邀请她去吃饭。此刻他的头脑中，同每天一样，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胡思乱想。

新百合山车站到了。

已经过了午夜零点，最后一班公共汽车，也早已在两小时以前开走了。由于是新兴的住宅区，车站前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他只能徒步回家了。乘公共汽车只有１０分钟的路程，步行却要半个钟头。约莫走了５分钟，行人完全绝迹了。这一带，有点像美国西部影片中出现的荒地，荒凉而沉寂。到处可以看到人家的灯火。和西部影片中的荒地不同的是。由于是从丘陵削凿而成，这里的地势富于起伏，路面七高八低，坡度升降无常。

远远可以望见公寓的灯火。那是良子居住的公寓。良子已经进入梦乡了吧？他把视线投向公寓，但良子在底楼的房间被小学的校舍挡住了，看不见。一看到她那幢公寓，他又无意识地触发了联想，想起了那辆无人接尸车。她那公寓中的什么人说过，曾在深夜看到过接尸车在公寓附近行驶。新开又想，要是那么说，从那时候以来，不会没有人再看到过无人接尸车的行驶吧？他不能放弃早上的长跑。他是为了良子，为了使自己变得瘦一些，漂亮一些，这才每天早上都不间断地练习长跑的，但是再没有碰见过那辆无人接尸车。

“我看，那还是从阴曹地府开来的接尸车。”他忽而又这样想。他收回了视线，叼上了一支烟，在街灯下打亮了打火机，点上了火。正在这时候，身后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他不由得回头看去，只见一辆黑色汽车，从斜坡上吃力地爬上来。汽车形状奇怪，车篷安装成屋顶模样。

“接尸车？”新开低声叫了出来，全身一阵寒颤。他吓得缩着身子，停留在斜坡的中途，望着那辆接尸车。车子缓慢地向他驶来，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时速约为３０公里。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转向驾驶室，里面一片幽暗，什么也看不清楚。接尸车驶近来了，相距只有十来米了。驾驶室里仿佛有人，操纵着方向盘，还是个男子。既然车内有司机，新开也就放心了，如果还是上次看到的那辆无人汽车，那可真要把他吓破胆了。

接尸车放慢了速度，发动机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响声，将要从新开的面前驶过去了。在街灯的光环下，驾驶室里看得很清楚了。新开看清楚那个握着方向盘的男人时，不禁毛骨悚然，“啊”地叫出声来。驾驶室内坐着的，原来是黑泽科长！白色细长的脸上戴着眼镜，而他最明显的特征，是有一个日本人少有的鹰钩高鼻子，而驾驶室内那男人的鼻子，形状也像鹰嘴。至少，从侧面看过去，此人很像黑泽科长，甚至是一模一样。当然，这不过是转瞬之间所看到的，而且是在街灯下的依稀一瞥。

“决不会是错觉。”新开想，仍然横叼着烟卷，死死盯住了接尸车。驾驶室内的人目不斜视，身子一动不动，只顾注视着前方。一会儿，接尸车爬上了斜坡的顶端，接着就被吞没在黑暗中，但仍然可以微弱地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新开仍然站在那儿，猛抽着烟，在闪烁着的红色火星中，黑泽科长的脸又浮现出来，又隐去了。他的醉意完全消失了。

“黑泽科长会来驾驶接尸车？”他责备起自己来，这是荒诞不经的想象，算了吧。黑泽科长应该住在自由山，他怎么会在深更半夜，到小田原快车线上的新兴住宅区来驾驶接尸车呢？

“难道是他的灵魂在驾驶汽车吗？”新开这样想时，他那夹着烟头的手指微微地哆嗦起来了。一种难于名状的寒颤向他袭来。他突然感到，在黑暗的斜坡上，仿佛有人的样子，站在那里，一股劲地向他这边打量。

“谁？”新开突然发问，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慌慌张张地逃跑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迈开了步子。那个酷似黑泽科长的接尸车司机的脸，形象鲜明地贴附在他的脑海里。他每天都同黑泽科长见面，总不至于会把他的脸同别人混同起来吧。

“我的神经反常了吗？”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一股亮光闪进了他的头脑，留下了令人窒息的感觉。“难道黑泽科长驾驶着接尸车，到良子的家里去了吗？”这种突如其来的想象一闪而过，他被这个念头纠缠住了。他打算给良子的住所打个电话。

一番犹豫之后，他借用附近的报警电话，给良子的住所挂了电话。一会儿，良子来接电话了。

“我刚才看到了接尸车。那个驾驶接尸车的，看来同黑泽科长一模一样。科长是不是上你家去过了？”新开连自己都感到说得颠三倒四，言不由衷，不禁嘲笑起自己来。然后他对良子单刀直入地说：“黑泽科长是开着接尸车来的吗？”

良子哈哈大笑，说。“我的新开先生，哪儿会有这样的事呢？”

“噢……”

“你大概喝过酒了？”

“是的，喝了。”

“我看你还是早点睡吧。”良子笑着说。

“我知道了。无缘无故给你打电话，实在抱歉。”

“没关系，我没事。你早点休息吧。”

“那再见了。”

新开只听“喀嚓”一声，电话挂断了。但是，“你早点休息吧”，这娇柔的声音，在他步行回家的途中，不时在耳鼓中萦回着。他想。“也许我真的醉了。”

四

第二天早晨，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在自由山名叫“繁荣的多米尔”的公寓背后的路上，发现了黑泽科长的尸体。“繁荣的多米尔”就是黑泽科长居住的公寓。

新开从早晨电视的新闻节目里得知这消息后，简直吓昏了。

电视是这样报道的。今天凌晨２时左右，碑文谷警察分局的两名警官到自由山一带巡逻。于“繁荣的多米尔”公寓背后，发现一名倒毙的男子，经验尸，确认该男子系被人掐死。死者带有身份证。据此获悉，名黑译和男，３９岁，住“繁荣的多米尔”９０３室碑文谷警察分局认定，此系凶杀案件，当即进行侦破。据推定，黑泽被害时间当在午夜零点至一点左右。

“推定死亡的时间是在午夜零点至一点之间！”新开望着荧光屏上出现的黑泽科长的面部照片，发出了近乎悲鸣的惊呼。

“如果说，是在午夜零点到一点……”他搜索着自己的记忆。那时候，黑泽科长正在新百合山车站附近的斜坡路上，驾驶着接尸车。他目睹的时间，大概是在午夜零点１０分至１５分之间。

“如果警察的推定没错，当时黑泽科长说不定已经被掐死了，我所看到的，不就是黑泽科长的亡灵吗？那是被害的科长的亡灵，在深夜驾驶着接尸车，在多摩丘陵的新兴住宅区徘徊了一通之后，再回到他家所在公寓背后的路上，在那儿成为尸体而倒下了。”他不得不这样考虑。

不得不说，这是一件用常识的尺度无法衡量的怪事。或者说，死人驾驶接尸车这样的事，不管你同谁说，都是不会有人相信的。这件事，究竟怎样才能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呢？新开陷入了思想混乱。

他想过，也许，黑泽科长生前爱过近野良子，他在自由山的公寓背后被谁谋害之后，从尸体出窍的灵魂就驾驶着接尸车，为了会见良子，才从都内的自由山来到她在川崎新百合山公寓的住所。而他就在科长返回自由山的途中，目睹了科长的身影。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不管车行如何迅速，也得４５分钟。被推定的死亡时间与接尸车从自由山开到新百合山所需的时间，两者是有很大出入的，但是亡灵开车的速度，也许比我们设想的要快得多吧。

他又想，接尸车是开得很慢的，即使科长在午夜零点被害，从自由山到新百合山，必须在１０分钟之内赶到，然后又必须从新百合山迅速折返自由山，那是因为，他在新百合山目睹科长驾驶接尸车的时间，正是在午夜零点１０分至１５分之间。但是，汽车要以那样缓慢的遮度折返自由山，足足需要一个钟头。

新开的思想越来越混乱了。杂乱思考的结果，得出了一个结论：他看到了黑泽科长的幻影。不作这样的解释，这个奇怪的谜是无法解开的。他又想，他在清晨和深夜两次看到接尸车，那是千真万确的事，第一次无人驾驶，第二次是由死人驾驶。

新开的心情很不平静。今天早晨，他比往常提前一刻钟离家，赶往新百合山车站。他想在站台上找到良子，向她提出各种疑问，两人共同来解答。她是个头脑清晰的人，说不定会像快刀斩乱麻那样，为自己把谜解开的。但是良子并没有在站台上出现。他等了几列电气列车，仍然不见她的倩影。他怀着焦虑的心情，来到了公司。因为等人，迟到了１０分钟，这是他第一次上班迟到。

良子已经上班了。她看到新开，还是一如往常的样子。去上班时，在不惹人耳目的电气列车内，她可以对你异常亲热，而一旦跨进公司大门，又会对你冷若冰霜，只管一心埋头于工作。这就是作为一个职业妇女的自豪感吧。他已经习惯于她这种变化了，今天也不感到奇怪，但总认为她的脸上缺乏生气，像一只走了水分的水蜜桃，肌肉显得干巴巴的样子，眼角的皱纹也很明显。即使这样，同妻子藤江相比，仍然显得年轻而有魅力得多。

新开下了决心，今天下班回家时，一定请她去吃饭。

这时，研究室的负责人后藤部长过来了，拍了拍他的肩膀。

按照部长的示意，他走进了隔壁的会客室。室内，坐着两个陌生男子，一个满脸苦思焦虑，５０岁左右；另一个皮肤黝黑，面色威严，年龄同新开相近。他们认定了新开后，两人同时站了起来。

“我们是碑文谷警察分局侦破总部的。”那个年龄与新开相近的刑警说。他一面让新开坐下，一面继续说。“你同近野良子很接近吧？”

“晤……”新开含糊地回答，非常狼狈。这同黑泽科长之死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噢，你别那么拘束。”年龄和新歼相近的刑警苦笑了一下，正视着新开的脸。“关于黑泽科长的情况，你从近野良子那儿听说过没有？”

“没有。”

“一次都没有？”

“是的。”

“是这样吗？”两个刑警相互看了一眼。

良子同科长的案件有关系吗？侦破总部把她看成杀人的嫌疑分子了吗？新开心里这样盘算，嘴上却没有说出来。

“最近，近野良子的态度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那个稍年轻的刑警插嘴问道。

“没有什么。”

“昨夜……说确切些，今天凌晨零点十二三分左右，你给近野良子的住所打过电话，有这事情吗？”

“有……有的。”

“她是不是立刻来接电话？”

“来接电话的。但是，这个电话……”新开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从两个刑警的脸上看出来，他们想了解的，并不是昨天夜里他看到了什么情况。那两个人都是眉宇紧锁，显出一副困惑不解的表情。

“她确实来接电话的吗？”年龄和新开相近的刑警咋了一下舌头，再一次提问。

“不错。”于是，新开把他昨晚在新宿的酒店里会见大学时代的同学，乘上从新宿去小田原的最后一班电气列车，到新百合山车站下车，又在步行回家途中心血来潮，给她打了个电话等等，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通。尽管如此，他还是隐瞒了一个事实。他目睹了一个像黑泽科长的人驾驶着接尸车。幸亏刑警们并不想询问电话的内容。那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刑警，询问了在新宿一起喝酒的同学的姓名及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在小本子上作了记录，然后对新开说：“麻烦你了。”他的声音有些沮丧，缺乏生气。

新开暗暗舒了一口气，问道。“请问，昨夜我给近野打电话的事，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是听她说的，再来向你核实一下。”那个年龄较大的刑警简单地回答。这么说，是在对她进行不在现场的调查了。新开领悟到这点时，他的脸色变了，因为良子被确定为杀人嫌疑分子了。为什么要怀疑她呢？新开考虑着，茫然若失地望着窗外。

五

星期日下午，新开带上次子鸿二乘上公共汽车，来到百合山年站前。比之新百合山车站，百合山车站离新宿更近一站。车站附近，由于十年前已经建成了新村，作为住宅区来说，已经规模具备了。车站前的商业区，也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他搀着鸿二的手，在商业区东游西逛，漫无目的。往常星期日，他总是躺在长沙发上看电视度过的，但是最近，妻子腾江的泼辣劲更厉害了。他感到成天泡在家里，实在百无聊赖，心情郁闷。即使你想带着孩子外出，也会频频遭到她的挖苦。大孩子阿悟明春要投考中学了，正在请人辅导，由于成绩不好，近来妻子的歇斯底里又有点升级了。新开受了妻子的气，还没有消气。为了逃避妻子的歇斯底里，才同鸿二离开了家，而心里仍然感到沉闷。

“爸爸，你这几天不练长跑了？”鸿二抬头望着他，问道。

“嗯……”新开有点答非所问。

“不是才练了一星期吗？意志不坚强。”

“别像你妈那样来挖苦人！”

“那你的肚子又要挺出来啦！”

“不要紧。”新开苦笑着说，“好看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中年人发胖，对身体有害，也不会讨女人的欢喜。”

“不喜欢也好嘛。”

“你会惹人欢喜的，爸爸。不过，像爸爸这样的矮胖子，要练长跑，也是够麻烦的。”

“你不也是个矮胖子吗？”新开说，“啪”地响了一下手指。

在他的眼前，又映出了近野良子的面容。公司内已有流言蜚语，说长期以来，她是黑泽科长的情妇。她也许是被黑泽和男的高个子、小白脸迷住了。有人说，她进公司后不久，两人就陷入了暧昧关系，但表面上看不出来。可见两个人的手段都非常巧妙，是动足了脑筋的。

随着黑泽的死，两人的关系一下子水落石出了。实际上，黑泽科长对良子有过誓约：要同妻子分手，同良子结合，但是后来他又不打算离婚了。她几次催促黑泽履行誓约，以致最近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裂痕。黑泽不仅有妻室，还有两个孩子。何况，妻子又是公司常务董事的外甥女。他禀性优柔寡断，缺乏当机立断的能力，与良子的关系迟疑不决，若即若离，拖延竟达七年之久。

侦破总部把良子拟定为破案的目标。但是，良子却具备了不在现场的确凿证据，就是说，午夜零点十二三分左右，她是在新百合山的公寓里。尽管也怀疑她在家里杀了人，再把尸体用汽车运到自由山，但她没有驾驶执照，更没有汽车。也考虑过有同谋犯，但是调查的结果表明，良子的周围并没有这样的人。

另一方面，案件发生的当夜，黑泽科长在午夜零点左右曾打电话给妻子，他说：“我现在在涩谷，半小时以后回来。”

黑泽科长究竟在涩谷的什么地方，同谁在一起，这些都不清楚，但他常到涩谷去，倒是事实。黑泽是个道貌岸然的人，也是个对谁都不想得罪的人。

就这样，案件显得曲折离奇，错综复杂了。近野良子却处之泰然，一如既往地工作。但是新开即使在站台一同她照面，也是对她敬而远之，再也不敢亲近她了。

在新开的脑海里，总被两次目击接尸车的事实纠缠着。那辆接尸车，究竟在哪一点上同科长的死者有密切联系呢？他搜索枯肠，还是得不到解开接尸车之谜的材料。他叹了口气，对鸿二说。“我们上茶室去好吗？给你吃咖啡和奶油蛋糕。”

“爸爸说对了，我正想吃点东西哩。”鸿二高兴地说。

他们进了一座大楼二楼的茶室。开叫了咖啡。

“你会叫人欢喜的，爸爸。”他的耳朵里又响起了鸿二的声音。他一面倾听鸿二重复这句话，一面喝着端来的咖啡。他感到咖啡苦得厉害，就让那浓厚的液体在舌头上滚来滚去，好像要多尝尝咖啡的苦味似的，同时又考虑起接尸体的事情来了。他最初目睹的那辆接尸车是无人的，后来看到的那辆，却由一个已死的活像黑泽科长的人驾驶着。这两辆接尸车，是不是同一辆呢？不管哪一次，他看到时都是大吃一惊，以致都没有对它仔细地进行观察.。车身是新是旧，都不能确定。他总感到，这两辆接尸车是同一辆。

在两辆接尸车的画面上，又叠现出了一张水蜜桃般的脸庞。他想，这个水蜜桃已经熟过了头，内里因为过熟而腐烂了。他煞有介事地认为，这个“水蜜桃”不是快属于自己了吗？为此，他才那么卖力气，天天早起练长跑。可是在他得知良子与科长有关系后，练长跑就泄了气啦。仙不得不讽刺自己是个只图眼前实利的人。尸车也好，近野良子也好，归根结底，都像一场谜梦。

他一面自我解嘲，一面喝着咖啡。

“爸爸，我想买样东西。”鸿二开口说，满嘴嚼着奶油蛋糕，上翻着眼珠儿，瞅着他爸爸，“我想买个无线电操纵的直升飞机，爸爸带的钱够吗？”

“无线电操纵的直升飞机？”

“不是有一种直升飞机玩具吗？西德制造的，会上升，会转弯，那家伙是由无线电操纵的。”

“无线电操纵的？”新开轻声哼了一下，反问了一声。他顿时感到，在他的脑海里，好像有一个目标慢慢地活动起来了。“难道是由无线电操纵的吗？”他鄙咏着，眼睛里闪着光，心中那个活动起来的目标豁然开朗了。

六

那家殡仪馆在车站前商业区的后街上。新开翻查了电话簿知道，在这一带，包括从百合山到新百合山，殡仪馆只此一家，名叫“安本殡仪馆”。

新开推开了殡仪馆营业部的玻璃门。

“您好！”一个壮年男子在店堂口接待了他。

“是老板吗？”新开客气地问。他走进殡仪馆，还是生平第一次。经营者知道来客忌讳，来客也不像走进茶室或弹子房那样，可以轻松愉快地问长问短。

“我是老板。”粗脖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那么，您是外面招牌上写的安本幸吉先生吗？”

“是的。”

“冒昧得很，我想打听一下。”新开怯生生地开口说。“是关于接尸车的事，想稍许请问几句。”

“接尸车的事？”安本反问了一句，有点惊讶。“是敝店的接尸车吗？”

“是的？”

“接尸车怎么啦？”

新开觉察到，安本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片阴影。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看到，贵店的接尸车在清晨和深夜都开出去过。”新开稍微点了他一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安本似乎有些不高兴了。他眼皮低垂，下陷的小眼睛内射出了怒火，粗壮的脖子微微发红。这突然的变化倒使新开有点胆怯。“你是说敝店的接尸车有什么毛病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又是什么呢？一个人做买卖，总可以挑出什么毛病来的。”安本大发雷震，“你给我快滚！”

“别发火，老兄。看到贵店的接尸车开来开去，生意兴隆嘛，这不是件好事吗？”新开言不由衷地奉承说。

“刚才你不是说，敝店的接尸车是在清晨和半夜开出去的吗？那样的时间，接尸车怎么会上街行驶呢？”

“贵店的接尸车有几辆？”

“只有一辆。”

“只有一辆吗？”

“是呀。你快给我回去，别惹得老子再发火！”

“以前用旧了报废的接尸车，有没有卖给什么人过？”

“怎么会有这种吃饱饭没事干的家伙呢？”

“那么，在年轻人中间，会不会有这种吃饱了饭，成天瞎折腾的家伙呢？”

“年轻的家伙？”安本发出了呻吟，凝视着新开。他的脸色显得有些狼狈。他是个色厉内苒、但心地还不坏的人。

看来，那辆接尸车的出处，就是这个殡仪馆了。新开下了结论。深信不疑了。

那天，他从鸿二的话中受到启发，马上奔进了一家书店，站着翻阅了一本《无线电操纵入门》，这才知道有一种无线电装置，呵以遥控汽车和直升飞机。一般来说。使用无线电遥控有一定的条件。电信管理局对非法电波是实行监管的，要是捕捉到了非法电波，当即逮捕有关人员。但是，如果频率和输出功率在限制范围之内，谁都可以自由使用，这就是所谓“一般民用电波”。这种电波，在市区约可到达五百米远的地方。在发射机上装天线，用操纵杆对汽车或直升飞机进行遥控，天线越长，遥控的距离也越长。

掌握了这些知识后，新开就给汽车经销公司打了个电话，提出了询问。技术服务部的主任这样答复：接尸车使用的是“皮由克”、“卡迪拉克”和“王冠”等牌子的高级轿车。要使接尸车能够自动控制，必须具备两根操纵杆：左边一根操纵齿轮的三级变速及返回，右边一根操纵制动器、加速器和左右转变。这就是说，在接尸车上，如果装上接收机，能够接收发射机发出的电波，遥控就能实现了。

新开想，无人驾驶的接尸车，就是一辆远距离操纵的汽车。

黑泽科长的死，也可能被那辆接尸车利用上了。他正是为了寻找接尸车的出处才到殡仪馆来的。

“我说老兄，贵店的接尸车上，有没有无线电控制的装置？”

新开干脆打破沙锅问到底。

“别开玩笑啦。运载死人的接尸车是神圣的东西，亵渎死人的事，我们怎么干得出来呢？你别给我胡扯淡啦！”老板气势汹汹地嚷了起来。

正当这时候，一个男子走进店来。这是个高个子年轻人，身穿斜纹布工装裤，蓝色薄毛衣。他的跟睛里，发出一种执拗倔强的光芒，但在瘦长的身躯上，又浮现着一种小青年特有的哀愁。

他的年龄在２０岁左右。

“昭一，快到里边干活去！”安本看来像在斥贡年轻人，实际上却在窥视新开。他刚才那股凶相已经消失了，脸上浮现出卑躬屈膝、不知所措的笑容，看来使人啼笑皆非。

“有事吗？”昭一向安本瞟了一眼。

“快到里边去！”

“现在我不是才从补习班回来吗？”

“别缈嗦，到里边去嘛！”

昭一是个没考上大学的人。新开和安本父子相互看了一眼。

这时候，在新开的记忆中，就像电影中的闪回镜头那样，同时出现了驾驶接尸车的黑泽科长及昭一两个人的身影，而这个昭一，就是当夜在接尸车开走之后，在坡道上向自己窥视的那个高个子男子。

昭一在回看了新开一眼之后，脸色刷地变得紧张了。他像逃跑一样地往里边去了。

“喂，等一下！”新开叫住了昭一。

昭一有些跌跌撞撞，转身回来了。

“驱动无人接尸车的，就是你吧？”

昭一的脸色大变，安本也是一副尴尬的表情。

“这是闹着玩儿的事吗？”新开问道。

“你知道了吗？”安本也问昭一。

昭一低下了头，弯着腰，承认自己干了胡作非为的事情。

“不过，刑警先生，”昭一头也不抬地说，“驱动接尸车，无非是玩玩的。我两次报考大学，都是名落孙山，心烦意乱，闲得无聊，就在一辆报废的接尸车上安上了无线电装置，只想让它出去走走，吓唬吓唬人家，让别人在酒后茶余去谈狐说鬼，不是也很有趣吗？我只是这样想的。”

“那辆安上无线电装置的接尸车呢？”新开问道。这个补习班学生竟把新开当做刑警了。

“在后面的车库里。不过，从那一夜以来，没有再让它开出去过。”

“那一夜你又怎么样了？”

“把死人装进接尸车驾驶室的。可不是我啊。”昭一继续说。

“不知是谁，知道了那辆接尸车的频率，就用发射机把接尸车引导过去了。频率是很容易知道的。在接收机上，根据频率的不同，装置着红色或黄色的天线。只要频率一致，对方的输出功率比较强，就能够把车子引导过去。那天夜里，接尸车是向新百合山的方向开的，但是突然，它在小学校的后边消失了。我连忙摇动操纵杆，五六分钟之后，接尸车又循原路，从小学后面开回来了。可是我一看车子，吓得我魂不附体。驾驶室内坐着一个男子。我仔细端详，那男子竟是个死人。”

“是这样吗？”新开舔湿了嘴唇，问道。

“昭一，你别说了。”安本用严肃的声音打断了儿子的话，接着说下去。“把接尸车召回来之后，昭一浑身发抖。我一听情况，感到接尸车上有死人，怎么办呢？我们是习惯于处理死人的，一检查，从身份证上知道，死者名叫黑泽和男，住在自由山的一个公寓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被害，但是想叫他在家属的身边升天，于是就把尸体塞进别的车子，特地在当夜运到了那个公寓附近。在搬运尸体的时候，我都没让昭一碰一碰，免得留下指印。”

“仍然是用接尸车吗？”

“殡仪馆嘛，还是有轿车的。”

那么杀害黑泽科长的，还是近野良子。新开这样想，不禁深深地吁了口气。

那天夜里，黑泽科长确实到了良子的公寓，他给家里打过电话，谎称他在涩谷，这是良子给他设下的一个圈套。实际上，良子肯定目睹过那辆无人接尸车。在女性中，像她那样精通机械与无线电的人是少有的，她马上识破了无人驾驶车的机关，还进而把它利用到杀人的诡计中去。她把频率调到同无人接尸车相一致，再用较强的输出功率把车子召唤到公寓附近，把杀死的人飞快地装进了驾驶室。接尸车的主人发现车上装着尸体，大吃一惊，这才把尸体运到别的地方，把它处理了。良子记得，她在什么杂志上读到过这样的话，杀人时，与杀人的方法相比，尸体的处理更为困难，但她却轻而易举地处理了尸体。而且，在装置无人接尸车的当事人和良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当事人在抛弃了来历不明的尸体之后，怕后果不堪设想，一直未向警察报案。

那天夜里，新开偶然给良子打了个电话，根据这一点，她不在现场这一条也就成立了。结果是，特地把尸体运到他家附近的安本父子也好，新开也好，可以说，都成了由她牵线的傀儡了。

结局呢？对于蹂躏了自己青春的科长，近野良子并没有饶过他。

新开这样想，感到了一种依稀的悲哀。看来，良子是个理智而聪明的人，在她的身体内流动着的，仍然是同普通妇女相同的血液。对于这一点，他表示了感慨。

这些事情，要不要去报告警察呢？新开这样想，现在更重要的是，为了向殡仪馆的父子表明自己并不是刑警，他伤透了脑筋，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 《无声的枪》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狄克松觉得背后似乎有树枝簌簌响动。他一转身，从眼角就瞅见有个黑影在灌木丛下窜过。他原地一动不动望着那树枝，周围寂然无声。头顶高处有个类似兀鹫的鸟儿在上升气流中翱翔，正在窥视它的猎物。

接着狄克松就听见树丛中轻微但又迫不及待的吼声。

现在他已敢肯定——有野兽在偷偷追踪他。以前这还只是一个猜想，但现在这暖昧不清的黑影已消除了他的怀疑。在他去无线电导航台的路上，它们没有碰他——它们只是犹疑不决地跟踪，现在它们要开始行动了。

他从枪袋中掏出光子湮灭枪，检查了保险装置，重新装入枪袋并大步流星走去

树丛中再次传来叭叫声，野兽还在紧迫不舍。大概是想等他从灌木丛中走出并进入森林吧，狄克松心中暗笑一声。

他绝不害怕任何野兽，他手中有着光子湮灭枪。

如果不是这个，狄克松是怎么也不敢离开飞船这么远的。没有人敢于让自已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这么散步，但是狄克松就敢。武器在他腰间晃动，这是无可比拟的武器，绝对能够抵御一切野兽，无论是走的、爬的、飞的还是游的。

这是最现代化的于枪，是个人武器中的最新技术成就。

它就是光子湮灭枪！

狄克松又张目四望，在不到五十米的后方出现了三头野兽。远远看去仿佛是地球上的豺狼或鬣狗，它们在咆哮并慢慢向前移动着。

他举起光子湮灭枪，但觉得现在还不到时侯总归来得及的——再让它们靠近些？

阿尔弗莱德·狄克松的个子并不太高，有着宽宽的肩膀和胸脯，一头光亮的头发和淡淡的弯胡子使他黝黑的脸蛋增添了几分粗犷之气。

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地球上的小酒吧或酒馆、他在那里穿着常见的行军服，可以大声吆喝要酒。他给酒友们讲述激光武嚣与柯尔特手枪之间的区别，在浓密的森林中如何对付独角犀牛，或如何击退成群的毒蜂。

有些人认为狄克松是个胡闹的人，别他敬而远之。但是其余的人则认为他很好，尽管也有人说他有点过分自命不凡。“他太自信了。”有人说，“只有死去或残废了，他才会改正这个缺点。”

狄克松对武器的力量具有虔诚的信仰。他坚定地相信，过去征服美国荒凉的西部靠的不是别的，无非就是点４４口径左轮枪与弓箭之间的较量。至于说到非洲，那也正是步枪征服长矛的过程，一颗氢弹就可以把城市化为灰烬，占领敌方领土虽然需要人，但也是用枪支武装起来的人。一切都是如此简单，为什么还要硬编造出什么经济的、哲学的，甚至政治上的理由来解释呢？

在对待光子湮灭枪的问题上，他更是完全彻底。

狄克松放眼四顾，他发现在三头野兽以外又增加了半打左右的野兽。它们已经不再躲躲闪闪，而且靠近不少，还吐出了舌头。

他决定再等一会开火：它们靠得越近，产生的威慑效果也就越加强烈。

狄克松一生中换过不少职业：他干过测量工作者、猎人、地质家，也在小行星上工作过。但他老是不走运，不像别人总能发观什么古老的废城，或捕捉到珍稀的动物，发现矿藏等等。不过他并不号泄气：不走运，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他干的是报务员的工作——在无人居住的行星上维护照料十个无线电导航台，

最主要的是，他受委托进行最现代的个人武器的野外试验。发明者期望这种武器能够得到承认，首先是得到狄克松的承认。

他快接近热带森林的边缘了。他所乘坐的飞船降落在森林中，离开林子边缘约两英里，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上。进入森林以后，狄克松听到类似啄木鸟在土生鸟类紧张的啾啾叫声，这种不大的桔黄色与篮色的生物在他头上专注地望着他。

“这里真像非洲。”狄克松想，“要是能遇上巨大的兽类该有多好，能带回两三头多角野兽作为战利品……”

野豺狗已经在二十米开外，这是一种栗灰色的动物，有着鬣狗一样的下颚。它们有一部分奔过树丛，企图切断他的去路。

是该展示光子湮灭枪威力的时候了。

狄克松掏出了枪。这种武器具有手枪的形式，分量也够重的，而且还不大便于保持平衡。发明者答应在下一个型号中将减轻它的重量，使之更加实用。但狄克松喜欢这一种，他打开保险把按钮拨到点射上。

一群豺狗带着狺狺的吠声扑向他。狄克松漫不经心地瞄准后就射击了。

光子湮灭枪发出低微的响声。在前方，百米半径范围之内，部分森林化为了乌有。这是第一支光子湮灭枪的第一次射击！

枪管发出的光束成扇形散开成四米宽。在森林深处齐腰高的地方出观了圆锥形的空间，其长度有一百米左右。在它里面什么也没有留下——树木、昆虫、草丛、灌木、豺狗、蝴蝶……统统消失了。悬挂在上方的树枝被光束擦过的地方齐刷刷如同刀切一般断开了。

狄克松估计至少消灭了七头豺狗，就在半秒钟之内！他甚至不用像普通枪支那样考虑什么提前量，也不用担心弹药——能量储备够用１８个小时，这真是理想的武器！

他转过身继续前进，还枪于袋。

一片静寂。森林的居民已习惯于新现像，过几秒钟后它们的惊奇就已无影无踪。蓝色及橙黄色的啄木鸟重新在上面的枝条上跳跃。白兀鹫在空中盘旋得更低，远方出现了黑翅膀的大鸟，树丛中重新又听到豺狗的吼叫声。

它们还没有放弃跟踪，狄克松听见它们在草丛上奔跑．打算从两面包抄他。

他重新掏出光子湮灭枪，难道它们还敢来试一试？

它们敢的。

在他背后，从树丛中跳出一条带有斑点的灰色豺狗，光子湮灭枪开火了。豺狗消失在它跳到空中的那一瞬间——周围只见风吹叶动，气流迅速补充了真空。

又有一条豺狗扑向狄克松，他微微皱了下眉就消灭了它。不能说这种野兽蠢笨不堪，但为什么它们硬是不理解，非要和他以及他的武器作对呢？这完全是白费功夫。就连整个银河系的生物都将很快学会提防人类的武器，而它们为什么不呢？

又有三头豺狗从小同方向跳向他。狄克松把光子湮灭枪改成自动射击，手一挥就解决了它们。灰雾纷扬，一片真空。

他侧耳细听，吼叫声从林中四面八方传来。一群群新的豺狗还在奔跑，想分到一杯残羹。

为什么它们不怕？

他突然意识刮：它们没有看见究竟该害怕什么！

光子湮灭枪消灭它们实在太快，太彻底，太安静了。在光束中倒下的豺狗一下子就被消灭——它们没有来得及哀嚎、嚣叫、求救……

而最主要的是：它们没有听到射击的爆炸声，这是可以起到震慑作用的。没闻到火药的气味，没有扣动扳机声……

“大概，它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智慧可以想到这是会致死的。”狄克松想，“它们一点不理解所发生的事情，还以为我是无助的呢。” 他加快步伐向前。

“反正这也没有什么危险。”他告诉自己，“让它们糊里糊涂来送死算了。不过说剑底，新型号的枪一定得添上发声装置，我想这并不算困难。”

现在连那头怪鸟也开始大胆了——它们露出牙齿，几乎就在他头顶那么高的地方飞翔。

“看来，这也是一种猛禽。”狄克松决定把按钮转向自动开火，在树冠上切掉了一个大缺口。

怪鸟嚣叫着躲起来了，地面上枝飞叶落。就连豺狗也暂时退却。

狄克松皱了下盾头——在这一刻有根火树枝掉落下来，它是光子湮灭枪切下来的，正好打在他的左肩上。

光子湮灭枪从狄克松的手中飞出，掉到三米远处，还继续在消灭附近的树丛。狄克松从树枝下面爬过去拿，但是它已被一头怪鸟抢先抓起。

狄克松立即脸朝下扑倒并紧贴地上。怪鸟带着胜利的号叫摇晃着光子湮灭枪，巨大的树枝落到地上，落下的枝叶蔽暗天空。地而满目疮痍，遍地是洞。光子湮灭枪的光束切断狄克松身旁的树枝，在他脚下掘起泥士。狄克松跳到一边，光束差点扫过他的脑袋。

狄克松完全绝望了。但怪鸟被好奇心所驱使，它掉转枪管想朝枪口里面瞧瞧，于是鸟头一下就无声无恳息地消失了。

狄克松立即跳出坑洞抓住光子湮灭枪，防止又被其它怪鸟抢走，他也急忙关上自动开火挡。

几条豺狗回来了。它们站得远远的，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狄克松没有开枪，他的手还在发抖，这实在不是闹着玩的。最后他转身朝飞船瘸行而去。

豺狗群也在默默跟着他。

过了好一段时间狄克松才恢复过来。望着握在手中的闪光的光子湮灭枪，现在他更加尊敬这个武器，顾虑也更大。

狄克松穿过浓密的灌木林丛，同时给自已烧出一条道路。豺狗时不时地倒在光束之下，但是它们有好几十头，依然越来越近。

“真见鬼。”狄克松想，“为什么它们就不计算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损失呢？”他马上又意识到豺狗们是根本不会计算的。

他开路向前，到飞船已经不远了。狄克松抬脚跨过横在路中的一根原木——然而这根脚下的原木却活了起来，凶狠地朝他张开了血盆大口。

他扣动板机整个有三秒多钟，差点没有打到自己的脚。那生物消失了。狄克松摇晃了一下，滑进了自己刚刚烧成的坑内。

他重重地跌在坑底上，把右脚髁也给扭了。豺狗围在坑边，露出尖厉的牙齿，目光凄厉凶狠。

“要镇静。”他告诫自己。接着用两下射击扫荡了坑边的野兽，打算脱身出来。然而土坑的壁非常峻陡，加上它们还被烧熔成玻璃状。

慌张中他一遍又一遍地朝光滑的平面扑去，然后停下强迫自己思考：既然他落进了由光束造成的坑里，那么也应该让光束来帮他解脱出来。他按住板机不动。切出一条不太陡的斜坡，克服脚部的疼痛爬了出来。

他依赖着左脚垠难地走着，左肩痛得更加厉害。“这树枝大概打断我的锁骨了。”

狄克松开始找了根枝条当作拐杖来走。

豺狗不止一次地扑向他，他也开枪还击，但光子湮灭枪在手中的分量越来越重，兀鹫降列了地面，蹲在被树枝打死的豺狗尸身上。狄克松的眼内时时出现黑影，他努力不使自己失去知觉，因为周围都是豺狗。

飞船已经遥遥在望，狄克松笨拙地跑了几步就跌倒在地，好几条豺狗同时一起扑上去咬住了他。

他拼命射击，把它们劈开成小块，连自己的靴子也被切掉了半英寸，离大拇趾真近，他挣扎着爬起向前，同时连连射击。

最后他来到飞船旁边。当他刚要进入装有空气闸门的舱内时，豺狗已用成了一个圆圈。两条最近的豺狗跳起，但狄克松及时消灭了它们而进去了。他的眼睛重新发黑，喉咙发堵，在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关上舱门后，他坐到了地上，终于得救了！

但是他马上又听到轻微的“咻咻”声。

一头豺狗随着他一起进来了！

他已再没有气力举起沉重的光子抢，但他依然在努力，朦胧中豺狗正在朝他扑来。

狄克松惊出一身冷汗：他已使不出按动板机的力量。豺狗已经凑近喉管，结果是本能的按机动作救了他一命。

豺狗尖叫一声就不响了，狄克松也失去了知觉。

醒来后他久久地躺着，享受依然活着的快乐。他决定就这么躺上一会，然后再离开这里，降落到最近的一个基地上，好好地喝上几口！他还要再找到枪支的发明者，给他脸上照直揍上一下：竟然发明不会轰隆发响的武器，真是一个白痴！

不过那是以后的事了。眼下嘛，就躺在阳光下，全身暖洋洋……

阳光？在飞船里？

他又坐了起来，腿旁散落着一个豺狗爪子和一条尾巴。在飞船的舱壁上出现一个宽约八分米的锯齿形裂洞，阳光照射进来。在缝隙外面还能看见四条豺狗正虎视耽耽地守候着。

在打死最后那条豺狗时，他在飞船的舱壁上也打出了一个大洞。

现在他还看刮了另外几个缺口，它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啊，不错，大概也是他打穿的，在最后的那一百米中的好几次射击，大概也击中过飞船。

他站起身，仔细地柃查损坏的地方。“这些活儿干得真漂亮、”他绝望地想，甚至有点漠然，“简直真干脆利落！”

这里是被切断的电缆，那里是损坏的无线电，而这里被巧而又巧地一枪打穿了氧气罐和蓄水池——打得可真准！而这个……不错，这才是最成功的一击——他打断了燃料管，所有的燃料统统流失到了外面，在飞船上形成小洼，又从小洼一点点渗透到地里……

他现在就是想修复飞船也办不到了，宇宙飞船上根本就没有带上什么焊接设备，只有这把可靠的光子枪……

一年的时光过去了。由于没有狄克松的任何消息，地球方面派了救援飞船来寻找。船员们受命，如果找到他的尸体，就在半地举行葬礼，但要把试验用的光子枪带回去。

救援飞船在狄克松的飞船附近着陆，船员们带着极大的兴趣望着枪洞累累的舱体。

“居然有人连武器都管不好。”机械师说。

“他在那边！”驾驶员吃惊地嚷道。

从森林那边传来敲击声，他们急忙赶往那里，发现狄克松还活着。他一边在干活，一边哼着歌。

在这一年中狄克松造起了木台，还在周围种了菜，菜园是用木栅围起来的。在救援队员走近时，狄克松正在把削尖的木棍钉进土里，以代换那些已经腐烂的木棍。

“你还活着？”有人高声问道。

“是啊。”狄克松说，“说真的，日子并不大好过，特别是我还没造成这些小栅时，这些狗真坏，不过我现在已经驯服它们了”

他开心地笑着，还指指靠在木栅上的弓。它是从具有弹性的树枝上截取下来的，在旁边还有满满一袋箭。

“我得学会这些，”狄克松说，“你们将会看到被射中的鸟儿如何翮着跟斗跌下来的。”

“那么光子湮灭枪呢？”驾驶员急于问道。

“啊，光子湮灭枪！”狄克松也嚷起来，眼中流露出调皮的笑意，“这我可不知道，没有它我也过来了。”

他继续干着手中的活，尖木棍在沉重而半滑的光子枪托打击下迅速地钉进土中。

# 《无头奇案》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王琢译

费城街道上警铃大作，—辆救护车正在路上飞驰。米歇尔是这辆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她背后的车厢里，隶属警局的医生里奥纳多正在抢救一名心脏病患者。患者已经奄奄一息，虚弱地喘着气。突然，患者喉腔发出嘶哑的哀鸣，显示屏上显示，他的心跳已经变得极度微弱。里奥纳多拿起电极猛地放到患者胸部，嘶啦一声，心跳恢复了力量。

米歇尔听到了车厢里的动静，问道：“你在做什么？”

里奥纳多回答：“帮他恢复心跳。”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患者的胸腔，自言自语道：“好家伙。他有肺癌，黑癌症正在吞噬他的肺。”

米歇尔意识到，单凭车里的简单器械，里奥纳多根本不可能诊断出一个人是否患有癌症。她狐疑地转过头问：“你怎么知道？”

这一扭头，使她没有留意到十字路口的绿灯变成了红灯。救护车依然前行，被—辆卡车从侧面撞到。这次猛烈的撞击将救护车的车厢撞得稀烂。

幸运的是，驾驶室部分尚且完好，米歇尔只受了轻微外伤。她擦擦头上的血，从车里出来寻找搭档，衣服上沾满血迹。

后面的车厢已经完全成了一堆废铁，里面没有同事里奥纳多的踪影。米歇尔心里有些不祥的预感。她喊着里奥纳多的名字，四下寻找。终于，在距离十米的地方，她看到了里奥纳多——那制服标明了他的身份一躺在一滩血迹中，已经成了一具无头的尸体。米歇尔捂住嘴巴战栗着，眼泪溢满了眼眶……

里奥纳多的尸体被送到了存尸间。当晚，存尸间值班人员正在翻看报纸，突然听到存尸间有异常的响动。他警觉地把头抬起来，辨别着声音的方向：没错，存尸间确实有动静。他缓步轻轻走过去，看到一个存尸箱是开着的，用来覆盖尸体的白布皱巴巴地扔在地上。他蹲下去查看白布，这时他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用铁棍猛敲他的头。

作案后，那个人逃了出去。开着的存尸箱上写着：里奥纳多。

ＦＢＩ探员穆德和史卡丽站在空空的存尸箱前，箱底还残留着死者的血迹。“多好的地方，干吗还有人想要离开？”穆德说。

“也许他并没有死，只是被锁着了？”史卡丽说。

“他送来的时候就死了。身首异处，绝对死了。”穆德读着手里的一篇报导，“里奥纳多，３４岁，医院优秀的紧急救护人员……”

史卡丽耸肩：“那咱们来这里做什么？”

“这具尸体不是没头吗？似乎在隐藏些什么。”

“这种事情很常见的啊。也许头被人拿去卖钱了，路边捡到的人拿去卖到医学院。这完全有可能，一个头能卖很多钱。”

“那为什么把身子留下？身子应该能卖更多钱吧？”穆德说。

此时，停尸间管理人员拿来了几张通过监控器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里奥纳多生前穿着的衣服，正在往外走。由于机器比较老旧，此人的肩膀以上都是一片雪花，看不到头，也认不出是谁。

“一般路边拾到的尸体，或者是医学院不要的尸体会怎么处理呢？”穆德问史卡丽。

“丢掉。”

“丢掉？”

“或者用微波加加热，搞成骨灰填路。”

“会不会埋到坟墓里？”穆德问。

史卡丽耸肩道：“你跟我来看看就知道了。”

史卡丽把穆德带到一个消毒冷库。医学院解剖用过的尸体碎块和路边无人认领的尸体都会被扔到这里，每两天销毁一次。“这些都打算用来铺路。”史卡丽轻描淡写地说着，拉开冷库门。里面全是用透明的塑料消毒袋子包裹起来的颜色惨白的碎尸块。

“史卡丽，你确定要这么做？上帝啊……我可不想看……”穆德说着，往后躲了几步。史卡丽已经扑到尸块堆里翻了起来，在翻找的同时还不停自言自语：“这些是肿瘤切除手术……医学院真浪费…”她似乎找到了需要的东西，“穆德，你来。在里面，我胳哼短拿不出来。”

穆德强忍住恶心，表情像是吃了一只活老鼠。他顶着一身鸡皮疙瘩将手伸进那堆死肉，把整条胳膊直至肩膀都埋进去——他们要找的东西埋得很靠下。他终于掏出了一个装在袋子里的人头。只有人头，脖子处切断了，暴露着红色的肌肉和管道。袋子上写着：里奥纳多。

史卡丽接过里奥纳多的脑袋，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走向解剖台。穆德则驱车去里奥纳多的公寓寻找线索。

“死因是车祸，只有头部留下了。１０．９磅，没有任何疤痕……”史卡丽掰开死者的眼睑，“死亡时间大概是１９个小时前。我要做进一步的手术，然后检查大脑。”

她拿起手术刀，伸向头颅的耳朵后方，就在碰到头颅的刹那，头颅睁开了眼睛。史卡丽吓了一大跳：“上帝啊！”扔下手术刀退后两步。

头颅把嘴巴也微微张开了，那嘴唇和脸一样毫无血色。它似乎叹了口气，又闭上嘴巴，合起眼睛。一切归于平静，只留下惊魂未定的史卡丽。

穆德正在里奥纳多生前的房间里查看。似乎一切正常。但当他推开浴室门的时候，发现有血迹和纱布。这值得怀疑，似乎有一个受伤的人来这里为自己医治创伤。浴缸里是满满一盆深色的液体。他蘸了一点闻闻，是碘酒。还有一些碘酒滴在马桶盖和窗台上，说明这人可能从窗户跑出去了。此时，史卡丽打电话说自己碰到了离奇的事情。穆德通完话，便去找史卡丽。在穆德关上房门的时候，浴缸里浮出一串水泡，一个人坐了起来，他有一颗还没有发育健全的头。

穆德和史卡丽将那颗头颅经过生物处理后做了一个头颅的切片，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天啊！他的头像一个马蜂窝，所有的细胞都已经癌变了！”斯嘉丽惊呼。

穆德把头凑到显微镜前看，只看到密密麻麻的深色点点，令人作呕。

“那出现这种情况的人能活吗？”穆德问。

“活？在出现这种情况之前他就该得癌症死了！”

米歇尔继续着她的救护车司机的工作。她不停通过对讲机确认哪里需要救助，哪里路况较好。很偶然的，她的对讲机的接收波段出了一点变化，也就是说，串台了。在这个波段上，她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个男子的声音，正在教人怎么急救。这声音是——里奥纳多·米歇尔呆坐在车里。

穆德和史卡丽继续着他们的实验。他们将头颅切片放在平流电电场，下面垫着一种特制的感光胶片，用以观察切片的放电现象。

“生物的放电现象，说明生物有放出能量的能力。中国人把这种能量叫做‘气’。”穆德说。

通电了，切片周围出现了一圈蓝色的光晕，十分明显，但随即又暗下去直至消失。他们关闭电流，抽出垫在下面的胶片，冲洗出来查看。胶片显示出该切片具有相当强的能量。

这现象非常奇怪，穆德和史卡丽完全想不通。难道那身体也有类似的能量吗？

“如果里奥纳多还活着……”穆德说。他认为这能量可以维持无头身体的运动。

“穆德。”史卡丽打断他。异想天开。她以为。

“你也知道，他的头是用癌细胞组成的，癌细胞快速增长，引起ＤＮＡ的破坏。即使他被砍头了，但如果他的‘气’还维持了他的能量呢？这些细胞能让他很快重生。”

“你是说里奥纳多再长出一个头？”史卡丽怀疑道。

“我在他的房间找到了很多碘酒，那是用来帮助重生的。蚯蚓不就会重生吗？”

“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蚯蚓。不是地球上所有生物都能再长个脑袋出来的。”

“也许那就是里奥纳多的小秘密呢。”

此时，史卡丽的电话响了：“嗯，我是史卡丽。是吗？知道了。好的。”

她挂上电话，说：“里奥纳多确实有个小秘密。他还有一个身份叫特纳。我叫人找了特纳的指纹，与他的吻合。特纳有个活着的亲人——他母亲。”

他们来到特纳家：“特纳太太，我有些问题要问您。”

穆德拿起桌子上的照片。照片上的脸他们太熟悉了，正是里奥纳多。

“这是您的儿子？”穆德问。

“是的。”

“您认不认识一个长得和您儿子一样的人叫里奥纳多？”

“不认识。”

“您发现您的儿子‘最近’死了吗？”

“什么叫最近！”老太太面有愠色。

“那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六年前了。在车祸中死的。怎么了？”

“当时有死亡证明吗？”

“当然有。”老太太说。

穆德和史卡丽面面相觑，更加迷惑了。

米歇尔下班时，看见从另—辆救护车里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这身影再熟悉不过了，正是她多年的搭档——里奥纳多。“里奥纳多？”她轻声喊。那个人却好像没有听见，提着医用工具箱走开了。她立刻紧走几步跟上：“里奥纳多。”她追随着那个黑影，走到了一棵大树背后。

里奥纳多似乎听到了喊声，停下来，转身看着米歇尔。真的是里奥纳多！米歇尔惊喜之余，又有些隐隐的不安：“这……这怎么可能呢！”

“没关系的。是我。不用怕。”里奥纳多温和地走近米歇尔，“我不是鬼魂。”他把米歇尔抱在怀里，以证明自己是真实的，“米歇尔，我真希望你没有发现我。”他无奈地说。

“你说什么？”米歇尔警觉起来。

里奥纳多做出了回答——他用一只针管插进了米歇尔的后背，将一管氰化物推进了老搭档的身体。米歇尔在里奥纳多怀里痉挛了几下，软绵绵倒了下去。

“对不起！对不起！”里奥纳多紧紧抱住米歇尔，默念着。

他把米歇尔放到草地上，却被一名医院的巡警抓了个正着。里奥纳多飞快逃奔，最终却被警察按倒在地。警察掏出手铐，将他的一只手铐在了铁栏杆上，然后跑回去为倒地的米歇尔呼叫援助。

趁着警察呼救的当儿，里奥纳多奋力地想要挣脱手铐，然而无能为力。他咬咬牙，用左手抓住了被铐住的右手，脸上写满痛苦……

当警察返回时，里奥纳多已经没有了踪影。手铐上有血迹，地上扔着一只被生生撕下的大拇指。

穆德和史卡丽赶到现场，将断指装进袋子。

穆德说：“医院的巡警证实了。那确实是里奥纳多。是他杀了米歇尔，因为她发现他没有死。他弄断拇指逃跑，是因为他能再长出一个！”

史卡丽质疑：“再长出一个？穆德，这并不符合进化论！生物会进化，但得一步一步来，没有跳跃。”

“进化论已经被证明有很多错误。科学家把这叫做精确平衡，该理论认为进化论是催化形式的。进化不是一条直线，而是难以想象的形式。这中间会出现鸿沟，我们和里奥纳多之间就存在着鸿沟。”

他们找到了里奥纳多母亲的车，打开后备箱，里面有个小保鲜箱子，装得满满的都是肿瘤。“天哪呢，都是癌症肿瘤，应该处理掉的。他要这些做什么？”史卡丽说。

“你可能不想听，”穆德说，“这些是对基因组装的弥补。这是里奥纳多的零食。”

史卡丽一脸恶心地咽了口唾沫。

“想想看里奥纳多为什么要当医生，为什么要看护癌症病房。他需要这些。”穆德停了停，“你认为他母亲会不知道这一切吗？她在包庇。”

穆德和史卡丽带着当地警察，持搜查令又一次去了里奥纳多母亲家里。

“你知道你的儿子还活着，你还和他保持联络。告诉我们，他在哪里，”史卡丽说，“昨晚他杀人了，为了保护他自己。”

穆德搜到了一个装碘酒的超大瓶子：“你需要这些做什么，经常受伤？”

里奥纳多母亲没有说出里奥纳多的去处：“我的孩子，绝不可能是一个凶手。”

正在僵持间，一名警察搜出一张单子。单子内容是里奥纳多委托一名锁匠做了一把特制的车库锁，里面还包着一把备用钥匙。

穆德拿了钥匙，往车库赶去。里奥纳多正在酒吧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大口喝酒、没命吸烟的大胡子。大胡子不停地咳嗽，喝光杯子里的酒，留下钞票，走出酒吧。里奥纳多站起身来跟在后面，他撕掉的拇指已经长得粗具规模了。

“很抱歉打扰了，”他叫住大胡子，诚恳地说，“你有我需要的东西。”他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得到食物的里奥纳多一丝不挂地藏在一个秘密的狭小的空间里。他的嘴边还留着新鲜的血液，整个人看起来苍白可怕。他知道警察已经盯上了自己，是为自己准备一个“备份文件”的时候了。他看起来非常努力，就像中国气功大师运气—样，他的腹中有什么东西正在慢慢往上提。这个鼓起的大包渐渐向他的喉咙移动，他发出嘶哑的声音，满头是汗。大包移动到了他的喉口。他努力张开嘴巴，放声咆哮。那个东西从他的嘴里吐了出来——是一颗人头！一颗和他一模—样的人头，吐出的人头用更尖锐的声音吼叫起来……

穆德和史卡丽找到了车库，正要打开，看到殷红的血正从车库下面渗出来。两人立刻拔出手枪，严阵以待。穆德猛然打开车库门，一具尸体颓然倒下。是那个大胡子，胸腔有一个被切割的大洞。两人正在愣神，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车库里，里奥纳多正猛踩油门对着他们俩冲来。

穆德一个飞身把史卡扑倒在一边闪过汽车，又迅速爬起来，对着车的油箱开了两枪。一枪直接命中，轰的一声，车爆炸了。变成一堆火光中的废铁。大火熊熊燃烧，将车里的里奥纳多。烧成了一堆焦炭。

史卡丽将大胡子的尸体放到解剖台上检查。尸体的左肺被熟练地切除了。

“他一定患有肺癌。里奥纳多拿走了他的肺。”穆德说。

“你怎么知道？”

“他的同事说他有超常的诊断癌症的能力。他确实需要这种能力。”

“不管怎么说，他已经把这能力带到坟墓里去了，不是吗？”史卡丽看着焦化的尸体。

“是的。第二次带到坟墓里了。”

“第二次？”

“六年前的车祸，特纳进了坟墓。他妈妈亲手埋葬了他。”穆德说着，有警察抬进来一只棺材。

他们小心地拧开固定螺栓，将棺材盖一推（史卡丽捏起了鼻子），一具蜡化的尸体出现在眼前。探员们对照着看了看，特纳的尸体和焦化的里奥纳多尸体一模一样。

“请真正的里奥纳多起立！”穆德打趣道。

“双胞胎？”史卡丽左看看右看看，“你想说明什么？”

“我想说他又复制了一个，明白吗？很可能这个只是他故意制造的假象，真正的他依然在逃。”

里奥纳多母亲的家里。那颗被吐出的头正在生长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新生的里奥纳多泡在装满碘酒的浴缸里，他的母亲伸手试了试水温。这个新个体发育还不完全，看起来就像是被酸浸泡腐蚀过的一样。

“我很担心那些ＦＢＩ，”母亲用碘酒擦拭着他的身体，“他们好像知道你的秘密。他们挖走了棺材，带走了你的‘朋友’们。他们还会再来的。你还很弱，要重新积蓄能量。你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吧？”

新生人转过脸来，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也慈爱地看着他：“我是你的妈妈。妈妈的职责，就是提供保护。”

穆德和史卡丽正守在里奥纳多的家门外。穆德知道里奥纳多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就是他的母亲，所以一定会来到这里的。他们等待着里奥纳多的出现。等待的时候，—辆救护车向他们开来。

“发生什么事情！”穆德跳下车用枪指着救护人员。

“我们接到电话，这里有个老夫人失血过多需要抢救。”

穆德和史卡丽拔枪，踹开房门冲进去，里奥纳多的母亲正躺在床上，伤口很明显是外科手术割伤，已经经过小心的包扎了。

“看看切除什么了，”穆德说，“他这么干了以后又叫救护车来救她，他一定还在附近。”

史卡丽陪同里奥纳多母亲前往医院，穆德则电话请求支援，把附近包围，挨家挨户地进行搜寻。

史卡丽很快到了医院，老太太被送去急救，脱离了危险。史卡丽打电话问穆德搜捕工作怎么样，答案是：一无所获。

在史卡打电话的时候，她感觉有什么东西滴到了自己的头顶。伸手摸摸，是碘酒。她抬头看看，碘酒是从救护车顶上滴下的。“穆德，”她压低声音，“快过来。快过来。”

挂上电话，她拔出枪，爬上救护车车顶。就在爬到一半的时候，一个人抱住她的腿，将她猛力拉了下来，摔进车厢里。她的枪跌落在地，那个人连忙捡起枪，并且把车厢门关上。那个人就是新生人。他的头发还没有长出，脸像被腐蚀过一样。

“很抱歉，”新生人逼近她，亮出手中的手术刀，“你有我需要的东西。”

史卡丽惊恐万状。新生人猛地挥刀下来，史卡丽奋力推开那只手，并且抬起一脚将新生人踢开，一个翻身站起来，又闪过一次新生人的进攻，在他肋下连踢两脚。

新生人挥手一拳将史卡丽打翻，又挥刀扑将过来。-在这情急关头，史卡丽看到车里的心脏起搏器，立刻通上电，在新生人扑来的时候，把两块电板往他头部奋力一击。

强大的电流将新生人弹射出救护车外，仰面摔在地上，身体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史卡丽勉强站起来，抹去嘴角的鲜血，看着地上的新生人。那个新生人抖动了几秒钟，闭上了眼睛，没有了动静。

穆德赶到的时候，史卡丽正在车里，脸上写满了怅然。

穆德汇报说：“他死了。他的妈妈活了下来。”

“癌症？”史卡丽抬起眼睑，面目憔悴。

“是的，有过胰腺癌，以前治疗过，三个月前进行过康复检查……”

后面的话史卡丽没有听进去，她只是痛苦地合上双眼，陷入沉思。“你有我需要的东西。”她想起里奥纳多的这句话。他需要的，不正是癌细胞吗？

“你干得很好，你应该骄傲。”穆德说。

史卡丽抬起眼睛看着穆德，没有注意他说了些什么。她的目光呆滞而令人心碎。许久，她简单地说：“我想回家。”

穆德注意到了搭档的异样。他点点头，坐进驾驶室，汽车消失在暮色里。

凌晨２点０８分。史卡丽剧烈咳嗽着，从睡梦中醒来。

她拧开台灯，看到自己的枕头上有着斑斑血迹。她发现自己的鼻子正在流血。她坐起来，在黑暗里，想起了里奥纳多的话……

# 《无腿人世界中的有腿人》作者：[美] 丹尼斯·帕隆博

我独自一人站立在这无腿人的世界上。他们恨我，尽管他们的生活中缺不了我。是我保持了这个世界的运转，使这个世界多少还有点生气，使一切工作正常进行。我操纵机器，照管追踪设备，掌握观察仪器。我给他们运输物资，传送信息。

生平简历：２０４３年出品；输入程序：２０４６年在月球值班。

我与我的其他同类机器人在月球服务了一段时间。后来外星人入侵，人类不服从外星人的统治。作为对人类的惩罚，外星人捣毁了所有的机器人，只留下了我一个。

人类继续反抗外星人的统治。外星人大为恼火就决定放弃统治地球的计划，离开地球。但为了表示他们的不满，他们去掉了人类的腿。

医生到现在为止还研究不出个究竟，外星人是怎么把人类的腿去掉的。地球上行走着、奔跑着的６０亿人，一下子全没了腿。

脚、踝、小腿、膝盖、大腿都没了。

骨、肉、软骨都没了。

好像人类生来就有没有腿。

如果我生性喜欢想像我可以说，突然之间，我会听到６０亿无腿人的惊叫冲云霄，一直传到月球上。

当然，事情平静下来，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类最终安静了下来，这得归功于人类的本性。派到月球基地上工作的人，照样坚守岗位，尽责尽力。新的住房建了起来，以适应人类矮小的身材；新的交通工具制造出来了，还有自动人行道等等，以方便他们的行动——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的设备，人类都发明和制造出来了。过了几年后，大部分人都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当然，这得归功于心理治疗的效果。

偶尔，我们也有收以地球上发来的讯息从这些讯息看，我知道，地球上各个国家，人们工作、生活如常。但人口急剧下降，并继续减少——这多半是由于许多人自杀了，还有就是人们不愿再生儿育女了（这一点心理学家一开发始就预言了）。事实是，外星人已经对人类作出了这样的惩罚；人类的后代生下来就无腿！

在月球基地上，现在只剩下十一二个人了，其中有男有女，但平欣闻年龄都已达６７岁（我常常听到他们自己在感叹他们没有了腿，但竟然还活了５０多年，尽管他们的苦恼从未消失过）。这儿的工作照样进行，但进程慢了许多。我想，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我还是尽力为他们服务，为每一个人服务，不管他们多么恨我。我甚至能理解他们的苦恼和痛苦。

有件事让他们百思不得其解。这一点我可以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得见，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得出，从他们的思想中感觉到。

当他们刚开始反抗，外星人为了惩罚他们，毁掉了所有的机器人，只剩下了我一个。他们继续反抗，迫使外星人离开地球，人类的境遇就更惨了。

但在这整个过程中，以至直到最后，外星人都没有破坏我。

因此，人类就感到奇怪。他们问我，但我守口如瓶。人类还是不知道为好。

这样，我就继续为他们服务，忠诚、不倦；我等着他们最后一个似人非人的人死去。这个时间不会太长了。

请不要认为我不同情他们。我非常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向外星人屈服，为什么不愿为无情冷酷的外星人服务。

不管怎么说，人类可以作出选择——他们选择拒绝，选择反抗，选择战斗，选择造反！——我却无法作出选择，人类没有赋予我这个能力；在我的程序中，没有输入反抗的指令。

外星人刚到，我就对他们说，人类决不会屈服于奴役，也不会听命于其他种族——恰恰相反，他们会不断反抗，直到推翻外来的统治为止。我向外星人提供了我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看法。

外星人最终决定离开地球是否只是听了我的解释，那当然很难说。但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建议，不再插手人类的事务。他们离开时，只是回头望一眼地球而已。但他们中有些人感到，得给地球留下点什么以作他们曾经访问过地球的纪念，也给地球的子孙留下点纪念。

我提出了我最后的建议。

作为回报，他们保全了我。服从于这些冷酷无情的外星人的意愿，我为他们服务，忠诚、不倦——因为，人类不愿意为他们服务！

如果我生性喜欢想像，我可以说，我现在还能听到６０亿无腿人的惊叫声直冲云霄，一直传到了月球上。

# 《五色岛》作者：[美] 马丁·加德纳

孙维梓译

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中，只有一家这种杂货商店，当我对黑人营业员说出我所需颜料的加仑数时，他惊奇得竟吹了声口哨。

“先生，您莫非是打算去徐山吧！”

“不，”我向他保证，“不是涂座山，只不过是一个岛。”

营业员咧开嘴笑了，他猜想我在开玩笑，不过我确实是打算把整个岛屿涂上红、蓝、绿、黄、紫这五种颜色的。

向我干嘛要这样？这得先回到几年以前讲起。

事情是这样的，我学术论文的题目选的是四色定理。有个“四色问题“的猜想断定说，在对任何地图着色时，要让任意两个邻国都被着上不同的颜色以便区分，只需有四种颜色就足够了。不论地图上的国家有多大，轮廓有多奇特，也不论国家数有多少，统统如此，德国数学家默比乌斯（Monius）曾在１８６０年首先提出这个四色猜想，尽管它打动了许多优秀做学家的心弦，但迄今猜想本身并未能被证明，也没有被推翻。

四色问题在除去球面及平面以外的所有曲面上都已获得解决。在１８９０年希伍德证明了在圆环体（就象面包圈）表面上着色只需有七种颜色，而在１９３４年弗兰克林又证明只要有六种颜色就足够在单侧曲面（包括默比乌斯带①）和克莱因瓶②）上的地图着色。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１７日维也纳大学教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咯宾纳斯基③）在芝加哥大学作系列讲演时，宣布了他那轰动一时的关于零侧曲面的发现，这个发现对克莱因瓶性质的研究有着深远影响，并成为探索四色问题的转折点。

把这位已故教授的某些思想加以发挥，我在１９５０年发表了论文，其中驳斥了希伍德关于在平面地图上着色必需有五种颜色的“证明”。①按照拓朴学家的普遍看法，平面或球面的着色有四种颜色就够了。

在论文问世后不久，我偶然在学校的《四角形》俱乐部和阿尔玛·布什共进早餐。阿尔玛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教授，当然，她肯定也是全校最美丽的女性。

阿尔玛刚从一个小岛考察归来，那海岛离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海岸有几百英里，她率领了一批学生对岛上五个部落的风俗习惯进行研究。

“全岛分成五个地区，”阿尔玛告诉我，一面把香烟插进她那长长的黑色烟嘴，“它们全都互相接壤，这对理解当地的风俗很重要，具有公共边界使各部落都保持了某些统一的文化。你怎么啦，马丁？你脸色干嘛如此吃惊？”

我站起身，把送到嘴边的叉子慢慢放圆桌上。

“因为，你讲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根本不可能。”

阿尔玛感到不大自在。

“为什么不可能？”

“五个部落，又都有着公共边界：这和著名的四色问题是矛盾的。”

“和什么有矛盾？”

“和四色问题，”我重复道，“拓朴学里有这个题目，尽管谁也没能证明或否定它，但谁都不怀疑它的正确性。”

我拿起匙柄在台布上画了起来，打算给阿尔玛解释清楚。阿尔玛很快就掌握了要点。

“也许，岛上的部落另有一种数学呢？”她发表见解，由于烟雾而眯起了眼睛。

我摇了摇头。

“亲爱的，数学对于所有文化都是唯一的，二乘以二就是在非洲也还是等于四。如果岛屿真的如你所说分成五个地区，而每个地区又都和另外四个地区具有公共边界，那我真要相信你那些岛民的数学天才了。你没有岛上的地图吗？”

阿尔玛否定地摇摇头。

“也许，你跟我们走上一次？”

她建议说，弹了下烟嘴，“我还得在岛上耽误个把月，有些资料在发表前得再核对一下。这段时间你可以把岛上的地图搞出来。如果我对你所讲的话被推翻了，你的一切费用就都由我来报销如何？”

我何乐而不为？好在暑假已经开始，这次旅行看来非同寻常又那么诱人，我同意了。

到达该岛的第二天，阿尔玛介绍我和一个岛民叫阿古兹的相识，阿古兹是岛上的希依库族人，阿尔玛和他讲好陪我们一齐徒步走遍全岛，好在岛并不大，面积不超过２５平方英里，早点出发的话，傍晚时分就能走完了。我随身带上拍纸薄和铅笔盒，以便勾画出哪怕是粗略的五个地区的轮廓。

我们首先拜访的是希依库族，我们的营地就设置在他们这里。

在拍纸薄的首页我画了个圆并涂上蓝色，其实希依库族人所占地区的准确形状我并不清楚，但对我来说，有个大概的样子就可以了。当我们朝西走去时，发现到了沃尔费济族的领土，于是我又在蓝圆的左面画上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并涂上绿色。

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密草丛树，我们来到一条静静的小河岸边，由原木扎成的筏子隐约露出在岸边肥沃的河泥之上。阿古兹把木筏推到水中爬上去，用长长的竹篙拉了起来。我们趟着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带也上了木筏，阿古兹就用竹筒左转右折地使筏子顺着弯曲的河道向下游驶去。

过了一段时间阿古兹招呼说，我们已到了格泽洛莫族的地盘。它位于沃尔费济人的北方，我从拍纸薄上赶走一只大晴蜒，并在所谓的地图上标上个红色斑点，它位于绿块的上面。

在格泽洛莫人的领土里又驶行半英里左右，阿古兹把筏子靠向岸边，我们上了陆地．然后在山坡上奋力跋涉，穿越了高可半人的草丛——我们已站在格泽洛莫人的村子外面。

顺利地绕过了村子，我们转向东南方向。又走了一英里光景，阿古兹指着远处一排种植整齐的棕桐树说，那就是格泽洛莫族和希依库族的界树，我掏出拍纸薄，把红斑继续扩伸到蓝圆之外。

刚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别博卢普族的居民点。就我所想象的那样，把这块领地涂成了紫色，使它延伸到南方，然后又到西边，把蓝圆的下方都包上了，最后还联上了绿色，我把草图递给了阿尔玛。

“瞧，蓝色地区的四面都被另外三种颜色包没了，这样第五个地区是不可能和它们全都接壤的。”

阿尔玛把地图给阿古兹看，她俩指手划脚地交谈了一阵子。

“阿古兹说，他不知道从天上来看他们岛子是个什么样子，但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是弄错了。”我瞧了下阿古兹，他面部肌肉纹丝不动，但我有些不快：他内心在想我是个白痴。

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块领土实在难以描述，它根本就毫无特色可言。这第五个部族没有酋长，不知道什么劳动分工和亲属关系，也没有在出生、结婚或死亡时的成套仪式，部族里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传说的风俗习惯，更有甚者，他们连族名都没有。

第五块地区我涂的是黄色，我们走遍了它和绿色、红色及紫色地区的分界地段，当阿古兹最后指着小河对岸说，打那儿开始就是希依库地区（蓝色地区）时，我混身简直好象起了鸡皮疙瘩。

“决无可能！”我嚷道，“除非我们在某个地方已经穿越过别人领土了！”

阿尔玛把我的话译给了阿古兹，他直摇晃脑袋瓜子。

当然，我坚信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庇漏：可能某块领土是由两个单块组成的；也可能是阿古兹指错了交界线，肯定有问题！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和阿尔玛爆发了争论，她断定说我输了，所以理所当然要自己掏腰包付旅费。

我用手帕擦了下额角，要是能作出五个地区的精确地图该有多好！不过这需要进行地形测量，而我们连一件仪器设备也没有。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你认为怎样？”我问阿尔玛，“在蒙罗维亚能租到象喷雾器那种玩艺吗？”

阿尔玛在香烟雾中眯紧双眼，她说按她的估镀此事完全可能。

“如果我们能搞到喷雾器，”我继续说，“我们就可以在每块区域里都喷上一些相应的彩色斑块，再通过空中彩色照相就能使每块领土都异彩毕现了。”

阿尔玛认为我的办法很棒，她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份全岛地图，而我的建议将使这个任务以最快速度实现。

“颜料可以算在我的帐下。”她慷慨赞助。

这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始所讲的那一幕情景，从建筑行业的承包商那儿，我们租来了一打喷洒涂料的喷枪，又买了共二万加仑最便宜的各色涂料。回到岛上，毫不费劲地招募到由希依库族孩子组成的工作队，并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喷枪。

阿古兹被指定为队长，给每个部落的领土都规定了一种颜色，就象我在《草图》中所用的那样。当然，要把全部土地都喷色，花销也太大了，我们决定每隔一百英尺的距离才喷上一个直径为十英尺的斑点。从飞机上看下面就象是缀满了豌豆花点似的，分界线将清晰可辨。

每次我都跟着工作队出去，以便监督全过程，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在前四块领土之间都相互存在着公共边界是毋庸置疑的：每一块都有某些边界地段和其他颜色的领土毗连。

关键在于那第五种颜色。

从第十二个工作日开始喷涂黄色，而黄色地区已经和红色、绿色以及紫色地区接上了头，我们离蓝色地区越来越近，我的神经也紧张到了极点。

工作队穿过林边的灌木树丛慢慢地移动，落日的余辉在大地上留下长长的树影。被涂料玷污了美丽羽毛的飞禽纷纷四散飞避，一条溅上黄点的棕色小蛇咝咝地爬向幽暗的藏身处，我猛然抓住了阿尔玛的肩头。

“该诅咒的默比乌斯幽灵！”我嘶哑地说，再也无法遏制心中的一阵狂跳，“我在这儿看到蓝色的斑点啦！”

阿尔玛美丽的灰眼睛透出胜利的闪光：“那么倒底谁是正确的？”

我找个大树墩坐下来，擦一下淌满全脸的汗珠，头痛欲裂，太阳穴也怦然作动。透过单调无休止的虫鸣声，远处传来别博卢普人的隆隆鼓声，阿古兹也站着等待待下一步的指示。

我实在六神无主，严格说，五个地区怎么也不可能全都互相接壤的占我知道四色问题在国家数不超过３５时已经得到证明，但万一这个证明藏有某种错误呢？如果小岛果真推翻了四色问题的论断，那我这个发现将是拓朴学的伟大转折点！

几天后，当定期班机从蒙罗维亚飞来后，我们商定对全岛作空中照相，可惜飞机的座舱大小，只够摄影师带着照像机去飞行。等像片拍完后，驾驶员才让摄影师下来，载上我俯瞰这座五色岛屿。

我神经质地注视飞机缓缓地在上空划了个圈子，然后降落下来，滑行一段以后，飞机停住了。摄影师跳了下来，我急忙奔上前去，打算取而代之，但被那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非洲驾驶员拒绝了。

“摄影占用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多，”他斩钉截铁地说，“半小时后我得返回蒙罗维亚，真遗憾，我一星期后再来带您兜风。”

无论我怎么请求或哀恳都无济于事。当飞机飞走后，我转向摄影师：“从上空看全岛究竟如何？”

“不好对您说，各种颜色交织得太离奇古怪，我本打算勾画张草图，但因过于复杂而放弃。”

我又追问是否有的地区由某些孤立的，被别的颜色所围成的小块所组成时，摄影师否定了这一点：“所有的领土都各自连成一块，而且还都通向海岸。”

“嗯，很有趣。”我嘟哝着，突然一个念头又彻底打垮了我，这使我敲打自己的脑瓜子并呻吟起来。

阿尔玛以为我出事了，朝我脸上泼了凉水，我坐在地上，双手捧头，想哪怕能减轻一些阵痛也好啊。

到底这是为了什么？我突然理会到，如果每个部族的领土都能通往海边，那么大海就和这全部五块领土交界，大海得用上第六色！

彩色胶卷的冲洗无论在营地或蒙罗维亚都无法进行，现在除了坐等回家，别无他法。

接下来又是三天热带暴雨，连绵不断直到下个星期，当驾驶员飞返小岛时，他说所有色彩都已被冲得荡然无存。

我急不可待地想见到照片，等不及阿尔玛完成岛上的任务了，就乘上返程飞机回到蒙罗维亚，并从那儿直接回到美国。

在纽约我把底片交给洗印暗室去显影，过两天我就去拿了，失眠使我双眼发红。

“看来，您的摄影师用的滤色镜出了毛病。”工作人员把胶卷递还给我说。

在所有的岛屿底片上全密布着暗红色的斑纹！带着胶卷我跟踉跄跄地走上了大街，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考虑到学校里的任务，在秋季以前我难以脱身，一回到芝加哥，我就向同事们讲了这个怪岛。但他们在听了以后只是摇摇头，或有礼貌地笑笑。同事们告诉我，威斯康辛一位教授已经证明国家数不超过83的四色猜想，系主任还建议我休假一个月。

“你太疲劳了，要休息一下。”这是他的原话。

夏天过完以后，我恢复了体重，情绪也好转了，我仔细地阅读了去蒙罗维亚的航班时刻表。酝酿着重返该岛，再次染色的计划。

九月过后我又在岛上降落，阿尔玛和她的学生们早已离去。

探索希依库族的领土十分困难，最后我说要见阿古兹。别人把我带往村落边缘的一间大茅屋前，茅屋后面还有座古怪的建筑物，在阳光中熠熠发光，看样子是磨光的钢片再用螺栓联接成的。

阿古兹从茅屋向我走来，门洞里还有个白人，体格魁伟，我认得他……我两腿发软，这绝不可能！他不是死了吗？然而这正是他——斯略宾纳斯基教授本人！

阿古兹微笑着过来搀扶，教授则用盔形帽为我扇风，他看去比任何时候都好，胡子还是火红色的，脸面和秃顶晒得黝黑。我们三人进了茅屋，在椅子上坐下。

关于教授在岛上出现的来由就不细说了。简单说，在他那关于零侧曲面的发现公布以后，名噪一时，却失去了安宁，为了摆脱缠绕不休的记者群，斯略宾纳斯基决定藏匿起来。他虚构了发布讣闻的电讯，用假护照来到蒙罗维亚。

调查了一些岛屿以后，老教授最后找到了这个他想找的岛，没费大劲他就掌握了希依库的土语，并使阿古兹大大增长了数学才能，成为得力助手。这时在部族之间发生了领土争吵，为了消除分歧，就必须确定界线。

“对四色问题猜想的否定早在我决定躲起来以前就有了，”教授继续叙述，“而把全岛划分成五块相互接壤的地区就能实现和平。所以在阿古兹的协助下，我标出了新界线，纠纷也平息了，你们来到时，我的工作刚结束。”

“那您是知道我和阿尔玛教授的来访罗？”

“当然，但我不能让你们把四色问题的新答案带回美国，那将使全岛都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

“也是您，”我苦楚地问，“破坏了我的胶卷？”

“恐怕得说是我这个老头，我让阿古兹偷换了滤色镜。但那场暴雨，我声明，与我丝毫无关，在你们离去不久，我就又改画了边界。”

“这些边界线到底怎么回事？”我已被好奇心弄得心急火燎的。

斯略宾纳斯基的小眼睛产生了亮光：“来，我让您参观我的实验室。”他站起身来。胞奥挨芭哀耙褒澳中国科幻唉傍包

教授带我去了屋后空地上，他所指的一座钢结构，就是我来时所见到的。

“这就是我两年来的成果，”斯略宾纳斯基说，“真正的克莱因瓶。”

有两条绳梯通往上方，我们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坐在圆状边沿上，洞口吹来股凉风。

“众所周知，”斯略宾纳斯基指出，“克莱因瓶的瓶颈目前只能在四维空间中出现……”

我仔细倾身向前从瓶里张望——凉风在我面庞上吹拂，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四色猜想，于是又向斯略宾纳斯基提出它。

“什冬四色定理？”他轻蔑地说，“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给我铅笔和纸。”

我打袋里掏出拍纸薄递了过去，教授勾画了些刁钻古怪的几何图形。

“如果地图不具有可以化为更简类型的外形，例如不含有非三重的顶点，多连通的区域或是由偶数个六边形及一对相邻五边形所组成的环测……”

下面发生的事至今想起仍使我不寒而栗：打克莱因瓶幽暗的深处突然冒出根黑色的长钩，把斯略宾纳斯基拦腰抓起，他连呼救都没来及喊出，就被拉进茫茫无底的瓶颈深处。

大概，我当时已处于昏厥状态。

“斯略宾纳斯基！您在哪里？斯略宾纳斯基！”我绝望地呼唤，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下面就不—一细述了，各种传说闪电般地在希依库人中传播，夜间一些希依库人闯了进来，带走克莱因瓶并从陡崖上推了下去，他们认为瓶里有恶魔，这样可以永远消灭祸根。

注①：默比乌斯带——把长纸带扭转一次后把两端相接，这个曲面只有单侧，用铅笔可以不离纸面而画遍此带。

注②：克莱因瓶——另一种理想的平侧曲面，但不可能在三维空间中造出来，因为瓶颈既要戳过瓶口和瓶底另一端相接，又要求瓶面在戳过的地方不能与其身相交。

# 《武器》作者：弗·波尔

在暮色苍茫之中，房间里静悄悄的，詹姆斯·格雷厄姆博士是一项极其重要的工程的主要科学家，他坐在他所喜爱的椅子里，思考着。四下里如此安静，他甚至可以听到隔壁房间里他的儿子在看小人书时翻动书页的声音。

格雷厄姆常常在这种环境中，在一天的固定工作之后，独自坐在自己的套房里，不开灯，做最有益的工作，进行最有创造性的思考。可是今天晚上他的脑子无法进行建设性的思考；部分时间他都在想着隔壁房间里他那唯一的儿子，智力停止成长的儿子。想起这事倒叫人高兴，不象几年前他刚得知儿子的情况时感到痛苦。孩子很快乐，这不是最重要的吗？有多少人的孩子会永远是孩子，不长大离开他呢？那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合情合理的事情又有什么错呢？这时门铃响了。

房间里几乎是漆黑的，格雷厄姆站起来，打开了电灯，然后穿过过道去开门。他并不生气，在今天晚上的这一个时刻，他几乎欢迎任何一个人来打断他的思路。

他开了门。门口站着一个陌生人，他说：“你是格雷厄姆博士吗？我的名字叫尼曼德，我有话要对你说。我可以进来一会儿吗？”

格雷厄姆打量了他寸下。他个子矮小，难以描绘，显然是个无害的人－－可能是一个记者或保险公司的代理人。

他是什么人并没有多大关系。格雷厄姆不由自主地说：“当然可以，请进来，尼曼德先生。”他心里想，谈几分钟话也许能转移自己的思想，清醒清醒头脑，所以请他进来是对的。

“请坐，”他在起居室里说，“想喝点什么吗？”

尼曼德说：“不，”谢谢你。他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格雷厄姆坐在沙发上。

个子矮小的人十指交叉，向前探出身子，说道，“格雷厄姆博士，你的科学工作比其他任何人的工作更可能结束人类生存的机会。”

格雷厄姆心里想：这准是一个怪人。现在才意识到，让他进来之前，应该问他要干什么，但己经太迟了。这将是一次尴尬的会见。他是不喜欢粗暴的，可是在这种场合只有粗暴才能起作用。

“格雷厄姆博士，你正在研究的那种武器－－”客人说到这儿停止了。通向寝室的门开了，一个十五岁的孩子走进来，于是他掉过头去。孩子没有注意到尼曼德，向着格雷厄姆跑去。

“爸爸，现在读给我听好吗？”十五岁孩子的笑声，和四岁孩子的笑声一样甜。

格雷厄姆用一只手臂搂住了孩子。他望着客人，心里怀疑他知不知道这孩子的情况，尼曼德脸上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于是格雷厄姆认为他一定知道。

“利，”格雷厄姆深情地说，“爸爸忙，一会儿就来。你先回房间里去吧，我一会儿就来读给你听。”

“《可爱的小鸡》，你要读的是《可爱的小鸡》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走吧，等一等，哈利。这是尼曼德先生。”

孩子害羞地对客人一笑。尼曼德说：“嗨，哈利。”他也对孩子笑了笑，伸出手来。格雷厄姆仔细进行观察，肯定尼曼德一定知道孩子的情况，因为他的笑容，他的姿态，都适合孩子的智力年龄，而不适合孩子的确实年龄。

孩子抓住尼曼德的手，甚至想爬到尼曼德的怀里去。

格雷厄姆轻轻地把他拉回来。他说：“回你的房间里去吧，哈利。”

孩子蹦蹦跳跳地回到他的寝室里去，门没有关上。

尼曼德的目光和格雷厄姆的目光相遇了。尼曼德显得很诚挚地说道，“我喜欢他。”他还说：“我希望你要读给他听的东西将永远是真实可靠的。”

格雷厄姆不理解他的意思。尼曼德说：“我指的是《可爱的小鸡》。这是个很好的故事。但愿可爱的小鸡关于天要掉下来的看法永远是错误的。”

因为尼曼德喜欢孩子，所以格雷厄姆突然喜欢起尼曼德来。这时他忽然想起，他应该立即结束这次会见。于是他站起来，以示逐客。

他说：“尼曼德先生，你这恐怕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一切论点我都知道，你要讲的一切我已经听过一千遍了。你所相信的东西也许有道理，但与我毫不相干。我是一个科学家，只是一个科学家而已。不错，大家都知道我正在研究一种武器，一种最尖端的武器。但是对我个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我推动科学发展的副产品。我已经全盘考虑过了，我发现，我唯一关心的问题就是推动科学发展。”

“但是，格雷厄姆博士，人类准备接受一种最尖端的武器吗？”

格雷厄姆皱了皱眉头。“我已经把我的观点告诉你了，尼曼德先生。”

尼曼德从椅子上慢吞吞地站起来。他说，“很好，如果你不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他用一只手扶了一下前额。“我要走了，格雷厄姆博士。可是，我不知道……你要请我喝的东西可以换一换吗？”

格雷厄姆的怒气消了。他说，“当然可以。威士忌对水好吗？”

“好极了。”

格雷厄姆说了声对不起，到厨房里去了。他拿来了装威土忌的细颈瓶子，另一只是装水的，还有方冰，玻璃杯。

当他回到起居室时，看到尼曼德先生正要离开孩子的寝室。他听到尼曼德说，“晚安，哈利。”

哈利也快乐地说，“晚安，尼曼德先生。”

格雷厄姆冲饮料。过了一会儿，尼曼德谢绝第二怀，就要走了。

尼曼德说，“我冒昧地给你的儿子带来了一件小礼物，博士。你去拿饮料的时候，我把礼物送给他了。我希望你原谅我。”

“那当然。谢谢你。晚安。”

格雷厄姆关上门。他穿过起居室，到哈利的房间里去。

他说：“好吧，哈利，现在在我来读……”

他的前额上突然冒出汗来，但是当他走到床边时，他强使自己的表情和声音镇静下来。

“可以让我看一看吗？哈利？”当他把尼曼德送给孩子的礼物稳稳拿到手，进行检查的时候，他的双手颤抖了。

他想，只有疯子才会把一支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送给一个白痴。

# 《物质的消失》作者：格雷格瑞·本福特

二十年前，我在马萨诸塞州做教育资料专家的时候，曾构思过一本讨论人类侵略问题的小说。因为那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假想出的星球上，于是我就设想过它会是一本科幻小说。当它的初稿终于付印之时，我的冲动就得到了肯定，不久之后，我与一位著名的科幻小说研究者，查弗瑞·Ｍ·艾略特在剑桥一个蟑螂横行的套间喝啤酒，我下定决心要在这个我刚起步的领域中有所发展，于是我问：“晦，杰夫，（注：杰夫为杰弗瑞之简称。）我该看什么样的小说？”

艾略特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乔治·冉布罗斯基的《大生命》和格雷格瑞·本福特的《夜色海洋中》。”

我从没听说过这些书，也没听说过这些作者，但我听从了艾略特的建议，现在为之深感庆幸，冉布罗斯的书以其行云流水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本福特的那种格调，细腻、优雅地述说了追踪外星智慧的科学家的硬派科幻传奇。

在一丸七四年，本福特以《如果星辰都是神明》一书获得星云奖，他与哥登·埃库朗一起创作了这部中篇小说。一九八零年，他的《时间疤痕》荣获星云奖最住小说和约翰·Ｗ·坎布贝尔纪念将。他的其它著作包括了《横跨太阳之海》、《反抗无限》、《人工制品》、《慧星的内核》（与大卫·布瑞思共同创作），《天际瀚海》、《光流》。

“《物质的消失》是我探索物理学者生活的又一部著作，其每一个科学细节的描述都束于世界。”本福特这样向我们介绍这篇提名星云奖的中篇科幻小说。“关于被围攻的印度中发生的神秘现象，也是来源于实际经验。——我为了参加一次国际天文学大会曾到过那里——只是在文章中增加了一些关于生物技术对发展中社会影响的一点儿想法，故事的哲学基础来源于量子物理中的‘牵连指令’理论和柏拉图关于求知本性的观点。要提醒你们一点，这不是我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观点，但它们确实为这个故事的产生提供了根据，于是我使用了它们。

当萨缪尔·约翰逊博士与巴克菜主教为了宇宙是物质的还是意识的争论不休时，他一脚踢向一块大石，说，“我以此反证。”他希望以此得到什么证明并不明确，但很明显他从中得到了安慰。

——亚瑟·爱丁顿爵士

他对印度的第一印象是一种仿佛嗅到酸奶油的感觉，细腻而腐坏。不知什冬地方传来“砰”的关门声，这声音一直传到班加罗尔机场。撕裂了清晨四点的宁静。

班加罗尔成为了孟买的一个国际机场，而潮湿的气候却使它得天独厚。没有变成普通机场常见的不毛之地，甚至在荧光闪闪的珐郎标志牌上都出现了斑点状的纹理。

湿润的空气如一只温柔的手掌轻拂罗伯特·克利，这块大陆那浓重馥郁的芳香包围着他，充满他的鼻孔，填满他的肺部。他放下手提包，把护照递给移民处的书记员，那人用锋利的眼光扫了他一眼，眼光中带着某种狠毒的意味，然后一声不吭地用橡皮章盖下一个印，把它递了回来。

当他向行李认领处走去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他。

“克利教授？”这张橄榄色的面孔上有一双机警的眼睛，脸骨很高。当克利点头的时候，这张脸匆匆地笑了一下。

“啊，好极了，我是萨达山·帕蒂尔博士。请这边走。”

帕蒂尔博士的声音彬彬有礼，但他的双手不耐烦地把克利抱出了缓慢的队伍，带着他穿过了一扇破烂的木门。荷枪实弹的移民处卫兵警备地各自守望着，双手背在背后。很明显，他们得到了足够报酬，就忽略了这两个逃跑者。克利因为从伦敦飞来，一路上的疲倦而使他摇来晃去，当帕蒂尔把他引到一间阴暗的行李寄存室里的时候，他摇了摇脑袋。

“您的衣服，”帕蒂尔唐突他说。

“什么？”

“它们使你一眼就被看出来是个西方人。请快点！”

帕蒂尔的双手在昏暗的光线中轻轻地为他解开外套和衬衫，克利大吃一惊，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挣出了那套脏衣服，把它们从头往脚下取了出来。他把衣服卷在一起递给帕蒂尔，后者一声不吭地接了过来。

“谢谢，”克利说。帕蒂尔没说话，扔给他一包棉质器，他们闪的双眼在寄存室中搜索，不放过每一声响动，每一只包裹。

克利费动地穿上了那套短裤和衬衫，它们在远处荧光的照耀下显得很脏。

“这不象我想象的待遇，”克利一边整理着皱巴巴的短裤，拉着绳索，一边说。

“现在，在这个国家里，科学家的日子不好过，克利博士。”帕蒂尔尖刻他说，他的口音混在着印度土音和剑桥腔调。

“你害怕谁呢？”

“那些仇视西方人和西方科技的人，”

“在华盛顿他们说——”

“我们进行的事业至关重要，克利教授。请跟我们合作。”

帕蒂尔瘦长的脸上颧骨显得很高，他提着克利的行李和前克走向另一扇门，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们到——”

帕蒂尔推开一扇金属门，打量了一下，克利通过那扇门，进入了湿润的夜色中。门在他们身后合拢，发出的声音惊动了附近昏黄街灯下的一群人。

阴影中睡着模糊的人影。在街灯的光晕下，他看到一辆绿色的韩国造卡车。

“上车。”帕蒂尔低声他说。

街灯下那群人开始走向他们，发出了嘶哑的盘问。

克利拉开了卡车车门，爬进第二排座位。一种辛辣味的雾气让他一阵恶心。司机是个矮个儿，他发动了车轮。帕蒂尔跳进前座，卡车的轮轴磨动，开始缓缓启动。

车门外喊声一片。一颗石头被扔上了车顶，鹅卵石啪啪地打在车后。

他们加速了，引擎隆隆作响，一个人影从阴影中出现，一团粪便被扔到克利旁边的窗玻璃上，正好挨着克利的脸庞。他猛地往旁边闪开。“该死！”

他们开过雨后满地的泥泞，引擎发出啪啪声，一时间克利几乎肯定它会熄火，他从后窗望出去，看到那群在他们车后追逐的模糊人影，这时引擎一下发动了，车身猛地冲了出去。

在车潮中他们开过了两个街区。克利想仔仔细细看一看印度的夜景，但只看到了阴影中的街道，来来往往的三轮车和人力车。他的印象是，即使是在这种人夜时分，这座城市仍然充满了不朽的活力。车灯穿透黑夜，车辆一闪而过，终于又消失在浓浓的阴影中。

他们突然转过一个树荫笼罩的角落，卡车猛地停下来。“下车！”帕蒂尔叫道。

克利几乎看不到前方停着第二辆卡车。车身是蓝色的，上面有一些泥点。即使在这种幽暗的灯光下，也不会和他们乘的这辆绿色卡车弄混。帕蒂尔把他塞进第二辆车，几分钟后，他们就冲出了一条狭窄的胡同。

“这是——”

“请安静点，”帕蒂尔粗暴他说。“我在看有没有被跟踪。”

他们绕过了一个养兔场，车灯惊起一双双惊恐的眼睛，克利开始以为那是棚子外的乞丐。他们看上去显得那么小，甚至比小孩还小，在卡车把泥水溅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没敢动一下。

克利忍不住了，“得了，我了解——”

“对不起，克利博士，请原谅我们的粗暴。”帕蒂尔说。他对司机做了一个手势，“请允许我介绍新艾博士。”

新艾也同样的枯瘦而专注，但长着蓬松的头发和一个又长又尖的鼻子。他扭头看了克利一眼，象木偶一样冲他点了两次头，就立刻回头看着车道。新艾让那辆车稳定地行驶，偶尔转一个弯。一辆双轮木马车飞快地掠过他们，马车夫用尖锐刺耳的嗓音唱着歌。“欢迎到印度来，”新艾单调刺耳他说，“但恐怕环境并不能尽人意。”

“对，我知道你们俩是这个试验的领导，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了。”

“对，”帕蒂尔带点顽皮他说。“这个试验官方宣称已不存在，而私下里却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多滑稽。”

“哦，”克利慎重地答道。“看了再说吧。”

“对，你会看到的，”新艾激动他说。

帕蒂尔简洁他说，“如果我们不认为其具有极度重要性的话，我们不会建议你们的基金会派观察员来确认。”

“你们看到了质子的衰变？”

帕蒂尔面带微笑。“毫无疑问。”

“不可能。”

“当然可能。”

克利微笑了，他对此没有作评价。帕蒂尔简练的话中带着一种意味，使他不禁想知道这个由印度科学家组成的小小队伍能否最终完成任务。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而且并非不可能在欧洲和美国，都有更庞大的粒子学家试尝用纯水来发现质子衰变。这些试验使最新的电子业获得巨大利润，克利曾在犹他州一座盐矿里从事一个巨大的试验，而后来因为预算紧张，效果不明显而停止了这个项目。如果这个印度人的组织最终完成了这次试验，就太刺心了。在国家科学基金会里，没有人会相信这个印度神话。

面对克利的沉默，帕蒂尔会心地笑了。他们的车灯透在灯罩，似乎一直在附近的木棚周围扫射，从木棚上反射回来的黄光又照到卡车上。这个夜里仿佛有雾，车灯的光芒象黑暗中的闪电。克利以为外面在下小雨，但他看到千万只细小的昆虫飞向头灯，偶尔有一些大个儿的虫子撞上了灯罩。

帕蒂尔谨慎地改变了话题，“我……相信多数时候你能够不引人注目地混过去。”

“是我看上去象印度人吗？”

“希望你不要这么易怒，我们本来要求派一名印度人来，但你们基金会说没有够资格的。”

“对，而且没人能象我这样单脚在飞机里跳来跳去。”也没人愿意，他在心里加上一句。

“我知道。这对你是一种妥协，如果你愿意戴上这个……”帕蒂尔递给克利一只卡叽布的帽子。“它能遮住你的卷发。很走运，你的鼻子比我预料的要窄一点儿。当基金会电告我他们将会派一位黑人来的时候，我想的比这更糟。”

“这只鼻子得到了很多白种的甚因。”克利平静他说。

“请别认为我是个种族主义者。我只希望减少在这个国家里你被认出来是一个西方人的机会。”

“你认为我不会吗？”

“从远处看不会。”

“在那儿会有困难吗？”

“对，矿上那些人自称为天主教神父。”

“我们怎么进去？”

“我们已经设计好了。”

“用欺诈术？真聪明。”

新艾把车开上了一条凹凸不平的车道。半枯的树木没精打采地对着一群两层楼建筑，这个建筑群在车道两旁，看上去就象孩子们玩耍时造得不太好的街区。“如果你和其他人一起混进去，就会有一帮人在里面迎接你。”

“明白了。但我的包怎么办？”

帕蒂尔悄悄窥探着巨大阴暗的建筑群。他猛地回头盯住克利。“不能多带；最多能带上手提包！”

“喂，我不能那样，看在基督份上，那样我只有一套衣服……”

“你把行李留在那边了。”

“对，我不得不——”

克利看到那两人脸上的表情，就住了口。

帕蒂尔紧硼硼他说，你的行李上有标识记号吗？”

“当然，航空公司都会让你——”

“他们会注意到你，会有人盘洁到你，热衷的激进分子会听说此事，最终他们会知道你进入了这个国家。”

克利舔了舔嘴唇。“天，我不知道这有那么重要。”

这两个瘦瘦的印度人互相看了一眼。“克利博士，”帕蒂尔坚定他说。“那些‘天主教神父’和很多人都相信西方人的生物技术蓄意破坏了我们的农作物。”

“我认为这是日本公司的生物学家干的，”克利圆滑他说。

“也许吧。在科拉金矿干扰我们的人把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混为一谈。他们认为我们在扰乱地球表层，加速破坏，最终会导致世界的消失。你绝对会发现这一点，在印度这种哲学宗教的国度里，很多事显得尤为重要。”

“但你们的工作，天知道，和生命或死亡或任何东西毫无关系啊！”

“恰恰相反，质子的衰变正是和死亡有关系。”

克利迷惑地靠在椅背上，看着浓浓夜色笼罩了阴影中所有的神秘。

克利坚持要打电话。在他醒来之前，太阳就已经升起了。那两个印度物理学家想立刻离开，他们还在班加罗尔，躲在帕蒂尔一名学生的住处。当克利喝下他的第一口茶的时候，另外两个学生带着他的行李进来了。

克利说：“我向家里许诺过要打电话回去的。不然家里人会担心，他们读了报纸，知道这儿有麻烦。”

帕蒂尔缓缓地摇头，吃下一片黑面包，那黑面包似乎就是他唯一的早餐了。他的动作带着一种轻柔的惰性，仿佛这清晨的空气在他四周结成了果冻。他坐在一只矮桌前，桌子有一只脚太短了；那摇摇欲坠的桌子不停摇动，把茶泼进碟子里，克利想找点东西把桌子支撑起来，但这公寓里空无一物，仿佛从来没人住在这儿似的。他们在唯一的灯泡下躺在草垫下过了一夜。从打开的窗户望出去，克利瞥见了邻家——屋子里很散乱，灰泥在墙面上，有点斑驳了，露出建筑体内的钢筋；窗户上糊着一张千手佛像的图画，边角卷曲而且被晒得变色了。孩子们在下面叫喊着，他们的声音在街道上传得很远，马车“嗒嗒”地驶过，还有赤脚踢开石头的声音，虽然他们到的时候没有惊动任何人，但那些学生显然昨夜为他们担当了保卫工作。

“你得问问大家，”帕蒂尔说。在清晨的阳光下他的棕色脸孔显得憔悴不堪。皱纹从他嘴角延伸到眼角。

克利啜着茶没有说话。从打开的窗户里传来一种柔和而奇特的香味。他们在屋子里坐的位置很好，附近的建筑里没人看得见他们。他听见新艾在发动引擎。

“好吧，那也许有点冒险，但我希望家里人知道我平安到了这儿。”

“这里没有多少电话。”

“我只需要一台。”

“线路通常不能工作正常，”

“让我试一试吧。”

“也许你还没了解——”

“我了解得很清楚，如果我不能和家里人联系上，我不会在这儿呆多久，如果我没看到你们的试验进展顺利，没人会相信人你们。”

“你的观点依赖于……？”

“依赖于看到那些设备，检查你们的原始数据，进行一次试验来检测你们那个系统的反应。然后一个试验——用来检验你们每个监测器上的人口。”他举起五根手指。“就是这些。”

帕蒂尔严肃他说：“很好，我们会有机会证明的。”

“你们会的，”克利满心希望他们会弄错，但是他按捺下了脱口而出的冲动。他代表着粒子物理的最前缘，如果世界被一个穷乡僻壤里的科研队伍给打败了，那会有多么尴尬！不论怎么说，他会不再是科拉试验的专家。

“好吧，我会安排电话的事儿，但我是真的——”

“请安排吧。然后我们就开始干正事儿。”

电话在控制局的三扇门之后。帕蒂尔先在里边贿赂运动了一番，然后就把克利从卡车上带了下来，他一直躺在卡车后排座上，以免轻易被街上的人看见。

电话机是一个黑色塑料制的重家伙，拔号盘是转盘式的，在旋转的时候叫声象一只懒惰的昆虫。帕蒂尔为了拔通孟买的国际长途试了两次，克利拔了两次错号，一次没通。第四次他听到了微弱而熟悉的蜂鸣声，然后空洞地响起了铃声。“安吉？”

“爸爸，是你吗？”那边放着轻微的摇滚乐。

“当然，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平安到达了印度。”

“哦，妈妈会高兴的！我们昨晚听电视说那儿出了乱子。”

克利吃惊地问，“什么？你母亲在哪儿？”

“去杂货店了。她没听到你的电话会发疯的。”

“告诉她我很好。到底出了什么样的乱子？”

“是关于一个州宣布独立的事儿。有很多流血事件，约翰·尊伯在电视新闻里说的。”

克利从来记不住那帮播音员的名字，他把他们看成只会念手稿的隐形人，但对他的女儿来说，他们代表了权威的声音，“在哪儿？”

“哦，是半岛低部的一个地方。”

“这儿没发生这种事儿，宝贝儿，我很安全，告诉你妈咪。”

“那儿的人吃冰淇淋吗？”

“吃，但我还没有看到。告诉你妈妈我的话，记住了吗？我很安全。”

“好的，他一直在担心呢。”

“别担心，安吉。哦，我该走了。”线路嘶嘶作响，不时发出噼啪声。

“我想你，爸爸。”

“我更想你。不，更更想。”

她高兴地笑了。“我今天早晨把膝盖划破了，流了很多血，我就去看医生了。”

“保持伤口清洁，宝贝儿。代我向你妈问好。”

“她肯定会疯了。”

“我很快会回家的。”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说了一个她最近才学会的笑话。“再见，爸爸，这次是真的。”

她那轻快的笑声突然消失，那笑声代表的一个光明世界已不在他身边了。克利放下话筒时抿着嘴轻轻笑了。

他拉低了帽沿，飞快地走出去，帕蒂尔正在街边等他他的眼角瞥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多少算是真正地看到了印度。

他们乘两辆卡车离开了班加罗尔。帕蒂尔的学生们开那辆绿色的，他、帕蒂尔和新艾坐那辆蓝色的。克利又被安排在后座，看不到印度的景象，白天炙热的天气让他们觉得仿佛被包围在沸腾的湖水中。

他们驶过被冲刷得元颜色的土地，只有田野带着灰绿的色彩，树木默然静立，它们的枝条下垂，仿佛已耗尽了精力。树下荫凉处拥挤着衣着褴楼的乞丐。有几个被惊动了，空洞地望着卡车经过，克利看到树干上环绕着巨大的囊状物，好象是裹着树结的树鞘。

“这是一种植物疾病吗？”他问。

新艾撇了撇嘴。“恐怕这些和报上说的一样，是一些带毒的蜂状物。”帕蒂尔减慢了车速，新艾水汪汪的眼睛一直注视着干枯灰暗的树干。

“它们危险吗？”克利可以看到黄色的液体从树身上滴下来。

“直到它们长大了才有危险，”新艾说。“然后就得弄死它们。”

“它们看上去显得够大的了。”

“据说它们会长成大家伙，但是我们很少让它们长那么大。”

帕蒂尔换了档，他们的车子加速了，但发动机又暂时熄了火。克利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备用的火花塞，道路两旁的田地看上去荒凉又憔悴，“是基因技术造成这种情况的吗？”他问。

新艾点点头。“我觉得是欧洲计划造成的。开始我们用了他们培育的植物，然后发现这些植物易于被害虫破坏。他们就寻找避免虫害的方法，所以这儿有了这么多的类蜂生物。我想其中肯定有什么东西不对头，所以它们会袭击人和牛群。”

克利皱了皱眉头。“这些类蜂生物是日本人搞的，对不对？”

帕蒂尔神秘地笑了。“先生，你对我们的麻烦了解得不少嘛。”

没人再开口了。克利聪明地意识到他在华盛顿的报告中充满了技术评估的细节，丝毫没有提到印度人是如何看待自身面临的困难的，新艾和帕蒂尔中有一个对此并不关心，但他并不知道是谁，

“我不大担心那些蜂状物，”新艾打破沉默说。“在我们的任务完成以前它们不会长大。不论如何，科拉矿场相当荒芜，这些类蜂生物长生的长方很少。”

克利指了指前方。“墙上那些圆东西——是更多的毒蜂吗？”

令他吃惊的是这两个人都笑了起来，帕蒂尔喘着气说：“克利博士，您仔细检查一下吧，看看制造它们的标记。”

帕蒂尔放慢车速，克利仔细地观察起来。在路边垂直的墙上有圆饼样的东西，克利皱着眉头，觉得自己相当蠢，那些纹路显然都是人工的结果。

“这是干饼。”怕蒂尔还没能止住笑。

“什么做的？”

“牛粪，亲爱的同事。我们养牛不仅仅是为了杀掉它们。”

“用来干什么呢？”

“取暖。等这些饼干了，我们就把它们堆在一起——看见了吗？”一个妇人正在把牛粪一层一层地叠起来，然后用塑料布仔细地盖上它们，“在冬天是很好的燃料。”

“为了取暖吗？”

“也可以做饭。”

新艾看到克利脸上的表情，就眯起了眼。他的睫毛很长，几乎挨到了他的皱纹。“老方法有时候更受欢迎。”

当然，克利暗想，比方说霍乱、瘟疫、杀死婴儿的历史。但是他保持着中性的礼貌，问：“例如什么？”

“三年前，一些亚马逊河流域的大种鱼被引进我们的主要河道，目的在于改良本地鱼种。”

“恒柯？我认为那是你们的神河。”

“还有什么比填饱饥饿的肚子更神圣不过的呢？”

“那是当然，后来成功了吗？”

“成功了，美味的大鱼。”

“我也会试试，”克利说，同时回忆起了作早餐吃的蔬菜。

新艾说，“但那些亚马逊鱼的体内还有很多小鱼的鱼种，没办法去掉，叫作‘坎地鲁’，对不对？”她礼貌的问帕蒂尔。

“对，”帕蒂尔说。“这种小鱼一般以大鱼的尿液为生，现在专家们认为那些小鱼也许被放养寄生在大种鱼的体内，这样才逃过了检查。”

帕蒂尔的声音充满平静和实事求事实是的意味，在他说话的时候，他飞快地把车绕过一只跑到公路上来的山羊。克利猛地撞上了卡车的后门。帕蒂尔继续调整车身，以绕开一些根本没必要绕开的泥坑。他们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上下颠簸，而卡车丝毫没有减速。帕蒂尔把背挺得笔直，双手紧握方向盘，努力地控制着车辆的方向。

“克利教授，假设你是一个爱国激进分子，”新艾说，“为了到恒河里去沐浴而准备了十年，或者二十年，也许你甚至准备老死于此河。”

“哦，”克利不知道这场谈话的中心何在。

“当你进入那条河洗澡的时候你无比的热情，也许感情很冲动，这是一个精神的永恒时刻。在河流中，也许你一不小心就小便了。”

新艾平摊开双手，仿佛在说这些事情不言自喻。

“然后那些‘坎地鲁’就被这种味道吸引了，它误以为这是它需要的食物，来自于一条很大的鱼。它就兴奋地在尿液中游动，然后进入了你的尿道，如同一条蛇一样向更深处游动。你会感到这种‘坎地鲁’在你体内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当这种小鱼不能向更上方游动的时候，它就会从侧面穿透脊椎骨出来，你看，多复杂！”

新艾停了一下，为自然界的多样性微笑了一下。克利嘴巴发干，点了点头。

“它们会嵌在体内，距离它们渴望的东西很近。”新艾轻微优雅地移动了一下，手指在空中一比。克利张开嘴，但什么也没说。

帕蒂尔开车绕过一队拽着木马车的阉牛，插话说：“这让人无比痛苦。很明显，还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方法，——女人们必须防备这种鱼，在它钻进体内之前把自己包裹起来；一些男人更惨，他们的膀胱中装满了这种小鱼，必须决定是用慢性毒药来毒死它们还是任其生长。然而，他们的膀眺会很快破裂，导致死亡。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

“什么？”克利紧张地问。

“生殖器就会被割掉。”新艾说。“去掉里面的‘坎地鲁’。”

克利沉默了老长一阵，任由车子带着他在这条无尽的道路和石墙之间颠簸，终于，他沙哑他说，“我……不责怪你们憎恨……那些使你们遭受这一切的人。那些爱国激进分——”

“他们认为这种邪恶来于带来现代科技的哲学。”

“哦，不论是谁带来了这些鱼——”

新艾惊异地睁大了双眼。一个惊奇的微笑如同火光照亮他的脸，“哦，不，克利教授！我们并没有责怪这些错误，否则，我们不得不同样责怪这些成就了！”

帕蒂尔睿智地点点头。

他决定不再说什么了。华盛顿的人警告他别讨论当地政事。虽然他不能肯定新艾和帕蒂尔那种轻快的口吻是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态度，他觉得最好还是闭嘴。克利再次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同外部世界相比较，印度的特征已经扩散得模糊而纤细，一切的差异仿佛都被横扫印度半岛的暖风淡化了。铅灰色的天空看上去如同一片腐败的平原。这里的衰变比他头脑中时常记起的质子衰变更明显。

从班加罗尔到科拉金矿是一段肮脏慢长的旅程。卡车摇来晃去，克利在后座上几乎睡着了，他不断进入浅浅的梦境，梦中有无声的喧哗，阴影中的面孔，以及模糊不清的要求。他常常惊醒，嗅到灰尘干燥的味道，看见延展到天边的干涸土地，于是他又把头埋进了衬衣作成的枕头中。

一路上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村庄，除了开始的几个使他惊异，后业所有村子似乎都一模一样，干瘦的孩子，破烂的草棚，铁皮顶，到处是一种无精打采、残破不堪的景象，有次在一个小小的城镇中，他们被人力车和马车堵住了。一只瘦弱的母牛颤抖着站在路边，呛喝声和喇叭声都无法使它移动，而前边没有一个人走上去牵开它。克利走出卡车伸展四肢，不理睬帕蒂尔警告他躲起来，他四下张望，一群人围着那头牛叫嚷，却没人去动它。母牛摇了摇头，瞥了一眼公路，仿佛是要寻找青草，然后就撒了一泡尿。一个身穿红色莎丽的女人冲到路上跪下来，把手放进那液体中，她用一种正式的礼仪将一些尿液撒到前额和脸颊上。另外有三位妇女排在她身后，每人也照她的样子做了一次。母牛被惊扰了。歪着头，摇摆着走掉了。交通恢复了，于是克利又爬进了卡车，当他们驶出那座脏脏的小镇时，新艾解释说，这种神圣的尿液被广泛认为有利于健康。

“许多人相信它可以缓解胃病、头痛、甚至改善生育能力。”新艾说。

“当然，可以肯定它能改善生育能力。”克利指了指泥地上站满的人群。

“克利博士，我还没有印度化到那种程度，所以不能以自己为例来赞同你的观点。”

“对不起，我不该那样讽刺。我累了。”

“帕蒂尔和我都受到怀疑，因为我们是科学家，所以被认为很可能让西方人的观念同化了。”

“印度人仇视我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情况越来越糟了。”

“但你是一位黑人，你自己就受到西方社会的歧视。”

“那是以前的事儿了。”

“虽然如此，你仍然成为了一名科学家。”

“如果你工作，你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克利取下帽子，擦了擦眉毛。中午的炎热让他流汗了。

“你不认为自己和那些西方观念相距甚远吗？”帕蒂尔插嘴说。

“当然不是。我并不是那种才脱离贫困的佃农，我在弗吉尼亚的福尔斯。恰齐长大，父亲是一个封建官僚，属于中产阶级。

“明白了，”帕蒂尔说。他的视线一刻没离开道路，“你的种族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但你向现代理性主义的程序屈服了。”

克利奇怪地盯着他们。“你们不是吗？”

“作为科学家而言当然是的，但就生命本身而言则不是。”

“哦，”克利说。

他曾上千次地面对白人礼貌的俯尊屈就，任由他们好奇的眼睛搜索他的脸，不论是什么题目，他们总是设法绕到询问他真实的感受和自然的感情，甚至当他把这些迷惑都一一否决的时候，那些眼睛里仍留着重重的怀疑，怀疑着他的可信性。很少有人给他机会把自己当作一个黑皮肤的乡下人，他家族的姓名来于奴隶，作为一种对一名十九世纪立法者，享利·克利的献礼。看在基督份上，他没期望过在印度也陷入这种局面。

但他很了解如何用一种家庭似的温和来使他的谈话增色，这也许能使他们安适。

“我想理性能起作用。”他说。

“哦，”新文怀疑地撇了撇嘴。“也许你认为印度是我们时代的棋局，教授。我们来自一个伟大的原始时代，将我们本上的神明美化粉饰，然后我们开始进行理性的思维。英国人曾用种种假设强加于我们之上，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就陷在过去迷雾般的事实和现在苛刻的批评之间了。”

克利从肮脏的窗玻璃望出去，挤出了一个微笑。即使是这儿的科学家也净说些毫无意义的话，他们甚至对那些爱国分子表现出某种尊敬，而那帮人就象母牛前那几个女人一样疯狂。从这样一个泥潭中怎么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东西？他们试验正确的可能性随着距离一公里一公里的缩短而越变越小。

他们进入了科拉矿前言的重重山岭。焦干的草在烈日下受着煎熬，麦地干涸地躺在脚下，村落里，细瘦的身影在遮阳布下，帆布怅蓬下面，一双双眼睛瞪着他们。那干瘦的脸上显出微弱短暂的兴趣，克利不禁怀疑是否他这身不舒服的装束在离开班加罗尔之后还有没有必要留在身上。

他们没停下来吃午饭，就在车上吃了干果、黑面包。在高山上一个城镇里，帕蒂尔停在一口井边重新装满他的水瓶。克利瞥见一队细得象竹棍的男孩子追逐一只狗。他们包抄着它，那只狗被围在包围圈中，从这头奔到那头。这只动物在每个角落里打着转，有两次被鹅卵石绊倒，嚎叫着挣扎起来继续奔逃。这是一场残忍的游戏，而那帮男赅子显得出奇的安静，没有一点笑声。那只狗越来越疲倦，他们的包围圈越缩越小。

男孩们沙哑的吼叫声使得克利打开了车门。几个人站在附近的一张遮阳布下，当他们看到他的脸时，每个人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他们开始快速地交谈起来，克利犹豫了。巷子深处的孩子们追逐着那只狗，当它元力地蹦起来的时候，他们俘获了它，那只狗疯狂地试图咬他们，他们蒙住了它的嘴让它发不出声，然后叫喊着把它抛向空中，跑远了。

克利放弃了，砰地关上了车门。那帮人从遮阳布下走过来，有一个拍了拍玻璃窗。克利只是瞪着他们，有人开始拍门，打着手势大声他说话。

帕蒂尔和新艾叫喊着跪过来，新艾把那些人推开，口里说着什么，这时候帕蒂尔发动了卡车，新艾把门砰地在一个大眼的男人面前关上，帕蒂尔一踩油门，卡车开走了。

“他们看到了我——”

“这里的人们普遍不信任外面的世界，”新艾说。“他们也许同爱国分子有关系。”

“我想你最好还是戴上帽子。”那样合理一点。”

“我不知道，那帮男孩——我想去制止他们虐持那只狗，我知道这样做也许很蠢，但是——”

“你应该避免为这种事感情用事。”帕蒂尔严肃他说。

“感情用事？”

“那帮男孩子并不是拿那只狗取乐。”

“我不——”

“他们以之为食。”新艾说。

克利眨了眨眼。“印度教徒可以吃肉吗？”

“在艰难的时候吃。我很吃惊那只动物竟然活了那么久，”帕蒂尔带着审究的意味说。“狗很少见，我猜那可能是野狗，生活在郊外，冒险到镇上来找吃的。”

克利注视着这块土地在烈日下缓缓升起一定坡度，升成山峦。

在矿上他们又一次躲了起来。绿色的卡车掉转方向进了大门，门里建筑群林立。从远处，蓝色卡车里的科学家们看到一群暴徒在卡车完全停下来之前围住了它。

“爱国分子，”新艾说。“他们搜索每一辆卡车，想找到科研的证据。”

“他们会让你的学生过去吗？”

帕蒂尔从望远镜中往外看。“那群人正在推推搡搡。”他用他那独特的、混着轻微英国腔的口音说。

“天，难道矿山里的人们不想除掉——”

“我可以想象那群人中必定有一些矿工。”帕蒂尔说，“他们在打那些学生。”

“哦，我们不能——”

“没时间可浪费了。”新艾让他们进了蓝色卡车的后座。“我们要利用这场混乱。”

“但我们——”

“那些学生为你而牺牲，请你别浪费了。”

克利无法把视线从那混乱的局面中移开，直到卡车驶了过去。帕蒂尔说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从大门经过，这样给那些激进分子造成一种误解，好让他们从第二个门经过。

“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能把外国监查员带进来。”帕蒂尔总结性他说。克利很尴尬地感谢他注意到了这些细节。他想表达一下那些学生为了给他提供掩护而被困的尴尬，但是这两个印度人随便的态度使他没有开口。

科拉矿的第二个大门是一个宽敞的铁皮顶的木棚。大梁安放的角度让克利不禁猜想，它不是出于建筑师的设计而是出于建筑队的恶意。电缆悬挂在生锈的铁梁上，在风中发出低低的声音，擦过他的头发。

猴子在铁架上吱吱喳喳地叫着四下逃散开，三个人提着箱子进了木棚，电缆开始柔和地响起来，头顶的线路网发出砰砰的声音。克利意识到这看似废弃的装置为了运送他们脚下深数里的升降机。钢制的升降机发出吼叫，似乎它已了解到面临的工作。

当它到达的时候，他看到那升降机是一只巨大的盒子，散发着机油味。克利把他的箱子放了进去，升降机的四壁是木板条，散着热气。帕蒂尔按下了控制板上的一个键纽，于是他们飞快地降了下去。下降的深度由一块琥珀显示屏显示，一只昏黄的灯泡在电线上折射出阴影。在五十三米处灯熄了，但升降机并没有停。

在黑暗中，克利感到自己变轻了，仿佛升降机加速了。

“别紧张，”帕蒂尔叫道，“这经常发生。”

克利想知道他指的是加速下降还是那灯泡在完全的黑暗中，他看到了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蓝色灯影。

他突然觉得变重了，——同时他记起了爱因斯但的试验，那试验说站在一颗行星上的感觉就象是在加速的电梯里。除非克利可以看到外部世界，在他被推进地心深处的时候看到地球从他眼前经过，否则、从原则上说，他可能是在任一种状态下，他试图记起爱因斯但是如何用一只虚构的电梯推理出物质在太空中的改变，但他想不起来了。

爱因斯但完美的论据和这个升降机中的事实相距十万八千。在这里，克利陷在深深的黑暗中，折磨人的空气重压着他的鼻孔，油腻潮湿的热气冲进他的骨骼。

他并没有被这只升降机向上举高，而是被它带着冲向浓重原始的黑暗中，——与爱因斯但的论点截然相反。没有任何清凉的气体可以把他与这黑暗粗糙的世界分开。那些科学的理论——伽利略的柱体在下降的飞机中滚动，爱因斯但客观的追随者运用几何学如同谨慎的银行出纳，——在这里如同昨日的陈香摈一般蒸发了，他突然感到一阵焦急。他的胃紧缩了，感到胃酸上升。他张开嘴想叫嚷，似乎是为了阻止他，他的膝盖因为重新获得重量而弯曲，重力恢复了。

砰的一声——于是他们着地了。他感到帕蒂尔打开了侧边的门，他们从升降机里出来走进一间石屋。他感到一阵凉空气，也许是附近的透气孔传来的。

“我们必须把上面的空气压下来，”帕蒂尔说。“否则这里就会达到华氏一百一十度了。”他自豪地指了指一只古老的英国式温度计，上面显示着九十八度。

他们穿过几个隧道，下了几百米的滑坡，上了一条铁轨。每十米一只灯泡照亮一小块地方；而在每个转角都折出阴影。一块棕色木板自顶上吊下来：

首次宇宙射线中反应

记于一九六五年四月

五十年以来，默默奉献的印度科学家们在科拉金矿中忘我地工作，半世纪以来，印度高山深矿使得低成本下进行重要的宇宙射线试验成为可能，克利记起一支由美、印、日科学家组成的队伍如何首次发现中子，从深入地层的宇宙射线中把它分离出来。他想到了那些无名的印度科学家为之付出的努力，而他们自己成为了这原始深洞的底衬：两辆卡车隆然而过装满碎石。

“有些仍然在此工作。”帕蒂尔清晰的声音穿过了重浊的空气。“虽然我怀疑他们的成果。”

有两个男人推着满是灰尘的车辆，他们汗流侠背，灯泡的晕光给他们镀上一层光泽，他们仿佛成了石雕，他们用很脏的布包着头，仿佛需要保护以免被过低的洞顶伤害。当克利绊绊往前走的时候，他感到这一点分外必要。爱因斯但的试验在这重浊的空气中显得毫无用处。

他们绕过一个不规则的转弯，看到一只从石壁中凿出的壁龛。

质子稳定性试验

孟买达塔基础研究所

深度：２，３００米

前奏就此结束，这试验就这么突兀地一下子开始了，克利以为会看到几个房间，一间办公室，装上了调温装置。相反地，在几米之前，这条隧道向各方向敞开。他们到了一间从石壁上开出来的隔间。

充满这广褒空间的似乎是墙壁，那是由生锈的导管组成的高压输出电线网络。那些导管是方的而不是圆的，一直向前方伸展过去。每一截导管上都有一只压力计，刷着白色的数字。克利估计它们至少有一百英尺长，是用林肯·洛格方式安装的。他走到隔间的边缘往下望，一层层导管伸向远处，被地板反射的灯光照亮了，一直伸到灰色的顶上。

“多庞大啊！”

“我们花费了很多力气束扩增早期的仪器。”新艾热心他说。

“象一个房间那么大。”

帕蒂尔欢快他说。“也许是一间美国式房间那么大。我们国家的房间要小一点。”

“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但是，这间钢铁制成的房间里没有住进过任何人，克利教授。”

克利转过身，看到一个苗条的印度女子正对着她微笑，似乎她刚从那些阴影中走出来，是一个穿着白色罩衫的棕色幽灵，突如其来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她那浓黑的眉毛有趣地扬了起来。

“哦，这位是布利夫人。”帕蒂尔说。

“我的同伴们冒险进入现实社会，我就在这儿打点一切。”她说。

克利握住了她冷静的手，她分寸适度地同他握了手。“也许我能帮助你进行评估，”

“我需要你们所有人的帮助。”他诚挚他说。但这节俭的环境已经使他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自己的工作。

“我们有足够的劳动力，”她说。“但没什么设备。”

“我带了一些可以进行多种方法核查的程序在身边，”她说。

“好极了，”布利夫人说。“我会让我的研究生来协助你，当然我自己也将尽全力。”

克利不禁为她的正式礼节而微笑了。她领他走下一段通道，进入了荧光灯照耀的数据分析室。里面安装了很多终端和磁盘驱动器，“我们把计算机的温度降得比我们自己的室温还低，”布利夫人带着隐约的笑容说。

他们下了一个斜坡，克利感到了岩石温度的上升。他们进了一个洞，细细的工型横梁支撑着这个石洞。

“这次挖掘牺牲了一打以上的生命，”新艾说。

“那么多？”

“他们想减少爆炸成本，”帕蒂尔带了一种严厉的表情说道。

“这并没有影响到长期计划，“新艾温和他说，克利决定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保护性的横闩布满陡峭的岩壁，用以支持保持导管平稳的横梁，有些部分上还搭着施工架，从洞顶上被压下来的气流吹到他身上，吹动了克利的衬衫。

布利夫人不得不叫喊着说话，这个努力扭曲了她脸上平静的表情。

“政府本来打算用这些导管来修缮城里的水泵系统，但恐怕那计划失败了，所以我们才得到了这些导管，就象天赐之物一样。”

帕蒂尔向他指出细节之时，空气输送管的嗡嗡声突然归于平静。“希望这只是暂时的。”克利在突然的安静中说。

“我相信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检修，”帕蒂尔说。

“这经常发生。”新艾立刻表示赞同。

克利可以敏锐地嗅到他身上的汗味。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在电路装置中配了排热设备，这里的热度已足够改变最佳的判断力。

布利夫人继续用一种演说者的口吻说道，“我们雇用了工程系的学生，——这里有很多这种人——让他们从每个导管孔中穿过电线。我们把每根接在一起融合，长度有一百英尺左右。然后在导管中通人氖气，接上高压线，电压高达二百八十伏……”

克利点点头，把她的描述同国家科学基金会里的差别比较了一下。科拉矿里的这个群体几十年来不断修正他们的试验，最近这次大型扩张记灵得很不全面，原则仍然简单，每根导管通上了很强的电流以，这时，每当有一个荷经过，就会爆出电火花，通过观察电火花闪动部份的线路就可以知道每个电荷的路径。这个巨大的铁柱实际上是一个监测器。

他斜倚着身子，对布利夫人的演说微微点头，同时注意到顶上的一各人，裂口处结束响亮的叮声。电火花闪闪发光，仿佛燃烧着蓝色和橙色的火焰。闪亮的火花照亮了连线工人的侧影，穿过了头顶上的导线，一时之间克利如同见证了定宙射线自这间铁屋的两点洒落，用它们短暂的生命照亮了这个空间。

“——而且我确认我们验证了五十次。”布利夫人结论说。

“什么？”克利从他的白日梦中醒来。”那么多？”

她清朗的笑声响了起来。“你不相信！”

“哦，次数大多了。”

“我们的监测系统现在已经改进了，”布利夫人说。

“上次我们听说它有五百吨重，”克利小心他说。这是他们发电报告知国家科学基金会的。

“那是几年前了。”帕蒂尔说。“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付出了双倍的努力。”

“哦，要看到那么多次衰变，我想你们需要的观察器容量大得不得了。”克利怀疑他说。“我们可以说它有五千吨重。克利教授。”布利夫人说。

“看看再说吧。”克利简洁地掩饰了他的惊讶，那是不可能的，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可以证明的事实。

凉空气又在砰然重击声中缓缓而下了，克利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气，抬头望向尾顶，在那里，质子也许正在衰变，这种衰变就发生在数里之上，被烈日烘烤着的土地中。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确信是厌烦的产物。

在他信任那团纠缠不清的电路之前，足足观察了两天。“在我相信口袋里有一只猫之前你得先把口袋解开，”他这样对布利夫人说，接下来又不得不向她解释这个玩笑是什么意思。

然后就是为期三天的试验，检测一个已知放射源中衰变的准确过程，而这一系统的反应好得令人吃惊，他发现他们的设备如同拜占庭帝国一样古老，但运行良好。

可是，小心行事是必要的，质子的衷变太少见了，预言新生粒子的大统一理论获得极大成功，同时，也在物理学界引起了忧虑，从此、物质终结了，但同人类短暂的一生相比，这种因质子衰变引起的物质消亡并不是最快的。

人体中大约存在着大量的质子和中子，只要有极少一部分发生衰变，引起的放射性癌症就会致人于死地。最卑微的生命形式也要求原子核的质子平均存活一亿年以上。

所以，即使在大统一理论之前，物理学家们也知道质子存活得很久，那些观点被称为“加特斯理论”。十年前，象克利一代的毕业生就总是拿这个理论开玩笑，但是，为了证明这个被人嘲笑的理论包含着一定真理，却花费了无数人的心血。

“加特斯理论”最简单的一生是预言质子的存活时间在１０３１年以上，比生命本身的极限不知长了多少倍，事实上，它比宇宙的年龄还大，因为宇宙只存在了２ｘ１０１０年。

人类可以采用不同方法观察质子的年龄，他们可以花１０３１年的工夫观察一个质子，但就人寿而方，真正可行的办法是聚集１０３０粒质子，对它们进行一年的观察，看是否有衰变出现。

美国、日本、意大利和印度的科学家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进行了这类试验，但没有任何质子发生衰变。

于是，理论家们宣称，数理计算应更为复杂，他们抛弃了特定的均衡组合，推断质子的生命周期为１０３２年。

最流行的集合质子的方法是用水来聚拢它们。西方的物理学家们在盐矿中挖了有六层楼房那么高的水池，热切地期待着物质分解消失时典型的蓝色脉冲出现。观察更长的生命周期意味着等得更久，没人愿意这么干；或者，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加入更多的质子，更容易的方法是把水池挖得更大，于是人们把注意力投向了美国和日本……然而，仍然没有质子衰变。生命周期超过了１０３２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求实主义打破了两方人进行试验的野心，很少有人能记起科拉矿中进行的试验。当政治冲突切断了西方与印度的联系之后，西方的物理学家认定科拉矿中的试验已中断了。

但实际上试验仍在极深处进行着，不象西方那样，被宇宙射线污染所得的数据不准确，克利在科拉矿的计算机中心发现了这一点。

这里保存了９ｘ１０９种类型的记录。系统拒绝接受明显有误的内容，可是还是存在着细微的让人不解的东西。理论宣称，质子之所以衰变，是因为组成它们的夸克改变了存在状态，中子不受干扰，因为它的衰变无所不在，分裂成质子和电子。最终，物质的分解消亡吻合于质子的稳定存在。

克利发现科拉矿试验小组成员花了几年的时间来改变其软件。他们删除了数以千计有名无实的所谓质子衰变现象，有十八种质子衰变方式，每种方式有不同的标识显示光子和粒子的分离。

粒子路径追踪器在外边的铁屋里，以闪光和火花记录其路径。

克利工作六天这后，布利夫人温和地告诉他，“你将发现我们就各种可能情况进行了分析考虑。”

“对，分析是很透彻，”他谨慎他说。他对其工作的高水准相当惊讶，但仍然还不愿认可什么。

“如果有任何模糊之处，我们就会抛弃那个结论。”

“我已注意到了。”

“在右侧的能源系统有一些无法控制的变量，这些我们就忽略不计了。”

“很好。”

布利夫人俯身递给他一份双向检测程序，他嗅到一种野花的芬芳，她用的香水使他清晰地感受到她那莎丽袋下丰满、温暖的身体。她没有多余的脂肪，那椭圆形的脸蛋和圆润的双唇带着性感痕迹……

物理指令的键人导致了荧光屏上的暴动，而克利就是法官，审判着这一切混乱。

他坚持分析几千个候选试验结果，用以对科拉小组的软件进行双盲测试。

九天之后，他选出了六十七个看上去象真正粒子的结果。

其中有六十五个与布利夫人的分析吻合。布利不得不承认，另外那两个非常相似。

“这可超值了，”他凝视着科拉的软件阵容沉思他说。

“你所表达的价值，”布利夫人说，“是从金融的角度模拟的。”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行了，让我们略掉那两个多余的结果吧。”

“哦，我愿意——”

“不，不，我们认为只有六十五个。”她那双杏仁般的眼睛没有流露出一丝害羞之意。

“它们值得一试，我这么想，”他的眉毛扬了起来。“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

“于是你觉得它们适合理论的需要。”

她那种谨慎地遣词造句的方式使他倾身向前，仿佛对自己那种法官式的态度表示歉意。“我不得不从细节上考虑所有其它的衰变模式可能性，观察一种模糊的过程，一种与事实相近似的过程。”

她点点头，“对，有必要对之进行分析。”

质子也可能国外在因素而衰变。

然而，情况看起来还不错，他为他们的成功感到惊奇。这种成功中包含了无数的劳动。“我会尽快完成我该干·的事儿。”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无线电网络以备需要时使用。”

“哦，什么？”

“以备你和美国同僚联络。”

“哦，对。”

他知道，以备宣布成功时需要。让全世界知道。但何必这么急呢？

这使他想到，他们也许怀疑他自己是否能完成这份工作。

每晚他们都睡在上边过去矿工睡的地方。每天夜里，物理学家都得听上一个小时管道的轰呜声。那几个人睡在一个长长的棚子里，但克利分配到了一间小小的木棚。每个傍晚他都同他们一起喝稀粥，小心翼翼地向自己喝水的杯子里加进净化药片，使用干净的碗，因为矿里的热气，他日见消瘦，但这里的夜晚却还凉爽宜人，这时候的微风中带来了湿润柔和的气息。

在第十五天傍晚，他们围坐在棚子里的一只大肚铁炉边，帕蒂尔指着远处一只卷边铁皮小屋说，“我们在那里边藏了一只卫星联络器，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移开屋顶把它发射出去。”

克利顿时高兴起来。“我可以给家里人打电话吗？”

“如果你需要。”

帕蒂尔语气当中的某种意味使他意识到，这种毫无价值的行为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合作。

“明天行吗？”

“也许可以。我们必须保证那帮爱国分子没发现我们打开它。”

“他们认为我们是矿工吗？”

“我让他们这么想了。”

“我呢？”

“你得在里边好好呆着。”

“哦，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喝的？”

帕蒂尔皱起了眉头。“水管里边没有水了喝？”

“不，我是指，你知道的——饮料。就是英国说的滋补品。”

“酒精是魔鬼的尿液，”帕蒂尔简短他说。

“那不会使我的头脑出错。”

“谁能保证呢？头脑是一台精密仪器。”

“你不是怀疑我的可靠性，对不对？”

“不，当然不是。”新艾焦急地打断了他们。

“不用担心，”克利咕哝着说。下面的热度和长时间的工作快把他摧垮了。“一旦这儿的事儿结了我就走。”

“你同意我们发现衰变了吗？”

“我只能说情况看上去不错。”

克利过去从不愿表现出哪怕是最小的赞成。现在他以为会看到一些欣喜的表情，而帕蒂尔和新艾只是静静地坐着，凝视着半开的炉门中跳动的炭火。

帕蒂尔慢慢开口说道：“消息传得很快。”

“当然，同你们用卫星传播的速度是一样快的。”

新艾咕咬了一句，“还有些东西有待改动。”

“你们也许愿意离开这里，去发布——”

“不，不，我们应该呆下来，”新艾很快他说。

“如果那帮爱国分子找到了——他们会给你们惹麻烦的。”

“我们希望，一旦这次的发现为人们所了解，就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帕蒂尔严肃他说，“我宁愿呆在自己的祖国里见到这些效果。”这番话的节奏和语气使克利感到奇怪，但他把这归于工作环境。当然，他为了建立操作这一试验，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牺牲了很多。

“这次试验结果会导致物质世界观的最后终结。”新艾实事求是他说。

“嗯？”

“单从粒子的个体生命来看，我们采用还原缩小的方法。”帕蒂尔解释道。“但自然界不象鲵鱼，可以被我们切成一片一片的。”

“或者说它是能分割的，”新艾补充说，“只是鲵鱼一旦被切成一片一片，就无法象鲵鱼一样生活了。”在朦胧夜色中，他脸上绽开笑容。

“万事万物按‘牵连指令’行事，克利博士，每一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适应。”

克利皱起了眉头。他模糊地记起了一个量子物理学定理使用了“牵连指令”这个术语，意即机械力学的不确定性之下，隐藏了物理学更深领域的真理，进入头脑的光波就象粒子一样，相反——这可以被视为是因为我们对一个更广博的理论元知而产生的幻象，但是，没有可以观察得到的结果能证明这一观点。对克利来说，好帮永远只会空谈的理论家的这种推断只是一种胡诌。但他在这儿仍然只能扮演外交家的角色。

他审究地点点头。“对，当然——但是当粒于衰变时，所有的都消失了，对不对？”

“对，在大约在１０３４年之内。”帕蒂尔说，“但在我们联络器上，物质消失的观点将会传播的象光一样迅速。”

“那样的话？”

“克利博士，你是一位试验者，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你热衷于把鲵鱼切成一片一片。”帕蒂尔弹了一下手指，在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我们研究的世界按我们的领悟力定位，其中暗示的指令部分是由我们自己设计的。”

“当然，量子原理，不确定性原则，一切这样的东西。”克利曾接受过所有这样的讲座，不希望再听到这些。不希望在这间灰尘满地的棚子里饿着肚子听这些。他呷了一口水，叹了一口气。

“难于测量反映了暗存的问题，”帕蒂尔说。“即使西方学者柏拉图也说过，我们所觉察到的只是真实而深不可测的世界的不完美模式。”

“什么世界？”克利问。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

“你瞧，我们制定标准，我们问断地进行报道。”

新艾被逗乐了，说：“于是那就是物质消亡之处吗？”

帕蒂尔说，“两厢情原的现实，那就是你的真实世界，克利教授。但我们将要制造出来的新闻会使得这种不动脑筋的两厢情意从此踌躇不前。”

克利耸了耸肩，这些东西听上去就象大学时代过时的理论研讨会。宇宙即神论，量子泛滥，垃圾哲学，这些东西让你头脑开通，同时，也让你的脑髓掉了出来。这块古怪的陆地上的每个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呢？他得摆脱这种局面。

“你知道，我不觉得其中区别——”

“真正貌以保证的幕布正在被拉开。”新艾插嘴说。

“保证？”

“这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在它永恒的幻象之下挣扎了很久了！”新艾张开双臂，“我们将死去，对，太阳将黯淡，——而宇宙永存，但是现在，我们证明了相反的东西，只有粒子反应存在。”

他以为自己明白了他们追求的目标，“诺贝尔奖。”

令他吃惊的是，那两人大笑起来，“不，”帕蒂尔说。他扬起眉毛。“这种琐碎的东西不是们期待的！”

数据室旁边的会议室上了锁，从里边传来低语声。

在外面，有人安置了一座小小的塑像，那是一只咧嘴笑着的象。克利犹豫了一下，摸了摸它，虽然矿里边很热，但这只象还是冷的。

“工人们才把它搬下来。”布利夫人带了一个微笑解释道。“我们印度都幸运开始的神物。”

“或是幸运结束。”帕蒂尔在她身后说。“都一样。”

克利点点头，走进那闷热的房间。每个人都挤在里边，研究生、矿工，克利看到了被激迸分子学生的沉重向他们敬意地鞠了一躬。

他感到礼仪的需要，于是开头以长长的赞美之辞表扬了他们长时间的劳动，并称世界将为这一发现而震惊。然后他开始逐个说明每一试验结果，他的检测和双盲检测，错误纠正，数字错误，以及用以改正无数个可能出现错误的程序。当他把结果打在一英寸厚的墙面屏幕上时，他能明显地感到屋里紧张的气氛。

最后，所有的试验都经过了检测，他平静他说：“你们的发现是正确的。质子生命周期近１０３４年。”

房间里爆发出掌声，每个人都挤上前与他握手，笑声和鼓掌声响成一片。

新艾向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了这一消息。克利写了一则简洁而详尽的搞要，把它发到国际天文协会，让它向全世界范围的天文台和大学公布。

克利知道将对他的学术生涯有很大的帮助。科拉小组呆在这儿，他是他们唯一的代言人。而这的确是条大新闻。

这一发现对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而言相当重要，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最终以粒子的衰变为归宿，而这种衰变是肉眼无法观察的。在１０３４年中，在宇宙最深处，天国、星系将消失，那些太阳会闪烁，喷火，也许生命可能附靠这种力量，找到抵抗寒冷的侵袭。

克利思考着那些大标题：宇宙的死亡，这对那些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又有什么影响呢？

他看着新区用卫星联络器发出消息，木棚的卷铁皮顶被打开，他看到金色的光碟飞过天空，克利没有感到一丝得意。他从事物理，是因为有那种掌握神秘的感觉。他可以观察一座座桥梁，推断过桥的向量稳定性。他的女儿问他，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他可以情楚扼要地给她一个答案。他从没害怕过飞行，因为他知道贝努里等式中关于托起飞机所需要的浮力大小。

但这次的结果……

甚至那晚的庆祝晚会也没能打动他。研究生们穿上了最好的卡叽布服装。音乐在芳香的空气中流淌。他发现自己按节奏摆动着身体。

“你不能多了解一点我们的国家了，这多遗憾啊！”布利夫人一边说一边注意着他的表情。

“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睡眠。”

“睡眠并不是随时都有益的。”在夜色中她显得遥远而神秘。“我们古代神祉之一，布玛大神，据说就沉睡不醒——我们就是他的梦。”

“那样的话，你们可能是他最近做的恶梦吧。”

“哦对，我们国家的乱子，但别让这些使你对印度误解，它们会过去的。

“我相信它们会的。”克利抱着完全的外交家的态度说。

“你对结果吃惊吗？”他锋利他说。

“哦，我不得不保持一种质疑的态度。”

“对，对于科学家来说，肯定是建立在深深的怀疑的基础上的。”

“象我父亲说的。在和别人做生意时刻别忘了数清你的零钱。”

她笑了起来。“也许，我们和你做了一笔好买卖！”

他很清楚自己最初的怀疑表现得肯定很明显。而现在使他不安的东西，不再是来之不易的成功，而是人们对待成功的奇特态度。

那研究生走了过来，想教他一种舞蹈，他学得不错，一个叫冯卡翠曼的学生给了他一杯啤酒。令克利好笑的是，印度政府花了无穷心力去禁酒，但对人口膨胀却无能为力，他说了一个关于饮酒的笑语。所有的学生都笑了，但他不肯定他们是否都听懂了，音乐更快了，他的心跳得更快，他们称他为“克利吉，”一种表示尊敬的称谓，并向他询问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他耸耸肩，建议将它用于监测。

一九八七年原子弹爆炸事件，和现在这个粒子物理理论，——他忽然不舒服地意识到，都和死亡有关，音乐在继续，布利夫人吃了沙拉，说了一个笑语，他仍然是最早去睡的。

他被一种柔和的风惊醒了，滑动的衣裳拂过……他感到她的莎丽服如同一场迷雾。月光如水，从顶上的一个窗口洒进来，在她向他靠近的时候也洒在他身上，她伸出手，轻轻地解开他的寝衣。

“我——”

一只柔软的手掌压住他的嘴，带来一股浓浓的泥土芬芳。当他搂住他的时候，所有的感觉都暂时地离他而去，进入了黑暗的空间。她轻得令人吃惊，但腰身丰满，与臀部浑圆的曲线比较，乳房很挺拔，他的双手抚摸着，感觉着她身体的润滑，她的莎丽解开了，脸上高高的颧骨在月光下刻出阴影，当她抱紧他的时候，他注意到她脸上那种混合着猜测、期待的奇特表情。她的嘴唇挨着他的，但并没怎么吻他。她滑到他上方，紧紧搂住他，仿佛想把他融化，他们的身体完美地吻合，他闭上双眼，但光线仍然射进他的眼睑，他感觉到她的头发在空中飘散，如在水底波动，她的身体起伏着，颤抖着，手指划过他的肩，她那天鹅绒般的身体在他身子上轻轻扭动，传递了一种渴求，他忽然间想起了那座铜制的圣像，她用腿将他圈住，将他紧紧抵在她那结实得不可思议的肌肤之上，上下扭动着，尖叫着，喘息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于是他猛地进入了她的身体，将所有后抑的疼痛发作成一次翻滚，把他们两人带到了地上——

——接下来，中间发生的事他居然毫无记忆了。他同她走在银色斜月之下的一条暗沟里，

“什么——什么事——”

“安静点！”她象学校里的老师一样呵斥他。

他认出这是在矿山附近的山地上，远处有模糊的影象。奇怪的叫声打破了这宁静的夜。

“那帮激进分子，”布利夫人和他摸索着往前走，对他低声说道。“他们袭击了矿山入口。”

“我们怎么——”

“要叫醒你可不容易，”他斜瞥了他一眼。

她是想开玩笑吗？从神秘的性关系突然转变成这种正式的同僚关系使他难于一下子适应过来。

“我们的一些矿工举行了盛大的派对，有人说这引起了激进分子对我们的警惕。在你睡觉的时候，我同一个矿工谈过了。他说激进分子知道了你的存在。他们在找你。”

“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你的行李和那个打回家的电话吧。”

克利咬紧牙根，跟着她沿着一条小路往山上走去，离他们住地越来越远。不久就可以看到下面的矿山入口了。门口拥挤着黑色的人影，发出单调嘶哑的叫声。

“他们在拆那库房。”他说。

“我为他们干的事儿感到失望。”

他本能地向她伸出手，抚摸着似乎刚刚才拥抱过的丰满温热的身体，她转过身把嘴唇靠了上来。

“我们——回到那儿——为什么你会来找我？”

“时间的原因。我们也需要从常规中得到解脱，克利教授。”

“哦，当然……”克利感到心中那股不合逻辑的失望。这个被他抱住的女人身上还带着床上的香味，但却用他的头衔来称呼他。”我……我是怎么到这儿的？似乎——”

“你太投入了，忘了你自己。”

“哦，对，那太美了，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她笑了。“最美好的时候不留痕迹。这是牵连指令的一个标志。”

克利呼吸着柔和的空气，以帮自己理清头绪。在夜色中，他好不容易才看清她走上了另一要小路。

“我们上哪儿？”他喘着气赶了上来。

“我们得找到那几辆卡车，它们被停在几公里外。”

“我的齿轮——”

“留下它。”

他犹豫了一下，就听从了她的话，没有什么不能被代替的，当然不值得为之引起下面那伙暴徒的注意。

他们从巨石嶙峋的侧山腰下山。天空出现闪电，云朵飞快地从西边移过来，在他们身上投下闪闪的电光，大地颤抖了。

“是地震吗？”他问。

“早些时候爆发过，也许这会使得那帮激进分子更加激动。”

没有看到那帮物理学家的影子，鹅卵石在他的靴子下滚动——他不知道该如何不去想它就往前走，——于是他又一次想了她带来的快感。两边都有碎石滚落，乌云遮住了月光，他们不得不小心地辨认道路。

克利脑子里充满了计划、推测和焦虑。布利夫人是他与在印度的西方机构之间唯一的联系，在阴影中他几乎看不到她。她迅捷优雅地移动着，莎丽服飘过，木履嗒嗒作响。突然她蹲了下来。“有人。”

从小路上来了几个打着灯笼的人，在银色月光之下他们悄然无声地移动着。他们没地方可躲，而且那些人已经看到了他们。

“站着别动，”她说。她那丰满的臀部微微地摆动，使他想起了床上那个她。

克利希望手上有一把铲子，一把刀，或其它什么的，他静静站在她身旁，双拳紧握。第一次他的肤色成为了一种优势。

那些爱国分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经过。克利原以为他们会唱歌或数念珠，——而不是这样蹒跚而行，如同步向死亡，这队人几乎没看他一眼，他穿着袋子一样的长裤和大衬衫，希望自己不突出。一个女人从他身边经过，很明显背上背了什么东西。克利眨了眨眼。她的手指顶端各有一颗珠子，她仿佛很自豪，手掌血淋淋的。她的脸上是一派平静，眼睛专注于变幻的天空，在她后边是一个拿着一只盘子的男人，克利以为这个步履不稳的男人在盘子里装了弹珠，直到他走得更近，他看到瞳仁才知道这一盘子都是眼珠。他惊喘了一口气，所有的面孔都朝他转过来，那个男人继续往前走，克利等待着，屏住了呼吸。一些人自言自语，一些人拿着宗教仪式用品，佛珠，神像，布匹，但没有一个人带有他过去看到过的那些激进分子所特有的热忱。大地又颤抖了起来。

黑暗中传来嗡嗡的声音，队伍中一个男人似乎被什么东西叮了，就握住了自己的喉咙，嘶哑地叫了起来。克利不假转地索地往前跨了一步，拉开了那男人的手。在他的喉咙上有一只象蝗虫一样盯巨型昆虫，长了一双翅膀。它已经把头扎进了那男人的喉咙，尖尖的肢体拼命往皮肤里钻，那人咳嗽着，虚弱地叫喊着，仿佛喉头已被切掉了。

克利抓住它的反肢往外拉，那只昆虫反抗的力道大得出奇。当他看到它后肢上的刺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的拇指感到一阵巨烈的疼痛。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不顾疼痛把那东西拔了出来。它被拔出来的时候发出上种吮吸的声音，他吸了一白气，使劲把它摔到山坡上。

那人跌跌撞撞地走了几步，喘息着，然后就回到了队伍里，甚至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布利夫人拉住克利，摇了摇他的手，“我要切开它！”她叫了起来。

她为他切开一条小口，吸出毒液，“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树上毒囊中长出的类蜂生物。”

“哦，对了，生物技术的产物。”

“它们还在我们头顶。”

克利听了听头顶的蜂群。又一个人叫了起来，一边拍打着后颈窝。克利看着那人跑远。他的手背肿了起来，他可以感到自己在流血。布利夫人从莎丽的服上撕下一条带子，绑在他手上帮他止血。

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那些激进分子安静地从他们面前走过。没有注意克利。

“西方科技似乎并没怎么打扰他们。”克利讽刺地低语。

布利夫人点点头。最后一名是一个残废的女人，手臂的顶端没有手掌。

他跟着布利夫人进入了黑暗的包围。“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他们很少开口，总是重复一些关于命运的同样的话。”

“他们并不在意我们。”

“他们似乎要体会一种转变，一种决心。”在月光下，她那亮晶晶的眼睛盛满了迷惑。

“但他们毁了那试验。”

“我想，你们西方存在的知识就象那种蜂一样，令人愤怒，但只是一次灾难而不是它的起因。”

“什么使他们——”

“没时间了，来吧。”

他们急匆匆地走进一片矮树林。他感到灰尘扑鼻，只能用嘴呼吸。地平线上的云朵从西面加速移过来，速度快得不自然。树丛被一股感觉不到的凤吹得左右摆动。

“天气，”布利夫人这才回答他的问题。“坏天气。”

他们经过一小堆熄灭的篝火，一群人围在周围，克利想绕开，但布利夫人直接走了过去。女人们半蹲着，用拔火棍拔弄火焰。克利看到棒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暂时出现的月光显示出那是油光光的蛇皮，它细细的眼睛象水晶一样，而那拔火棍就从那仍在张合的白色蛇嘴中穿了过去。那些妇女脸上的皮肤黄黄的，绷得紧紧的，她们紧张地注视着发黑的蛇，翻转着它们火堆发出滋滋的声音，仿佛有雨点滴在上面，但克利没感到任何湿的东西，只觉察到一阵拂面的风。雾把那帮女人裹在里边。布利夫人急急忙忙往前走。

到此为止，克利在这块土地上的见闻变成了心中确信不疑的感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痛苦——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方人确信个体是最重要的，是一切的基石。那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所有的灭绝运动，比如纳粹数不清的种族屠杀，给个体重要性抹上了怀疑主义的色彩。印度给他的感觉也一样。一个宇宙产生了如此多个体，这么多的灵魂，在阴影中受着折磨，它会关心哪怕是一点点的人性吗？无尽而无意义的人类苦难啊……

风中传来低低的声音，如同在厚墙间回荡的重低音。

布利夫人说了一些他不理解的东西，然后开始奔跑，克利赶了上去。如果他在这些阴影中与她分开了，他就会迷失方向。

他们很快离开了树丛，穿过草地，草地上还留着古代农业的痕迹。在这片平原上他可以看到整个天空，幽暗的天光，一道巨大的闪电拖着长长的尾。云朵染上了蓝色和黄色的晕圈，仿佛是联络全世界的网。

“卡车，”她喘息着说。

三辆棕色卡车停在一丝纲细的树丛中，被与泥上同色的卡矾布掩盖着，布利夫人打开了第一辆车门，在点火装置周围摸索着。

“我们必须把钥匙藏好。”她很快他说。

“为什么？”他喘着气，嗓子发干。

“他们应该和卡车呆在一起。”

“哦，检查一下其它几辆车。”

她赶紧走了，克利跪了下来，地面仿佛因受热而移动，这热量来于这颗星球的脉冲，他听到了远处传来的叫喊声，如同迷雾中的鸟叫声一样凄厉。

“克利吉？其它卡车里没人了。”

他的手摸到车底中轴上的一个小盒子，就把它拔了出来，从车底下滚了出来。

“如果我们把卡车开到矿上去，也许能找到其他人，”她说。

“天，其他人。我们很可能撞上那帮激进分子。”

“哦，我——”

树丛中安静地闪动着几个人影。

“上车”

“但——”

他把她推上车，试着把车发动起来，田地中有人在奔跑，第三次发动引擎车子启动了，他们开始往前滑行。有什么硬东西把后面的玻璃窗砸破了，克利加快了车速，于是他们再没被什么东西砸到了。

几分钟后，他的心跳减缓了，他打开头灯，照亮前面的路，地面上有很多沙，他不想被陷进地里，就加大了油门。

忽然之间，琥珀色的闪电在天空上一泻而过，如同苍白的手术刀割开云层。“天啊，倒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不仅仅是天气。”

她那平静漠然的语气使他看了她一眼。“别开玩笑。”

“没有地震可以产生这种效果。”

他从侧面镜中看到她带了一条项链。当她到他床边时他曾感到过这条链子，此刻它的莹莹蓝光看上去就象重重夜色中唯一的色彩。

“这肯定是更可怕的事。”

“什么？”

这条路变窄了，笔直的穿过奇形怪状的树丛和大石。有什么东西象冰雹一样在车窗上，但克利什么也看不到。

“我们中一些人经常争论，量子物理的中心是观察者和被观察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本质。”

这种简洁疏远的讲座风格又使他把视线投向她，她在阴影中的脸庞没有流露任何秘密。

“我们总是过滤着这个世界，”她的语气含着催眼的力量，“而且与之联系，我们看到的东西有多少是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身体，取决于现实的呢？这种现实就是社会教导我们看的东西，甚至在我们说话之前。”

“看，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并没有任何毛病。它是真实的。听到了吗？”一些又大又软的东西拍击着卡车的门。

“我们已经完成了物质科学的程序，对不对？我们来肃地对待它，用来迎合西方社会。那些激进分子也是。”

克利忍不住笑了。当你在逃命的时候想体会被迎合的感觉太难了。

布利夫人懒散地伸展开四肢，仿佛要在这潮湿的夜色中放松。“于是我们证明了物质消亡的本质，那又能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呢？”

“哦！”克利生气他说。“看看吧，我们向全世界发布了这项消息，公布这个结果。怎么——”

“所以成百万的，也许上亿的人现在知道了支持他们的每一块石头终将消失。”

“又怎么样？这只是一些关于亚核子的物理理论，那又怎么能——”

“谁能说呢？什么神秘能预言呢？这些理论是我们所相信的，肯定的知识，宇宙间相互的联系，当然有影响——”

卡车抖动了一下，忽然之间，他们就在这条平整的路面上颠簸起来了。一个闪光的火花在后面一闪，在夜色中发出黄色的光。

“轮轴爆炸了！”克利叫了起来。他把车停了下来。在这忽然的寂静中，他发现马达坏了。

他们钻出了汽车，在模糊的光线中昆虫嗡嗡地叫着。

马路仍然笔直，从两边的地面上升起来带着颜色的水汽，又凝成大滴大滴的水珠，在模糊的月光中，这些球体轻柔颤动着，静静地，慢慢地，这些水珠完全脱离了雾蒙蒙的地面，优雅地上升。轻若羽毛的云彩被风吹动，边缘模糊了，在水珠向天空升上去的时候，它们凝成了泪水的形状。

“我……不……”

布利夫人转身抱住了他。她那润湿的双唇向他敞开了一片芬芳丰饶的内陆。他不得不挣扎着防止自己的陷落进去。

“主宰生物的圆形正在消亡，”她平静他说。

克利看着那辆卡车，它的车轮变成了椭圆形，每转一次就会把轮轴向地面猛压，所以刚才一路上发出了那刺耳的声音。

他走了一步。

她说：“自我们会走路以来，中心点和杠杆，以及肌肉带动骨头，这类原则存在了。”

“怎么……这不……”

“但我们的身体依赖于圆形吗？我不知道。”她说。

道路变得笔直了，就象老年人的脊椎关节伸展时一样发出咯吱声。

它们被切割得如同剃须刀锋一样直。

云朵变开了，组成许多闪闪的六边形。

“有些特征保留下来了，也许这确实就是基本的理想形状了。”

“什么？”克利叫了起来。

“也就是不朽的形状”，布利夫人说，“也许这个西方观念倒是正确的。”

克利绝望地攀住了卡车。当铁皮开始弯曲变形的时候，他猛地抽回手。

粗糙的地面慢慢现出光滑明亮的形状，在这一片骚动的土地上月亮变成了黄铜色的立方体。在月亮表面上，一道道黑色的裂缝仿佛是一道道疯狂的闪电。

在远方，他的妻子女儿也正经历着这一切。“爸爸，再见。这是真的。”

地面开始静静地向天空落雨，雨点向上方落去，在那里，铅灰色朦胧的陆地仿佛正在形成。

他的嗓音在空气中颤抖。“是……布玛大神……”

“醒了？”她的声音显得很空洞，如同遥远的山谷回音。

“我们……倒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声音不象是从自己嘴时发出来的，他可以看见声波，那被压成楔形的波，以及在空气中充满的安静的原子，他所知的永恒分解成多资多彩不知疲倦的粒子。

“来吧，”她的声音从骚动的空气中渗出来。

当他转过身时，时间在他们之间消失了。他下意识地认出了她，一种在流动空气中旋转着的生物。

此刻她已经变成了漂浮于气流之上的粒子，他和她都变成了变幻的几何形状，成了分子单位的各种形态。他体会到一种无力的喜悦。

时间不再成为时间，所以时间将永不会流逝。他和她，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力量与这一永恒时间同在，就是在这永恒笼罩了他们，他们所有人，以及组成他们所有人的那百亿个原子，就这样永远的笼罩了他们。

# 《误差范围》作者：[美] 南希·克雷恩

宝拉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她的制服上缀着闪闪发亮的奖章，她的背挺得笔直，好像背脊里植入了钻石纤维。我坐在门廊的最低一级台阶上，膝上还放着一个孩子，听到她的鞋跟在人行道上发出的响亮的声响，我抬头望去。宝拉的脸经过基因重组，瑕疵都不见了。现在的她皮肤光洁，一双碧眼下的颧骨也弧度精致。但我总能认出这张脸，无论她对它做了什么。

“卡伦？”她的声音有些迟疑。

“宝拉。”我说。

“卡伦？”这一次我没有答话。我怀里的孩子在臂弯里扭动着身子想看一看来人，这小小的动作让门廊台阶吱嘎做响。

这里的邻居们关系紧密，女人们每天早晨坐在门廊里看着孩子们在人行道上玩耍。门廊台阶被踩得有些塌陷，油漆剥落；因为脚步的践踏和三轮车的碾压，还有经常放置塑料水塘的原因，门前的小草坪有的地方光秃秃的。女人们离自己的娘家只隔了几户人家，她们像自己的母亲一样，一年比一年胖。这里的男人很少，那些现在在这里的男人们，不久也都会离开。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这并不难。”宝拉说。我知道她没有理解我笑容的含义。这当然不困难，我从没有想让它变得困难。无疑这是近五年来宝拉第一次想找我。

她完美的身躯小心翼翼地坐到台阶上。我的小女儿罗林在我的膝上瞪着她看，然后笑着把捧成杯状的双手摊开来：“夫人，看我的青蛙。”

“真漂亮。”宝拉说。她竭力掩饰着轻蔑的态度，但我能看出来，她的轻蔑源自那只被囚禁的闷闷不乐的青蛙、罗林肮脏的小脸和我憔悴的模样。

“卡伦，”宝拉说，“我来这儿是因为我们出了些问题，关于那个程序，具体地说，我们觉得是初始公式的问题，是五年前的纳米合成器代码中的某个部分出了差错，那时你……还和我们在一起。”

“出了个问题！”我重复道，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等一下。”

我把罗林放下，走进屋子。罗瑞在她的婴儿床上大哭，她的尿布散发出臭味。我把橡皮奶嘴塞进她嘴里，用左臂抱起她，又用右臂把沉睡的提米从他的婴儿床上捞起来。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走廊上，把提米放进便携式摇篮里，自己在宝拉身边坐下。

“罗林，亲爱的，帮我拿一片尿布来，还有纸巾。你可以把青蛙也带进去。”

罗林走开了，她天性温顺乖巧。宝拉难以置信地瞪视着那对双胞胎。我揭开罗瑞的尿布，宝拉皱起脸，把身子挪开了些。

“卡伦——你在听我说话吗？这很重要！”

“我在听。”

“总之，纳米计算机不再发出指令，主要疗效丧失了，很明显——”很明显，那是媒体在这五年内一直在鼓吹的主要疗效，“——在第十二代纳米合成器所合成的蛋白质上，有个奇怪的折叠。”

第十二代，每个合成器上的纳米计算机每隔六个月就自我复制一次，这样程序就可以对误差进行核查和平衡。时间已经过去五年半了，正好是第十二代了。

“另外，”宝拉继续说，我听出了她声音中的紧张，“还出现了大量未知变异。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否和纳米计算机的蛋白质折叠有关。也许两者之间根本没有联系。我们目前所做的就是尽量找出所有可能性。”

“你能屈尊降贵来问我，说明你们已经把可能性范围考虑得太大了。”

“好吧，就算是吧。卡伦，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是的。”我用脏尿布的一角擦拭着罗瑞的屁股。罗林蹦跳着从屋里跑出来，拿着一条干净尿布。她在我身边坐下，喃喃地和她的青蛙说着话。

宝拉说：“我需要……整个项目需要——”

我说：“你还记得那年暑假我们一起捉青蛙的事吗？那时我们一个八岁，一个十岁。你痴迷于你在书上看到的一个实验：如果把一只青蛙扔进开水里，它会跳出来；但把它扔进冷水里，然后升高水温直至沸腾，这只愚蠢的青蛙就会一直呆在水里直到死亡。记得吗？”

“卡伦——”

“我帮你抓了十六只青蛙，但当我发现你想用它们做什么后，我哭着想放它们走，但你还是煮熟了其中八只。其余八只用来做对照实验。你那时就懂得运用完善的科学方法了，你说那是为了减少误差。”

“卡伦——那时我们还是孩子……”

我把干净尿布给罗瑞系上：“不是所有孩子都会那样做的。罗林就不会。但你是不懂这些的，不是吗？你们那群人都没有孩子。你应该生一个孩子的，宝拉。”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战栗，我们所认识的大多数人和她的想法一样。

她说：“我们的项目需要你回去，回去负责你原先负责的那一小部分，找出某些——或者任何——连续再生纳米合成器的蛋白质代码指令中的疏漏。”

“不。”我说。

“这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坦率地说，卡伦，问题很严重……那东西就像是一种新型癌症，谁都没有见过的癌症。重新复制出的细胞非常怪异。”

“那就把细胞纳米合成器取出来。”我把臭烘烘的脏尿布握成一团，放在婴儿够不到的地方，离宝拉很近。

“你知道我们不能那么做！项目是不能逆转的！”

“很多事情都是不能逆转的。”我说。罗瑞变得烦躁起来，我把她抱起来，掀开衬衫给她喂奶，她贪婪地吮吸着。宝拉把目光转开。她的身躯里也植入了纳米仪器，所以才会如此完美，这已经是五年前的事了。她的胸部永远不会松垮下垂，青筋暴露。

“卡伦，听着——”

“不——你听着，”我平静地说，“八年前，你告诉斯威勒我只是研究团队里一个低级别研究员，能进入团队只因为我是你的妹妹。那么，我一直想知道，你又是怎么进去的——你和他上床了？七年前，你分配我去研究一个微不足道的课题，研究程序对女性卵子的影响。大家都不想去做这个课题，因为谁都清楚，不孕算不上副作用。人们觉得如果能拥有完美的、可以自我修复的身材，付出这点代价并不算多，不是吗？但除了我。”

宝拉没有回答。罗林把青蛙带到水塘边，小心翼翼地把它放进水里。

我说：“我不在乎去研究女性卵子，哪怕它是个没人关注的问题，哪怕你已经上了明星海报，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在我们都是小孩子的时候，你永远做牛仔，而我永远当你的马。你当宇航员，我就是被你抓住的外星人。记得吗？有一个圣诞节，你用光了自己化学实验盒里的试剂，然后就偷了我的。”

“小时候的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有什么好说的……”

“你当然这么想，这些事我也不在乎，但我在乎的是五年前，在我怀着罗林病得很厉害时，你复印了我所有的笔记并把它占为己有，你把我的成果当成你自己的发表了。你把它偷走了，就像偷走我的化学试剂一样。然后，你把我从项目中踢了出去。”

“你的工作其实无关紧要……”

“如果它真的那么无关紧要，那你现在为什么要来找我帮你？又为什么在半秒钟前表现得好像是我把它送给了你一样？”

她用算计的眼光打量着我，我也冷冷地盯着她。宝拉不太习惯我的冷静，我能看出来。过去我一直容易激动。容易激动、飘忽不定、善变——她就是这么告诉斯威勒的，一个安全隐患。

提米在便携式摇篮里闹腾起来，我站起身，一手依然拍着罗瑞，用空着的另一只手把他抱了出来。我坐回到台阶上，把提米叠放在罗瑞身上，拉开衣襟，把另一侧的乳头塞给他。这一次宝拉忍住没皱眉头。

她说：“卡伦，是我做错了，现在我明白了，但是看在整个项目的分上，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你一定要……”

“你就是整个项目。当你从斯威勒，还有其他那些毕生致力于这个项目的人手里夺过控制权的时候就是这样了。‘年轻可爱的科学家将完美细胞植入自己体内！’‘英雄般的科研人员宣称：能够绕过ＦＤＡ目光短浅的阻挠，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宝拉平静地说：“你是在嫉妒。你寂寂无名，而我声名显赫；你成了一堆烂泥，而我依然美丽；你成了……”

“成了产奶的母牛？而你是光彩夺目的科学家？那就请自己去解决问题吧。”

“那是你的研究领域……”

“哦，宝拉，那些都是我的研究领域。我做了比你多得多的基础研究，这你知道。而你知道怎么把自己和斯威勒联系在一起，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与正确的人建立关系……这些事上你很拿手。而我还幻想着我们依然是合作者，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大马鲛和小金鱼的合作。”

罗林站在水塘边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们：“妈妈……”

“没事，宝贝，妈妈不是在对你发火。快看，赶快抓住青蛙——它要跳走了。”

她快乐地笑着向青蛙扑去。

宝拉轻声说：“我没想到你这么生气，毕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你变了，卡伦。”

“其实我不是生气，我已经不生气了，而你也从不知道我过去是什么样，你从来没有费心去了解过。”

“我知道你并不看重自己的科研事业，不像我那么看重。你一直想生孩子，想要……这些。”她用手臂对着荒凉的院子挥了一圈。戴维十八个月前离开了，他还寄钱回来，但不够用。

“我想呆在一个科研机构里，那里能让我两者兼顾，我还想因为自己的工作而得到赞扬，我想得到我应得的。你做了什么，宝拉——把你的和我的生活都搞糟了。”

“那是因为你为了尿布和青蛙分了心。”宝拉喊道。这也让我第一次看到她实际上有多害怕，对此宝拉是不会承认的。她犯了战术错误。我看着她绝望地想挽回优势，想找到进攻的突破口。

而我比她更快：“你应该放过戴维的。你已经有了斯威勒，你应该把戴维留给我的。我们的婚姻从那以后就全改变了。”

她说：“我快死了，卡伦。”

我的眼光从怀里的孩子转到她身上。

“是真的。我的细胞仪器已经工作混乱了，就在最近几个月。纳米合成器组合出了奇怪的构造，还有破坏性的酶。五年了，它们的复制都很完美，但现在…… 五年来它的工作完全和设计的一样……”

我说：“它现在依然如此。”

宝拉静静地坐着。罗瑞睡着了。我把她放到便携式摇篮里，让提米在我膝盖上躺得更舒服些。罗林在水塘边追逐着青蛙。我眯着眼观察罗林的嘴唇是否发紫了；天还很凉，她不能在水边玩太长的时间。

宝拉发出窒息般的声音：“是你设计让子宫里的合成器……”

“没有人特别去关注女性的子宫。根据最近的调查显示，只有百分之十四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愿意生儿育女，其中还有百分之一的误差。”

“——你这是蓄意破坏……目前已经有数百名妇女进行了移植，也许是上千……”

“哦，还有一种逆转酶，”我说，“只要在第十二代复制开始前使用，绝对有效。你是唯一一个移植时间过长的人。我是在几个月前发现这种逆转酶的，在你的朋友们称之为家务的牢笼里抽出空闲时间，利用我剩下的旧笔记发现的。顺便说一句，我说的话都是真的，我的笔记都有计算机标注的日期。”

宝拉喃喃道：“真正的科学家是不会这么做的……”

“太槽了，你没给我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

“卡伦……”

“你不想知道那个逆转酶是什么吗，宝拉？它就是人体合成的绒促性素，孕期荷尔蒙。真糟糕，你从来没想过要个孩子。”

她一直瞪视着我。

罗林尖声笑着扑在水里抓青蛙，她的嘴唇开始发紫了。我站起来，一边把提米放进摇篮里罗瑞的身边，一边扣上衣襟。

“你在二十五年前的实验中犯了个错误，”我对宝拉说，“你的实验样本数太少了。有时候，青蛙是会跳出来的。”

我走过去把女儿从水塘边抱开。

# 《西班牙流感》作者：[美] 约翰·海姆瑞

姚人杰 译

编者按：约翰·海姆瑞是美国海军退伍军官，他从事科幻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早已在《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类似》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本篇作品从独特的角度对人类医学的“进步”进行了反思，并获得了２００６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提名。

你被斌予神祗一般的力量，

必须要决定是否使用它们——

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带来惊天动地的结果。

做时空干预者的活，你能知道一个不同寻常的真相。那就是，现今的某些年代、某些地方较之从前要好得多。

我靠在窗框上，顶着干燥的热风，眯眼瞧向外面。风卷过堪萨斯州的大草原，吹到我的脸上。每次我舔舐嘴唇，嘴里就进了细沙，碜得人难受。从我所住的二楼客房望去，我能看到章克申城①的整条主干道。这大约是１９１８年７月的堪萨斯州。

一大群穿着灰褐色军服的军人绕过街角走来，这一景象给了我稍许提醒：在这里，人们和他们在过去四年里所做的一模一样，正深陷于欧战②的血腥泥潭中。

我穿上了外套，出发去当地的一家粮食商店。

“吉妮，请确认一下我要走的路线。”

“往前走过一个街区，然后朝南走两个街区。目的地就在铁道线前面。”

“谢谢。”吉妮是我的内置个人助手，她有着一个很棒的导航程序包。我的一位异性朋友曾评价过，对于男士而言，像我这样内置个吉妮可算得上是完美，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能在不被他人察觉的情况下向吉妮问路了。

粮食商店的店铺里充斥着一种别样的粉尘霉味，这气味来自于店铺里堆积如山的麦谷，或是附近那些装载谷物的升降机。我沿着一排样品谷物袋走着，寻找那些在我所来自的未来里早已绝迹的小麦变种的种子。同时我还看到了微细的麦谷粉尘，它们如云朵般轻盈地以浮于气流中。许多人需要那些业已灭绝的植物种子。他们的需求十分迫切，也就心甘情愿地支付了大笔费用，让我跃迁到二十世纪初的堪萨斯州。

吉妮帮我留意着种子需求单，我发现了上面列出的两个小麦变种，还意外地找到了一个黑麦变种。我拿出些随身携带的伪造的当地货币（这些赝币做得比真的还要好），购买了几袋样品。这就是一名时空干预者的激动人心的冒险旅程。

我走回旅店，放下自己买到的东西，在旅店内吃了午餐。旅店里其他客人的谈话自然大多围绕着战争的话题。有一对夫妇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无法见到他们的儿子——一个正在附近的陆军大营里当兵的军人。我对此毫不在意，以为那只是战争期间的例行安全措施而已，直到他们嘴里蹦出“隔离”这个词。

过去的种种疾病会让任何一个时空干预者惴惴不安。对于那些在你出生前几世纪就已绝迹的病菌，你没法对其产生免疫力，有些时候甚至无法接种相应的疫苗。过去的军队因为容易爆发传染病而臭名昭著。我的那个小型纳米医疗包的确能协助我的免疫系统治疗不少疾病，但你永远无法知道那些未知的疾病会如何地致命。我匆匆解决掉午饭，动身前往我在镇子里的下一个目标。我决定尽快完成自己的任务，然后就马上跃迁出这个过去的时空。

“吉妮，１９１８年，在堪萨斯州章克申城或其附近，有没有爆发什么危险的疫病？”

“只有西班牙流感③。”

任何在场的人都会看见我在那一刻吓得直哆嗦。“就这个？”我第一次知道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它早已经绝迹许多年了，可它仍被认为可能是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这也就是我能立即记起西班牙流感这一名称的原因，“在这里爆发的？”

“显然，它最初爆发于法斯敦军营。”

“我想起这儿的陆军大营名叫瑞雷要塞。”

“非常正确。”

我略感宽心，接着又记起“人工智能”现今仍是个让人鄙视的术语的原因。“法斯敦军营与瑞雷要塞有什么关联吗？”

“法斯敦军营的地址就在瑞雷要塞。”

“谢天谢地，幸亏我详细问了一下。在这个时空里，西班牙流感有多严重？”

与往常一样，吉妮的嗓音冷静而带有威信。“程度很轻。这也就是这里没有疾病警报的原因。早期阶段的西班牙流感大范围传播于某些地区，但它们和通常的流感爆发差不多，致死率很低。”

这话让人宽慰多了。“之后的几个阶段于什么时候开始？”

“１９１８年８月。”

有足够时间来完成任务了。尽管如此……“地点在这儿？”

“哦不。一种致命得多的变种西班牙流感会在塞拉利昂④的弗里敦、法国的布雷斯特以及美国的波士顿同时爆发，要不然也是差不多时候。”

那就更让人放心了，可还是有点古怪。“它们属于同一种致命变种？”

“就是这样。”

“怎么可能……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数据不足。”

非常古怪。然而我还是得忍受这点古怪。至今还没有人跃迁到过去，去调查致命的西班牙流感在三个地点同时爆发的缘由，我对此一点也不吃惊。跃迁进疫区，这么做可不明智。关于西班牙流感，我跟吉妮确认过了，人类从没有培育出一种西班牙流感的疫苗。那么跃迁到疫区就更是自取灭亡。我只是到这个时空来采集灭绝谷物的种子，而不是试图插手进危险的未解医学疑案。

朝下一个目的地刚走了半个街区，我就被一起突发事件吸引住了。

吉妮发出了警告：“我侦测到附近有个时空跃迁场。”

在这个时空还有跃迁者？灭绝谷物的种子可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他是跃迁过来还是回去？”

“根据跃迁场反射信号分析，这是名到访者。”

我向四周张望，试图回想起几分钟前这条街的样子，看看此刻街上是否突然多出了某个家伙。然而，我见到在街的对面迅速聚起了一群人，他们正低头看着地上的什么东西。我权衡了一下轻重：接近人群有感染上西班牙流感的风险，但被那些人围着的也许是我的一个时空干预者同行，他还可能受了重伤。

可是当我走到街对面时，人群已在散开。一名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男子正在一个大块头伙计的搀扶下站起身来。根据表面征象，吉妮立刻作出了诊断：“是癫痫。”

“这个脸色苍白的家伙刚刚癫痫发作？”

“对极了。”

“我想这样就排除了他是跃迁者的可能性。”

“他身上携带着跃迁装置。正在衰减的跃迁场信号表明那是台设计简单的机器。”

我又看了那男人一眼。他确实是皮包骨头、一副忍饥挨饿的样子。然而他个子很高，看上去要不是常挨饿，肯定会身材魁梧，体格健康。男人的肤色比癫痫病人还要苍白，我不禁想知道他是不是同时患有贫血症。男子的眼睛眨动了几下，两眼变得潮湿起来，连续打了好几个猛烈的喷嚏，直到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捂住了自己的口鼻。

“他的衣服看来产自于这个时空，”吉妮补充说道，“衣服的纤维说明，从它被制造出来已有不少年头了。”

那个病怏怏的男子穿着古旧的衣裳，朝帮他的人露出了一个吃力的微笑，并摆手示意，拒绝了那人提供的进一步帮助，接着跌跌撞撞地走开了，一只手里拎着个类似手提箱的东西。假如跃迁装置就像吉妮所想的那样设计简单，机器可能就在箱子里，而没有植入人体内。我看到跃迁者在走了几步后停下，观望四周，像是对周围环境感到非常陌生。但当他的视线一触及我所住的那家旅店，他立刻朝旅店走去，好像他认得那个地方似的。这愈加不可思议了。“吉妮，你知不知道他来自哪个时空？”

“从衣服的年头和他的血统来看，我没法将其联系到任何一个能够解释他目前身体状况的未来时空。”

“兴许他来自于某个闭合时空环。”某些时候，你试图对时空进行干预，又紧接着用反干预进行抵消，这样就产生了闭合时空环。它曾经存在过，可又并不存在。

“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一次大规模核战争中曾产生过一个闭合时空环，它也许跟那个男子的容貌和衣服的年头有关系。”

又一种危险的可能性，但那就能解释男子的身体状况了。“为什么会有人从那样的闭合时空环里来到这儿？”

“数据不足。”

一名避难者从可怕的未来世界逃亡到这里，到过去来寻找他心目中的田园生活？那不是不可能，但假若是这样，我就需要去看看他想干些什么。一个在我的历史里胡乱捣鬼的外行可能会在无意间造成无尽的干扰，给未来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他要故意扰乱历史，此刻就是关键时期，可古怪的是他挑选了这个地方。我所认识的所有身在１９１８年的时空干预者都正在欧洲或者各国首都执行任务。我自己挑选１９１８年作为跃迁目的地，只是因为这一年的时空跃迁图很详细。然而这名男子与我一样，跃迁到这里——这个从没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的地方。

除了西班牙流感最初的爆发。可流感的爆发显然早有一段时间了。“西班牙流感的第一份病例报告是何时出现的？”

“１９１８年３月。”

“而他刚刚到达这里。那样他就不可能将流感病毒携带过来，然后在无意间将其散播出去。”

“除非他早就来过，或者他之后再跃迁回从前。”吉妮提醒着我。

哦，是啊！可那没有丝毫的意义。在这个１９１８年的堪萨斯州小镇，他为什么要在短短几月内来回跃迁呢？即便跃迁的花费并不是贵得惊人，但跃迁过程充满了肉体的折磨。很明显，这个来路不明的跃迁者已经无法承受时空观光游的压力了。不管他来自于哪个时空，他看上去并不像富裕得能够支付如此频繁的跃迁费用。

我就近挑了条长椅坐下，思索着这件事，眼睛紧盯着旅店的大门。当跃迁者再次走出旅店时，我依旧沉浸在思考中。他仍是用手绢捂住了口鼻，脚步不稳地沿着街道行走，另一只手依旧拎着手提箱。我一直等到他远远地走开，才尾随其后，装出一副在炎热的堪萨斯州的大风和黄沙中愉快散步的样子。

“看起来他是要去瑞雷要塞。”吉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这个身体如此虚弱的男人要去那个许多病人聚集的地方？”

“数据不足。”

“不知为何，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

由于所谓的“伟大战争”的需要，瑞雷要塞里人口猛增，结果在要塞距城不远的大门和章克申城之间形成了稳定而持续的货物流。瑞雷要塞与周围全是木制围栏的普通要塞相差甚远，实际上是堪萨斯州东北部的一块相当大的地盘，其中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军用设施和营舍。

那个家伙没有试图进入营地，而是混进了要塞门外的人群之中。我悄悄地靠了过去，听见他在询问疫病的情况。有多少人病倒了？多少人病故？大家是否很担心？这些探问合乎情理，不会引起当地人的特别关注。而当地人的回答也让人很放心。他们说，发病的人不像先前那么多了，死去的也不多，大家普遍感到疫病正在消退。跃迁者向许多人问了同样的问题，包括在要塞站岗或闲荡的士兵。从所有人那儿他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答复。之后，跃迁者向着镇子走了回去。整个过程应该让我愈加安心，但我也清楚地发现，跃迁者在返回章克申城的路上显现出了失望的情绪。看来他并不认为自己获知的情况是个好消息。

这段出行无疑让跃迁者疲惫不堪，他迈着蹒跚的步子走回了旅店。我在他进入旅店之后又等了几分钟，这才踏进店门，逮住一个旅店服务员，向他问道：“刚才有没有一个个子高高、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男人走进来？”

服务员点了点头。“你刚好错过了他。我想他是回房间了吧。他可病得不轻。我还以为他到现在身体该好些了呢。”

“你以前见过他？”

“是的，先生。几个月之前他在这儿住过。”

“几个月前？”我感到全身不寒而栗。

“对啊。唔，让我想想。那是在……”服务员皱紧眉头，查看了一下登记簿，然后点了点头，“在二月。是的，先生。他在二月二十六号入住旅店，在三月五号离开。”

西班牙流感最早于这里出现也是在三月。我朝着服务员假意一笑。“好吧，他是我的朋友。你刚才说他住在哪个房间？”

“我可没说过他住哪个房间。”那服务员咧嘴笑道，“先生，他住在３Ｂ间。”

“谢谢。”那男子跃迁到几个月前，是为了消除他带到这儿的疫病吗？可如果是这样，当他在要塞发现疾病似乎处于控制之下后，为什么会那么闷闷不乐呢？是因为知道了他所引起的疾病已经造成了死亡而消沉吗？我有太多的疑问，而对此吉妮只会回答“数据不足”。

我用力地敲响了３Ｂ间的房门，等待了良久，我听到门后发出一些声响，然后房门开启，跃迁者一脸谨慎地看向我，“你有什么事？”

“你好。”我使劲向房内挤去，“我们需要谈一下。”

跃迁者踉跄后退，双手举起，仿佛是要把我挡开。我头一次近距离观察他的双手，轻易地辨认出肿胀的关节和扭曲的十指，这些都是患了严重关节炎的征兆。还有什么毛病是这男人还未患上的？

“我来这里不是想要伤害你。”

“那你为什么会在这儿？”男子的声音里透着不安和虚弱，他似乎呼吸困难。莫非他还有哮喘病？

“我来这里收集种子。”我告诉他说。

“什么？”

“是真的。但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我知道你也不是。而且我也不是这个年代的人，我知道你也不是。”

在片刻之后，他才彻底明白我这一番话的意思。男人两眼鼓起，接着开始汪汪地流泪。他打着喷嚏，注视着我。“你到过谷物升降机那儿？”

“我去过粮食商店。”

“嗯……”他再次踉跄后退，就像是我威胁到了他，“你带来了麦谷的粉尘。”

原来如此。“你对小麦过敏。”那就能解释他的营养不良和贫血症了。跃迁者一直后退，直到碰及窗户。永不消停的微风从窗口吹进，它能防止任何由我带来的麦谷粉尘触及跃迁者的身体，“介不介意告诉我你的姓名？”

“叫我约翰·史密斯。”

“这很滑稽⑤。”

“你就得这么称呼我。”

“那好。史密斯先生，我不大清楚你来自何方，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你已经把一种疾病带到了这个时空。”史密斯已经收敛起面容表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情绪，“就在要塞，史密斯先生。我知道你对此很明白。”史密斯点了点头，“你为什么要从三月跃迁到七月？你是否认为疫病到那时就会结束了？”史密斯没有作答，没有任何举动，“在你来自的那个时空，人们还记得病原理论⑥吗？”

男子终于改变了表情，他的面目扭曲起来，似乎是在表示对我的提问的质疑。“我们并不原始。”

“显然，你已经遭受了一些……一些问题。”

史密斯张嘴大笑，好像我方才说了什么可笑的事情。“你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声音变得焦躁不安、有气无力。

“你必须离开。假若你就是这次疫病的病源，你需要自我隔离。在这里，要隔离起来并不困难。你要一直待在隔离的地方，直到你确信自己不再是携菌者为止。”

他再次点了点头。“当然可以。”

谎言。他的回答，他的同意，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为什么你会在这里？我想知道实情。”

“我……我在寻求庇护。”

又一个谎言。我十分确定。“一名对小麦过敏的男子到二十世纪的堪萨斯州来寻求庇护？一个身患疾病的男子到这个医学仍旧很不先进的年代来避难？”

“我有自己的理由。”

“那讲给我听听。请说吧，否则就……”

史密斯朝旁边走上一步，伸手抓住他的手提箱的把柄。“很抱歉。”他悄声说道，就在那时，我记起那只手提箱里大概就装着跃迁装置。我还没有朝他迈出半步，史密斯就“砰”地一下消失了。

“他已经跃迁出这段时空了。”吉妮告知我说。

“真的吗？”我尽力克制住火气，“他去哪儿了？”

“未来。”

“你能估计下跃迁的时间段吗？”

“我的计算非常不精确，但依据时间脉冲的强度，我估计这次跃迁的时间段不会超过一个月。”

一个月。现在是七月。下个月就是八月。八月份里，三个不同的地方就会同时——或者几乎同时地——经历一种致命得多的西班牙流感的大爆发。我还记得史密斯在听到疫病在这里似乎将消退的消息后不悦的反应。也许他并不是由于我所想的那些原因而感到失落。“他干这一切都是故意的。不管他三月份在这里散布了什么玩意儿，总之是没有奏效，因此他就打算再释放点更加可怕的东西。”

吉妮尽力跟上我的推理思路，没有让我为她作解释。“你的推断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有人要那么干呢？”

“数据不——”

“啊，我知道了。”史密斯看上去并不像个血腥的屠夫，可我自己曾亲眼见过像卡利古拉⑦、成吉思汗以及阿道夫·希特勒这样复杂多变的人物。他们之中也没一个人看上去像血腥的屠夫。我依然不清楚一个血腥的杀手该长什么模样，而我已经见过一些杀人如麻的人物。“再问一下，那三个地方在哪里？就是到八月份那种更加致命的西班牙流感会突然现身的三个城市。”吉妮又复述了一遍地名，我则考虑着自己该如何选择。波士顿（在这个时空里）是个大城市，里面尽是些和史密斯相同肤色、其貌不扬的居民。我要在那里找到史密斯，概率几乎为零。法国布雷斯特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可是弗里敦就大不一样了。弗里敦是座小得多的城市，而史密斯将会成为一名非洲国度里的白种人。考虑到他的外貌与病态模样，要追踪到这个白种人将会易如反掌。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盼望弗里敦是史密斯计划的头一站。但我的存款余额却不够支付跃迁到弗里敦的费用，于是我只好问吉妮：“这个时空里的运输方式能不能让我在三周之内抵达塞拉利昂的弗里敦？”

“大概可以。”

“那让我们试试。”

我告别了堪萨斯州大草原，来到美国东海岸。那里的港湾里泊满了船只，许多轮船将在塞拉利昂作停留。所以，如果史密斯要传播流感，弗里敦将会是个散播传染病的好地方。

在去往弗里敦的旅程里，我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思考。“吉妮，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的时候，有多少人死亡？”

“确切数字无法得知。”

“那估计人数呢？”

“死亡人数至少两千万。最高数一般认为是四千万左右。”

两千万。还是至少的数字。“目前的全世界人口数呢？”

“大约十八亿。”

我在脑子里做了点计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世界人口死掉了百分之一或二，真让人吃惊，甚至有些骇人。“你以前告诉过我，我们没有西班牙流感的疫苗。为什么没有？”

“西班牙流感在大流行后就销声匿迹了。仅仅从个别保存下来的病人尸体身上获取了部分样本。在二十一世纪早期，人们曾经试图靠这些不完整的样本来分析西班牙流感，可却一无所获。”

“吉妮，疫病不会就这样销声匿迹。通过恰当的医学手段，我们能让有的疫病灭绝，就像是天花；而有的疫病只是在一段时间内潜伏起来，就像淋巴腺鼠疫，它们会再次突然出现。可即便是我，也知道疫病不会那么不留下一丝踪迹就消失不见了，并且永不露面。”

“西班牙流感的确没有再现身。”

对于西班牙流感，我所了解到的每一样新知识都令它愈加异乎寻常。“它还有什么不寻常的？”

“您的意思是？”

“还有什么特点让西班牙流感不同于其他的流感爆发？”

“有。一般的流感病毒对于老人与幼童造成的致死率最高。”

“换句话说，也就是老人与孩子抵抗力最弱。”

“完全正确。然而，在由于西班牙流感而病死的人之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

“成年人？他们原先是不是患有某些疾病？”

“数据不足。医学研究者们只能够确定以下结论：那些本该拥有最强免疫系统的人，反倒最可能被西班牙流感杀死。”

“我猜想，在这种情况下强健的免疫系统是——”

吉妮想等待我的下文，片刻之后才说道：“您的意思是？”

“吉妮，自体免疫性疾病，就像史密斯患的那些毛病。引起这种疾病的，就是那些会攻击自己身体的免疫系统，不是吗？”

“基本正确。”

“所以史密斯会患有哮喘、关节炎，还对小麦过敏。这些都是征兆，表明……”

“表明他的免疫系统过于活跃。”

“可西班牙流感并不是一种自体免疫性疾病？”

“确定无疑，西班牙流感只是一种流感。”

它只是一种流感，但却异乎寻常地将矛头对准人类中最强健的免疫系统。我有许多的线索，却没有一条能推出合情合理的答案。

抵达弗里敦之后，我花了一个多礼拜，终于发现了住在一间临时寓所里的史密斯。我一直等待着，直到确信他就在屋内，然后我便破门而入，在史密斯还未来得及反应之前就掐住了他的脖子。“嗨，我们上次的谈话还没结束呢。”

史密斯偷偷瞄了一眼手提箱（他根本没机会拿到它），然后盯着我。在他苍白的脸孔上，眼睛显得特别大。“你根本不知道危险是什么。”

“所以要你讲给我听。”

“如果我不讲，那又怎样？”

“也许我会掐断你的脖子，然后找到你的包，把它丢进我能找到的温度最高的锅炉里，那样不管它里面装着什么东西，全都会灰飞烟灭。”史密斯的眼睛睁得愈加大了，身体开始颤抖起来。接着他的眼珠子转到一侧，停住不动了。与此同时，他的双手不断地抽动，双手以外的整个身子则瘫软了下来。

吉妮告诉我说：“他癫痫病发作了。”

“我看到了。”我继续用手掐住他的脖子，“他会不会是装出来的？”

“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像他所患的那种癫痫病，在紧张情绪的触发下的确会发作。”

就像某人闯进他的房间、威胁说要捏断他的脖子之类造成心理紧张的事。我叹了口气，在确认史密斯的癫痫发作没有危及他的性命后，改为紧握他的手腕，耐心地等待着。

三分钟后，史密斯的眼神不再涣散。他看了我一会儿后才想起刚发生的事。“你开心了？”他无力地说道。

“闭上你的嘴。对你，我可没有一点同情。”

“真的吗？”史密斯举起他那只没被我抓住的手。他的手指关节饱受关节炎的折磨，连看一眼都几乎是种痛苦，“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没法用这只手抓紧提包。即便是此刻它也仍在疼痛。它总是在疼痛。你能明白一直疼着的感觉吗？”史密斯虚弱的嗓音在最后一句停了下来，似乎他没有接上上一口气。

我将视线挪开，避免看到史密斯的那只扭曲可怕的手。“不能。但这又怎么能证明那些我认为你正在干的事情纯属正当呢？”

“你不明白。”

“那好，我是不明白。你和我两人为什么不跃迁到我所来自的那个未来，让那里管事的人物听一下你的详细解释？”

史密斯的眼神中露出了畏惧。“你不能那么做。”

“我能。而且我即将要那么干。”

“不！”史密斯试图挣脱我的束缚，接着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

“哮喘发作。”吉妮提示道。史密斯的那只可以自由活动的手在口袋里拼命摸索。他想要掏出一个小型器械，却将它掉落到床上。我观望着这一切，试图保持冷静。“喷雾给药器。”吉妮补充说。

我捡起那玩意儿，将它递给史密斯。尽管史密斯的手掌歪扭，呼吸费劲，可他还是尽可能小心地握住给药器，然后从里面喷射了些东西到嘴巴里。几分钟后，他的呼吸恢复了正常。这“正常”当然仅对他而言。他盯着我，然后用下巴指了指那个给药器。“谢谢。”

“我猜我刚才救了你的命。”

“的确。你本可以不救我。”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尽管我知道答案，但我还是要问，因为我仍然无法确定史密斯的罪过。即便我确信他有罪，但如果我能够阻止，我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史密斯好像有点窘迫，把脸转到了一边。“那是个明智的问题，不是吗？你已经猜到我要干的事了。”

“我的猜测是对的？”

我没法正视他的双眼，可史密斯的脸抽动了一下，流露出一丝我捉摸不透的神情。“是的。”

“你在故意散播某种即将被称为西班牙流感的病毒。三月份你在堪萨斯州释放了第一批病毒，接着在六月份调查了它的扩散情况，发现它还不够致命。因此你就到这儿来散播更为致命的病毒变种。”

“很正确。”

“我猜想你做这一切是有原因的。”

史密斯转过脸，避开我的目光。“我要改变未来。”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时空干涉。那就是西班牙流感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当然。”他的焦躁嗓音已经变成了低声细语，但我依旧能清晰地听到，“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我早就在纳闷，没有哪种自然存在的疾病会在三个不同的地点同时出现，接着又不留踪迹地彻底消失。”

“是啊，它会消失的。我们就是这么设计的——通过一条用基因工程设计出的自毁指令。那种你称作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玩意儿会在一年后消失。”

“哎呀，你还真是‘人道’。”

我的挖苦得到了反应。史密斯扭头盯着我。“该死的，你知道什么啊？人道？你这个自以为是的杂种！你有没有听说过自体免疫瘟疫？”我缓缓地摇了摇脑袋，史密斯则颤抖了一下，“它真的发生了。你来自于……哪个时空？”

“这与你无关。”

“二十世纪之后，还是二十一世纪之后？”

我决定把实情告诉他。“二十一世纪后。”

“上帝保佑。”史密斯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他仰起头，仿佛能够看穿屋顶似的，“我们阻止了它们。”

“阻止了什么？”

“自体免疫瘟疫。”史密斯再次举起了他的手，眼睛依旧朝上凝望着无法见到的天空，“我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是突如其来。许多疚病的发病率迅猛增加，先是百分之一百，再是百分之两百，后来就每年都要增加三百个百分点。哮喘、甲状腺机能低下症、甲状腺机能亢进、关节炎，还有许多其他病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们终于弄懂了：进化和科学辜负了我们。进化赋予人类越来越强的免疫系统，让我们经受住地球上所有疫病的袭击。而与此同时，我们培育出各种疫苗，使得我们不断增强、越来越警觉的免疫系统远离自然存在的众多疾病。”史密斯静默了下来，气喘吁吁地呼吸着。

“接着昵？”我想引他讲下去。

“接着？你真是个呆子。你难道没明白吗？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如此地强大，如此地警觉，却没有足够的事情可做。于是它们就攻击了我们。事态愈加恶化。我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神经系统、我们的各个关节、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全都遭到了攻击——每个系统。直到差不多有数百万人遭受痛苦的折磨，每天都有更加多的人因此而丧命，我们这才弄明白所发生的一切。”

“数百万人？”我回应道。

“那是最初的数目。到如今已有几十亿人了。几十亿人变成了残疾，垂死挣扎，而元凶就是本该保护他们的免疫系统。”最后史密斯重新看着我，双眼圆睁，“几十亿人。社会在崩溃。整个世界都如此。太多的人在最基本的方面出了毛病，而我们对其束手无策。他们只是在苟延残喘，死得非常缓慢，需要越来越多的医疗护理。我们唯一的‘对策’就是用手头仅有的一些拙劣的方法来压制免疫系统。你知道当我们那么做之后发生了什么吗？自体免疫疾病得到了缓解，可之后人们就会死于为数众多的‘正常’疾病。我们没法取胜。”史密斯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身体，“我必须服用药物，以防我的免疫系统给我造成更大的痛楚，而这些药让我极易癫痫发作。这简直就可以称作是与魔鬼做的交易，对吧？”

我尝试着从他的眼神中分辨出真相抑或谎言，可是一无所获。我改为询问吉妮，然后重复了她的话：“那件事是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开始发生的。我们开发出了治疗方法。”

“可我们没有！你还不明白吗？我们为你们弄来了时间。”

“给我们？”我突然想到了一些早已知道的事。一次杀死拥有最强免疫系统的人类成员的流感。数以千万计的死亡人数。留下那些有着较弱免疫系统的人类，让他们活下去，把基因传给子子孙孙，“优生学原理。”

“不！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反正不是要让人类更加‘优秀’。此刻我们从人类基因库里剔除足够多的具有强健免疫系统的基因，为的是要推迟自体免疫瘟疫的大爆发，拖延一到两代人的时间。这段时间足够让医学赶在瘟疫吞噬掉整个人类之前开发出诊断和治疗那些疫病的方法。”

我再次求助于吉妮：“他说的那些东西是不是挺有道理？”

“他所描绘的状况没有超出历史结果的可能性范围。”

“它是否可信？”

“数据不足。”

史密斯抖动着身体，我低头看去，发现我的手紧紧攥着他的胳膊，甚至连他干瘦的手臂上的皮肉都被我摁得从手指的缝隙里鼓了出来。“你想要随随便便就杀害几千万人。”

史密斯用蔑视的眼神看着我。“的确。这是为了未来几十亿人的利益。”

“我以前听到过这类的辩解。”

“我确信你听过。”

“你认为这样就会拯救自己？出现另一个健健康康的史密斯？”

“我不确定。我也不在乎。我不在乎自己。”他的眼睛眨动着，避开了我的视线，可我还是看到他落下了眼泪。“为了孩子。”史密斯再次低声地说，“亲爱的主啊，保佑那些孩子吧。他们甚至不明白这一切。他们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关节扭曲，使他们变成残废，还最终杀死他们。他们在痛苦中生，在痛苦中死，而我们甚至没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我们没法帮到他们。”

事情本不该是这样的。当你遇到那些意欲大肆屠杀的家伙时，他们该是口沫飞溅，像狂热的信徒那样讲话，他们的眼睛中应该充满了对自己的行径纯属正义的坚定信念。我本该绝对地确信阻止杀戮是个正确的选择。而与此相反，我现在却感到有些不确定。这股情绪转而化为愤怒。“你仅仅为了孩子，就要杀害几千万人，哈？你就没有为自己做点打算？难道你没意识到这一可能：在这个时空散播西班牙流感，可能就会让你在未来消失？消灭了你自己的先祖，在你所创造的时空闭合环之外，你就不复存在了？你永远没机会看到那个你所要创造的全新世界！”

史密斯的嘴巴开始嚅动，片刻之后才开口作答，但我却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古怪的闪光，我猜想那一定是出于强烈的渴望。“这事比我自己要重要得多。”

我合上双眼。我所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在我的历史里，史密斯的使命无疑获得了成功，达成了其最直接的目标：西斑牙流感杀死了几千万人。如果我阻止了他，我就会大大地扰乱时空，给此刻之后的未来带来无法预知的后果。那将会是史密斯描绘的那个可怕的未来吗？是较好的未来，抑或是更坏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我都无从知晓。“我怎么能放你逃脱，让你去杀害几千万人？”我最终和缓地说道。

史密斯紧盯着我的眼睛。“为了将来的几十亿人。”

“这种算术真令人憎恶。”

“这是实情。该死的，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想要这么干？”

不知怎么的，这次我知道史密斯没在撒谎。该我作抉择了：改变我的未来，抑或让史密斯犯下一起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我或许能拯救下几千万人，并且——如果相信史密斯所说的——同时宣判几十亿人将要接受可怖的宿命。不管我在这个时空进行的干涉引起了什么结果，它所衍生出的未来有可能不比我所知的那个未来差劲。但是未来不可知晓。或许，许多在我的历史中本该死去的人依然会活着。即使除去由他们引起的群体效应，谁又能保证这些西班牙流感的受害者中不会出现另一个希特勒，另一个爱因斯坦，或者另一个马丁·路德，另个朱利叶斯·凯撒？我又瞄了一眼史密斯，扫视着他那饱受摧残的躯体。派这样一个身体状况极差的男子来执行一项他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使命，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社会。

我没有说话，只是松开了紧攥着史密斯胳膊的手，后退了一步。接着我转身走出了房间。史密斯也许曾在我身后呼唤过，可我不能肯定，我也不想知道。

当黎明来临时，我正一边瞭望着弗里敦的泊船港，一边心想着这些船只不久即将捎带上的那些不明货物。我低头瞧着双手，没有看到半点鲜血。我不禁有些惊诧。两千万人的性命啊。还是最少的数目。这是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为了我所知的那个未来——它可能会变得更好，可能会变得更糟。我知道这点，而当紧要关头来到时，我不能冒让未来愈加糟糕的风险——即使现在感觉起来，那个未来将永远地带上污点。扮演神祗的角色可不像吹嘘的那么好。“吉妮——”

“什么事？”

“没事。我只是最终悟出了点道理。”我想起了史密斯眼中一闪而过的渴望神情。他并不害怕在他所要创造的另一个未来里消失。不，他盼望自己在那个未来里根本不存在。他想要终止自己的存在——即使这意味着另一个对于“他”所做的事一无所知的“史密斯”也将遭到最残酷的惩罚。我现在明白了。因为我与史密斯不同，在我的余生中，我将永远记得我曾做过的事，或者更准确地说，那些我没有完成的事情，“吉妮，构筑跃迁起始点。让我们离开这里。”赶在史密斯的流感病毒开始它那席卷整个地球的死亡征程前离开这儿。

我在心底里期望那些本该是史密斯后代的孩子们能够最终平安。

注释：

① 章克申城：美国堪萨斯州中部偏东北一城市。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中的“伟大战争”也是同一个意思。

③ 西班牙流感（Spanosh Influenza）：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瘟疫之一，发生于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当时导致７亿多人感染，２０００万～４０００万人死亡，而且死亡者多为青壮年。

④ 塞拉利昂：非洲西部一国家。

⑤ 约翰·史密斯是英语国家中最常见的名字，所以也就成了典型的假名。

⑥ 病原理论（germ theory）：医学中的一个学说，认为某些疾病是由于微生物侵入体内而引起的。由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创立。

⑦ 卡利古拉：罗马皇帝（公元３７～４１年在位），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

# 《西西里防御计划》作者：[美] 克莱夫·威尔斯

魏臻译

一、米塔处的设想

总统严厉地凝视着中央情报局长沃伦和安全顾问柯林斯：“什么，西西里计划？这谁都一无所知！”

柯林斯赶紧点点头：“是的，总统先生。正因为这个计划的保密工作做得相当好，所以当我们从克格勃那里，而不是从自己的安全部门那里发现有这么个计划的时候，感到大吃一惊。”

“你认为俄国人对这个知道多少？”

“目前还不能绝对肯定，”沃伦说，“不过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克格勃只知道这个计划的代号！”

“该死！”总统生气地咕哝，“怎么会泄露出去的呢？”

“我敢说这是偶然泄露的，”柯林斯说：“要是俄国情报部门搞到了美国绝密防务计划的话，我们在莫斯科的人会知道一点风声的。”

总统看着柯林斯：“你怎么能肯定它和防务有关呢？”

“假如围绕西西里计划的安全保卫工作如您说的那么严密的话，就可以推断它是一种新式武器，我毫不怀疑，俄国人很快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这一切正好可以为我们所利用。”沃伦说。

“说下去。”

“我们把西西里计划一点一点泄漏给俄国海军情报局。他们要是上钩的话，俄国收集情报的最高机构就属于我们的了。”

总统沉思良久，权衡利弊，终于同意了：“今后，凡是和西西里计划有关的一切情报，都要通过我，只通过我一个人。明白吗？”

沃伦点点头：“我亲自安排渠道。”

总统等他俩走了，就缩到了椅子里：“这不是在出卖米塔处的朋友吗？”他不安地想着……

米塔处是总统亲自策划成立的机构，他招募了一小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出色人材，安排了大量秘密基金，让这些人去完成一项异想天开的计划。可是，成立五年来一直毫无成就，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米塔处的存在。

１９９８年７月的一天，也就是一个月以前，米塔处的主要负责人西格兰姆和唐纳来见总统。

“在俄国大陆以北新地岛发现可能是我们需要的一种放射性物质——这是卫星传感器上获得的资料。”西格兰姆把空间拍摄的照片放在了总统书桌上。

“该死！”总统说：“我们每一次发现诸如此类的东西，它总是在俄国或者其他不能接触的地方。”他把照片大致看了一下，“地球大得很，一定还有别的有希望的地区吧？”

唐纳摇摇头：“很抱歉，总统先生，自从１９０２年发现以来，地质学家就一直在寻找这种矿物，就我们所知，从来没有大量发现过。”

西格兰姆是个细高个子，说话声音温和，举止彬彬有礼：“湃的放射性非常强烈，它早就在各大洲消失，只有极微量存在。我们收集到了一点点这种元素，是从人工制造的微粒中获得的。”

“你们能不能用人工方法建立一个供应基地？”总统问。

“不行，先生，”西格兰姆答道，“我们用高能加速器制造出来的寿命最长的粒子，不到两分钟就衰变完毕。”

“需要多少湃才能完成你们的计划？”

西格兰姆看看唐纳，又看看总统：“你当然知道，总统先生，我们仍旧在纯理论阶段……”

“你们需要多少？”总统又问了一句。

“在试验阶段，估计需要８英两左右，要在全部国境线的战略位置上建立起实战规模的装备，那还得另外再要２００英两。”

总统颓唐地坐在椅子上：“那么我想还是放弃这个计划，另行研究别的什么吧。”

唐纳是矮个子，黄头发，眼神忧郁，脸上仿佛老是在流汗，他连珠炮似地说：“我们的这个计划称为西西里计划，它已经非常接近实现，放弃它太可惜了。我强烈要求继续搞下去。我们应该加强薄弱环节来完成这个计划，如果我们成功了……我的天，先生，那可真了不起哩。”

“我是容许别人提出建议的。”总统平静地说。

西格兰姆深深吸了口气：“第一，我们需要批准建造必要的设施。第二，需要资金。第三，需要国家水下和海洋局的协助。”

“前两个要求我能理解，但不明白国家水下和海洋局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总统有点疑惑。

“我们将不得不派有经验的矿物学家潜入新地岛。该岛四周都是水，海洋考察队呆在附近，可以掩护我们的行动。”

总统坐在椅子上向后一仰，注视着书桌上放着的一只船用钟，他差不多足足一分钟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依我看来，先生们，你们是要我给你们资金，去建造一个价值千百万美元、未经证实、也没有经过试验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因为缺乏主要原料不能工作，而且我们还得从一个不友好国家那里偷来这种原料。”

西格兰姆不安地抚弄着他的皮包，唐纳只是点点头。

“也许你们能告诉我，”总统继续说，“这么一大批设施沿着国境线伸展下去，要是给国会里哪一个小气鬼知道了，忽然想去调查一下，我又怎么解释呢？”

“这个系统妙就妙在这里，”西格兰姆说：“它小而紧凑。电子计算机告诉我们，只要沿国界线把小电站改一下，就可以很好地工作，不管是俄国的间谍卫星还是隔壁住着的农民，都不能发觉什么异乎寻常的东西。”

总统摸了摸下巴：“嗯，有意思。谈谈你们的计划。”

西格兰姆说：“米塔处设计的这种防务系统，是微波激射原理的一个变化方案。比如说，我们让一定频率的声波穿过带有已激发原子的媒质，就可以把声音激励到极高发射状态。”

“这和激光相类似。”

“在某种程度上相类似。”西格兰姆说，“不过激光射出狭窄的光能束，而我们发出的是宽阔的扇型声波场。声波就像池塘里扔进一块石子产生的波纹，以圆圈形散开。我们的西西里计划能把声波扩大１００万倍以上，这个巨大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它就在大气中散开，把空气粒子推向前方，把它们压缩成为一堵紧密的、穿不透的、直径几百平方公里的墙。”西格兰姆停顿一下，“实地应用时的方程式和技术细节太复杂，我不详谈了，但这已经很容易看出它的潜在能力。向美国发射的任何敌方导弹碰到这个无形的壁障，在它进入目标地区之前，早就粉身碎骨、无影无踪了。”

“天哪！”总统脱口喊道，“这是最锐利的武器了。可是这种声音……不会破坏地面上的一切东西吗？”

“西西里计划不是武器，它纯粹是保护我们国家的一种科学方法。就像远方的雷声那样，对地面的人和物体毫无害处。”

总统站了起来：“先生们，我赞成你们的科学幻想计划，但有一个条件，我在任还有１８个月零１０天，在此期间，我会支持你们的。祝你们好运。不过请记住，可别把你们的秘密行动搞糟了，懂不懂？”

西格兰姆和唐纳出了白宫的大门，才松了口气：“我们运气不错。”西格兰姆说。

“要是总统知道我们在两个星期以前已经派一个人去新地岛的话，可就要闹得一塌糊涂了。”唐纳说。

“现在还有出事的可能。”西格兰姆含糊地自言自语，“假如我们的人在新地岛出事……”

二、新地岛的意外情况

科普林断定自己快死了。

他闭着眼睛，腰间流出的血染红了身边的白雪。他的神志还清醒，知道在这风暴肆虐的北冰洋荒岛上，无法爬到停着小帆船的海湾边，更不可能让小船驶过５０英里的大海，去和等待他的一艘美国船会合。“妈的，俄国哨兵的枪法真准。”他骂了一句。

流血过多使他十分衰弱，再也动不了啦。一定不能让俄国人找到他。这是他和米塔处达成协议的内容之一。“死也不能让他们找到尸体。”他开始痛苦地挖起雪，推到自己身上……“不久，我将埋葬在这条冰毯之下。”他闭上了眼睛，“不行，我不是特务，我只是一个矿物学教授，真要被抓，我也只好吐露真相……”狗的叫声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他睁开眼睛，一条大狗的脑袋挡住了他的整个视野。一个俄国士兵神色冷漠，站在那里注视着他的猎获物，片刻，他背上枪，弯腰拉起科普林，要把受伤的美国人拖向岛上的哨所。

风啸声中传来轻轻的“噗”的一响，那条大匈牙利狗侧身倒在了雪地上。俄国士兵一愣，放下了科普林，急忙摘枪。那种奇怪的声音重又响起，俄国士兵额头正中突然出现一个小窟窿，血流了出来，接着他的眼睛失去了神采，翻身倒在狗的旁边。

一个相貌堂堂、面容严厉，甚至是冷酷的人在白皑皑的飞雪中出现。他那蓝色的眼睛射出锐利的目光，似乎带有一种激情。他来到科普林身边：“我想您是科普林博士吧？”说着，把装有消音器的手枪放进口袋，跪下来用手抱起了科普林，“我还是先把你弄到一个地方，把伤口处理一下。”

“你是谁？”科普林喃喃地说。

“我叫皮特。”

安德烈上校头发梳得油亮。这位俄国海军国外情报部的高级情报专家漫不经心地点着一支英国烟，倒了一杯孟买的杜松子酒，随后往后一坐，问他的副官马加宁上尉：“有什么事吗？”

“北方新地岛一个巡逻的哨兵连同他的狗一起失踪了。”马加宁看了一眼这个喜欢过豪华生活的上司，胆怯地说。

“新地岛是一个不毛之地，在它方圆几百公里之内我们没有什么保密设施。连派一个兵带一条狗到那里去巡逻都没必要。”

“西方派一个特务到那里去的时候一定也这么想。”

安德烈用手敲敲桌子，斜眼看着天花板：“一个特务？……那儿没有在军事上能引起兴趣的东西……不过……”他住了嘴，翻看一份有关美国国家水下和海洋局考察船的文件。发现这艘初试号轮船离新地岛很近。“这难道是巧合吗？”

“这可能说明，新地岛上的哨兵已被谋杀，凶手在逃，很可能已和初试号会合。您请看这张照片。”马加宁把卫星拍摄的照片递过去，又递了一个高倍放大镜。

安德烈仔细看着：“这是典型的研究设备，看不出船上有什么军事侦察仪器。”

马加宁指着一个小白点：“请注意初试号右上角那个模糊的小影子。”

安德烈用放大镜看了足有半分钟：“一架直升机。”

“是的，先生，我还检查了早些时候另一个侦察卫星拍的照片，比较一下就能看出，这架直升机的航线是从新地岛飞向初试号。它的飞行高度很低，速度低于每小时１５海里，显然是想逃避我们的警卫雷达。”马加宁说完又赶紧问了一声：“要不要通知我们在美国的人呢？”

“不，还没有必要，在没有确定美国人的意图之前，不能让我们的人冒险。”他看了一下表，“你还有什么事吗，上尉？我还来得及吃顿晚饭，去看芭蕾舞。”

三、寻找神奇的

西格兰姆坐在国家水下和海洋局局长桑德克上将对面，不安地询问：“你那里有没有初试号的消息？”

“你的指示非常清楚，”上将冷冷地说，“在你的那个人平安回到美国陆地之前，我的船是不准发出任何消息的……”

唐纳突然来了，他向上将打了个招呼，对西格兰姆说：“２０分钟以前，一架海军运输机把科普林送回来了，他已经去了医院。”

“医院？”

“他的枪伤相当严重。”

“天哪。”西格兰姆焦灼地说，“我们赶紧去！”

科普林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他一见到西格兰姆和唐纳，眼睛马上亮了起来：“我找到了湃的踪迹……”

“你能肯定是吗？能提炼多少磅？”

“肯定是！运气好的话，可能有一茶匙。”

“什么，一茶匙？”

“是的，我碰巧在山坡上找到了湃矿渣……”

“你是说有人已经从山上开采出湃了吗？”

“是的。”

“天哪。”唐纳哀叹道，“俄国人也走到这条道上来了。”

“不！不是俄国人，是那些……那些科罗拉多人……”科普林说着，合上眼睛，进入昏迷状态。

“科罗拉多人？……你认为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唐纳问。

“无法理解，”西格兰姆也莫名其妙，“这根本无法想象。”

“什么事这么重要，在我的假日还非得吵醒我不可？”安德烈拉开门，让马加宁进到屋里。

“克格勃昨晚接到他们在华盛顿的一个间谍发来的情报，他们对于它的含义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希望我们能提供一点线索。”马加宁一边说着，一边用眼光扫了一遍整个屋子，职业的敏感使他判断屋里还有一个人。他接着说：“情报说，‘美国人突然对收集岩石感兴趣，正根据代号西西里计划进行最秘密的活动。’”

安德烈冷笑了一声：“克格勃就会哗众取宠。我对于模糊不清的事不感兴趣。”

“我……我想这件事也许很重要。”马加宁结结巴巴地说，“我觉得提到收集岩石可能和新地岛案件有关系。”

差不多过了２０秒以后，安德烈才开口：“可能，只不过可能而已。我们不能肯定有关系。”

“美国人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什么矿石对他们那么重要，非得到非友好国家的土地上去寻找？”

你回答了这个问题，你就掌握了关键。”安德烈的声调似乎变得严厉了，“提问之前，先要找到解答。任何一个混蛋乡下佬都会提出愚蠢的问题。”

马加宁的脸涨红了：“有时候，美国人的代号是有潜在意义的。”

“你会下棋吗？”安德烈突然转变了话题。

“好久没下了。在海军学院当学员时还常下。”

“象棋是一种迷人的游戏。我国最伟大的象棋大师之一伊萨克高想了许多了不起的变化，其中之一叫作西西里防御。”说着，安德烈随手扔了一个棋子给马加宁。“你应该把象棋再拾起来，上尉。”

马加宁出了门，绕到上校的车库，发现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他暗暗记下了车牌号码。半小时以后，马加宁坐在一个公园的长椅上，旁边还有一个胖老头在看报。

“安德烈与美国使馆的人有联系，这是车号，请立刻查清此人。这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个楔子。”

胖子头也没抬：“日落以前就查清。”

“我需要关于西西里计划的材料……”

几天以后，科普林伤势有了好转。西格兰姆和唐纳准备好了录音机，让科普林详细谈了他的新地岛之行。

“……上岛的第十三天，我在岛的北山坡上突然见到一堆矿渣，这是挖掘矿井时搬运出来的一堆岩石，里面正好有微量湃矿石的痕迹。”

“我花了一个下午，总算找到了一个用石头堵死的矿井口。”

“真的找到了矿井！”西格兰姆睁大了眼睛。

“我只挖了一个小洞，就往里钻。我划着第四根火柴的时候，看见了两盏油灯。灯里还有油，我哆嗦着点燃了油灯，在摇曳的灯光下看到的景象非常可怕：一具僵尸躺在一张单人床上，吓得我差点把手上的油灯扔掉。零度以下的气温把这具红头发红胡子的尸体保存得很好，床边一块木头上用英文刻着一段文字：‘这里安息的是霍巴特。他生于１８７４年。一个极善良的人，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０日的一次风暴中冻死。’可怜的科罗拉多人。”科普林低下了头。

“你怎么肯定是科罗拉多人呢？”唐纳想起上次的谈话，追问了一句。

“没错，这些内行——科罗拉多人，就是他们挖掘了这个矿井。”科普林说得很慢，几乎是怀着敬意，“这些爆破手、筛矿工、钻探工、矿渣清除工都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这些人移居到美国，成了科罗拉多落基山传奇式的采矿工。可他们怎么来到了这个荒岛上，谁也说不清楚，但正是这些人到这里开采出了湃，尔后又消失不见了。”

西格兰姆神情茫然，转身望着唐纳，唐纳也是同样的表情：“听起来简直是疯话。”

“疯话？”科普林喊了起来，“我有证据表明这一切是真的。矿井里留下的采矿设备，比如矿石车、钻孔装备，都是产自科罗拉多的两个矿业城镇，厂家是索尔铁工厂、普洛父子铸造厂。还有一件证据丢失了，那是一张发黄的《落基山新闻》，出版日期是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报纸第三版右上角已被剪掉，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人是怎么失踪的呢？”

“他们不像是失踪。矿井里，采矿工具整整齐齐地放在工具架上，一切都井然有序，似乎在等待下一班矿工来接班……”

西格兰姆站起来：“他们是自动撤离的？”

“我猜想，这些老矿工从那个该死的荒岛的肚子里差不多开采了半吨高品位的湃矿石。”科普林显得累了，躺在了床上，“矿石隐藏在什么地方呢？要是从１９１２年以来一直没有出现过，也许可能永远失踪了……”科普林显得十分伤感，突然，他又坐了起来，“皮特呢？请帮我找到皮特！是他救了我，我得好好的谢谢他。”

西格兰姆和唐纳对视着：“皮特……皮特是谁？”

彼得教授抚抚头发，望着坐在对面的安德烈：“不不，我向你保证，上校，我派到新地岛的那个人决不会产生幻觉。”

“但是一个采矿坑道……在俄罗斯土地上一个无人知道、没有记录的采坑道，这真让人难以相信。”安德烈直摇脑袋。

“这是事实。”彼得说，“我派去的地质学家已经进去了，按他的说法，这个矿井也许有七八十年了。”

“谁挖的，是沙皇的秘密警察局？”

“不，坑道里的设备是美国制造的。”

“这几乎算不了什么证据，可能有人向美国人买来这些装备。”安德烈怀疑地说。

彼得微微一笑：“这个假定有道理。上校，不过，坑道里有一个尸体，墓志铭是用美国方言写成的。”

“很有趣。”安德烈盯着教授，“请问，你的地质学家有没有找到什么矿物的线索？”

“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根本没有吗？”

“只有一些很普通的金属元素，加上一点点铀、钍、湃的放射性标志。”

“有什么用？”

“关于它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谁也没有找到过足够数量的可以进行建设性的试验。这些年来，唯一对它感兴趣的是法国人。他们花了许多钱，派地质考察队到全世界去寻找。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安德烈站起来：“谢谢你的合作，教授。”

四、传奇式的科罗拉多人

根据科普林博士提供的线索，唐纳和西格兰姆分头去调查有关科罗拉多人的情况。

唐纳的运气不错，在他飞到丹佛的当天，就在《落基山新闻》报社的图书馆里查到了那份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的报纸。他请柜台里的一位戴眼镜的小姐帮他复印了份，急忙细看报纸右上角的标题——《矿山奇灾》。

今晨，小天使矿中用炸药爆破时引起塌方，导致了一场悲剧，使包括受人尊敬的著名采矿工程师布鲁斯特在内的８名早班工人全部蒙难。

据抢救人员报告，使这些人生还的希望确实已经断绝……由于洪水涌到了他们工作面以上的坑道，当他们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就一定像老鼠一样被淹死了……这一次，将不可能找到他们尸体。

小天使矿在１８８１年封闭，据可靠消息，重新开采该矿的是布鲁斯特，他吹嘘说运气好的话，能挖到高品位矿脉，他的精神可嘉……最后有消息宣称，这个矿井将封闭起来作为坟墓，这些失踪的人将永远安息在黑暗之中……

以下是在这次最可怕的灾难中蒙难者的名单；

布鲁斯特，丹佛人；库尔特，中央市人；

普赖斯，利德维尔人；威德尼，跛河湾人；

霍尔，丹佛人；奥德明，丹佛人；

考德威尔，中央市人；霍巴特，博尔德人；

唐纳嘴里念着最后一个死亡者的名字，来到了詹森金属加工厂——他已了解到这家工厂在１９４２年以前叫索尔铁工厂。

“我是警察局的，詹森先生，政府对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感兴趣，如果你还保存着的话，请查一下你们１９１１年７月到１１月的销售记录。”

“幸亏老詹森有先见之明，把过去的账册全用缩胶卷拍下来了，不然，我们是不留这些古董的，否则得找一个大仓库来装这些销售发票。”詹森嘀咕着，“可是，政府为什么要查７６年以前的老账呢？”

“我们正在设法破获一个以前的犯罪案件，案犯那时买了你曾祖父的产品。”

“６月到１１月是淡季，买主不会多……先生，你特别感兴趣的是……”

“采矿装备。”

“是的，一定是这一项了……８月１０日订货，１１月１日提货。”詹森咧嘴笑了，“先生，看来玩笑开到你自己头上了。”

“我不明白。”

“买主，或者你说的那个罪犯……”詹森停顿了一下，为的是产生更大的效果，“……是美国政府。”

西格兰姆正在审阅为西西里计划的各个设施购买地产的报告，突然，他的私人电话响了。

“喂，我是西格兰姆。”

“先生，我是陆军档案局麦克少校，你曾要求我，如果发现了一个名叫霍巴特的矿工的情况，马上告诉你。”

“你找到了什么？”

“霍巴特，１８７４年１月２３日生于依阿华州的文顿；职业：矿工；１８９８年参军。死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７日。没有说明死因……”

“我有证据说他是个老百姓，死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０日。”

“先生，我是根据档案向您介绍情况，他的档案里有一封当时陆军部长亨利先生写的亲笔信，命令陆军部付给他妻子全份寡妇抚恤金，这说明霍巴特的地位非同一般，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的妻子还活着……”

“什么？妻子还活着！”

西格兰姆根据麦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霍巴特夫人，一个９０多岁瘦小的老太太。当提到霍巴特时，她战战兢兢，不住地念叨：“他死了，他死了……”

“他是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死的，还是１９１２年２月死的？请您好好想想。”西格兰姆耐心地问。

“不知道……他不让说……”

“谁？”

“一个叫帕什么特的上校，他说保持沉默有利于政府，随后给我１万美元支票就走了。”

无论西格兰姆怎么问下去，老太太是再也不说话了。突然西格兰姆走到电话机前拨了一个号码，对里面说了几句，回过头来：“霍巴特夫人，请您听电话。”

老太太怯生生地接过电话：“喂，我是艾？霍巴特……”一刹那间，她的眼睛露出了惶惑的神色，慢慢变为惊异，不停地点头，什么也没说。直到听完电话，才挤出一句话来：“是，先生，我一定照办。”

放下电话，她怔了好一阵，“那……那里面真是美国总统吗？”

西格兰姆点点头。

“谁能拒绝总统的要求？”她恢复了平静，“先生，霍巴特是和布鲁斯特一起进小天使矿的。布鲁斯特不知道他已结了婚，不然他是不会要他的，因为他找的全是单身汉。在进小天使矿的前一天，霍巴特给我买了许多我喜欢的东西，让我不要相信报纸上关于矿山出事的消息，还说他要因公出去几个月，替法国人办事……这是他走后寄来的明信片。”

西格兰姆接过来，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日、１９１２年４月从巴黎等地寄出的，上面没有落款。最后一次寄出的明信片上，有另一人的笔迹，说霍巴特在一次风暴中死去。

西格兰姆心里已做了决定——还得找陆军总部。

唐纳在丹佛，又了解到有关布鲁斯特的情况，表明他也没有死于小天使矿，这一点，很快就从国防部送给西格兰姆的一份五级机密材料中得到证实。这些材料包括：

关于稀有元素的科学和经济价值的报告；陆军部长与布鲁斯特关于的往来信件；陆军部长为陆军机密计划致总统的备忘录；秘密侦查布鲁斯特失踪前后的情况报告；还有一本布鲁斯特日记。

总统在戴维营书房门口跟西格兰姆和唐纳握手之后，一起走进书房。

西格兰姆拿出了布鲁斯特日记的副本：“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记录。布鲁斯特１９１０年７月按合同在西伯利亚北部为俄国沙皇开采铅矿，接着他搭一条沿海航行的轮船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途中遇雾迷航，在新地岛搁浅，乘客们在船上呆了近一个月，才被一艘军舰救起。这段时间，布鲁斯特在山坡上偶然见到了一种奇怪的岩石露头，他带了几块样品交给他的雇主——法国的洛林矿业公司，自己只留了一块做纪念。”

“这就是湃的发现经过？”总统问。

西格兰姆点点头：“几个月后，他去打听情况，答复是矿石毫无价值，已经扔掉了。他感到怀疑，把留下的那块送回美国要求化验。等他知道这是湃的时候，感到非常惊奇。实际上到现在这种矿石还是无人知道的一种元素，用高倍显微镜偶然才能见到。”

“他下一步干什么？”总统问。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陆军部。陆军部设计了一个了不起的大骗案，让布鲁斯特大肆散布自己已经知道了矿石样品是什么，并且要去开采。法国人当然知道这种矿石的价值，只是他们不知道湃矿的正确地点，只得收买布鲁斯特，任命他为总工程师，答应给他一部分利润。”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去开采而让法国人插一手？”总统问。

“因为湃矿在外国领土上，必须秘密开采。这样，万一出了问题，承担责任的将是法国政府。”西格兰姆接着说：“小天使矿悲剧是法国人策划的。很明显，他们是想在得到矿石之后干掉知情人，而既然矿井出了事，就没再去追查矿工的死因了。他们还以美国政府的名义买了采矿设备，制造假象。这一点我们的人也非常清楚。布鲁斯特接受了任务，率领矿工们偷偷进入新地岛后，吩咐供应船到６个月之后再回来运矿石。”

“我们的计划一定是在法国人的船回来之前，带着湃矿溜之大吉。”总统插了一句。

“正是这样。他们花了５个月功夫，从地狱般的矿井深处挖出了这种珍贵的元素。在零下５０℃的低温下，他们靠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总算没有都冻死在那儿。这是一次第一流的秘密活动和采矿工程技术。”

“他们带着矿石逃出了那个岛吧？”

“是的，他们封好了矿井入口，把湃矿石运到海边，我们的一艘小汽轮在那儿等着他们。不知怎么回事，法国人也发现了他们并袭击了小船。小船受了伤，只好开到最近的友好港口——苏格兰的阿伯丁。随后，法国特务盯上了这些饱受艰辛的科罗拉多人，一路上，矿工一次又一次与特务展开殊死的搏斗，在到达南安普敦时，只有霍尔和布鲁斯特活了下来，他们把矿石送到了开往纽约的轮船上。”

“好，好！”总统说，“这些伟大的爱国矿工了不起。罗斯福知道了肯定会说：‘我们这边干得真妙’。”

西格兰姆把手上的日记翻到最后一页：“我读一读最后一篇，日期是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０日。日记中写道：

“我们拼死拼活，从那个该死的荒岛开采来的珍贵矿石已经安全地放在船上保管库里。只有霍尔留下来说明整个情况，因为我搭乘白星大汽轮，１小时以内就要动身赴纽约了。我知道矿石很安全，就把这本日记托人交给美国驻南安普敦的助理领事罗杰斯，以防我被害时，他能把它送交有关当局。愿上帝让先我而去的人永远安息。我多么希望回到索斯比啊！”

书房里一片肃静，总统走到窗前站了一会儿：“难道说湃矿石是在美国？”

“不，总统先生。”西格兰姆脸色苍白，满面是汗，喃喃地说，“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０日离开英国南安普敦的白星大汽轮，只有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总统突然明白了事实真相。“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到湃矿石，这正好说得通。”

“命运对这些科罗拉多人太残酷了。”唐纳低声说道，“他们流血牺牲，可是却把矿石送上了注定要沉入海洋中的一艘船。”

静寂又笼罩着书房，比上一次更深沉。

总统坐在那儿，脸像岩石雕刻似的：“这些矿石能提炼多少湃？”

“大约５００英两左右。”西格兰姆答道。

“完成西西里计划后还绰绰有余。”总统说。

“绰绰有余。”唐纳同意道。

“现在我们怎么办？”

大概有１０秒钟时间没有一点动静，接着西格兰姆晃着身子站起来，凝视着总统：“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干到底。那就是把泰坦尼克号打捞起来。”

总统和唐纳抬头看着他。

“是的，我们把泰坦尼克号打捞起来！”西格兰姆语气变得坚定而又果断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

五、海底深处的搜索

深海潜艇船壳外装着的灯发出的明亮光带，划破了深海中永恒的黑夜。光带两侧邻近的地方突然变成蓝黑色，在光带直接照耀下游动的小生物反射出的光，照亮了瞭望孔上下几英尺的地区。

“３个月了，什么也没有。”乔迪诺烦恼地哼道，“就跟在大沙漠中心地区旅行一样，什么也不值得观赏。”他往驾驶员座椅上一靠，几乎过了一分钟，才弯身向着控制板，潜艇再度恢复了活动。

这艘塞福一号是国家水下和海洋局一艘最好的科学考察船。船上有７名乘员：仪器专家芒克、海洋工程师德拉默、摄影师伍德森、计算机专家默克、装备工程师斯潘塞、艇长冈恩中校和工程处助理处长乔迪诺。用桑德克上将的话说，这些人“经验丰富、会管理和使用已经发明的一切海洋仪器，是我手上最好的一班人马”。

现在，他们正偏离预定的考察航线，在完成一项连冈恩和乔迪诺都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特殊任务。

“现在的温度是３摄氏度，深度４０００米。见鬼，海底平滑得像少女的皮肤，什么信号也收不到，冈恩也疲倦地揉揉眼睛：“向母舰发信号，说我们将在上午９时上升，上去休息一会儿。”

芒克打了个呵欠，强迫自己离开瞭望孔，去看那些Ｓ—Ｔ—ＳＶ—Ｄ传感仪。这种仪器一直在运转，记录着外面的含盐量、温度、音速、压力、海床结构、水流速度和方向、海底磁场等情况。这些仪器非常灵敏，哪怕是局部地区金属沉积物引起的任何细微偏差都能记录下来。

突然，磁强计书写器的铁笔微微一动，芒克赶紧脸贴着瞭望孔张望海底，然后转身向乔迪诺大喊：“停止行进！”

“怎么回事？”

“我们刚驶过一个金属东西，往回倒倒。”

几乎同时，艇上的人看到一个像漏斗样的东西静静地呆在海底。

“保持稳定，用机械手把它抓起来。”

默克手指在控制盒上迅速移动，等机械手抓住了“漏斗”，他小心翼翼地让机械手往上抬，唯恐不小心，那个东西滑落到海底。

“我的上帝！”伍德森低声说，“什么漏斗，原来是个喇叭。”冈恩摇摇头：“是个短号。”

“不知道它在海底有多久了，也不知是谁把它扔下来的。”乔迪诺随口说道。

“说不定它的主人也在海底下。”默克目不转睛地看着它说。

斯潘塞一哆嗦：“真叫人不寒而栗。”

塞福一号一片静寂。

“你就是海洋特别工程处处长皮特？”西格兰姆吃惊地望着眼前这高个子、黑头发、相貌粗犷的人，“是你救了科普林？”

“他没有按规定时间返回，我借用了船上直升机去那儿旅游了一趟。”皮特说得很轻松。

“你太冒险了！”西格兰姆流露出不满情绪。“可是桑德克上将向我保证，只有你才可能完成一件棘手的工作。”

“什么工作？”

“打捞泰担尼克号。你一定听说过它吧？”

皮特露出了怀疑的神情：“泰坦尼克在水下４０００多米，打捞它是不可能的，就是找到它也得花几个月的功夫，而且还有经费……”

“目前已有２００多个工程师和科学家在解决技术问题，寻找工作已经开始，你的助理乔迪若正指挥塞福一号横穿大西洋海底，桑德克上将在几个月前，命令他们驶到泰坦尼克号最后一次报告的地点去了。财务上由米塔处负责……”

皮特打断西格兰姆：“没有谁能不被泰坦尼克号迷住，收集和研究这只船我是很感兴趣的。我想我也推脱不了这任务。至于经费，我想，有２．５亿总可以干起来吧。”

“这比我们预计的要少一些。”西格兰姆伸出一个巴掌，“我再给你加这个数。”

“５百万？”

“５亿！”

皮特看了一下西格兰姆，慢慢站了起来。

“别急，你先看看这些材料。”西格兰姆说。

皮特合上布鲁斯特的日记本，看着窗外说：“原来是这样。”

“这都是事实，完全是事实。”

“可是那个湃，在海水里浸了那么多年，不会失去它的性能吗？”

西格兰姆摇摇头：“谁知道呢？谁都不曾有过足够数量的，也就无法弄清它在各种情况下会有什么变化。”

“那它可能失效。”

“要是安全地锁在泰坦尼克号的保管库里，还不至于失效。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个保管库是防水的。”

皮特眯起了眼睛：“这是一场大赌博。”

“为什么非得把整条船捞上来？”皮特问道，“为什么不打开船舱取出湃呢？”

“这样就得用炸药爆破才能进入货舱。这样一来，那些矿石被破坏无遗的危险太大了。总统和我都认为，打捞船身多花些钱，比有可能失去矿石更值得。”

俄国总书记安东诺夫对海军情报局长尤克上将和他的助手安德烈上校、克格勃国外特工处长米尔和俄国保卫局总局长华西利开门见山地说：“看样子美国人决心要捞起泰坦尼克号了。两艘供应船、三艘交通船、四艘深海潜艇。工程非同小可嘛！”他抬头看看尤克上将，“你们往那个区域派了观察船吗？”

安德烈点点头：“海洋研究船米哈依尔号正在打捞区外围。”

“美国人花几亿美元，要打捞一堆８６年前的废铁，其中定有合乎逻辑的原因。”

“是有原因，”尤克上将严肃地说，“这个原因直接威胁我国的安全。”说完让安德烈把写着《西西里计划》字样的红色文件递给了总书记。

总书记看着材料，表情在不断变化，开始是职业的兴趣，然后是迷惑、惊讶，最后简直是目瞪口呆：“这难以令人相信：这样的防务计划是可能的吗？”

“我请教了国内最受尊敬的五位科学家，他们一致认为，从理论上说，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能源，这样的防务系统是行得通的。”尤克说。

“你认为这种能源就藏在泰坦尼克号的货舱里吗？”总书记注视着安德烈，“你认为他们能把泰坦尼克号打捞上来吗？”

安德烈点点头：“美国人有种讨厌的习惯，一动手就非干到底不可。”

总书记用指头敲敲西西里计划的卷宗：“我们必须使美国人永远得不到这种能源。”

米尔说：“破坏，必须破坏打捞活动，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决不能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反响的事情，不能用公开的军事行动，明白吗？”总书记语气坚定地说。

“美国人的核动力导弹巡洋舰朱努号在那儿日夜行动，我们只能采取渗透的办法。”安德烈站起来说。

“渗透？”总书记抬起头：“请解释一下，上校。”

“美国国家水下和海洋打捞队的成员中有我们的两个秘密工作人员，他们特别能干，给我们送重要的美国海洋资料已有两年了。”

“好！你的人干得不错！那么我可能肯定，上校，你已经制订好了一项计划，对吗？”

“是的，总书记同志。”

安德烈回到办公室，洋洋得意。马加宁问到：“会议开得怎么样了？”

“我可以满有把握地告诉你，你叫我海军上将的日子快到了。”

“你必须承认，搞到西西里计划情报的是我，从美国人手中抢回的奇妙计划，也是我制订的，你不过是个笨贼。”马加宁愤愤地说。

“你敢犯上作乱，有你的苦头吃，上尉！现在你可以走了！”

马加宁一言不发，冷冷一笑转身走了。

桑德克上将指着地图说：“现已查明，从海底捞上的那个短号是１９１１年制造的，它的主人是泰坦尼克船上的短号独奏手法利。可是，发现短号的位置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前最后一次报告的位置相差大约１０公里，我们必须加紧寻找，一分钟也别耽搁。”

皮特说：“我想推迟４８小时，把有关泰坦尼克号最后几小时的一切资料——速度、互相矛盾的位置报告、水流、波浪、下滑动角度，再加上短号所在处——什么都要，把它编成程序，输入计算机，如果走运，读出的数据可能直接指出泰坦尼克号前桁的位置。

“这虽然要损失两天时间，可是倒合乎逻辑。”

“我们什么也不损失，我们倒赚了，海军已借给我们最好的打捞船莫多克号和最新型的深水打捞潜艇海蛞蝓号。”

海蛞蝓号开始缓慢地沉入翻腾的滔滔巨浪中。

乔迪诺宣布：“１小时到海底，１０小时搜索，２小时浮出水面，剩下５小时作机动保留时间。”

“我们把机动保留时间用来搜索。”皮特说。

乔迪诺也知道，如果发生意外，在４０００米的水下是没有获救希望的，与其可怕地慢慢窒息而死，还不如但求速死。他把注意力转到深度表上，指针指着４００米，这里已进入了永恒的黑夜，他按亮了艇外灯：“你觉得我们有可能在这一次试航中找到它吗？”

“上将送来的数据是可靠的，它和仿制模型几百次试验的结果是吻合的。”皮特说。

乔迪诺讽刺地咕哝着：“这可缩小了搜索范围，好比在康尼岛的沙滩上寻找一个脚指甲印，缩小到在一块棉花地里寻找一只象鼻虫。”

皮特坚决地说：“运气好，再过５小时，我们就能到泰坦尼克号的甲板上。”

到４０００米的海底了。在这里看不见什么生物，可沉积层上“海底居民”留下的痕迹到处都有。你可能认为这些痕迹是最近留下的，但大海善于骗人，深居海底的海蜘蛛、海参可能是在几分钟以前，也可能是在几百年前留下那些痕迹，因为构成深海沉积层和微生物遗体每千年才沉积１厘米。

几个小时内，潜艇上的人一直用说俏皮话和讽刺挖苦话来打发时间。

“前面有石头。奇怪这儿的海底一直是平滑的，哪来的石头呢？”乔迪诺从瞭望孔望去。

“也许是什么旧帆船上扔下的压舱底的石头……”冈恩刚说了一半停下来了，“等一等，我的声纳上有强烈反应，现在磁强仪也动了。”

“什么地方？”皮特问。

“航向——三一七。

海蛞蝓号灵巧地一测身，在声纳的绿光圈上一个小小的光斑在跳动。

“目标太小了，不像是船。”冈恩轻轻地说。

“也许是泰坦尼克号的一只锅炉，它们在沉船时，分散落入了海底。”

“又一个信号！”冈恩激动地说，“我的妈，这儿像个垃圾场！”

“方位——一一五，又一个，”冈恩说，“不，等一等……脉冲越来越强，长度已经显示出来了，大约２７０米。我们找到它了！我们找到它了！”

几分钟以后，海蛞蝓号靠近了它，艇上的人谁也没有再说话，都注视着瞭望孔外——会发现什么呢？一堆没有打捞希望的烂铁？破烂得连上层结构都没有的空船壳？

一个庞大的黑影在黑暗中隐隐现出。

泰坦尼克号安息在漆黑的海底。这艘当时世界上最豪华、最完美的巨轮，在作处女航行时，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５日在大西洋中部撞上了冰山，连同１５００多名乘客一起沉入了冰冷的洋底。

现在，它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斜卧在海底，甲板上的吊柱、通气孔和烟囱，像伸出的巨手一般，似乎要抓住这艘打扰了它８６年长梦的潜艇。

潜艇绕着巨轮盘桓了好一会儿，尔后扔下一只小小的电子信号器，留作搜寻的线索。接着，潜艇向上滑动，消失在它来的方向。

六、海底谍影

西格兰姆神情十分沮丧：“总统命令我向俄国人透露西西里计划，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现在，更不用保密了，你看看，这是今天的报纸。”

桑德克上将接过报纸一看，上面全是关于国家水下和海洋局打捞泰坦尼克号的消息。还有一张他本人的照片：“照片不太像我，大约是五六年前的旧照。”

“你还有心思说俏皮话。”西格兰姆皱起眉头，“皮特他们已经干了９个月了，巨轮还躺在海底，我在为这艘船担心，现在，恐怕还要去应付该死的新闻界，这帮记者肢解起发言人来，都像是出色的外科医生。”

“我们用不着自己出面，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这人对幕后活动一无所知，却是一个打捞沉船方面的权威，新闻界对她肯定会以礼相待的。”

“谁？”

“我的下属、你的老婆。”

达纳？西格兰姆博士——西格兰姆的妻子，信心十足地站在讲台上，借助一架幻灯机，灵巧而圆满地回答着８０多个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透露了用“湿钢”技术焊补沉船裂纹的情况；介绍了泰坦尼克号的现状和让它浮出水面而采用的方法；至于经费嘛，她根据自己知道的数额，如实相告：２．９亿美元。最后，她还告诉记者，海洋局可以允许记者乘船去打捞区实地采访。

海面上刮起了东北风。海面上波涛汹涌，打捞船像洗碟机里的纸杯一般上下颠簸，暴风夹带着来自北极上空的刺骨寒气，使人们不敢冒险到结冰的甲板上去。

除了海蛞蝓号外，其他三艘潜艇的人都按计划轮流在泰坦尼克号上坚持工作。

“又损失了一天，”皮特无所事事地说。“我们离目的越近，抱窝母鸡的心理就越厉害。如果我们能有１０天平静的日子，就可以结束了。”

“这就要看天公是不是作美了。”乔迪诺说。

“俄国朋友还陪着咱们呢？”

“米哈依尔号？”乔迪诺不在乎地说，“咱们的朱努号摽住它，它是不会老陪着我们的。”

“扩音器上有种莫名其妙的杂音。”声纳员忽然报告，“我在两个月里时断时续地老听见这种声音，好像有什么人在进行通讯联络。”

“弄得懂吗？”皮特问。

“弄不懂，先生。我让无线电报务员柯尼听过了，他说根本没有意义。”

“可能是沉船上有什么东西松了，被水流冲得发出声响。”皮特思考着。

“也许是个鬼。”声纳员附和着，“１５００人跟泰坦尼克号一起沉没了，很难说没有一个鬼回去住在船上。”

“见鬼，塞福二号是不是出问题了？”乔迪诺看着监视台电视屏幕，“他们请求上浮。”

“什么，芒克死了？”皮特望着刚上来的伍德森。

卡普里科恩号指挥船上的贝利大夫确定了芒克的死因：是被人用钝器击毙的。左额还有一处撞伤，显然是想制造假象。

“当时船员都在什么地方？”皮特问伍德森。

“默克驾艇，我在喷管，芒克是去厕所，另外一班三人杰克、利昂、德拉默在睡觉。”

“有可能是这三人中的一个。”皮特心里想，他请医生注意保密。这时一个念头骤然出现：会有迹象说明谁是凶手的，于是他上了塞福二号。

运气真不错。不到１０分钟，皮特就找到了他认为必须要找到的东西。

皮特没想到在打捞工作最关键的时候，桑德克上将居然要他去英国见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船员。虽然他很不愿意，但还是服从了命令。

海军准将比加洛爵士斜靠在船上卧铺式的床上，用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睡梦般的眼光打量着皮特。

“见到您十分荣幸，海军准将。”皮特握着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头瘦小的手，“我经常读您从泰坦尼克号脱险的英勇事迹。”

“听说你们在打捞泰坦尼克号，我很高兴，这是一艘极具魅力的船……”

老人滔滔不绝地讲着。皮特心不在焉地听着。突然，老人说：“有一段故事，也就是沉船１０分钟前的故事，在法庭调查和记者询问时，我从来没有讲过；先生，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从我嘴里知道这段情节的人。”

皮特盯着老人的嘴，等待着他往下说。

“……撞上冰山以后，船上一片混乱，人们纷纷抢救生衣、救生艇逃命。一个身高仅５英尺２英寸的人，用手枪逼着我，要我带他到货舱去，我明知这非常危险，但还是照办了。他下到Ｇ甲板一号货舱的保管库，拉开了防水门，向我点点头，示意我可以离去了。随后他说了一句：‘谢谢上帝’幸亏索斯比。”就把保管库的门关死……这个人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在以后的８６年里，我一直想不明白。”

“索斯比……”皮特轻轻地念叨着，他想起了布鲁斯特日记的最后一句话。

皮特的直升机降落在卡普里科恩号的飞行甲板上，冈恩迎上前去：“一路好吗？”

“很有意思，不虚此行！”皮特看着冈恩，“出什么事了吗？你的神情不对呀！”

“深海探测号潜艇遇险了，桑德克上将正在邦柏号供应船上指挥营救。”

“怎么回事？”

“他们正在泰坦尼克号右舷安装减压阀门，艇尾扫着了船上的起重机，腐蚀得底座斜了，起重机倒下来，压在潜艇的浮箱上，潜艇紧贴着沉船，动不了啦。船上有基尔、汤姆和默克三人……他们只有６小时的时间了，因为海水正在进入船舱。”

皮特和冈恩来到驾驶室，室内的人都在静悄悄地干自己的工作，脸色沉郁。

“所有办法都试了，营救工作只好到此为止。”冈恩最后说。

德拉默突然神情恐惧，脸色灰白，摇摇晃晃地要倒下去：“不，他们不能死……”

“镇定，德拉默。”皮特喊了一声，拿起了话筒：“给我接邦柏格号上的海军上将。”

“有关海洋打捞的教科书里永远不会有这一节。”上将低声说，“用炸药把沉船炸得离开海底。天哪，这真是疯了。”

“上将，打捞和营救是两回事。根据计算机提供的数据，泰坦尼克号处在这样的深度，氧化过程很慢，完全能承受得了炸药的振动。只有让泰坦尼克号浮起来，才能救起遇险的潜艇。”

“我们现在只有５个多小时了，也只好这么办了。”上将无可奈何地说，“一定要抓紧时间！”

三艘潜艇同时行动，用了近４小时把仅有的１１８０公斤炸药安放在沉船周围，准备依次爆炸，利用重叠冲击波产生的振动，迫使沉船从淤泥中浮起。

“报告，所有潜艇已撤到安全区域。”

“开动空气压缩机，往沉船上层水密舱灌气。”皮特布置下一步工作。

德拉默从计算机房走出来：“据推测，船里百分之九十的水密舱没有进水，要注意浮力不能过大，不然船迅速上浮，很可能又翻入海中。”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不行！这样他们就全完了。”

“计秒引爆！”皮特下达了命令。

“十、九……三、二、一，信号发出！”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聚集在电视监视器和声纳员周围。

震波接踵而来，冲击着海面，所有监视器都像万花筒似的闪烁不定，最后成了墨黑一团。

“泰坦尼克号动了吗？”上将问声纳员。

“升上来了！声纳员声音有些发抖，“它上来了！”

突然，大片泡沫向海面散布开去，泰坦尼克号像巨鲸一般从海底深处飞腾直上，冒出了海面，船里的空气通过减压阀排放出来，喷射出急湍的巨大浪花，把大船笼罩在汹涌奔腾的五彩雾气之中。船身平稳后，又慢慢向右舷倾斜，几乎在又要翻滚的时候，才开始恢复平衡，直到右舷１２度处，就不再动了。

聚集在指挥船上的所有人员和阿尔汉布拉号上的采访记者都冲上甲板欢呼雀跃，欢呼泰坦尼克号重见天日，欢呼深海探测号上三名遇险者得救。所有的船上警报声、汽笛声响成一片，朱努号也赶了上来，在疯狂的喧闹声中，用它的８英寸口径大炮发出了雷鸣般的礼炮声。

皮特觉得热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在他的记忆里，这似乎还是第一次。

“泰坦尼克号打捞上来了，遇险的三人也送上了卡普里科恩号休息。可我们的危险依然存在。”桑德克对皮特说，“中央情报局长不让我们追查凶手，怕我们妨碍他的整个计划。他倒说得轻巧：‘俄国间谍除非万不得已，是不会杀人的。’可我的打捞队员却时刻受到威胁。”

“俄国间谍？”皮特问。

“对，我们有确切的情报：代号分别叫作金和银的两个俄国间谍就潜伏在打捞队里。”

“要是发现了这俩人，我该怎么办？”

“暂时不要声张，等待时机。”桑德克看着皮特反问了一句，“你有线索？”

“其中一个已经看准，就是杀害芒克的那个凶手，另一个纯粹是根据经验猜测的……”

“中央情报局的计划是这样的……”桑德克上将对皮特作了具体的交代。

七、飓风到来的前后

泰坦尼克号的甲板已整理出来，以便直升机降落。现在最要紧的是组织水泵抽水，不然，灌进的海水多于抽出的海水，这艘巨轮还会慢慢下沉。

“国家气象局急电，目前海面形成一股飓风，风眼直径２２英里，前进速度为每小时４０海里，风力达到蒲福风级１５级，现正向泰坦尼克号方向移动……”

“见鬼，５月份哪儿来的飓风！多灾多难的泰坦尼克号，但愿上帝保佑你平安。”皮特自言自语地说着，转身望着气象图。气象员已经在图上画出了飓风的移动线路，打捞区正在这条线路的中央。

“海军派来的两艘拖船到了吗？”皮特问。

“刚到，直升机正协助它们往泰坦尼克号上拴挂缆绳。”冈恩答道。

“通知其他船只离开飓风经过的区域。”

俄国总书记抽着烟斗对安德烈说：“现在是执行你的计划的时候了，上校。”

“是的，一旦落到我们手里，历史进程就会发生变化。”

“你什么时候去北大西洋？”总书记问。“如果你批准的话，书记同志，我马上就出发，一架远程侦察轰炸机正等着我。１２小时以内，我就能乘降落伞落在米哈依尔号的舰桥上。幸运的是飓风能帮我们的忙，分散美国人的精力，使我们完全合法地夺取泰坦尼克号。”

桑德克上将乘直升机来到泰坦尼克号上，他给船上工作的十几个人带来了两瓶酒——苏格兰威士忌和丹尼兰白兰地，“小伙子们，别让人说局长不关心船员的利益，来，我们为泰坦尼克号干杯！”

德拉默满身污秽，筋疲力尽地坐在那儿，把一杯酒一饮而尽，“这条老太婆船烂了快９０年，过道全堵了，哪儿都是一股腐臭味。”

桑德克说：“工作了一昼夜，辛苦了，抓紧时间休息吧。只要拖船能拖住泰坦尼克号不让飓风把它刮走，我们还是有希望平安度过这次风暴的。”

“没问题，这是海军最好的拖船，它们甚至能把航空母舰从沼泽地拖过去。”皮特幽默地说。

米哈依尔号船长举起望远镜看着天空。

一架四引擎飞机在东北方向出现，掠过船顶上，机上跳下了一个小黑点，随后张开了一顶降落伞。慢慢落到离船２００米远的海里。

２０分钟后，安德烈站在了甲板上。

“像你这样有身份的人，冒着生命危险用降落伞到波涛汹涌的大海来，肯定不会为了观察飓风的大气现象吧。”船长看着浑身湿透的上校，“可我并不喜欢冒险。”

我怕你要打破这条规矩，船长，我和你要冒一次从来没有冒过的险。”安德烈边说边脱下湿衣服。

“这就是为什么你安插１０个武装到牙齿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我的船员中间的原因吗？”

“是的，别害怕，这次计划无懈可击，暴风会把打捞船队赶走，我们受不到什么大的威胁。”

“可是，当我们强行登上泰坦尼克号时，朱努号是不会袖手旁观的。”船长激动地说，“我们是一艘考察船。”

安德烈看看手表：再过２小时２０分钟，我们的一艘核潜艇会在距此１００英里的海面上浮起，用星湖号的名义发出呼救信号，美国人是会去救援的。这时，我们混入打捞队的人就可以解决拖船问题。我和我的人在飓风眼到来时，进入泰坦尼克号是不太困难的。人们会说美国人在飓风到来时弃船逃跑，而根据国际海商法，我们有权利把泰坦尼克号拖回去。”安德烈得意洋洋地说，“船长，那时，你我就是俄国英雄了。”

阿尔汉布拉号是顺序驶过的最后一只船，它的船长用信号灯发出“祝你们顺利”的信号。记者们平静而庄严地拍照，这也许是最后几张有关泰坦尼克号的照片了。

皮特注视着这艘船，人群中没有他熟悉的同事达纳？西格兰姆。

不祥的乌云在南方水平线上翻滚，那是飓风带。大海变成了一片深灰色的阴影。现在，能够看见的只有在５００码外平稳地行驶着的朱努号。

直升机在泰坦尼克号顶上盘旋，准备下降。

皮特回到舱里，对乔迪诺等人说：“吉斯上尉的直升机在飓风到来之前最后一次在这只船上降落，除了乔迪诺外，其余人都和上将一起回卡普里科恩号去。”

“为什么？”上将不愿走，还希望能干点什么。

谁也不能担保这条破船能否经受得住飓风的考验。”

德拉默愤怒地说：“你要我们抛弃过去９个月拼命得来的一切，去躲避风雨，这办不到！”

皮特看了看大伙，只好说：“那我让吉斯自己飞回去吧。”说着，上了甲板。

吉斯刚下飞机，似乎在起落架上找什么。

“有乘客吗？”皮特问，“要是没有，你最好赶紧离开，飓风就要到了。”

“走不了啦，这儿有人恨飞机，把水平螺旋桨弄坏了。”

“不对，我能说出船上每个人的下落，在过去１０分钟内，没有一个人在飞机平台附近。”皮特说着，掏出了手枪，“会有偷乘者？”

他们打开驾驶舱和货舱的门，上了飞机，一个油布裹的人体形东西蜷在货舱角落里。皮特走过去，拉开了油布，一个头上血淋淋的人昏倒在那里。吉斯吓得睁大眼睛：“老天爷，这个人是谁？”

“达纳？西格兰姆。”皮特平静地说。

天黑之后，飓风来了。海面上阴云密布，海浪汹涌。

“达纳怎么会在这儿？”伍德森问。

“几个电视记者要去卡普里科恩号采访，我批准了他们请求，条件是必须由达纳陪同。”桑德克上将说，“皮特，你有办法，竟在飓风施威的海上，找到一位夫人。”

“是我把他们空运去卡普里科恩的，”吉斯说，“可我明明看到她下了飞机，怎么又躺在这儿呢？我觉得是个谜。”

“是什么谜？”伍德森说，“在两次飞行之间应该检查你的船舱，懂吗？”

“我不是商业公司的驾驶员，再说，我已经足足飞了２０小时，我太累了。”吉斯委屈地说。

达纳苏醒了，她睁开了眼睛，看着她周围的人：“我这是在什么……地方？”

“在泰坦尼克号上，夫人。”上将答道。

“真的是在泰坦尼克号上？”她虔诚地说着这条船的名字。

“是的。”皮特声调有点严厉，“我倒想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她似乎有点茫然，想了好一会儿：“不知道，我只记得我在卡普里科恩号上。”

“我们是在直升机里找到你的。”皮特说。

“直升机……对了，我丢了化妆盒，我回到飞机上去寻找……我好像晕倒了，头撞上了什么东西……”

“晕倒？你倒下时，记得最后看见了什么？”

她想了一阵，脸色渐渐苍白，眼睛也渐渐睁大了：“长统靴。是的，一双黄色的尖头牛仔靴。”

皮特与桑德克对视了一会儿，走了出来。皮特悄声说：“靴子是德拉默的，我查过所有打捞队员在卡普里科恩号上的房间。”

“嗯，这也可能证实了你的猜测以及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结果。”上将点点头，“可是德拉默没有上过甲板，难道……”

“我去直升机上看看。”皮特奔上了甲板。

西格兰姆倒在安全顾问的怀里，神情恍惚地喊道：“这不可能……达纳怎么会失踪呢……”

唐纳进来了，递给总统一封电报：“总统先生，这是拖船拍来的，情况很不好，缆绳断了，巨浪又卷走了拖船上的雷达天线，它们与泰坦尼克号失去了联系。”

西格兰姆瞪大了眼睛，神情惊恐。

总统看完电报，脸色严峻：“命令海军按预定计划行动。命令比彻岛号航空母舰向搜索海域靠拢，天一亮就派飞机搜索。”

当拖拽泰坦尼克号的缆索落到海里的时候，皮特正趴在直升机货舱里，打着手电朝乘客座椅底下照射，一只化妆盒正夹在一把折叠椅的后面。他还想再看看，突然一个巨浪冲向巨船舷侧，皮特还没来得及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重重地摔倒了。在摔倒的时候，皮特的头被货舱门撞开了一道大口子，立即昏了过去。

这以后的几小时时，幸好他一直失去知觉，自然也不知道直升机的三条绳索是怎么断的，而且直升机向一侧滑去，越过栏杆，朝着翻腾不息的海中滑去。

八、血洒泰坦尼克号

在风暴的间隙，俄国人登上了泰坦尼克号。这时，斯潘塞和他的几个管理水泵的助手还呆在最底层的引擎和锅炉房里，当他们被枪口顶住的时候，已经无法反抗了。由此可见，安德烈上校的计划和执行情况，都是十分周详的。

上面发生的情况也很突然。占登船人数一半的５个俄国海军陆战队员帽子压得很低、嘴上捂着口罩，几乎把整个脸盖了起来。他们一跨进舱里，就把自动枪对准了所有的人。

第一个作出反应的是伍德森，他似乎认出了某个人，怒不可遏地扑上去。但是，这人手中的刀子刺进了他的胸部，摄影师惨叫一声，倒地死去。

达纳在吊床上连声尖叫，其他人都在搏斗。随着一声枪响，乔迪诺手中的扳子掉在了地上。这时，他们意识到，面对荷枪实弹的凶手，赤手空拳保卫这条船是毫无希望的。于是，都停止了搏斗。

安德烈大步流星走了进来。他只花了三秒钟就把整个场面的每个细节都看清了。他盯着达纳文雅地一笑：“不要尖叫了，亲爱的女士。”随后又看了看伍德森、乔迪诺和德拉默，“反抗是愚蠢的，看到了吧，现在已经是一死两伤。”

“你是谁？”桑德克问，“你凭什么登上这只船，还杀害我的水手。”

“你就是桑德克上将吧？”安德烈转过身来，“我的名字无关紧要，我是以俄国的名义接管这条船的。”

“我的政府决不会袖手不管。”

“我想，你的政府不会因为我们合法登上一条弃船而发动一场战争。”说着，一脚把无线电发报机踢翻，然后踏成了碎片。

“你们得跟我合作，先得让你手下的人继续抽水，保住这条船。同意吗，上将？”安德烈盯着桑德克。

“你先得回答我一个问题，皮特在哪儿？”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安德烈用带有讥讽的同情口吻说，“直升机从船上滑到大海里去的时候，皮特先生正好在里面。我想他一定很快就死了。”

皮特的大脑似乎要裂开了，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半截身子泡在海里，他大口喘着气，在摇晃不定的舱里站起来，使出了身上所有的力量，总算从变型的舱门探出身。真玄呀！飞机像个臭虫一样贴在船身上，幸亏是起落架插进了舷侧的一个瞭望孔，不然早就葬身海底了。

大风又刮起来了。

这时，他发现附近有船上闪动的灯光。“是朱努号吗？”皮特想，“不会，在发现达纳的时候，朱努号来过电报，要去救什么星湖号。”他突然意识到什么，奋力爬上甲板。他又想起了什么，摸萦着查看了拴飞机的绳头和缆索的断头，尔后弯身迎着呼啸的狂风，消失在风雨中。

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大餐厅，闪烁的灯光下映出俄国士兵枪口下几个疲惫不堪的古怪身影。

“考虑好了吗，上将？”安德烈一副超然的姿态，“不然，可别怪我不尊重妇女。”他一摆手，一个士兵拉住达纳的胳膊，粗鲁地把她拽了出来。

“如果伤害她，你得承担后果。”桑德克虽然嗓门不高，但发抖的声音中透出威严和愤怒。

士兵的刀尖对准了达纳的胸口。她不知是恐惧还是寒冷，身子一直在颤抖着。这时，达纳看到士兵的眼里突然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目光。一件衣服披在自己身上，随即又被人推到了一旁。

皮特不慌不忙走到了亮处。

安德烈的脸像是蜡制的假面具。他从容地点了一支烟，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我想，你就是皮特吧。看来你的命大得很。”在他的示意下，一名士兵敏捷而内行地在皮特身上搜了一遍，后退一步，摇了摇头。

“你很聪明，没带武器。”

“而你却很愚蠢，安德烈上校。”皮特说。

安德烈警觉地眯缝着眼睛：“你知道我的名字？”他声音低得跟喃喃细语差不多。“你比我想象的要聪明，可你除了我的名字外，什么也不知道！”他突然又提高了声调。

“我可以给你讲一个传说，开导开导你。”皮特说。

“我不感兴趣，假如你开导开导水泵组的人跟我们合作，我将非常感谢你。”安德烈打了个手势，那个杀死伍德森的家伙又用刀子对准了达纳的胸口。

“你不想听听关于金和银的传说？”皮特盯着安德烈，“这是两个犯了大错的笨蛋。”

安德烈迟疑片刻，点头示意士兵退下，“我给你５分钟，皮特先生。”

“有两个工程师发现做间谍有利可图，就抛弃了一切内疚和不安，用尽全力去获取美国海洋计划的机密材料，两年里，海洋局的每一个计划，俄国人都知道。等到泰坦尼克号打捞问题提出后，你所在的海军情报局嗅到了风声，这不光是因为有两个人就在打捞队为你通消息，而且还有另一层重要原因，可惜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皮特接着说：“金银二人通过巧妙的方法定期递送打捞沉船情报，他们使用发射器时，我们的声纳员发觉了异常声波，可谁也没有动脑筋去破译那些胡乱的噪音，当然，除了米哈依尔号船上的声纳员以外。芒克在一个倒霉的时候去厕所，撞上了正在发报的家伙。他是一个仪器专家。一眼就认出了这是通讯用的声波发射器。于是，有人用三脚架把他打死，再制造一个他自己撞死的事故现场。我在芒克的房间发现了三脚架和发射器，但我又放回了原处，我想这个间谍重新使用这架仪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安德烈说，“可你绝对没有可靠的证据。”

皮特冷笑一声：“排除无关者，就能得到证据。凶手肯定是下班睡觉的三人之一，于是我把值班表隔几天换一次，使其中五人在水面值勤，另一人在水下。声纳员再次收到信号时，我就找到了这个凶手。”

“是谁，皮特？”冈恩问，“是在我们这１０个人中间吗？”

皮特看了一眼安德烈，转身对坐在地上的那人看去：“德拉默，你该出来亮亮相了。”

“皮特，你的观察力甚至比第一流的间谍还要出色，可惜你不能改变现实。”德拉默说。

“告诉我，你是金还是银。”皮特问道。

“这已无关紧要，我是金。”

“那你的弟弟就是银了。”

德拉默表情发生了变化：“你知道了？”

“自从我盯住你后，就把情况一点一点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尽管你们的历史伪造得很好，但还是被调查清楚了。你和你弟弟是面貌不同的双胞胎。可是要查清谁是你的弟弟还很困难。直到发生了深海探测号事故，我才有了一点头绪。”

“可德拉默和潜艇没有关系呀。”冈恩说。

“他的弟弟就在深海探测号上。”

“你怎么猜着的？”德拉默问。

“双胞胎之间有一种奇怪的联系，他们想问题和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一人。其中一个到了死亡边缘，另一个就会坐立不安。”皮特说。

“的确，当时他已经歇斯底里了。”乔迪诺说。

“潜艇上的三人不难了解，很快就确定了另一个间谍是谁。”皮特说，“刚才冈恩说我们是１０人，不，还有一人。”他走到拿刀的那家伙对面，“卸下伪装吧，默克。”

“杀死伍德森的就是他。”乔迪诺说。

“他认出了我，这是他的错。”默克拉下了口罩，平静地说。

“他不是在卡普里科恩号上吗？”冈恩问。

“他到德拉默宿舍换了衣服和靴子，偷偷溜上了吉斯的直升机货舱，不巧达纳去找化妆盒发现了他，于是他随手拾起旁边一个锤子打昏了她。”皮特看了一眼达纳。“当我和吉斯检查飞机以前，他已溜下飞机，乘着夜色的掩护，用德拉默的手提切割工具，切断了缆索和飞机绳索，我敢肯定，当时你一定非常得意，因为飞机下滑时，我正在里面。”

“一箭双雕。”默克承认道，“为什么要否认……”

这时，甲板底下什么地方发出了冲锋枪的声音。

“恐怕是你手下的人不听指挥，想捣乱。”安德烈掐灭了烟，对上将说，“上面的讨论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上将先生，下命令让你的人同我们合作吧，不然，我就不客气了。”他用俄语对一个士兵说了一句什么话，那个士兵立即用枪对准了桑德克。

“你使我感到奇怪，上校。”皮特说，“你对于我怎么知道默克和德拉默的代号，识破他们以后又没把他们投入禁闭室都不感兴趣，甚至对我怎么知道你的名字也似乎不想了解。”

“是的，我想知道，但现在已没什么关系了。上将，再不下命令，我就下命令了。”安德烈喊道，“一、二……”

震耳的响声划破夜空。一颗子弹正中拿枪对着上将的那个士兵的额头，他像一个破罐子一样，摔在了安德烈脚下。

皮特把上将和达纳推向了一边，其他打捞队员也立即本能地散开、卧倒。当士兵们醒悟过来，开始端枪时，又是一阵枪声，剩下的三个俄国士兵都倒在了血泊中，只有安德烈还站在那儿。

五个身穿漆黑橡皮防水衣帽和蹼一般靴子的人端着折叠式Ｍ－２Ｕ型自动枪进来了。

安德烈扔掉手枪，等待着死期。他恍然醒悟了，原来这是一个圈套，他却像一个小孩似的，天真地走进了虎穴。一个名字开始撕裂他的心，他咬牙切齿地咕哝着：“马加宁……马加宁……”

“他可能很快就要取代你的职位了，上校，他利用了你的生活弱点和骄傲的性格，你的上司会认为你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默克恶狠狠地打量着这些神秘的“水鬼”，“这一带既没有船，也没有飞机……”

“我们１０个海豹队员是从水下５０英尺的地方，通过一艘核潜艇的鱼雷管发射出来的。”

桑德克上将拍了拍一个海豹队员的肩头：“只有我和皮特知道海豹队员上船后藏在什么地方，以便随时通知他们该什么时候行动。可我成了俘虏，而皮特呢，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

“的确差一点就完了。我们没想到俄国人会在飓风眼这个空隙中登船。我只好先让海豹队干掉了舱下面的俄国人，我进来争取拖延时间。万不得已我再动手。”说着从披在达纳身上的那件衣服里，掏出一只手枪。

“我不明白，这艘破船为什么引起俄国人的兴趣，这样大动干戈？”乔迪诺问。

“这已不是秘密了。”皮特耸耸肩膀，“俄国人想得到的不是这条船，而是一种叫做的稀有元素，这种元素在１９１２年和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据我所知，这种元素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你们不会活着见到这种东西的。”安德烈恶狠狠地说。“明天早晨，泰坦尼克号就会彻底毁灭。”

飓风已显得软弱无力了，东方露出了曙光。

米哈依尔号船长望着远处安然无恙地泰坦尼克号，十分不安：“安德烈上校有消息吗？”

“没有，先生。”他的大副答道。

“不能等了，美国的搜索飞机一小时以内就可能到了。”船长失望地说，“只能执行最后的命令了——准备发射导弹。”

无线电报务员冲进了驾驶室：“船长，美国潜艇发来紧急电报！”

船长看着电报，露出了惊慌的神色。电报内容如下：

美国龙鱼号潜艇致俄国米哈依尔号。沉船泰坦尼克号是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你方任何公开的侵袭都将导致立即回击，重复一遍，立即报复性回击。

“停止发射！”船长大喊一声，“米哈依尔号是世界上同类船中最好的一艘。我们不能冒险。而且，我敢肯定，美国人知道我们海洋研究船上隐藏着导弹，也会同样感兴趣。返航回国。”

九、索斯比的秘密

泰坦尼克号被平安地拖回纽约港。码头挤满了成千上万欢迎它的人。新闻界的记者蜂拥而至，执行警戒的警察已无能为力了。

西格兰姆和唐纳带着一帮矿物学家，技术分析人员也赶来了。

泰坦尼克号巍然耸立在干船坞巨大的船台上。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清理，准备打开Ｇ甲板一号货舱的保管库。

再过几分钟，保管库里的秘密就要真相大白了，皮特突然打了个寒战，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是冰冷的，他开始害怕打开这个保管库的门了。

干活的人停下来了。

“怎么回事？”皮特问。

“门已切割开了，还是打不开。”

“从起重机上拉下一条钢索拴住门，把门拉开。”皮特说。

松弛的钢索越绷越紧，周围人的心也都吊了起来。

门拉开了。黑洞洞的库房里没有流出水来。在海底深处呆了这么多年，保管库还是密封着的。

大家都一动不动，望着这个方形黑洞，像是脚下生了根。洞里冲出一股发霉的恶臭。

“给我个亮儿。”皮特吩咐一个工人说。

有人递过一盏手提荧光灯，蓝幽幽的光照进了保管库。

他们看到１０个木箱都用皮带捆得紧紧的。还有另处一件东西，它使大家的脸色像鬼一样的苍白，那是一个男人的干尸。

皮特无动于衷地说了一句：“我想他的名字叫布鲁斯特。”

“布鲁斯特？”西格兰姆受惊的眼里充满了恐惧。“难以想象，当这艘船沉向海底的时候，在这个黑窟窿里等死是什么滋味。”

唐纳命人撬开箱子开始用仪器分析矿石。

“这些东西没有一点用处。”一个人说。

西格兰姆走近一些：“再说一遍。”

没有一点用处。连微量湃的痕迹都没有。”

“一箱一箱看。”西格兰姆气喘吁吁地说。

人们默默地看着撒满一地的矿石，谁也不敢承认这个现实：全是矿渣，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的矿渣。花了那么大的代价、经历了可怕的岁月、死了两个专家，得到的却是些毫无价值的矿渣。

，没有在泰坦尼克号上，从来也没有到过这条船上。人们都被８６年前一次残酷的恶作剧戏弄了。

西格兰姆打破了静寂，他在歇斯底里的极端痛苦中哈哈大笑，扑向那具腐朽的尸体。他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似乎被这具僵尸拉进了疯狂的深渊。

几天以后，总统召见了唐纳和桑德克上将：“西格兰姆怎么样了？”

“在医院里。大夫说，他的病有个怪名，叫作狂郁精神病。”

“是啊，他可能从此就完蛋了，西西里计划怎么样啦？”

“我们打开泰坦尼克号保管库以后，它也就立即完蛋了。”唐纳沉痛地说。

“国会有人要调查此事，我准备发表一个声明，为这个计划的失败承担全部责任。”总统也沉痛地说，“米塔处从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总统看了一眼桑德克：“听说皮特失踪了？”

“是的，几天来一直不知他的下落。”

“可他一定会留下什么蛛丝马迹的。”

“他倒是说过一些话，可是没有什么意义。”

“他说什么？”

“他说他要去找索斯比。”

“索斯比到底是谁？”

皮特驾驶着租来的轿车，颠簸在狭窄泥泞的乡间公路上。他又开始了一次冒险旅行。和布鲁斯特以及他的矿工们一样，从苏格兰阿伯丁的码头出发，穿过不列颠，到达南安普敦古老的远洋轮船码头。泰坦尼克号就是从这里出发首次航行的。他身边的一本笔记本，记满了日期、地点以及沿途搜集到的资料，可有用的东西几乎没有。

１９１２年４月７日格拉斯哥报纸上有这样的消息：“发现两具美国人尸体。”皮特根据这样的信息，已经找到了几个科罗拉多人的坟墓，可在那儿什么也没得到。还剩霍尔的坟墓没找到，他死在什么地方呢？在他的记忆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布鲁斯特的。

离南安普敦还有２０公里了，皮特支撑着疲劳的身体，机械地开着车。公路拐了弯，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镇，他决定在那里吃早饭。突然皮特心里一震，急忙刹了车。他不等车停稳就跳了下去，顺着公路往回跑。

他在路旁一个小牌子前停下。一部分字已被旁边一株小树遮住。他仿佛害怕自己的希望重又破灭，得到的只是失望，于是慢慢地撩开树枝，突然间，一切都清楚了。他万里迢迢来这儿要找的就是这几个字，布鲁斯特和的谜底就在他的前面。这时候，他意识到过去的一切是值得的。

直升机驾驶员对桑德克上将说：“右下方那个墓地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上将看了看身旁的唐纳和科普林，他们把这位矿物学家叫了回来，为米塔处执行最后一次任务。他们是从伦敦飞到这儿的。根据皮特的提示已经过多种方式的推测，他们确定了这次行动。

飞机降到了地面，皮特就站在那儿。

“欢迎你们到索斯比来，上将。”皮特说。

“下次你不跟我说一声就溜走，我就开除你。”桑德克上将笑着握住了皮特的手。

科普林抱住了皮特，真诚地对他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能亲自向救命恩人道谢。”

“看到你身体健康我很高兴。”皮特高兴地说。

“你是怎么来这儿的？”上将问皮特，“这么冷僻的一个地方。”

“全凭运气，我从阿伯丁开始跟踪这些科罗拉多人。我根本不知道索斯比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布鲁斯特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和他进泰坦尼克号保管库的最后一句话都提到索斯比，于是我就有了这趟旅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索斯比有点英国味。现在我查出霍尔埋在索斯比村的公墓。”

“可地图上没有索斯比这个地名。”上将说。

“是的，我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路边的牌子上写着索斯比村公墓。于是，我就来了。”

“总统给首相打了电话，免了不少麻烦。不然，英国人是不会让你挖坟墓的。”

公墓管理员看了他们的证件，让俩个农民跟他们一起进了公墓。

他们站在了一个坟墓前，石碑上简短地写着：

霍尔，死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但愿他安息。

坟上平放着一块石板，中央刻着一条老式三桅帆船。

“……珍贵矿石已经安全地放在船上保管库里。只有霍尔将留下来说明整个情况……”皮特背诵着布鲁斯特的日记。

“是埋葬霍尔的墓穴。”唐纳做梦似地说，“他指的就是这个，不是泰坦尼克号的保管库。”因为英语中Vault既可解作“坟墓”，也是“保管库”的意思。

“再过几分钟就水落石出了。”皮特说着让两个农民动手搬石板，挖土。

“为什么把湃埋在这里？”桑德克问。

“理由很多，他也许认为自己的伙伴都死了，一个人是无法把这些矿石运回美国的。于是他把矿石埋好后，就写下了那篇文词隐晦的日记，托一个牧师转交美国领事。他希望陆军部里有人能理解他那篇胡言乱语的日记的真实含义。”皮特说。

“可是，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把一切都搞糟了。”桑德克说。

“的确，要是泰坦尼克号如期在纽约靠岸，布鲁斯特活着，把情况报告陆军部，早就能把湃挖出来了；假如布鲁斯特在上船以前被暗杀，陆军部也会猜想出日记最后一部分的双重含义，并采取相应措拖。不幸的是，命运之神来了一次恶作剧：泰坦尼克号带着布鲁斯特一起沉没了。”

“可他为什么把自己关在保管库里呢？”唐纳困惑地问。

“内疚和极度的疲劳、惊恐，可能是自杀的动机。”皮特说，“他疯了，他的伙伴全死了，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自己，他的精神就像西格兰姆一样彻底崩溃了。”

“等一等，”科普林插嘴说，他正在观察矿石分析仪，“我从棺材上的土块里取得了放射性指示数字。”

坟打开了，棺材周围全是石头。科普林仔细测试着。最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把几块小石头托在手上：“湃！”

“它在这儿吗？”唐纳激动地说，“它……它真的在这儿吗？”

“超高品位的。”科普林笑逐颜开地说，“用来完成西西里计划绰绰有余。”

皮特感到极度疲倦和麻木，希望找个地方暂时摆脱世事，转身走出了墓地。

人们都站在那里望着他愈走愈远，直到消失在雾幕之中。

“他从雾里来，又回到雾里去了。”科普林又想起了在新地岛第一次和皮特见面的情景……

尾声

空旷的太平洋某一海域。一艘巨大的潜艇在深水处静悄悄地行驶着。受惊的鱼儿从这个怪物旁向海底四散逃窜。

四枚弹道导弹，要从潜艇射向东方６０００英里处的不同目标，发射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完成。

１５时整，第一枚导弹像火山爆发一样掀起白色水花，冲出海面，飞向了太平洋上空。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第四枚相继腾空升起，带着桔红色的火焰飞去，随即消失在东方天际。

３２分钟以后，当这些导弹处于抛物线的下半段轨道时，在离它们各自目标９０英里地方的上空突然爆炸了。

西西里计划在第一次试验中获得了绝对的成功。

（说明：本文中所有涉及的“湃”字，均为左边“金”旁，右边“拜”）

# 《吸血鬼》作者：克里斯·卡特

猎杀吸血鬼

得克萨斯州钱尼镇。

黑夜树林中，一年轻人边奔跑大声呼救。

罗尼：“救救我！救救我！救命！那个家伙要杀了我！救命！

穆德在他后面紧紧追赶，渐渐接近疯狂求救的年轻人。

来人啊，救救我！”

年轻人绊倒在地，穆德趁机扑到他身上。他把年轻人的身体翻了过来，让他背朝地面，并死死地按住，然后把一根木棍戳进了年轻人的心脏。他又抓起一块石头，开始猛击木棍的顶端，把木棍更深地插入已经停止跳动的年轻人的心脏。

史卡丽：“穆德？”

随后赶到的史卡丽吃惊地看着他。她发现那个年轻人已经死了。她跪了下来。穆德把年轻人的嘴唇分开，露出了他嘴里的尖牙。

穆德：“看这个。嗯……啊？”

史卡丽用她的手指甲轻敲年轻人的牙齿，一副假牙脱落下来。她把那假的尖牙拿起来给穆德看。

穆德：“哦，该死……”

不同有证词

联邦调查局总部——Ｘ档案办公室

史卡丽和穆德对该案反应十分不同，他们写了两份完全不同的报告。穆德认为自己杀死的是个吸血鬼，而史卡丽完全不同意。

穆德：“我没有反应过度。罗尼·石爵岚是个吸血鬼。”

史卡丽：“你的证据在哪儿？”

穆德：“你就是我的证据。你当时在场。”

史卡丽沉重地叹了口气： “好啊，现在你让我害怕了。我需要一五一十地知道你会怎么跟史金勒说。”

穆德：“如果要坐牢，史卡丽，你将来狱友的小名会是Large Marge。她将会阅读很多格特鲁德·斯坦因的作品。”穆德和史卡丽被迫一起回忆案发当天的情景。

当时穆德接到一宗奇怪的案件，他邀请史卡丽一同前往调查。

穆德：“事实上是去一座叫钱尼的小镇，在达拉斯南面约５０英里，人口数为３６１人……据大家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乡土小镇，但这段时间却变成了一系列暗夜神秘放血事件的爆发中心地所在。”穆德给史卡丽放映案发地点的幻灯片。幻灯片上是一头死牛，它身体右侧着地，而左腿向上伸出，明显地表明是死后僵硬。

穆德：“一头９００磅的死荷兰乳牛。它身体里的血液就像这头一样被排干了……”他按动遥控器又展示了一系列的死牛幻灯片。史卡丽对这件事有什么重要性感到迷惑不解……“一共６头——在过去的６个星期里大约每周死了一头。”

穆德：“脖子上的两个小刺孔伤。”

史卡丽：“嗯，这可能是注射器留下的痕迹。它们的位置是为了有意模仿尖牙的咬痕。这种仪式化的放血行为表明，可能有某类宗教分子的参与，在这个案子里……你不会想要告诉我你认为是墨西哥山羊吮吸者那种东西吧。”

穆德：“不是，它们有两对尖牙，不是一对，而且它们只吸山羊血，恰如其名。”

穆德认为是吸血鬼所为。

穆德：“还有一个人，昨晚死亡——一个从新泽西来的游客。”

殡仪馆

安眠者殡仪馆。

钱尼镇太小了，没有一间正式的停尸房。所以，为了检验那位刚刚过世的杜威先生的尸体，史卡丽和穆德去到当地的安眠者殡仪馆。在殡仪馆里，史卡丽碰到了该镇英俊的警长路西安。

史卡丽正全神贯注地盯着英俊的警官看，为之倾倒。

穆德提议先去查看一下尸体。穆德走向门口，史卡丽和路西安的眼神接触，她会心地微笑。

穆德催促道：“快点儿，史卡丽，让你的小短腿动起来。快。”她愉悦的微笑变成了对穆德的气恼，然后也向门口走去。

在验尸间里，他们三人都看着尸体。

死者穿着一件衬衫，史卡丽“啪”一声套上橡胶手套，走到穆德身后观察受害者。

史卡丽：“还没有做任何检查吗？”

路西安：“还没，女士。他还和我们在汽车旅馆发现时一样。一听到你们对这件事感兴趣，我就想到最好把他原模原样留给专家处理。”

史卡丽再次向他展示自己迷人的微笑。

穆德：“你的邪教分子长了几颗小尖牙。”

路西安：“什么邪教分子？”

穆德示意让史卡丽来解释这一切。

史卡丽：“基本上，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看了过多的贝拉·卢戈西电影的人。他坚信他自己就是一个吸血鬼，因此……”

路西安：“他们在行动上也像吸血鬼。对呀，对呀。这就合情合理多了。我认为她说得很对。”

史卡丽笑起来，被自己心仪对象赞美显得害羞地低下了头。穆德露出一脸迷茫的表情。

穆德：“那些尖牙怎么解释？”

史卡丽：“嗯，他们可能会故意把门牙挫成那样。我想牙齿印模可以帮助我们做出辨认。”

路西安：“牙齿印模，好主意呀。”史卡丽显得高兴极了。终于有人认为她是对的了。

路西安继续问道：“那么……那么，是不是也有一种疾病会让人认为自己是个吸血鬼呢？”

史卡丽：“呃，在心理学里，有一种被称为嗜血狂的病态心理，它会让病患在对人类血液的强烈渴求中导致病患对光线、大蒜的敏感度增强，比如卟啉病、白化病等。”

路西安：“你好厉害，史卡丽。”

穆德：“警长，你说过这个人还和你发现他时一样’”

路西安：“是的，先生，原模原样。”

穆德：“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鞋带是松开的？”他的口气就像在说：“Eureka！我找到了答案！”

路西安：“是的，的确是这样。”

穆德：“这很有意义。警长，你们这里有没有远离去路的旧墓地，越阴森的那种越好？”

路西安：“啊，有的。”

穆德：“马上带我去。噢！史卡丽，我们需要对这具尸体做一次全面的检查，越快越好。”

稍后，史卡丽身穿消毒服。她把一个放外科手术工具的托盘移到尸体旁。她对着一台微型磁带录音机讲话、记录验尸过程。

史卡丽：“下午４点５４分开始验尸，对象是白种男性，年龄６０，毫无疑问地，他选了一个倒霉的时间来到了得勤萨斯，”她手里拿了一把解剖刀，“我将要从‘Ｙ’切口开始。”解剖刀的刀片掉在了地上，尸体打开后，史卡丽把死者的心脏放进一个称重量的托盘里，然后抬头看读数。称量结果显示死者身体健康，无明显器官变异。然后史卡丽检查了死者胃部的残留物。

史卡丽：“胃部残留物显示了死者在临近死亡时间的最后一餐，主要是……比萨。还有意大利辣吞肠、青椒、蘑菇……蘑菇……听起来不错嘛。” 她扭了扭脖子，继续检查。

吸血鬼的强迫症

在史卡丽做尸检的时候，警长开车带穆德来到一处公墓。

路西安打开公墓大门，他们走了进去。这座公墓的确是远离大路，很阴森恐怖。

路西安：“穆德探员，介意我问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穆德：“自古以来，墓地都被认为是吸血鬼的天堂，就和城堡、地下墓穴、沼泽一样，不幸的是，你们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路西安：“我们曾经有过沼泽，只不过美国环保总署强迫我们改叫它们洼地。”

穆德：“是吗。所以，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吸血鬼活动的迹象。”

路西安：“什么样的迹象，嗯……？”

穆德：“被破坏或被移动过的墓碑。听不到鸟的叫声。”

路西安：“当然了，现在是冬天，这里压根就没有鸟。还有别的吗？”

穆德：“从地下传来的虚弱的呻吟声。是咀嚼的声音——那东西在吃自己的裹尸布。”

路西安：“咀嚼的声音？没有啊。”

穆德：“好吧，警长，我知道我的方法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儿古怪，但是……”

路西安：“嘿，瞧，我只需要知道你们都是上面来的人，这就足够了。我是说，CLA啦，特务机关啦——由你们主持大局，所以——”

穆德：“只是我的本能直觉告诉我凶手是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的。这里很可能汇聚了某种吸引力——对他来说就像是海妖的歌声，你知道。” 突然一声汽车喇叭声响起。

罗尼：“真巧啊，警长。”

那个年轻的比萨送货员在马路上开着一辆红色的轿车，一个小捣蛋鬼。

路西安：“哦，嘿，罗尼。一切顺利。”罗尼开车离开。

穆德：“也许要过了黄昏，警长，但他会来的。哦，会来的。”

公墓里，夜幕降临。穆德在公墓里撤葵花籽，穆德撤完葵花籽后进到警长的车子里。

穆德：“来点儿葵花籽？” 他有意地弄掉一些，“抱歉。”

路西安：“不了，谢谢。你介意……”他捡起一颗穆德掉下的葵花籽，顺手放在一边，“你介意我问你刚才……”

穆德：“自古以来，一些特定的种子对吸血鬼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特别是燕麦和小米的种子。但你也可以来说·是有什么就用什么。还记得我说过我们并不知道要找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吸血鬼吗？”

路西安：“对。”

穆德：“但最奇怪的是，在所有不同文化的传说故事中，都曾含糊地提到过一个完全相同的事实，那就是吸血鬼真的、的确是有强迫行为的。没错，如果你对一个吸血鬼扔一把种子，不管他当时在干什么，他都会停下来去把种子都捡起来。如果他看到打结的绳子，他也必须去把它解开。这是他的天性。事实上，我就是因此才猜测我们的被害者的鞋带应该是松开的。”

路西安：“哦，强迫行为……就像雨人。”穆德点头。

无线电对讲机响起：“警长，你开着无线电吗？”

路西安：“抱歉。嘿，查伦，什么事？”

查伦：“我刚接到一个娱乐车停车场来的电话。他们那里出了些状况。看情况你可能需要去看看。”

路西安和穆德火速赶往停车场。

在停车场，有一辆倒着行驶的房车在空地上绕圈子。人们在观看。警长和穆德抵达。他们下了车，眼看着房车从他们面前经过。

罗尼走过来。说：“我看你这儿的情形有些失控，啊？”

路西安：“嗯，是呀，罗尼，我们这儿是有点儿……”路西安建议射击失控的车的轮胎。但显然效果不佳。穆德企图爬上车去，结果被车拖走了很长一段，最后还被甩到一边的泥坑里，弄得浑身是泥。最后房车汽油耗尽，慢慢停了下来。他们打开车门，一具尸体的上半身跌了出来，在尸体的脖子上有刺孔痕迹。鞋带也是松开的，和旅馆中发现的尸体一样。他们询问了在场围观的人，但一无所获。

旅馆遇险

当晚，在萨姆·休斯敦汽车旅馆，史卡丽做完验尸，回到旅馆休息。精疲：力竭的她，往床上的按摩仪投了些硬币，她的床开始振动。她躺下去，舒服得像上了天堂。她踢掉鞋子。这时候穆德打开了房门，看着她。史卡丽简单地向他解释了自己尸检的结果，死者生前服用了水合氯醛，一种人们十分熟悉的蒙汗药。

穆德：“是什么人下的药呢？”

史卡丽：“你的吸血鬼呀。他发现要想吸取可怜的杜威先生的血，先用麻醉药把他迷倒是十分的必要的……他很可能也是这样对待那些牛的。”

穆德：“是哪一种吸血鬼才会这样做呢？对了，又有一名游客死亡了。你得再去做一次验尸。”

史卡丽：“今晚？！我刚往按摩仪里扔了钱。”

穆德：“我不会让它浪费掉的。”

穆德跳上床，倒在史卡丽旁边，史卡丽对他身上发出的恶臭皱起眉头。她下了床，穿起鞋子，而穆德在床上笑得忘乎所以。直到她拿起外套走到门口，他还在笑个不停。

史卡丽：“这是我的房间，穆德。你别把泥巴弄得到处都是。”

穆德：“好的，没问题。”

房间外面，比萨店的送货员拿着比萨饼来到她房间的门口，刚好碰见她出来。

“对不起，女士，是你叫的比萨饼吗？”罗尼问。

史卡丽：“对。里面的那个人会付钱的。”她向车子走去，比萨送货员转过身子来，他就是故事开头那个求救的青年。

在停尸房里，史卡丽筋疲力尽，又饿又累，无精打采地解剖着新的尸体。

史卡丽：“虽然又饿又困，我还是立即回到殡仪馆，检验来自那不勒斯的保罗先生的尸体……是佛罗里达。”

“心脏……肺……大肠。”这一次，她是把器官扔进了秤盘里。大肠从秤盘滑出掉到地上，她就那么看着，显然懒得去管。她边做语音记录边扭脖子，看来她的脖子问题很严重，她讲得很慢：“与上一名受害者相似，看起来很像是先被水合氯醛麻醉，然后被放血。”她的手机响起来。”麻醉药不是被注射的就是食入的，我不确定是哪一种。”手机又响起来。她只听到 “史卡丽”，接着就是呼吸声。“喂？喂？”她挂上电话，叹了口气，抽出一副新的橡胶手套：“到哪儿了？胃部残留物。”

她伏身检查尸体：“胃部残留物包括……比萨……”她倒吸口凉气，“水合氯醛放在了比萨里，送比萨的。”又倒吸口凉气，“穆德”史卡丽意识到穆德可能有危险，于是火速赶往旅馆。

旅馆里，史卡丽走后，穆德打开电视。他把大衣脱下放在了椅子上，又脱下西服外套扔在地板上，然后走进洗手间。他蹋掉自己满是泥巴的鞋子，

罗尼：“有人吗？有人吗？啊，嘿，又见面了。”穆德从洗手间里出来，身上只穿着短裤和背心，“外面的女士说，你会付钱的。”

穆德：“她定了一份比萨饼，太好了。多少钱’”

罗尼：“Ｓ１２．９日。”

穆德：“好的，这里是１３块。”

罗尼：“好的，回见。慢慢享用。”

年轻人离开了。穆德打开比萨盒子开始享用比萨饼，穆德又窜起另一块，因为他拿饼的那只胳膊枕在按摩仪床上，所以在他试图把比萨送到嘴里时，抖动的手给他带来了一些小麻烦。

就在那时，他看到他踢掉的鞋子鞋带被解开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意识到他被下了药。他把手伸向电话，然后从床上掉了下去。他爬起来拨通电话：“史卡丽？”接着就只能呻吟了。他透过窗户看到罗尼的影子正向门口接近…… “浑蛋。” 她挂了电话。罗尼走进房间。穆德把电话扔向他，然后又倒在地板上。罗尼靠近了，他的眼睛发出暗绿色的光。他张嘴发出嘶嘶的声音，嘴里露出一副尖牙。穆德的手伸向床头柜，抓到了一把葵花籽。他把葵花籽扔向罗尼。

罗尼：“哦，你这家伙！你干吗一定要这么做，你要有大麻烦了。”

罗尼弯下腰开始捡葵花籽。穆德试图站起来，但还是摔倒在地。然后他就失去了知觉。不知道过了多久，但当他量后醒来时，罗尼正两眼发光、口露尖牙地俯在他身上，准备咬下去。

这时，史卡丽及时赶到。

史卡丽：“穆德9”

罗尼起身门口望去。史卡丽开枪，每枪都结实地击中了罗尼的胸口。但没有效果，罗尼飞跃过睡床。穿过房间撞倒她，然后夺门而逃。她迅速在地板上打了个滚靠近门边，向着黑夜开了几枪。

苏醒过来的穆德拆开一把木制的椅子，在破碎的木块中挑出一条形状上像是木桩的椅子腿。然后他冲入树林：隹备找到罗尼。罗尼在树林中奔跑，最后穆德找到了他，漫山遍野地追了一路，最后终于……他把木棍戳进了罗尼的心脏。

档案办公室

在回顾完他们的这次调查经过后，史卡丽对穆德说：“穆德，不只是我，没有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会相信这个故事的。”

穆德：“一旦他们检查了罗尼·石爵岚的尸体，他们就不得不相信了。”

他们同时不安地看手表，和史金勒的会议就要开始了。

尸变

达拉斯一沃斯堡病理实验室

验尸官走了进来，他拿着一份记录夹来到一张停尸台旁。他打开磁带录音机。

验尸官：“编号００２６１９日，罗尼·石爵岚。我们看到蓝着罗尼尸体的单子在胸口的位置上高高地支了起来。”验尸官拉开单子，是那根木棍依然插在他胸口上，“可能的死因是……”他看着那根木棍，“天，真是粗壮。”

他拔出棍子，然后来到工作台，背对着尸体。背景中，罗尼坐了起来。验尸官听到一些声音，他转过身，看到了两眼发羞绿光的罗尼。罗尼用舌头舔他的尖牙，却吃惊地发现它们不见了！但他还是扑向了验尸官。

ＦＢＩ总部史金勒局长助理的接待室

秘书金波丽坐在她的办公桌后。穆德和史卡丽坐在沙发上，等候裁决。史卡丽凑过身去帮穆德拉直领带。他推开了她的手。电话铃响，秘书接听，金波丽：“史金勒局长助理办公室。哦，很抱歉，他马上要开一个会。是的，可能要花好几个小时。”

史卡丽凑过身对穆德小声说：“穆德，记住一定要提你被下了药的事。”

穆德：“你能不能别说了？”

史卡丽：“说了又没坏处。”

穆德：“别说了。”

史金勒打开门，探出他的头。说：“史卡丽、穆德……！

穆德：“我被下药了！”

史金勒：“我要你们回得克萨斯去。罗尼·石爵岚的尸体在停尸房不见了。显然与此有关的是，一名验尸官遭到了攻击……他的喉咙被咬了。”

穆德：“验尸官死了？”

史金勒：“没有，他只是……喉咙被咬。就像是……被啃了。时间不等人，探员们。”

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惊讶不已的穆德和史卡丽继续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史卡丽：“但是……罗尼已经死了。”

当晚他们又回到小镇上，再次来到墓地。

穆德和史卡丽一边交谈一边手持电筒穿过公墓。

史卡丽：“这么说我们会在这里找到罗尼是因为……”

穆德：“因为根据传统习俗，吸血鬼需要睡在他出生地的土壤中。”

史卡丽；“但穆德，他的尖牙是假的。为什么一个真的吸血鬼需要用假的尖牙呢？”

穆德：“民间传说中很少提到过尖牙。真的吸血鬼实际上并不一定有。它更有可能只是BramStoker虚构出来的。现在看来你一开始是对的，你说他只是个看了过多德库拉电影的人。只不过他碰巧还是个真的吸血鬼而已。”

史卡丽环顾四周说：“那么他究竟在哪儿呢？”

# 《希尔达》作者：Ｈ·Ｒ·希基

“嗯——”威廉斯太太说道，“再吻我一下。”

“嗯——”罗杰说。他又吻了她一下。

他心里想，这可真是个蠢女人。她巳经没有什么魅力，老得简直可以当他的母亲，可是她有钱。罗杰想，威廉斯太太的油水一定很足。

他们站在罗杰寝室外面的阳台上。夜空中，火箭拖着长长的火焰尾巴，飞向月球和火星。罗杰的衬衫钮扣解开了三只，威廉斯太太紧紧地贴在他那晒黑了的宽阔胸膛上。

“哎呦，”廉斯太太喊道。她已经完全酥软了。“罗杰，你的力气怎么这样大？你抱得这样紧，我痛。”

“这是我的情欲所产生的力量，”罗杰说。他把她抱得更紧了。

多次类似的经验使罗杰知道，这个女人他算弄到手了，无论是要她拿出镶有宝石的衬衫袖口链扣，还是要她为一出让罗杰演主角的戏投资，她都会照办的。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作过同样的投资，但是罗杰记住的唯一台词却只有他每天调情用的那几句。

“痛死我了，”威廉斯太太喘着气说。

“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罗杰说，故意把她抱得更紧了。

他寝室的门猛然被推开，一个男人冲了进来。他是个中年人，大腹便便。他是三行星采矿公司的董事长，财产有一千多万。

他就是威廉斯先生。

“你这混蛋！”他喊道。“偷鸡摸狗的卑鄙家伙。”他把枪对准了罗杰。

“詹姆斯！”威廉斯太太大声尖叫起来。

“希尔达！”罗杰喊道。

一个闪闪发亮的大家伙突然冲进房间里来。它的两臂是铬钢的，躯干是合金做成的。它把威廉斯先生手里的抢夺走，把他夹在腋下。威廉斯太太跑过去要帮助她的丈夫。它把她铲起来，夹在另一边的腋下。

它把他们带走，砰地一声把门关上。

“我给你煮咖啡，”希尔达生硬地说道，“我给你做瑞典炸肉丸。”

“见鬼去吧！”罗杰骂道。他举起手来，做了个戏剧性动作。“我已占有了她，见鬼去吧！”

“咱们没有东西吃了，”希尔达说。

“谁说没有东西吃了？”罗杰问道。希尔达迈着有节奏的步伐朝厨房走去、她还回过头来说。“今天，那个人来要过房租了。”

罗杰诅咒所有的房东，并且特别诅咒这个房东，“你对他怎么说的？”

“我说你不在家。”

希尔达打住话头，用闪闪发亮的塑料眼睛望着罗杰。他装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希尔达，”他说。“咱们破产了。”

“破产？”希尔达问道。破产，她以前早已经历过。

“希尔达，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心里可真难过，可是我知道有一家工厂，他们使用出租的机器人——”“一家工厂？”

“是的。说实在的，希尔达，你只需要在那厂里干一阵子。我知道你需要新的变阻器，你已经有一年没有进行过加压检查了。”他拍拍她的肩膀，“你就去吧。”

“我去，”希尔达说。“现在，我要去做瑞典炸肉丸。”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厨房。

没有希尔达，罗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问题他甚至连想都不愿意想。无论是从爱情还是从金钱的角度看，他都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象她这样的人了。

她肯定是一个女机器人，比万能机器人小一些，体内安装了做家务的部件。她是个好厨师，出色的洗衣女工。她有一个专记琐事的女人的头脑。

希尔达是瑞典的一家公司为它的董事长制造的，罗杰是从董事长的遗孀那里把她弄来的。那位寡妇后来的情况如何，罗杰不甚了了。也许她真的自杀了。

罗杰想，希尔达倒有个长处：她永远不会自杀。不管他如何使用她，她永远不会威胁要伤害他。机器人的唯一感情是热爱主人。

“再来一杯咖啡，希尔达。”罗杰吞下最后一粒炸肉丸。他觉得好多了。“我那一套法兰线衣服给我熨一下。我要出去了。这是个令人不愉快的夜晚。罗杰可能见到的唯一女人和她的丈夫在一起，而她的丈夫又密切地监视着她。罗杰边喝酒边回想着威廉斯的惨败。他酒喝过了头，回到家时头很痛。希尔达已经在摆餐桌准备早饭了，她对罗杰说：“有一个女人来过。”

“是谁呀？”罗杰的鼻孔张得大大的。

“艾丽斯。”她说。

“见鬼！”他厌恶地说道。艾丽斯卡特才十八岁，在若干年内，她是不会有自己的钱的。

“她哭了。”希尔达说。

“她们总是爱哭。”

他咬了一口完全按照他的口味做的烤面包，拿起希尔达放在他盘子旁边的传真报纸。

他说。“哦，哦。”

詹姆斯·威廉斯夫妇的直升飞机失事了。失事之前，有一个直升飞机控制塔曾经断断续续地听到他们的争吵。威廉斯先生忘记调节自动高度控制器。威廉斯太太的伤势很重。“可惜他们没有死，”罗杰咕哝道。

或者说，可惜受重伤的不是威廉斯先生。他以做丈夫的那种幼稚推理，一定会把这次失事归咎于罗杰。一千万美元是足以引起事端的。

“希尔达。”罗杰说，“我认为咱们应该到巴黎去。你会喜欢的，不是吗？”“巴黎？”希尔达问道。她以前已经到过巴黎。

她迈着沉重的脚步去收拾行李时，罗杰站在窗口，忧郁地望着窗外。有时候，一个人不管多么努力，他也交不上好运。

“行李收拾好了。”希尔达走回起居室时说道。罗杰坐在长沙发椅上，两手捧着头。希尔达凝视着他。“行李收拾好了。”她又说了一遍。

“就来，”罗杰说，“我头痛得要命。”

“我去拿头痛药片。”

她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洗澡间。然后又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来，取来了药片和一杯水。罗杰吃完药片以后，希尔达从餐具柜里拿出白兰地，给他倒了一杯烈酒。“我再去煮点咖啡。”她说。

罗杰心里想：该做什么，希尔达知道得二清二楚，真是奇妙。她一旦学会一种程序，她就水远忘不了。

罗杰突然觉得好多了。白兰地暖和了他的肚子，使他头脑昏昏沉沉。他在后面追赶希尔达，他张开双臂抱住她的合金腰部，紧紧地和她拥抱。

“希尔达，”他说，“你太好了！我爱你！”

“你只是嘴上说说罢了。”

“不，我完全是真心实意的。一点不假。”

“吻我，”希尔达说。

它是那么亲热，可又毫无表情，使他迷惑不解；它是那么滑稽，使他不禁发笑。因为白兰地使他感到心情十分愉快，他竟然在希尔达的面板上吻了一下。

“嗯，”希尔达说，“再吻我一下。”

“希尔达！这一套作是从哪儿学来的？”

“我是听来的。”

这就是这一程序此亲切的原因。真是个奇妙的机器人！

“希尔达，”罗杰笑道，“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象你这样的人了。”他的笑声里隐含着痛苦。“希尔达！你忘了你的手臂是钢铁做的。你这样紧紧抱着我，我痛。”

“这是我的情欲所产生的力量，”希尔达生硬地说道。

“痛死我了！”

“我简直无法控制自已。”希尔达说。她把他抱得更紧了。

罗杰在她怀里酥软了。她松开手。他瘫倒在地板上。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声音，血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后来，声音消失，血也不流了。

希尔达到盥洗室去拿来清洁用具，把地毯上的血迹擦干修。她抱起罗杰，把他放在长沙发椅上。

她把清洁用具放回原处，又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厨房。

“我去给你煮咖啡。”希尔达说。

# 《希娜５号》作者：[英] 史蒂芬·巴克斯特

耿辉 译

希娜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发生。

她当然不会想到。和所有人一样，她知道任务的要求，甚至像丹一样清楚。她负有宇航局赋予她的职责，她也理解那项职责。

然而，这件事是那么自然地发生了。

事情发生在屠杀之后。

乌贼出现在它们一直在觅食的水草和珊瑚丛中。它们先是小股地聚在一起，最后又结合成１００多只的密集群体。

讨好我吧，奉承我吧！

瞧我的武器，

我凶猛而又强壮。

滚远点！别靠近！她是我的！

……

这是一种古老的头足类动物使用的语言，它由皮肤图案、身体姿态和结构纹理组成，述说着关于繁殖、危险和食物的话语。此时，希娜已经游进浅水区并且在快活地唱着歌。

……可是水面上却出现了一个阴影。

哨兵们立即选择了一种隐蔽伪装的姿势，并对靠近的捕食者发出了刺耳的警戒信号。

希娜知道这里不会有真正的捕食者，那个影子只能是宇航局的观测器。

像一条真正的梭鱼一样，那个黑影在潜入乌贼群之前一直在附近游弋，寻找切入点。

一只雄性的乌贼脱离了群体。他伸出自己的八条腕足，又举起两条长长的触手，两只绿眼睛紧盯着那只冒牌的梭鱼。令人迷惑的光影图案在他的体表脉动：瞧我呀，庞大、凶猛，我能杀了你。雄乌贼缓慢小心地飘向那只梭鱼，一直到了离它不远的地方。

终于，梭鱼开始慢吞吞地转向。

然而这已经太晚了。

雄乌贼的两只长触手像鞭子一样直甩出去，粗壮的吸盘猛烈地击打在梭鱼的体表并吸附在那里，然后他又伸出另外八条强壮的腕足缠住了梭鱼的身体。他身上的图案变成均匀的暗色，表现出一种兴高采烈的狂喜。接下来，他用喙状嘴刺穿了梭鱼的皮肤，寻找起其中的肉质。

希娜觉得那些看起来像是绞碎的鱼肉，是丹把它们放在里边的。

乌贼们在下潜的过程中挥舞着触手去缠住那只被捕杀的猎物，希娜也加入了它们的行列。冰冷的海水冲击着她的套膜，不论使用的技巧如何，原始的杀戮欲还是被唤了出来。

……就在那时，事情发生了。

随着莫拉·黛拉笨拙地穿过下边的气密舱，进入到海洋实验室，空气清新剂的气味将她笼罩在其中。

“黛拉女士，欢迎你来到海洋实验室。”丹·雅茨布说。他是一名３０来岁的海洋生物学家，肥胖、热情，还时常喘着粗气，在令人讨厌的红头发下面，他的眼镜足有可乐瓶底那么厚。

莫拉在一堆控制装置前找到了一个座位，那只是一把帆布椅，还缠着很多加固用的绳索。这个居住舱的工作区是一个狭小局促的球形空间，它的墙上布满了仪器。一个声纳信标正在发出轻柔的声音，仿佛跳动的脉搏一般。

封闭空间和头顶上的海水重量所带来的压迫感，是如此地不可抗拒。

她倾身向前，通过狭小的窗口向外窥视。阳光刺透了空旷的灰色水域，她看见一群乌贼身披着复杂的图案在水中穿行。

“哪一只是希娜５号？”

丹指了指贴在破旧墙壁上的一块柔性屏幕。

她类似鱼雷的流线型身体上呈现出华丽的亮橙色，其中还夹杂着黑色的斑驳，如同翅膀一般的鳍状物在身体两侧优雅地拨动着。

太空乌贼，莫拉想，宇航局薪水册上唯一的一只软体动物。

“拟乌贼，”丹说道，“俗称加勒比礁乌贼，大约一臂长。乌贼——事实上也包括所有的头足类动物——属于软体动物门，然而乌贼身上所具有的软体动物的足已经特化成漏斗状，就是这个部位，并延伸进套膜里。这里是腕足和触手，内脏和腮位于套膜腔内。希娜可以将水挤出套膜腔从而进行喷射推进——”

“你怎么知道那一只就是她？”

丹又指了一次：“看见两眼之间的那些突起了吗？就在食管周围。”

“那是她经过改造的大脑吗？”

“乌贼的神经系统分布和我们人类不同。希娜有两条神经索，它们就像铁路一样贯穿她的整个身体，神经索的上面布满了成对的神经中枢，位于前面的神经中枢对又扩展成大量的圆形突起。我们通过基因工程改造了希娜和她的雌性祖辈，从而——”

“从而创造了一只智能乌贼。”

“黛拉女士，不管怎么说乌贼都是聪明的，它们——在很久以前，从侏罗纪开始——就在同鱼类的竞争中进化，它们可以感受光线、气味、味道、接触、声音（包括次声）、重力、加速度，甚至也许还有电流。希娜可以有意识地控制皮肤的图案，她能显示出条纹、方块、圆圈、环形和小斑点，她甚至能让这些图案动起来。”

“这些图案是信号吗？”

“不止是图案这么简单，还有皮肤纹理和身体姿态，也许还有电或声的因素存在其中。我们无法确定。”

“它们用这些不可思议的信号干什么？”

“这也是无法确定的。它们从不协同狩猎，而且它们只有几年的寿命，一生交配一到两次。”丹挠了挠他的胡须，“然而我们已经能够解析出许多基本的语言要素，它们是以一种原始的语法结合在一起的，甚至在未经基因工程改造过的乌贼身上，这种语言也存在。但是这种语言似乎具有封闭性，它只与食物、繁殖和危险有关，就像是蜜蜂的舞蹈一样。”

“不像人类的语言。”

“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希娜开放了她的语言系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证明了大脑中负责学习的部分是头顶正面的那个高位突起，它们位于食管的上方。”

“你是怎么证明这一点的？”

丹眨了眨眼睛：“通过切除乌贼的一部分大脑。”

莫拉叹了一口气，假如将这公布于众，那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他们审视着希娜：观测到她身体前方的双眼呈现出青绿色，而边缘是一圈橙色。她也扫视了一眼摄像头。

怪异的眼睛，充满了智慧。

我们有权这么做吗？正如雅茨布所承认的，在我们甚至还不理解乌贼使用它们的语言来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为了进一步实现人类的目标而去干涉其他智慧生物的命运。它们所谈论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希娜，这种语言会带来怎样的感觉？

希娜能否领悟到人类正在计划让她驾驶火箭飞船登陆一颗小行星？

他向希娜冲了过来：那只追杀猎物的雄乌贼，他的一只触手还在撕扯着松散的金属碎片。

希娜知道这么做不对，然而这又是无法抗拒的。

她感觉到有一种皮肤图案涌上身体表面，那是一种杂色的斑纹，上面还点缀着白色的斑点。

他游得更近了，希娜可以看见他身体的远端是一片明亮而又均匀的银色，这是发送给其他雄性的信息：离远点儿，她属于我了。在他把颜色遍布于身体的过程中，希娜还可以看见细小的肌肉正在作用于他皮肤上的色素囊。

他已经朝着希娜伸出了茎化腕，这条特化腕足的端部正挟持着他的精囊。

任务，希娜，任务。推进任务！宇航局！丹！

可是随后，她体内的动物本能急迫地喷涌而出。她朝那只雄性敞开了套膜腔。

他的茎化腕触到了希娜，随着猛地一刺，他把针状的精囊送入了希娜的腕足根部。

然后他离开了，因为交配已经结束。

可是又没有结束，因为希娜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那只精囊并把它放在自己的生殖腔中。

她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在她周围，乌贼的歌儿随着生命在悸动，那些古老的歌曲回顾着一个时代。那时候，没有人类，没有鲸类，甚至还没有鱼类。

她的生命短暂：只能持续一个年头，至多两年，在这期间还要进行几次交配活动。可是光影和舞动所形成的歌曲使所有的乌贼都认识到，希娜已经成为那个连接古老海洋的统一体的一部分，而她简短却又活跃的一生就像是鱼类身上的一片银色鳞片，既无关紧要，又必不可少。

因为拥有人造的大脑，希娜成了第一只可以理解这些事实的头足类动物。可是随后，在某种超越意识的层面上，所有的乌贼也都明白了。

然而，希娜又脱离了那个统一体。

就在雄乌贼离开的时候，希娜感到自己被哀伤、孤独和寂寞所吞没，她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希娜用腕足夹住了那只精囊并把它拉进了自己的体内。

“周一我必须去国会山为你谋取帮助。”莫拉对丹说，“为了挽救这项工程，我得撇开自己的声誉了。你确信这会起作用吗？你完全确信吗？”

“当然了。”丹说，他的沉着和自信使莫拉不由自主地相信了他，“看，乌贼适合零重力环境——不像我们人类。希娜可以在三维空间中捕猎，她还可以驾驶飞船。假如你要培养出一种参加太空旅行的生物，那么这就是一只头足类动物，它比同样功能的机器人要便宜得多。”

“可是，”莫拉沉重地说道，“我们没有计划要把它带回来。”

丹耸耸肩：“即使我们有这种能力，她的寿命也没有那么长。我已经为处理与伦理道德有关的紧急情况做好了准备。”

“胡说八道。”

丹看起来不太自在，可他说道：“我们希望公众会把小行星进入地球轨道这件事当做是对希娜的纪念。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换，而且，参议员女士，从被孵化出来开始，在她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属于这个目标，她就是为此而生，为了这项任务而生。”

莫拉阴郁地看着乌贼希娜，此时她正随着同伴在队伍中游弋。

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莫拉思考着，我必须在周一迫使资金启动。

假如希娜成功了，她会用大约五年的时间把一颗拥有丰富有机物和其他不稳定物质的近地小行星送入地球轨道。在最后，小行星足以独自成为这颗星球的扩充，也许，它足以拯救地球。

假如更加悲观的国务院完全准确地报告整个世界的情形，那么这也许是某些人最后的机会。

然而希娜不会活着看到它了。

乌贼群变换成一种更加紧密的队形游走了，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希娜５号在飞船的中心地带轻快地游动着，穿过套膜继而漫过腮部的水体既温暖无比又富含氧气。飞船里维持生命的一套设备是最核心的部分，在她面前那只是一大堆黑色的物体，表面还有光线在闪烁。

没有了群体、交配活动、学习成长和永无休止的白昼之舞，希娜发现自己很难平静下来。

她不安地游离了机器的丛林。随着她向上游去，流过她的套膜的水体冷却下来，氧气也变得稀薄。她感受到生命体发出的细微声音：鱼儿在顺畅而又迅速地游动，它们捕食的磷虾在潺潺地低语，而将被磷虾食用的硅藻也在嘶嘶作响。在希娜的太空船上，物质和能量都是循环使用的，这一切都依靠太阳光来维持，而且处在飞船中央系统的掌管之下，那就如同是一颗跳动的心脏。

她来到了飞船的墙壁，它是半透明的，假如她撞在那上面就会被弹回来。草状的海藻就生长在墙壁上，它们长长的丝状体随着水流摇摆荡漾。

在那层隔膜的外面闪耀着一轮模糊的乳白色太阳——在它附近是一轮较小的新月。希娜知道，那就是地球，所有属于她的巨大海洋都缩小成了一颗水滴。这艘飞船正在追随着地球环绕太阳飞行，就像是一条鱼在追逐着鱼群。

希娜让鲸鱼一样的圆筒状飞船载着她缓缓地转离了眩目的阳光。她凝视着黑暗，在黑暗之中，她可以看见那些星星。

她经过训练，可以识别许多的星星。她用这方面的知识确定了自己在太空中的位置，甚至比遥远地球上的丹所确定的要精确得多。

可是对于希娜而言，那些星星不仅仅是导航的灯塔。希娜眼中的神经末梢数量是人类的一百倍，所以她可以看到的星星数量就是人类能够看到的一百倍。

希娜所看到的宇宙中充满了星星，它们明亮而又活跃。银河系就是一块由星星组成的礁石，吸引着希娜按照它的长度前进。

然而，只有希娜在这儿看着它，她的失落感在无情地增长。

于是，游弋在星光中的希娜一边抚育着她没有孵化出来的后代，一边不耐烦地把墨汁喷射成一只雄性乌贼的粗略形状，它还拥有一双明亮然而无意识的眼睛。

莫拉·黛拉完全卷入了这件事，因为——在２０３０年，随着资源的逐渐减少——地球成了一个麻烦的陷阱。

以水资源为例。

降落在地球上的一切淡水资源已不足以供应人类的消耗，真是难以置信。于是，在整个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水资源的争夺战突然爆发，而且在印巴之战中，至少有一枚原子弹被引爆。

美国首要的国际问题是爆发在南极洲的一场小规模多边战争，因为最后一块陆地已经对一群资源匮乏的疯狂国家“开放了”——战争的范围会继续扩大，这种威胁是一直存在的。

如此等等。

在莫拉看来，所有人类的重大问题都来源于世界的封闭性，即新领域的匮乏。

在成长的过程中，莫拉·黛拉一直都相信这种新领域的重要性，它们是民主主义和创新精神的温床。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科学被专利法案和其他受保护的评价措施所扼杀，科技的创新被限制在颓废的娱乐圈和战争机器的制造之中。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创新能使人类脱离这个由封闭造成的困境，然而，创新也恰恰是那种没有机会脱颖而出的人类精神。

特别是美国，它正在一个无法逾越的小圈子里走向灭亡。由于在经济上长期受到中国的压制，最近又受到其在军事上的威胁，美国退却了，它不愿意再冒任何风险。富人退缩进宽敞的避难所，穷人则在虚拟的神奇世界里迷失了自我；美国大兵们乘坐装甲直升机飞赴南极洲的战场，而中国人则遍布了他们所占领的冰封的土地。

这就是美国的霸主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在地球上，美国仍是最遭人憎恨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天空中飘浮着人类渴望得到一切资源，小行星、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以及来自太阳的免费能源。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已经几十年了，可是在航天事业已经开展了７０年以后，没有人能提出一种经济可靠的方法让那些资源进入地球的轨道，从而使那些天空的矿藏能够为我们所用。

然而现在，这位宇航局密室里的疯子，来自喷气推进实验所的丹·雅茨布提出了一种突破瓶颈的方法—— 一只太空乌贼就可以移动一座飞行的山脉。

莫拉不在乎他的个人动机是什么，她只关心如何用他的方案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所以，在丹邀请她来喷气推进实验所会面时，她毫不犹疑地答应了。

莫拉厌恶地四处打量着丹·雅茨布在实验所的寝室，她看到破旧的咖啡杯和快餐的包装材料同技术手册和卷起的柔性屏幕混在一起。丹把手臂抱在胸前，他看起来隐约有些窘迫和难为情。

一块柔性屏幕占据了很大的地方，那上面显示着一艘飘荡的青绿色宇宙飞船正在朝一颗小行星靠近。那颗小行星形状奇特，而且几乎完全是黑色的，在永恒阳光的照耀下，位于尘埃表面的陨石坑和裂缝清晰可见。

“丹，告诉我，花在这里的钱让我得到了什么。”

他挥舞了一下肥胖的手掌。“２０１８ＪＷ号近地小行星名叫雷睦恩，它是一颗由岩石和冰组成的球体，直径为半英里，属于Ｃ型。”丹很兴奋，他的声音虽然清晰却又有着一丝的颤抖，在他努力表述的时候，一层细细的汗珠出现在他的额头上，“莫拉，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小行星，重达十亿吨的淡水、硅酸盐、金属和复杂的有机物——氨基的和氮基的。即使是火星也没有这么丰富的资源，简直是寸土寸金……”

莫拉认为，丹·雅茨布不属于他的时代。假如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一定会更喜欢在这里工作，那个时候科学主导一切，在耗费了极大的开销之后，一批伟大的太空探测器被设计出来：即海盗号、旅行者号和伽利略号。然而现在，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起初就是军事实验室的喷气推进实验所已经在２０１６年被军方收回。

立即夺走宇航局的对喷气推进实验所的控制权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旅行者号仍然孤独地在太阳系的边缘发送着信号的时候，旅行者号传回的数据涉及到太阳风顶和其他一些毫无价值的神秘事物。

在这个军事基地，丹·雅茨布正在通过疯狂地改造一只太空乌贼来制造太空探测器最重要的部分。莫拉明白，假如探测器为他带来一项可执行的任务，那么他很有可能已经使用基因工程改造了希娜并把她关在了一只盒子里。

莫拉说；“在有人问起我之前，再告诉我一次：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送入环地球轨道？”

“雷睦恩的轨道离地球的很近，可是这不意味着它会经常性地为我们的低能耗任务做好准备。它们的轨道就像两个大部分交叠在一起而仅有小部分分开的表盘。靠近地球的小行星不像太空商人们打心眼里相信的那样容易登陆，我们不得不等待整整４０年才能重复希娜经过的轨道。”

“也可以说是去带希娜回家。”

“……是啊。可是无论如何，这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

无关紧要。莫拉不理解，认为，在整个该死的任务中，这是最难以令议会和公众接受的一点。假如我们被看成是平白无故地杀死了希娜，我们就全完了。

……现在，与小行星会合的时刻到了。

萤火虫一样的光辉划过小行星黑暗的表面，轻微的撞击也不那么引人注意，同时静静变化的数字从负值变成了正值。

灰色的尘土轻轻地扬了起来。

然后，莫拉看见了它，一块属于地球的绿色碎片嵌在了那颗小行星的表面。

在透明的地板下面，希娜看见了颗粒状的深灰色地表，丹曾告诉过她那是比地球的海洋还要古老的物质。透过飞船弯曲的墙壁，她可以将这个星球起伏不平的地平线尽收眼底，因为它只有几十码远。

这是属于她的世界，她自豪地变换着体表的颜色，甚至连色素细胞都产生了阵阵刺痛。

终于，她认识到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

希娜产下了卵。

那些卵被包在像果冻一样的囊里面，每一个囊里面都有几百枚卵。当然，这里没有产卵的地方，所以希娜把卵囊悬挂在微缩海洋中间飞船的结合部。此时，飞船已经降落在雷睦恩的表面。

鱼儿们游过来，在那些卵上试探着。希娜在一旁观察，直到裹在卵上的胶状物赶走了那些鱼，它们本来的作用就是如此。

丹的摄像头无法监视到所有的这一切，希娜也没有告诉他。她离不开水中的栖息地，也就没法去外面勘查。

萤火虫一样的小型机器人从这里出发了，它们谨慎地行走在这颗小行星的表面。每个机器人都配备有微型的设备，看起来像珊瑚一样精致，完全超越了她的理解。

然而这些萤火虫却处在她的控制之下。她使用所谓的沃尔多，这是一种像手套一样的设备，戴上它希娜就可以通过移动长长的腕足来精确地控制每只萤火虫的动作。

不久，乌贼宝贝们孵化出来了：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从正在溶解的卵里面挤出来，扭动着身体游走了。它们警觉、活跃，还充满了好奇。希娜轻轻地喷射着水流，哄着孩子们朝海草游去。

与此同时，她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她把萤火虫派到雷睦恩的一极集合。在那里，她耐心地指挥着它们一点一点地建立起一座小型的化工厂，管道、容器和水泵一应俱全，还有一个闪亮的喷口指向天空。精密的太阳能电池板铺开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为整个工厂提供能源。

工厂启动了，钻孔机穿透了地表风化层、岩层和下面更深处的冰层。化学分离过程过滤出甲烷冰并将其储存起来，同时另外的化学处理将普通的冰融化成水并用电池将其分解成氢和氧。

对希娜而言，这个处理过程真的是不同寻常！可是丹告诉过她，这是一种古老而又实用的技术，甚至在他自己漫长的一生中，宇航局和其他的人类已经实践过无数次了。

开采小行星矿藏是轻而易举的，你只需要到达那里并完成上述的这些工作。

在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小家伙们迅速地长大了，它们把吃掉的食物的一半质量都转换成了自身的体重。希娜观察过雄性小乌贼之间的争斗：我强壮而又凶猛，瞧我的武器，看我的吧。

大多数小乌贼不具有语言能力，但很聪明。

现在，希娜正在衰老，然而她教聪明的小家伙们如何狩猎、如何识别礁石和在那上面生老病死的众多生物，她教它们语言，即丹曾经教给她的抽象符号。不久，它们就能用起伏的套膜提出问题了：是谁？为什么？在哪儿？什么？怎么样？

她无法一直回答下去，可是她向它们展示了维持它们生命的系统，并教它们认识星星和太阳，世界和宇宙的性质，还有人类。

终于，极地的工厂已经为测试做好了准备。

在希娜的控制下，简单的阀门开启了，气态甲烷和氧气一起喷涌而出并在几个结实的燃烧室中被点燃。通过机器人的眼睛，希娜看见燃烧的产物出现了，捕捉到阳光的冰晶朝四面笔直地退去，这是一座火焰的喷泉，美丽极了。

希娜可以感受到这枚火箭的微弱推力，巨大的波浪缓缓地冲击着居住舱的水域。

安装在小行星自转轴上的甲烷火箭将推动雷睦恩逐渐脱离自己的轨道，并送它去同地球会合。

丹告诉她，在宇航局，庆祝活动接连不断。他没有说为什么，可是希娜明白这主要是因为她在死去之前完成了任务。

现在她失去了自身的价值，无论如何，人类已经不再需要她了。

小家伙们似乎很快就能理解了，希娜和它们所有的兄弟姐妹不久就会耗尽这里的资源，而且这个封闭的循环系统还存在许多的问题：浮游生物不可预测地灭绝或疯长。

小乌贼十分聪明，它们很快就能以连希娜都无法企及的方式思考了。

例如，它们说不应该仅仅维持这个系统的外壳，而是应该突破它，甚至也许应该制造新的球形结构再用水充满它们。

希娜接受的训练只是为了完成最初的任务，所以她发现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维。

但是鱼的数量是不够的，磷虾也永远无法满足它们的需求，各处的水体既陈腐又拥挤。

这种方法显然不能接受。

所以，聪明的小家伙们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捕食那些低智商的同胞，吃掉它们没有反抗能力的身体，直到只剩下它们四个和希娜自己。

风暴停息的时候，在喷气推进实验所科学实验室的住处里，丹·雅茨布正在参加一个在线会议，讨论来自雷睦恩的结果。

莫拉·黛拉站在他身后怒目而视：“你这个混蛋，雅茨布。你知道多久了？”

他叹了一口气：“没有多久，几个星期吧。”

“在发射之前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不知道，我发誓，假如我知道，我就会取消这次任务。”

“你还不明白吗，雅茨布？我们已经让软心肠的公众接受了希娜的死亡，可是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雅茨布觉察到她的愤怒与失望。他想，一切都结束了。

她显然是在努力平静下来：“问题是，丹，我们不能让小行星出现在轨道上，因为那上面的飞船里满是拥有感情的乌贼的尸体。人们会认为这很可怕。”她眨着眼睛，“事实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他闭上了眼睛：“我认为，指出现在就中止任务有多么愚蠢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们已经把钱花掉了，我们在雷睦恩上安装了设备，它正在工作。我们只能等待会合。我们已经实现了目标，建造了那个推进系统。”

“那已经不重要了，”她懊悔地轻声说道，“公众——失去了理性，丹。”

“可是未来呢，还有那个更伟大的目标——”

“我们仍然深陷于一场处在机遇和灾难之间的竞争中，我们必须重新崛起，以某种其他的方式。”

“那是唯一的机会，我们刚刚在这场竞争中失败了。”

“我向上帝祈祷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她沉重地说，“听着——庄重地结束它，让希娜在慰藉中死去，然后熄灭那些火箭。”

“那些小乌贼呢？”

“我们没有办法救它们，不是吗？”她冷酷地说，“我只希望它们能原谅我们。”

“我不敢苟同。”丹说。

流过希娜套膜的水体既混浊又充满了腐烂的臭味。她漂流着，疼痛的腕足软弱无力。她梦见了一只雄性乌贼，他拥有明亮然而无意识的眼睛。

可是小乌贼们不会让她感到孤独。

危险在来临，你死去我们就会死去——它们闪动着持久而又微妙的信号，位于浅滩的哨兵会用这种信号来对靠近的捕食者做出预警。

当然，在这里没有捕食者，除了死亡本身。

她试图向它们解释，是的，它们都将死亡——然而是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这样，地球、宇航局和整片海洋，都将存在下去。这是一个伟大的景象，值得牺牲它们的生命。

不是吗？

可是它们根本不了解丹，不了解宇航局，不了解地球——

不，你死去我们就会死去……

它们喜欢她，然而它们在某些方面更像它们的父亲——聪明，原始。

丹·雅茨布清理过他的桌子，准备去一家位于赤道的非洲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利用基因工程进行生态恢复。他来喷气推进实验所只是为了见证希娜的死亡，遥感获得的生物信号表明，这不会拖得太久。

然后深空网络无线电望远镜将不再对准那颗小行星，接下来在黑暗、寒冷、与世隔绝的太空中，无论发生什么，都让它见鬼去吧。

……在他的柔性屏幕上出现了一幅新的图像。一只乌贼朝他闪动着信号：瞧我啊，丹。瞧我啊，丹，丹，丹。

他无法相信：“希娜？”

在丹发出的唯一一个单词转换成闪烁的信号并穿过太空的时候，他必须捱过漫长的几秒钟。

希娜６号。

“……哦。”一只小乌贼。

死亡。水体。水体在死亡。鱼类。乌贼。危险在来临。为什么？

他认识到，她在谈论她所生存的那个生物圈，她想让我告诉她如何恢复那个生物圈。“这不可能。”

不。那些乌黑的大眼睛在说话。不，不，不。那只乌贼通体都在猛烈地闪烁图案，方块和条纹在她的表皮上脉动，她的头部高高扬起，腕足也在舞个不停。我强壮而又凶猛。我是鹦嘴鱼、海草、礁石、珊瑚和沙滩。我不是乌贼，不是乌贼，不是乌贼。

他没有教过希娜５号如何表达“撒谎的人”，可是这只在数百万英里之外的乌贼正在竭尽全力地痛斥着他这个撒谎的人。

然而，他所说的都是事实。

难道不是吗？扩展一个寿命固定的封闭维生系统，从而使那个水球能够养育更多的乌贼，使它们活得更长久，甚至是毫无限制地在那里生活，究竟怎样做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

……但是它不必一直保持封闭，丹认识到，那个带有推进系统的生活舱正停泊在一个满是原材料的小行星上，最初的任务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设立的。

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他的大脑已经开始运转了。

然而这也许是白费力气。为什么这么说呢？航天局付给他的薪水随时都会被停发，收回喷气推动实验所并一心想完成发射低轨道军用卫星任务的军人会更加迫不及待地把可怜的丹一脚踢开。

说实话，他也想移居到非洲。他会舒适地生活在布尔扎维的圆屋顶下面，远离即将充满全球斗争的竞技场。就他所知道的而言，那里的工作全都是出于好心的目的，完全没有这次推进任务所具有的道德上的不确定性。

那你还犹豫什么，雅茨布？你总算变得有良心了？

“我要帮你。”他说，“他们能怎么样，枪毙我？”

这句话没有被翻译过去。

乌贼从镜头前游走了。

丹开始调整他的通讯线路。

希娜６号是小乌贼中最聪明的一只。

这不是继承来的特权，而是需要很多的训练。

她学会了使用那些像手套一样的系统去控制萤火虫机器人攀越小行星的地表。采矿设备适用于寻找浮游生物所必需的物质——硝酸盐和磷酸盐。

即使是在居住舱里面，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丹告诉她如何利用泵将水抽过木炭过滤器使水体保持清洁，可是木炭得由小行星上被太阳炙烤过的材料代替。如此等等。

随着时间的流逝，居住舱的环境稳定下来。只要那些机器设备完好无损，居住舱里的生命就会存活。

然而它太小了，只够维持一只乌贼的生命。

于是萤火虫机器人拆开了基地的火箭推进系统，开始制造适用的机器设备、材料循环系统和基于小行星材料的塑料。

很快，那里就有了四座生命舱。它们通过管道连接在一起，每一个生命舱里都生活着一只小乌贼，也就是那些聪明的生还者。磷虾和硅藻都恰到好处地繁殖和生长，比以前更加庞大的数量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所以希娜扩展了大面积的太阳能电池组。

新的居住舱看起来就像是生命体一样，欣欣向荣。

可是下一代的头足动物们就要降生了：在全部四个居住舱里，卵囊都附着在小行星的岩石上。

希娜６号发现，小乌贼的降生和制造更多的居住舱是个永无休止的进程，直到小行星被布满，被耗尽。那时又会怎样？最后它们会互相攻击吗？

但是希娜已经在衰老了，这样的问题要等下一代来回答。

在这次自救行动的过程中，希娜５号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她的孩子们都聚集在她的周围。

看着我，她说，讨好我，爱我。

最后这些令人不解的词汇在她表皮上混乱的信号中依稀可辨，她的肌肉为了改变姿势艰难地耗尽了最后的一丝力量。

希娜６号徘徊在母亲的近旁，这些深邃的眼睛见证了什么？希娜5号曾在一座无边的海洋里被孵化出来，那是一座巨大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乌贼在那里捕食、争斗、生老病死。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希娜５号漫无目的地飘荡着，雷睦恩上的微弱的重力开始最后一次把她拉向深渊。

希娜的孩子们追随着她，它们的喙状嘴撕开了她冰冷、酸腐的身体。

五年之后，丹·雅茨布又见到了莫拉·黛拉。

那是八月的一个闷热的日子，就在休斯敦生态大厦的入口处。当恐怖分子炸掉了布尔扎维的圆屋顶时——两名美国人被炸死了，丹在非洲主持的工程就完蛋了。他回到了休斯敦，他的故乡。

他把她带回市区南部的家里。那是一栋现代化的房子，一栋装备有完整的封闭维生系统的装甲建筑。

他给她倒了一杯啤酒。

她摘下面罩时丹震惊了：她衰老了，脸上布满了麻点，就像月球的表面一样。

他说：“生态武器？”

“不是，”她挤出一个可怕的微笑，“不是因为战争，它就这样发生了，只是一种朊病毒瘟疫。”她喝了一口啤酒，然后掏出了几张复印的照片，“你以前见过这个吗？”

他瞟了一眼。那是一个绿色的球体，背面的宇航局参照符号表明，这些都是哈勃二号拍下的照片：“我不认为哈勃二号还在服役。”

“它已经不用于科学研究了，我们用它观察中国的月球基地。但是国务院里的某些聪明人认为我们应当注意一下——这个。”

她递给丹一捆印刷品，这些被证明是来自光谱分析和其他远程传感器的结果。假如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那么他正在注视着一个漂浮在太空中的水球。在那里面，正在进行着光合作用。

“我的天哪。”他说，“它们活了下来。怎么可能？”

“你指导过它们。”她沉重地说。

“可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它们改变了整个小行星。”

“这还不是全部的一切。我们已经证明它们曾到达过太空里其他的一些小行星，也许使用的是甲烷推进系统。”

“我猜它们把我们忘了。”

“我不这么认为。看这一张。”

那是雷睦恩——最初的那颗小行星——的多普勒分析结果，它显示小行星正在移动。他试图理解那些数据，可是头脑却有些混乱：“我无法在心里进行轨道计算。它在朝哪里飞？”

“你猜。”

一阵沉默。

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我们要向它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会使用英语、汉语和你为希娜设计的符号系统。我们希望你同意附上你的名字。”

“我能审批信息的内容吗？”

“不能。”

“你们会说什么？”

“我们将请求原谅，为了我们对希娜的所作所为。”

“你认为那会管用吗？”

“不知道。”她说，“它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捕食者，只是更聪明一些。我们又能怎么样呢？”

“可我们必须尝试一下。”

她开始整理自己的资料。“是的，”她说，“我们必须试一试。”

当这个水世界飞出黑暗、逐渐靠近的时候，希娜４６号正在游过改造的雷睦恩的中心。

在每一个智力等级水平上，群体意识在动荡中形成、融合、破裂、再融合。一如闪耀在水面的阳光，群体意识的微光传遍了这个数量达百万规模的头足动物群落。然而这些巨大的乌贼群却抛弃了它们关于地球和遥远过去的梦之歌，取而代之的是摆在它们面前的无尽的未来之歌。

希娜４６号有丰富的实际经验。

有很多事情要做，那是无休止的扩展的需要：例如，要有更多殖民飞船被派往环绕外行星的冰球，还要更深入地研究可能是绕太阳运转的遥远的大型冰雪世界。

然而，她被吸引住了。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球？丹的故乡？宇航局的所在地？

假如真是如此，希娜觉得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类所霸占的，它深陷在包围地球的渺小的大气圈里。

然而乌贼来源于哪里真的不重要了，它们将去向何方才是值得关心的事情。

雷睦恩进入了环绕这个水世界的轨道。

当这些头足动物在由庆祝、交谈、爱情、战争和捕猎组成的快乐狂欢中放纵自己的时候，伟大的意识层次崩溃了：讨好我吧，奉承我吧。瞧我的武器，我凶猛而又强壮。滚远点！别靠近！她是我的！……

一切都在以令人吃惊和不安的速度走向毁灭。连人类自己都有数不清的冲突和资源危机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死亡——这甚至发生在第一轮大规模核战之前。

可是，丹至少看到了近地小行星雷睦恩进入了地球轨道。

这就好像是他过去的推进工程的目标终于实现了。然而他明白，那个高高在上的巨大物体经过了改造，就像一轮半透明的绿色月亮在闪闪发光，它与丹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一开始它平静地出现在那里，高高地挂在烟雾弥漫的橙色天际，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幅美丽的景色。它的外表闪烁着乌贼的符号，从地球上就可以看到，其中的一些甚至是丹都可以隐约地辨识出来。

他知道它们在干什么。它们在呼唤也许仍然生活在地球海洋中的同胞们。

丹明白它们会白费力气，地球的海洋里几乎完全没有乌贼了：它们已经被当做食物捕杀殆尽，有些因为浮游生物危机——即赤潮——要么饿死，要么毒死。

组成美利坚合众国的古老民族暂时撇开了关于经济、种族、宗教、国家的争端，并试图对这个来自太空的威胁做出回应。他们试着再次同它交谈，然后，以上帝的名义，他们打开了一座古老的发射井，朝它发射了一枚核弹。

但是核弹直接穿过了那个水球，没留下一丝痕迹。

无论如何，那已经无关紧要了。丹已经得到了消息，整个小行星带，木卫二、木卫三和海卫——这些冰冻的卫星，甚至位于太阳系边缘产生彗星的奥特云，在这些地方都可以见到属于乌贼的符号。

它们的扩展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是爆炸性的。

他认为这真是令人感到讽刺。人类派出乌贼就是为了引导我们向太空扩展，现在的情形就像是它们为了自己才这么做的。

然而它们总是比人类更加适合太空生活。它们好像已经朝着那个方向进化了，好像在等待人类一同前进，带它们飞离这颗行星，让它们得到暂时的休息。

仿佛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丹很想知道它们是否还记得他的名字。

第一批透明的飞船开始降落了，它们正在回到地球上空旷的海洋的怀抱。

# 《希望渺渺》作者：[英] 布赖恩·斯坦布福德

李玲 译

被评论家誉为英国“硬科幻”作家的布赖恩·斯坦布福德已经创作了《太阳的摇篮》、《失明的蠕虫》、《光荣一刻》、《在野兽的王国里》、《地狱王国》、《恐怖帝国》、《疼痛的天使》、《蛇血》、《毁灭狂欢节》等三十多部作品。其短篇小说都收录在《有性化学物：基因革命的讽刺故事》。他创作的非小说类作品包括《科幻小说中的社会学》，与大卫·兰福特合著的《第三个千年：公元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的世界历史》。其备受称赞的中篇小说《恶之花》①曾获１９９４年雨果奖提名奖。布赖恩的近作是《青春泉》。布赖恩是一个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现居英国里丁市。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同其他作家相比，斯坦布福德的作品更关注生物学和遗传科学领域中目新月异的变革对人类本性的改变。他对于人何以成为人的本质有独特敏锐的见解，并得出了让世人惊讶不已的结论。

【① 原文为Les Fleurs du Mal，与１８５７年法国的波德莱尔著作同名。】

打从一开始加入我就担心这次的行动已误入歧途，但我把这种忧虑归咎于自己过度紧张的神经。一个科学顾问是很难有机会参与英国警察局政治保安处的行动，而且，我心里也明白，这次的参与将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历险。

为了让心情平静下来，我不停地对自己说，警员们肯定清楚自己什么陔做什么不该做。一张标有许多不同颜色小圆点的地图很清楚地表示出整个行动计划：蓝色代表下级军官，红色代表武装反应小组，绿色则是像我这样的科学家，黑色代表负责监督和掌控整个行动的政治保安处的高级军官。根据神圣不可侵犯的“行动须知”的规定，监督小组将仔细审查所有的报告，我们对此颇有怨言。可是，似乎也没有明显的理由能让人相信，可以轻轻松松地完成这次的突袭行动。

“他们到底想要做什么？”我的一位鲁莽的属下忍不住问。

“如果我们知道到底要做什么，”一个不容人再质疑的声音回答道，“就不会让你们科学家参加这次行动了，你说是不是？”

我可以从有关行动的所有报告中看出，是委员会决定采取这次的行动，旨在调查霍林赫斯特庄园正在进行的实验。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实验的真正内容。据政治保安处下辖的民事犯罪小组说，他们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怀疑赫门兹博士、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正在利用“人类基因材料”制造“转基因动物”，虽然这多半只是一个猜测，但他们认为完全有理由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自从政府被几家小报逼着通过一项严厉的法律，严格控制遗传工程的应用范围，并专门成立民事犯罪小组来执行这项法律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往外冒举报消息。不过其中很多都是假消息。依我看，这一次民事犯罪小组的推测依据很可能还是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不过，监督小组既已成立，它总得做些事情来证明政府投入的预算是值得的，小组里那些高级官员显然已打好了算盘，不管在霍林赫斯特庄园进行着什么样的令人作呕的实验，这次行动一定能让他们的政绩单上获得关键的一分。

我总觉得整件事颇有一些超现实的荒诞意味在里面。谣言宣称，赫门兹及其同行在进行一项和猪有关的实验，于是人们开始热心地为这项实验取名字，从孩子气的“长了翅膀的蹩脚猪”到口气很大的“秘密的公猪战争”，什么样的都有。就连内政部也加人到这场可笑的命名游戏中来。一位白痴副部长从负责监视庄园的人取的各种绰号中找到灵感，借用了一个可笑的，但颇受欢迎的名字来作为此次袭击“目标”的名字——动物农场。可我自己的属下——哎，他们可真胡闹——总是乐于向外面的人解释为什么行动组里的人私下称这项计划为“平民岛”，而人们也总是很乐意听。（那是因为在Ｈ·Ｇ·威尔斯作品《人魔岛》中，那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从事科学实验的地方叫做“贵族岛”，实验最终没有成功。）在最后一次汇报行动进展的会上，负责武装反应小组的警官向我们保证，他们的人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庄园里的科学家有机会逃走，这些人能逃出去的可能性不会像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这时，坐在下面的内政部的官员开始窃笑，搞得这位警官一脸茫然。（原来，在动物农场，那个被拿破仑洗了脑的理想主义者就姓“雪球”。）

其实那位警官说的多多少少是句实话。行动开始后，等动物农场的科学家发现自己遭到了搜捕和袭击，拼命逃跑时，已经没有一丁点儿机会逃出去了。可惜这并没有让他们放弃逃跑，举手投降。

我在这次行动中所要做的就是：在穿制服的武装警察从大门冲进去，逮捕里面所有的人的时候，和我的属下四下寻找计算机和文件夹。我们并不指望能找到所有的记录材料，因为我们料到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一旦从睡梦中被惊醒，就可能马上动手毁坏磁盘，重新格式化硬盘。但是我们断定应该还有许多东西可以抢救回来，他们毕竟是科学家，给文件备份应该是他们的第二天性。

不幸的是，“事情远役有想像的这么简单。动物农场的科学家没有兴师动众毁掉磁盘和格式化硬盘，只是一把火烧了庄园。没有人事先想到配备防毒面具，所以当我们冲进庄园走廊时，马上就被里面弥漫着的浓烟给弄得头晕目眩。我们早该想到这古怪的浓烟有毒，应该迅速撤出来。实际上，我的大部分同事都那样做了。而我却是惟一一个彻头彻尾的大笨蛋，还在继续往前冲，一心想着跑到行动计划中指定的那个办公室。没办法，我老想着这是自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历险，而且以前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方面训练，不知道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

就在我听到树林里枪声大作，认识到这次行动实在是大错特错时，我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要是等我的小队注意到我的失踪，再冒险回来救我，恐怕我早就死了。但是有人及时地把我拖出浓烟滚滚的走廊，救了我的命。他们是动物农场的人，不过不是那些进行违法实验的科学家，而是几个比他们低一个等级的人。袭击一开始，他们不是往外冲，而是跑回房子里躲了起来，企图找到一条更为安全的出逃之路。

我清醒过来时，头痛欲裂，眼睛刺痛，还微微有些咳嗽。有一阵子我两片肺叶上的灼热感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我觉得它们似乎已经无法提取吸进肺中那温暖但带有霉味的空气里所蕴含的氧气。两分钟后，我才能确定，天可怜见，那只是伤痛引起的幻觉。

我挣扎着睁开紧闭的双眼，但屋子里太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又闭上眼睛，希望疼痛能消失。

有人抬起我的头，把一杯水放在的我的唇边，我挣扎着喝了几小口。这时，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说：“他没事了。”

我躺在那儿，努力想振作起来，这时，另外一个女子的声音说道：“现在的情况很不好。往上走没有逃出去的路。上面的空气都被火烧完了，我们只能打开地道口，呼吸从旧冰库来的空气。但是我们又不可能通过格子窗逃出去，那些窗子有半个多世纪没开过，早已年久失修打不开了。赫门兹早就该考虑到这些，他应该料想到总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工具箱里有钢锯。”一个男子的声音插进来，“如果我们提着杀出去……”

“他们用的是枪，埃德。”第二个女子告诉他，“就像布莱德比说的那样，他们想要消灭我们。他们甚至都懒得审问我们，更别说听一听我们的申辩了。他们只想要我们死。即使我们能逃到湖边，他们也可能在那等着呢。我们没机会逃出去了。”

“艾莉，如果在这儿等，我们有机会吗？”埃德问道，“即使大火明天再烧一天，他们也会尽快来翻查废墟，如果到时他们还在林子里，他们肯定还会搜查整个庄园。地道就是我们出逃的机会，如果我们能到达布赖顿，混进人群里，再到伦敦……我们就安全了。艾莉，我知道我们能，我们可以躲起来。”

我想告诉他们没有人想要杀他们，只要他们好好坐在这儿，等大火熄灭后就上去投降，他们就会没事的。可是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的。究竟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偏执？还有，武装反应小组为什么要开枪呢？

“埃德是对的。”给我水喝的那个女子说，“如果他们把旧冰库的门关上，我们就死定了。就算火势停下来，到地面上去的所有出口也不安全。我们现在就想办法怎么从窗子逃出去吧。应该派一个人看着这个人，虽然他伤得不重。就算他不攻击我们，他也会出卖我们的。”

“就让他待在那。”埃德恨恨地说，“把他扣作人质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不对？”

“如果他死了，也一样没有好处。”不知名的女子反驳道，“那样，我们就成了杀人犯，这会给他们的灭族屠杀以口实。”

灭族屠杀！布莱德比究竟给他们说了些什么？而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可我拒绝接受这个答案。我是科学家，可不是一个轻易就把谣言和传闻都当真的傻子。

艾莉指出：“我们不知道跟他一起进来的那些人都出去了没有。”

“是的，我们不知道。”另外一个女子承认，“可我们却知道他没有出去，如果我们把他丢下不管，那就是谋杀。”

“这简直是自杀行为。”埃德说，“但凯思是对的，艾莉。他们会把这叫做谋杀，他们需要一个理南，好证明开枪射击我们是正当的。”

我又咳了几声，一是忍不住，再则我想提醒他们，即使我无法发出任何一个有意义的音节，也是有权利发言的。

“你最好和他待在一起，艾莉。”男子的声音说，“如果他要攻击你，就用这个打他。”

很久以后，我才弄明白“这个”是指的斧头，而当时我只能胡乱猜测“这个”可能是个什么东西。其实，我是不会惹麻烦的。我还在试图让自己相信，我吸进肺里的毒气不多，不会致人于死地，肺所受到的损害不足以影响肺以后的呼吸功能。然后我听见两个人的脚步声踏着石制地板走了出去。我强迫自己放松，慢慢镇定下来。

终于，我渐渐恢复了过来，甚至也有力气感到愤怒了。我不再对自己还活着心存感激，而开始有些愤愤不平：我差点儿就去见上帝了！那些疯狂的科学家完全是出于怨恨才放了这把火。遵纪守法的科学家们——就拿我自己来说吧，绝对是个遵纪守法的遗传学专家——不过是和内政部合作，想要来看看动物农场的科学家的所作所为是否违法。他们却如此傲慢，根本不把那些法律法规放在眼里。除此之外，他们似乎还认为，如果我们不支持他们继续研究，那我们也别想得到他们的研究成果。显然，他们已下定决心，如果得蹲监狱，他们就要带走所有那些来之不易的研究成果，谁挡路谁就会惹上麻烦。

我一旦开始生气，怒火就很难停止燃烧。如果赫门兹和他的同事真的为了制造出人模人样的动物，把人类基因移植进猪的胚胎里，那么他们的行为真是不可饶恕。纵火伤人更是罪加一等。我从未相信过内政部以前说动物农场的科学家们干的事情，就在进入平民岛的大门时我还在想，也许这次行动将证明他们所说的都错了，不过是些不合情理的夸大其辞罢了，但是，这些科学家们这么快就动手放火，想要把这个地方变为一片焦土，不能不让人怀疑他们一定做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才会急于掩饰。

当然，我们事先应该想到这一层。不过我们仍然有可能都被骗了，这只是一个游戏，他们想要让民事犯罪小组和内政部的顾问专家们丢脸。

我躺在那儿，气愤难平。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现在的处境简直就是一个绝佳机会嘛——正好查明动物农场的科学家到底在捣什么鬼。

等我最终确信自己可以说话的时候，我心中也早已拟好了一个计划。

我开口问道，“艾莉是艾莉森的简称吧？”此时，我已经睁开眼睛好长一段时间了，双眼已完全适应了近乎一片漆黑的环境，能看清楚站在身边看管我的是一个自皮肤金头发的小姑娘，大概十四五岁吧。她那么年轻，不可能是实验室助手，所以我猜想她也许是某个人的女儿。我们知道住在庄园里的某些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但我们没想到这帮家伙放火时居然遗弃了这些孩子。

“是艾莉丝。”她语气僵硬地回答我。

“是梦游仙境里的艾莉丝？”我说着俏皮话，想让她放松下来。

“是镜中奇遇记里的艾莉丝。”她立刻回嘴。看来也没必要问她这两个艾莉丝有何区别了。

“我是斯蒂芬·希钦斯。”我告诉她，“我不是警察，我是遗传学专家，刚刚被内政部聘请为顾问。”

“你们都是暴徒。”她冷冷地说。我怀疑她实际年龄可能比看起来的还要大一点，也许有十六七岁吧。最后，我把这种傲慢归结为是一种早熟的表现，如今，孩子们的青春期都提前了。

我问她：“艾莉丝，那些科学家为什么要放火烧房子？”

她反唇相讥：“武装警察为什么要包围这座房子？”

“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我尽力让她解除怀疑，“我只是想找到那些科学家的实验记录资料。他们放火之前真该确保你们不会受到伤害，他们不是你的朋友，艾莉丝。你的父母是为赫门兹博士工作吗？”

“可以这么说。”她告诉我，语气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讥讽。

“此话怎讲？”我虽然已经感觉到她话里有话，却还明知故问。如果她不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孩子，那她肯定是那些实验品中的一个，或者说是——我提醒自己——那些人所声称的实验品。

“他们干的活同你们在猪圈干的活一样。”她不经意说出的话证实了我的推测，她也一定知道我的推测是什么，“你们在猪圈的饲料槽干的活。”如果这一切是真的，她的确是梦游仙境的艾莉丝。这是真的吗？这是不是一个弥天大谎，一个精心构筑的谎言？我不知道动物农场的人是否听说我已被拖出走廊，被带到这个黑暗的地方。难道动物农场的人在利用我，想要我相信他们的研究成果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厉害？如是这样，我该怎么办？是将计就计让她信以为真，还是仔细盘问她，拒绝相信外表像人的她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你是说，你不是人？”我问，想要弄清楚她不是在开玩笑。我知道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实际上，她只会告诉我她的父母不是人类。

“我本来就是人，”她说。

我忍不住想好好咀嚼一下这句话的含义，但随即告诫自己，继续问下去，看她还会说些什么。

“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你是人？”我让步，顺着她的意思说，“很显然，人们已把你看作是人，即使在比这更明亮的灯光下亦是如此。但是，如果你的父母真的是猪，你应当明白其他人也许就不会这么看。”说这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她的制造者已告诉她这一切了，而且说的比这更严重。这就是为什么埃德和凯思会那么偏执地认为他们会被杀死，也是武装反应小组开火的真实原因。

“站在镜子前，我知道我看见的是什么。”艾莉丝对我说。或许她想让我明白她这时提到《艾莉丝镜中奇遇记》里的镜子是多么聪明。“当然，镜子里的影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双眼睛在看着它，一个人类的‘自我’——我不是指人的‘眼睛’。”

这时，我突然想到，也许政治保安处对动物农场制造人的实验的情况早就知道得以一清二楚，也许他们的高级官员也打定主意在攻击真正结束之前对内政部隐瞒真相。如果真是这样，而且抓住我的人也知道这一点——就算他们不知道，他们也可能相信这一点——那么，我的处境可比我想像的还要糟糕。

“那么埃德和凯思呢？”我问她，“他们和你一样吗？”

“他们是人。”艾莉丝的口气肯定得很，好像在暗示我，她很清楚我们谈论的是哪种人。然后，她以一种特有的冷淡、乖张的语气告诉我，埃德和凯思是人，不过和那些从娘胎里生出的人不一样，在遗传工程学专家开始实验之前，他们是作为母猪肚子里的受精卵开始生命历程的。

《人魔岛》里的莫罗博士通过外科手术制造出了以自己的形象为摹本的野兽，但是现代科学家应该有更聪明的处理办法，他们也许还希望能走得更远，获得更大的成功。我只得再次提醒自己，所有这一切或许只是小孩玩的把戏，我所能做的是继续探查，看看他们到底在故弄什么玄虚。

艾莉丝自打开口说话，神情就放松了许多。但是她并没有完全麻痹大意，她在黑暗中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手里紧攥着那把斧子——只要我做出什么不对的举动，斧子就会抡向我。她肯定在不停地告诫自己，她现在正和一个男人被网在一幢燃烧的房子的地下室里，而那个男人可能很危险。看来，理智的谈话是建立相互信任最安全的办法。

“你认为你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你能像人一样思考，有自我意识。”我说得十分诚恳，希望自己听起来像一个无趣又无害的科学家（我确实是那样的，那时如此，现在也如此）。

“所有的动物都有自我意识。”艾莉丝平静地回答道，“我能意识到我是人，我热爱、尊重我的同类，不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出生的。”

“你怎么看待猪？”我问。

“我一样爱他们，尊重他们。”她回答道。“即使他们不是人。我不吃猪肉，或其他任何肉类。希钦斯博士，你对猪怎么看？”

我吃猪肉，也吃熏猪肉和其他许多种肉类，但是这会儿直接说这个会显得很不老练圆滑。我对她说：“艾莉丝，我认为猪不是人，即使移植了人类的基因，我也不认为它们会成为人。”

她的回答完全超出了我能料到的从一个普通的或者思想有些另类的十几岁孩子嘴里能听到的回答。“希钦斯博士，人是如何成为人的？”她问我，“你认为就是凶为那么一点额外的基因，那些突变了的基因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基因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相同的，可这并不能说明人类和黑猩猩的差异就是那不同的百分之一的基因决定的。即使是由这不同的基因决定的，这也不是一个存储不同的蛋白质的问题，而是如何控制使用的问题。而且，那百分之一的人类基因和猩猩基因大部分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

这些话可能都是赫门兹和他的合作者以前对她说过的，她现在不过是在鹦鹉学舌罢了。我可不敢苟同这番理论。艾莉丝似乎认为自己表达得很清楚，了解这些论点的重要性，但她有些犹豫，停住了话头，好像是觉得我不能理解她所说的，没能了解其重要性。

“往下说。”我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促使她松开了咬在下嘴唇上的如珍珠般整齐排列的白净牙齿，继续说了下去。

“从猿进化到人的最主要的原因，”她俨然以一副掌握绝对真理的神情对我说，“是当一部分胚胎细胞开始分化，准备发育出脑时，基因的开合方式发生了变化，以控制整个的发育过程。如果你想让大脑发育得比较大，你只需让更多的普通细胞发育成脑细胞。要让双手发育得灵巧，双脚能直立，都不需要其他额外的基因，你要做的只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用稍稍有些特别的方式对细胞进行分类，好让它们发育成与原本物种完全不同的骨骼或肌肉。一旦你掌握了方法和诀窍，要想成为人就没有那么困难了。牛可以成为人，羊可以，狮子和老虎可以，大象和马可以，海豚和海豹也可以。狗、猫、老鼠也许都能变成人。小鸟可能不行。那蛇和鲨鱼呢？这也得等你认真地研究一番后才能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都是由卵子发育而成的，希钦斯博士，只要我们能把精力投入到塑造出人一样的大脑、双手和脊椎骨上，那些本是猪、驴或者山羊的卵子也可以发育成人的模样。这种想法可能令人不安，但它确是真的。”

这种想法确实令人不安。我曾经这么设想过，也曾因为有这个念头而坐卧不宁。但是一想到艾莉丝是有备而来，是受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之托，甚至更有可能是她自己主动要求来说服我的，我就更加不安起来。

我再次提醒自己这可能只是一个谎言，一个精心编造的弥天大谎，旨在让我错以为平民岛上的人已经掌握了上帝般的造人能力。但是，如果这一切是真的，我们就有事可做了。

“艾莉丝，你想正常地生活，像其他人一样吗？”我颇为得意地昂着下巴问她，“你想去读书，念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儿育女吗？”

“我本来就过着和其他人一样的生活。”艾莉丝语气冷淡，假装不明白我话中的弦外之音，“我上过学，希望以后的日子顺其自然，到时就像其他人一样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可她语气中分明有一种她并不期望这些事的意味，她只能指望被人围捕、追杀，最好的结局是关进监狱，最坏的是被人开枪打死。她的语气还告诉我，她希望为自己的生命而战，为自己作为人的权利而战，再说了，她手里还拿着斧子呢，才不想听我胡说八道。

“我不能确定你能像正常的十几岁的孩子那样生活。”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以诚意取信于人，于是坦率地说：“那些塑造了你大脑、双手和脊椎骨的科学家触犯了法律，当然这不是你的错，可事实摆在眼前：你是那些违法的基因工程的产品，法律不会承认你是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也不会承认。无论你想要做什么，首要前提是人类社会是否愿意承认你是人，而这种前提是不可能存在的。你得明白，你自己认为自己是人是不够的，这需要整个人类社会来决定谁是人，谁不是。”

“不，不是这样的。”她立刻反驳道，“白种人以前拒绝承认黑人是人，德国人也曾拒绝承认犹太人是人。可那并不能证明黑人或犹太人和其他人更缺少人性。那些竭力拒绝承认其他人身上也有人性的人才没有人性，他们拒绝尊敬、热爱自己的同类，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违反道德的。”

这姑娘讲起道理来头头是道，根本不像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她也尽量展示自己能言善辩的能力。我禁不住想，要是给她机会在大庭广众面前为自己申辩，这点会不会反而成为她的弱点。没有人喜欢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人，更别说一头出身卑贱的猪。如果艾莉丝想混迹于人群中，她就不能太精明，太能干。不过，就正如她固执的成员一样，真正的人类往往并不是那么聪明。

“你认为那些把你创造出来的科学家们的行为是符合道德的吗？”我问她，“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将会把你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知道一旦被发现，会有什么样的事情降临在你和他们自己身上，而且他们也一定知道总有一天你们会被发现的。”

艾莉丝回答说：“我能理解一个不愿生下自己的小孩的奴隶，因为小孩一生下来就注定是奴隶。我也能理解那些愿意生下孩子的奴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人，自己的孩子也是人，他们寄希望于将来，希望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认识到这点，接受这个事实。如果拒绝生下孩子，那就是向不幸屈服，向厄运俯首称臣。”

“艾莉丝，那些创造你的科学家为什么要毁掉原始资料？他们急于烧掉一切，不惜送掉你的性命—一我是自个儿闯进这个死胡同的，可以抛开不算。”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真正了解研究取得了什么程度的进展，因为他们想故弄玄虚，想要骗人。我在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因为他们想利用他们获得的知识作为谈判的筹码，”她说，“为我们，同时也是为他们自己。如果你们得到实验的有关资料，你们会阻止所有这类实验。现在正凶为你们阻止不了，我们才能有应对的办法。”

她似乎认为自己的推理十分合情合理，殊不知她的强词夺理的言辞暴露出了她的孩子气，不管是内心和外表，她仍然都还是只是一个孩子。

我认为，从理论上讲，要把动物胚胎发育成人形，需要在早期更改动物胚胎让它发育成人类胚胎，要让动物大脑的脑容量增大到和人的脑容量一样的水平，而且增容后的动物大脑接受知识的能力应该不会比真正的人脑强。如果真是这样，和那些同样在异常环境下长大的真正的人类孩子相比，艾莉丝应该不会聪明多少。不过我知道，在无法看到她的成绩档案的情况下，过于轻率地自以为是和妄下结论都是很危险的。

“艾莉丝，没有人会同他们谈判、做交易。”我对她撒了谎，“他们犯了法，所以会受到处罚。也许，他们的研究成果要真丢了，那最好不过了，这样就没有人会重蹈他们的覆辙。”

“你真傻，希钦斯博士。”艾莉斯平静地说，“如果这成了一个谜，只会让更多的人对这个研究产生好奇之心，想要去解开这个谜，而如果解开这个谜并不是那么困难……”

说到这儿，她又闭上了嘴巴，仿佛下面的话有什么不祥之兆。她仍然试图以她巧妙的方式说服我：我的世界已经结束，新的世界已然开始，如果她和她逃跑的同类遭到武装反应小组的射杀，他们就会成为烈士，为一个任谁也无法阻止其发展的伟大事业而牺牲的烈士。

“艾莉丝，你看过《人魔岛》吗？”我问她。

“看过。”她说。

“你认为怎么样？”

“这本书是一个寓言，它说的是通过外科整容手术和记忆存储就可以制造人。这是千真万确的。要判断一个人——不管他是母亲生的还是由科学家制造出来的——是否具有人性，具有人的特点，得看他的行为举止，他是否热爱、尊重自己的同类。”

我问她：“你认为有多少自然出生的人能通过这个检测？”

“不知道。”她回答说，“我希望有很多。”

“我能通过吗？”我再问。

“但愿你能通过。”她随口答道，“我只能这么说，你说对吗，希钦斯博士。因为我确实不知道你是否能通过。你认为你能通过吗？”

“没有什么开枪射击，”我避而不答她的问题，“警察只是想把相关人员逮起来。如果你的制造者没有放火烧房子，并叫所有人四散逃跑，没有人会受到伤害。到时，社会就会以非常合情合理的方式来决定你们是否具有人性这个问题。”

我希望讲的是事实，但心里仍隐隐地担心，我获准参加的这次行动可能只是整个计划的一小部分，要知道民事犯罪小组可是早就邀请了武装反应小组。

“是吗，”艾莉丝说，“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不是？在我看来，我们是否具有人性这个问题，在某些人的心中似乎已有定论。当然，你们永远也无法知道是否逮住了我们所有的人，即使埃德和凯思没有到达旧冰库那儿，即使他们在逃跑的途中碰上警察给抓住了，你们也弄不清楚我们有多少人从你们监视小组的眼皮子底下逃了出去。”

她显然是暗示我一些东西，但我却弄不清她说的是真是假。不管如何，我认为是把斧子抢过来控制局面的甘寸候了。假如我真的抢到了斧子，后来发生的事情可能就大不一样了。

事后，我反复回想，认为自己幸运至极，艾莉丝当时是用斧子刃背打我的，如果她用斧刃来砍我，准能一下子就让我脑袋开花。

我再次醒来时，头和眼睛都不再刺痛，但神情恍惚，看不清东西。所以过了好几分钟才弄明白自己不是在天堂，而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不久以后我得知，消防队在地下室搜寻幸存者时发现了我，他们在当天午夜以前把我交到了医护人员手中。不幸的是，医生们给我服了药，让我睡了三十六个小时。所以我错过了官方的验尸过程和扫尾行动，但是行动小组很快就过来听取我的报告，并向我保证，以后还有用的着我的地方。

“他们有三个人。”我告诉黑德利警官，“我只见过其中一个，但因为太黑我没看清她的模样。她留一头齐肩的金发，在微弱的光线下可以看到她微笑时露出的整齐的牙齿。我不敢说再见到她时——不管是死是活，我还能认出她来。她叫艾莉丝，她管其他两人叫埃德和凯思，他们一直想到达湖边的一个冰库，但隧道已被堵死。你们抓到他们了吗？”

“他们还告诉你什么？”黑德利真是够狡猾的，用提问来躲避回答。

我可不想跟他捉迷藏。“你们抓到他们没有？”我追问道。

“没有。”他勉强回答说，“但地道至今仍堵着，已经堵了大半个世纪了，没有人能从那儿逃出去。”

“你们在房子里没有抓到那三个走散的人吗？”

“没有。”他承认说，“但请你原谅，我必须得说一句，希钦斯博士，我是来听你的汇报的。是的，他们可能是小猪，也可能不是。你的同事正对我们送去的被击毙的人进行尸检，在没有拿到验尸报告以前，我们不能下任何结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很愿意把所有的尸体都看做是人的尸体的。在你的同事把ＤＮＡ检测结果交给我们之前，除了我，还有很多人都不愿意看到与此相反的结论。不过我们没有抓到任何活的小猪。现在，你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好吧。”我说，“但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开枪射击是行动计划的一部分吗？你们是不是一直企图杀死这些孩子？”

他看上去实在非常震惊。“当然没有，”他说：“他们不停下来，一直跑，我们警告了他们的。”

我知道那些孩子已得到警告，为了减少伤亡，警察已多次开枪示警。

我努力回想，尽量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事件，黑德利把我说的话录了音。我边讲边观察黑德利，发现他脸上神情渐渐凝重，我猜想政治保安处的官员跟我一样困惑，简直不知道什么话是真什么话是假。

“看来问题是越来越难解决啦。”黑德利关掉录音机对我说，“我们不知道可能有多少小猪漏了网。自从把赫门兹和他的朋友被关起来以后，我们一直在和律师打交道，这其中包括那些宣称要为你的逃亡朋友和她的同类辩护的律师。”

我问：“有多少人死了？”

“只有七个。”他有气无力地回答，似乎七个对他来说不算多也不算少。“其中三个是真正的人。很不幸，但这确实是他们自己的错。我想他们希望我们向他们开枪，好陷我们于不义之地。赫门兹一定叫这些孩子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停往前跑，因为他知道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会被杀掉。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

我还告诉黑德利，布莱德比早就警告过他的实验对象，有人试图消灭他们，但我不相信这个警告仅仅是出于愤世嫉俗，玩世不恭。在我看来，他在认真思考一些问题，而且事实也确实如他所料。如果艾莉丝和其他人真的逃了出去……

“在法庭上我们也许很难证明其他四个人不是真正的人。”我对黑德利说，也许他早就知道了。“ＤＮＡ检测有没有证明他们是转基因生物？”

黑德利摇摇头。他好像听懂了这个问题的弦外之音。在动物体内移植人类基因显然是违法的，可是，如果艾莉丝告诉我的是事实，那她可不是什么植入了人类基因的动物。从基因角度来讲，艾莉丝是彻头彻尾的猪。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赫门兹的律师就会以此来证明赫门兹和他的同事根本没有犯法。他们很有可能取得胜诉，这个可能性虽然很小，但不是完全没有。假如行动小组已抓到艾莉丝，而她又被证实真的跟人类完全相同——除了基因，其它的都一样，她的律师就会在法律条款中所说的“人”可能和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

不管最初的目的是什么，这次的行动显然已经把一切弄得一团

糟，现在只能由部长来理清这一团乱麻，看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是部长的智囊团成员之一，得总结出这次动物农场袭击事件失败的教训。政府部门已经因为纠缠于各种琐碎细小的杂事而造成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现在想要控制住局势也已为时太晚。

在我进一步的追问下，黑德利也承认如果没有实验记录的副本（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已经被销毁了），我们将无法确认实验室制造出了

多少“小猪”。这些实验品一直被关在庄园里，监视小组看不到他们。

实际上，就算监视小组有机会看见他们，也无从把他们从普通人群中辨别出来。只有制造小猪的科学家和小猪们自己知道到底有多少“小猪”，但谁也无法确认他们提供的数据是否可信。现在我们可以确认的是，只要这些小猪还能活蹦乱跳地逃出庄园，他们就可以混迹在人群中，不被发现。还有，他们中一些人或许已去了布莱顿，伦敦或其他任何地方。

从表面上看，我的证据至少有一个价值，那就是已有三个小猪逃跑了。黑德利告诉我，其他的情报来源则表明，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小猪，都是雌的，可能在庄园后的树林里逃过了行动小组的追捕。黑德利也不是傻瓜，他明白加上我所得到的信息暗示着，所有的小猪数量可是比上帝在伊甸丽里创造的人，或是恶魔从地狱里带出的魔鬼都要多。

当然，作为科学家，我不能完全肯定这些小猪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转基因生物体通常都会丧失生殖能力，但这些人造女孩完全有可能会生育后代，这些让人众说纷纭的后代还可能长着猪嘴和尾巴。我们必须得考虑到这种最坏的可能性。让外表似人的小猪从母猪子宫里生出来，听起来是比用母猪耳朵作为原材料来做出一个钱包更不可能，但是作为科学家，我们实不能妄下论断。既然我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个违法实验，我能知道多少真相？现在，我们对实验内容一无所知，除非某一天赫门兹、罗林福特或者布莱德比原意思跟我们解释。

我想，等出院后如能继续留在行动组里，那我真是个幸运的人。再说了，他们也需要我。以前，我是被聘请去分析数据，而不是审讯谁，但是现在形势已发生变化，我有必要承担新的任务。我和艾莉丝谈过话，比其他同事更有优势，所以，一旦费尽心思说服医生同意我出院，我就怀揣着一口袋的药急匆匆离开了医院。

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正在警察局里受审，当我到那儿时，黑德利对我解释说：“我们还没有起诉他们。这会儿，他们应该算是自愿跟我们合作，协助调查。我们可没忘记能以纵火罪、绑架罪和虐待儿童罪来起诉他们，但在掌握确凿证据以前，我们倒要看看他们还有那些律师会玩什么样的把戏。要是他们全盘招供，告诉我们备份资料放在哪儿——如果他们确实把备份资料藏在了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仍可以把这一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

我觉得备份资料可能还是存在，不过我无法确定那些疯狂的科学家是否真的会保留它们。

在与赫门兹的会面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想，我们这边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整个事件，并且充分认识到此次事件的复杂性。我想自己也许正在走向我研究生涯的顶峰，一个比我想到达的高度还要高的巅峰——只要我能小心谨慎，沉着应战。

会面过程自然要录像，但法庭不会同意让这些录像带作出庭证物。

我说不上来赫门兹看我时那复杂的表情到底是什么——里面起码有一丝轻蔑，一丝嫌恶，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这种表情看我。我第一次见赫门兹还是２００６年的事情，他那时已在政府资助的企业里工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做扫尾工作。但是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小组公布它的宝贝成果以前，它的很多雇员就逐渐被私人企业吸收、聘请。因为，比较基因学被认为是将来一大热门。我并没因他跳槽而歧视他，他为什么反倒无缘无故瞧不起我呢？

在２００６年的时候，试图在人类基因组计划所整理出的基因排序数据的基础上研发疾病诊断仪器，从而赚取金钱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多年前法律就已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哈佛大学实验室却申请到使用老鼠基因的专利。随后，以此为先例，各种动物基因的专利申请和疾病模型纷纷建立起来。假设所有哺乳动物与人类的基因至少有百分之几十五都是相同的，那么显而易见，那些野心勃勃的生物技术公司最想做的就是把实验目标努力集中到动物身上，从而绕过道德禁区。猪一直是器官异种移植的首选动物，所以很自然地成为了基因排序和潜在利用的首要目标，因此赫门兹和他的合作者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也不足为奇。然而，让人惊异，也令人不安的是，赫门兹他们早已决定越过禁区，冲破欧洲法院就如何利用人类基因所制定的相关法律的束缚。对我个人来说，更令人吃惊和不安的是，当我坐下来讯问他，他看我时的神情，没有一丝的负罪和惭愧。这让我一下子提高了警惕，不禁提醒自己要比平时更加谨慎。

“首先，赫门兹博士，”我小心翼翼地说，“我谨代表政府，向此次在这次对霍林赫斯特庄园发动的袭击行动中不幸遇难的死者表示深深的歉意。警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庄园里有重大的违法事件发生，他们完全是根据法律条款采取行动的。但是，他们深感遗憾的是，那么多人在逃出房子、受到警告后仍拒绝停下来，迫使武装反应小组开枪射击。”

“别说这种屁话，希钦斯，”赫门兹倨傲地撇着嘴反驳道，“他们要起诉我们吗？以什么样的罪名？”

“好吧。”我说，缓和了一下语气，目的是想给他一个错觉，尽管不一定能让他心悦诚服，但我得让他认为我不会再说那种屁话。“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起诉你们，以及以什么样的罪名起诉。在这个问题上，警察局内部的分歧很多，还在争论不休。但是只要他们抓住哪怕一个逃跑者，那些强硬派就会采取行动——他们肯定会起诉你们的。到时，你就得提出你的条件，如果你有的话。”

“难道你不是来提条件的？”赫门兹反驳道。

“不，”我说，“我不是来提条件的。你心里清楚实验的具体情况是否违法。你也知道住在庄园里的那些孩子的身份，他们出生时登记的各种数据，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你想为此作出解释，为自己开罪，免得警察误解，你最好抓紧时间。”

他没有笑，不过也似乎没被吓倒。他说：“想必你们已经鉴定出了那些死人的身份吧？”

“恰好相反。”我小心回答道，“警察发现那些尸体不是有记录的任何失踪人员，这正是让人担心的原因。那些由你和你的同事制造出来的孩子在警察局没有合法的记录，他们没有监护人，所以警察完全不明白这些孩子如何成为庄园的住户的，退一万步说，假定他们是庄园的合法住户，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也没有医院的注册记录？或者……”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赫门兹打断我，“如果你们打算继续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想我得等待正式审问，让我的律师决定我该说什么。”

“你们放火后，我跟其中的一个孩子谈过。”我突然对他提起这事儿，“她似乎相信她不是人类子宫里生出来的。是你告诉她的吗？”

他回答说：“我们告诉了她的身世。”

“什么样的身世？”我问。

“她是科学实验的产物。”

“一个违法实验的产物？”

“当然不是，我或我的同事都不曾把任何人类基因移植到其他动物身上，我们是极为小心地在现有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实验的。”

“但是你们从没有发表过你们的实验结果，你们没有申请专利，即使是一个私营企业，行事通常也不会如此遮遮掩掩。”我提出了质疑。

“我们没有发表是因为实验还没有完成。”赫门兹说，“现在，由于你们这种种族屠杀一样的介入，它永远完成不了了。我们没有申请任何专利是因为没准备好提出申请。而且这事与你们，与任何人都无关。我和罗利、布拉德能自己为实验项计划筹措资金。”

“警察并没有向庄园开火。”我向他解释，“你们的设备和记录资料遭到破坏不是他们的错，那是你们自己干的。”

“不，我们没有。火灾是一个意外，是由袭击引起的混乱造成的。”

赫门兹在撒谎。

“你们实验的问题不仅在于资金的筹措方式。”我不希望再继续和他纠缠这个不相干的话题，明确地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实验是秘密进行的，你们想尽一切办法保守秘密，人们会认为你们把一些私生子或弃婴作为实验对象。就算你们拿自己亲生的孩子做实验，那也是违法的……需要你们解释的疑点太多了。”

“其实你们已经知道了问题的答案。所以你们如果停止追杀，我们会取得更好的进展。”

“真是不好意思，”我说，“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女孩子告诉我的一切是否只是一堆谎言，想让我们认为你们的实验非常成功。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我们无法去质问死者，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些通过了指纹基因鉴定的有着人的外表的猪是否会说话．是否具有理性思维。我认为，在地下室的那一幕是你们刻意上演的。既然警察早就封锁了那个旧冰库，他们二二个是如何能逃跑消失的？”

“也许他们找到了另一个出口。”赫门兹说，“跟你说话的那个女孩是谁？”

“她称自己是艾莉丝。”

“我们都叫她艾莉丝。”他向我证实女孩并没有撒谎，“这么说，她没有死，没被警察逮住？”

我告诉他：“他们会逮住她的。不管她是谁，还是什么东西，她都无处可藏。不管她逃到哪个国家，她都会受到审判。在如今这个时代，没有一个逃亡的人能瞒住自己的行踪很久。”

“那些追杀她的人也瞒不住自己的行踪。”赫门兹说，“把一幢在树林深处的房子包围了一个晚上还可以不让人知道，可连续几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捕是另一回事了。你们要抓的人有多少？”

“逃跑的人有多少？”

赫门兹脸上依然没有一丝笑容，可他知道这是自己手上一张王牌。如果我们被他们骗了，误以为至少有七个人（实际上可能只有四个），我们就会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进行搜捕。他是对的，想要隐瞒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搜捕逃犯的行动确实很难——暂且不去管“搜捕逃犯”这个措辞是否合适。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突然问他，“去尝试这样奇怪的事，为什么？”

“你也是遗传学专家，希钦斯博士，”他回答道，“在那么多人当中，你应该是能理解我们的人。”

是的，我能理解。现在是时候让他明白我是了解这一切的。我说：“如果你们确实成功了，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是那只是由于偶然。我无法想像你们开始做实验的时候，是否对这个应用基因移变的实验能成功到什么地步有个最基本的概念，我只能假设你们开始实验时只是想了解胚胎可塑性的极限在哪里，如果早就意识到会有惊人的后果出现，你们也不至于敢把人类解剖样板叠加在猪的胚胎之上。一旦发现自己制造出来的小猪竟然具有人类的许多潜在能力，你们一下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无法决定下一步该干什么，不知何时又该如何停止实验——于是，你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悄悄监控这些小猪的成长。当警察最终采取行动时，你们一定大大舒了口气，因为他们从你们手中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赫门兹盯着我，脸上出现了新的表情：一丝钦佩。“你一直说‘假设’，”他说，“但你并不相信这个假设，对不对？你完全知道艾莉丝不是虚构出来的，是真实存在的。”

“我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告诉他，“只有你们才知道。你认为她有多聪明？”

“不是非常聪明。”他对我说，假装不太愿意告诉我，“少年早慧，但和平常的孩子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不过，希钦斯博士，她的父母是猪。我们确实在做这种实验，不管你把我们拖进什么样的法庭，我们已准备好为自己辩护，我们将自始至终为自己辩护。顺便说一下，你用了‘应用基因移变’这个词，我很喜欢，比布莱德取的‘基因再装箱’听起来更贴切。如果你知道实验的具体内容，你一定明白这个实验还会有人做下去，但至少现在不会。”

赫门兹的意思不仅是说，他和他的同事会为实验的合法性以及这种崭新的生物技术的优点辩护，还有一丝“我们已作好准备，要为第一批实验产品的人性作辩护”的意味。也许，他还有些感激警察的强行介入，但在警察开始攻击以前他早已打定主意如何玩这场游戏。他鬼使神差地获得了上帝造物般神奇的能力，同时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而我们这一方却不是这样。我们一阵瞎闯，胡乱开枪。虽然这不是我的错，但如果事情越变越糟，我得和其他所有人一起承担责任。

“我还知道这不仅仅只是在胚胎发育过程中时不时地进行干涉那么简单。”我说，“猪的基因可能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与人类相同，但这还不够。不管你对艾莉丝说了什么，你要把剩下的百分之一点四补足，其工作量也将是巨大的。也许你可以从基因库复制接近的基因序列，利用ＹＡＣ①作载体让它们进行繁殖并通过逆转录酶病毒移植到胚胎里，但这也不能使实验合法。人类基因组就是人类基因组，即使你们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一旦把它移植进猪的胚胎里，那就是犯法。”

“我们没有移植任何东西。”赫门兹坚持说道，“我们也没有犯法。让我们到法庭上去证明这一点。但你们不会这么做，是不是？”

【①ＹＡＣ，酵母人造染色体，英文全称为yeast artmcial ehromosome，将来自其他物种的较大片段ＤＮＡ连接到酵母ＤＮＡ上得来。ＹＡＣ常用于将一百万个碱基以上的外来ＤＮＡ克隆到宿主细胞中，在宿主细胞中外来ＤＮＡ能随着酵母细胞中的其他染色体一起复制。】

“那得看具体情况。”我避而不答。赫门兹又撇了撇嘴角，我知道这场游戏得玩大些才行，“你得告诉我更多情况，”我依然咬着刚才的话题不放，“如果你们没有移植人类基因，你得让我知道你们到底干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他直截了当地反问。

我算是官方代表，现在我得亮出我方的条件了。我告诉他：“因为我们可能会放着这事不管，不做出任何处理意见。我们也许不能毁掉你们的研究成果，但可以从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中脱身出来——哪怕是一段时间。”

“不行，”赫门兹语气既疲倦又坚定，“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罗利、布拉德和我都想过，但最后决定不能那么做。我们不是警察，希钦斯博士，我们也不是政治家，不是律师，不能对此置之不理。我们就是不能这么做。不是因为告诉你们没有任何好处——尽管它确实没有，而是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问题。我们不会同你合作的，希钦斯博士，我们会坚持到底的。他们是人，农场和动物园每一种动物产下的后代都有可能成为人。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无法忽略这个事实。我们不会跟你做交易，我们要把事情公开。”

“不发表实验成果，秘密进行实验的是你们。”我提醒他。

“实验还没做完。”他告诉我。我知道他不是在逃避我的问题。

“要是你说出事实真相，”我告诉他，“那实验就不会被停止。但你得让我相信你。”

他盯着我，依然是那副憎恶的表情，终于他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下来。和我一样，他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把这次见面的录像带翻来覆去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看了好几遍，政治保安处的长官和内政部的官员仍不得要领。

“那么，”特别小组的一个长官说：“和你谈话的那个女孩倒算得上挺聪明伶俐，但她不能去法庭，更别说上日间电视节目。她是猪，一种动物，我们可以把她送到屠宰场去。如果我们认为合适，我们可以把他们统统消灭。”

“我们还不必走那一步棋。”一个下级官员进来插话说，“一旦人们了解她究竟是什么，对她的看法就会受到影响。她是如何聪明伶俐一点都不重要，没有人会把这事当真，去做一个像她那样的东西出来。我们不必在泼洗澡水时把孩子也泼出去。”

这个官员的真正意思是“我们不要在泼孩子时把洗澡水也泼出去”。他认为此项技术可用作特殊用途，当然是秘密用途。即使法律顾问认定整个此项技术研究领域超出法律限制，政府批准的特殊用途也可凌驾于法律条款之外。他在考虑设计出一种绝顶聪明的动物，可以用作间谍或士兵。年轻时他或许是那些乱七八糟的连环画的忠实读者，所以脑子里才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那个永远是副部长的官员显然考虑问题更深刻一些。“应该有她的档案，”他沉吟道，“问题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些档案资料，所以此事才变得如此扑朔迷离。如果谣言一旦传开．说可以用普通的仪器，低微的成本就可以把动物胚胎转变成具有情感的人，那么人人都会好奇它是如何制成的。我们行动太迟，迟了几年，而不是几周。我们应该在有证据表明已经有人违反现行法律之前就已制订出新的相关法律。”

“如果没有档案资料，”我平静地说，“即使有新的法律，我们也不一定有办法确认他们是违法的。这只会让事情更加扑朔迷离。”

“她是猪，希钦斯，”一个讲话直率的警察说，“她是一个外表看起来像小女孩的猪，如果这样的遗传工程不算违法，那算什么？”

“假如赫门兹说的是实话，”我说，“从法律意义来说，应用基因移变学根本不属于遗传工程。他只是以某种方式补齐那百分之一点四不同的基因。如果他想方设法把所有人类基因组都移植人动物体内，那么他会和以前尝试相同实验的人一样面临同样的失败。如果赫门兹告诉我的都是实话——我也倾向于相信他说的是实话，那么他的方法就没有违法，而且这种方法更好。这事要闹到法庭上，我们倒该庆幸备份文件已经被毁掉，否则，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就可利用这些文件为自己作成功的辩护。到那时，我们就会显得极其愚蠢。”

“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副部长说，“在法庭宣判无罪后，他们若还想活下去，就得与我们做笔交易。他们告诉我们秘密，并签订一份协议不泄露这些秘密。真正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其他人重复他们的实验，人们极有可能得知他们的方法或听信谣言之后而蠢蠢欲动。”

“除了怪物谁会想到做那样的事？”警察的头儿问，“难道你真的以为满世界的人都想制造出人的复制品？即使是那些极端的主张动物解放的疯子大概也不会吵嚷着要保障小猪两腿直立行走和穿衣戴帽的权利。这就是现实。有些动物甚至比其他人还聪明能丁，我们就是那些‘其他人’，而且事情还会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是让他们停止胡说八道，同到事情的实质上来的时候了，我告诉他们：“你们根本没把艾莉丝当回事，根本没有认真听艾莉丝和赫门兹在说些什么。想想看，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如果她不是假扮成人的小猪，如果她真的是人，那么……”

“她不是。”警察冷冷地说，“从遗传学角度来说，她是猪。就是这样。”

“根据她说的情况，这跟遗传学无关。行动小组的行为同其他的人类行为没什么两样，而艾莉丝的那些兄弟姊妹被开枪击倒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同类会向一群手无寸铁的孩子开枪。目前没有她的学校记录，而且在她同意做测试以前，我们对她的智商高低只能做个猜测。但据我同她的谈话和赫门兹向我作的保证等种种迹象来看，我敢打赌她的智商比一般的十几岁的孩子都要高。而你们并没有认真考虑这其中隐含的事实。”

“如果具有人的外形的猪竟比真的人聪明，那就更有理由确保世界上所有的猪都应该待在猪罔里。”来自政治保安处的一位官员坚持这点。部长到目前为止似乎听得兴味盎然。

“如果赫门兹说的是事实，”不理会警察的打岔，我继续说，“赫门兹和他的同事制造艾莉丝时不需要移植任何基因，对尸体的ＤＮＡ检测分析也支持这个论点。就像艾莉丝指出的那样，人类和黑猩猩的差异非常小，最重大的区别存在于那些突变基因之中，突变基因能够控制其他基因的表达方式，从而决定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哪些细胞能发育成肝细胞，哪些能发育成神经细胞，并在这些细胞基础之上如何建造起符合解剖学的人体结构。如果你拥有另外一套能够取代那些控制基因作用的控制机制，那么这些控制基因就不再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将成为多余的基因——只要你做实验用的这些胚胎里有足够的基因能供你把它们制作成不同种类的控制基因，你就可以使任何胚胎发育成你想要的任何形状，可以用猪、牛、老虎、大象的胚胎制造出人——正如艾莉丝所说。反过来也同样如此。”

“真是胡说八道！”那警察说，“你一直在说那些科学家企图弥补人类基因与动物基因间的差异，我们正是因为有这些与众不同的基因才成为人的。”

“没错，”我表示同意，心里想着要让他明白，我得把这事解释得尽可能的清楚明了。“就像你认为的那样，直到今天我还一直以为，动物农场的科学家们必须得移植那部分与众不同的基因，或者从人类基因库中合成这些基因并把它移植入实验体内。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同基因有关，因为拥有基因只是实验的一部分，你需要控制基因的表达方式，而这就是应用基因移变学所要研究的。我们对遗传工程的基因移植太过熟悉而没有考虑到还有其它方法——但是，赫门兹和他的同事们却另辟蹊径。我们并不是因为有基因移植人体内才成为人的，我们体内能产生新的基因。实际上，人类染色体内三十亿的碱基对只有几百万得到了表达，而我们以前把那些余下的碱基对都叫做垃圾基因，这无疑是对人类的侮辱。大部分的碱基对像卫星一样重复着自己的序列，但在这些卫星间却存在着成百上千的被截短的基因和假基因，由于不断变换位置，它们的繁殖一直此消彼长。

“猪身上也许有百分之九十八点六的基因都与人类相同，但是它们身上也存在着完全与人类不同的原基因，这些原基因不仅存在于猪的染色体内，而且大部分的位置都很好。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根本不需要移植人类ＤＮＡ——他们要做的只是识别出猪的ＤＮＡ。就像艾莉丝把我关在‘奇境’里时说的那样，如果你们能在猪身上做实验，同样也可以在牛身上做实验。假设老鼠和蝙蝠的祖先比猪的祖先同人类更接近，你们也许可以在其他成百上千的动物种类中进行同样的实验。”

“这话听起来仍是一派胡言，”警察又说，仿佛他就是一个周执的、不停旋转的ＤＮＡ，无望地想要把所有的染色体都接管下来。

“警官先生，你也许不喜欢这里面隐含的意义，”我十分厌倦地对他说，“但仅仅把它叫做胡言乱语是不够的。我不知道赫门兹到底是怎么做的，因为在得到保证以前他不打算告诉我们。我所知道的是既然我已了解实验是可以做到的，我该如何去尝试他的方法。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想用序列发生器去弄明白如何描述和阅读碱基语言，那么改造和刺激原基因也许是实验中十分容易的部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一种方法，如果这种方法能延缓胚胎的物种形成阶段——在此阶段母亲子宫内的胚胎将发育出自己的基因——我也许能阻止突变基因起作用。假定一些动物物种的形成阶段来得比其他动物的晚得多，阻止突变基因起作用就不是难以跨越的障碍。仔细研究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三人一起进人霍林赫斯特庄园进行实验以前所发表的研究报告可以看出，当时他们可能已经在利用人类母体内的组织作为胚胎感应过程的媒介。那当然不是遗传工程，没有法律禁止成熟组织之间的相互移植，或者在组织培养中使用人类身体细胞。相信我，先生，应用基因移变学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生物技术研究领域，没有任何一套现成的法律对它有约束力。”

“那么，你是想告诉我们那些该死的动物农场的畜生，还有每一个家养宠物都有可能成为人？”政治保安处的官员看着我，脸上轻蔑与不屑的神情和赫门兹如出一辙，只不过没有赫门兹那样理直气壮。

“不是。”我耐着性子说，“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些动物的胚胎现在很有可能成为人的。在动物的使用方面，道德伦理方面还需要增加一个全新的尺度，尽管还不知道这个尺度的范围。我们有理由确信鸟类和爬行动物体内不需要蛋白质模板基凶，一些小型的哺乳类动物体内也没有。变形可能性的限度到底在哪里还是一个小问题，关键是人类的命运将几乎完全由基因的发育来决定，除非我们不是一场巨大骗局的受害者。但如果我们没有被骗，赫门兹就是对的。艾莉丝和她的同类与你和我一样都是人。当然，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允许哪种技术来制造人。”

我停顿了一下，等待他们对这番话的反应。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吃惊而大呼小叫，他们等待着，想听听看我还有什么要说。

“我们毕竟是以自然方式出生的人。”我对他们说，“是大自然不经意间选择的产物，对我们基因表达的控制留给了其他基因。突变基因从来不是解决胚胎形成的最佳理想方案，而只是产生ＤＮＡ时的临时的替代品。艾莉丝身上的人的特征是由那些相对来说不是很熟练的技术制造出来的，我们已有的证据也显示这些技术可以更好地制造出人，即使现在不能，将来也一定能，只要我们发挥聪明才智攻克这个难题。

“先生们，妖怪已从魔瓶里出来了。我们可以通过颁布法律来禁止所有针对人类的遗传工程，如果认真分析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比的实验，我们可以确信在猪身上做的胚胎实验将来有一天会被限定在这些法律的适用范围内。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和他所拥有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不足之处实难一一列举。赫门兹他们已找到新的方法，可以让我们着手改善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假设艾莉丝说的是实话，我们则已经穿过魔镜，没有后退之路。你也许可以阻止动物直立行走，开口说话，但你却不能阻止人这么做。如果一头猪都比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要好，不难想像只要给一点适当的帮助，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部长和他的属下点着头，表情严肃，警官先生更是一脸茫然，愣在那儿，只有副部长以他特有的粗鲁方式条件反射般地表明他脑子还在转，他开口问道：“你是在说制造出一个优等民族吧。”

“我说的是自己动手制造超人。”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他，“用普通的设备，很少的资金投入，通过在家庭宠物身上做实验就可制造出人。我现在说的话没有什么条理陛，但绝不是疯言疯语。如果你想要同那‘三个火枪手’打交道，你得知道他们手里握有什么牌。可以想像他们三人可能仍在虚张声势，没有说出全部实情，而艾莉丝却泄露了不少信息出来，尽管我不相信。如果他们没有故弄玄虚，那么我们的旧世界就已经完结。民事犯罪小组最终会抓住那些脱逃者，但是为时已晚，整个事件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们到处传播。”

没有人说我是疯子。那个警察可能想像力贫乏，但他不会傻到认为自己的一己偏见可以同科学家的结论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他咕哝道：“我们可以把他们全部开枪打死。”但他心里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在行动之初他有这个选择，也同样与事无补。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副部长问，眼见不得不进人下一个阶段的工作，他一脸的不情愿。

我知道要说服他很难，但是以前从没有人说过为英国内政部工作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的职能是统治国家，控制局势，紧紧控制住那似脱缰野马一般很难驾驭的局势。

我说：“基本上，我们有两个选择，做拿破仑或做赫门兹，两个都不容易。实际上，我怀疑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被释放出来了。因此我认为我们也许该试着做一次好事。让我们在这一生中有一次不挡在他人的去路上。我知道你们不会采纳我的建议，但如果让我投票，我会让他们走，让他们继续进行实验。”

“你的意思是让公众决定如何对待他们。”副部长不遗余力地曲解我的话，“让那些乌合之众去对付他们，就像他们对付捣乱的小孩？”

“不是。”我说，“我的意思是顺其自然让这项技术发展下去，让这些应用基因移变学的先行者们做他们想做、能做的，即使是在猪身上做实验。”

要说服内政部官员真是不易，赫门兹和他的合作者请了律师团为自己辩护，不管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固执。到最后，局势变得完全失去控制，即使政府出面也无济于事。最终，这些官员终于看清了这点。

他们当然不会感激我，不过我也没指望他们会感激我。有时，只要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足够了。

我再次见到艾莉丝时她已年满二十二岁，而且声名远播——尽管她从不撇下保镖单独到处乱跑。她到我实验室来看我在干什么，顺便来向我表示感谢—一我的一点点努力让她获得了有限的自由。

“那时是你救了我的命。”当我们在外转了一圈回来，一起回忆当年情景时我对她说。

“救你的是埃德和凯思。”她坦然地说，“他们发现了你，并把你从楼梯上拖下去，我所做的就是当你试图抢夺斧头时把你打倒在地。”

“但你用斧头背打我，而没有用斧刃。”我说，“如果你用斧刃打我，我想我已经死了，你说是不是？”

“当时，他们真是想要把我们都杀死。”艾莉丝说，仿佛很难理解这个事实。

“他们中只有一些人有这种想法，那也是因为他们不懂。”我告诉她——希望事实确实如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懂，即使是赫门兹、罗林福特和布莱德也不懂，虽然他们三人比一般人有更长的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没有人真正懂得人之成为人的真正意义，因为以前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索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探索的极限在哪里，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一旦拥有能制造蛋白质的基因和原基因，掌握如上帝般造物的神奇力量就易如反掌。如果我们懂得地球物种的多样性和生物物种突变具有不可靠性，也许我们就能拥有这样的能力，但我们没有。这次教训应该让我们认识到纯粹从物种的角度来判定什么是人的观点已经过时。”

“我的孩子应该和其他人享有同等的机会。”艾莉丝说，可我对此却没有把握。现在，不管从法律还是事实的角度来讲，艾莉丝都是人，跟其他人一样，但仍然有许多人至今都不承认这一点。相反，我自己的孩子将会享有我在十年前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许多机遇。我确信这一点，那些想把上帝般造物能力据为己有的人也无法阻止。

“听到赫门兹的消息我很难过。”我对艾莉丝说，赫门兹八个月前被一名狙击手击中而丧命，我无从知道他和艾莉丝关系是否格外亲密，艾莉丝是否会因他的死而伤心难过，向她表示慰问只是一种礼貌之举。

艾莉丝说：“我也很难过，听到朋友被杀害我就心烦意乱。”

“上次发生在庄园的事真的不是阴谋。”我告诉艾莉丝，尽管自己也从来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千真万确那是一次失误，特别行动小组总会有马前失蹄的时候，尤其当时又是晚上。”

“我记得事后赫门兹博士也说过同样的话。”艾莉丝承认了我的话，“但将错就错，失误有时也会带来好结果，是不是？”她不是在说生物变异的任意复杂，捉摸不定，她是在说上次在霍林赫斯特庄园，冥冥之中我没有往回撤，而是继续向前，让埃德和凯思碰巧发现我，并把我从充满浓烟的走廊里拖出来带到地下室安全的地方。冥冥之中，当事情在内政部已变得岌岌可危，甚至政府也不能就整个渐渐露出水面的事态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时，是我不顾可能会毁掉自己在政府部门的前程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坚持让整个事件大白于天下。她是在说赫门兹和他的同事野心勃勃决定进行大胆实验，并且越走越远时所犯下的错误。她是在说科学是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误中进步的，而这些失误有时会比科学目的和计划更为重要。

“他们是说过。”我同意道，“要不是那样，也根本不可能取得进展，但我们确实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尽管每一次生物技术取得重大进展都时都会让公众惊恐不安，引发许多可怕的误解。我们正在穿过镜子，发现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

“你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艾莉丝说，“你真的认为这能让你回到权力的狭窄走廊里吗？”

“机会很少。”我承认道，“当我有机会为人类的进步变革做点什么时，我尽了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并不是所有自然出生的人都能理直气壮这么说的，是不是？”

“以前从来不曾有过。”艾莉丝说，“但是现在情况已迥然不同，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 《洗不得的钻石》作者：菲利普·乔塞·法马

《洗不得的钻石》写于一九六八年，选译自诺曼·斯宾拉德选编的《现代科幻小说》（１９７４）。我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曾描写神医华佗把病人眉间的瘤以刀割开，一黄雀飞去，病者即愈。这里写开刀割瘤时发现钻石，在幻想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这篇小说的重点不在于研究瘤中长钻石有无科学根据，而在于通过在发现瘤中长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后，主治医生、医生助手和护理人员的心理变化的刻划，向读者展示出美国私有制社会里拜金主义和自私心理的一幅绝妙图画。

（施咸荣）

刀割开皮肤。据切入骨头。灰色的粉末飞扬。管子工的真空夹钳（医生很节约）夹住骨头。啪啦！头盖骨的一部分出来了。戴面罩的医生凡·梅斯吉拉克把一道光照进脑壳。

他喊出希波克勒斯、伊斯库莱皮厄斯和梅尤兄弟的名字发出很厉害的诅咒。病人没长脑瘤。他长了块钻石。

外科医生的助手宾斯克奈德瞪大了眼睛往脑壳里瞧，他后面是一群护士。

“怪极了！”凡·梅斯吉拉克说。“还不是粗糙钻石。是磨光了的！”

“象是个有五十八刻面、重一百二十七点一克拉的上等钻石，”宾斯克奈德说，他有个内兄在做珠宝生意。他还攥住电线的一端，来回晃动着灯。星星闪耀着；影子掠过。

“当然啦，还有一半埋在底下。或许底下部分不是钻石。

即便如此……”

“他结婚没有？”有个护士问。

凡·梅斯吉拉克转动眼珠。“拉斯蒂格小姐，你除了结婚，难道从来不想别的？”

“一切东西都让我想起教堂举行婚礼的钟声，”她回答说，还把屁股一撅。

“咱们要把瘤子摘除吗？”宾斯克奈德问。

“那是恶性的，”凡·梅斯吉拉克说。“当然啦，咱们必须摘除。”

他把手一探一闪，动作那么干净利索，周围的护士们都喝彩鼓掌。连宾斯克奈德也不由得哼哼卿卿地叫了一声好，声音里不是不带着妒意。凡·梅斯吉拉克随即伸进钳子，但马上缩了回来，因为下面有电光一闪，从头壳的缺口透射出来。发出一个小小的、但很清脆的爆裂声，以及一阵很短的雷鸣声。

“象要下雨了，”宾斯克奈德说。“我有个内兄是气象学家。”

“不。这是热电光，”凡·梅斯吉拉克说。

“带着雷声？”宾斯克奈德说。他盯着钻石，眼里流露出贪婪的神色，就象他妻子见了钻石那样。他嘴里流出口水；他的头皮发凉。这颗宝石应该归谁所有？病人？他在这屋顶下没有权利。归发现的人？归国家所有？归税务局？

“这现象，按理说完全不可能，”他说。“遇到这情况，加利福尼亚州法律关于矿产权是怎样规定的？”

“你不能提出申请！”凡·梅斯吉拉克咆哮说。“老天爷，这是一个人，不是一块土地！”

更多的白色闪电从缺口透射出来，还有一阵隆隆声，就象一只滚木球被打了一下以后在往前滚动。

“我说过，这不是热电光，”凡·梅斯吉拉克咆哮说。

宾斯克奈德张口结舌。

“难怪我们给他诊断时，连脑电图机器都烧坏了，”凡·梅斯吉拉克说。“准有几千伏特的电压呢，说不定有十万，在底下流动。可我不觉得热。脑子能蕴藏热量吗？”

“你不该为了机器烧坏了，把那个女技术员辞掉，”宾斯克奈德说。“归根到底，这不能怪她。”

“第二天她就从她公寓窗口跳了出去，”护士拉斯蒂格责备说。“在她的葬礼上我哭得象一个坏了的水龙头似的。我差点儿跟那个殡仪员订婚了。”她说着，又扭动一下屁股。

“身上的每根骨头都碎了，可一点没伤皮肤，”凡·梅斯吉拉克说。“少见的现象。”

“她是人，不是现象！”宾斯克奈德说。

“可她有精神病，”凡·梅斯吉拉克回答说。“再说，这是我的专业。她已经三十三岁，可是十年内没来过一次月经。”

“那是因为子宫内放了塑料节育环，”宾斯克奈德说。“环上布满尘埃。这已经够糟糕了，谁知尘埃还是放射性的。所有那些检验……”

“不错，”主治医生说。“足以证明她有精神玻由我解剖尸体，你知道。割破那样的皮肤真让我伤心。美丽极啦。象卡拉拉玉石一样。事实上，我一刀下去，只听得啪嗒一声，刀刃断了。得从意大利请一个专家来。他有一把钻石凿刀。医院为这笔费用大吵大闹，蓝十字会不肯出钱。”

“或许她在制造一颗钻石，”拉斯蒂格护士说。“她高度紧张的神经和所有精力总得有地方发泄。”

“我一直在琢磨那放射性是从哪儿来的，”凡·梅斯吉拉德说。“请你只谈手头工作，拉斯蒂格小姐。让你的上级来发表医学见解。”

他往洞里盯着瞧。在头壳的天空和脑子的地面之间某处，电光在闪耀。

“或许我们应当请个地质学家来。宾斯克奈德，你懂得电子学吗？”

“我有个内兄开一爿收音机和电视机铺。”

“好。安上一个降低电压的变压器，劳驾啦。不要再烧掉一架机器。”

“马上做脑电图？”宾斯克奈德说。“弄一个变压器太费时间了。我的内兄住在城市的另一边。再说，晚上这个时间叫他开门营业，他会加倍收费。”

“不管怎样，给他放电，”主治医生说。“联接地面降低电压。很好。咱们要在肿瘤杀死病人之前把它取出来，然后再考虑科学研究问题。”

他又戴上两副手套。

“你认为他还会长一个吗？”拉斯蒂格护土问。“他长得不难看。我看得出他为人和蔼可亲。”

“我他妈的怎样知道？”凡·梅斯吉拉克说。“我是个医生，可不是上帝。”

“谁是上帝？”正统的无神论者宾斯克奈德说。他把地线塞进洞内；爆出蓝色火花。

凡·梅斯吉拉克用钳子取出钻石。

拉斯蒂格护士从他手里接过，用水冲洗。

“把你的内见请来，”凡·梅斯吉拉克说。“我说的是那个珠宝商。”

“他在阿姆斯特丹。不过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可是，他准会坚持分红，你知道。”

“他甚至连文凭都没有一张！”凡·梅斯吉拉克嚷道。“可是打电话给他。他对矿物学的法律方面熟不熟？”

“还算熟。不过我想他不会来。说实在的，珠宝生意只是个幌子。他靠私运裹着巧克力糖衣的迷幻药赚大钱。”

“那样做道德吗？”

“是最上等的荷兰巧克力。”宾斯克奈德板着脸说。

“对不起。我想在洞上装一扇塑料窗。咱们可以观察会不会再长瘤子。”

“你认为这病是心理引起的吗？”

“一切都是心理引起的，包括性欲在内。问拉斯蒂格小姐。”

病人睁开眼睛。“我做了个梦，”他说。“这个肮脏的老人，长着一把白色长胡子……”

“一个典型的原始模型，”凡·梅斯吉拉克说。“失去知觉的人智慧的象征。一个警告……”

“……他名叫柏拉图，”病人说。“他是苏格拉底的私生子。柏拉图老头子跌跌撞撞地从一个黑暗洞穴里出来，洞穴的另一端有一盏弧光灯。他手里握着一块很大的钻石；他的指甲又脏又不整齐。老头子嚷道：‘理想是物质的！一般概念是特殊混凝土！实际上是炭。’我想出来了！我很富有！我要买下整个雅典，投资建造公寓、大盆地、通信卫星公司！

“‘去你妈的头脑！’老头子尖声叫道。‘这完全是我的！’”

“你愿意梦见米达斯王吗？”凡·梅斯吉拉克说。

拉斯蒂格护士一声尖叫。一块粘糊糊的灰白色东西在她手里。

“水又使它变成瘤子啦！”

“宾斯克奈德，别打电话到阿姆斯特丹去了！”

“他说不定会旧病复发，”宾斯克奈德说。

拉斯蒂格恶狠狠地转向病人。“婚约解除啦！”

“我想你不是爱我这个人，”病人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改变了主意。我最后那个妻子刚离开我，我们都还没办离婚手续呢。我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不想要被人控告犯重婚罪。

“我大出血后刚动完手术，她就跟那个外科医生私奔到不知哪里去了。我始终没找出原因。”

# 《细雨即将来临》作者：雷·布雷德伯里

王赟译

这座房子是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在１９８０年那一年，由打算居住的人设计建造。像许多在那年建造的住宅一样，它会自动地向居住者提供饮食、寝卧和娱乐，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那位丈夫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十分舒适地住在这里，生活美满幸福，甚至在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切精美的生活用具，保温取暖设备，音乐与诗歌，会说话的图书，会自己变暖和自行铺理的床铺，还有会自己在晚上生火的壁炉，在这座房子里一应俱全。生活在这儿使人感到心满意足。

然而后来有一天，地球剧烈地痉挛起来，一声爆炸的巨响，随后是千千万万声爆炸，血红的燎天烈焰，一阵密密匝匝的放射性尘埃雨过后，幸福的日子就此告终。

起居室里的人声闹钟正唱得起劲：“嘀嗒，七点了，快起床。起床了，七点整！”它生怕没人照它的话去做，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继续提醒主人：“七点九分，吃早餐，七点九分！”

厨房里，炉子咝咝地响了一下，便从温暖的炉箱里推出一套早饭：八片烤得金黄的面包，八个煎了一面的鸡蛋，六片熏肉，两份咖啡和两杯盛满的牛奶。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厨房的天花板接过话头，“加利福尼亚的阿利达尔市。”为了强调，它把日期重复了三遍。“今天是费莱斯顿先生的生日，今天也是特丽塔的结婚纪念日。今天要支付保险金以及水、电、燃气费用。”

墙里的什么地方，记忆磁带正在电子程序的监控下嗒嗒地滑动着。

“八点零一分，嘀嗒，八点零一分，上学啦，上班啦，赶快，赶快，八点零一分了！”但是，没有关门声，没有橡胶鞋跟在地毯上的走动声，屋外下着雨，前门的天气预报盒轻快地唱着：“雨儿，雨儿，快躲开；胶鞋，雨衣，别忘带……”雨点轻轻地落在屋子前后，细微的声音在四周回响。

车库的门轰然开启，它等着车子开出去。停留稍许，才缓缓落下。

八点三十分。鸡蛋缩水了，面包硬得像石头。它们被一块铝板刮进下水道，顺着热水来到一个金属通道中。在那儿，它们被压碎并被冲到遥远的海里，脏盘子则在一个热水洗盘机里洗得干干净净。

“九点十五分，”闹钟唱道，“大扫除。”许多机器小鼠飞快地从墙里的小洞中钻出来。不久，房子中所有的塑胶和金属上都爬满了这种小清洁工。它们砰砰地靠近椅子，转动触须把地毯脱落的绒毛揉成团，轻轻地把隐藏在缝隙里的灰尘吸走。然后，它们如同神秘的侵略者，急速奔回先前的小洞。它们浅红的电子眼熄灭了，房子被打扫得焕然一新。

十点十分。太阳从雨后探出身子。这所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这个城市的废墟中，它是核战后唯一的幸存者。入夜，几英里外都能看见这座城市发出放射性的荧光。

十点十五分。洒水管从院子里缓缓地旋出地面，水花给清晨柔和的空气带来了闪烁的光辉。水珠溅到窗玻璃上，又顺着烧焦的西墙流下来。这幢房子原本上了白漆，西墙几乎焚毁了，只有五个地方保留着原来的漆色。就像映在底片上一样，这儿显出一个正在修剪草坪的男人的轮廓，还有一个妇女在弯腰摘花。远一点的地方，一个小男孩双手伸向空中，高一点的地方是一只掷出的球的影像。小男孩的对面站着一个女孩，她正要接那只球，但是这只球永远也不会落下了，就在那威力巨大的一瞬间，他们的剪影被墙面烧焦的部分记录下来。

五幅画：男人，妇女，孩子们，还有那只球——静止的球。薄薄的浅色墙壁，保存下了核浩劫降临大地那一瞬间，一个充满生命的欢欣的场景。淅沥而下的雨水闪着粼光，充溢了整个院子。

直到今天，房子都超然地保持着宁静。它总是仔细地向每个来访者询问：“你是谁？密码是什么？”当然，从独行的狐狸和哀鸣的野猫那儿是得不到回答的。于是，它关闭所有窗子，拉下窗帘。在那个有些神经质的电子自我保护装置的控制下，房子有如一个老处女般敏感。

听到一点儿动静它都会颤抖——确实是这样。如果一只麻雀飞到窗户边，房子会突然掀起帘子，把麻雀吓个半死。这所房子甚至不让一只鸟靠近！

这房子又是一个祭坛。它里面有一万个侍者，大的，小的，服务的，照顾的，唱着圣歌的，然而神已经离去。房子仍固执地进行它的宗教仪式，即使那既愚蠢也不起任何作用。

正午十二点。

一只狗在门廊上呻吟着，不住地打战。

前门识别出狗的声音，自动打开了。这只曾经强壮有力的动物现在已是皮包骨头，样子很痛苦。它挪进屋子，穿过房间，身后留下一条泥迹。愤怒的小清洁鼠气呼呼地冲出来——它们不得不把泥土拾起来，这工作很不容易。

甚至连一片残叶都没有机会落在门廊上，因为这些铜屑般的小鼠会及时地从墙上的镶板后呼啸而出。那些胆敢触怒它们的灰尘，毛发或者纸屑会立即被它们用钢制颚骨衔回小洞中。这些垃圾会由一些管道进入地下室的焚烧炉，那个炉子就像邪恶的巴尔神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

狗窜到楼上，对每扇门歇斯底里地狂吠。最后，它明白，如同房子早已了解的——那里只有寂静。

狗嗅到了香味，它用爪子徒劳地抓着厨房的门。门后，炉子正在准备薄煎饼，屋子里弥漫着焙制煎饼的枫蜜糖的气味。

狗口吐白沫，靠着门躺下。它使劲嗅着，眼睛冒出了火。不久，它又疯狂地绕着圈儿跑，试图咬自己的尾巴。它不停地转着，直到死去。它就在起居室里静静地卧着。

“两点了。”一个声音唱道。

房子灵敏的嗅觉终于觉察到腐烂的气味。一大群清洁鼠嗡嗡地跑出来，轻轻地，如同离子风暴中的落叶。

两点十五分。狗被移走了。

焚烧炉突然闪出一缕火星，它们悠悠地顺着烟囱飘了出去。

两点三十五分。长桌从天井的一堵墙里伸出来，纸牌洗好了放在垫子上，马提尼酒和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出现在橡木椅上。四周响起音乐。

桌旁静悄悄的，也没有人动牌。

四点正。桌子像只大蝴蝶那样折起身子，收进镶板墙里。

四点三十分。育儿室的墙壁渐渐亮起来，隐约出现了动物的轮廓：黄色的长颈鹿，蓝色的狮子，粉红的羚羊，紫色的豹都闪现在透明物质上。这些墙是玻璃物质制成的，它们色彩绚丽而且影像逼真。隐藏的胶片由高度润滑的齿轮带动，并在这些墙上显像。育儿室的地毯被织得像一块葱郁的草地，铝蟑螂和铁蟋蟀在上面轻盈地跳跃。燥热无风的空气中，细心织出的红色蝴蝶在动物的气息中静静地扇动双翼。一个黑色的箱子不时发出如同一个黄色大蜂巢中蜜蜂的嗡嗡声，一只狮子懒洋洋的低啸声，“####狓②”的快跑声和热带丛林淅沥的雨声。那雨声犹如马蹄在夏日干硬的草丛上的轻踏。现在，墙已融入了遥远的烈日炎炎下的草地中，一片草地绵延到无边的天际。动物们躲进了荆棘丛生的树林和小水潭边。

这是孩子们的时间。

五点正。浴室备好了热水。

六点，七点，八点。晚餐变魔术似的呈现出来。书房的壁炉响了一下，腾起火焰，房间弄得很暖和。壁炉对面的金属立橱正伸出一支雪茄，半英寸成了灰烬，却还在静静地燃烧着、等待着。

九点。书房的天花板开始说话了。

“麦克·克林兰夫人，您今晚想欣赏哪一首诗？”

屋里一片寂静。

最后，那声音说：“既然您没选好，我将随机挑选一首。“莎拉·特斯达尔，我想这是您最喜欢的……”轻柔的背景音乐响起，配合着朗诵：

“细雨即将来临，大地的气息，

闪烁出声响，伴着雨燕翱翔；

池中的青蛙，将在夜晚鸣唱，

野柏树，瑟缩在白光中，

知更鸟披着轻盈的火，

在低篱上倾诉它的愿望；

当战争成为现实，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忧伤。

如果人类悲哀地死去，

没有人在意，甚至鸟和树也是这样。

春天她自己，却在黎明苏醒，

她并不知道我们已灭亡。”

火焰在石板上摇曳着，雪茄已经成了烟托里安静的灰。空空的椅子互相凝视，四周是无声的墙。音乐仍是那么柔和。

从十点钟起，这座房子开始走向死亡。风刮倒一棵树。树枝冲进厨房的窗子，碰碎了盛清洁剂的瓶子，溅出的液体遇到火立刻燃着了。

“火！”一个声音尖叫道。灯开始闪烁，水泵从天花板向下喷水。然而清洁剂一点点地顺着油地毡渗到门外。那个声音接着叫道：“火，火，火！”

房子试图挽救自己，它紧紧锁住门，但热量烤碎玻璃。风助火势，房子不得不做出让步，火舌卷着无数愤怒的火星轻而易举地从一个房间烧到另一个房间并往楼上蔓延。吱吱尖叫的小鼠匆忙地来回运水向火射去，墙上的喷水器也在帮忙，一个劲地灭火。

太迟了。某个水泵失望地叹息一声，便停住了。这些日子用来淋浴和洗盘子的储备用水也所剩无几。

火舌舔着台阶向上伸展，它吞噬着毕加索和马蒂斯的画，就像在品尝美味佳肴。火焰吞食了它们涂油的身躯，留下烧焦的画布。

火焰在床上、窗上变幻着色彩！

机器水龙头黑洞洞的眼睛从顶楼的活门里向下张望，旋即吐出了绿色的化学物质。

火焰惊恐地退却了，如同一头大象见到了死蛇。地板上有二十条蛇向火吐出了绿色晶莹的毒液。

然而火是机敏的，它早已把手臂伸出屋外直到房顶的水泵那儿，并制造了一起爆炸。它欣喜地看见指挥水泵的大脑被撕成铜片，散落在房梁上。

火焰重新冲进每一个暗橱，触摸悬挂其中的每一件衣服。

房子在颤动。它那光秃秃的焦黑的橡木骨架在热气中瑟瑟发抖，它的电线暴露于炽热的空气中，就像外科医生剥去表皮后显出的红色动脉和毛细血管。“救命，救命，火！快逃，快逃！”火舌舔噬着镜子，如同在熔化冬日脆弱的薄冰。房子哭泣着：“火，火，快跑，快跑。”那语气仿佛在唱一首悲伤的儿歌。十几个声音，高的，低的，像森林中垂死的孩子，那么孤单，那么无助。随着电线熔成一个个滚烫的栗子般的小球，这些声音变得虚弱了。渐渐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声音陆续消失了。

火也没放过育儿室里的森林。蓝色的狮子咆啸着，黄色的长颈鹿疲于奔命，豹子们绕着圈狂奔，不时变幻颜色。无数的动物在火焰前奔跑着，直到它们消失在通往一条遥远的河的途中……

又有不少声音听不见了。最后几秒里，在熊熊大火中可以清晰地听到报时声，音乐声，遥控除草机修理草坪的声音和一把伞发疯似的打开，合拢的声音以及砰砰的开门关门声。这些噪音如同钟表店里所有的钟狂乱地打点一样，但它们既嘈杂又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歌唱声，尖叫声，最后一批清洁鼠仍勇敢地去搬那些灰！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还有一个声音高雅地朗诵那首诗，朗诵声回荡在烈火熊熊的书房里，直到所有的胶片盘被烧焦，直到所有的电线和电路不再工作。

厨房里，就在大火随着屋梁下坠前，烹调炉还在傻呼呼地做着早餐：１２０只鸡蛋，６条土司，２４０片熏肉。它的成果都进了大火的肚子，这使得它不停地工作，发出歇斯底里的咝咝声！

房子终于支持不住了。房顶的水龙头砸到厨房和起居室上，又压住了地下室。最后第二层地下室也坍塌了，冷柜、扶椅、胶片、电路、床……所有被烧毁的物品一齐落在地底的深坑中，杂乱地堆在一起。

烟，寂静。腾起许多烟。

东方，黎明将至。废墟里，只有一面墙站立着，它是那样孤独。墙的内部，一个低沉的声音说着，一遍又一遍，直到阳光洒在这堆废墟和冉冉而升的水蒸气上的时候也没有停止：

“今天是２０２６年８月５日，今天是２０２６年８月５日，今天是……”

注：

① 巴尔神：一位古代的神灵。

② ####狓：产于非洲中部的一种类似长颈鹿的动物。

# 《下蛋》作者：[日] 光濑龙

“呀！那道光是什么？”

“不会是流星吧？”

“流星有那么尖吗？你看，还有翅膀。”

“是宇宙飞船。肯定是宇宙飞船。”

人们仰望着夜空吵吵嚷嚷地猜测着。

“是在往下降落，速度那么快。”

“去看看吧。”

拽着蓝白色尾光的物体眼看着越变越大，最后降落在镇子尽头的树林里。镇子里一片哗然，人们喧闹着争先恐后地跑向树林。

那东西简直就像一个大得可怕的岛屿，有尖削的三角形翅膀，甚至还有两个像眼睛似的发光的窗户。

“是宇宙飞船！”

“不得了了！赶快报警！还得通知部队！”

人们焦虑不安地等待着，想看看从这里面出现的宇宙人到底是什么模样。

不久军队和警察先后赶到，拉起了一条极其严密的警戒线。坦克和导弹也都发出低沉的吼声瞄准了宇宙飞船。

人们远远地围观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宇宙飞船突然颤抖起来。人们“哇”地一下惊叫着开始往后退缩。不料宇宙飞船忽然无声地悬空而起，随即和来时一样喷出蓝白色的光，像箭—样迅速地飞向天空，一眨眼工夫就看不见了。

地上，留下一个巨大而白色的蛋。

在人们的眼里，无论谁见了都会说这是蛋。科学家们对它进行了检查，却无法把它割破或敲碎。人们把那沉重的蛋装在拖车上运回了镇子。

又过了一个小时。蛋突然“砰”一下破裂了。人们围上前去，发现蛋壳里躺着一个小小的灰色的块垒。仔细一看，那是像微缩图形似的、小型城市的模型。

“这是什么！”

“宇宙人送给我们的礼物吧。”

“一定是把他们居住的城市模型作为纪念赠送给我们。”

人们喘了口气，总算放下心来。

“那是形状怪异的大楼啊。这像拉着一条线似的东西，是高速公路吧。”

“呃？好像在渐渐地变大。”

微缩的城市竟然像面包膨胀似的渐渐地长大起来，５米、１０米、２０米……

“不得了了！”

膨胀着的城市越变越大，推倒了镇子里的银行大楼，挤垮了镇子里的学校，撞塌了镇子里的桥。不知道它是靠什么样的物质膨胀起来的，无论用导弹轰击还是用炸药炸它，都伤不了它一根毫毛。不久，这座城市占据了一个平原；再后来，它越过山峦又开始向另一个平原扩展。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城镇，像树林那般耸立着的塔楼，纵横交错、弯弯曲曲的单轨铁路和高速公路，在城镇的一角甚至还有宇宙飞船起落用的机场。但是，这些东西怎么看也不像是供人类使用的，因为大楼的门竟有３０米高。

这个城市扩大到整个地球那么大的时候，到底会变得怎么样呢？被这座城市追赶着的人们只好祈祷着能与新城市里的居民友好相处。

# 《下水道惊魂》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邹波译

距新泽西海岸２英里外的大西洋海域，一艘俄罗斯货船正在这里航行。

一名水手发现厕所里污水四溢，从抽水马桶里溢得到处都是，于是他招呼船上的修理工：“修理工！厕所的下水道堵住了，去疏通一下。”

“为什么这种事情总是我做。”修理工埋怨。

“因为你比较年轻！而且，这实在是个又脏又臭的活儿。”水手讪笑着。船上欺负新手，已经成了一种惯例。

修理工无奈地去拉污水槽的盖子。一打开，扑鼻的臭气将他熏得后退几步。他屏住呼吸，亮起手电，探身过去，开始着手寻找堵塞物。

突然，水里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脖子想把他拖下去，他奋力昂起头大声呼救，但是他的头马上就被拉进污水中，只剩下腿还在外面挣扎着。刚才那名工程师和另外几个人闻声跑来，一起抱住他的腿想把他拉回来，但是没用，里面的那股力量太强大了，很快就把把修理工整个人拖了进去。

穆德正在百无聊赖地进行着自己的任务——监听一艘航天飞机的动向。房门突然被打开，突如其来的阳光让穆德不由自主眯起了眼睛。

“穆德，你有新的任务了，班机４０分钟后起飞，你要抓紧时间。”来者说。

“要我去哪儿？”

“新泽西。谋案。”

穆锫一跃而起。

新泽西

刚下飞机的穆德见到了当地负责接待他的侦探。

“法医刚走了一会儿，我们把尸体留在了发现它的地方。”侦探说。

侦探带着穆德走到从船上搬来的下水道前，他从维修孔钻了进去。一到下面，刺鼻的味道几乎让穆德呕吐出来，他被呛得不住咳嗽。侦探举着手电带路，后面的穆德蹚着齐足深的冰凉的水向前走着。

“他们说，不用嘴呼吸感觉会好些。”侦探建议道。

“他们说谎。”穆德被臭味熏得够戗。

他们来到尸体的旁边，可怜的修理工面朝下，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侦探指着尸傣说：“他的前端好像被什么咬过。要翻过来给你看看吗？”

“不！不用了。”穆德说着，转头走出去。

“嘿，穆德探员！那这尸体该怎么办啊！”侦探在身后喊着。

穆德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外走：“打包寄到ＦＢＩ！”

华盛顿特区，ＦＢＩ总部

穆德以为好不容易摆脱了无聊的监听任务，接手的会是个属于X档案的神秘事件。没想到，看到的只是个腐臭的尸体。他认为这只是普通的杀人弃尸案件，十分没劲，心情相当不好。

“这儿有人坐吗？”一个短发美女指指穆德旁边的位置。那是老搭档史卡丽。

“没人。”穆德回答，还是阴沉沉的，“不过我要警告你，我是个有暴力倾向的危险人物。”

“没关系，我有枪。”史卡丽继续打趣。

“这次只是件很普通的弃尸案件，我对这些没有兴趣。”穆德抱怨。

“尸体在哪儿？”法医出身的史卡丽不放过每个细节。

“实验室。”

ＦＢＩ实验室

史卡丽戴着手套和防护镜，把验尸台上方的照明灯打开，然后拉开装尸袋的拉锁，刚拉到一半，舱人的臭味就让她下急识地遮住了鼻子，转过脸去。拉锁完全拉开，尸体放置在验尸台上。

“尸体为成年男性，高度腐烂，体重１６５磅，长度６９英寸。表皮完整，但是由于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水中及暴露在细菌环境下，出现斑驳及褪色现象，死亡时间和原因不明。”史卡丽一边观察一边录音，以备研究。然后她拿起一把解剖刀，动手解剖。

尸体内部显示正常，内脏器官完好，各器官腐败程度一致。她换了一把切割剪刀，移开肋骨。

不久，尸体的胸部被打开一个矩形缺口，胸腔完整显现出来。尽管被一层灰色的液体覆盖，但是内部器官仍清晰可见：心肺情况良好，没有血栓及功能退化迹象，显示死着可能是个健康的年轻人，肝脏有轻微的硬化，显示死者有初期的酒精中毒现象。

一切似乎很正常，但是突然，一个灰色的扁平的蠕虫，从死者的肝脏中伸出头，把史卡丽吓得退后一步。

“上帝啊！”

那蠕虫似乎感到外面有动静，又要往回缩。史卡丽拿出钳子住蠕虫，往外用力拖拽起来。

新泽西

街道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打开了，一个白帽子的水管工人和一个黄帽子的水管工人顺着梯子爬下去，做着下水道里的维修工作。白帽下到齐腰深的水中，看到用来过滤杂物的铁丝网破了一个大洞。

“给我些滤网和固定用的铁丝。”他抬头对还在梯子上的黄帽说。

黄帽刚刚往上爬了几步准备取东西，白帽突然惊叫一声，被什么东西拖到水里消失了。过了几秒，他又奋力挣了出来，大声呼唤同伴。

呼叫的同时，他被水下的东西拖拽着，越来越靠近下水道的深处，他用手死死揪住破了口子的滤网，拼命挣扎。

“坚持住！伙计！坚持住！”黄帽高叫着抛下绳索。抓住了！黄帽使出浑身力气将同伴拉上了岸。白帽喘息着，他后背的衣服已被撕破，清楚地露出一个大大的伤口。

新泽西，医院

医护人员正在给惊魂未定的白帽做身体检查。这样的伤口，大概需要打上一针破伤风针。

“还是给我些什么来去除嘴里的臭味吧。”白帽说。

穆德走进医院。他已经赶到了新泽西。

“病人是名水管工人，今天上午他声称自己被下水道里的什么东西袭击了。”医生介绍道，“他的伤口可能是细菌感染所致……坦率地说，我也不清楚，因为我以前从没见到过类似的情况。”

穆德走到病人面前：“你知道是什么袭击你的吗？”

“是的，我回想了一下，觉得好像是只巨蟒。”

“巨蟒？”穆德表示怀疑。

“对，大蟒蛇之类的。可能有人把宠物蛇扔进下水道里。几年前我在下水道里发现过一只美洲鳄鱼，力气大得不得了，像把钳子似的夹住我。”

穆德走过来查看伤口，那个伤口中心部分有个洞，洞的四周呈对角线状分布着另外四个小的倾斜的切口，周围肌肉红肿。正看得专注，电话响了，是史卡丽。

“穆德，我有东西给你看！”

“是什么？”

“我从尸体里发现的一种寄生虫类的东西，以前从来没见过。”

“好的，我在新泽西，一小时内飞回去。”

史卡丽办公室

史卡丽给穆德看一只瓶子，里面用药液泡着一只灰色的扁平寄生虫： “这东西叫涡虫，通常也叫肝蛭或扁平虫。它寄生在胆管里然后随胆汁进入肝脏中。”

“长得倒挺可爱的。”穆德接过瓶子晃了晃。

“信不信随你，世界上有超过４０００万人感染这种寄生虫。”史卡丽认真地说，“涡虫通常会生长在卫生条件很差的地方，所以死者可能是在下水道里被感染到的。”

“死前还是死后？”

史卡丽摇摇头：“这就不清楚了。但是从我这的资料上来看，单独一条寄生虫是不可能把这样一个年轻人杀死的。奇怪的是，我从他身上再找不出别的致死原因了。”

史卡丽继续说：“它们有头节……就是一种吸盘状的嘴，嘴里有四个钩形的尖刺。”

穆德想到了什么，拿出刚才被咬的白帽的伤口照片，伤口几乎覆盖了他整个的背部。

“咬过的伤口是这样的吗？”他问史卡丽。

斯佳丽一脸惊奇：“照片哪来的？”

“今天上午，新泽西的一个水管工人在下水道里被什么东西袭击了。”

“你想问我这伤口是不是一个肝蛭咬出来的？”史卡丽看着穆德，有些疑惑地摇头，“头节是一种很小的器官，而这个伤口相当大。”

穆德拿起装蠕虫的瓶子又看了看：“那这玩意又能长到多大？”

史卡丽笑了起来，她觉得穆德的想法不可思议：“穆德，这种扁平虫是一种被动寄生虫，它们生活在寄主体内，以产卵或幼虫的方式繁殖，但是这种生物的体型不可能长到足以攻击人类那么大。”

新泽西

被咬的白帽工人回到自己家中，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刷牙，去掉嘴巴里的下水道味儿。对着镜子，他挤了一些牙膏在牙刷上面，刷了几下，干脆直接把牙膏挤到嘴里，嚼了几下，含了一口水使劲漱口。当他把嘴里的牙膏吐出来时，发现里面混了些鲜血。他有些惊恐，看着镜子中被鲜血染红的嘴唇，抹了一把，不停喘息。

他努力平静下来，继续去冲淋浴。突然，他像是被什么哽住了一样紧紧抓着自己的喉咙，接着鲜血从他的嘴里流出来，他不停地干呕着，脸色越来越苍白。一条很大的灰色肝蛭滑出他口中，溜进了下水管道。

新泽西，污水处理工厂

工厂的主管正带着穆德参观他们的设备，一边进行着解说：“这个城市中运转着很多污水处理系统……有些是新的，有些则从２０世纪初就在使用，简直……”他停顿一下，正好一个叫查理的年迈工人从身边走过去，于是主管指着查理打趣，“简直和查理一样老。是吧，查理？”

“没错，主管。”查理应和着，继续去工作了。主管和穆德来到一幅很大的系统示意图前面。图上用不同颜色表示着下水管道，就像城市的血脉一样。

“所有的污水都会经过这里吗？”穆德问。

主管吸了口气：“每天有５６万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这个问题。”

穆德笑了，拿出装有肝蛭的玻璃瓶子：“你见过这个吗？”

“大肉虫子？”主管说。

“这东西叫做肝蛭，我们从下水道里的一具尸体里找到的。”穆德解释。

“这不奇怪，”主管说，“这年头你绝想象不到人们养些什么东西当宠物。”

车间下层，城市的污水正不断地流进处理池中，叫查理的老工人站在架在池上方的铺板上悠闲地抽烟。忽然他下面的池水发出奇怪的声响，他疑惑地四处查看着，有些紧张地锁定了声音来源。接着，他看见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池子里游过去。那是个发黄的长条形大家伙。

他立刻报告了主管，然后用自己熟练的操作，尽量控制住那个怪东西。

穆德和主管赶到的时候，那个奇怪的生物已经被控制在那黄色的透明管道里。查理打亮了手电，他们看到浑浊的水中有一个肝蛭人！它像一个巨大的肝蛭但是同时又具有某些人类的特征。那怪物似乎很，喷怒，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吸盘状的、带尖刺的头节。

三个人都惊呆了。

华盛顿，ＦＢＩ总部

史卡丽探员正在进行对这种涡虫的研究：“这种涡虫类的扁平虫寄生于肉食类食腐动物的身体里，长度通常小于三厘米，在淡水及咸水中部可以存活。它们有着极为复杂的生殖系统，雌雄同体，可以在单个体内完成授精。它们中的很多种类需要至少两个寄主来完成整个生命周期。”

她想起伤口的照片，便在心里默默比较，电话响了。

“我是穆德。还记得你抓到的那只肝蛭吗？”

“记得啊。”

“那一只，只能算是超微型的。”

史卡丽一脸疑惑。

精神病院

房间里关着肝蛭人。那是个小房间；可能是个盥洗室，角落里有个水槽，还有几根管子。

史卡丽和穆德透过房间门上的玻璃往里张望。穆德指给史卡丽看：“在那，蜷在最远处的那个角落里，管子后面。”

一个白色的东西躲在后面蠕动。

“上帝啊！”史卡丽不禁叹道。

你在这里看得清楚吗？它没有生殖器官，它是无性的！这种生物呈雌雄同体的。穆德，这太不可思议了，它身上显现着某些退化的寄生特性，同时也有灵长类动物的生理特征！”

灰白的肝蛭人怒视着他们。

可笑的是，这个怪物竟然要由于故意杀人罪被逮捕。肝蛭人被捆在一张轮床上。它还在奋力挣扎。颜色苍白，略微有些发灰。没有毛发，像泥鳅那样又黏又滑。它没有鼻子，吸盘状的、带尖刺的头节红得可怕。两个工作人员推着它上了一辆司法部专用的救护车，其中一个关上车门，用力拍了拍车身，示意前面的司机，注意安全。

—司机从反光镜里瞄了一眼，肝蛭人还结结实实地捆在床上，但是它并不老实，正在奋力挣扎。司机开了一小段，又看了一眼后面，床上只剩下白色的床单皱成一团，肝蛭人不见了。

司机一惊，立刻拿起无线电请求支援。随后他把车停在路边，拿起一把霰弹枪，拉下保险，小心翼翼地走近救护车的后厢，拉开车门，看不到任何肝蛭人的痕迹。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儿车内摆设，端着枪迈进车厢，检查捆绑用的带子。带子上布满了透明的黏液。他把沾上黏液的手在裤子上蹭了蹭。就在这时，他听见一种“嘶嘶”声，像是谁在沉重地呼吸，接着，他就遭到了袭击。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宁静的夜里响起了霰弹枪声。枪爆出的火花在车外都能看到。但是这一枪显然是打空了，只剩下了司机的惨叫。车外，一幅巨大的广告牌，闪耀着灯光——“贝蒂湖天然公园”。

袭击过后，肝蛭人穿过树林，蠕动着爬向草坪上安置的简易厕所，它钻入抽水马桶里，张开血盆大口，粗重地喘息着，耐心地等待着下一个寄主的到来。

贝蒂湖公园，溥晨５：２７

一辆清洁卡车开到简易厕所前。开车的工人跳下驾驶室走到车后面，他戴上一副橡胶手套，拉开厕所的门，从车后部卸下一根粗大的黑色软管，熟练地把软管的一头插进厕所的抽水马桶里面。然后，他拉下一个杠杆发动马达，污水便通过软管被自动抽取到了车后面的罐状水槽内。工人退后几步，点着一根香烟，等着机器自己完成工作。忽然马达发出一种异常的噪音，听起来像是有异物进入了软管。工人走上去检查了一下软管，发现软管拔不出来并剧烈地抖动着。很快，肝蛭人就通过管道被吸进了水槽里面，于是机械噪音消失，软管也不再抖动。清洁工作照常进行。

贝蒂湖公园，清晨６：２７

警务人员封锁了这个曾经平静的公园，夜里负责押送的司机的尸体已经被找到，抬入警车。穆德探员驱车赶到现场，同时，做完清洁工作的一辆清洁卡车开出了公园。

“有什么发现？”穆德问当地警察。

“一名死去的司机。疑犯已经逃走，但是地上留下不少疑犯身上的脏东西。”

穆德预感不妙，立刻吩咐当地警察： “注意所有的排水孔，严密监视所有能通往下水系统的入口！我想它一定会想方设法囱到地下躲起来的。”

正说着，警察身上的步话机响了：“这里是６４小队，我们在距离你们四分之一英里的宿营地。我们的警犬跟踪着疑犯气味追踪到设置在这里的简易厕所，我们以为它会躲在厕所里，可是里面是空的。”

穆德猛然想起了与他擦肩而过的清洁卡车。

“它要是搭上了清洁卡车会怎么样。”穆德自言自语道，还没有等身边的警察明白过来他在说什么，穆德已经跳上自己的车子，绝尘而去。

新泽西，污水处理工厂，早上８：００

穆德急匆匆她把车停好，解开安全带就跑进了办公楼里。他去找上次见过面的那个主管。两人一起走下楼梯，楼梯下的空地就是清洁卡车倾泻污水的地方。

听了穆德的一番描述，主管说：“你要找的卡车是我们这里的，但是我们没有详细的工作记录，今天早上大约有五辆卡车在那个地区。但是，其中三辆已经卸完了。”

他们停下脚步，看一辆清洁卡车将污水排出水槽。

“就是说，它有可能已经跑掉了？”

“如果它还没来及跑掉的话，你一会儿就能看见它。”主管说，“本州法律规定了，所有卡车都要在这里卸车，所有东西都要经过这里处理。”

“处理了，然后怎么样？”

“通过一根管道排到五英里外的海中。”

穆德发现事情有些严重：“那么那东西会不会也从这条通道跑进海里？”

“那是有些难度的了，因为整个下水系统里布满了筛网和过滤装置，像你手指那么大小的杂物都难以通过。如果它真的在这里……会被拦截住的。”

穆德松了口气：“看来我们只能等着了。”他们停下脚步看着下面庞大的管线系统。穆德开始在一个个水池间巡视查看，主管招呼来一些其他的工人，也都在监视着水面寻栈肝蛭人的踪迹。

穆德的电话响了

“是我，史卡丽。你在哪？”

“在污水处理场。我有种预感，它肯定会回到下水道里。”

“听着，穆德，我下面要说的事你不会喜欢的，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斯佳丽严肃地说，“我以前从没见到过这事，但是我还是得说，我在尸体里抓到的那条肝蛭似乎是个幼虫。这种……生物，不管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是通过咬伤寄主来传播它的卵或幼虫的。”

“你是说它在繁殖？”穆德很惊诧。

“它正在寻找寄主，因为寄主的身体可以为它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穆德？”

“我在听。”

“如果让它找到新的寄主……”

“就意味着，会出现一个新的个体。”穆德把话接下去。

这时他们的谈话被主管打断：“穆德探员！有巡逻员在一个区域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什么！”主管摊开一幅系统蓝图，指着一个点，“在这里。而且这里有一条很旧的管道专门在雨量过大的时候把雨水排入海湾。”

“它想回到海里去！”两个人立刻动身前往那个地区。

没过多久，穆德和主管就已经站到一个下水道的维修孔前面，旁边站着几个工人。穆德从其中一人手里接过手电筒，顺着梯子爬进下水道，主管紧跟着他。下水道里潮湿阴暗，气味刺鼻，让穆德不得不遮住鼻子。下水道里的污水泛着泡沫，向前流淌着，散发着强烈的异味。两人小心翼翼地走在水面铺设的通道上，用手电四处照着。

主管用光束指着一条粗大的管道：“这就是那条排水管，它在前面和另外一条管线汇合，然后直通到四分之三英里外的海湾。”

穆德说：“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条管道的闸门关上。”

主管点点头，在坑道上细窄的台子上小心地挪动着，他紧靠着墙壁，尽量让自己不掉下去，慢慢蹭到一个杠杆旁边，解开锁链，弯下身想压下杠杆，但是失败了：“它锈住了。我们要想个法子把它撬开。”

主管继续用尽力气去撬杠杆，穆德则用光束照射着附近的水面。就在这时，主管不小心一脚踏空，惊叫了一声便跌进了污水中。

“嗨！”穆德慌忙跑过去，好在水不深，只到人的胸口。主管从水里站起来，他的眼镜不见了。

“你没事吧！”

“没事。可是我的眼镜……”没有说完，主管突然惨叫一声，被什么东西拖入了水下。

穆德立刻拿出手枪，紧盯住水面寻找肝蛭人的踪迹。

几秒钟后，主管又浮了出来，不停挣扎着：“救命！救命！”

穆德跳上架在水面上的铺板向他伸出手去：“抓住我的手！抓住！”

穆德抓住他的手，可是拖住主管的力气太大，滑脱了。肝蛭人拖住尖叫着的主管向远处游去。穆德抬起头用最大声音对上面的工人喊了一句：“需要救援！”便果断跳入水中。

主管已经沉到水下，穆德努力寻找，感觉到水下有什么东西在移动。这时，主管浮上水面。他抓住主管的身体，把他推上了岸，主管显然是被吓坏了，大口喘着气。

这时穆德听到身后一声闷响，他回头看去，发现浑身灰白的肝蛭人正试图爬进那条排水管里，肝蛭人用手臂支撑着，使劲往里钻。

穆德飞快地赶去拉控制闸门的杠杆，他跳上去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杠杆上面，锈住的闸门轰然落下，将爬到一半的肝蛭人拦腰截成两半，肝蛭人最后发出了一声尖锐刺耳的嚎叫。半截灰白的身体，落回到被血染红的污水里。主管和穆德都松了口气。

史卡丽和穆德分析着那个肝蛭人：“它具有许多人类的特征，但是它同时具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和其他涡虫类生物一样。它的产生一定是由于辐射、反常的细胞融合、基因受到抑制而发生突变。穆德，自然界没造过这东西，是我们造的。”

穆德叹了口气：“是前苏联核泄漏的结果。知道吗，他们说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超过三个以上的物种灭绝掉，我现在怀疑每天又有多少新的物种被创造出来？”

很久他们都没有再说话，夜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新泽西

一个普通的夜晚，车辆在街上疾驶而过。在下水道某处一个铁丝滤网边，那条从被咬的白帽水管工人身体里爬出的肝蛭幼虫已经长成了肝蛭人。它闭着眼睛浮出水面，似乎没有呼吸。但是突然，它挣开了双眼，并且发出一种细微的“嘶嘶”声，宣告着自己生命的存在。

# 《仙女座星云》作者：[俄] 叶菲列莫夫

林兴译

在蛇夫座距地球最近的一个恒星的行星系中，唯一有居民的行星——泽尔达，很久以来就通过巨环与地球和其他世界通话，突然，它沉默了，７０多年无声无息。

地球派出第３７恒星考察队乘坐“坦特拉”号飞船，前往泽尔达，以便就近了解这位邻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七个地球（四个绝对年）的漫长旅途，飞船距泽尔达只有３０００万千米了。这颗行星设在天然卫星上的空间站，终于出现在立体电子望远镜的镜头之中：在血红色阳光的照耀下，一座巨大的扁平形玻璃建筑物闪闪发光。大厅中，姿态各异的宇宙人全部僵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凝然不动。

“他们死了，冻死了！”队长艾尔格·诺尔惊呼道。

飞船上，１４双眼睛轮番扫描这座透明的坟墓，大家发出一片沉重的叹息声。

空间站毁掉后七十年没有恢复，这意味着行星上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意味着飞船不可能从行星上获得所需的反介子燃料和任何补给。面对泽尔达空间站发出的死亡信息，飞船上的１４双眼睛，默默地转向艾尔格，无声地询问：怎么办，队长？

艾尔格出生于第３５恒星考察队的一艘飞船上，母亲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和接受教育。这支考察队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已经１８岁了。人们把他学会驾驶恒星飞船的技艺和担任宇航领航员的职务算作成年的标志。他虽然年轻，却比飞船上任何成员都熟悉宇宙航行。此刻，他面色苍白，仔细地观察着泽尔达浅黄色的大气层。

透过大气层，隐约可见大陆上山峦起伏，海洋中波涛翻滚，他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应当继续下降并穿透大气层，也许还需要着陆，我征求大家的意见。”

只有一位胆怯的天文学家反对。

飞船开始减速，逐圈地谨慎下降。在螺旋线降落轨道的第六圈上，开始出现大城市的轮廓。这是行星黑夜的一面，到处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

艾尔格拉响警笛，惊心动魄的哨叫声响彻这无底深渊的上空，依然毫无反响。

“坦特拉”号来到行星白天的一面，下面依旧是一片毛绒似的黑暗。冲洗出来的照片表明，这个星球的表面，覆盖着一张黑色罂粟花构成的巨大的黑地毯（只有这种植物适于在放射线下生长），偶或一见的城市街道、钢铁构架则像一些散乱的骸骨。

经过认真检测，结论出来了：除了放射性较高外，这个星球的空气成分、温度、压力等数据均属正常。

“可怕的悲剧！”考察队的生物学家埃翁·塔勒心情沉痛地说，“造成灾难的元凶就是放射性衰变。它的危险在于不知不觉的积累。起初，生理上可以承担，继而，开始发生退化性遗传，接着，停止生殖后代，最后，毁灭性的悲剧就来临了。”

考虑到也许会有幸存下来的居民需要帮助，飞船将自己的飞行轨道由沿纬度方向改变成沿经度方向，仍然一无所获。飞船不得不抛弃这颗死寂的外星，沿展开的螺旋线逐渐远去。

按原计划，如果泽尔达发生意外灾难，将由二级恒星飞船“阿里格拉布”号在行星Ｋ－２－２Ｋ－８８的轨道是与“坦特拉”会合，补充反介子燃料。

现在，“坦特拉”号把航向对准那个无人居住的星系。那里四年前曾抛下弹形航标站，“阿里格拉布”号应当在那里等候着。这有１５个月的路程。其间，除值班人员外，全部乘员都可以入睡。

在这样的宇宙航行中，大家的睡与醒都由药物控制，或者连续工作几十小时，或者连续睡眠几个月，根据航行的需要调整。在空间航行中。只留下两个人值班，他们可以替换休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唤醒其他人。

现在，由队长艾尔格和初次参加恒星考察队的年轻女领航员妮莎·克利特值班。

妮莎是一位红发的的漂亮姑娘，五年前，她就爱上了充满精力和智慧、总是镇静如山的年轻队长艾尔格。而艾尔格的女友则是地球上的一位历史学家。这一班是三个月，他们已单独在一起两个月了，这使妮莎感到非常幸福。为了使艾尔格休息好，她已经连续１００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艾尔格的严厉命令下，她才答应在原来工作的位置上小憩一下。

行星考察的平均时间是１０年－１５年，即使不发生意外，这样长期的压力也够一个考察队长承受的了，何况，遇到了泽尔达这样毁灭性的灾难还不算完。现在飞船已经绕预定会合处的行星飞了五圈，还不见“阿里格拉布”号的影子。

按预算，它早该在三个月前即到达此处。他综合分析了各种情况、各种数据，断定这艘补给飞船已经失事，不是被毁就是遇到意外的干扰偏离了航线。而今想飞回地球或其他基地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人类的寿命极限——１７０年，实际上等于延期执行的死刑。

待到妮莎睡醒，用过电浴和波浴回来，他命令她开动起床音乐和灯光，叫醒所有乘员。

他简短地通知了当前情况，整个考察队表现得很好，没有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连那位胆怯的天文学家也没有惊慌失措，按照宇航员间的风俗，他们在屏幕上映出事先保留的“阿里格拉布”号全体七名乘员的照片，开了一个朴素的追悼会，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礼。

然后，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作出决议：飞返地球。此刻，距太阳大约还剩六个地球年的路程。这期间，反介子燃料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下一组人员开始值班，这一组里有第二次参加考察队的领航员皮勒·林、天文学家英格莉德·古特拉和自愿与他们在一起的电子工程师贝尔。

突然，航线正前方出现了一团质量大、密度高的物质，以它的巨大的引力场干扰着“坦特拉”的飞行，领航员不敢改变精确计算的航线，降速可以抵消飞船内重力的增长，但速度降低太多后，再没有足够的燃料来重新取得加速度，则更加危险。

几次降速，未能缓解险情，皮勒·林动用了反介子发动机作紧急制动。

飞船剧烈颤抖，惊醒了酣眠中的艾尔格。他意识到情况紧急，跌跌撞撞地跑进中央操纵室，命令打开红外装置，停下发动机。前方屏幕上出现了一颗发射着暗红色光线的巨大星球。

“啊，我真糊涂！”皮勒·林悔恨地道：我一直以为我们处于一团黑云的附近……”

“铁星！”英格莉德惶恐地喊道。他们的确遇到了铁星——宇航员的灾星。

地球上的巨环外层空间站主任达尔·维切尔因患上了人类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对工作和生活漠不关心，他的职位将由黑人后裔穆文·马斯接替。为了养病，达尔必须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准备到他亲密的女友，历史学家薇达·孔格那里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不无痛苦地了解到，薇达爱着第３７恒星考察队队长艾尔格·诺尔。

今天，他将要同新主任一起主持自己在职的最后一次播送。

宇航委员会遵循惯例：对各类行星播发的消息，总是请美丽的妇女宣读，以便提供一个地球居民的典型概念。薇达正是这样的人选。她惊人的美丽和娴雅的风度，使有幸一睹芳容的人无不倾倒。委员会慧眼识人，选中薇达担任这次播送的播音员。

预警音乐悠扬地响起。全体人员进入深处岩石层中的地下室大厅。想到即将在广袤无垠的太空打开一扇窗口，人类将与其它世界上自己的兄弟在思想上和知识上沟通起来，他们个个激动异常。

最后的钟声威严、浑厚地响起，达尔拿起穆文的手放在圆形手柄上，穆文略一用力将手柄推到底，全球４０％强大电站的所有能量都送到赤道５０００米高的山顶上浓缩成一团火球，猛然腾空而起，蔚为壮观。由联接各个仪器的导线组成供外层空间站播发和接收用的稳定通道。

薇达仪态万千地站到屏幕前面，看不见的强烈光线从上方直射下来。她以音乐般悦耳的声音开始了关于地球人类历史的简要介绍。她的声音和形象要经过１３年才能传到遥远恒星的行星上去。

播放结束不久，大家正在休息。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景深难以想象的图象，是天鹅座转播的南天星座杜鹃座厄普西龙（ε）的图象。推算起来，这些图象传到地球需走过３００光年。先是铜铸般的山峰，山下荡漾着浓稠的紫水晶般的海水。岸边矗立着一座美艳迷人的玫瑰色女人塑像，接着出现了壮丽的建筑、豪华的大厅，对对男女翩翩起舞，他们的皮肤一律像玫瑰花一样红艳，每一位都够得上地球人理想中的美人。舞蹈停止，一位光彩夺目的姑娘走到大厅中央，高擎双手，指向明亮的星空，左手食指上出现一个发光的蓝色小球。她抖掉小球，面对观众张开双臂，十分激动，好像要拥抱某一个看不见的人，就这样静止不动了。穆文·马斯从来不曾恋爱过，红皮肤姑娘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么热切地希望克服那３００光年的骇人距离呀！

再说艾尔格的飞船，从所余燃料看，无论如何努力，也逃不出铁星的巨大引力了。

全体成员一个个地出现在中央操纵室，飞行速度愈来愈低，航线愈来愈弯曲。“坦特拉”的命运不言而喻了。

突然，一声凄厉的哀号把大家吓了一跳。又是那个胆怯的天文学家，绝望与恐惧使他的面容丑陋不堪。

艾尔格鼓励大家：现在还不是绝望悲观的时候。“坦特拉”可以围绕行星飞行，变成它的卫星，燃料还够降落和发出呼救信号用。考察队员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仪表前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

天文学家和格莉德很快测出铁星有两颗行星，外层行星极为寒冷，而且表面可能罩有一层毒气。看来，不宜停靠。

“坦特拉”继续逼近铁星，经过一阵紧张的观察计算，铁星的各项数据也列出来了：质量相当于４３２个地球，大气层厚度为１７００公里，氮氖大气层中有氧，有水气，气温为２０度……总的来看，这里的环境与地球相似。只不过这里的重力是地球重力的三倍。

突然，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十分明亮的光点，既不像露天矿藏，又不像陨石。在飞越这颗黑行星的第二圈时，飞船投下了一台电视发射机。从所摄的图像中，终于分辨清楚了这是一艘地球的恒星飞船。它毫无损伤，处于正常降落状态。

艾尔格建议将“坦特拉”降落。飞船带着呼啸声，俯冲下去。强大的探照灯打开了，飞越一片神秘莫测的黑色海洋之后，飞临那片发现飞船的平原。

在聚光灯的照射下的那艘飞船闪闪发光，像崭新的一样。离它不远，还有一巨大的飞碟，它倾斜地竖立着，一部分埋在土中。然而，对于“坦特拉”刺耳的尖啸没有一丝反响。

宇航员们像住常降落时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半卧休息，但仍然如大病初愈，站不起身，巨大的重力在压迫着每个人。经过六年的太空漂泊之后。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以双脚去接触坚实的土地。

八个探险家终于跌跌撞撞地跨出了舱门。来到那艘飞船的下面，才发现，船体表面早已斑驳陆离，舱门象黑黝黝地洞口一样四敞大开，门下安放着小型升降机，这些金属物上缠绕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升降机还能开动，他们一起进入了这艘陌生的飞船。

原来，这就是８０年前失踪的恒星飞船“帆”。那是在访问织女星的归途之中，地球上接到了“帆”的呼救信号：“我们离开织女星２６年……足够……我们等待……再没有比——美丽的……多么幸福呀！……”从此，杳无音讯。

经过一番检查，发现氧气还没有用完，水和食物尚可够几年之用。最令人惊喜的是，飞船上保留下来的反介子燃料和行星离子燃料，可以保证“坦特拉”号从这颗沉重的行星起飞，一直飞到地球。

由中央操纵室内录音机中取出的飞行日记磁带得知，当“帆”越过织女星行星系边沿的宇宙冰带时，被撞坏了。船尾的洞被顺利修复，而发动机精确的调节系统经过２０年的奋斗已无法修复，只好停用，借助惯性飞行。五年后，落入铁星系内。在这里遇到了那个奇特的飞碟，人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飞行日记磁带录下了他最后的遗言：“同胞们，如果你们找到了‘帆’，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离开飞船。”

大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神秘的威胁，但不离开飞船只能等死。他们决定，在搬运燃料时修筑一条直通两船之间的双重保护屏障，利用辐射线和高压电来保护自己。他们改造了两台自动小车，克服行星的巨大引力，艰难地工作着。

过了两天，怪事出现了。异常迅猛的龙卷风切断了高频电流导线，“帆”上高照的聚光灯倏然熄灭。黑暗中出现了环形和８字形的火光，像星星一样向前延伸。这使已经躲入监视塔的人感到全身神经和眼睛像针扎一样的刺痛。他们猛然开亮监视塔上的聚光灯，一瞬间，人们恍惚看到一个怪异的黑团闪电般地缩回了触手。他们明白，自己受到一种电磁铁的打击。这就是进攻“帆”的武器，是一种水母似的怪物。

队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采取了应急措施。他们利用行星发动机以长达３００米的火焰流在石质平原喷射，将路上的一切扫除干净，终于将反介子燃料装载完毕。

他们以冷藏的鲜肉为饵，将两具水母似的怪物诱捕到一个可以密封的罐子里，准备带回地球。接着，他们又用气割刀切割那只奇异的飞碟，结果，受到十字架形怪物奇异的电击，多亏妮莎挺身庇护，队长才幸免一死，而妮莎却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

“坦特拉”走飞了，迅速远离这颗凶险的行星。他们开始放映从“帆”中取出的录像带，他们看到，地球人自愿在飞船中禁锢４５年，为的就是一睹织女星的娇容，期望在此与外星人相遇。然而，逼近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颗蓝色的太阳，这里喷射着热气和火焰，也熔化了人们传奇式的幻想，艾尔格钦佩“帆”上的无名英雄，但他无心把录像看到底。

此刻，妮莎的生命完全维系在每隔１２０秒才有一次的心搏之中，虽然在富氧的状况下，这不等于死，但也不等于生，只能说，这是生的希望。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妮莎的有机硅透明罩前。在明亮的粉红色光线照耀下，她安详地沉睡，浑身起伏的波峰浪谷，令人不由不惊叹，大自然竟然能够创造如此精美的造物，真是奇迹。艾尔格意识到，自己和妮莎等人向新世界的探险，决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某些新星、外星人，而是人类沿着整个银河系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前进，是知识和生命美的胜利进军。一定要救活妮莎，一定要继续前进。

经过长期寂寞的飞行，“坦特拉”终于进入了可以收到通过大气层弥散传递的地球全球网络节目的无线电波区域内。他们的呼唤达到了地球。全体乘员集聚在接收机前，一步也舍不得不离开。在与故乡地球中断了１３个地球年或９个相对年的联系后，即将回生活中去，谁不是心如潮涌呢？但是，按照返航的程序，他们只能先在海王星的一号卫星上着陆，这里设有恒星飞船站，探险家们在这里将接受五周的检疫，与其他人完全隔绝。这是为了确保其他星球上的病菌不致在地球上传播的必要措施。

五周后，海卫一飞船站主任通知艾尔格可以起飞了。同时委托他带上行星飞船“阿玛特”号的六个人。这六个人立下了殊勋。他们潜入练狱——冥王星的底层，在飞舞的氨雪中穿行，冒着随时撞上巨大冰峰的危险，在一个山脊上发现了几乎全部毁掉的建筑物遗迹。

“坦特拉”轻巧地脱离海卫一，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迅疾飞行。他们收到地球上播发的节目——地球正在庆祝战胜黑暗铁星和冥王星的胜利。音乐家们演奏着为欢迎“坦特拉”和“阿玛特”谱写的抒情曲和交响乐。火星、金星和小行星上空间站也向飞船吹呼。

终于，接收到来自宇航委员会控制台的命令，准许“坦特拉”降落到北非的哈姆拉航天基地。

新上任的外层空间主任穆文·马斯的头脑中怎么也甩不开遥远天体上那位红肤姑娘的倩影。如果能够完成一项科学革命——战胜时间，掌握在任意时间内跨越任意空间的本领，那时候，不仅我们的银河系，其他一些星系也将近若比邻。当他得知边缘科学院的数学物理学家雷·鲍兹关于战胜时间的一个设想后，喜出望外，完成这项设想需要进行巨大规模的实验，必须利用外层空间站，必须动用全部地球能量，而且还必须建造特殊的实验装置。这种实验是有危险性的，很可能出现意外的结果。实验没有得到宇航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两人决定，无论担多大风险，也要把实验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经过在西藏一个平坦的山顶装置上开始了这项实验。不幸实验失败，一道闪电将山峰整齐地削去一块，形成陡立的悬崖。穆文·马斯被震昏，雷·鲍兹肝肠外溢，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险。更严重的是参加实验的第５７号卫星完全毁灭，上面的四位科学家无一生还。

“坦特拉”脱险，即将回到地球的消息传来。薇达激动不已，她既为艾尔格的生还高兴，又为即将与之分手而惆怅。由于各自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已下决心斩断和艾尔格之间的情丝。

“坦特拉”回来后，科学家们模仿铁星上的环境，激活了禁锢在罐内的水母，对其进行物理、化学、生物的多项实验。由此找到了妮莎致瘫的原因，使妮莎重新获得欣欣向荣的生命。

薇达因等候“坦特拉”归来，没能参加一次重要的考古工作，既已如此，她便自愿留在医院护理妮莎。她与妮莎外貌十分相似，两人很快就互相信任，亲如姊妹了。艾尔格得知薇达要与自己分手的决定，理智上他明白自己与薇达的生活轨迹愈来愈远，是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感情上却依依不舍，总是觉得若有所失。面对现实，他终于还是决定把过去的感情作为一段美好的回记封存在心灵的深处。

宇航委员会召集全体成员会议。会议过程通过强大的电视播送机向全球播发。在介绍了自上次大会以来人类在宇宙空间研究方面的进展，讨论通过了一些需要广泛征求意见的提案后，审理了穆文·马斯擅自进行，造成重大伤亡一案。委员会考虑到实验动机的无私性和实验给空间探索提供的启发与教训，决定从轻处理肇事人，穆文·马斯最后只受到免去外层空间主任职务，并禁止在地球重要单位中任职的处分。委员会最后讨论派出第３８恒星考察队的问题。

主席首先发言：“每一个恒星考察队都是长期构思的珍贵理想，都是多年精心编织出来的新希望，都是伟大攀登途中的新阶段。第３７考察队在黑行星发现了巨大的碟形飞船，这种结构的恒星飞船在我们地球的科学发展方面和知识水平上，是建造不出来的，在与我们交换信息的银河系那些世界上也未曾见过。毫无疑问，它来自河外星系。派遣专门的考察队到这颗行星上去，研究那艘飞船，其重要性就无需解释了。”

接着，主席又放映了不久前收到的另一天体的智慧生物发射的图像。这些图像是他们的考察队直接从波江座阿尔法星系中拍摄的。大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新绿，绿色的山峰，绿色的海水，有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脾，紫水晶般的天空中源源不断地喷洒下了大量金绿色的光线，美不胜收。

主席介绍说：“这个星系有两颗孪生行星，那里大气的厚度、成份、含水量都与地球类似。从图像上显然可见，不存在高级生命和改造自然的痕迹。这很可能成为地球居民的新世界，到达双星需要７５光年，我们新造的恒星飞船‘天鹅７号’刚刚可以达到这个从未达到过的距离。”

达尔·维切尔建议派遣三个考察队，同时飞往三个方向，第一个飞往铁星的行星，第二个飞往波江座奥未克伦，第三个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这一星系中一颗蓝色的白矮星。这颗恒星物质的平均比重超过地球上最重金铱的密度２５００倍。如能在近距离内探明其引力、电磁场和产生重化学元素的过程，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太阳的近邻、天狼星双星中也有一颗类似的白矮星，但这颗星球周围布满了致命的交织流星流，飞船无法穿越。如能探明前者，即可推知后者。

委员会秘书提醒大家。反介子燃料只够两艘飞船用，在不破坏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十年才能再准备出作一次飞行的燃料。达尔·维切尔建议向全球居民呼吁：请每人将娱乐性旅游延迟一年，停止从金星和火星上运来宝石和珍奇植物等等，将节省下来的能量用于燃料制造。所有坐在委员会大厅中的人都站了起来，举起了左手，这是公开表示完全赞同发言人意见的一种姿势。

这一决定很快付诸实施，飞往铁星行星与考察白矮星的飞船已先后出发。终于轮到“企鹅”号起飞了。这个庞然大物，身披银灰以的热防护层，文文静静地站立在莽莽苍苍的平原上，年轻而俏丽。谁能想象得出，它将来返回地球时，细小流星冲击的爆炸将在它的外壳上留下无数坑坑洼洼的疤痕，使它遍体疮痍。然而，现在欢送他的人们之中没有谁能活到它返回的那一天，到那一天还有１７２年，而对考察队来说则只有８０年左右。

薇达、孔格、达尔·维切尔、穆文·马斯都赶到现场欢送，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探险家们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开辟壮阔的道路，他们的生命也将步入未来；对于留在地球上的人们，这一辞别则意味着永诀。

飞船验收委员会主席向再一次被选为恒星飞船船长、波江座阿尔法考察队长的艾尔格·诺尔报告一切就绪。

一位验收委员会成员将镶有全体考察队员照片的青铜薄板签上自己的代号后，交给了艾尔格。最后，考察队员们与欢送者合影，留下给故乡星球的最后纪念。

中央控制塔台上的无线电导航天线快速旋转，向四面八方发出飞船即将起飞的预警信号。人群迅速后撤到安全地带。突然，飞船发出一阵狂风骤雨似的呼啸，这声响在广漠的平原上久久回荡，有如亲人间诀别的呜咽。哀呜声骤然而止，代之以飞船四周炫目的火墙，随之，一切消逝，只留给人们一片沉寂和空白。

这时，雷·鲍兹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十分惋惜地说：“刚才接收到来自仙女座星云的图象，其中的碟形飞船与艾尔格他们在铁星的行星上发现的完全一样。可惜，他们没有等到今天这个消息，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了！”

“他们会知道的！”达尔·维切尔坚定地说，“我们向能源委员会申请一次特殊的播送，‘天鹅’号在９０小时内还能听到我们的呼唤！”

（有的资料称本文的作者是 [英] 伊安·卡麦隆华弘 译）

# 《先取恐龙还是蛋》作者：[美] 威廉·洛特斯勒

吴定柏 译

抱着西瓜那么大的一颗蛋逃命，谈何容易。蛋足足有一尺来长，一碰就碎，实在不好对付，况且我既是气喘，又是腰痛。最可怕的是那位几十吨重的下蛋母性吼声如雷，紧追不舍。你忍不住频频回头观望，脚下践踏着根儿、藤儿，说不定嘴里还不停地喊爹喊娘。

这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一颗恐龙蛋。不管怎么说，在那个世界里不至于就这一颗。但是，如果你再跑几百码，而时间机器又安然无恙，这就是这个世界里独一无二的一颗，一颗距今６５００万至８０００万年的恐龙蛋！

他们要只恐龙，而他们又清楚，若用“时间差集装箱”（他们断然拒绝称其为“时间机器”）运个恐龙来，耗资巨大，恐怕没人付得起门票来参观。于是，几个聪明的物理学家出了点子，先取个蛋来。蛋携带起来方便得多，弄两三颗当然更好。

他们可真是见多识广。

他们什么也不必做，只要等一个傻瓜说一声“我去”。而我就说了这一句话，纯粹是出于私人原因。“呵，行，我来干。”但我不傻。我读过科幻小说，也读过货真价实的科学书籍。

我理解他们需要什么。“我回来，带上一颗或三颗蛋回来。”我对会议室里的人扫了一眼，继续说，“这将说明畸型的恐龙并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他们或者她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等等，等等。”

几位先生点头以示鼓励。“我偷一些蛋和一些晦气的东西回来。在那里是不必考虑我们所熟悉的文明的举止。一切就像克里夫篮球赛，只要芝加哥小子联赛获胜，拉什·林姆就成了球王。”

不，不，不能乱来，他们说。他们滔滔不绝，而且手舞足蹈，向我灌输他们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时间不是呈一条直线的，不完全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许许多多的线条组成，很像一条毛毯。你割断一条线，图案不会改变，当然是不会明显地改变。他们可真会说话。

他们学历丰富，姓名后面都有大写的头衔。

取只蛋来，他们说，而另外一些吼叫如雷的蜥蜴也可充当远古贵宾，那么我们奥斯博物馆的人就胜券在握，那可是最最不可思议的一张王牌。２００９年将是你约翰·赖安带回第一头恐龙的年份，而且是活着的恐龙。再说，这些远古动物各有各的颜色，准能使人眼花缭乱。

约翰，你只要想想商业效益，帕金森说，至少5亿美元，而且你也有份。电影、电视，你的生平故事，你还会出现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访谈节目里，出现在每一个畅销书目上——我们将赚它几十个亿。

带一些不同品种的蛋来，斯蒂尔门说，这可以促销。呵，科学当然也会赞赏你的。

可卖的东西多着呢，威尔逊说。高尔德表示赞同，我们将有蛋、小恐龙、成年大恐龙、蕨类植物，时间差集装箱模型。我们会让你穿上动作演员的服装，米勒补充说，那种服装有许多许多口袋，凡是有趣的东西尽管拿回来。

我们发明了头盔摄像机，辛普森说。从我离开之时一直拍到我归来，所以他提醒我少说脏话。会见科学家的前前后后也要拍摄，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对我的工作进行评估。

于是，我说了我干。他们仿佛松了一口气，所以我估计志愿者毕竟不易寻觅。但是我之所以愿意干的原因，当然不是他们所想像的。他们以为我是为了钱，为了赢得女明星的青睐，为了有狂热的追随者，为了名声。（他们提起“名声”，总用大写字母。我干，是因为我不得不出城躲一阵子，而且事不宜迟。我和贾洛斯拉瓦兄弟有点误会，他们定的期限我无法拖延，也无法满足。

时间越逼越紧，到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几分钟后见。”一位身穿实验室白大褂的科学家说。

“几分钟？”我嘶哑着声音重复了一下，心里则在问，我将会怎么样呢？

“呵，这对你并不可怕，”他咧嘴对我一笑，“你在那儿耽一周，一小时，一年，你就会回来的。”他望了望钟，“十分钟，快得很。”这不一定是他说的原话，但这是我耳朵听到的。“但是我——”

霎时，万物闪烁，东倒西歪。我猛然闻到一阵恶臭，出现在某个稀奇古怪的丛林里。我立刻意识到自己躲过了小鬼却遇上了阎王，麻烦更大了。

首先，这里有虫子，大的虫子，到处都是。这儿又闷热又潮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讨厌闷热，讨厌潮湿，讨厌虫子。对那些少于两条腿、多于四条腿的东西我都讨厌。

我随身携带的空气已被挥霍一尽，故而总觉得空气中的空气不够我用。即使这样，我仍然会泰然处之。只要空气不围着我旋转，也不向我直逼而来，我还是能够在这样的空气里生存下去的。

来了一只爬行动物，有普通的马那样大小，两条腿，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眼睛。当他向我直奔而来时，尾巴翘得笔直。它看上去凶残狰狞，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我发誓，它正馋得慌呢。

咯吱咯吱，唏哩哗啦，劈里啪啦，这家伙越过那些蕨类植物，绕过那些多刺的树木，向我直扑而来。我呆了好一阵子，才想起拔腿逃命。

由于我心里记住了花毯时间论，故而随身携带了一支３５７自动大口径手枪，还配有迷醉弹。在我被吞食之前，总有些家伙要先尝尝铅的滋味。如果因为蜥蜴的一族断子绝孙，而使爱达荷州的大众牌轿车或者石子路上的三级赛车因此而油箱没有汽油，喘着气停了下来，我才不管呢！我从时间差集装箱里一跃而出，同时拔出了手枪。

我的手在颤抖，但我并没有把希望全寄托在手上。我原谅自己，因为这毕竟是人与恐龙的第一次接触，何况恐龙正想把人当作午餐。无论你看过多少关于史前穴居山洞的原始人的电影，现在都不管用。

所以，我开枪，枪声响得要命。一声枪响，引来了咯吱、叽喳、哗啦、劈啪、咔嚓的万般声响。这确实让我心神不宁，我所进入的丛林竟一下子喧闹了起来。

与电影里的情况不同，大口径手枪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咔嘭！这和连环漫画里的描绘倒是一模一样。严格说来，这可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声枪响。

可惜我没打中。这个披鳞挂甲的家伙吃惊不小，立刻掉转方向狂奔，但是美餐我一顿的既定目标依然不变。由于手忙脚乱，它脚下被树杈绊了一下，重重地栽了跟头，把又粘、又稠、又臭的泥浆溅了我一身，而泥浆里竟然还有许多会爬的东西。

恐龙用尾巴朝我躲藏的大树扫来，大树摇摇晃晃，落下更多爬来爬去的东西。在我的四周，跑的跑，跳的跳，有的慢，有的快，个个都在四处乱窜。有的钻出泥浆，蜿蜒地滑行，有的长尾巴鸟儿扑打着翅膀飞去，有的尖声呼叫，有的闷声不响。

这个满身鳞片的大家伙是我开枪的根本原因，也是形成这种局面的祸根。它对这些无辜生灵又是踩，又是踢。它搅着泥浆，拖着藤蔓，十秒钟杀死了６０条生命。相对而言，我未受骚扰。

当然，我并非完全未受骚扰，因为身上满是爬上爬下的东西，奇痒难熬。身上的泥浆水不断往下滴，还发出恶臭。我全身颤抖，心里诅咒威尔逊，是他坚持要带枪，而高尔德则表示赞同。我尽量从身上拍掉一些爬虫，开始赶路。我照理是应该开始认真搜寻的，可事实上我只是在慢慢地走。

我明白自己要找的东西，只是那东西我从来也没看见过。谁也没有见过，２０世纪里并没有什么恐龙的窝。

正如一位顾问所言，恐龙窝也许是泥巴建筑，像个燕子的窝。威尔逊说，不，像个鸟窝，只是大一点。高尔德也表示赞同。辛普森说不在树上，也许也不在洞穴里，因为树和洞太大。斯蒂尔门推测说，也许像乌龟一样在沙里，还说我得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究竟是什么样儿，他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只有走着瞧。我也就边走边瞧。

他们给我看的那个时期的图片张张看上去都是那么整洁，虽然有点使人眼花缭乱，但是干干净净。画里闻不到臭气，看不到每平方码里成千只甲虫，没有肉眼看不清的细菌，没有潮湿、酷热、水声和沉闷的空气。苍蝇——或者是什么其他东西——准以为我的味道鲜美，还有不少东西在脚下滑来滑去。有的东西在嚎叫，有的东西在哼哼，有的东西在尖喊。大树看上去就像儿童笔下的森林，看上去像假的，却是又高大，又实实在在。

我记起了他们专门为我作的那些讨厌的讲座，其中提到过蜥脚类恐龙，也就是世界各地恐龙爱好者俗称的巨爪龙。这说明我正处在白垩纪早期，至少是他们说要送我去的年代，离今天早餐时间大约６５００万至８０００万年。三迭纪和侏罗纪早已成为历史，而我现在就走进了历史。

要松开握枪的手，把枪放入枪套，得下很大的决心。他们让我带枪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万一有什么东西把我这个不速之客当作一顿美餐，他们就不得不另起炉灶。他们也并不想吓唬我，使我真以为自己用得上枪。

所以，他们好像装出没看见套子里的左轮，也没有看见鼓鼓囊囊的子弹带。毕竟是靠近恐龙时代的末期，我会闯什么祸呢？无论怎么说，那些科学家是些与流星有约会的人物。

所以，我拖着腿艰难地向前走，头也不敢转动得太快了，生怕头盔上的摄像机拍出来的片子会让观看的人头晕。路面有点倾斜，脚下也踏实了些。丛林变得稀疏起来，时而还能晒到点阳光。我的位置好像是在蒙大拿中部，或者可能是蒙大拿那个地方，我看见一只翼手龙拍打着翅膀在飞翔，大得像一架二战时的战斗机，看上去极像电影特技。

这时，我看见了恐龙窝。

我一看就知道准是恐龙窝。在暖和的阳光下，这块凹地的四周全是三尺长的脚印，而三颗满是斑点的大蛋更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看来，到我生前的几千万年前兜一圈，感觉非常之好。我敢说，会有人看到这些就发疯似的记笔记，还会有人看到这些就尿裤子。我自己就差点儿尿了裤子，主要是因为此时此地去偷那个在坚硬地面上留下三尺长脚印的家伙的孩子，简直是玩命。

我在多刺的灌木丛后面蹲下，摸出双筒望远镜，对四周进行了观察。我看见了一处湖泊，以及浅水处的一个怪物。它使我想起尼斯湖水怪。这家伙正不慌不忙地吃着细长的植物，好极了。我要提防的是食肉动物，就像下了那三颗蛋的恐龙。

我取出网袋，开始向恐龙窝爬去，到了开阔地，这才意识到自己是在冒险。我立刻站起身来，环顾四周，一跃而上，把三颗蛋全都抓入网里。这些蛋又大又重，斑斑点点，暖乎乎的，还挺肮脏。我捉摸，与我们年代的鸡蛋相比，这些蛋的蛋壳一定又硬又厚，但我仍然放了些泡沫垫料。

我虽未听到恐龙老娘的声音，我可是完全感觉到了她的存在。

在我看到她之前，她的声音我可听得真切。当然，此时我正在溜之大吉。当她从林子一边突然冒出时，我瞥了她一眼，就从另一方向逃跑。这可全仗着肾上腺素的动力。

那老娘是条霸王龙，食肉恐龙类里个子最大，力气最大，足足有５．５米高，１２米长，淌着口水的牙齿在阳光下闪烁，足有短剑那么长。

我知道她不够机灵，但是她既然捕食活物，就该比食草动物头脑更加聪明，动作更加敏捷一些。正如俗话所说，偷偷爬过来吃点草叶的动物是不需要动什么脑筋的，这里有的是草地。

不错，我是心惊胆颤了。我奔跑逃命。如果你以为你不会这样做，你就在说谎。我滑倒过，但我总是高高举起那只鼓鼓囊囊的网袋。突然，我面前冒出一个小小的，缠成一团，发出可怕的咝咝声的东西。我从它身上一跃而过，继续奔跑，气喘得厉害。

我启动了自动引导机，根据它的指示，我知道时间机器就在东北方向附近。这时，耳边传来一声怒吼，接着又是一声。恐龙老娘发现了我的恶作剧，她只离开了片刻，自己下的蛋就全不见了。

我不清楚像吊车那么大的家伙嗅觉是否灵敏，也许是她看到了我，也许是其它缘故，但我完全知道她是在追我。我能听到身后有东西在跳跃，在践踏，在嚎，在吼，在吠，在嗥，在嘶，在啼，在啸。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跳得那么快，心口都在发痛。我的肺也有点痛。有些会飞的虫子在我面前飞舞，有些直接进了我的嘴巴。我若不喊爹喊娘，也不会感到虫子就在嘴里。也许我并没有喊爹喊娘，但气喘得厉害，非常厉害。好吧，我承认喊过，行了吧。

我把吸进去的虫子拼命往外吐，身子却跌倒在泥地里，爬起来，步子蹒跚得像醉了三天。我又从嘴里吐出了一些东西，觉得脚下被树根绊了一下。当我拔出脚，回头一看，看到了那家伙身上的鳞片，就又没命地继续奔跑。

我又滑倒了，撞在一棵大树上，突然看到蛋里的东西在我面前流了下来。我高举网袋，即使我的脚磕磕绊绊，我还是把它高高举起，一看，还有两只蛋完好无损。而那只碰碎的蛋里有个成型的小恐龙，但是模样丑得很。

我一边捡出一些蛋壳，一边说：“对不起，对不起。”但是我知道，那丑小龙万一长大，定会把我活活吞了的，而且还填不饱它的肚子。

自动引导机在嘟嘟地叫，而我从眼角里发现有个东西在树林里窜来窜去，和我并驾齐驱。天哪！又是巨爪龙，或者是什么像巨爪龙的家伙。

我拼命地跑，那家伙也在一旁跑，而恐龙老娘肯定在后面追我。真是一场震天动地的平脚板长跑冠军赛。这里的恐龙没有一头是呆头呆脑的，也显然不会是冷血动物。

我开始担心，那些人是否把有关时间机器的用法全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他们称之为时间差集装箱的玩意儿，也许它需要预热。他们说傻瓜也会用，只要在标着“回”的红色键钮上一按。但是，也许该先拍拍它，或者拨快档，或者还有某种操作手法，他们以为人人都懂而我却偏偏不懂。也许我那时该聚精会神地听他们讲解的。

他们对待我，就好像我笨得什么都不懂。这当然使我恼火，但我急需离城的机会。我知道自己极少有教授们所说的那种急中生智的天赋。

与那些穿实验室大褂的科学家是否考虑过快速起飞的必要性相比，我与贾洛斯拉瓦兄弟过去和将来的麻烦也就算不得什么了。据我所知，对他们而言，快速就是飞行前匆匆而过的１０分钟。

巨爪龙在调整奔跑的角度，它的既定目标是火腿加荷包蛋。我拔出自动手枪，正打算朝那个披鳞的家伙开一枪，却发现伸出的手臂撞在一棵小树上，手枪随即掉在泥浆里。我痛得又是尖叫又是呻吟，觉得前臂好像折断了。现在只有跑，因为跑是最最古老的防卫手段。

该死的巨爪龙灵巧地侧身跃过一棵倒下的大树，差点儿踩在我的身上。这不是它第一次扑空。我向右一拐，跳过一个多刺的矮树丛。有东西咬了我的脚。

那巨爪龙刹住，转身，又向我扑来。满口利牙，口臭熏天，离我非常之近。太近了，我清楚地看见它发红的眼睛。我举起左手去挡它直冲过来的头部，根本没有想到手里还提着装蛋的网袋。

啪！巨爪龙的鼻子碰碎了又一颗蛋，我和它都被溅了一身。我叹着气，吐出那粘乎乎的蛋黄蛋白，双脚却不敢偷闲。我左转右拐，却不敢过于改变方向，否则永远也到不了时间机器。

我听得见恐龙老娘劈雷似的脚步声，接着又听到一声可怕的尖叫，仿佛是撕裂喉咙的痛苦惨叫，然后又突然一片寂静。我回头一望，原来恐龙老娘把马儿那般大的巨爪龙掀到一边，自己则速度不减地追我。我当然速度不减地逃命。

我想了起雷·贾洛斯拉瓦，他喜欢伤人，想起了米莉的世纪末汉堡包和冰冻啤酒，还有莱恩、保尔、格格丽娅，想起了背景设在冰川红谷的情景喜剧，剧中所有那些体格健美的女人，其中一位就像苏珊娜，还有——

砰！

我又撞在一棵树上，万幸这一次左手绕了过去，最后那颗蛋才算保住了。蛋在网袋里晃动，身上沾着另两颗碎蛋流出的蛋黄蛋白。自动引导机给我领路，而我却给怒气冲冲的恐龙老娘领路。这家伙比非洲大象还重，而且张牙舞爪。

不远了。

我吸着其臭无比的空气，腰也阵阵发痛，就像挨了雷·贾洛斯拉瓦教训我的那几拳。也许我产生了幻觉，但我有这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恐龙老娘逮住了我，我一命呜呼，尸骨腐烂，而我体内的21世纪的细菌正是灭绝恐龙的杀手，是我使蜥蜴类动物灭了种。

我正在幻觉之中，而稀里胡涂的脑袋里突然闪出一个主意：站住，把枪对准蛋，然后对恐龙老娘大喝一声：“滚开，要不我就毙了你的孩子！”可是，枪早就掉在前面的什么地方了，也许还能找到，心里也奇怪旧石器时期尼安德特人怎么用长矛就能对付猛兽。

呵，天哪，我确实产生了幻觉，是缺氧的缘故，是临死前恐惧的缘故。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哈，到了，就在眼前，我看到了时间机器。不是威尔斯梦想的那种维多利亚式的，没有超级钢材的闪光外壳，没有缭绕的蒸汽和电子音乐，没有嘟嘟呼叫时忽明忽暗的电珠，只是一只一碰就坏的开口铁栅笼子。我看见一只红灯在闪烁，一秒钟内，我还是想不起这是什么意思。是好，是坏，还是正常？

有个东西吠叫了一声，还咬了我的靴子。我踢了一脚，就拉开时间机器的门，跳了进去。我对最后一颗蛋是格外小心，不让它碰上任何东西。我边把蛋塞进早先安排好的安全处，一边按下标着“回”的红色键钮。我随后就蹲在里面，看着恐龙老娘撞倒一棵树，怒气冲冲地向我猛冲而来。

我心想，不能怪我，下次我还会这样干的。

她的怒吼震天动地，我禁不住尖叫起来——我闭上了嘴，他们都瞪着我看。这些人我认识，物理学家，身穿白大褂，口袋里备有防卫装置。这里是无菌实验室，他们在外面，朝里面瞪眼，我在里面。我回来了，在隔离室里，而且活着。

当他们放我出来时，那些甲虫爱好者——我是这样称呼这些研究人员的——从我衣服的里里外外发现了不少东西，这使他们忙得不亦乐乎。当他们在我短裤里发现一个东西时，简直都要疯了。那是在我短裤里发现的吗？

他们匆忙把那颗蛋放入孵卵器里。事实上，他们准备了好几个孵卵器。在这一点上我使他们失望了。

但是，他们热衷的东西是那只咬穿我靴子的小甲虫。死是死了，但基本上完好无损。它完全属于另一个生物领域，或者诸如此类的名堂，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来研究它。

他们的宣传工作组织得非常出色。时间旅行的所有事儿现在已被宣布为非法，或者诸如此类的说法，全由军方处理。我成了英雄。我穿的衣服也陈列在史密森学会里，当然连带头盔摄像机拍下的片子，当然还有我在片子里的喊爹喊娘。

在访谈的节目里，我故事讲得十分精彩。一位捉笔人开始撰写我的自传，一位相当优秀的演员签约来拍关于我的电影。他有参加拍摄冒险影片的长期经验，但他与我唯一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有两只眼睛。可惜，影片出来之后并不卖座，因为大家早已看了我头盔摄像机拍的片子，而且不知看了多少遍。

恐龙孵化出来了，活得不赖。他胃口挺大，就是光吃不长肉，因为他生性喜欢吃腐肉。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腐肉，总之是动物尸体身上的肉，又臭又老。他们给他取名“龙王”，还能取什么其它的名儿呢？

今天晚上，我和贾洛斯特瓦兄弟的表妹有个约会。他们一直经手我的投资项目。他们提些建议。情况不错。不，说心里话，情况不妙。

一切又都恢复了原样。如果不是这样，我也是唯一能体会出来的人。拉什·林姆鲍没有当上球王，克里夫兰市还是克里夫兰市那副模样，真该谢天谢地。起初，还有人谈论我从远古年代回来——我猜想他们想要我再走一趟，而且相信能够说服军方同意我去。后来，人们突然都不提此事了。

我并不想再去走一趟，要走至少得有海军陆战队或者特种部队保驾。但是我感到好奇，为什么大家突然对此只字不提了呢？威尔逊终于作了解释，高尔德表示赞同。

超过一万年的远古时间旅行被禁止了，明令禁止，所以想也不要去想。威尔逊说：六百万年前，我们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差异略少于百分之二，而今天只有百分之一点六。

“那又怎么样呢？”

“呵，而与那个咬你的虫子的差异是百分之十八，而那虫子生在７１００万年以前。”

“那又怎么样呢？”

“那意味着咬你的靴子的家伙是祖宗，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相当接近。我们禁止人们旅行到那个时期。”

“那又怎么样呢？”我还没有离开的意思。

“你也许会踩上一个老祖宗，一个关键性的老祖宗。那么人类就不会进化，或者，不会这样进化。时间并非如我们过去所认为的像条花毯。”威尔逊说，高尔德表示赞同。

“那么说，我是唯一的时间旅行者？”

“不错，是这样。”威尔逊说，高尔德点头表示赞同。“但是当他们规划好保安措施，他们也许就会隐匿姓名和身分再去那儿的。”

“害怕了，是吗？”我说。

“你也该提心吊胆的。”高尔德说，威尔逊表示赞同。

而我也确实心有余悸。

# 《贤妻》作者：[美] 罗伯特·谢克利

莫切克先生曰来时，觉得嘴里有一股酸味，同时，耳际响起了一阵洪亮的笑声。那是乔治·欧文—克拉克的笑声。在“三大摩根聚会”之后，这家伙是他最不会想起的人。要说到这次聚会啊，那可真没说的！全世界的人都在庆祝新千禧年的来临——公元３０００年！世界一片和平繁荣的景象，人人生活幸福……

“你生活幸福吗？”欧文—克拉克问，狡黠地露齿微笑。他似乎喝得醉醺醺的，“我是问，你和你可爱的夫人生活得好吗？”

这样的问题真令人扫兴。人人都知道，欧文—克拉克是个原始型机器人。可他有什么权力老是提醒别人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因为他娶了一位原始型的机器人夫人……

“我爱我的夫人，”莫切克说，语气十分坚决，“她比你那堆神经纤维不知要好多少倍，而且是有求必应！而你却把你的那堆神经纤维叫做 ‘夫人’呢！”

当然，你很难惹怒原始型的机器人。这些家伙对自己女人的缺点和优点都爱，也许更爱她们的缺点。欧文—克拉克这时笑得更诡秘了，他说：“你知道，莫切克老朋友，我感到你夫人需要去做个体检。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她的反应有些迟钝了？”

这个白痴！真让人难以忍受！莫切克先生从床上坐起来，对着窗帘后面的太阳眨了眨眼睛。迈拉的反应——真见鬼，她的反应近来倒也确实有些问题。欧文—克拉克的话有些道理。近来，迈拉是有点儿不对头。

“迈拉！”莫切克叫唤起来，“我的咖啡煮好了吗？”没有回音！过了一会儿，从楼下传来了欢快的声音：“马上好！”

莫切克套上休闲裤，眼睛眨巴眨巴的，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谢天谢地！千禧年的庆祝还要继续三天，我真得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昨晚的庆祝聚会中恢复过来。

楼下，迈拉正在忙着——倒咖啡、折餐巾纸、把椅子从桌子底下拉出来。莫切克坐下来，她在他的头顶上吻了他一下。莫切克就喜欢迈拉吻他的头顶。

“我可爱的小宝贝今天早上好吗？”他问。

“好极了，亲爱的！”稍稍停顿一下后，她回答说，“今天早上我给你做了‘色芬娜’饼。你喜欢吃‘色芬娜’饼。”

莫切克拿起一个饼咬了一口，不错，不硬不软。然后，他啜了一口咖啡。

“你今天早上感觉如何？”莫切克问她。

迈拉给他的一片烤面包上涂上黄油，然后说：“很好，亲爱的！你知道，昨天晚上的聚会太棒了。从头到尾，我都玩得很高兴。”

“我有点累。”莫切克苦笑着说。

“我爱你累时的样子，”迈拉说，“你说话时像个天使——我是说像个聪明的天使。我可以三天三夜一直听你说话也不会厌倦！”她又用黄油给他涂了一片面包。

莫切克对她粲然一笑，笑容犹如阳光一样灿烂。然后，他又皱起了眉头。他放下手中的“色芬娜”饼，擦了擦脸颊。“你知道，”他说，“我和欧文—克拉克的关系最近有点儿麻烦。他老是和我谈什么原始型女机器人的事。”

迈拉给第五块烤面包涂上黄油后，放在高高的已经涂好黄油的面包堆上。当她正要给第六块面包涂黄油时，莫切克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手阻止了她。她弯腰吻了吻他的鼻子。

“原始型女机器人！”她说，语气中流露出无限的轻蔑，“那些神经纤维堆成的东西！你和我在一起不是更幸福吗，亲爱的？我可能是现代型的——但没有哪一个原始型的女机器人能像我这样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她说的倒是实话。人类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来没能与未经改装的原始型机器人和谐相处过。那些自私的、被宠坏了的女机器人，一生就只要求别人照料和呵护她们。众所周知，欧文—克拉克的夫人还让丈夫洗碟子。欧文—克拉克这笨蛋竟然唯命是从！这些原始型女机器人还常常向丈夫要钱，用来买什么衣服啦、精美的珠宝首饰啦。她们还要让丈夫把早饭端到床上，自己却匆匆忙忙出去打桥牌；她们煲电话粥……对这些事情，欧文—克拉克最清楚不过了。她们甚至还与男人争工作，最终要与男人平起平坐！

但像欧文—克拉克这样的白痴竟然坚持认为，原始型机器女人优越无比。

在夫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下，莫切克先生感到倦意渐渐消失。迈拉没有与他一起吃早饭。他知道，她先吃过了，这样她可以全心全意地照料丈夫用早餐。这种体贴入微的照顾，让你感到无比的惬意。

“他说，你的反应迟钝了。”

“他说了？”停顿了一下，迈拉才说，“那些原始型的机器人认为他们什么都知道。”

她的回答是对的，但回答来的太慢了。莫切克先生又问了夫人几个问题，同时注视着厨房里钟上的秒针观察她的反应。她的反应真的是越来越慢了。

“邮件来了吗？”他急速问她，“有人来电话吗？我上班会不会迟到？”

三秒钟之后，她才张开嘴，然后又闭上。看来，问题确实不小。

“我爱你。”她只是这样简单地回答。

莫切克先生感到自己的心怦怦直跳。他爱她！爱得发狂！爱得死去活来！可是，那该死的欧文—克拉克是对的。她确实需要进行一次体检。迈拉似乎看透了莫切克先生的心思。她明显地振作了一下说：“我只希望你幸福，亲爱的。我想我真的病了……你能给我医好吗？我医好后，你会让我回到你身边吗？——但不要让他们改造我——我不想被改造！”她双臂护住聪慧的脑袋哭起来——无声地哭泣，唯恐打扰了他。

“就做个体检，亲爱的！”莫切克说，自己也快要哭出来了。但他知道——她也知道——她真的病了。

他想，这太不公平了。那些原始性的女机器人，她们的神经纤维很粗糙，却不易生病。但娇柔的现代型女机器人，神经十分敏感，很容易得病。这简直太不公平了！难道是因为现代型女机器人聪明漂亮，女人味足？

但就是体魄不够强壮。

迈拉再一次重新振作起来。她吃力地站起来。她非常美丽，她的病使她的脸色变得绯红，早晨的阳光照得她的头发熠熠生辉！

“我亲爱的，”她说，“让我和你多呆一会儿好吗？也许，我自己会好起来的。”但她的眼睛很快无法看清楚东西了。

“亲爱的……”她感到自己错了，马上打住不说下去了，用手撑着桌子的边缘说，“你有了新夫人之后，请记住，我是多么的爱你啊！”她坐了下来，脸上毫无表情。

“我马上去把车子开过来。”莫切克嘴里嘟哝着，并急忙快步往外走去。再这样下去，他自己也要垮下来了。

他走到车库，感到自己劳累不堪，心痛欲碎，连神经都麻木了。迈拉——完了！现代科学尽管有着辉煌的成就，但却无能为力！

他一到车库，就发出指令：“快，倒车出来。”他的车平稳地倒车出了车库，停在他身边。

“出什么问题了，老板？”车子问，“你看上去闷闷不乐的，酒醉还没有醒吗？”

“不——是迈拉，她病了！”

车子静默了一下，然后轻声说：“我很难过，莫切克先生。我希望我能帮上忙。”

“谢谢！”莫切克说，他很高兴在这样的时刻有位朋友，“可我恐怕谁也帮不了什么忙了。”

车子倒着开到门口，莫切克扶着迈拉坐进车子。车子马上轻轻发动了。

在去工厂的路上，车内一片寂静，谁也不愿开口说话。

# 《献给埃基尔侬的花》作者：丹尼尔·基斯

孙维梓 译

主持人的话：

本文的作者丹尼尔·基斯出生于１９２９年。这里介绍给大家的是他的成名作。当时发表于１９５９年４月份的《幻想小说和科学小说》杂志，并获得了当年的雨果奖。

以后，作者又将其改写为长篇小说，同样取得巨大成功。１９６６年获得星云奖，列入当年二十佳小说名单。由此改编的电影《查理》，使该片男主角获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这部小说还被改编为《查理和埃基尔侬》的电影音乐片。首先在伦敦上演，最后还搬上了百老汇舞台。

这部小说除了其科幻特性，更具有主流文学的特征。所以这样说，是指作者把主要笔力放在了主人公对自身人格层次的探寻，这种心理层面上的寻幽探秘是一种非常考验作者功力的方式。但这种努力一旦换来成功，将是纯粹的科幻写作难于达成的。

最好的方式，还是读着文章，与主人公一起体验与经历。

（怡雯）

一、

３月５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说从今天起我应该把想到和发生的事情统统记下来。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但他说这非常重要。是为了看看能不能用我。我希望他们用我。金尼叶小姐说他们也许能使我变得更聪明。我也希望更聪明。我叫查理·戈尔登。今年37岁。两周前刚过生日。现在我写不出更多的东西所以到此结束。

二、

３月６日的报告

今天我有一个测验。我想我没有考好。他们可能不会再用我了。当时房间里有个善良的年轻人。他有几张满布墨斑的白卡片。他说查里你看看这些卡片。

我说我看到了墨斑。他说不错。我想这该完了但当我站起来走开时他又把我留了下来。他说查里坐下我们还没有完。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好像他让我说说在墨斑里看到些什么。我说这里面我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但是他说那里面有图。而且别人也看到了这些图。我可看不出任何图画。我真的努力去看。我先把卡片凑到眼前。后来又放得很远。我说如果有眼镜我也许能看得更好。我只有在电影院或看电视时才戴眼镜。眼镜在衣帽间的柜子里。我去拿来戴上。我说让我再看看这些卡片现在一定能看出图画来。

我非常努力但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图。我看到的只是墨斑。我告诉他说我也许需要换一副新眼镜。他在纸上记下了什么。我怕是没能通过测试。不过我告诉他说这是些非常美丽的墨斑。周围还有许多小点点。他的样子非常失望。这说明我又错了。

三、

３月７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和尼缪尔医生说那墨斑的事情算不了什么。我对他们说我没有把墨水弄在卡片上而且从墨斑中什么也没看出来。他们说还有别的测试。我说金尼叶小姐从来不给我做这种测验。她只检查写字和阅读。他们说金尼叶小姐介绍我是她在成人夜校中最好的学生。因为我比其他人都努力。最想学习。他们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我问过别人。人家对我说要想学会读写就应该去上夜校。我从来都在想变得更聪明些。我不愿意做傻瓜。只是聪明是很困难的。他们问我你知道这需要时间吗。我说是的。金尼叶小姐也对我这样说过。即使这非常痛苦我也不怕。

今天又有一个什么测验。这次对我比较容易。因为我看出了上面的图面。不过这次那位善良女人不要我告诉她是什么图画这使我迷惑不解。我说昨天有个男人要我说出大片墨斑中看出什么图来的。但她说这次不需要。她要我根据图画中的人编出一个故事。我说怎么可以去编根本没有见过的人的故事呢。为什么我要说假话呢。我现在再也不说假话了因为说了总归要被戳穿的。

后来有个穿白大褂的人带我到医院的另一处让我做游戏。这是和白老鼠比赛。他们把这个老鼠叫做埃基尔侬。埃基尔侬蹲在纸盒里。那里面有许多七拐八弯像是墙壁的东西。他们还给我铅笔和纸。上面画的全是条条块块。一处写起点而另一处是终点。他们说这叫迷宫。我和埃基尔侬要走同样的迷宫。只不过我是在纸上走而埃基尔侬则是在盒子里走。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没有时间。比赛已经开始了。

一个男人有块表。他想把表藏起来。因为我老在朝那边看并且心思不定。

这次测试我比哪一次都要糟。因为他们让我俩重复比了１０次。每次都用不同的迷宫。埃基尔侬总是赢我。我不知道老鼠怎么能这么聪明。可能因为埃基尔侬是白的。也许白老鼠比别的老鼠更加聪明。

四、

３月８日的报告

他们要用我了。我激动得几乎写不下去。一开始尼缪尔医生和施特劳斯医生在为这个争论。当施特劳斯把我带到办公室时尼缪尔医生已经在那里了。尼缪尔医生不知道该用我还是不用。但施特劳斯医生对他说金尼叶小姐推荐我。我是她所教过的人中最好的一个。我喜欢金尼叶小姐因为她是非常聪明的老师。她说查里你有个机会。如果你同意做这个实验。你可能会成为聪明人。他们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这是个机会。所以我说好吧。尽管我非常害怕。但她说查理别害怕。你会成功的。

所以我在尼缪尔和施特劳斯医生争论时也非常害怕。施特劳斯医生说我身上有某种非常好的东西。我听不懂他们所说的全部话因为他们说得太快。看上去似乎施特劳斯医生是站在我一边而尼缪尔医生不是。

后来尼缪尔医生点点头。他说好吧也许您是对的。我们可以用查理。当他这么说时我非常激动。我跳起来握住他的手因为他对我如此仁慈。我对他说谢谢医生你们不会为了给我一个机会而遗憾的。我说的是真心话。在手术以后我一定要努力成为聪明人。我会努力得不得了。

五、

３月１０日的报告

我很害怕。这里许多工作人员和护士还有那些为我做过测试的人都来送我糖果并祝我成功。我希望自己能走好运。

我问施特劳斯医生在手术后我能不能战胜埃基尔侬。他说有可能。手术结束后我想给那头老鼠看看我有多聪明。我希望能更好地读书。更好地写字。会和别人一样懂得许多事情。我希望和大家一样聪明。如果我能永远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就将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更加聪明起来。

六、

３月１５日的报告

手术让我很痛。是在我睡着时做的手术。今天他们拿掉我头上和眼睛上的绷带于是我可以写报告了。尼缪尔医生看到我的报告后说有一些词写得不对他教我该怎么写。我应该努力记住这个。

我对每个词应该怎么正确书写总是很糟糕。施特劳斯医生对我说过应该把发生的一切都写下来。但他说我应该更多地写下我所想的和感到的。我对他说我不会思想时他说试试看。当我蒙着眼睛时我曾用全部时间努力去思想。但什么也没有想出来。我不知道该去想什么。也许我问他他会告诉我该怎么思想。要知道现在我应当是个聪明人了。聪明人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大概是能思索的。我也要学会思索。

七、

３月１９日的报告

一切还是照旧。我做了许多测试。和埃基尔侬举行了许多次竞赛。我恨这头老鼠。它总是赢我。施特劳斯医生说我应当参加这种游戏。他还说我不久就会通过这些测试。这些墨迹是一种心理测试。那些图画也是心理测试。我爱画男人和女人但我不想去编造这些人的谎话。

我想得这么吃力以至我的头都疼了。施特劳斯医生是我的朋友但他帮不了我。他不告诉我该去想什么或究竟在什么时候能聪明起来。

八、

３月２３日的报告

我回工厂上班了。他们说如果我重新上班会更好些但我不能对任何人说我为什么要做手术。我应当在下班后每晚到医院去一小时。他们准备每月给我钱。为了使我变成聪明人。

我很高兴回工厂去因为我想念工作和所有的朋友。

施特劳斯医生说我应当继续记下不同的事物。但不必每天记录而只要在我想到什么或发生了什么特别事情后才这么做。他说别丧失信心因为这需要时间而且来得很慢。他说当时让埃基尔侬比从前聪明三倍时也费了不少时间。这说明埃基尔侬所以赢我是因为它也动过手术。我感到轻松多了。也许我能够比普通老鼠更快地通过这些迷宫。什么时候我能赢埃基尔侬就太棒了。那时埃基尔侬就不会是永远聪明的了。

３月２５日 我只要每周一次送给尼缪尔医生看时才注上日期。这样能节省时间。

今天我们在工厂里过得非常快活。乔·开尔普说喂我们来看看查理做过手术的地方。看看他们给查理添了什么大脑。我想讲给他听但又想起施特劳斯医生的话。后来法兰克·莱里说查理你做过什么手术给坦白出来。我觉得这很好玩。他们是我真正的朋友而且爱我。

３月２８日 今天晚上施特劳斯医生来我家打听为什么我没有像讲好那样去他那里。我对他说我不再想和埃基尔侬玩耍了。他说现在我还得去。他带给我礼物不过这不是送的而是借的。我以为这是个小电视机。不过我错了。他说我要在睡觉时才开它。我说您开玩笑了。为什么我得在睡觉时打开它呢。哪里听说过有这种事呢。但他说如果我想成为聪明人就该听他的话。我对他说我不会成为聪明人的。他把手放在我肩上说查理你对此还不了解。但你一直在越来越聪明。你只是没注意到罢了。我认为他只是在好心安慰我。因为我完全没感觉到正在聪明起来。

啊我差点忘了。我问什么时候能够回到金尼叶小姐的班上去。他说我再也不用去那里了。金尼叶小姐很快就会去医院来个别教我。我非常生她的气。因为她在我做手术时不来看望我。但是我爱她也许我们又会要好的。

３月２９日 由于这个电视机整夜没能睡好。当它一直在我耳边说话时我怎么能入睡呢。还有那些傻乎乎的画面。真可怕。我不懂那里面在讲些什么。我连醒着的时候都听不懂又怎么能在梦中听懂它们呢。

但是施特劳斯医生说一切正常。他说当我睡着时我的大脑是在学习的。金尼叶小姐上医院去教我时也能帮我的忙（不过我现在知道这那并不是医院而是一个研究所）。我想这全是鬼话。如果人们可以在梦中变得聪明为什么还要去上学呢。我想这不会有用的。从前我经常看晚间或深夜的电视但一点也没使我聪明起来。

九、

４月３日的报告

施特劳斯医生做给我看应该怎么把电视机音量调小并入睡。我什么也听不见了。而且至今还不懂那里面在说些什么。有时早上我又重新打开电视想看看在睡着时学会了什么。结果也没有用。金尼叶小姐说那也许是另一种语言。但我听上去它很像美国话。电视机说得甚至比高尔德小姐还要快。她是我六年级时的老师。我记得她说话快得使我什么也没能听懂。

我对施特劳斯医生说要是在梦中能变得聪明些倒也蛮好。但我希望在醒着的时候就聪明。他说这是一码事。

我的头因为那次晚上的聚会而疼得厉害。我的朋友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里邀我和他们一起去喝酒。我不喜欢喝酒但他们说这很愉快。能很好地消磨时间。

乔·开尔普说应该给姑娘们看看我在厂里是怎样洗刷厕所地板的。他给我找来抹布。我在表演时大家都笑了。我说多尼冈先生讲我是他雇过的清洁工中最好的一个。因为我热爱工作并干得很认真。从不迟到或旷工。除去做手术的那几天。

我还说金尼叶小姐讲过查理要以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你干得很出色。

所有的人都笑了。我们过得很愉快。他们让我喝了不少酒。乔说看看查理喝醉后会怎样。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大伙都喜欢我而我们又那么高兴。

我记不得那天晚上是怎么结束的。我似乎出去给乔和法兰克买报纸和咖啡。当我回去时他们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到处寻找他们直到很晚很晚。后来的事我记不清楚了但我好像要睡觉或是生了病。某个好心的警察送我回了家。我的房东弗林太太是这么说的。

我的头很疼。头上有个大包和青紫块。我想也许我跌过一跤。但乔·开尔普说这是警察干的。他们有时会殴打醉汉。但我不这么想。金尼叶小姐说警察是帮助人们的。我的头还是非常疼痛并且想吐。全身都疼。我再也不喝酒了。

４月６日 我赢了埃基尔侬。要不是别尔特实验员对我说了这事我简直不知道已经战胜了它。但第二次我输了因为在比赛还没结束时就激动得从椅子上跌了下去。后来我还胜了它八次。如果我能战胜埃基尔侬这么聪明的老鼠那么我应该已经聪明起来了。不过我并没感到这样。

我还想和埃基尔侬比赛。但别尔特说今天已经够了。他答应让我抱抱老鼠。它并不那么坏。它像棉花球那么软和。当它睁开眼睛时老在眨巴个不停。眼珠是漆黑的。但周围微微有点发红。

我建议喂它一点吃的因为我战胜了它而我希望和大家都友好相处。但别尔特说这可不行。埃基尔侬是头特殊的老鼠。它和我一样有食欲。埃基尔侬每天都得去解答课题来获取食物。这好像是一把经常变化的锁。当它想吃到食物时就得努力学习开锁的新方法。我真可怜它因为如果它学不会就得挨饿。

我想为了食物而强迫某人通过测试是不对的。如果让尼缪尔医生也得这么去做他会喜欢吗。我认为我和埃基尔侬能成为好朋友。

４月９日 今天下班后金尼叶小姐来了实验室。她很高兴。但又似乎在担心什么。我对她说金尼叶小姐别激动我还没有聪明起来呢时她笑了。她说我相信你查理会比别人更用心地去学会读写的。一开始你进步不大。但你肯定能为科学作出贡献。

我们在一起读了一本很难的书。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这么难的。它叫鲁滨逊飘流记。讲一个人落到无人岛上的事情。他很聪明。能想出各种办法去解决吃住问题。不过我很可怜他因为他太孤独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但是我认为岛上还有人因为那里面有张图。画的是他戴着硬边帽在察看人的足印。我希望他将来能有个朋友就不再孤独了。

４月１０日 金尼叶小姐教我把字写得更好。她说好好瞧着字然后闭眼并多次写它直到记住为止。我对于那些读音相同的词最感困难。

４月１４日 我读完了写鲁滨逊的这本书。我很想知道他还发生过什么事但金尼叶小姐说这已经结束了。为什么呢。

４月１５日 金尼叶小姐说我学得很快。她读了我的一些报告并奇怪地瞧着我。她说我很棒而且给大家作出了榜样。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像你这么好的人而上帝赐予你的又太少。那些比你聪明得多的人有的还不好好地用自己的脑子呢。我说我所有的朋友都是聪明人他们也都是好人。他们爱我而且从不对我使坏。她不知怎的眼睛里涌出些什么就跑到厕所间去了。

４月１６日 今天我学会了用逗号，就是一个黑点下面再加个尾巴，金尼叶小姐，说，这很重要，因为，逗号，使，所写的东西，变得更好。

４月１７日 我的逗号加得不对。它是个标点符号。金尼叶小姐让我在字典里查找那些很长的词。我问如果我能读出它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她说这是你训练计划的一部分。现在当我不能肯定有些字怎么拼写时我就得去查查。这样做很慢但我觉得我记住了。我只消查一次就知道怎么去写。现在我能正确地写出“标点符号”这个词（字典里就是这么写的）。金尼叶小姐说句号也是标点符号。此外还要学习其它许多标点符号。

４月１８日 我多么愚蠢!因为我当时甚至没有听懂她所教的内容。昨天晚上我读了语法书，那里面说明了一切。我弄明白这和金尼叶小姐讲给我听的是同样的，不过我那时没有听懂，只是在我半夜起身后，脑子里才豁然而通。

金尼叶小姐说，是那台小电视机帮了我的忙，它在我睡着时还在工作。

４月２０日 我感到很不舒服。不是我需要医生，而是内心感到那么空虚，五脏六腑似乎都打翻了，胃也很难受。

我本不准备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但这是我的职责，而且这很重要。今天我第一次没去上班而留在了家中。

昨晚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克又邀请我去参加聚会，那里有许多姑娘和厂里的小伙子。我回忆起上次我喝得太多时有多么不好，所以我说什么也不想喝。乔给我可口可乐代酒。它的口味很特别，但我想不过是我的嘴里的余味所造成的。

起初我们都很开心。乔说，我该和爱丽跳舞，由她来教我不同的舞步。我好几次跌跤而且闹不清为什么，因为当时除了我和爱丽以外谁都没有跳。但是我还是时不时地被绊跌了，一定有人在伸腿捣鬼。

爬起来以后，我看见乔脸上的那种表情，于是心中翻腾起来。

“这样下去简直要死人啦!”一个姑娘说。

所有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自从那天晚上派他去买报纸而我们溜走以后还没这样痛快开怀大笑过呢!”法兰克说。

“你们只消瞧瞧他，那张脸倒有多红啊!”

“他脸红了，查理脸红啦。”

“喂，爱丽，你对查理干了什么?我从来没见到他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该躲到哪儿去。所有人都在瞧着我并笑话我，我好像赤裸裸地站着。我想躲起来。后来我跑到街上呕吐了。我回到了家。真奇怪，我怎么从来没发觉到乔、法兰克和其他人总在作弄我并取笑我呢，现在我懂得当他们说“傻瓜查理·戈尔顿”时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非常羞耻。

十、

４月２１日的报告

我还没去上班。我请房东弗林太太打电话到厂对多尼冈先生说我生病了。后来弗林太太奇怪地望着我，她似乎很害怕。

我觉得知道大家在嘲笑我反而是件好事。我对此考虑了很多。这是由于过去我笨得在闹出笑话后还不察觉，当一个蠢人显得傻乎乎时人们当然会觉得这很可笑。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一天天地变得聪明起来。我掌握了标点符号并能正确拼写，我喜欢在字典里查找困难的词并记住它们，现在我读得很多，金尼叶小姐说我读得也很快。有时我一读就能牢牢地记住。

金尼叶小姐说我除了历史、地理和算术以外还得学习外语。施特劳斯医生给了我一些新磁带，让我在睡觉前装进那台小电视机里。

今天我的感觉要好多了，但我还在生气，因为他们侮弄我并拿我开心，因为我曾经那么愚蠢。当我像施特劳斯医生所说的那样变得聪明起来，智商也增加到６８时，也许我就能和大伙一样。人们将会喜欢我，对我也会友好了。

我闹不清楚智商是什么。尼缪尔医生说智商可以测量人的智力程度，就像用秤来称东西的重量那样。但是施特劳斯医生不同意，并说智商并不代表智力，智商只是指出智力能够提高到多少，它好比是量杯上的数字，根据它可以看出还需要多少液体才能把杯子装满。

尼缪医生说我在明天得参加罗夏测验\*。真有趣，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玩艺。

４月２２日 我知道罗夏测验是什么了。这项测试是我在手术前做过的，其实就是观察带有墨渍的那种卡片，主持测试的仍旧是原来那人。

“查理，”他说，“你曾经看过这些卡片的，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好，我希望你现在再好好看看这些卡片，它们能代表什么呢?你从那里面能看出什么?有人从这些墨渍中看出了各种各样的事物，请你说说看了它们对你有什么启发?”

我非常吃惊，他的话似乎和我过去所听到的完全不同，于是我问：“您刚才的意思是这些墨渍里面其实并没有任何图画吗?”

他皱起眉头并取下眼镜：“不错，不过你完全可以去想像出某些画面来。”

我慢慢地观看卡片。有一张上面的黑斑很像一对蝙蝠，另一张使人联想到两个捉对使剑厮杀的武士。我能想像出许多许多的事情，也非常喜欢这样做。

不过依我看这种测验没有什么意义：任何人都可以乱说一气，主持人怎么能知道别人没有在骗他呢?别人所说的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像出来的东西，但是在施特劳斯医生让我阅读心理学书籍以后我才理解了这种测试。

４月２５日 我在工厂里提出重新安排机床的新方法。多尼冈先生说，这项改革每年能让他节约一万元，还能提高产量。他发给我２５元奖金。

为了庆贺，我去请乔·开尔普和法兰克·莱里和我一道共进晚餐，但乔说他要为老婆买东西，而法兰克说要和表妹吃饭。我想也许需要有段时间，才能使他们慢慢习惯我的变化。大伙似乎有点怕我，当我拍拍鲍比的肩头时，他简直吓了一大跳。

人们现在很少和我讲话，不像从前那样开玩笑，所以我显得有些孤单。

４月２７日 今天我鼓起勇气邀请金尼叶小姐明天和我吃饭，庆贺我的获奖。一开始她有点犹豫，怕这么做是否合适，但是我去问过施特劳斯医生，他答说没有问题。这两位医生相处得不怎么融洽，老在无休止地争论，当时我听见他俩在互相争吵。尼缪尔医生坚持说这是他的研究项目，而施特劳斯医生则答复说他也没有少干，还是他通过金尼叶小姐才发现我的，正是他做了我的手术。他认为全世界的神经外科医生都将采用这项技术。

尼缪尔医生打算在这个月底发表实验结果。施特劳斯医生认为应该再等一等才能有更大把握，他指责尼缪尔医生只对登上心理学的讲台感兴趣。而尼缪尔医生则骂施特劳斯医生是机会主义者，为了荣誉不惜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

离开时，我全身打了个冷战。我说不出为什么，似乎第一次才真正看透了他俩。我记得别尔特曾经说过尼缪尔医生有个妻子，那是真正的妖婆，总在不断逼迫他。她的全部梦想就是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丈夫。

难道施特劳斯医生真的想踩着别人的肩头往上爬吗?

４月２８日 真弄不懂过去我为什么没察觉到金尼叶小姐是那么漂亮呢?她才34岁！一双棕色眼睛和一头丰盛飘垂的秀发，发髻光可鉴人。可能从一开始她对我就是高不可攀的，而现在随着频繁的会见她变得越来越年轻，魅力日增。

我们在用餐时谈了很久很久。当她说到我很快要超越她时，我朗声大笑。

“这是真话，查理。你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一目十行，而我根本不行；你在阅读时能记住其中每个细节，而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知道一个大概。”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有那么多的事情我还不懂呢。”

她掏出香烟，我为她点了火。

“你得有耐心，”她说，“你在几天里做到的，平常人得花上一辈子，这真令人吃惊。你吸取知识就像海绵吸水一般，无论是事实，数字或信息，你都能透彻理解消化，还掌握了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查理，你好像在一座高耸入云的阶梯上不断攀登，对周围的世界了解得越来越深刻。”

我爱上了金尼叶小姐。

十一、

４月３０日的报告

我无法在多尼冈的“塑料盒生产公司”里工作了。多尼冈先生表示，如果我离开工厂，那么一切将会更好。他给我看了那份联合请愿书，上面有８４０个同厂工人的签名……

我非常伤心，我的智力竟然在我与所有熟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从前他们嘲笑并蔑视我，是因为我的无知与迟钝，而现在他们又为了我的知识及睿智而敌视我。上帝啊，他们究竟要我怎么样!?

他们把我赶出了工厂，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

５月１５日 施特劳斯医生对我很气愤，因为我两周来没写过报告。从他这方面说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研究所按期在付我工资。但是我对他说自己实在太忙，我得读许多书，思考许多问题，而写报告又那么耗费时间。后来他建议我改用打字，于是我轻松多了，我在一分钟里能打75个词。施特劳斯医生提醒我要写得更通俗些，这样别人才能理解。

上周二我和埃基尔侬都参加了美国心理学学会的大会，我们的事迹引起巨大的轰动。尼缪尔医生和施特劳医生都把我们看成是他们的骄傲。

现在我知道尼缪尔医生并不是万能的。他很有才华，但有点不大自信，同时又想让别人崇拜他。依我看，尼缪尔医生急于发表研究成果是生怕别人占了他的先。

施特劳斯医生则好得多，但是他的知识领域不宽，只受过传统教育，专业面过于狭窄。我很吃惊，因为他只会阅读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几乎不懂高等数学。

在和我谈话时尼缪尔医生也显得相当困窘，往往只是奇怪地瞪着我，有时还把脸扭开去。我哪里知道，这位受到人们高度尊敬的心理学专家对印地语和汉语竟然一窍不通呢?这实在有点荒唐，现在印度和中国都正在他的专业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呢。

我曾经问过施特劳斯医生：如果尼缪尔医生无法阅读印度学者拉哈贾玛的著作，那么他又何从驳斥后者对他的尖锐批评呢?我发现施特劳斯医生脸上的表情相当奇特，后来我才醒悟到：连施特劳斯医生自己也不懂印地语。

５月１８日 我非常激动。昨天晚上我又和金尼叶小姐见了面，在这以前我已有两周多时间没看见她了。我努力不去谈论高深问题，尽把话题转到日常生活上，但是她依然窘迫地瞅着我并问，我说的多勒曼《第五协奏曲》中的数学等价变化是什么意思？

当我向她解释时，她煞住我的话头并甜甜地笑了。我和她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不管我提到什么问题，我都无法和她具有共同语言。我知道自己已没法和普通人正常来往，幸好这个世界上还有书籍、音乐和供我思考的课题。

５月２０日 如果不是那次打碎盘子的意外事件，我是不会注意到那个小饭馆里一个１６岁小伙子的，他是新来的洗盘工。

当时一摞盘子哗啦一下跌落地上，雪白的瓷片四面飞溅。那个小伙子吓得目瞪口呆，傻傻地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连托盘也忘记放下来。吃客们成群起哄挖苦，夹杂着尖利的口哨声，使那小伙子更加不知所措。

后来小饭馆的老板来了，闯祸者缩成一团，准备挨揍。

“好吧，你这白痴！”那老板怒吼道，“别还像木头那么傻站着啊！还不快去拿扫帚来扫掉这堆垃圾?扫帚！我说的是扫帚！……真是个白痴!扫帚在厨房里，这里连一块碎片都不准剩下来，懂吗?”

小伙子这才听懂了，他去拿了扫帚并清扫地面，惊恐的神色从他那傻乎乎的脸上消失，嘴里似乎在嘟哝着什么。不少顾客还在拿他开心，继续起哄：

“快点扫啊，这里，还有那里……”

“消灾祛祸，岁岁平安……”

“他才不傻哪，把盘子打碎就不必去洗它们啦……”

那小伙子以空虚的眼光轮番瞧着嬉笑怒骂的顾客，他脸上也逐渐显出笑容，最后竟朝扫帚傻笑，那是一种无法理解的笑容。

我的心完全被他这呆板的笑容，孩子般的眼神和企图讨好别人的表情而刺痛了，人们都在嘲笑他，因为他是个弱智人。

于是我迸发出一阵狂怒，跳起来大声嚷道：

“你们全都闭嘴！不能让他安静一点吗?如果他什么也不懂，那不是他的错!他自己是别无选择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总归也是一个人啊！”

屋子里一片静谧。我诅咒自己：为什么要脱口说出这么一番话?我避而不看那个小伙子并迅速结帐离开了饭馆，我是在为我们两个而感到羞耻。

我差点忘记了自己过去也是这么蠢的。从前的查理已被埋葬，但是今天我在这个小伙子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曾经也是那种模样的！

难道弱智人就应该受到人们的讥笑吗?

我决定用我的知识和才能来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的智力水平。我比别人更适合干这项工作，我曾生活在这两种不同的世界里，所以我有可能用自己的才干为兄弟们做些什么。

明天我要和施特劳斯医生讨论我的工作，也许我能帮他解决推广这种手术的课题，关于这一方面我已经有了一些设想。

我面前有多少事情可干啊!如果连我也能成为天才，那世界上将会有千万个天才了!而普通人在手术以后恐怕能达到奇迹般的水平呢！

十二、

５月２３日 今天埃基尔侬咬了我一口。当时我同往常那样到实验室看望它，我刚从笼子里把它取出来，它突然狠狠啮住我的手指。后来我把它放回笼里继续观察，发现它骚动不安，变得异常凶狠。

５月２４日 负责动物实验的别尔特告诉我，埃基尔侬正在起着变化。它越来越孤僻，拒绝走迷宫，也不进食。所有的人都说不出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５月２５日 他们天天在喂养埃基尔侬，它现在已拒绝解答智力题。人们把我和埃基尔侬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俩都是手术的第一实验对象。大家表面上说埃基尔侬的事情不一定与我有关，但谁也回避不了这个事实：和我经受过同样实验的这个动物现在每况愈下。

施特劳斯医生和尼缪尔医生请我别再上实验室去。我知道他们的想法，但是不能同意这个意见，我不能放弃推进他们研究的努力。尽管我对这两位可敬的学者极为尊崇，但我也非常了解他们的能力的极限。如果真的存在某种答案，那得靠我自己去寻找出来，而时间因素对我来讲是太至关重要了。

５月２9日 现在已经准许我继续研究并对我开放实验室，某些问题已经有了进展，我不分昼夜地工作，把吊床也搬进实验室。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进行研究，但也抽空把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记下来。

５月３１日 施特劳斯医生认为我工作过度紧张，尼缪尔医生则说我企图把别人毕生的研究工作压缩在几周内完成。我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但是内心的冲动迫使我不能停止。我必须找到埃基尔侬迅速退化的原因，我还应该弄清楚这种变化会不会也在我身上出现。如果会的话，那么将在何时产生。

６月４日 给施特劳斯医生的信（副本）亲爱的施特劳斯医生：

兹送上专用信封，内含我的报告全文，标题是《埃基尔侬—戈尔顿效应：关于人工提高智力的结构及其作用》，我希望您在阅读后能加以发表。

众所周知，我的实验已经结束。在报告中我列举出全部公式，并把对它们的数学分析作为附件。这些材料我都已核对过。

由于此事对于您和尼缪尔医生至关重要（应该说对我也同样如此），本人曾多次再三检验这些研究结论，希望能找出其中存在的错误，可惜这些结论依然是正确的。不过从科学的利益出发，我仍然为贡献出这么一份关于人类脑功能以及人工提高智力所需服从的客观规律的报告而欣慰。

我记得，您有一次曾对我说：实验及理论的成功或失败对于科学进步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现在我才理解到这话有多么正确。我很遗憾，因为在这个知识领域里我的成果竟彻底否决了你们两位的劳动，而你们两位恰好又是我最最尊敬的人。

查理·戈尔顿 上

附上报告一份

６月５日 我应该控制住自己。我所进行的实验及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轰动一时的通过脑科手术来提高智力的设想已经失败。

仔细察看关于埃基尔侬的记录及其它材料，我发现尽管它在肉体上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但智力却在退化。运动的主动性在削弱，内分泌腺的活动出现总体下降，协调性也在加快丧失。

进行性遗忘症的指数极为严重。

我们两个都接受过刺激性外科手术的干预，这起了强化作用并加速了智力提高的全部过程。我斗胆定名的《埃基尔侬—戈尔顿效应》，是思维过程全面加速的必然结果。不过已经证实：人工提高的智力随后就将以与提高程度成正比的速度下降。

我认为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发现。根据一切数据，我个人智力的退化将会非常迅速。

我已经发现到自身的情绪不稳性和健忘性——这些都只是第一症状。

６月１０日 恶化在加剧，我成了一个心不在焉的人。两天前埃基尔侬死了，尸体解剖证实了我预测的正确，它的脑重量减少了，大脑皮层的沟回变得平坦。

可以推测，我也在发生或很快即将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把埃基尔侬的尸体盛入一个奶酪纸盒，把它葬在后院。我哭了。

６月１５日 施特劳斯医生又来到我这里。我不愿开门并请他离开，我希望让我单独呆着。我逐渐气量狭隘，容易动怒。周围是一片漆黑。很难从脑子里赶走自杀的念头。我时刻提醒自己，这种内省性的日记将来会有多么重要。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一个月以前能快速阅读的书，我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内容。我还记得约翰·米尔顿给我的印象是位十分伟大的人，但当我今天打算读他的《堕落的天堂》时，我如堕五里雾中，什么也不理解，于是我气愤地把书扔向房间角落。

我应该力争保留一些东西，哪怕是一点点也好，那是我在这段时间里获得的。哦，上帝啊，别把我的一切统统拿走吧!

６月１９日 黄昏时分我总出去散步。昨天夜里我竟然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了，后来警察送我回了家。这种感觉我似乎也有过一次，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只有我自己才能描述出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６月２１日 为什么我会丧失记忆呢?我应当去努力。我整天躺在床上，不知道我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后来这一切又突然想起来了。这全怪健忘症。老人变得像儿童，多么无情的逻辑!我曾经记得又多又快，现在却江河日下。我不能允许这样，我要斗争。我忘不了那个饭店里的洗碗工，忘不了他脸上那迟钝呆板的表情，那愚蠢的微笑，忘不了那些讥笑的人群。不……我祷告……只要不……不再……

６月２２日 我连不久前刚学会的东西也忘记了，一切都按照规律行事——先忘却的倒是最后学会的。这究竟是不是规律?我最好再读上一遍试试……

我重新翻阅了《埃基尔侬—戈尔顿效应》的报告，这似乎是别人所写的，有些章节我根本无法理解。

阅读时我始终结结巴巴，连打字也越来越困难了。

６月２３日 我完全不能打字了，动作的协调性很糟，手指越来越慢。今天还有一件可怕的事情：我拿上克留盖尔的《精神的完善性》，是一本我在研究时曾用过的书，想看看它现在能不能帮助我。起初我感到视力有点不正常，后来才知道我再也看不懂德文了。我试了一下其它外语，一切都完了。

６月３０日 一个星期以后我才决定重新写日记。一切都在逐渐流逝，像沙子流经手指间那样。大多数的书籍现在对我都太难了，我气急败坏，因为仅仅几周前我还能阅读并理解它们的。

我再三告诫自己，要继续写报告，让别人能够了解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但是我构词造句越来越困难，现在我连简单的词汇都得去查字典，气得我自己骂自己。

施特劳斯医生几乎每天都来看我，但我对他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交谈。他有一种负罪感。但我不想责怪别人，我知道这种事迟早会发生，尽管我非常痛苦……

７月７日 我不知道这个星期是怎么过的。我只知道今天是星期天因为从窗外可以看见人们去了教堂。整整一周似乎我都躺在床上但我记得弗林太太好几次带来吃的。我总是反复对自己说应当干些什么但后来又忘记了。也许不干还更好些。

这些日子我对父亲和母亲想得很多。我找出三个人在海滩上拍下的照片。父亲在腋下夹着大球而母亲把我抱在手中。我已不记得他们在照片上的这种模样。我只记得父亲总是醉醺醺的总是为了钱而和母亲吵架。

他很少修脸所以抱我时总用胡子扎我。母亲说他死了但我堂兄米尔季听他父母说我父亲是跟别的女人走了。当我去问母亲时她揍了我一个耳光还说我父亲是死了。

我觉得我永远也不知道真相而这对我也算不了什么。有一次父亲说要带我去农庄看母牛但没有去。他从来说话不算数。

７月１０日 房东弗林太太对我很担心。她说当我整天躺在床上什么不干时使她想起了她的儿子。他也是这样并被她赶出了家门。她说她不喜欢不干活的人。如果我有病是一码事而如果我不干活这又是另一码事。她不能忍受这个。

我说我想我是生病了。

我每天努力读一点故事书但有时不得不多次重读一章节因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写字也很困难。我知道我需要查字典但这也很难。我非常吃力。

后来我决定不写难词只写容易的。这节省了时间。我每个星期总要把花放在埃基尔侬的墓上。弗林太太认为我发疯了把花放在一头老鼠的坟上但是我对她说埃基尔侬是头特别的老鼠。

７月１４日 又是星期天了。我现在什么事也不干因为电视机也坏了而我没钱去修。这个月研究所给我的支票好像是丢了。记不得了。

我的头疼得厉害吃阿司匹灵也没用。弗林太太知道我真的病了并可怜我。她是位非常好的妇女只要有人在生病。

７月２２日 弗林太太给我找来一位陌生的医生。她怕我会死。我对医生说我的病并不很重只是有时把一切都给忘了。他问我有没有朋友或亲戚而我回答说没有我什么人也没有。我对他说我曾有个朋友叫埃基尔侬但它是头老鼠。我们常在一起比赛。医生奇怪地望着我大概以为我是个疯子。

当我对他说我曾经绝顶聪明时他笑了。他和我讲话的样子就像我是个小孩子还朝弗林太太直眨眼。我很生气把他赶走了因为他像别人那样讥笑我。

７月２４日 我再也没有钱了而弗林太太说我应该去干活付她的房租。要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多月没付过了。

我不会干别的活除了我在多尼冈先生公司里的工作。我不愿回那里去因为他们在我是聪明人时都认得我而且现在会笑话我。但我不知道还能干些什么来挣钱。

７月２５日 我看了一些原来的报告很奇怪我无法读懂自己写的东西。我挑出一些词汇但不懂它们的意思。

金尼叶小姐来了站在门外。但我对她说走吧我不愿看到你。她哭了我也哭了但没让她进来因为我不想让她笑话我。我对她说我不再喜欢她了。我还说再不想成为聪明人。这不是真话。我依然爱她依然想成为聪明人。但我必须这么说才能让她走开。她把我的房租给了弗林太太。我不愿意这样。我应当去工作。

７月２７日 当我去工厂请多尼冈先生重新用我当清洁工时他非常仁慈。一开始他不相信地望着我。但我说了我的情况后他就非常难过地把手放在我肩上说查理·戈尔顿你是个男子汉。

当我下去像从前那样清洗厕所时所有人都瞧着我。我对自己说查理如果他们嘲笑你那么你别抱怨。你得记住他们并不像你以前有过的那么聪明。他们曾是你的朋友如果他们嘲笑你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同样也爱你。

有一个工人恶意地开我的玩笑。他说喂查理我听说你是个头脑很棒的小伙子而且和真正的教授差不多。现在说些聪明话来听听。

我很窘迫但这时乔·开尔普走过来抓住他的衬衫说别打扰他你这个长疥疮的家伙不然我折断你的脖子。我没想到乔会站在我这一边。我想他是真正的朋友。

后来法兰克·莱里也上我这里来并说查理如果有谁缠住你或骗你就来叫我或乔·开尔普由我们来对付他。我说谢谢法兰克并叹了口气。我不得不去仓库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在哭。有朋友真好。

７月２８日 今天我干了蠢事我忘了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去上金尼叶小姐的课了。我去了教室并坐在教室后面的老位置上。她奇怪地望着我并说了声查尔斯。

我不记得她什么时候像这样喊过我。她只是喊查理。于是我说金尼叶小姐你好我准备了今天的课程只是把课本给丢了。她哭了起来并从教室里跑了出去。所有的人都瞧着我。我这才看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些人而不是我以前班上的同学。

然后我突然想起关于手术的事。我怎么成为聪明人的。我说上帝啊我真的又成为傻瓜了。我离开了教室让她回来上课。

所以我要永远离开纽约。我不希望再次干出这样的事来。我不想金尼叶小姐可怜我。在工厂里大家都可怜我而这我也不愿意。所以我要去没人知道查理·戈尔登以前是天才而现在连读写也不会的地方。

我随身带了两本书如果我不能读懂它我也要多多练习。也许将来我不会把学过的全部忘记。如果我非常努力也许会比手术以前更聪明一些。我有着兔子爪和幸运钱币也许它们能帮助我。

金尼叶小姐如果你有机会读到这一段请别可怜我。我非常快活因为我利用了又一个机会来成为聪明人。因为我曾经懂得过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哪怕我只知道很短一段时间我也为此而感激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重新愚蠢的。也许因为我并不太努力。但是我还将努力使自己聪明起来。我记得当我阅读那些书本时是多么快活。我还记得我干过些什么但已记不清了。

再见金尼叶小姐和施特劳斯医生以及所有的人。我会有更多的朋友。只要允许人们嘲笑自己就不难有朋友。我去的那个地方会有许多朋友的。

附注：如果有可能请放一些鲜花在埃基尔侬的墓上。那墓是在后院里面……

\*罗夏墨渍测验——瑞士精神科医生罗夏在１９２１年首创了一种测验，将墨水涂在纸上，折叠成对称的浓淡不一的墨水污渍图，适应于成人和儿童，主要用于性格测试和观察智力。

# 《相会水星》作者：[美] 尤·里金

路向明译

我的无性系姐姐预定在今天从月球抵达这里，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航天站。所以来这么早，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想见她——她比我大三个地球岁，但从来还没有见过面呢。另一方面，我得承认，只要有机会到这里来，我都要顺便去观看一下飞船的起飞和降落。我还没有离开过这个星球，但总有一天我要出去一趟，并且不需要花钱买票，不是当乘客。因为，我马上就要上宇航员学校啦！

这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准备飞往太阳系遥远天体的定期班船。我只顾看它们，不由地把快要降落的月球短程穿梭飞船抛到了脑后。伊丽沙白。白朗宁号飞船就要在今天启程，以超高速直达冥王星，然后再飞向彗星区。它矗立在几千公尺以外，等待着上人和装货，但货物并不多。白朗宁是一艘华贵的飞船，在那里，只要再多出一笔钱，你就可以待在一间密封的充满液体的房间，通过管道先用麻醉器或饭食，昏昏沉沉地度过价值５０００美元的特快旅程。９天之后，到达冬季的冥王星，他们把你从飞船里倾倒出来，给你进行１０个小时的生理更新；当然，你也可以花上两千美元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慢慢去更新，即使用这么长的时间也免不了要感到有些难受。不过，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是值得的。我早就发现白朗宁从来没有上满过乘客。

要不是牵引飞船在我和白朗宁之间降落下来，我还意识不到月球穿梭飞船就要到了。牵引飞船正在落入离我只有几百米远的九号站台坑里。我立即钻进通往九号站台的自动隧道。

一到九号站台，正好看见牵引飞船离开地平线直冲高空去迎接另一艘正在入港的飞船。月球来的飞船停到了着陆站坑的中央，看上去它真像个混身闪光的高尔夫球。当我从隧道里出来向它走去的时候，从周围弹起的压缩磁场已经覆盖了站台的上空，挡住了夏日的阳光。空气开始流进来，几分钟之后，我的水星服自动关闭。我马上出了一身汗，觉得像火烤得一样热，站台里的高温此刻还没有完全被驱散。我的水星服又一次提前关闭，早该检查检查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轻轻地跳跃，尽量避免一双赤脚与滚烫的地坪接触太久。

当空气的温度降到标准的２４度，月球飞船的磁场外壳便自动消失，露出一层层互有隔墙的三面格子舱，坐在船舱里的人一个个傻头傻脑地伸长了脖子朝外张望。

我走进簇拥在舷梯旁的人群。我过去见到过姐姐的一张照片，不过那张照片太早了，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把她认出来。

没问题，我一眼就在舷梯的尽头发现了她。她身上穿着一件不大顺眼的男式月球大衣，手里提着一只经过高压处理的箱子。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她，因为除了她是个姑娘和正在发愁之外，我们俩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她可能要比我高几个厘米，那只不过是因为她生活的地方引力较小罢了。

我挤过人群向她迎去，接过她的手提箱。

“欢迎你到水星来 .”我用最友好的声调说。她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一番。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小会儿她脸上露出一丝厌烦的表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也许，在我们相会之前她就不喜欢我。

“你一定是蒂米 .”她说。我不能让她一开始就这样不尊重我，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叫蒂莫西，你吗，就是我的姐姐朱比。”

“你应该叫我朱比伦特。”

“刚一见面就这样，真叫人扫兴。

她在着陆站台里环顾着四周乱哄哄的人群，又抬起头看了看压缩顶篷的单调的黑色底面。她似乎有些惊慌，后退了几步。

“我到哪儿去租水星服呢？”她问，“我最好能在此地发生漏气事故之前就装上一套。”

“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说，“不过，这种事故在这里确实比在月球出得多，但这是无法避免的 .”我迈步向环境工程总公司走去，她艰难地跟随在我的身边。我一点也不喜欢当月球居民，因为不管他们走到哪个星球都会感到特别的沉重。

“我在旅途中读到一个材料，它说，在四个太阴月之前，你们这个航天站曾经发生过一次漏气事故。”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有点不服气。我是说，即使我们这里确实爱发生事故，她也没有理由责备我们。水星的潮汐应力很强，很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地震。如果震动得太厉害，任何结构都会破的。

“有那么回事。”我回答她，尽量显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次事故时我正巧也在这里。它是在上一个黑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发生的。气道里的气压丧失了百分之十，但不到几分钟就修好了，没有死人。”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水星服，几分钟就可以叫他死去，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无言可答，她好像得了一分，继续说：“所以，我只有穿上了你们穿的这种水星服才不会心慌。”

“好吧，咱们现在就去给你装上一套水星服 .”我想再另外找个话题，但是没有找到。我总觉得她对水星的环境工程很不满，并且会随时把这种不满倾注到我的头上。

“你在学什么？”我壮着胆了问，“你一定毕业了，准备做什么呢？”

“我要当环境工程师。”

“噢。”

医生终于把她按到了手术台上，将电子计算机的引线插进她的脑后的插座，切断了她的运动神经和感觉中枢神经。

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在走向环境工程总公司的剩余路途上，她一直不停地用教训的口吻谈论着我们的航天站民用气压系统的缺陷。我脑子里充满了她列举的条件，什么必需有万无一失的自动压力传感器啦，外加什么自动封闭锁、事故救护钻机等等等等，并且数量还得超过实际需要量的五倍。我心里清楚，她所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质量也跟月球上的一样好。但是，不管让谁来对付水星上每天发生一百次的，有时足以摧毁一切的地震，如果能够像我们一样，使保险系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那就算是顶不错的了。我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炫耀，朱比伦特只是哼哼鼻子。她向我说出另一个数字：０。９９９……小数点以后十四个９ .就是月球的保险系数。

我的眼光落在外科大夫的手上，这双手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特别高的保险系数的主要原因。他已经把朱比伦特的胸膛打开，拆除了左肺，现在正往胸腔里安放水星服的发动器。看上去这个发动器与刚取下来的肺叶极为相像，只不过它是个金属制品，而且还经过了镜面磨光加工。他把朱比伦特的气管和肺动脉的残头与发动器钩挂起来，又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将她的上身合住，在刀口上涂了一层肉体细胞密封剂。再过半小时，朱比伦特的伤口就会全部愈合，到时她就会苏醒过来，整个手术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在她左锁骨的下面增加了一个金色的气门按钮 .如果周围的气压将要在下一个瞬间下降两个毫巴，她就会立即被一个压缩磁场保护起来，这个磁场就是水星服。她将要比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安全，甚至比住在她所吹嘘的月球安全房里还保险。

外科大夫趁朱比伦特还没有醒，先调整了一下我的水星服电脑。接着，他又在朱比伦特身上安装辅助性零件，把一个黄豆那么大的语言合成器放进她的喉咙（她以后说话就不必吸气和排气了），又将一对双耳无线电接收器塞进两个中耳 ，然后拔掉了她脑袋上的插头。朱比伦特随即坐了起来。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如果一个人失去一个小时的知觉，再苏醒过来，这个人一定会感到舒畅和愉快。她伸手去穿自己的月球外套。

我说：“一走出去，你的衣服就会被烧掉的。”

“噢，那当然。我原以为……我还以为是走隧道呢。看来，你们这里的隧道并不很多，是不是？”

下面她一定要问：隧道一多，你们就很难保持气压，是吗？说真的，我又开始感到不服气，又想为我们的环境工程辩护了。

“出去以后，你感到的主要麻烦是适应不了不呼吸的习惯。”

我们边说边来到隧道的西大门，透过眼前隔离我们的压缩门帘向外看。门帘上飘荡着一股暖风每到夏天都是这样。这是由于光线的波长把临近的热空气带进来一些的缘故，我们所以让光线穿透门帘，是为了使里面的人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水星的逆夏刚刚开始，太阳正在天顶反轨运动，向我们射来极为强烈的光线，其强度超过原来的三倍。水星航天站是炽热点之一，在这里，逆转的太阳正好运行到正午的位置上。所以，尽管压缩门帘仅仅留下了一个可以透进少许可见光的小窗口，钻进来的热流仍很强烈。

“还有什么特别的机关向我介绍吗？”

我应该称赞她，她在各方面都很精明，就是有点过于挑剔。

快要使用水星服了，这时，她才真正承认我是专家，主动请我指点。

“说不定，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呼吸愿望，不过，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你的血液将会自动充氧，不习惯的只是你的大脑，但这是可以克服的。另外，你说话时不要送气，只要默读就可以了，你喉咙里的无线电可以发射出去。”

我想了想，决定再添油加醋地多说几句。

“如果你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最好还是设法控制住，不然，嘴里一嘀咕，语音合成器就会把声音发出去，甚至有时候想问题想得太厉害了，它也会替你说出来。你知道，有时人们思考问题喉咙也会动。如果出这样的事，你可能会难为情的。”

她对着我笑了，这是她第一次笑。我感到自己挺喜欢她的。

我从一开始就打算喜欢她，可是现在才有一个能够引起我好感的机会。

“谢谢你，你的话我记住了。咱们走吧？”

我首先走出去。穿过压缩门帘时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如果身上没有安装水星服发动器，那是根本通不过去的。如果已经装好，在穿过压缩磁场的同时发动机就会自动启动，身体四周马上形成一层电磁场。我转过身子，眼前出现了一面非常平滑，非常闪光的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看着看着，镜子鼓胀起来，变成一个裸体女人的形状，它马上与门帘分离，最后走出了满身银铠的朱比伦特。

水星服发动员器造成的电磁场沿着身体的曲线围成一圈，距离皮肤１～１．５毫米。电磁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收缩和膨胀。它的体积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水星服在进行一种皮囊式的扇风运动，目的是要把二氧化碳从气门里挤出去。这种运动不但可以排除废气，同时也降低体温。整个电磁场几乎是个全封闭的反光体，其中只有一对随着人的眼睛移动的像瞳孔那么大的间断性磁场圆点，它们可以透进足够的光线使人看清外面的东西，同时也可以挡住更强的光线以免照瞎眼睛。

“我要是张开嘴将会怎么样？”朱比伦特咕咕哝哝地说。

因为她一时还不习惯用默读的方式说话，所以声音不大清楚。

“没事，覆盖在你嘴上的磁场与覆盖在你鼻孔上的磁场一样，是不会钻进喉咙的。”

几分钟以后她说：“我真想呼吸一下。”这种欲望她会慢慢克服的。接着她又问：“怎么这样热呀？”

“为了保证水星服的最有效配置，它不能施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来冷却，这样，温度就保持在３０度不再下降。所以，你会出一点汗的。”

“我觉得有３５度，或者４０度。”

“这纯粹是想象。你也可以改变配置，转一下气门的排气喷管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做不但可以放出一些二氧化碳，同时也要放出氧气瓶里的一些氧气，而氧气却是时时之需呀！”

“氧气瓶的贮备是多少？”

“你装了４８个小时的需用量，由于水星服里的氧气是直接施放到血液里的，它的利用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五。这不像你们的月球服，为了达到彻底的凉快而把大部分氧气抛洒掉 .”

我不由自主地又刺了她一句。

“彻底的凉快？这句话还是月球的成语呢！”她反唇相讥地说。我竟不知道这句话是贬义词。

“看来，我得牺牲一些备用氧气，以便眼下能够舒服一点。

我对这里的引力作用已经感到够难受的了，连汗都出不来。“

“那就请便吧，你是环境工程专家嘛。”

她转脸看着我，看着我的闪闪发光的脸，很显然，她还不知道如何判断我的表情。她拧了拧插在左胸上的排气喷管，管口喷出的水气马上增多。

“这一下，你周围的温度就会下降到２０度左右，而你的氧气也就只剩下３０来个小时了。你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只能坐下来一动不动 .活动量越大，水星服消耗的氧气就越多，冷却的温度还要降低的。”

她把手放在嘴唇上：“蒂莫西，你是不是说我不应该寻求彻底的凉快呢？我以后听你的好了。”

“不必，我想你会安然无恙的。到我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不过，你说的引力作用倒还有点道理，你可能真需要减轻点压力。但我还必须让你再把温度提高一点；咱们双方都让让步，不偏不正，把它回升到２５度。”

她二话没说，又去调整气门。

朱比伦特认为我们的两公里一段、两公里一段的客运输送带太不高明。一开始，有三四回，每当我们从前一段下来再登上后一段时她都要抱怨，直到她发现前面的路轨被地震摧毁了，才闭住了嘴。我们换乘同样分段的临时滑道，中间又下来走了几步路，这时，她看一队工人正在架桥连接原来输送带下面的一段长２０米的塌方。

我们下了运输带，向家里走去，一路上只碰到一次地震。

这次地震根本算不了什么，强度不大，只要跳动双脚就可以保持平衡。看来，朱比伦特不太喜欢做这种游戏。她的脚不断地遭到地面的弹击，每碰一下都要叫唤一声，要不是听到了她的叫声，我还满以为她和我一样快活呢。

我们家的房子这时正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７个黑年之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把我们常年居住的山崖震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把房子抬到了这里。在那次大地震中，我曾被埋在地下１０个小时——那是我一生里头一次需要别人救护。水星居民不喜欢住在山谷，因为山谷在大地震中很容易被破碎的岩石填平。如果住在突出部位的顶端，在地震滑坡时就比较有可能靠近滚动乱石的表面。另外嘛，我和我妈妈都喜欢这里的风景。

朱比伦特也很喜欢。当我们站在我家房子的前面回头遥望刚才走过的山谷时，她对面前的景色第一次发表了感想。水星航天站就在３０公里以外的山脊最高处，这么远望去，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一些最大建筑物的侧影。

但是，朱比伦特更感兴趣的却是我们身后的群山，她指着从一群丘陵中升起的一片闪着紫光的云朵问我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水银洞。每当水星的逆夏刚一开始，它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带你去看看，我想你会喜欢它的。”

我们穿过墙壁走进屋里，多罗西上前迎接我们。

我一点也看不出妈妈有什么心事。一见朱比伦特，她那副高兴的样子足以表达１７年没有见面的感情。她嘴里不停地嘟嚷着，什么身体长得多么结实，脸蛋长得多么漂亮等等。她让我们背靠着背站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这当然不错，因为我们的遗传物质完全相同。她比我高五个厘米，但是在水星的引力作用下，过不了几个月她这五厘米就会消失的。

妈妈对我说：“她与你两年前，也就是与你最后一次变性之前长得丝毫不差. ”

这真有点夸张 .虽说那一次我是女性，但当时我的发育还不完全成熟。不过，妈妈的话从根本上说并不错。朱比伦特和我的遗传基因型号都是男性的，但是刚一来到水星，妈妈就把我的性别改变了，那时我才几个月。这样，我就先过了１５年的女性生活。我一直想着再变回去，但现在还不忙。

“你的身体看上去还不错，格利特。”朱比伦特说。

妈妈的眉头皱了一会儿说：“现在应该叫多罗西，亲爱的。我搬到这里以后就改名字了。我们在水星都是用地球老家的称呼。”

“请原谅，我忘记了。我母亲一说起你，总喜欢叫格利特。当她……我是说，当我……”

接着，是一段使人难受的沉默。我似乎感到她们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就竖起耳朵听。看来，要想了解这个秘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朱比伦特身上，多罗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的，不管怎样激她也不顶用。我完全知道应该如何做起，就一把将朱比伦特拉出了房子。

我为什么在水星长大，而不是在月球？我为什么会有一个无性系姐姐？这些问题的神秘背景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真叫人头痛。再说，用营养繁殖的方法“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事。我怎能不想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呢？如果有人说你有一个兄弟或姐妹，那就会变成一件社会丑闻（虽然这种事情并不会使社会退化）。不过，我很快就懂得了不应该向朋友们说起自己的情况。他们都想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都想知道我母亲怎样躲过法律，因为法律禁止这种不正当的选择。

“一个人，一个小孩”，这是每个儿童所学的第一堂道德课，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获得生命之前，这种观点就被栽入大脑。妈妈没有被关进监狱，所以这件事一定是合法的 .但究竟如何？什么原因？她当然不会说，不过朱比伦特可能会。

大家吃饭的时候很沉默，空气有点紧张，偶尔有一个人很不自然地说上一两句话，想引个头，但另外两个人都不答腔。

朱比伦特现在很难受，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神经受到点刺激。她的双眼不停地向我张望，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月球人，噢，对不起，我应该说月球居民，他们一生都住在岩洞里，周围当然需要有坚固结实的墙壁。他们很少到外面去，出去的时候混身上下都围上一种用钢丝和塑料丝缠绕的茧状衣服；穿着这种衣服不但可以感觉，而且还可以透过一只小窗看到外界的东西。她现在一方面觉得自己在这里暴露得太厉害，一方面在尽力地克服着内心的胆怯。坐在这样一间由压缩气泡围成的房子里，就像坐在一块烈日当头的平台上一样，因为从屋里往外看，气泡是看不见的。

我发现了她不安的原因，就伸手打开了极化装置的开关，气泡墙壁马上变成了像染色玻璃一样的东西。

“噢，不用这样，”她兴致勃勃地说：“我应当习惯习惯。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墙’在什么地方。”

现在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多罗西的心里确实有事，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朱比伦特另有不安。她本应再安上一层罩帘，以便让我们的客人具有室内的感觉，但她却忘了。

在餐桌上，我通过她们俩断断续续的谈话，确实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朱比伦特在她十个地球年那么大的时候就脱离了自己的母亲，年纪这么小实在太少见了。在这样的年纪与母亲分离，其原因都是最不可思议的，不是因为精神病，就是因为宗教狂。至于朱比伦特的继母，我知道的就更少了——甚至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她和多罗西在月球时曾有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她们两人的关系与多罗西为什么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孩子，又怎么样把我这样一个小东西从一组婴儿中抱到了水星上来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密切 .”朱比伦特说，“她尽对我说些疯话，好像跟我过不到一块。我很难对她做解释，但是法院支持了我，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律师。”

“可能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我提醒她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随继母，而不是随自己真正母亲长大，这可非同一般啊！”我说完之后屋子里一下了变得异常安静。我真后悔，心想还是一声不吭地把饭吃完算了。她们俩这时却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是的，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你离开月球不到三年，我就发现，这样长久不了。我要是跟你一块来就好啦！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虽然年纪那么小，也想跟你们一块来 .”她带着几分歉意看了看多罗西。多罗西的两眼正盯在餐桌上。朱比伦特这时候已经吃完了饭。

“也可能，我不该谈起这些。”

没想到多罗西竟然表示同意 .这种默契完全是对着我的。

她们不愿意继续说下去，是因为有什么事要对我保密。

饭后，朱比伦特去小睡一会儿。她说她想与我一块到水银洞去，但必须先休息一下，消除一下由于引力变化所带来的疲劳。我想乘她睡觉的机会，再次要求多罗西把她自己在月球的全部经历告诉我。

“我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说过你把自己三岁的小孩留给了月球上的一个朋友，你说那个朋友很好地照顾她，难道你当时就不愿意把朱比伦特带在身边吗？”

她没精打采地看着我。我们过去曾经谈起过这个话题。

“蒂米，你现在是大人了，已经超过成年的年龄三岁，我对你说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离开我自己去生活，不管怎么说，这一天快要来了。对于过去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妈妈，你知道我不会强迫你的，可是，你也不能一点都不尊重我的要求，故意不把故事讲完呀！这背后还有别的事。”

“是的，是的，还有别的事。但是，我决定永远不再提起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一件私人秘密，你也应该尊重我的要求，别这样追问个没完嘛！”

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不耐烦。她站起身，穿过墙壁向山下走去，走到半坡又跑了起来。

我跟着她走出去，但没走几步又退回屋里，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我已经说过的话还能对她再说些什么。

我们沿着行走方便的地阶缓慢地向水银洞走去。朱比伦特在休息之后感到好多了，但遇到陡坡时仍然有困难。

我已经有四个白年没有来过这里，并且有更长的时间没有在这里玩过。现在它仍然是孩子们喜爱的地方，几十个儿童正在这里游戏。

我们站在一块狭长的突出岩石上俯视脚下的水银湖。朱比伦特的心这一次可真被打动了。

水银湖位于一个细长峡谷的谷底，峡谷的两头在很早以前就被一次地震堵死。峡谷的一侧永远是阴影，因为它坐南朝北，太阳光在我们这个纬度永远越不过它的山脊。谷底的水银湖宽２０米，长１００米，深大约５米，这个深度是我们估计的，谁要是不信，就请他来测量吧。铅球从这里掉下去就像一个东西掉进了稠蜂蜜一样，其它物体差不多都要浮在上面。孩子们弄来一块形状合适的大石头放在湖心当船使。所有这一切都好看极啦。现在是逆夏，温度正在向最高点上升，水银已经接近沸点，整个湖面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气。当阳光的电子流穿透时，这雾气马上被点燃，变成一股强大的闪闪发光的靛蓝色神秘旋流，湖面在下降，但它永远不会被蒸发干净，因为蒸汽遇到那个黑暗的侧壁就会不断地被冷却成水银流回湖里。

“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朱比伦特问，她已经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有一部分是天然的，但是大部分则来自航天站的工厂。它们是一些原子合成工业的气体副产品，人们再无法利用，就释放到了周围。因为它们太重，不能漂动，在黑年期间都凝结到了峡谷里。这个峡谷特别适于收集它们。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

她感到很兴奋。月球上决不会有这种景象。据我所知，月球表面非常不活跃，几十亿年来也不动一动的。

“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可是你们都在这湖里干些什么呢？它这么稠，肯定不能在里面游泳呀？”

“我还没有给你详细介绍呢。一个人用最大的力量也只能把手臂压进水银半公尺，如果会保持平衡，还可以站在湖面上，双脚只陷下去１５公分。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游泳，完全可以在湖面上游。走，下去，我给你做个示范。”

她随我而行，但眼睛仍然呆呆地望着那层电离了的云雾，这种云雾可以使人进入催眠状态。一开始，你觉得它完全是紫色的，慢慢地眼角里会出现许多别的颜色。这些颜色永远看不清，它们模糊极了，但它们确实存在，是由当地其它气体里的杂质造成的。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去经常用电离气体造灯，什么氖气霓虹灯，氩气灯，水银灯，等等等等。从山顶下到水银峡谷就跟走进了那些灯的灯光里一样。

来到半坡，朱比伦特双脚踩空，她一下子躺倒，开始向下滑去，就在她与地面相碰的那一霎那，水星服的磁场立即硬化。她扑通一声掉到湖里。由于害怕，身子挺得很直，样子很难受，变成了一尊坚硬的塑像。她一直滑向湖面，最后仰而朝天，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俯冲下去，一个跨步滑到她的身边。她想站起来，但发现办不到。然而这时她却笑出了声，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动作很滑稽。

“在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再站起来的。看我怎样行动 .”

我趴下，腹部拍打着湖面，双臂像划大圆圈一样开始了游泳的动作：从头前开始，然后向左右张开，一直划到身体的两侧。手伸进水银越深，游的速度就越快，要想停下来只有把双脚使劲插进去，否则会一直前进，因为这里没有摩擦。

没过多久，她就非常高兴地与我游了起来。我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在人们长大之后不能继续做这些极为有趣的游戏呢？在水银湖里游泳，银河系也是独此一家。沿着光亮如镜的湖面滑翔，下巴掀起一股波浪，就会感到一种少有的惬意。如果把眼睛略微露出湖面，就会发现自己游得快极了，快极了。

有些小孩子正在玩冰球，我也想参加，但他们瞪着眼睛看了看我们，那样子似乎是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太大了。算啦，真扫兴，还是游我们的泳吧。

几个小时之后，朱比伦特说她想歇一会，我教给她怎样在不上岸的情况下进行休息，坐的时候要把双腿叉得很宽很宽，以便形成一个三角形平面。除了躺倒，这可是唯一能够保持稳定的姿势。其它姿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身体，否则下面会打滑的。朱比伦特倒愿意平平地躺下。

“我现在还不敢用眼睛直接看太阳，适应不了 .”她说，“我猜想你们身上可能还有更好的手段，我的意思是说，你们身体的内部也有水星服。”

“我想到过这个问题 .”我说 .“你们月球人……月球居民在地表活动的时间很少，没有必要制造压缩服。它非常麻烦和昂贵，特别是对儿童。我要是说出一个小孩保持在压缩服里所需要的钱，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多罗西用２０年也还不完因此欠下的债务。”

“确实不便宜，但这是值得的。是的，我看得出来你说得不错，这要费很多钱，但是小孩再长大了怎么办呢？不知道一件压缩服能穿多长时间？”

“每隔两三年都要更换一次 .”我双手舀起一捧水银，让它从掌缝里流出来，滴在她的胸脯上。

我正在盘算怎样想个间接的办法把谈话引到多罗西身上，让朱比伦特说出她所知道的情况。我绕了几个圈子，最后露出真意，问她，她们俩到底有什么心里话不愿说出来。但是，我并没有套出她的话来。

她翻过身，腹部朝下，问我：“那边的山窟窿里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水银河。”

“里面有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我就带你去看。”

她看了我一眼说：“别孩子气啦，蒂莫西。如果你母亲想让你知道她在月球的生活，她自己会告诉你的。这与我不相干。”

“你们不把我当孩子，我也不会孩子气。咱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用不着问我母亲，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还是不谈这个吧。”

“谁都对我这么说。好吧，你要是还想去水银洞，那你就自己去吧 .”没想到她真的自己去了。

我坐在湖面上怒视着周围的一切。我不喜欢别人瞒着我，特别不喜欢亲戚朋友在背后议论我。

弄清多罗西来水星的真正原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当我悟到这一层，我简直有点惊呆了。虽然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妨害，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呀，但我已经是１７岁的人啦！回顾一下多罗西在我小时候讲过的话，我发现了许多矛盾。朱比伦特的到来又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她为什么要把朱比伦特丢在月球？为什么又另外从营养产房里抱走了一个婴儿？

水银洞就是峡谷尽头的一个石窟，有一条水银小溪从洞口流出来。整整一个白年都是这样，盛夏时节溪流里的水银还会增多。这条小溪是飘到洞里的水银汽造成的，它们在石壁上凝结后又滴到地上汇集起来。我见朱比伦特正坐在一个小小的水银坑里，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山洞里的电离光似乎比外面还要亮，因为这里没有可以抵消它们的太阳，另外还有成千上万条水银的潺潺细流在闪闪发光。确确实实，这是个值得一进的浏览胜地。

“听我说。请原谅我刚才纠缠了你。我……”

“嘘……”她向我挥挥手。她正在观看洞顶的水银珠怎样一滴一滴地掉到洞底的水银坑里，无声无息，甚至连一点波浪都没有。我不由地也坐到了她的身边一同观看起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说道：“在这里生活，我真没意见。”

“我想，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去别的地方生活。”

她的脸转向我，但又转了回去。她想看看我的表情，但看到的却是她自己的歪七扭八的影子。

“我记得你曾经想当飞船船长。”

“噢，是的，那我也要经常回来的 .”我静默了几分钟，心里琢磨着一个我最近考虑得越来越多的问题。

“说真话，我满可以去干别的工作。”

“为什么？”

“噢，我认为，指挥一般宇宙飞船已经与过去大不一样啦！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又一次看着我，这次更加使劲，想看清楚我的面孔。

“似乎明白。”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许多年轻人都有过当飞船船长的打算，但他们逐渐放弃了这种念头，可以说，我已经放弃了。如果早生一百年，干这种事还差不多。现在的船长只是比傀儡稍强一点，几乎所有飞船都是这样。真正指挥飞船行动的是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它们把所有的活都干了，甚至船长也得老老实实地服从它们。”

“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这么糟糕。”

“还有更糟糕的呢。所有客运航线正在配备全自动飞船，高速航线已经全部更新完毕。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在五倍超重的情况下航行十来次，乘务员差不多都要报废。”

我默默地思考着现代文明的一个可悲现实：浪漫时代已经过去，银河系已经被驯服，再没有什么探险家的乐园了。

“你还可以到彗星区去。”她提醒我。

“这就是我还想参加飞行训练的唯一目的，因为我们决不会派一个计算机去猎取黑洞。在上一个黑年，我就不那么热衷当飞船船长了，想另外找个工作，以便买到自由飞行权。不过，在出去之前，我要争取先受些飞行训练。”

“这可能是比较稳妥的。”

“可能是的。有人传说要取消宇航训练课程，看来我只好自学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走了吗？我都有点饿了。”

“不，咱们再在这儿多呆一会好吗？我喜欢这个地方。”我敢肯定，我们已经少言寡语地在这里坐了５个小时。我问过她对环境工程的兴趣如何，她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我。

下面就是她对自己所选定的职业所做的解释：“在我脱离了母亲之后，我发现我对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当时感到不很安全 .”虽然她又列举了一些其它的原因，但她承认主要支配她的还是迫切的安全感。

我想象着她奇怪的童年，又一次陷入沉思。她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没有随亲生母亲长大的人。

“我曾打算一个人到太阳系的外部行星去。”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又说，“比如冥王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相会的。”

“有可能。”

大地微微一震，虽然不很严重，但使所有的水银坑颤抖起来，也使得朱比伦特下了马上离开的决心。我们迈步蹚过脚下的水银坑，又一场长时间的天翻地覆的地震发生了。水银汽的紫光立即消失，四周陷入一片漆黑。我们被乱石打散在两处。

“这是怎么啦？”她的声音里露出了恐惧。

“咱们好像被封住了 .洞口一定出现了滑坡。坐好别动，让我来找你。”

“蒂莫西，你在哪儿？我找不到你。”

“坚持住，别动，我马上就能摸到你。不要慌，千万不要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救出去。”

“蒂莫西，我找不到你，我我……”姐姐的一只手正拍到我的脸上。

我紧紧地搂住她，使她平静下来。今天早晨我对她的态度还有点反感，但现在我们之间的了解已经又深了一层。

再说，有谁喜欢被活埋掉呢？我们俩都不喜欢。我搂着她，一直等她松弛下来。

“真抱歉。”

“不要这样说，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你在这里我真高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简直比活埋还要难受。好，坐下来吧，听我的指挥。把你的气门向左一直转到底，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最低的速度使用氧气。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平静，以免水星服里的温度升得太高。”

“好的，还干什么？”

“那么，咱们就开始……你下象棋吗？”

“什么？这就完了吗？难道不需要发出个信号什么的？”

“我已经发过啦。”

“怎么可能呢？你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埋在这里，你的水星服为了保护你已经自动凝固了，你是怎样发的？”

“只要水星服的硬化时间超过一分钟，它就自动发出了信号。”

“噢，那太好了。卒三进一。”

这棋才下到第十五步，我们就下不下去了。

我不善于在脑子里想象棋盘，而她却记得特别清楚，并且在决定每一步棋时还特别紧张。

我也在紧张。如果事情跟我一开始估计的那样，洞口只是被碎石堵住，他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把我们救出去。

我曾练习过黑暗中计算时间，现在看来，地震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一定比我估计得更严重，很可能还得整整一天他们才会找到我们。

“刚才你搂我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我感觉到了你。我是说感觉到了你的皮肤，而不是水星服。”

“我想，我还感觉到了你的心跳呢。咱们俩的水星服合并了。当你挨住我的时候，咱们俩穿的是一件水星服而不是两件。这在某些情况下是用得着的 .”

我们现在正紧挨着躺在水银坑里，手搂着对方，这样可以减少心慌。

“你是说……我明白了。这样你就可以穿着水星服与别人交欢。你是这个意思吧？”

“不信，你可以在一个水银坑里试一试，那是最理想的地方。”

“咱们俩不是正在水银坑里吗？”

“但我们不敢交欢，这会把我们烧死的。我们还得节约氧气贮备。”

她没有说话，但我感到她的胳膊在我的背下收缩了一下。

“咱们是不是危险了，蒂莫西？”

“不危险。但我们可能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你慢慢就会感到渴的，能坚持住吗？”

“最糟糕的倒是不能交欢。那可以使我忘记眼前的一切。”

“你可以控制住吗？”

“我可以控制住。”

“蒂莫西，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向贮气箱里充气。这有什么关系吗？”

她的话把我吓了一跳，但我并不觉得十分紧张。我考虑了一下，认为关系不大。在回家的路上，就算上她加快了冷却的速度，最多也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氧气。可是，我突然想起，她刚才在我怀里的时候皮肤很凉。

“朱比伦特，离开家的时候，你的冷却开关是放在最大的位置上吗？”

“不是的，但在半路上我扭到了最大。我当时太热了，累得几乎要昏过去。”

“一直到地震之前你都没有再缩小？”

“没有。”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结果并不美妙，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她可能只剩下不到５个小时的氧气了，进洞之前，可能还有１２个小时。这样简单的算术题她也会做，所以不管想什么办法向她隐瞒也是没有用的。

“再靠近我一点，”我说。

她惊奇了，因为我们已经近得不能再近。我的目的是要把两个人的气门对到一起。钩挂好以后，我停了３秒钟。

“我们气箱的压力现在相等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噢，不，蒂莫西，你完全不应该这样做。是我粗心大意，是我自己造成的。”

“这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怎么能一个人活着，眼看着你在我的身边死去能救而不救呢？想想看，那会是什么景象？”

“蒂莫西，我现在愿意回答有关你母亲的任何问题。”

这是她头一次使我气恼。但我不是为她的疏忽和错误生气，既不是因为她没有补充氧气，也不是因为她没有调整好冷却设备。倒是我自己在冷却速率上开了一个玩笑，没有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保存特需贮备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她并没有责怪我。

现在，我们两个人只好都要为这个小小的玩笑付出代价了。我在判断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她既然是月球安全专家，就一定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她并没有直接预感到危险，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的这种提议似乎是对氧气的报答。但我们水星不兴这一套，因为在任何一种危急的场合，空气一向都是免费分享的。只有不开化的人才说什么感谢的话。

“不要觉得你欠了我什么。这样想是不对的。”

“我不是因为这才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们都在这洞里死去，还向你保密不就太糊涂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要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死去，你把秘密告诉我，还有什么用？对我还有什么好处？这同样没有意义。我们实际上离死还差得远呢。”

“至少，谈谈这个问题可以帮咱们消磨时间。”

我叹了口气。尽管我一直想从她嘴里打听出消息，但在目前这种时刻，听不听倒无所谓了。

“好吧，我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多罗西来这里的时候将你抛下？”这个问题一提出，我又觉得它重要了。

“因为她并不是咱们的母亲。我１０岁时离开的那个人才是咱们的母亲。”

我坐起来，惊呆了。

“多罗西不是……那么，她是……她是我的继母吗？这么长时间她一直都在说她是……”

“不，她不是你的继母，严格按照法律来讲，他不是你的继母。她是你的父亲。”

“什么？”

“她是你的父亲。”

“谁？我的老天……父亲？这是哪个疯子开的玩笑？世界上究竟有谁会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我知道，”她简单地说，“而且现在你也知道。”

“我想，你最好还是从头说起。”

她从头说起，一切都清楚了，真够稀奇的！

多罗西与朱比伦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曾经都属于一个叫做“万物本原”宗教教派的成员。我知道他们有许多古怪的念头，其中最荒诞的就是他们具有某种“核子家庭”的思想。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很可能这种家庭学说是在原子能刚刚被利用的时候发明的。“核子家庭”的组成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他们在同一家庭里生活，另外还有几十个小孩。

但是，“万物本原”教派并没有走那么远。他们仍然恪守着“一个人，一个小孩”的惯例——这对他们来说确实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早就被处了极刑，而不是勉强地被默认下来了——但他们却热衷于让两个生理不同的人充当父母住在一起共同扶养两个孩子。

所以，多罗西和格利姆（这是我母亲的名字，有月球上，他们俩叫格利特和格利姆）“结了婚”，而且格利姆对第一个小孩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她怀了孕，生出来，取名叫朱比伦特。

后来，正像明智的人曾经告诫过他们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开始崩溃。我对历史了解不多，但对地球老家过去的生活方式也知道一点。丈夫杀死妻子，妻子杀死丈夫，父母殴打子女，战争，饥饿，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我弄不清楚这些灾难之中有多少是“核子家庭”造成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她找错了人，并且为时已晚，无法挽救，那也真不好办。所以人们把灾难都转嫁到了子女的身上。我虽不是社会学家，但也能看出这个问题。

他们的关系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很美妙很光明，但不到三年就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以至发展到格利特再也不能与他的配偶同居一个星球的程度。但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甚至想把她攫为己有。但他怎敢把这种要求提交法院呢？现代法院裁判规程里甚至连“丈夫”的概念都不承认，就跟不承认皇帝的神权一样 .格利特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属于格利姆。但是，我母亲（“继母”，我还不习惯叫他父亲）找到了个折衷方案。他不能把朱比伦特带走，在这种情况下，再悲伤也没有用，他只有接受下来。但他可以拿走朱比伦特的一个身体切片。这就是根源。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从营养产房里长大的无性系婴儿搬到的水星。他改变了性别，把我抚养成人，从来不说“万物本原”的事。

听完这一切，我起初的的激动心情也平静下来，但确确实实，这是新发现。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一时意忘记了危险的处境。

“对啦，多罗西已经不再是那个教会的成员。这也是他们分离的原因之一。据我所知，那个教会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现在就剩下了格利姆一个人。参加教会的一对对夫妇差不多全都因为婚姻不和各自散去 .这正是法院同意我脱离母亲的原因。格利姆一直强迫我接受她的信仰。我每次向朋友说起此事，都要遭到大家的耻笑。我不喜欢别人的耻笑，就在１０岁的时候上告了法院，说我妈妈是个疯子。法院支持了我。”

“所以……所以多罗西还没有养育她自己应得的那个孩子。你说，他还能不能再养一个？那样合法吗？”

“对于多罗西来说，那还不是现成的。虽然法官不会高兴，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他的养育权。因为法律有漏洞，他才钻了空子，把你抚养成人，再加上他逃离水星，月球法院也就鞭长莫及了。法律的这个缺陷在你们离开月球后不久就得到了纠正。这样，你和我就成了一对十分少有的人。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我想我宁愿要一个一般的家庭。我现在能对多罗西说些什么呢？”

她紧紧地搂住我，我非常喜欢她这样做。我觉得自己变得幼小而又孤独。她继续讲着这个故事，我真不知道当我从头到尾领悟了她的意思之后，我将会有什么反应。

“我什么也不对她说。你也没有必要说。她可能会在你去彗星区之前主动来找你谈的；即使她不说，又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她不是一直在当你的妈妈吗？你有什么冤屈呢？难道母亲的生理机能就那么重要？我认为不是那样。我认为爱是更重要的。可以看得出来，她是爱你的。”

“可是，她是我的父亲！我怎能叫得出口呢？”

“根本不需要叫。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父亲的功能并不仅仅是授精，当时爸爸对孩子的爱与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可能说得对。是的，你说得对 .”朱比伦特在黑暗中把我搂得更紧了。

“当然我是对的。”

三个小时之后，响起一阵隆隆声。我们的周围又出现了紫色的光芒。

我们俩手拉手走进了阳光 .救护队员在外边迎接了我们，他们笑着拍了拍我们的肩膀，并给我们充了氧气。我们尽情地放出氧气，驱除了混身的热汗，感到舒服极了。

“怎么这样严重？”我问救护队长。

“中等规模。你们俩属于最后被挖出来的几个人。在里面很难熬吧？”

我看了一眼朱比伦特，她好像刚刚从死亡中复活，傻乎乎地大笑起来。我想了一想说：“不，没有什么。”

我们爬上岩石的山坡。我回过头来观看：地震已经把好几吨重的岩石堆进了水银峡谷。更糟糕的是，下面的那个天然堤坝也已经被摧毁，绝大部分水银已经流进了低处的平坦谷地。

很显然，水银洞，这神奇的地方已经随着我的少年时代而消失。

真令人伤心，我爱过它，它的消失使我感到，这身后的峡谷深处里似乎也埋葬了我许许多多的东西。

我转过身，走下山，走向我的家，走向多罗西。

# 《相士杀手》作者：[美] 达林·摩根

杨渝坪译

占卜者之死

保罗大街，９月１６日。

一名已经上了年纪的保险推销员卜拉曼，正在一家小商店里，阅读着一份名叫《午夜审问》的八卦小报。小报的封面是通灵大师“惊异亚皮‘Yappi’”的照片，在照片上方写着……惊异亚皮预言未来”。

卜拉曼开始对小商店的店员吹嘘自己的预言能力：“我预言：人们将会发现在很多年前捏造死讯，而事实上现在仍然活着的不是猫王，而是霍利。霍利不仅会重现江湖，而且还会重组蟋蟀乐队，他们将会成为新闻头条，就在明年的拉拉怕拉扎……”

店员问：“霍利是谁？”卜拉曼没有回答，他显然对现在的年轻人的无知而慨叹，哼着霍利的成名曲离去了。

他走上马路，差点儿和一个年轻人撞个满怀。他们都想为对方让路，但总是同时闪向相同的方向。卜拉曼停了下来，从年轻人身边绕开了，还一边向对方道歉。

“用不着道歉。”年轻人帕培特说。

帕培持走进了一家看手相的铺子，在店铺里，赛尔玛夫人故意装成俄国口音讲话，正在为帕培特看手机。帕培特急于想知道自己将要做的事忣是否能算命者看出来，但赛尔玛夫人的回答并不能令他满意。当赛尔玛夫人想要收回她的手的时候，帕培特紧紧攥住了她的手腕。她装出来的俄国口音没了。

赛尔玛夫人：“先生……求你了，你伤着我了。”

帕培特：“我知道，我知道……我很抱歉。既然你是个占卜者，那么……你应该早就知道的。”

赛尔玛夫人：“求求你……”

帕培特弄翻桌上的东西扑向她，死死掐住了她的脖子。透过水晶球，她绝望地挣扎着，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预言者

北明尼阿波利斯市

三天后，在一间公寓里，一些人体的器官摊在桌子上的血污里。警方摄影师正在拍照取证。摄影师向探长汇报：“他们说，这些眼睛在被害人被杀之前捕获到了她生前看到的最后影像。”

此刻穆德和史卡丽赶到协助调查。柯莱向其他人介绍了他们，然后他们一起回到凶暴发生的现场。

哈文斯探员发表自己的看法：“考虑到这对眼球，我们认为这个家伙可能是个撒旦崇拜分子。”

柯莱：“他毫无原因地挖出眼球？”

史卡丽：“不，没有人会毫无原因地做任何事的。”

她递给柯莱一个文件夹。

柯莱：“这解释了那些肠子吗？”

穆德：“人体占卜术。人们一度相信通过解剖一个人并观察他的肠胃，你就能够预言你的未来。”他绕过史卡丽，近距离地察看现场遗留的东西。

哈文斯：“这么说这个家伙把人劈开，是为了看他自己的未来？”

史卡丽：“呃，所有的受害者都有一个潜在的共通点，他们都是职业占卜师。”

柯莱反驳道：“这名受害者是个职业洋娃娃收藏家。”

穆穗补充道：“还是个业余的茶占卜师‘tasseoprapher’。她读茶叶图案。”

他举起桌上的空茶杯：“喝完茶后，通过检验杯子底部茶叶的图案，你就能够看透你的未来。”

柯莱：“你真的相信这些玩意儿？”

穆德：“我对它的精确度不太确信，但我非常肯定受害者相信。她的茶叶告诉他，她就要被谋杀了。”他让柯莱看杯子底的茶叶。

为了使这次案情能够成功侦破，探长柯莱还特意请来了大名鼎鼎的灵异大师亚皮。这位华而不实的大师在现场装神弄鬼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看到凶手的影像：“他看起来……是个白人，脸上有胡子，或者没有。但他有……对了！有文身！在他身上的某个地方。也许在文身上面有毛发。我认为。”

穆德对他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亚皮不满地指责穆德释放负能量影响他看到影像，然后带着自己的追随者扬长而去。

通灵之力

卜拉曼正向一对年轻夫妇推销保险。但这对夫妇正准备把买保险的钱用来买一艘游船，突然卜拉曼的眼球开始轻微上翻，当他进入灵媒状态时，他的眼皮近乎台上了。然后，他说：“从现在起的两年以后，你驾车行驶在９１号公路……是回家的路，回到你的妻子和宝贝女儿身边……你将要正面撞上一名醉鬼的车……那是辆蓝色野马。你会死的很难看，你的尸体在糟糕的路面上滑行了６０尺远……在你飞出你的前挡风玻璃之后。”这对夫妇毫无疑问地被他的话吓坏了，最后听从了他的建议。

结束完工作，卜拉曼回到自己的公寓，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加冰的J.P.苏格兰麦芽威士忌。他从冰箱里拿出一袋生菜打算扔掉。在把袋子丢进垃圾桶之前，他突然在生菜里看到一张脸的影像。

次日，他站在罗恩夫人的门外，她的小狗站在门口。罗恩夫人走出来递给卜拉曼一只打火机，卜拉曼忙道：“哦，不，不，不。不是你的打火机，罗恩夫人。我是，我要的是你的垃圾袋。”

罗思夫人又走了回去。卜拉曼低头看了看小狗，他仿佛看到了它正在咬吃一具人的尸体的景象，“从这儿滚开，你这小怪物。”卜拉曼轻轻踢小狗。罗恩夫人过来给了他一袋垃圾。

“一切都还好吧，罗恩夫人？你有足够的生活用品吗？你有足够的狗食吗？”

罗恩夫人没有回答，门“砰”的关上了。

卜拉曼来到楼下，打开第一个弃物箱，看到里面是空的。他又打开了第二个，把垃圾扔了进去，然后关上弃物箱盖。正要走开时，他又停了下来，回头望向第二个弃物箱。“哦，上帝啊。”他看到惨不忍睹的尸体。之后，警察来到了这里。赛尔玛夫人的尸体躺在弃物箱里的最上面，她的小手指被撕掉了。

史卡丽赶到现场，问：“谁发现的尸体？”

当了解到是卜拉曼发现尸体的情况后，穆德和史卡丽火速赶往他家询问案情。

史卡丽：“根据警方的报告，卜拉曼先生，你发现了尸体后并没有去碰她。”

卜拉曼：“我干吗想要去碰她？”

史卡丽：“但你报告时说发现了一具眼睛被挖出来的尸体。尸体的脸是朝下的，如果你没有移动过，你怎么，会知道她的眼睛被挖出来了？”

卜拉曼：“呃，真被挖出来了，是吗？”

史卡丽点了下头，等着他的回答。

穆德：“眼睛是怎么被挖出来的？”

卜拉曼：“用水晶球的碎片，那种无聊的东西。”

穆德：“我们的确在尸体上发现了一些水晶残片，你怎么知道那是水晶球上的呢？”

卜拉曼：“好吧，好吧，那只是，只是个猜测。我是说，呃……如果一个人去杀一千算命的，嗯，他必然会用那个算命人的水晶球动手。嗯，用碎片当做手术刀什么的。不是吗？”

史卡丽：“卜拉曼先生，你对城里最近发生的凶杀了解多少？”

卜拉曼：“只听说有个疯子到处杀死算命的，还把他们的眼睛和肠子取了出来。”

史卡丽：“你怎么知道肠子的事？这消息还没有公布给媒体呢。”

卜拉曼：“我从不看报纸。太压抑。”

穆德：“卜拉曼先生？对不起，卜拉曼先生，但我必须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再现现场

北明尼阿波利斯市。

为了搞清楚状况，穆德邀请了卜拉曼同他一道云新的凶杀现场参与调查。

当卜拉曼搞清他们的意图后，开始反对：“这算是怎么回事呀？我只是在我家的弃物箱里发现了一具尸体而已。我……我……我报告了警察。而现在，我又突然被指控做了些什么？”

然后卜拉曼的注意力被什么东西分散了，他似乎看到了在那张有血污的桌子上曾发生过的事情。他走过去，发出痛苦厌恶的叹息声。穆德和史卡丽专注地看着他。他有些喘不过气地转头看向两位探员，然后直奔洗手间呕吐起来。穆德咧嘴笑了起来。他们听见卜拉曼呕吐和；中水的声音。

史卡丽对卜拉曼的反应显然不以为然，但穆德却很信任卜拉曼的通灵能力。

卜拉曼出来后说：“凶手把自己看做是某种……傀儡（帕培特）。”

当穆德要求他描述自己看到的凶手相貌特征时，卜拉曼说没法办到。这时候，卜拉曼看到放偶人的架子，然后从一个偶人胜上看到了十分可怕的面目。他缓缓地说道：“你们会在明天早上找到这个女人……在肥胖、矮小的、白种纳粹突击队员旁边，在戈冷雾湖，她的尸体浮在湖中。”然后他的幻想消失了，他看到的是一个漂亮的公主娃娃。

第二天，穆德和史卡丽在卜拉曼描述的湖里找到了尸体。史卡丽观察围观人群。帕培特像上次一样混杂其中。

他们在现场没有看到卜拉曼描述的白种纳粹哭击队员，但看到了一个涂了颜色的煤气罐很像个矮胖的人形。史卡丽认为卜拉曼和那个亚皮一样是骗子。但穆德却认为他至少知道尸体会被发现的水域的名字，强过那个亚皮。

史卡丽：“穆德，那也刚好意味着他就是把尸体扔进去的人。”

穆德：“我不相信他就是凶手。”

史卡丽：“我不相信他真能通灵。”

穆德：“好吧，假如他不能，那他是怎么知道发现尸体的地方的呢？”

史卡丽：“也许他只是走运罢了。”

灵媒缉凶

穆德为了凶案再次造访了卜拉曼。

卜拉曼仿佛预知到他的到来：“我知道是你。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你来是因为你在我告诉你的地方发现了那个女人的尸体。你确信了我的确拥有某种精神力量。所以你趁你那唱怀疑论调的搭档女士忙着验尸时，来这里找我帮忙捉拿这个连续杀人凶手。”

穆德：“每一件事你都说对了。”穆德恳求卜拉曼能再次给他提供线索以便缉拿四起凶杀案的凶手。但卜拉曼显得对此毫无兴趣，拒绝了穆德的请求。量后穆德的执著打动了卜拉曼，他同意参与调查。

他们回到警局。穆德从袋子里取出一件金制的工艺品，交给卜拉曼。

卜拉曼：“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但知道是属于其中一名受害者的。”

穆德：“是的。”然后又拿出一些证物对卜拉曼进行测试，但他的回答有的正确，有的根本毫无联系。

史卡丽把从被害者身上找到的钥匙链拿给了穆德。

史卡丽：“试试这个。”

穆德：“别让我费劲猜了，史卡丽，这是什么？”

史卡丽：“这是在从湖里捞出来的那个女人身上找到的。在另外两名受害者身上也栈到同样的钥匙链。我追查到这个标志是来自一家叫天王星的无限投资公司，他们提供基于占星术预测的市场策略。公司所有人的名字是……”

这时卜拉曼接过她的话头继续道：“柯劳德，４３岁。家住迂回巷３１６号。离婚，带有两个孩子。年收入大概６．７万元。不吸烟。”

穆德：“说对了吗？”

史卡丽：“就我所知的来说，全都对了。”

穆德惊异于卜拉曼的能力，但卜拉曼却道出了天机：“几个月前我卖过他一份保险。只是巧合罢了。”

卜拉曼笑着耸耸肩。穆德显得有些失望。史卡丽认为应该马上缉捕柯劳德。但卜拉曼却告诉她柯劳德已经被谋杀了。

卜拉曼带着穆德和史卡丽前往能够发现尸体的现场。路上，穆德好奇于卜拉曼的超能力，卜拉曼则对自己的能力也很难解释。

穆德问卜拉曼：“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预见到别人的死亡是什么时候吗？”

卜拉曼：“１９５９年。”

穆德：“１９５９年发生了什么？”

卜拉曼：“乐手霍利的飞机坠毁。”

史卡丽：“你预知了霍利的死？”

卜拉曼：“哦，天呐，不是。我干吗想要那样做？事实上，我个人更欣赏波普的歌，但波普却在和别人玩掷硬币时候赢得的一张机票，并且和霍利一起死于坠机。”

穆德：“我还是设跟上。”

卜拉曼：“想象一下，把所有在他生活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同时还有所有其他人生活中的事情，全都协调在一起，使得在那个特定的晚上，波普会站在一个他的生死全由一枚掷出的硬币决定的位置上。当时的我鬼迷心窍地被这个想法深深迷住了，以至于我渐渐变得能够看到每一个人死亡的细节。”

史卡丽：“尸体在哪儿？”

穆德：“是啊，卜拉曼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能指出这里是确切的地点，但却不能指出确切的位置？”

卜拉曼：“我想我是只见木不见林吧。”

他们回到车旁。卜拉曼和穆德准备在史卡丽发动汽车时把车子推出泥坑。

车轮旋转起来，溅了穆德一裤子泥。卜拉曼低头看着他前面的轮胎，脸上明显挂着笑。

“我很高兴能为你的生活带来一点笑容，卜拉曼先生。”

卜拉曼：“我不是笑。我是害怕。”

穆德低头看他那边的轮胎。在轮胎下面，一只手从泥水中显露出来。

预言之力

穆德再次找到卜拉曼，并把证物交给他，让他感应些什么。穆德晃动手里的小袋子。

卜拉曼无奈地接过来。他闻了闻里面的纤维说：“不行，我……我说不出它来自于什么地方，不过，不过……凶手在你们抓到他之前还会杀更多的人。”

史卡丽：“你还是不能看到他的身体吗？”

卜拉曼：“不，不能。只是对他的个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知道你讨厌这个。”

她有些尴尬地低下头：“他认为他能够通灵。”

穆德：“他能吗？”

卜拉曼：“但愿不能。我看到了一些他‘看到’的东西。”

穆德：“是什么？他看见了什么？”

卜拉曼脑海中闪现出穆德拿着枪撞开一面双扇门，就说：“你。他看见了你。你正试图要抓住他。”

穆德：“这是在哪儿发生的？”

卜拉曼半合上眼，进入灵媒状态：“在一间厨房里。”

在卜拉曼通过凶手的视线看到穆德正举着枪缓慢地穿过黑暗的厨房： 你正在寻找某人。他就在你后面，但你并不知道。他悄悄接近了你，然后……然后……”

“哦，上帝啊！”

史卡丽：“然后呢？你看见了什么？”

卜拉曼：“他拿着一把刀。上面还沾着血。”

穆德：“呃，为什么我没看到他，我在干什么？”

卜拉曼：“你在低头看。你踩上了一块掉到地上的馅饼。凶手来到了你身后，然后……”

卜拉曼：“那馅饼是……呃，椰蓉的或者，会是柠檬梅伦格的吗？我不知道，那是……不一定，太模糊了。”

史卡丽抱起胳膊靠回了沙发，她的兴趣已经没了。穆德跪了下来。

穆德：“管它是什么，拜托你继续。”

卜拉曼模仿举着刀的样子：“当你在低头看时，他拿着刀来到你身后，然后……”

卜拉曼的脑海里闪现出凶手割开了穆德的喉咙。穆德手捂着不断涌出鲜血的脖子转过身。卜拉曼盯着自己的手，慢慢松开拳头，决定什么也不告诉穆德：“什么也没有。那只是个疯子的幻想。”

穆德：“你通过这点证物就获知了所有的事情？”

卜拉曼：“我怎么可能凭这么个小东西就知道所有的事情？这是今天邮寄过来的。”他递给穆穗一封信，补充道，“这是凶手寄来的！”

穆德拆开信封，开始读信：“给与此有关的人。就像我们的生活一样，这纯粹是出于礼节地让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等不及我们的第一次见面，那时我会杀了你。但你要先为我解释一些事情。单子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究竟为什么要寄这封信给你呢？真诚的，你知道我是谁。顺便替我对联邦调查员们说‘嗨’。”

卜拉曼对探员们招手：“嗨！”

史卡丽：”他一定回到过犯罪现场，看到你跟我们在一起。”

穆德：“不，不，这封信上的邮戳日期是卜拉曼先生参与我们调查的前一天的。你得跟我们走，卜拉曼先生。我们必须带你离开这里。”

卜拉曼：“听着……不管你们做什么，在你们抓到这个人之前我就会死的。”

占卜店，发牌人正在为帕培特读牌。他翻开第一张——是张“隐士”牌。

发牌人：“你来我这里是因为你在寻找某个人。但不用着急，这个人会找到你的。他是你的亲属或是个亲密的朋友。”

帕培特：“事实上，是一个我要杀的人。”

发牌人不自然地笑了笑，然后翻开第二张牌，是“术士”。

发牌人：“啊，好啊，现在更清楚了。你要向一个拥有特殊智慧的人寻求答案。”

桌上有许多牌已经被翻开了。他翻开下一张。

发牌人：“你现在感到非常的困惑。没有什么事情对你是有意义的。”

他又翻开下一张，是“情人”。“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会做你要做的事。但你的困惑很快就会因为一个女人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或是一个浅黑皮肤的女人。她可能有一头红发。”

除了最后的一张，其他牌都已经被翻开了。

帕培特： “喔，我真的被打动了。我曾经找过很多算命的人，但是，迄今为止，你是最棒的。”

发牌人笑了：“我们还剩最后一张。”

他要去翻那张牌，但帕培特拦住了他。发牌人紧张起来。

帕培特：“这张牌不是说我的。是说你的。”

发牌人把牌翻了过来。那是一张死亡牌。

隐喻之梦

穆德和史卡丽为了卜拉曼的安全轮流看守他。他们讨论起关于梦的隐喻。

穆德：“嗯，我曾做过一些梦，在梦里我看到了一些景象，一段时间后，我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同样的景象。那么……作为一个有精神力量的人，你也曾有过这种预言的梦吗？”

卜拉曼：“我只做过一个梦。每天晚上我都做这个梦。在梦里，我穿着内衣躺在一片开满红郁金香的花丛中，然后，我的尸体慢慢腐烂；日渐消逝直到尸骨不存。我不清楚我身在哪；里或我是怎么到那里的。我感到很平静，这时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我的身体渐渐呈现带浅绿的苍白色，还出现了紫色的斑点。接着，有虫子爬了上来。腐败和液化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发生了。在我意识到之前，我就只剩下了骨头。在我开始被；风化时，我还在为诸如我的衣服在哪里之类的问题担心，然后，我感到自己开始渐渐滑向了虚无……”

哈文斯警探向他们汇报说，又发生了一起占卜师凶杀案。他们让哈文斯留下看守卜拉曼，然后前往现场。

在赶往凶案现场的路上，史卡丽差点儿撞上了酒店侍者。他们想要绕过对方，但总是闪向同一个方向。

帕培特：“对不起，女士。”他从她旁边绕过。

哈文斯正在室内给卜拉曼讲笑话，但老卜却能预知他的笑话，这让哈文斯很吃惊。

哈文斯突发奇想地问：“嘿……听说你能看到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是真的吗？我是说，你能看到我是怎么死的吗？是肺癌吗？”

卜拉曼摇头。

哈文斯松了口气：“感谢上帝。”然后他起身去洗手间，吩咐卜拉曼不要开门。

有人敲门。卜拉曼打开门。酒店侍者端着食品托盘进入房间，他把托盘放在了桌子上。卜拉曼给了侍者一张钞票，然后向食品盘走去。侍者看了看钞票，然后转头望向卜拉曼。卜拉曼和帕培特，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立即认出了对方。帕培特笑着朝他走过去，顺手拿起了推车上的刀。

卜拉曼：“小费不够吗？”

帕培特：“他们竟把你带到了我这里，我工作的地方。”

卜拉曼：“这种事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帕培特：“分母是个天文数字！甚至超越了理解范围。”

卜拉曼：“但不是不可能。我是说，毕竟，我们见面了。’

帕培特：“有时候事物的运作方式真是很有趣，不是吗？”

卜拉曼：“确实如此。”

卜拉曼在床上坐下。帕培特摘下帽子。

帕培特：“那么，有些问题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向你请教的。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过去我所看到的，同样也看到了未来的。那么，拜托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卜拉曼：“你会去做你做的事，是因为你是个杀人狂。”

帕培特想了一会儿，笑了，然后站起身，收起笑容，准备杀死卜拉曼。

卜拉曼：“不。你现在还不会杀我。”

帕培特：不会吗？为什么？”

卜拉曼：“我怎么会知道？”

这时哈文斯咳嗽着走出洗手间。帕培特看到了他，在他要拔枪时帕培特拿刀刺向了他。卜拉曼面带惊恐地旁观着，最后听到的是哈文斯的惨叫。

在凶案现场，史卡丽发现了更多的纤维和证据，她叫道：“是那个酒店侍者。凶手就是他，那个酒店里的侍者。”她一边说一边跑了出去。

柯莱警官问道：“她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穆德：“女人的直觉。”他跟着跑出去。

追凶

帕培特冲出酒店的房间，沿着一条标有 “出口” 字样的楼梯下了楼。楼梯口旁边的电梯门打开，史卡丽走了出来，但没有看见他。她走进卜拉曼的房间。她走进洗手间，发现了哈文斯，他的烟还没有灭。穆德按下电梯按钮。帕培特出现在他旁边的走廊里。透过隔着走廊与电梯厅的双扇门，他们看到了对方。帕培特转身看了一下后面。穆德意识到了他是谁，在他逃走时追了过去。穆德拿着枪撞开双扇门。

穆德：“嘿！”帕培特跑进厨房，关上了灯。穆德追进厨房，他听到了“啪嗒”一声，于是沿着声音的方向开始寻找。穆德举着枪缓慢地穿过黑暗的厨房，他感觉到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这时，帕培特正偷偷地接近穆德。穆德低头看到了一块馅饼，想起了卜拉曼看到的景象，于是立即转过身，但没看到任何人。突然，帕培特从他身后扑了过来，穆德迅速抬手，用手腕挡住了帕培特的刀子。挣扎中，穆德弄掉了枪，帕培特趁机把枪扔向不锈钢贮物柜，然后在他肚子上打了一拳。穆德倒在地上，帖培特用膝盖压住了他。这时，史卡丽从货运电梯里出来，举起了她的枪。

史卡丽：“扔下刀子！”

帕培特看了她一眼，没理会她，准备刺向穆德。史卡丽开枪击中了他的胸口，他手中的刀子刀尖向下地轻轻落在穆德胸口上。

帕培特：“嘿……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向后摔倒。

穆德试图站起身来。史卡丽跑过去，跪下帮助他站了起来。

穆德：“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史卡丽：“我没找你们。我错上了货运电梯。”她为穆德检查手腕上的伤口。

穆德：“感谢上天安排了偶然事件。”

史卡丽：“你知道吗，卜拉曼所预言的事情没有一件实现。凶手并没有先杀死他，而是杀死了哈文斯。”

穆德：“那么卜拉曼没事了？”

史卡丽：“我不知道。事实上，我找不到他。”

结 局

罗恩夫人的狗蹲在她的公寓门外，呜咽着。门上贴了一个信封。穆德和史卡丽走了过去，穆德取下信封。

穆德：“史卡丽女士。”

史卡丽从信封中取出信，开始读：“我的邻居，Lowe夫人昨晚去世了。请帮忙照料一下她遗体的遗留部分。你喜欢小狗吗？它是一条经过理论训练的循规蹈矩的狗，别在意它昨晚的行为，那是不能怪罪于它的。”

史卡丽看着穆德。

卜拉曼公寓。

穆德和史卡丽在小狗的带领下走进漆黑的公寓房间。他们来到床边，已故的卜拉曼就躺在床上。一只塑料袋紧紧地套在他的头上。她拿起他的手，一个空药瓶滚了出来。她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脸。袋子中的一滴凝聚水从他的脸上滑落，感觉上就像是卜拉曼在哭。史卡丽的眼中也开始有了泪水。她朝穆德看，隐约意识到卜拉曼曾说过的关于他们两人的预言实现了。

# 《香味接收机》作者：星新一

Ｎ君香甜地睡在床上。他在做梦。这是去宇宙旅行的梦。他在陌生的行星上着陆，经历了很多冒险之后，与当地居民亲密相处。居民热情款待，他刚吃完……

这时，枕边的闹钟发出了录音带的声音，在呼唤Ｎ君说：“先生，起床时间到了，请起床吧……”

这样，就把他叫醒了。他打了一个大呵欠，伸手取过闹钟旁边的水壶，把水倒入玻璃杯喝了下去。这是Ｎ君很早以来就养成的习惯。

水是那么清爽适口，它带有果汁、薄荷和香料的混合味道。一下子消除了睡意。

Ｎ君向玻璃杯里又倒了一杯水，喝进嘴里，一股咖啡香味沁人心脾。

水壶里的水只不过是普通的水，可是却能变换各种各样的味道。古时候的人如果亲眼看到这一现象，一定会大吃一惊，以为这是魔术。但是，这可不是魔术，而是科学成果。现在已经到处普及了，人们都习惯于使用它了。真是尽情享乐的时代。

这是靠一个小装置发出的香味。它体积非常小，能放到嘴里，藏在一颗牙齿内部，从外面看不出来。这个装置能接收电台发来的电波。

若是接收电波发出声音而娱其听觉者，我们叫它无线电收音机；如果通过显象使视觉得以满足者，便称作电视机；现在这种装置能够发出香味，使嘴得到享受，所以就叫它香味接收机。

这个装置发出微妙的振动和电波，刺激口腔神经，带来各种味道。即使是无味的水，如果在接收果汁广播的时候，人们喝下去，就会产生果汁的香味。如果播送的是咖啡的电波，就能发出咖啡味来。

Ｎ君要进早餐了。即使有了香味接收机的时代也必须吃饭。因为总得补充营养。他取过一片面包，放进嘴里。看样子是茶色面包，但是，却与一般面包迥然不同。它里面含有人所必需的丰富的热量和营养。它本身也近似无味，但是这没有关系。香味可由接收机给予补充。

Ｎ君开始咀嚼面包。这时正好开始播送炒鸡蛋的电波，他便就着这个味道吃着面包。中间又改播苹果香味，面包味也跟着变了。就这样，Ｎ君吃罢了早餐。

广播还未停止。Ｎ君换上了上班的服装，一边把口香糖放进了嘴里。当然口香糖本身也是无味的，但这毫无关系，香味接收机会解决问题的。

香味接收机又到了播送水果时间。连续地播出了世界上各种水果的香味。无味的口香糖一下子变成了菠萝味，一会儿又出现了草莓味、葡萄味和香瓜味。

Ｎ君离开家，坐上了高速单轨车，奔向工作单位。在飞驰的舒适的车内，有人看报，有人用耳机听音乐，也有人两者兼顾，这种情景看上去跟过去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现在又加上了香味。嘴里扩散着冰激凌香味，一会儿又变成了花生米香味，这些一消失又出现了奶油馅点心的香味……

这些香味的顺序由电台负责调整。不能把不协调的味道排在一起，也不能把过于相似的味道排在一块儿。最初搞的不太适当，后来经过香味心理学家的反复研究，现在播送的节目人们已经称心如意了，它给所有人以满足感。

制成这种香味接收机，可以说正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享受香味是人们的本能，不过希望享受香味是有限度的。俗话说吃饱了什么也不香了，吃东西和尽情享受的音乐、电视和游戏不同，香味是有限度的。

为了突破这一限度，通过研究，终于发明了这种香味接收机。不仅能够使人们无限度地享受香味，还可以得到各种令人满意的效果。

首先，不至于因为饮食过量而损坏消化器官，又不会使人过胖。也不会因刺激性食物而损伤身体。茶色面包能保持营养平衡，它卫生，人们不用担心中毒和得传染病。

其次，也不再需要厨房，餐具也少了，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空间和时间，转用到别处。为龋齿而烦恼的人也减少了。还有，香味接收机带来的香味，随着广播转移到下一个节目，那么以前的香味可以立刻消失，不留痕迹，马上就能享受到下一种香味。

这种广播整天连续进行。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梦中也会带来香味。当然，都是幻觉的香味。可是幻觉也不错啊，正因为是幻觉才是无限的。如果靠食物来追求这些香味，恐怕持续不了一小时吧。

Ｎ君来到工作单位，开始工作，操纵电子计算机，做好记录，经过思考之后，又开动电子计算机，进行记录……

这期间，香味接收机一直在播送，如果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电视一边工作的话，容易分散眼睛和耳朵的注意力，会造成失误和事故。但是，对于香味广播大可不必担心了。

西式饼干香味在嘴里扩散，接着又变成日本式酥脆饼干味，又出现中国式肉汤香味，然后又传来了香蕉味道……

此外还有能够吃到这些真正食品的饭馆。当走进这种饭馆时，电台的电波就被切断了，这时可以接触到食物本身的那些香味，人们偶然也来到这里。应该有满足人们好奇心的地方，让大家领略一下香味接收机传来的某种香味的实物到底是什么样子。

可是，很多人在这样的饭馆里并不太感到高兴。因为食物太硬，虽然说有咬头，但是过后胃部觉得不舒服，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把无味的口香糖和从电波传来的精炼的纯味交织在一起的那种香味了。

Ｎ君还在继续工作。这时传来了土豆片香味，黏糕小豆汤的香味逐渐消失后，又传来了日本茶的香味……

这时，突然发生了意外事故。什么味道也没有了。他停下了工作，站起身来。好象装置发生了故障，他想必须快些跑到急救室去找人修理一下。

可是往周围一看，其他人也都在奇怪地嘁嘁喳喳，不知是谁打开了收音机的开关。正在播送临时新闻。

“……现在由于发生事故，香味接收机的广播暂停。目前正在抓紧修理，估计很快即可重新播送……”

虽然已经知道了原因，但是这样的事可还是第一次。人们的嘈杂声音平静不下来。谁也对付不了嘴里的异常变化。

Ｎ君的嘴和其他人的嘴一样，都成了无聊、空虚的空洞。就象电灯和霓虹灯光芒四射如同白昼的夜市上，一旦停电霎时变得一片漆黑一样。

有人吐出了无味的口香糖渣，又往嘴里扔进一块新的，也有人啃着茶色的面包。但是，这些面包也没带来任何香味。

嘴里的空虚更加严重了。就象站在死寂的行星表面，又象独自一人漂流在北海的孤岛上，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孤独感不断增长。好象和父母失散的孤儿哭叫着，从内心迸发出要干些什么事的冲动。

不知是谁急急忙忙地跑出去了。有人受到他的影响，也紧跟着鱼贯而出。他们突然想起了饭馆的存在，要奔到那里去，Ｎ君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在街角的饭馆里，这时一片骚乱。平时来这里的人没有这么多，所以也没修建能容纳这么多顾客的设备。可是，从大厦里涌出的人流，都以饭馆为目标蜂拥而至。

人人焦躁不安，嘈杂声甚嚣尘上，发出了惊叫声，还掺杂着呼喊声和玻璃的破碎声……

但是，这些一都和发生异常变化的开始时一样，突然地结束了。香味接收机又重新开始播送。苏打水掺冰激凌的香味沁人心脾，接着是番茄味。不久，又开始散发炖牛肉的香味，人们知道午饭时刻已近，于是又向各自的地点散去。

# 《响铃》作者：艾·阿西莫夫

路易斯·佩顿从来不公开谈论他如何在十几次斗智中挫败地球上的警察，老是让心理探测器空等一场。当然只有傻瓜才会那样做，不过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刻，也曾想到留下那么一份只准在他死后才许拆开的遗嘱，好让后世的人们看到他的一帆风顺是出于才干而不是出于运气。

他将在遗嘱里写道：“凡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假模式都会露出某仲痕迹，难以真正掩饰罪行。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在一些事件中找出一个已经存在的模式，然后使你的行动适应于它.”

佩顿就是运用这一原则设计谋害亚尔培特-康威尔的。

康威尔是个小本经营赃物的零售商，他首次找佩顿接洽是在佩顿经常光顾的格林尼尔酒家里的单人饭桌上。康威尔的蓝色西服好象发出一道特殊的光泽，他的皱脸好像露出一个特殊的笑容，他褪了色的小胡子翘得好像也有些特别。

“佩顿先生，”他毫不犹豫地上前招呼这个后来将要杀害他的凶手 “见到您真高兴。我都快失望了，先生，都快失望了。”

佩顿在格林尼尔酒家一边吃最后一道甜食一边看报时最恨有人打扰他，就说：“你要是有正事要跟我谈，康威尔，你知道到什么地方找我。”佩顿４０开外，头发已失去早年的色泽，但他腰板笔直，举止年轻，眼睛乌黑，说话的声音经过长期磨练更是锋利得很。

“这次不成，佩顿先生，”康威尔说，“这次不成。我打听到一窖宝藏，先生，一窖……您知道，先生。”他右手的依指轻轻移动，像是一个铃锤敲打着看不见的物体，他的左手短暂地圈在耳朵上。

佩顿翻了一页报纸（报纸是从远距离传送器上取下的，还带点潮把它叠平，然后说：“响铃？”

“哦，轻点声，佩顿先生。”康威尔悄声说，显得很着急。佩顿说：“随我来。”

他们漫步穿行公园。这是佩顿办事的另一条原则：为了适应地保密，最好在户外压低嗓门讨论。

康威尔小声说：“一窖响铃；一窖囤积起来的响铃。还没加过工，可美丽极了，佩顿先生。”

“你见过吗？”

“没有，先生，可我跟一个见过的人谈过。他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信服。那么有足够的财富可以让我们退休下来过舒服日子。真正的舒服日子，先生。”

“另外那人是谁？”

一阵狡诈的神色掠过康威尔的脸，但，它犹如冒烟的火炬，掩盖的要比照出的多，徒然添上一层可憎的油腻。“那人是个月球上的小偷小摸，他有办法在月球的环行山上找到响铃的矿藏。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他从来没告诉过我。可他收集了十几个，藏在月球上，然后来到地球上设法脱手。”

“他死啦，对不对？”

“对啦。一起最令人震惊的事故，佩顿先生。从高处掉下来。非常悲惨。当然啦，他在月球上的所作所为完全是非法的。那儿的自治领政府对私自采掘响铃有非常严厉的法律限制。因此这或许是对他的一种天罚……不管怎样，我有他的地图。”

佩顿说，神情镇静冷漠：“我不想听你们这次小小交易的任何细节。我想要知道的是你为什么来找我。”

康威尔说：“您瞧，佩顿先生，那儿有足够的财富供我们二人平分，我们可以各尽所能。对我来说，我知道宝藏的所在地，我还能弄到一艘宇宙船。”

“是吗？”

“您能驾驶宇宙船，您也有最好的关系网能把这些响铃脱手。这是最合理的分工，佩顿先生。您说是不是？”

佩顿考一下他自己的生活模式——已有的模式——觉得事情不而合。

他说：“我们在８月１０日动身去月球。”

康威尔煞住脚步说：“佩顿先生！现在才４月呢。”

佩顿行走如故，康威尔不得不快步跟上。“您听见了吗，佩顿先生？”

佩顿说：“８月１０日。我会在适当时间跟你联系，通知你把宇宙送到什么地方。这之前别设法跟我见面。再见，康威尔.”康威尔说：“对半分？”

“一言为定，”佩顿说。“再见。”

佩顿继续独自往前走，再次回顾他自己的生活模式。１８岁时他洛基山脉买进一片土地，土地的旧主人曾在那儿盖了一座当作避所的房屋，一切设计都是为了防备２００年前的原子战争威胁。结原子战争并未发生，这座房屋却遗留下来，成了反映人们当时如何心吊胆的力求自给自足的一座纪念碑。

房子用钢骨水泥造成，座落在地球上可能找到的最荒无人烟的方，高出海平面很多，四周有更高的山峰作屏障。屋内有自给自足发电装置，自来水由山泉供应，一些冰箱大的足以同时挂１０条整，地窖装备得像座堡垒，里面储存了大量武器弹药以对付饥寒交、惊惶失措的乱民。屋内的空调设施能把空气洗了又洗，直到除幅能外（天哪，人类有多脆弱）一切都能擦洗干净。

就在这座逃命之屋里，佩顿一年复一年度过他长期鳏夫生活中８月。他带去通讯设备、电视机和远距离报纸传送器。他在自己住宅周围设置了一道力阻碍区篱笆，又在篱笆隔断山中羊肠小道人口处装了一个通报住宅的短距离警铃。每年有一个月，他可以完全独处。没有人看见他，没有人能跟他联系。在绝对的隐居中，他能享受到跟世人（对他们他只能感到一种冷漠的轻蔑）交往１１个月之后唯一值得他重视的假期。连警察——想到这里佩顿不由得露出微笑——也知道他对８月深切关注。有一次他甚至在保释中逃跑，宁肯冒身受心理探测的危险，也不愿放弃他的８月假期。

佩顿想起了另一个可能包括在他遗嘱里的警句：缺乏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如果干得巧妙，反倒有助于一个人显得无辜。

在７月３０日那天，就像每年的７月３０日那样，路易斯·佩顿在早晨９：１５乘无引力同温层喷气飞机离开纽约，在中午１２：３０抵达丹佛。他在那儿吃了午饭，乘下午１：４５的半引力公共汽车去驼峰角，从那儿由山姆·拉伯曼驾驶古老的地面汽车——全引力的！——沿着山间小路送他到住宅门口。山姆·拉伯曼庄严地收下他一贯拿到的１０元钱小费，用手碰了下帽沿，这也是１５年来他在７月３０日那天做惯了的。

在７月３１日那天，也像每年的７月３１日一样，路易斯·佩顿驾驶他自己的无引力快速飞机回到驼峰角，通过驼峰角的乡村百货店订购了这一个月的必需品。订货单毫无奇特之处。实际上是过去几次订货单的复本。

百货店经理麦金泰严肃地复核了订货单，把它传送到丹佛市山区中央仓库，一小时内全部货物都通过远距离传送装置送到。佩顿在麦金泰的帮助下把物品装上飞机，像往常一样留下１０元小费，又回到住处。

８月１日凌晨零时１分，围绕宅郧的力阻碍区全部通上电流，佩顿完全与世隔绝了。

从这开始，模式改变了。经过深思熟虑，他给自己留下８天时间。这期间他不慌不忙把这个月内该消费掉的必需品全都销毁了他启用了处理垃圾的房间，里面的装备十分先进，能把包括金属和玻璃制品在内的一切物质粉碎成难以辨认的分子壮态未屑。在处理过程中散发出来的多余能量全被流经宅邮的山泉所吸收。泉水的温度高出平时5度达一星期之久。

８月９日，他的快速飞机把他送到怀俄明某地，亚尔培特·康威尔和一艘宇宙船正在那儿等着；宇宙船本身当然是个弱点，因为有人出售，有人运送。有人帮忙作起飞准备。然而所有这些人都只跟康威尔有过联系，而康威尔——佩顿想到这里，冷漠的嘴角不由得露出一丝笑意——将是个死胡同。一个不折不扣的死胡同。

８月１０日，这艘宇宙船由佩顿操作，有康威尔带着他的地图作乘客，离开了地球地面。它的无重力场情况良好。开足马力后，它的重量已减至不足一两。微核反应堆无声地、高效率地供应能量，宇宙船既不出声也不喷出火苗，悄悄飞越大气层，缩成一个小点，消失不见。

决不可能会有证人目睹这次起飞；而在这歌舞升平的太平时代，已不可能像往日那样会有雷达侦察。事实上的确没有。在空间飞了两天。接着在月球上度过了两周。佩顿几乎出乎本能，从一开始就把在月球上逗留的时间定为两周。他对非职业制图手绘地图的价值不存幻想。对绘图者本人或许有用，因为有记忆帮助。对陌生人来说，这类地图并不比密码强多少。

只是在起飞之后，康威尔才第一次把地图出示给佩顿看。他馅媚微笑着。“归根到底，先生，这是我唯一的王牌。”

“你拿这跟月球地形图核对过没有？”

“我不懂得怎样核对，佩顿先生。我都指望您呢。”

佩顿冷冷地盯了他一眼，随手把地图还给了他。只有一件事能肯定，地点在泰乔环形山上，那是被埋到地下的月球城旧址。至少有一点值得庆幸，天文学在帮他们的忙。这会儿泰乔正在球的白昼一面。那就是说，巡逻船不太可能出动，他们两人不太可会受到监视。

佩顿让宇宙船来一个很危险的快速无引力着陆，停泊在一座环山的阴影里，那地方又冷又黑，十分安全。太阳已过天顶，阴影不缩短。

康威尔拉长了脸。“哎哟，哎哟，佩顿先生。我们怎能在大白天处勘探。”

“月球上的白天不可能永不消失，”佩顿简短地说。“还剩约莫１００个小时的阳光。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适应环境，研究地图.”

答案来得很快，不过不止一个。佩顿一再研究月球地形图，仔细测量，试图在手绘的草图上寻找出环形山的模式，这张草图是关键，但它指向何处呢？

最后佩顿说：“我们要找的环形山是三座中的一座：ＧＣ－３，ＧＣ－５，或者Ｍｒ１０。”

“我们怎么办呢，佩顿先生！”康威尔急切地问。

“我们一座座找，”佩顿说，“从离得最近的一座开始。”

过了月球上的明暗界线，他们就在黑夜的阴影里了，以后，他们花在月球表面上的时间越来越长，渐渐习惯于永恒的静寂和黑暗喇目的星点以及从环形山上透过来的地球之光。他们在纹丝不动、毫无变化的干燥尘土上留下了凹陷的、不可名状的足迹。佩顿最先注意到它们是在他们爬出环形山完全受到凸圆的地球的光辉照耀之后。那是在他们到达月球之后的第８天。

月球上的寒气迫使他们无法在宇宙船外久呆。但他们每天尽量延长在船外逗留的时间。到月球后的第１１天，他们已经排除ＧＣ５藏有响铃的可能性。

到了第１５天，泄了气的佩顿已濒临绝望。必须是ＧＣ－３。 Ｍｒ１０离得太远了。他们已经来不及赶到那里进行勘探再在８月３１日之前返回地球。

然而，在第１５天的同一天内，绝望被永远埋葬掉了，因为他们终于找到了响铃。

它们并不美丽。只是些参差不一的灰色岩石。像两个拳头那么大，中空，在月球引力中轻如鸿毛。共有２０多枚，经过仔细琢磨之后每枚至少可卖１０万元。

他们小心翼翼地双手捧起响铃送往宇宙船，埋在红刨花堆里放好，又返回原地继续运送。就这样步行往返３次，换了在地球上准会把他们累坏，但在月球的细微引力下简直算不得什么。

康威尔把最后一批响铃传给了佩顿，佩顿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外层人口舱内。

“别让它们挡了道，佩顿先生，”他说，无线电话机里的声音听在一个人的耳里有点刺耳。“我上来啦。”

他蹲下身子在月球引力下准备来一次缓慢的高跳，才抬头就吓鬼不附体。他的脸隔着头盔的透明面罩可以看得很清楚，已歪扭一副最后的恐怖怪相。“不，佩顿先生，别——”

佩顿握着喷气枪的手一紧，开了火。只见一道无法忍受的亮光一闪康威尔就成了一具残骸，横躺在破碎的宇宙服和渐渐凝固的血泊中.“

佩顿忧郁的凝视死者片刻，但时间极短。随后他把最后几枚响铃搬到早已准备好的贮存器内，脱下宇宙服，先发动无重力场，再发动微核反应堆，开始了回地球的旅行，但比两个星期前要多出一二百万财富。

８月２９日，佩顿的宇宙船船尾向下，悄悄地降落到８月１０日那天在怀俄明起飞的地方。佩顿选择此地降落的心思没有白费。他的高速飞机仍在那里，受到乡间一片弯弯曲曲的，岩的掩蔽。他再次搬运响铃，连同贮存器一同搬入岩深处，用泥土松松地掩藏好。他重新回到宇宙船上，启动操纵仪器，作好最后的安排。他再次爬出宇宙船，两分钟后船上的自动仪器开始工作。宇宙船静悄悄地快速开动，只见它向上一蹦，冲向空中，由于地球在它下面自转，它似乎偏西飞行。佩顿把手遮在眯缝着的眼睛上望，在他目光的尽头微光映着蓝天一闪，随即变成小小一团烟云。佩顿的嘴一歪，露出笑容。他判断得很正确。由于镉安全杆已往后扳到不起作用的程度，微核反应堆超出安全点，于是宇宙船就在核爆炸中消失了。

２０分钟后，他回了自己的住处。他很疲乏，肌肉在地球重力下又酸又疼。他睡得很好。

１２小时以后，天才朦朦亮，警察就来了。

开门的男子交叉起两手放在他的大肚子上，把挂着笑容的脑袋点了两三下，表示欢迎。进门的男子名叫塞顿·台文波特，是地球调查局的侦探，他进门后不安地东张西望。

房间很大，半明半暗，只有一盏耀眼的照明灯把光圈集中到一只组合的扶手椅写字桌上。一排排缩微书籍摆满四壁。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挂着几张银河系地图，另一个角落里的架子上有一架银河望远镜的镜头闪出柔和的微光。

“您是欧思博士？”台文波特问，声调里显出有点难以相信。台文波特是个矮胖汉子，黑发，高而小的鼻子，一边的腮帮上有一个星形伤疤，是一条神经鞭近距离打中他后永远留下的标记。

“是我，”欧思博士说，是一种细小的男高音。“那么说来您是台文波特探长啦。”

探长出示证件说：“大学当局把您介绍给我，说您是宇宙地质学家。”

“两个钟头前你来电话的时候已说过啦，”欧思和蔼他说。他浓眉大眼，狮子鼻，两只金鱼眼上架着一副厚眼镜。

“我马上就要谈到正题，欧思博士。我想您已到过月球……”

欧思博士刚从一堆散乱的缩微书籍后面拿出一瓶红酒和两只蒙着灰尘的酒杯，听到这里就突然鲁莽地打断他的话：“我从来没到过月球，探长。我也从来不曾有过这打算！宇宙航行是桩蠢事。我才不迷信它哩。”随即他的语调变温和了：“请坐，先生，请坐。喝点什么。”

台文波特探长喝着酒说：“可您是……”

“宇宙地质学家。不错，我对其他星球感兴趣，可那并不等于我非亲自去那儿不可，老天爷，当历史学家并不一定要时间旅行，对不？”他坐了下来，圆脸上再次浮出一个宽阔的笑容。“现在请把你的来意告诉我。”

“我这次来，”探长皱着眉说，“是想跟您请教一起谋杀案。”

“谋杀？我跟谋杀有什么关系？”

“这起谋杀案，欧思博士，发生在月球上。”

“令人吃惊。”

“还不至于令人吃惊。是空前的，欧思博士。自从建立月球自治领５０年以来，宇宙船爆炸过，宇宙服漏过气。有人在有阳光的一面煮熟，也有人在黑暗的一面冻死，更有人在明、暗两面窒息而死。甚至有人活活摔死，考虑到月球的引力，这样做倒是需要些本领的。不过在整个这段时期，还没有一个人在月球上死于另一个人蓄谋的暴力——直到现在。”

欧思博士说：“是怎么发生的？”

“用激光枪。幸运的是事有凑巧，在出事的一小时内当局正好在场一艘巡逻船看见月球表面上有道亮光一闪。您知道在黑暗的一面一道闪光能照多远。巡逻船的驾驶员通知了月球城，然后着陆。就在他转了个圈往回驶的时候，他发誓说刚好在地球光下看见好像有一艘宇宙船起飞。着陆以后，他发现了一具被激光枪击毙的尸体和脚印。”

“那道闪光，”欧思博士说，“你以为是激光枪开枪时发出的？”

“确凿无疑。尸体是新的，内脏还没冻冰。脚印是两个人的。仔细测量后表明，是两类不同直径的足迹，属于不同尽码的宇宙靴。它们主要通向环形山ＧＣ－３和ＧＣ－５，一对———”

“我对月球上环形的官方编码很熟悉，”欧思博士和颜悦然他说。“嗯。总之，ＧＣ－３那儿的脚印引向环形山岩壁上的一条裂缝，”缝里发现一些作打磨之用的浮石碎片。经调射线检验证明——”

“响铃，”宇宙地质学家非常激动地插嘴说。“别跟我说你的这次凶杀案与响铃有关！”

“要是有关，那又怎么样呢？”台文波特茫然问。

“我也有一枚。是大学的一个探险队发现了转送给我的，以酬谢一来吧，探长，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欧思博士跳起身，啪咯啪喀地穿过房间，招手叫探长跟着他走。台文波特有点心烦意乱，只好跟上去。

他们走进了第二个房间，比第一个大些，更黑暗，也更拥挤，各式各样的资料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一点不讲究条理，台文波特见了不由得目瞪口呆。

他看出一小块“蓝釉”似的东西，来自火星，某些浪漫主义者认为它是早已绝迹的火星人遗留下来的手工艺品。还有一小颗陨星；一只早期宇宙船的模型；一只密封的瓶子，瓶内一无所有，标签上潦草地写着：“金星大气”。

欧思博士快活他说：“我把整所宅子建成了一座博物馆。当一个单身汉就有这好处。当然啦，我没把东西安顿好。哪一天等我有一两个星期的空闲……”

一时间他环顾左右，显得有点困惑；后来好像记起了什么，就推开一张以巴纳德星球上的最高级生命体——海洋里的无脊推动物——的发展作进化图解的挂图，说道：“瞧这个。怕是有暇疵的。”

响铃细致地焊接好吊在一根细钢丝上。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有暇疵的。有一条压缩线从中间绕过，使它看上去好像是两个小半球牢牢地但不完美地紧贴在一起。除此之外，它打磨得很精致，正好发出暗淡的光泽，呈柔和的灰色，像天鹅绒般滑腻，还隐隐布满麻点，一些实验室枉费不少精力试图造出合成响铃，却发现无法仿制。

欧思博士说：“我做了许多实验，才找到合适的铃槌。一只有暇疵的响铃是很难弄清楚其性质的。可是骨头行。我这儿有一根——”说着，他举起一样灰白色的东西，看上去有点像一只又粗又短的匙。“是我用公牛的股骨制成的。听——”

他的短而粗的手指极其轻巧地摆弄着响铃，摸一处最灵敏的地方。他调整好位置，很仔细地让响铃稳定下来。随后他又让它自由摆动，接着用骨匙的粗大一端轻轻敲打响铃。

刹那问像是有１００万只竖琴在一里外齐奏。乐声高涨消逝又回复。它来自不知何方，仿佛在头脑里鸣响，无比地悦耳、哀婉和震人心炫。

它终于渐渐消失，有整整一分钟他俩谁也不说话。

欧思博士说：“不坏吧，嗯？”说着将手一挥，让响铃在钢丝上摆动不止。

台文波特不安地挪动着身子。“小心！别打碎了。一只好响铃非常脆弱易碎，这是众所周知的。”

欧思博士说：“地质学家们说，响铃只是在高压下变硬的浮石，里面真空，有一些颗粒状小石子可以自由地互相撞击。那是他们的说法不过要是情况确是如此，那么我们怎么无法复制呢？再说跟一枚没有暇疵的响铃相比，这一枚简直成了和儿童玩的口琴。”

“一点不错，”台文波特说，“地球上拥有无暇疵响铃的人都不到１００个，还有上百个机构和个人愿意出任何高价收购，决不问任何问题。谁要是有一批响铃在手，当然会引起凶杀。”

宇宙地质学家转向台文波特，用一只粗而短的食指把眼镜推回到他那只不起眼的鼻子上。“我并没忘记你的凶杀案。请说下去。”

“只消一句话就能说清楚。我知道凶手是谁。”

他们已经回到了书房里各自的座椅上，欧思博士两手抱拳放在亘的胖肚皮上面，说道：“真的吗？那你当然没什么问题啦，探长。”

“知道和证明不是一回事，欧思博士。不幸的是，他没有不在犯罪现场证据。”

“你的意思是说，不幸他有，对不对？”

“我说的就是我话里的意思。如果他有不在现场的证据，我就能戳穿它是假的。如果有证人声称曾在凶案发生的时候在地球上看见他，他们的证词也能被戳破。如果他有什么证明文件，最终也能被揭发是伪造的或者是某种骗局。不幸他什么也没提供。”

“他提供了什么呢？”

台文波特探长仔细地描述了佩顿在科罗拉多的别墅。他总结说“每年８月他都在那儿过着绝对与世隔绝的生活。就连地球调查局不得不就这一点替他作证。无论哪一个陪审团都不能不假定今年８月他照常呆在他的别墅里，除非我们能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在月球上。”

“你有什么理由认为他当时是在月球上？或许他是无辜的。”

“不！”台文波特几乎声色俱厉。“１５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收集足够的证据使他就范，可始终没有成功。不过这会儿我已能闻出佩顿犯罪的气味。我可以告诉您说，除了佩顿，地球上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大的胆子或者有这样密切的关系网敢于设法把走私进来的响铃倒卖出去。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有经验的宇航员。大家也都知道他曾与被谋害的人有过联系，尽管这种系发生在几个月之前。不幸所有这些情况都不算什么证据。”

欧思博士说：“使用心理刺探早已合法化了，干吗不使用一下呢，难道这不是最简单的办法？”

台文波特现出怒容，脸颊上的伤疤开始发青。“您读过康斯基一海亚卡瓦法规吗，欧思博士？”

“没有。”

“我想谁也没读过。政府说，心理隐秘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说得好，可是跟着来的呢？一个受到心理刺探的人一旦证明他被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就有权要求法庭给予高额赔偿。在最近的一个案例里，有个银行出纳员被不正确地怀疑犯有偷盗罪，受到心理刺探后证明无辜。结果得到２万５千元赔偿金。好像是指向偷盗罪的间接证据结果指向了一桩小小的通奸罪。他申诉说他失去了工作，受到女方丈夫的威胁从而生活在人身伤害的恐惧中，最后还遭到讥笑与谩骂，因为有个小报记者打听到了心理刺探的结果。他的申诉得到法庭的认可。”

“我能理解那人的申诉理由。”

“我们谁都能理解。麻烦就在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记住：一个不论什么理由受过一次心理刺探的人不论什么理由不能再次受心理刺探。法律规定。一个人在一生中不应该遭受两次心理危机。”

“不很方便。”

“一点不错。自从心理刺探合法化以后的两年内，我已数不清有多少骗子无赖想方设法使自己因抢钱包而受到心理刺探。这样一来他们以后就能肆无忌惮地干犯罪勾当啦。因此您可以理解当局不会轻易让佩顿进行心理刺探的，除非他们已掌握他确凿的犯罪证据。不一定是法律证据，可必须是强有力的证据，足以说服我的上司。最糟糕的是，欧思博士，如果我们不带着心理刺探记录上法庭，我们就无法胜诉。像凶杀这类严重案件，不使用心理刺探本身就足以向最愚昧的陪审员证明，公诉的一方并无十分把握。”

“那么你要我帮你干什么呢？”

“证明他8月里某个时候在月球上。而且必须速战速决。我没法把他作为嫌疑犯继续拘留下去了。万一这次凶杀的消息传了出去，新闻界就会像一颗行星撞到金星的大气一样，立刻爆炸开来。一桩富于煽动性的罪案，您知道——发生在月球上的第一起凶杀案。”

“凶杀发生的确切日期是哪一天？”欧思博士间，他的态度突然转变成生气勃勃的盘间。

“８月２７日。”

“什么时候逮捕他的？”

“昨天。８月３０日。”

“那么说来如果佩顿是凶手，他有足够的时间回到地球上。”

“刚好。刚刚好。”台文波特的嘴唇变薄了。“我要是早到一天——要是我发现他的住处空着——”

“你揣摩这两个人，凶手和被害人，一起在月球上呆了多久？”

“从地上的脚印看，有不少天。至少一个星期。”

“找到他们使用的宇宙船没有？”

“没有，或许永远找不到了。约莫１０个小时以前，丹佛大学报告说从昨晚６时开始，本地辐射突然增加，持续了好几小时。这种事干起来很容易，欧思博士，只消调整一下宇宙船的操纵系统，让它无人飞行，然后使微核反应堆在５０哩高空路爆炸。”

“换了我是佩顿，”欧思博士若有所思他说，“我宁肯在船上杀了那人，然后连尸体和船一起炸掉。”

“您不了解佩顿，”台文波特阴郁他说。“他喜欢占法律的上风。他为此沾沾自喜。陈尸月球是他对我们的挑战。”

“我明白了。”欧思博士转动着手掌轻轻拍着肚子说。“嗯，倒是有一个机会。”

“能证明他去过月球？”

“能告诉你我的想法。”

“现在？”

“尽快。当然啦，那要在我有机会见到佩顿先生之后。”

“这可以办到。我有架无重力喷气飞机在外面待候。我们可以在三分钟内到达华盛顿。”

突然一阵非常吃惊的神色掠过胖宇宙地质学家的脸。他站起身来，离开地球调查局侦探，啪咯啪塔地向乱糟糟房间里最黑暗的角落走去。

“不！”

“我不乘无重力喷气飞机。我信不过它们。”

台文波特困惑地瞪着欧思博士。他结巴着说：“您宁肯坐单轨火车吗？”

欧思博士厉声说：“我不相信一切形式的交通工具。我信不过它们。除了走路。我不在乎走路。”他突然变得很热切。“你能把佩顿先生请到这个城市里来吗，到某个光是步行就可以走到的地方？到市政府，辟如说？我常常步行到市政府。”

台文波特束手无策地环顾着房间。

“我可以把佩顿带到这儿来，一直带到这个房间。这能使您感满意吗？”

欧思博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好极啦。”

“我希望您能履行您的诺言，欧思博士。”

“我将尽力而为，台文波特先生。”

路易斯·佩顿厌恶地打量一下四周，又轻蔑地瞪了一眼冲他点头表示欢迎的胖子。他看看让给他坐的座椅，用手掸了掸才坐下。台文波特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就座，身上佩带的激光手枪很触目。

胖子面露笑容，坐下后用手轻轻拍着他的圆肚皮，仿佛刚刚吃光一顿佳肴，还一心想要全世界都知道。

他说：“晚上好，佩顿先生。我是温台尔·欧思，宇宙地质学家。”

佩顿又盯了他一眼。“你找我干什么？”

“我想要知道您在８月里有没有到过月球，不管在什么时候。”

“我没到过。”

“可是从８月１日到８月３０日，没有人在地球上看见过您。”

“我在８月里过着正常的生活。我在那个月里一向不为人所见。让他来告诉你吧。”说着，他朝着台文波特的方向一晃脑袋。

欧思博士轻声笑了起来。“要是我们能证实这件事该有多好。但愿有什么方法能区别月球与地球。比如说，我们能分析您头发里的尘土，然后说：‘啊哈，月亮岩。’不幸的是我们不能。月亮岩跟地球岩没什么不同。即便有什么不同，您的头发里也不可能有什么月球上的尘土，除非您不穿宇宙服登上月球表面，而这是不可能的。”

佩顿不动声色。

欧思博士继续说下去，一边慈祥地微笑着，一边举起一只手把光悠悠地架在他大蒜鼻上的眼镜扶正。“一个在空间或月球上旅行的人呼吸地球空气，吃地球食物。不管他在宇宙船上还是穿着宇宙服，他都把地球环境带在他身旁。我们正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他在空间旅行了两天去月球，在月球上至少呆了一个星期，又花了两天工夫从月球返回地球。在整个这段时间，他都把地球带在身旁，这就使事情很难办。”

“我倒有个建议，”佩顿说，“你们可以释放我，再去寻找真正的凶手，事情就不会这么难办了.”

“很有可能这么做，”欧思博士说。“您可曾见过这玩节儿吗？”他把一只胖乎乎的手伸到椅子旁边的地面上，拿起一只强光内蕴的灰色球体。

佩顿微微一笑。“我看好像是枚响铃。”

“是响铃，凶杀的目的是夺取响铃。您认为这一枚怎么样？”

“我认为它有严重的暇疵。”

“啊，可是仔细看看，”欧思说着迅速将手一挥，隔着６尺距离把响铃扔给了佩顿。

台文波特惊呼一声，从座椅欠起身子。佩顿使劲抬起两只胳膊，快得刚好接住响铃。

佩顿说：“你这个混帐傻瓜。别这么把它扔来扔去。”

“您很看重响铃，对不起。”

“看重得舍不得打碎一枚。至少这不算犯罪吧。”佩顿轻轻地摩挲着响铃，随后把它举到耳旁慢慢摇动，谛听颗粒状的微小月亮石在真空中互相撞击时发出的轻柔声响。

随后，他拎着那根依旧焊接在铃上的钢丝将响铃擎起，用大拇指的指甲在铃的表面上熟练地划着曲线。就像拔动琴弦似的，铃声响了，非常柔和，非常像笛声，带着一种轻微的颤音渐渐消逝，但余音袅袅，使人联想起夏日晚霞的余辉。

一霎时，三个人都被乐声陶醉了。

随后欧思博士说：“把它扔回来，佩顿先生。扔到这儿来！”说着以命令式的姿势伸出一只手去。

路易斯·佩顿机械地扔出响铃。它形成一个小小的弧圈朝欧思博士等待着的手飞去，但只飞了１／３的路程就往下坠落，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哀鸣，在地板上跌得粉碎。

台文波特和佩顿瞪着灰色的碎片，两人同样哑口无言，当欧思博士平静的声音传来时他们俩几乎都没有听见。博士说：“等找到罪犯所窝藏的那些原始响铃时，我要求赔我一只没有暇疵的，而且要打磨好，作为补偿的费用。”

“费用？什么费用？”台文波特没好气地问。

“的确，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尽管我刚才作了那么一个小小的发言，地球环境中有一样东西是哪个宇航员也没法带走的，那就是地球表面的引力。佩顿先生早先对他所扔的东西显然评价极高，然而扔的时候又导乎寻常地失算，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的肌肉还未重新适应地球的引力。因此台文波特先生，我作为专业人员的意见，认为您的犯人在过去几天内曾离开地球。他或许在空间，或许在某个比地球的体积要小的星球上——比如说，月球。”

台文波特得意洋洋地站起身来。“请给我一份您的书面意见，”他说着，用手握住激光枪，“凭它准能获得使用心理刺探的许可。”

路易斯·佩顿一阵晕眩，毫不反抗，只是麻木地意识到他留下的任何遗嘱里不得不包含彻底失败这一事实。

# 《消声器事件》作者：[美] 狄克逊

蒋伟译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些怪，为什么凡是和教授作对的人到头来总是自己倒霉。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样对教授就有点不公道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万不得已，他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我倒不是说他软弱好欺，不好斗，但是他和别人斗起来总是光明磊落，绝不搞小动作、耍小手腕。你说的那件事也许是一个例外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罗德里克爵士实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见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剑桥大学，正在为使公司能继续偿付债款而艰苦奋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一定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脱离学术界而进入坎坷不平、风大浪险的工业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说，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参加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仅刚够支付开销。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哈维积分电路，就是那种小巧的电子计算器。这种计算器能够进行微分分析仪的一切运算，而成本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它在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销路一直稳定。对于教授来说，它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他的得意杰作。他不断加以改进，几周之内，经过他改良的十五型新产品就能上市出售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教授仅有两笔资产。首先，学术界对他是友好的。他们觉得他也许是疯了，但在私下，他们还是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他在卡文迪希学院的老同事们一直为他的产品叫好，帮他作广告，而教授则利用他这些旧关系一文钱不花，免费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笔资产是和他打交道的企业家们的思想观点。那些人认为，一个过去曾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对于企业界的种种诡谲狡诈的手段，肯定是一窍不通的，无知得象刚出娘胎的小毛娃娃。当然，这一点对于教授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他就希望他们这么看他。而有些可怜的傻瓜们至今还抱着这种可悲的观点不放。

罗德里克·范登爵士和教授就是为哈维积分电路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你也许没有见过哈维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学家的活典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每天有人通过窗洞给他喂饭吃的天才。罗德里克爵士利用哈维这样无依无靠的科学家，经营着一种蓬勃发展的事业。当他经营的大多数其他行业，由于国家控制而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转而专门鼓励奇特的发明创造。一九五五年颁布的私人企业（限制）法就曾试图这么做过，不过这与罗德里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两码事。罗德里克爵士首先竭力钻了免税条款的空子，逃避纳税；同时又通过攫取类似哈维这样傻呼呼的发明家的基本专利权，来控制工业界，使工业界成为他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曾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称为拦劫科学家的强盗，这顶帽子对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了。

哈维把他的积分电路专利卖给我们后，就回他的私人实验室去了。我们只是在一年后才听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时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能求重积分的绝妙的电路。教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篇论文，而哈维当然也想不到去提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又在忙别的研究了。然而这一耽搁却坏了事。罗德里克爵士手下有一帮专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钱雇他们，专门让他们给他提供技术性的意见。这伙人中有一个用威吓利诱的手法让可怜的哈维把他新发明的电路全部卖给范登企业公司。

教授自然是气疯了。哈维本人也意识到干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应今后没有和我们商量之前，跟谁也不签什么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么用呢，电路已经落到罗德里克爵士手中。罗德里克爵士紧紧抓着他不择手段搞到的这个电路，等着我们自己乖乖找上门去求他，因为他知道我们别无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教授与罗德里克爵士的那次会见。遗憾的是教授坚持由他自己一个人去。大约一小时以后，他回来了，看上去又激动又烦恼。罗德里克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哈维的专利竟要价五千镑，而这差不多近乎我们那时的透支的数目。我们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时一定很欠礼节。事实是，他跟罗德里克爵士说叫他进地狱去，并且把他去地狱的大致安排也给他粗略的描绘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嘣嘣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绰绰有余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唯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三百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那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了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象从前某个私人大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青，可是人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捉摸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有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地，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呼呼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象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记不得这以后大家是怎么继续争论下去的，不过最后大家转而泛泛地讨论起令人讨厌的噪音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尔和乔治两人都平心静气地望着直升飞机。

不一会乔治说：“我所希望的是，只要我愿意，我能随时竖起一座音障来。我一直认为塞缪尔？柏特勒发明的在帽子上弄两个护耳朵的帽瓣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效果可能会不太好。”

“我看在实际中还是有效的，”保尔回答说。“即使最惹人讨厌的唠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装模作样地往耳朵里塞耳塞，那他也会有点泄气的。不过设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设音障必须消除空气，而消除空气却又不实际。”

教授一直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事实上他好象又睡着了。突然他打了个大呵欠，站了起来。

“该喝茶了，”他说。“上迈克斯店去吧。弗雷德，这回该你掏腰包了。”

大约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由于我是负责给他搞宣传和一般联络工作的，他通常总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给我说说，看我是不是听得懂，是不是认为这些想法有用。哈格里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让教授如脱缰野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制，使教授的所做所为切合实际。不过我们也并不总能说服他的。

教授先开口问：“弗雷德，你还记得那天乔治说的音障这回事吧？”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噢，有这回事，不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吧？”

“嗯。关于波的干扰这方面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得不多，你给说说吧。”

“假定有一列波，这儿是波峰，那儿是波谷，如此类推，然后以另一列波，加在前一列波上，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就要看你怎么加了。”

“对！假定把两列波合在一起，一列波的每一波谷和另一列波的每一波峰相合。”

“这样就全给抵销了，什么波也没了，我的上帝！”

“完全正确！假定我们有一个声源，在声源近处放上一个麦克风，把输出接到一个倒相放大器上，由它来带动扩音器，让输出振幅总是自动调节，与输入振幅相同，但相位不一，那么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这似乎不太合理……不过理论上说应该是没有声音了。这里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这只不过是反反馈的原理。这一原理在收音机上用了多年了，目的是消除你不需要的干扰。”

“这我知道，可是声音不象大海的波浪那样，它没有音峰、音谷，声音只是空气中一系列的压缩和膨胀，对吧？”

“是这样的，可是对这一原理毫无影响。”

“我还是不相信这能行得通。你一定在哪一点上没有……”

这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很怪很怪的事。我还在说着话，可是自己却听不见了。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一点声响。教授当着我的面拿起一个很重的压纸的东西，然后撒手让它掉在桌上，这块东西打在桌上又弹了起来，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接着他动了一下手，房间里又骤然充满了声音。

我沉重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太糟了，要不要再给你示范一次？”

“别，别了。真把我给吓坏了。你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教授咧嘴笑笑，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抽屉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组件。一看焊头和那些缠得乱七八糟的导线我就知道，这显然是教授自己手工做的。电路本身看起来很简单，设计没有现代收音机那么复杂。

“扩音器——如果你能把那个东西叫扩音器的话——现在放在那边窗帘的后面，不过完全可以把扩音器做的很小巧，甚至可以随手携带。”

“这个扩音器的扩音范围有多大呢？我是说，这该死的玩意儿总得有个限度吧！”

教授指了一下看来象通常调节音量控制的东西。

“我还没有作全面的试验，不过这一套东西可以加以调节。在半径为二十英尺的范围内可以把一切声音全部吸收掉，二十英尺以外，另外三十英尺范围内声音能大大减小，再远的话就又恢复正常。只要加大功率，那么要在多大范围内消音都可以。这套东西只有三瓦的消音输出功率，所以特别响的音就消不掉，不过我想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做一台新的装置，使阿尔伯特大厅什么都听不见——虽然我能把这套装置的消音功能扩展到韦姆伯莱体育馆。”

“好吧，现在你把这套东西弄出来了，那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教授高兴地微微一笑。“这就是你的事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懂实际的科学家。在我看来应该可以有很多用途。不过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想给人家来个出其不意。”

这种事我已习惯了，所以几天后就把教授要的报告给了他。我和哈格里弗斯讨论了实际生产方面的问题。看来制造这套设备似乎并不困难，所有部件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放大器的抑制器只要你见过怎么做的也并不神秘。这一发明的种种用途也是不难想象的，我真兴奋得要忘乎所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装置算得上教授的最佳杰作了。我确信可以把这种东西搞成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教授认真细致地读了我的报告。他好象在一两点上有些猜疑。“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才能生产这种消声器。”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一发明取名为消声器。“我们既无工厂，又无人员，我现在又急需要钱，马上就要，而不是等上一年。范登昨天来电话，说他已找到了购买哈维专利的人了。我并不信他的话，不过他说的也可能是实话。积分器比我们这东西要重要多了。”

我很懊丧。“我们还不如把许可证卖给一家大的无线电公司呢。”

“对，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不过还有一两个问题要考虑考虑。我想上牛津去一趟。”

“干吗要去牛津？”

“你知道，人材并不都集中在剑桥。人材已经有些过剩外流了。”

我们在这之后有三天没见到他。他回来时看上去十分得意，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原来，他口袋里装有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支票是开给Ｒ·Ｈ·哈维的，又转让给电子产品公司，支票上签字的是罗德里克·范登。

我们都冲着教授嚷嚷起来，而他却坐在写字台边一声不吭。安德逊骂得最凶，因为说起来他毕竟是总经理嘛。而最让人恼火的是罗德里克爵士已把消声器买了下来，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

教授似乎还是很高兴，他并不吭声，一直到我们骂得精疲力尽。好象是他自己让哈维把消声器作为自己的发明卖给范登的，这样范登就不会知道消声器的真正发明人了。这位金融家对消声器这套东西印象颇深，所以马上就买了。教授若要置身于这桩买卖之外，那他就找不到比那位正直的哈维博士更为合适的中间人了，谁也不会对哈维博士有半点怀疑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消声器拱手让给那个老骗子呢？”大家很难过地问他。“就算他出合适的价钱——而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为什么就不能卖给一个正派的人呢？”

“没关系，”教授边说边用支票扇扇自己。“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拿到一万英镑，这很不错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我可以把哈维的专利买来，同时又使我的银行老板高兴一下。”

他跟我们就讲到这个程度。我们都从他那儿走了，心里憋着一股刚开始露头的想造他反的劲。幸好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新计算器上，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罗德里克爵士十分痛快地把宝贵的专利交了出来，他可能仍在为他刚到手的新玩意儿感到高兴呢！

六个月以后，范登消声器经过一番大肆宣传，正式投入市场了。它在市场上一出现就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一件样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展出，他为博物馆赢得的声誉，价值远远超过了安装展品的费用。就在各家医院竞相订购的时候，我们却心情很压抑，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大家带着责备的神气看着教授，可他似乎满不在乎。

我不懂罗德里克爵士为什么要生产手提式消声器，我估计一定是有一个感兴趣的人给他出的点子。这东西小巧玲珑，设计巧妙，看来活象一台个人用的收音机。人们一开始买只是为了好奇，但不久，人们开始发现在喧闹的环境中消声器很有用处。后来……

有一天，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观看英国爱德华德轰动一时的新歌剧的首次演出。我去倒不是因为我对歌剧特别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正好有张多余的票，而据说这歌剧肯定不会使人失望，事实倒也确是这样。

几个星期前报纸上就在谈论这出歌剧，尤其是谈到歌剧里大胆使用了电子打击乐器。几年来，关于英国的音乐一直有争论。在演出前爱好英国音乐的人和反对的几乎大打出手，但是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奇。赛德勒威尔士剧场的负责人考虑得很周密，请来了特别警察维持秩序，所以启幕时只有不多的几声嘘叫声。

也许你并不了解这出歌剧的内容，这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歌剧。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主要人物是莎拉·斯坦帕，一位十分多情的女邮政局长；瓦尔特·帕特里奇，一位阴沉忧郁的猎场看守人；还有一位乡绅的儿子，名字我记不得了。故事情节就是那老一套的三角恋爱，三者的关系由于村民讨厌变革而变得复杂化了。在这场歌剧里，变革具体指的是一套电报系统，当地的老婆婆们一口咬定这套东西会影响奶牛的产奶量，而且会影响母羊产羔。

我知道这事听起来很复杂，实际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演戏么总是那么一套。简单说吧，这里有那些争风吃醋的场面：乡绅的儿子不愿意到邮局里去当女婿，而猎场看守人恰因为自己求婚一再遭到拒绝大为恼火，策划要进行报复。歌剧的高潮是最后可怜的莎拉被用包裹带勒死，尸体被发现藏在无主信件部的一个邮政袋里。愤怒的村民把帕特里奇吊死在最近处的一根电线杆上，尽管线路工人对此十分恼火。乡绅的儿子从此则不是跑到酒馆，成为酒鬼，就是从此跑到海外什么殖民地去了。故事的情节大概就这么回事。

序曲一开始，我就知道糟了，想走走不了，想听实在听不下去，也许我是老脑筋，跟不上时代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这种现代的货色让我听了真是毛骨悚然。我喜欢听有悦耳曲调的乐曲，而现在好象没有人再谱这类乐曲了。我实在受不了这些现代派作曲家。对我来说，我宁可要布列斯，互尔登，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其他的老作曲家。

在一阵喝采和哨声中，这不堪入耳的噪音终于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幕渐渐开起。第一幕地点是斯勒夫里地区道德林村的广场，时间大约是一八六○年。女主角走上场，她读着早晨邮班送来的明信片。突然，她发现一封写给乡绅儿子的信，就立即唱将起来。莎拉开始唱的一段不象序曲那么糟，不过也相当够呛。表面看来，唱的和听的好象都一样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只听到开始的几小节。因为突然间，那熟悉的消声装置消除了歌剧院大厅里的一切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在为数众多的观众里或许就我一个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人人都好象钉在自己座位上傻了。歌手的两片嘴唇继续在动，声音却一点也没有。她后来也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她猛的张了下嘴，这在其他情况下都会是尖厉的喊叫声。然后她在四处飞舞的明信片中向后台逃跑了。

说来也好笑，我足足笑了十几分钟，笑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剧场里的那乱劲就甭提了。不少人肯定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都拚命向他们的朋友作解释。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这种拚命想使别人明白自己而所作的徒劳的努力滑稽到了极点。过了一会，人们开始互相传起纸片来，于是，人人都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来观察别人。然而作案人一定藏得很好，因为他始终未被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噢，对了，很可能是这样的：没人会想到去怀疑乐队，而这就恰恰说明作案人为什么这么干。我原先也没想到这一点。第二天很多报纸都破口大骂罗德里克爵士，人们表示必须对此事进行调查。范登企业公司的股票开始不吃香了，而教授看起来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赛德勒威尔士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规模都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但都各有其逗人的地方。有些肇事者被抓到了，但使人震惊的是人们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定他们的罪。后来大法官正想利用惩治巫术法稍加补充，以作为处理这类事件的法律根据。可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第二起大丑闻。

我原来手头有一份英国议会议事录，可现在好象被人抄走了，我很怀疑是教授干的。你还记得那件令人遗憾的事件吧？当时议会正在辩论年度财政支出预算，辩论双方在一些具体条款上都动了火。财政大臣正挥舞两个拳头想进行回击，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这完全是赛德勒威尔士剧场事件的重演，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议会内一下子闹得乌烟瘴气，不过谁都听不到什么声音。反对派站起来发言时，议会厅里就听不见声音，好象开关一下子关掉了。所以辩论变得有些象是一言堂。大家都怀疑这是那个倒霉的自由党人干的，因为他刚好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虽然他无声地抗议说他是无辜的，但人们还是差一点把他给处以私刑。他那台收音机被夺走了，可是议会内还是寂静无声。这时议长站起来企图把混乱压下去，可是最后被压下去的是他自己，这下他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步出议会厅，拂袖而去。一场辩论就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结束了。

罗德里克爵士到这时一定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了。人们对消声器大为恼火，而这个玩意儿却因为他的自负虚荣牢牢地和他的名字连结在一起。不过到目前为止总算还没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故，然而……

不久前，哈维博士来找我们，说范登公司要他设计一种特殊的高功率的消声装置，这是一宗私人订货。教授把这种装置设计出来了，并索取了高价。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哈维博士把这出假戏演得如此成功。总之，罗德里克爵士一直未曾有过什么怀疑。这一下，爵士得了超级消声器，哈维得了名声，而教授得了钱，大家，包括消声器买主在内，都皆大欢喜。在下院事件之后的两天，有一个下午，在海登？戈登珠宝店发生了一起光天化日的盗窃案。这宗盗窃案非常离奇。珠宝店里的一个保险柜被炸药炸开，可是人们不仅没听到窃贼，连爆炸声都没听到。

这些盗贼使了什么花招？肯定就是那台高功率的消声器。伦敦警察厅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时，罗德里克爵士才开始后悔，当初要没人听说过消声器这玩意儿就好了。当然他最后还是证明了他并不知道买主要这个消声器的罪恶目的。当然，顾主提供的是一个假地址。

事发后的第二天有半数的报纸都刊载了同样的标题：“范登消声器不日禁止使用。”

各报的口径这么一致，这一点人们要是不知道教授很早以前就和舰队街的科学记者建立了极为良好的关系，就不好理解。

这时，又一件巧得出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在同一天，一位美国公司的代理商来拜访了罗德里克爵士，表示愿意买他的消声器。这位美国商人到达的时候，一位侦探刚刚从罗德里克那儿离开。爵士此时此刻已经一筹莫展，所以那位美国代理商只花了两万美元就把专利搞了去，而罗德里克这位金融家也巴不得这一专利能脱手。

总而言之，教授在第二天把我们叫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显得特别高兴。

“我怕我得向诸位表示歉意，”他说。“我知道当初我出售消声器时你们大家的心情，不过现在我们把消声器又弄回来了，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然罗德里克爵士是例外，愿上帝保佑他吧！”

“别那么得意了，”保尔说。“你不过走了运就是了。”

看来这话使教授不大高兴，他点点头说：“我承认这里确实有运气的成份，但不完全象你所说的那样。我在收到弗雷德的报告后去了一趟牛津，这你还记得吧？”

“记得，那又怎么呢？”

“我是去看威尔逊教授的，就是那位心理学家。你们了解他在干的工作吗？”

“了解不多。”

“我想你们也不会了解太多的。他还没有把他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但他发表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数学，非常复杂，可是他声称可以用大约一百列的方阵来表示任何一个社会的特性。如果你想了解一件事对某一特定社会有什么后果，譬如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那就得再乘上一个矩阵，明白了吗？”

“模模糊糊，不太明白。”

“当然，计算结果纯粹是统计数字。这是一种说明可能性的问题，象人寿保险那样，而不是必然的结果。我一开始时对消声器就有此怀疑，不知道一旦无限制的加以使用后果会怎么样。威尔逊把后果告诉了我，当然不是很详细的，而是笼笼统统一个大概的轮廓。他预言，要是全国人口中的百分之零点一的人使用消声器，那么一年之内就得禁止使用；要是犯罪分子开始使用消声器，那么这时间还会早得多。”

“教授！你是说……”

“我的天，不不！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不会去搞溜门撬锁的勾当。那件事的发生完全是运气，虽然这种事迟早一定会发生的。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人们那么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我们都瞠目结舌地望着教授。

“当初我只得那么干，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既要消声器，又想要钱。我冒了一次险，结果成功了。”

“我还是认为你是个骗子，”保尔说。“不过既然现在消声器又搞回来了，你打算拿它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等那些不愉快的事让人忘却。从范登公司所看到的设备情况看，这就可以把他们出售的消声器在一年之内都得送返回修，这些消声器最终全部处理掉；同时，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新型号投放市场，不过这回都是固定的，装在室内的，这样就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了。消声器只供出租，不出售。告诉你们吧，我想你们一定愿意知道的，我正等着帝国航空公司的一大笔订货。原子火箭发出的可怕的巨响，人们一直对它无能为力，现在有办法了。”

他拿起一叠报纸亲昵地翻弄着。“你知道吗，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它只说明老实人最终总是会胜利的，一个人只要他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他就……”

这时我们立即同时行动，把废纸篓罩在教授的头上。过了好大一会他才把它从头上取下来。

# 《小马驹》作者：史蒂夫·沃克

乃鼎斋无机客 译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只老鼠，也就没为此多加烦恼。住在这样的地段，你必须要作好心理上的准备，准备遇上只古古怪怪的老鼠。千真万确？它在夜里发出的如马驹一般的嘶叫，不止一回地把我吵醒。我爬出床，拉开窗帘，睡眼朦胧地望向对街的大门紧闭的仓库。我揣摩着，想知道马叫声是从哪里传来的。更加千真万确的是：它在壁脚板的后面“得得”地踏蹄子。如果马儿个子小，那就更有可能了。但我还不这么想，而猜测着是某种动作笨拙的啮齿类动物。

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星期六喝午茶的时间——一个礼拜里面我最无聊的时光，我关掉电视，避开电视里的宗教节目，剩下的也就是无所事事了。我变得非常糟糕，老是这个样子。当我听见马驹的声音时，我正在往面包片上涂抹黄油。我望了一眼。哇！它就在那儿，立在储藏室的门的旁边，马蹄子踩踏在漆布上面。一匹名副其实的小马啊！实际上，小马的个子比只又瘦又饿的老鼠还要小，肋旁骨都突了出来，眼睛瞪出得厉害。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一动也不动，一只手拿着面包片，另一只手上捏着黄油刀，刀子上还有一抹黄油。是啊，它是真真切切，无容怀疑地是匹马儿，一匹小马。

我必须表明，甚至从我过了２０周岁以来，人都没什么变化。我过去曾经是个作曲的，至少那时候的我认为自己是。但是我写的歌全都被退了回来。当时我处在崩溃的边缘，对我来说，从没发生过什么幸运的事。我最近开始了眼前的这份新工作。我将我所烦恼的事情告诉给一个推销员听。他嘲弄着我，说：“你在这儿得到了份好工作，放弃你那些胡思乱想吧。放弃它，你不会解决得了它的。”

他真正的意思是说：你是个跟我一样的普通家伙，你不用老想着你是个什么作曲家。像我们这样的家伙不是会作曲的料。

当然，他是对的。我照着他说的去做了。但是现在回头去看，在我看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在逃避于那些会被人说成不现实的人和事情。所以，当我碰上件在我的寓所里出现一匹小马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能做些什么呢？我需要建议，但我认识的又都是些普通人。我告诉了他们中的一两个人，他们说道：“伙计，赶快停下，别再耍我了。”而且，在之后的几天里，他们就会躲着我。

我告诉了我的销售经理达克斯贝瑞先生，他作出了同样的反应，然后就开始给我展示他的孙子孙女的新照片。

“不，不。我是认真的。”我说道。

“哦，是吗，有一匹这样的‘小马’？世界上可没这样的东西儿。”

“但是它真的就在那儿，我见到了一匹。”

“那为什么没其它人见到呢？是什么原因使得你是如此的特殊呢？”

有个以前在包装部门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工作的年轻人，我当时尽量避免和他进行交谈，甚至当我需要调查货物库存量的时候也不。只是因为有人说过他是个画家，画点油画和其它的一些类型。我在文件中查到了他的住址。他家就在离我住的公寓不远的地方。我当天就去了那里。

“打扰一下。”

“什么事啊。”

“你大概还能记得我是浩利斯公司的。我能不能进去坐一会呢？”

他开了门让我进了屋。

房间里有两个裸体的女人，背靠背地坐在一个讲台样子的东西上面。他在给她们俩作画，用的是橙色调。我十分的尴尬。一个女孩披上了条睡袍，走开了去泡茶。但是另一个仍然就那样的坐在原地，随手给自己挠下痒。我没有喝茶，也没有向年轻人说我的那些事情。他不久就开始嘲讽我，让我滚出去。在他驱赶我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孩开始嘻嘻地笑了起来。

当我回到家时，小马正在啜吸我给它留下的那碟牛奶。我倒了些早餐麦片在手上，想喂给小东西吃。它停在原地，仿佛在思考，却不敢走上一步，我蹲着累了，就径直去看电视了。

但是每当我见到小马，我用尽各种招数想让它吃我手上的食物。直到最后，两星期之后的一个早晨。那天我没有去工作，小马儿小跑地过来，心满意足地从我的手上吃起东西来。看到它靠近，我兴奋不已。在我的喂养下，它已经是增加了不少的体重。它是多么完美的小东西啊！但是，以我的本色性情而言，我绝对无法忍受它的如此的神秘，它的不同寻常。我决定要除掉它，放点毒药，最后处理掉它。

这个念头一进入我的脑袋瓜子，小马驹就迅速地扫视了我一眼，然后后腿腾起，飞快地跑开了。我脱下鞋子，朝它扔去，可是我的手臂没多大劲；小马驹平平安安地钻过洞消失了，而那个洞是我以前有冰箱时候塞插塞的地方。

过了几夜之后，我从睡眠中惊醒。我想起一个早就忘却的梦——或是那头在我的卧室中的小马？我突然被它吓呆，就仿佛它是只蜘蛛。我在床单上搜来搜去，在家具底下找来找去，在壁脚板检查有没有裂缝，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一样都没有。我再一次扯开窗帘，查看马路对面的那个大门紧闭的仓库。我早已就对它产生了怀疑，而且这一次，从它那与人行道差不多高的肮脏的铁栅栏窗户后面透出微弱的光亮的闪烁。

我立刻穿上衣服，放了个手电筒在口袋里后就赶快奔到对面。我就站在那些铁栅栏窗户的前面——但是它们真的是太脏了；我无法通过窗户看到任何东西。

在那儿有个旧旧的门，装在毛糙的门枢上。我将门给踢开，一共踢了两下。我打开了手电筒，走了进去。我身在的是个工头的办公室：有些橱柜、办公桌和之类的东西。墙上挂着个十二年以前的日历。

我静心倾听。是啊——有个老鼠之类的东西在刮擦着。这儿肯定就是我的小马来自的地方，我还思量着，可能在仓库的哪个地方还住着一整群的马儿呢。

在我手电筒发出的光亮下，一切都是毫无色彩。我踏步于破碎的地板上，朝着主储藏室走了过去。一扇高大的滑动木门挡在了我的面前。我找不到门把手，我无论如何推门，或是用巧妙手段都无法移动木门。我踢了门一脚，但是它又厚又结实，根本没一点反应。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放弃了，转身就要走。但是就在走了几步之后，我听见身后的移动门打开了。我在惊吓中跳了进去。是不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下了什么按钮？那里面有什么人吗？

我打开手电。光束掠过巨大的天花板，显露出破碎的天窗，在它之上就是漆黑的夜色。然后我将手电筒朝着仓库的地板上扫来扫去。

啊，那儿有小马，相当数量的小马，和在我公寓里的那匹一样的小马。但是还有，就好象是要集合起来见证一些壮观的事件，到处都是人，极小的人。他们有成千上万个——都是和小手指一般的身高。大多数人赤裸着身子，一些戴着纸做的帽子，拿着破碎的玻璃片做的矛。他们中许多都拥挤在自制的微弱的火焰周围。他们在我的手电光下静静地站着，但是在我的手电无法照亮的地方，一些人正在逃亡。

现在我回到了家里，呆在床上，灯全都开着。我将要整夜清醒着，大声地朗读《圣经》。

# 《笑气》作者：尼基塔·博戈斯洛夫斯基

孙维梓译

震耳的电话铃声叫醒了喜剧作家罗曼·普卢托夫斯基，而他正香甜地在电视机前的安乐恃中打盹。如同平时一样，电视在这时总是在播故令人乏味的天气预报。

拿起听筒，他听到的是老同学列什克·涅柳基莫夫激动的声音。此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以进行无数复杂的化学实验而闻名全校，那些实验往往以难堪的爆炸或是对实验者的酸液溅伤而告结束，阻现在他已是著名的化学家和科学博士了。

“听着，老头子，事情非常重要！我能马上去你那儿吗？”

“怎么回事？来吧。”喜剧作家乐意地说，一面下意识地注视着屏幕上的主持人。

过了半小时，涅柳基莫夫象一阵风卷进了房子里面，他带来一个样式奇特、体积不大的贮气小筒子。

“祝贺我吧，老头子！”化学家兴奋地嚷着，“我刚刚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是划时代的发明！现在我给你表演一下。”

“它会爆炸吗？”主人担心地问，同时回忆起他这位朋友早年的实验，“不会烧坏地毯吧？”

“我保证绝对安全！你知道，烃分子里的氢原子被其它原子或原子团所取代时，就能……”

“好啦好啦，我相信你不就得了？我相信你是因为你毕竟是化学家嘛。”剧作家实在忍受不了这些他早就遗忘的化学名词，“你的发明到底是怎么回事？”

涅柳基莫夫拿腔拿调地整整姿势，双手叉腰一字一顿象在广播似地宜布：“我制造了笑气！”

“这有什么希罕？”普卢托夫斯基撇了撇嘴说，“你还是说自己发明了自行车更好些，笑气早被人发现了！”

“不，这不是一码事，”发明家急不可耐地反驳，“那种毒气实际上只是一氧化二氮，而我的气体是专为使愁眉苦脸、悲观阴郁的人们开怀大笑的，比如你，我注意到现在你并不那么愉快，是吗？”

“是的，我眼下正有件揪心的事儿。”

“好，坐在椅子上！”涅柳基莫夫命令道。

普卢托夫斯基顺从地听从了，一面忐忑不安地望首老朋友。

涅柳基莫夫用左手把筒子压在主人的肚子上，按了一下什么按钮，一种微小的咝咝声开始响了起来。

仅仅二十秒钟，房间里就出现了犹疑的吃吃笑声，然后逐渐加强转成了哈哈大笑，以后轮流交替——从类似名曲《跳蚤》中的“嘻嘻”声直到酩酊大醉的酒鬼的“呵呵”怪笑，剧作家一发而不可收拾。突然这一切在一阵笑浪中嘎然而止，显然这筒气体已经停止了挥发。

“这真妙极了！”普罗托夫斯基已然笑得前俯后仰，涕泪交流，他擦着眼泪问道，“你的发明可以在什么场合下取得应用呢？”

涅柳基其夫有一会儿显得若有所失。

“你知道，老头子，”他迟疑地说，“我首先选择上你这儿来就是为了这一点，你是大名鼎鼎的喜剧作家，帮我为这个产品寻找到实际上的应用，好吗？”

作家凝思不语，他脑子中闪过了一个极为精采的想法。

“听好，列什克，”他说，“这种气体能被控制吗，能使它只在一定时间和一定范围内起作用吗？”

“可不是？这点没问题！”涅柳基莫夫颇为自信地回答。

“那就这样，”主人兴奋地接口说，“明晚我的新喜剧《意大利通心面条》首次上演，我想让它引人发笑的现场效果达到理想的境界，特别是明晚的赠票已经大量送给了各报刊的记者和有影响的评论家门，偏偏我本人还不能到场，因为明天下午我就将离开莫斯科——参加我盼望已久的环欧旅行的活动。所以我只好在明天早上去看最后一次彩排了，我想……”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设想是什么，可惜我也不能出席这次首演式——明天我即将在午后乘火车去基辅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讨沦会，我怕帮不上你的忙。”

“不，听着！”喜剐作家嚷道，“如果明天一大早就去剧院如何？剧院里忙得一塌糊涂，因为有两个剧本要先后上演，我们要是在黑洞洞的观众大厅里做些手脚的话，绝对没人会知道！”

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在剧院里干上了，涅柳基莫夫把一些装笑气的小筒子悄悄安放在座位的隐蔽处，精确地限定了它们的作用范围——仅仅限于观众，愿老天爷保佑，千万别让它们影响到舞台上的演员才好！

所有小筒上的定时器一律拨在１９点１３分处，按照作家的计算，这正是剧本第一次应该产生哄笑效果的时间，强度指针拨在“开怀，无拘无束”这个挡次上。最后罗曼·普卢托夫斯基千恩万谢地送走了老同学，并在彩排后带着轻松的心情登上旅途去了。

这天傍晚，剧院大门口的一张紧急通知吸引了不少围观者，通知上说：由于《意大利通心面条》一剧的主要功勋演员杜布连柯因急病不能出场，特决定改为古典悲剧《李尔王》的首演式，原票继续有效，事不得已，敬请鉴谅。

晚上可有好戏看啦！

# 《邪恶的视线》作者：[日] 筒井康隆

高升译

七濑和纪男姐弟俩都是精神传感能力者，可以通过意识交谈，感知到别人的心理活动。他们住在市中心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五层建筑公寓里。他们有一点积蓄，但为了应付将来意想不到的事情，七濑把只有４岁的纪男放在家里，到位于繁华大街上的宙斯酒店工作。“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从！”这是一种激情倾诉的意识，不论走到哪里，她都能清楚地感知到。这不是纪男发出的，而是来自另一个人。

七濑来到宙斯酒店时，一个名叫茂美的女招待正在更衣。茂美特别讨厌七濑，因为宙斯的“首席美貌女郎”的绰号无形中被来店不久的七濑夺去了。她看见七濑走进更衣室，心里恨恨地骂到：“哼，傻大个儿！”

茂美换好衣服走出去后，一个叫弥荣的女招待走进更衣室。这是一个高个儿、微黑，容貌很一般的温顺女人。她和七濑低声打了一下招呼，就背向她，在刚才茂美站过的地方弯腰脱连衣裙。

突然，她像触了电一样停止了动作，七濑立刻将注意力集中到弥荣的内心活动上。“啊！钻石！好大的钻石！在地上！谁的呢？茂美的！她曾说值３８０万日元！悄悄地拣起来！这个钻石就是我的了！弥荣拾起地板上的钻石，她激烈的心跳，猛烈地传给七濑。

这正是茂美经常夸耀的那块钻石，可能是在更衣时，不小心将它从戒指上刮下来的。

弥荣是把钻石交还给茂美还是私吞，与自己无关，七濑想，不管怎样，自己就推说：“没看见”！

七濑走出更衣室，来到酒店大厅，酒保亨利口列着大嘴，露出雪白的门牙向七濑微笑着。他是个黑人。

酒店位于大楼的地下室，已经来了两个客人，茂美和另一个叫千鹤的女招待陪伴着。老板娘向七濑递了个眼色，七濑也拣了个座位，在茂美的正对面坐下。茂美毫不掩饰地现出讨厌的神色，两个中年客人一齐将目光转向七濑。他们说，３个月前来这里时似乎没见过这位小姐。千鹤忙向客人做了介绍，七濑在酒店的名字叫“夕子”。她朝茂美的白金戒指瞟了一眼，果然，那块钻石不见了。

茂美本人还没发觉。最先发觉的是千鹤，她的目光偶然落在茂美的戒指上：“茂美，钻石！”

“啊！钻石！”茂美惊叫起来，马上蹲下身子，在铺着红地毯的地板上慌乱地搜寻起来。店里的女招待们都凑了过来，弥荣也在其中。她们心里暗自欢喜，表面上却装出很关心的样子，一边帮助寻找，一边问这问那。

“姐姐，发生了什么事？”远在公寓里的纪男，可能是遥感到了一种不平常的气氛，担心地发出询问信息。“没什么！喂，快把饭吃完！怎么还剩些呢？”七濑与比纪男互相传递完传感信息后，就将意识之门完全关闭了。

女招待们还在吵嚷，茂美哭了。

“要哭就到更衣室去哭！”老板娘在心里骂着，嘴上却说：“没掉在更衣室里吗？”

“啊……”茂美略带惊喜地叫着，快步向更衣室跑去，但一无所得。七濑想，茂美更衣时，只有自己在场，她一定会怀疑自己。为使自己从纠纷中脱身，要揭发弥荣，不行，那将更糟，别人将因此而怀疑自己的底细。

正如七濑所料到的那样，茂美开始怀疑她。茂美和其他女招待耳语：“我更衣时，只有七濑在场！”七濑想，如果茂美敢当面问她，她就可以大声斥责她，问她有什么证据。可茂美并没有当面质问她。七濑忧郁了。茂美不掌握任何证据，不敢质问七濑，她开始考虑是否要给警察打电话。七濑有些着急了，她想，如果叫警察就麻烦了，一旦警察去自己的公寓，就会发现纪男。纪男是个孤儿，他的亲人在一次车祸中丧生，七濑发现他是个精神传感能力者，就收养了这位无家可归的孤儿。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把本来不是亲属的孩子带进公寓，马上就会怀疑自己。无论是七濑还是纪男，都是生来就带着绝大秘密的人，至今还没有发生过超越他们警惕范围的事。

９点钟了，七濑向纪男发出传感信息：“纪男！你看电视哪？赶快睡觉吧！”

“嗯，马上就睡！你回来时叫我一声！”

互相熟悉的精神传感能力者通话，几乎不用语言，而是通过一种抽象的简化了的图形来交谈。七濑与纪男之间就是如此。例如，“好”或“可以”这个意识，是一个有一定厚度的图形，其厚度根据了解和强调的程度来变化。所以，他们的对话可以在普通对话的几十分之一的时间内完成。

钟刚打过１０点，西尾来到了酒店。七濑见他进来，大吃一惊：他是透视能力者，一定会发现藏在弥荣胸饰里钻石！

第一次见到西尾，是在七濑来酒店工作的第四天晚上，他是茂美的情人。七濑原以为他只是一个与其他男人同样有浓厚浪漫想象力的人罢了，可后来发现，他一看见她，就透过服饰观察到了她的躯体，浮现在他意识中的躯体与七濑所熟悉的自己的躯体没有丝毫的差别。与西尾是否也可以像和纪男一样成为知已呢？

七濑经过全面观察，发现西尾的超能力只是停止在透视上，而且他的意识内容比普通人邪恶得多。西尾也以和七濑同样的理由，极力隐藏着自己的超级能力。但作为超能力者所应负有的使命感，他不但一点儿没具有，相反，他的思想意识充满了邪恶。透视能力对他这个小商事公司的经理的帮助真是大极了，２８岁的西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积下了巨款，茂美的钻石戒指就是西尾给买的。今天他来，肯定要为茂美寻找钻石。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人！”七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激情的倾诉。

七濑想，必须想个办法到西尾的座席上去，以便见机行事。

她来到柜台前，站在从尾座席上很容易望得到的地方，向酒保亨利大声说：“请给我一杯凉水！”

亨利轻轻地点点头，微笑着递给她一杯凉水，但在他的笑脸上，隐约现出不安的神色，他在为七濑的处境担忧。

“这是个好人！”七濑有意慢悠悠地喝着凉水。

这时，西尾的视线与七濑的视线碰到了一起。他是个贪婪的色鬼，最近对茂美有些腻了。他渴望得到七濑，同时还寻找着其他女人。西尾笑着点点着，七濑便到来到西尾的座席上。千鹤了也坐在西尾的座席上，她正在向西尾述说丢失钻石的经过。

西尾边听边向四周环视着，他的视线在弥荣身上通过了，好像没有发现什么。

可能是太远了，“看来非把弥荣叫到近处来不可了！”七濑这样想，只有让西尾从弥荣身上找出钻石才能使自己摆脱别人的怀疑。

当弥荣起身上厕所时，七濑把她叫了过来，问她肚子怎样了，原来七濑从她的意识中发现她正在拉肚子。

坐在七濑身边的西尾发现了藏在弥荣胸饰里的钻石。

“怎么是她呢？一个很不漂亮的女人！身材还可以，威吓她一下！”西尾这种狠毒肮脏的念头，使七濑又一次感到恶心。

西尾开始威胁她。弥荣知道事已败露，吓得身体都僵直了，意识出现空白。

“我在新闻会馆的地下室等你，明白吗？”西尾临走前告诉弥荣。

七濑提前来到了新闻会馆附近，不一会儿，西尾的意识出现在她的“雷达”上。弥荣随后也来了。

威逼已成为西尾的家常便饭，“把钻石从胸饰里拿出来之后又放到哪里去了？”西尾问。

弥荣完全胆怯了，她怎么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不是用手纸包着塞进口红瓶里了，就是装进美容膏的小管里了。”西尾不厌其烦地说出钻石的藏处，他根本没把弥荣放在眼里，所以在她面前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能力，“快拿出来吧！”

被点中了隐处，弥荣不由自主地从手提包里将装美容膏的小管拿了出来。

西尾接过小管，连看都没看，就揣进了衣袋，站起身说：“到我公寓里陪我睡去！我替你保密，不用害怕！”

七濑快步走开，在附近找到一个电话，用手帕将送话筒包上，拨动宙斯的号码，告诉茂美，西尾和弥荣一起回公寓去了。

西尾的公寓是个九层的建筑，他住顶楼。七濑躲在粗大门柱的暗影里，目送着茂美走进公寓。她遥感到弥荣正在受西尾的侮辱。突然，西尾的意识中浮现出？茂美来了！”的内容，七濑不禁为西尾的透视能力感到惊愕，在这附近，他的透视能力远远超过了她的精神遥感能力。

“快到隔壁去穿好衣服，回去罢！”西尾刚把弥荣赶出那间屋子，茂美就到了，西尾装出挺吃惊的样子说他这里谁也没来过。

七濑失望了，西尾根本不想把钻石还给茂美，而且自己所期望的一场混战也宣告落空。她考虑着如何向西尾索取钻石，再把它丢到某个容易被茂美发现的地方，不然，自己永远也摆脱不了“钻石小偷”的嫌疑。真烦死人了！

七濑想着。最后她决定，给西尾打电话，到他住处当面交锋，别无选择。

西尾根本没想到七濑会独自一人来他的房间。他兴奋极了。

“难道这一行动是轻率的吗？”七濑苦苦地思索着。

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所面对着的危险。当然，最危险的是被西尾发现自己是超能力者。“如果被他发现，我就……决不能容忍西尾这样的恶棍继续留在人间！”七濑决心已下，沉着地向西尾的公寓走去。

来到公寓，她立刻强烈地感受到西尾那淫猥、邪恶的视线，如同缕缕发热的飘带一样，紧紧地缠绕她的全身，像无数条毒蛇缠身一样难以忍受。在登上九楼，按动西尾门铃之前，七濑已经在西尾的幻想中被他了侮辱了许多次。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从！”这时，七濑又一次感受到平时经常收到的那个激情倾诉的意识。她每次感知到这个意识之后，都向对方发出过呼唤，但一次也没发觉对方有反应。现在她又试着向对方发出了呼唤，结果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在酒店无辜地被认为是‘钻石小偷’，”七濑来到西尾的房间，用一种实在无能为力的口气说，“实在没办法，来求求您，把那块钻石还给我，我好把它暗中还给茂美。”

“你怎么知道钻石在我这里呢？”西尾一边回应一边想着如何侮辱七濑。

危机步步逼近，七濑决定通过纪男求援。信息在她两人之间通过固定的黑色箭形传递：“→→→纪男！”

“姐姐，我注意着呢！”

“这是电话号码，”七濑向纪男连续发出一连串的数字，“叫一个亨利的接电话！把我的地点告诉他！叫他马上来救我！快！”

在亨利来到之前，必须再争取一些时间。七濑和西尾周旋着。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这发自亨利的意识强度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

西尾逼近七濑，就在他决定采取行动的一瞬间，七濑抽身站起来躲开他。

西尾被她这一突如其来的动作一下子惊呆了。但他马上镇静下来，又向七濑身边逼过去。“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知道我发现钻石藏在弥荣胸饰里的？”

“不要靠近我！”七濑的声音有些发颤。就在西尾扑上来的一刹那，她给了他第一次沉重的打击：“透视！”这句话如同睛天霹雳，震得西尾呆若木鸡。

“对！你是个透视能力者！我要告诉所有的人，西尾是个透视能力者！”

“她是怎么知道的？”七濑发现此时的西尾的意识，“这个女人是个精神感应能力者！”

他第三次向七濑扑过来，七濑将威士忌一下子泼在西尾的脸上，又把玻璃杯向他额头砸过去，转身就向门口跑去，没跑出两步，就被西尾拦腰抱住，按倒在地板上。

亨利的意识迅速地靠近。他来到房门外，“咔嚓！”一声，门自动打开。

“啊！意念力！”西尾绝望地哀叫着向写字台奔去。门开了，亨利箭一般冲吉进来。

“小心！”七濑急忙提醒，“写字台里有手枪！”

西尾已拿出手枪，但枪马上从他手上飞落到远处的地板上。

“快！打死他！”七濑知道，可以用亨利意识的力量处死这条恶棍。为使自己不看西尾的死态，她紧闭双眼。

“好！叫他尝尝死的滋味！”随着亨利的话音，刚落在地上的手枪又飞到回西尾的手中。

目瞪口呆的西尾，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拿着手枪的手指向自己的头部，枪口顶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饶命！不要杀死我！”他脸上的肌肉难看地抽搐着，痛苦地扭动着身体，徒劳地拼死挣扎。

“砰！”低沉的枪声在整个房间里、走廓中回荡着，几条血线飞溅到写字台上，西尾的尸体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板上。

“快走！”七濑一边用颤抖的双手穿着衣服，一边急促地说。她拿出抽屈里装美容膏的小管，擦掉留在酒杯上的自己的指纹。

亨利用他神奇的力量将门关上，从里面闩好，并擦掉留在门把手上的指纹。

七濑把装美容膏的小管交给亨利说：“钻石在这里塞着，你把它还给茂美，就说是扫地时拣到的！”

“七濑女士，现在我们该怎么呢？”

“在二三天之内，我们装作一无所知，照常上班。然后，带上纪男离开这里！”

原来，七濑已经感觉到亨利是个意念能的拥有者，之所以没同他接触，是为了全面观察他。但有一点使她不解：亨利为什么不按着自己的意志去使用这种能力呢？

两人并肩走出公寓，身材高大的亨利脱下自己的外套，轻轻在披在七濑身上。

他谈起了自己，“我父亲在世时，只有他命令我做什么时，我才使用意念力。否则，我是绝不会随意使用它的。父亲死后，我就开始寻找能代替父亲的我心中的神，”亨利激动地说，“今天找到了，您就是我心中的神！我多次呼唤过您，听见了吗？”

“一直清楚地听着。”

两个人在宽阔的大街上继续向前走。

“七濑女士，我赞美您，崇拜您，我是您的仆人！”

# 《鞋子》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我的鞋子穿破了，所以当我经过一家专卖二手货的信誉商店时，我走了进去，看看是否有适合我的东西。在这种地方，你当然不可能真的找到适合自己品味的货色，就连这里鞋子的尺码也不合我这样一双标准的脚。但这次我非常走运，这里竟然有一双讨人喜欢的、厚实的科尔多瓦革皮鞋。乍看起来很新，只是一只脚趾的顶部有一个凿孔。毫无疑问，要不是这个原因这双鞋是不会呆在这里的。表面的皮革已被刮掉——也许是像我这样的穷人干的。一双皮鞋这么昂贵，怎能不窝火？换上我，难保也会这样干的。

但今天我感觉极好。你不会每天都能找到这样一双鞋，并且价格标签上赫然写着4美元。我脱下破旧的科马特牌帆布胶底运动鞋，换上那双科尔多瓦革皮鞋，看看他们是否合脚。

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在我的头脑里响起，像钟声一样清晰，说：“你不是卡尔顿·约翰逊。你是谁？”

“我是埃德·菲利普斯。”我大声说道。

“哦，你没权利穿上卡尔顿·约翰逊的鞋子。”

“哎，看好了，”我说，“我可在信誉商店啊，这鞋子标价4美元，任何人都可以买下来。”

“你确定吗？”那个声音说道，“卡尔顿·约翰逊是不会把我卖了的。当他买我时，他是那么高兴。那舒适的鞋他穿起来多么自在。”

“你是谁？”我问。

“这不明显吗？我是一双智能样品鞋，我是通过鞋底里微型接头和你说话的。我通过你喉咙上的肌肉接收到你说的话，并将它们转译过来，再把我的话发送给你。”

“你能做这些？”

“是的，还有很多呢。就像我说的，我是一双智能鞋子。”

这时，我发现几位小姐正饶有兴致地盯着我，我才意识到她们只能听到我说话，而另一方的谈话似乎只存在于我的头脑中。我买下了鞋子，它没再说什么，我便走出了那家店。

我住在杰克伦敦旅店的一公寓小套房。这旅店位于尖顶山附近的第四大街上。我往住处走，那双鞋一直没有说话。路上的台阶用漆布包着，那天晚上电梯也坏了。就在我离住处只有两层台阶时，那双鞋说话了：“真像个垃圾场。”

“你怎么看到我家的？”

“我系鞋带的地方有个孔眼，能吸收光线的二极管。”

“我知道你已习惯过卡尔顿·约翰逊的好日子。”我说。

“所有的东西都铺上了地毯，”那双鞋怀念地说，“除了故意留下的那块抛光地板延伸部分。”它停顿了一下，叹息道，“我的皮革是很薄的。”

“你现在是在廉价旅馆里，”我说，“条件反差是很大啊！”

我肯定是提高了嗓门，因为走廊里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位老太婆向外望了望。当看见我像是在和自己说话时，她难过地摇了摇头，又重新把门关上。

“你没必要大喊大叫，”鞋子说道，“把你的想法直接传递给我就行了。我可以很容易地接收到你的信息而不用你说话。”

“我想我让你尴尬了，”我大声地说，“我非常抱歉。”鞋子没有搭理我，直到我打开走进屋，打开灯，又关上门。它接着说：“我不是为自己尴尬，倒是为了你，我的新主人。我以前也尽力地照顾过卡尔顿·约翰逊。”

“你怎么做？”

“首先，让他安定下来。他有个不幸的习惯，一次又一次地酗酒。”

“那么那家伙是个酒鬼喽？”我说，“他有没有吐在你身上过？”

“现在你真是讨厌，”鞋说道，“卡尔顿·约翰逊是个绅士。”

“关于卡尔顿·约翰逊的事情我似乎已听得够多了。你就不能谈点其他事吗？”

“他是我的第一个主人，”鞋子说，“但如果这样让你烦的话，我就不说他了。”

“再好不过，”我说，“我正准备喝瓶啤酒，如果阁下不反对的话。”

“我干吗要反对呢？只是请你尽量不要吐到我身上。”

“这么说，你还是反对喝啤酒的？”

“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是酒精会让我的二极管变模糊。”

我从小冰箱里拿了一瓶啤酒，打开瓶盖，便坐在那个中间凹陷的小沙发上。我伸手去拿电视遥控器。突然一个想法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你是怎么能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我问。

“什么方式？”

“一种正常的，但我想不到一双鞋子会谈这些东西。”

“我可是个鞋式电脑，并不仅是一双鞋。”

“你明白我的意思。怎么会？你说得可真聪明，一个小玩意可以按照脚来调整鞋子。”

“我并不是一个标准鞋样，”鞋子对我说，“我是一个样品。做鞋人给了我过多的能力。”

“怎么讲？”

“我是智能的，但并不仅仅能让鞋子合脚，我还有感情共鸣电路系统。”

“可我没感受到你我之间有什么共鸣啊。”

“那是因为我的程序是为卡尔顿·约翰逊设计的。”

“我究竟能不能不再听到那家伙的名字呢？”

“别着急，我的删除反应系统已经启动，但要气味影响逐渐消失还得一段时间。”

我看了一会儿电视就去睡觉了。买来这双智能鞋子已折腾得我筋疲力尽。在夜里短短的那几个小时中，我醒来了一段时间。鞋子不知在忙些什么，不穿上它我也能感觉到。

“你在干吗？”我问。接着意识到鞋子听不到我说话，我就四处找它。

“你甭操心了，”鞋子说，“我可以远距离地接收你所发出的信息，用不着你穿上我。”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只是在取出我脑中的平方根。我睡不着。”

“从什么时候开始电脑也要睡觉了啊？”

“我的待机模式出了点错……我需要做些事，我老阽记着其他事。”

“你在说什么啊？”

“卡尔顿·约翰逊有副眼镜。我能够调节它们以便让他看得更清楚。你不会恰巧也有一副吧？”

“我是有一副，但我不经常用。”

“我可以看看吗？这样我就有事情做了。”

我从床上爬了起来，在电视机上面找到我读书时用的眼镜，然后把它放到鞋子旁边。

“谢谢。”鞋式电脑说。

“不用谢。”我说，然后就回去睡觉了。

“那么告诉我一些你的事情吧。”第二天早上鞋子说道。

“说什么呢？我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一切进展得还顺利，这样我就可以付得起住在杰克伦敦旅店的费用了。就这些事。”

“我可以看看你的—些作品吗？”

“你也是个批评家吗？”

“不是！但我是个有创造思维的机器我可能还有一些对你有用的主意。”

“别说了，”我对他说，“我不想给你看我的任何东西。”

鞋子说：“我碰巧瞄到了你写的故事《系着黑色月状腰带的杀手女神》。”

“你怎么看到的？”我问道， “我不记得我给你看过。”

“它打开着平放在你的桌子上。”

“那你看见的只是开头的那一页。”

“事实上我读完了整个故事。”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对你的眼镜做了些调整，”鞋子说，“安装x光视觉装置并不难，我能够透过上面的一页看到下面的每一页。”

“真是技术高超啊，”我说，“但我不喜欢你干涉我的隐私。”

“隐私？你都准备把它寄去一家杂志社了。”

“但我还没……你觉得它怎么样？”

“过时。那种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

“那是个仿写作品，笨蛋……这么说你不仅是个鞋子调节器，还是个文学市场分析家呢！”

“我确实看过放在你书架上的书。”

通过我头脑中思维的声音，我可以听出它并不看好我的书。

“埃德，”鞋子说，“你真的没必要做个游手好闲的人，你很聪明，完全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

“你是什么，又是鞋式电脑又是心理学家？”

“都不是。我对自己没幻想。但自从我的感情共鸣电路系统在你身上运行之后，在过去几小时里，我便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你。我难免不注意到——了解到——你是个受过全面教育的才子。你所需要的是要多一点抱负。你知道吗？埃德，只有找一个好女子才能帮这个忙。”

“以前那个好女子已叫我胆战心惊，”我说，“我可不想再侍候下一个了。”

“我知道你弄怕了。但我一直在想，玛莎——”

“你怎么连玛莎也知道？”

“她的名字在你那红色小电话本上记着呢。为了更好地为你服务，我恰巧用我的x光扫描了一下。”

“听着，我写下玛莎的名字完全是个错误。她是个十足的行善之人，我讨厌那种人。”

“但她会对你有好处。我注意到你在她名字后加了一颗星。”

“你也应该注意到我把那个星又划掉了啊！”

“那是第二次的想法。现在，第三次思考一下，她可能又看起来不错了啊。我猜你们俩可以在一起相处得很好。”

“你可能对鞋子在行，但你对我所喜欢的女人一无所知。你见过她的腿吗？”

“在你钱包里的照片上只能看见她的脸。”

“什么？你也看了我的钱包？”

“靠你的眼镜呀……但我可没邪念，埃德，我向你保证。我只是想帮你。”

“你已经帮得够多了。”

“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先斩后奏？”

“先斩后奏？什么事？”

我的门铃响了。

“我擅自打了电话给玛莎，让她过来。”

“你干的好事！”

“埃德，埃德，保持冷静！我知道这有点自作主张。但我还不至于打电话给你以前的老板，超级戈洛斯出版社的埃德加森先生吧。”

“你敢！”

“我确实敢，但我不会那么做。但你做什么都不如回去为埃德加森工作好，那儿的工资很不错。”

“你听说过超级戈洛斯出版社？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是你不能对我那么做！”

“埃德，埃德，我什么事还没做呢！如果你坚持的话，没有你的允许我是不会做的！”

有人在敲门。

“埃德，我只是想尽力照顾你。一个拥有感情共鸣系统和额外推算能力的机器不就是要干这些吗？”

“过会儿再跟你说。”我回答。

我打开门，玛莎欢笑着站在门口：“啊，埃德，我很高兴你打电话给我。”

这狗娘养的杂种竟然模仿我的声音！我恶狠狠瞪着鞋子左边顶上的切口。眼前一亮。有了！顿悟了！

“请进，玛莎，”我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你。”

她进来了。我坐在唯一一把像样的椅子上，脱下了鞋子，并不理会我头脑中鞋式电脑那极度痛苦的喊叫：“埃德！不要这样对我……”

我站起来，把鞋递给玛莎。

“这是什么？”她问。

“为你的慈善事业捐献一双鞋，”我说，“很抱歉我没有一个纸袋给你装鞋子。”

“但是我来是要——”

“玛莎，这是一双特别的鞋子，电脑鞋。把它送给一个穷困的人，让他穿上，他会变得富有；给一个意志薄弱的人，他会获得勇气。”

她看着鞋子：“可是上面有个切口——”

“一个很小的瑕疵。我敢肯定是它以前的主人弄的，”我告诉她，“一个叫卡尔顿·约翰逊的家伙。他无法忍受电脑将他的头脑搞得一片混乱，所以他刮坏了鞋。玛莎，请相信我，这双鞋专找合适的主儿。卡尔顿·约翰逊不是那个合适的人，我也不是。但你认识的人会是的，请相信我。”

说完这些，我开始赶她出去。

“我什么时候再听到你的消息？”她说。

“别着急，我会打电话的。”我告诉她。我很得意于这个托辞，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它。

# 《写作机器》作者：彼埃尔·伽马拉

孙维梓译

我即将去南极考察，在那里要度过漫长并远离尘世的两年时光，所以当然不能对奥涅尔不辞而别。此人大名鼎鼎，照片经常在报上露面——那是一张典型的学者脸，闹不清是心不在焉还是全神贯注。一颗光秃秃的大脑袋，配上小鼻子和乌黑的小眼珠，总是春风满面和你套近乎，让你无法分清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严肃当真。不过，奥涅尔的确是世界上最最和善的人。

他把我带进乱七八糟的工作室。我告诉他要出发远行并介绍了南极考察计划。奥涅尔很有礼貌地听我说话，不过他那副样子就像我只是去走走亲戚而已。听着听着他突然转身从桌下拖出一个黑匣子放到我面前，随手又把桌上乱糟糟的大批纸张捋往一边。

“看吧，”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到底搞成功啦！”

我的眉心拧成老大的疙瘩。

“你说什么？这匣子干什么用的？”

“怎么？连我对你说过的写作机器都想不起了吗？”他相当气愤地责问。

我想这只能怪奥涅尔脑袋里的新奇念头太多，让我应接不暇，于是随口敷衍说：“噢，你是说已经把那台机器搞成啦？”

幸福的笑容在他脸上绽放：“是的，是的，我成功啦！这是一台能写出名家杰作的机器。只要向它下达指令，立马就能一挥而就，我特别为它的快速而自豪。”

“它到底有多快？”

“只需25分钟就能得到一部具有大仲马风格的长篇小说，10秒种就能写出模拟拉封丹的十四行诗，你想见识见识吗？”

是啊，我简直无法想像这种人间奇迹。

“奥涅尔，这太不可思议了！它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这全靠了神奇的电子技术。在这匣子的右边有排键钮。每个键钮都对应一种体裁：比如长篇小说、史诗、诗歌、剧本、论文等等，而左边有个麦克风。你只需要按下键钮，对准麦克风报出作家姓名，比如司汤达啦，雨果啦，莫泊桑啦……想到谁就报谁，然后你就等着作品从机器另一端出来好了，你所需做的一切就是给它供应纸张……”

我举起双手朝天嚷着：“奥涅尔，你莫非在开玩笑吧……”

奥涅尔只是指指打印好的成摞稿纸作为回答。我迫不及待地翻阅它们，奥涅尔确实没有说谎：那里竟有类似巴尔扎克的作品，还有和希罗德的独幕剧、左拉的小说、鲍狄埃的诗篇相仿的文稿……全都惟妙惟肖，卓越无比！

奥涅尔点点这叠稿纸说：“它们总共才费了我３小时２０分钟，这样的产量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惊得张口结舌：“但……但是你用它们来干……干什么呢，奥涅尔？签上你自己的名字吗？按照法律来说它们是属于你的，这是你的作品，而不是雨果或莫里哀的。我认为你肯定能够发表它们，恐怕所有的文学奖都将被你大包大揽了。这台机器多么不可思议！你能告诉我更多细节吗？”

奥涅尔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得了，它的原理非常深奥，恐怕对你说不清楚，因为你的数学基础不行。还是让我们来喝一杯吧，为了你的远行也为了我的成功。”

于是他转身去了厨房。

我听到奥涅尔在冰箱里找寻食物。他不愿正面回答我，我也弄不明白他要这些文稿干什么，是想去出版吗？

后来不久我就动身去了南极，一路平安无事。每天忙于考察，几乎忘却了奥涅尔的奇妙发明。我也没从无线电里听到有关新闻。报纸到达我这儿要推迟很久，不过当我考察结束时，我却见到报纸上对奥涅尔大吹大捧，不但登了他的履历还配上大幅的照片。

那是在某个晚上，在我检查一大捆刚刚收到的报纸时，醒目的标题赫然映入眼帘：《奥涅尔的奇特发明！》我就自言自语说：“这肯定就是他的写作机器，他竟然公布了这个秘密！现在全世界都会知道他是如何发表大量作品的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

可是报上讲的完全不是这码事，只是报道奥涅尔发明了一种崭新的电子烤炉：可以烤制小鸡、牛排等等。这种烤炉风行全球，人见人爱！

那么写作机器呢？难道出了问题吗？

一回到巴黎，我马上冲到奥涅尔家去拜访他。他的外貌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是那颗大脑袋，漆黑的眼珠，彬彬有礼的微笑，但是我发觉在笑容里隐藏着些许悲哀。

“别来无恙，奥涅尔？”

“很好，应该说非常好，好得不得了，钱财简直滚滚而来。”

在我离开的这段期间，他的房屋修葺一新，还添置了新衣、新家具。

“这些全是靠了烤炉的功劳？”

“不错，”奥涅尔承认，“许多厂家在抢着和我签定合同，你在南极生活得好吗？”

“很有趣，”我说，“我正想出版一本关于企鹅的专著……”

“那太好了。”他惊叹一声，“你找到出版商啦？”

“那倒还没有，因为书稿没有完成。不过我们暂且别谈这个。奥涅尔，你的机器出了什么毛病？”

“我的机器？”

“是啊，我指的是你那台奇妙的写作机器，它怎么啦？它无法使用了吗？”

“不，恰恰相反，工作棒极了。”他漫不经心地指了一下书架说，“它已经为我写了几十部极好的书。如果你还要去南极，不妨随身带上几本读读。”

“怎么？你不打算出版它们吗？”

奥涅尔只是微微耸肩。

于是我的脸色变白：“这是怎么回事？是出版商不愿意吗？这绝不可能，奥涅尔！为什么要拒绝出版这么杰出的作品呢？”

奥涅尔干涩地打断我的话说：“我可以给你看看出版社的回信，各家的答复如出一辙，‘在认真拜读来稿后，我们深表遗憾，无法采用……’”

“那又是为什么？”

“理由也大致相同，什么‘它明显地过多受到巴尔扎克的影响’啦，什么‘毫无疑问，您对福楼拜的作品读得太多’啦，什么‘过度模仿莫泊桑的风格，缺乏特色’啦，都在说抱歉，抱歉，全是抱歉……”

“你说所有的出版社都拒绝吗？”

“正是如此！”

“太可怕了！不过我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你不妨打开机器，对着麦克风，就别提什么左拉或者大仲马之类的作家，你索性说：‘奥涅尔！’那么自然就会得到你奥涅尔自己的作品了。”

他开怀大笑起来：“你以为我没有这么去试过吗？错啦！我早就在按下‘长篇小说’键盘的同时就喊了自己的名字……”

“那结果如何？”

“过了４３分钟，我才得到１００页手稿。”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杰作？”

“它居然是一篇《关于用新式烤炉煎烤牛排或羊排的心得体会》的技术论文！”

# 《蟹岛噩梦》作者：[俄] 德聂帕罗夫

孙维梓 译

我在夜间被惨叫声惊醒，当我跳起来时，什么也没能发现，只有灰蒙蒙的沙滩，以及在黑暗中和群星闪烁的天空溶为一体的大海。

一

“喂，给我小心点！”库克林向水手们喊道。

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正从小艇上搬出一些木箱子，还打算把它们沿着船舷拖动。

这是工程师运上岛来的最后一批箱子。“真热，这毒太阳！”他呻吟着用花里花哨的手帕擦拭自己粗红的脖子，然后又解下汗水浸透的衬衫，扔在沙滩上，“把衣服脱掉吧，巴德，这里不用讲文明。”

我沮丧地望着三桅帆船“鸽子号”，它缓缓地在离岸二米远的海浪上摇晃，得再过二十天才会回来：“真不知干嘛要钻进这阳光下的地狱里来！可恶的赤道！”

水手们围拢过来，默默地站在工程师面前。他不懂不忙地从裤袋里摸出一叠纸币：“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回船上去吧。提醒盖尔船长，说我们在二十天后等他。”

“动手吧，巴德，”库克林转向我说，“我都急不可耐了。”

我只是望着他：“坦白说，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上这儿来。我想在海军部那儿，您也许不便对我说出详情，但是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库克林只是扮个鬼脸，眼望沙滩说：

“当然可以，巴德。这关系到一个有趣的实验，是为了检验一个理论，提出的人叫做……”他似乎难以启齿地看着我。

“谁提出的？”

“是位英国的科学家，真见鬼，我把名字给忘了。呵，想起来了，是查理·达尔文……”

我走近他，把手放在他肩膀上。

“听好，库克林！您，大概在想，我是个投头没脑的傻瓜，连查理·达尔文也不知道似的。别再胡说八道啦！讲清楚，到底为什么要把货物卸在这一小块晒得火烫的沙滩上？还跑到这汪洋大海之中来？”

库克林哈哈大笑，露出一嘴的假牙。他走开五步之远，说：“您简直是糊涂虫，巴德，我们就是要在这种环境下检验达尔文的理论。”

“为了这您才把十箱钢铁拖到这儿来吗？”我问，一面重新凑过去，我对这个通身汗珠闪亮的胖子怒火沸腾。

“是的，”他说，停止了微笑，“至于讲到您的职责，您首先需要打开第１号箱子，从中取出帐篷、水、罐头和必需的工具。”

这时库克林和我讲话的声调就象他和我在靶场首次相识时一模一样，当时我穿着军装，他也穿着。

“好吧。”我边说边走向第１号箱子。

帐篷就安置在海岸边。两个小时后，我们已把铲子、铁棒、锯子，还有一些起子、凿子以及其它钳工工具统统放了进去，这里还堆放着将近数百个各种食品罐头和满箱的淡水。

库克林也象牛一般地工作着，他的确急不可待。在工作中，我们甚至没有发觉“鸽子号”已经悄没声息地起锚并消失在水平线外。

晚饭后我们打开了２号箱，里面尽是些普通的双轮小车，就是车站月台上运送行李的那种车子。

我接着走向３号箱，箱子出奇地重，我甚至猜想是什么工厂里的机床。然而当第一块木板掀去时，我差点没叫出来。里面滚出的全是金属板条和各种大小形状不同的方块，箱子里充满了金属坯料。

“什么？我们要搭积木吗？”我嚷道。

“未必如此。”库克林回答，他正在对付下一个箱子。

４号箱，一直到９号箱，看上去完全一样——都是些金属坯料。

这些坯料有三种颜色：灰的、红的和银色的，我敢打赌，它们属于铁、铜和锌。

在一切完成后，我们回到帐篷，着手打开第１０号箱子。

“打开时要小心。”库克林提醒说。

这个箱子明显比其它的轻，尺寸也更小些。里面满装被压紧的锯屑，中间却是一个用毛毯和油纸紧裹的小包。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奇形怪状的东西！

乍一看去，它使人想起大型金属儿童玩具，做得像个螃蟹，但又不是普通的蟹，除了爪子以外，它前方还有两对细细的触须，须端藏在它那半张的嘴里。在蟹背的凹处，有个成抛物面的金属小镜，光彩照人，镜子正中还有一颗深红的晶体。与蟹形玩具不同的是，它的前后都安有两对眼睛。

我困惑不解地久久瞪着这玩艺。

“喜欢吗？”在长久沉默以后库克林终于问道。

我耸了耸肩：“我们远度重洋来这里玩积木来了。”

“这可是危险的玩具，”库克林洋洋自得地说，“现在我们把它拿到沙地上去。”

螃蟹看上去很轻，重量不超过三公斤。在沙地上它稳稳地站着。

我们坐在沙地上，望着这金属怪物。两分钟后我注意到它背上的镜子在慢慢转向太阳。

“啊哈，它似乎活过来了！”我嚷道。

当我站起时，我的身影偶然落到它的身上，螃蟹突然急剧地用爪子小步快爬，重新跳到阳光下。我受惊似地躲到另一边。

“瞧，您竟怕个玩具！”库克林哈哈大笑，“吓着了吗？”

我拭了下冒汗的额头：“看在上帝的份上，快告诉我，库克林，我们和它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

库克林站起身，用严肃的口吻说：“就是为了检验达尔文的理论。”

‘呃，但是这个……生物理论，只是与自然淘汰的理论有关，例如进化论等等……”

“正是为了这个理论……瞧，我们的英雄去喝水了！”

我又吃了一惊，玩具果真在爬向海滩，低下它那些触须，显然是在吸水。喝完后，它重新爬到太阳下，一动不动地发愣。

我瞧着这个小家伙，心中涌起莫名的恐惧。那一瞬间，我觉得这笨拙的玩具似乎很像库克林。

“这是您发明的吗？”在短暂沉默后我问工程师。

“呃。”他四肢伸展在沙地上，慢腾腾地回答。

我也躺了下来，闷不作声地盯住这奇怪的机器。

蟹背成半圆柱状，前后都是平底。上面各开了两个小孔，象是眼睛，孔内深处的闪亮晶体更证实了这一点。螃蟹身下可以见到平平的底板——这是它的肚子，肚子旁边伸出一对大整和五对小爪。

螃蟹的内部则无从见到。

望着这玩具，我竭力猜想，为何海军部如此重视，不远万里振专门船只送它来此处。

库克林和我并捧躺在沙滩上，各有所思，当太阳降到水平线附近时，灌木丛的影子从远处移到蟹的身上，它立刻轻轻动弹一下，重新爬到阳光下。但一会儿影子又落到那儿，于是螃蟹又沿着海岸爬行，越来越接近海水，依然晒着阳光。

我们站起身，慢慢地跟着它走。

就这样，我们几乎绕了半个岛，一直来到岛的西海岸。

这里存放着一堆金属块料，在螃蟹离它们只有十步路时，它突然忘记了太阳，迅速地爬过去，然后在一块铜锭前停住。

库克林用手碰碰我说：“回帐篷去吧，明天早上有好戏看呢。”

我俩默默吃完晚饭，换上了睡衣。我听见库克林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二

第二天一早，我上海边洗澡。海水温暖如春，我久久泡在水中。在东方，在海天一线之间，玫红的朝霞映照着半个天空。当我回到帐篷时，军事工程师巳不见踪影。

“巴德中尉，快来，快！开始了，快！”

我跑出帐篷，只见库克林站在高地灌木丛中向我招手。

“上哪儿，工程师？”

“上我们昨天留下螃蟹的地方。”

太阳已经很高，当我见到那堆金属时，阳光耀眼，我起先什么也没能看清，当距离金属堆不到两步时，我才开始注意到两股细细的青烟在向上升起，然后……然后我就瘫痪了。我擦擦眼睛，但眼前形象仍未消失，金属堆旁站着两个螃蟹，和昨天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一模一样。

“难道其中有一个是被金属堆埋住的？”我喊道。

库克林屡屡蹲下来擦汗，吃吃窃笑。

“您别装糊涂！”我嚷道，“这第二只螃蟹是打哪来的？”

“生产的！这是在夜里生产的！”

我紧闭嘴唇，一言不发，走向螃蟹，它们背上有缕青烟袅袅上升。刹那间我只觉得这是幻觉：两只螃蟹正在努力地工作！它们用触须很快接触金属块，并在它表面打出一个光亮的电弧，象电焊工似地切下一块，又很快地塞进宽阔的大嘴。螃蟹内部嗡嗡作响，有时还从嘴里吐出一股火花，然后第二对触须就取出已做好的零件。

这些零件渐渐从蟹嘴里推出，并按一定顺序排列在它肚子下的平台上。

平台上的第三只蟹已具雏形，这时另外一只螃蟹也在紧张地加工又一只螃蟹。我为所见惊诧不已。

“难道这些家伙在生产自己的同类？”我大声嚷。

“完全正确。这些机器的唯一意义——就是生产出自己的复制品。”库克林说。

“难道这是可能的吗？”我茫然反问。

“为什么不能？要知道任何机床，例如说车床吧，它就能制造组成它自己的各种零部件。所以我产生一个念头：发明一种自动机，能自始至终生产自己，就是这种螃蟹。”

我反复领悟工程师的话，这时第一只螃蟹的嘴张开了，打里面吐出金属宽条，盖没了所有平台上已制好了的构造，就这样成为第三只螃蟹的背部。当蟹背完成以后，飞快的前爪又已经焊上带小孔的前后金属壁。新的螃蟹就完成了，和原来的兄弟一样，在它背上的凹处也闪亮着金属小镜，中间有颗红色晶体。

螃蟹制造者又在挑选新的坯料，而它的孩子也开始用爪子在沙地站起来。我发现，它背上的镜子开始缓缓地旋转以寻找阳光，站了一会儿，螃蟹就爬向海岸喝水，然后它又爬到阳光下一动不动地曝晒。

这一切莫非都是我在做梦？

库克林说：“现在第四只又完成了。”

我转过身，看见第四只螃蟹已经诞生。

这时最先的两只，若无其事地继续在金属堆前，切下又一块金属并塞进自己嘴内，重复它们原先所做的一切。

第四只螃蟹同样爬去喝海水。

“它们干吗要喝水？”我问道。

“为了充电。只要有太阳和水，背上的小镜子和硅电池就能转化出电能，用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晚上它们依赖白天存储的能量继续工作着。”

“就是说，他们是日夜工作的？”

“对，日夜工作，从不间断。”

第三只螃蟹蠕动起来，同样爬向金属堆。

现在有三台自动机在工作，而第四只则在充电。

“可是金属堆里并没有制造硅电池所需的材料啊？”

“这种材料要多少有多少，”库克林用脚踢踢沙子，“这就是硅的氧化物，在螃蟹内部电弧的作用下，用它能提炼出纯净的硅。”

我们在黄昏返回帐篷，这时金属堆旁已经有六只螃蟹，另外两只还在打盹。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晚饭时我问库克林。

“为了战争，螃蟹是种可怕的破坏性武器。”他坦白地说。

“这我就不懂了，工程师。”

库克林嚼着红焖牛肉，不慌不忙地说：“设想一下，如果把这些家伙悄悄放进敌人领土上去呢？”

“那又会怎样？”我停止了咽食。

“您知道，什么叫作几何级数吗？”

“懂那么一点儿。”

“我们昨天是从一只螃蟹开始的，现在它们已经有八只之多。明天将达到六十四只，后天就是五百二十只等等。过上十天，它们就将超过上百万。这会耗费掉大量钢材。”

听到这些数目，我吃惊得不知所云：“是的，但是……”

“这些螃蟹在短期内能吃掉敌人的全部钢材，包括他们的坦克、飞机、大炮，他们所有的机床、机械装备以及全部的金属。一个月以后，全球的金属都将片甲不留，它们全被用来复制成这种螃蟹了。”

应该指出，在战争时期，钢材和各种金属当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难怪部里对您的玩具如此发生兴趣……”我喃喃地说。

“正是如此，这只是第一台模型，我准备大大地简化它一番，加快螃蟹自我复制的过程，使速度提高两到三倍。其结构也将更为坚固，行动更加轻捷，测定金属存储量的本领更加灵敏。那么在战时，我的武器就将比鼠疫更凶狠，我指望能使敌人在若干个昼夜里就消耗掉全部金属资源。”

“是啊，但如果这时螃蟹吃光敌人后，又爬回来呢？”我大声嚷道。

“这是个次要问题，可以为它编制密码，当它一旦回到本土以后，就用密钥来控制它。于是，还能把敌人的金属储备统统搬回到我国来。”

……这天夜里，我做噩梦，身上爬满了成堆的金属螃蟹，它们的触须在瑟瑟抖动，它们身上的青烟袅袅上升。

三

库克林工程师的螃蟹仅过了四天就布满了岛屿。如果相信他的计算，它们现在应该超过四千只了。在阳光下它们的躯体精光晶亮，到处可见。当一堆金属耗完以后，它们就在岛屿上爬动寻找新的一堆。

在第五天的日落以前，我见到一幅可怕的图景：两个螃蟹由于抢夺一堆锌而互相攻击。

这件事发生在岛的南岸，我们在那里存放了一些锌条，各处的螃蟹周期性地跑到那里取用。当时在锌坑旁一下于来了将近二十只螃蟹，于是就开始了一场真正的斗殴。它们相互推搡碰撞，其中有一只比其它更为灵活，更为厚颜无耻和结实强壮。

它推开同伴，从它们的背上爬过去，拼命打坑底拖出一块锌条。正当它达到目的时，锌条又被另一只蟹咬住，两方各自把金属往自己方面拖。后来那只灵活的螃蟹终于取得了优势，而它的对手也不肯善罢甘休，紧迫不舍，甚至爬到它的背上，把自己的触须伸入它的嘴中。

接着两只螃蟹的触须相互纠缠，它们以可怕的力量撕咬起来。

周围没有一台自动机对此加以注意，听任这两个恶棍进行殊死决战。那只爬在上面的螃蟹猛然被翻了个仰面朝天，它的肚甲被掀起来，露出了内脏的机械。在这一瞬间，它的对手迅雷不及掩耳地用电火花把它烧成扁条，胜利者撕下它的杠杆、齿轮、导线，一古脑儿送进自己的口中。

随着零件落入这强盗的腹中，它又在疯狂地生产新的零件，狂热地进行着下一代的安装和配备。

只过去几分钟，它的平台上就有只新螃蟹落到了沙滩上。

我对库克林讲述此事，他付诸一笑，说：“这正是合乎需要的。”

“为什么？”

“正该如此！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最最完善的螃蟹将生存下来。”

“什么叫做最完善的？它们全都一模一样。据我所知，它们是自我复制的。”

“您以为会复制出绝对相同的下一代吗？您应该明白，甚至在生产轴承所需的普通钢珠时，也是不可能造出两颗完全一样的弹子来的，而那里的情况还简单得多。螃蟹都配有自动跟踪装置，把所造出的下一代与它本身进行比较，结果每一代都只得到上一代的某些遗传因素，最后就出现了进化，它们将更强更快更为简单。所以我根本不必坐在图纸前面，我只需等待，当螃蟹吃完金属并开始火并时，就会产生我所需要的自动机了。”

这天夜里，我久久坐在帐篷前呆望大海。

当我沉浸在遐想中时，几只金属生物爬向我的身边，一路上它们都在吱扭作响，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有一只螃蟹直接向我爬来，我厌恶地踢了它一脚，让它来个肚皮朝天。几乎在同时立即有另外两只螃蟹爬了上去，黑暗中亮起了炫目的电火花，这个不幸者马上就被切割成了一块块！我可受够了，快步走回帐篷，从箱子里拿出一根铁棍，库克林早已酣甜入梦。

我蹑手蹑脚回到那一大帮于螃蟹那儿，用尽全力朝其中一只砸去。

不知我为什么会以为这能使其余螃蟹吃惊受吓，根本没那么回事！被我打死的螃蟹身上早已又有其它螃蟹扑了上去，火花重新亮起。

我再次打了好几下，但这只徒然增加了电火花的数量，而岛上深处又有不少螃蟹在朝这里蜂拥而来。

黑暗中我只能辨别螃蟹的轮廓，在这一大堆打群架的蠢物中，我突然发现有一只硕大无比，凶相毕露的螃蟹。

我瞄准了它，但当棍子碰上它背时，我大喊一声，一下子蹦得老远，强大的电流通过铁棍使我触电！这坏蛋的躯体不知为什么竟会带上高电压！进化的结果形成了自卫的本能——在我脑子里飞速闪过这个念头。

我战栗不已地走近这一大群嗡嗡作响的怪物，想夺回我的武器，可惜它已经无影无踪。在黑暗中我凭借若干电弧的闪光看到铁棍早被切光，那个最大的家伙干得特别卖力，就是让我触电的那一只。

我回到帐篷躺在自己的铺位上。

过了一会儿我渐渐入睡，但好梦不长，我又被突然弄醒：身上有个冰凉沉重的东西在爬动，我立即翻身站起，螃蟹——我甚至还没能马上认出它——已消失在帐篷深处，几秒钟后，我又在那儿发现明亮的火花。

可咒的螃蟹直接上我们这儿来寻找金属了！它的触须在切斟盛装淡水的铁箱子。

我迅速推醒了库克林，慌不择言地告诉他所发生的一切。

“马上把所有罐头藏进海中，特别是食品和淡水！”他下令说。

我们着手把铁罐头搬运到水下，堆放在海底的沙土上，那里的海水几乎有齐腰深，还堆放了所有的工具。

我们全身湿透，疲乏无力，在干完活以后坐在海边待到天明。库克林沉重地呼吸换气，我内心反而高兴，他真是自作自受。我现在相当憎恨他，巴望更大的惩罚降临在他的头上。

四

也不记得我们登上这个岛屿已有几天，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库克林郑重其事地宣称：“现在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始，因为所有的金属都已被吃光了！”

的确，我们巡视了所有在早些时候堆放金属的地点——全都空空如也，海岸和灌木丛中都只剩下些空沙坑。

所有的金属板条、方块都已转化成了螃蟹。它们数量惊人，在岛上狼奔豕突。它们的行动快捷如风，电池被充到饱和，又没有活干，只得无所事事地沿着海岸搜索，爬进灌木丛中，相互碰撞，甚至还撞上了我们。

我审视它们，深信库克林讲得不错：螃蟹的确各不相同，它们的块头、行动、蟹螯等等都不一样。看来，它们内部的差别还将更大。

“怎么样，”库克林说，“是让它们打仗的时候了吧？”

“您当真能让它们打仗？”我问。

“那当然，只要给它们一丁点钴就行。事先我已设计好，哪怕吃上一点点的金属钴，嘿嘿，它们互相之间可不客气哪！”

第二天早上我和库克林去了我们的海底仓库，从海底捞起每天的饮食定量：罐头和淡水，还有四条特地储存下来的灰色钴棒。

当库克林返回岸上时，他高高举着钴棒。一些螃蟹立即围住了他，新金属的出现显然使它们十分焦急，我站在几步开外惊奇地注意到有些螃蟹甚至能笨拙地往上跳动。

“由此可以看出，它们行为已有了新的变化！差别将越来越大。在这场搏斗中，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才会生产出更加完美的后裔。”

在说这句话时，库克林把一条又一条的钴棒扔向远处的灌木丛中。不少螃蟹立即扑向钴棒，馋态可憎。它们开始用电火花切割，外面的螃蟹徒然想分得一杯羹，有些则爬到同伴的背上，如狼似虎地设法挤进去。

“瞧，这就是第一场决斗！”军事工程师高兴地叫嚷，拍起了巴掌。

赶了几分钟，在库克林扔下金属棒的地方，整个成了一片屠场，各处的螃蟹还在朝那里奔去。

越来越多的钴被螃蟹蚕食鲸吞，它们霎时变得横蛮凶猛，无所畏惧，扑向自己的同类。

在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站在进攻方面的都是那些已尝到钴的家伙们。它们把从四面八方奔来此地的机械生物撕个粉碎。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螃蟹吃了钴，战争也越发惨烈凶狠。这时，在殴斗中诞生的新一代已参加了进来。

这是一种奇怪的螃蟹，它们的个子矮小，动作如电。我很奇怪，它们似乎不再需要传统的充电过程，如同它们祖先那样。

太阳光的能量已足够它们使用，它们背上的镜子比同类要大得多，而个性却异常残暴：它们能一下子攻击好几只螃蟹，用火花同时切割两到三个对手。

库克林站在水中，他脸上洋溢着沾沾自喜的神情，时而搓手，时而乐得直哼哼：“好，精彩！等着瞧后面的！……”

至于我。则带着深深的厌恶与恐惧望着这伙机器强盗，胡猜它们将会变成什么模样，这场战斗究竟会产生出什么后果？

到了中午，我们帐篷附近的整个海岸已成了一片火海，螃蟹还在从全岛各处奔来。可以说战争是比较安静的，没有叫喊也没有哭泣，没有爆炸也没有喧闹，只有无数噼噼啪啪的电火花和金属躯体的铿锵声，真可谓是魑魅魍魉，群魔乱舞。

尽管新的一代大部分都很矮小机灵，然而还是出现了另一品种，它们个子赛过所有的同类。行动迟缓，但威力强大，轻而易举地抵御了进攻它们的侏儒螃蟹。

一当太阳开始西降，那些小家伙的行动马上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它们都聚集在西部，越来越显得苍白迟缓。

“见鬼，这一批大事不好，”库克林焦急地说，“它们不具有蓄电池，太阳一落山，它们就完蛋了。”

果不其然，正当灌木丛的树影把这一大群螃蟹罩住时，它们立时就僵化不动了。现在它们再也不是什么生龙活虎的侵略者，而只是一大堆僵死的金属皮囊的垃圾。

于是，巨型螃蟹不慌不忙地爬了过去，它们的个子几乎有半人高，把这些小家伙一个接一个地吞食后，又生产出更为巨大的下一代。

库克林的脸色难堪，这种进化肯定不合他的口味。须知行动迟缓，个子笨重的螃蟹是不适于在敌人后方进行破坏活动的。

巨灵螃蟹收拾了那些侏儒以后，海滩上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我从海水中走出，工程师和我一起沉默而行，我们到了海岛的东部，打算稍微休息一会儿。由于疲倦，一当四肢落地，那软软的沙滩就立即使我入睡了。

五

我在夜间被惨叫声惊醒，当我跳起来时，什么也没能发现，只有灰蒙蒙的沙滩，以及在黑暗中和群星闪烁的天空融为一体的大海。

呼救声又重新传来，但比以前轻微。这时我才察觉到库克林不在我的身边，于是我朝声音传来的方向奔去。

海水依然和原先一样平静。微波细浪在沙滩上阵阵

“我在这儿！”突然我听到声音是从右面某处传来的。翻卷，波涛声几不可闻。但我总觉得在堆放食品及饮水的地方，那个方向的海面上不太平静，浪花似乎在拍溅不已。

我断定，库克林一定乱闯到那里去了。

“工程师，您在那儿干嘛？”我嚷道，走向我们的海下仓库。

“我的上帝，您在哪儿？”

“在这儿，”我再次听到工程师的声音，“水都齐到我的脖子了，上我这儿来！”

我正在涉水前进，突然被什么硬东西绊了一下，这是一只巨型螃蟹，它用两只高大的蟹螯站在水中。

“您怎会到那么深的地方去？您在那儿干什么？”我问。

“它们在追我，把我逼到这里来的！”他简直要哭了。

“追？谁在追赶？”

“就是那些螃蟹。”

“这不可能！您看它们也没追赶我呀。”

我又在水里撞上一只螃蟹，然后绕过它来到工程师身边。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我自己也弄不清，”他抖抖索索地说，“在我睡觉时，一只螃蟹突然向我发起攻击……我想，也许这纯属偶然……但我闪让以后，它又再次向我逼近，钳子都碰上了我的脸……”于是我站起躲开……谁知它就跟着我……我跑它也跑……又有两只螃蟹参加进来……最后竟有一大群……一直把我追到了这里……”

“这真奇特，以前可从来没有这种事，”我说，“如果进化的结果会导致某种仇视人类本能的话，那它们也决不会饶恕我。”

“搞不……懂，”库克林嘶声说，“我就是怕再上岸去……”

“别胡扯，”我用手拉着他，“我们一起沿海岸到东面去，我来保护您。”

“怎么个保护法？”

“现在我们先上仓库，我去拿些重家伙，比如锤子等等。”

“别拿金属的，”工程师呻吟说，“拿块箱板会更好些，哪怕用木头疙瘩也行。”

我们慢慢沿海而行。当我们到达仓库附近时，我留下工程师，向海岸走去。

我听到响亮的浪花拍溅声，还有那种早已耳熟的火花声。

金属生物们正在扒开罐头，它们已经占领了我们的水下储藏点。

“库克林，这下我们完了！”我大吼，“它们毁坏了我们所有的罐头！”

“是吗？”他无力地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那就好好想想，这全得怪您的傻瓜设计，是您作茧自缚！现在自食苦果吧！”

我绕过一群螃蟹走向陆地。

在黑暗中，在螃蟹中间，我往地上乱摸瞎抓，只捞到几块焖肉和菠萝、苹果之类的食物，我把它们放到高处。从这里天翻地覆的情况看来，可知当我们熟睡时，这些家伙正在大肆破坏，使我连一个完整的罐头都没能找到。

这时库克林站在寓岸约有二十步远的海水中，仅仅露出了头颅。

我忙碌不堪，加之气愤，早已把他置于脑后，但是刺耳的哭叫声又让我想起了他。

“上帝啊，巴德，救命！它们又来了！”

我扑向水中，在金属怪物中磕磕碰碰，朝库克林的方向跑去。在离他仅有几步远的地方，我追上那只气势汹汹的螃蟹。

而螃蟹对我根本不屑一顾。

“真见鬼，为什么它们这么喜欢您？莫非就因为您是它们的老爷子吗？”我说。

“不知道，”工程师悲哀地说，“巴德，设法把它们赶开。如果再出现比这更高的螃蟹，我肯定要呜乎哀哉了……”

“这全怪您的进化，告诉我，螃蟹最脆弱的部位在哪里？怎么才能捣毁它们？’

“以前只要打坏那面小镜子……或者从里面拿掉蓄电池……而现在……连我也不知道了……这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您和您的研究一起见鬼去吧！”我透过齿缝恨恨地说，一面用手抓住螃蟹的前爪，它已伸向工程师的面庞。

这臭东西被我拖得倒退，我找到它的另一只爪子，把它掀了个跟头，它们的触须如同铜丝一般柔软。

它显然并不喜欢被这样对待，所以慢慢缩了回去。我和工程师沿着海岸走向更远处。

当旭日初升时，所有的螃蟹都从水中爬上了岸，开始了片刻的打盹。我乘机用石块打碎了近五十来只螃蟹背上的小镜，使它们全都失去了活动能力。

然而很可惜，这无济于事，它们马上成为其余生物的口中之食，并且以惊人的速度又制造出新的一代。要想打碎所有的蟹背，我自问力有不逮。有过好几次我都碰上了带电的螃蟹，使我作战的决心大为动摇。

这段时期库克林自始至终都淹在水中。

不久，在怪物之间的战斗又重新白热化，它们已完全忘却了工程师的存在。

我们离开鏖战之处，转移到岛的另一面。由于长时间受到海水浸泡，工程师不住地哆嗦，牙齿打战。他仰面倒下，央求我用热沙盖没他的全身，形成一座小丘。

后来我又回到原来的栖身处去拿衣服和剩下的食品，这时我才发现帐篷早巳化为废墟：插入沙土的铁桩已全部消失，就连帆布边上用来系绳的铁环也都被扯光了。

在帆布下我找到了库克林和我的衣服，它们也都留下螃蟹努力工作的痕迹——所有的金属风纪扣、钮扣和搭环统统不见，周围只见电火花的余烬。

这时螃蟹间的战争正如火如荼，灌木丛中已经出现和人一般高，挥舞巨钳的大蟹。它们成对相峙，时不时互相冲撞，发出金属碰撞的轰隆声。这些巨灵尽管行动不便，但力大无穷。

我对疯狂机器之间的战争场面厌烦有加，所以在拿到所有的必需品以后，就返身朝库克林那边走去。

太阳无情的曝晒，途中我不止一次跳入水中凉快凉快，我有充分时间来回想所发生的一切。

有一点很清楚，海军部关于进化的考虑显然失策，原先灵活善变的小型机械竟产生出如此笨拙的机械巨无霸！

我已经接近沙丘，那底下躺着衰弱无力的库克林，但是这时从灌木丛中爬出一只更大的螃蟹。

它的个子已经比我还要高，蟹螯高大沉重，横行起来一跳一跳，躯体可怕地低垂在底下。它的触须出奇地长，在抄地上拖曳着，嘴巴特别肥厚宽大，几乎占到身体的一半以上。

我私下把它称为“鱼龙”，它慢慢旋转身躯，似乎在确定方向。我也下意识地朝它挥动帆布，就象驱赶挡路的公牛那样，但它对我置若罔闻，只是莫名其妙地侧转身子，爬出一条大大的弧线。

如果我能猜到这怪物是为工程师而来，那我当然会去救援他。但螃蟹所走的轨迹令人捉摸不定，我起先以为它是想去海边喝水，却不料它突然急剧转过身来，朝工程师猛然袭去，我立即扔掉一切向前狂奔。

“鱼龙”已停立在库克林之上！

我发现长长的触须末端很快穿进沙层，几乎就在工程师脸部左右。就在同时，在原是沙丘的地方扬起一大团抄尘，被攻击的库克林蹦、跳起来，他张惶失措地落荒而逃。

为时已晚！细长的触须紧紧缠绕上工程师的粗脖，把他送向血盆大嘴。库克林被吊到了半空，魂不守舍，手脚乱颤。

尽管我对工程师已没有好感，但我怎能听任他葬身于无脑怪物的魔掌之下？我不假思索就抓住螃蟹的大螯，竭尽全力拗折它们，可是这只是蚍蜉撼大树，“鱼龙”甚至连动都不动一下。

我迅猛爬上它的背部，这一瞬间我的脸正好和库克林痛苦扭曲的脸位于同一高度，他欲呼却无声。

“假牙！”我闪电般意识到，“库克林装有一嘴的金属假牙！……”

我拼命用拳头狠砸阳光下闪亮的小镜子！

螃蟹在原地转了一下，而满脸青紫，眼睛凸出的库克林已经被送到螃蟹嘴边。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电火花在工程师的前额、太阳穴以及下巴等处不停地咝嗟作响，然后螃蟹的触须突然松开，于是这位金属怪物的缔造者毫无知觉的胖大身躯砰然落到了沙地之上。

六

当我在埋葬库克林时，成群结队的螃蟹仍在岛上追逐奔跑，但它们无论对我，或是对工程师的尸体都丝毫不加理会。

我用帆布帐篷裹好库克林，在岛上设法挖了个不深的沙坑，在落葬时我对他丝毫不加怜悯。我干裂的嘴中满是细沙，还混杂着我对死者的咒骂。从基督教徒的观点看来，我这样做无疑是一种可恶的亵渎行为。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海边，朝着“鸽子号”应该出现的方向眺望，听任令人折磨的时间流逝。火辣辣的太阳简直就在我的上空凝固，有时我勉强撑起身子，设法把烤得发烫的面庞浸入水中。

为了减轻难忍的饥饿和口渴，我努力胡思乱想。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在浪费自己的聪明才智，设法使其余人饱受苦难？即以库克林的发明来说，我深信，它本可用于和平的目标，例如去开采金属等等。可以使这些家伙进化成为效率更高的品种，而决不应产生出这种尾大不掉的航空母舰。

一次有个很大的阴影笼罩了我，我困难地举首张望，发现我正位于一只硕大无比的螃蟹的双螯之间。它来到海边向天边张望，似乎也在等待什么。

在这以后，我陷入了幻觉，在我发昏的头脑中，巨大的螃蟹变成了装满淡水的大箱子，而我无论如何也到达不了箱子的边缘。

醒来后我已经置身于三桅帆船的船舷上。当盖尔船长问我，是否需要把在岸边游荡的巨大怪物运走时，我说眼下这已经是毫无意义的了。

# 《心乱神迷药》作者：[美] 乔·霍尔德曼

玛格丽特·斯蒂文森登上两节扶梯，走向一扇普普通通的木制房门，门上的铭牌写着“夫妇关系有限公司”。她犹豫了一下，然后敲了敲房门。里面的人摁响电铃，请她进屋。

她不清楚房内会是怎般模样，但摆设的简单朴素还是让她诧异不已：没有前台接待员，没有招待室，没有实验室的门牌。只有一名中年男子，穿着式样保守的西服，发型时髦，端坐在一张干净整洁的办公桌后面。他站起身，伸出了手：“是斯蒂文森太太吗？我是戴米恩医生。”

玛格丽特坐在医生提供的座椅边沿上。

“我们的服务绝对有效，”医生开门见山说道，“可它既不便宜，也不是终生受用。”

“你也不会希望药效持久至终生终世。”玛格丽特说。

“是啊，”医生莞尔一笑，“生命会是令人愉悦的，但是你们俩都无法享受多少。”

医生将手伸进一个抽屉，抽出一纸文件和一支钢笔：“不过呢，我必须得让你签署这份弃权声明。在药物起效期间，你和你的老公无论干了什么事、说了什么话，我们公司都不负任何责任。”

玛格丽特拿起弃权声明书，扫视了一遍：“当我们在电话上交谈时，你声称药物绝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也绝无永久性的影响。”

“这属于承诺的一部分。”

玛格丽特放下文件，拾起钢笔，却又踌躇了起来：“药物的作用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戴米恩医生向后靠在椅背上，十指交扣，放在肚子上，然后直直地望向玛格丽特。半晌之后，他启口说道：“情爱的种类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在理论上，每个好端端活着的人都能够爱上其他任何一位活人，爱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玛格丽特说。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对男女间的恋爱大多经历了三个阶段：性的诱惑，浪漫的吸引，然后是长久的情感纽带。每个阶段都是由一种独特的脑化学条件传递的。

“一个人也许会同时处于三个阶段，而在任何一个特定时候，则仅有一个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一名男子也许会爱着他的妻子，却同时又迷恋着他的情人，还依然会在顷刻间迷上任何一位具有合适外貌的陌生女子。”

“那正是——”

医生举起右手：“除了你告诉我的事情，我无需知道任何其他情况。你已经结婚二十五年了，结婚纪念日即将到来……你想要那天成为罗曼蒂克的一天。”

“是的，”玛格丽特毫无笑容，“我晓得他能够浪漫起来。”

“我们所有人都能。”医生俯身向前，从抽屉里取出一蓝一粉两只小瓶。他注视着蓝色的瓶子。

“这是配方一。它能诱发性的诱惑。”

玛格丽特合上眼睛，摇晃着脑袋，全身几乎都在抖动：“不好。我想要第二种药丸。”

“配方二。”医生把粉红色的药瓶推给了她，“当你们彼此相伴时，每人大概吃下半颗药丸。在七日里，你们俩将处于相恋相依的状态。你们会再一次的青春年少。”

玛格丽特朝着药丸微微一笑：“他是否要知道自己服用了药丸？”

“不要紧。药物没有安慰剂效用。”

“那么，难道没有配方三？”

“没有。研制需要时间、透彻地理解，还要点儿运气。”他沮丧地摇了摇头，把蓝色药瓶放回原处，“不过，我认为你们俩之间早已经有那份纽带了。”

“确实如此。我们是那种老夫老妻了。”

“现在，最为有效的投药方法就是加在食物或者饮料里。你可以把它放在他最喜欢的菜里，你要确认他会将菜一扫而光。但是只能在菜肴烹饪完成之后才能加。在超过一百摄氏度时，药物就将分解。”

“我不经常主厨。能不能加在一瓶酒里？”

“如果你们每人喝掉一半的话，也行。”

“我可以强逼自己喝下。”玛格丽特拿起钢笔，签下了那份弃权声明书，接着打开了她的便携式钱包，数出十张百元大钞，“你说的，现在支付一半，等效果满意后再付另外一半？”

“非常正确，”医生站起了身，又一次伸出了手，“祝你好运，史蒂文森太太。”

读者此刻也许正在想象着故事将以哪种结尾收场。

在作者所偏爱的一种结局里，那对夫妇去了一家浪漫无比的法国餐厅，那里吊灯低垂，菜式无比精美，在两人中间还摆放着一瓶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

玛格丽特借故要去洗手间，把药瓶捏在手中，然后扔下了她的钱包。当丈夫俯下身去拾钱包时，玛格丽特把药丸丢进了葡萄酒中。

当玛格丽特回来时，她小心翼翼地喝掉了一半余下的葡萄酒。这不是件难事。两人感觉心情舒畅、含情脉脉，感觉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都是极好的伴侣。

当他俩酒杯见底时，玛格丽特感觉内心情绪高涨，汹涌澎湃。她也能见到药物在丈夫身上起的效果：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脸泛红晕。他松开了领带，玛格丽特则抹了下前额的汗珠。

差一点点就承受不住了！她必须要坦白一切，那样丈夫就能知道自己身体上毫无问题。她从钱包里取出空空如也的粉色药瓶，开口要做解释——

丈夫张开手掌，一个蓝色的空药瓶掉到了餐桌上。他抓起了桌布……

等地方法官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夫妇俩就在自我担保下出了狱。

可是，他们绝不会再去那家餐厅用餐了。

# 《新加速剂》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余泊良译

若有人在找大头针时却发现了一枚基尼①，那他必是我的好友吉本无疑。我曾听说过调查者找不准目标的事，但远不及他那谬以千里的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已经确确实实地发现了一种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变的东西；而他的本意是想研制一种使行动迟缓的人们能够应付当今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万能神经刺激药物。我已尝过几次了，所以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它在我身上产生的药效。很显然，那些想寻找新刺激的人一定能藉此领略一番令人惊叹的经历。

【①基尼：旧英国金币，值２１先令。】

许多人都知道，吉本教授是我在福克斯顿的邻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在各个时期的照片都已在《斯特兰杂志》上登载过；不过现在我却无法查阅求证，因为有人借走了那期杂志而没有归还。读者也许能回忆起他那副深不可侧的相貌，有着高高的额头和又长又黑的眉毛。各色各样单门独户的房子使得桑盖特北路的两端妙趣横生，吉本就住在带有黄色硬砖山墙和摩尔式回廊的那栋里面。那个有直棂凸窗的房间就是他在这儿时工作的地方，我俩也常在里面抽烟、交谈。他善于说笑，也喜欢向我谈论他的工作。他属于那种能从交谈中获取帮助和激励的人，因此我从刚开始不久就对“新型加速剂”这玩意儿一清二楚。当然，他的大部分实验工作不是在福克斯顿，而是在高尔街那个位于医院旁边的实验室里完成的；他是第一个启用这个实验室的人。

每个人——最起码那些聪明人——都知道，吉本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并在生理学家中享有盛誉，是由于他研究了药物对神经系统的作用。据我所知，他在催眠剂、镇静剂和麻醉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另外，他又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化学家。我猜想，在他苦苦研究的有关中枢神经和核心纤维之谜的错综复杂的“丛林”中，很少有业已清理的小片“空地”得见天日，因为若非他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于世，任何人都无从知晓他的成果。在最近几年中，他专门致力于神经刺激药物的研制，就在发明“新型加速剂”之前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医学上，他至少研制出了三种不同的安全可靠的提神药，它们对辛勤劳作者具有神奇的效果。在人精疲力竭、生命垂危时，那种被称为“吉本ｂ型糖浆”的药剂比海边的救生船还要管用得多。

“这些药物没有一种使我满意，”近一年前他对我说，“它们要么能增加中心能量而对神经毫无影响，要么能增加可支配能量却降低了神经传导性能，都只能产生不平衡的局部的药效。刺激了心脏和其他内脏却使大脑变得麻木；能使大脑机警敏捷但对太阳神丛经毫无稗益，而我想得到的——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是一种能使人从头到脚都受到刺激的药物，使其活动节奏两倍于、甚至三倍于别人。我孜孜以求的就是那种东西。”

“它会把人累垮的。”我评说道。

“一点不用担心。那样的话你的胃口也会相应地增加两倍或者三倍。试想一下它带来的结果！假设你有这样一个小瓶子，”他举起一个绿色玻璃瓶并在上面比划着刻度，“在这个珍贵的小瓶里储存着能使你在特定时间内思维、行动及完成的工作量增加一倍的动力！”

“可能吗？”

“我相信这一点。要不然，我就白白地浪费了一年的时间。比如这些次磷酸盐的各种药剂就有着类似的功效，纵然只能达到一点五倍。”

“能够达到一点五倍。”我附和着。

“打比方来说吧；你是一位陷入困境的政治家，时间紧迫，却要完成某件重要事情，那该怎么办？”

“可以服用此药。”我答道。

“那就赢得了双倍的时间。又比如你要赶写一本书。”

“通常我会这么想：要是自己没有动笔该多好啊！”

“或者是一位医生，忙得焦头烂额，想坐下来静静地考虑一种病例。或者是一位律师，或者是一个强记应考的人。”

“对这些人来说，一滴药水值干金哪！”我不由得感叹。

“又如在决斗中，”吉本继续说道，“一切都取决于扣动扳机的速度。”

“击剑比赛也差不多。”我见缝插针。

“你看，如果这是一种万能药物，好处真是不胜枚举——除了可能使你显得老态一点，可你的寿命会相当于别人的两倍——”

“不过，”我若有所思，“在决斗中那样做公平吗？”。

“那时只考虑分秒必争！”，吉本说得很干脆。

“你真的对这种药剂有把握？”我还是半信半疑。

“有把握，”吉本瞥了一眼窗前一晃而过的东西，“就像一辆汽车一样实在。事实上——”

他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对我笑了笑，并用那个绿瓶子轻敲着书桌边缘。“我了解那东西……我已经有些眉目啦。”从他那深深的笑容可以看出他决非在开玩笑。他只在大功将成之际才会谈论所做的实验。“这个药的功效——我不会感到意外——远不止两倍。”

“那将是一个重大的成果！”我不禁脱口而出。

“我想，那会是一个重大的成果！”

不过我觉得，当时他并未十分清楚那是一个怎样重大的成果。

我记得后来我们又几次谈及那种药物，他称之为“新型加速剂”，说话语气也越来越肯定。有时，他焦虑不安地谈到使用此药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生理结果会显得闷闷不乐；另外一些时候，他又急于获利，同我长久而热切地争论如何把这种药物变为滚滚财源。“这是一种好东西，”吉本说，“一种了不起的东西。我知道我正为世界作出贡献，所以觉得世界也应理所当然地给予我回报。科学是神圣的，但我得设法垄断此药，比如说十年时间，我认为生活的乐趣不仅仅只有那些庸俗的商人才能享受。”

即将面世的药物引起我日益浓厚的兴趣。我对形而上学的看法始终与众不同。我觉得吉本正在研制的即是生活本身固有的绝对加速度。假如某个人经常地服用这样的药剂，他的生活将会变得积极而有意义；但同时，他在１１岁时便会发育成熟，２５岁时步入中年，到３０岁已未老先衰了。我觉得吉本为那些服药者所奉上的恰恰是大自然给犹太人和东方人的赏赐：他们于十几岁长大成人，５０岁便老态龙钟了，但在思维、行动上总比我们敏捷利索。我一直认为药物可以创造伟大的奇迹：使人发狂，使人平静；使人强健灵敏，使人呆若木鸡；使人情绪激昂，使人麻木不仁。而现在，医生手里的小药瓶又添加了一种新的神效！然而吉本只关注那些技术环节，对这方面的问题是不会深入其中的。

８月７日或８日在我们交谈时，他告诉我正在进行蒸馏工作，成败与否在此一举；就在１０日那天，他说事情完毕了，“新型加速剂”已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当时我正朝桑盖特山上的福克斯顿走去，打算去理发，只见他匆匆地下来迎接我——大概他正想上我家告诉我成功的喜讯。我记得那时他两眼放光，神采飞扬，脚步也显得轻快有力。

“成了，”他一把攥住我的手，急切地说，“非常成功。快上我家看看。”

“真的？”

“真的！”他喜形于色，“难以置信！上去看看。”

“它的功效达到……两倍？”

“不止两倍，远远不止。实在出我所料，上去看看那东西。尝一下！试一下！这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他抓着我的手大步流星地朝山上走去，我不得不小跑起来，还听着他一路嚷嚷着。一辆游览车上的人们像欣赏什么风景愈地齐刷刷地转过身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那天的天气同往常一样，炎热、晴朗，烈日照耀下的一切都很晃眼。尽管有微风轻拂着，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感到闷热难耐，口燥舌干，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我走得不快吧？”吉本稍稍放侵了脚步。

“你在服这种药？”我气喘吁吁地说。

“没有，”他答道。“只喝过一杯用来洗涤此药残留物的水。昨晚我倒是服了一些，但那毕竞是过去的事啦。”

“功效是两倍吗？”到他家门口时我已大汗淋漓了。

“数千倍！”他答道，并用一个夸张的动作猛然推开了那扇古色古香的雕刻过的棕木大门。

“是嘛！”我跟着他走向里面的门。

“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倍。”他说，手里拿着开启弹簧锁的钥匙。

“那你——”

“它将大大丰富神经生理学，并重塑视觉理论……上帝才知道究竟是几千倍。这一切我们将一一当务之急是试一试这种药。”

“试一试？”我重复道。

我们正穿过走廊，进了他的书房。

“对！”他看着我，目光中似乎有些不满。“就在那边的绿色小瓶里面。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我骨子里是个行事谨慎的人，尽管理论上’富有冒险精神，所以确实有点害怕；但另一方面又有自尊心在作怪。

“唔……你说你已试过了？”我硬着头皮问道。

“对，”他说，“我还是完好无损，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而且我感到——”

我坐了下来。“把药给我，”我说。“大不了就不用去理发了，而且我觉得理发是一个文明人最讨厌的应尽义务之一。你是怎样服用的？”

“加水冲服。”吉本说着，取下了一个水瓶。

他站在书桌前，看我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他的举止突然间颇像一位住在哈莱街①的名医，“你知道，这玩意儿不可捉摸。”他说。

【①哈莱街——伦敦一街道，许多名医居于此。】

我作了一个手势。

“我必须提醒你。首先，服下药马上闭上眼睛，大约一分钟之后才能慢慢睁开。视力当然不会受影响。视觉只跟振动波长有关，与冲击强度无关；但当眼睛睁开时，还是会感到一种令人晕眩的震颤。要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我重复着。“行！”

“其次，不要到处乱动。你可能会打破想取的东西。记住，你浑身上下——心脏、肺部、肌肉、大脑——运行节奏都将增加数千倍，所以一不小心就会受伤。你不会有异样的感觉，只是周围的一切同先前相比，运动速度似乎会放慢几干倍，这药的神奇性就在于此。”

“天哪！”我惊诧不已，“你的意思是———”

“你会明白的。”他说着拿起了一个量杯。他瞧了一眼书桌上的东西。“玻璃杯，水，都在这儿，第一次试服不能过量。”

那珍贵的玩意儿咕嘟咕嘟地从小瓶里流了出来。“要切记我的话。”他边说边把量杯里的东西倒进了玻璃杯，神情就像一个在量威士忌的意大利侍者。“闭目静坐两分钟，”他说、“然后注意听我说。”

他在每个玻璃杯中又添了大约一英寸的水。

“顺便提一下，”他说，“不要把杯子放下，应该拿在手里，手靠在膝盖上。对，就这样。现在——”

他举起了杯子。

“为‘新型加速剂’干杯！”我提议。

“为‘新型加速剂’干杯！”他欣然响应。我们碰了碰杯子一饮而尽；随即我便闭上了眼睛。

你也许知道，一个人吸毒后会产生飘飘然如在云里雾中的感觉。有那么一阵子我便处于那种境界。后来我按照吉本的吩咐动了下身子，睁开了眼睛。他仍然站在老地方。手里拿着杯子，唯一不同的是杯子里已经空空如也。

“嗯？”我不知所措。

“没有异样的感觉吗？”

“没有。或许只是有点兴奋，没别的感觉。”

“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一切都是静止的，”我回答。‘噢，老天爷！尽管一切都是静止的，但我听到一种轻微而急促的声音，就像雨打芭蕉的滴嗒声。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被分解的声音，”我好像听到他这么回答。他扫视了一下窗户。“你以前看到过窗帘这样挂在窗户前吗？”

我随着他的视线看见那窗帘的下部滞留在空中，似乎是被风吹起了一角而没有落下来。

“没见过，”我如实答道，“真是太奇怪了。”

“看这儿，”他说着，便松开了拿玻璃杯的手。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以为那杯子会掉在地上打得粉碎，可是它就浮在了半空中。“大致说来，”吉本解释道，“处于这样高度的物体第一秒会下落１６英尺。这个杯子的下落速度也是一样。不过你所看到的，是它在百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未曾落下的情景。由此，你对我的‘加速剂’可以得到初步的认识。”他的手在慢慢下沉的杯子周围、上下划动着，最后抓住了杯底，非常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怎么样？”他大笑起来。

“看来蛮不错。”我边说边开始小心翼翼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感觉很好，身子轻飘飘的怪舒服，头脑也清醒得很，尽管身体各部均在高速运转，比如我的心率已达每秒１０００次，却未感到任何不适。我向窗外望去，一个“静止不动”的骑车者，身后扬起一阵“凝固”的尘土，‘正低头追赶着一辆同样是“一动不动”的飞奔的游览车。我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目瞪口呆！

“吉本，这种神奇的药物可持续多长时间？”

“天知道！”他答道。“上次我服用后，就上床睡觉了。说实话，当时我真是提心吊胆的。想必只持续了几分钟，但显得有几小时那么长。我相信，一会儿之后药性会突然减弱的。”

我看到自己并未揣揣不安，倒有点得意起来——大概是因为有伴的缘故吧。“我们不能出去吗？”我冒出了这个念头。

“行啊！”

“他们会看到咱们的。”

“他们？不可能！我们的速度比最高超的魔术还要快１０００倍！从哪里出去，窗还是门？”

于是我们越窗而出。

不论是同我自己曾经遭遇过、或是想象过的，还是同打别人那儿听说的经历相比，这一次我和吉本借助于“新型加速剂”的神效，在福克斯顿里斯结伴而行，无疑是最奇妙、最疯狂的啦；我们穿过大门上了公路，在那里细细打量着如雕像一般的来往车辆。面前这辆游览车除了轮子上部、几条马腿、车夫的鞭梢以及那个正在打呵欠的售票员的下腭显然在动外，其余部分似乎是静止的；唯有一个人的嗓子里在发出轻微的嘎嘎声，其他一切都无声无息！要知道，在这幅“凝固”的画面中有一位车夫、一位售票员和１１位乘客哪！我们在车的四周走动，开始时觉得惊奇万分，最后感到索然无味。车上的人们既和我们一样，又与我们不同，漫不经心地摆着各种姿势定格在那儿。一个姑娘和一位先生相视而笑，这种暖昧的笑容就凝结在他们的脸上；一位戴宽边软帽的妇女把手臂靠在车栏上，目光专注地凝视着吉本的房子；一位男子摸着自己的胡子，像一座蜡像；另一位伸出一只僵硬的手，手指分开着，想抓住他那松垮垮的帽子。我们盯着他们，朝他们大笑，对他们挤眉弄眼，直至感到厌烦了，才转身走到了那位正前往里斯的骑车者的面前。

“天哪！”吉本突然大叫一声，“快看！”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他的手指尖旁边正有一对翅膀缓缓地一张一合，身体在空中滑行，速度恰似一个慢慢蠕动的蜗牛——那是一只蜜蜂。

不知不觉间我们来到了里斯，这里的景象更显离奇。乐队正在台上演奏，但在我们听来，声音又低又小，时而像一声声长长的叹息，时而又如一口硕大无朋的钟走动时发出的缓慢而又沉闷的滴答声。一些人直挺挺地站着；另外一些人在草地上散步，看上去就像一声不吭。忸怩作态的木偶正抬起腿呆立在那里。我走近一条正一跃而起的狮子狗，看着它的腿在慢慢摆动，然后落在地上。“看这边！”吉本大声嚷道。我俩就停步逗留在一位气度不凡的绅士面前。他身穿白色浅条法兰绒衣服，脚蹬白鞋子，头戴巴拿马草帽，正转身朝两位擦肩而过的、衣着鲜艳的姑娘眨眼。我们尽可能仔细地观察着，发现眨眼一点也不雅观，倒实在令人生厌！有人说正在眨动的眼睛并不完全闭合，低垂的眼睑下可以看到眼珠子的下部和一丝眼白。“愿上帝提醒我，”我有感而发，“以后再也不愿眨眼啦！”

“也不想微笑了。”吉本接过话头，他刚好瞧见回眸一笑的姑娘那副龇牙咧嘴的样子。

“实在太热了，”我说，“走慢点吧。”

“哎呀，快点！”吉本催促道。

我们穿行在轮椅中间。坐在轮椅上的许多人看上去懒洋洋的，没有什么特别，只是那些乐队队员穿着的鲜红衣服有点刺眼。一位紫脸膛的先生正在用力展开被风吹起的报纸而僵在那里；很显然，正有一股强劲的风吹拂着这些慢条斯理的人们，而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我们走出人群，然后回过头来注视着。看到所有的人都呆在那里，好像突然间受到了打击，变成了一尊尊蜡像，那种感觉并不美妙。可笑的是，我却莫名其妙地洋洋自得，心头有种优越感。多么神奇哪！自从药物在我的血液里产生作用后，我说了这么多，想了这么多，又做了这么多，但对于那些人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这仅仅是一眨眼的功夫啊！

”新型加速剂’——’’我刚一开口，就被吉本打断了。

“看那个可恶的老妇人！”他说道。

“她是谁？”

“就住在我隔壁，”吉本回答，“她那条卷毛狗总是狂吠不止。天哪！我实在忍不住了！”

有时候，吉本就像小孩子一样鲁莽冲动。我刚想阻止，他已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神不知鬼不觉地一把抓起那可怜的动物，随即便朝里斯山的悬崖飞奔。令人惊讶的是，那小狗既不叫，又不动，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吉本提着它的脖子奔跑着，犹如提着一条木头狗。“吉本！”我大声喊道，“快放下！如果再跑的话，你的衣服要着起来啦！你看，亚麻布裤子已经烧焦了！”

他用手拍打着大腿，站在悬崖边上犹豫不决。“吉本，”我已追了上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说，“把狗放下。实在太热啦：是我们在飞奔的缘故！每秒二到三英里呢！与空气产生了摩擦！”

“什么？”他边问边瞟了狗一眼。

“与空气产生了摩擦！”我大声说道。“跑得太快，简直像陨石。太热了。哎呀，吉本！我浑身刺痛，汗流侠背。你看，那些人开始动弹了。我敢肯定是药性快过了！把狗放了吧！”

“你说什么？”他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药性快过了，”我重复道，“热得受不了啦！药性也快过了。我浑身都湿透了！”

他注视着我，然后把视线转向乐队，原先那哈哧哈哧的演奏声明显变得急促起来。突然，只见他手臂用力一扬，那狗便如陀螺一般飞向空中，依旧毫无生气，最后挂在一堆阳伞上面，一大群人正在底下谈笑风生。吉本一把拽住我的胳膊。“啊呀！”他失声叫道。“你说得对！我感到一阵灼痛。是啊，看得出那个男子正在挥动手帕。我们得赶快走！”

可是为时已晚了。也许是上帝保佑，因为我们再疾奔的话，毫无疑问会变成火人，而咱俩谁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幸运的是，我们还没治脚，药性已过了。弹指一挥间，“新型加速剂”的作用便烟消云散。我听到吉本惊慌失措地说“坐下！”、便“扑通”一声坐在里斯山崖边的草地上——在我坐过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一片烧焦的草皮。就在那时候，似乎一切都苏醒过来了，乐队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顷刻间汇成了一片嘹亮的音乐；散步者的脚落到了地面，开始行走；报纸和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无言的微笑变成了高声交谈；眨眼者恢复了常态，心满意．足地继续前行；坐着的人们也开始动弹、讲话。

整个世界又有了生气，以与我们一样的节奏运行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节奏现在又同世界一致了，犹如一辆进站的火车，逐渐放慢了速度。在一刹那间，我只感到天旋地转，头晕目眩，那条被吉本甩出去的狗似乎在空中滞留了片刻，现在正以极大的加速度径直穿过一位姑娘的阳伞，“叭”地一声掉在地上！

我们还算平安无事。只有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胖胖的老先生看到我们时，显然惊骇不已，并不时地用黑黑的眼珠子狐疑地打量着、最后又对身旁的护士嘀咕了些什么。除他之外，我看再也没人注意到我们骤然而至。扑通！我们的出现肯定很突然。身上立刻不再闷烧，可我屁股底下的草皮却烫得灼人。当时两个人的注意力都被那惊人的事实及随之而起的喧闹声所吸引——包括“娱乐协会”的乐队，演奏着的音乐竟然破天荒地走了调——一条体面的、喂饱了的狗原来好端端地躺在演奏台的东面，这时会突然在两边穿过一位姑娘的阳伞从天而降，身上带着由于在空气中急速掠过而被灼伤的痕迹！在那可笑的年代，大家对通灵术深信不疑，并沉溺于愚蠢而迷信的观念之中，所以猝不及防的人们纷纷起身，相互践踏，椅子被撞得东倒西歪，就连里斯的警察亦落荒而逃。这场闹剧最终如何收场，我不得而知——我们当时急于脱身，并躲开那位轮椅上的老先生的视线。当身体冷却下来、头脑完全清醒时，我们马上站了起来，绕开人群，沿着曼彻坡下面的道路向吉本的房子走去。在一片喧嚣声中，我清楚地听到坐在那位突遭不幸的姑娘旁边的先生口气强硬地对其中一位帽子上印有“监护”字样的护理人员叫嚷着：“如果这条狗不是你扔的，那是谁扔的？”

由于一切都突然复原了，再加上我们自己惊魂未定（衣服还烫得要命，吉本那条白裤子的大腿前部已是焦黄—片），所以本想细细察看的念头只能放弃了。事实上，在归途中我未作任何有科学价值的观察。那蜜蜂自然已无影无踪了；当我们到桑盖特北路时，那个骑车者也已不知去向，或许是汇入了车流之中，至于那辆飞速行驶的游览车，正载着手舞足蹈的人们向前，快驶过附近的教堂了。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刚才出去时踩过的窗台有烧焦的痕迹而留在鹅卵石小径上的脚印也显得特别深。

以上就是我首次服用“新型加速剂”后的经历。我们那时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在实际时间的一秒钟左右的“间隙”里完成的。乐队大概只演奏了两小节音乐，我们却已度过了半小时时间，所以在我们看来，周围的世界仿佛已停滞不前，能够对它进行从容不迫的观察。回想当时的一切，特别是我们冒冒失失地从房子里出来，事情的结果很有可能会更糟。由此可见，真正地要使这种药成为受人控制的有用之物，吉本还需作一步的摸索；当然，它的实际效果已是确凿无疑了。

自从那次“历险”之后，吉本一直在埋头研究，并已逐渐使得此药的使用能够受人控制了。我在他的指导下，又几次定量地服用过，没有任何不良反应；不过我得承认，在药性未过时我再也没有贸然外出过。顺便说一下，我写这篇小说是一气呵成的，其间除了自己吃些巧克力外未受任何外界打搅。我于６点２５分开始动笔，而现在手表的指针刚过半点。若能在挤满各种约会的一天里确保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不受干扰地沉浸于手头的工作，那实在是太难得啦；眼下吉本正在对此药进行剂量方面的研究，因为考虑到不同体质的人服用后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另外，他还希望找到一种“减速剂”。顾名思议，这种药的作用当然与“加速剂“恰好相反，用以降低后者的高强度药效；而单独使用时，能使服药者感到通常的几小时时间转瞬即逝，从而使他在精神亢奋或怒不可遏时依然做到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这两种药物必定会给人类的文明生活带来全面的变革，成为我们逐渐挣脱卡莱尔所称的“时间外衣”之束缚的起点。“加速剂”确保我们随时随地能全神贯注、全力以赴，而“减速剂”则使我们沉着冷静地度过艰难沉闷的时光。对于“减速剂”我也许过于乐观了一些，它毕竟还是子虚乌有的东西，至于“加速剂”，却是不容置疑的。几个月以后，它就会在市场上露面，成为一种受人控制的、简便易服的神药。药商和药剂师们能随时买到装在绿色小瓶里的此药，虽价格不菲，但物有所值，因为它具有奇异的作用。吉本希望这种“吉氏神经加速剂”能以三种不同的药效供应市场：２００倍、９００倍及２０００倍，分别贴上黄色、粉红和白色标鉴加以区别。

毫无疑问，它的使用会产生一系列的奇迹；当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将是犯罪分子可以躲进时间的“空隙”作案而能逍遥法外。同其他有效的药物一样，它极有可能被滥用。我们已经非常细致地探讨了这方面的问题，并且认为这纯粹属于法医学的范畴，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将制造、出售“加速剂”；至于后果呢，也将拭目以待。

# 《新来的经理先生》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 译

Ｎ先生是一位中年男子，职务是科长。该科专门负责推销宇宙旅行者使用的手提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忙碌碌地处理着堆在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和报表。

突然，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机响了起来，他赶紧抓起了听筒。

“经理先生叫你马上就去，他想听一下关于业务情况的汇报。”

“是，现在就去……”

Ｎ先生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忐忑不安地想道，但愿不是找我的岔子。无论对谁来说，被经理先生叫去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听说新来的经理先生是一位喜怒无常、脾气怪僻的人，这对Ｎ先生来说，就更加可怕了。可是，又不能逃避，否则事情更糟。

他拿起一叠文件报表，向经理室走去。在半路上与制造部部长擦肩而过，从对方那副愁眉苦脸的神情来看，可以断定制造部部长从经理室出来不久。

Ｎ先生站在经理室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敲了一下门。于是房间里传出了冷冰冰的说话声。

“进来吧。”

Ｎ先生进屋以后就毕恭毕敬地站着，彬彬有礼地低着头说道：“听说是您叫我来……”

上一次由于头低得太过分了，被经理先生训斥了一顿。Ｎ先生对此记忆犹新，所以今天有分寸地稍微点了点头。可是，坐在宽大的沙发里的经理先生见了这情形之后还是生了气。

“喂，给我把头再低一点下来：上身前倾成三十度角。我喜欢三十度角。再重来一次！”

“是，对不起。”

Ｎ先生又重新鞠了一次躬。经理先生毫无表情地瞧着诚惶诚恐地行着礼的Ｎ先生。Ｎ先生在心里愤愤不平地想道，不管怎么样，总得通点儿人情答一下礼吧，简直不拿我们小职员当人看待。

但Ｎ先生又不敢说半句表示不满的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鞠着躬，最后总算达到了经理先生所喜欢的标准——三十度角。

“哦，不错，行了。以后别忘了今天的动作要领。那么，让我听听业务情况汇报吧。”

“是。现在将本月的计划指标与实际完成指标跟上一个月的情况进行比较……”

Ｎ先生一边看着手中的文件报表，一边按顺序说着。经理先生微微地点着头听着，突然举起手来打断了Ｎ先生的汇报。

“喂，刚才你说什么百分之五十五，这好像有点儿不对呀。”

Ｎ先生赶紧重新查了一下报表，果然像经理先生指出的那样，弄错了。

“啊，对不起，应该是百分之五十四。”

“这样可不行啊：”经理先生毫不客气地提高了嗓门警告道。

Ｎ先生连忙战战兢兢地道歉认错：“是。这是我在计算上的错误。可是，即使如此，您不必发这么大的火呀。仅仅只有百分之一的差错……”

“不，差错总归是差错。”

“是。可是，只要是人，不管是谁，出点儿差错也是难免的呀……”

“这种精神状态可不行！你在五个星期以前已经出过同样的差错了。也许你心理上有什么障碍吧。等一会儿找医生去看一下：”

“是。等一会儿就去看。”

Ｎ先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这次相当标准，上身前倾成三十度角，连经理先生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可是，经理先生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其它方面。

“哦，对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你多花了不少交际费，为什么……”

经理先生的目光相当锐利，对公司里的情况了如指掌，连一点儿小事都不放过。当然，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经理先生。在企业管理中，上层领导者必须具有卓越的才能。

Ｎ先生辩解道：“那个么，那是为了增加营业额呀。在商业谈判中，必须由卖主作东道主，设宴招待各位主顾，使气氛和睦友好，大家的情绪高涨，以便看准时机，在最为有利的时候签订合同。我花掉的那些交际费比起……”

“不，没有必要去做那些事情。这笔开支应该用在提高产品质量上去。”

“您的意见当然是非常合理的，可是，您作为经理先生也许不知道吧……”

“不许狡辩！我的意见是绝对正确的，今后不准再搞什么招待宴会。这是命令！明白了吗？只要你明白了就行了。”

“是，明白了。那么，请允许我回去做自己的工作吧。”

Ｎ先生又鞠了一个三十度的躬，然后朝门口走去。可是，突然又被经理先生叫住了。

“喂，稍微等一会儿。”

“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对不起，能不能给我掏一下耳朵？”

“可以，我很乐意为您效劳。”

Ｎ先生站在经理先生坐着的沙发的侧面，弯下腰来，准备开始动手。如果拒绝的话，经理先生一定会怀恨在心，会想方设法找岔子报复的。想到这一点，Ｎ先生只得忍气吞声地服侍经理先生。可是，Ｎ先生刚开始掏了一下，经理先生就叫了起来。

“喂，这样掏法可不行啊！先把我头上的罩子拆除下来。”

“是……”

Ｎ先生拿来了一把螺丝刀，小心翼翼地把经理先生头上那个柔软的塑料罩子卸了下来，接着又用微型吸尘器清除了声音信号接受装置周围的灰尘。

Ｎ先生一边干着这“掏耳朵”的活，一边迷迷糊糊地想着，远在孩提时代的那时候，就经常听人说起过这种事情，真像做梦一样。当时人们都说，到了将来，无论谁都可以使用机器人，想必一定能够轻松愉快，悠闲自得地进行工作的吧。那是一幅灿烂辉煌、鼓舞人心的未来世界的美好蓝图。

可是，现实又怎么样呢？那些预言家们所作出的不负责任的预测与现实恰恰相反。我只能服从机器人的命令，一个劲儿地努力工作。

这时候，经理先生说道：“怎么样？这儿有一只晶体管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出了什么故障吧。快给我换一只新的。注意，手脚轻一点儿！”

“是……”

Ｎ先生仔细一看，只见经理先生的脑袋里面极其精致复杂，密密麻麻地装满了许多超小型的电气零件，由于这些精密的电子仪器工作得很好，所以无论多么细小的事情，一旦记住以后就再也不会忘记了。

这样讨厌的经理先生可真是少有的。Ｎ先生终于忍不住，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起来。与此同时Ｎ先生又想起了从前那位令人怀念的前一任经理先生，那可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好人啊！可惜不知他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

Ｎ先生恨不得用一把榔头把现在这位经理先生的脑袋砸个粉碎。可是，如果于出这种鲁莽的事情的话，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会被判刑的。因为制作这位经理先生耗费了一笔数目相当惊人的巨额资金。

那些有钱的大股东们联合起来，把这种冷酷无情的怪物抬上了经理先生的宝座。

——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价格昂贵的商品总是从上往下逐渐普及的。

# 《新玫瑰旅馆》作者：[加] 威廉·吉布森

刘衡 译

在这个棺材似的小房间里，我住了七天，桑迪。新玫瑰旅馆。现在我好想你。有时我慢慢地回忆往事，甜美而又令人心痛。有时我从包里取出你的自动手枪，抚弄光滑的、劣质的铬合金。中国造，点二二口径，比你放大的瞳孔还要小，但我已见不到你的眼晴。

福克斯死了，桑迪。

福克斯让我忘了你。

记得在新加坡明古莲街一家旅馆昏暗的休憩室里，福克斯斜靠在柜台前，一边用双手比划着，一边谈论着诸如势力范围，内部争斗，某项事业的发展轨迹，以及他发现的某个智囊团保护措施的疏漏等话题。福克斯是头脑战争的核心人物，是策反公司员工投靠其他公司的中间人。他为财阀间的秘密战争效力，而财阀就是那些掌控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

福克斯咧嘴一笑，摇了摇头，用很快的语速告诉我，他不同意我冒险参与公司间的间谍活动。“‘精华’，”他说，“一定得找到那种‘精华’。”他特别重读了“精华”两字。“精华”是福克斯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人类绝对才能的本质部分，不可转移，锁在世间最优秀的科学家的脑子里。

“‘精华’不能写在纸上，”福克斯说，“也不能塞进磁盘。”

只要有钱，公司的“精华”也可能选择背叛。

福克斯温文尔雅，孩子气的额发晃来晃去，减弱了那身黑色法式套装的严肃味道。可惜当他走出酒吧时，这种效果便被破坏了。他的左肩呈一定角度的偏斜，没有哪一位巴黎裁缝能够掩饰这个缺陷。在伯尔尼①，有人驾出租车从他身上碾过。没有人能够让他完全复原。

我猜想，我做他的副手是因为他说他要寻找那种“精华”。

在寻找“精华”的途中，我邂逅了你，桑迪。

新玫瑰旅馆是一个“棺材架”，位于成田国际机场凹凸不平的边缘地带。一米高、三米长的塑料舱像怪兽哥斯拉多余的牙齿一样，堆叠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一侧的水泥地上。每个舱里都装有一台与天花板平齐的电视，我用整天的时间观看日本游戏展览和老电影。有时我把你的枪握在手里。

有时我能听见成田机场上空的飞机盘旋着，等待降落。我闭上眼，想像细长的、白色的凝结尾迹渐渐淡去，直至完全消失。第一次见你是在横滨，那时你正走进一家酒吧。欧亚混血，半个“外人”，长长的髋部，身穿中国制造的、仿效某位东京设计师设计的衣服。深色的欧洲人眼睛，亚洲人颧骨。记得后来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你把手提包里的东西倒在床上，翻腾你的化妆品、一沓新日元、一本残破的用像皮筋捆在一起的地址薄、一张三菱银行的银行卡、一本封面上盖有金菊图案的日本护照，还有一把中国制点二二口径的手枪。

你告诉了我你的身世。你父亲曾是东京的一位经理人，但现已失势，被最大的财阀保坂解聘，地位一落千丈。那晚，你说你母亲是荷兰人，我听你慢悠悠地为我讲述阿姆斯特丹的夏季，以及达姆广场上那群像柔软的棕色地毯的鸽子。

我没有问过你你父亲失去保坂信任的原因。我只是看着你的衣服，还有你那在风中飘舞的黑色的直发。而现在，保坂在追捕我。

新玫瑰旅馆的“棺材”堆放在循环使用的脚手架上，脚手架钢管表面是一层明亮的瓷釉。我爬上楼梯，穿过狭长的甬道，每走一步，都有釉壳成片脱落。我用左手数着棺材似的塑料舱，舱门上有用贴花釉法写出的多种语言，提醒客人不得遗失钥匙，否则将被处以罚金。

飞机飞离成田机场时，我抬头往上看，它们载着返乡的人，消失在比月亮都遥远的地方。

很快，福克斯看出我们可以利用你，但他不够精明，没看出你暗藏野心。不过，他也从没和你一起整夜躺在镰仓的海滩上，没有听你讲述你的噩梦，没有在星光下听你想像出来的童年往事。你孩子似的喋喋不休地讲述新编造出的过去，而每一次你都发誓，你讲的绝对真实。

我不在乎。我搂住你的臀，感觉你皮肤下的沙子渐渐变凉。

有一次，你离开我，跑回那个沙滩，说你丢了我们的钥匙。我在门上找到钥匙，追上你，却发现你站在海浪里，海水没过你的脚踝。你光滑的后背变得僵硬，正瑟瑟发抖；你的眼神凄迷而遥远。你说不出话来，浑身战栗，为将要发生的事而战栗。你宁可选择过去的生活。桑迪，在这里，你离开了我。

你留给我你所有的东西。

你的枪，你的化妆品，塑料盒里的眼影和胭脂，福克斯送你的克雷牌微型电脑，里面还有你输入的购物单。

有时我打开那份清单，看着购物条目在银灰色小屏幕上一一闪过。

一台冰箱、一个发酵罐、一台培养箱、一套集成了琼脂糖②槽和透照器③的电泳④系统、一套组织包埋⑤设备、一台高效液相色潜仪⑥、一个流式细胞仪⑦、一个分光光度计⑧、四罗⑨硼硅酸盐闪烁管、一台微量离心机⑩、一台有内置电脑并预装了程序的ＤＮＡ合成仪。

【①伯尔尼：瑞士首都。】

【②琼脂糖：分子生物学中常用的电泳介质。】

【③透照器：凝胶成像系统中成像设备。】

【④电泳：在通常由浸没电极提供的电场的作用下，带电胶粒或分子在流体中的迁移。琼脂糖凝胶电泳可用于分离、鉴定和提纯ＤＮＡ片段。】

【⑤包埋：在作成切片用显微镜检验前用支撑材料包裹样品。】

【⑥液相色谱仪：能对有机化合物进行有效的色谱分析的仪器。】

【⑦流式细胞仪：进行流式细胞分析的仪器，它集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激光技术、流体理论于一体，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检测仪器，被誉为试验室的“ＣＴ”。】

【⑧分光光度计：用来测定光谱中各种波长之强度的仪器。】

【⑨罗：计数单位，合１２打，或１４４个。】

【⑩离心机：一种主要包含有一个围绕中心轴旋转的隔间的器械，用于把具有不同重量的物质分离开或使悬浮在液体里的胶质微粒分开。】

得花不少钱，桑迪，不过那时有保坂买单。随后你让他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但你已经不见了踪影。

浩为你开列了那份清单。在床上，也许。浩为马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保坂想得到他。

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拥有很多“精华”的“精华”。福克斯关注基因工程学者，就像球迷们迷恋他们最喜爱的球星。福克斯想得到浩，他能分辨出“精华”的味道。

你出现之前，他让我到法兰克福跑了三次，只是去看看浩，我并没有设法接近他，甚至没有对他点过头，递过眼色。只是在一旁看着他。

所有迹象都表明，浩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他娶了一个德国女孩，那个女孩对怀旧的罗登呢①和马靴情有独钟，她的马靴擦得锃亮，是鲜栗色的。浩在城里买了一处翻新的住宅。他放弃了日本剑道，开始学习击剑。

马斯公司的警卫无处不在，他们严密而又不动声色地监视着一切。回去后，我告诉福克斯，我们没有机会接近他。

你帮我们接近了他，桑迪，你以恰当的方式接近了他。

与我们联络的保坂的人就像保护母体的特殊细胞。福克斯和我是诱变剂②，是不可靠的间谍，游离在公司之间的阴暗边缘。

在维也纳把你安置妥当后，我们向他们询问了事成之后的报酬。他们的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洛杉矶宾馆的房间里死一般寂静。他们说他们必须考虑一下。福克斯提到了保坂在基因竞赛中的首要敌手，他不但把他们的情况和盘托出，还违反了不得使用真实名称的约定。

他们说他们必须考虑一下。

福克斯给了他们三天时间。

带你去维也纳之前，我和你去了巴塞罗那。我记得你把头发盘在灰色的贝雷帽里，你高高的颧骨映在古老店铺的窗户上。我们沿着兰布拉斯大街一直漫步到腓尼基港。途中我们经过了有玻璃屋项的集市，那里有非洲的橘子出售。古老的里兹大饭店，我们的房间暖暖的，欧洲的夜色像软毯一样轻轻罩着我们。你睡熟后，我进入了你的身体。你总是乐于接受我。你似乎有些意外，轻启的双唇像柔软的“０”字，你的脸几乎已埋入里兹饭店白色的老式亚麻软枕之下。在你体内，我想像着各种颜色的霓虹灯、新宿车站汹涌的人潮，以及华灯闪耀的夜晚。你用一种新世纪的节奏扭动着身躯，梦幻一般，那种感觉人世间是没有的。我们飞到维也纳，我把你安置在浩的妻子最喜爱的旅馆里。安静，坚固，大厅里的地板像大理石棋盘，镀铜的电梯散发着柠檬油和雪茄的味道。不难想像浩的女子站在大厅里、马靴上的亮光映在抛光大理石地板上的样子。但我们知道她不会来，这次不会。

她去莱茵兰泡温泉去了，浩在维也纳参加会议。马斯公司的警卫进入旅店检查时，他们没发现你。一小时后，浩独自一人到了。

“设想一个外星人到这里来，”福克斯说道，“想知道谁是这个星球上居支配地位的智能形式，他会先看看，然后做选择。他会挑中谁呢？”那时我也许耸了耸肩。

“是财阀，”福克斯说道，“跨国公司。财阀的生存依赖于信息而不是人。它的结构与组成它的个体生命无关。公司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形式。”

“不要再讲你的‘精华’了，”我说道。

“马斯公司不是这样。”他说道，没有理会我。

“马斯公司规模小，反复无常，残忍无情。它是一种‘返祖体’。但马斯公司里有很多‘精华’。”

我记得福克斯谈到浩掌握的“精华”。放射性核酸酶、单克隆抗体、与蛋白和核苷酸连接有关的分子……福克斯称它们为“飞速蛋白”，可以高速连接。他说浩是一个怪诞的人，他打破常规，逆天行事，大刀阔斧地修正整个知识体系。“基础发明专利，”说到这儿，福克斯的嗓音变得坚定有力，“这几个字意味着几百万元免税的巨额财富。”

保坂想得到浩，但浩的思维太过激进，他们不免有些忧虑。他们希望他单独工作。

我去了马拉喀什③，那是一座古老的北非城市。我找到一间提取信息素的实验室，以前那里用于研究海洛因，我用保坂的钱买下了它。

我和一个汗流满面的葡萄牙人一起走在德迦玛·艾尔法纳广场④上，讨论荧光灯和通气样本盒的安装问题。广场坐落在城墙外，阿特拉斯山脚下。那里有很多变戏法的人、跳街舞的人、说书人，还有用脚转动车床的小男孩。法国软件广告栩栩如生的全息图片下，是抱着木碗的没有腿的乞丐。

我们从一堆堆未加工的羊毛和装运中国芯片的塑料桶前走过。我向那个葡萄牙人暗示，我的雇主计划生产合成的β内啡肽⑤。我总是设法说些他们能够理解的东西。

【①罗登呢：全毛或与驼毛交织，能防水。】

【②诱变剂：有机体中的一种可诱发或者增加突变的次数的因子，如紫外线或放射性元素。】

【③马拉喀什：摩洛哥西南部古城。】

【④德迦玛·艾尔法纳广场：摩洛哥旅游胜地，位于马拉喀什。】

【⑤内啡肽：指将麻醉传感器联结在一起的任一肽激素群，主要存在大脑中，内啡肽可缓解痛感并影响情绪。β内啡肽是内啡肽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止痛效果。】

桑迪，有时候我会想起咱俩在原宿的日子。在“棺材”里闭上眼后，我仿佛见到了你。时装精品店水晶般光彩夺目，仿佛迷宫一样，还有新衣的味道。我看见你的颧骨在巴黎皮衣的铬合金衣架旁穿行。有时我还拉着你的手。

我们以为我们找到了你，桑迪，事实是你找到了我们。现在我明白你一直在找我们，或者说在找像我们这徉的人。

福克斯喜出望外，对我们的发现笑逐颜开：这么漂亮的新工具，比任何解剖刀都要锋利，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把棘手的“精华”——像浩那样的“精华”——从善妒的马斯生物公司割离下来。

在新宿的那些晚上，你一定找了很长时间，希望找到逃离困境的办法。你小心地把你那些夜晚的身份与你以前的许多身份区别开来。

多年以前，我自己的过去就已经在记忆里渐渐模糊，最终完全消失，不留一点儿痕迹。我理解福克斯为什么总在午夜时倒空自己的钱包，翻腾那些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他把那些纸片以不同方式排列了一次又一次，他想把它们拼成图形。我知道他在找什么。他是要找回童年的记忆。你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新玫瑰旅馆，我从你的许多身份中做出了选择。

我选择了最初的版本，即在横滨那家有名的旅馆的房间里，在第一个晚上，你在床上讲述的你的过去。我相信你有一个名誉扫地的父亲，他曾是保坂的经理人。保坂。多么完美。你母亲是荷兰人。还有阿姆斯特丹的夏季，午后的达姆广场上，成群的鸽子像柔软的地毯。

我从马拉喀什炎热的户外回到装有冷气的希尔顿饭店。湿衬衣贴住后腰，脊背有些发凉。我读着你托福克斯转给我的字条。你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浩准备离开他的妻子。尽管马斯公司安全部的保护网密不透风，但你和我们进行联络并不困难。你已经带浩去过一个供应咖啡和熏鲱鱼的绝佳去处。你最喜欢的男侍者一头白发，待人和善，行走时步履蹒跚，他是我们的人。你把字条藏在亚麻餐巾下。

今天一整天，在这个国家，我的逃亡之地，新玫瑰旅馆的上空，一架小型直升机都在兜着小圈。从我的“棺材架”塑料舱门往外看，它的影子一次次地划过油渍斑斑的水泥墙。近了，很近了。

我离开马拉喀什去了柏林，和一个威尔士人在酒吧碰面，商量怎样让浩消失。

这将是个很复杂的工作，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舞台魔术中使用的青铜齿轮和滑行镜子一样复杂。但我们的计划却极其简单。浩将走到一辆由氢电池驱动的奔驰车旁，然后消失。接着，那些一直尾随浩的十来个马斯公司的特工会像蚂蚁一样聚拢在车子周围，马斯公司的安全部会把他消失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如同环氧树脂一样。

保坂的人知道怎样在柏林迅速地展开工作。我甚至能安排和你共度最后一晚。我没有告诉福克斯，他可能不会答应。现在我已忘记那个小镇的名字。在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小时里，在莱茵河流域的阴霾下，我还记得它的名字，但在你的怀里，我便记不得了。

黎明时分下起了雨。我们的房间只有一个窄窄的窗户，位置很高，我立在窗前，看着雨点像银针一样落向河面，河面上升起一层氤氲的水汽。我倾听着你的呼吸。河水流过低矮的石桥。街道上空无一人。欧洲像一座死寂的博物馆。

我为你预定了从奥里①去马拉喀什的机票，用的是你最新的名字。我实施最后一步计划、让浩失踪的时候，你应该已经上路了。

【①奥里：巴黎南郊的奥里机场。】

你把手提包放在深色的旧衣柜上。你睡着后，我查验了你的东西。我在柏林为你购买了新的身份，所有与你新身份不相符合的东西都得翻拣出来。我取出中国造点二二口径手枪，微型电脑和银行卡，又从我的包里取出一本新护照和一张瑞士银行卡塞进你的包里。

我的手被一个扁平的东西刮了一下。我把它取出来，攥在手中，那是一张没有标签的磁盘。

它躺在我的手心里，就是它毁灭了那么多人。它编有密码，不动声色，暗自等待。

我站在那儿听着你的呼吸，看着你起伏的胸脯。你的唇微微张开，丰满下唇的唇尖似乎有一点儿瘀伤。

我把磁盘放回你的手提包里。我在你身边躺下时，你翻过身，面对着我。你醒了，在你的鼻息声中，在新亚洲的灯光下，你谈起你对未来的憧憬，你的眸子像清澈的泉水，带走我的一切思虑，让我只期待此刻的欢愉。那是你施展的魔法——你没有历史，只有现在。

你知道怎么让我快乐。

那是咱们的最后一次。

剃胡须时，我听见你把化妆品倒进我的包里。“现在我是荷兰人，”你说，“我要有个新形象。”

浩博士在维也纳失踪了，在距辛格街不远处的一条宁静的街道上失踪了，离她妻子最心爱的旅馆只有两个街区。在十月的一个清爽的下午，在十几个训练有素的特工的眼皮底下，浩博士失踪了。

他穿过一面镜子后就不见了，就像通过维多利亚时代舞台魔术中使用的齿轮装置，退到舞台后面一样。

我坐在日内瓦的旅馆里接听了那个威尔士人的电话。成功了，浩钻进了我的“兔子洞”，正在赶往马拉喀什。我给自己倒了点儿酒，我想起了你的腿。

一天后，福克斯和我在成田机场日航候机大厅的一家寿司店碰头。他从摩洛哥赶来，刚下飞机，疲惫不堪，但喜形于色。

“我喜欢那种‘精华’。”他是在说浩，“我爱她。”这是在说你。

我微笑着，你许诺一个月内与我在新宿相见。

新玫瑰旅馆里，你的廉价的小手枪。铬合金已开始脱落，枪的构造笨拙，刻在粗糙钢壳上的汉字模模糊糊，枪托是红色的塑料，两面都铸有红龙的图案，像小孩的玩具。

福克斯在日航候机大厅吃着寿司，他非常激动。他的肩有些不适，但他说他不在乎。现在有钱请好医生，有钱买任何东西了。不知为什么，从保坂那里得来的钱对我来说并不特别重要。

倒不是我怀疑能否得到这笔财富，而是因为与你度过的最后一晚让我确信，所有东西都会自然来到我们身边。我们本来就应该得到这些东西。

可怜的福克斯穿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新的牛津衬衣，他的巴黎套装比以前颜色更深，更华贵。他坐在日航候机大厅的餐厅里，在盛着辣根①调料的方形碟子里拌着寿司。他不知道自己一周之内就会死去。

天暗了下来，探照灯高挂在刷过漆的金属柱上，整夜里照着新玫瑰旅馆的“棺材架”。这儿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它们最初的用途。一切都是多余的，循环使用的，连这些“棺材”也不例外。四十年前，这些塑料舱堆放在东京或横滨，作为新式便利设施供旅途中的商人使用。也许你父亲就曾在里面睡过。脚手架还是新的时候，曾耸立在银座商业区某座饰有玻璃幕墙的大厦四周，上面挤满了建筑工人。

入夜后，微风送来弹子机游戏厅的碰撞声，还有过街的推车里熟菜的味道。

我在橙汁雪饼上抹上蟹肉味的磷虾酱。我能听见飞机的轰鸣。

在东京的最后几天，福克斯和我住在凯悦大酒店第五十三层相邻的套间里。我们没有和保坂接触。他们付讫酬劳，便从公司的官方记录中删掉我们的资料。

但福克斯不愿就此撒手。研究浩是他的职责，是他的宠物项目，他对浩的兴趣是专有的，差不多就像父亲对儿子一样。他喜欢浩的“精华”。因此，福克斯让我和马拉喀什的葡萄牙商人保持联系，葡萄牙人答应替我们顺便稍稍留意一下浩的实脸室。

他从德迦玛·艾尔法纳广场的一个货摊上打来电话，电话里能听见小贩的声嘶力竭的叫卖声和来自阿特拉斯山的排箫声。他告诉我们，有安全人员进入马拉喀什。福克斯点了点头，是保坂的人。

十来个电话以后，我觉察到福克斯的变化，他变得紧张起来，心神不宁。我常常见他站在窗台前，从五十三层高处向下凝视帝国花园。他思考着什么，但又不肯言明。

一次通完话以后，福克斯请葡萄牙人讲详细一点儿。他猜想葡萄牙人见到的那个进入浩的实脸室的人是莫恩纳，保坂的首席遗传学家。

下一次通话以后，福克斯说：“没错，是莫恩纳。”再下一次通话以后，福克斯认为，保坂蛋白研究组的首席科学家希达纳也到了浩的实验室。两年多以来，还没人见过他们两人离开过公司的生态建筑②。

【①辣根：一种十字花科的粗糙植物，产于欧亚大陆，其根很厚实，略带白色，有刺鼻气味。将此种植物的根磨碎后可以制成一种辛辣的调味品。】

【②生态建筑：又称绿色建筑，应用建筑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设计建造的建筑或建筑体系。】

到黑人执行官李尔斯乘坐碳纤维机翼的飞机潜入马拉喀什机场的时候，有一点已不言自明：保坂最优秀的科学家正悄悄地向那个北非城市聚集。福克斯摇了摇头。他是内行，是专家，他认为保坂突然之间将所有的“精华”都汇集到马拉喀什犯了商战大忌。

“老天，”说着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黑牌威士忌，“现在他们生物研究部门的人都在那儿了，一颗炸弹，”他摇摇头，“只需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扔一颗手榴弹……”

我提醒他，保坂的安全部显然已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防范措施。保坂对威胁“食物安全”的各个细节都有考虑，此外，他们的特工人员只有得到摩洛哥政府的许可与支持，才可能大规模地向马拉喀什渗透。

“别想了，”我说，“结束了。你已经把浩卖给他们了。现在忘了他吧。”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以前我见过这种情况。”

实验室工作中有某种不可捉摸的因素，他称它为“精华的精华”。当一名研究者取得一项突破之后，其他研究者有时候不能重复这位研究者的结果。对浩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大，他的观念与其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解决方法通常是将首创者用飞机从一个实验室载到另一个与之合作的实验室，施行“按手礼”。让首创者对设备作一些看似无关的调节，实验便又可以顺利进行了。“很奇怪，”他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确实有效。”

他咧着嘴笑了。

“但他们只是碰运气罢了，”他说道，“那些混蛋告诉我们，他们想把浩孤立起来，不让他参加公司重要的研究项目。他妈的。我敢打赌，保坂的研究机构内部将有一场权力斗争。为了争取主动，某位大人物会把他的亲信送去和浩共事。当浩在基因工程领域崭露头角时，马拉喀什的这伙人就会对他下手。”

他喝着苏格兰酒，耸了耸肩。

“去睡吧，”他说，“你是对的，结束了。”

我去睡了，但电话铃声惊醒了我。马拉喀什打来的，卫星通信线路的静电噪声夹杂在葡萄牙人惊惧的话音里。

保坂没有冻结我们的帐户，他让我们的账户彻底消失了。纯金啊。一分钟之前，我们还是这个世界上拥有最硬通货的百万富翁，一分钟以后，我们就成了穷光蛋。我叫醒了福克斯。

“桑迪，”福克斯说，“是她出卖了我们。在维也纳，马斯公司收买了她。仁慈的主啊。”

他用瑞士军刀割开他的旧箱子。他有三根金条，用万能胶粘贴在箱子里面，每根都被从前的某个非洲政府的国库校验过，盖有合格印章。

“我应该早看出来的。”他的话软弱无力。

我说不可能，我想我提到了你的名字。

“忘了她，”他说，“保坂会要我们的命。他们一定以为是我们出卖了他们。快拨电话查一查咱们的帐户。”

我们的帐户消失了。他们否认我们有过账户。

“快逃！”福克斯说。

于是我们开始逃跑。我们出了安全门，逃进东京的车流，南下去了新宿。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保坂的控制力竟然这样无远弗届。

所有的出路都堵死了。和我们做了两年生意的人们见了我们，都“砰”地一声关上了钢制的百叶窗。我们必须在他们找到电话前逃走。地表张力似乎激增了三倍，不管在哪里，我们都被同样绷紧的膜弹了起来。没有机会沉到地下，也没有机会逃出保坂的视线。

保坂让我们跑了大半天，接着他们派人第二次折断了福克斯的脊梁。

我没有见到他们这么做，但我看见福克斯摔倒了。我们当时正在银座百货大楼，距关门还有一小时。福克斯的整个身体划过一道弧线，从装饰一新的夹楼①摔下，落在新亚洲的地板上。不知为什么，他们让我逃脱了，我不住地跑。福克斯身上带着三根金条，而我的衣袋里有一百新日元。我一直跑，一直跑到新玫瑰旅馆。

我的时间不多了。

到我这儿来吧，桑迪。通往成田国际机场的公路上，霓虹灯在嗡鸣，探照灯照射着新玫瑰旅馆，一些蛾子正绕灯飞舞，划出如同静态动画似的弧线。

有趣的是，桑迪，有时候我觉得你那么不真实。福克斯曾说你是“外质②”，是受雇于顶尖经济财团的幽灵。新世纪的幽灵，凝结在凯悦酒店与希尔顿酒店的数千张床上。现在，我把你的枪握在手中，放在衣袋里。我的手感觉那么遥远。我的思绪支离破碎。

【①夹楼：一座建筑中两层主楼面之间的部分楼面。】

【②外质：细胞质连接部分的外部，有时在细胞膜下呈现出一种能识别的硬质胶化层。】

我记得那个葡萄牙生意人忘了怎么说英语，努力用四种我勉强能听懂的语言把事情讲明白。我想他告诉我马拉喀什在燃烧。不是马拉喀什，是保坂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的大脑。“瘟疫，”他低声说，“瘟疫、发烧和死亡。”

聪明的福克斯，在亡命途中就明白了一切。我甚至没有提起在德国时，我在你包里发现的那张磁盘。

“有人改写了ＤＮＡ合成仪的程序。”他说。那东西用内置的电脑和预装的软件连夜准确无误地合成了高分子。昂贵的仪器，桑迪。但对保坂来说，你更昂贵。但愿马斯公司能给你一个好价钱。

手中的磁盘，河面上的雨。我本已料到，但我不愿相信它是真的。我把带有脑膜炎病毒编码的磁盘放回你的手提包，然后躺在你身旁。

于是，莫恩纳死了，和保坂的其他研究人员一起死了，浩也不例外。希达纳的大脑也受到了永久性损伤。

浩没有担心过污染的问题。他要合成的蛋白是无害的。于是，合成仪整夜鸣响，按照马斯生物有限公司的规格合成病毒。

马斯公司。规模小，反复无常，残忍无情。都是“精华”。

直升机的阴影投射在通向机场的又长又直的公路上。

我对着葡萄牙人狂吼，让他告诉我那个女孩，浩的女人怎么样了。“消失了！”他答道。我似乎听到了舞台魔术中使用的齿轮装置旋转的响声。

所以，福克斯必须倒下，和他那可怜的三根金条一起倒下，最后一次折断脊骨。在银座百货大楼的地板上，所有的顾客都目睹了这一切，他们惊叫起来。

我不恨你，宝贝。

保坂的直升机飞了回来。它没有用照明灯，而在搜索红外线，感知体温。飞机转身时，发出呜呜的沉闷声响。它从一公里外掉头朝新玫瑰旅馆飞来。在成田机场的灯光下，它的影子飞速地移动着。

我不抱怨什么，宝贝。我只是希望你能到这儿来，拉拉我的手。

# 《新时尚》作者：弗里兹·莱伯

一辆挡泥板上焊满鱼钩的轿车像梦魇一样从背后驶上人行道。车子正前方的姑娘一时愣住了。她面具里的脸可能也吓呆了。

我在姑娘面前难得一次没有作出羞涩的反应。我快速朝她跨出一步，抓住她的胳膊肘，猛然把她拽过来。她裙子后部飘了出去。

大轿车从旁边一闪而过，汽轮机轰轰作响。我一眼瞥见三张脸。什么东西撕裂了。轿车突然转向开回马路上，我感觉到它排出的炽热的废气冲击在我的脚踝上。颠簸的轿车尾部散发出一股浓烟，如同盛开的黑色花团，鱼钩上飘着一片黑色眩目的破布。

“他们撞着你了吗？”我问姑娘。

她转身去看裙子被钩破的地方。她穿着紧身尼龙衣裙。

“钩子没有碰到我，”她声音发抖。“我想我运气不错。”

我听到周围有人议论纷纷：

“这帮小子！他们下一步会想出什么花招呢？”

“这些人对社会是一种威胁。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警笛声越来越尖啸，两辆警察摩托开足火箭助推发动机的马力，追踪着轿车，朝我们的方向飞驰而来。黑色花团已经散发成为漆黑的浓雾挡住了街道的视线。骑摩托的警察将火箭助推器扳到刹车档，突然拐弯停在烟雾旁边。

“你是英国人吗？”姑娘问我。“你有英国口音。”

她战栗的声音从雅致的黑色缎子面具后面传出来。我猜她的牙齿肯定在打颤。她的眼睛或许是蓝色的，正透过面具上蒙着黑色薄纱的眼孔打量着我的脸。我说她猜对了。她靠近我站着。“请你今晚到我的住处来好吗？”她忽地匆匆问道。“我现在无法感谢你。还有一件事你能帮上我的忙。”

我的胳膊仍然轻轻兜着她的腰，觉察到她的身体哆嗦着。我回答她的请求，说话的声音如同她的声音那样发颤。“当然可以。”

她告诉我地狱区南部的地址、公寓的房间号码和约定的时间。她问我的名字，我告诉了她。

“嘿，你们俩！”

我顺从地朝警察的喊声转过身去。他呼喝着赶走那一小群七嘴八舌戴面具的妇女和裸脸的男人。警察被黑色轿车排出的烟呛着，一边咳嗽一边向我要证件。我递给他主要的几份证件。

他瞅瞅证件，又瞅瞅我。“英国易货公司？你打算在纽约呆多久？”

我一冲动差点说“呆的时间尽量短，”但是我克制住了，告诉他我打算在这里呆一个星期左右。

“可能需要你作证人，”他解释道。“那些小家伙不能对我们使用烟雾。他们那样干，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

他似乎觉得烟雾是坏东西。“他们企图杀害这位女士，”我向他指出。

他大摇其头，似乎他才明白事理，“他们总是假装要害人，实际上他们只是想钩钩裙子。我已经抓住了几个专门钩破别人衣服的人，他们房间里塞满多达五十块裙子残片。当然罗，有时候他们是挨得太近了点。”

我解释说，要不是我把她拉开，那就不光是被钩子碰到的问题了。但是警察打断我的话说：“要是她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谋杀企图，她会留在这里的。”

我朝四周一看。真的，姑娘已经走了。

“她吓破了胆，”我告诉他。

“谁不吓破胆呢？那些小家伙甚至会把斯大林老家伙吓得灵魂出窍呢。”

“我是说不光是被‘小家伙’吓破了胆。那些人看上去不像‘小家伙’。”

“他们看上去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描述那三个人的容貌，却说不大清楚。我只得到一个模糊的印象，觉得那三个人既凶恶又娇气十足，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好吧，我可能搞错了，”他终于说。“你认识那姑娘吗？她住哪儿？”

“不认识，”我撒了半个谎。

另一个警察挂掉无线电话，踩着地上卷须状消散的烟雾，从从容容朝我们走来。现在黑烟不再遮蔽街道破败的门面，五年前原子弹闪光辐射的烧伤痕迹依稀可见，我可以辨认出远处帝国大厦的残骸如同残缺的手指矗立在地狱区。

“那些人还没有被抓到，”那警察走过来嘟嚷着说。“赖恩报告，那些人一路散布浓烟，殃及五个街区。”

第一个警察摇摇头。“真是糟糕，”他板着面孔严肃地说。

我觉得有几分不安和惭愧。作为一个英国人，我不该撒谎，至少不该凭一时冲动而撤谎。

“据反映，那些人像是歹徒，”第一个警察以同样一本正经的声调接着说。“我们需要见证人。看来你在纽约呆的时间可得比你预料的长一些。”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说：“我忘了把我所有的证件都拿给你看了。”于是我把另外一些证件交给他，特意在证件里夹进一张五元钞票。

过了一会儿，他把证件还给我，说话的口气不再那么难听了。

我的负疚感消失殆尽。为了融洽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跟两位警察聊起他们的工作。

“我想戴面具给你们带来了些麻烦，”我说。“在英国那边我们一直看到报上说，你们这儿出现一群新的戴面具女匪。”

“那些文章太夸张了，”第一个警察向我指出。“是那些戴面具打扮成女人的男人才真把我们搞糊涂了。不过兄弟，我们抓获他们的时候总是向他们扑去，双脚踩在他们身上，”

“而且你也得学着点，这样即便女人戴面具，你也可以把她们认出来，就像她们裸着脸一样，”第二个警察自告奋勇他说。“你知道，看她们的手和其它部位就行。”

“特别是其它部位，”第一个警察抿着嘴笑了笑附和说。“喂，英国那边有些姑娘不戴面具，是真的吗？”

“一些姑娘已经赶上这种时髦，”我告诉他们，“不过只有少数几个——那些人历来对最新时尚趋之若骛，无论新时尚多么极端。”

“她们在英国新闻广播中露面通常戴着面具。”

“我想这样安排是出于对美国情趣的尊重，”我承认。“实际上戴面具的人不多。”

第二个警察思忖着这句话。“姑娘走在街上，脖子以上暴露无遗。”

听不出他认为这种景象饶有趣味呢还是道德败坏。可能两种感受都有。

“有些议员一直努力说服议会立法禁止所有的人戴面具，”我接着说。

也许话说得大多了，第二个警察摇摇头。“什么馊主意。

要知道，面具是个相当不错的玩艺儿，兄弟。再过两三年我打算叫老婆在家也戴面具。”

第一个警察耸耸肩膀。“万一女人不戴面具，六个星期之后你就感到戴不戴面具都一样。任何一件事都会变习惯的，只要有足够的人去做或者不做。”

我点头称是，内心颇为懊悔，于是离开了他们。我在百老汇向北拐（我想是原来的第十大道），走得很快，一直走出地狱区。

走过这一片未去除放射性辐射污染的地区，人们总是觉得惴惴不安。我感谢上帝英国没有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

街上几乎空无一人，我身后尾随着两个乞丐，脸上有坑道似的氢弹伤疤，看不出是真的还是用油灰涂抹的。一个胖女人抱着婴儿递给我看，婴儿的手指脚趾都长着蹼。我心想婴儿一定是变畸形了，那女人正利用我们对原子弹引起的突变体的恐怖心理进行乞讨。然而，我还是给了她一张七点五美分的票子。她的面具让我觉得我是在向一个非洲拜物教的偶像作奉献。

“愿上帝保佑你所有的孩子都长着一个脑袋和两只眼睛，先生。”

“谢谢，”我说，我感到不寒而栗，匆匆从她身边走过。

“……面具后面只有被毁的丑容，所以转过你的头，专心做你的工：躲开，躲开——那些——姑娘！”

上面是一首反性别歧视的歌曲的结束语，离一个标有圆圈与十字徽章图案的女权主义寺院半个街区的地方，一些虔诚的教徒唱着这支歌。她们让我依稀想起英国修道士为数不多的社会群体。

她们头上是一块杂乱的广告牌，贴着易消化的食品、摔角介绍、便携式收音机之类的广告。

我盯着歇斯底里的标语，心中甚为反感，却被强烈地吸引住了。既然在美国招牌中禁止出现女性的面孔和体形，广告商所用的字母便开始充斥着性意识——大肚隆胸的大写字母b，挑动情欲的双写o，然而，我还是提醒自己，都是因为面具，才使得美国的性意识突出到这般离奇的地步。一个英国人类学家指出，人们对性感兴趣的焦点从臀部转移到胸部经历了五千多年时间，第二步转移到脸部只花了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将美国风格和穆斯林传统进行对比是不恰当的；穆斯林妇女被迫戴面纱，目的是使妻子成为丈夫的私有财产，而美国妇女只是受时尚所逼，戴面具以使自己更富神秘性。

撇开理论不说，这种流行趋势的真正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抗辐射服装的问世，导致了当今盛极一时的戴面具摔角运动，这就反过来导致目前妇女戴面具的时尚。面具起初只是狂热女人的时髦，但是像本世纪早些时候的胸罩和唇膏一样很快变成了生活必需品。

我终于意识到我并非浮于表面思索面具现象，而是推测其背后深层的意义。这玩艺儿坏就坏在这里：你怎么也搞不清楚姑娘戴面具是增添其可爱还是隐藏其丑陋。我脑海里出现一张冷峻可爱的面孔，脸上只有一双大眼睛流露出恐惧。我想起她亚麻色的头发，在黑色缎子面具的映衬下显得十分秀丽。她让我在二十二点，也就是晚上十点钟来。

我登上我在英国领事馆附近的公寓；电梯的升降机井已被先前的原子弹爆炸冲击得歪歪扭扭，成为纽约高耸建筑群里丑陋的景观。我下意识地从衬衣里的胶卷撕下一小块底片，这时突然想起应该再出去一趟。我冲出底片只是为了心里有数。底片显示我那天所摄入的辐射总量仍然在安全范围之内。我并不像当今许多人那样对辐射过量患着病态恐惧症，只是觉得没有必要冒冒失失去惹麻烦。我蓦地躺在床上。，盯着寂静无声的扬声器和电视机漆黑的屏幕。像往常一样，这些东西令我不无痛苦地想起这个世界的两个大国。它们两败俱伤，却仍然强大，像残废的巨人毒害着这个星球，妄图实现它们各自不可能均等也不可能成功的梦想。

我烦躁不安地打开扬声器。正巧，新闻广播正在兴奋地谈论小麦大丰收的前景，这些小麦由飞机撒播在长期遭受干旱和尘暴的地区，用人工降雨浇灌。我认真听着其他节目（它完全不受俄国的干扰），但是再也没有哪条消息令我感兴趣。当然，没有提到月球，但是人人都知道美国和俄国正在全力以赴把他们主要的月球基地建成能够互相袭击且能向地球发射各种字母炸弹①的要塞。我正在促使英国以电子设备交换美国小麦的贸易，我一清二楚地知道，这些电子设备就是要用在太空飞船上的。

【① 字母炸弹：原文alphabet－bombs，指的是用英文字母或元素符号命名的核弹，例如h－bomb（氢弹），可能还有虚构的c－bomb（碳弹）、k－bomb（钾弹）、o－bomb（氧弹）、s－bomb（硫弹）等等。】

我关掉新闻广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又一次想象着面具后面一张温柔、恐惧的脸庞。离开英国之后我还没有与人约会过。在美国结识一个姑娘实在难上难，只要你对她们露出一点笑容，往往有个姑娘呼天唤地喊来警察——更不用提日益拘谨的清教徒道德观以及流寇闹得大多数妇女天黑以后都呆在家里。不消说，如苏联人所声称的，面具定然不是资本主义衰败的最后一项发明，而是心理上极端不安的一种表象。俄国人没有面具，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精神压力的表象。

我走近窗子，迫不及待地望着夜幕笼罩。我变得越来越烦躁。

过了一会儿，南方出现一片鬼魂般紫色的云朵。我头发倒竖。接着我笑了。我刚才还以为那是从地狱弹爆炸坑发出的辐射呢，其实我应该很快知道那只是地狱区南部娱乐与居住区上空射线导致的闪光。

二十二点一到，我便站在我那不知名女友的公寓门前。

电子对讲器说“请报上姓名，”

我口齿清楚地答道：“威斯顿·特纳。”心里纳闷她是否把我的名字输入机器里了。

显然她输入了，因为门开了。我走进空无一人的起居室，心有点儿怦怦直跳。

房间布置得挺豪华，摆放着最新式的充气式坐垫和躺椅。桌上有些袖珍书本。我拿起来的一本是标准的侦探小说，讲述两个女谋杀犯持枪互相搜索，企图捕杀对方。

电视机开着，屏幕上带面具着绿衣的女郎低声吟唱着一首爱情歌曲。她的右手拿着什么，在画面的前景变得模糊不清，我看见电视机附有手感器，在我们英国还没有这种玩艺儿，于是好奇地把手插进屏幕旁边手感器的孔洞里。我本来以为大致跟插进脉冲式橡皮手套一样，实际上与此相反，我觉得像是电视里的女郎真的握着我的手。

我身后一扇门开了。我猛然抽出我的手，那种内疚的反应就像我从钥匙孔里偷偷窥探别人而被当场捉住一样。

她站在卧室门口。我想她当时在颤抖。她穿着灰色裘皮外衣，点缀着白色斑点，戴着灰色丝绒夜间面具，眼睛和嘴巴四周是用松紧带抽福的灰色花边。她的指甲银光闪闪。

我一点也没料到她会要我们一起出去。

“我早该告诉你的，”她轻柔他说。她的面具紧张地巡视着书本、电视和房间里阴暗的角落。“不过我不可能在这里跟你谈话。”

我迟疑他说：“领事馆附近有个地方……”

“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上哪儿谈话，”她马上接口说，“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进入电梯，我说：“恐怕我已经把出租车打发走了。”

但是出租车司机不知怎的并没走，他跳出车外，傻笑着为我们敞开车前门。我跟他说我们比较喜欢坐在后面。他绷着脸打开后车门，待我们坐进后随即砰一声把门关上，再跳进前门，砰一声随手把门关上。

我的同伴向前探出身子。“到天堂区。”她说。

司机打开汽轮机和电视接收机。

“你干吗问我是不是英国臣民？”我问道，以此开始跟她交谈。

她侧过身子避开我，面具歪斜着靠近车窗。“看月亮，”她用梦幻般的嗓音迅速他说。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追问道，心中觉得一阵不快，这与她无关。

“月亮正从地平线升上紫色的天空。”

“你叫什么名字？”

“紫色天空使月亮显得更黄了。”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是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心中不快。那东西位于汽车前部司机旁边不断滚动着亮光的四方形电视屏幕上。

我并不反对一般的摔角比赛，虽然这种比赛使我觉得厌烦，但是我看一个男人摔一个女人就觉得恶心。那些比赛一般都是“公平竞争”，男人的体重和手脚长度都远胜女人一筹，而戴面具的女性既年轻又文雅，这一切只能使我觉得这些比赛越发糟糕透顶。

“请把屏幕关掉，”我请求司机。

他摇摇头，压根儿不回头看一眼，“啊呵，伙计，”他说，“他们花了几个星期推荐这个嫩娘们就是为了让她这个回合跟小泽克较量。”

我被激怒了，向前伸出手去，但是我的同伴抓住我的胳膊。

“请别这样，”她提心吊胆，一边摇头一边悄悄他说。

我坐回座位里，心情沮丧。她这会儿靠我近些，却一言不发，有几分钟我看着屏幕上戴面具的矫健女子和戴面具的瘦长而结实的对手喘息着、扭打着。男对手疯狂地攀在她身上，令我联想到雄蜘蛛的模样。

我突然转过头，面对我的同伴。“那三个人干吗要杀你？”我直截了当问道。

她面具上的眼孔朝向屏幕。“因为他们嫉妒我，”她悄悄他说。

“为啥嫉妒？”

她仍然没有看我。“因为他。”

“谁？”

她没有回答。

我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还是没有朝我这边看。她身上散发着香味。

“喂，”我改变策略，笑着说，“你真的应该给我讲讲自己的情况。我连你的模样都不知道呢。”

我半开玩笑地抬起手，伸向她脖子上系着的面具挽带，她猛一记扇了我的手。我突然感到一阵疼痛，把手缩回来。手背上有四个小凹痕。我见到其中一个凹痕涌出一滴血。再瞅瞅她的银色指甲，才看清指甲实际上是精致而尖锐的金属套子。

“抱歉之至，”我听见她说，“不过你吓了我一跳。那一刹那我以为你要……”

她终于向我转过身来。她的外衣敞开着。她的晚礼服是白垩复兴牌，里面穿的是一件花边紧身围腰，撑着乳房而未将它们覆盖着。

“别生气，”她说，伸出胳膊兜着我的脖子。“今天下午你干得挺棒的。”

她面具上柔软的灰色丝绒显出她脸颊的轮廓，贴在我的脸颊上。透过面具的花边，她伸出潮湿温暖的舌尖触到我的下巴。

“我没生气，”我说。“只是觉得迷惑不解，急于帮忙。”

出租车停下来。道路两旁是黑色的窗子，窗沿倒插着锋利的玻璃碎片，暗淡的紫色暮光显示出几个衣衫褴缕的人影慢慢朝我们走来。

司机咕嚷说：“汽轮机出毛病了，伙计。我们抛锚了。”他弯着身子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要是这事发生在别的地方就好了。”

我的同伴悄悄他说：“按通常情况给五块钱就够了。”

她浑身发抖，望着窗外围拢的人影，我压抑着满腔愤慨照她说的去做。司机拿了钱一声不吭。他起动车子，把手伸到车外，我听见几枚硬币叮叮当当掉落在人行道上。

我的同伴又依偎在我的怀里，但是面具朝着电视屏幕，那高个子姑娘正牵制住拼命反击的小泽克。

“我害怕极了，”她低声说道。

天堂区原来是一个同样布满废墟的邻区，不过那儿有个带遮篷的俱乐部，身材硕大的门卫穿着颜色华丽而俗气的制服，俨然像个太空人。我看得眼花缭乱，颇为喜欢这一切。我们刚下车，恰好一个醉醺醺的老妇人沿着人行道走来，面具歪斜。我们前面的两个人掉开头，不去看老人半现原形的脸，就像不愿理会沙滩上丑陋的躯体一样。我们跟着那两人进入俱乐部，我听见门卫说：

“走吧，老大妈，把脸盖好。”

俱乐部里每样东西都很昏暗，反射着悠悠蓝光。她说过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话，我看不出怎么个谈法。除了老一套的喷嚏和咳嗽的大合奏（据说这个时期百分之五十的美国人患有过敏症），还有一个乐队全力以赴演奏着最新式的疯狂爵士乐，这样的曲子由电子创作机选择任意的一连串调子，再由音乐师按个人的小爱好编人粗声粗气的演唱。

大部分人在包厢里。乐队在酒巴柜台后面，旁边的小平台上有个姑娘在跳舞，全身赤裸，从下到上只戴面具。酒巴柜台另一端，一小撮男子缩在阴暗处，并不看舞女跳舞。

我们察看了墙上金字印制的菜单，按下电钮要了鸡胸、炸虾和两份苏格兰威士忌酒。几分钟以后上菜的铃声叮当作响。我打开送菜盒子闪光的面板，取出我们的饮料。

酒巴柜台的那一撮男子鱼贯朝门走去，不过他们先环视了房间。我的同伴刚脱下外衣。他们的目光停在我们包厢里。我注意到这一撮共有三人。

乐队疯狂的轰隆节奏追随着姑娘的舞步。我递给同伴一支吸管，我们呷着饮料。

“你说过要我帮你一点忙，”我说。“顺便提一句，我觉得你挺可爱的。”

她连连点头称谢，看看四周，探过身子。“我去英国难不难？”

“不难，”我答道，有几分吃惊。“有一份美国护照就行了。”

“护照是不是很难搞到？”

“相当难，”我说，对她的孤陋寡闻深感吃惊。“你们国家不喜欢国民离开，虽然控制得不像俄国那么严厉。”

“英国领事馆能帮我做一本护照吗？”

“这不是他们的……”

“你行吗？”

我意识到有人盯梢我们。一个男子和两个姑娘刚刚从我们对面的桌旁走过。两个姑娘个子高挑，看上去像狼一样阴险狡诈，戴着闪闪发光的金属面具。男子站在她俩之间，逍遥自在像一只狐狸用后腿站立着。

我的同伴没有瞥过他们一眼，不过她退回身子坐直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女子前臂有一大块黄色青肿。过了一会儿他们走进一个深处阴影中的包厢。

“认识他们吗？”我问。她没有回答。我喝完饮料。“我不能保证你喜欢英国，”我说。“经济紧缩与你们美国牌号的苦难截然不同。”

她又探过身子。“但是我得离开，”她悄悄他说。

“为什么？”我变得不耐烦了。

“因为我害怕极了。”

铃声响了，我打开面板，递给她炸虾。我的鸡胸上汤汁味道可口，是杏仁、黄豆和姜混合蒸出的。不过用来解冻和加热食品的微波炉肯定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第一口便嘎吱一声咬到肉中的一粒冰。这些精密机器需要不断维修，却没有足够的技师。

我放下叉子。“你到底怕什么？”我问她。

只有这一次她的面具没有从我的脸上转开。我等着她回答，这时虽然她没有开口，但是我能感觉到各种恐惧浮现在眼前，外面穹隆的夜幕下小黑影云集，会聚于纽约辐射受害区，降临帝国的边缘。我突然大发侧隐之心，渴望保护我对面的姑娘。这种柔情与乘坐出租车时产生的对她的迷恋交织在一起。

“我什么都怕，”她终于说道。

我点点头，抚摸着她的手。

“我怕月亮，”她开始说，她的声音像梦幻一般脆弱，跟她在出租车里的话音一样。“看着它，你不禁想起导弹。”

“英国那边是同一个月亮，”我提醒她。

“不过那再也不是英国的月亮了。它属于咱们的苏联。你对此无须负责。”

“哦，还有，”她说着，面具倾斜过来，“我怕汽车，怕流寇，怕孤独，还怕地狱区。我害怕人们想揭开面具的欲望。而且——”她压低声音——“我害怕摔角运动员。”

“是吗？”我顿了一下轻轻地说。

她的面具朝我靠过来。“你对摔角运动员有所了解吗？”她很快问道。“我指的是那些与女子摔角的人。要知道，他们常常败下阵来。之后他们必须搞个姑娘以发泄他们的失意。搞一个温柔、脆弱、极度恐慌的姑娘。他们须得这么做，以确保男人的尊严。其他男人不愿他们占有女人。其他男人要他们与女人搏斗，当英雄好汉。但是他们须得占有一个女子。对女人来说，这实在太可怕了。”

我紧紧抓住她的手指，似乎这样可以把勇气传递给她——假如我自己有勇气的话。“我想我可以帮助你到英国去，”我说。

几个影子爬上桌子，停下不动。我抬头看着那三个男人，他们刚才在酒巴柜台的那一头。这便是我见过的大轿车上的那些人。

他们穿着黑色毛衣和紧身黑裤子，那副尊容像吸毒者一样毫无表情。他们中的两人站在我两边，另一个逼近对面的姑娘。

“滚开，伙计，”他们对我说。我听到另一个人对姑娘说：“我们要摔一局，妹子。采用什么方式好呢？日本柔道，扇耳光，还是决斗？”

我站立起来。有时候英国人注定要遭到粗暴的对待。正在这时候，那个狐狸般的男子像芭蕾明星一样悄悄溜进来。另外三人的反应实在叫我吃惊。他们尴尬得无地自容。

他淡淡地冲着他们笑，“你们用这种雕虫小技得不到我的宠爱，”他说。

“别误会，泽克，”其中一人恳求道。

“我心中有数，误会不了，”他说。“她告诉过我今天下午你们干的好事。你们那样做也讨不到我的欢心。滚开。”

他们不尴不尬地退了出去，“我们离开这里吧，”他们转身时其中一人大声说道。“我知道有个地方，他们携刀赤膊格斗。”

小泽克爽朗地笑了笑，悄然坐在我同伴旁边的座位上。她缩成一团稍稍躲着他。我回到位子上，向前探出身子。

“你的朋友是谁，亲爱的？”他问道，却没有朝她看。

她做个小手势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告诉了他。

“英国人，”他说。“她一直在问你出国的事？还有护照的事？”

他笑容可掬。“她想逃掉。不是吗，亲爱的？”他的小手开始抚摸她的手腕，手指微曲，筋腱暴出，好像他就要抓起她的手腕拧它。

“喂，”我严厉地说。“你赶走那些恶棍我深表感谢，不过——”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告诉我。“这些人除非坐在驾驶盘后面，否则对别人没有危害性。受过良好训练的十四岁姑娘完全可以使其中任何一个致残。喏，就连我们这位茜达，要是她参加那种……”他转向她，手从她的手腕移到她的头发。他抚摸着她的头发，让一缕缕头发慢慢地滑过他的手指。“你知道我今晚输了，亲爱的，对不对？”他温柔他说。

我站起来。“走吧，”我对她说。“咱们离开吧。”

她只是坐在那儿。我搞不清她是不是在瑟瑟发抖。我尽量透过面具从她眼里看出一点迹象。

“我要把你带走，”我对她说。“我做得到，我真的能做到。”

他冲我笑笑。“她想跟你走，”他说。“是吧，亲爱的？”

“你想不想走呢？”我对她说。她还是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

他用她的头发慢条斯理地捆扎自己的手指。

“听着，你这个害人虫，”我厉声对他说。“把你的手从她身上拿开。”

他被我从座位上拽起来，软绵绵的像条蛇。我说不上是个斗士。我只知道我越害怕，揍人就越凶狠越准确。这回我运气不错。

可是当他瘫倒下去的时候我却感到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面颊上有四处刀刺般的疼痛。我用手捂着脸颊。我能摸到她匕首般的指甲套抓出的四道深长的伤口，热血从伤口处渗出；

她没有看着我。她俯身靠在小泽克身上，面具紧贴着他的脸颊，低声哼道：“好了，好了，别难过，你这样我以后会伤心的。”

我们周围有人在讲话，不过他们没靠近。我探过身子，摘下她的面具。

我说不清为什么我想象中她的脸应该是完全另一副模样。不消说，她脸色苍白，没有使用任何化妆品。我觉得戴上面具再涂脂抹粉毫无意义。她眉毛不整，嘴唇龟裂。可是要说那张脸上总的表情，要说那满脸蠕动的情感——

你是否曾经从烂泥里搬起一块石头？你是否见过黏乎乎的白蛴螬？

我俯视着她，她仰望着我。

“是啊，你害怕极了，对不？”我挖苦说。“你害怕这出小小的夜间闹剧，对不？你吓得要死。”

我径直走出去，进入紫色的夜幕中，手仍然捂着渗血的腮帮。

没人拦阻我，连那些女摔角手也没有上前拦阻。但愿我能撕下衬衣里胶卷的一块底片，当场测试一下，我已不得发现自己接受了过量的辐射，这样才能请求横渡哈得逊河，南下新泽西州，穿过残留辐射强度的斯塔腾岛和长岛之间的海峡受弹区，继续前往沙湾，去等候锈迹斑斑的船只载我越洋过海回到英国去。

# 《新型变黑症》作者：勃·卡拉姆金

费毓丽译

报摊上有一座小玻璃柜，由于里面那些引人注意的滑稽画报的封面而显得五彩缤纷。在报摊旁边站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他正在向过往的行人兜售一本很厚的绿色封面的书。

“半块钱！差不多就算白送。克利普斯教授的论文集。机会难得啊！”

我走到这个人的面前，从他手里把书拿过来，忍不住惊讶地说道：“收钱吧。可是你从哪里弄到这本世上罕见的书呢？”

老头子用他那双黯淡无光的淡蓝色的眼睛看了看我，竭力想在脸上做出愉快的笑容，然后回答道：

“我认识克利普斯本人！你想知道吗，只要请一杯啤酒，我就能把他的一切都讲给你听。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我是赛谬尔·柯纳！”

在酒吧间，当柯纳把空酒杯推到一旁的时候，我就顺便说道：“据说克利普斯教授是一个很有天才的学者。是真的吗？”

“当然！可是他们的科学有时竟会给人带来这样或那样一些麻烦……”

“你这些话是要说明什么呢？”

“我要说的是，人们因为克利普斯那件事的关系曾打算把我绞死。他们竟没有对我施用私刑，这简直是个奇迹。”

“赛姆，也许你还记得详细的情形吧？”

“我的记忆力非常好。可是你最好告诉堂倌，叫他给咱们俩弄点啤酒来……”

我又要了啤酒，同时对柯纳说：“倒酒吧，赛姆。我算是甘败下风，不能奉陪了。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命运之神使你和科学打起交道了呢？”

“我当时是在贝斯特波里斯的公立自来水公司里当看守人。这是个南方的小镇，有七千多居民。镇上有四家啤酒馆、一家饭馆、两个当铺，这里的居民一半时间要消磨在这些地方。

我不禁微笑着插嘴说道：“你大概也没落在别人后面吧？”

“你错了，当时我还年轻，而且很爱劳动。恰恰在这方面我应当感谢我和克利普斯教授的亲密的友谊。他在那里有一座设有实验室的院落，我在空闲时，帮助他从事所谓的科学研究工作。鬼知道，他每天要堆起多少肮脏的器具来！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清洗这些东西。克利普斯就是在那个时候研究变黑症。你知道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病，当一个人得了这种病的时候几乎全身的皮肤都变成黑色？教授正在测定和研究这种病的几种症状，在他的实验室里培养着一些繁殖力极强的细菌。他给这些细菌起了个名字叫做‘色素形成菌’，而把由这些病菌引起的一种有趣的病症称为新型变黑症，他说这些细菌对人并没有害处而且还能够消灭某种危险的病毒。”

“噢！赛姆，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面，你简直是个行家了。”

“哪儿的话，我告诉你说，当时我还年轻，时常要管一些不必要的闲事。一般说来，教授如果没有被牵连到与那些三Ｋ党的家伙们所发生的冲突当中去的话，他一定会干出一些更聪明的事情来。”

“听说克利普斯是一个很和善的学者，他怎么会碍三Ｋ党的事呢？”

“嗯，譬如说，他断言肤色上的不同并不能使人类产生丝毫生物学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丝毫也不会影响到人的智力。这对歧视黑人的人来说，是不合心意的。还有，当教授聘用了从明尼苏达州某处来的一个化验员以后，他可把这些顽固分子给惹恼了。这个叫吉布逊的化验员原来是一个纯种的黑人，而黑人进入贝斯特波里斯是被严格禁止的。”

“这是根据哪一条法律？”

“不要太天真了吧！难道这还需要法律吗？在这个小镇里，许多人把黑人当做牛马看待。只有穷人才把他们当人看待，然而穷人难道是镇上的主人吗？终于有一天，三Ｋ党的代表们来找教授，他们要求：第一，停止实验室中所进行的‘可疑工作’；第二，马上把吉布逊赶出去。结果教授大发雷霆，把这些无耻之徒赶了出去。他们带着威协的神气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实验室被纵火烧掉了，而吉布逊则被戴着假面具的家伙们从被窝里拖出来，狠狠地痛打了一顿，然后把他抛在城外的公路上。克利普斯本人偷偷地到水塔上来找我，还带了二只装有试管的大箱子，试管里面都是他培养的细菌。这伙匪徒在黎明时也冲到我这儿来搜寻克利普斯，我把教授藏到水塔槽后面，而箱子则用绳子拴好放到了备用过滤池里。由于心慌，绳子未系紧，于是两只箱子都掉到这个不算深的水池里，撞到了水泥底上。结果试管都摔得粉碎。

“匪徒们在听到碎玻璃铿锵的响声后，就都爬进了备用过滤池。三Ｋ党的这帮家伙们在里面折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终于把那两只已经摔坏了的，里面装满了碎玻璃的箱子拖了出来。在滤池里遍身都湿透了的三Ｋ党员们再没找到更多的东西，于是他们又吵闹了一阵以后就离开了。而教授则平平安安地乘早车走了，从此以后就下落不明。可是不幸得很，他的研究成果却并没完全消失。”

“怎么会不幸得很呢？”

“因为我差一点就逃不出来了。”

“你怎么会碍了这些种族主义者的事呢？”

“我丝毫没有碍他们的事！但是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在黎明的时候跑到我这来告诉我说，三Ｋ党们要来把我吊死。我急忙锁上门，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就从窗户爬了出去。当我刚刚跑到树丛中去的时候，就有二十多个黑人，疯狂地号叫着跑向广场。他们闯进了我的家门，另外几个暴徒则爬上了电线杆去套绳索，准备把我吊死。”

“你不要胡说八道了！”我不由自主地嚷了起来，“难道你们那儿的黑人还能吊死一个白种人吗？”

“哪里是什么黑人呢！就是那些三Ｋ党们。他们在摔碎了试管的过滤池里洗过了澡以后，全变成黑皮肤的人了。你试着想象一下这些仇视黑人的人们当时的心情吧！他们在广场上号叫着，乱成一团，好象突然被关进笼子的几十只猴子一样。当他们捣毁水塔的铁门时，我已经爬过了树丛，跑到车站上，跳上了快车。他们也追了上来，差一点没抓住我的腿。但是在火车已经开动的时候，这几个胆敢闯进白人车站辱骂一位被追赶得惊慌不安的白人绅士的‘肮脏的黑鬼’，被乘务员一脚从踏板上踢了下去。我就这样逃出了贝斯特波里斯镇。”

“后来那些变黑的三Ｋ党们怎么样了？”

“听说他们至今仍是一些‘黑种人’。原来新型变黑症虽然没有什么害处，然而却是非常顽固耐久的东西。在你买的这本书里对新型变黑症也提到了一些。但是，有一个问题，教授的看法是错误的：皮肤的颜色有时是会影响人的智力的。有人曾转告我说，贝斯特波里镇目前出了一个‘反对种族歧视同盟’，其中的骨干力量都是当初要吊死我的那些家伙。毫无疑问，他们现在变得聪明得多了。”

# 《信息斗士与机器人》作者：南希·克雷丝

谭建华杨霞译

《信息斗士与机器人》这篇小说，有比较完整的科技内容，但更突出的却是“信息斗士”艾伦·哈勒这个时代弄潮儿，在信息社会中的真实处境。这种真实既体现于外在的描绘，更体现在作品所涉及的内心层面。这点虽然着墨不多，但却传达了更多的信息。

客机即将降落洛根机场。艾伦·哈勒将他领带下端的尖角翻转过来，看看缝缀在那儿的ＰＩＤ上显示的他亲人的图像。只要图像不是黯淡无光或者一动不动，那就说明亲人们平安无恙，大可放心了。

“啊哟！瞧瞧，您的这个是什么玩意儿呀？我可以请教一下吗？”邻座的老太太终于抓住机会跟这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搭上话了。艾伦差点儿便要一口回绝。这时，他的手表报告：还有三分钟即将着陆。三分钟，干吗不同这位亲切的老太太谈谈，消磨枯坐的时光呢，也许碰巧还能搞到一点有用的信息。

“这个叫ＰＩＤ，就是‘个人图像显示器’。这是我的妻子凯瑟，这两个是女儿和儿子，还有两个是我得力的助手。他们的衣服上都分别安装了一种名叫‘个人电场交流器’的设备，用来显示本人身体的电场状态，同时也发射并接收安装了‘个人电场交流器’的其他人的电场状态，显示在ＰＩＤ。您瞧，我妻子的图像有一种稳定的颤动，她可能正坐在终端屏前翻阅资料。女儿苏瑟蒂的图像振荡得很厉害，表明她正在作高速运动，也许在打网球吧……”

“您让您的亲人身上成天带电？”

“没事，这是……”

“你就像一个老大那样成天监视他们……”

艾伦一见飞机已经停稳，便不顾老太太瞪着的双眼，拿起他的东西向舱门口走去。艾伦已养成争分夺秒的习惯，乘飞机总要订购能最先下机的座位。当别人还在收拾行李时，他已下到机场，大步向出口走去，同时还接通了他的助手的电话。

“乔恩，有收获吗？”

“一个三级机会，让汽车商大有可为啦。一家叫无花果布丁的公司推出了一种名叫‘消息筛选’的新产品，可以根据顾客提示的要点在网络上不停地搜寻，将各种新产品的信息同顾客原来的爱好比较，用统计法替顾客作预选。据他们说，成功率可达９３％。”

“真的吗？太棒了！”

“值得一干。”对方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无花果布丁”，真叫得怪。这一定是个老头儿的主意。上一代人不是把一种水果的名字用来叫他的计算机吗，还有把一种热饮料的名字用来为一种人机对话语言命名的呢。老家伙们真有一套。对，值得一干。

“您的汽车在这儿等您啦。”他的手表提醒他并在表面上显示了图像。“谢谢。微型全球定位系统乐于为您效劳。”

艾伦在人群中左闪右避，不停地向外走去。驾驶员也在用定位系统跟踪着艾伦，已把车门打开。这是乔恩典型的缜密计划安排，体现了最高效率。艾伦不用浪费口舌，坐上车后，便在膝上摊开了他的网形网络。

网形网络是他的哈勒企业公司即将上市的最新产品，是他的王牌货，用光纤织成的网形布，又轻又软。不用时可以像手巾那样折叠起来，使用时能够像眼下流行的终端那样接收大量信息，能够显示各种各样复杂的图像。终端用他的语音启动，也可用特定的触摸指令启动，又快又准，既可以灵活地与他的ＰＩＤ联结，也可以联结其它资讯设备。网形网络体现了高新科技的最尖端成就，肯定会让一切跟哈勒企业有联系的人发一笔大财。

艾伦向网络下令：“显示乔恩资料。”网络上立即出现了有关“无花果布丁”的资料：股票收益、年度报告、内部分列报告，还有根据哈勒投资计算法由乔恩作出的评价。在信息领域中，乔恩算是最出色的了。当然，他自己，艾伦，又要胜他一筹。不错，“无花果布丁”的资料看起来好极了。

他的手表又提醒他了：“五分钟内将抵达计划第一站。”

电话铃声响起，正值网形网络在使用之中，电话便自动转入网络，凯瑟的影像出现了。

艾伦发出指令：“凯瑟资料。”

凯瑟的声音说道：“嗨，亲爱的，计划变动了。”

艾伦目光依旧审视着无花果布丁的资料，口中回答说：“传过来。”

“这都是苏瑟蒂闹的。她闯入了丹佛少年溜冰冠军赛半决赛。”

“好样的。”艾伦心中念叨，妈的，我女儿真了不起，只是查利要差点劲……“我会去电祝贺她。”

“好的。不过她要乘星期二早上９点２０分的航班，那时，我要到阿尔布开克去为达林顿案件出庭。你可以送她上飞机吗？”

“等一下。”艾伦调来他的经过最新修订的日程安排，“哎呀，不行。帕蒂拟的日程，从星期一晚上到星期二下午在布鲁塞尔，然后到伦敦一家生物工程公司作短暂停留，再从那儿飞回家。”

“好吧。”凯瑟的口气依旧是愉快的，艾伦就爱她这一点。“我会安排司机去送她上机场，让肯宁太太送她上飞机。只好这样弥补了。嘿，咱俩星期三上街好好吃一顿再狂欢一夜的计划没变吧？”

“我查一下。好，看来可以。５点钟，芝加哥广场见。

“我一定来。”凯瑟回答，“你给查利去一个电话，好吗，就在今天。”

“查利怎么啦？”

“还是那样。”凯瑟的声音表现出忧郁。

“没问题。我跟他打电话。别担心。”

“你现在正要到诺瓦欣去吧？”凯瑟无疑收到了有关他的日程安排，同样他也是了解她的动向的。“诺瓦欣是一家生物机器人制造公司吧？”

“是的。”艾伦回答道，“帕蒂再三催我去一趟，其实我对激进的技术没有多大的信心。信口开河许愿，说的是月球，送来的实际上是小行星。我没抱多大的希望。”

“这才是我的男人。鞭策他们吧。我爱你。”

网形网络上消失了凯瑟的影子。手表提示他：到计划中的第一站还有两分钟。

尽管没来这儿时，他并没抱多大的期望，但实际看到的情形却把他深深地打动了。

一走进这幢不惹眼的混凝土大楼，艾伦立即感受到如潮水般汹涌的信息流，令他意识到这儿无疑是处于信息前沿的。

迎接他的是一位近４０岁的印第安血统的女士，上着红衬衣，下着宽松的卡叽长裤，行动敏捷轻灵，一双黑色的大眼显示了她的智慧。“艾伦先生？我是司克卡·古朴塔，诺瓦欣的科技主任。欢迎您光临我们的生物机器人研制组。”

“谢谢。”艾伦知道她，还了解她的经历，对方也明白。不过惯例的客套还是免不了。

“您需要一套我们研制工作现状的书面材料吗？”这也是一句客套。他昨天一定已收到了公司发去的资料，也许今天早上还收到了最新进展的补充。她还明白公司发出的正式材料，不过是对方调研工作的一份资料而已。这位老板看的，都是他的助手综合各方面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不必了，谢谢。”艾伦微笑着，“不过，我想亲自看看你们研制的成果。”

“好的，请吧。”司克卡道，“请允许我罗嗦几句基本的东西。您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来。现在我们正穿过生物实验室，我们就在这儿制造机器人。或者，不如说，让机器人在这儿生长。”

玻璃墙的那一边，是一排排的无菌工作台，每一个工作台边都有一台自动设备加以监控。整个实验室，只有一位技术员，身上穿着隔离衣，头上戴着面罩，孤单单地坐在角落里工作。艾伦说：“让我检验一下我究竟了解了多少。你们的机器人躯体是大规模定制的圆筒，配上活动的肢体，里面装备着电场通讯系统和遥感装置。”

“是的，我们就要看到了。看起来，这种机器人像是一些罐底朝天的白铁罐，下面有4条瘦腿，配上两条瘦胳膊，但是其信息处理系统却是彻底创新的。你看这儿每一个透明的匣子里面都装着一块正在不断生长的电路板，首先我们将硅片蚀刻成逻辑电路，然后在其上种植胚胎神经元，放在合成的肽液中培养。胚胎组织往往来自不同的渠道，结果，虽然线路架构是同一的，神经元上却会冒出不同的轴突和树突。由于胎儿的大脑通常长出多余的神经元，不同的电路板上便有不同的神经元出现萎缩，于是便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电路板，以致装配出来的机器人也就有了一些微妙的差别。”

艾伦问她：“搞这项研究的不止你们一家吧？”

“当然不止一家。我们已开发出了很有价值的新品种，对某些订购量大的买主来说很有价值。当然，在你购买之前，那是我们的专利。”她继续说，“我们的技术与众不同之处，您马上就要目睹了。请往这边来，去‘八俊室’”。

“八骏室？去看骏马？”

“八俊，是八名机器人俊杰。前面有两间机器人活动室，每一间里有八名机器人，彼此相似，但智力发展程度不同。活动室内仿照原来训练黑猩猩的封闭型森林环境布置成机器人的学习环境。请随我来。”

他们走出实验室，进入一道没有窗户的长廊。走到一半时，艾伦的领带尖角处的ＰＩＤ响了两次。

“对不住，司克卡，男洗手间在——”

“那儿就是，请便。”

艾伦走了进去，翻转他的领带尖角，查利的图像像定格似的，一动不动。艾伦立即给他打去电话：“查利，你在哪儿？”

“你说些什么？在哪儿？今天星期五嘛，是吗？我当然在学校里呀。”

“哪儿的学校？”

“亚斯本。”

“干吗不在丹佛呢？”

“这个星期不在丹佛。爸，忘了吗？”

家庭教师兼保姆的肯宁太太制订的生活和学习计划很繁琐。艾伦当然可以从网状网络上查看，不过眼下，孩子在哪儿上学并不是问题所在。

“这会儿你在干什么，孩子？”

“没事可干。”

没事干！艾伦不禁担心起来。查利今年12岁，已是一表人才，居然大半天大半天地无事可干，只是呆坐着，双眼瞪着虚空，太不正常了。按他这个年龄，踢足球，逛网络，逗姑娘们，自行车赛，什么不可以干？就是看书也比傻呆着强吧。

艾伦说：“肯宁太太哪儿去了，她为什么会让你闲呆着呢？我花钱雇她，她就该管事儿呀。”

“她以为我在写我们去沙漠搞考古发掘的文章呢。”

“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会写的。爸，我要出去了。下星期再见。”

“查利……”对面已挂断了电话，再呼叫他，他多半不会答理的。他究竟怎么啦，把自己封闭起来像个木偶人似的。

“艾伦，你没事儿吧？”司克卡小心地敲了敲门。上帝啊，艾伦只顾凝视查利一动不动的图像，忘了时间的流逝了吧？别把正事耽误了。“没事。”艾伦从房间里钻了出来，“去看八俊室吧。”

这是两间布置得一模一样宽大的场地，各有９千平方米面积。四周是透明的塑料墙，里面摆放着各种高度和角度的平台、梯级、土堆、坑凼、迷宫似的小道，还有能从室外操纵变形的各种障碍物，看起来好 像是一处饱受地震摧残尚未清理的高尔夫球场的废墟。第一个场地里有八个机器人在缓慢而蹒跚地行走，每一个机器人的外筒上都印着不同的可笑的字样，什么“明天的汤”、“炊事员”等等。

司克卡介绍道：“这是设计人员的幽默。这一组机器人昨天刚刚启动，还没有学到什么本领，更谈不上完成任务了。”

“什么任务？”艾伦问，说明书上没有提到。

“您看见场地各处散落的灰绿色小片块吗。任务就是要求他们捡起来，捡得越多越快越好。”

艾伦看见了。小圆饼干大小的灰绿片块分散在小坑里、梯子旁、小路边、土堆下……靠得最近的一个机器人，印着“精米”的字样，用它那钳子一样的手去抓片块。片块滑向一边，而机器人却摔倒在地上，挣扎着站起来，一不小心，又滚进旁边的一个坑里，手足朝天摆动，似乎在叫救命。艾伦忍不住笑了起来。“倒霉鬼。”他问，“到目前为止，捡了几块？”

“一块。”

“捡了多久了？”

“６小时了。好，请看第二号八俊室。”

艾伦随后走来，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看。两个机器人撞在一起，甲想从另一边绕过去，乙也正想如此，不免又是一撞，双双跌倒下去，手足朝天挥舞。

司克卡打开一道门，领艾伦走进一条狭窄的通道。他们来到场地上方俯瞰下去。这一个训练场跟上一个完全一模一样，里面也有八名机器人，一动不动地站着。

“请注意。”司克卡按了一下控制键，从天花板上突然撒下一阵灰绿色片块之雨，散落得到处都是。机器人立即有了活力，走的走，爬的爬，到处搜索。艾伦的手表不断发出声响，他的领带尖角也不断掀动。虽然身处室外，他的电生物场却已记录下机器人互相交流而弥散在空中的大量电子数据流了。不一会儿，所有的灰绿片块统统被捡拾一空，收拢到一处，倒进一道槽口，落到走廊地板上。

“莫不是有鬼神相助！”艾伦冲口而出，“你大概会告诉我这一帮小家伙自个儿学会这样干活的吧！还要说它们跟上一组一模一样，没有外加什么程序的吧！”

“正是如此。”司克卡得意洋洋地说，“６分４９秒。纪录不断自己突破，效率越来越高。从启动到现在，它们只经历了５个星期零两天的学习。”

“我想再看一遍。”

司克卡又按了一下开关，灰绿片块又撒了下来，机器人也立即活动起来。艾伦注意到机器人并不是互不相干地各自在一定地区搜寻，每一个机器人都是根据诸如接近程度，相对高度，难易程度等复杂因素而行动的。而在行动中也可以看出彼此间也存在不同的灵活程度，这大概是由于不同的胚胎神经元发育程度不一而造成的吧。艾伦还不止一次地留神到，某个机器人正朝一个片块走去时，发现已有另一同伴要去拾它，便转身走开，寻找新的目标。

“这就对了，”司克卡瞅了艾伦一眼，说，“它们学会了用信息交流来提高效率，它们还清楚彼此间能力上的差异，并以此为根据来抉择合作与分工。这是我们通过数学分析发现的。这一切，统统是它们自个儿发展的成就。６分３４秒。艾伦，我敢说，像您这样的人，一定能看出这个情景意味着在电脑自主学习方面所产生的突破。这也就意味着，无论是在军事系统还是企业财团系统方面所需要的人工智能技术，我们已胜券在握了。对于你们的投资公司而言，这是不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呢？”

“是的，我们谈谈吧。”

凯瑟打来了电话：“艾伦，今天怎么样？”

艾伦把对诺瓦欣的喜悦之情告诉了她。她也很感兴趣，但她接着说：“听着，我的爱，星期三的团聚我去不成了。我有一个到香港的机会。”

“为伯迪特案件是吧？太棒了。”艾伦装出很为她高兴的声音。凯瑟为这件案子很花了一些心血，而且她也很想去香港看看。

“我会把我的行程安排传送给你的。你跟查利通话了吗？”

“谈过了，还是那样常常呆坐不动，我们该想个办法才是。我想叫乔恩调查一下，找一个好的心理医生。嗨，你觉得我们安排什么时候聚一聚好？”

“噢，我忙着呢。对伯迪特案件，我们还要讨论对策。天啦，我居然也跟外交决策沾上边啦，真想不到。吻你。”凯瑟的影像消失了。

失望使他有点沮丧。给女儿打个电话吧，她那无忧无虑的音容笑貌肯定能赶走自己的孤独。但是女儿没有接，佛罗里达的兄弟也不在。母亲那边的应答机告诉他，老太太目前在爱琴海上旅行。唯一的安慰是ＰＩＤ上亲人的图像统统正常，谢天谢地。

第二天一觉醒来，他又感到精神抖擞了。一次接一次的会谈，一个又一个的日程安排，流水一般的数据，这都是财富和机会。上帝，真叫人来劲。能增强人类听力达３万赫兹的微型装置，能提高侦察卫星所摄图像分辨率的技术进展，纳米技术的一系列新成果，可称之为未来的魔法大师的原子重组技术，等等，怎不令人眼花缭乱！

６∶１８，他正在全神贯注于纳米技术中，突然接到司克卡·古朴塔的电话：“艾伦，请原谅我打搅了您的日程。您是否可以今晚飞到我这儿来，有的东西应该让您亲眼看一看。”她的口气十分激动，大有突破屏障，直接拨动他的神经之势。他正愁着今晚如何度过在旅馆中的孤寂之夜呢，不过他却以公事公办的语气说：“我的日程很紧。司克卡，你敢肯定我能不虚此行吗？”

“当然，当然。”听了她的答复，艾伦便马上通知乔恩修改日程。

“八俊室”一号场地上的机器人仍然在笨手笨脚地捡片块。“炊事班长”像一只背着地的甲虫，手足朝天，挣扎着翻过身来。司克卡径直朝二号场地走去，一眼也不看这些幼稚的家伙。

二号场地的机器人仍然是一动不动地站着。两分钟过去了，艾伦渐渐失去了耐心。时间就是金钱。“请注意。”司克卡话音未落，机器人突然开始活动，平均地分散到场内各点。刹那间，灰绿片块从天而降，捡拾战斗开始了。一会儿，片块捡完，其中一名机器人便将所有的片块倒进漏斗口中。

“６分１４秒，”司克卡出了一口长气，“体质结构的限制，制约了效率的提高。但是这也不成问题了，它们学会了预测片块撒放的时刻，提前作好了准备。什么时候撒片块，我们并没有事先发出任何信号，而它们却能预知。”

“你是说，撒放片块是定了时的。”

“没有，怪就怪在这儿。当然，我们也不是随意撒放的，有安排，从一开始便有时刻表。但昨天您来参观，我们便不按日程，多放了两次。撒放的时刻表要考虑人的因素，比如交接班、开会、午餐小憩等，所以并不是等时的，不是几点几分一次。时间长了，机器人便掌握了规律。现在竟达到不差分毫，准时预知撒放的时间，甚至还基本上掌握了片块降落到地面的大致地点以及滚动弹跳后可能停稳的地点。虽然场地地形每天都有变化，但是撒放口总是那么几个。从昨晚起，它们就学会了高效率地有组织地事先站位了。”

艾伦瞅着这些漆着花花绿绿标记和令人发笑的名字的机器人。预测性工作管理，自我学习掌握非等时流程本领，对于制造业、机械维护、加速预报软件开发等方面，该有多么可观的、难以估量的前景。他那精明的头脑也开始眩晕了。

“如何？”司克卡轻声说道，“是不是值得大驾光临呢？”

艾伦尽力克制自己，以冷静的口吻说道：“也许是吧。但我还有不少的保留和问题，比如……”电话铃声响了，响了两次。这是必须立即联系的电话。

“爹，是你吧，我是查利。你记得我们的邻居吗？他们遭逮捕了。”

“查利，我忙着呐，我——”

“是由于恐怖活动被捕的，这会儿，这儿到处都是警察。”

恐怖活动、炸弹、枪支、警察。艾伦已不记得邻居的模样，那儿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查利，你等一下。”他想到了旁边还有司克卡。他对她说：“对不住，司克卡。儿子有事……”

“没关系。”她转过身去，显然不太高兴。

“查利，给妈打电话，告诉她，还要告诉肯宁太太。然后把你的，苏瑟蒂的和肯宁太太的东西收拾一下，叫一辆汽车，立即到丹佛的公寓去。其它的事，我来办。”

“不过，爹……”

“查利，立即照办。我不想你遇到危险。”

“好吧。”听得出来，他很不高兴。

艾伦又叫通了乔恩，作了安排。他回过头来对司克卡解释：“邻居中出了恐怖分子，我只好把他换一下地方。”

双方都感到惋惜，错过了谈生意的良机。司克卡说：“我们会密切注视机器人的下一步学习活动。要是又出现了突破，我会立即告诉您的。”

“好极了，”艾伦说，“我们现在就可以讨论一下目前的进展。我有几个问题。”

“请说吧。”

艾伦登上去新加坡的卧铺航班。一家新加坡公司正在研制智能公路，汽车在这种公路上，不需要人工操纵，能由公路导控行驶。视察过后，艾伦大为失望，没有什么新玩意儿。艾伦立即登上去悉尼的飞机。

在机上，艾伦接通了儿子的电话：“孩子，你在ＰＩＤ上的图像一点也没有活动？”他一直观察了５个小时，他的图像就像照片似的毫无动静，而这时又不是睡觉的时刻。

“是没有。”查利的回答好像是第三者的口气。

“那你在干吗？”

“什么也没干。”

“查利——”

“你知道吗，富尔顿发明轮船的时候，至少还有三个家伙也在干同样的事。”

“查利——”

“我要出去了，爸。我爱你。”

“还有三分钟着陆。”手表提示说，“接你的汽车正由全球定位系统调动。”

助手帕蒂告诉他：“突尼斯有新动向，撒哈拉太阳公司研制的太阳能板，看来是真正的前沿产品。资料随后传来，同时传来修订后的明天的日程。”

悉尼的是光纤，据说由于采用了更细的原料颗粒而增大了容量。随后他又飞往雅加达。雅加达是新的医疗技术，一种能预测心房纤颤的改良型心电图。下一站是孟买，据说那儿在全息电视会议技术上有重大突破，其实是老一套。乔恩可看走了眼。

艾伦按日程又飞到伯尔尼，来接他的是他的公司的会计师和质量测检专家。他们一道视察了将由他投资的一项工程并听取了汇报。

从伯尔尼又飞米兰，意大利技术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目标是运用并联系统，数据处理速度达到每秒一万亿次。意大利人只用原有硬件数量的一半便实现这个目标。喋喋不休的话语、上下翻舞的手势加上地道的托斯卡纳红酒，地道的意大利风格。

突尼斯的是沙漠机器人。老板用车把艾伦送到撒哈拉的边缘，让他去看在沙漠中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机器人和安装机器人的机器人，还利用机器人从沙粒中选矿，用太阳能产生的高温来冶炼。多余的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出售。艾伦觉得这个计划，虽实在但也保守。艾伦命令立即召开技术咨询评估会议，并研究三十年为期的气候评估和控制改造的问题。

这个期间，由于突尼斯之行，他跟夫人团聚的约会再次成为泡影。凯瑟去了洛杉矶，陪女儿参加一次重要的溜冰大赛。查利参加了一个重返自然野营活动。艾伦乘飞越大西洋的航班回家，但家在哪儿呢？他便在飞机上给司克卡打电话。她去了伯尔尼。艾伦只好决定转机飞波士顿，他不愿意回到一个一切都那么陌生，亲人一个不在的空洞的家。

艾伦在波士顿下机后直接去了诺瓦欣公司。接待他的是一名下着牛仔裤，上穿皮T恤，脚蹬一双缀着小圆镜片的运动鞋，23岁左右的青年人。从这身打扮看，大约是一名软件技术员。艾伦露出了冷淡的微笑，心中泛起一阵不快。

“保罗·山德逊？我是艾伦·哈勒。是不是由你转交司克卡的进展材料？”

“是的……唔，不对。我是说，她没有……我不过是带您去看看机器人的进展罢了。”

“好的，好的。不过少来点你们的行话。”艾伦命令似的来一个先发制人。山德逊要么翻脸，要么让步。他不知道他的上司对这个人的态度。

“当然罗。唔，请走这边。”他屈服了。

第一场地的机器人似乎动作还不够协调，还有些不知所措，但有了进展。艾伦翻转他的领带尖角，ＰＩＤ上的影像振动得十分厉害，不成人形。

“你们在这儿制造了一个超强度数据场。”艾伦大声说道。山德逊回过头来，面带尴尬的笑容。艾伦明白了：“你们设置的吧，是吗？你们把这全套设备变成一个微波场，让二号场地的机器人直接与网络联系。你们是启用了通讯软件，革新了它们来实现的，是吧？”

山德逊局促不安地点点头，说：“按规定，我应该事先说明白。不过短时间暴露在这个环境里不会有危险，确实不会。您的通讯设备也不会受损——”

“我并不是担心我的设备和健康。”艾伦气冲冲地打断他，“司克卡答应过，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作重大改变，一定会及时通知我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变。”

“你们把一号场地的机器人也上了网络？是不是也打算不告诉我！”

山德逊惊讶地说：“没有，当然没有。如果不按既定计划，岂不是故意破坏研究！”

“那也就伤害了投资人的信心。”艾伦的口气仍然很硬，“请告诉司克卡，回来后打电话给我。我要事先说清楚，我保留我再次来时带上我自己的评估检测人员的权利，因为你们并不十分情愿把经过如实告诉我。”

“哈勒先生，请别这样想——”

“好了，好了。”说完他便转身离开了。

回到车上，他问自己，火气为什么这么大。是的，他拥有诺瓦欣的部分产权；他拥有的其实是火线前沿阵地的部分，而火线是瞬息万变的，难以预测的。这就是前哨阵地的本质。他不该这么怒气冲冲，他不明白其原因，也没有时间去弄明白。４２分钟后，他要搭乘的班机又将起飞了，这几十分钟时间只够他研究明天６点半早餐会谈所要熟悉的材料。

艾伦和凯瑟终于在纽约团聚了，艾伦跨入电梯的那一刹那，不禁感到激动而胸口发紧。十天没有见面了，他想她极了。他很珍惜见面时那一阵令人头晕的激动，天天厮混在一起的男女体会不到这种激情。

后来夫妻相拥睡在床上时，他半醒半睡地望着随着他们之间激情的变化而从潮红变为清凉的淡蓝色的墙纸色调变化（这一定是根据他们的呼吸的变化而诱发的吧）。艾伦心满意足了。

不过凯瑟却不让他再轻松下去：“亲爱的，有个问题拖不得了。查利的问题。”

艾伦一激，赶快坐起身来：“他怎么样了？”

“很怪，”凯瑟说，“我明白他快进入青春期了，想试试自己的翅膀够不够硬，说话也开始冲起来了。其实他并没有恶意。对姐姐还是很好，姐姐有了好成绩，他也兴奋得很。他没有对我隐瞒什么，只是在个人兴趣上方向不太对头，比如大谈什么理性时代和这种时代的社会内涵。”

“等等，”艾伦从床边的衣服堆里把网状网络掏了出来，启动并调阅“理性时代”的条目，“这不过是一个历史时代而已，对历史有兴趣不是问题。那天查利还跟我谈论发明轮船的富尔顿啦，可能是肯宁太太安排的学习内容。”

“不对。我查过，安排的内容是有关土地的学科。问题不在这儿。我翻阅过查利的个人记事册，２２型电脑笔记，当然，只看了非个人隐私部分。”

“他还在用２２型？落后了，落后了至少３个月。我要给他一种最新型号的。”

“新的，过时的，问题不在这儿。”凯瑟酸溜溜地说，“记事册上列满了各种各样的时代，石器时代、铁器时代、英雄时代、信念时代、黑暗时代、理性时代、工业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十几种时代名单，彼此之间大同小异。每种名单最后都是信息时代。也许我们正处于这个时代。”

“是奇怪。不过，老实说，这还用不着焦虑，喜欢历史，也是好事呀，你看呢？”

“表现之三，我问他这些时代名单是怎么一回事。他并不在乎我查阅了他的笔记，而是面部肌肉纹丝不动地非常认真地看着我说：‘妈，究竟我们家真的是信息时代的战士，还是名副其实的无家可归的可怜虫，怎么才能肯定下来呢？’”

艾伦不能不考虑了，看来有问题了：“你问过他吗？是不是他觉得我和你常年不落屋？是不是认为我们应该设法像其他一家人一样多团聚在一起？”这也是他和妻子多次谈到过的问题。

“我问了，他说不是。他的朋友的父母也是一样常年不见面。我又问他问题在哪儿。他只是说，轮船时代就是轮船时代，然后一声不吭，又陷入那种与世隔绝的冥想之中去了。半个小时不理不睬，人坐在那儿，灵魂却不知哪儿去了。”

艾伦缓慢地说道：“我手头有两位儿童心理医生的名字，一位在丹佛，另一位在旧金山。”

“这也没有意义，我们好几个星期之内都不会到旧金山去，我的工作要我住到堪萨斯城去。请你费心记住我的日程安排。”说过后，凯瑟又补充了一句，“请原谅。”

“没事。”艾伦说，“我知道你担心儿子。好，我会在堪萨斯城找一位儿童心理医生。”

艾伦紧紧搂住妻子，说道：“我一定在明天设法去看看他。”

修订日程可不是件易事，乔恩和帕蒂都不乐意。达拉斯那家制造低成本轨道太阳能电池板的经理说了，要是艾伦失约，这两周内他另有安排，别想与他会面。去他妈的电视会谈，不见面就算了。艾伦给帕蒂说，算了就算了，见鬼去吧。之后，他便飞堪萨斯城，在那儿最近才安了一个新家。

事儿都挤在一块来啦。诺瓦欣的山德逊又来电话：“艾伦，呃，哈勒先生，上次您似乎说过如果机器人有什么重要的进展，您就想立即亲自看一看，所以——”

“有进展了？糟糕的是，我简直忙不过来。你给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好吧。”他的语气里显示出松了一大口气，让艾伦觉得他还是自个儿去诺瓦欣一趟的好。一定有了重大发现。现在就去机场，没有票了，站票也凑和。他不喜欢站着飞。要是能像传送电波那样把人一下子传过去就好了。不过，站票就站票，看过机器人，还能赶上半夜到达堪萨斯城的班机。他便决定：“好了。不用介绍了，我下午就飞过来。”

“也好。我们等候您。”山德逊又不乐意了。我们？他和机器人？他把机器人看成是一家子了？很可能，技术人员总有一些颠颠倒倒的地方。他突然回忆起少年时期跟好朋友戈德曼一道躺在松林中一层厚厚的松针上，戈德曼突然问他：男孩子干吗会有要跟姑娘亲嘴的念头呢？啊哟，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来啦。人心真怪，时不时地就会冒出跟现实没有关联的莫名其妙的东西来。

到达诺瓦欣时，他的情绪不太好，头也发痛。山德逊有点惶恐似的迎接他：“我们直接去第二号‘八俊室’吧。呃，您是不是先用点咖啡什么的？”

“不用了，走吧。”

走过一号场地时，艾伦不禁停下来瞧瞧。似乎有了进展，那些机器人不再跌跌撞撞的了，他还看见“精米”突然偏离，避开了与同伴的相撞。

二号场地却跟一号场地不同，机器人分别站在场内各处，一动不动。山德逊略显不安地说：“还有7分钟才撒片块，我们不准备改变计划。虽然让您久等了，你却能从头到尾观察到我们所观察到的情景。所以——”

“我明白，等就等吧。”

但是怎么打发这七分钟呢。这里的微波数据交流这么强烈，网状网络是不能使用的了。于是他便记起他在飞机上调来查利22型电脑笔记中私人记事册的事。他认为，父母的责任心应胜过对儿女隐私的尊重。

理性时代……信息时代……今天要做的事：给妈买生日礼物，做星期二的作业……公园里有个女孩子没穿内裤。见鬼。理性时代……

片块撒放前一分钟，机器人自动进入临战状态，然后便进入拾片战斗。速度不快不慢。机器人占据了网络上的一切波段。它们从网络上调出了哪些数据？它们的生物电路板是怎样分析处理数据的呢？网络上浩如烟海的信息库对它们拾片工作有什么用呢？

“你们对它们下载的数据跟踪到了吗？”

“有了一些。”山德逊没看艾伦，似乎在躲躲闪闪，“注意，重要的来了。”

来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来。它们把片块装进一个机器人抓住的桶里，全体又凝然不动了。

山德逊的舌头飞快地动了起来：“这２４小时以来，它们一直这样。虽然它们按规定任务拾起了片块，可就是不按规定将片块倒出去。任何人都没有动过程序设置，它们自个儿就这样决定了。”

“你们跟踪的下载数据能说明什么吗？”

“不太多。”他又在躲闪了。艾伦明白了，他其实是感到尴尬。软件设计人员最怕的是弄不清楚他自己设计的程序的意外。他又说道：“或者说，过分的多了。它们实际上把网络上所有的资料统统都调用过了，也许是无意识地干的。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查不出它们的规律。”

“嗯，嗯，”艾伦含糊地说道，“把你们所跟踪到的数据传到我的办公室来，也让我的人看看。”

“我没有这个权力……”

“照办就是了。”

但命令似的语气也不起作用。“不行，先生。我想我不能这样，这要司克卡开口才行。”

艾伦只好让步：“好吧，我会跟她说。”

艾伦又向把拾到的片块当成战利品牢牢抓住不放的机器人注视了一会儿。

艾伦跟司克卡联系不上，航班又晚了点，待他到达堪萨斯城的新家时，已是下半夜了。新家一切都很陌生，但也像以往在奥克兰、丹佛、亚斯潘、新奥尔良、大西洋城还有罗利的新家一样设备齐全，舒适方便。

肯宁太太给他开了门。他去看苏瑟蒂，女儿两手摊开，右腿微屈，在沉睡中仍显得生机勃勃。艾伦又去看查利，查利被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给他打了一声招呼，又睡着了。艾伦又注视了几分钟。上帝啊，别让他的神经出毛病吧，不要让我们的儿子患神经萎缩症，别长脑瘤，别患束手无策的绝症。

他回到卧室，睡意全失，便再熟悉一下明天两个会议有关的资料。会议就在当地开，所以他可以多同儿子呆些时候。明天的会议，他一点儿不感兴趣，老一套。不，不对，怎么是老一套？很有意义而且有所突破，是新阵地前的滩头阵地，能够跻身其中，就来之不易。那么他为什么又要在这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床上翻来翻去，烦躁不安呢？于是他从床边的衣服堆中掏出他的网状网络来。一拿到网络，他的心就安定了。晚上，他的网络就只管存储所接收的信息而不呼叫他，免得打搅他的睡眠。打开网络，他便看到司克卡发来的信：有要事相告，请给实验室打电话。是十分钟前发来的。他便拨通了她的电话。

“司克卡吗？我是艾伦。什么要事？”

“哈罗，艾伦。”她的声音显出她很疲倦。本来嘛，现在已是深夜1点半了。“我以为明天早上才能听到你的电话呢。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了，我们遇到了挫折，暂时的挫折。”

“什么样的挫折呢？”

“机器人不干了。不，这不确切，机器人能够活动，但它们却不按指令去捡拾片块了。相反，它们却在大量地、尽快地从网络上调出资料、数据，并加以处理。不但如此，它们……”她的话不再流利，出现了嗫嚅。

“它们怎么啦？”

“它们互相贴紧站成了一圈，把视听功能和红外遥感器统统关闭。就那么挤在一起，完全与外界隔绝了。”

他没有说话。过了一分钟，司克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语调变得十分柔和：“艾伦，我知道你的公司并不大。你向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假如我们这个项目完蛋了，就要连累你了。”艾伦突然明白，司克卡虽然看起来精明强悍，其实她只是一个科技人员，不是信息领域里的战士，也不是企业家。企业家不会说这样的话。

“你不必担心，事儿会好起来的。”艾伦说的是实话。只要不是疯子，谁也不会孤注一掷。

“那样就好。但是问题的症结却在于我一点不明白机器人在干些什么。”

“我明白。”艾伦说道，接着说下的话，声音却越来越含混，让人听不明白。艾伦猛然一惊，从迷糊中清醒过来，“太晚了，明早再谈吧。”他便挂断了电话。他光着两条大腿，吊在床边，双眼瞪着前方。孤注一掷，谁都不这样干，于是便有了太阳能电池板、机器人、高分辨率图像、纳米技术、智能汽车……这一切不过是同一条战线上的各个部分而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游侠时代、航天时代……信息时代。任何时代都不是永恒。所有一切争夺铜铁黄金，还有争拾灰绿色的片块，一切争夺物质领域或数字领域的行为，都有一个终结的时候，就像每一个时代不可避免地有它的终结。一个取代一个，没有例外，没有尽头。汽轮机时代终结了，文明不再由汽轮机推动。现在是由信息推动。把片块拾起来，装进篮子，送给主人，或是将军。

万一发生了战争，将军却征集不到战士呢？

于是机器人不干了。双眼瞪着虚空，凝然不动，只有脑袋内部在活动。它们有了一个复杂而又不断发育成长的人类神经元线路硅片，又从网络中下载并加以掌握的资料和数据。它们成了主人，正在处心积虑地，有预见地迎接下一阶段的到来。它们不再考虑：我怎样把片块拾得又多又快；它们想的却是：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去拾那些片块？

这已不是理性时代，而是理智时代。

事物是变化的。你原来不明白干吗要亲吻姑娘，现在你却如癫似狂地去追女人。原来是远亲不如近邻，而现在你却不知道邻居姓甚名谁，甚至没有了家。原来你心醉神迷于信息或片块，而现在你却如同泥偶，空洞地凝视虚空。你对信息和片块的兴趣胜过了对物质的兴趣，而现在你的兴趣却转而专注于我为什么会那样迷上了信息。并不是由于收集不到信息了，信息依旧大量产生、交换、积累，而是由于重心的转移，每个时代特有的神秘的心脏，人人所关切的，激情从而产生的重心，即前沿阵地的转换。

查利感受到了。当然他还是孩子，还不能像艾伦那样久经磨砺的人那么明白地感受，而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即将降临的变化。也许就因为是孩子，未来的世界是他们的，他是其中一份子。但是他不如机器人，机器人已乘上了人类网络的先进的浪头。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征途上从信息领域转换到另一领域中，机器人将成为突击队。

艾伦不禁不寒而栗。未来是什么？这个理智时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艾伦已全身心融入了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培养他成长，自然而然地成为高科技战线的尖兵。在信息战线上枪炮声已逐渐消沉，战火已让位于对家庭的关注之时，他的位置在哪里？他能适应新时代吗？

他有信心。他当然能够适应，他永远都能适应。信息时代可能结束，理智时代即将到来。他能将不利转换成有利，只要他能找到正确的途径，知心的战友，合适的策略。而这一切都能归结为正确无误的资料与数据。

从明天，他就要着手此事。

他带着微笑沉入了梦乡。

# 《星》作者：阿瑟·克拉克

这里距离梵蒂冈三千光年。我曾肯定，信仰不会因空间转移而改变，正如我曾肯定壮丽的天穹，印证神的荣耀。当我看见壮丽天穹的这一面后，我的信仰开始受到考验。

第六型电脑的舱壁上，挂着一个十字架。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怀疑这十字架是否一个空泛的符号。

我还未将结果公开，但真相是不能隐瞒起来的。我们拍了数千帧照片，记录探测数据的磁带，加起来也有数十里长。我敢说任何一个科学家都能毫不费劲地释读这些资料。我虽属那稣会，却绝对不能容忍将事实篡改，以至会使我旧日声誉蒙污的行径。

船员们己极其沮丧，我真担心他们怎样应付这最后讽刺般的结局，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有宗教信仰。打从地球出发，他们便在与我“斗争”——一场不公开、无恶意，但却是非常认真的思想战。不过他们亦不忍用这项发现，作为对付我的最后武器。船员们只觉得，一艘星际探测船上的首席大体物理学家，竟然是那稣会教士，是非常滑稽的安排。他们认为，科学家和传教士这两个角色，是格格不入的。

我们船上有一个观景台，那里装了一个椭圆形的塑料窗，剔透无暇；加上观景台只有微弱的灯光，窗外繁星，明亮不减分毫。我常在观景台沉思。

每逢遇上船医陈德勒，他都会趋前凝望椭圆窗外，久久面对太空船四周旋转的星空。最后，他会禁不住开口：“神父，外面是漫无止境的。或许冥冥中真有个造物者，但即使有，难道要他特别替顾我们微不足道的世界，微不足道的人类吗？真令人费解！”

莫非医学界人士，一律都是死硬的无神论肯？

对船员，我常指出那三篇曾刊载于《天体物理学报》、五篇刊于《皇家天文学会每月通讯》的论文。我这样做是要提醒他们，虽然我会人数大不如前，但仍以科研工作成就卓著见称；尤其在天文学和地球科学方面，平均每人的成绩，更是超乎比例。可是我即将要撰写的有关凤凰星云的报告，会个会结束我会的千年历史呢？我只怕影响所及，远不止次……

“凤凰”，多差劲的名字。假如为这星云取名的人有预言之意，这预言也要千亿年后才可验证。就是“星云”一词也是错误的，这“星云”和那种弥漫本银河系里的恒星胚胎素村，有天渊之别。以宇宙的尺度而言，“凤凰”星云只是个细小而稀薄的气体外壳，包围着一颗恒星——说得准确点，应该是从前存在过的一颗恒星。

光谱计图表上，挂着彼德·保罗和鲁宾斯所作的罗若拉神父画像。神父啊！要是你我易境而处，你会怎样对待这堆数据呢？我的信仰不足以支持我挺身而起，面对这个挑战。你的呢？

神父啊！你凝望远方，但我所走的距离，远远超出你创立我会那时代所能理解和想像的世界。过去从未有过探测船，离开地球这么远。我们飞到远在宇宙边陲的地方。我们终于飞抵凤凰星云，并且带着重大的发现，踏上问地球老家的路。可是这发现对我是多沉重的负担，我只有跨越时间和空间，向你作无声的求援。

你手握的书，上面印着“主之荣耀至大至高”。但当你有机会目睹我们的发现，你还会相信这句话吗？

“凤凰”星云是什么呢？单在本银河系里，每年便有百多个恒星爆炸。它们突然在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光亮骤增至平常的千万倍，然后声沉影寂。这些爆炸的星是“新星”——它们只不过是宇宙灾难中的家常便饭。我在月球天文台工作时，就曾记录过十多个新星的光谱和变光曲线。

每隔几百年，就会出现将新星比得微不足道的天界奇观。一颗星变成超新星时，要比银河系所有恒星加起来还要明亮，古代中国天文学家，就曾在１０５４年见过这样的情景。１５１２年，仙后座又出现一颗光亮得白昼也可见的超新星。随后的一千年间，还出现过三颗超新星。

我们的任务是视察灾难现场，寻求灾难的起因，要是可能的话，也许还会查知超新星的成因。我们的太空船，穿越了六千年前爆发开来的气体。气体是炽热的，仍在迸发出紫色的光辉，只是它非常稀薄，不足以伤害我们。层层如象牙球的气体，被爆炸的星体使劲抛出，至今仍在向外飞驰。恒星的引力，也无力将它们拉回去。气体包含的空间，容得了X千个太阳系，而盘踞中心的，是一个怪异的天体，一个只有地球般大小，却比地球重数百万倍的白矮星。

太空船周围气体的光辉，驱散了平常星际空间的黑暗。我们的目标，如同一个被引爆的太空炸弹，几千年过去了，其火热的碎片，还在四散飞开。爆炸规模之大，使星体的碎片散布于数十亿公里的空间，却没飞驰的动感，几个世代之后，肉眼或许可以察觉出混沌的气体和纠缠的旋涡，有些微移动。此刻星云的澎湃气势，已够慑人心魄了。

我们数小时前己关闭了主要动力，以余速飞向那凶险的小矮星。以往它和我们的太阳并无二样，可惜它却将能使它活命数百万年的能量，一口气在数小时内耗散掉了。我们所见的，只是个吝啬每一分能量的小星，像要补偿那白白虚耗了的光芒。

在这个景况下找到行星，几乎是妄想。即使过去曾有行星，也在爆炸时化为蒸汽和碎片与星云的气体混为一体了。不过，我们还是作了一趟自动搜索（这是飞越从来未探测过的恒星时必定要做的程序）．竟然发现了一个孤单的行星。它的轨迹，离星云中心的矮星很远很远。它的处境，正像太阳系的冥王星。这个行星，徘徊在星际间永恒黑夜的边沿，从未尝过生机带来的温馨。但正是遥远的距离，使它幸免于像其同伴被气化的厄运。

行星经被烧炙过的表面，只有烧焦的岩石，曾经包裹着它的固态气圈也被烧掉了。我们登陆这行星，发现了石窟。

石窟的建造者，尽了一切努力，确保它会让后来者发现。石窟人口处的石标，只剩下一摊凝固的熔岩，但从远距离侦察图片中，我们己相当肯定它是智慧的标志。稍后我们又侦察到广泛分布在行星各处的放射性辐射，石窟外的石标可以毁掉，但辐射纹印是抹不掉的，还会不停向周围发出讯号。我们的太空船，像箭一般射向这个大标靶的红心。

石标原本应有一里高，现今却像一支正熔化的蜡烛。我们以天文学家的身份而来，现在却要兼任考古学家。不过我们都将原来的目标抛诸脑后，我们明白，他们选这个偏远的行星，建立这个庞大的标记，只有一个作用：一个文明的族类，自知难逃劫数，希望名垂千古。

我们得花上几个世代，才能完全消化石窟内的珍藏。他们的太阳，爆发前必定早有预兆，故此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准备，可以将他们想留传后世的精华，都带到这个世界来藏好，期待日后给其他族类发掘出来，而不被遗忘。换了我们，会有这样的干劲吗？或者是被困在愁苦中，懒得理会那活不到也触摸不到的将来？

为什么不给他们多点时间啊！他们己能往返行星之间，却远未能跨越星际空间。一百光年之外，才有另一个人阳系。即使他们掌握了超空间推进器的秘密，顶多也只能营救百万条性命。也许，这样的结局，对大多数人来讲，更易于接受一些。

从他们留下的雕塑，可见他们与人类极其相似，但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仍会为他们的命运而悲哀。他们留下上千件视像纪录，连同放映的机器，还有细致的图解，我们毫不费力地就明白了他们的语言。我们仔细看过这些记录，这是首次有一个比我们更为进步的文明，重现在我们眼前。或许他们只将最好的一面留给我们看，但也难怪他们，反正他们优美的城市，绝不比地球逊色。我们看着他们工作、玩乐，听着他们悠扬的语言，特别有一个画面还历历在目：一群孩子在蓝沙的海滩上嬉戏，水边排着缕缕垂杨似的植物，一只只身躯庞大的动物在浅水处走动，人们也懒得理会。

夕阳西下，他们太阳的余晖，仍照暖大地。有谁知道，这太阳快将变成夺命判官，定这族类的死罪？

想必是我们久尝孤独，思乡心切，才会深受感动。我们当中，很多人到过其它星球，探索过其它文明的遗迹，却从未有像今天这般深的感触。一个族类的败亡，犹如地球上的兴衰。让一个盛放璀璨的文明，给一把大火烧掉……这怎能说成是上帝仁慈的表现呢？

我的队员曾这样问过，我也曾尽力答复。罗若拉神父，你或许更有把握，但神灵对我全无启示。他们不是一群邪恶的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崇拜怎样的神。我回望数十世纪前的他们，看着他们用最后的努力，将所珍爱的保存下来，也看着它们在现今坍缩了的太阳照耀下出土。他们配作我们的良师——为什么要毁灭他们啊！

这个问题，在回到地球后同僚们将会怎样回答，我早已料到。他们会这样说：宇宙万事万物没有目的，宇宙也不是什么宏图，既然银河系内每年都有上百颗恒星爆炸，此刻在太空深处，必有文明被毁灭。这个族类曾否作恶，与其面对的厄运毫不相干：宇宙没有神，没有天理，是故亦无天谴。

我们在凤凰星云所见的一切，都不能证明什么。坚持上述论据的人，只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据理立论。神不须向人交待他的行事方式，他能造宇宙；也能毁灭宇宙。如果神的行事得由我们管着，那只是人的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严重一点说，甚至是在亵读神。

对在凤凰星云所见的一切，对这整个星球的文明被大火化为灰烬的遭遇，我本来可以装作视而不见，只需要心肠再硬一点就行。但凡事都有极限，人的信仰亦然。我望着面前一堆计算结果，只觉我坚贞不移的信念，像遇上地震般不可抗拒地动摇了。

我们抵达星云前，无法知道那颗星的爆炸年份。现在我们掌握了天体物理探测的数据，和那硕果仅存的行星上岩石的化验结果，使我能准确计算出星球爆炸的时刻。我知道这个宇宙轰天雷的闪光到达地球的年份，我算出在载着我们飞奔回家的太空船后面迅速退却的超新星残核，当年在地球的天空中闪烁着多么耀眼的光芒。我仿佛见到那颗星，像个远方的灯塔般闪着光辉，在东方的拂晓中，引领旭日登场。

千古谜团终于解破，不容我们怀疑。但……神啊！宇宙间有亿万恒星，为什么你偏选上这颗？你用大火断送了整个世界的人，就只是为了照亮伯利恒的早晨？

# 《星辰之父》作者：弗·波尔

一

诺曼·马钱德坐在舞厅小舞台的一边，有人已在那儿给他准备了皮垫子。外面，舞厅里聚集着１５００人正等待着向他表示敬意。

马钱德对舞厅记忆犹新，他曾一度是这里的主人。４０年了，……不，不是４０年，也不是５０年，那是６０年前的事。６０多年前，他曾和乔伊斯在舞厅内翩翩起舞。那时，这个宾馆是地球上式样最新的，建造这个宾馆的正是他的父亲。舞会是为庆祝马钱德同乔伊斯喜结良缘而举行的。眼前这些人自然对此一无所知，但马钱德仍记忆犹新……啊，乔伊斯，我最亲爱的人儿！可在很久以前，她就去世了。

外面人声喧哗，透过帘幕向外望去，他看见前方桌边已坐满了人。美利坚合众国的副总统正跟爱达荷州州长握手言欢，这会儿那架势就好像他们并非异党对头。林福克斯也从研究院赶来，他正彬彬有礼地服侍一只黑猩猩坐进椅子。在这张椅子旁边的位置上安放了话筒，这可能是为马钱德准备的。面对黑猩猩，林福克斯似乎流露出一丝不安。勿庸置疑，黑猩猩已经死去，这个大猿的身体虽为人类所用，但人类的智慧并无法更改它的四肢。

接着，丹·弗勒里出现了。当他踏上舞厅台阶的时候，其他参加宴会的１５００人都已落座。

弗勒里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健康，马钱德这么想——但没有一点儿幸灾乐祸的意思——弗勒里比他年轻１５岁；而且，马钱德并不嫉妒。对于为他拿坐垫的年轻侍者，他也无妒意，尽管对方年纪至多２０岁，而且壮得像是足球后卫。人生一世足矣，特别是在你实现了自己竭尽全力使之开花结果的事业之后，或者基本完成之时。

当然了，梦想花去了他父亲为他留下的一切。不过，除此之外，要金钱还有何用？

“该进去了，先生。让我来帮您吧！”讲话的是年轻强壮、骨骼坚实、肌肉饱满得几欲从衣服中爆裂的侍者。工作人员对他毕恭毕敬，就好像他仍然拥有这个地方一样。马钱德想道，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委员会才选中这样的地方，尽管这家宾馆已经年代久远，落后过时。不过，有一段时间——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对不起，年轻人，我——这会儿有点心不在焉。谢谢你。”

他缓缓地站立起来，一边在心里嘀咕时间走得太慢。当侍者将他扶上舞台时，全场掌声雷动，声波的冲击致使他助听器上的自动音量控制仪也承受不住。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没有听到丹·弗勒里开始讲的话——自然都是赞誉之辞。他小心翼翼弓身坐进椅中。当掌声停息之后，他才开始听到讲话声。

丹·弗勒里个子依然高高大大，腰似粗桶，眉毛又浓又粗，头发又长又密。从一开始，他就支持马钱德的疯狂计划，要把人类送入太空。“人类最为伟大的梦想！”他大叫着说，“征服星球！而这位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使梦想成真的人物——诺曼·马钱德！”

掌声雷动，马钱德点头致谢。

助听器又一次救了他的耳朵，并且使他听不到下边的几句话：

“……既然我们已踏上成功的门槛，”弗勒里声若洪钟，“我们在此聚会适得其时……增进友谊，表达伟大的希望。将我们自身贡献给为实现希望的奋斗之中……并且对第一位向我们显示何为梦想的人表达我们的敬仰之意和爱戴之情！”

自动音量控制器传出丹·弗勒里慷慨激昂的演讲，马钱德一边听一边露出微笑。观望着雾海一般的人的面孔，他觉得弗勒里如此讲话简直是残酷的。真到了成功的门槛吗？人们能在这门槛上有耐心有恒心等多少个年头呢？——而大门依旧对我们关闭着。当然了，他流露出奇怪的念头，人们有必要仔细算计一下，不然的话，如果庆贺宴会不早点儿举行，嘉宾很快会变成僵尸的。不过……他心里隐隐作痛，半带困惑回头看看弗勒里。他的语调里隐含着什么。会是——可能会是——

可能不会出现什么，他坚定地告诫自己。没有消息，没有突破，也没有报告来自哪个宇宙飞船，最终的梦想也并未实现。他可能会第一个得知的。不论出了什么事，他们都不可能不将那样的情况报告给他。不过，他还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弗勒里继续说道，“我不再阻止你们用餐了。后面还有许多激昂热烈的讲话，我敢保证那将有助于增进你们的食欲，可是，现在还是让我们先来吃吧！”

笑声四起，掌声大作。继而刀叉相撞，铿锵有声。

进餐邀请的对象当然也包括诺曼·马钱德。他双手抱膝坐在那里，看着人们刀来叉去，虽然微笑着内心却有一丝不快之感，这是因为年迈体衰而产生的懊丧情绪。实际上，他自我安慰着，他并不是要嫉妒年轻人。他们健康，他们年轻，他们来日方长，他倒并不嫉妒；他们狂饮饮料大嚼冰块，他却羡慕不已。

他竭力做出姿态，好像真的喜爱眼前的美酒佳肴似的。使马钱德生命得以延续到现在的阿萨·齐泽尼深知，他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自从齐泽尼预测出他寿命的最低限度之后，马钱德百无聊赖之余不得不思量，假若享用一顿美餐，生命中剩余的几个月又将削减一些。自从齐泽尼每周对他进行医疗检查并且告诉他剩余的时间不多以后，他就痛下决心，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一定要以泡茶加土豆薄饼、外加酸甜红卷心菜打发日子。但那个时间总是迟迟未至。幸运的是，他倒还有一个月的阳寿，也可能是两个月……

“请再说一遍，好吗？”马钱德半侧着身对那只黑猩猩讲道。尽管它兽性已泯，但其说话能力极差，所以马钱德开始并没意识到对方在跟他讲话。

他不转身还好些。

由于手腕没有力量，他手里的汤勺歪了，饼干浸上了水滚落下来。他忙中出错，竟想挪动腿以防东西落在膝盖上——年龄大了真是无用；他不愿溅上污水——但他的动作太急了一点儿。

椅子就在小台边上。他感觉自己翻了过去。

二

９６岁已经过了倒头摔倒的年岁了。他心里想着：假若真弄出这种事来，或许还不如吃些虾好些呢……不过，他并没有摔死。

他只是因为摔倒失去了知觉，而且昏迷时间也并不算很长，因为当人们抬着他走进舞台后边的更衣室时，他已经开始清醒过来。

诺曼·马钱德一度将其生命交付给一种希望。

他富有，聪慧，并且找到了一个温柔美丽的妻子。他倾其所有，将它们奉献给征服太阳系外星球的研究院。少说，他也拿出了数百万美元。

那是他父亲遗留给他的全部财产。但是，钱根本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它只不过是一种扩大影响的手段。他用钱雇佣宣传人员、资金筹集人员、法律顾问；他用钱拍纪录片和电视广告片；他用钱为美利坚合众国议员们举办鸡尾酒会；他用钱为国家六年制教育提供有奖比赛。不论做什么，他总是言必行，行必果。

他筹集到了钱。一大笔钱。

他将自己从世人口袋中乞求、搜罗而来的所有的钱拿出来，为建造２６艘大型宇宙飞船（每艘有１０只轮船大小）提供资金。最后他将飞船抛向太空。

马钱德哺哺自语道，我希望看到人类发展扩大，并且抵达一个新的家园……我还希望成为带领他们奔向那里的人……

什么人正讲着话“——他知道这件事，对吗？但是我们千万要保持缄默——”另外有一个人要第一位闭嘴。马钱德睁开了双眼。

齐泽尼神色忧郁地立在那儿，看见马钱德恢复了知觉，便说道：“你好了？”马钱德明白这是真的，因为齐泽尼忧郁地看着他。如果是坏消息的话，他会发笑的——“不，你没有！”齐泽尼大叫起来，抓着他的肩膀，“你就待在这儿别动，一会儿回家卧床休息。”

“你刚才不是说我好了吗？”

“我是说你仍能呼吸。别抠字眼，并不正常。”

马钱德抗议说：“但宴会呢——我总该出席吧——”

阿萨·齐泽尼照料马钱德已有３０年了。他们一块儿出外钓鱼，时常在一起同饮共醉。齐泽尼不会拒绝的，但他却一味摇头。

马钱德颓然作罢。齐泽尼后边，那只黑猩猩一语不发，只是坐在椅子边上观察着。马钱德觉得，他是在担心。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明白这件事是因他而起，是他的过错。这么一想，马钱德便来了精神，说道：“我那样笨手笨脚跌倒出尽洋相，很抱歉——先生。”

齐泽尼连忙介绍：“这位是杜安尼·弗格森，他做过哥白尼号上的勤务，换过形体。他像平日一样穿着制服参加宴会。”猩猩点点头，但一语不发。他正对那位方才口若悬河、此时似乎心事重重的讲演者丹·弗勒里察言观色。“救护车在哪儿呢？”齐泽尼用像对实习医生的那种不耐烦的口气发问道，身着侍者服装的那个健壮的年轻人一声不响匆匆而去。

黑猩猩清清嗓子，狗一般叫了一声。“什么——”他带着或多或少的德国口音讲了起来，“米达·乌勒里，你讲伊夫代尔是什么意思？”

丹·弗勒里回过头，茫然地看着黑猩猩。马钱德忽然注意到，他那架势并不是在看他，而倒好像是对黑猩猩一无所知，而且他无意答话。

马钱德焦躁起来：“这个‘伊夫代尔’是什么，丹？”

“快点儿，弗格森先生，请吧，我们最好到外边去一下。”

“什么？”类似犬吠的粗暴声音从类人猿口内吐出来，开始同他要表达的意思相趋近了，“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讲话吗？”

这是个没礼貌的年轻人，马钱德愤愤不平地思忖着，这个家伙让他感到讨厌。

既然他一再提这个问题，其中必有缘由。

马钱德由于疼痛缩了缩身子，觉得自己要呕吐出来。事情虽然过去，他却依然不安。他不可能弄坏了什么呀，他这样自我安慰着，齐泽尼在这方面不会撒谎的，但他又感到自己可能已办坏了什么事。

他对猩猩失去了兴趣。甚至当弗勒里以一种急切的、低得如同蚊子哼哼的声音对他嘀咕催他离去时，他也没有回头看。

如果一个人愿意放弃上帝赐予的人的身体，把他的头脑，思想，对——还有灵魂植入类人猿的身体之内，那么，马钱德就不会给予他特别的尊重。

当然不会！马钱德在等救护车时，又重新考虑起这个熟悉的问题。自愿报名参加他费尽心血促成的太空航行的人，才明白他们面对的是什么。直到某位高超的伯特曼先生发明了神秘的ＦＴＬ发动机之后，情况才有所变化。以尽可能接近光速的速度抵达每个有价值的、为人所知的行星，这是几个人的事情。换体需要这些人调动思想控制极易饲养、完全可以牺牲的猩猩身体，而他们自己的身体则在星际旅行的漫长岁月里处于冬眠状态。

这，当然需要勇敢的人。他们值得敬仰和尊敬。

但他也值得呀。胡说“伊夫代尔”并不礼貌，不论他是什么意思，不过使他们航行成为可能的人却深深受到伤害……

除非……

马钱德再一次睁开双眼。

“伊夫代尔”，除非“伊夫代尔”是猩猩声带，类人猿嘴巴轻而易举就可发出的音——除非当他失去知觉时，他们讲的话是跟那个完全不可能、没有任何希望并且极为疯狂的梦想有关。而他，马钱德，自从开始发起星际征服运动时就已放弃了这个梦想。

除非有人真的找到了ＦＴＬ航行的通道。

三

第二天马钱德身体状况稍稍好转，便自己坐上轮椅——全靠自己，他不愿上车也不让人帮忙——进入航空地图室。这是研究院赠给他的房屋中的一间，免交租金，终生使用（当然了，是他先将房子献给研究院的）。

研究院花了３０万美元建成航空地图室。１２米高的球形室中固定着的、铁丝扣住的星球闪闪烁烁，按照比例代表太阳系５５光年中的整个空间。每个星球都被绘制出来，并且标上了名字。一年前，其中有几个位置稍稍移动了一些，以纠正弄错的方位。航空地图室的设计是一丝不苟的。

研究院资助的２６艘大型宇宙飞船也被绘在上面，现在仍在太空中的那些也是一样。当然了，它们未按比例绘制，不过马钱德明白它们代表着什么。他转动轮椅沿着有标记的通道来到室中心，端坐在那儿四下观望，发现自己正在太阳系的下面。

众星之上，捧出蓝白相间的天狼星，南河三就悬在头顶。这两颗星聚在一块儿无与伦比，在这里最为弓队注目。不过就红色的河鼓二①本身来看，倒是比南河三更亮一些。航空地图室中央，太阳和半人马座Ａ星配对，灿烂辉煌。

【①天鹰座中最亮的一颗星，是一等星，俗称牛郎星。】

凝视着半人马座Ｂ星，他眼睛湿润了，那是他平生最大的失败。这么近，这么真实，却可望而不可及。

但是，别的希望仍然存在……

马钱德继续寻觅，他看到了塞帝Ｔ星，只有１１光年之遥，那个征服地本来可以毫无疑问建立起来。

这是一个大问题，但他们找到的却是数不清的否定答案。不过，塞帝Ｔ星倒是一笔好赌注，对此马钱德本人深信不疑。它是一个比太阳稍微暗淡，稍微清冷的恒星。不过，它属于Ｇ形，而且根据仪器计算基本可以肯定它具有产生气体的能力。但假若再一次失败——

马钱德回身看看更为暗淡、更为遥远的４０埃利坦尼Ａ星。他记得，他发射的第五艘飞船是向４０埃利坦尼Ａ星进军的。飞船很快就要抵达目的地——不在今年，就在明年。当最高速度同光速差不多接近时，时间是很难测量出来的……

但是，最高速度自然要更大一些。

失败的骤然袭击几乎使他大病一场。竟比光速还要快一些——啊，他们需要何等的勇气！

不过，他无法把时间抛洒在那种特殊情感上，实际上也没必要在情感上浪费光阴。他感到，时光像河水一般从他身边流走；于是挺身坐起，四下张望。人到９６岁，做事是不敢迟疑的，即使白日梦也要快一点儿。

他又扫了南河三一眼，然后移开了目光。他们最近对南河三作了尝试——飞船行程可能还未过半。他们对几乎每一个星体都作了尝试，甚至包括埃利坦尼五座和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还有更为遥远，连分光器分析仪也可能测试不出结果的６１希格尼Ａ星和印第五座，最近又大胆尝试了半人马座Ｐ星（不过他们已经可以肯定这一次毫无收获，半人马座Ａ星的远航已经探明并无可供生存的星体）。

飞船总共发射了２６艘。３艘失踪，３艘返回，１艘正在飞回地球途中，还有１９艘仍在太空中邀游。

马钱德志得意满，欣赏着明亮的绿色箭头，那是标志着第谷号驶向的位置。第谷号是以分离气体为燃料的喷气式机，也是他所造飞船中最为庞大的一艘，其中载有３０００名男女。他想起，好像有人最近曾经提到过第谷号。是在什么时候呢？为什么要提呢？他心中模糊不清，不过那个名字倒是铭记在脑子里。

门开了，丹·弗勒里走了进来。他扫了一眼排列有序的星体和飞船，但好像视而不见，航空地图室对于他来说毫无意义。他抱怨着说：“真该死，诺曼，你把我的魂都吓丢了！你这会儿为什么不待在医院呢？”

“我去过医院了，丹。我不愿待下去。最后，我有意出院，得到阿萨·齐泽尼的许可才算出来。他要求我说，只要我安静休息，并且允许他监督，我就可以回家。唉，你瞧，我不是很安静么。他来监督，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想弄明白有关ＦＴＬ的一些情况。”

“啊，奇怪呀，诺曼！真的，你没必要担心——”

“丹，你这３０年来从没用过‘真的’，除非你是在对我撒谎。那么，就讲出来吧。我今天早上派人去找你，因为你知道情况。我想听听。”

“看在上帝的份上，丹！”

弗勒里环顾室内四周，就好像是第一次看到光线中闪闪发光的光点一样……或许他是这样，马钱德思忖着。

他终于说道：“唉，有点儿问题。”

马钱德等待着，他等待的耐心练习过许多次了。

“有一个年轻家伙，”弗勒里说道，又重新顿了一下，“他名叫艾西尔，是个数学家。你相信吗？他有一个主意。”

弗勒里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离完善还有很大距离。”他补充说。

“实际上，”他说，“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想法根本行不通。当然了，你知道那种理论。爱因斯坦，洛伦兹一费茨杰拉德，不论是谁——他们都反对那种理论。它被称为——记住吧！——多重分派。”

他等着马钱德大笑，但毫无动静。于是他又说道：

“不过，我敢说他似乎有点儿道理，既然试验——”

马钱德口气温和地说：“丹，你把话都讲出来不好吗？让我们看看你讲了半天讲的是什么吧。有个家伙叫艾西尔，他有点儿道理，但很狂妄，不过又行得通。”

“噢——是吗？”

马钱德慢慢向后靠去，闭上双眼：“那就是说我们全错了，特别是我。还有我们整个工作——”

“瞧，诺曼！千万不要那么想。你的工作改变了一切。假若不是你，像艾西尔那样的人从来就不会有机会。你难道不知道，他是靠我们资助进行研究的吗？”

“不。我不知道这件事。”马钱德的目光又扫向第谷号，“不过，也不会有太大帮助。由于——我的工作——有五万多男女使自己的生命处于冬眠状态，我怀疑他们是否会跟你有同样的感受。丹，谢谢你，你讲了我想听的东西。”

当齐泽尼一个小时后走进航空地图室时，马钱德说道：“我身体是否足够强壮——能受得住一次换体吗？”

医生放下药箱，拉过一把椅子，然后答道：“我们已经没有可以利用的了，诺曼。这些年来就没有自愿者。”

“不，我不是指换上另一个人体。我不需要任何可能成为自杀者的自愿捐躯人——你本人也曾说过，替换的躯体有时会自扼而死。我要一个黑猩猩的变体。为什么我不会比那个年轻人干得更出色些——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你是说杜安·弗格森。”

“正是，为什么我不会比他干得更好？”

“唉，算了吧，诺曼。你年事已高；你体内磷油脂——”

“我年事虽高但还不会死，对不对？最糟也不过是那样。”

“换体并不安全！这不仅仅是由于你的年岁，你对化学处理根本就不了解。我可以保证你再活几个月。”

马钱德心情开朗地说道：“真的吗？我可没想到还有那么长时间。那样做，比你向我下的保证意义要大多了。”

医生极力争辩，但在９６年当中，马钱德在许多恶战中都一直坚守阵地。另外，他还有说服齐泽尼的一个优势。医生深知，如果激动起来，自拔不出可能会随时使他送命，对此他要比马钱德更清楚。到了这样的时刻，齐泽尼宁可让他冒换体的危险，也不愿让他猝死于激烈争论之中。所以他只好皱皱眉，忧郁地摇摇头，一走了之。

马钱德滚动轮椅，缓缓地跟着他。

他无需在匆忙之中去演完生命的最后一幕。时间仍很充足。研究院饲养的黑猩猩足够挑选，但要准备好一个需要几个小时。

在肉体变换中要牺牲一种东西。人最终可能能够回归他原来的肉体，但他要冒五十个失败之中只有一次成功这样的危险。而黑猩猩必将面目全非。马钱德承受着起初的辐射，他肉体的液汁缓慢滴下，然后是没完没了的扎绑、补缀和捆箍。他曾看过别的人变换肉体，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没想到，会这样疼痛难忍。

马钱德使尽浑身解数试图不用四肢着地的方式行走（不过这很难做到，猩猩的身体就是要爬行的，手臂太长吊在两边也很不舒服），一边摇摇摆摆，走进坐垫那个地方，然后弓起凸凹不平的猩猩脊背想看看那可憎的东西。丹·弗勒里走到他面前。“诺曼？”他关切地问道。马钱德试图做点头的动作，但并未成功，不过弗勒里心领神会。“诺曼，”他说，“这位是西格蒙德·文西尔，他发明了ＦＴＬ启动机。”

马钱德举起一支长臂，伸出一只手，但却无法伸开手爪：因为猩猩的手爪习惯于握成拳头形状。“祝贺你，”他使尽全力尽量清楚地说道。他并没有使劲同介绍给他的那个黑眼睛的年轻男人握手，因为事先得到警告说黑猩猩的力量巨大会致人残废。

他垂下手臂，疼痛如潮水般袭来。

齐泽尼曾警告他要有这种准备——“不稳定，有危险，但不会延续很长时间。”在交谈当中他低语道：“不要忘了，诺曼，为你安置的感官设备非常灵敏；若输入太多，你是承受不住的，那会很疼。”

但是，马钱德安慰医生说他不在乎，他确确实实不在乎。他再一次看看飞船。“就是它，”他嘀咕着，而且弯下脊背，以及他的桶一般的健壮的身体，起身去看垫子上的飞船。它或许有３０米高。“不算什么，”他不屑一顾道，“西龙号，那是我们发射的第一艘；有２７０多米高，把１０００人送到半人马座Ａ星。”

“它还把１５０人活着运了回来，”艾西尔道，“我想告诉你，我一向敬仰您，马钱德博士。我希望您不介意我来做伴。我明白您是想同我们一道到第谷号上去。”

“为什么会呢？”自然他是会的。怀着人世间最美好的愿望，这位老人奉献了７０多年光阴，外加一大笔财富——其中８００万美元是他自己的，另外无以计数的金钱是马钱德从百万富翁、政府资助机构、小学生的零花钱中乞讨来的——将它们尽数奉献给研究院。人们会说：“作为２１世纪初叶的一个特殊人物，诺曼·马钱德，或者马昆德，立志用创造性的火箭推动技术征服星球。他当然并未成功，在他计划不周的探险过程中，疏漏不断，人类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不过，自从艾西尔比光速还要快的理论可以付诸实践之后……”人们会说他一事无成，而他就是这样。

当第谷号轰鸣着飞向众星球时，５００块集成电路团块组成的大型仪器开始对它进行测试，全世界的电视观众都在通过人造卫星观看。总统以及半个美国的人都守在电视边。

当文西尔的小型飞船追上它，告诉上面的人他们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败时，马钱德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文西尔有损于宇航事业的伟大庄严。不过，他无论如何不会就此罢休的。即使他不得不迫使自己去做艾西尔的商务代理人，即使文西尔毁掉了他的生命、毁掉由于某种原因在第谷号上被公认为有特殊权力的杜安·弗格森的生命，他也决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发射了一种附加性的ＦＴＬ系统——马钱德听人说它叫多重发射器，但他不愿向人请教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它可能会爆炸破损就需要用备用件吗？马钱德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意识到因它而来的不是恐惧，而是希望。不管原因何在他都不愿理会；他甚至不想去思索它，而只是把它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所以，他登上了文西尔的飞船。

艾西尔这只可憎的飞船，它内部是按照人体比例设计的，但他们却为他本人和杜安·弗格森专门设计出黑猩猩形体一般的吊床。勿庸置疑，一个具有人类思想的人以猩猩的躯体离开地球，这几乎可算是最后一次了。

在大气层存在的地方，艾西尔可憎的飞船凭借什么飞向星体，马钱德是不得而知的。观测——飞行器，或者不管叫什么鬼玩意儿，却是那么小。整个飞船也像是个小矮人一样。

还有那个小黑匣子——实际上它并不小，因为它有豪华钢琴般大小，而且也不是黑色，而是灰色的；尽管它是只匣子——但却能发出神奇魔力。他们将这种魔力称为“多重分派”。究竟多重分派是什么意思，马钱德并不想去了解，仅仅是听听而已，或者干脆说是充耳不闻；他不愿去听艾西尔三言两语、枯燥无味的数学解释。能弄明白几个词，他就心满意足了。空间是Ｎ维性的，好了，那就足够回答整个问题了，他要关心的就是这个东西。至于文西尔大讲特讲什么，人怎样糊糊涂涂进入一种多重复杂的维度之中——不，不是这样，人会将一种标准的四维团块中现存的多重复合性延展物变为更高的序列——如此等等，他充耳不闻。他正在倾听着维持他大脑的黑猩猩体内液体深沉的滴答声。

杜安·弗格森以时刻不可离开的猩猩面目出现。他听到人们讲，活该弗格森大倒其霉，他的肉体在转换中死亡了。

计划非常简单，他们旨在追踪游荡出轨长期失踪的第谷号，准备在宇宙空间把它捕捉到，因为即使到了现在，在它离开肯尼迪发射中心３０年之后，它依旧在围绕着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减速运转着。

当马钱德手脚不稳地走进来时，文西尔正重新解说整个情况。他一边对他的黑匣子作试验，一边谈论不休：“你看，先生，我们要尽力把握轨道和速度。不过，坦率地讲，赶上他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的速度已经达到。然后我们还要给第谷号换上多重火箭

“是的，谢谢。”马钱德彬彬有礼回答道，但是他依旧没有听到有关机器的谈话。只要有这个机器就行了，他就可以用了——他的意识不会使他忘记这一点——至于具体细节他是不愿听的。

由于出现了问题，白白耗费了那些人的生命。

在第谷号冬眠状态中待上一年，对于身处其中的躯体生命来说意味着一个月的时光。生命的氧化作用尽管缓慢下来，但并没有停止。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血液通过一个抽机灌入血管，导管将糖和矿泉水输进静态的血液，液管把大小便抽出。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是个已有９０年历史的发射物。

在探索者脊背中蠕动的爬虫驱使他们前行。这是因为一个新的世代可能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力量和自由；因为在历史上他们还会有一席之地——不像华盛顿那样的位置，甚至也不是基督那样的位置。他们要占有亚当和夏娃那样的位置。

这是值得的。当成千上万的人自愿参加，乘坐飞船出发时，他们都作如是之想。而一旦返回地面，他们又该作何感想呢！

如果他们不了解事情真相就降落地面，如果没有一艘像文西尔这样的飞船抵达太空告知他们，他们必定会产生人生之中最大的失望。第谷号向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的远程航行，按其原先的航行计划，还有４０年时间。有了艾西尔发明的比光速还快的启动装置，就会产生一个供千千万万人居住的星球。那里工厂林立，道路纵横，肥沃的土地得到开发，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而那个时候，３０００位已经年迈的探险者们该有怎样的感想呢？

马钱德低吟一声，身子摇动起来。这不全是因为飞船正在起飞，也不全是因为加速使他胸膛贴在脊梁上。

当人们进入多重火箭的人口时，马钱德便漂飞过导航室跟其他人会合。“我以前从来没到过太空。”他说道。

文西尔极为尊敬地回答：“你的工作是在地球上。”

“是的，是的。”但马钱德就此打住不再往下讲。

当文西尔和弗格森阅读指令，并且在多重火箭上安装测试微机装备时，他在一旁仔细观察着。他对比光速还快的启动机一无所知，不过图表就是图表，对此他倒很清楚。这里，有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远航航线的横断面图。第谷号是一个光点，从太阳系到格鲁姆布里奇距离显示已走了十分之九。

“气体监测仪，马钱德博士，”文西尔愉快地指点着图表，“它们并不太近还算不错，不然它们气体不够就显示不出来。”马钱德明白：显示出一个太阳或一个星体的同一个监测仪同时也能显示出一个仅有百万吨级的飞船，如果它的速度大到足够增加充足的气体的话。“也是好事，”艾西尔面带忧郁附言道，“它们并不太遥远。尽管它们降低速度已有９年了，但要想赶上还有问题……我们还是束紧带子吧。”

在吊床上，马钱德为迎接加速的另一次冲击想重新振作起来。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结果完全不同，甚至更加糟糕。

好像是碾东西的机器在碾压着他的心脏、他的肌肉，仿佛要将它们变成奇形怪状的残肢断体。

又像是榨汁机在挤压着他的喉咙，似乎要把他的心肺都压出来。他头晕目眩，像是在台风狂吼中摇摆不定的一叶扁舟。

马钱德，由于陷入持续的周期性头疼之中，几乎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在此期间人们已给第谷号发出了３０光年的信号并且找到了它。

四

第谷号的船长是个头发花白、牙齿发黄的猩猩，名叫拉夫卡迪奥。当他看到了一艘飞船，船上还有人类时，他褐色的动物眼睛流露出震惊的神情，那长长的、满是筋骨的胳膊一个劲儿地颤抖。

马钱德注意到，第谷号船长死死盯住文西尔。拉夫卡迪奥变换成猩猩的躯体，已有３０年时间，他现在已经老迈，而且也已经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黑猩猩。每日里，在浓黑毛发丛生的双手和八字又开、能够蜷握的双足活动之余，人的形象简直成了零乱破碎的记忆。马钱德本人也可以感觉出来，猩猩的思维会退化。

能说他只是想像吗？实际上，他已不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记得清楚而又肯定，而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大脑已存在９６年了。

马钱德沉痛地意识到，他屈指可数的数月或数周阳寿已缩短成几天的时光。

当然，记忆衰退也可能是由于他鬓角之间不断的疼痛所致。马钱德为能产生这个想法可以消除忧虑而感到高兴。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认可他毕生的事业已经失败，那么他就可能面对疼痛这个事实。但这已使得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了。在头昏脑涨好一阵子之后，他才听到船长及其船员的谈话声——２２位换体的猩猩掌管着第谷号的操纵系统并且保护着它所容纳的３０００个冰冻人体。在深长的、纷乱的轰鸣声里，他听见艾西尔下达指令，命令他们从他微小的飞船的FTL系统向巨大的平底飞船转移。

他意识到，人们时不时出于怜悯看看他。

他并不在意他们的怜悯。他惟一的要求是，请他们允许他跟他们一起生活，直到死去为止，因为他知道自己大限已经不远。就在他们继续交谈时，他却疼痛发作，头晕目眩做起了白日梦，一直到——他不知道如何计算时间——一直到他发现自己给绑在飞船控制室的吊床上边。他感觉到强烈的、不断加剧的疼痛，这似乎是在告诉他，他们又一次进入了属于另一种维度的空间。

“您感觉好吗？”一个熟悉的声音模糊不清地发问。

这是他所犯过失的另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牺牲品，那个名叫弗格森的人。马钱德竭尽全力才说出肯定的话。

“我们快到那儿了，”弗格森说，“我以为您一定想知道。那儿有个星球，他们认为可以居住。”

从地球上，名叫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的星体肉眼是看不到的，望远镜中它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光点，在成千上万个无以计数的、更为遥远但更为明亮的星球当中时隐时现。从格鲁姆布里奇１６１８上看，太阳系也差不多如此。

马钱德无视弗格森类人猿面孔中露出的担忧神色，挣扎着从吊床上起来，要看看显现出的太阳系的样子。弗格森特地为他选好了这个景。马钱德观看着由他的故园发出的要走１５光年旅途的光线，那映在他眼中的光线已不再像当年的样子。至于他怎样又回到吊床上，他已记不得了。

他也记不得，是在什么时候有人告诉他，他们希望占有的那个星球的情况。望远镜显示，这是一颗有海洋、有森林的星球，这便消除了船长的顾虑。因为无论它在运动中同其他恒星保持多大距离，它都不会冰封——不然的话，森林是不会生长出来的。分光镜、验温器、多管测量仪，显示出的数据就更详细了。这些仪器比飞船运行速度还要快，现在业已进入轨道，以火箭的推力前进，要完成它行程的最后一点儿路程。这里的大气可以呼吸，因为蕨类植物已吸尽毒气，而且使大气中充满氧气。引力倒是比地球上大一些——毫无疑问，这对第一代人是一个负担，很多人都会付出举步维艰和腿脚疼痛的代价——但没有什么是不可承受的。世事公平合理。

至于他是怎样得知这些，以及如何登陆，冰封的地窖怎样被匆忙狂喜地打开，征服者如何醒来，生命如何开始在这个星球上活动等等，他都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他发现自己蜷曲在柔软、暖和的吊床上已有一段时间。他抬起头来，看到了天空。

五

一只嘴唇向前突出、双眉斜耸的黑猩猩正伏在他身子上边。马钱德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弗格森。“喂，”他说，“我失去知觉有多长时间了？”

黑猩猩不知所措地回答：“啊——您没有失去知觉，一点儿也没有。您一直——”他讲不下去了。

“我明白了。”马钱德道。

对于他所借用的肩膀宽阔、四肢粗短的身体的力量，他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抵达的这个世界有一种令人不适的强大挤压力。这种力量使他头晕脑涨。灰色的天空上稀薄的云朵围绕着他在转动。他忽然又感受到痛苦和欢乐的奇特袭击：他想起了自己从未体验过的感受，还感到自己从未有过的喜悦。

他问道：“你是说我一直——它叫什么来着？不稳定吗？换体并没有产生作用。”

但他并不需要得到弗格森的证实。他很明白，如果他再昏迷，那将是最后一次了。齐泽尼已经警告过他。

扭头向一边望去，他看到男男女女——人类中的男男女女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使得他发问：“你还是一只猿吗？”

“暂时还是，马钱德博士。”

马钱德听到这样的话晕了一阵子。由于注意力集中不了，他只好咬着自己的前臂和滚圆的肚子。“不！”他叫着，竭力想站起。

弗格森上前帮他，马钱德很感激这头猿有力的胳膊。他又想起一直叫他心烦的事。“为什么呢？”他问道。

“什么为什么，马钱德博士？”

“你为什么要来？”

弗格森心情激动地说：“因为第谷号上有个人我要见见。”

“一个女孩？”——马钱德问道：“你见到她了吗？”

“不是她——是他们。是的，我见到他们了。是我父母。您瞧，第谷号出发时我才有两岁，我父母身体非常强壮——人们对我讲，那时候自愿者很难找到——对，您当然比我更清楚。不管怎样——我由一个叔父收养。父母给我留下一封信，在长大后看……马钱德博士！您怎么啦？”

马钱德摇摇身子倒了下去，他已无法自制。但他明白出了什么事，可以感觉得到黏黏的泪水从他的眼中滚滚淌出。这个最后的、没有料到的打击实在是太残酷。他能够面对五万个被毁的生命并可为之内疚仟悔，但是，一个丢给叔父、只有一封信证明其身份的弃儿却使他伤透了心。

“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不杀死我？”他说。

“马钱德博士！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如果只是——”马钱德小心谨慎地说道，“我不希望得到什么思典。不过，如果我有可以补偿的办法就好了。可我没有啊，我已经一无所有，甚至寿命也很有限，所以毫无用处。不过，对不起，弗格森先生，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弗格森道：“马钱德先生，假若我没猜错，你是说你在为研究院道歉吧。”

马钱德点头称是。

“可是——啊，我不该讲的，可这里没有别人。好吧，让我把它讲出来吧。征服者们昨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这个星球起个名字，投票结果完全一致。你知道他们怎样给它命名吗？”

“请听着，马钱德博士。他们是用那位曾启迪过所有人生命的人的名字来命名的，那是人们心目中最伟大的英雄。他们将它命名为马钱德。”弗格森说道。

马钱德凝视着他，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面无表情地闭上了双眼。

“马钱德博士！”弗格森关切地探问。接着，他终于担心起来，扭过身来像猿一样四肢着地爬行着迅速去找飞船上的医生。医生曾经给他下达过严格的命令：若病人有任何危险迹象，就要马上叫他。

他们回来时，猩猩已经死去。他们看看面前的森林，又互相看看。

“我希望，是昏过去了，”医生说，“这样也许还能挽救。”

“不过夜里太冷，他会染上肺病死掉的。”

“已经不行了，”医生尽量自然地说，“不管从任何意义上讲，他都已作古。”

他弯下腰，抚摩了一下由于同新伊甸园吸引力相抗衡遭到损伤的大腿，然后直起身来，抬头遥望天空中的星球。一颗闪光的绿色星是属于格鲁姆布里奇的另一个星体，非常遥远。最为暗淡的中间有一点，可能那就是太阳。

“是他将这些星体赐给我们，”医生说，接着扭过身去看城市，“你知道做一个善良的人意味着什么吗，弗格森？这意味着要超越实际生活中的你——这样，即使是你的失败也可以使人们更接近成功——这就是他给我们做的。我希望，他听到了你刚才给他讲的话，我更希望他死去时能记着这些话。”医生说。

“如果他不能的话，”弗格森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其他人是会记者的。”

这一天他们埋葬了马钱德蜷曲着的身体。

这是在这个星球第一次举行葬礼，也是史书记载中的第一次。

马钱德星的航空中心前的广场上竖起一座碑身上有铭文的雕像：

星辰之父

半身浮雕刻的是一只猩猩的形象，它身体蜷曲，坚毅的眼睛逼视着世界。

人们能得到的是猩猩的躯体，在纪念碑下埋葬的也是这只猩猩的躯体。但是在此矗立的雕像，却属于一个神灵。

# 《星光》作者：艾·阿西莫夫

阿瑟·特兰特听得真真切切，愤怒的词句，夹着愤怒的语气，从他的接收器中喷出：“特兰特，你逃不掉了！我们将在两小时内，切入你的轨道，如果你试图抵抗，我们将把你从这个空间清理出去。”

特兰特笑了，什么也没说，他没有武器，他也用不着动武，在在远不及两个小时的时间内，飞船就会进行穿越超空间的跳跃，而他们将再也找不到他。他拥有近一千克的氪，足够建造数千个机器人的脑径，因为无论在银河系的哪个世界，这一千克的氪都价值相当于一千万提款权，──那是毫无疑问的。

老布兰梅尔策划了这一切。他花了三十年时间，也许更长。那是他毕生的工作，“这就是所谓解脱年轻，”他这样说过，“这也是我需要你的原因。你能把飞船升离地面进入宇宙空间。我做不到。”

“把这飞船弄到宇宙里并没有多大意义，布兰梅尔先生，”特兰特说，“我们会在半天内被抓住的。”

“你错了，”布兰梅尔带着一丝狡鲒说，“如果我们进行跳跃，我们将一掠而过出现在不知多少光年以外了。”

“测定方位将花去半天时间，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警方也会通知所有星系的。”

“不，特兰特，不，”老人的手垂落在特兰特的手上，激动得有些颤抖。“不是所有的星系，只不过是邻近的几个星系罢了。银河系很广阔，过去五万年中散布的殖民者互相间已经失去了联络。”

他起劲地讲着，描绘出一幅令人神忘的蓝图。银河系现在就像史前的人类最初的那颗行星地球（他们这样称它）的表面一样，人类分散在个个大洲，但每个群体只了解离他们的大洲非常近的区域。

“如果我们随机地进行跳跃，”布兰梅尔说，“我们可能到达任何地方，比如五万光年以外。那样，他们找到我们的机率就不会大于找到一场流星雨中的一块石头。”

特兰特摇了摇头：“同时我们自己也找不到我们在哪里了，而且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适于居住的行星。”

布兰梅尔敏捷的眼睛审视着周围。周围没人，但他的声音还是降到了很低，几乎是耳语，“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收集银河系中所有适合居住的行星的数据。我检索过已有的记录。我奔波了数千光年，超过了任何一个宇航员走过的距离，每一颗适宜的行星的位置，现在都储存在这台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的记忆库中。”

特兰特抬起眼眉仰视着他，满怀敬意。

布兰梅尔说：“我设计计算机，我拥有最好的。我确定了银河系中每一颗恒星（包括光谱等级中Ｆ、Ｂ、Ａ和Ｏ级）的确切位置，而且把他们都存入了它的记忆库中。一旦我们真的跳跃了，计算机会自动对天幕进行分光镜检测并把结果同它储存的银河系图相比较。一旦找到与之相对应的记录，飞船会调整位置自动进行第二次跳跃，准确地把我们带入最近的适于居住的行星的外层轨道。”

“听起来太复杂了。”

“但它万无一失。这些年来我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此，它万无一失。我可能还有十年时间来做百万富翁，而你还年轻，你可以做百万富翁，做更长时间。”

“当你随机跳跃时，你还可能到达一个恒星的内部。”

“在一百亿次的跳跃中也不会有一次，特兰特。我们也许会停在一个距任何亮星都很远的地方，那样计算机可能会找不到任何东西来比较，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我们只跳出一两光年，而警察仍在追赶我们。但这些情况发生的机率也很小，如果你想担心点什么，那么，就担心一下在起飞的瞬间，你可能会死于心率衰竭。这个机率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也许你会的，布兰梅尔先生，你的年纪比较大。”

“老头耸了耸肩。“我不在乎，计算机会做好一切的，全自动地。”

特兰特点了点头，记住了老头的话。一天子夜，当飞船准备就绪，布兰梅尔也来了，用一个手提箱带着那些氪（他是个十分可信的人，不会有麻烦的）特兰特一手接过手提箱，同时他的另一只手敏捷而准确地挥了过去。

刀仍是最好的选择，象分子极化消除枪一样的快捷，致人于死地，而又安静得多。特兰特把刀扔在尸体上，那上面完整地留着他的指纹，掩盖痕迹有什么必要呢？他们再也不会找到他的。

现在已经是宇宙深处，警方的巡逻舰紧追不舍。他感觉到跳跃之前的紧张感一点点地聚集。没有哪个生理学家能解释这是为什么。但每个宇航飞行员都知道那感觉是什么样的。

在那一瞬间会有一种内外翻转的感觉，因为他的飞船在那一瞬间不属于任何空间和时间，成无物质无能量的状态，然后即刻又重新组成他和他的飞船，而此时已是银河系的的另一个角落了。

特兰特笑了，他还活着。没有一个恒星离他太近，而又有上千颗恒星离他足够近。群星点缀的天幕充满生机。星图构形十分生疏，他知道这一跳确实走了很远。

他舒适地靠在椅背上，观赏着点点星光组成的明丽的图案，由于飞船缓缓地旋转，因此它们也在慢慢地移动。一颗亮星进入了他的视野，那确是一颗很亮的恒星。看上去它不过只有两三光年远，宇航员的直觉告诉他，那是一颗炽热的恒星，炽热而旺盛。计算机应该用他做基础，比较一下内存中关于它的数据。又一次，他这样想着，那不会太久的。

但是，那确实有些太久了。几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一小时。计算机仍在紧张地劈啪作响，他的指使灯还在不停地闪动。

特兰特皱了皱眉。为什么它还没找到星系的构形？它的构形应当在内存中。布兰梅尔给他看过他经年累月的杰作。他不会漏掉一颗星或把它记录在一个错误的位置上。

当然星星也有生老病死，在它们的生命之中也会不停地发生运动。但它们的运动相对宇宙来说非常慢，非常非常慢。在一百万年里，布兰梅尔记录的星位构形是不会变的……

特兰特突然陷入惊恐之中。不！那不可能。那种机率甚至比跳跃进恒星的内部的机率更小。

他等到那颗亮星重新进入视野，颤抖着双手，用望远焦距捕捉住它。他把放大功率调到最大，在那耀眼的光版７周围萦绕着湍流的气体形成的指示性云雾，而且正在飞升。

超新星！一颗超新星！

这颗星曾经暗淡，但现在已经变得灿烂夺目。恐怕爆发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前。从能被计算机忽略的极低等中它脱颖而出，如此明亮到毫无疑问地被收入考查的范围。

但是存在于宇宙中的这颗超新星并不存在于计算机的记忆库中，布兰梅尔没把它储存进去。在布兰梅尔收集数据的时候，它还没有出现──至少还没有达到一颗亮星的等级。

“别分析它了，”特兰特尖叫着，“忽略它！”

但，他是在冲着全自动的机器咆哮，而这机器会在它内存的银河系所有构形中寻找以这颗超新星为中心的星位构形，它找不到，它就继续找，无论发生什么，它都会一直找下去，直到它的能量全部耗完为止。

空气的供给会消耗的很快。特兰特的生命会消耗得更快。

特兰特无助地陷在他的椅子里，注视着星光编织成的眩幻的图画，开始了漫长而又痛苦的等待。

他要是还带着那把刀该多好啊。

# 《星孩》作者：[英] 伊·凡塞特

公园里静悄悄的，静得让人觉得凄凉。可一小时前，这里却是一片欢声笑语，孩子们在游戏，大人们在漫步——现在呢，就剩下一个小男孩，孤零零地坐在一条长凳上。

天越来越晚了，眼看就是黄昏，公园就要关门了。

一位名叫兰肯的警察走到孩子身边。

“年轻人，该回家了。”他说。

这孩子抬头看了看他，说：“我这就回家。”

“等着你的父母来领你回家，是不是？那他们可得快点儿来哟——公园马上就要关门了。”

“什么？”孩子问道，他看上去像是在寻思着什么事，“你们的公园也跟我们的一样，在黄昏时分关门吗？”

警察苦笑着回答：“说不定全世界的公园都是这样——怎么，你不是本地人？”

孩子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那你是哪儿的人呢？”兰肯问道。

孩子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我——呵——我是宇宙人。”他说到“宇宙”这两个字时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对，可能这个词这么用是合适的。”

兰肯先生纳闷地看着他：“你在说什么啊？我的孩子！”这个孩子使他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也感到不安，甚至孩子穿的衣服也叫人感到别扭，因为现在这里并不时兴这种打扮。

“我知道你会奇怪的。”孩子答道。

兰肯先生皱了皱眉头，心想：年轻人现在总是搞些新鲜玩意儿。

“你的父母到底上哪儿去了，孩子？”他问。孩子两眼向上望着，用手指着天空，心平气和地说：“他们在那儿。”

“唉，可怜的小傻瓜！”兰肯暗自想道，然后又皱了皱眉头，心想：肯定有人正在寻找他，那个人说不定就是他的保护人。不等兰肯再问什么，孩子接着说道：“一会儿我就去找我的父母。”

兰肯仔细地盯着这个孩子，不由得露出惊讶而怜悯的神色。他想不到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能够说出这种话！

“好啦，孩子，别说这种话了——这跟你的年龄可不相称。那么，你已经——”他实在不忍心问下去。而这孩子却茫然地看着他。

“我不明白，”孩子说道，“你说的是什么？”

“你的父母，孩子，”兰肯说，“我很遗憾，他们已经去世了，可是——”

“去世了？先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我可没说他们死了。”

“你说了！”兰肯不客气地说。他没再往下说，因为他有些生自己的气，后悔不该跟孩子发火。“我说，孩子，”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你刚才说你的父母在那儿，”——他用手指了指越来越黑的天空——“而且你马上就要跟他们在一起。”

“是的，长官。我应该叫你长官，对吗，先生？”

兰肯先生点点头，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在等我的爸爸、妈妈。”孩子继续说，“他们是在那儿，他们过一会儿——”说着看了看手腕上像是手表似的什么东西。兰肯越发奇怪了，他想，他手上戴的显然是看时间的东西。“我想，照你们的说法，大约再过３０分钟吧。”孩子最后说道。

兰肯皱着眉头，瞅着这孩子，心想：他怎么总是说他的父母过一会儿就会从天上下来接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的父母难道会坐着飞机到公园里来吗？……难道这就是他们要一直等到黄昏之后才来接孩子的原因吗？要真是这样，我可要照法律办事了。

“孩子，你的意思是说，”兰肯这回尽量显出严厉的口气，“你爸爸妈妈一会儿要在公园里降落飞机，是吗？我可要警告你，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他们非法飞行、非法着陆，而且非法在公园关门之后在这儿逗留！”

孩子叹了口气。兰肯心想：别着急，说不定这孩子故意跟他逗趣！孩子说道：“长官，我爸爸妈妈他们不会在这儿呆很久的。他们根本不在这儿着陆。他们就悬在那儿——大概也就到树尖上头那么高——然后我会被他们吸上去，你就可以关上公园大门口家去了。”

啊，天哪！兰肯心里很生气。这孩子说的都是些什么啊？什么“不着陆”，什么“只是悬在半空”，还有什么“他被吸上去”。把他吸到哪儿去呢？他想弄清楚这孩子是不是一个小无赖——从哪儿的少年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一个精神病人，或者是专门四处供人取笑以换取一根冰棍解馋的小胡闹。

“事情就是这样，长官。”孩子满有把握地说，兰肯觉得在这孩子的话音里有一股戏耍的味道，“我爸爸妈妈一定会在公园关门之前到这儿来的。”

“他们可以来，”兰肯十分严肃地说，“但不能飞进来，也不可能悬在半空，更不会把你给吸走，不管是怎么个吸法。他们要像普通人一样——两只脚走进来，要是他们不想被抓的话，他们得老老实实地来，要么就别想进来！”

“他们会来。”孩子说道。“那好，要是他们不来，你可得跟我走，知道吗？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坐在这儿过夜，这是不合法的。说实话，我看你还是跟我走的好。”

“可是，如果我不在这儿，他们会担心的，他们会着急的。所以我必须等着他们。你说是吗？”孩子的声音里充满焦急和渴望，几乎带着恳求，“爸爸妈妈让我等着他们，别到处跑。”

这时，兰肯心里有一种不快的想法：难道这孩子是被抛弃的吗？在这个地方发生这种事可不是头一次了——父母把孩子留在这个公共场所，让孩子在这儿等着，而他们自己则趁机悄悄溜掉了。

“他们会来的。”孩子再一次说道。听得出来，他的声音不是固执，而是坚信不疑。

“你跟我一起等着吗？”孩子说道，“啊，那可好了，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船。”

“船？”兰肯惊奇地喊道，“可是离这里最近的港口也有一英里远呢！你的父母怎么办呢——难道在公园的池塘里抛锚吗？”

孩于笑了，似乎明白兰肯困惑不解的原因。兰肯见了不由得心想：这孩子头一次表现出同普通孩子一样的性情。他不禁端详着孩子的小脸，感到他笑起来像一朵花。不管这孩子是谁，也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反正这孩子没有病。他开始感到安心了，可忽然又有些生气。听孩子说了下面的话以后，他更觉得这种估计没错。

“我是说‘星船’，”他说，“这是一只会飞的船。它已经绕着你们的行星作了好几次侦察飞行了。”

“我们的行星？”兰肯惊讶地喘着大气，“这么说，你是从另一颗行星来的喽？”说着，他的困惑突然一古脑儿地消失了。当然喽，没错！他感到真应该责怪自己怎么会一直没往这方面想。科学幻想嘛！近来，孩子们都喜欢这东西，故事情节越离奇，孩于们就越喜欢。而这孩子的脑子里充满了这些玩意儿。可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孤零零一个人来体会一种特殊的幻想意境，未免有些太荒唐。

“好了，我说孩子，”他和善而坚定地说，“科学幻想小说很有趣——什么宇宙探险和星际旅行，还有从其他行星来的生命什么的——但是笑话毕竟是笑话；再说，这么晚了，还在这儿开这种玩笑也不合适——”

“什么小说？”孩子打断他的话，听得出来，他有些不高兴，“在我们那个行星上，可不光是读读这些小说就完了，我们还干了不少事呢！”

“啊，我们这儿也是这样！”兰肯不客气地说，他连想也没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月亮上着陆好几次了，甚至还考虑在那里建立基地。而且——”突然又停住不讲了，他为自己刚才的反应而感到吃惊，那不是等于事实上相信这孩子的话了吗？不是正好上了孩子的当了吗？他禁不住有点儿生气，是为他自己这颗行星有这样的成就而生气呢，还是为这些成就不足而生气呢？看上去这孩子好像真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而且是乘着一只星船来的！他想，不如跟着这个孩子，看个究竟，直到他的父母来了再说。

“这么说来，”兰肯说道，“你是乘着一只星船到这儿来的，是不是，孩子？喔，大概是吧！你看，我怎么原来没想到这一点呢？你乘的星船是一个飞碟，是吧？”他说着笑了笑，“可你看上去却不像是个绿头发、绿脸的外星人啊？”

孩子笑了起来，笑得那样自在，那样欢快。兰肯心想：我就当是黄昏时分在快要关门的公园里，玩一场哑谜游戏吧。

“在我们进行星际旅行以前，”孩子说道，“我们那里也有关于飞碟的说法。可你知道吗？我们在宇宙飞行方面非常先进。”

“啊，我们也曾经有过那一类飞船。”兰肯兴致勃勃地说，“在星际旅行方面，我们也曾经干得很漂亮。”

“真的吗？”孩子的声音和表情显示出对这件事十分感兴趣，“后来怎样呢？你们为什么停止了呢？”

“没有钱了，”兰肯说，“人也成问题。很少有人愿意一辈子坐在一只船里到各个星球去旅行。”

“当然不愿意，”孩子表示同感，“因为你们的飞行速度太慢，最快也不过跟光的速度一样。我们可没有这个难题。”

“真的没有？”兰肯问道，一面使劲忍住笑，“我想知道你们是怎样克服那个小小的困难的。”他一边说，一边暗自好笑，想不到他自己也开始玩这种游戏了。

“啊，那很简单，”孩子解释说，“我们发现了比光还要快的秘密。”

“可那是不可能的！”兰肯反驳说，这会儿他完全忘记了这是幻想，“你可不能太离谱了，孩子！”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平静地说，“只是等待着我

们去发现。“

“去发现比光还快……？”兰肯嘲弄地说。

“这是可能的，”孩子重复说，“你看我，不是到这儿来了吗？”

兰肯忽然感到黑夜正包围着他们。他发现夜色中的公园是那样荒凉、寂静，静得使人不安。他想，够可以的了，他原来不该鼓励这孩子这样胡思乱想。他得把孩子带回到现实中来，使孩子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天越来越黑、越来越冷了，公园就要关门了，要是他的父母不快点儿来……

“听着，孩子，”他说，“探险是有趣的事，而且肯定将来有那么一天，我们真去进行宇宙航行和探险。可是，要让我们大伙儿都坐上宇宙飞船，在另一个星球上着陆，坐在另一个世界的什么公园里，那是许多许多年以后的事了。另外——”他的眼睛忽然眨了一下，“难道你真的相信，如果有另外的世界，它会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吗？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人、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警察、相同的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一切吗？要是我们什么时候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到达别的世界，而且发现那里存在着生命的话——按我们科学家的看法，可能有点儿希望——那将是别的形式的生命，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的生命，孩子——不是像你和我这个样子。”

“你说得不对，”孩子和气地说，“我们俩的样子是一样的，不是吗？你现在不正在跟我讲话吗？——你不是也能听懂我的话吗？”

“这么说，你真的是从另一个行星来的喽。是不是，孩子？”兰肯问道。

孩子点了点头。“我的父母在我们那儿的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当头头儿。”他骄傲地说，“事实上。他们这一次并不太希望我到你们这个行星上来，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想成为第一个在你们的世界上着陆的孩子。由于我们已经围绕你们的行星飞了好多次了——看起来这里还很安全、友好——他们就让我来了。”

兰肯认真地点了点头，差点儿没笑出来。

“不单单是这些，”孩子继续说道，“同时这也是一种策略考虑。”

“啊，策略考虑！”兰肯心想，这么点儿的小孩子就能说出这种复杂的字眼，可真不简单。当然，他一定是把科学幻想里的内容都背下来了，至少是能够做到对答如流。

“你知道，”他接着说，“我觉得最好是先让孩子们在你们这个星球上着陆，这样就不会使居民受到惊吓——当然并不是说有什么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们那里的人对你们并无恶意。”

“那我很高兴。”兰肯郑重地说。

“我为什么第一个到这儿来，还有另一个原因。”

“你是说因为你的父母在航天司令部飞行舰队里身居要职，对吗？”

“不，先生，不是这个原因，”孩子说道，他根本不理会——或者说不知道——兰肯无意识露出的嘲笑口气，“我是唯一经受了充分训练而能够适应你们星球上各种条件的孩子。这些条件有各个方面的——大气、语言、环境等等。”

“噢，”兰肯说，“看来你干得十分出色啊。你的外表跟我们相像，说话跟我们相像，而且我想象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也同我们想像。实际上——”现在他毫不掩饰地笑了，“你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孩子点点头表示赞同：“你说得对。现在看来，那些严格的训练有许多是不必要的。你们看上去几乎在各方面都同我们相像——当然，在宇宙飞行技术上，你们还不如我们先进，而且对你们自己的星系以外的银河系，你们还处于比较无知的状态——但是，你们仍然可以同我们的人一样取得进步。

“你知道，我们多年来一直对你们的星球进行深入的研究。你们这儿的人种有一两个功能是我们也想拥有的，但这并不很重要。你们有许多需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我敢说，要过许多年以后，你们才能学会。当然，你们没法到我们那儿去，而我们肯定能够——而且愿意到你们这里来。”

“来侵犯我们吗？”兰肯装出十分警惕的神情问道，一面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

“啊，不是！”孩子大声说，他似乎感到有点震惊，“不是侵犯，而是友好访问。我们的用意完全是友好的。”

“那么，你们那颗友好的星球叫什么名字呢，孩子？”

这一来，孩子第一次显出躲躲闪闪的样子。兰肯心想，大概这孩子可能还没来得及给他的行星编造出一个合适的名字呢！

“对不起，长官，”孩子终于说道，“我这次执行的是一桩半秘密性质的使命。虽然我们是作为朋友到这儿来的，我们还是不能泄露出我们星球的名字和位置，以防你们这儿有人会对我们采取不友好的行动。”

兰肯仔细端详着孩子脸上那认真的神情，一双明亮聪慧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他想，他使得这孩子更加着迷了！他开始感到自己不该鼓励孩子再胡扯下去。“好了，孩子，”他

说，“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但是——”

“你也年轻过吗，长官？”

兰肯瞪了他一眼。“我当然年轻过！”他不客气地说。

“这对我很有启发，”孩子若有所思地说，“我过去一直认为，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生下来就是这么大。”

“真是荒唐到家了！”兰肯想，这孩子肯定是个专门搞恶作剧的小丑！“我说，孩子，”他严厉地说，“玩笑是玩笑，可是——”

“是很像玩笑。”孩子说着也笑了。

兰肯如释重负似的叹了口气。这孩子到底承认自己是在开玩笑了。

“说正经的，孩子，”兰肯说，“你家住在哪儿——我问的是你在这个星球上居住的地方。”

“可我不住在这个星球上啊。我跟你说过了。”

“好了，好了，”兰肯烦躁地说，“要是你一定要把这场戏演到底——我看你是在存心和我作对，是不是？你也该从你的科学幻想小说中钻出来了！”

孩子微笑了。“你老是‘幻想小说’、‘幻想小说’，但这不是幻想小说啊！”他说道。

兰肯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他想不出该说什么了。

他只是站在那里，盯着孩子的脸。他本应在天黑之前就把孩子带到派出所，带出这个公园。兰肯站了起来。是结束这场游戏的时候了。

“你们那里有法律吗，孩子？”

“嗯，有的。每个星球都必须有法律和秩序，不然就无法生活。”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扫视夜色笼罩的天空，好像有些心神不安。

“我很高兴你有这种看法，”兰肯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会乖乖地跟我走，不再争论，也不再耍把戏。这可是真的。你要跟我走，我说孩子——现在就走！”

“跟你走？”孩子转身看着兰肯，吃惊地问道：“到哪儿去？”

“到派出所去——就今晚一宿。我们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公园就要关门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关了。”

兰肯看了看手表。公园的看门人总是时间一到就关门，有时候还提前关门——而不管公园里还有人没有，反正关门是他的职责。而兰肯的职责是进行检查，确保无人留在园内。

孩子异乎寻常地沉默不语。他再一次昂首望着天空，焦急地扫视着深沉的夜色。兰肯在这温暖的夏夜里不知怎的开始有些颤抖。他还得费点儿劲弄清这个孩子是从哪儿来的——他的家在哪里，他住在什么地方。不管怎样，他不会没有家。可能有人丢了小孩，而此刻正在寻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知道孩子肯定不会从那个地方来！不会来自另外的星球，不会来自他上方那个高寒的世界。

他坚定地转身看着孩子，而孩子此刻好像已完全忘了身边还有兰肯。他仰着头，凝神望着那满天的繁星，显出渴望的表情，思家的表情。

兰肯又开始琢磨了：说不定他最初的假设是正确的。难道这孩子的父母真的死了吗？也许孩子的幻想只是感情上的一种掩饰，用来掩盖悲痛和孤单的一种方式——一种思想上的寄托和逃遁。兰肯两眼一动不动地紧盯着孩子那稚气的、仰望的脸庞。忽然，他觉得有些奇怪。他一下子坐到长凳上，浑身震颤、发抖，可是他的眼睛压根儿没有离开孩子的脸。身震颤、发抖、可是他的眼睛压根儿没有离开孩子的脸。

“他们就要来了。”孩子突然说道，“仔细看，你准能看见！”然后他转过身来正对着兰肯，“刚才跟你的谈话很有趣，长官。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还会来的，其他的人也会来的，其他许多人。我喜欢你们的星球。”说着，他又看了看天空，“可是，还是回家好！”

“家在哪儿啊，孩子？”兰肯又问一遍。他的声音颤抖。就像他的身子一样。

孩子没有回答，再也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天空中一道闪光，遥远而清楚，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静谧的群星中移动。它光焰四射地滑行，像是一颗巨大的星球。它越来越低，越来越近，直到停止移动而悬浮在一大片树林的上方。兰肯一时百感交集。刚才说过的话，经历的情景，一下子在心里乱成一团。“他们只是悬在半空中——”孩子说过，“然后我会被吸上去……。”

看，孩子被吸上去了！兰肯屏住呼吸，只见孩子真的腾空而起，双臂紧贴在身子两旁，双脚离地，向上飞了起来，忽而向前，忽而向上，飞向前边的树林上空，忽而向上，忽而向前……

兰肯眼睁睁地看着，孩子周围忽然泛着光焰，闪光掩没了孩子的身影，兰肯再也看不到他了。一下子，树林上方的光焰不见了，天空的光焰不见了，夜色中的光焰不见了，只剩下兰肯一个人了。四周漆黑，他感到自己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因为他太激动了。

[作品赏析]

《星孩》写的是傍晚时在公园里发生的一件事。公园就要男孩回家。那小男孩却说他是“宇宙人”，要坐在这里等他的父母用飞船把他吸上天去。兰肯只以为这孩子在讲自编的幻想故事，因此拐弯抹角地劝他不要赖在公园里，要赶快回家。就在他们纠缠不清的时候，天上果然出现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把孩子吸上去了。

警察是公事公办、严肃认真的典型，而作品中的兰肯似乎特别缺乏想象力。他虽然听说过有关外星人的科学幻想故事，但从来就不相信，更不相信这些宇宙人会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因此，尽管那小男孩海阔天空地说的都地球以外的事情，兰肯却始终没有当真。他只是耐着性子跟小孩周旋，最终目的是劝小孩回家。直到小男孩被飞船吸上天空以前，他一直都半是好笑半是烦恼地对待小男孩和外星人的故事。因此，他错过了与外星人做更多的交流的大好时机。这大概正是作者对人们的麻木和缺乏想象力提出的批评。兰肯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无数平凡人的代表。他们只相信确实已经发生了事情，按照自己已有的生活经验去判断一些新鲜事物是真是假，在没有得到证实以前，他们坚决不相信所有稀奇古怪的事情……

宇宙是无边无际的，宇宙人肯定存在，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否能够自由而隐秘地来考察我们的地球，这还是个谜，需要我们新一代科学家去探索。《星孩》只是作者想象中发生的事情，却可以帮助我们丢掉那些古板的自大的思想，勇敢地接受宇宙人的挑战。

# 《星际传输的审判》作者：[美] 乔·马克思

李国庆译

“博士，我不知道自己是谁。”

“你是安德拉·波隆斯基律师。”

“我还是不明白。”

“你是怎么了，律师先生？”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不会是得健忘症了吧？”

“不，我没有健忘，我清楚地记得每件事。我是说，我知道安德拉·波隆斯基所有的事情……嗯……我的意思是……安德拉·波隆斯基所知道的一切。可我不知道的是——我是不是安德拉·波隆斯基？”

“听起来和你刚刚经手的那个案子有些类似。”

“是的，很像。”

“那你不妨告诉我这其中有什么联系。”

２０４３年７月，一个炎热的早上，阿流沙·凯姆林走向纽约的星际传输站，他上班的地方在新纽约。车票的存根联显示：他于地球时间上午０７：４５到达纽约的星际运输站，出发时间为上午８：０４，到达目的站的时间为火星时间上午０８：０９。出站程序将花费１７分钟——这主要用于他躯体的再造。阿流沙-凯姆林走进输送舱，买了一杯“咖咖啡”……

大约０７：３０，阿流沙·凯姆林端着“咖咖啡”走出了输送舱。没等保安们反应过来，一颗子弹已经击穿了阿流沙·凯姆林的面部。阿流沙·凯姆林应声倒地。

凶手是谁？

在火星传输站出站口等候多时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冲过来的保安卸掉了武器。他没有做任何反抗。急救车呼啸而至。

０８：４０，医护人员宣布：阿流沙·凯姆林当场死亡。

０８：４４，大批警察赶到现场，伊万·托布斯汀十分坦然的承认自己射杀了阿流沙。在被警察带走之前，伊万·托布斯汀说了唯一的一句话：“终于把这个畜生给解决了。”

紧接着的调查和审讯表明，这是一起典型的由三角恋引发的凶杀案。整个案件的始末都弄清楚了。伊万在调查过程中十分配合。事实上，他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打算。他甚至拒绝请律师为自己洗脱罪名。似乎在完成自己的复仇计划之后，他已不再有任何顾忌和眷恋。

但是司法程序不能省略。所以，法庭为伊万指派了一名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很快就以伊万的名义递交了一份声明“无罪”的申辩材料。不幸的是，为伊万辩护的不是别人，正是声名狼藉的长舌妇——苏卡提娜·雷特斯。这可能就是伊万的命吧。可想而知，伊万“无罪”的申辩材料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份像样的申辩材料。苏卡提娜律师出师不利。

警察的调查取证工作结束后，案件的进展很快了。苏卡提娜要求尽快开庭审理此案，因为她不想让自己的当事人呆在监狱里继续接受那完全没有必要的羁押。她的举止显得相当自信。很明显，她所做的无非是找到了几个专家级的目击证人并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而她身在牢狱中的当事人——伊万却对此事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面对苏卡提娜的计划，他既不合作，也不抵制。这个时候，作为诉讼方律师的我，也不反对尽快开庭。因为这是个明显的杀人案件，我要求法庭判处犯罪嫌疑人死刑。

审判在火星进行，因为这儿是事发地。在新纽约城上空巨大的穹顶半球体中，天气和往常一样好，称得上风和日丽。首先是公诉机关陈词，把案件发生的背景和过程诵读了一遍。我们叫了一些目击证人，包括出站口的保安、急救人员、现场调查和审讯的警探，还有犯罪嫌疑人伊万的前妻。苏卡提娜没怎么说话。在公诉机关陈词的过程中，苏卡提娜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坦白地说，她这样的方式让我摸不透她到底要怎样辩护。公诉机关陈词完毕。苏卡提娜叫出了她的第一个目击证人。

“请告知你的姓名和职业。”苏卡提娜说。

“杰克-戴维斯，自由职业工程师。”

“你是否从事过和这个所谓的‘星际传输机’相关的工作？”

“是的，我做过。”

“那你能否描述一下这项工作的特点？”

“我是这个星际运输机最初的设计组成员。新的技术使得人类可以通过ＣＴ扫描收集人的躯体和大脑的详细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以电磁波形式传输到远方。说得浅显一点就是：一束光就把人体的信息给送走了。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让人类以无躯体的形式做星际旅行。这样可以比实体的传输更快——以光的速度，并且可以节约大笔用于远距离实体传输的资金。”

“你所说的‘这似乎也使得人类通过此方法传输自己的设想成为可能’，难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吗？”

“法官大人，我反对！辩方律师要求回顾星际传输机的历史和本案并无多大联系。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今天都是乘传输机来到这儿参加庭审的。”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看着她问道。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我试图证明我的当事人在阿流沙·凯姆林的谋杀案中是无辜的。如果您允许我继续提问，我将很快给出证据。”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所有在场的人脸上那惊愕的表情。从法官到陪审团，还有我，甚至是被告人伊万的脸上也充满了疑惑。只有苏卡提娜和那个出庭证人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你在说什么呢？我是杀了那个该死的！”被告人伊万插嘴说。

“肃静！肃静！”法官拖着声调说，“我不允许再有这种扰乱庭审的事情发生，伊万·托布斯汀先生。苏卡提娜律师，你们的言谈让人迷惑不解。考虑到这是关乎死罪的案件，并且目前的证据都对被告不利，所以本庭特许你继续为被告辩护。反对无效！请继续对证人提问。但是，如果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提供的证词和本案并无相关的话，我将认同控方律师波隆斯基先生可能会再次提出的抗议。”

“是，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好的，戴维斯先生，你之前的措辞似乎表明你对空间传输机持保留意见，对吗？”

“是的，的确是这样。按照设计要求，在传输渠道的两端必须各有一个人类躯体。走进传输机的是个人，当然从另一端走出来的也是一个人。但是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躯体传输的环节。”

“说到这似乎已经足够，那问题出在哪里？”苏卡提娜问。

“也就是说，在传输渠道的接收站必须根据所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重塑一个人的躯壳。这里面包含了另外一项新技术。”

“然后呢？”

“问题在于，那个仍旧留在传输机器发送站的人体躯壳。它不得不……不得不被处理掉。”

“难道这存在技术上的问题吗？”

“不，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这种已经进入规模应用阶段的技术仅仅是使用原材料根据接收的乘客躯体数据再造一个躯壳。”

（这个时候，陪审团成员之间有一阵骚动。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对人体传输过程细节的了解并没有对血肉模糊的外科手术的了解得多，或者说人体传输的细节并不像屠夫把肉片好了放在超市供我们选购那么直接和公开。）

“法官大人。”我说道。

“有什么问题，波隆斯基律师？苏卡提娜律师，你能否就刚才的谈论做出与本案相关的总结？”

“是，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阻断了你的思路，你本不应该如此拘谨的……”

“不是的，有一件事情，就在火化之前，这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

“法官大人，这太残忍了！”苏卡提娜紧跟着说。

“戴维斯先生，”法官插话了，“你所指的那个被传输的人必须被弄死是什么意思？那个人应该在以电磁波的形式被传输到目的地过程当中，难道不是这样？我希望你的陈述中不要有煽动性的言语。在传输机起点被毁坏的只是人的躯壳，而不是人本身，我说得对吗？”

“法官大人，”戴维斯回答道，“我觉得自己说得没有错。在被火化之前，这个人会被注射即刻起效的安乐死针剂。”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说，“事实上，这和诉讼方极力想让我的当事人得到的惩罚（注射死刑）是一样的过程。”

“法官大人！”我提出了抗议。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申斥道，“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是否可以让我自己继续询问目击证人？”

“当然可以，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

（我注意到了苏卡提娜脸上那不满的表情。）

“那么，戴维斯先生，你说进入传输机器的人会被弄死，但是如果传输过程被突然中止呢？比如……在太阳风导致的电子风暴期间，传输活动会被临时推迟，但是被传输者退出来的时候仍旧是活生生的、完好无缺的。”

“Ｍ·Ｏ操作员在杀死这个人之前要等待传输终端发回来的传输成功确认。所以，只有在那个被传输的乘客走出目的地的传输舱的时候，发送端这边才会下令处死这边的这个人。”

“我……明白了……”法官还是有些不确定的样子，“好吧，那么，苏卡提娜律师，你究竟要把我们的思维引到什么地方去？继续问这个证人吧。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扯太远？”

“好的，法官大人。”苏卡提娜回答，“戴维斯先生，如果说进入传输机器的那个人被杀死了，那么从传输目的站走出来的那个人是谁呢？”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

“为什么？你是不是知道答案但是又不愿意告诉我们？”

“我，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人’。我只知道一定不是那个人。”

“不是那个人？”

“那个走进传输机的人，那个人已经死了，或者是即将死去——一旦接到传输终点回传的确认说‘那边有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东西）已经走出了传输舱’，这个走进传输机的人就活不成了。”

“照你这么说，以今天庭审的案子为例，当时，如果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时间０８：２４进入传输机，他能在几分钟之后到达火星吗？”

“我觉得不能。”

“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后在火星被谋杀了？”

“我觉得不可能被谋杀。”

“我的问题问完了，法官大人。”

整个审判庭内鸦雀无声。苏卡提娜律师和戴维斯之间的这一番言论弄得我都有些晕头转向了。难道这就是苏卡提娜的辩护策略？简直是荒谬！她这种推理的思路实在无法让人信服。那么，她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是个错误的结论。不过话又说回来，我还是得考虑该如何反驳她的观点。所以我思考了一段时间。

“你有什么问题需要盘问证人吗？波隆斯基律师？”

“是的，法官大人。”我回答，“戴维斯先生，我相信，我以及在座的陪审团成员都很难接受你就这个案件所表达的极具暗示性的个人观点。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是否可以仔细地再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你说阿流沙·凯姆林在地球上就已经被杀死。姑且这么认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他在火星得到了重生？难道这不是存在于传输过程中的事实吗——在传输的目的地把一个人放到一个新的，但是又一模一样的躯壳中？”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与此同时，你也可以认为他是那个所谓的‘传输机’的目的站造出来的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戴维斯回答。

“但是这个‘彻彻底底的新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那个人是一模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他们不但有着一模一样的身体，还有一样的思想和灵魂。不是吗？”

“在这一系列所涉及的因素中，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和灵魂有关联。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通过电磁途径传播肉体特征的信息的过程。如果一个有灵魂的人走进了传输舱，我无法想象他的灵魂应该要怎样才能够以数字信息的形式像一道光那样传输到目的地。实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人根本就没有被传输过去的原因。”

“戴维斯先生，那你认为从目的站出来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呢？在你看来，它不仅不是原来那个人，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人。”

“我是这样说过，我觉得它可能，可能是一具僵尸吧。”

“戴维斯先生，你的故事越说越离谱了！我认为你的证词对伊万先生的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帮助。”

“法官大人！”苏卡提娜提出反对。

“波隆斯基律师，请不要发表个人决断的言论！”法官对我说。

“对不起，法官大人！”我转过头继续问，“戴维斯先生，我们要正视杀人案的现实，不要再做形而上学的推断。在我们看来，这个新人（请允许我继续把它称做一个人，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这个从目的站出来的新人，不管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和之前进入输送舱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不是吗？”

“是的，我认为是一模一样的。”

“既然这样，从现实意义上讲，难道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吗？”

“嗯，我不知道你这个‘从现实意义上’是什么意思。”

“请不要含糊其辞，戴维斯先生。我是说这个人可以有相同的能力——从事同样的工作，能够回忆起进入输送舱那个人所能够回忆起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会像从前一样继续爱他（她）的妻子（丈夫）、孩子，等等。”

“我认同这些，但不是所有。”

“我不明白，戴维斯先生。难道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不妨做一个这样的比较，假设我有一张纸，我想要一个副本，于是我把它放进了复印机，然后复印出了副本。在我看来，副本和原件是不一样的。尽管在你看来它们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一样的，但是副本就是副本，而不是我放入复印机的那一张。”

“戴维斯先生，复印机和传输机有什么关系？传输机不是复制东西的，它是传输东西而不是复制。它传输的是原件，这是关键所在，否则就不叫传输了。”

“我认为‘传输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传输机。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复制机。”

“我实在不敢苟同。你凭什么这样说？你又把这种常识性的问题复杂化了。”

“这很好理解，真的！记住，那个进入传输舱的人已经在传输成功得到确认之后被处死了（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在传输起点等待远方的传输终点发出传输成功信号的几分钟时间里——因为信号传输的速度只能够达到光速，在这一段时间差里，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具尸体，或者说都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不是同一个人。因此他们当中必有一个是复制品。”

戴维斯的这番话把我的思路弄得一团糟。陪审团都把目光投向了我。我浑身开始冒汗，我像寻求救命稻草一样地搜肠刮肚，希望能够找到反驳他观点的突破口。

“戴维斯先生，可以肯定地说，你的见解很独特。但是这也仅仅是虚有其表。你的观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你口口声声说‘等待传输确认’。难道这样还不能说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传输机器吗？”

“噢！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传输的过程，但这是信息的传输。我只是不认为这是人的传输。”

“为什么？照这样说的话，你自己……你自己也根本不是杰克·戴维斯了！”

“为什么这样说？”

“难道你不是由传输通道来到这个星球，来到这里做目击证人的吗？不过，按你的说法，那个真正的杰克·戴维斯应该在地球上的传输起点被弄死了。而你不过是一个复制品！”

从陪审团发出一阵冷笑，不过气氛还算缓和。毕竟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在当天早上通过星际传输机来到审判现场的。

“不好意思，我的的确确不是通过传输机器来火星的。我这一生也还没有被传输过。我是在很多年以前乘坐大推力火箭来这儿参加‘地球－火星传输工程’建设的。但是我很不习惯在传输终端做的处死人体的工作，所以我辞职了。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火星。所以，不要指望把我放入你设计的圈套，要不然的话，我怎么可以让我认识的那些人信服呢？”

我深知自己已经彻底处于下风了。为了尽快结束这样的局面，我转向了法官：“法官大人，我们暂时没有问题要盘问该证人了。但是我保留在辩方传唤其他目击证人之后，再次核对该证人证词的权力。否则我们控方要求休庭。”

“苏卡提娜律师？”法官问道。

苏卡提娜回答：“法官大人，辩方要求远在地球的杰茨·沙费尔作证。沙费尔先生曾经亲眼目睹过所谓的传输机器的细节。和戴维斯先生一样，他也从来没有乘过星际传输机。由于他不想长时间地耽误他在地球的工作，加之无法承受乘坐大推力火箭来此的巨大风险以及其中的花费和对庭审时间的耽搁，我们安排他通过‘可视通’进行谈话。”

“不对，使用星际传输机是非常方便的。”尽管我知道我的插话可能会遭到法官的警告，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

“不便之处在于，”苏卡提娜接着说，“由于地球和火星之间的距离，使用星际可视电话意味着我们与证人之间的每一组问答都会有几分钟的延时。所以我请求法庭允许我们集中所有提问，然后发送给证人，再把证人的回答集中发送回来。”

法官批准了苏卡提娜的请求。我也觉得有些欣喜——这样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思考。

“沙费尔先生，您的职业是什么？”苏卡提娜问。

“哲学教授。”

哼！真是个懦夫。我觉得辩方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科幻的推测转到形而上学的方向了。这只会让陪审团成员更加怀疑辩方证词的真实性。

“您对传送给您的那份戴维斯先生的证词有什么看法？”

“我认为戴维斯先生做出了相当精彩的判断——‘传输机’事实上就是名副其实的复制机。不过这里我得继续叫它‘传输机’——尽管我更愿意叫它‘伪传输机’。在我供职的大学中，我发现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是逻辑思维极强的工程师。如果你们有什么争论无法解决或是公诉机关要求了解有关情况的话，我十分愿意提供协助。”

“不必了，非常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对这个案件目前的进展已经十分满意。我把您请过来是希望您能够以独立证人的身份接受起诉方为了弄清案情而提出的各种询问。波隆斯基律师，现在你可以盘问证人了。”

审判庭内又是一阵骚动。多么阴险的一招啊！她如此不顾一切地上演这出充满自信的表演，无非是想把取证的压力推到我这边来。作为一个律师，我不得不承认这一招很巧妙。但是我也相当清楚，这些哲学家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涉及逻辑的争论，他们的雄辩才能丝毫不亚于我们这些律师。

“非常感谢！”我接着说，“沙费尔先生，你说你认同戴维斯先生的某些观点。可有些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们假设你和戴维斯先生认为传输机就是复制机的看法是正确的。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断定它一定不是传输机？戴维斯先生说不可能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真的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可以？我再强调一遍，从传输舱走出来的那个人和之前进入传输舱的人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可以同时存在，既然我们无法区别这两个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他们称做‘一个人同时存在于两个不同的空间’？”

“波隆斯基先生，我非常欣赏你在逻辑上的大胆推测，”沙费尔对我说，“当逻辑争论涉及自己本身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应该抛弃普遍常识。你追求更多证据而不是古板地遵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同一时间处于两个不同地方’的常识。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恰当的。然而，在这个案件中，我还是站在常识这边的。假设某个人做了一个美国《独立宣言》的复制品，如果有一天《独立宣言》的原件被毁掉了，你是不是认为人们不会把这当做一次莫大的损失？说得更通俗一点，如果原件和复制品都同时存在，并被政府拍卖给同一个私人收藏机构。而这家私人收藏机构同意将《独立宣言》的原件仍然留在政府的博物馆陈列，收藏机构只购买《独立宣言》原件的所有权。现在假设这家收藏机构打算为《独立宣言》原件及其复制品购买保险，你觉得会有哪家保险公司在受理《独立宣言》复制品的时候，愿意给出和原件相同的理赔额度吗？我告诉你，当然不会！不管《独立宣言》的原件是多么的破旧，哪怕《独立宣言》的复制品比破旧的《独立宣言》原件更像《独立宣言》，我们还是会觉得破旧的原件更宝贵。因为约翰·汉考克①是在原件而不是复制品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东西的历史赋予了它特定的价值，而不是东西的质地和用料。我认为人的唯一性和《独立宣言》原件的唯一性没什么两样。一个婴儿和一个中年人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但是通过血缘关系，我们可以判断他们共有的一些特征；而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可能无法用肉眼区分，但他们的的确确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①《独立宣言》由托马斯·杰佛逊起草，１７７６年７月４日经大陆会议专门委员会修改后通过，并由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签字。】

“那么，沙费尔教授，你，以及戴维斯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戴维斯先生他自己都无法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个从输送舱走出来的是谁，或者说是个什么东西。你的判断是什么？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它还是不是个人？如果它还是个人，并且和那个进入输送舱的人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它是谁？”

“我个人认为它是个人，但不是同一个人，我只能说，他两个是一模一样的人，但不是同一个人。”

“你的观点未免太过哲学化了，沙费尔教授。你这个结论的现实意义是什么？我来说一下我的看法：按你所说，‘分在传输通道两端的人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这难道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区别吗？当然，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某个人的家门口，的确是件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可是，传输过程中躯体的火化和躯体的再造过程是两个协调进行的过程，难道这种效果不可以等同于人体传输的实现吗？”

“波隆斯基先生，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下，‘等同于’这个说法值得推敲。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是关乎生死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设身处地地看待。如果是你进入了输送舱，（注射安乐死针剂）之后，你失去了知觉。我想，下一件你马上能够感知到的事物就是——你所处的地方——你已在你的目的地。这就好比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醒来；或者说从一个麻醉手术中恢复了知觉。似乎在失去知觉的那一刹那到醒来的这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流失任何时间。但是，波隆斯基先生，我的看法可能会让你乃至陪审团的成员感到震惊。我认为，在你接受安乐死针剂那一刹那的知觉，将会是你最后的知觉。当然，我也承认，传输终点站‘醒来’的那个人也会有知觉，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知觉就是之前‘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的知觉的延续。但是，我的观点是——这根本就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进入输送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亡，而走出站的这个人只是刚刚获得生命。”

审判庭内一阵骚动。这个哲学家的荒谬论断几乎令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欣喜。

“谢谢您，沙费尔先生。法官大人，控方的问题问完了。”

辩方没有再传唤其他证人。我也不打算再盘问辩方的第一个证人了，因为辩方第二个证人的证词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他们自己的脚。这让我信心备增。控辩双方很快进入了辩论总结阶段。首先由我来做控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辩方试图把２０４３年７月２７日发生在新纽约城星际传输站的杀人命案说成是一件不值一提的小事，这甚至与被告本人的证词相冲突。苏卡提娜律师声称：‘伊万·托布斯汀没有杀害任何人，因为‘星际传输机’不是真正的传输机，而是一个以进入输送舱的乘客的血肉之躯为参照，用人工合成材料重新塑造人体躯壳的‘复制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辩方的证人试图让我们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甚至是现场所有的人都已经不是真正的人’。我们是不是在曾经的某个时候使用过‘星际传输机’呢？按照辩方的说法，我们在以前使用‘星际传输机’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那么，现在法庭里这些或站或坐的人是谁？谁能回答？很明显，按照这样的理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真的是太年轻了！哪怕是今天早上才搭‘星际传输机’过来参加庭审的老人也比昨天就已经从‘星际传输机’里‘生’出来的小伙子要稍微年轻些。女士们，先生们，对于辩方刻意歪曲犯罪事实的言行，我方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但是，请陪审团裁定这个冷血无情的杀人犯有罪！谢谢。”

接着是苏卡提娜律师做辩方总结。

“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我方的论点可能会让在座的某些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个逻辑是准确无误的。控方没有找出任何不妥的地方，虽然我的当事人与本案有些许牵连。可是我们该如何评判呢？在哥白尼推出他的‘地球绕太阳转’的观点的时候，甚至有一些当时被看做是最有学识的人也觉得这不可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哥白尼的逻辑推理并没有错啊。那些反对的学者们只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罢了。当然，这个世界不会总是满足部分人的个人好恶。今天在座的各位的职责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就是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控方对我的当事人的指控是‘他谋杀了阿流沙·凯姆林’。我们已经证明，就算从新纽约站传输舱走出来的是一个人，那也不是阿流沙·凯姆林，而是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实际上，阿流沙·凯姆林是在地球上被杀死的；他不是被我的当事人的子弹打死的，而是被‘星际传输机’操作员的注射针剂处死的。所以，即使我的当事人杀了人，也不是杀了阿流沙·凯姆林。请大家凭良心说，控方的说法是不是缺乏说服力？我请求陪审团宣告我的当事人无罪。谢谢！”

“当然，博士您已经知道审判的结果了吧。”

“是的，伊万-托布斯汀被判有罪了。陪审团没能够接受辩护律师观点中荒诞的推理。”

“伊万·托布斯汀被处死了？”

“是啊，如你所说，法律的公正得以维护。那你为什么事找我呢？”

“博士，审判结束之后，我离开了法庭。我急着回地球和我的家人团聚。在我赶往‘星际传输站’的路上，一个念头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沙费尔最后的那一段证词。当时觉得这个观点是有些荒唐。他说从‘星际传输舱’出来的那个人的思维可能不是之前进入‘星际输送舱’的那个乘客的思维的延续。为什么不是呢？就因为‘星际传输’的过程有个时间差吗？人在熟睡的时候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光凭时间差不能否定前后两个思维的延续性。但是，我现在遇了另一个难题。本来，沙费尔在庭审的时候会说到这个问题的，但是为了对陪审团施加影响，我在形势有利于我方的时候立即中断了对沙费尔的盘问……现在我觉得……在收到火星传输站的‘传输成功’确认之前，阿流沙·凯姆林当然是乖乖地呆在地球上的传输站里等待之后的致命注射。当火星站的阿流沙·凯姆林从传输舱走出来的时候，‘他’的意识的确是清醒的，但是‘他’的意识和地球上的阿流沙·凯姆林的意识已经不再一样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处在不同星球的两个阿流沙·凯姆林真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们的两双眼睛会不会在同一时刻、不同地点亲眼看到完全一样的场景呢？这就好比一个人的两只眼睛同时看见一个物体的效果。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难道他们不会在同一时刻看见火星站和地球站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吗？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自己在使用‘星际传输’服务的时候遭遇到这样的状况。”

“因此……？”

“因此……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敢走进‘星际传输舱’去完成回到地球的旅程。在法庭上，我要求判处伊万·托布斯汀死刑。可是，在要进入‘星际传输舱’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要像被判处死刑的伊万-托布斯汀那样在等待一针致命的毒素。”

“可那个审判已经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事情了啊！”

“是啊，从那之后，我一直滞留在火星上。我陷入困境了。天哪！如果我能够说服政府补贴我的交通费用的话……我可能会坐运载火箭回地球。可就算是有这样的机会，那也需要漫长地等待——毕竟在‘星际传输’投入使用之后，往返于火星和地球之间的火箭已经很少了。”

“可……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很惦记他们，他们也很挂念我。可是我的妻子认为我简直就是个疯子……尤其是在得知我打赢了这场官司之后！她无法理解这样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好几个月了她都不得解脱，几乎要绝望的她已经暗示要和我离婚。这不仅仅是关系到回家，而且还关系到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坐在家里不动的人，当然不知道乘坐交通工具四处奔波的花销有多大。当坐火箭的需求减少了会怎样呢？当然是价格奇高咯！事实上，用‘可视通’也是很不方便的。类似我们在上次的审判中经历的音频、视频在星际间传送中导致的信号延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

“那……你来此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形而上学的争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最好另找一个哲学家。”

“你可能觉得这很可笑，其实我已经咨询过其他的哲学家了，他们的观点和沙费尔教授相差无几。”

“也就是说，尽管你还不太愿意妥协，但你还是和他们一样，你们都觉得——沙费尔教授的观点意味着：每一天，在数条星际传输通道的两端都有一大批的人被残酷屠杀……”

# 《星际赌局》作者：[美] 提摩泰·查恩

如果说，对手人类来讲，有一件事情应该能够做好，那就是玩棋类游戏。但是，如果我们在其他地方与同样喜爱这种“智力刺激”智慧生物遭遇该怎么办呢？据说国际象棋比赛的选手讨厌彼此，这就是比赛的本质。这也适用于一种形式相似的星际竞赛吗？而这个星际竞赛要是以行星作为获胜者的奖品，那又会怎么样呢？……

一

致：指挥官罗道２４８７００办公室，外国研究署，克拉斯星球

来自：指挥官埃菲蒂斯３７９２１４，游戏研究，瓦尔星球－４

主题：第三十次年度报告，提交于３８２９年泰（类似月的时间计数单位）１２日

日期：３８２９年莫雷斯４日

亲爱的罗道：

我知道在一份报告被处理之后，你有多么不愿收到补遗，但是我希望你将这件事作为例外考虑。上一次年度报告中，我们只是简短地提到最近发现的种族——人类，但我感到我们获得的信息重要之至，必须立刻引起你的注意。

完整的结果在附带的胶片中，但问题的关键是标准模式缺乏令人不安的连贯性。在很多方面他们都不老练，甚至很原始；大多数实验对象第一次被星球穿梭机带到这里时，都表现出恐惧，甚至有歇斯底里症。但是，他们不像大多数原始人，坦白地说，我对这个物种所拥有的精神和情感的适应力感到惊讶。他们每一个几乎都从恐惧中恢复过来，并开始同他们的同伴玩阶段一的游戏。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种族来说，他们玩游戏时运用的想象力和技能非常强，并且他们具有非常高的侵略性，这促使我对人类和查尼斯族进行多种游戏以外的比较。我认为这件事的重要性超过其他任何事情，因此我不愿意将这些信息搁置到我们下次的报告。人类被他们的星球所限制，现在当然还不构成威胁；但是如果证明了即使他们只有查尼斯种族１／１２的危险，他们就必须被迅速地消灭。

因此，我请求立即采取阶段三的特别措施（完整的提议附在我的报告上）。我知道对于非太空种族，这一般是禁止的，但是我觉得将人类和能力已确定的种族做比较测试是至关重要的。请尽快就这个问题给我一个决定。

此致敬礼

埃菲蒂斯

致：指挥官埃菲蒂斯３７９２１４，游戏研究，瓦尔星球－４

来自：指挥官罗道２４８７００办公室，外国研究署，克拉斯星球

主题：第三十次年度报告补遗

日期：３８２９年弗马３日

亲爱的埃菲蒂斯：

感谢你最近的补遗。你提醒我们注意人类是十分正确的；毕竟，那正是你到那里的原因所在。

我发现我和你一样，对这个种族既感兴趣又感到惊惧，并且我同意你的建议——启动阶段三。授权带将照常在几周后到达，但是——非正式地——我准许你开始准备。我也同意你的建议，用优秀的种族同人类竞赛：也许奥利特族或者菲瓦利克族。通过你的报告，我知道奥利特族开始不满于我们测试，但是不要被这困扰；你的结果清楚地显示他们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

一定要继续提供信息给我们，特别是如果你发现这些外星人有类似查尼斯族品质的迹象时。

真诚的罗道

二

发光而不能穿透的球体由白雾构成，它在最后5分钟包围了他，然后像它形成时那样突然消失，此时凯利·麦克莱思发现自己在一个他一生从未见过的房间里。

他慢慢地、谨慎地朝自己周围看了看，心痛苦地砰砰跳着，那心跳声在耳畔回响。在他被监禁的前３分钟内，他已大声尖叫排解他大部分的恐慌，但是他再次感觉到恐惧涌到喉咙。显然，他已经不在他的大学反应堆实验室的办公室里，然而不知所措不会将他带回去。

他处于一个半圆形的凹室里，凹室面向着一个小房间，而他的椅子和大约３／４的桌子同他一起被带到这里。房间的墙、天花板和地板是用一块铜色的金属制成，而且房间内没有任何装饰。在房间的左右两端，他能够看到像滑动门的面板。

静静地坐着并盼望到那边的一切事物将会消失，这样似乎不会有多少收获。他的腿好像可能准备好再次撑起他；因而他站了起来，他从书桌和凹室的墙之间的6英寸（１英寸＝２．５４厘米）空隙挤了出来。他注意到，书桌被流畅地剪切过，估计是白雾或其中的一些物质。他首先走向位于右边墙的面板；然而事实上，如果它是一扇门，他却找不到方法去打开它。对于左边的面板来说，结果是相同的。“喂？”他试着对周围的空气呼叫，“有人听到吗？”

毫无生气的声音突然冒出来，把他吓了一跳。“日安，人类，”它说，“欢迎来到处于瓦尔星球－４上的斯特弗卡族游戏学习中心。我想，在旅行中你没有不良反应吧？”

一个游戏学习中心？

记忆在凯利的头脑中闪过，过去几个月他在各种杂志和小报上看过一些文章，讲述了人们被外星人绑架到一个游戏中心的事。他浏览其中一些文章来娱乐并且发现了这些故事中的相似点：人类一次被带走两个，这两人被送回家之前要比赛玩一种奇怪的棋类游戏。典型小报乱写的文章，凯利此时想到。

显而易见，这是个精心策划的恶作剧。

那么他们是如何制造那团白雾的呢？

此时此刻，看来最好是与他们合作：“哦，旅行很不错，虽然有点无聊。”

“你已经迅速地适应了你的处境，”那声音说，而凯利发现话语中夹杂着一点惊奇，“我名叫斯莱彻。你叫什么？”

“凯利·麦克莱思。对于一个外星人来说，你的英语讲得不错——此外，你是什么种族的？”

“我是一个斯特弗卡人。我们的计算机翻译很能干，而且我们从你的几个同伴——人类那获取了信息。”

“是的，我听说过他们。你是怎样从那么远的地方把他们抓到这里来的？——不论这是哪里——只为玩游戏？还是这是一个国家机密？”

“不见得。我们希望向你的种族学习。游戏是我们运用的其中一个心理工具。”

“为什么你们不能只是同我们交谈呢？或者更好的是，为什么不顺便参观一下呢？”尽管凯利仍然非常希望这是一个恶作剧。但他发现越来越难证实这个想法。那声音既不像他听过的电脑讲话声，也不像人类的声音，或者——听起来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真实性。他能感觉到汗聚集在他的额头上。

“交谈对我们希望研究的因素没有作用，”斯莱彻立即解释到，“至于参观地球，星球穿梭机的能力有限，而且我们没有远行程的飞船可以支配。我不愿意单独前往地球。”

“为什么不呢？”凯利的不安高涨到爆发点，产生了一种不计后果的勇气，“你不能把它想得那么糟。在我面前出现——马上。”

没有踌躇。“很好。”那个声音说，然后凯利前方发亮的墙的一个区域变成了黑色。突然，一个立体的形象——两条腿、两只手的怪物出现在那个区域的前方。当那个畸形的头转过来面向凯利时，他倒吸了一口气，并不住地摇头。

一个Ｘ形状的缺口开始移动：“你是怎样想的，凯利？我能像人类一样行动吗？”

“我——我——我——”凯利结结巴巴地说，但他不能停止口吃；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控制突然的反胃。在他面前的生物是真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化装术能把一个人变成那样。在地球上，这种大小、这么清晰的多彩全息图电影的出现距离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我很抱歉，我似乎吓到你了。”斯莱彻边说边伸手去拿一个小型控制面板，凯利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举动。当他触碰一个按钮时，他那6根手指手下的肌肉明显地抽搐了一下。他的形象消失了，墙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也许你想休息和吃点东西了。”单调的声音继续说。凯利左边的门滑落打开，露出一个公寓小套间大小、设施齐全的房间。“还有几个小时我们才准备开始，到时我们会传呼你。”

凯利点点头，但不太相信他的话，随后走进了房间。门在他后面被关上。一张外形正常的床靠着墙横在房间的中间，凯利设法在他的膝部筋疲力尽前走到床边。

他趴在床上很长时间，脸埋于枕头中静静地哭，整个身体随之颤抖。情绪的爆发令人为难——他总是试图成为坚强镇定的类型——但是试图抑制情感的表露却使事情变得更糟。最终，他放弃了，就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

不久后，他停止啜泣，发现自己或多或少恢复了理性。他变成侧睡的姿势，不知不觉蜷曲成婴儿的姿势，然后盯着铜色的墙并试图思考。

至少目前，他似乎没有身体上的危险。他记得小报文章上说这里的外星人似乎真的只是打算做他们的心理研究，然后把参与者送回家。目前为止，他们所做的每件事的确可以看成是依此规律；毫无疑问，他们监视着凯利对他们的话和对斯莱彻的突然出现所做出的反应。想起那个外星人的脸，他打了个冷战，感觉有点生气。不论是不是心理测试，在像那样表露自己之前，他不会给斯莱彻某种提示，以此表示他不会那么快原谅他。

然后，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镇静并且成为一个不错的实验对象，那么他就可以在最少麻烦的情况下回家。如果他能够放低自尊，这样更好。

他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直到一个轻柔的声音把他惊醒：“有什么事？”

“时间到了，”电脑化的声音告诉他，“请离开你的休息室，进入实验室。”

凯利坐起身来，朝四周看了看。房间唯一的门就是他进入的门；实验室必定在有凹室房间的其他门外。“其他的参与者来自哪里？”他问道，同时将脚摇摆到地上，然后朝出口走去，“还是你们只是胡乱地把人类从地球上抓来？”

“我们一般设定星球穿梭机从能量源集中的附近地区获取实验对象，如果存在的话，最好是聚变或裂变反应堆，”斯莱彻说到，“但是，你做了个错误的假设。你的对手不是人类。”

穿过门的中途时，凯利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必须抓住侧柱来保持平衡。这是一个新的转弯：“我明白了。无论如何，多谢提醒。嗯……他是什么？”

“一个奥利特人。他的种族稍微比你的种族先进；奥利特族已经在７个恒星系中建立了８个行星的帝国。尽管他们最近的星球离这里有３０光年的距离，我们还是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凯利强迫自己的腿再次向前迈进：“我们是邻居吗？你从没说过地球离这有多远。”

“你们大概离这里有４８光年的距离，而离奥利特族的星球本部有36光年的距离。这样的距离不是特别远。”

当凯利靠近时，房间远处的门打开了。他坚决地控制住紧张的情绪，步入了实验室。

三

游戏室比较小而且相对暗一些，唯一的照明来自于一块发出微暗灯光的红板。在房间中央，看上去很复杂的游戏盘占据了很大的面积。两张椅子——一张轮廓奇怪——这就是所有的摆设。穿过房间是另一扇门，在它前面站着一个外星人。

这次凯利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以防震惊，当他走向桌子时，他发现自己主要的感觉是好奇。奥利特人比他矮半个头，巨大的白色麟片覆盖在他纤细的身体上。他是有两只臂的两足生物，每一只臂的末端都有四个爪状的指。他的鼻子很长而且看起来像有很多的牙齿；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并被粗浓眉毛覆盖的头骨遮住。想象一下一个没有尾巴的变种白鳄鱼披着宽大的毛皮袋，一个萨姆·布朗地带，还有一个贝雷帽……

凯利和奥利特人几乎在同时到达游戏桌各自的一侧。游戏盘比第一眼看起来小些；凯利与那个外星人大约有两个手臂的距离。凯利举起热情的手，希望这个手势能被正确地理解：“你好。我是凯利·麦克莱思，人类。”

外星人没有畏缩也没有完全投入到他的话中。他伸出双臂，将手腕交叉，凯利发现他的爪子可以伸缩自如。他的嘴动了一下，发出很奇怪的声音；几秒后，电脑翻译从隐形的扬声器中发出：“向你致敬。我是奥利特种族的特雷玛西。”

“请坐，”斯莱彻空洞的声音指示道，“当你们决定了规则时，你们就可以开始了。”

凯利有些惊愕：“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游戏没有固定的规则。在开始之前，你们俩自己决定游戏的目标和方法。”

特雷玛西再次说话了：“这样做有什么目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奥利特人和人类之间的相互作用，”斯莱彻说，“你们一定从你们自己种族的其他成员那听说过这个试验。”

凯利在桌子的一边皱着眉头：“你以前听说过这样的试验吗？”

“在过去１６年间，我的种族超过１２８个成员被带到这里。”奥利特人说。凯利希望自己能读懂那个外星人的表情。计算机的语气是中立的，然而言词本身听起来带有一点怨恨：“他们说起过这个没有规则的游戏。但是，我所想的问题是其中的危险。唉，对于这个研究，他们照例这样做：允许获胜的人回家。”

凯利的心跳加快：“等一下。规则从何而来？”

“规则和危险都由我们选择。”斯莱彻单调地说。

“是的，但是……失败者会怎样呢？”

“他要继续与一个新的对手较量。”

“如果我完全拒绝参与呢？”

“那么等于是失败了。”

凯利哼了一声，但是对于此事他却无能为力。他怀着尊严无谓地想，然后开始研究游戏盘。

它看起来像是为至少12种大相径庭的游戏而设计的。两条五彩的方形镶边镶嵌在方形盘的边缘；一条镶边上是重复的图案，另一条上显然是随意的图案。方盘里面是一个西洋跳棋盘类型的设计，其间添加了一组同心圆和射线。在盘的一边放置着一堆有相似标记的透明盘以及它们的一组支脚；另一侧则是不同大小、形状和颜色的游戏组件，还有牌、多边骰子和有小型显示屏的小玩意儿。

“看起来我们有很好的道具。”他对奥利特人评价说，看起来奥利特人也在研究他们的道具，“我想我们可以从选择用哪一部分开始。我建议用那个红色的还是——那个蓝色？——那些方形的棋盘。”他指明是那个西洋跳棋盘。

“非常好，”特雷玛西说，“现在我们必须决定一个游戏，你对‘四股’熟悉吗？”

“我不确定，但我们也许有相似的游戏。说一下规则吧。”

特雷玛西开始描述规则。听起来有点像围棋，但是附加了一个特征——棋子的灵活性一旦在棋盘上就会受到限制。

“听起来像我试着去玩的一些游戏。”外星人用蝴蝶状的棋子示范走棋后，凯利说道，“当然，由于你以前玩过，你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两个条件下我赞同玩这个游戏：第一，在真正发动第三和第四级别的进攻前，必须先告知对手一步棋。”

“这样就排除了突袭的可能性。”特雷玛西反对。

“确实如此。同意吧，现在你足够了解这个游戏，让我拥有这个权力，不行吗？”

“好的。那你的第二个条件呢？”

“我们先练习一次。也就是说，第二次游戏决定谁可以回家。允许这样吗？”他补充说。

“你们俩决定的任何事都应遵守。”斯莱彻回答到。

凯利挑起眉头望向他的对手：“特雷玛西？”

“好的。我们开始吧。”

尽管凯利的开局不妙，而且练习赛中他多数处于防守的位置，但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难学的游戏。不难看透特雷玛西所用的战术，当他们结束时，他认为他经常能猜出奥利特的下一步棋。

“一个有趣的游戏，”他们取回各自的棋子时凯利评价说，接着他们准备再玩一次，“这个游戏在你的星球很流行吗？”

“相当流行。古代人用它来做逻辑训练。你准备好开始了吗？”

“我想是的。”凯利说。他感到口渴。

这次凯利避免了在练习赛时所犯的错误，当棋盘布满了棋子时，他发现自己处于和特雷玛西一样有利的位置。他弯着腰对着棋盘，每一步都冥思苦想，奋力保持他的实力。

然后特雷玛西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使他棋子的力量受到一个相似的进攻的影响。当接下来四步棋尘埃落定时，凯利已经吃掉了对手的６颗棋子——一个极具破坏性的突然袭击。

突然且响亮的嘶嘶声吓了凯利一跳。他抬头一看，胜利的笑容消失了。奥利特人正盯着他，他张着嘴，刚好可以看到他的一排尖牙。奥利特人的双手都放在桌上，凯利看到他的手爪滑出然后又滑进壳。“嗯……怎么了？”他警觉地问，为紧急行动绷紧了肌肉。

一阵寂静。特雷玛西闭起嘴巴，他的爪子也完全缩进去了：“我对我比赛时的愚蠢感到不安。它过去了。我们继续吧。”

凯利点点头，把注意力转回到棋盘上，但他却处于一个非常抑郁的精神状态。比赛进行到高潮时，他几乎忘了他在为一张回家的票而比赛。现在，突然好像他也可能为他的一生而比赛。特雷玛西情绪的爆发传送出直接的讯息：奥利特人不打算优雅地接受失败。

比赛继续。凯利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的专心致志都用尽了。十步之内，特雷玛西弥补了先前的损失。他们比赛时，凯利偷偷地看了外星人一眼，想知道这自始至终是否都是特雷玛西的计划。当然。在他也是一个未知世界的囚犯时，他不可能从身体上攻击凯利……他会吗？试想一下，比如荣誉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而且那种荣誉感使他不能输给一个外星人？

一股汗顺着凯利的后背中间流下。他无法证明特雷玛西是那样想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不能提出任何理由说明那种情况不会发生。而且那样的反应看起来非常不友善。

决定并不困难。谨慎更好一些——在这里多留几天不会对他造成伤害。他故意发动了一次对抗特雷玛西力量的冒险的进攻，这次进攻需要偶然的运气才能成功。 偶然的运气，像往常一样，都不属于他。

七步棋后，特雷玛西赢了。

“比赛结束了，”斯莱彻大声宣布。“特雷玛西，回到你星球穿梭机的房间中，准备离开。凯利·麦克莱恩，回到你的休息室。”

奥利特人站起来，转身前再次交叉手腕向凯利敬礼，然后穿过滑行门消失了。凯利解脱般地叹了口气，他感到心力交瘁，然后准备返回他的房间。

“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你玩得很好了。”斯莱彻的声音追随着他。

“谢谢。”凯利咕哝着说。现在，特雷玛西的牙齿和爪子不再在他几尺前，他开始想他是否应该放弃这场比赛。

“我什么时候进行下次比赛？”

“大约２０小时后。奥利特人返回他的星球后必须重新安排星球穿梭机。”

凯利正要进入他的休息室。“２０小时？”他重复，并停下了脚步。“稍等。”他转向放着他书桌的凹室——但仅仅走了两步，一道红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喂！”他大叫，当热流冲击到他时，他马上向后跳开。“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你不能接近星球穿梭机的仪器。”斯莱彻的话让人感到鞭抽似的刺痛。

“呸！如果我要无聊地闲一整天，那么我需要我书桌里的书。”

一瞬间鸦雀无声，斯莱彻再次说话时，他的语气缓和了些：“我明白了。我想完全可以。你可以过去了。”

凯利哼了一声，警惕地向前走。不再有光的射线射出。挤到桌前，他打开底层的抽屉，选了三本通常用来打发空闲时间的软皮书。另一个抽屉中，是六本他想要读的杂志；最后，他又想到拿出几只笔和一个黄色法律便笺簿。他提着获得的东西走回房间的中央：“看吧？完全无害。”

比赛时凯利完全集中精力，暂时忘记他错过了午餐和晚餐。可是现在，他注意到了隆隆做响的肚子。遵照斯莱彻的指示，他的小卧室的一面墙上有一些类似自动贩卖机的缝，他点了餐，然后从缝中得到了一餐饭。食物单调但是充裕，饭后凯利感觉恢复了精神。随后，他选择了其中一本软皮书，然后舒展地躺在床上。但是，他没有立刻开始看书，而是盯着天花板思考。

很显然，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毫无疑问都是真的。同样地，他不可能从他的捕捉者手中逃走。除了通过星球穿梭机，这个小小的房间合成体没有明显的出口，它的机器隐藏在金属墙后，而且他可能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这些机器。他只是听斯莱彻说斯特弗卡人打算将他送回家，然而，既然他们也明白对其他人类做出过类似的承诺，那他没有实在的理由怀疑他们。的确，这次的比赛规则似乎不同，但是特雷玛西暗示过，斯特弗卡族对他种族的很多人做过这个研究，并且按时释放了他们。因此接下来最大的问题是，凯利是否能在他即将进行的比赛中获胜。

他皱了皱眉。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游戏能手，尽管玩国际象棋时经常获胜，但他的技能有限，在玩其他游戏时他只是偶尔赢。他差一点就在外星人自己的游戏中战胜了他，一个据说其种族拥有八个星球的帝国的外星人。差一点的胜利没有意义，当然——比如说，特雷玛西就像是一个下国际象棋的四级选手。但是如果奥利特人提议玩一个他不拿手的游戏，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傻瓜。比赛后还有斯莱彻的反应；很明显，斯特弗卡人没预期到凯利会玩得那样好。那样是否意味着，普通的谋略者凯利还是比普通的外星人优秀呢？

如果是那样的话，他的问题本质上解决了。不论他的下一个对手是谁，相对来说应该会很容易被打败，尤其是当双方对他们挑选的游戏都没有多少经验时。如果新的接受试验者不是另一个奥利特人，四股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个游戏既有趣又十分容易学会，至少浅薄地学会。事实上，当他回到家时，这个游戏值得他花费时间去推销。游戏营销目前正迅速地发展，即使四股不能让他富裕，却可能为他挣到一些钱。

另一方面……什么是他急切的需要呢？

当想到一个大胆创新的主意时，凯利在床上轻轻地蠕动了一下。如果他真的比其他外星人优秀，那么他就可以在任何他想回家的时候回家，只要在他想回家时玩的一个游戏中获胜。如果是那样的话，为什么不多逗留大约一个星期，多学习几种外星人的游戏呢？

他想得越多，他就越喜欢那个想法。当然，有风险的成分存在，可是任何赚钱方案都是那样的。也可能是那么的冒险——这是一个心理实验，适合大声叫出来！

“斯莱彻？”他对着金属天花板叫到。

“什么事？”

“如果我输了下次比赛，那会怎样？”

“你将继续留在这里，直到你获胜或者实验结束。”

那么听起来似乎是如果他输，他不会受到惩罚也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在他看来，斯特弗卡人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相当愚蠢的实验。人类心理学家可能会收集一些更复杂的信息。这是否意味着甚至是与斯特弗卡族相比，人类也是更好的战略家呢？

一个有趣的问题，但此时此刻凯利并不关心这个。他们创造了一些受到约束的环境，凯利在这样的环境下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移动空间，并对此感到非常满意。按照他的观点，应该放宽类似这样的规则。

讲到规则……凯利撇开他的软皮书，然后滚下床，转向卧室的折叠式小桌。他坚定地告诉自己，工作先于娱乐。他拿起一枝笔和他的法律便笺簿，开始描绘四股游戏盘并列出游戏规则。

四

致：指挥官罗道２４８７００办公室，外国研究署，克拉斯星球

来自：指挥官埃菲蒂斯３７２９１４，游戏研究，瓦尔星球－４

主题：人类研究

日期：３８２９年利色莫３日

亲爱的罗道：

人类问题呈现出令人恐惧的方面，我们越来越确信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查尼斯族。细节将会在所有分析完成时传送过去，但我想先将这个短信传给你，以便你有足够的时间组织进攻的武力，你应该认为有这个必要。

经你授权，我们八天前开始了阶段三的研究。人类同四个种族的成员玩了游戏：一个奥利特人，一个菲瓦利克人，一个斯普罗萨人以及一个斯弗雷切人。每次同意的游戏都是由非人类参赛者提出，人类只是提出了小小的修改建议。正如我们所预期的，人类连续失败——但显然每次他们开始都处于优势，直到走最后几步才输掉整盘棋。我们联系的专家——斯莱彻８９８６６１先前提出人类可能是故意输掉比赛；然而鉴于斯莱彻的荣誉和自由，他没有提供此种行为的动机。可是，在里斯莫１（附上的磁带）录下的谈话中，人类大方地证实了我们的猜测，显示出动机是物质的获取。他利用试验阶段学习对手的游戏，希望回到他的星球后，引进游戏以获取利益。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人类的心理与查尼斯族的心理的相似点：获取利益的欲望，甚至是以他自身的安全来冒险，而且他绝对相信在他希望的任何时候，他的技能足够让他获释。历史告诉我们，连同战术技巧，正是这些特性驱使查尼斯族进行了他们最不可能的侵略。还必须强调，他没有表现出受过军事或其他战术训练的迹象，因此可以认为他是他种族的代表。

除非进一步的研究揭露出他们性格中的弱点，而这些弱点能够防止他们最后像查尼斯族一样侵略我们，我个人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尽快消灭这个种族。由于我们显然需要发觉这个种族全部的战术能力——我们就得更强地刺激他们。你必须得出结论，并在得出结论后尽快发送给我们。

此致敬礼

埃菲蒂斯

五

门滑到原位，凯利步入实验室，急切地望向房间对面，想看一下这次他将与什么样的生物比赛。暗淡的红光再次在房间里点燃，照着来自于一个有红色太阳的星球的人，当凯利的眼睛适应了相对的黑暗，他看到另一个像鳄鱼似的奥利特人靠近桌子。

“向你致敬，”凯利说，同时做了一个在他第一个比赛时见到的手腕交叉的手势，“我是人类的凯利·麦克莱恩。”

奥利特人再做了一个举手礼。“我是奥利特种族的尤乐艾切雷内。”

“见到你很高兴，尤乐是什么意思？”

“这是对我地位的一点尊敬。我在战争前掌控７艘太空船。”

凯利咽了一下口水。一个训练有素的军人。好在他不急于取胜回家：“有趣。好的，我们开始了吗？”

艾切雷内坐下：“让我们快点结束这个字谜游戏。”

“你是什么意思，字谜游戏？”凯利坐下时警惕地问。他绝不是一个洞察奥利特人表情和情绪的能手，但他敢发誓这个奥利特人生气了。

“不要否认你所做的，”外星人呵斥道，“我从报告里认识了你的名字，也知道你怎样为斯特弗卡人与另一个我的人民玩这个游戏，在允许他获胜和离开前，像一个实验室标本一样研究他。我们不赏识你这样对待我们的人民的方式——”

“噢！等一下；我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们也带走了我的人民。我想这是某种心理实验。”

奥利特人默默地怒视了他很长一段时间。

“如果你真是那样相信，你就是个傻瓜，”最后他平静地说，“很好，我们开始吧。”

“在你们开始前，我们必须通知你们，规则上有一个重要的改变。”斯莱彻的声音突然插入，“你们要玩三种不同的游戏，而不是一种，开始前你们要彼此达成一致意见。赢了两局以上者将被送回家。另一个将会送命。”

过了片刻他们才理解。

“什么？”凯利大叫。“你们不能那样做！”在桌子的另一侧，艾切雷内发出一声轻柔而无法翻译的嘘声。他的爪子完全张开，轻轻地抓着游戏盘。

“如果已经决定了，”斯莱彻平淡地说，“你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凯利失落地看了艾切雷内一眼：“我们不为我们的生命而比赛。那种事太野蛮了，我们都是文明人。”

“文明人。”斯莱彻含糊不清的声音意外地带着轻蔑，“你们几乎不能将飞船送出你们自己的大气；你们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不过你的对手好一点。”

“我们统治一个星球很多年了。”艾切雷内平静地提醒斯莱彻，他情绪的爆发结束了。由于他们生气的时间都很短，凯利判断奥利特人似乎不会长时间生气。

“对于我们的４０个星球来说，你们的８个星球什么都不是。”

“据说查尼斯族向你们挑战时只有５个星球。”

说话者的沉默给人印象深刻的不祥感。

“什么是查尼斯族？”凯利问到，他反对低声说话。

“传闻他们是在数量上很少但却残忍好斗的种族，许多年前他们几乎征服了斯特弗卡族。我们从商人那听说了这些故事，但不知道它们有多真实。”

“不论真实与否，你的确说到要害了，”凯利评论说，“怎样，斯莱彻？他说得对吗？”

“你们现在要开始了。”斯莱彻忽略凯利的问题，命令道。

凯利瞥了艾切雷内一眼，希望他读懂另一方的表情。奥利特人懂得虚张声势的艺术吗？“我说过我们不会为我们的生命而比赛。”

回应他的是让他记忆鲜明的红光，它在离他的脸几英寸的地方发出。他本能地猛推桌子，向后推翻了自己和椅子。他撞得过猛，两眼直冒金星，从椅子上爬出然后受伤地趴在地上。他警惕地抬起头，看到红色的火球熄灭了，过了一会儿，他谨慎地碰触到他的脚。他注意到，艾切雷内也在桌子后面几英尺蜷缩着，凯利判断那可能是某种战斗状态。

“如果你不玩，你们俩都要丧命。”斯莱彻的声音很温和，几乎不带任何感情，但却使凯利不寒而栗。艾切雷内是对的：这不是简单的心理实验。斯特弗卡人正在寻找潜在的敌人——而人类和奥利特人都被列入了他们的名单。而且他们还是无路可逃。望着对面的艾切雷内，凯利无助地耸耸肩：“看来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不是吗？”

奥利特人慢慢伸直：“此时此刻，没有。”

“由于这个比赛对我们俩都很重要，”他们再次坐好时凯利说，“我建议你选择第一个游戏，并允许我做一些改动以此减小你的优势——当然是我们都同意的改动。我选择第二个游戏，你对它做出改动。”

“似乎很光荣。那第三个呢？”

“我不知道。我们玩到那个游戏时再讨论吧，好吗？”

加上需要达成一致意见的改动，第一个游戏进行了将近一小时。艾切雷内在他们的支持下，用三个额外的透明物体创造了一个三维的游戏地带；游戏本身是一种三维“战舰”，但是混合了国际象棋、垄断游戏、甚至纸牌游戏的成分。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混合体可以运行，而且如果不是赌注太大，凯利认为他会喜欢玩这个游戏。他自己对规则的贡献是对游戏区域做了轻微的调整——凯利认为这将改变通常的阵地战术——他还对此游戏引进了“百搭牌”的概念。“在我们为生命而赛前，我同样建议先进行一场练习赛。”他对艾切雷内说。

奥利特人黑色的眼睛与他的眼睛对视：“为什么？”

“为什么不呢？以前我从没玩过这个游戏，而且你也从没在这些规则下玩过。这将让真正的比赛更公平、更光荣。玩第二个和第三个游戏时我们也将这样做。”

“啊——那意味着光荣吗？”外星人向右抬起头。那代表点头吗？“很好。我们开始吧。”

即使在做了一些改动后，这个游戏——艾切雷内叫它空中行军——仍然是一个奥利特人的游戏，艾切雷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练习赛的胜利。凯利十分怀疑空中行军是一门外星人在太空学校的必修课程；它简直就像是太空战。

“斯特弗卡人说你们不是太空漫步者，那是真的吗？”他们再次布置好棋盘时，艾切雷内问道。

“嗯？噢，是的，”凯利心烦意乱地说，他正在考虑接下来要用的比赛战术。“甚至，我们几乎还没有普通的宇宙飞船。”

“你学习太空战术那么快，这真令人惊讶。”艾切雷内在棋盘上挥舞着他缩入壳中的爪子，“也很可惜，如果斯特弗卡人决定消灭你们，你们将无法抵抗。”

“我想是的，但为什么他们想那样做呢？我们并不会威胁到他们。”艾切雷内再次简要地说明了游戏盘：“如果你具有代表性，那么你的种族就尤其具有战术技能和侵略性。对任何太空漫步的种族来说，这样的能力使你们成为对其有价值的外星人，或是危险的敌人。”

凯利耸耸肩：“那么，你认为他们是要设法招募我们。”

“未必。斯特弗卡族被认为是一个骄傲的种族，他们很少利用外星人。他们对我们两个种族的人的折磨说明了他们对其他种族的态度。”

凯利不安地注意到，奥利特人似乎再次处于生气的边缘。好像应该转变话题：“嗯，是的。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比赛了吗？”

艾切雷内发出很长的嘘声：“好。”

刚开始时没有任何竞争。凯利尽了全力，但很显然奥利特人能够比他更好地三维思考。好几次他输掉棋子仅仅是因为他错过走一些非常明显的棋。他直冒冷汗，他试图让自己慢下来，以便在每步棋上花更多时间。然而情况没有好转。艾切雷内无情地加设了陷阱；然后比赛非常快就结束了。

凯利向后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呼了口气。他告诉自己，没关系——他预计到他会输掉一个外星人占尽优势的比赛。然而下一个比赛就不同了；凯利将在自己的地盘上选择自己的武器——

“你选好了我们下一个玩的游戏了吗？”艾切雷内问，打断了凯利的思考。

“休息一下，行吗？”凯利怒视着外星人呵斥道，“给我点时间思考。”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国际象棋无疑是凯利最拿手的游戏，但是艾切雷内已经显示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战术家，至少对于竞争类游戏来说是这样。这可能使国际象棋变成有点冒险的赌博。纸牌游戏含有太多的偶然性；对于第二种游戏，凯利必须获得尽可能多的优势。类似拼字游戏的文字游戏显然过时了。西洋跳棋或连线游戏都太简单了。西洋双陆棋呢？那确实是一种非军事游戏，但事实上凯利自己也是一个那种游戏的初学者。

一个体育比赛怎么样呢？

“斯莱彻，我能在这得到一些额外的器具吗？我想要一个更长的桌子，一对划桨，一种轻而具有弹性的球——”

“就他们的体质而言，像这样要求特殊体育技能的比赛是不公平的，”斯莱彻说，“不允许这样。”

“我不反对，”艾切雷内出乎意料大声地说，凯利惊奇地看着他。“你说过我们可以选择游戏和规则，这次这就是凯利·麦克莱恩的选择。”

“我们关心的是心理研究，”斯莱彻说：“我们对你们的关节和肌肉的相对力量毫无兴趣。你们要选择一个能在现有器具上进行的游戏。”

“这不光荣——”

“不，这样就行，艾切雷内，”凯利打断说，并为自己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惭愧，“斯莱彻说的对，这样完全不公平。我提出这样的建议很不光荣。请接受我的道歉。”

“你没有错，”奥利特人说。“羞耻的是将我们带到这的人。”

“是啊。”凯利赞同，怀恨地扫视了天花板。重点很明显，艾切雷内不是凯利的敌人，仅仅是他的对手。斯特弗卡人才是他真正的敌人。

他清了清嗓子：“好的，艾切雷内，我想我准备好了。这个游戏叫做国际象棋……”

奥利特人很快领悟了规则和方法，这让凯利怀疑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是否也有类似的游戏。幸运的是，骑士棋子对他来说似乎是新的，凯利希望它能抵消外星人其他的战术训练。作为贡献，艾切雷内建议士兵可以向前进也可以向后退。凯利同意了，然后他们开始了一如既往的练习赛。

比赛比凯利预期的艰难。“可逆向走的士兵”这个规则给他造成了极大的麻烦，主要是因为他的推理中心总把它置于战术之外。１５分钟之内他已经失掉了两只象和一个珍贵的骑士，而且艾切雷内的王后正威胁着他。

“一个有趣的游戏。”走了几步棋，凯利设法解除一个强大进攻的困境后，奥利特人评论到，“你接受过这种游戏的技巧训练吗？”

“不完全是那样，”凯利说，“我只是为了娱乐与我的朋友玩。为什么这样问？”

“游戏的技能测试就是逃脱看起来必然的失败。按照那个标准，你有很多的技能。”

凯利耸了耸肩：“我想这只是本能吧。”

“有趣。在我的星球，这些技能必须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习才能获得，”艾切雷内指着棋盘，“我们有一个在某些方面和这个游戏类似的游戏；如果我没学过，几步之内我就会输给你。”

“是的。”凯利嘀咕。他已经个分肯定艾切雷内玩游戏不是靠初学者的运气，但他希望他是错的：“我们回到游戏吧，嘿？”

最后凯利赢了，但仅仅是因为艾切雷内的王后被凯利剩下的骑士吃掉后，凯利设法在没有任何失误的情况下利用了这个失误。

“你准备好开始真正的比赛了吗？”游戏盘清理好时艾切雷内问到。

凯利点点头，感觉有点紧张。这和所有的常识有关：“我想是的。我们把它结束吧。”

他们掷了一个多面的骰子，决定让奥利特人用白色的棋子。艾切雷内以国王的士兵开局，而凯利以一个模糊记得被称为西西里岛的防守作为回应。双方都谨慎地以防守为主；前２０步棋后，双方只失掉两个士兵。凯利甚至在空调房中都汗流浃背，他看着对手渐渐将棋子转向进攻的位置，而他自己则尽量防守。

当进攻袭来时，屠戮是极具破坏性的。在棋子被捕获和夺回交替进行的时候，双方一共失掉了８粒棋子……而凯利失去了一个车。

凯利用颤抖的手把一束头发拂到眼睛一侧，当他研究棋盘的时候，他困难地咽了咽口水。毫无疑问，他陷入了困境中。艾切雷内现在控制了棋盘的中心，而且他比凯利更好地保护着国王。更糟的是，他似乎掌握了骑士的移动方法，而士兵还是给凯利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如果奥利特人赢了这次比赛的话……

“你很苦恼吗？”

凯利惊奇地抬起头看着对手。“只是——”他的声音沙哑了，然后试着又说了一次。“只是紧张。”

“也许我们应该停下来一会儿，直到你好一些，能够集中精力。”他建议。

凯利此刻需要的最后一样东西就是外星人的仁慈。“我很好。”他急躁地说。

艾切雷内是不眨眼的：“那样的话，我想休息几分钟。这样允许吗？”

凯利望过去，好像很慢才明白过来。明显地，艾切雷内不需要休息；他是一个一半已踏入家门的猎物。除此之外，凯利知道不安的奥利特人是怎样的，而艾切雷内并未表现出任何不安的迹象。不，让凯利有机会冷静下来只会对人类有利……当凯利注视着外星人的脸时，他知道奥利特人完全意识到了这一点。

“好的，”最后凯利说，“我们休息一下吧。大约半小时之后再回来怎么样？”

“可以接受，”艾切雷内站起来并交叉他的手腕，“你准备好时我就准备好了。”

六

凯利床上方的天花板完全是平的，甚至连波纹的没有。尽管如此，它反射出的形象比凯利预期的还要可怜。他对此感到惊奇，但只是一点点儿。他有更重要的事需要担心。

他核对了一下时间。还剩５分钟，斯莱彻就要敲响铃声把他们召回比赛场地。凯利叹了口气。

他要去做什么？

十分奇怪的是，国际象棋比赛已不再是他主要的顾虑。确实，他仍处于国际象棋的困境中，但接下来的时期他的冷静令人惊奇，而且他已经走出两三条有希望的进攻线路——追赶上来了。只要他一直保持机智，他就能摆脱他目前的困境。凯利真正的问题是……因为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赢了，将会进行第三场比赛。一场不是他输，就是艾切雷内输的比赛。

凯利不想死。他有一大堆他应该活着的夸张的理由——至少其中一个确实有根据：地球上没有其他人知道潜伏在这些游戏背后的威胁——但直截了当的原因就是，他仅仅是不想死。不论选择了什么作为第三个游戏，他知道他将会玩得很艰难，也会全力以赴。

然后……

凯利不舒服地蠕动了一下。艾切雷内也不应该死。不仅仅因为他也是一个被迫在这个疯狂的比赛场比赛的参赛者，而且也因为他故意放弃了赢得比赛的最佳时机。也许是公平的精神，更可能是对死板的荣誉法则的服从阻止他利用对手一时的惊慌；凯利也许不知道其他情况。然而事实上这无关紧要。如果凯利赢了国际象棋的比赛，那么他的胜利将归功于艾切雷内。

第三个游戏……

玩第三个游戏最公平的方法是什么？发明一个之前双方都没玩过的游戏？那将使凯利天生的战术技能与艾切雷内受过训练的战术技能直接对抗，这可能会很公平。另外，这会给斯特弗卡人另一个去研究他们行为的机会，非必要时凯利不愿意与他的捕捉者合作。艾切雷内和凯利都已经决定了，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想法。有一瞬间他想知道斯特弗卡人已经捕捉艾切雷内的人民多久了，还有为什么他们不报复。他判断，也许他们不知道这个游戏研究中心在哪儿；星球穿梭机的操作设计得难以跟踪。但是如果他和艾切雷内不想提供任何信息给斯特弗卡人，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决胜局当做仅有的机会，而且凯利拒绝把他的生命押在掷一枚硬币上。

尽管已经预料到了，那样的语气还是吓了他一跳。“时间到了，”斯莱彻单调的声音宣布，“你必须回到比赛室了。”

凯利皱着眉头站了起来，走向房门。也许艾切雷内会有一些办法。

“你现在做好比赛的准备了吗？”他们到游戏盘边再次面对面时，奥利特人问。

“是的，”凯利点点头，“谢谢你提出休息一下的建议。我真的很需要这次休息。”

“我感觉你的荣誉感不允许你提出这个请求。”外星人在棋盘上做手势表示，“我想轮到你走棋了。”

非常肯定地，现在凯利的紧张已经得到控制，他开始打破艾切雷内的阵形，逐渐弥补了他的损失并再次发动进攻，奥利特人似乎过高地估计了王后的价值，并用此冒险，凯利以他的王后作为诱饵设了一个陷阱。艾切雷内上当了，5步棋后凯利赢了。

“走得好，”奥利特人钦佩地说，“我对于那个进攻完全没有准备。我走错了；你有种不可思议的战术能力。你的种族有一天确实会成为显赫的太空漫步者。”

“假设我们曾经离开过我们的星球，那是当然的，”凯利清理游戏盘时说，“此刻我们更像这个游戏中的小兵。”

“你们各自赢了一次，”斯莱彻大声地说，“现在是时候为最后的游戏选择规则了。”

凯利咽了一下口水并抬起头看，发现艾切雷内也在望着他。

“有什么想法吗？”他问。

“什么都没用。几率游戏可能是最公平的。除此之外，我不确定我的道德责任要求我怎样做。”

“有些什么可能性？”

“为了回到我的人民身边我应该生存；还是为了让你拥有这个特权，我不应该生存。”

“可惜我们不能单独向斯特弗卡族挑战，要求决斗。”凯利挖苦地说。

“这个想法真令人满意，”艾切雷内同意，“但是我不期望他们会接受。”

沉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一个想法突然跳入凯利的脑海中，简直是个完美的主意。一个冒险的主意——一个可能会使他们都被杀的主意。但也许它正好能行得通……否则他们其中一个必定要死。磨了磨牙，凯利断然采取了行动。“艾切雷内，”他谨慎地说，“我确信我有一个我们能玩的游戏。你能足够信任我，在我解释规则前并且不进行练习赛的情况下，立刻接受吗？”

当外星人沉默地盯着桌子对面的凯利时，他的猪嘴轻轻地颤动了一下。很长时间，凯利能够听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他自己的心跳声。

然后慢慢地，艾切雷内向右抬起头。“很好。我相信你是光荣的。我同意你的条件。”

“斯莱彻？你仍然坚持你设立的规则吗？”凯利大声地说。

“当然。”

“好的。”凯利深深地吸了口气。“这个游戏包含两个竞赛者的区域和一个喷火者，这个喷火者要不断折磨竞赛者。这是喷火者的秘密房间。”他放了一个黑色的标志在游戏盘上，然后捡起三个透明盘和它们的支架架起它们。

“两个区域叫做山国和陆地都市。山国大一些，这是它的中心和边界。”他放了一个巨大的红色标志在最高的盘上，离它两个方格的地方还增加了一个被六个小环围绕的环。他稍微移动了黑色的标志，使臣正好处于环的边缘下方，他捡起一个大的黄色标志。

“这是陆地都市。”他标记好陆地都市，当他的眼睛快速扫过游戏盘时，他将它慢慢地移动到中间的透明盘上。大约相距１０厘米；每个方格四个……他把黄色标志放在距红色标志８个方格并距离一条侧边４个方格的地方。这不是很完美，但它差不多了，而且也只好这样了。

“最后，这是我们的军队。”红色和黄色的蝴蝶形状的棋子各有１２个，他将每个棋子分散地放于两个区域之间，“胜利的条件是双重的：喷火者必须死了，而且不能有敌对方的军队威胁到你的区域。好吗？”

“很好，”艾切雷内慢慢地说，认真地研究着棋盘。凯利再次希望自己能更好地领悟奥利特人的表情，“战斗的结果怎样决定？”

“根据剩下的棋子的数量。”凯利边讲解边弥补规则的缺陷，他建立了一个允许三方中的任意两方进行战斗的体系——那样肯定要求两个区域几乎所有的军队联合起来去打败喷火者。 “每次走棋两个方格或是一层，而且每次可以移动你所有的棋子，”他做出结论，“有什么问题吗？”

艾切雷内一眨不眨地盯着他的眼睛，好像要看穿凯利的想法：“没有。我们谁先走？”

“我先，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凯利以离奥利特人领地最近的棋子开始，他开始把它们从红色标志移开，走向黑色标志。

到艾切雷内走时，他稍微迟疑了一下，但是他跟着凯利向下走了一步棋。其中两个棋子明显地置于凯利的区域内；但是凯利忽视它们，继续先前走棋。几步棋内，黄色和红色棋子一大片地聚集于黑色标志上。

喷火者从未获得任何机会。

“现在呢……？”艾切雷内僵硬地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的爪子从壳内伸出一半。凯利走了一步棋，将喷火者消灭，然后轮到奥利特人。……然而艾切雷内的棋子仍然混在凯利的棋子中。艾切雷内清楚地知道，没有—个比这个位置更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了。

凯利难得的朝他微笑了一下，然后向后靠在他的椅子上。“好的，喷火者死了——而且就棋子现在的位置看来，你的棋子都不会威胁到我的领地。因此我想我赢了。”

桌子另一侧传来一声轻轻的嘘声，艾切雷内的爪子完全滑出壳。凯利屏住呼吸，紧张得要跳起来。当然，艾切雷内很聪明地明白了……突然，爪子缩了回去。

“然而我的领地也没被威胁到，”奥利特人说，“因此，我也赢了。”

“真的吗？”凯利假装很惊讶。“岂有此理。你是对的。恭喜了。”他看着天花板。“斯莱彻？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我们都赢了第三场比赛，因此我想在你准备好的任何时候，我们俩都可以回家了。”

“不行。”斯特弗卡人单调的声音显得很坚定。

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在凯利的喉咙处凸起：“为什么不行？你说过任何一个赢了两场游戏的人将被送回家。你自己制定了这个规则。”

“那么规则改变了。只允许你们其中的一个离开。你们要选择一个新游戏。”

斯莱彻的话像是一个未判决的死刑………凯利感觉到他的手指戳入手掌。他真的不期望外星人会让他改变规则，从而让他占到优势——他已经知道这对于他们来说已不是游戏。然而他仍然希望——现在他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只有孤注一掷于他的最后一张底牌上。“我不会再玩游戏了，”他坦率地说，“在这个强大而可怕的人的狩猎中，我厌恶了做你们的小兵。你们完全可以只是快速拉长你们自己的数量。”

“如果你不玩，你就要因为违反规定而失败。”斯莱彻提醒他。

“有什么了不起的，”凯利哼着鼻子说，“无论如何你们最终将会消灭地球人，不是吗？因此让我死在哪里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停顿了一会儿：“很好。你自己已经选择了。艾切雷内，返回到你星球穿梭机的房间。”

外星人慢慢地站起身来。凯利有点希望他大声地抗议，或是以另外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命辩护。但是他却保持沉默。凯利屏住呼吸。艾切雷内透过透明的游戏盘盯着凯利看了一会儿。然后，外星人仍是不发一言，交叉手腕向他敬礼然后消失在滑行门之后。

“你现在返回你的休息室。”斯莱彻命令道。

凯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站了起来然后把游戏盘拆开，并将棋子和盘搁置到适当的地方。因此他想，结果确实是掷一个硬币，他突然觉得很累。硬币悬于空中，现在除了等待，没有任何事可以做……希望艾切雷内了解。

七

致：指挥官罗道２４８７００办公室，外国研究署，克拉斯星球

来自：指挥官埃菲蒂斯３７９２１４，游戏研究，瓦尔星球－４

日期：３８２９年利斯莫２１日

亲爱的罗道：

现在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糟，因此我正式提出完全消灭人类的建议。应该认真学习附上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进行的第三个游戏的部分。人类运用他的战术技能创造了一个他和对手都能赢的游戏，这明确地显示出人类既有同他人合作的能力，也有仁慈的特性。尽管这些特性没为他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赢得什么—而且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些障碍——我们不能确定情况总是这样。他们合作的天性将致使人类成为一个成功的联盟，而不是暴露出他们将会毁灭，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危险。如果查尼斯族可以建立联盟，那么他们肯定从不会被我们阻止。

可以预料，一个对人类问题的详细精神心理学剖析是必要的，以便推动进攻舰队战略。我们请求尽快派遣合适的专家并运送装备过来。请不要耽搁太久：我不能保证我们的人类最多能生存超过一年。

埃菲蒂斯

凯利漫长的等待结束的第一个标志是一声微弱的摩擦声，它通过他休息室的金属墙壁传来。它将他从沉睡中惊醒——但是他甚至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它，房门就突然反射白光并向外倒塌了。一会儿，一阵小型飓风刮入房间，当空气的压力猛烈下降时，凯利的耳朵嗡嗡做响。正当他滚下床时，三个身着长鼻太空服的人借助大风打通了他们的道路，在他弄明白前，他已经被塞进一个有棱的巨大的气球中，它的底部有一个发出嘶嘶声的容器。

“凯利·麦克莱思？”当气球膨胀时，一个受静电干扰的细小的声音通过氧气筒从一个盒子里传来，“你安全吗？”

凯利的三个救援者使他倾斜地靠着背部并小心地将他抬向炸毁的门，此时他的耳朵再次嗡嗡做响。“我很好，”他对着盒子说，“是你吗？艾切雷内？”

差不多过了１５分钟，再次传来了那个声音；很显然，奥利特人的翻译器没有斯特弗卡人的那么好：“是的。很高兴你还活着。”

凯利咧嘴而笑，张开嘴之大足以受伤，甚至可能穿过他的胡须都看得见：“我也很高兴。该死的，但我很高兴你明白了我的意思。我不完全确定你明白了。”

在有回答前，他们出了星球穿梭机的房间，凯利也获得了一个四处观看的机会。在顶篷里，一个参差不齐的洞向上伸展至少两层石楼的高度。穿过房间，他看到有１２个穿着白色的类似盔甲衣服的奥利特人在那。“真聪明。然而，一旦我见到游戏盘，恐怕他们就不会允许我离开了。”

“我也是——但似乎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凯利又咧嘴笑了笑——再次和朋友谈话真好！“斯特弗卡人还没注意到我的行动。仍然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老问题；他们看到四层棋盘用来玩那么多种不同的游戏，这样的情况从来没发生过，因此你和我自动将它同我们曾经唯一在棋盘上玩过的空中行军联系上。所以当他们表面上接受我的领地和怪物的计划时，你片刻就可以将标志看作是一群物品。我赌你能意识到它们代表我的星球和这个星球，而且你会注意到我布置它们的相对距离。我想我赌赢了。”

凯利现在在顶篷的洞下，一对摇摆的电缆连在他的气球上部的把柄上。

“我们希望赢得这种冒险的胜利是你们种族的特性。”艾切雷内说。“我们摧毁了斯特弗卡族的基地，而且我们获得的报告显示，大批的军队将马上到达这里。我们已经同你的种族通讯，但是他们还未同意战术结盟。也许你的证词能够帮助劝服他们。至少希望你同意在我们的战术计划上支援我们。”

绳子拉紧了，凯利开始向上升起。“我几乎可以肯定我们能在地球上找到更多的支援，”凯利坚定地告诉奥利特人，“而且我很高兴这样做。斯特弗卡人还有很多要学习我们这些小兵的地方。”

# 《星际间谍》作者：哈里·哈里森

一

我耐心地站在纳税人交税的队伍里，手里拿着填好的纳税单和现金。这是一个当地的纳税所。在我前面的人纳完了税走出了队伍后，我走到窗口，手指上粘了胶水。

“快，快，把钱交过来。”一个年迈的女职员摊开手不耐烦地说。

“不，”我说。我把纳税单和钱往桌上一丢，露出了一支０．７５口径的无后坐力大手枪。“你把钱交过来。把你抽屉里所有的钱都交出来！”

我微笑着，她却吓得连喊也喊不出来，拼命把抽屉里的钱抓出来放到桌上。我把钱不断地塞进我的长大衣口袋里——我的长大衣里缝满了深深的口袋。

“你在干什么？”我后面的人瞪大了眼睛惊诧地问。

“拿点钱。”我说，同时丢给他一捆钱。“你也拿点儿吧！”

出于本能的反应，他伸手接住钱。这时，警报声突然大作。女职员显然设法按响了警报器。

“你倒忠于职守，”我说。“继续把钱拿出来，要不我毙了你！”我一挥手枪。她吓得要死。继续把钱从抽屉里不断地往外抓。这时，周围的枪声、喊叫声、奔跑声已响成一片。我及时按动了无线电遥控按钮，预先布置在四周的摧泪弹和烟幕弹同时爆炸开来，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我戴上红外线透视镜，塞上鼻塞，从容不迫地走出人群。

这时，街上的人几乎都跑光了。安吉利娜开着一辆小车及时在我身边刹住。

“一切顺利？”她边问，边注视着前方的路面情况。远处传来了警车的鸣叫声。

“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

“太好了！”她高兴地笑了。

我还没在她身旁坐稳，安吉利娜已把车转入了一条小街。她一按按钮，车牌号翻了个身，同时，汽车喷水器喷出了红漆，蓝色的车子变成了一辆红车。这时，安吉利娜把车掉了头，向来的方向开去。我和她换了位置，自己开起车来。

“到哪儿去？”她问。这时，许多警车从相反方向从我们旁边急驰而去。

“我想到海滨去度假。海风、阳光、沙滩……令人心旷神诒，对身体健康有益处……”

“对我可不太合适，”她拍拍突出来的圆圆的大肚子。“已经６个多月了，马上要７个月了，我可无法游泳什么的……”她边说边观望着沿路的情况。“你说你要和我结婚，总不能让你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吧！要知道，我们是在度蜜月啊！”

“我亲爱的，”我握着她的手诚恳地说，“结婚手续是一定要办的。问题是，我们去任何地方登记，我们的名字一输入电脑，特警队就会跟踪而来，我们的蜜月也就结束了。”

“我们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东躲西藏吧。今天我们去海边，享受一下最后一大的自由生活，明天上午就去登记结婚。怎么样？”

“只有一个问题……”

“你答应不答应？”说着，她从我身上抽出了那支０．７５口径的无后坐力手枪对准了我。

“我亲爱的，你真的爱我？”我吃惊地问。

“我当然爱你。如果我不能得到你，我就杀了你！”

“好！明天早晨就结婚！”

第二天早晨，婚姻登记注册处主任和两位证人来到我们的住处。这都是安吉利娜背着我一手策划的。

仪式结束，三个人离去后，安吉利娜马上说：“我们晚上再庆祝我们的结合。现在，我们得马上动身。他们三人一回去，就会把我们的名字输入电脑，警察马上会蜂拥而至……”

“这正是我担心的问题……好吧，事已如此，马上上车出发！”

这是一个落后的星球，名叫卡玛泰。这里还在用蒸汽汽车。车子开动前，至少得先把锅炉烧上半小时才能发动。看来，聪明的安吉利娜早有准备，我们一上车就出发了。

我们刚上路不久，四处就响起了警车的警笛声。警察、陆

军、海军、太空陆战队等等全部出动了，当然更少不了太空特警队的人。他们的车子可不是蒸汽发动机的，要追上我们的老爷车，可太容易了。

“我们逃得出去吗？安吉利娜问。

“看来不行——除非你马上能想出什么特殊的办法。他们有一套追捕的办法。马上会缩小对我们的包围圈。”

车子离开大路。我和安吉利娜都跳出车子，迅速隐没在草丛中。不久，好几辆警车在路边“嘎、嘎”停了下来。从车上跳下几名警察。

“他们的车子在这儿！”其中一个叫起来。

“下车搜查！”一个长官发令了。

“他们不可能跑远的。”

一名警察去查看我们的车子，另外几名向我们藏身的草丛走来。

“我们怎么办？”安吉利娜问。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我们无忧无虑地过了四个月的自由生活。但俗语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凡事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当然也可以延长一下自己的假期，但生活将东奔西颠，极不稳定。而且像你现在这样大着肚子，更不宜于长期在旅途中颠簸。我们还是回特警队算了。”

“我也这么想，回去也不错！想到英斯基普不同意我们休假。而我们偷了一艘邮政飞船出来了这么久，真是有趣！”安吉利娜说着不禁笑出声来。

“更不要提我们花的钱都是从银行偷来的，谁叫他们冻结我们的银行存款呢！”

“好吧，回去就回去。不过，回去也得体面些！”

这时，两名警察已走近我们的藏身处。我俩一伸手，一人抱住一个。这两个家伙还未醒悟过来。已被我们一声不响地击倒在地。接着，我们动作利索地剥下了他俩的制服套到了自己身上。

我们站起身来，整了整衣服，走出了草丛，径直向停着的一辆警车走去。一上警车。我们把车一转身就急驰而去。一路上只见坦克。装甲运兵车。警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车旁飞驰而过。

我们驶到市中心，在一座大厦的地下停车库停了车。然后乘电梯直达指挥中心。整个大楼似乎空无一人，大队人马都已派出去追踪我们了。

我俩走进一间大办公室，有一个人正在室内踱步，没有注意到我俩。

“先生，你是英斯基普先生吗？”

“对。”他回答说，眼睛仍盯着墙上的该市大地图。

“有人要见你，先生。”

“什么？什么？他还是心不在焉，转过身来。

“我们回来向你报到。”我对他说。

这时，英斯基普才认出我俩。他立即大发雷霆。

“你知道，你们的这些行动浪费了多少钱？卡玛泰的经济……”

“小意思，小意思……”我说着从桌上拿起了一支雪茄。

“别跟我来这一套。”英斯基普怒气未消。“我若把你们交给卡玛泰当局，至少判你俩６００年徒刑！”

“你不会的！你手下缺少能干的外勤特警。你需要我们……

二

安吉利娜离开后过了好一会儿，英斯基普才慢慢息怒。他从柜子里拿出了一只红色档案袋，用大拇指指型打开了指型锁。

“吉姆，我有一项十分重要的绝密任务要你去完成。”

“你给我的都是最重要的绝密任务。”

“而且十分危险。”

“你是忌妒我堂堂男子汉的外貌，想让我早点去见上帝吧？好吧，芙斯基普，别再罗嗦了，什么任务你尽管说吧。我和安吉利娜什么事都能办到！”

“不，这事只能你一个人去办。安吉利娜……她……”说到这儿他脸都红了，并重新审阅起档案材料来。

“哈哈！”我大声说。“英斯基普，你这个老杀手，草莽英雄，人杰之灵，太空大盗，今天又是银河系秘密势力的头头，竟然不好意思说‘怀孕’一词！”

“住口迪格里兹。”他咆哮起来。“你总算和她结婚了。这说明你还有点儿人性，她留下来，你一个人去。也许她会变成寡妇。”

“我夫人穿黑色寡妇服可不合适，你要除掉我也不那么容易。什么任务你说吧！”

“看看这个吧。”他说着，就从档案袋里拿出一卷胶卷插入写字台上的一个插口。一幅幕布从天花板上挂下来，房间立即暗下来，电影开始放映了。

电影是用手提家庭摄影机拍的，有时彩色退去变成了黑白，显然不是专业摄影师之作。但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佳家庭电影。

有人正在发动一场战争。影片开始显示的景象是：白云蓝天，阳光灿烂，但其间夹杂着高射导弹的阵阵黑烟。炮火并不猛烈，无法阻止运输部队的飞船快速降落。只见一个中型的航天港，近处停着几艘运输飞船，远处是几幢建筑物。有几架飞船俯冲下来扔了炸弹，爆炸产生的浓烟直上云霄。这种情景几乎不可想象，但影片却是真实事件的记录。

“那是宇宙飞船！”我咕哝着。“还有宇宙运输飞船。什么政府竟愚蠢到要发动星际战争？他们怎么不想想失败的后果？可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电影结束了，房间亮起了灯光。英斯基普手指撑在写字台上，人向前俯伸着。

“告诉你吧，万事通先生，他们的入侵成功了。而且不止一次。这个短片是个走私者拍摄的，他是我们的眼线。他的飞船在战斗中逃了出来。”

我点燃了一支雪茄，陷入了沉思。关于星际战争的知识，我知之甚少。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看来，发动星际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也许，偶尔在同一星系内，条件合适的话，可能会发生战争。譬如说，在一个太阳系内有两颗人类居住的行星。一颗行星较落后，另一颗行星工业发达。那么，落后的那颗行星很容易被入侵。但即使这样，如果落后的那颗行星真的认真奋起反击的话，由于两颗行星问的巨大的时空距离，这样的战争其实难以进行。运送兵员、武器，供给，穿越茫茫太空，其能源消耗是十分巨大的。何况入侵可能遇到顽强地抵抗，其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这当然是仅就同一个太阳系内的范围而言，至于不同星系之间的星际战争那就更不可能进行了。

然而，眼前的事实却再一次证明：事在人为。再困难的事只要决心去做，不可能就会成为可能。暴力、战争、流血，对有些人来说还有巨大的吸引力，尽管我们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和平时期。想到这儿我不禁感到沮丧。

“你是说，这次星际入侵成功了？”我问。

“不只一次。”英斯基普笑着说，但那显然是他强装出来的假笑。

“你和星际联邦希望结束这种星际入侵？”

“马上结束，亲爱的吉姆！”

“你们挑选我来完成这一任务？”

他伸手把我的雪前从手指间拿走，丢到烟灰缸里。然后，他庄严地与我握握手。“是的，这是给你的任务。出发吧，祝你成功！”

我抽出手来，在裤子上擦了擦，并从烟灰缸中重新夹起了雪茄。

“我相信，特警队一定会给我举行最隆重的葬礼。好吧，你告诉我一点有关情况，否则，你就是故意要我有去无回。”

“别发火，亲爱的，别发火。情况十分清楚。关于这次入侵新闻报道极少。我们获得的情报也不多。就是这少许的情报，住是用不少人的生命换来的。就我们目前所知，发动入侵的行星名叫克里安特，是埃普西隆——印第星系的第三颗行星。这里围绕太阳旋转的有２０颗行星，但只有三颖行星适于人类生存。几年酩，克里安特就占领了其他两颗行星。令人震惊的是，他们扩大了入侵的范围。在此之前，一般认为星际战争是不可能进行的。但他们至今已征服了临近星系的五颗行星，而且正准备进一步扩大入侵范围。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怎么取得成功的。但他们显然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在被征服的星球上，有我们的间谍，但至今未取得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星际联邦的高层领导作出了决定，必须派人去克里安特行星探个究竟，以解开这不解之谜。”

“我认为，这种计划无疑是自杀……”

“这是命令，你别无出路、‘无影元踪的吉姆’。”

我再争辩也无济干事。他们给了我一份已知的情报，一套大脑皮层语言录音课程。一把宇宙快艇的钥匙。

我郁郁不乐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安吉利娜正在房内练飞刀术。

我对安吉利娜说：“那可恶的家伙想借手杀我。你自己看看这些材料吧！”

安吉利娜看材料时，我把克里安特语言的录音放入大脑皮层打印机。通过打印机，录音中的语言课程可不经学习过程直接打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第一部分只需半小时即可完成，且不必重复，这样我就能流利地讲克里安特语。其中一段时期我完全处于无意识状态。我坐在长沙发里，戴上头盔，按下按钮，就开始了语言打印课程。

过了一会儿，安吉利娜拿开了我的头盔，在我嘴里塞了一片药片。我吞下药片，头痛一下子消失了。她吻了我一下。

“他们想置你于死地，但你绝不会让他们借他人之手杀害你的。你将笑着迎接胜利。将来有一天，你将代替英斯基普。”

“你为我担心吗？”

“我一直为你担心，这是做妻子的心情。但我不妨碍你的前程……”

“我到现在才真正了解你……”

“我将竭尽全力帮助你获得成功。”

“你无法与我同往，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这我知道，但我的心永远与你在一起。你怎样在克里安特着陆？”

“坐上我的宇宙快艇，躲开地面雷达屏幕，直接快速进入大气层。”

“然后就被炸得粉身碎骨。不，你看过最后一艘飞船的幸存者的报告吗？他们也是采用这种方法着陆的。”

我看过那份报告。说实话，报告令人灰心丧气。

我注意报告中所提出的警告。看来，克里安特真正做到了全民皆兵！

“你自己多加小心，吉姆。”

“要担心你就为克里安特人担心吧。‘无影无踪的吉姆’去了，他们的星际征服也就结束了，他们自己也就完蛋了！”

我热烈地吻了她一下走出了房间。我高昂着头，腰板笔挺，一副必胜无疑的模样。可是，在心里，我觉得如果有一成的把握取得胜利就不错了。这次任务之艰巨是难以想象的。

三

周密详细的计划，复杂的准备工作，说明这是一次重大的行动。英斯基普不止一次地抱怨费用太高，但我全然不顾。这是把我的脖子套进绞索，而不是他的脖子。我得确保自己能活着回来。尽管计划周到得巨细无遗，最后还是完成了。命令一发出，羔羊就被送进了屠宰场。

我手无寸铁，坐在星际飞船“肯尼塔瓦”号的酒吧间里，喝着烈酒，吸着雪茄。扩音机里传出通告，飞船一小时内将在克里安特行星着陆。

我这样不带任何违禁武器，在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这需要意志和纪律才能做到。

情报显示，克里安特的海关检查是宇宙世界中最严格的。任何东西休想逃过海关官员的眼睛，所以我不能有任何侥幸的心理。我现在是一个商人，一家名叫法查莱托——莫乔军火有限公司的商务代表。这是一家有声望的大军火公司。

在克里安特着陆无异于被送进监狱，旅客分批被赶进一间灰暗的房间。卫兵端着武器，警惕地看着每一个人。我们的行李也随即堆在另一边。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出来检查。

利用检查他人的机会，我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克里安特的士兵。他们穿着高统靴，手持武器，高昂头颅，对旅客根本不屑一顾，他们穿着紫红色的制服。

“派·赖顿柯维！”有人在叫。

我马上醒悟过来，这是我用的假名。我举起了一只手，一名卫兵向我走来。

“你叫派·赖顿柯维？”

“是的，先生。”我用克里安特语回答，故意略带外星球人的口音。

“拿上行李跟我来！”

他立即转身，我不得不在他背后叫起来。

“可是，先生，行李太重，一次没法拿。”

他转过头冷冷地看了我一眼，用枪指指房间的远处。“车子！”他怒吼了一声。我急忙跑过去，把行李装上车，就寻找刚才来叫我的卫兵。这时我见到他已站在一扇门的门口，门已打开。车子自动向门口滚去，我得小跑跟在车子后面。

检查开始了。

我一生中从未受到如此彻底地搜查。我庆幸自己没有想碰碰运气。

房内有１０个人。６个人检查行李，４个人检查我。首先他们把我全身衣服剥光，并对我进行放大透视。接着他们检查我的牙齿，发现有一颗牙齿特大，就马上拔出来，又马上给我植上假牙。拔下的牙齿经放大透视，证明没问题。然后检查继续进行。

另一位士兵正在检查我的文件。他们马上与法查莱托·莫乔军火有限公司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满意的回答。我对他们的提问对答如流。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最后，那个士兵收起了档案。

与此同时，我愉偷地看着他们怎样检查我的行李。这些行李的遭遇可比我糟多了。箱子和袋子全部被打开，所有的东西都倒在几张乳白色的桌子上。袋子全部被拆开，然后再缝上。他们对我的衣服只是草草检查了一下。不久我就发现其中原因。不准穿自己带来的衣服，这些衣服在我离开克里安特时再还给我。

“这是宗教的东西吗？”另一个人拿起一张照片问。

“这是我夫人的照片。”

“你只能带与宗教有关的象征性东西。”

“可她是我的天使！”

他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但还是还给了我。

“你全部个人物品、身份证明和其他东西在你离开本星球时都会还给你。”他们冷冷地向我宣布说。

“在克里安特，你要穿克里安特衣服，遵守克里安特人的风俗习惯。你的东西都在那边。”他们把我的行李放在三个包里。

“这是我们发给你的身份证。”我伸手接过来。

他们确认了我在这个星上的存在，我感到宽慰。可这时我还一直赤身裸体，感到了阵阵寒意。

“这个锁着的箱子里是什么？”一个检查员问，口气十分严厉。

“军人，武器。”我说。

检查员们都叫了起来，其中一人马上端起了枪。

“可是，先生们，你们应该知道我到你们这个友好星球的理由。我的公司，法查莱托·莫乔军人有限公司，是军界有名的电子武器公司，历史悠久，信誉卓著。这些都是样品。许多是十分先进的最新发明。箱子得由武器专家打开。”

“我就是武器专家。”有一个人站出来。

在此之前，我已注意到此人，因为他是秃头，脸上的一条伤疤使他的眼睛看上去一直像在眨眼。

“见到你很高兴，先生。我叫派·赖顿柯维。”

他对我毫无兴趣，也不告诉我他的名字。“请把钥匙给我，我马上打开给你们看。”

一架摄影机马上对准了我，以便拍下我打开箱子的全过程。

我打开箱子，拉起箱盖。武器专家低头审视里面放着的各种武器。我开始向他们一一解释。

“我公司发明和制造了这种具有记忆功能的导线。导线很细，不仔细看难以发现，但功能齐全。”我用镊子夹起导线。

“有的可用于手枪，有的可用于导弹，应有尽有。”他们都俯身仔细看起来。

我逐一解释着各种小玩意儿。看来他们很感兴趣，这些正是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最后武器专家让我关上箱子，他说：“需要让你演示这些武器时，我们会还给你的。”

检查结束，他们丢给我一套衣服。

“４分半钟内穿好，”一位检查员说。“带上袋子。”

我穿上衣服，带上两袋行李，走过开着的一扇门。

“车子。”门外一个卫兵指着正开过来的一辆无人驾驶车。

车子在我身旁停下，边门自动打开。

“很高兴能乘车，”我向卫兵点头笑着说。“可我去哪儿呢？”

“车子知道。进去！”

我把行李丢进车子，自己在车内坐下。边门自动关上。原来这是一辆机器人驾驶的车子。我们通过了一道又一道沉重的大门，最后终于驶出大厦，来到外面大街上，阳光使我一下子睁不开眼睛。接着，我颇有兴味地观看起两旁闪过的街景。

克里安特显然是一个高度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忙碌世界。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车子全部由机器人驾驶，两车之间保持着相等的距离，但车速极快。人行道在两旁，并有立交桥可横穿马路。人行道两旁是商店。标牌。人群。人人都穿着各种不同颜色的制服，标志着各种不同的职业。

我的车子进入一条隧道，最后在一门道前停住。进口处的门上镶嵌着金色大字“兹拉托－兹拉托”，在克里安特语里是“豪华之家”的意思。一个穿着灰黑色制服的人给我开了门。

“我叫派可夫，”他说。“你的警卫员。”

“很高兴见到你，先生，非常高兴。”

我走出车子，提上行李袋，跟随我的“看门狗”来到旅馆颜厅。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证，给我安排了个房间。一个服务员上酩来引导我进房。

这是个套间，十分豪华，但到处是显眼的监视器，墙壁上，家具上，四处都是，且不加掩饰。包括卫生间里，只要你在房内，一举一动无不受到监视。我的“保镖”寸步不离地跟随着我。

我相信，还有许多其他人在监视我的行动。因为，在这个星球上，外星球的来客不多，我当然是他们重点监视的对象。我相信，他们不仅密切监视着我住的旅馆，而且也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对一般人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寸步难行，但吉姆·迪格里兹绝不会灰心丧气。我相信从事监视工作的人员总是有限的，何况也不可能把城市的每一寸土地都监视起来。

现在，我以商人的身份逗留几天，一旦有机会，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怎么会叫“元影无踪的吉姆”呢！

派可夫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首先得摆脱他，但目前他对我还有用处。他监视着我，其他人就会放松对我的监视。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暗中我仔细观察着城市的每个角落，以寻找可乘之机。

第三天，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我心里盘算了一个行动方案。那天晚上我笑着睡了。我相信，红外线监视器把我的笑容也照下来了。可是，他们从我的微笑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第四天早晨与往常一样，早饭是在房间里吃的。

“啊，天哪，我今天太饿了！”我对派可大说。“你们这个星球空气永远清新，到处充满着香气，人就特别容易感到饥饿。今天我得多吃点早餐了。”

我吃了两份早餐，因为下一顿饭什么时候能吃上，我心中无数。

接下来的活动都按常规进行。在指定的时刻，我们走出旅馆，机器人驾驶的地面交通车已在门外等着。我们一上车，就向目的地出发。行程是预先输入计算机的。目的地是战争部。这几天我展示了我公司生产的一些先进装置，并摧毁了一些目标。今天得继续进行试验。

在马路上。我们的车子高速行驶，后来转入一条小路，一直通向目的地。小路上来往车子不多，行人也很少。行动的条件不错。我开始紧张起来，成败在此一举。

“啊嚏！我打了个喷嚏，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派可夫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他老是疑神疑鬼的。

“有点灰尘吸进鼻子里去了。”我对他说。“哎，你看，那不是特洛巴将军吗？”我用手指了指车外。

派可夫是一名训练有素的间谍。他头也不回，只用眼角向旁边瞟了一下。在我的手帕里藏有一枚硬币，这是我能使用的唯一的武器。

就在派可夫眼角向旁边一扫之际，那枚硬币飞出了我的手掌击中了他的头部。他呻吟了一声就瘫倒在座位上。

就在派可夫倒下去时，我按了紧急煞车的按钮。车子停下来了，车门也打开了。

在我击倒我的保镖，按下紧急煞车的同时，监视中心的红灯也一定同时亮起来——因为车内也到处是监视器。也就是说，我的行动一开始，敌人也会马上向我扑来。我的时间仅有几秒钟——最多一分钟。

我低头猛跑，转入一条小巷。小巷通向另一条大街。那儿有一群机器人在清扫垃圾。他们当然不会注意我，因为这是些Ｍ型机器人。他们只能按输入的程序工作。

但指挥机器人的是人，手中拿了一根电子鞭。他用鞭子朝我身上打来，我腰上感到了一阵触电的麻木。

四

鞭子的电流不强，所以我抓过鞭子用力一拉。他失去了平衡向我脚边倒下来，我一下把他击倒在地。这时，警报声已响起来了。

我脱下他的制服，迅速套在自己身上，穿上他的靴子。在整个过程中，那些Ｍ型机器人照旧在干活，对周围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

警报声越来越近了。我拿起电子鞭，指挥一个机器人把刚才被我击倒的清道夫装入垃圾箱。这时一群士兵正好跑步过来。

“一个外星球人！我大声喊着，边向旁边的一条小街一指。

“往那儿跑了。快追！”

士兵们一转弯进入小街飞快跑去。

“我们朝前走，”我指挥那些机器人。“到下一个地点去。”

开车的机器人带路，其余的机器人有秩序地依次排队跟上。我手拿电子鞭，跟在机器人队伍后边。只见马路上都是警察和士兵。警车、装甲车呼啸而过，机器人列队穿过马路时，驾车的警察和士兵咒骂着……

第一个机器人转入了一条小街。这时，大街上的车子越来越多，天上也出现了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天哪！他们为了追捕我似乎是总动员了。可他们至今还不知道我的踪影。

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在我背后传来了一声巨响。我向旁边一跳，只见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铁卷门向上升起。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大胖子伸出头来。

“我这儿还有一车垃圾，斯劳鲍丹！”他说。随即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你不是斯劳鲍丹？”

“是的，斯劳鲍丹病了，在医院里。今天我代他工作。”我用鞭子向最近的一个机器人指了一下，命令道：“跟他去！”戴白帽子的头在门口消失了，机器人跟着他进了门，我跟着机器人进了门。

这是一间很大的厨房。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营业？”我问。“我有点饿了。”

“晚上才开门——喂，别让这个机器人老跟着我。叫他把垃圾搬出去！”

“机器人，”我一挥鞭子命令道。“别老跟着他，把他抓起来。”

机器人的反应当然比厨师快多了。他一伸铁手就把厨师抓住。厨师刚想开口责问，我就把他的帽子塞进他张开的嘴里。他喉咙里咕咕作响，但奈何不得。

我用绳子把他缚在一把椅子上。我的运气至今还不错，没有人进入厨房。

“出去，”我命令机器人。在外面，那些机器人还在清扫垃圾。回去！回到今天早晨来的地方去！”我发出命令。

这些机器人象训练有素的士兵，他们一听到命令，就排好队砖身向大街走去。我立即回到厨房，锁上了门。

目前我还是安全的。当然，不久他们就会找到斯劳鲍丹。但他们不会知道我在哪儿。一切尚算顺利。

此时，远处响起了敲门声，门铃也突然鸣叫起来。

“怎么回事？”我把帽子从厨师口中拉出来问。

“是前门，有人要进来。”厨师气喘吁吁地说。

我重把他嘴堵上，穿过餐厅，来到前门，开了门。

“你来干嘛？我问。

“修冰箱。不是你打电话叫我来的吗？”

“对，对，我差点给忘了。请进！”我高兴得心“怦怦”直跳，“带上你的大工具箱进来吧！”

一进门，我就把他击倒。他的制服是深绿色的，没有厨师或清道夫的制服那样引人注目。我剥下他的衣服，把他拖到厨后里，绑在另一张椅子上。我穿上绿制服，做了大量的三明治，带上工具箱，与他俩举手告别，就溜出了餐厅的大门。

门外站着一个提着工具箱的机器人，从其外表的油漆和装饰看，他是跟着修冰箱的人一起来的。

我把工具箱递给他，说了声“出发”，我找到了启动按钮，就骑上“铁马”，不，应该说是“铁人”出发了。

一路上我在想，我现在得制定一个计划，以前的几步行动都是临时随机应变。现在，他们不知道我以什么身份出现，会出现在哪儿，这是我目前的优势。我只要隐蔽好，就可采取行动。

我找到了一个长期废弃的工厂车间，想休息一下再作打算。

五

第二夭我就开始工作，偷了不少电子器材和食物。在克里安特似乎没有犯罪行为，因此到处都没有防范措施。

我得设法出城。结果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困难。我偷了一辆军车，整个行动十分简单。

我把机器人停在路当中挡住了一辆军车。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来对我破口大骂。车内只有他一人。

我走上前去，伸出手指一弹，一支麻药针射进他脖颈的一侧。司机头一低就倒在了座位上。

我戴上他的军帽，让机器人坐上车，就开回藏身的车间。然后，我把偷来的东西统统装上车，穿上了司机的军装，告别了昏睡的司机和机器人，就开车出发了。

在出城检查站，他们检查了我的证件——应该说是那位司机的证件，就让我通过了。

我兴高采烈地把车开出城，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行动计划。路上我只要有机会就换车子，使自己尽量不留下任何踪迹。

然后，我穿过了中央大沙漠，来到海边的一大堆石块前。这一大堆石块形如二只大锅，我藏好偷来的车子，就开始工作。我工作了整整一星期，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地下隐蔽所，离那堆石块不到１００米。

当晚，我在隐蔽所里执行了第三阶段计划。我打开用偷来的电子器材装配好的发报机开始与特警总部联系。时间是子夜，联络信号只延续了３０秒钟。下一步得看他们的了。我得等一天一夜才能收到他们的回音。

与其空等，还不如自己先享受一番。我偷了不少美味佳肴，还有多种名酒，当然少不了上等雪前，自我作乐了一番后就睡着了。

启天无所事事过去了、天一黑，我就走出隐蔽所，临近子夜，夜空出现了一颗新星。这颗新星闪烁着，直向我飞来。只见新星飘向一边，加速下降，同时发出丝丝巨响。

我跳上偷来的车子开向爆炸的地方。

车灯照亮了前方地面上的一个大坑，四周是一片废墟，坑上方烟尘滚滚，坑里是一块正在冒烟的大石头。

我立即倒车，按动了摇控器，坑里又一次发生了爆炸。

一块岩石从坑中飞起。我定睛看着落在我前方不远处的“流星”，只见它中间裂开，一分为二。保护其间装备的液体，正向沙漠中渗透。

那些装备密封在一个个扁平的盒子里完好无损。我熄灭车灯，借着“流星”燃烧的余光，把盒子一一拖出装上车子。

这时，我头上已响起了喷气式飞机的轰鸣声。敌人的动作也够迅速的了。

等飞机一过。我立即开车回到地下隐蔽所。刚把最后一箱设备安顿好，外面就响起了引擎声。

这时，飞机又扔炸弹又扫机关枪，四周火光冲天。炸弹击中了我偷来的交通车。这很好，敌人为我消灭了痕迹。

这一切我通过地面上的观察孔看得一清二楚。

炸弹在四周连续爆炸，隐蔽所的入口处被沙堆掩埋了。我又一次按动了遥控器，隐蔽所外又发生了一次爆炸，响声混杂在众多的爆炸声中。我的隐蔽所彻底被埋没了。

隐蔽所内十分舒适，一切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水、电、空气交换器、食物、饮料……我颇为自己的杰作自豪。

我得在里面呆上两星期，把送来的设备安装起来。然后我将孤身一人出去面对整个克里安特世界。此时，武装部队一定正在一次又一次坯搜索我头上的沙漠世界。

第１３天，我炸开了隐蔽所的出口，回到了地面上。这次，我不再是贼，也不再是藏匿者，而是以各种身份，穿着各种衣服，出现在克里安特社会上，就这样我彻底了解了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首先，我以军人的身份乘上军用飞机去陶莎丹露·格罗普。

这是一个中等省份的省府，靠近格罗普斯特军事基地。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该军事基地也是克里安特主要的航天中心，征服外星球的星际部队均从那儿出发。

驾机的是一位空军少校，他长相很难看，下巴大而突出，黑眼睛充满狐疑。

这些我当然全然不顾。我只对他的宇航舰队的制服以及身上佩带的各种奖章感兴趣。显然，他是老资格的战斗飞船驾驶员。

“晚上好，先生。”我边打招呼，边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下来。

他对我看了看，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回答。我笑着系好安全带。飞机飞向夜空。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酒和两只酒杯。

“很高兴能有机会请你喝一杯，感谢你为克里安特的光荣事业作出的卓著贡献！”

开始他不理我。当我自己开始品尝这美酒时，他又犹豫了一下，最后终于禁不住酒香的诱惑，勉强微笑了一下。

“好吧，喝一杯。”他说。他知道，这一小杯名酒相当于他一个月的薪水。

“不错，”他说，并报了自己的姓名。

“瓦斯卡·胡里亚，空军少校。”

“认识你真高兴，先生。”我说。“我给你换个大杯子吧。”

几杯酒下肚，少校话多了。他大吹特吹自己光荣的战斗经历，我则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洗耳恭听，并不断地点头。

最后我了解到他是第一次被指派去军事基地格罗普斯特任职。我听了不禁窃喜。命运之神为我作出了最好的安排。

下一步行动将是十分危险的，这是一系列的冒险计划。但良机难得，时不再来。飞机一着陆，我立即付诸行动。

“你得马上去报到吗，瓦斯卡？”喝了几瓶名酒，我们已成了老朋友了。

“我明天去报到。”

“大好了！今晚是你休假的最后一个晚上，何不享乐一番？”

我向他提议。他笑着同意了。

一下飞机，检查过行李，机器人驾驶的地面交通车把我们送到陶莎丹露·格罗普机器人饭店，一切服务均由机器人管理，我对这家集团公司的运行机制了如指掌。

车到饭店门口，大门自动开启。一个机器人迎上来。

“欢迎贵宾光临机器人饭店。我给你们提行李，需要什么请随时吩咐。”

进入饭店前厅，柜台后的机器人说话了：“晚上好，先生们，请问要什么房间？”

“给我们一套最好的套间。”我边签名登记，边付了１００联邦金币。一位机器人侍者出来拿了钥匙把我们带到房间。

“我们要点吃的吧，”我对空军少校说。菜单就在墙上，他很高兴，在墙上不断地按着按钮。我则整理行李。

当然，房内有个窃听器和窃视器。我手腕上戴着一个窃听－窃视器探索仪。

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把一张椅子拖到前面，遮住了窃听一窃视器。

饮料和酒从打开的墙洞里源源而来。我打开了一瓶酒，满斟了两杯。

“为宇航舰队干杯！”他说，并且叽里咕嗜含含糊糊地哼起来。

“你累了，”我对他说。“想睡觉吗？”

原来，我在他的酒里放了些催眠药。

“我很困。”他说着垂下了头。

“晚饭前先睡一觉吧。”

“对……”他的酒杯掉到了地上，他跌跌撞撞走到床边一下子就瘫倒在床上。

晚饭来了。瓦斯卡用我的钱毫不客气，他订的饭莱足够一个班人吃的。我只稍稍吃了点牛排和色拉，就着手工作。

我打开箱子，摊开了所需的工具和材料。

第一件事是做改容手术。我得变得与瓦斯卡看上去基本相像，以便使用他的身份证。

这对我来说当然不是一件难事，然后我把其指印印在隐形塑料手套上。最后我把他的军装略改一下，使其更合我的体型。

当我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瓦斯卡醒来了。晚饭冷了，但他还是大吃大喝了一痛。吃完，他到隔壁自己房间的床上去睡了。

明天对我来说将是紧张的一天。我将以瓦斯卡的身份出现，孤身一人独闯宇航舰队。

如果走运的话；我会了解到克里安特军事机器运行的情报。

六

“对不起，先生，你不能进去。”门卫说。铁门与高高的石墙几乎成为一整体，墙上布满了电网。

“这是什么意思？我是奉命来的。”我以军官的傲慢口气训斥守门卫兵。“快给我开门！”

“我无法开门，我是门外守卫，门得由门内守卫开。”

“我要见你们的上级！”

“我就是。”有人冷冷地说。“在这儿吵吵闹闹干什么？”

我一转身，发现一位空军中尉，而他发现我是少校，这样在心理上我先占了优势。他把我带到卫兵室，在电视电话上经过一阵交谈后，中尉把电话交给了我。在屏幕上，我看到了一位上校冷漠的眼光。这一次，我心理上的优势就丧失贻尽了。

“基地已关闭了，空军少校。”他说。

“我奉命来这儿报到，上校。”

“你应该昨天就来报到。你超假了。”

“对不起，上校。也许文件有误。我报到证上写的是今天。”

我拿出报到证，结果发现上面写的日子是昨天。瓦斯卡那家伙一定喝糊涂了，使我陷入困境。上校狡黠地微笑着。

“如果文件有误，当然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你身上。中尉，你去人口处报到吧！”

我挂上电话，守卫中尉讥讽地笑着，交给了我一套中尉肩章。我只得扯下少校军衔，别上中尉肩章。但愿在宇航舰队升级与降级一样快。

一个卫兵带我进入围墙上的一扇小门。在里面他们检查了我的证件，检验了我的指形、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道门，进入了格罗普斯特基地。

开来了一辆小车，一个一等兵前来提取我的行李，并把我带到军官宿舍指定的房间。一路上我注意观察。

放好行李，一等兵向我敬礼告别。这时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斯哑的说话声。

“你没有带酒吧，是吗？”

我往床上一瞧，只见毯子里裹着的一团东西动了一下。看来他已经喝得够多了，说话也非常吃力。

“我正好带了点酒来，”我边说边开箱子。“我叫瓦斯卡。你想喝什么牌子的酒？”

“奥特洛夫。”

我想不出有什么酒叫“奥特洛夫”，所以想来这是我这位同室朋友的名字。我拿出酒瓶，给他倒了半杯。他一把夺过酒杯一饮而尽。这半杯酒使他恢复了精神，他马上在床上坐起来，伸出酒杯要我给他再倒一杯。

“两天之后我们就要出发作战。”他边喝边说。

“去哪儿？”

“大清早就开玩笑可不太像话吧！你知道直到出发我们都不知道攻击的目标。”

看来我得非常小心。情况不明，提错问题可就要露馅了。

“嗅，开个玩笑罢了。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早晨醒来我还是个少校……可现在成了个中尉。”

“真是来得容易去得快啊！”

“来得可不容易！”

“对不起。这是句谚语。我一直是中尉，我不知道当少校是什么滋味。你再给我倒点酒。喝完我带你去军官俱乐部通通快快喝几杯。出发战斗可就不能再喝酒了。要好几个星期呢！”

多谈谈，了解到的情况就越多。这时我不禁想到，那个真的瓦斯卡还在饭店里，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

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已置身在关闭的基地里。

在去军官俱乐部的路上，我无心多谈。奥特洛夫也许以为我刚被降职心情不快。

现在是中午，到晚上我得设法溜出基地。目前，我得利用一切机会了解情况，搜集情报。这也是我打入基地的首要目的和任务。

整个下午，我一边喝酒，一边吞解酒药丸。这样，我喝得再多也不会醉。同时，我不断给其他军官买酒，慷慨大方地请客。

不久，许多军官围着我白吃白喝，但他们的谈话没吐露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快到傍晚时，许多人都喝醉倒下了。俱乐部侍者就把他们抬走。不久，我也装作醉倒。很快就有人来把我拖走。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内，身边正好是奥特洛夫。他躺在床上大打呼噜，其他人也横七竖八的。醉得不像人样。

我偷偷打开门走到户外。夜幕开始降临，我得设法迅速离开军营，但至今我仍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想通过大门是不可能的。沿墙每百步都有岗哨，更不要说墙上的电网和墙头上的电子监视器了。

不一会儿，墙头上的探照灯也开始交叉搜索了。简直是插翅难逃。

后来，我发现远处跑道上停着几架飞机。一时我想偷飞机逃跑，可仔细一想，我能飞到哪儿去呢？飞机一着陆我就将被抓住。

这时有一架小飞机正好在前面降落。我还没有想好行动计划，但人己迅速向飞机奔去。

我边跑边想好了行动方案。我从口袋里掏出假胡子贴在嘴唇周围。

飞机停稳后，开来了一辆车子，几个机械师开始准备检查飞机。一个人放下梯子，驾驶员从梯子上下来。我加快了奔跑速度。

当驾驶员坐进车子时，我正好赶到，并气喘吁吁地对他说：“对不起，少校，上司命令你出示证件。”

“你在胡说些什么啊！”他咕噜着在车子里坐好。我立即坐到后座上。

“你不知道？那好，司机，出发，开快些！”

司机马上开车。我从袖口里拿出一段管子，等我们看不到飞机时，我一挥手就击倒了少校。

“司机——停车！少校昏倒了。”司机显然是个笨蛋。车子正好停在远离军营的地方。

我如法炮制，一棒把他击倒。然后我将两人拖下车子放倒在路边，同时剥下少校的军服穿到自己身上。再戴上他的飞行帽，上车掉头又向刚才着陆的飞机驶去。

这一切动作均在不到一分钟之内完成。

“紧急任务！”我边跑边喊，径自冲上梯子。“把梯子移开，我得马上起飞！”

机械师们过了好一阵子才醒悟过来。他们立即忙碌起来，搬开了梯子，同时疑惑地看着我。

“这是劳普达少校的私人飞机，先生。你有没有弄错？”

“你延误我飞行，错的是你。你当一等兵多久了？”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就转身到我开来的车子里。我一看，知道事情坏了。他已忙于无线电联络。

我也管不了许多，马上关上机门，发动了引擎。

“截住他！上面没有命令他起飞！”一等兵冲出车子大叫起来。

飞机移动了。一等兵立即开火。我把机关一转，机尾喷出的气流就冲向了一等兵。

不久我就驶上跑道，加速向前滑行。到跑道尽头，我再把机身一转，径直向石墙冲过去。

七

千钧一发，就在飞机撞向石墙即将爆炸的一刹那，我按动了救生弹座按钮，我被弹出了高墙。

一声巨响，石墙被炸开了，而此时，我已离开弹座和降落伞，边跑边脱下飞行服和飞行帽，然后从容不迫地回到机器人饭店。

首先得稳住真的瓦斯卡，我才好冒名顶替。

回到房间里，只见瓦斯卡正在床上呻吟。看来催眠药的作用已渐渐缓解了。

我让瓦斯卡看电视，自己带上工具去寻找控制中心。没费多少周折，我就进入了控制中心。

首先，我切断了通向瓦斯卡房内的窃视一窃听线路。这样瓦斯卡房内不会传出任何信息。

其次，我又存入了一大笔钱。为使瓦斯卡一直呆在房间里，我在瓦斯卡房间的扬声器线路上接上了一个录音机，再把录音机接上定时器。

一切完成后，我回到房间。这时，瓦斯卡还在看电视。不久，扬声器里传来了我的说话声。

“你听着，瓦斯卡，你劳累了一整天，现在你困极了。你在打哈欠。关上灯睡觉吧。好好睡一觉，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这是催眠术。只要无人打扰，瓦斯卡将一天一天地呆下去，并且一直以为只在房间里呆了一天。他起床，吃饭，看书，看电视，到晚上就早早上床。如此往复循环，乐在其中。

瓦斯卡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就得考虑回基地的难题了。

我把所需的设备装进一只手提箱，然后穿上长袍走出机器人大饭店，叫了一辆机器人驾驶的汽车，径直向格罗普斯特基地驶去。

我发疯了吗？也许吧。但这是唯一的办法。

车子到达基地大门口时，天边早已露出黎明的曙光。

“基地关闭了。”一个中尉吼叫着。他打开车门问：“你在这儿干么？”

“基地？”我装出一个老翁的说话声。“我要去‘自然健身中心’。这辆车怎么把我带到这儿来啦？”

中尉鼻子里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连续丢出五颗瓦斯手榴弹，自己立即戴上面罩。一时间卫兵又骂又叫一片混乱，其中还夹杂着枪声，我乘机在他们的混乱中接近大队我放下箱子，接上导火线。然后退后十来米，用无线电弓；爆了箱子。大铁门被炸开了一个大洞，我向洞口不断地丢烟幕弹，从而加浓了爆炸引起的烟雾。

在滚滚浓烟中，我穿过洞口，进入基地。

基地里也是一片混乱。警报轰鸣，人声鼎沸，叫喊声。咒骂声、枪声、汽车声响成一片。我向周围又扔了不少手榴弹，冲出浓烟，只有一辆小型运货车停在那儿我见到驾驶室里的人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

我奔上前去，把他拖出车外，一下把他击倒。然后自己立即坐进驾驶室，开车就逃。

这时许多士兵正跑步迎面赶来。我悄悄放慢了车速，以免引起怀疑。同时开始丢掉伪装，恢复冒名顶替的瓦斯卡的身份。

我把车停进一个小巷，抽身向军官俱乐部跑去。立即溜进休息室。不久，有人把我拖到外面的卡车上，和其他几个醉倒的军官一起被送到办公大楼。

“瓦斯卡……”接下来是一阵咳嗽声。

原来是我的室友奥特洛夫。

“有酒吗？”他问。他早晨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要酒喝。

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等待着，检查的军官一个一个地叫名字，检查证件。

在等待时，许多人都乘机上厕所。我也排队进厕所小便。洗手时，我故意把肥皂水弄进眼睛，过了一会儿再洗掉眼睛刺痛了，两眼通红，像喝醉了酒一样。

轮到我了，我上前向检查的军官递上证件，不久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检查。然后回到长凳上像其他人一样躺下来。一个间谍躺在敌人的军事中心，真是最安全的了。

这时，四周突然沉寂下来。在寂静中，从远处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我伸了个懒腰就从长凳上坐起来。此时那人已走到房间尽头，转过脸来面对大家。

“军官们，在你们来这儿的路上，你们中几位尚清醒的人一定听到了爆炸声，看到了滚滚浓烟。有人在爆炸声和浓烟中潜入了基地，至今尚未被发现。对此人我们一无所知。他一定是外星球派来的间谍……”

军官们惊讶得张口结舌，并开始低声交谈起来。

军官等了一会儿继续说：“我们正在搜查此人。你们这些人就在出事地点附近，所以，我将对你们逐一询问，看看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当然，我也会发现……你们中的一位正是那个失踪的间谍。”

最后一句话使在场的军官大吃一惊。他开始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去询问。

我是第三个被叫出去的。我上前举手敬礼，他指了指桌边的椅子让我坐下。然后，他递给我一个测谎器让我握在手

里。

他正视着我血红的眼睛，表现出一副轻蔑的模样。

“你这一夜过得不错啊，瓦斯卡·胡里亚中尉。”他平静地说。

他看看证件，又看看测谎器的测数。

“是的，先生。你知道……昨天晚上与大伙儿多喝了几杯。”

“我发现你是最近降职的。你的头怎么啦？那个间谍头部也受了伤。”

“噢，我上车时摔了一跤。是这儿的几位士兵给我包扎的，你可以问问他们。…

“我已问过了。喝醉了酒又摔了一跤，这是军官的耻辱！给我滚开！你让人讨厌！下一个。”

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刚要走开，忽然又想起了手中握的测谎器，便走上前放到他桌上。他看都不看我一眼，只是全神贯注地审阅下一位军官的材料。

我注意到他秃顶上有一个浅浅的伤疤。

我回到座位上时，奥特洛夫已坐起来了。他酒醒了，双眼睁得大大的。

“他想干什么？”他低声问。

“我也不知道。”

“但愿他不要找我谈话。”

“他是谁？”

“怎么，你不知道？”他显然感到惊奇。我显然又露马脚了。

“啊，你知道，我刚到这儿……”

“可人人都知道克莱伊。”

“原来就是他……”我也装出一副敬畏的样子。我起身上厕所，不想再与他谈下去。人人都知道克莱伊。

可克莱伊是何许人也？

八

直到出征之日大家才算松了口气。与其在基地里受到不断的怀疑、盘问和搜索，还不如去前线打仗。最后一个晚上，经严格检查后，我们来到出发地集合。宇航舰队的飞船一排排停在基地的发射场上。我们一个一个地被叫出来分派任务。

我被分派为运兵飞船的驾驶员，这使我万分高兴。不久，我的室友也爬进驾驶室，他是我的副驾驶员。这更令人喜出望外。

“太棒了，”我对他说“对这种飞船你有多少小时的飞行经验？”

“不多。”他不快地说。

“没关系。算你运气，瓦斯卡可不像一般飞船驾驶员那么气盛。我们是老朋友了，我让你起飞。如果你干得不错，着陆也由你操纵。现在把检查单递给我。”

对此奥特洛夫真是万分感激。他拿出一支大钢笔，里面灌的是酒，他让我与他分享。几分钟之后，一位上校走上来。

“闲人莫入。”我说。

“闭嘴，中尉。我要给你们航行磁带。”

“那就给我们吧！”

“什么？你是疯了，还是在开玩笑——你想找死吗？”

“我可能太紧张了，上校。这几夜一直都没睡好，你知道

“是的，”他表示同情。“可以理解。人人都有点紧张。但一切都已过去。胜利属于克里安特！”

“胜利属于克里安特！”我们一起高呼。上校看了一下手表。

“时间到了，接通驾驶线路！”他命令。

我向奥特洛夫示意。他按下了正确的按钮。屏幕上出现了“准备”的字样。我们站起来。屏幕上一阵快速闪烁，“准备”变成了“确定航向”。上校拿出磁带盒，我们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

奥特洛夫打开密封的磁带盒，拿出磁带放人计算机。上校喉咙里咕噜了一声表示满意，就离开了驾驶舱。他打了一发信号弹表示告别。

我们完成了最后的检查。接着我们看到一架又一架飞船先后起飞，直至大部分飞船飞离了发射场。运兵船最后出发。

终于我们等到了起飞的绿色信号弹，我也松了一口气。我们上路了，可不知道去哪儿，一切都由计算机内的磁带预先安排好了。我们飞向一个未知星系中的一个不知名的行星。

航程整整一星期。路上乏味枯燥极了。没有酒喝，吃的都是冷冻食物。没有酒，奥特洛夫谈话也毫无生气。我睡得很多。

驾驶室与后面的客舱是隔绝的，只有上校有钥匙。在路上他来驾驶舱看过我们两三次，但我们谈话并不投机，大家都感到不快。

“拿好这盒磁带，检查一下，再在这儿签字。”他厉声说。盒子上标着“入侵”字样。看来我们已接近目的行星了。

飞船右边是一颗淡黄色的太阳，另一边是一颗行星蓝色的大气层。上校两眼瞪着行星，好像要伸手把它抓起来一口吃掉的样子。

星际入侵部队已经开始攻击。屏幕上的行星显得越来越大，我已看到了战争的第一个迹象：夜空里火光闪烁。

接着运兵飞船开始着陆。我们的降落地是一个航天港。

在最后一刻，我收到了航天港的详细蓝图，我被指定在一排大楼附近着陆。

飞船穿过云层向下俯冲，飞船一着陆，客舱门就开启了。部队快速跑下飞船，并立即四散冲锋。这个星球似乎没有常备军。面对强大的克里安特军队，其微弱的抵抗简直不堪一击。

“现在我们得找些酒来喝了。”奥特洛夫说。

“我去，”我说。“你呆在船上。”

“找到航天港酒吧就有酒了。”他在我背后叫喊着。

我从梯子上爬下了飞船。早晨空气清新，但夹杂着尘土和火药味。我可以听到远处的枪炮声。一架喷气式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不久，一切都寂静下来。入侵者已占领航天港，现在正向远处深入。周围杳无人影。我通过海关，不久就找到了酒吧间。我灌了一大瓶啤酒。柜子里有各种各样的瓶装酒，我拿了一些。

这时，我想找个箱子或袋子什么的放酒。我打开柜子下面的门，发现一个年轻人惊恐地看着我。

“天啊！”他叫起来。

“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谈话可能会被克里安特当局知道。

所以我得非常小心。“你叫什么名字？”

“派伊那。”

“你们这个星球叫什么？”

“布拉达。”

“很好。很高兴你能对我说实话。谈谈你们布拉达的情况吧。”

他愣了一下，就爬出来，又转身向柜内摸索了一阵，拿了一本书站起来交给我。封面是一张立体图。图上画的是一片大海，海岸边是一排排美丽的树木。

我的手一接触书，图上的一切都活起来了。海浪轻轻拍击着沙滩，树枝在微风中摇曳。天空的白云中显出一行字：美丽的布拉达……西部的度假胜地……

“你在这儿抢劫财物，”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我背后响起。我转身一看，只见上校正举着枪对我。

派伊那吓得连连后退，我冷冷一笑，转身叫那年轻人到房间的另一头去。他乖乖地连滚带爬地去了。然后我把那本旅游手册塞进口袋，偷偷抽出了手枪。我转身面对上校。

“你错了。”我说。“你这是对一位军官的侮辱。我帮助入侵部队占领酒吧，以防你的士兵来这喝酒闹事，破坏我们的入侵计划，同时我还抓到了一个俘虏，他藏在酒柜下面。事情就是这样，上校。”

“不，我看到你在抢劫。如果你拒绝逮捕，我就立即毙了你！”

“事情不那么容易。”我突然一举枪对准了他。“我打枪百发百中，你好自为之！”

他显然没有料到我这一着，不禁犹豫起来。这时，一个士兵拿着步话机闯了进来。上校拿起步话机就转身出去投入战斗了。

我把酒塞满了外套就上船与奥特洛夫同享。

奥特洛夫忙于饮酒作乐时，我就乘机行动。我打开旅游手册，在一张地图上找到了航天港和城市的位置。这儿是苏卡克航天港，位于苏卡克市附近。

我走下飞船，准备观察一下这个新世界。

我走上空无一人的街道。这儿刚进行过战斗，街上尽是炸弹爆炸留下的坑坑洼洼。不久就见到许多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街头。

我真不懂，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接着我看到一群群俘虏被克里安特士兵押着走过街头，许多人负伤了，绑着绷带。

我现在的目标是要找到一个有责任感的苏卡克市民询问一些有关情况。

结果是那位市民先找到了我。当时我转入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街。在一个转弯角处我迎面遇上一个女人，她正举着一支大猎枪对准我。

“举起手来！”

“我投降！——布拉达万岁！”我说。

“别耍花招，要不我就毙了你！”

“我是你们的朋友，请相信我！”

她鼻子里哼了一声，用枪一指，命令我走进一个门廊。尽管她面带怒色，但看上去还是十分漂亮。宽宽的脸，笔挺的鼻梁，长长的黑发披在肩上。她身着深绿色的军装，脚穿高统靴。

我走进门廊后，她过来伸手夺走了我的手枪。这一切我都乖乖地服从了。

我们来到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里面只有一扇窗，看上去好像是间办公室。办公桌上躺着另一个穿军装的女人。她腿部受伤了，绑着绷带，血还不断地从绷带里渗透出来。

“你有药吗？”押我进来的女人问。

“有。”说着我打开了一个急救包，“可这没有多少用处。她得送医院治疗，她失血过多。”

“送到哪儿去？总不能送到侵略者的医院去吧！”

“是的，”我一边拆下旧绷带，在伤口上敷了点药，然后再用新绷带给她包扎好。“她脉搏很慢很弱，看来她快不行了。”

“是你们把她杀死的！”女人眼里流出了眼泪。

“你看到了，我正在尽力救她。你可以叫我瓦斯卡。”

“你给我胡扯些什么！我该杀了你！”

“不，你不能杀我。请相信我，我是你们的朋友！”

“不！”

“我是外星球的间谍，我潜伏在克里安特宇航舰队里执行任务。”

“你想用撒谎来救你一命吗？”

“不，我说的是实话。”

“泰丝，泰丝。”桌上的伤员微弱地叫了几声，接着就悄无声息了。她死了。

我心里也难过极了。这时，拿枪的女兵泰丝像疯了一样，她举枪要向我开火。我一看情况紧急，立即扑过去夺她的枪。

我从来不在女人身上使用武力，这次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夺下了她的猎枪和自己的手枪。她倒在墙角里，正当她想站起来反抗时，我一步上前扭过了她的手臂。

“对不起，”我把手枪放到一边，再把猎枪的枪栓拆下。“我不能死，这样做是实在没有办法。”我对她说。

“我对你说的是实话。我站在你们这一边，我想帮助你们。但你们得先帮助我。”

她困惑了。我把猎枪还给了她。

“我想告诉你，在宇宙联邦政府下有一个组织，你也许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对克里安特政府所干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克里安特政府正在从事一系列的星际入侵——布拉达是第六个被他们入侵的星球。与前几次一样，入侵十分成功。”

“他们为什么要侵略其他星球？”

她开始注意听我的话了。借此机会，我得迅速把情况了解到。

“人类的各种政治集团中，总有一些野心家。我要了解的是他们进行侵略的方式方法。他们怎么能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一个又一个的行星？难道你们不能组织抵抗吗？”

“这得归咎于康索洛斯罗克党。”她狠狠地说。“我并不是说妇女党没有犯任何错误，但至少没有犯像他们那样严重的错误。”

“你能详细谈谈你们星球的政治情况吗？”

“好吧，男人！”说到男人，她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妇女党以开明的政策治理了这个行星几百年。在我们治理期间，经济繁荣，旅游业兴旺发达，人人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样男人的地位下降了，可这又算得了什么？在其他行星上，女人往往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她们并没有起来反抗。可这儿的男人不满了，他们散布谣言，进行种种阴谋活动，提倡男人的权利等等。他们逐渐在议会取得一些席位。然后，他们发动了一场革命，夺取了权力。他们根本不想治理好这个星球，只是为了显示什么‘男人的权力’。当你们这些蠢猪着陆时，男人们都只知逃命，根本没有进行抵抗就投降了。我决不投降！”

“也许他们没有其他办法。”

“不，他们是胆小鬼！”

我稍稍思索了一下，好像有点头绪了。我逐渐发现了克里安特入侵的策略。

“我需要你的帮助，”我对泰丝说。“我仍将回到宇航舰队去，在敌人内部我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我不会离开布拉达。在这儿克里安特部署的军力最弱，他们也将在这儿开始被击败。你有没有听说过太空特警队？”

“没有。”

“好吧，那你现在知道了。这个组织将帮助你们。我为太空特警队工作。他们得与我取得联系。他们看到舰队离开克里安特，一定会跟踪到这儿来。这是我们计划中的一个环节。现在，一颗通讯卫星正环绕着布拉达行星旋转，它把接收到的信息转发到太空特警队总部，他们就能给我们所需的帮助。你能找到一个功率中等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机吗？”

“当然可以——但我为什么要给你搞发射机呢？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也许你一直在骗我！”

“但你也可以试一下嘛！”我匆匆草拟了电文交给她。“我得回到飞船上去了。否则他们会对我产生怀疑的。这是电文及发报频率。你把电文发出去，绝不会被敌人发现。发份电报对你来说什么也没有损失，但你会拯救整个行星！”

她疑惑地看着电文。

“真难以置信一一你真的是一个间谍——想帮助我们？”

“你可以相信，他确实是个间谍。相信我的话！”一个冷漠的声音从背后的门廊里传来。

我感到好像有一只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心。我慢慢地转过身来。

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军官站在那儿——克莱伊。

他身边的两个士兵举枪对准了我，克莱伊用手指着我，犹如第三枝枪对准了我。

“我们一直监视着你，间谍先生。现在我们知道你是为谁工作的了。我们将彻底消灭你们的太空特警队！”

九

“今天我碰到的大人物真不少啊！哈哈……”我兴高采烈地说，可心里却在发毛。

克莱伊发出了一阵令人心寒的冷笑。

“你是指上校吧？对，我派他监视你。好吧，别装傻了，派·赖顿柯维。当然，这也不是你的真名。”

“瓦斯卡·胡里亚，宇航舰队中尉。”

“胡里亚少校已在陶莎丹露——格罗普机器人大饭店找到了。所以我们就一直盯上了你。你的计划是天才杰作，要不是房内窃视器的摄像管烧坏，你也许已成功了。修理人员在房内发现了空军少校。他还只记得明天报到。看来一切真相大白了。”

克莱伊从泰丝手中取走了电文，他得意极了。我一手捂住胸口，转动着眼珠，踉跟跄跄地向后退去。

“这太过分了……”我嘟哝着。“心脏不行了……别开枪……一切都完了。”

克莱伊和两个士兵冷眼看着我的表演。我突然身子往下一蹲，一下跃过窗户。

玻璃窗打得粉碎。我在空中一个翻身，肩膀着地时身子一滚，立即站起来准备逃跑。

可是，一枝枪口已对准了我。透过破玻璃窗；我听到克莱伊在下命令。

“把这女人送到战俘营去，她对我们已没用处了。你们其他人与间谍一起回去。路上要提高警惕，你们刚才已看到过他的出色表演了。”

事情非常糟糕，我不禁有点失望。我成功地潜入了宇航舰队，获得了我需要的情报，但如果我无法把情报送出去，这情报也就毫无价值了，毫无价值倒也罢了，如果克莱伊把我的电文为其所用，那情况就更惨了。四个卫兵包围了我，把我送上一辆正在那儿等待的卡车。逃跑是不可能了。

车子开的路程不长。一路上卫兵们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枪口也一刻没有离开过我。

到达目的地后，我在枪口下进入了临时指挥部的大楼。走进一个空房间后，他们命令我把衣服剥光。然后他们丢给我一套新衣服。

衣服的料子是用软塑料做成的，穿着暖和却是透明的，真是理想的囚衣。最后他们用一个铁领口套住了我的头颈，一条铁链从铁领口通向一个士兵握在手里的盒子里。这时，其他人都离开了，那个士兵手提盒子面对着我。

“你想试试看吗？”他说着按了一下盒子上的按钮。

我受到的折磨是始所未料的。我眼前火花直冒，耳内巨响轰鸣，身上的每一寸皮肤好像都在燃烧，好像我被丢进了硫酸池。

过了好久，一切痛苦的感觉又突然消失了，真是来得快也去得快。我发现自己倒在地上。

“起来！”士兵命令道。我马上乖乖地站起来。

我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克莱伊正在一张大金属办公桌后等着我。房间里空荡荡的，但天花板上似乎刚装了一个钩子。他们把盒子上的铁链吊到钩子上。这我一见到钩子就料到了。

克莱伊上下打量了我一阵子。我穿透明塑料服，真可谓是一览无余了。此时此刻，我只能任其摆布。

“你想知道些什么？”我问。

“想知道的也不多。不过，这以后再谈。”

“我知道，你们有一切现代化的折磨人的刑具，想保住秘密是不可能的。我愿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只要我知道。”

“别急。这些以后再谈。首先，我要告诉你，我想问你一些问题，然后让你正式参加我们的队伍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我想告诉你，我的要求是真诚的。当然，这要你自愿。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现在正式宣布，我们不会杀你。我知道，像你这样坚强的人是不怕死的。死对你们而言可以摆脱一切麻烦。可我不想让你摆脱。”

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别做梦了。事实是，我不喜欢你们和你们的组织以及你们的事业。我也不想改变我的想法。即使我答应帮助你们，你们也不知道我是否会真心帮助你们。所以，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

“恰恰相反。”他边说边按了一下放在桌子上的那只盒子的按钮。我立即被吊起来，铁领口紧紧卡住了我的脖子，我脚尖踏地，才能勉强呼吸。“你还想试一下吗？到时你求我还来不及呢。”

这时，克莱伊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斧头。他双手握住斧子高高举起。

“你想干什么？别……别……”我吓得大叫起来。

他一斧子砍下了我的右手腕。我只觉得痛得死去活来，血流如注。斧子又一次举起，我叫得更惨。接着左手腕也被砍了下来。血喷满了桌子和房间各处。

我看到克莱伊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接着我就失去了知觉。

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我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当我想到我被砍下了两只手腕时，我不胜惊恐。但当我睁眼坐起来时，只见手腕还在。双手互相一搓，感觉一切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站起来！”这是克莱伊的声音。这时我才发现，我正坐在他的大办公桌前面的地上，脖子上仍裹着铁项圈，铁链还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我慢慢站起来看了一眼前面的办公桌。只见桌上一滴血也没有了。我再举起手一看，只见两只手腕上都有一圈红印，好像是手腕被缝上去之后长出来的新肉。但手腕转动自如，真不可思议。这到底是怎么回享？

“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吧？”克莱伊问。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口气冷得像冰。

“这是怎么回事？你不可能砍下我的手腕后再缝上去。我知道，这需要时间，而你不可能这么快就……”我意识到，自己有点蝶蝶不休了。

“你不相信？那再来一次怎么样？”

“不，不。”我大喊起来。他点头表示同意。

“这仅仅是开始。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你失去了一点点现实感——但我知道你不想让刚才的经历重复一次。我们让你失去全部的现实感，忘记你的朋友、你的组织。你的上级。到那时，我们将让你加入我们的队伍。然后，再让你告诉我们有关太空特警队你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并且帮助我们制定消灭特警队的计划。”

“这不可能。”我说。“我不是孤身一人独立元援的。特警队已盯上你们了。粉碎你们的侵略计划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恰恰相反，”克莱伊双手一握，放在办公桌上，样子就像一个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我们早就发觉特警队一直盯着我们，但我们每一步都走在他们前面。我们抓住了一些特警队派来的人，获得了不少情报。我们知道，他们派出特工人员，像你一样，来搜集我们的情报。我们等着他们；你来了，我们照样抓住了你，事情就这么简单。你是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将用你摧毁太空特警队！”

他几乎使我对他的计划半信半疑起来。我立即丢开这种可怕的念头。而且，我不能光防守，我得主动出击。

“你野心不小啊！可眼睛大，胃口小，会消化不良的。难道你不知道，数以百计的星球支持星际联邦。他们会联合起来反对你们。”

“理论上，你们确实有数以百计的星球。实际上，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我们的战略十分成功。征服的速度将越来越快。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速度也有个限度。”我打断了他的话，“我了解你们的入侵战略。事实上，在你们入侵一个星球酩，它已在你们掌握之中。入侵行动只不过是去摘一个熟透了的桃子罢了。我说得对吗？”

“完全正确。”他点头表示同意。我急忙往下说。

“你们找一个‘成熟’的行星，那儿有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即使生活在天堂里，也会有不满的人。所以找几个持不同政见的人或小团体，在任何行星上都不会有多大困难。在这儿，在布拉达，你们找到了男人，找到了他们的党派——康索洛斯罗克党。他们急于想在这个星球上建立起男人的统治，你们就尽力支持他们。你们的地下工作者给他们金钱、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夺取政权所必要的支持。对他们的支援，你们不要求任何回报，只要求入侵开始时作一下象征性的抵抗。你们的地下工作者使他们的武装力量在稍作抵抗后立即投降。所以，实际上在入侵开始前你们已经成功了。所以你们的部队稍微死几个人，就被当作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

“你的观察力十分敏锐，这正是我们的策略，你说得一点儿也不错。”

“我抓住你们的弱点了。”我高兴他说。

“恰恰相反——我们抓住了你的弱点。知道我们策略的仅你一人，而你又无法把情报转告给你的上级。我们截获了你的电文，所以你的报告永远也送不出去。他们将白白等候着你的情报。在等待中时间很快过去了。我们将立即进入行动计划的第二阶段，到那时，他们就难有所作为了。我们占领的行星越多，我们的盟友就越多，我们的资源就越丰富，我们的部队就越强大。我们把他们的人用作雇佣军。他们在战斗中也许有伤亡，可我们战无不胜。我们的资源是永不枯竭的，你看是否是这么回事？”

“这是你们的如意算盘。”我大声说，但心里却在想，他们的毒计有成功的可能。“大空特警队将阻止你们的入侵。”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却虚得很。唯一潜入敌人内部的间谍现在被抓住了，已经无能为力了。

“该给你换脑筋了。”

听到这话，我吓得要死。

十

我被关到牢房里。房间没有窗户。房内除了一只空桶，什么家具也没有。

天花板上新安装了一只铁钩，我一进去，他们就把连接我铁项圈的铁盒子挂了上去。

不一会儿，他拿了一塑料瓶的水和一点配给的食物回来。东西虽很难吃，但至少不至于饿死。

他们什么都做得出，但他们不会杀我，他们需要我。他们知道太空特警队已对他们展开行动。

克莱伊为何对我如此厚爱？我知道，自己已不是这盘棋中的小卒，而是能左右战局的平衡力量。尽管现在克里安特的入侵节节胜利，但总有一天会被遏止的。特警队正在展开反入侵工作，阻止克里安特再向其他星球扩张，甚至在这儿——布拉达就可以把他们遏止住。如果我投降克里安特，虽然不能击败太空特警队，但至少将大大减缓反入侵行动的进程。从而让克里安特第二阶段的入侵计划得逞。

克莱伊犯了个大错误。他们一发现我，就应立即将我处死。他们想通过严刑折磨我，使我成为他们手中的武器。但我只要活着，就可能成为他们致命的死敌。他们忽略了这一点。

我边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边思考着刚才发生的一切。克莱伊把我的手腕砍下来又缝回去并长出新肉，在我的下意识中，我只觉得时间不长。这难道是一种幻觉？我摸摸胡子。胡子长得不多。我摸摸头发，和原来差不多长。我看看手指甲，和原来一样短。

哈，克莱伊，你这老狐狸，我看穿了你的把戏！

我被关在这儿最多一两天。手腕上的红印是他们弄上去的。克莱伊根本就没有把我的手砍下来。这只是某种催眠术，某种幻觉，使人失去现实感而已。

这种手法对一般人可能起作用，但对迪格里兹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吃完饭，喝了点水，感觉好多了。我奇怪他们怎么没有派看守来。当然，这儿一定有监视器。而且，他们也知道，我被吊在铁钩上，只要我一挣扎，强大的电流将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所以根本不必再叫卫兵来看守我。这是我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

我用包食物的塑料和装水的塑料瓶裹住手腕和头颈，就拉紧铁链向上跳，再利用体重向下拉，试图拉下铁钩，这样跳了十次，几乎毫无松动的迹象，而自己却拉得手酸脚麻，筋疲力尽。

我略微休息了一下，又试了三下，第十三次起作用了。那只盒子被我从上面拉了下来，落在我的头上。

我被盒子击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苏醒后，我首先设法使盒子失去作用，因为我知道，盒子能遥控。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盒子。天花板上的铁钩与盒子一起被拉下来了。

盒子上有５０个红色的按钮。我不敢按任何按钮。上面还有两个大按钮，一红一黑。红的已按下去。这下就清楚了。我只要按下黑的，就能切断盒子的电流。我按下去了，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再试着按几个小红按钮，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知道，我把盒子关上了。

然后我走到门口，结果发现门没有锁。他们过分相信盒子了，懒得锁门，我偷愉把门拉开一条缝。

我向门外一看，立即迅速关上门。原来两个士兵提着一样东西向我的牢房奔来。下面怎么办？门上的把手转动了。

我躲在门后。他们一开门，见室内空空的，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还未回过神来，我就一一把他俩击倒，然后从他们身上抽出了枪。

走廊里空无一人，我走到楼梯口，三步并作两步向下跑。跑下四层楼时，在楼梯转弯处碰到一个士兵正拿着枪往上走。

他看到我，呆住了。我可是有思想准备的，一枪先把他打倒。接着向下狂奔。这时楼上已乱成一片。我一到底层，立即推门逃出大楼。外面一片漆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前猛跑。后面一片叫喊声。

这时在拐角处我与迎面过来的人撞了个满怀。两个人都跌倒在地上。当我一骨碌站起来时，见撞倒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老朋友奥特洛夫。我喜出望外。

“嗅，奥特洛夫，”我气喘吁吁他说。“我的老朋友，老搭档，老室友，我有点麻烦，我需要你帮忙，布拉达人在追我……”

奥特洛夫一向温和可亲，可这时我见他像一只发怒的野兽向我猛扑过来，一头把我撞倒在地。

“好啊，你这骗子！”他高声吼叫着。“什么布拉达人，克莱伊正在找你。你干了些什么坏事？”

这时赶来了６个士兵，他们把我从地上拖起来。我想，这下可完了。他们６个加上奥特洛夫，共７个人。

“克莱伊找我谈过话，问了我关于瓦斯卡的情况。他说他要找到你……”

“你想升官发财吗，猪罗？你真不够朋友……”我骂着。这时一个士兵倒在我的铁链上把我往前拖了一下。

我眨了眨眼，眼前的６个士兵少了一个。

我正在数人时，一双手伸出来勾住了另一士兵的头颈，第二个士兵不声不响地倒下了。就这样士兵一个接一个倒了下去。我故意略作挣扎，以吸引奥特洛夫和其他士兵的注意力。

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我以前曾遇到过的一个老猎人，他黎明出发，看到一群飞乌，就先打乌群的最后一只，再打下一个，下一个……前面飞着的乌根本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现在，此人运用了同样的原则把眼前的士兵一一除掉。

但第四个士兵似乎注意到了有什么不对头。等他转过身去，我也动手了。我一下击倒了他。

我站起身来，见只剩下奥特洛夫和一个士兵了，而且他们都躺在地上睡着了。这时我才发现，那些打倒士兵的人都是女兵，而离我最近的一个就是泰丝。

另一个女人个子小一些，但身材苗条，脸和身段看上去都十分眼熟。啊，原来是我的妻子！

“好了，好了，亲爱的。”安吉利娜在我脸上吻了一下。“你跑得动吗？他们快追来了。”

“跑……”我说。泰丝抓住了我，让我跟她跑，安吉利娜则边跑边砸开了铁索和盒子。

“快跑！”泰丝叫着，拖着我转了个弯。身后不远处响起了爆炸声。我什么也管不了啦，只知道尽可能快地迈动两条腿猛奔。

转弯后不久，泰丝把我拖上了台阶，跑进一幢大楼。我们穿过一间空着的办公室，最后来到一个窗户临街的房间。她和安吉利娜帮我跳下窗子，泰丝跑在前面打开了一扇大门，里面停着一辆克里安特的指挥车，上面还插着一面将军旗。

“你俩坐到后面去，”泰丝下令说。她穿上克里安特军装，戴上军帽。

“你身段苗条多了。”我抱住安吉利娜说。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成了一对欢胞胎的父亲了——一对男孩子，胃口好得像他俩的父亲。我用你的名字给他俩取名：一个叫詹姆斯，一个叫博利瓦。

“你取什么就叫什么，亲爱的。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我是来救你的。”

“那当然，”我拼命点头。“我是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生完孩子从医院出来后，我听说克里安人又入侵了另一颗行星，也许你也参加了入侵部队。”

“是英斯基普告诉你的？’

“不，”她哼哼鼻子，“是我偷看了他的档案材料才发现的。他大发雷霆，但我要随增援队来时，他没有阻止我。他还答应为我照管好两个孩子。我们进入轨道，收到了电文，我们就下来了。”

“是什么电文？”我问。

“是我发的电文，”泰丝说。“我看过你起草的电文，尽管被他们拿走了，但我都记住了，我还记住了发报的频率。他们把我送到平民集中营，我当天晚上就逃出来了。”

“我接到电文，就乘巡逻快艇着陆了。”安吉利娜接着说。

“我一路上边打边跑，后来就碰到了泰丝。”

“那你们又是怎么找到我的呢？”

“那就简单多了。”安吉利娜说。“他们把那幢房子用作临时司令部。我们进行了侦察，抓到了俘虏和这辆车，知道你被他们抓住了，关在里面。”

不久，我们开到一幢大楼前，里面清一色都是女兵。进了房间，我换了衣服，喝了点酒，精神和体力开始恢复。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我们得研究一下如何击败我们的敌人。”

“不。”安吉利娜说。

“不？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刚才睡着了，你知道吗？”

“不，不知道。我脑子有点问题了。他们给我制造了不少幻觉，有时我会失去现实感……”我说。

“在你睡着时，我给英斯基普发了一份报告。他已回电，要我们立即返回。”

“你认为我会回去吗？”

“你应该回去。你已完成了任务。”

“我是在问你，你认为我会回去吗？”

安吉利娜笑了。“如果你会回去，你就不是我爱的人了。好吧，我们谈谈怎样拯救布拉达，粉碎克里安特的侵略吧。”

“我们得首先抓住克莱伊，或者他的士兵。”

“为什么？”

“在你杀掉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士兵时，你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些与一般人不同？”我问。

“没有。当时我只想一个个悄俏干掉他们。不过，他们好像穿得很单薄，他们的皮肤碰上去冷冰冰的。”

“对。而且他们从来不笑，从不表露任何感情。他们很少讲话，更不聊天，有重要的事，他们也讲得很简单。”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是还魂尸，还是机器人？”

“不是还魂尸，也不是机器人，但我总觉得，他们不是人。”

“也许你还得好好睡一觉，亲爱的。你的脑子真的有点问题了。”安吉利娜甜甜地笑了。

“别开玩笑了。我第一次见到克莱伊就有这种念头，那时我脑子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些克里安特士兵见到克莱伊都怕得要死。穿灰军服的士兵与一般克里安特人不一样，他们与克里安特人不是同一种族的人。我认为，这些穿灰军服的人考察了人类占据的许多行星，发现克里安特人的军事化社会正合他们的需要。

他们只要控制克里安特社会的统治阶层，就能利用克里安特人为实现其目的服务。看来，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做到了。”

“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帮我抓些穿灰军服的士兵来，好吗？”我也笑着对安吉利娜说。

“太好了。”她双手一拍，高兴得像个小姑娘一样跳了起来。

这时，泰丝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间。

“快，大楼被敌人包围了！”

十一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跑出房间，我急忙问道。

“不知道。”泰丝说。

这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和两个女人都惊呆了。铃声响过之后，电视电话的屏幕上出现了克莱伊毫无表情的脸。“你们知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他说，“反抗是毫无用处的，迪格里兹。立即投降，我保证你和你的朋友们的安全……”

我拿起一只靴子扔向电视屏幕，克莱伊的脸闪烁了一下就消失了。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自言自语起来。

“也许与那个盒子有关。你说过，盒子可以无线电遥控。”安吉利娜提醒说。

“盒子在哪儿？”我问。

“在这儿，我想可能以后会有用……”泰丝说。

“那好，把盒子留在这儿。我们一离开这幢大楼，他们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

“可怎么离开呢？外面被包围得水泄不通。”泰丝说。

“泰丝，告诉我，这幢大楼原来是什么建筑？”我问。

“这儿原来是一个工厂，厂主是我们妇女党的一个成员。”

“很好。那个厂主在这儿吗？——在！太好了，叫她马上到这儿来。”

泰丝出去不久，就带回了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女兵。

“我叫詹姆斯·迫格里兹。你好！”

“我叫费那塔·弗蒂娜。”她举手向我敬礼。

“很好，见到你很高兴。你是这家工厂的厂主？”

“对，是机器人制造厂。”

听到这里，我的灵感又来了，脑子里很快形成了一个突围计划。这时，外面响起了枪声。

“这是他们在作试探性进攻，”泰丝说，“但被我们击退了。他们伤亡惨重！”

“顶住一阵子，我自会有办法突围的。”我对泰丝说。

我让弗蒂娜画了一张工厂的平面图。她受过军事训练，画得又快又准确。门、窗、四周的街道，都一一清楚地标示出来。

“你仓库里还有多少机器人成品？”

“大约１５０到２００个。”

“很好，足够了！女士们，请过来，我把突围计划布置一下。”

这是一个声东击西的老办法。我让机器人向东进攻，配以瓦斯和烟幕弹，我们的人则从西边突围。我让大家立即开始突围的准备工作。

泰丝的这些女兵确实训练有素，不到半小时，一切就都部署完毕。

我自己亲自到东边指挥机器人向敌人进攻。他们又开枪，又扔瓦斯手榴弹和烟幕弹，并在浓烟和毒气中向前挺进。敌人开火了，但我的士兵毫不怕死，照样昂首阔步地向前推进。

我看了一下表，立即回到东边加入了女兵的队伍。她们已按计划乘东边混乱之际开始行动了。安吉利娜扔出了烟幕弹。接着弗蒂娜带路，大家手牵手通过浓烟黑雾。我们得悄悄穿过２０米长的一条小街，进人工厂大楼对面的公寓住宅，再进入商业区。

这时，克里安特人的注意力都被大楼东边的剧烈战斗吸引住了。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街区。

安全撤离后，我们在郊外一幢大楼里休整了三天。

第四天，我和安吉利娜再一次讨论了活捉穿灰军服士兵的计划。

“我得再次潜入司令部抓个舌头来。”我对安吉利娜说。

“不，你绝对不能去，他们都认识你。”

“我可以伪装一下，我会讲克里安特语，我熟悉那幢大楼。”

“他们也熟悉你，亲爱的。这次得我去。我也会讲克里安特语，但他们不知道我。而且，我是个经验丰富的间谍，没有人比我强，当然除了你！”她又甜甜地笑了。

‘不！“

“为什么不？”她大叫起来，“你是我的丈夫，不是我的主人。这种事我干起来比你毫不逊色，也许更好些。收起你那种大男子主义吧！完成任务要紧。”

她当然是对的。

“可我为你的安全担心。”

“你真的爱我，吉姆。我不会有事的，请放心。在克里安特的后勤部队里有女兵。我抓一个来，穿上她的军服，用她的身份证，馄进司令部，设法找到克莱伊……”

“你不要做出什么蠢事。”我不放心地说。

“当然不会。这只是一次侦察行动。”

“很好！”我稍稍有点放心了，“行动要迅速果断。千万小心！”

安吉利娜去了不久，泰丝神色慌张地奔进我的房间。

我心中一惊，一言不发，看着她打开了电视机，克里安特人在电视上开了一个宣传节目，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看这个节目。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克莱伊的镜头。他说话时似乎还在微笑。

“这是录像，他们在不断重复播放。”泰丝对我说。

“……我们要让他知道。如果有人知道一个叫詹姆斯·迪格里兹的人在哪儿，就马上与他联系。告诉他听一下广播或看一下电视。下面的话是对他个人讲的。我们要你马上回来。我抓住了安吉利娜。目前——我们没有伤害她一根毫毛——直到黎明。我建议你马上与我联系，与我会面。

“欢迎你回来，吉姆。”

我一定是呆住了。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我需要单独呆一会儿，好好想一想。我示意泰丝出去。她很善解人意，不声不响地走出房间关上了门。我倒了杯烈酒，几口酒下肚，我头脑开始清醒了。我坐在窗口，仰望星光灿烂的夜空，想好了行动计划。事情不太简单，黎明即将来临。我的打算是，我自己去投降，然后必然会再被套上铁项圈。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但这又是不可回避的。我现在知道怎样关掉合子使其失去作用，当然真要把合子拿到手决非易事。

计划已定，我就告诉泰丝，叫她配合我的行动。

“不，你不能去！”她说，漂亮的大眼睛里流出了眼泪，“你去自投罗网，真难以相信！但愿这个星球上的男人都能像你。”

我也不管她了，自己打开武器箱，里面是各种形状的手榴弹和大小不同的枪枝弹药，以及其他种种小玩意儿。

“行动计划分两个阶段，”我对泰丝说，“第一阶段由我单独行动。我将潜入大楼解救安吉利娜。如果可能，再抓一个穿灰军服的士兵。第二阶段的行动是逃出大楼，这就需要你的配合。我需要大楼的平面图，你得帮我找个熟悉大楼的人，我好进一步了解大楼的出人口等情况。这些你能做到吗？”

“我马上去做。”她边说边往外走。泰丝是个真正的军人，办事效率之高胜过一般男人。我则在箱子内挑选各种所需的武器和工具。

进去容易出来难，所以必须挑选好撤退的路线。最后，一个维修工终于在平面图上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出口，她激动得手在发抖了。

“这是地下电缆通道，先生。”她用颤抖的手指指着大楼平面图说，“通道在大街下通过围墙，进入１７号地下室。通道很大，电线，电话线等都安装在通道里。”

“通道中肯定有监视器。”我说，“不过，这不是什么大问题。现在，女士们请注意，我宣布我们的行动计划。记牢，我没有时间重复了。”

一切安排就绪对，离黎明不到２０分钟了。我紧张得全身直冒冷汗。我给克莱伊打电视电话时，第一组成员已开始行动了，电话立即接通了。我抢在克莱伊之前先开口。

“我马上要见安吉利娜，并和她谈几句。你必须向我证实，她确实安全无恙。”

克莱伊二话没说。事实上，他正在等待我的回音。安吉利娜立即出现在电视电话的屏幕上。我见到她头颈上也套着铁项圈，一根铁链拖向图象外。

“你好吗，安吉利娜？”

“很好，就是这东西真讨厌，”她平静地说。

“他们没有折磨你吗？”

“至今还没有。就是给我戴上这铁项圈，把链条吊在天花板的钩子上。但你可以想象到，这家伙一直在威胁我……”

她眼珠朝上一翻突然僵住了。我知道克莱伊按动了小盒子上的按钮以阻止她再讲下去。我气愤极了。我下定决心，只要他落到我手里，我就不会饶了他！这时，屏幕上重新出现了克莱伊的脸。我竭力保持平静，不露声色。

“你来吧，迪格里兹，投降吧！时间不多了。你若不投降，你夫人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你如果来投降，我立即释放你夫人！”

“我怎么相信你的保证？”

“我当然很难保证，但你也别无选择！”

“我马上来。”我尽可能平静地说。在我挂掉电话前的一霎那，我听到安吉利娜大喊：“不！”

我穿上一套克里安特军服。汽车已在门外等候。我让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强力针。

车子在克里安特军队的司令部大楼前停下来。两个穿灰军服的士兵已在门口等候。我向两个卫兵走去，其中一人给我铐上了手铐。进入大楼来到一个房间，他又给我除掉了手铐。

“把衣服脱光！”其中一个下令说。

我正想笑出来，但还是忍住了。桌上一边放着那些透明塑料制成的衣服，一边放着由铁链连着的铁领项圈。一切与他们第一次抓到我时一样。

我慢条斯理地脱衣服，穿衣服。这时我的头开始感到有点胀。这是出发前医生给我打的一针强力针开始起作用了。我得等药物作用到达最高点时采取行动，而这一切都是事先计算好的。

穿完衣服，他们给我套上了铁项圈。这时我真的忍俊不禁。笑了出来。我感到药物作用的时间计算得非常精确，宽慰地松了口气。

守卫手握小盒子，带我走出房间，通过走廊，踏上楼梯。一路上我低头观察经过的地方，甚至数着步子，为下一步行动作出精确的计算。

在克莱伊的办公室里，他正坐在办公桌后等着我，就像蜘蛛在网的中央等待它的猎获物，镇定而耐心。

安吉利娜坐在他前面，盒子吊在天花板上的铁钩上。

“你好吗？”我进门就问她。

“很好。你不应该来！”

我立即面对克莱伊。这时，守卫的卫兵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现在你该放了她，对吗？”我问。

“我当然不会放。何况，放与不放又有什么两样呢？”他说话时无动于衷，毫无表情。

“我也知道你不会放她。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们怎么抓到她的？”

“我的记忆中有你夫人的影像。后来我们发现，你那次逃跑时有两个女人帮了你的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其中一个必定是你的夫人安吉利娜。她一进入大楼，计算机立即显示了她的影像。”

“我们这场冒险确实有点愚蠢。”我转身对安吉利娜说，其实我在注意观察卫兵。他正要把连着我铁项圈的盒子挂到天花板的铁钩上——要是他吊上去了，那我们就完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头一低径直向卫兵撞去。

“抓住他！”克莱伊喊起来。

那卫兵先是愣了一下，但立即按了盒子上一个红色的按钮。一阵剧痛通过我的全身，我正好倒在卫兵的脚下。但药物的作用使我抵住了疼痛。卫兵弯腰伸手想拖我起来。我伸手在他的手背上一抓，他颤抖了一下就倒在了地上。我指甲上事先涂了强烈的麻醉药，稍抓破一点皮肤，药物就立即起作用。卫兵手中的盒子正好落在我身边。我立即伸手抓住盒子，按动了黑色大按钮。盒子关上了，全身的疼痛立即消失。克莱伊在我背后。我装作疼痛难忍的样子向他跌滚爬去。他这时按动了桌上的按钮先对付安吉利娜，同时抽出手枪准备射击。我先到一步，向他一撞，并在他的手背上狠抓一把。他扣动扳机同时人也开始倒下。子弹飞到了天花板上。

安吉利娜正在痛苦地扭动身体挣扎。我跳上办公桌，关掉了吊在天花板上的盒子。安吉利娜立即睁开了眼睛。

“亲爱的，你真行。”她说。

我找到了钥匙，打开了她的铁项圈。她又用钥匙打开了我的铁项圈。

“下面怎么办？”她问。

“带上克莱伊冲出去……”我话还未说完，房内的灯光灭了。“安吉利娜，我注射了强力针，全身已麻木，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你拉住我的手带路！”

我们边走我边告诉她方向。

“穿过走廊，左转走４５米，就可到楼梯。奔下楼梯……”

走下楼梯时，灯又亮了。一个卫兵正走上楼梯。看到我们他当然没有思想准备。

安吉利娜眼明手快，在他还未醒悟过来时就一枪打倒了卫兵。她早已把克莱伊的手枪拿在手里了。

卫兵倒下时，灯光又灭了。走到楼梯底层，我们听到有人对我们说话。

“我们在这儿等你们多时了。我们带你们出大楼。站着别动！”

这是一个女人的说话声。我们站住了。我感到有一双手在摸我的头，最后给我戴上了一副眼镜。我一下子什么都看得清了。原来是泰丝在楼梯下等着我们。

泰丝的人来了。他们背起了克莱伊，我和安吉利娜跟她们快步跑进１７号地下室，打开了地道的通道。

“快进去！”泰丝命令道，“外面有车子等着你们。”

十二

押着克莱伊，回到郊外的大楼，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下。

“我们有没有伤亡？”我问安吉利娜。

“没有。几个后卫有点轻伤。一切如你计划的那样顺利！”

“克莱伊怎么样了？”

“医生已把他弄醒了，现在可以找他谈话了。”

“走，马上去。我为这次谈话已等了好久好久了。”

我们先见医生了解了情况。

“墨德法克大夫，你对这个异星人有什么发现吗？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是另一种智慧生物——异星人。”

“他不是异星人。”大夫坚持说，“我以名誉担保！”

“可他总是那么无动于衷，毫无表情，与我们人类完全不同，好像没有七情六欲。还有，他体温很低……”

“人类也是千差万别的，而他的种种‘异样’，均在人类正常的差别范围之内。”

“那他也不是机器人？”安吉利娜显出一副小姑娘的天真相。

“我对克莱伊施了催眠术。提问小心一些，你就能知道一切真相。”墨德法克大夫对安吉利娜的无知不屑一顾。

“谢谢你，大夫！我说。

我们跟着大夫进入了他的实验室。克莱伊正睡在床上，头上绑着拿绷带，绷带下有几条电线连到床边的仪器上。

“醒醒吧，克莱伊，醒来吧！”大夫说，语气轻柔温和。

克莱伊的脸抖动了一下，眼睛慢慢睁开了。他表情平静，可以看出他已进入了催眠状态。

“你叫什么名字？…

“克莱伊。”他说话声音很温和，毫无抗拒的迹象。

“你从哪个星球来？”

他皱了皱眉头，嘴里嘟嘟哝哝不知在说些什么。安吉利娜把身子凑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细声软语地说：

“镇静，别急，慢慢来。你从克里安特行星来，对吗？”

“对。”他点头微笑。

“现在，再回忆一下。你记性不错。你是在克里安特出生的吗？”

“不是。我在克里安特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我出生在家里。”

“你家在另一个星球上，是吗？”

“对。”

“你还记得起来吗？那个星球情况怎么样？”

“很冷……”

他说话时，他的声音也冷若冰霜。

“永远寒冷。没有绿色，什么东西也不生长。永远是冰天雪地。许多人都迁居到温暖的星球上去了，留下的人不多了，人们之间也很少交往。也没有友谊可言。我们靠打渔为生。一切生物都在海洋里。”

“你们那个星球叫什么名字？”我悄悄问。

“名字……名字……”

克莱伊在床上打起滚来，他的脸扭动着，那双眼圆睁呆视着。墨德法克大夫大喊着，叫他忘记我提的问题，同时在他手臂上打了一针。可是一切都迟了。克莱伊似乎从催眠中苏醒过来。眼睛中流露出凶狠的目光。

过了一会儿，他的背弓了起来，然后就瘫倒在床上，一动也不动。

“他死了。”大夫看着仪器说。

“我们得再去抓一个来。提问得更小心些。”安吉利娜说。

“不，我不愿再这样做了。我杀死了他！”墨德法克大夫痛苦地喊起来。

“你累了，大夫，休息一下吧。”我对他说。

我挽起安吉利娜的手臂走出房间。

“下一个也许能告诉我们更多的情况。至少，你是对的。他们不是异星人，但也不是克里安特人。如果我们能弄清楚他们来自哪个行星，也许我们可以粉碎他们整个侵略计划。”安吉利娜说。

“想着容易做着难。我们先去游泳再想办法。”

游过泳，吃过饭，我们边喝酒边谈。我们谈到了克里安特社会和克里安特人，谈到了他们征服了的那些星球，谈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人以及他们与克里安特人的关系，谈到克莱伊……

“克莱伊！你看他们是否会宣布克莱伊被绑架的消息？”我问。

“我想不会。他们一直在监听他们的无线电。他们根本没有提到克莱伊。我认为，他们也不想让克里安特人知道这个消息。”安吉利娜推断说。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所以，我想，知道克莱伊失踪的人不多。”

“那叉怎么样？”

“把改容盒拿来，安吉利娜。我化妆成克莱伊回他们司令部大楼去。”

安吉利娜开始表示坚决反对，但我举起一只手指，她就沉默了。她知道，就像当时我反对她进司令部一样毫无用处。

她一声不响，乖乖地走出去拿改容盒了。

我先得弄一辆克里安特指挥车。化妆是粗糙的，所以我决定天黑后行动。

我穿上克莱伊的军服，叫了个男助手一起去司令部。因为在克里安特军队中几乎没有女人。

“你知道你该做的事了吧，哈默尔？”出发前我对我的助手说。

“我知道，先生。”

我向司令部大楼走去。大门口车子不断进出，一片忙碌景象。我等在远离大楼的一个转弯处。不久，一辆小车开过来了。

我走出街角，穿过马路，小车在马路中央紧急刹车，差点把我撞倒。司机见到我吓得要死。

“你怎么能这样开车？”

“噢，先生，可是……”

“别费口舌解释了，我没有兴趣。”我跨进车子在他旁边坐下，“开车，我会告诉你去哪儿的。”

“先生，这车，我是说……”

我像克莱伊那样用冷漠的目光对他瞪了一眼。他二话没说就发动车子向前开了。

在车子开到看不到司令部的地方时，我在司机鼻子底下打开了一颗催眠弹。他一下子就倒下了。我把他拖到车后，自己开车来到哈默尔等待的地方。

哈默尔迅速穿上司机的军服坐到驾驶座上。

“开到航天港去。到了门口不要停下，只需略略放慢一点儿车速就直接往里开。”

航天港就在前方。我们一接近，门卫立即立正敬礼。中士正想说什么，我就先开口了。

“别打电话。我要找人谈话，但我不想让他们事先知道。这是突击检查。”我说话时车子在继续朝前开。

我们开近最近的一艘运货飞船，把车停在暗处。

“你认识我吗？”我问一个看守。

“认识，先生，”他立正敬礼。

“很好，把主任工程师叫来。”

“他不在船上，先生。”

“那把他的助手叫来。”

在我爬上飞船时，工程师的助手来了。他紧张地在军服上擦着沾满油污的手。

“对不起，我们正在拆一个发动机……”他见我眼睛一瞪，就吓得不敢再说下去了。

“我知道你们遇到了麻烦，所以我来看看。带我到了引擎舱去。”

他匆匆带我到引擎舱。那儿有三个机械师正在一台引擎旁忙碌着。

“叫他们出去！”我命令道。

我以内行的目光检查了引擎，然后在引擎室慢慢走了一圈，这儿看看，那儿摸摸。

“怎么还在用这种旧型号的引擎？”我问。

“我们是想把它换下来，但启航前新引擎还未运到，只好凑合着飞。”

“把技术手册拿来。”

他一转身，我在公文包的提手上一按，一颗炸弹落在我的手里，我将其定时在４０分钟后爆炸。然后我蹲下身子，把炸弹塞在引擎下不易发现的地方。

当工程师助手口来时，我已装作在检查另一个引擎了。工程师把技术手册递给我，我装模作样地翻着手册，对某几个数字评论了一番，使这位年轻的助手佩服得五体投地。

然后我把手册还给他。事情进行得太顺利了，我反而感到有点过意不去。

“尽快安装完毕。”我离开时对他说。助手诚皇诚恐地保证尽快完成。

我们把车子开到下一艘飞船旁，我重复了同样的把戏。就这样，我在一艘又一艘的飞船上放下炸弹，每次把定的时间略微减少几分钟。

当我在第八艘飞船上放完炸弹时，第一艘飞船上的炸弹爆炸了。我走进第九艘飞船的引擎室时，航天港里响起了尖厉的警报声。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不知道。”一个上了年纪的工程师说。

“去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命令说。

等他一转身，我又放下了一枚炸弹，就跟着他走下飞船。

“怎么回事？”我同一位守卫。

“一艘飞船的引擎舱爆炸了。”守卫回答说。

“在哪儿？我得去看看。”

我边喊边向停车处奔去。我知道，飞般将一艘接一艘地爆炸。

我得立即离开航天港。

车子开到门口，一个军官挡住了去路。我只得来了个急刹车。

“你们不能走，航天港关闭了！”

“我得马上离开！”我用克莱伊的口气说。

“我得到的命令是，任何人都不准离开！”

“我就是发命令的人！”我咆哮了。

“你不能离开！”那军官不让步。

我抽出手枪对准了军官。

“走开，要不就毙了你！”我厉声命令。

他想拿枪，但停住了。犹豫了一下，他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目光。接着他勉强让开路，我们立即加速开走。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卫兵从守卫室内奔出来，边叫边指着我的车子。我可以想象，上面已注意到了我，但我已逃出了航天港。

十三

“请你解释一下，迪格里兹，好好解释一下。”

英斯基普在一艘飞船的休息室里来回踱步，像往常一样，他又喊又叫。

“请你先告诉我，我的两个孩子怎么样了？我做父亲的还没见到过他们呢！”

“对，他们好吗？”安吉利娜舒适地坐在沙发里问。

英斯基普不满地咕哝了几句，但他只得回答我们的问题。

“很好，长胖了。胃口像他们的父亲一样大。你们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们。好了，够了够了。我不远无数光年之遥来这儿，不是来谈家常的。我是来视察这次行动计划的。看来，这次行动已结束。我来这儿看到了什么结果？我的两个特警队员放弃了指派给他们的任务，离开了布拉达，来到轨道上的飞船里见我，而下面的那颗行星，还在克里安特人铁蹄的蹂躏之下。请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胜利了。”

“别开玩笑了，迪格里兹。我可以把你枪毙！”

“你不会的，你在我身上下的赌注够大的了。我不开玩笑，我们确实胜利了。在克里安特人蹂躏之下的布拉达人还不知道，蹂躏布拉达人的克里安特人也不知道。只有我们少数几个特权人物知道。”

“我不在内。快说吧！”

“我先给你表演一下我们的新式武器。安吉利娜，亲爱的，把那小玩意儿给我。”

她打开放在沙发边的一只盒子，并把里面的东西交给了我。那东西和我的手差不多大，十分光滑，呈黑色。底部和两边有一些小孔。我把它交给英斯基普。他用怀疑的目光看了看。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问。

“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这是克里安特扩张主义分子的墓碑！我们这艘飞船是什么型号的飞船？”

“一艘轻型的驱逐舰。这与你这玩意儿有什么关系？？”

“请耐心，一会儿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这时，我从安吉利娜手中接过控制盒，把从控制盒上伸出的一根棒插入那玩意儿的开口处，然后在控制盒的按钮上打出了轻型驱逐舰型号的编码。我走出休息室来到飞船入口处的密封门。

安吉利娜陪着英斯基普跟在后面。

“让我们想象一下吧，”我说，“假设这艘飞船停在地面上，飞船的门一开，他就立即发射，这东西能穿门而入——”

我一按发射按钮，那东西就飞出去了，小喷气发动机丝丝作响，沿着飞船的走廊向前飞去。

“跟着它！”我边叫边带头猛跑起来。

我们跑过两个舱位才赶上了它。那儿的一扇门关着。只见那东西的尖端插进门去，很快烧了一个洞，并立即穿门而去。当我们赶到引擎室时，那东西已在引擎室的门上穿洞，很快又通过那个洞飞入引擎室。接着它钻入主引擎底下，一声爆炸，浓烟四起。

“这是一颗烟幕弹，”我说，“正式使用时，将用高强度炸弹代替，足以摧毁主引擎，但不会损害飞船的其他部位。”

“你疯了！”

“是克里安特人疯了，是发动这场战争的穿灰军装的那些人疯了！我们回到休息室边喝边谈吧。我会详细告诉你怎样粉碎他们的星际侵略战争！”

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喝了儿口酒清了清喉咙，我就开始详细解释我的计划。

“我亲自用这玩意儿炸掉了九艘克里安特飞船的主引擎。既检验了我的新武器，也查看了克里安特飞船有何特殊的设计和构造。而且，作为一个军事国家，他们的飞船全部是规范化的。这就使我们的新式武器更能发挥作用。这玩意儿是我专为我们的行动计划设计的。操纵者可以安安全全地坐在离航天港３公里之外的地方，用高倍望远镜进行观察。当看到飞船开启密封门时，立即发射。操纵者只要瞄准飞船，输入飞船型号的编码，然后再发射出去。这东西装有记忆库和计算机线路，它自己会进入飞船，然后按输入的飞船结构的程序自动进入引擎舱找到主机部位。它能穿透任何金属。克里安特飞船的主引擎将会很快被炸光，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不得不停止！”

“哼，”英斯基普轻蔑地哼了一声，“他们可以制造新的嘛！”

“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飞船的主引擎是十分复杂的，制造起来不那么容易。制造主引擎的工厂不多，因此大部分飞船制造商宁愿购买主引擎。我知道，克里安特只有一个工厂制造主引擎。要找到这个工厂不难，然后我们可以在太空中将其摧毁。”

“那他们仓库中总还有存货吧！”

“仓库中的存货总是有限的，迟早会用完的。在克里安特征服的每个行星上都有我们的间谍，他们将炸毁每个星球上的每一艘飞船的主引擎。这次行动由特警队统一部署，同时开始，因而他们根本无法再从其他星球获得主引擎。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

“为什么？”

“想一想吧，英斯基普。你年纪大了，但脑子还行。是安吉利娜提醒了我。克里安特人只有不断扩张才能生存，否则就会灭亡。但在他们自己的星球上，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粮食供他们不断地进行扩张。因此，他们征服一颗行星，再利用被征服行星的资源进一步扩张，来征服下一个星球。现在，他们不可能再侵略下一个行垦了。虽然目前还有不少星球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因而他们还有相当的资源。可是，如果他们无法把战争资源运输到需要的地方，这些资源又有什么用呢？这样，扩张只得停止。飞船越来越少，他们就得撤退，一直撤回到他们自己原来居住的星球。那一天，也是他们帝国的未日。任何一个星球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但作为一个星际帝国，如果星球之间没有贸易就无法生存。一年之后——绝不会超过一年，克里安特将重新成为星际联邦中的一个落后的偏远星球。你认为怎么样？”

“我认为你这一次又成功了，我的孩子。我知道你会成功的！”

他冲着我高兴地笑了。我向安吉利娜眨了眨眼睛。我们一起举杯干掉了杯中的酒。

我们正准备离开飞船时，一个军官匆匆上来递给我一份电报。

“别看电文，”安吉利娜厉声说，“英斯基普这老滑头又想取消我们的假期了。”

“别急，亲爱的。”我迅速将电文瞧了一遍，“我们将继续享受我们的假期。电文是泰丝发来的。”

“她说些什么？”

“她告诉我，克里安特人撤离后，她们妇女党在第一次竞选中击败了男人党。妇女重掌政权，泰丝被选为作战部长。电文还说，她们政府授予我俩最高奖章——蓝山奖章。下次我们去布拉达，她们将隆重欢迎我们，并举行授奖仪式。”

我们一打开飞船的密封门，军乐队演奏的迎宾曲就飘了进来。天空晴朗，蔚蓝的天际飘着朵朵白云。一架直升飞机拖着一条大标语上面写着：“欢迎！欢迎！”

“太棒了！”我说。

“啊，啊！”博利瓦叫着。可我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博利瓦，还是詹姆斯。他俩长得一模一样，连安吉利娜自己都难以分辨。

航天港人头攒动，旗帜飘扬，乐声阵阵，呼声振天。

“看来确实很热闹。”安吉利娜说。

“这个欢迎场面与我上次来这儿可大不一样！”我说。

我们走下飞船，两旁的仪仗队组成一条欢迎的长廊，足有一公里长。

快走到长廊尽头时，我注意到一个士兵，高高的个子，笔挺的身子，特别大的下巴，冷漠的眼光，看上去似乎有点面熟。

我向他走上一步问：“我认识你吗？”

“可能认识，先生，我在许多星球上服过役。我以前是上校。”

啊，我想起来了。他就是克莱伊派来监视我的那个上校。当我们刚在布拉达星球着陆时，他还想一枪打死我呢。我把我俩认识的经过告诉了安吉利娜。

当帝国崩溃时，他们都回到了克里安特。这时他们发现，在侵略战争期间，他们耗尽了星球上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他们要么去种田，要么就挨饿。那些穿灰军服的人都离开了。

“我们是来这儿旅游的，他们怎么把我们当贵宾接待了？”安吉利娜问。

“这样的消息是很难保密的。”我说。

我们在贵宾室里略微休息，就驱车前往城里。我仍住在市内最豪华的旅馆里，那是我第一次访问该市住过的旅馆。门卫的殷勤、登记处服务员的好客，都与上次不可同日而语了。

“欢迎你来克里安特，詹姆斯·迪格里兹将军、夫人和两位公子。”登记处的一个服务员说。

带着头衔旅行省去了不少麻烦，尤其是在克里安特。我环顾了一下前厅，然后看了一眼站在柜台后的服务员。

“奥特洛夫，是你吗？”我问。他向我鞠了一躬。

“是我，先生。你怎么认识我？”

“啊，对不起，你上次见到我时，我是经过改容化妆的。现在是我的本来面目。你最后一次见到我时，你以为我是克莱伊；在这之前你叫我瓦斯卡。”

“瓦斯卡——这能是你吗？啊，是的，我相信你。你讲话的声音我听出来了。”这时，他突然低声下气起来，“我希望你能原谅我。当时我也觉得，我不该帮助克莱伊抓你。尽管我昏迷了一两天，但当我得知你逃脱后，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别说了。事情都已过去了。我只记得，我们是同室好友，一起畅饮，度过了好多美好的时光。”

“你太好了。我可以握一下你的手吗？”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好奇地打量着他。

“你变了，变得更有精神了，还胖了一点儿，言行举止也更有修养了。”

“谢谢，瓦斯卡，你大客气了。戒酒后，我得注意饮食。我也不必整天提心吊胆地去执行飞行任务了。我家祖传是开旅馆的。我能回到我熟悉的行业上来，深为庆幸。”

“注意，情况紧急，你不要回头看。旅馆门一开，就有一个人跟在你后面进来了。这是克莱伊的人，他手里有武器，他是冲着你来的，此刻正在你后面。他穿着红茄克衫。”

我是来度假的，身边没有带武器。危急中我想起安吉利娜，笑着对她说：“亲爱的，我不想麻烦你。但我得告诉你，我身后那个穿红前克衫的家伙是个杀手。你能不能对付他，有可能的话抓活的。”

“谢谢你照顾我。”她哈哈笑了。

我向柜台旁挪动了一下身子。只见她若无其事地笑着，举手整理头发。

说时迟，那时快。当她不慌不忙放下手来时，背后传来一声惨叫。我一转身，只见那穿红茄克的杀手已倒在地上。

“这也是我们度假的节目吗？”她笑着问。我知道她心里是十分得意的。

“你又获得了一枚奖章，亲爱的。特警队会照料好这家伙的。我想从他口中他们会知道那些穿灰军服的人到底来自哪个星球，然后一举解决他们的。”我转向奥特洛夫。

“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没什么，先生。我很高兴能报答你。我现在带你去房间好吗？”

“请吧。我们还可以一起喝一杯，好吗？”

“啊，就这一次开戒。这是一个特殊的场合。我得祝贺你，你夫人像你一样聪明能干。”

“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以后有机会我好好和你吹吹我们恋爱的经过。”

# 《星际旅行》作者：[法] 吉米·居厄

李双强译

一、柯克船长

柯克将军正在非洲美丽的古老城市休假旅行，突然他感到大脑中植入的微型收发报机启动了。

他闭上眼睛，看到星际舰队的三艘克林冈巡洋舰用鱼雷攻击一个直径为几十亿公里的云团，只见云团喷出一团绿火把军舰立刻化为乌有。

柯克立即穿越地中海，前往直布罗陀的星际舰队通讯站。在这里他收到了海军中将西安娜的全息图像。

中将告诉柯克，司令部决定派他曾指挥过的“企业号”星际飞船去拦截这个云体，任命的船长是德克尔上校。

柯克火速赶到旧金山星际舰队总部，要求重返飞船如以前一样担任船长。他和司令官野仓交谈了１２分钟，终于打动了野仓的心。野仓对柯克说：“如果你深信你是最合适的船长，那么你就去吧，去当船长。”

柯克高兴地赶到修理场。“企业号”在这儿已进行了１８个月的重新设计和改装工作。轮机长见到柯克，又惊又喜。他让柯克走进吊舱，环绕整个飞船运行，以便让柯克看到飞船的每个部位。接着，柯克走进船舱进行逐一检查。

柯克在轮机间见到德克尔上校。他说：“我很抱歉，我将取代您担任‘企业号’船长，您将作为副船长留在船上……暂时降为中校。”

德克尔十分吃惊：“可以说明原因吗？”

柯克点点头说：“我有经验而且熟悉情况”。

德克尔愤怒地离开了。柯克感到不满，他不是对德克尔反应不满，而是对自己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不满。

突然，一位技术人员冲向控制台，喊道：“运输车上有人。”

负责运输车的贾妮思感到恐怖，运送的两个船员应该早已到达，为什么运输车上还有人？是控制系统失灵了吗？她本能地启动紧急动力开关，但是未能奏效。

柯克连忙赶过来，迅速对主控制器进行急性检查。当他伸手去按扩大图像助动器时，却发现它的位置已经挪动了。

等他找到扩大图像控制器，推到紧急位置时，只见运输车上两名船员的全息图像在令人可怕地变形，五脏流到躯体外面……然后他们消失了。运输车舱空空如也。

船员们感到忧虑，这艘飞船还有什么别的系统可能失灵吗？

柯克将全体船员召集到船舱中娱乐甲板上，打开了观察器，只见云体正在接近地球亚空间前哨站。这个云团是由奇怪的发光彩色图形构成的，直径是地球到太阳距离的８２倍。

突然，云体中出现一股针尖样的绿色强光射向前哨站。随着一声轰响，前哨站成为一团燃烧的大火和碎片。

“关掉观察器，”柯克镇静地说，“４０分钟后飞船起飞。解散！”

目睹了前哨站的毁灭后，有３１名船员要求返回星际舰队，柯克只好将他们遣送回去。令他欣慰的是，导航员伊丽娅和医生麦科伊此时赶到了。麦科伊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作为医生，他的权力仅次于船长，在特定情况下，他有权解除船长的职务。

柯克为了使自己舒服一下，坐在船长的座椅之中，等待着“完全作好准备”信号的出现。

“船坞控制台报告，准备就绪！长官。”尤乌拉少校说。

“船舵准备就绪，长官。”亚洲人萨卢说。

“萨卢先生，开动起飞推进器。”柯克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德克尔的目光朝着坐在船长椅子上的柯克望去，他奇怪地感到自己未能当上船长并不象预想中的那么痛苦。

“请观察器显示起飞的角度。”柯克下达了命令。他想看一看起飞时的景象。

飞船的背后是旧金山古老的轨道船坞的全景，美丽壮观，令人惊叹。但是船坞在迅速地变小。随后，地球也在迅速地变小。

“观察器对准前方。”柯克又下达了命令。

观察器迅速地转动过来，显出繁星密布的太空。柯克全身放松地坐在椅子上，眼睛寻找着熟悉的星球图像。

木星很快飞来了，越来越大，它的光环看上去就象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样。

“我已经把飞船牵引力飞行的标绘图通知了木星。”德克尔向柯克报告。

柯克点头表示认可。到目前为止，德克尔作为副船长兼任科学官完成职责的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船长！”德克尔叫道，“假定我们全速飞行，航速达到牵引力飞行７，那么２０：０６我们将与入侵云体迎头相撞。”

“我证实，科学官的计算正确。”伊丽娅说。

“已经作好进入正常牵引力飞行程序的准备工作。”德克尔说。

柯克正打算转身对舵手下令。但是德克尔话没说完，他继续说：“船长！我建议再作一次燃料平衡方面的模拟试验。”

“德克尔先生，截住入侵云体的唯一目的是争取时间，搞清入侵者意图。”柯克语气严厉的回答后下令道：“机房注意，准备进行牵引力飞行。”

二、进入云体

萨卢慢慢增加飞行速度，不停喊着：“牵引力速度０．７，０．８，０．９……”

“时控表出现异样……”德克尔喊道。

“船长，飞船进入牵引速度１。”萨卢说。

“德克尔先生……”柯克的话还未说完，只见主观察器上，超时空的星星和光线突然旋转成一股涡流。

柯克大声对萨卢喊道：“出现螺旋洞！减速！退回到推进速度！”

导航员伊丽娅报告道：“船长，一个不明小物体和我们一起被拉进螺旋洞。１２……之内……发生碰……撞”

“准备电炮！”柯克下令道。

“停止执行这条命令。”德克尔边说边跑到控制台前，按动了光子鱼雷的电钮。

“企业号”飞船吐出巨大的光能火球，击中小行星。此时，离两者相撞的时间不到２秒。

柯克问道：“德克尔先生，你为什么否定我下达的发射电炮命令呢？”

德克尔神态镇静地回答：“长官，在反物质不平衡状态下，电炮能源会自动切断。”

柯克对自己指挥不当感到懊悔。他感激地对德克尔说：“您做得很对。您拯救了飞船。”

伊丽娅报告说：“船长，联邦的一艘远程往返飞船要求和我们对接。”

两艘飞船对拉后，联邦飞船里走一位身穿深黑色大袍，高个子，深陷的眼窝，火一样眼睛的人。

他自我介绍道：“我叫斯波克，前来担任科学官职务。”说完后，走到科学官的位置旁，十分自如地在电脑上进行计算。

“船长，我在星际舰队指挥室里已注意到飞机引擎不正常，刚才计算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我将尽快找到原因。”斯波克平静地说。

柯克松了一口气完完全全地放心了。斯波克有能力使飞船迅速恢复牵引力飞行。

斯波克检查了全部数据资料，调整了燃料混合方程式，飞船平稳地达到了牵引力飞行１速度。

“船长，前面发现云体。”伊丽娅报告说。

“船长，我们正被云体扫描。”斯波克说。

柯克打开扩音器，说道：“全体注意，我们正被云体扫描，任何人都不许采取行动。”

“正前方，一团火光直奔而来。”电脑发出警报声音。这是一团很小的绿色光能，直扑飞船。

“采取回避飞行动作！”柯克下令道。

“机房，准备好紧急动力。”德克尔喊道。

飞船迅速地达到了牵引力９的速度，然而绿光仍毫不吃力追赶着。

突然，绿光击中了飞船，并把它卷了起来。然后闪光分成几股，沿着飞船的电路线散开去。有两股余火进入飞船，击中了两名船员。

绿光消失了。轮机长斯科特呼叫道：“我们的能源储量只剩下３０％了。”柯克心里明白，飞船将无法抵抗绿光的第二次攻击。

一直在闭目冥思的斯波克睁开眼睛，费力转过身来对柯克说：“船长，我感到迷惑。云体一直在跟我们联系，我们为什么不回答呢？”

斯波克返回工作台，迅速地敲击电钮，将自己头脑中记录下来的电讯号输进电脑程序中，以寻求答案。

“前方又出现火光。”电脑的警报声又响了。

“２０秒钟后绿火到达。”伊丽娅报告说。柯克叫道：“斯波克，要人帮你忙吗？”

“不用，我已测出云体电讯波长为１００多万兆周，请将我们标准语言的友好信号做成他们一样的兆周。”斯波克回答。

“还有１０秒。”伊丽娅说。

柯克按下了电钮传送讯号。

“还有５秒。”伊丽娅清楚地说。

这股滚动的绿色闪光撞上了飞船，光芒耀眼。但是它没有攻击飞船，正当绿光充满整个观察器时，突然无影无踪了。

大家松了一口气。斯波克平静地说：“看来对方已收到和理解了我们的友好信息。”

“还有１分钟到达云体边界。”伊丽娅说。

“保持正前方航向。”柯克下达命令。

云体的边缘磷光闪闪，看上去象一种巨大的北极光在闪耀。飞船穿行在云体内各种彩色光帘之中。

柯克吃惊地发现，越靠近云体的中心，云层越是明显地变薄。最后他们穿越一个明亮的小地区，进入一个较大地区内，见到一个巨大的扁平状的飞船。

“斯波克先生，”柯克说，“我们将冒险使用传感器，开始低功率的表面扫描。”

扫描器开动了。突然，驾驶台上的一切东西遭一道耀眼光芒的攻击。

柯克看到一团２米高，０．５米宽暗紫红色混合物飘游在驾驶台上。

“它是等离子能组成的探测器。”斯波克说。

探测器伸出它的触角，在飞船的控制线路里贪婪地吮吸着各种情况。

升降机门突然开了，两位保卫人员走进来。

“不要使用武器！”柯克命令道。但已经迟了，一位已举起电枪的保卫人员被一团绿光卷走，另一位保卫人员小心翼翼把枪插回枪套。

当触角伸向科学台综合控制器时，德克尔关上电脑，但不起作用，斯波克用双手猛砸电脑架，将整个工作台面砸得粉碎。

触角将斯波克扫倒在地，一股针尖细绿光向斯波克袭来，伊丽娅冲上去挡住了绿光。一声爆炸，一道白光，探测器和伊丽娅都消失了。

三、返航

这时，一股巨大的牵引力将飞船吸入云体巨大飞船的船舱内。

“入侵者警报……”电脑报警了。飞船透明门外站着伊亚娅。柯克打开门，伊丽娅走进来，问道：“你是……柯……克……装置吗？”

“我是‘企业号’船长柯克！”柯克回答道。

“维尔杰为我编制程序是探测和记录寄生在‘企业号’上的碳基装置的正常活动。”伊丽娅说。

“柯克，这是一架机器。”医生麦科伊指着伊丽娅说，“它说的碳基是指人类。”

柯克厉声问道：“伊丽娅中尉在什么地方？”

“那个装置不再运转了，她的外形已给了我。”探测器回答道。“维尔杰为什么将船径直开往太阳系的第三个星球？”柯克追问道。

“维尔杰去寻找创造者，并同它溶为一体。”探测器回答说。

德克尔陪伴着探测器在“企业号”飞船内进行探测。

“企业号”飞船四号密封舱的门轻轻打开，斯波克身穿航天服，消失在黑暗之中。

斯波克打开发报机开关。他知道，自己行进的每个信息都会在“企业号”飞船科学官控制台上自动记录下来。

斯波克穿过一道又一道迷宫似的通道，撞到一堵异乎寻常的具有生命的水晶墙上。他坐下来，试图把自己的意识同维尔杰的意识闪光融合在一起。

维尔杰震惊地发现，创造者所在星球也是这些碳基装置所生活的星球。他还发现，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这次旅行，将收集到的情报交给创造者。交出情报后他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部大机器陷入自身的忧虑和烦恼之中。

正当柯克穿上宇航服，去寻找斯波克时，德克尔报告说：“斯波克正在被打发回来。”

柯克追问道：“这情报从哪里得来的？”

“通过维尔杰的伊丽娅探测器得到的。”德克尔回答说。

柯克赶到医务室，只见输送回来的斯波克正睁着双眼躺在病床上。突然斯波克大笑起来，他握住柯克的手，费力地说：“维尔杰是一部有生命的机器，但与……没有……没有什么不同。”

麦科伊医生转向柯克，说：“柯克，我想他是要说，我们自己也是一些有生命的机器，蛋白质机器。”

柯克点了点头，又问：“斯波克，你和维尔杰的思想融合后，觉得他怎么样？”

“维尔杰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感情。他尽管博学，这样有力量，但他的理智却不及一个孩子。”

“船长，星际舰队电报，云体与地球轨道只有７分钟的距离。”萨卢报告道。

柯克带着斯波克回到驾驶室，德克尔正等着他们。探测器一声不响地站在他身边，没有半点象伊丽娅。

突然，荧光屏上影像歪扭了，出现一道道黑线。“维尔杰在向创造者发信号。”探测器说，“他说，‘我已来到，我把所有可以学会的知识都学会了。’”

维尔杰用二进制代码连续播放了两遍，但是地球上创造者没有回答。这时他发射出一团又一团绿色火光。

柯克疾步到探测器前问：“这是干什么？”

“消灭这个星球上的寄生物。”探测器说。

“船长，地球上一切防御手段都失灵了。”德克尔报告说，“星际舰队的讯号也越来越弱了。”

“船长，２９分钟后整个星球将爆炸。”一直在进行计算的斯波克说。

柯克别无选择，他对探测器说：“我们知道创造者为什么不回答。我们必须见到维尔杰。”

维尔杰没有办法，只好要探测器带着柯克、斯波克、德克尔到自己面前。

当柯克等人朝这个复杂机器望去时，全都惊呆了。眼前只是一个伤痕累累的航天探测器，上面字迹依稀可辨。

美国航空航天局航行者６号

关于这个航天器的事，柯克、斯波克、德克尔都十分了解。它是进入连续时区的第一个人造物体，只是不明白后来它为什么突然消失。

柯克迅速走到伊丽娅探测器跟前说：“维尔杰，现在创造者将回答你的问题。”他按动了三重记录器，用二进制代码传送回答密码。但是维尔杰自己毁掉了“航行者”收发报机天线。

德克尔从柯克手中抢过三重记录器，放进航行者六号舱口内，接通收发两用机。

突然，周围闪现出五光十色的光圈。德克尔和伊丽娅步入光圈，身形在不断增大，面容极其安详。过了一会儿，光圈成为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巨大身形则开始成为维尔杰一部分。

柯克抓住斯波克说：“快走！”等他们回到飞船，坐在驾驶台前最后望了一眼那超脱宇宙的奇景时，深切地感受了一个新的生命诞生所带来的震撼。

美丽的蓝白两色球体在飞船后面逐渐消失。柯克按动了返航的信号灯。

四、考察地球

没有一个人能想起他们这个部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次长途跋涉的。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他们原来的家园，眼下只不过是一个朦朦胧胧的梦。许多年来，沙恩和他的族人穿过丘陵起伏，湖光如镜的原野，一直在逃跑着；现在，前面又横着连绵的山峦。这个夏天他们一定要翻过这些山峦到南方去，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来自极地的白色恐怖在身后追逐着他们，把大地碾为尘土，使空气凝成固体，现在离他们只有不到一天的路程了。沙恩揣想冰河大概无法攀上前面的大山，因而在他的心中不禁有一线希望油然而生。或许，这些大山会成为一道屏障，就连那无情的寒冰也无法越过。这样，他和他的族人就有可能在传说中的南方找到栖身之地了。

他们费了几个星期才到一条整个部族的人畜都能通过的山路。仲夏来临时，他们已经在一个寂寥的山谷中宿营。那里空气稀薄，从未有人见过如此灿烂的星星。当夏天慢慢离去时，沙恩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到前面去探路。他们爬了三天，这三个晚上都在冰冷的岩石上草草露宿。第四天早晨，前面只见一片缓坡；上面有一个圆锥形的石堆，那是几世纪前的旅行者用灰色石块垒成的路碑。

沙恩向那个小小的石堆走去，两个儿子跟在他后面，他感到不寒而慄。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大家都缄默不语。再过片刻，他们就会知道他们的希望是否全部落空了。

山脉如同一堵墙壁，朝着东西两侧蜿蜒伸展开去，仿佛要环抱山下的土地；在那无边无际绵亘起伏的平原上，一条大河穿流而过。这是片肥沃富饶的土地，沙恩的族人可以在这儿耕耘播种了，至少在收获前不必再匆匆逃走。

接着，沙恩又抬头向南看去，这时他明白一切希望都已破灭。在那里，在大地的边沿闪烁着炫目的死亡之光，那是他过去在北方常常看到的。他知道，这是地平线以下的冰反射出来的。

前面没有路了。在他们逃亡着的这些年代里，南来的冰河也一直在朝着他们迎过来，不久，这两堵移动着的冰墙就会把他们统统挤得粉碎。

南方的冰河经过一代人以后才到达山脚。在那最后一个夏天，沙恩的儿子们把这个部族的圣物带到那孤伶伶地俯瞰着平原的石堆前。过去在地平线下闪光的冰，现在几乎就在他们脚下，到了春天，它们就会冲击这道山屏。

如今已没有人懂得这些圣物是什么东西。它们来自遥远的过去，任何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了解。它们的来由已经消失在缭绕着黄金时代的迷雾中。它们是怎样终于落到这个流浪的部族手中，是永远说不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追忆的文明的故事。

这些可怜的遗物一度是由于某种明显的理由被珍藏起来，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圣物，尽管它们的意义早已失传。那些古书上的字在多少世纪前就已褪色了，虽然许多字迹都还能念出来——如果有人来念的话。但是，已经有多少代人，谁也不曾用过七位对数表、世界地图和西比留斯第七交响乐总谱——从扉页来看，它是北京朱洪逵父子公司在２０２１年印刷的。

古书被虔敬地放在专为它们修的小地窟中。随后又放进去一堆零碎杂乱的东西：一些黄白金币，一个破了的远距摄影机的镜头，一只表，一盏日光灯，一只话筒，一个电动剃刀，几只微型电子管——这是那伟大的文明之潮永远退落之后遗留下来的垃圾。这一切都被细心地收藏在它们最后的归宿地。后来又增加了三件，它们是人们最不理解、因而也最为神圣的。

第一件是一片形状奇特的金属片，呈现出灼热的颜色。在所有这些过去的标志当中，它是最令人悲伤的。因为它说明了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以及人类原来可能有的前途。它的红木座上有一个带题词的银盘：

太空船右翼喷射器辅助引爆装置

“晨星号”，地球——月球，公元１９８５年

其次是古代科学的另一奇迹：一个透明的塑料球，其中嵌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金属片。它的中心是一只微型综合无线电元件盒，四周围绕着一些能沿着整个波谱改变它的辐射频率的变换屏。只要其中的放射性物质还有效，这个球体就是一个微型全向无线电发射器。这样的球，人类总共只制造了几个，是为标明小行星轨道而设计的永久性信标。但人类从未到达过小行星，这些信标也就从未使用过。

最后一件是一只扁平的圆盒，非常扁，封得严严实实，摇起来嘎嘎作响。据这个部族的传说，如果打开它，灾难便会接踵而至。没有人知道，里面装的是将近一千年前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

两人把这些东西放好，又将石头滚回原处，就慢慢地下山了。即使在末日来临的时候，人类对于未来也仍然抱有一些幻想，仍然力图为后代留下一些东西。

那个冬天，巨大的冰浪开始了第一次攻击。它从南北两方冲撞山麓。山脚的小丘在最初的冲击下粉碎了，被冰河压成粉末。可大山却稳稳地站着。夏天来到时，冰暂时退却了。

冬去，冬又来，战斗就这样继续着。崖坍山崩，岩石冲撞，坚冰迸裂，一阵阵轰轰声惊天动地。人类的战争从未如此凶猛，从未如此彻底地将地球吞噬。直至最后，汹涌的冰浪终究未能彻底地征服这条山脉；它平息了，缓缓地沿着山脉两侧退去，虽然山谷和通道仍被冰河牢牢地冻成一片。战斗陷入了僵局：冰河这一次遇到劲敌了。

但，冰河的退败已经太晚，丝毫无补于人类。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宇宙中每个世界的历史上至少必然要发生一次的，无论那个世界有多么遥远和孤单。

五千年以后，金星的宇宙飞船姗姗来迟，但飞船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当飞船远在百万英里之外时，望远镜就观测到那件由坚冰织就的尸衣——它使地球在空中光芒四射，仅次于太阳。在炫目的冰原上，这里那里散布着黑色的污点，显示出几乎全被冰层所覆盖的山峦。此外别无他物。起伏的海洋、平原和森林、沙漠和湖泊——昔日人类世界的一切，都已被寒冰封死；也许是万劫不复了。

太空船驶近地球，进入离地面不到一千英里的轨道。它环绕这颗行星飞行了五天。五天里摄像机拍摄了剩留下来的一切可以拍摄的东西，一百架仪器收集了可供金星上的科学家研究许多年的情报。太空船不打算着陆，因为看来那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第六天情形变了。一个调到最大限度的全景监视仪，探测到那个有五千年历史的信标所发射的微弱信号。这些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发射着信号虽然随着放射性中心逐渐损耗，信号不断地减弱了。

监视仪跟踪到了信标的频率。控制室里响起报信的铃声。

片刻之后，金星人的飞船便离开原来的轨道斜着飞向地球——飞向仍旧傲然耸立在冰原之上的一座山峦，飞向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几乎仍然如旧的圆锥形灰色石堆。

一度把金星掩藏起来的云雾现在已完全消散，空中万里无云，强烈的巨大日轮光焰四射。不论引起太阳辐射变化的是什么力量，它至少毁灭了一个文明，又缔造了另一个文明。将近五千年前，半野蛮的金星人第一次看见太阳和星星。地球上的科学开始于天文，在金星上也是如此。在这个人类从未曾见过的温暖而富饶的世界上，进步快得不可思议。

也许金星人是幸运的。他们根本没有经历过束缚人类达一千年之久的黑暗时代。他们也没有在化学和机械领域走过漫长的弯路，而是直接掌握了更重要的放射物理学的原理。在人类从金字塔过渡到喷气推进宇宙飞船那么长的时间内，金星人已从发展农业进步到发现反引力——这是人类未曾了解到的最高奥秘。

在一直维持着这颗年轻行星绝大多数生物的温暖的海洋中，微波懒洋洋地拍击着海边的沙滩。这片大陆是如此年幼，连沙粒都非常粗糙，海洋还没来得及把它们磨光。海里有许多科学家，他们半浸在水中，漂亮的两栖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最有智慧的金星人都从各个岛屿聚集到这块海滩来。他们还不清楚将听到什么报告，只知道是关于第三个世界以及冰期之前栖息在那里的神秘的种族的。

历史学家站在岸上，因为他想使用的机器需要防水；他身旁，一件大机器吸引着同事们好奇的眼光。一组透镜从机器中凸出来，对着十二码外的白色屏幕；显然，这机器与光学有关。

历史学家开始讲话。他扼要地告诉大家关于第三行星和它的神秘人类的点滴发现。他谈到几世纪的研究毫无结果，地球上的文字一个单词也没有破译出来。曾经有一个技术能力极高的种族生活在那个行星上，在山峦上的圆锥形石堆里发现的几片机器碎片至少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不明白这个如此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会终结。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知识足够度过冰期。他们的毁灭，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有人甚至设想，我们史前时期所特有的种族冲突，在第三行星上可能持续到科技时代到来以后。有些哲学家坚持认为，机械知识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度文明。从理论上说，一个拥有机械力量、飞行器以至无线电的社会，仍然能发生战争。这种概念与我们的想法格格不入，但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可能的。它确实足以说明这个已消失的种族灭绝的原因。

“过去人们一定认为，我们对曾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的生物的形体会永远一无所知。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的艺术家一直在描绘那个已经灭亡的世界的某些历史场景，让各种希奇古怪的生物在其中生活。但这些臆造的生物都或多或少与我们自己相似。尽管经常有人指出，不能因为我们是两栖的，就认为各种有智能的生命也是两栖的。现在，这个在历史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已经有了解答。经过五百年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了在第三行星上占统治地位的生命的准确形象的性格。”

在场的科学家发出一阵惊讶的低语。有一会儿功夫，有些科学家甚至惊奇到没入海洋寻求抚慰，所有的金星人在紧张时刻都常常这样做。历史学家等待着，直到同事们在他们不太喜欢的空气中重新露面。历史学家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倒很安然自得，这要感谢那些不断喷洒在他身上的小飞沫，由于它们，他可以在陆地上呆许多个钟头而不必回到海洋中去。

激动的感情慢慢平静下来了，演讲者继续讲下去。

“我们在第三行星上所发现的最令人迷惑的物体之一，是一个扁平的金属容器。那里面装着一条很长的透明塑料带，它的边缘有孔，紧紧地缠在一根圆轴上。这条透明带乍一看来并没有什么特别。但经新式亚电子显微镜检查后，我们发现并非如此。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什么的，但在适当的照射下，这条带的表面极清晰地显示出成千上万个微型图象。我们认为，这是用某种化学方法在带上印就的。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图象已经模糊了。

“这些图象显然是记录了第三行星上的文明达到顶峰时期的真情实况。各个图象是互相关联的，两幅相连的图象几乎一模一样，只是那上面生物的动作的细节略有不同。这种记录的意思显而易见：就是要将这些图片迅速地连续地映射出来，以便使人产生一种连续动作的错觉。为此，我们已制造了一部放映机。我这里还有一套这种连环图象的准确的复制品。

“你们就要看到的景象，将把大家带回几千年以前，回到我们那个姐妹行星的盛世。它们将显示出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明社会。其中的许多活动，我们只能有模模糊糊的了解。看样子，那行星上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激烈的。但大部分图象会使你们莫明其妙。

“显然，曾有若干不同的种族生活在第三行星上，但它们都不是两栖的。这对我们的自豪感不啻是一种打击，但这个结论不可避免。主要的生命形态似乎是一种双臂两足动物，它直立行走，用某种有伸缩性的材料遮盖身体，这大概是为了御寒。甚至在冰期之前，那个行星的气温就比我们这个世界低得多。

“我不想让你们久等了。现在就请看看我所说的记录。”

放映机射出一道耀眼的光，发出一阵柔和的呼呼声，屏幕上出现了几百个奇怪的生物，跳动着走来走去。画面围绕着其中一个生物展开了，科学家们可以看出历史学家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个生物有两只眼睛，相距很近，但面部其余部分的轮廓却不很清楚。他的头部下方有一个不断开合的孔，可能是用来呼吸的。

这个奇特的生物卷进一系列奇异的冒险，科学家们看得入了迷。他与另一个只有少许区别的生物之间发生了难以想象的暴力冲突。看起来它们似乎都会送命——但是不然；当冲突结束时，双方看来都毫无损伤。接着，他驾驶着有非凡运动能力的四轮机器疾驰过很长的路程，最后在一个城市里停下来了；那城市到处飞奔着速度惊人的运载工具。其中两部机器迎面相撞，撞得粉身碎骨，谁看了也不奇怪。

那以后的事情就更错综复杂了。显然，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才能分析和理解图象中的那一切。再有一点也很清楚，这记录是一件艺术品，它是按一定的风格编写的，而不是如实地重现第三行星上的实际生活。

这一系列图象放映终了时，屏幕上最后是一片动乱，一直为观众集中注意的那位主角陷入某种巨大的、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之中。映象缩为一个圆圈，集中到它的头部。最后的镜头是它的面容的特写，显然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情感，是悲，是挑衅，是听天由命还是其他别的情感，却无从揣测。

映象消失了，接着有某种文字在屏幕上出现了片刻，然后全部终了。

有好几分钟，除了海浪拍打沙岸的低鸣，一切悄寂无声。科学家们由于诧异而目瞪口呆。地球的文明一瞥全然打乱了他们的思想。然后，人们三五成群，开始谈话。说话声起初较低，而当由于交谈他们所看见的一切的含义比较清楚起来时，他们就开始大声谈论。这时，历史学家叫大家注意，重新开始讲演。

他说，“为了理解记录中一切可以理解的东西，我们正在拟定一个庞大的形容计划，正在为所有参与这项研究的人复制成千份拷贝。你们自然了解这要涉及多少问题。心理学家尤其会遇到艰巨的工作。但我毫不怀疑我们一定会成功。再过一代人之后，谁能说我们对这个奇妙的种族一无所知呢？在大家散去之前，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远亲。他们的智慧也许超过我们，但遗留下来的东西却如此之少。”

图象又一次映射到屏幕上，但这一次却一动不动，因为放映机停了下来。科学家们带着类似于敬畏的心情，凝视那来自昔日的静止的形象。而那个小小的两足生物也睇视着他们，一付脾气不好，傲慢不逊的典型表情。

在余下的永恒岁月中，它将成为人类的象征。金星上的心理学家将分析它的行为，观察它的每一动作，直到能够把它的思想想象出来。关于它，还要成千上万本地著书立论，想出复杂的原理来解释它的行为。但这一切努力，这一切研究都将于事无补。

也许，屏幕上那孤傲的形象是在恶意地嘲笑这些科学家，嘲笑他们开始漫长而徒劳的搜索。它的秘密将和宇宙同存，因为没人能读懂地球的业已失传的语言。在未来的岁月中，那最后几个字将在屏幕上闪现几百次，但没有人能猜透它们的意思。

# 《星际窃贼》作者：作者：哈里·哈里森

一

办公室的门猛地一下被推开了。我马上意识到，一切都完了——这场戏该收场了。本来，这是一次一本万利的买卖。可现在，一切都已成了梦幻泡影。

警察走进来时，我背靠椅子，强作欢颜，而他却脸色阴沉，脚步沉重，毫无幽默感。

他还没有开口，我就知道他要说的每一个字。

“詹姆士，博利瓦·迪格里兹，你被捕了。罪状——”

当他刚说出“罪状”两字，还未来得及说出“如下”，我就按了一下按钮，天花板上立即撒下一阵黑色的粉未，大梁“啪”的一声坍塌下来，一只三吨重的保险箱摔了下来，正好砸在警察的头上。

我是特意等待这一时刻才动手的，因为，我感到，此景此情与他将要出口的“如下”两字相配合，倒是颇具幽默感的。

多谢上帝，这一下可把他砸扁了！

当灰消尘散时，我只能看到他的一只手还露在外面；那只手也略微有点扭弯了，还不时地抽搐着，可是他的那只食指还对我指责着。由于被压在保险箱下面，他说话的声音闷里闷气的，听上去还显得有点恼人呢！他不厌其烦地唆叨着：

“罪状如下：非法入侵罪、盗窃罪、伪造罪——”

他历数我种种罪状，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确实有点耸人听闻。但我却早就全部恭听过了。因此，他讲他的，我则把抽屉里所有的钞票拼命往手提箱里塞。当他宣读完我的种种罪名后，还随即补充了一条新罪状。讲到这里，他的语气中流露出愤感情绪，因为我伤害了他的自尊心———这是的的确确的，我可以凭上帝起誓！

“此外，你又犯了攻击机器人警察罪。你这样做是十分愚蠢的，因为我的大脑和喉头部位都由钢甲保护，我的中枢——”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乔治，但你那架小型无线电发报机，是装在你头顶上的。我可不想让你马上和你的同伙联系。”

我朝墙上狠踢一脚，一块板立即被踢开。这是一个逃跑的出口，后面的阶梯通到下面的地下室。

当我跳过地板上的碎石灰泥向墙边走去时，机器人警察伸出了手指，试图抓柱我的大腿。但对他这一手我早有提防，因此他抓了个空，手指离我的一条腿仅两英寸。我与这些机器人警察是老交情了，经常被他们追踪。固此，对他们的性能了如指掌。他们这批家伙不到彻底被毁是绝不罢休的，不管他们挨炸或挨打，照样紧追你不放；即使只剩下一个完整的手指头，也要拖着他那残缺不全的身躯来追你，嘴里还要蝶蝶不休地对你进行规劝和说教。

现在，乔治这家伙没能抓住我，就又开始对我大放厥词起来，说什么要我放弃罪恶生涯，向社会赎还我的罪孽，嗜嗜苏苏，说个不停。

当我到达地下室时，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楼梯的通道里回响。

现在，我得分秒必争。再过三分钟，他们就会追上来，而逃出大楼，我至少得花一分钟零八秒。但这已足以使我赢得所需要的时间了。

我又朝墙上的一块板猛踢一脚，进入了拆商标车间。当我沿着过道走过去时，没有一个机器人抬头看我一眼——要是他们真的抬头看我，那才怪呢！这些机器人是属于低级的Ｍ型、大脑简单，只能做一些重复的机械动作。这也是我租用他们的道理。至于为什么要他们把水果罐头上的商标拿下来，又为什么传送带的尽头是通过墙壁上的一个洞把罐头送过来一对这一切，他们都毫无兴趣去过问。

当我打开墙上那扇从未打开过的门时，这些机器人也都连头也不抬一下。

我进门后也不关门，因为，到此地步，对我来说已无秘密可言了。

二

沿着隆隆转动的传送带，我钻过凹凸不平的墙洞，进入了政府的食品仓库。洞是我挖的，传送带也是我装的。这些违法的事我只得自己亲自动手。仓库里的罐头一直堆到天花板，自动铲车不断地把罐头装进车子再送到传送带上。这种自动铲车比Ｍ型机器人更低一级）它们只是根据录音带的指示装卸罐头。

我绕过自动铲车、小跑步通过过道。我非法装置的机器所发出的轰鸣声，在我背后逐渐消失了。

说实在话，当我听到那些机器全速运转的隆隆声时，我总感到热血沸腾，撤动万分。我为自己的天才杰作而感到自豪。

这是我所从事的最赚钱的非法买卖之一。我用了一笔不多的租金，租下了紧贴政府仓库后面的一座仓库。这样，只要在墙上挖个洞，政府仓库里的全部货物就属于我私人所有了。这座政府仓库里的货物是属于长期储备物资。我知道，像这样的大仓库，里面的库存物资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碰一下，那岂不是只等我来动手了！

挖好洞；装好传送带，我就开张营业了。我租用了一些机器人，让他们把罐头上的商标撕下来，再把我预先印刷的五颜六色的商标贴上去。然后，再把这些货物经过合法的伪装，就投入市场出售了。

我货源充足，取之不尽、成本低廉，一本万利。

这当然应归功于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能力。因此，即使我削价出售：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当地的批发商立即发现有利可，订货单如雪片飞来。

到目前为止，我手头已积了好几个月的订货单。本来，这次行动十分成功——而且，也至少可以干一个时期。

我不再胡思乱想下去了。于我们这个行当，必须记住一条教训：一露马脚，立即下马。想再拖一天，或再去银行兑换钞票，那就等于自投罗网。此乃不言而喻之真理！对此，我一直熟音在心，深信不疑！我也懂得，最好还得与警察们混熟。

“转身就逃，来日再干。”

三

这是我的座右铭。而且屡试不爽。今天我事业颇有成就，也正是因为我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座右铭！

当然，光这样胡思乱想绝对不能逃脱警察的追踪。

当我走到过道尽头时，我排除了一切杂念。毫无疑问。外面早已警察密布，戒备森严。我必须迅速行动，不能有任何失误。

我匆匆左右一瞥，发现没有人影，就立即跨上两步，掀了一下调度电梯的按钮。我早已在这个备用电梯里装上了仪表，仪表上的数字显示，这个电梯平均每月才使用一次。

不到三秒钟，电梯就到了。里面没有人。我一跳进去，就按了一个直上屋顶的按钮。电梯似乎在无止境地上升，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事实上，从仪表的读数来看，只花了十四秒钟。

这时，到了我这次逃跑计划的最危急的关头。当电梯上升速度逐渐减缓时，我握紧了无后座力手枪。

这支枪对付一个警察还可以，人一多就不顶用了。

电梯门自动打开滑向一边。上帝保佑。四周空无一人。

我放心了。他们一定把警察全都分布在地面上了，因而没想到要在屋顶上布置警察。

一走上屋顶，我就听到了警报声——听起来倒还挺悦耳。从阵阵尖厉急促的警报声来判断，我估计他们一定出动了几乎全部的警察。我感到，我自己好像是一位名噪一时的艺术家，正在接受崇拜者们的热烈欢迎。

在电梯通道的背后，我也早已预先放好了一块木板。现在，这块木板经过风吹、雨打、日晒而剥蚀了，但还牢固。我只花了几秒钟就把木板拖到栏杆背后，并搭上了对面的垦顶。

通过这高层屋顶的“独木桥”，是要冒生命危险的。这时，需要的是谨慎商不是速度。

我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板，粑箱子放在胸前，以保持平衡。我一次只移动一步。每一步都十分小心谨慎。这儿离地面有一千英尺高，摔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只要不往下看，就不会掉下去……

总算快到尽头了。现在，速度又是关键了。在栏杆背后的木板，如果他们不马上发现的话，一时也无法发现我的踪迹。

我急跨十步，就到了楼梯的门口。门一下子就打开了。

囵为，我也事前早已在门的铰链上加足了油。

我一跑进楼格间，就关了门，拉上了门栓，并长长地、深深地舒了口气。

到此为止，我虽仍身处重围，但最危险、最紧急的关头已经过去。只要在这间斗室里再呆上两分钟，他们就永远也抓不

到詹姆士·博利瓦了，“无影无踪的吉姆·迪格里兹”——这是他们给我取的好听的雅号。

四

屋顶的楼梯间很小，里面光线暗淡，空气中散发着阵阵霉臭。

这间斗室是无人问津的。一星期以前，我曾在这小屋里作过仔细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装上窃听器或窃摄器——一种暗藏的微形摄影机。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当时，从斗室里的灰尘来看，除了我的脚印外，没有其他任何痕迹。当然，今天我还得碰碰运气，谁知道在这一星期中是否被人装上了窃听器或窃摄器呢？干我们这一行，有时也得碰碰运气。

现在该向詹姆士·迪格里兹告别了——体重：９８公斤，年龄：约４５岁，身材魁梧，下颚宽厚，外表像一个典型的商人。此人的照片和指纹，使上千个星球的警察局档案增辉不少。

这些照片和指纹往往在你之前先传送到各个星球，它们好像你身上的第二层皮。但是，这层皮不是不可以剥掉的，只要在皮肤上涂上一点溶剂，再改换一下装束，它就可以像脱掉一双透明手套一样容易地剥下来。

接下来就换衣服，再解开腰带——我一直用这条腰带在腰间绑上２０公斤铅铝合金，使我看起来像一个大腹便便的阔佬。然后，拿出一只小瓶，迅速在头发上倒上一些脱色剂，黑发立即恢复本色——棕色。眉毛也如法洗过。鼻腔和口腔内都塞上预先准备好的填料，使鼻子高起，两颊鼓起，虽略感不适，但一下子也就习惯了。最后，取下直接附在眼球上的蓝色隐形眼镜。这一伪装使我犹如初出娘胎，获得了新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是这样，我完全成了另一个人——体重减轻２０公斤，年龄小了１０岁；外貌完全改观。

在我的大箱子里，装有全套替换服装。一副黑边眼镜代替隐形眼镜。

钞票都整整齐齐地叠在我的手提箱里。

当我改装完毕直起腰来时，我感到自己似乎真的年轻了几岁。我以前一直在腰间绑了２０公斤的铅铝合金，已感到十分习惯了。现在一经取下，更使我步履轻快，动作敏捷。

这些铅铝合金以及其他东西留在室内的话，是一大铁证。我把所有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用脚踢在一起，点上了滑形炸药。一声爆炸，什么瓶啊，衣服啊，箱子啊，还有鞋子、铅铝合金等等，都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乌有，连灰烬都不留下。警察来了，最多只能发现水泥地板上烧焦了一块地方，而微量分析也许能从墙上发现少量分子，但仅此而已。

熊熊大火在我周围投下了跳动不定的影子。我往下走了三层楼梯，到达第１１２层楼。

我真是福星高照，幸运得很！

当我打开电梯门时，走廊里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后，直达电梯把我和其他几个商人送到了底楼的前厅。

通向街道的门只开了一扇，一架小型电视摄影机正对青门。人们自由进出，不受阻拦。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发现那架电视摄影机和站在周围的几个警察。

我向门口走去，步态沉着坚定。

在这种场合下，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才能经受住这一考验。

我实际上只在那架摄影机冷酷朗玻璃镜头前停留了一秒钟，就通过了大门。

结果一切如常，我知道又闯过了一道难关。这架摄影机与警察局的计算机中心直接接通。只要我的外通知站在摄影机旁的机器人警察，那我就一步都动弹不得，机器人警察会立即上来把我抓起来。你行动再迅速快不过计算机——机器人系统。它们思考和行动的速度是以微秒为单位计算的。但人还是可以动脑筋智胜他们。

这一次我又赢了！

我乘上一辆出租汽车，开出了十来个街区。我让车子停下，下了车。一直目送空车子消失在大街的尽头，才叉上了第二辆汽车。当我换乘第三辆出租汽车时，我才宽慰地感到，我真的又脱险了。

这时，我就让车子直驶航天总站。在我背后，警报声此起彼伏，逐渐减弱。偶尔有儿辆警察巡逻车从对面急驶而来，在我乘坐的出租汽车这一闪而过。

这么一点小小的失窃，他们就大惊小怪，闹得满城风雨。不过，在这些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里，这种小题大做的办案方式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因为，在这些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犯罪行为，因而，真的出现极少数儿个违法分子，警方就会忙得不亦乐乎。

也许，我也不应该过多责怪他们。仅仅给违反交通规则者发发传票，这种工作确够枯燥乏味的了。

我想，在他们沉闷平调的生活中，有这么一点小小的刺激和兴奋，他们实在也该好好谢谢我呢！

五

航天总站远离市区。这次乘车旅行颇为惬意。我可以靠在晖椅上，一方面欣赏窗外急驶而过的风景，另一方面也可祝息逻想·我甚至还有闲情逸致以哲人的风度设想一下自己的处境。

现在，我又可以重新享受一下雪茄的美味了。当我以食品商人的身分出现时，我只抽香烟，即使我孤身独处时，也绝不违背我所扮演的身分的习惯。我口袋里有一只能保持一定湿度的雪茄烟盒，因此，里面的雪茄吸起来永远新鲜如初，一点也不会走味。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对着飞驶而过的景色喷出阵阵浓烟。悠悠闲闲、无所事事和忙忙碌碌、埋头苦干，真是各有其乐。真不知道哪个更乐——我想，一个人或忙碌或悠闲，是会各得其所的。

我的生活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迥然不同。我怀疑我能否向他们解释清楚。他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繁荣的星际联邦之中，“犯罪”一词在人们的记忆中几乎已经消失。对现实不满的人很少很少，不能适应社会环境者更是寥寥无几。

但是，尽管实行基因控制已有好几个世纪了，仍然偶尔会出现少数不良分子。大多数心理失常者在幼年时期就会被发现，从而很快就能得到纠正和治疗；个别人直到成年才表现出他们心理上的病态，但他们也只是搞点小偷小摸而已——盗窃、在商店里冒充顾客行窃等等。这些人也许能干上一两个星期或一两个月，这完全要看他们的天赋了。但就像原子蜕变不可遏止一样，警察不久就会找上他们，并把他们抓起来——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可违抗的规律。

在我们这个法纪严明、人人富裕的社会里，所谓“犯罪行为”，仅此而已。至少，９９％的所谓“罪行”，仅此而已。但正是这剩下的１％，才真正算得上“犯罪”；因而，也正是这最后的１％，使警察忙得不可开交、疲于奔波。

这１％就是我自己以及其他极少数的几个像我一样的人——这些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分散在无边无垠、茫无涯际的星际世界中。

从理论上说，我们这些人是无法生存的，即使生存下来。也无法活动——但我们这少数几个人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还在活动：我们是保护社会的法网里的老鼠——我们能在他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和制定的种种法律之外活动。

如果社会法纪不严，老鼠就会越来越多。这就像老式木头房子里老鼠要比钢筋混凝土建筑里多得多一样。

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可谓是全部钢筋混凝土和不锈钢结构，但就是这样的建筑，总还在一些衔接处留下孔隙。当然，只有聪明绝顶的老鼠才能发现这些孔隙；这些孔隙正是我们这些不锈钢老鼠的巢穴！

作为一只不锈钢老鼠，既自豪又孤独——在这个茫茫的字宙世界里，你能生存于星际社会之内而又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伟大经历！

六

在沉思冥想中，不知不觉到了航天总站，我也乐得把这些念头搁一搁。干我们这个行业，最可怕的是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再加上自我哀怜之情一占上凤，准会把自己毁了。危险和逃跑所带来的兴奋，往往使我头脑清醒。当我付汽车费时，我甚至还有雅兴在司机的鼻尖下做一番手脚。我把钱交给他时，把手掌一翻，钞票就给我藏过了。司机竟那样傻，那样容易上当，使我兴致勃发。

但我给他的小费，大大超过了少给他的车费。我开开这种玩笑，无非是为了尽可能地打消自己的孤独感。

票房的窗口后页，坐着机器人售票员。他有三只眼睛，额头中间在一只——这是一架摄影机。当我买票时，那只眼睛咔嚓一响，摄下了我的脸和票上标明的目的地。这是警方采取的常规措施。要是他中间那只眼睛不响一下，那倒反要引起我的怀疑了。

我的目的地星球只在本星系。以往，当我完成一次重大行动后，往往要作一次跨星系的星际旅行。

这一次没有必要。但离开作案星球还是必要的。因为，这样一次重大的行动之后，一个世界或一个星球就显得范围大小

了，不可能再进行一次较大的行动。天鹅座Ｂ星系约有２０个星球，气候条件均与地球差不多。行星３号现在太热。但这一星系中的其它行星气候都温和宜人。这个星系内商业竞争剧烈；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各星球警察局之间合作欠佳——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缺乏合作精神而付出代价。

我买了到莫利伊１８号行星去的票。这是一颗面积广大、以农为主的行星。

航天总站里设有不少商店，各种物品，应有尽有。我仔细地选择了一些衣服和旅行用品，整整装了一大箱子——精子也是刚买的。

裁缝动作迅速，很快地给我缝制了几件旅行服装和一件礼服。

我拿了这些衣服来到试衣室。我把一件衣服顺手挂在墙上的窃摄器上，一面用脚在地上发出试穿衣服的声音，一面迅速地改动了我刚才买好的票子。我有一把剪雪茄烟头的刀，刀的另一头是一个打洞机。我用这个打洞机篡改了票子上打好的洞——因为正是这些洞的数目和排列标明了我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我把ＸⅢ改为Ｘ；这样，我的目的地就不是１８号行星而是１０号行星了。我这样一改几乎损失了２０００元。但这是是改票的诀窍。你千万不能把票面增值，这样做往往会被检票员发现。如果你把票面贬值，使目己吃亏，那么，即使被检票员发现，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机器打错了。他们绝不会怀疑你的，因为，有哪个傻子为了自己经济上受损失而去涂改票子呢？：

为了避免引起警方的怀疑，我一改好票子，立即从窃摄器上取下衣服，并不慌不忙地试穿起来。现在，万事皆备，只等起飞了，离飞船起飞还有一小时，我把所买的新衣服送到自动洗衣店洗过烫好，消磨了这一小时的时光。

我这样做也是经过仔细考虑的，因为，如果海关检查员发现我一箱子全部是没有穿过的新衣服，岂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海关工作倒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好差使。我等航天飞船上的人大约坐满一半时，也从容不迫地上了船。我有意识地坐到航天小姐身边，并故意与她调情，最后她不得不走开了之。毫无疑问，她已把我看作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无赖了。

我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处女。显然，她和航天小姐一样讨厌起我来了。因此，她故意朝窗外看，表情十分冷漠。

于是，我心满意足地打起瞌睡来，因为，如果被人注目，而且又被人看作某一类人物时，那要比不被人注意更有利，因为这样你就给人家一个虚假的印象，而这正是你所要达到的目的。

七

当我瞌睡初醒时，飞船已接近１０号行星了。我两眼半闭半张，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直到飞船着陆。海关人员检查行李时，我悠闲自得地抽着雪茄。我那只放钱的手提箱是锁着的。海关人员绝不会对此怀疑。因为，我已预先做好了一切准备。早在６个月之前，我就伪造了银行信使的身分证。在这个星系中，星际信贷业务不多，一切交易都是现款往来，因此，海关人员已看惯了进进出出的大笔现钞。

大概是出于我的本能和习惯吧，我尽量搞得使自己行迹不定。

我乘车直达离飞船着陆的航天总站一千公里以外的工业大城市布拉赫。我用一套完全不同的身分证件，在郊区一家幽静的旅馆里租了一套房间。

一般来说，经过一次较大的行动后，我总要休息一、两个月再干，而这次，我感到没有必要休整。我开始在城里做些小买卖，并重新以商人詹姆士·迪格里兹的身分做生意。

同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大干一番。

第二天一出去，我就发现了一桩值得一干的大买卖。以后我每天都去进行观察，发现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我至今一直能逍遥法外，其主要原因是：同样的买卖我从来不干第二次。

我设想出种种赚钱的良谋巧计，并付诸行动，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当然，各种计谋和骗局，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能赚大钱！

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件事我从未干过，那就是武装抢劫。看来，现在是该换换花样的时候了，而且，我也可以在这桩买卖中显显我在这方面的身手。

我重新以大腹便便的“无影无踪的吉姆”的身分出现了，同时为这次行动进行了仔细的筹划。当我把新的指纹手套准备好时，整个计划也搞出个头绪来了。就像一切成功的计划一样，计划很简单。

事实上，计划越简单，就越不容易出纰漏。是计划中的关键所在。

我把车子停在一条Ｌ形的小巷里，离莫拉里奥百货大楼约半英里。大拖车堵住了小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这条小巷里只有上午才有车子通行。我悠然自得地走向百货大楼，几乎与那辆运钞票的装甲车同时到达。

我背脊紧贴大楼的墙壁。这时，那些卫兵正把钱从大楼里往车子上搬——一那就是我的钱啊！

对那些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他所看到的情景也许会使他望而生畏。

至少有５个卫兵站在大楼门口，两个卫兵在装甲车的车厢里，还有驾驶员和他的助手。作为防备不测的措施，还有三辆单人摩托车护送——确实使人望而却步。

但我祝若无人，悠悠然地吸着香烟。当我想到即将发生的一切对这些貌似森严的戒备是一大讽刺时，不禁想笑，但我还是竭力忍住了。

我一直在数着他们从手推车上运出来的钱包数目。一共应该是15包，不多也不少。这使我能准确地算出我行动的时间。我应该在第十四包装人车内，第十五包运出大楼门口时开始行动。

驾驶员也像我一样在数着钱包。他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走向车厢的后门，准备等装上最后一包时锁门。

八

我和驾驶员作相对运动，两人正好擦肩而过。当他走致车厢后门时，我走到车子的驾驶室。我轻手轻脚地俏悄爬进驾驶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驾驶员的助手刚要张口瞪眼，我就在他膝上放了一枚麻醉炸弹。他顿时倒在座椅里。我自己则早已在鼻腔里塞上了过滤塞。我用左手发动引擎，右手从驾驶室后窗向车厢内扔了一枚较大的麻醉炸弹。我听到里面两个卫兵砰然倒下的声音。

整个过程只花了六秒钟。在大门口的卫兵惊愕未定，刚意识到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头，我已从驾驶室的窗子里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招了招手，同时把车子飞速开走，扬长而去。其中一个卫兵拼命向前奔跑，试图从车后开着的门口跳上来，但他迟了一步。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以至那些卫兵都呆住了，忘记了开枪。

本来，我总以为，他们一定会开枪射击，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但这些星球上的人坐着工作惯了，因而他们反应迟钝。

摩托车手行动较为迅速。当我刚把车于开出１００英尺时。他们就追上来了。我减缓车速，等他们跟上来：然后加大油门，与他们既保持一定的距离，又不让他们追上来。

摩托车上的警报尖厉地嘶鸣着，一边还在打枪。这正中我下怀。落人我的圈套。我们这支车队在街上急驰而过，所有的车辆都急忙向两旁回避。这些摩托车手根本没有想到，正是他们在为我逃跑开路。

一切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当时的情景蔚为壮观，也不无讽刺意味。我甚至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

毫无疑问，现在必定已全城警戒，前面的街道上也必定设置了重重路障。但这半英里的路程，我们急驰向前，毫无阻挡。

不几秒钟，我就看到了我停车的那条巷口。我把车子折入小巷，同时按了一下袖珍遥控无线电的按钮。

我预先放置在巷内的一排烟幕弹同时爆炸了。当然，所有这些设备和武器都是我自制的。这时，整条小巷浓烟滚滚，漆里一团。我把车子稍稍向右靠，让车子的挡泥板擦墙而过，然后就凭着我自己的感觉沿墙开车前进。

后面的那些摩托车当然无法像我这样靠墙行驶，他们要么停止前进，要么冒险驶人一片黑暗之中。但愿他们那儿个家伙开车技术高明些，不要因此而丧生。

遥控引爆烟幕弹的无线电波，也同时打开了我停在前面的拖车车厢的后门，并自动落下了坡板。我曾经作过多次试验，效果良好。但愿这次不要出什么差错。

我根据车速估计我离拖车的距离。但我的估计略有误差，结果装甲车的前轮撞到坡板上，车子跌跌撞撞地冲进大型拖车的车厢里——本来应该是稳稳当当地驶进去的。我被震得摇摇晃晃，但脑子还清醒。我来了个急煞车，刚好把装甲车在大车厢里停住。

烟幕弹使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这阵阵浓烟，以及被震得昏昏沉沉的头脑，几乎毁了我整个行动计划。

当我靠着车厢板壁，竭力辨清方向时，丧失了极为宝贵的几秒钟，我自己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但当我踉陵跄跄走到车厢后门时，我听到卫兵们在烟雾中互相呼叫着。我拉起坡板时发出了清脆的了当声，卫兵们顿时大叫起来。我连扔了两颗毒气弹，好让他们安静一下。

当我爬进牵引车的驾驶室发动引擎时，烟雾逐渐消散了。

只几英尺，我开出了小巷，进入了阳光普照的大街。我见到有两辆警车飞驰而过。开进大街后，我把车子停下来，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注意到我这辆大型牵引式拖车。结果发现，既没有人对我这辆大型货车感兴趣，也没有人注意到小巷。很显然，那场骚动仍然在Ｌ型小巷的另一头进行。我沿着大街加速前进，远远驶离了我刚刚抢劫的百货大楼。

我一直向前只开了几个街区，就转入一条小街。再转一个弯后，就径直向莫拉里奥百货大楼开回去——那正是我刚刚作案的现场。

清新凉爽的空气从窗外进入驾驶室，使我感到舒服多了。我甚至轻松愉快地吹起口哨来。

要是能够从奠拉里奥百货大楼前面转入公路，并亲眼目睹一下那儿的混乱景象，倒是挺有趣的。但这恐怕只会自我麻烦。目前，时间就是一切。我预先计划好一条路线，可以避开交通拥挤的街道。

现在，我正按计划中的路线行驶。只几分钟，我便开进了百货大楼后面的装卸区。这儿也略有骚动。但在忙碌的装卸工作中，这点小小的骚动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货车司机和工头们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刚才发生的抢劫案，但因为机器人不能淡天，所以一切工作照常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而那些司机和工头们则由于过分激动而根本没有注意我开进来的这辆大型牵引式拖车。

我把车子停在另一辆大型货车旁边，关上引擎，高兴地舒了口气。

至此，第一阶段计划顺利完成。当然，第二阶段的行动同样至关重要。我从腰间摸出一瓶兴奋剂——这是我采取重大行动时经常随身携带的。我一般不太相信这种药物的作用。

但刚刚装甲车撞进大型拖车牟厢时的猛烈震动，使我至今有点昏昏沉沉，脚步踉跄。２ｃｃ的林诺顿兴奋剂使我恢复了活力。当我走向拖车车厢后门时，又感到步履轻捷，精神振奋了。

驾驶员助手和工兵还睡得像死猪一样。他们至少还得睡上十个小时。我把他们在车厢前边一字排开，免得妨碍我工作。

装甲车正好装人拖车的大车厢，这是我早就预先计算好的。因此，我曾先把一些运货箱沿拖车车厢的板壁一字排开并固定好。这些货箱坚实牢固，上边都打着莫拉里奥百货公司的大印。这些箱子也是我预先从他们的仓库里偷出来的。偷几只箱子，当然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

我把箱子取出来，开始着手包装。我把一包包的钞票装进货箱。很快我就干得汗流侠背，不得不脱下外套。

包装足足花了两小时。每隔十分钟，我总要从后门的小洞口向外张望。外面一切如常。警察当然已在全城戒严，并正在挨街挨巷地寻找那辆被劫持的装甲车。我有充分的把握可以相信，他们绝不会想到要在刚被抢劫过的百货大楼后面的运货场上来搜查罪犯。

在放空箱子的那个仓库里，也放着空的运货单。我在每只箱子上都贴上一张运货单，每个箱子分别运往不同的地点，并标上运费付讫的字样。这一步行动很快就接近完成了。

天快黑下来了。据我了解，装卸区晚上特别忙碌。我又一次发动了引擎，把车子开出停车处，倒车开到发货站台。在发货站台和收货站台之间的一小段地区较为空闲安静。我把拖车尽量接近分界线。当工人们都面向不同的方向时，我才打开后门。因为，即使是最笨的傻瓜也会怀疑为什么这辆货车上会卸下公司自己的货物。我把箱子堆在站台上时，在上面盖了一块防水帆布。我只花了几分钟就把全部箱子搬下来了。当我再次关上车门时，我才从箱子上取下帆布，然后就坐在箱子上吸起烟来。

没等多久，香烟都还未吸完，从发货处走出一个机器人。我立刻叫住了他。

“喂，看那边，那架Ｍ－１９型运货车烧坏了煞闸，你来把这批货照管一下吧。”

他的眼睛一亮，表示他一定尽责。这些高级Ｍ型机器人对待工作是十分认真的。当铲车和Ｍ型拖车在我背后出现时，我急忙向旁边一跳为它们让路。装货和分类十分迅速，一下子我的猎获物就在站台尽头消失了。

我又点燃了一支烟，看着那些箱子编上了号码，打上了印记，分别装上了外地发货车和本地传送带。

现在，我只要把牵引式拖车丢到随便那一条僻静的小街上去就行了。然后，再重新改换一下自己的身分，就大功告成了。

九

当我走进牵引车驾驶室时，我才第一次发觉出了问题。尽管在拖车车厢装钞票打包时，我经常注视着大门的方向，但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儿，运货卡车或拖车进进出出，似乎一切如常。但现在我才发现，原来那些进进出出的卡车或拖车，就是那么几辆。一辆红色的越野车开了出去，我还可以听到车子鸣呜开远，引擎声也越来越弱了。最后，只听到隆隆的轰鸣声。

当鸣呜声再次响起时，车子又折回来了，从第二道门开进来。墙外，几辆警车正停在那儿待命。

他们是在等我！这一发现，就像有人用铁锤在我太阳穴上狠击了一下。

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感到了被追逐的恐惧。我未能警觉到自己被警察追踪，这还是第一次。抢来的饯都完了，这是肯定无疑的。对这些钱我也顾不上了。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他们已盯上了我！

三思而后行。至少，我目前还是安全的。他们当然正在尽力缩小包围圈，但他们行动迟疑缓慢。因为货场太大，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在哪儿。但是，他们怎么会发现线索跟踪上来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当地的警察，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罪案的世界里，他们绝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发现我的踪迹，更何况我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不管什么人，能在这儿设下这么个圈套的，必定是根据逻辑和推理，而绝不是根据我的行踪。

这时，我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别动队”的字样。

关于这个星际警察别动队，没有人看到过任何文字依据，只是在银河系数以千计的星球上，人们都悄悄地在私下谈论着这支警察的特别部队。

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专门对付个别星球上所无法单独处理的麻烦问题。据说，在银河系完成和平统一大业之后，这支部队歼灭了专门抢劫商业飞船的赫斯克尔大空强盗的武装飞船队的残余分子，它还取缔了钽——锆稀有金属的非法星际贸易，最后，这支部队捕获了威震银河系世界的太空大盗莫斯基普。

而现在，他们要抓我这个他们称之为“星际窃贼”的人了。

他们在外面等着我冲出去。他们的思路与我不谋而合——现在，他们已把我的出路堵死了。我必须迅速作出决定——而且是要作出正确的决定。

出路只有两条：通过货场大门或通过百货大楼。大门已堵住了，根本无法冲出去。百货大楼也许还有其它出口，值得一试。除此之外，别无良策了。当我作出这一决定时，我也完全清楚，他们那些人也必定与我有着同样的想法——英雄所见略同嘛！

我可以想象，那些警察正在迅速分散开来，布置到大楼各出口处。一想到这里，我不禁不寒而栗，毛骨惊然，同时也使我不胜恼怒——竟然还有人比我棋高一着！

难道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吗？这种念头使我大为沮丧。好吧，就让我们试试看吧，我也不会便宜他们！我绝不能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抓到，我绝不能束手就擒。何况，总还可以想想办法，碰碰运气嘛！说不定还能绝处逢生呢！

首先，我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我发动引擎，向大门慢慢前进，当车子正对大门时，我设法固定好方向盘，自己立即从东门里跳出来；无人驾驶的空车子直向大门外冲去，而我却往回侠步跑进仓库。一进入仓库，我就迅速行动。

这时，我听到背后的射击声、撞击声、呼喊声、警报声等混成一片。这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

通往百货大楼的门上都装着弹子锁，还配有一种老式的警报器。我只要花一秒种就可切断警报器的线路，但我已没有必要那样做了。我用万能钥匙打开一扇门、用脚一踢，立即跑进了百货大楼。我并没有听到警报声，但我清楚地知道，在大楼的某一处，电子监视室必定显示出已有人破灯而入的信号。我用１００公尺冲刺的速度向前面的一道门跑去。这次过门前，我先切断了警报器的线路。一出门，我又立即把门锁上。

一边逃跑，一边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当我跑到店员进出口处时，我的肺都快要炸了。

好几次，我看到前面警报信好闪闪发光，我不得不改变方向，走不同的过道。真运气，在我改换过道时没有彼发现！

有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我要出去的门口。我尽量紧贴墙壁前进。当我离开他们仅２０英尺时，我丢了一颗毒气手榴弹。我发现他们都戴着防毒面罩，但当我走到过道尽头时，他们还是都颓然倒下了。有一个人横在门当中。我把他向旁边一拖，把门开了一条狭缝向外张望。

离门３０英尺，探照灯光正在搜索。当灯光向我这边扫来时，亮光耀眼，直刺我的眼睛。我立即伏倒在地上。自动手枪的子弹在门上打了一排洞。子弹把金属门打得砰砰直晌，震耳欲聋。我还听到嗒嗒的跑步声。

我用手枪向门外射了一排子弹。我故意瞄得略高一点，以免打伤他们。当然这不可能阻止他们的前进，但至少可以减缓他们前进的速度。

十

他们开枪还击了，至少他们出动了整整一个追捕队。后面的塑料板壁上，也飞溅出大大小小的碎片，子弹在走廊里嘘嘘作响。我知道暂时没有人追上来，这儿有很好的隐蔽处。

我紧贴地面，匍匐前进，以逃出火力圈。我转了两个弯，就可以站起来了。

我双膝发抖；探照灯把我照得头昏眼花，眼前五颜六色，一片模糊，前面的情景只是依稀可见。

我继续向前运动，尽量逃离火力圈。我一开门，外面的警察就立即开火。

很明显；他们一定接到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向大楼里跑出来的任何人开火！

他们确实设置了一个极为严密的、水泄不通的包围圈。现在我的处境是：大楼里的警察将继续紧迫我不放，如果我想跑出大楼，那就立即会被打死。

我开始感到自己真的成了瓮中之鳖了。

突然，大楼里全部灯光大放光明，我顿时呆住了。我发现自己已接近农产品陈列室的墙壁了，陈列室对面有三个士

兵，双方同时发现了对方。

好家伙！连军队都出动了。这下他们是非抓到我不肯罢休了！

门的另一边是通道，还有一道上楼的楼梯，我一步跳进电梯，按了降至地下室的按钮，而在电梯门关上前的一瞬间，我又跳出了电梯。

电梯方向正好背着追上来的士兵，因此，我必须在他们赶到电梯口之前走上楼梯，并转过第一层的平台，他们才不会发现我。这正是千钧一发之际。

现在，他们还没有发现我，并以为我一定是乘电梯下地下室了。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仍占着上风。我紧靠墙壁，拼命顺楼梯往上爬。他们的呼喊声、警笛声此起波伏，向地下室方向追去。

但就在那一队笨蛋中，有一个家伙挺机灵。当其他人被我的行动所迷惑而向地下室追去时，我听到他却慢慢地向楼梯走上来。我手边已没有毒气手榴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想，只有赶在他前面不断向上爬，并不能弄出一点声响。

他慢条斯理地稳步向上爬，步伐坚定沉着。我则在他的前面，蹑手蹑脚地往上爬——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光穿着袜子。他沉重的皮靴在金属制的楼梯上发出了单调粗厉的刺耳声。

当我刚要开始爬第五层楼时，一只脚才抬起……

只见从上面走下来一只皮靴——这种上下夹攻的形势，使我处于进退维谷的困难境地。我看到一扇通走廊的门，就立即开门溜了进去。

走廊很长，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办公室。我向前猛跑，希望背后那扇门打开前能转个弯。但走廊长得似乎没有尽头；我立即意识到，我已经来不及逃出走廊了。

我像一只老鼠在寻找可以躲藏的洞——但却没有洞。办公室的门全都锁着，每扇门我都试了试。我知道，我已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了。我身后的走廊门打开了，尽管我连头都不敢回过去看一下，我也可以下意识地感觉到，枪口正对着我向我逼近。

正在这时，我打开了一扇办公室的门。我立即溜了进去，随即反手把门锁上。

在阴影中，我背靠着门，像一只被迫赶得筋疲力尽的猎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房间里的灯一下子亮了。我看到有一个人正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对着我微笑。

十一

人的神经所能经受的惊恐程度是有限的，而我现在已达到了这个极限！

他开枪打死我也好，还是请我抽烟也好，现在我都已不在乎了。

我现在是山穷水尽，事败人亡了。但这个人既没有开枪，也没有请我抽烟，而是递给我一支雪茄。

“抽一支吧，迪格里兹。我想，你抽的正是这种牌子吧。”

人的身躯只不过是习惯的奴隶而已，即使死到临头，它还是受着习惯的支配。我的手不自觉地伸出去接了雪茄，并放在嘴上猛抽起来。与此同时，我双眼一直死盯着写字台后面的人，等待我的末日随时到来。

我的这种不祥的念头也许在脸上表露出来了。对方指了一下旁边的一张椅子，并把双手搁在桌上，故意让我看清楚他手里是空空的、但我却仍紧握手枪，枪口对准着他。

“坐吧，迪格里兹，把枪放下。我要杀你你早就完了，何必花这么大的周折把你引到这个房间里来呢？”

当他看到我脸露疑色时，他双眉向上一挑，表示大为惊诧。

“你以为你是偶然闯进这个房间的吧？”

确实，甚至在这生死未卜的危急关头，我还是这么想的。

我智穷力竭，狼狈不堪。我深知自己目前的不利处境。他们智胜了我，他们击败了我。

现在，我唯一的办法是君子认输，不耍无赖。我把枪朝桌子上一丢，就坐到他指给我的椅子上。

他的手随便一搂，把枪干脆利落地拨进抽屉，自己也似乎松了一口气。

“刚刚你那样子真吓人。看你站在那里，眼珠转来转去。还把这家伙对着我。”

“你是谁？”

对我这个卤莽的问题，他莞尔一笑。“唔，我是什么人，这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所代表的那个组织。”

“别动队？”

“你说对了！警察别动队。你也绝不会把我看作普普通通的地方警察吧？是吗？他们接到命令，只要一见到你，就开枪打死你。只是在我告诉了他们应怎样抓住你，他们才让我们别动队接替了追捕你的任务。在这座大楼里，就有我的部下，正是他们把你赶到了这儿。那些地方警察的手痒得很，老是想开枪。”

他说得那么傲慢，听起来真叫人寒心。但他说的倒是实话。他们追逐我，而我就像是一个Ｍ型的机器人。我所走的每一步，他们早已给我编制好了程序。

桌子后面的老家伙——到这时我才发现他已上了年纪了——对我真可说是了如指掌。

现在，“一切都完了，这场戏也该收场了。”

“好吧，侦探先生。你既然已把我抓住了，也就没有必要再幸灾乐祸了。下面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作心理纠偏治疗也好，神经切片也好——或把我枪毙！”

“不，不，不，我是想请你参加我们的别动队！”

这未免太荒唐可笑了。我哈哈大笑起来，几乎笑得从椅子上滑下来。

我，詹姆士·迪格里兹，一个星际窃贼，去当警察！这不是太荒谬了吗？

他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一直耐心地等着我笑声停止。

十二

“我承认，这件事粗看起来确实有点荒唐，但如果你仔细想一下，你就会意识到，在我们整个字宙世界中，谁能比贼更能捉贼呢？”

他这话也确实有点道理，但我不能为了换取自己的自由而出卖我的同行。

“很有意思，但我不想为了自己活着而出卖别人，你也知道，即使我们窃贼，也有我们自己的规矩。”

这话使他大发雷霆。他站起来，看上去比坐着时身材要魁伟得多。他在我面前挥了挥拳头——那拳头竟有鞋子那么大。

“你的蠢话倒很像谅险电视片中的陈词滥调！你一生中根本就没有见过其他窃贼，这你自己也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你真的碰到了你的同行，只要对你有利，你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他！你生活的哲学就是个人主义——再加上你生活中所需要的刺激。你为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而感到兴奋！不过，这一切现在都该结束了，你也最好能及时认清形蛰。你不应该再继续做好逸恶劳、穷奢极侈的星际花花公子了。但有一件工作你可以做，这件工作需要你全部的特殊天才和才能、你杀过人吗？”

他讲话态度的变化，使我一时丧失了警惕。我结结巴巴地回答说：“没……没有，我没有杀过人。”

“很好，你没有杀过人，但愿你高枕无忧。你没有杀过人，这一点我在这次行动之前查阅过你的档案。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你会加入我们的别动队。我也相信，你会乐于追捕另一类罪犯——危险的杀人犯！”

他的确说得顺理成章，令人信服。我只能提出另一个论据，以作最后的挣扎。

“如果别动队知道你雇佣了一个未经改造好的罪犯，那他们会怎么样呢？明天早晨我俩将一起被拉出去枪决！”

这次，轮到他放声大笑了。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地方，因此，我对他不屑一顾，一直等他笑完。

“首先，我的伙计，我就是别动队——而且，我还是别动队的头儿。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哈罗德·彼得斯·莫斯基普，你听说过吗？”

“不是那个莫斯基普吧，他——”

“就是那个莫斯基普，那个永远也抓不到的莫斯基普。是他，中途抢劫了法西蒂翁２号宇宙商船，还有其他种种买卖。我想，在你虚度年华的年轻时代，一定从报纸上读到过我的许多辉煌业绩吧！我也是像你现在这样被招募到别动队里来的。”

他把我彻底击败了。他一定看到了我的眼神，因此，他发出了最后的有力一击，粉碎了我最后一根精神支柱。

“你知道我的部下都是些什么人吗？我不是指那些警察技校的毕业生，就像楼下的那些笨蛋。我指的是我们别动队的正式成员。正是他们这些人计划了这次追捕行动，参与了这次活动的准备工作，并亲自参加了追捕和监督这次计划的顺利执行。他们原先也都像你一样，是窃贼，全部都是窃贼！他们原来的事业越成功，在别动队里的工作就干得越出色。我们的宇宙世界，无边无际，喧嚣不安。对其中层出不穷的问题，你是怎么也不会相信的。我们只招募那些有成就的杰出的窃贼！”

“你同意了吗？”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使我没有考虑的余地。否则的话，我也许还会与他争辩一通。但，在我思想深处，我早就下定决心。我喜欢这种工作，我不可能拒绝这么好的一个差使。

在我心里也升起了一般暖流。人类性喜集群，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即使好几年来我一直试图否认也没有用。

我将继续干在这茫茫的宇宙世界里最孤寂的工作——只是不再是我一个人单干了！

# 《星际人的报复》作者：[英] 休·库克

仅仅在地球上呆了１０天时间，埃维纳维斯基人就感到非常郁闷。地球人用核武器打击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无效，而且明显是糟糕的做法。

“我们要走了！”他们怒不可遏地说，“你们——你们会遭到我们星际人报复的。”

他们离开了，于是人类忐忑地等待着星际大军如雪崩般吞噬自己——那可是身材矮小、号称长生不老的埃维纳维斯基人早已为地球人勾勒好的末日图景。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

１０年以后，一个名叫朱利斯·斯布鲁斯的修表匠，在一只表盒里发现了第一批“入侵”的埃维纳维斯基人。这些星际生物肤色灰暗，充满金属质感，但却不可溶解——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永生不死的种族。在随后的２０年里，又发现了另外的１２批埃锥纳维斯基入侵者。人类数学家统计出了有关数字。

“按照这种速度，”世界政府总统公布结果说，“在不到２５亿年的时间里，整个地球将会被星际人覆盖。”

埃锥纳维斯基人认为，报复就是一道只有细嚼慢咽才能让人吃得津津有味的菜。

# 《星际推销员》作者：[美] 戴维·Ｄ·莱文

方陵生 译

沃克推销的那种录音机外观很漂亮，铝合金和塑料的外壳，四四方方，结实美观。它被放在涂蜡的柜台上，在它周围故意放了一些难看的当地技术产品。别出心裁的销售技巧——他想，手里紧紧攥着他祖父传给他的公文包，似乎那是他的护身符。

希克特赫赫-普斯-克斯特赫斯特，店主说道，沃克大脑里的内植词汇芯片翻译出来意思就是：“多漂亮的玩意儿。”店主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壳质的手指掂起录音机，手指刮擦着铝合金表面，发出尖锐的声音，沃克听着难受极了。“这东西是用来干什么的？”

沃克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好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斯夫希普夫斯语太难太复杂了。“它会听你说话，会重复你说过的话，”他说，“你说一整天话，它就能将一整天的话都记下来，这可是地球技术，方圆许多光年之内都没有这种技术的。”斯夫希普夫斯语中的“光年”读做“赫克希克赫斯克赫特”，这个音太难发了，但愿自己发音正确。

“确实不错，很稀罕的玩意儿。”外星人头部周围粉红色皱褶样的东西，或者说是它的腮下肉，不停地颤动着。它并没有朝下看，复眼构造的眼睛，加上少了一个脖子，使得它没法往下看。但是沃克可以断定，它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录音机上，而不是他本人。不过，他还是保持着微笑，以一种真诚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外星人，希望它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他的诚意来。

“如此独特的东西不是鄙人这样的人用得起的。”店主终于开了口。丝斯希丝克，敝人这样的人——但愿我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音节，那我会高兴死的，沃克心想。

不能光看价格，要看它值不值。“想想看这东西用处有多大，”他也嘶嘶做声回答道，“永远不用再担心忘记什么事情。”他不能确定用赫特普斯特克表达“事情”这个词对不对，不过，他觉得它应该懂得他的意思。

“尊贵的客人，来一杯思希希怎么样？”

沃克的笑容僵住了，思希希是这个星球上的一种饮料，你几乎无法将它和温热的尿液区分开来，但是他知道，如果他拒绝在这里吃点什么或者喝点什么，那么这笔生意就谈到这里为止了。“鄙人恭敬不如从命。”他说。他已经记住了这句话的发音，音节流畅地滑过他的舌尖。

乘着店主为他准备饮料的当儿，他饶有兴致地看起这家店里经营的货物来。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六级陶器店，堆着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褐色和灰色的陶制品。说真的，这个星球上外星人的生物技术远远超过地球——这堆东西中有的在地球上可值上千块钱，不过，这里面哪些更值钱，他可说不上来，这方面他不在行，再说，他来这里是搞推销来的，不是来采购的。

这位店主比他的大部分同类都更矮小，身高１４０公分左右，全身黑色，只有身上的棘刺尖上带点黄色，眼睛是绿色的。尽管它的样子长得像一只昆虫，但它却是温血动物——在它的壳质表面下，有骨骼有肌肉有器官，但都与沃克的不一样，而这些外星人的心理和文化甚至比它们那蠕动着发着奇怪音节的口器还要奇怪得多。

“为友谊干一杯。”外星人说，递过一杯热气腾腾的思希希，沃克的手指与外星人的手指触了一下，他身上不由得起了一阵鸡皮疙瘩——温热的皮肤，上面覆满了细密的茸毛，还带点黏黏的感觉——他礼貌地点头接下，将杯子举到自己的唇边。

他啜了一小口，觉得这样就可以礼貌地应付过去了，只是感觉实在糟透了。

“很好。”他说。

４０分钟后，他们的话题终于又回到这个录音机上来了。“这个东西美妙无比，只是我买不起，请问尊贵的客人，这东西能不能短期租用呢？”

“没有必要试用，产品包您满意。”他说，他不知道这么说能不能打动它，不过他知道，这么多年来，这种录音机的销路一直很好，从没让他失望过。

特克－特克－特克，外星人说，咂着它的上下两片口器，沃克的翻译词汇中没有这句话。他真想扼死面前这东西，它为什么不坚持说它们自己的语言呢？但是他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让这种不耐烦的表情显现在脸上。

停顿片刻，外星人伸出一只手来——沃克不知这种姿势是何意思。

“如果您能把您的那东西借我暂用一下，我们再谈一下条件，怎么样？”

“在下愿闻其详。”

“无限期的租借，价钱嘛，当然，可以再商量……”

“你出个价吧？”沃克打断道。他明白，他这会儿已经失去了通常彬彬有礼的风度。但是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早饭后他还什么都没吃过呢——如果再做不成这笔生意，那他剩下的钱连午饭都没得吃了。

特克-特克-特克，又来了。“１４３块。”它终于报了价。

沃克只觉得血往上涌。他指望着卖了这个录音机，至少可以再维持一个星期，要知道，他的旅馆费一晚上就得２７块钱，而且那旅馆也不值这个价，条件太差劲了。可是他已经磨了几乎一天的嘴皮子，想挣回一点现钱，这还是第一次谈到具体价格上来。

“７０怎么样？”

外星人那不断微微颤动着的腮帮子肉，突然停下不动了。沃克知道他出的这个价惹恼了他，他的心直往下沉，只是脸上的笑容还照样摆在那里。

“７０这个数太不合适了，对于您这样尊贵的客人，出７０，简直是对您的侮辱嘛。”

外星人的这种数字概念真让人搞不懂！沃克赶快说些致歉的话。

“我出７３，”店主继续说下去，“这个价格最合适了，尊贵的客人对此还有什么异议吗？”

沃克忙着说些不好意思之类的话，几乎没弄明白对方的还价是什么意思。但是凭着推销员的直觉——他的父亲和祖父遗传给他的ＤＮＡ片段——他知道此时应该不失时机地表示一下，于是他学着外星人的样子嘶嘶地说出“在下接受您慷慨的出价”之类的话，他不想这事再出现什么波折了。

过了一个小时，店主才将钱数好——软软的褐色块状物，就像兔子屎一样的东西，每一块的形状大小都一模一样——塞入沃克的手里，他的录音机越过这堆钱的上方递了过去。店主嗅闻着那堆钱的气味，对他说，３个１７块，２个９块，还有一个４块，加起来一共就是７３块钱，他们按说好的价格成交了。沃克将钱分装在几个口袋里，以免一不小心，又像上次那样将一个星期的薪水当做小费一下全给了脚夫了。他得靠这乔卡斯蒂牌的录音机才能活下去，这让他很恼火。他宁愿使用这里外星人的一些技术，而不喜欢用自己的鼻子去闻外星人用信息素“写”下的东西，那气味太辛辣了。

沃克从店堂挤压式的大门挤出去，走到燥热喧闹的街道上，街上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暮晚的阳光投下一道道尘土飞扬的橙色光柱，懒洋洋地照射在那些匆匆来去的外星人的甲壳上。它们中有做小生意的，有当官的，有个子高大魁梧的体力劳动者和士兵。除了一些笨重粗陋的运输车外，没有小汽车，也没有自控飞机……只有摩接踵的外星人行走时发出的瑟瑟声，它们那种嘶嘶做声的刺耳语言不绝于耳，它们长有硬刺的肢体互相摩擦着，或者碰在圆圆的葫芦形墙体上，发出尖锐的刮擦声。这里那里，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外星人挤成一堆儿在说话，挡着别人的去路，而别人干脆就从它们身上爬过去。这些外星人简直没有一点个人空间的概念。

有一次，一群外星少年蜂拥着从他身上爬过去——它们那节状的腿，壳质的身体，还有那像发臭的沼泽地积水般难闻的气味，这一切对他来说，简直像是一场噩梦。他的公文包被那一阵乱挤给碰掉了，他不得不在它们的践踏之下挣扎着去抢那个公文包。想起来他就不寒而栗——那个公文包里不仅放着他一些最重要的文件，而且公文包还是他的祖父留下的，他大学毕业时，父亲将它传给了他。

他用手紧拽着夹克衫领口处，将公文包紧紧夹在腋窝下，用肩膀左冲右突才从这群少年中挤了出来。

沃克坐在会客室里，这里的希望可能会大一些——说实在的，也是他唯一的希望了——这是一家建筑材料厂，厂名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琥珀石”。经过五天的太空旅行，在这个到处都是外星虫豸的梦魇般的城市里呆了八个星期，研究了与五种不同种族外星人接触所需要了解的多达１５亿兆字节的数据资料，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后，他出现在这里只是为了等待那个令人讨厌的发出难闻气味的客户，而且只是一个潜在的客户……目前还没有签到任何合同。但是沃克每隔两个星期都要来这里呆上几天，与这个客户见面，他觉得自己有把握争取到一笔大生意，他要做的就是常来这里探听消息。

从那个巴掌大的窗户里射进来的阳光转成了夕阳红，“琥珀石”的主人终于从里面办公室里露面了。

“啊，人类！您大驾光临，鄙人深感荣幸。”这些外星人不会发他名字“沃克”的音，即使是在发“人类”这个词的时候也带些赫嘶嘶赫普克的音。

“见到您，我也很感荣幸。我提供给您的信息看了没有，就是三天前？”

“看了，很有意思。没有比这更好的软件了。”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当然是有的，确实有，问题多了——谁来翻译这些软件资料，到哪里去复制它？哦，天气真冷，你来时是经过普斯希斯普特，还是取道丝斯克普斯……不过产品本身倒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一向努力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的。

沃克苦苦思索着，如何插上话去，将谈话引向正题，努力获得谈话的主控权：“贵厂经营状况如何？”

特克－特克－特克，客户说道，将手放在自己的肩头上：“贵客大概也注意到了，白天变得越来越长了。”

沃克一点也不明白它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无论经营如何，提高效率总是必要的。”

“贵客对鄙厂美言赞誉，谢了。”

尽管汗水已从他领带后面淌了下来，沃克却觉得自己如置冰窖，对方显然是拒绝再谈下去了。“本公司的软件可提高生产能力和库存管理效率二至三倍以上。”他说，努力说出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些词汇。

“啊，你们出色的软件当然比我们微不足道的计算机系统要强得多。我们的技术是望尘莫及的。”

“我们可以提供全套方案，硬件系统、软件系统、支持系统，绝对兼容，包您满意。”沃克微笑着，努力表现出自己的自信来——不，不仅仅是自信，还有爱，对该产品的挚爱。

特克－特克－特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有兴趣吗？“很有意思，是的，别具一格。啊，太阳落山了。”它向着窗户那边做着手势，夕阳红已渐褪去，天色渐渐暗下来，“让尊敬的客人在鄙处花费了这么多宝贵的时间，不好意思。”

“这没什么……”

“鄙人无意冒犯贵客，不过您该休息了，欢迎明天再来光临鄙公司。”外星人转过身去，消失在办公室里间。

沃克坐在那里，心里直冒火。被这只虫子就这么打发了，他想，自己降格以求到了何种地步！他茫然盯视着公文包磨损了的表面，似乎在那上面能够找到答案似的。但是这个留有两代成功销售员印迹的公文包只是沉沉而无言地卧在他的膝上。

虽然太阳已经落山，空气还是那样压抑闷热，街上挤满了许多外星人，黄绿色的生物照明灯光照在它们身上，看起来比白天显得更加怪诞异常。沃克将祖父留下的公文包紧紧地抱在胸前。发出恶臭的外星人在他身边挤挤撞撞的，它们身上的棘刺不断地扎在他的衣服和头发上。

他饿得饥肠辘辘，可他一筹莫展。中午吃的饭剩下了一大半在盘子里，他咽不下去，只胡乱地扒了几口，再说那还是几个小时之前的事了。他希望能找到更可口些的东西来吃，但也不抱多大希望，一个饿得要死的旅行者却找不到吃的东西，这个世界未免有些太残酷了。

就在这时，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弥漫着的辛辣酸臭味中，沃克的鼻子突然闻到街上飘来了一股温暖舒服的香味，像是烤土豆的味道。他在街上来回找着，将手中的阅读器对准了墙上那些信息素广告，“最佳壳质蜡”、“蓝河保险公司”之类。正当他怀疑自己闻到的气味只是一种思乡之情引起的幻觉时，阅读器小屏幕上显示，他已经来到了一家“生命精髓素食馆”的面前。

他一直不知道斯夫希普夫斯语言中还有“素食”的概念，且不管它是什么吧，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味道确实不错。他推开了餐馆的挤压门。

里面空间很小，天花板压得低低的，只有一个低矮的弧形柜台，柜台前面有五个座，只有一个座上有人，那是一个褐色皮肤的矮个子外星人，它的棘刺尖儿是白色的，眼睛是红色的。它静静地坐在那儿，双手交叠着放在柜台上，沃克觉得它的样子像是在想什么心事似的。

沃克选了一个位子，将脱下的夹克衫折起来放在一个座垫上，尽可能让自己坐得舒服些。柜台前面有一个凹进去的空间，可以在这里拿取所点的食物，里面放有两头都可用的勺子，一把餐桌上用的碎冰锥，还有一些形状古怪的餐具，它们是用来干什么的，他暂时还没搞明白，还有一小碗水（让他深感尴尬的是，这水是用来让客人洗手指尖的，而不是用来喝的）。但是没有用来点菜的菜单。

在这个星球上，菜单是让他最感无奈的东西，上面用信息素痕迹列出来的菜的名称，多数都不在他阅读器的词汇范围之中，即使能翻译出来的那些东西也让他不明所以——那个什么“北方风味陆地蟹”究竟吃得与否呢？他经常饿着肚皮离开，不是为他服务的外星人让他倒了胃口，就是菜没法吃，或者两者兼有。即便如此，菜单毕竟还是他略懂一二的东西，在没有菜单可以指点的情况下，他真不知道该怎样来订餐了。

他用手指在柜台台面上敲打着，坐立不安地等待服务员的出现，要说这个星球上的外星生物，它们通常总是永不厌倦表现出彬彬有礼的风度，态度周到热情，但这儿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太一样。无奈之下，他立起身来准备离开。当他正要套上外套，准备重新融入到外面的人群中去时，突然又闻到了一阵烤土豆的香味。他转过身来对着仍然安坐在那里的唯一顾客：“没菜单，没侍者，我饿，怎么订餐？”

外星人没有回头：“安静坐着，静待满意服务。”它的声音像在喃喃低语，不像他所听到的其他外星人的声音那么刺耳。

静待满意服务？沃克张开嘴，想说些什么嘲讽的话，但是他的语法知识不足以表达心里的想法。他真饿极了，食物的香味又是如此美妙，于是他脱下外套，又坐了下来。

他坐着，背挺得笔直，双手交叠着放在柜台上，盯视着面前墙上褐色和奶油色交替的旋涡状图案。这些墙面材料大概是来自那个“琥珀建材厂”的吧——利用某种经过基因改造的生命形式生产出来的东西，这些有机生命吃进垃圾，排泄出建筑材料的原料。他不愿多想这些事情……他不喜欢外星人的这种生物技术。

沃克凝视着墙面，他想，如果将“琥珀建材厂”的产品弄到地球上去卖会怎么样呢？地球人对这些产品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其不理解程度大概也不亚于他在这里推销的软件产品，不过正如他父亲常说的那样：“一个好的销售员能够将任何东西推销出去。”他已经有过三次工作被炒的经历和一次失败的婚姻，父亲这话对他来说已不再适合了。但是，他的年龄偏大，也没有机会再改换职业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颐养天年，从这个单调无味的工作上退下来，在树林里买上一幢小房子，遛遛狗，钓钓鱼……

沃克正在想入非非，边上那位顾客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绕到柜台里面，站在他面前，打断了他的思绪。“你好，”它说，“本店欢迎安静的客人造访‘生命精髓餐馆’。”

“你……你是服务员？”沃克气急败坏地说道。

“‘生活精髓’提供完美服务，所有客人一视同仁。鄙店供应食物，客人饿了吧？”

“当然饿了！”沃克的头一跳一跳地疼了起来，难道这个外星人是在取笑他吗？

“那么我就去给您拿食物。只要安静等待，满意服务随之就来。”说着它就消失在柜台后面的一扇门里了。

沃克只觉得怒气上涌，但他还是努力克制，静静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外星人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罐子返回来了，舀出一份，从柜台下面的那个凹口处递出来，放在沃克面前。那东西看起来像是一块块紫色的胡萝卜和淡黄色的土豆，外面裹着一层金黄色的沙司调料，闻起来倒很香，吃起来味道更美妙，只是有点奇怪。也许是因为紫色的胡萝卜略带苦味，留下点奇怪的余味，不过吃起来倒是色香味俱全，热乎乎的，也填得饱肚子。沃克吃得干干净净，用勺子舀净了每一点每一滴。

“太好吃了，”他对已经回到原先座位上来的侍者说道，“多少钱？”

它摊开双手说道：“我们这里供应的是‘生命精髓’，钱您看着给就可以了。”它指着柜台上的一个玻璃罐子，里面放着一小堆钱。

沃克想了一想，他剩下不多的钱里还能拿出多少来呢？昨天的午饭用去了５块半，这里的饭食很简单，但却是他几个星期以来吃过的最可口的饭食。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７块钱来，在阅读器上扫描一下，确定无误后，丢进了罐子里。

“谢谢安静的客人，欢迎下次再来。”

沃克动作笨拙地微微地欠了欠身，然后推开餐馆的挤压门，又走回梦魇般的大街上。

沃克晃动着他房间的钥匙，放在旅馆柜台服务员的面前，那是一根褐色小棒样的东西，形状弯曲，上面散发出复杂的信息素气味。“钥匙没用，”他说，“进不去。”

服务员接过钥匙，用手指在上面抚摸了一下，阅读着上面的代码：“哦，是这样。对不起，我们向您表示歉意，弗丝希普克节日庆祝活动明天开始。”

“什么是弗丝希普克？”

“哦，是这样，我们忘了通知贵客，您大概还不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弗丝希普克是这里的一个宗教政治节日，届时这里将会举行一些庆祝活动。不过在贵客眼里那是不值一提的，就是这样。”

“那和钥匙有什么关系，它为什么会打不开房门呢？”

“虽然也许对您来说，这节日无足轻重，但弗丝希普克对于那些住在偏远地区的穷人们来说却很重要。很多人会到城里来，您的房间比较大，可以多住些人，当然，贵客您也不想与那些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吧？”

“当然不……”那房间沃克一人住就已经够小的了，而且他也不想知道那么多人住在一起，该如何共用洗手间里的一些设备。

“就是嘛。所以，为了让尊贵的客人满意，我们已经将您的东西搬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它拿出一把新钥匙，看上去和原来那把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沃克接过钥匙：“房间在哪？”

“往下走三层，房间绝对舒适安全。”

新房间比原来那间还大一些，有两个分隔开来的客厅，不知是干什么用的。只是圆顶的天花板显得极低，虽然沃克在房间正中间还能站直了，但在其他地方就只能弓着腰了。房间里的光线极暗，又闷热又潮湿，让人觉得非常压抑，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散发着外星人难闻的气味。

他躺在那里，凝视着闷热的夜色，整整四个小时一直无法入睡。

第二天清早，他发现剃须刀和其他一些东西在换房间时被弄丢了。他到服务台去询问此事，那些外星人答非所问，除了那些热情而无意义的客套话奉承话之外，他什么也问不出来——哦，是的，我们尊贵的客人一定是没错的，犯错的一定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递给他一张昨天晚上的账单。

“３８３块！”

“通常，弗丝希普克节日期间我们最高级的套间的收费标准是５６１块，为了表示对我们贵客的尊敬，以及换房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已经少收您许多。”

“最高级的套间？那么热！那么暗！那么低！”

“哦，我们尊贵的客人品味独特，只不过，这间客房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那些不带偏见的客人都对这个房间赞不绝口。对于大多数个子不高的客人来说，房间的高度再合适不过了，房间的冷热光线也十分舒适。”

“我没有这么多现钱，你们这里用不用星际信用卡？或者银行汇票？”

柜台服务员的腮帮子肉停止了抖动，惊讶地往后退了一步，又开始特克－特克－特克了：“鄙人是否听错了，尊贵的客人可知道，在弗丝希普克节日期间提出使用信用卡是对我们极大的侮辱。”

沃克舔着嘴唇，虽然大厅里闷热得很，他却突然感到全身发冷。“那等过了节再付行吗？”他得想其他办法换到当地的货币。

特克-特克-特克。“请尊贵的客人耐心稍等一下……”服务员说完就消失了。

沃克与前台经理、旅馆的总经理，还有什么斯克弗希，不管叫做什么吧，反正该谈的人都谈过了，但是在他们过分奢侈的客气话后面，却是一个冰冷无情的事实：他得付旅馆房间费用，他得用现金支付，他马上就得付清。

“对于尊贵客人目前不幸的处境，本旅馆表示真诚的歉意，”那位棘刺尖儿和眼睛都呈很深的黄绿色的斯克弗希说道，“不过，在我们这个小城市里，按规定支付服务费用是符合习俗和法律的。”

沃克早已对这个城市有所领教，不过，他还是有些害怕，如果付不出钱，他们会将他送监狱的，不知这里的监狱又会是什么样的。“我的钱不够，我该怎么办呢？”

“也许尊贵的客人是否可以考虑暂将您的一些个人物品租借给旅馆？”

沃克想起他销售录音机时的情景：“租借？无限期租借？”

特克－特克－特克，“贵客很是爽快。”

沃克想他身上还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暂时用不着的。他的手机电话不行，他的阅读器也不行。“我的衣服行吗？还有鞋？”

“眼力敏锐的客人想必已经注意到，这个城市未开化的居民还没有学会将这些东西披到身上呢。”

沃克叹了口气，打开他的公文包，里面主要是些文件，有用的和没用的。“装订纸张的东西，”他边说边拿起一个订书机，“地球技术，方圆65光年之内都不会有这样东西的。”

“这东西确实不错，很独特，很别致。”旅馆斯克弗希说道，“只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东西，会让我们旅馆蒙羞的，不过，这个旅行箱……”

“什么旅行箱，不明白。”

斯克弗希用手触摸着沃克公文包已经磨损的皮革：“就是这个旅行箱，做工倒挺精致。”

沃克只觉得胸口发紧：“这东西不值什么……它只是一个箱子，不值什么钱的。”

“它的表面摸起来很特别，还有一种好闻的气味，鄙人还从来没有触摸过如此质地的东西呢。”

绝望之际，沃克在那堆文件下面摸索着什么，如果那下面还能有什么东西的话。他找出了一个折叠伞：“这个，可以折叠的雨伞，用处很大的，用的是制造太阳能面板的同一种技术。”

“贵政府一定不会同意将如此敏感技术制造的产品借出去。但是这个旅行箱就不同了，正如客人所说，它只是一个箱子。这件微不足道的东西在鄙人眼里的价值显然要比在尊贵的客人眼中要高得多，而且我对它的兴趣也更大。”

沃克的手指甲深深嵌入手掌心：“这个盒子对我……有着私人的价值，是我父亲的父亲用过的东西。”

“这太好了！暂时将这个美妙而有纪念意义的东西租借给我们，本旅馆将免去贵客所有的欠账。”

只是一个公文包而已，沃克想，不值得为它去坐牢。但是当他将公文包腾空，将里面的东西都放进一个廉价的手提袋里时，他的眼睛还是觉得热辣辣的刺痛。

沃克双眼红红地离开了旅馆，胡子也没刮，带着他剩下的所有东西：一个装满随身衣服的箱子和一个手提袋。他的口袋里还剩不到100块钱，没有地方过夜。

刺目的阳光从明净湛蓝的天空投射下来，直刺他的眼睛。一大早，太阳的热量就已经晒得他皮肤出汗。街上的外星人挤得密密麻麻——比平时更多的外星人，各式各样的外星人，看起来比往日更激动，更疯狂。

只见一群肤色黑里透红的体力劳动者，共有五个，身高足有２．５米，唱着歌，或者说是一起发出有节奏的哼哼声，从人群中挤过来；又有一群肤色黧黑的小青年，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往这五个壮工的身上攀爬过去，同时一把一把地向空中抛撒着一些闪闪发亮的绿色环状物。周围大大小小的外星人疯狂地转着圈子，向空中挥舞着双手，有的拼命地击着鼓，有的吹奏着高音调的笛子。

一个长着黑色棘刺的黄肤色商人抓住了沃克的肘部，和他一起转了起来，不时地和墙壁或者周围的人群碰撞着。商人一边带着他旋转，一边快乐地唠叨着什么，但是它的声音被湮没在周围更响的声音大旋涡里了。

“放开我！放开我！”沃克叫道，他竭力地想挣脱开来，紧紧抓住他的衣箱和他的手提袋，但是这个商人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他说什么——它壳质的双手力气奇大。

最后，沃克终于从商人的手中挣脱开来，一下站立不稳，旋转着撞到了一个粗壮的体力劳动者身上，它坚硬的棘刺将沃克的外套也撕破了。

这个壮工停止了吟唱，将脸转向沃克。它抓住沃克的肩膀转过来转过去。“你是什么人？”它叫道，喷出一股恶臭的气息。

“地球来客。”沃克也喊回去，可声音连自己也几乎听不见。

壮工叫来了它的同伴，它们此刻正在人群中随波逐流，听到招呼，便奋力返身过来，它们五个将他围拢起来，挡住了所有的光线。

“这人是希球来客。”第一个和他说话的那个壮工介绍道。

它们中其中一个抓了一把从旁经过少年抛出的绿环，撒在沃克的头上和肩上，然后期待地看着他。

“谢谢？”他说。不过，它们想要的似乎不是这个。

第一个壮工用手在沃克肩上拍了一下，将他推给了另一个。“这位来客不懂礼貌。”它说，几个外星人都向他逼拢过来。

“鄙人请求各位原谅。”沃克说着，将手提袋紧紧贴在胸前，似乎害怕它遭受祖父留下公文包同样的命运。但是那几个劳工似乎对他的歉意一点也不在意，开始绕着他转起圈来，一边齐声吆喝着。

转了十几圈后，他终于听出它们在唱些什么了：“环，舞！环，舞！”沃克绝望之中，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对，他试着在圈内也跳起来，他看见有的外星人就是这么做的。

这几个劳工将手提袋从沃克的双手中拽下来，开始跺起脚来。“环，舞！环，舞！环，舞！”沃克一边随它们转着，一边在空中挥舞着两只手臂，和它们一起唱着，他跳着唱着，喘不过气来，随着它们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

他转着，喘着，“环，舞！”直到后来，他感觉到热辣辣的太阳照在头上，又转了一会儿，才明白为什么会感觉到太阳的灼热了，原来那几个劳工，和它们挡住阳光的阴影，都已经离开他了。他漫无目的地在人群中转着，周围的人对他视若无睹。他停下不转了，放下高举着的两只手臂，头晕眼花，摇摇晃晃，不过终于感到如释重负。只是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会儿，突然他觉得一阵惊慌——他的手上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了！

他看见了自己的手提袋，就在一米开外，躺在泥地上，那些外星人壳质的腿在它周围晃来晃去。扒开人群，趁手提袋被进一步践踏得不成样子之前，他赶紧把手提袋抓到手里。

但是尽管他又继续找了一个小时，他的手提箱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沃克靠在“琥珀建材厂”的外墙上，喘着气。他在人群如潮的街上奋力挤了几个小时，将那个手提袋放在扣紧了扣子的外套里，紧紧贴抱在胸前，才走到这里来的。那些绿环不断地撒到他的头上，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转圈起舞。他觉得很可笑，但是如果他拒绝，会有什么后果，他不敢想，他也不想知道。现在他浑身冒汗，又热又脏。

办公室门上用信息素“写”着通知，“弗丝希普克节放假”，那“字迹”还散发着潮气。

沃克将脸埋在两只手里，哽咽声就像胶水一样黏在了他的喉咙口。他站在那里，双肩一上一下地起伏着，竭力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庆祝节日的人群像黑莓藤之河般地从旁流过。

他终于镇定了下来，抽答着鼻子，将被泪水浸湿了的手绢装进口袋里，又拍了拍腰部，腰带里藏着他的钱，还有两本硬硬的小本子，那是他的护照和回程飞船票，东西都还在。他只要走到星际旅行站，从那里就可以回家去——这趟花费惊人的旅行就将这样一事无成地结束了。但是他的那些文件还在，还有他的手机电话和阅读器，还有一个大有希望的客户，只要他不放弃，他会成功的。

“爷爷，我可能已经失去了您留下的公文包，”他大声地用英语说道，“但是我不想失去我的推销员工作。”

一个从旁经过的少年听到这奇怪的声音停下来看了一眼，然后继续随着人流向前走去。

沃克觉得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事情他都不想再见到了，只不过在走进“生命精髓”餐馆时，显然心情好多了。这个城市的街道本来就已经够曲里拐弯的了，庆祝弗丝希普克节的人群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更让人摸不清东南西北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找得着这个地方，即使找到了，节日里是不是开门营业，他也没有把握。一开始他完全走错了方向，后来偶尔在附近的十字路口处的信息素地图上发现了这个餐馆的地址。

“弗丝希普克要持续多长时间？”他坐下来开始吃饭的时候问侍者，还是先前那个长有褐色和白色相间棘刺尖的侍者。它站在柜台后面，双手交叠放在胸前，目不斜视，沉着冷静。

“一天，”它回答道，“虽然对于有些人来说，弗丝希普克的节日精神将会长久地留在心里。”

沃克抑制着心里的恐慌：“明天工厂商行都开门吗？”

“多数都恢复正常，有的行业假期可能会长些。”

“建材厂家呢？”沃克冲口而出，焦急之情溢于言表。

“正常上班，”侍者的肩向一边倾斜着，似乎觉得这个问题很可笑，“尊贵的客人想必在建筑业方面有什么打算？”

“没有。”他勉强笑笑，他的声音让侍者吓一跳，“我搞销售，不搞采购。”

“您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侍者的肩膀回复了原位，“不知鄙人能帮上您什么忙吗？”

“在下想找一些商业客户，不知你认识什么制造厂家？或者库存管理、企业资源管理专家之类的？”

“您说的倒是地道的斯夫希普夫斯语言，只可惜，我听不懂您的话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这大概太专业了。”

侍者慢慢低下身来，直到它的脸和沃克的脸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它的腮帮子肉来回晃动着，就像缓缓流动的水面上漂浮着的水草一样：“商业上的事情确实非我能力所及，请问贵客家人都好吗？”

沃克琢磨好一会儿才想好怎么表达他的意思。“不。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已去世了，我没有孩子，和配偶……也分开了。”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忘了自己是在和外星生物说话，“我离家已经很久了，我原来的配偶已经又找了一个新的伴侣了。”然后他沉默不语，陷入了对往日的回忆中。

侍者静静地站立了一会儿，不去打扰沃克的沉思。过了一会儿，它说道：“很高兴分享你的故事，难忘的往事常常让人痛苦。”

“谢谢。”

“鄙人名叫‘明亮天空’，客人下次想与人分享往日故事时，请光临鄙处，就用这个名字找我好了。”

沃克离开“生命精髓”餐馆时，太阳已经落山了，庆祝弗丝希普克节日的人群已经渐渐散去，街上显得稀稀落落的，只有几个狂欢过后意犹未尽的人还在黄绿色的街灯下跳舞、旋转。沃克走过一个旅馆又一个旅馆，没有再受到街上人群的阻挡，只是，唉，所有这些外星人都会没完没了地客套致歉，但就是没有它们“尊贵客人”的容身之处。到最后，跑得精疲力竭的沃克只得在两幢楼房的中间空地找了个暗处，脱下外套包住那个手提袋，放在头下，权做枕头，也是为了安全起见。他得抓紧时间睡上几个小时，然后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他的客户。

他睡得很熟，一直睡到天亮。早晨第一道带着热量的晨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眯眼一瞧，翻了个身，然后完全清醒过来，突然觉得头下是硬邦邦的巷道路面。

他的手提包不在头下。

他坐了起来，睁大了双眼，他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的外套和手提袋不见了。惊慌之下，他摸了摸腰部，还好，他的护照和回程飞船票还在。但是他的钱，他的文件，他的手机电话，还有他的阅读器都没了。

“啊，人类！”“琥珀石”主人说道，“我们尊贵的客人再次造访鄙厂来了。”

现在已经是上午很晚了。他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没有了地址，也没有阅读器给他显示地图，沃克在街上转悠了几个小时才找到这家工厂。没有了那个习惯的公文包的重量带来的感觉，沃克觉得似乎来一阵风就会将自己刮跑。

“您约我昨天来的，”沃克学着外星人嘶嘶做声地说道，“我如约前来，可是工厂关门，于是我今天再来，我有很重要的事情找您。”即使没有了公文包里的那些文件资料，他还是可以争取获得口头承诺的，或者至少对方能表示出一点强烈的兴趣也好……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也可以向他的公司、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和他自己有所交待，表明他还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我们的贵客当然有更重要的约会，比与我们这样无名之辈的见面要重要得多，是吗？”

“不不不！和琥珀石的约会是最重要的，我们赶紧来商讨一下购买软件的事吧。”

“占用了贵客宝贵的时间，鄙公司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歉意，我们就不再耽搁贵客的时间了。”说着它转身就要离开。

“能不能请留步！”

“琥珀石”主人头也不回地说道：“一个全身弄得污秽不堪，精神不振，散发着强烈的弗丝希普克环气味的人，显然他的兴趣早已超越了物质的层面，您不能分心旁鹜的使命显然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无法理解的。”

深深的挫败感使得沃克的肩膀一下子塌了下来，这时他似乎听到了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廉价出售。沃克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请问贵公司能否接受鄙人库存管理软件的无限期租借服务？”

已经走到办公室内间门口的外星人停了下来，然后转过身对沃克说：“如果贵客这么想，鄙厂当然有兴趣。全套软件系统长期租借，５３００万足够了吧？”

沃克惊得目瞪口呆，倚靠在墙上，墙体感觉温热，圆圆的，还微微地悸动着。“够了，”他立刻说道，“够了，足够了。”

“你一直在哪儿呢，沃克？你的手机电话关机好几天了，你的样子看上去糟透了。”格利森，沃克的上司，他自己的样子看上去也好不到哪儿去——显现在公用电话椭圆形屏幕上的脸，变形变色。这是因为人类电话系统和外星人电话系统存在着某些无法兼容之处。

“我一直在忙着呐。”他将琥珀建材厂的数据节插入电话的接收器里。

当签署的合同出现在地球那头的显示屏上时，格利森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签到了这份合同！这可是一笔大生意啊！”

“谢谢。”格利森热情的反应无法穿透沃克已麻木灵魂的外壳，交易成功的喜悦早在历时三天的谈判中烟消云散了。

“你将成为本季节最佳推销员！为你庆祝的派对将在明晚举行！”

每季度末的派对。他想着他的那些同行们虚张声势的表情，每当他获得大批订单后，他们都会和他开些粗野的玩笑，说些不值钱的祝贺之辞。即使他的名字在销售排行上名列榜首，那又有什么分别呢？然后他又得回到空荡荡的公寓房里，第二天又要开始到处奔跑，下个季度又要从零开始……

“对不起，”沃克说，“我不能来参加了。”

“对了，我怎么没想起来？回来的旅程至少也得五天，这样吧，你到了哪里，给我来电话，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吗？”

“在我的手机电话里。”可是手机电话如今在哪里呢？

“OK，好了，我得走了，再见。”

他在暗淡闷热的小电话间里坐了很久，绿莹莹的可视电话屏幕看上去就像慢慢晃动着的池水，上面映出了一个没有家、没有宠物狗、没有树木里小房子的男人的脸。虽然今天他也许会成为本季度最佳推销员，但是离退休还有无数个季度，每次都要像这样的辛劳。

后来，他听见了壳质指节在电话间外面墙上的叩击声，一个声音说道：“鄙人请贵客户原谅，劳驾用一下电话。”

电话间的门像一片荚豆一样打开了，沃克探出头，外面的光线直晃眼，公用电话管理员说道：“哦，尊贵的客人，想来您的电话一定让您很愉快？”

“是的，很好。”

“电话费是２６３块。”

沃克的裤子口袋里大概只有６块钱，其余的钱都和他的外套一起消失了。他想了一会儿，然后在他别在裤腰上的钱袋里掏摸着，拿出一块矩形的塑料玩意儿来。

“这是什么？”

“到地球的飞船票。”

“一张星际旅行的飞船票？到地球的？鄙人没有听错吧。”

“星际飞行，到地球。”

“它可是值几千块呢！”

“没错。”接下来他用英语说道，“找头留着吧。”

他走了，撇下那个不明所以的电话间管理员一个人在那嘀嘀咕咕。

街上走来一男子，一边诅咒着这该死的闷热和拥挤的人群，一边推开餐厅的挤压门。一眼看见沃克，他呆了好一会儿才叫出声来。“天哪！”他用英语说道，“我还以为在这荒凉的星球上只有我一个地球人呢。”

沃克瘦了，脸也晒黑了，长长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花白了，但是梳理得很整齐。他站在那里，双手交叠，平静而专注，他只穿着一件很短的白衬衫。“你好，”他和往常一样，说的是斯夫希普夫斯星球的语言，“鄙人欢迎安静的客人来到‘生命精髓’餐馆。”

“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的英语在这里响亮地回荡着，显得非常滑稽可笑。

沃克的牙齿上下碰撞着，发出特克－特克－特克的声音，然后用英语回答道：“我在……在这里……做侍者，给人端盘子。”听起来似乎有些难以启齿似的。

“我是说，在这个星球上吗？”

“我就住在这里。”

“可是为什么你会来这里？为什么你留下不走了？”

沃克停了一会儿说道：“我是来这里推销东西的，地球上的东西。这里的人不需要它们。过了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放弃了，从那以后，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他作了个手势指着其中的一个座位说道，“请坐。”

“我，嗯……我想我还是走好了。”

“真要走？今天的思克希·希斯普斯克味道好极了。”

“谢谢，还是不了。”这人说着转身就要走，然后他又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一些钱，在阅读器上过了一下。“给，”他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沃克，“祝你好运。”

餐馆的挤压门在来客的身后关上。沃克用手指碰碰钱，又闻闻自己的指尖，３１１块钱，可真不少。

他微笑着，将钱放入那个钱罐里，坐下来等候下一位顾客。

# 《星际永别》作者：[美] 雷·布雷德伯里

轻轻的敲门声从厨房外传来。女房东奥菠丽安打开门，发现门廊里站着她那最精明能干的房客莱密勒先生，另外，还有两个警察站在他的左右两侧。莱密勒先是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然后，往厨房里走了一小步。

“出什么事了，莱密勒先生！”奥菠丽安吃惊地问道。

莱密勒显得非常泄气。他好像不知道该怎样解释这一切。

两年多以前，他租住进了奥菠丽安夫人的公寓楼，并一直续租至今。他是一个在地球上出生并长大的墨西哥黑人。当时，他登上从纽约飞往月球基地的廉价太空巴士，进入了星际移民世界，然后又设法来到了“洛杉矶”人工生物圈宇宙岛。在这里，他租到了干净的屋子；公寓楼的每间起居室里都铺着带有蓝色光泽的地板垫布，墙上则贴满花花绿绿的海报和日历。而且，他还发现奥菠丽安夫人是一位严厉但又不失可亲的女房东。在上次星际战争中，他曾在本地的飞机厂工作，负责制造引擎零件。现在战争结束了，他依然在干着这份工作。从一开始，他就赚到了很多钱。他勤俭节约，每周喝酒时只有两次会喝醉——奥菠丽安夫人觉得，像他这样努力奋斗的人，喝醉是无可厚非的，这甚至还应成为他该享有的、免受他人责备的权利。

厨房内，奥菠丽安夫人的馅饼正在烤箱里膨胀着。很快，这些馅饼就会像莱密勒的黑皮肤一样，变成闪闪发光的棕色，接着还会变得很松脆。馅饼的表面被刀划开了一道口子，以便熟得更快；这一刀口看起来就像莱密勒的深色眼睛一样。厨房里油香四溢。警官们经不住饼香的引诱，于是让腿往前靠了靠。莱密勒低头盯着自己的双脚，好像在暗示是它们让他陷入了麻烦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莱密勒先生？”奥菠丽安问道。

他抬起头。他发现，在奥菠丽安夫人身后，那张长长的桌子上铺着洁净的亚麻桌布，桌上放置着一台留声机、一副寒光闪烁的眼镜、一只储存着冰块的水壶、一碗水灵灵的土豆色拉，还有用糖拌过的香蕉和橘子切片。桌边坐着奥菠丽安的孩子们——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正边吃边谈论着什么，两个年龄稍小的女儿则举着勺子注视着厨房门口的警察。

“我来到这里已经有三十个月了。”莱密勒看着奥菠丽安夫人那胖乎乎的双手，平静地说道。

“就是呆六个月都超期了，”一名警官开口了，“他只有一本临时签证。我们费了这么大劲儿，终于撞倒了他。”

“该回地球了，”另一名警察补充道，“你不是永久性星际居民。”

当年，莱密勒来到这里不久，就为自己的小屋买了一台收音机。每天黄昏，他按下开关，把音量调大，痴迷地享受着收音机里飘出的旋律。他还买了一块手表，而且极其喜爱它。许多个夜晚，他到静悄悄的街道上散步，搜寻着街边小店橱窗里的漂亮衣装，并买下了几件。他还买了一些首饰，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了自己仅有的几位女性朋友。每周之内，有五个晚上他都会去画展厅看上一会儿。而且，他也搭乘出租车——有时，整夜整夜地让汽车在城市里飞奔——目的是感受车窗外街灯的流光溢彩。他的深色眼睛在电灯广告牌上移动着。他的心感受着车底盘下旋转如飞的车轮，他的眼注视着闯入视野的那些彻夜不眠的高楼大厦和直耸云天的气派酒楼。除此之外，他也去过较大的饭店，并在那里放胆点了许多道菜。他还在剧院大厅里观看歌剧和话剧。他还曾买过一辆汽车，但是由于他忘了及时付钱，卖主随后就气汹汹地把车从这栋公寓楼的门前开走了。

“所以我回这里来，”莱密勒说道，“告诉您我必须停止租住自己的屋子了，奥菠丽安夫人。我来取自己的行李和衣服，然后跟这两个人走。”

“回地球？”

“是的。回纽约。那是地球北美洲的一个贫穷城市。”

“我很遗憾，莱密勒先生。”

“我已经去过了自己租住的小屋。行李都收拾好了。”莱密勒声音沙哑地说。他的深色双眼不住地飞快眨动着，双手孤立无助地在胸前摆了摆一来的时候，警官就没铐住他的手，因为这根本没必要。“这是钥匙，奥菠丽安夫人，”莱密勒说道，“我已经取了行李。”

奥菠丽安夫人这才看到，他身后的门廊上放着一只手提箱。

莱密勒再次看了一眼宽敞的厨房，目光相继落到闪闪发亮的银质餐具上、正在用餐的年轻人身上，还有那涂过蜡的光滑的地板上。他转过身去，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观察那栋位于厨房隔壁的公寓楼——共三个楼层，高大而漂亮。他看着阳台和防火安全梯，还有那通往后院的台阶，晾衣服的长绳正在风中摇曳。

“你是一个好住户。”奥菠丽安说。

“谢谢您。很感谢您，奥菠丽安夫人。”他声音温和。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奥菠丽安扶住半开着的门，站定。身后，她的一个儿子抱怨说她的晚饭要变冷了。但她朝儿子摇摇头，依旧转身对着莱密勒。她记起自己曾访问过的地球上的一些城镇——气候炎热，不计其数的蟋蟀在跳跃、倒下、死去，就像这儿商店橱窗里的小号雪茄一样多。还有那些给农场输水的沟渠，肮脏的公路，被烤焦的田野，砖红色的小屋，褪了色的衣服，被侵蚀的地貌。她记起了那些死寂的小镇，以及人们每天食用的温热啤酒和硬邦邦的食物。她记得公路上那些步履蹒跚的马匹和口干舌燥的野兔。她记得那些由废铜烂铁堆积而成的高山和尘土弥漫的峡谷，还有那绵延数百英里、只有浪涛在翻滚的无人海岸——看不到汽车，看不到建筑。空空如也的世界。

“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她说。

“我不想回去，奥菠丽安夫人，”他声音微弱地说，“我喜欢这里。我想呆在这儿。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这么长时间。我挣到了钱。看起来我在这儿过得不错，不是吗？……我不想回去！”

“我很遗憾，莱密勒先生，”她应道，“我真希望自己能为你做点什么。”

“奥菠丽安夫人！”他突然哽咽起来，泪水夺眶而出。他伸出双臂，激动地握住她的两只手，摇着它们，晃着它们，紧紧抓着它们，“奥菠丽安夫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警官们对此淡然一笑，不过莱密勒没有看到。他们随即收敛了笑容。

“再见了，奥菠丽安夫人。您一直以来都待我很好。哦，再见，奥菠丽安夫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警官等着莱密勒。他转过身提起行李，移动了脚步。接着，他们跟在他身后，背对着奥菠丽安戴上自己的警帽。她目送三人走下通往后院的台阶，然后静静地关上门，缓缓地走回餐桌的椅子旁。她把椅子往外拉了一下，坐了下来。她拿起银光闪闪的刀叉，再次开始吃自己的牛排。

“快吃呀，妈，”一个儿子说，“牛排就要凉了。”

奥菠丽安咬了一小口牛肉，慢慢地蠕动着牙齿。她嚼了很久，很久。然后，她凝视着紧闭的房门。

她放下了自己的刀又。

“怎么了，妈？”儿子问。

“我刚刚才反应过来，”奥菠丽安夫人将双手捂到脸上，说道，“我再也见不到莱密勒先生了。”

“那有什么，”另一个儿子不以为然地插了一句。“宇宙岛本来就不属于那些土里土气、穷得叮当响的地球人。我们虽说也不富，但可比他们强多了。”

# 《星空》作者：[美] 盖伊·哈森

“５０万年前天上还没有一颗星星，”女人告诉孩子，“但是现在你看。”孩子抬起头。夜空的中央是一个黑色圆盘状物体，围绕着它的周围闪烁着无数的星星。“缀满星星的夜空……”她喃喃道，“真美！”

七岁的男孩儿用他稚嫩的眼睛凝视着女人，却发出了老人才有的沉重叹息声：“妈妈，我不是问这个！我是问爸爸去哪儿了？”

女人紧紧握着孩子的手。停了很长时间她最终回答道：“爸爸到隧道外面去了，小家伙。”

“爸爸离开隧道了？”

她咬着自己的嘴唇点点头。

孩子看着隧道上沿，那儿离他们只有几米，而隧道的底部一直延伸着，在夜色中看不到头。突然，他注意到以前从未注意到的一些东西。

他已经很熟悉隧道了。那是个巨大的金属圆柱形物体，直径大约半公里，高五公里。即便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也一眼看不到隧道底在哪儿。紧贴着隧道那垂直的墙壁上伸出一个个的搁板，搁板向隧道体内伸出四米远，末端有栏杆防护。每个搁板比另一个搁板高出也是四米。紧贴着隧道垂直的墙壁上还有一个个梯子，从隧道底一直延伸上来。人们可以沿着它们在一个个搁板间行进。现在坐在最高层的搁板上，孩子第一次注意到梯子是一直向上的，可以沿着它走到隧道外去。

大概是因为从小就接受的观念才从未注意过。

如果你离开隧道，你就会死。这就是生命最基本的法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隧道外面生存。没有。

“但是那不是很危险吗？”

再次停了很长时间她才回答：“是非常危险。”她回答的声音近于耳语。

孩子再次向外看。在他头上几米的地方就是世界的边界，但是这个世界的边界真的就是世界的终点吗？是吗？你可以爬上梯子，然后……

如果爸爸就这样做了，那是不是说这样做可能是可以的？

孩子问：“爸爸很强壮，他是这里最强壮的人，对吗？”

“是的，你爸爸是很强壮。”

“也很勇敢？”

“他是很勇敢。”而且也很愚蠢。

“他会回来的。”他宣布，“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会回来的。”她回应着，尽量让回答保有同样的信心。为了孩子。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说要几个小时。几个小时。”

“他会回来的。”

“是的，他会回来的。”

孩子陷入了深思中，他的前额皱得有点走样了。

“隧道外有怪物吗？或者会不会有什么动物可能会吃了他？”

“没有。”她摇摇头，一半觉得好玩，“隧道外没有怪物，也没有什么动物，什么也没有……”她在表达完自己想法前及时停了下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隧道外幸存，“没有。”

孩子再次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不久，他又看向妈妈，简单地问道：“那他去干什么？”

她的眼中有了一滴眼泪：“我不知道，儿子，我不知道。”常常每隔几代，就会有一个疯狂的人到隧道外去，想要证明些什么；想留下永世的声名；想找到最初的探险家们——他们也是科学家——遗失在外面的什么东西。

没有人再回来。他会发现过去百万年间都没有被发现的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抛下自己的妻儿？为什么出去要比他留在这儿更重要？他是不是想悲惨地死在外面？另一滴眼泪滑落她的面颊。她转过脸，然后，为了掩饰她的举动，她又转了过来抬头看着星空和中央那个黑盘子。它很美。有一天或许天空会布满星星，再也没有任何黑暗。然后，然后，然后……或许余下的人类——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会找到一条进来的路。但不是现在。确实不是因为她那愚蠢的丈夫离开隧道，她才这样想的。

“你撒谎。你知道的。他去干什么？”

她微笑了。丈夫很聪明，儿子也很聪明：“爸爸想去找一些信息，小家伙。或许会有什么方法通知其他的人，或许可以让他们帮助我们。”

“我想让他们来帮助我们，或许等我长大了，我也会离开隧道。”

女人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但是这不是合适的时间告诫他那其实就是自杀一一不能在他满怀希望等着爸爸安全返回的时候。现在不能。所以她什么也没说：“或许。”

孩子继续说：“如果到时他还不回来，我可以找到他把他带回来。”

她把脸转了过去，她已经无话可说了。

“为什么人们在隧道外面会死去？”

她深深地呼吸了一下。然后好像是在抓脸上的庠庠，趁机擦去脸上的泪水，低头看着自己的儿子说：“隧道和天上的星星有关，为什么这里以前没有星星。那可是个很长的故事，那是个关于我们祖先的故事。我想，你现在也够大了，可以讲给你听了。”那会让时间过去得快些，“或许听了以后，你会更好地理解你爸爸的行为。”我肯定不理解！“你看天空，看那些星星，每个星星都像我们的太阳一样明亮，有的甚至更亮些。但是它们离我们太远了，所以我们看来只像一个发光的小圆点。”

“我们的祖先来自另一个行星，那儿也有明亮的太阳。但是那个太阳距我们这里太远了，在这儿，我们甚至连那个小圆点也看不到。在他们的世界里也有夜晚，他们的夜空也有星星，但是那儿的夜空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不一样。他们的天空布满星星，没有这儿的那块黑暗。”说着她指向那个黑色圆盘，“你看，那……那个黑东西……叫黑洞，那是个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东西。”

“比去隧道外面还危险吗？”

“比任何东西都危险。当你站在搁板上，你向上跳——地心引力会把你向下拉，引力始终作用于我们。质量更大些的物体引力会更大，当它作用于你，你是很难把自己从那作用力中扯开或者跳开。行星的引力很大，可以作用你下到下一个搁板上，但那引力却不足以阻止你沿梯子向上爬。但是黑洞的质量更大，而且引力也更大，一旦你掉进去，你就不可能再挣脱它了。所以，要是有人掉到了黑洞里，他就永远不可能挣脱出来了，永远。

“我们的祖先是来这儿研究黑洞的，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同它保持足够远的距离，免得掉进去。”

“哇……你是说他们曾经靠近过？比我们现在要近？”

“太，太近了。那很危险，而且更令人惊奇的是黑洞的大小，那是个被称为神天的东西？”

“什么是圣，圣，圣天？”

她吃吃笑了：“神天，儿子，神天。”

“神神……天？那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小家伙，那是科学术语。我们的祖先，他们都是科学家，他们知道许多现在我们已经遗忘的东西。但是我知道神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东西，里面有成千上万颗星星。”

“那还只是我们祖先来这儿——到内隆三的一小部分原因，他们有比研究黑洞更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外星人。”

大约就在发生上述母亲和孩子对话的１００万年前，卡萨德船长从舷窗向外看。“天呀，那也太大了，”她喃喃道，“整个该死的天空居然一颗星星也没有。你可能会淹没到里面的。”她笑了，严格地说那该是个挖苦的笑。

“卡萨德船长？”她的连接器上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

“怎么了？希切斯先生。”她回应着。

“我们刚收到一个信息，船长，是给你的。”

“信息？是内隆三发来的吗？！”我们现在正处于他们太阳系的边缘，或许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但他们怎么可能会讲我们的语言？

“不是那个行星发来的，船长。是从我们来的地方发来的。是舰队司令发来的。卡萨德司令。”她皱皱眉，舰队司令，亲爱的老爸。“是命令，”希切斯继续说，“只能你听的命令。”

“是他四年前发出的，船长。说得更精确些，是四年前他以光速发出的。他这样做，毕竟是知道我们会到这儿的。”

所以这是假定我一进入外星人的太阳系，就可能接到的命令。是他以前没有勇气面对面下达给我的命令。或许是非常糟糕的什么事。

“好吧，上尉，把它转过来吧。”

“是，船长。”

舰队司令那熟悉的严厉脸庞出现在卡萨德船长面前的屏幕上。出于本能，她几乎就要举手敬礼了。她皱皱眉，即使孤独地在太空漂流这么多年以后，这习惯……

“嗨，船长。”他以惯常的生硬嗓音说，“我相信你一定会收到这个命令，我会留在这儿等待回应。当然我是不会听你的意见的。这是给你的命令。”卡萨德船长感到淡淡的痛苦。只能我自己听的也只是公事而已，真该死。“联合长官们的意见还和以前一样。只除了一件事：他们决定，如果你遇到攻击，或者任何敌对情况，即使你有生命危险，你也不能还击。这是能证明我们和平意图的最好方式。我重复一遍：任何情况下你也不能使用任何武力。我们希望以牺牲你和你船员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和平意愿。特别是鉴于那里物种的科技水平远比人类更为先进。记住，船长，任何情况下！完毕。”然后屏幕黑了下来。

真经典！他选择这样一种确保听不到我回答的联系方法。他知道我会同他争辩；他知道我会和他同联合长官们争辩一样同他争辩；我可能会告诉他请相信我的判断力；请相信我那经过时间一次又一次证明的判断力；也正因为我的判断力我才被选来担负这个使命。但是不，他从不相信我的判断力，不是吗？现在，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服从命令。

但是，这究竟是谁下的愚蠢命令？为什么你不简单明了地说：“再见，女儿。好好死吧！”

她伸直身子。啊，停下。作为一个女儿、一名军人，停止抱怨！

她深呼吸了一下，想要吞下痛苦。

但是另一个想法袭向她，粉碎了父亲的军人面孔。在他眼中我并不重要。他的职业、使命、军队，每件事都重要——除了我。总是这样。

她同内心升起的这种思绪做着斗争。爸爸不喜欢眼泪；爸爸不喜欢。爸爸只是派女儿来送死的，亲爱的，所以让他见鬼去吧。

再次，她对着自己挖苦地笑了。至少我的死亡可以为他避免下一次辩论了。

她需要做些什么了，需要对船员下些什么严厉的命令。她重新就位，这时她的连接器又响了起来。

“船长！”是斯托，船上的科学官。

“怎么了，伊迪丝？”

“啊——我们刚刚——你最好到船桥上来一下，是，喔，我想——我们遇上麻烦了。”

麻烦，好啊。我们或许会活下来，或许会死，但至少我不用再去想舰队司令了。“我就来，科学官。”她又回到船长角色，匆匆大步向船桥走去。

几分钟内她就赶到了。“怎么了，伊迪丝？”整个船桥上的人都看着上了年纪的科学官，她看起来很焦虑，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回答：“科学官？”

斯托扮个鬼脸，然后转向屏幕：“那个小东西我以前就注意到了，当我们可以从第五行星后看到内隆三时我就注意到了。”

“那是什么？”

“那时事情还不太紧急，所以我想在向你报告前尽可能多收集些数据——”

“那是什么？”

“但是现在事情看来已经紧急起来，而且……”她的声音弱了下来，困窘不安。

伊迪丝！那是什么？”

“看那儿。”屏幕上有个点，很小的蓝色点。

“我看到的是什么？”

“内隆三，我们最初得到的图像。”立刻，卡萨德回想起关于内隆三的原始数据。内隆三：外星人的行星，也是他们太阳系的第三行星，那个太阳系是围绕着一个银河系大小的黑洞做轨道运行的。绕一圈要足足１００万年，不过那仍是它的运行轨道。物理学家们说这个太阳系可能还会以这个轨道运行大约４００万年时间（取决于黑洞膨胀速度的不同可能会加上或减去１０万年），然后星系将会破裂，整个星系中的太阳和行星都将最终坠落于无垠的黑色之中。

“好，”卡萨德船长耸耸肩，“它看来像个点。”

“看那儿。”科学官来到屏幕前，指着那个点。

“看什么？我还是看不出来。”

“围绕着行星有个环。”

“一个环？”卡萨德船长重复着。

“就像土星环一样，它也有个环。”

船长走到屏幕前，斜眼看着这个蓝点，它看来仍然只像个点。

“这是数字放大图像。”那个点变成了一个球体，围绕着那个球体有一个环。“告诉你吧，你应该相信老年人的眼睛。”她对船长说。

“嗯……如果我记错了，请你纠正我，科学官。但是在我们以前看到的图片中我不记得有个环绕着行星。”

“绝对正确！”

“那些图片不能放大？”

“你开玩笑？它们的放大比率比这还大。”

“那……为什么？是不是我们走错星球了？”

“不是，”因为有人认为她会犯这种非职业性错误她感到很生气，“就是它，确实就是它，就在它该在的地方。”

“那环从哪来的？”

“三种可能性：可能是外星人建造的，或者——”她犹豫了。

“或者什么——？”

“或者是行星自然生成的。”她耸耸肩。

“那么就算是外星人建的。’

“是。我们最后一张关于内隆三的照片来自于１０年前。他们在１０年间建造了一个环绕自己行星的环。”

“嗬……好吧，那可——可真是个奇迹。我们已经了解到这些外星人有建造这类行星的能力。”船长说，“我的意思是，看看他们在爱泼斯坦系统建造的该死的正方形金属体，长和宽都有１０光年，从任何地方看起来都好像没有尽头似的。那还只是他们建造的一个物体：一个需要研究的物体。那给你什么启示？”

“那启示我这些外星人可真是大忙人。他们正在建造着什么东西，像那个边长１０光年的正方形。像这个环。他们正在建造一个大尺寸的建筑，而我们进到中间了。或者对他们来说我们不是什么麻烦，因为他们太大而我们像只小苍蝇，或者他们会“啪”地打下去。这也提示了我第三种可能。”

“第三种可能？”

“喔，是的……第三种可能事实上也是事情的真相。”

“是什么？”

“因为那环太大了，我刚刚没有想到。”

“是什么？”

“我刚刚才意识到。你看，当我同你交谈时——”

“科学官——！”她的嗓音里满是威胁。

“看这儿，这是２０分钟前开始的。”

屏幕上的图像有了变化。行星还是同样的行星，但是那环……卡萨德船长只好再次斜看。那环……它看起来……正在消散？！

“这是１０分钟前的图像。”

现在环更小了，点却更多了。

“环，”科学官说， “正在分解。”

“但是怎么可能……怎么……为什么？”

“看这些原来组成环的点。”船长点着头。

“它们正对着我们飞过来，加速度极大。”

“什么？！”

“极大其实还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在两分钟内将达到光速的一半。”

“什么？！”船长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解释一下。”

“它们是太空船，船长。那‘环’其实并不是个建筑物。它是由几十万甚至数百万艘飞船组成的。太多了。当它们一起围着行星运动时。从这个距离看，它们就像是个环。想象一下有多少飞船，它们会带来什么……无论如何，它们正朝我们飞来。”

“向……我们？”

“向我们。”科学官点点头。突然，船长明白她眼中闪烁的光芒是什么了：恐惧。

“思考一下，”她带着命令的口吻，是时候行使船长责任了，“它们想干什么？”

“因为它们正对着我们而来，所以我唯一的假定是它们来打苍蝇了。”

“请提点有建设性的意见。”

科学官摇摇头。卡萨德船长环视船桥，每个人都瞪大眼睛看着她。每个人都很惊慌。

“好，那么。”坐到椅子上后，船长平静地说，“很明显，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在这儿了，那意味着我们早做比晚做好。希切斯，发送准备好的问候信息。全频率。”

年轻的上尉转身开始工作。

“已经发送了。”他回报着。

“很好。科学官，他们多久才会收到这些信号？”

“鉴于我们刚才看到的是7分钟前的图像，以及他们的速度是光速的四分之一。不过他们仍在加速，所以可能会更快些。”

“很好。”船长靠向椅背，“在那之前，我们就等着。希切斯先生，不停地发信号。给他们留下破译我们科学家简单语言代码的时间。”

“是。”

“科学官，继续用监视器观察他们。等他们再靠近些，看看是不是能看出些什么来。”

３分钟时间就在观测屏幕的紧张沉默中过去了。当外星飞船停止加速时，他们的速度达到了光速的一半。

“啊，天呀！”科学官脱口而出，“真是一大群！”

“什么？科学官？！”卡萨德船长转向她问，“我没听清楚。”

“没什么。”

“那就让你的声音听着像没什么才对。”船长咕哝着，回转身。

沉默了几秒钟后，希切斯说：“现在他们应该已经收到我们的信号了。”

“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

“可能还太早。不停地发。有任何变化立刻通知我。他们距我们还有多远？”

“你是不是认为他们可能并不真的需要到我们这个位置来？”伊迪丝·斯托悲观地问。

“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好。如果他们拥有任何武器——激光器，或者类似的东西——他们不需要到我们这个位置就可以使用了。当我们看到他们激光器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想是时间来讨论一下防御了。我们该准备还击。”

“不行。”卡萨德船长回答，“我们要给他们时间分析我们发出的信号。不要采取任何看来像是攻击性的举动。保持我们的航向。”

又过去了一分钟。百万艘飞船冲着他们飞来，屏幕上都是飞船的图像，它们后面的每件东西都被掩去了。

“喔，天哪！喔，天哪……”当看到屏幕上海艘独立的飞船变得越来越大时，科学官失去了控制。

“伊迪丝，控制好你自己。”

“我们需要保护自己！我们不可能会赢，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让他们流一滴血就把我们吞下！我们不能不经过战斗就让他们杀了我们！”

卡萨德船长的脸因为愤怒有点扭曲了：“我们什么也不做！明白吗？什么也不能做！！”

“是，船长。”

“３０秒后到达。”希切斯通知船长，“他们并没有减速。”

用更平静的声音，卡萨德船长命令道：“什么也别做。我们是抱着和平的目的来的。我们要用行动证明这一点。什么也别做。”

“２０秒。”

“好，什么也别做。上尉。”

“那家伙。”科学官指着屏幕上的一艘船喊着，“他会撞上我们的。”

“什么也别做。我们不能攻击它。”

“船长——”

“我们不攻击！”

“５秒。”

卡萨德船长抹去前额上的汗，重新回到船长的角色。这是为你做的，爸爸。你希望如此。

“４秒。”

“停止计数，上尉。”

“２秒。”

“什么也别做。”

“１．０００——”当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年轻的上尉转过身，“０。”

卡萨德船长迷惑地四处看看：“科学官！发生了什么事？”

“喔……等一下……”科学官俯向她的仪器，屏幕上仍然显示着一大群飞船——成千上万的飞船从各个方向经过他们。他们好像正处在蜂群中间，“很明显，他们正飞过我们。”

“那艘会撞上我们的呢？”

“在最后一秒转了方向。或许是为了避开我们。那种速度下改变方向的力度——”科学官摇摇头。

“忘了你的科学吧。那意味着什么？”

“那意味着：ａ，他们了解我们；ｂ，他们不想杀死我们；ｃ，我们这儿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我们只是挡了他们的道。”

船长离开椅子站起来：“那他们向哪儿飞呢？”

“飞向……”科学官再次俯向仪器，“黑洞。他们正朝黑洞飞去！”

“在屏幕上显示给我看。”图像变了。现在蜂群看来正离他们远去，“嗯，让我们假定他们并不是想要飞进黑洞里。”

“在他们飞行的航线上有什么特别的物体吗？”

“事实上，可能他们是想进黑洞的。我是说，那也不一定是自杀。一个人可能的确能在黑洞里面生活。你只是不能离开也不能同外面的世界进行联系。但是这个黑洞这样大，基本可以容下整个太阳系，或许在黑洞的另一个边界可以支持生命也说不定。至于不提刚才讲到的这些——那就是自杀。喔……看那。”

“看什么？”

“那儿。”图像变了，她指着屏幕上一个现在完全变黑了的点。

“我看到的是什么？那儿什么也没有。”

“我把图像放大。” 她按下按钮：“看那儿，上百万艘飞船已经到那儿。它们正沿着黑洞的边界飞行。”

“什么？它们在做什么？”

“喔，我的天哪。完全放大，你不会相信的。”

“相信什么？！”

“他们正把什么东西倒到黑洞里，像谷粒大小的东西。”

“你说什么？”

“上百万艘飞船正把像粉尘样的东西倒进黑洞里。”

“粉尘？”

“或许不是粉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那像什么。看起来他们像是正在向黑洞里播种！”

“给黑洞播种持续了好几万年的时间。”妈妈说。

孩子拉拉她的衬衫，他不再安静地听了：“可是这一切和爸爸有什么关系呢？”

“想一下，”她继续讲，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的提问，“上百万艘飞船给黑洞播种了好几万年。每天每分钟都没有停歇过。当他们的一半飞船播种时，另一半飞船就忙于装播种用的粉尘。”

“妈妈——”

“我们的祖先曾飞近去研究这种奇怪的现象——他们的有些飞船甚至会意外地坠入黑洞，但是播种却一直持续着。外星人——我们最终称他们为内隆人——始终忽视我们的存在。”

“妈妈，这和——”

“他们唯一不忽略我们的时间就是人类的飞船从不同的太空区域靠近他们建造的庞大正方体时，外星人表示得很明显，任何靠近建筑的人都会被杀死。我们那些科学家祖先们只能从远处观测、收集数据，观察这些天才们建造不知是什么的系统。”

“但是妈妈——”

“最终我们的祖先降落在内隆三上，”她特别强调了最后几个字，孩子咬着嘴唇：终于进入主题了，“观察内隆人忙于自己的事情。”

“慢慢地，他们发现这些外星人往黑洞播种的是一种外星人称为‘掌控粒子’的东西。他们想自己理解了这些外星人。用‘掌控粒子’你可以给黑洞某种‘掌控’的东西，用这种‘掌控’你可以移走黑洞。但是这并不是外星人的初衷。

“因为在经过了超过１０万年的播种后，外星人完全消失了。他们所有的人、动物都被装上巨大的飞船，飞离了神天。他们停止建造那个建筑。他们停止播种。他们只是消失在了未知的太空深处。”

“他们上哪儿了？”孩子对此很感兴趣，完全忘了自己的问题。

“没有人知道。我们想要追上他们。但是我们的飞船速度太慢了，我们把他们跟丢了。我们孤独地留了下来，没人打扰我们去检查他们行星上留下的一切。然后有一天，它发生了。”

“发生什么了，妈妈？”

“我们被孤独地留在宇宙中。”

查尔斯·尼撒姆8岁时，他的父亲就死了。那是英勇的死亡。现在查尔斯仍然是舰队的一员，负责管理一艘没有任何武器装备的驳船，为内隆三运送食物。

查尔斯在自己床上翻了个身，从他的舷窗向外看着满是星星的天空。第１０００次，他悲哀地想道，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生活。

这一切都是他妈妈的错。她不了解，他和他父亲一样具有成为英雄的品质。他和爸爸一样的勇敢、一样的强壮、一样的机智。但是他怎样才能证明这一切呢，靠这份工作？他父亲死后被授予三枚勋章，她就让查尔斯发誓永远不会因工牺牲：他不可以去冒任何危险，没有太空、没有武力、没有战斗——什么也不可以。最终他们达成协议，他不去冒任何危险。其实，现在内隆人走了，在神天的另一边同忍托人也签署了和平条约，现在已经没有战争了，军人生命的风险已经降为了零。

噢，天哪。他渴望有些什么行动。一场战斗，一个成为英雄的机会。

一种很大的吱吱声晃动了他的床。它就来自他的床下面。他笔直地坐起，那是——？

他按下手腕连接上的按钮：“李先生，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击了船体？”

“没有，先生。我们的防御场会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请别挂。”他停了有一秒钟，然后继续回答，“先生，我刚接到来自全船各处的这种询问。”

“是流星雨吗？”

“不是。先生，不是。不管它是什么——我们已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所有的传感器都证实了这一点。先生，我想，船体上应该发生了什么。”

“我们是不是被攻击了？”有攻击就太好了，当然如果我们有武器的话。

“我不这样认为，先生。”

声音再次响起。沉重的吱吱声，他下面的地板好像移动了。但是那是不可能的——他向下看，船舱中间的地板下陷了几厘米。突然，他自己的房间看来不像是原来的样子：“上尉，我房间的地板发生了什么，我这就赶到船桥上。等我到了，你最好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尼撒姆船长跑出房间，关上房门。恐惧袭卷了他的全身，浓重、让人无法移动的恐惧。他应该发布命令，他应该是领头的，但是他所有的感觉就是恐惧。那可能是因为这并不是战争。没有敌人去搏斗，当你的飞船要在太空中四分五裂时，勇气是多么好的东西。

他很快赶到船桥，李先生正在掌舵。

“情况怎么样，上尉？”

“先生，我们正在改变航向。”

“改变航向？我没有下这样的命令，为什么你——？”

“我没有，先生。可是我们就在改变航向。”尼撒姆船长从他肩上看过去，“我们的仪器完全发疯了。船长，没有什么拉我们，也没有什么在推我们，没有任何东西碰我们。”

“你猜那是什么。”

“看那儿的计量表，应该是什么具有磁性的东西。我想我们正处于某种磁场之中。但是我无法想象磁场的强度——喔，天哪！”沉重的吼叫声再次袭过他们，船壳也吱吱地响着。

“怎么了？”他无法掩饰嗓音中的恐惧。

“磁场的强度增加了四倍，而且——啊，天哪……”他低语道，“我们的食物箱刚刚从船上掀了下来。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飞船也会被撕成碎片的，船长。”

“转向，全速逃离磁场。”

“是，先生。啊，该死！”

“怎么了？”

“磁场的强度又翻了四倍。先生，它是以指数级递增的，我们的引擎可挣不脱。”

“唔，那么——”

“先生，船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在这种压力下长期存活，你想怎么办？”

怎么办？他无法思考，到处都是声音，那种像闹鬼房子里的声音。他觉得他手腕上的连接正把他的手拉向吱吱叫的船壳。如果这再持续一或二分钟的话，他们都会死。他该怎么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待、期待、期待——他无法提出什么意见，他需要时间！

“磁场再次翻了四倍，先生。”

“我，我，我——”突然他觉得脑子中的每样东西都开始游荡起来，或许是磁场的影响，“让我们——”这是飞船像箔纸一样被撕成无数碎片前他所说的最后的话，船长和他的船员们都被抛入了太空。

他最后的想法是：他是不会因此而获得任何勋章了。

２００年后，飞船和船员们残骸的移动速度令人迷惑地接近了光速。它们撞在神秘的外星人建筑上，撞成了碎片。

“那个巨大的正方体，那面‘墙’，是个磁铁。”妈妈告诉孩子，“那是个巨大的磁铁：５０光年宽、５０光年高的大磁铁。飞船是不可能飞入这个范围内的。因为它们无法克服那面墙的磁场。它们会被那面墙的力量压得变形并被拉着向墙撞去，直到里面的人们都死去。”

“妈妈，什么是磁铁？”

“磁铁就是会吸引每种由金属或者铁或者类似东西制作的物体的东西。飞船刚好就是由金属制造的。

“但是发生在外太空飞船上的事情还是无法同发生在这儿的事情相提并论。当墙开始动作时，我们行星表面每样用金属制造的物体突然之间都飞向天花板或者飞上了天空。表、计算机、每个机械好像都有了生命。少数人开始有眩晕感。但是那时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恐慌。几分钟内当磁场加强时，刚才还只是贴在墙上的物体开始向墙里‘陷’去。

“那还只是一切的开始。一些戴着金属物体的人突然向天上飞去。还有一些被拉着向墙上猛烈地撞去。撞上后，他们的身体也开始拼命向墙里挤，就好像钉钉子一样被钉向墙里。那种场面太可怕了。

“人们开始失去平衡感和方向感，不能协调地运动。人们试着找各种地方藏身。但是没有这种磁力作用不到的地方。又过了几分钟，磁场更强了。我们的家园、设备等等都被从行星上扯下来，消失在空中。一些人出现了令人费解的出血现象。还有一些人死了。

“只有一千地方是安全的——这个地方。后来这个地方被称为隧道。但当时只有４个人躲了进来。他们看到发生在外面的一切在隧道里并没有发生。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几分钟，内隆三上的所有人类都将死去。如果只有他们４个活下来，那严肃地说也不可能有他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因为那就没有繁衍未来的足够人口了。

“一个叫塞缪尔·帕克的人取下他手腕上的所有物品。做了勇敢而愚蠢的努力，他离开这个安全的隧道跑入街头，大叫着让人们躲入这个避难所，并为他们指明了逃亡方向。几分钟内，人流涌入这里。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人流变少了。有些进来的人已经垂死；另一些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死去；还有一些不幸的人在随后的几天内死去。塞缪尔·帕克再也没有回来。直到他死前，他还一直在呼喊，让人们到这儿来避难。他死在了街头，但是他保护了我们的种族。由于他，２００人，虽然只是当时行星上居民的一小滴进了隧道；由于他，那些人繁衍的种族一直延续到今天。”

“可是妈妈，如果它不是隧道，那它原来是什么？”

“这个隧道过去曾是个武器。一个巨大的深入地下的大炮，它可以向星星发射能量。在人们降落在这个行星上很久以前，它就被废弃了。但是它还在这儿，它的核心，不管是什么制成的，还是会产生能量，仍在隧道底部运动，产生热。热仅仅是它过去正常情况下产生能量的一小部分，但那已足以提供给我们生存所需的能量和温暖了。”

“但是隧道为什么能保护我们？它的壁也是金属做的，对吗？”

“是的。最初来这儿的科学家们说它是用金属做的。但是让它可以抵御磁场的原因是它的形状：它是圆柱形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圆柱形可以，但是那些科学家们这样说。他们要比我们知识渊博。”

“那就是９０万年前我们同其他人类失去联系的原因。没人能到这儿来、没人可以离开，也没人可以同外界联系——因为在隧道内无法动作，而外面……”

“外面的人死了。”孩子说着，他的脸随之阴了下来，陷入了沉思。

女人深呼吸了一下，看着星星。“最初，”她继续说，“科学家们认为这个行星也将被扯离它的太阳系，撞到墙上去——因为在这个行星的熔岩下，行星的内核是铁元素。但是这个太阳系并没有被打破，当时还没有人知道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内隆人要开启这面墙？为什么他们要制造它？”

“最初，我们的人认为那是要把黑洞向墙拉过来，把黑洞移开。这样这个太阳系就可以有更好的生存机会。但是几十万年后——即使黑洞被播种了‘掌控粒子’——黑洞还是没有移动一分一毫，我们的人无法理解。当时无法理解。”

“然而５０万年前，我们终于明白了他们的意图。”

“发生什么了？”

“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妈妈，”孩子抱怨着，“我不是问这些，为什么爸爸要出去？”

“爸爸去隧道外了，小家伙。”

“爸爸去隧道外？”

“是的，他去了。”

“那不是很危险！”

“但是那也很重要，爸爸了解这一切。他是为我们其他的人这样做的。他希望可以向自由教证明。他希望能找出是否有人类在用从前科学家们的仪器向我们发送信号。”

“在等他的时间，我会把关于天空的事情告诉你。你知道吗，这儿几乎是全宇宙唯一一个拥有真正黑夜的地方。”

“真的？那别的地方就没有夜晚吗？”

“噢，他们也有。但是我们祖先来的地方——夜空不是完全黑暗的。传说他们的夜空会有发光的小点——每个小点都是一个太阳，因为它们距离太远了，所以看起来就只像是个小光点。晚上，他们可以在夜空看到许许多多的星星。”

“那就是我们的天空中没有任何太阳的原因吗？”

“是因为黑洞。”她强调。天空是完全黑暗的，总是黑暗的。“黑洞太大了，它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没有人可以看穿黑洞，所以我们也看不到藏在它后面的星星。那也是我们的天空总是黑暗的原因。”

他向上看，突然，外面好像有什么在闪动：“妈妈，那是什么？”

“什么？”她向上看，“我不知道。”他们看了有５分钟，最后，那闪动的光线稳定下来，它就停留在那儿，成为天空中孤独的闪光。

“我不知道。或许是卫星。或许是我们的祖先回来了。”

“看！另一个！”他指向天空的另一边，在角落处，几乎看不见的地方，另一个光点在闪动。“另一个！”在夜空的另一个角落出现了另一个，“又有一个！”

“噢！”她说，她的声音低得像是在耳语，“我知道这是什么！以帕克的名义……它们是星星！天上的星星！”她抱紧自己的孩子，把他抱向胸前，“是天上的星星！”

他们两个张着嘴，瞪着三颗星星。

“是爸爸带来这些星星的吗，妈妈？”

“黑洞在收缩，”妈妈告诉孩子，“所以突然之间这些星星就出现了。”

“这一定不是唯一的一面墙。在黑洞的另一边，在那个人类从未探测过的地方至少还存在有另一面墙。一定还有另一个磁铁以同样的力量在相反的方向推动一切。我们的科学家们是以这个理论来解释发生的一切的。如果你可以用磁场拉一个黑洞，他们说那就意味着磁场可以渗透到黑洞里，那也就意味着外面的人们可以影响黑洞里面。

“你瞧，每个人通常总是会被黑洞的引力吓倒，但是他们忘了还有更强大的东西。其实电磁力是黑洞引力的数十亿倍！那就是说，你可以用足够大的磁铁——甚至不用和黑洞一样大就行——来抵消黑洞的引力。

“科学家们确信内隆人播种到黑洞里的粒子应该是某种有电磁感应作用的粒子。墙可以把黑洞里的每件东西扯开！

“磁力可能无法作用到黑洞的中央，因为深入黑洞中心的物体可能已经失去了控制。但是在黑洞外部的一些物体，墙可以作用于它们，从而慢慢地增加黑洞的半径。

“要知道，对黑洞来说半径就是决定性因素。

“要想逃离一个黑洞就意味着物体的逃逸速度要大过光速，可是没有任何物体可以快过光速，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逃离黑洞。但是逃逸速度并不仅受到黑洞质量的影响，它还受到黑洞半径的影响！如果你能令黑洞的半径加大，把里面的东西拉开，你其实就是让黑洞缩小了！花了近４０万年的时间这才见成效。从那时起，每隔１０年或者那么多年天上就会出现一些星星；那些被黑洞隐藏从前从未看到的星星。我们认为这些星星就是一度在黑洞里面的星星！

“那两面墙也是为什么这个太阳系没有被分裂开、内隆三没有撞到墙上撞个粉碎的原因。内隆人把这两面墙建得正好让这个太阳系处于它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影响，有时来自这面墙，有时来自另一面墙，正是这种小影响保持了行星的轨道不变。我们的科学家们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是认为他们就是那样做的。”

“嗨，是在等我吗？” 不知何处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孩子首先发现了声音的来源：“爸爸！”一个男人从隧道顶凝视着他们。

女人发出吃惊的叫喊：“你还活着！”

“是，我还活着！确实还活着！”他站在隧道边，并没有再向安全处跨进一步的意思。

“太好了，进隧道里来！在会发生什么之前进来！”

“不会再发生什么了。”

“进来！我不相信你还活着！进来！！！”

“你不会相信我发现了什么。”男人说，却忽视她的请求，“看这儿。”他指向旁边。

另一张脸出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比他低一头，满脸微笑。

“你好，女士。”

女人惊叫着向后退了两步。她认识隧道里的每个人。他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还穿着奇怪的绿衣服：“什么！——什么！——他？”

“他来自地球。”丈夫回答，“我们的祖先来了。亲爱的，他们来了！”

“但是那墙——！”

“那磁铁，”新来的人插话，“１００年前就停止了，女士。’

“他们刚刚降落！”爸爸激动地说，“８０多万年来第一批降落的人！我们可以出隧道了！再也没有危险了！”

“什么？”那不可能。

“你瞧！他们现在说的语言和我们的不一样。这个人，有一个特殊的仪器，可以把我们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语言再把他们的话翻译成我们的。在仪器动作前我不得不和他说了许多——但是现在，就像他说的是我们的语言一样。”

“墙停了？”

“是的，女士。内隆人，那些外星人也回来了。他们现在正聚集在残留的黑洞边缘。”

“他们回来了？”

“他们回来了。”新来的人微笑着，一个迷人的微笑，“我们很高兴地发现这里还有人类幸存下来！”

“那他们会做什么？现在会发生什么？’

“现在，我想我们终于发现黑洞里隐藏着什么了。”他指着繁星似锦的天空，“那是他们一直强烈渴望看到的。”

# 《星鸟》作者：史蒂芬·约克

［作者简介］

史蒂芬·约克是帕吉特·桑德作家协会的一员，他生活在华盛顿的柯克兰德，是饶有写作技巧的自由作家。他是电信用户协会的创立人之一，同时他也为计算机杂志写评论文章。他曾写了一些计算机软件指南，并希望有朝一日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如开一个科幻小说大会。

他就是在读了罗伯特·Ａ·海莱恩的成人科幻小说之后而步入科幻小说世界。在他15岁的，他就不再给国内的喜剧书作描图，而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但起初他是计算机顾问，以后是软件导家，直至他成为未来科幻小说协会作家创作室的一员，回国以后帮助创立了作家协会。

他首部作品在大赛中就获得了荣誉提名奖。这是他的第二部作品。

“当心，”他通过意识支配器把话轻声传给了格林·斯通。“机翼不要翘得太厉害，否则我们就会减速。保持这种高度可能会耗费你的技能，而展平机器就能保持飞行速度，也能使飞船易于控制。”

“知道了”格林·斯通说。“得预测一下风势，以便随时调整。”

当格林·斯通驾驶飞船慢慢着陆时，“星鸟”号飞船开始不稳。当他的一双眼睛盯着令他陌生的观望镜时，他的另一双眼睛环顾四周，最后打量着在舵手位置的年轻的欧文。格林·斯通并非没有天分，只是此时他的紧张超过了天分。提丝伸出一只利爪，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脑勺以消除他的紧张感。

“现在伸出腿，展开爪子”提丝命令，“脚掌能使你最后停稳。”

“是，”格林·斯通服从地说，但这次他遇到了麻烦，在调整脚掌着陆时他遇到了从未料到的空气阻力。当他挣扎着调整平衡的时候，深蓝色的湖水冲到了观望镜上，“星鸟”号先是撞击着波浪，而后向前倾斜，扎到水里，甲板猛烈地倾斜。一时间，比这个星球引力大二十倍的外力把提丝抛到格林·斯通一边。提丝的爪子紧紧地抓住甲板，他唯一的反应就是小心翼翼地俯下身紧紧抓牢，虽是笨手采脚地着落，但还算稳当。

“很好”，提丝说，“我要把你训练成一名船长。”格林·斯通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了简单的信号，仿佛人摇着头说：“不，如果这只是知识上的问题，我们大家不都可以当船长了吗？这种训练比我以前受过的任何训练都要难。

“你真是与众不同，你很有天分，”提丝说，“但这需要时间，这种飞行方法与其他方法迥然不同。因为驾驶“星鸟”号还是考虑到其他许多问题，比如要秘密行动。

他在格林·斯通身边跑来跑去，以控制在甲板上徐徐升起的机翼，他用脚掌三下二下就把“星鸟”号的机翼收回折好，并收拾整齐。之后他让供给工程师继续看管和伪装。

地扫视一下观望镜，上面显示出水面上有几只海鸥，他海注意到了他们之中来的这个不速之客，过了一会儿，他们也就不在意了。

在供给官控制下，着陆档猛烈地颤动，使“星鸟”号缓缓地穿过寒冷的湖面，以探查有关自称为“人类”这一怪物的更多的情况。

“对不起，”格林·斯通说，“有很多问题我都弄不懂，开船涉及到很多方面，不仅仅涉及到运用物理学驾驶，还涉及到伪装上的审美。

提丝似乎在表示微笑。“这就是我之所以要选择这个湖训练你的道理。它远离人类的行居。”

格林·斯通急速地摆动着他那智慧的大脑袋，悲哀地说：“这对我根本没有用，提丝，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像你那样的船长。在紧急时刻，我也许会驾驶“星鸟”号穿来驶去，但是我却躲不过人类最偶然的巡视。”

如果你能在紧急时刻飞行，这就很了不起了。若想做到这一点，我是责无旁贷的，找一个责无旁贷的人并不是欧文的习惯，而且成为这个责无旁贷的人也并非轻松愉快。

提丝跑到观望镜前，然后陷入了沉思。他经常这样并非是一种享受。深思会严重地消耗他的意识支配器中的智能。由于这几个人孤零零地呆在“星鸟”号上，他们那微小的意识支配器将会被异常地耗费。现在，船静静地在水面上巡航，大多数船员都在忙着日常事物，他也趁此滑行一会儿。

格林·斯通能独立飞行了，或许飞得不太棒，如在夜间飞行，躲开人类居住区，就足以把他们带到人类生活的空间。他想教格拉斯普的打算也不想进行了。提丝对格拉斯普有什么起步几乎不报什么希望，格拉斯普似乎对“星鸟”号的体积和惯性无能为力，只能顺着而不能顶着船的外力，飞船的船长对这种估计不会满意。

格拉斯普是大副，他原本想当船长。可自从格拉斯普不能在大气中操纵“星鸟”号以来，就允许其他人也试一试了。

令船长苦恼的是，只有提丝在这方面有天分。提丝想在这些工程师身上再试一试。格林·斯通已展露头角，提丝对此还是很欣慰的。船长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之间的友谊，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船长。

“你又溜号了！”这些话瓮声瓮气地从意识支配器里冲出，提丝吃惊地飞向一旁。

“很抱歉，船长，我只想更好地利用我的意识支配器。”船长上了桥，爬上山坡休息。要说怎样才能辅助我，提丝，你把格拉斯普训练成舵手了吗？”

“格林·斯通很不错，船长，至少我没白费劲儿。”

我寻问过格拉斯普，但没问过你那捉摸不定的工程师，难道我一定要强迫你更充分地利用意识支配器吗？

提丝一想到这就不寒而栗，仅仅一个欧文对意识支配器来说就好比鱼和大海，必须保持内外平衡。如果没有那种平衡，鱼也会淹死。作为意识支配器的中心，一个船长就会打破这种平衡，结果会丧失独立性和活动力。躯体还活着，听从于意识支配器，用于重复和手工劳动，并是意识支配器赖以利用的智源。

提丝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一个有用的信号。“对不起，船长。我只是希望给你提供一些不再完全靠我的技能来得到的好消息。格拉斯普进展情况也不好。”

“那么，你承认失败了？”

“我观察很久了，有些技能比其他技能更难学，这种‘星鸟’号上使用的飞行方法似乎称得上是一种技能，在我们的经历中，它在某种程度上更称得上是一种技能。”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也有飞船，我已经飞行过了，这并不难。”

“对不起，船长，”提丝极力想通过意识支配器发出的严厉信号传达着这个性质不同的任务。这些飞船虽然很小、很轻，但威力很大。他们的飞行特点与其说像船模仿鸟，不如说像模仿地球上的昆虫。乘这些飞船，凭借着蛮力，很容易弥补由于缺乏技能和预见能力所带来的问题。“星鸟”号非常庞大，重力对它几乎没有影响。对于事先的活动，顺着风势而不是靠本身的动力，采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技巧，尽可能使船浮起并加以控制，诸如此类都有必要事先进行预测。

船长不耐烦地边走边说：“程度的不同要远远超过类别的不同，你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仅仅一个工程师可以教会，而我的后备队员--格拉斯普却教不会。你要继续格拉斯普的训练，你会成功的。”然后，船长转身跑回自己的房间。

愤怒和失意使提丝不由得把爪子撮得噼啪直响。格拉斯普没什么进展说明他学不会。为何船长就不明白呢？

他的一只爪子在空中猛挥，然后突然停住，提丝以前对任何一个船长从没有这样矛盾的想法。此刻的他，惊讶代替了愤怒。难道这就是他们这批人长期与外界隔绝的结果吗？

一些船员从前从未忍受过这种与世隔绝的滋味，当然也从未有这么长时间。按照计划，他们现在本该回到船员之家。母舰仍在轨道上等着他们。他们本应驾船回到人类称之为“宇宙飞船”的轨道上，在这个宇宙飞船的燃料舱上附有隐形的子船，他们不可能预示会有一艘宇宙飞船会爆炸。

他们已从发射场旁的环礁湖处窥视了“宇宙飞船”的全貌。他们观察着并惊恐地意识到，只要那个东西爆炸，他们就完了。

恐惧渐渐消失。还有别的子船，“星鸟”号可搭乘其中一艘返回。而下一次飞船发射，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第二次没有发射，就等下一次吧。那时，“星鸟”号会较长时间地停留在地球上。

提丝发规格林·斯通在公共舱安详地睡着了。要叫醒奥恩是和提斯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对于一个人来说，睡觉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它让更多的思维为意识支配器来服务。提丝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用爪子拍了拍格林·斯通的胸甲。他以前一直在学着做许多和他所受的教育相背的事情。“醒醒，格林·斯通。”

当格林·斯通举起他的爪子做出本能的防御性的手势时，提丝猛地向后一转。过了一会儿，格林·斯通才认出他的朋友，放弃了他的防卫。“你为什么叫醒我，提丝？”

为了避免偷听的人，提丝走得更近了，把他的思绪紧紧地集中在格林·斯通身上。“我需要和你谈谈，我等不急了。”最后的那个信号的确要严重得多。它是如此地急迫，格林·斯通甚至还没有考虑去问它。

“那么让我们谈谈吧。”格林·斯通说。

“自从我们在地球上搁浅以来，你注意到全体船员的一个小小的变化吗？”

“什么变化？”

“心理变化，”提丝回答道，“也许是意识支配器的变化。”

“是的，我已经注意到一些事情了。这不是一件我能把自己排除在外的事情，仅仅是感情上的变化，感情上的错误。”

提丝发出一个表示同意的信号。“我注意到的比这更多，我已经试图确定它的数量。我们这一小帮孤独的人已经削弱了意识支配器。这种孤独不断地加深，我们也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作为个体我们已经变得更加自主，而意识支配器却变得更加不能自立了。当我们变得缺乏自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控制了。我们获得了使意识支配器自主的能力，也许正相反，我们能满足意识支配器的需求。”

格林·斯通反对这个意见。“这是不可能的，提丝。我们就是意识支配器，意识支配器就是我们。”

“也许唯一的因素就是我能想象出这个事情也许能表明一些什么，”提丝说。“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人类已经证明了。我们找不到他们占据我们意识支配器的证据。我们已经观察了如此之多的关于他们与其生存方式背道而驰的那种行为。几乎没有什么怀疑。”

“我对那些理论很知晓。我也意识到人类通过他们那种刺激感官数据的广播来努力克服这个缺点。”

“知晓？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不被它困扰是很难的。他们的广播和由机械产生的电子噪音充满了意识支配器所占据的无线电频谱。没有受到“星鸟”号防护罩保护的奥恩会被切断同意识支配器的联系；在此地，到处是电子噪音的干扰。”

格林·斯通战战兢兢地说道，“你为什么非把它提出来？”最近的这些日子以来，我已经考虑再三。这个想法不仅时时地打扰我，同时也使我对它产生兴趣。即使一个人能从意识支配器脱离出来，不再遭受人类广播的干扰，这又有什么用呢？

格林·斯通发出一个否定的信号：“不可能！”

“当然可能。如果，当我们返回奥恩家的时候，我已经独自进入“星鸟”号，并且把舷窗封死，它就会发生的。避免人类广播干扰的防护罩同样也可以保护意识支配器。飞船里没有其他人，就不会有任何来自于意识支配器的人。

格林·斯通转过身来，急急忙忙地向远处的那堵墙跳去。“你的这种想法太可怕了，提丝，你怎么能想这样的事情？如果船长知道了，他会把你喂意识支配器的。”

“我所告诉你的的确是船长所害怕的，格林·斯通，个体的自由像人一样，我们正在学着为自己考虑；学着依赖意识支配器，把它作为计算上的资源，而不是作为我们思维的框架。”

“提丝，我并没有责备他。现在，我有点儿怕你。”

“我的朋友，我恐怕也是。有什么事要发生。我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船长试图通过加强纪律的手段来与之相抗衡。我认为他将失败。我害怕在这个过程中，他可能会对我们有所损害。”

“你的意思是背叛船长？我警告你提丝，我的首要的忠心必需是忠于……”

“忠心于意识支配器，格林·斯通，我也是如此。船长是意识支配器的中心，但他同其他的首领没什么不一样。在他放弃他的名字而成为船长以前，你了解他，我也了解他。他不是意识支配器。我们是意识支配器，我们六十六个在飞船上的人都是。我们不知道何时，我们是否能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为了我们的目标，我们也可能都成为奥恩而留在宇宙中。”

格林·斯通走得更近了，”他发出一个表示疑惑的信号。“我不明白你所问的问题，提丝。”

“要不是你观察船长，格拉斯普和其他人都接近他。不要让他的权势蒙蔽了你。想一想意识支配器，想一想我们自己。”

透过“星鸟”号的观察屏，水幕令人晕眩地旋转着。提丝轻轻地滑到控制台前与船尾联系，使“星鸟”号不再螺旋式地下降，而是直线航行。每隔几秒种，他就扇动几下翅膀来保持高度。

他们平行地飞到水的岸边。整个人类排成一行。提丝意识到船长站在他的身后，研究着屏幕，至少是假装这么做。遥感对于奥恩来说是一项新的学科。提丝看不到任何的迹象表示船长已经对屏幕上的内容理解了。人群中的一星点颜色引起了提丝的注意，他把“星鸟”号驶进一个陡峭的堤岸。“我已经在新闻分发机上做了记号，船长。”他和船长一起通过意识支配器来观察，跟着信号指出了那一星点颜色。

“好极了。语言学家们做好准备。”人类广播中大多数有用的信息采用一种人类所依赖的奇怪的电压波交流。奥恩的语言学家们没有听觉，他们发觉用这样小的一个意识支配器来解释这些信息是很困难的。“星鸟”被追寻找更容易理解的有关人类宇宙飞船发射的新闻报纸。

“我能降落在机器的附近吗？”当它通过分发机的窗口来检验报纸上的部分新闻成为可能时，那么找到一张丢弃的报纸就更为有意了。幸运的是，“星鸟”号竭力仿效的是一些属于食腐动物的鸥。能够见到他们停留在人类的垃圾堆中是很不寻常的。

“我们将在水面上着陆，让“星鸟”号到那台机器旁。格拉斯普要登陆了。”

在他能够抓稳之前，提丝发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不悦耳的信号：“那是不可能的，船长！”

“难道格拉斯普还没学会在水面上着陆吗？”

“他已经练了很多次，船长，但是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区，我们可能被这里的人注意到了。”

船长很不高兴。“如果你已经好好地训练他的话，他将能够着落，离控制器远点。”

提丝不情愿地离开了控制器，格拉斯普接替了他。

“我可以提一个建议吗，船长？”提丝问。

“你应该保持沉默。”

提丝不再看屏幕，他注意到格林·斯通已经进入了控制室。他希望能够与他的朋友交谈，但是船长就在附近，他恐怕他们的谈话会被人听见。正在这时，他看到格林·斯通中间的一条腿指向船长，这是一个腿部信号，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女神。对于人来说，这个手势已经很明显了，但对于船员来说，却有些含糊。

提丝紧张地摇摆着，他可能感觉到了自己孤立无援，但至少他不是以唯一对船长的判断提出异议的人。他一只眼盯着格拉斯普，另一只眼盯着屏幕。在水平滑动下，格拉斯普做得很好，但稍一倾斜，船便左右摇摆，失去了确定的高度。提丝看到格拉斯普正在调整控制器，他们调整船头朝着来的方向，但是他们缺少可以平衡高度的机器。格拉斯普设法使船保持平衡了，但没有注意屏幕和高度。

提丝注意到他们正朝着上个浮出水面的平台建筑冲去。这是一个耸立着的工厂原料供应塔，这时只有几步远的距离。提丝本应毫无问题在塔下滑过并在远处着落，但他恐怕格拉斯普难以承担这个任务，格拉斯普看起来并没有注意到隐约出现的物体。

提丝犹豫地瞅了瞅船长。船长会允许他说话吗？让他说话，又怎么样呢？也许不会。提丝强迫自己坐在甲板上，试着通过意识支配器而不直接使用手势给格拉斯普发出一个警告，船长仍然注视着，但或许他这么做并没有必要。

宝贵的几秒钟过去了。格拉斯普终于抬起头，看到了障碍物，他惊慌了，没有紧紧地抓住船舵而是试着飞过平台。“星鸟”似乎没有足够的飞行速度，他们向空中冲去，机翼剧烈地振动着，鼻轮向下冲去，突然冲向平台的边缘，十分危险。格拉斯普试着俯冲，控制器不灵敏，他们从平台下冲了过去。

提丝看到前面有一块空地。他想与其紧急着落，不如毫无损失地逃脱，“星鸟”的右翼尖擦伤了其中一个支撑器。

船长和格林·斯通被甩到屋子的墙边，冲撞力的突然停止使提丝猛然地摔倒在甲板上。

提丝在甲板上坐稳后，检查自己有无重伤；然后看了一眼屏幕，除了暗绿色模糊一片以外，他什么都看不见。现在，“星鸟”号位于水下。

提丝感觉被人重重地捶了一拳，并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到船长正在看他，船长的一条腿已受了伤。“这是你的错误，你完了，你不再是领航员了，你什么都不是！”

提丝能够感到意识支配器正推动着他，就像旋涡一般，他为忘却一切做好了准备。当意识支配器把他向下推的时候，他紧紧抓住的不是肉体而是思想。但那可怕的一瞬间，他感到一阵失落，然后一切都没有了。

“我活着。”提丝说。格林·斯通发出了快乐的信号，船长小心地离开了。

提丝意识到他还有上面那只手，他可以利用它来移动。他对船长说：“你在吓唬我，船长，你畏惧失败吗？这次失败是由你的判断造成的，船的灵性是知道这一点的。只要你为它服务，意识支配器就为你服务。它知道是你的过错，否则我便会死。”

船长没有回答。他和格拉斯普瓦相交换了几个别人听不见的信号，然后很快离开了控制室。

提丝和格林·斯通发出了一个快乐的信号，但是他意识到格林·斯通的注意力不在屏幕上。

“我们仍在水下，提丝，我们应该现在就想办法浮出水面。”

提丝冲向控制室，仪器显示他在水下一公尺深。他看不到上面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们到达水面，他试着轻轻地振动翅膀，右翅膀不太灵活，反冲器口有几处损伤。

当他们在水中浮动时，甲板有些晃动。但他们仍距水面很远。提丝试着移动双腿，右腿可自由移动但左腿几乎不能动。

“机械师。”提丝喊。

“我就是。”意识支配器回答。

“我们的右翅膀和左腿受伤了。”

“我已经检查了右翅膀的损伤处，只是个小问题，很容易修复。”

提丝感觉到机械师正检查他的神经，他打开视野屏与机械师共同观看。“我怀疑我们仍在水下，”机械师说。

“你能解释这一点吗？”

“我发现左腿没有受伤的迹象，我怀疑有什么东西限制住我们，把我们固定在底部，你能看一下屏幕上的腿部镜头吗？”

“我来试一下。”提丝开动“星鸟”头部的控制器，他尽可能地低下头，与此同时，尽力地伸出左腿，一个半透明的纤维紧紧缠绕在腿部的底处，切开柔软的表面，他们都陷进去了。

白水晶，他们的人类学专家，走近提丝和格林·期通，发出一个模糊的成功的信号。“我认为我已经鉴别出了把我们困住的纤维，我认为这是人类用来捕获水中可食动物的。”

提丝转向白水晶的方向，“可食动物？”

“鱼饵是用来试图捕获那些想吞下金属构的可食动物，这样可食动物将会被钩到陆上。”

格林·斯通对白水晶发出一个不易觉察的信号，“这是个无用的信息，我们仍被困住了。”

“不必在意，白水晶。”提丝突然插话说。“它或许非常有用，这些可食动物有多大？”

“我们已观察了许多被抓住的动物的尺寸，许多与‘星鸟’一样大或比它更大，并且或许更重。”提丝补充说。

“对不起，白水晶，我只是随便说说，”格林·斯通说。

“不必说了，我们都很紧张。”白水晶说。“这种纤维是一种细线。如果我们的嘴能够着它，就能把它咬断”，提丝说，但提丝知道他们够不着。一只真正的海鸥也许会拧动这条细线，但“星鸟”号在这方面就没有那么灵活。

“要不是人类的广播，我们就派人出去切断那根线，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了。”格林·斯通说道。

“得了吧，水能把人类的广播隔绝开吗？”提丝问身边工作的工程师。

“也许吧，但并不完全像你所说的那样。‘星鸟’号的防护罩会断绝意识支配器与外界的联系。”工程师犹豫地说道。

提丝没有立即回答，仍不动声色，一声不响，他似乎睡着了。最后，他问工程师。“是否有可能使船员与人类广播隔绝，就像‘星鸟’号一样？”

“提丝，你在想什么？”格林·斯通带着惊讶的神色问道。

船长一边和旁边的格拉斯普走进控制室，一边说：“他在想出去开动‘星鸟’号，他在想独自一个人去。”

当提丝准备出去时，大家一阵不安。格拉斯普和船长一直在控制室里，但他们并不打算干涉提丝的计划。提丝肯定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希望提丝再回来。在船长看来，提丝正在走向毁灭。当提丝期待着船长犯致命错误的时候，船长也在期待着提丝犯致命的错误。

按照提丝的指令，这些工程师在拼命地忙着做防护衣。穿着防护农，背上气瓶，它能给他一天提供十五分之一的氧气量。这对于一个船员充分利用意识交配器进行工作是足够了。他们大多认为如果没有意识支配器，提丝就不可能会发挥什么作用，如果他真起什么作用的话，大不了也是个活物而已。他的思维太简单，根本不可能割断电线，甚至还不等地回到“星鸟”号，气瓶里的气体就会用完。

提丝甚至拿不准会发生什么事，但他并不是在自我毁灭。他相信他有办法幸存下来，同样他也相信这些办法能帮他及早抵御船长。当工程师们在忙碌的时候，他在控制室里一直保持戒备状态，他把他要用来切割电线的切刀开了又关，接着在观望镜上琢摸着腿被缠住的样子，想着他该在哪切割，等等。

整个计划必须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而不是留在与其他许多人共用的意识支配器里。

时间在飞逝。工程师们在忙碌着。监视在继续着。

“星鸟”号的外部配有二个汽塞。一个在舱口，用来收集外界标本。另一个位于船的腹部，用来清除废物。

提丝被选出来从镇在船帮上的一个小仪器内爬出来。

虽然只有格林·斯通和威格与他一起呆在服务舱内，提丝还是觉得全船的人都在看着他。他知道所有船员都在用眼睛琢磨着他。那个芬内克尔，可能是其中最用心研究他的人。

呼吸装置早已绑在他的肚子上了，供气孔在他的背上。切割器紧紧固定在他的下颚里，他合上嘴，加力时切割器也合拢。最后，背上的护板降低。格林·斯通和威格尔好像犹豫，“干哪”提丝叫道。他把腿伸到空档中，衣服从西边拉紧，从中间锁住。他的思绪似乎溶入了黑暗中，孤零零只有他自己。

“提丝”是外面的东西存在于他脑海中的信号，但却使他舒坦，尽管他不知道其意味什么。

“提丝”是他丢弃的几个信号之一，其余的都遗失了，与安德曼底的其他信号一块地丢失了。

后来有种东西涌进了他的意识中，就像发痒似的。那是一件必须做的事。他不知不觉地放松了下巴，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他东张西望看其究竟什么；只有一二个船舱才能使他想起自己。他不耐烦地在舱里走着，寻着脑中出现的那幅，只有找到它才能摆脱痛痒之苦。

舱内有三个出口，两个出口既大又容易，第三个则狭小，而且又黑洞洞。他试图朝那个最大的出口走去，有两个人挡住了他的路。事与愿违，他却朝着最小的出口走去。他没来得及逃走，退路却断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发觉自己被困住了。再后来他感到他所在的船舱在移动，道路又被打开了。

他朝灯光那儿走，发现了一个透明桶挡住了去路，他使出浑身的力气来推这只桶；又用下巴撞，好像他的下巴比平时又大又有力。不一会儿，他的头和一条腿就钻了进去。又用了力气，使身体的其余部分钻进了桶里，最终从桶的那一面又钻了出来。

他四下张望，觉得走错了路，四肢移动迟缓。他紧紧抓住外面，不知干什么。他也有该做的事，头脑中出现的那个画面在他的脑中跳来跳去，像燃烧的火苗，又有一幅较小的画面出现。“提丝”他想到。他突然知道他正往哪儿去，他沿着不平坦的平面爬着，不久他就头朝下朝前走着，后来，透过黑绿色的夜幕，他看到了脑海中的那个画面。

他又转到了另一个平面上，黄色的，光滑的，弯曲更厉害。他又走下去，在最前面，他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一个长长的东西紧紧地包在他所在这个黄色的东西上边。他看到了他应该咬上一口的地方。

他爬上一处开始咀嚼，甚至用一股新劲儿。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他一次咬下一点儿，有那么一会儿，觉得没完没了的。后来，这东西分半了。他看看这东西消失在黑暗中，头脑中的痛痒之感随之消失了。他又爬着寻找第二目标。

这又是件难事儿，但任务现在不再陌生。这次，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使他不得不爬到这东西上去咬它。他觉得有些不对，但是不这样又怎能结束他的痛痒之感呢？只能这样做。

他累了。为什么感到呼吸困难？他最后又咬下一口。他太累了。只是痛痒使他继续着。一想到“提丝”就感到有什么东西抓着他。他立刻就明白了错在哪里。他在这个黄色的平面上，一抓他，就感觉他把它带到了那个白色平面上，那个白色不是会把他带到家吗？尽管他明白了，他熟悉的一切都消失在黑暗中了。他太累了。

“我们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你找回来，”提丝船长说。“知道你的大脑还在工作真好，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愿杀了你。”

提丝慢慢地从甲板上站起来，他的身体多处受伤，一点好地方没有，下巴肌肉也受伤了：“你救了我。”

“一旦我们不受人类纤维的束缚，我们就能寻找你，格林·斯通设法把你弄到鸟嘴里，我们通过标本室进来了。”

提丝环视四周。他们就在标本室后面的船舱里，他的设备难在舱角里。

“我想，”船长说，“没有必要与你交谈，但是，我要确信你的大脑并没有因为缺氧而受损，或因再进入到安德曼底的震惊而受损。我现在知道了你没受伤，而且与安德曼底在一起对你很安全。”

提丝感到靠他的能力抵御进攻没有把握，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你总想摆脱我。”

“但是这样做好些。当我移动你的嗓子，没有谁能与我挑战，破坏就不会发生。另外，我们只有几个人，安德曼底不能浪费体力。”

提丝能够感到安德曼底拖着他，往下拖他，他抗争着。

“你不行，”船长说，“就别反抗了”。

提丝是不行，但这次与上次不一样，事情发生了变化，他觉得一种自我，自我肯定的感觉向某种支撑物紧紧抓着他。使他有了立足之地，并能用力支撑杠杆，船长推他，提丝推船长。

船长蹒跚着，“我真不明白。”他说。

“形势发生了变化，你没有能够调整自己，你使安德曼底受到危险，现在该清算一下了，”提丝更用力地推船长，他跌坐在地上，壳空里只剩下安德曼底。

提丝感到安德曼底的内部在变化，就像水在冲击水位线，提丝成了新的船长，他伸出手，检测自己的能量，他知道船上的人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他发现了格林·斯通在船长的舱里，格瑞丝细心地守护着他。

他伸手去够格瑞丝的头脑，觉得他失去了知觉，提丝觉察到格林·斯通很兴奋，向他伸出手：“到我这儿，朋友。”

当格林·斯通到时，他从船长的舱里退了出去，“他不会伤害你，”提丝保证说。

“是什么事让他发疯？我们都怎么了？”

“我们的形势史无前例，我们要变化变化以便适应形势，他抵御变化，而我接受它。”

“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会活下去吗？”

“不知道，但我知道路就在前面，也只能在前面。”

格林·斯通看了一眼他的朋友，犹如初次相见一般。他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态说：“你才是真正的船长！”

“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我只不过是提丝而已。”

# 《星期一》作者：[美] 克里斯·卡特

王琢译

第八大街海运银行门外，特种部队正在犯罪现场各就各位。一个女人，帕梅尔，正站在街边旁观着这一切。她三十岁上下，看起来忧伤而又疲惫。穆德和史卡丽的主管斯金纳奔至现场，蹲在布置好的掩体后面，亮出自己的证件：“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是指挥官，ＦＢＩ要接管这里？”指挥官问斯金纳。

“没有那个意思。这里发生了什么情况？”

“警报三十分钟前响起。我们分析应该只有一个劫匪，有武装，可能是手枪。二十分钟前有一声枪响，我们似乎看到地上躺了个人。您来这里做什么？”

“我手下的两名探员可能在这里。”

一直站在街边的帕梅尔突然跑向斯金纳，但没跑到跟前就被警察拦住：“不许过去！”

“斯金纳！斯金纳！”帕梅尔大喊。

斯金纳转过脸诧异地看着她：“我们认识？”

帕梅尔继续大叫：“你要阻止它！阻止它的发生！”

银行里，史卡丽跪在地上，穆德躺着，头枕在史卡丽的大腿上。穆德胸口的枪伤血流如注。史卡丽用力按压住伤口，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其他顾客和银行出纳也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史卡丽爱抚着穆德的脸庞，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劫匪——伯纳德。伯纳德正喘着粗气看着穆德和史卡丽，情绪很不稳定。他的胸前绑着大量炸药，拇指放在引爆器上随时要引爆。

史卡丽绝望地对他说：“这里你最大。不要那样做。”

特种部队猛地冲了进来。史卡丽：“不——”

伯纳德按下了引爆器。

爆炸的火焰和气浪随着一声巨响冲出银行。斯金纳立刻蹲到掩体后。爆炸的碎屑四处飞溅，上空腾起了浓黑的烟雾。

穆德家门外，报童用力将报纸甩到穆德的门口。穆德猛然从梦中醒来。他躺在水床上，穿着黄色的睡衣睡裤，右侧卧着。他又躺了一会儿，觉得有些不对劲。他坐起身，把一条腿耷拉到床边，他脚踩到地上，竟然感到一凉，地上都是水。他掀起床单的一角，也是湿漉漉的。他的水床还在不断地往外漏水。

穆德：“该死！”

他看看床头柜上的电子钟，已经不显示了。他抓起钟往床头柜上敲，还是没反应。他把床头柜挪开，观察着床漏出的水快淹没了插座。他及时将插座拔出。接着他伸手去拿手机，却一下没拿稳，手机掉在地板上。他叹了口气，捡起来。从手机里倒出很多水，已经不能用了。

“好吧，好吧。”他自言自语着，看看欧米伽运动手表，显示的是：星期一，７点１６分９秒。他从卧室跨过运动鞋刚刚走进客厅，卧室的电话又响了。他把手机扔下，迅速在客厅抓了一个水壶，跑回卧室接电话，但是他被运动鞋绊倒了，扑倒在水里摔了个狗吃屎。他慢慢爬过去用水壶接着不断漏出的水，努力把电话接起来。是楼下的房东打来的。

“你是说水都渗到你家去了？哦，天！是我的该死的水床漏水了……我不想要水床的……好吧……好吧……”

他挂上电话，趴在地上，伸出一个手指堵住水床的眼。泄漏停止了，但只要把指头抽出来就会继续漏。他站起来提起接水的水壶，把里面的水全部倒到床上，眼睛里充满了怒火。

穆德到了办公室。刚到办公桌旁边，就看到房东的赔偿支票已经摆在他的桌上了。他把支票签了。史卡丽走了进来。

没等史卡丽开口，穆德立刻说：“我知道我没来开会。”

“不是没来开会，是来得非常非常迟。还没开完呢。”

“那你在这儿干吗？”穆德问。

“会开得太久了，中途休息一下，我就来看看你在不在。你怎么了？”

“我经历了一辈子最烂的一天。我起来以后发现我的水床漏水了，满屋子都是。闹钟进水废了，手机也废了。我的房东给我个赔偿支票让我签。不过，我还得上银行一下。”

“穆德，你什么时候买的水床？”史卡丽突然问。

穆德站住了，想了一想，好像真的想不起来。他决定先不管这个问题：“银行就在那条街，我十分钟就回来。帮我掩护。好吗？”说完走了。

史卡丽撇撇嘴：“哪次不是我掩护！”

第八大街的拐角处，帕梅尔和伯纳德坐在一辆相当难看的车里。这辆车不顾规矩，横穿两条小街直奔银行。其他司机都对他们愤怒地按着喇叭：“蠢蛋！”

伯纳德毫不理会，对帕梅尔说：“我的技术还不错吧？”

帕梅尔说：“去做你要做的吧。”

伯纳德紧张地搓搓手，看着银行：“我进去拿点儿东西，十分钟就回来。等等我。”

伯纳德刚下车就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迎面撞上。他们对骂了一阵，伯纳德走进银行。

不一会儿，帕梅尔看到穆德走向银行。

帕梅尔看着穆德，语调有些伤心：“你准时来了，可怜的家伙。”

穆德路过帕梅尔的汽车时，透过车窗，凝望了帕梅尔一会儿，然后走进了银行。帕梅尔惊讶地坐着，自言自语：“你前几次没有这样做过。”

穆德在一个窗口排队，而伯纳德正趴在一张桌子上打草稿：“这是抢劫……”

排了很久的队。穆德频频看表。此时伯纳德已经把稿子写好了：“这是抢劫。把钱放到袋子里……”他沉重地喘了几口气，将稿子揉搓成一团，然后突然转身用枪指着顾客大叫：“储户们！趴下！你们知道这是在干吗！”

一个女的尖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

伯纳德用枪指着她：“闭嘴！趴到地上去！”

穆德慢慢蹲下，对伯纳德说：“这里你是老大。”说完他趴到了那个女人的边上，小声安慰着：“别怕，没事。”

伯纳德：“好了！现在我是这里的老大！不许报警，不许发信号。从柜台开始把钱放到袋子里。你们抓紧时间，我也抓紧时间。其他人都趴好咯！别耍花招！”出纳开始往袋子里放钱，她用脚踩了一个报警按钮。伯纳德没有发现。

穆德透过窗子看到史卡丽正往银行方向走。

伯纳德对出纳说：“好极了，乖。带上你的钥匙，我们去开自动取款机。”

穆德看着一步步走近的史卡丽，指着大门对伯纳德说：“是不是应该把大门锁上？你没锁门。”

史卡丽走了进来，伯纳德用枪指着她。她立刻停下了。穆德爬起来用枪指着伯纳德的后背。

伯纳德突然转过身面对穆德，一枪打中他的左胸。穆德倒下了。史卡丽迅速掏出枪指着伯纳德：“把枪放下！！”

伯纳德说：“你把枪放下！”

史卡丽看着躺在地上的穆德，放下了她的枪。

银行外面，帕梅尔坐在难看的车里。她听到了特种部队赶来的轮胎声。部队从她身边跑过。她连看都没看一眼，自言自语：“上啊！上啊！”

“上啊！上啊！”指挥官说。

帕梅尔走下车，斯金纳来到现场出示了证件：“谁是这里的负责人？”

“我是指挥官，ＦＢＩ要接管这里？”指挥官问斯金纳。

帕梅尔跑向斯金纳，但没跑到跟前就被警察拦住：“不许过去！”

“斯金纳！斯金纳！”帕梅尔大喊，“接管这里！不要让他们处理！”

斯金纳转过脸诧异地看着她：“我们认识？”

帕梅尔继续大叫：“相信我！斯金纳！”

银行里，史卡丽跪在地上，穆德躺着，头枕在史卡丽的大腿上。穆德胸口的枪伤血流如注。史卡丽用力按压住他的伤口。然而这次她并没有含着眼泪，而是十分镇静。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伯纳德。

伯纳德不理睬。

“瞧，我总得称呼你吧。或者我叫你史蒂夫？这个名字不错，你觉得呢，史蒂夫？”

“伯纳德。”他冷冷地说出自己的名字。

“伯纳德，我要把我朋友带出去。”

伯纳德不理：“如果警察们要冲进来，我就把这鬼地方炸平。”

“他们可不知道这一点，不是吗？他们不知道你的计划，而且你在里面他们也看不见你啊。你应该走到门前，现身一下。”

“你想让我被他们杀死！”

史卡丽看看腿上已经失去意识的穆德。她为他一下一下地按压着胸腔：“我只是希望这里的所有人都能好好的，现在在这里，你是老大。你没必要那样做。”

特种部队猛地冲了进来。史卡丽：“不——”

伯纳德按下了引爆器。

爆炸的火焰和气浪随着一声巨响冲出银行。斯金纳立刻蹲到掩体后。爆炸的碎屑四处飞溅，上空腾起了浓黑的烟雾。

穆德家门外，报童用力将报纸甩到穆德的门口。穆德猛然从梦中醒来。他躺在水床上，穿着黄色的睡衣睡裤，仰面躺着。他又躺了一会儿，发现床单已经湿透，他的水床还在不断地往外漏水。

穆德：“该死！”

他看看床头柜上的电子钟，已经不显示了。他抓起钟往床头柜上敲，还是没反应。接着他伸手去拿手机，手机掉在地板上。他叹了口气，捡起来，从手机里倒出很多水。

“好吧，好吧。”他自言自语着，看看欧米伽运动手表，显示的是：星期一，７点１４分。他伸出一个手指堵住水床的眼。泄漏停止了，但只要把指头抽出来就会继续漏。他接到了是楼下的房东打来的电话：

“你是说水都渗到你家去了？哦，天！是我的该死的水床漏水了……我不想要水床的……好吧……好吧……”

他从卧室跨过运动鞋走进客厅，在走回卧室的时候被自己的运动鞋绊倒了，扑倒在水里摔了个狗吃屎。电话又响了。可是他没有心情去接了。

帕梅尔和伯纳德的公寓。帕梅尔一个人在房间里拿着电话。是打给穆德的，可是那边无人接听。她放下电话，伯纳德进来了。

“你在给谁打电话？”伯纳德问。

“没谁。”

“什么没谁？没谁是谁？”

“你不认识的人。别管他了。”帕梅尔说。

“和我去办点事情吧？”伯纳德说。

“不去。”帕梅尔一口回绝。

“我还没说什么事情呢！帕梅尔！只要几分钟就好啊。”

“你该去上班了。”帕梅尔疲惫地说。

“不去他们又能怎么样？解雇我？我有一个计划，帕梅尔……”他说着，带着她离开了公寓。墙上的钟显示7点17分，星期一。

穆德到了办公室。刚到办公桌旁边，就看到房东的赔偿支票已经摆在他的桌上了。他咒骂了一句。史卡丽走了进来。

没等史卡丽开口，穆德立刻说：“我知道我没来开会。”

“不是没来开会，是来得非常非常迟。这次会真是ＦＢＩ历史上最长的了。”

“那你在这儿干吗？”穆德问。

“会开得太久了，中途休息一下，我就来看看你在不在，你的手机坏掉了。你睡过头了？”

“史卡丽，你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就是说你想重头再过一次？”

“我当然有过这样的想法，次数还不少呢。只是你怎么知道，重头又来了一次会是不一样的结局？说不定一切都一模一样呢！”

“真希望这一切不是命中注定的。今天我起来以后发现我的水床漏水了，满屋子都是水。闹钟进水废了。我的房东给我个赔偿支票让我签，可是我还得上银行。”

“穆德，你什么时候买的水床？”史卡丽突然问。

穆德说：“要不是这个破水床，我就能按时来开会。要不是你没有继续学医而是进了ＦＢＩ，我们就根本不会认识。世界上哪有这么多要不是？”

“你觉得这是命运？”史卡丽问。

“是一种自由意志。你能通过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改变你的命运。”

“那我们来改变一下命运吧。我去帮你存钱，你就在这里整理你的文件，给斯金纳做报告。”说完她离开了。穆德走向档案柜收拾。

史卡丽走进银行，伯纳德正在写草稿：“打劫……”

穆德发现自己没把支票拿给史卡丽。他立刻追了出去。

在他跑到银行附近的街道时，帕梅尔冲了出来跑到他面前：“穆德，今天不要进那家银行。”

穆德疑惑：“我不明白……”

“伯纳德在银行里，求你别进那银行！”

“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吗？”穆德问。

“每天你都从我身边走过。一天又一天，就在你去银行的路上。然后你就走了进去，然后所有人都死了。你，你的搭档，还有伯纳德，所有人。”

“我从你身边经过……然后死了？”

“是的！”帕梅尔点头，“一次又一次。只有最后一次你停下来看着我，好像认识我一样。就像你能想起我一样。求求你记起来！”

他听到银行里传来一声枪响，立刻冲了进去。

“不要去！”帕梅尔在背后喊着。

穆德跑进银行，看到史卡丽和伯纳德正互相用枪指着。他拔出他的枪，曾经趴在他旁边的女人中枪躺在地上。

“放下武器！”穆德和史卡丽一起命令。

“你们放下才对。”伯纳德说。

“为什么我们放？”穆德说。

伯纳德把外套拉开，露出炸弹。穆德和史卡丽对视了一下。

“你叫……伯纳德……对吗？”穆德想起之前帕梅尔的话。伯纳德愣住。

史卡丽奇怪地看了穆德一眼，蹲下来查看中枪女人的脉搏：“伯纳德，她还没有死，你还没犯谋杀罪。“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穆德说。

“先生，求您听他们的吧。”出纳对伯纳德说，“很快警察就要来了。”

“你报警了？”伯纳德恶狠狠地转向出纳。说完，他按下了手中的引爆器。穆德试图阻止，可是太迟了。

“不——”穆德喊。

帕梅尔躲在车后，听着远处传来的爆炸声，哭了起来。

穆德家门外，报童用力将报纸甩到穆德的门口。穆德猛然从梦中醒来。他躺在水床上，穿着黄色的睡衣睡裤，左侧卧着。他发现了水床漏水，自己湿透了。电话响了，他接电话时把手机摔坏了：“我知道了……我会赔偿的……”他不耐烦地说。

他看看废了的闹钟和手机，被运动鞋绊倒。他的手表显示：７点１５分，星期一。

ＦＢＩ大楼里，帕梅尔手持游览通行证，找到了史卡丽。

“史卡丽探员！”

“什么事？”

“请今天无论如何不要去银行。”

“银行？”史卡丽摸不着头脑。

“海运银行。第八大街上的那家。”帕梅尔诚挚地说。

“小姐，你是不是和旅游团走散了？”史卡丽问。电梯门开了，她打算进去。

“别去那里！千万别去！还有，让穆德也千万别去！不然你们会死的！”

史卡丽叹了口气上了电梯，走进办公室，看到了正在赔偿支票上签字的穆德。

“会开到一半中间休息一下。”史卡丽说。

穆德脸上的表情很奇怪：“有些神奇。”

“怎么了？”

“我今天一早上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穆德说。

“这种事情很常见啊。”

“我睁开眼睛，浑身湿透……这个故事很长。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一切我似乎经历过。”

“穆德，这是一次小的神经化学反应。大脑里的一次小电子脉冲使你有这种感觉，但并不是说这感觉是真实的。”

“但是，如果确实是这样呢？如果我确实经历着以前经历过的，我就能纠正以前的错误，从而改变命运。”

“你现在的命运是去开会。”史卡丽说。

“不，我的命运是去银行。”

“穆德……”史卡丽想起了帕梅尔，“什么银行？”

“海运银行。在大街上。”

“第八大街。”

穆德停住脚步：“什么？”

史卡丽叹口气：“十分钟前有个女人拦住我。她知道我们俩的名字。她警告我们两个不要去第八大街上的海运银行，否则会死。”

“她长什么样子？”

“瘦瘦的，绿色眼睛，头发染过。不知道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还是用自动取款机吧，”穆德说，“我可不想和命运作对。”

银行附近的街道上，穆德站在自动取款机前掏出钱包。可是他发现取款机坏了。他有些担心地看看银行的大门。他转身看到了帕梅尔，走了过去。

帕梅尔看着穆德走来，欣喜地说：“你记得我了？”

“你和史卡丽描述的一样。是你给她警告的吧。”帕梅尔点头。

“我们见过吗？”穆德问。

“我都数不清几次了。就在这条街。大部分情况下你就走开了。有时早几分钟，有时候晚些，可总是一个结局。”

“我们走进银行死了。你就是这样对我搭档说的吧。是不是银行里有事发生？有没有抢劫？”

帕梅尔含着眼泪说：“每次我都告诉你将会有抢劫，你就会跑进去。我阻止不了你，悲剧就发生了。你知道吗？我们被诅咒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真相。这一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乱套了，就像一个唱针周而复始地读着同一个唱片。”

“这段话你也对我说过一遍又一遍了吧？”穆德说。

“我要一直说到一切恢复正常，一直说到我的男朋友不把银行炸掉。我试过一切方法阻止，我把他的车钥匙藏起来，给他的咖啡下药，甚至叫警察，可是他总能到那里去。每次都是因为你和你的搭档。如果不是你们，大家都不会死。”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为什么我不记得？为什么你是唯一的一个？”

“你已经问过我五十次了。”帕梅尔说。

“那就第五十一次回答我！”

“我不知道。你要阻止他。在这个事件里你是一个可变量。全靠你了。我已经通知过所有人，让他们不要走近这里。”

穆德返回ＦＢＩ找史卡丽，可是怎么也找不到。

史卡丽正在银行里寻找穆德，也没有找到。此时的伯纳德写好了草稿，叫喊起来：“储户们！趴下！你们知道这是在干吗！”

一个女的尖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

伯纳德用枪指着她：“闭嘴！趴到地上去！”

那女的继续尖叫：“别杀我们！别杀我们！”

“闭嘴！！”伯纳德吼道，指使出纳员去拿钱。

史卡丽偷偷摸向自己的手枪，却被伯纳德发现：“嘿！你！把手举起来。”

穆德冲进银行，对着伯纳德开了一枪。伯纳德肩膀受伤倒在地上。穆德和史卡丽一个箭步冲上去。伯纳德拉开外套露出炸弹。

“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穆德一遍遍对自己重复着。

引爆。一片黑暗。

穆德家门外，报童用力将报纸甩到穆德的门口。穆德猛然从梦中醒来。地下都是水。７点１５分２秒。

他来到办公室：“我知道我没来开会。”

史卡丽：“不是没来开会，是来得非常非常迟。还没开完呢。”

他签了赔偿支票：“银行就在那条街，我十分钟就回来。帮我掩护。好吗？”说完走了。

第八大街的拐角，丑陋的车里。伯纳德：“我技术还不错吧？”

帕梅尔说：“去做你要做的吧。”她神情倦怠。

“你怎么这个口气？”伯纳德说。

“因为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帕梅尔说。

伯纳德紧张地搓搓手看着银行：“很快就会改变了。我进去拿点儿东西。十分钟就回来。等等我。”

伯纳德刚下车就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迎面撞上。他们对骂了一阵。

帕梅尔无声地哭了。

穆德路过帕梅尔的车。帕梅尔摇下车窗，不抱任何希望地看着穆德。

“我认识你吗？你看起来很熟悉。”穆德说。

“是吗。”帕梅尔冷冷地说。

“对不起，打扰了。”穆德走进了银行。

穆德看到了伯纳德。穆德往窗外看，帕梅尔正望着他。穆德把目光重新对准伯纳德，不自觉自言自语道：“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他有炸弹……”

正在开会的史卡丽收到了穆德的紧急电话。

“史卡丽，我在银行，我需要你的帮助。”

帕梅尔坐在车里等待着一切，已经９点了。突然有人敲她的车窗，是史卡丽.：“小姐，和我来一下好吗？”

“为什么？”

“来一下就知道了。我搭档说你会明白的。”

银行里，伯纳德刚打好他的草稿。突然穆德走上去，用手枪压住草稿：“我是穆德探员，我不希望任何人死在这里。”

“你说什么？”伯纳德说。

“你的女朋友在外面等着你，你身上绑着炸弹。今天你要做些坏事，我想阻止你。你可以现在就出去。不过一切听你的，这里你是老大，伯纳德。”他把手枪放在草稿上。

“你说得真他娘的正确。”伯纳德恶狠狠地说。

“你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伯纳德站着，心里挣扎了一会，然后他拿起枪指着所有人：“储户们！趴下！你们知道这是在干吗！”

一个女的尖叫起来：“啊！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

“如果你不相信我，问问她。”穆德说。

史卡丽和帕梅尔出现在银行门口。

“把枪放下！”史卡丽用枪指着伯纳德。

“这一切没用的，你们不该进这银行。”帕梅尔绝望地说。

穆德指着帕梅尔对伯纳德说：“带着她，离开这里。你毁了她的生活。你让她一次又一次经历这样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受到牵连。每天你在这里死去，又重新开始。这是地狱！你希望她也经历这样的地狱吗？”

“我这样做是为了她！”伯纳德吼道。

“来吧，伯纳德，”帕梅尔温柔地对自己男朋友说。她的眼里都是泪水，“我们走吧。”

伯纳德冲着穆德大喊一声：“你这狗娘养的！”然后扣动了扳机。

“不——”帕梅尔尖叫着飞身挡在穆德的身前，子弹射入了她的肩膀。

伯纳德呆立着，枪掉在地上。他慢慢跪倒在地板上。穆德铐住了他。史卡丽替地板上的帕梅尔检查伤势。穆德跪在帕梅尔的身边。帕梅尔望着他，艰难地说：“以前，从没有……这样过。”

帕梅尔闭上了眼睛。

穆德家门外，报童用力将报纸甩到穆德的门口。穆德从梦中醒来。他躺在水床上，穿着灰色的睡衣和蓝色的睡裤。

７点２０分，星期二。

# 《星球动物园》作者：亨利·吉尔伯特

一 出逃

在佳斯特莱克荷姆——我所居住的星球上，好久都没出什么新鲜事了。我感到生活很无聊。

但今夜是狂欢之夜，多么令人激动啊！大火熊熊地燃烧，人人都穿上总督规定的衣装，在火焰周围围成圈，起劲地跳舞。

在狂欢之夜，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身上穿的衣服。此时，大家穿的制服都必须标明给每人取的动物名字。我衣服上写着蜂鸟二字，这也就成了我的名字。

没人知道蜂鸟是什么样子，我只了解那是一种鸟。鸟是飞行动物，是大百科全书这么告诉我的。

游戏开始了，没人知道我是谁。我把胸前的标牌翻转过去，穿的黑衣服从头遮到脚，只能从衣裳头部处开着的眼洞看到旁边的人群。我们穿着这种衣裳，拉着手，围着火堆拼命地跳舞，并像捉迷藏那样一边跳一边变换着队形。

外面的天黑透了，仅有的亮光来自大火。我生平首次握住父亲的手一起跳舞，母亲随着队形的变化不知钻到了哪个角落，父亲也很快与我散开了，我想象不出他们的位置。

这不要紧。我在拥挤的人群中，一边跳着舞一边寻找着父母的下落，反正最后我们一家人会在机器人飞行器那里相聚的。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我人生中最不幸的事发生了。一个陌生的人来到我身边，粗鲁地向我打了一声招呼：“喂！”我不知道他来自何方，只能看见他的眼睛映照着火焰的反光。这是一个比我大许多的男人。

“喂！”我懒洋洋地回答一声，不想理他。

他却饶嘴饶舌地说了起来：“从你的舞姿上，我认出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应该有十七岁了。”

“不对，我才十六。”

“太好了，这更称我的心。”那人说，“我要娶你，你必须嫁给我。”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这真如晴空霹雳一般。

不错，按照星球总督的命令，在狂欢之夜，每一个女子都必须嫁给一个向她求婚的男人。我们这儿规定，十六岁就是成人而不再是孩子了。我不能拒绝他，我的心像害了病一样难受极了。

这个人又说：“我叫巴夫，也就是水牛。小心肝，你叫什么名字呀？”

“嗯，我的名字，嗯……叫卡特菲拉，”我扯着谎，“别人常叫我凯特。”

巴夫说：“你好，凯特，你愿意嫁给我吗？”

“对不起，巴夫，我的双亲并没有想让我出嫁，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巴夫笑了，这是一种狞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怪物！

好在我没有告诉他我的真名。

趁他不留神，我猛地跑进拥挤的人群中，东钻西钻，直到自认为安全了为止。后来，我回到我家的机器人飞行器那里，并一直等到父母的到来。

我不敢把我的遭遇告诉双亲，我害怕。星球总督也会说巴夫是对的，我是错的。我不知道父母会如何发落。

第二天早上，我已不再把这当回事情，巴夫怎么能找得到我？我们这个星球有成百上千的女孩子，他又不知道我的真名，只看见我的眼睛。

就在我悠闲自得地躺在床上的时候，父亲默无声息地走进房间。他忧伤地叫着：“小蜂鸟。”

“什么事？”我撒娇地问道，“你今天为什么叫我小蜂鸟而不叫我蜂蜂？”

“小蜂鸟，叫你的机器人给你准备婚礼的衣服。”

“为什么？”我明知故问。

“你就要许配给一个名叫水牛的绅士。”

“不行，父亲，我不愿意。”我开始哭了，“我不愿意嫁给他，我恨他！”

父亲摇着头：“听话，蜂蜂，这事只是提前了一年你不能总是个小孩子。大多数女孩开始的时候都是不想嫁人的。星球总督要我们立即办婚事，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为什么？”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们人类在星球上很孤独，结婚是为了尽快地摆脱孤独。”

着装机器人给我穿上婚礼服——我们这里无论什么事都是机器人做。服装是白色的，它罩住了我的全身。

父亲挽起我的手臂，巴夫与母亲正等着我。

“你好，凯特。”巴夫主动招呼我。

“她叫蜂鸟。”父亲赶忙纠正他说。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又恨又恼地问巴夫：“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有一个小像机，我拍下了你的眼睛。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一样吗？抓住这个线索，我查找到你。”

我转身向父亲怒嗔：“你听听他说的！你就不生气？你不应该让我嫁给这种卑鄙的小人。”

父亲没有答话，其实他是执行星球总督的命令。

看着父亲无可奈何的样子，我知道没有特殊的理由拒绝眼前这个狂欢之夜向我求婚的男子。我只有执行这一项重要命令，才能得到星球总督的赦免。

可我起不了这样的作用，出路只有一条：逃走！可一拿定这个主意我又害怕了，我怕逃跑后再也见不到家人。

这时，又有一些邻居到了，婚礼马上就要开始。

巴夫站在我身旁挽起我的手臂，他的手大而有点湿润。我恨死了他！

“水牛，你愿意正式娶一年后以地球动物蜂鸟命名的我的女儿为妻吗？”

巴夫美滋滋地答：“我愿意。”

父亲又转身问我：“蜂鸟，你愿意这位以地球动物水牛命名的男士成为你丈夫吗？”

我干脆地说：“我不愿意！”

大家愣住了，谁也没想到我会如此放肆。

趁人不备我甩掉婚礼服，飞快地逃离结婚仪式场所。人们反应过来后向我身后追来，可他们有礼服的束缚跑不快。我跑到空间飞船跟前，毫不迟疑地跳了上去，大声命令：“起飞！”

二 奇遇

我的出逃真是无可奈何，这是勇敢吗？不！我深深眷恋着爸爸、妈妈，从没有打算过要不顺从他们。但我不能不如此，因为我决不能嫁给一个像水牛那样又坏又丑的男人！

我知道巴夫会随后追寻，我要尽快躲到格拉斯星系的另一端去。

浩瀚的空间万籁俱寂。

我的心空空如也。我看见数不清的星星寂寂地呆在那里，没有丝毫生气。

突然，空间飞船“砰”的一响，打断了我的思绪。

“喂，怎么了？”

“有东西向我们靠近。”

“欧，不要紧，那东西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

此后，星星接二连三地在我们四周消失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在我与星星之间插入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它也许是一块又大又老的岩石，一颗停止旋转的月亮或行星。

我命令说：“请查出它的成份。”

空间飞船放出激光照射那个物体然后回报：“它不是天然物品，它是用塑料制成的人间飞船，由于它移动的速度很慢，无法登上别的星球。”

用塑料制成的空间飞船？没听说过，而且也难以作慢速运动呀！

我又好奇又害怕，但这个发现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如果我隐藏到这奇妙的地方，就没有人能逼我结婚了。要是有幸能在它上面发现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星球总督也许能让我拒婚。怀着激动的心情，我命令空间飞船登陆。

飞船着陆了，泊在这艘塑料飞船上。我果敢地去触动启动圆门的机关，门开了，里面显露出一条狭长的通道。我爬出小门进入通道，门又在我身后自动地关闭了。

三 怪物

我站在又长又黑的通道里端详四周，逐渐适应了黑暗，继续在通道里走了起来。这时，我发现通道的尽头还有一扇门，我走了进去——

我不是在做梦吗！我猛然发觉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它扎根地面，攀住墙头。它比我高出许多，有着被绿色的东西遮盖着的褐色长手臂。

树！我从未想到活着的树木能如此巨大。我用双手蒙上眼睛，很怕它会拥抱我。可我又想知道它会怎样对付我，又把手露出点缝，从缝中窥望树的动静。

可是树静悄悄地站在那里，没有举动。

我让藏在宇航服中的电子计算机为我检查大气的成份。几秒钟后，计算机放出绿灯，表明这里的空气对人类是安全的，这时我才放心。我脱掉了宇航服。

立刻，我感觉到了什么东西，是微风，有些凉。

突然，我听到了叫声，它发自树的后面。树后藏着什么东西？我很想看个究竟。我蹑手蹑脚向树后走去。

一个灰东西从树后朝我这个方向走来，它大而不高，没有手，长满了一口金黄而有光泽的牙齿，有金黄色的眼睛和盖满全身的灰色毛发，我能嗅到它的体味……

呀，它的嘴巴触到我的面孔，可我仍然不能自已，只有闭上眼睛等待死亡的到来。可危险并没有出现，只感到脸上有热烘烘的头发撩逗着。我想放声大叫驱赶走它，可我太恐惧了，一声也没叫出来。

我终于控制住自己，用脚猛撞灰东西，它往树林中退缩。我又看到另一个怪物，它体小，全身也长有灰色的毛发，正藏在树后面，蠢蠢欲动。

干掉它！我拚命去推它的小短腿，小怪物咬了我一口。它的牙齿穿透我右掌，手火辣辣地疼痛。

我一时性起，恨恨地竭尽全力挥手向它打去。

可这时大灰怪物又从树后跑了出来，跳到我身上把我踢倒。当我倒下时，小怪物赶紧逃跑了。

我的头重重地撞到岩石上，一切都变得暗淡了，我昏了过去。

四 找到怪物的上帝

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地苏醒过来，一个又长又黑的鼻子凑到我的面孔上，肆无忌惮地嗅着。

我试图推开这个讨厌的鼻子，但手一动也不能动。不知是怎么回事，我身体轻飘飘的，口干舌燥，全身疼痛难忍，还出了一身的冷汗，全身都湿漉漉的。

我终于看清站在我面前的是大灰怪物，那个小怪物则匍匐在地上，发出哀伤的声音：“哎——哎！”那是我刚才把它打伤的。

这个小生灵，你也感到疼痛么？此时我伤心地哭起来。

大怪物好像是来安慰似地走到我跟前，用毛发挨着我的身体，吸干了衣服的汗水。我感到好受些了，便停止哭泣，用手轻轻拍拍它，表示了我的友好。

这家伙好像懂得了我的意思，也亲昵地张嘴叫了起来：“嗬——一喂！”

一下子，有更多的怪物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多，它们大都用四条腿走路。一个非常大的怪物用舌头舔我，它的舌头很硬，叫起来发出“嘿——嗬”声；一个非常小的怪物能飞，有着翅膀和又长又硬的嘴，发出悦耳的呼叫“叽——叽！”

一个怪物带来了水，另一个给我一些可食的物品，有几个怪物挨着我躺下给我取暖。它们用各种方式帮助我，我看着它们，虽然还有几分恐惧，但也不像开始那样憎恨它们了。

看到眼前这些怪物，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威胁。我心想：只要我们互不侵犯，是能够和平共处的。我决定克制自己的独占心理，与它们交友。

一天，那个发出“嗬——喂”叫声的怪物把我带到一条小河边，踢着水让水流过我的全身，给我好好地洗了一番。

接着，那个叫“嘿——嗬”的也来了。它们两个带着我走过树林，来到一堵塑料墙前。

“嘿——嗬”推开墙上的门走了进去。墙那边空气湿热湿热的，树长得也更高大，里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怪物生活在那里。

穿过树木，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另一堵塑料墙前，塑料墙上也有一个门。

门内有一间小圆屋，屋里发出强烈的光芒，无法看清屋内的陈设。我非常惊慌，感到屋内掩藏着深深的恐惧。

“嘿——嗬”和“嗬——喂”的头触到地面。噢，我明白了，这是它们的上帝！它们正规规矩矩地顶礼膜拜！

不容我多想，“嗬——喂”推着我向光源处走去。

五 追根寻源

光线突然暗淡下来，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站在一间圆屋子里，这里除了一台老大的正方形计算机，什么也没有。计算机也不是我们使用的现代化的机型。

“欧，原来这里没有什么上帝，只有一台计算机！一台又老又怪的计算机！”

从计算机那里传来一阵声音：“对，是计算机，你是谁？”

怎么，这台计算机居然还能工作？

我恭恭敬敬地说：“我是蜂鸟。”

“你不是蜂鸟，蜂鸟飞在这里的树林里，这里是星球动物园。你是人，但不是星球动物园中已经退化了的人。”

我仔细地辩解着，“蜂鸟”的确是我的名字。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星球动物园？什么是动物园？我脑海里一下子涌现出许多问题。

“计算机，你从哪里来？我从未见过你这里这么大的空间飞船，而且还是用塑料制成的！你讲着我们的语言，但发音却有所不同。为什么‘嘿——嗬’和‘嗬——喂’见到你就害怕，好像你就是它们的上帝？”

“谁是‘嘿——嗬’？谁是‘嗬——喂’？”

“就是带我来这里的怪物呀！”

“噢，我明白了，它们是驴和狼。这里所有的动物都相信计算机是上帝，计算机发出超声波，会使所有的动物都恐惧。”

“动物？”我机械地重复着这两个字眼。

“‘依——依’是松鼠，‘叽——叽’是小鸟，动物们在照料着你。”计算机解释着。

“那么这些动物都是从哪儿来的？”我打破沙锅问到底。

“它们来自地球，”它的大屏幕上出现了画面与字幕，“让我把那时的信息全都显示出来给你看吧。”时光顿时倒转回到二万年前。

“那时地球上除了人类，还有许许多多的动物、植物，有山川河流，亭台楼阁，花鸟虫鱼。真是万物生长，枝繁叶茂。可是人们开始滥砍树木，污染河流，宰杀动物——尤其是那些珍奇、稀有的动物遇到了灭顶之灾。就这样，地球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树木越来越少，水源也趋于枯竭，动物濒临死亡。地球开始变热，人们变得恐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造出空间飞船，抛弃其它动物，抛弃地球奔向浩瀚的太空另找归宿。

“可在这时，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发明了一种用塑料制成的空间飞船，又大又轻，便于在空间作低速运动。他把飞船内部布置得与地球的自然环境一样，有山有水有树，并将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动物关到这里安家，不再遭受彼此的侵犯。然后，设计出一台计算机，让它随时协调着飞船的冷热干湿，并能发出大量的指令，指挥动物有条不紊地生活，以便飞船的航行。他给这座飞船取名星球动物园，作为历史的遗迹而保存。”

原来，动物生存的奥秘在这里！我内心涌起一阵狂澜，激动地对计算机说：“动物不应该继续留在星球动物园里，宇宙空间中还有其它存在生命的星球。你说对吗？”

计算机说：“是的，再说星球动物园经过两万年的变迁已不够坚固了，墙上有洞，也缺乏空气和水。动物需要登上有适合环境的行星，可是行星上的人们欢迎它们吗？能与它们和平共处吗？”

我说：“这些天来，我已经能够与动物们友好相处了。我肯定是要回家的，打算把这些动物带到我的家园安家。如果得到大家的赞许，我会回来接这些动物的。”

六 他们不再相信我

我的宇航服在哪儿？

“叽——叽”在小松鼠的窝里找到了它。

我高高兴兴地穿上宇航服。驴领我回到我第一次进来的那扇门前。

关门时，驴发出了叫声：“嘿——嗬！”对我的离去好像很伤心。

我对它温和地说：“我还会回来的。”说完，我走进了我的空间飞船，并按我的指令起飞……

当我停在家门的时候，父亲从家里跑出来激动地喊着：“蜂蜂！”

我吻着父亲。

母亲则惊恐不安地念叨：“整整一个星期了，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真把我急死了。”

才一个星期，对我来说则好像是已经过了一个月。

“我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你们。”我迫不及待地说。

等父亲端来饮料，我详细地讲叙了我在星球动物园的经历。

“这里与星球动物园的差距真是太大了，我们应该把那里的动物接到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我大发感慨。

“是啊，是啊，蜂蜂。”母亲连连应着。可是这时我看到母亲飞快地看了一眼我父亲，那眼神告诉我，他们好像隐瞒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一架空间飞船在附近降落了。我问：“谁来了？”

父母彼此相视着，于是我明白了。

“是巴夫，对不？你这个臭爸爸在端饮料的时候叫来了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求你了，爸爸，别让我嫁给他，我现在可以为我们的星球承担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了！”

可父亲冷冷地说：“蜂蜂，你脑子里满是幻想。看来你只有嫁给他了，这也是星球总督的命令，我们不可以违抗。”

我跳起来：“我讨厌他！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我真不该直接回来，而应该到星球总督那里去！”

巴夫得意洋洋地向我走来：“嘿，凯特，我还记得你告诉我的假名。”

我顿时心生一计。

“巴夫，听听我出走的遭遇吧。”接着我把我的故事讲了第三遍。

巴夫笑了：“很有意思的故事！你要是每夜都能这样给我讲故事就好了。”

“你也不相信我？”我有意激他。

他放声大笑。

“这样吧，巴夫，”我说，“跟我来，我带你去星球动物园。如果情况是假的，我就嫁给你，要不你就永远离开我，行吗？”

“怎么不行？”巴夫横蛮地说，“我还要带个机器人去看个究竟，机器人不会说谎的。”

巴夫带着我家的一个机器人，跟我一起上路了，父母亲满脸忧郁地目送我们远去。

远离群星之间的空间一片黑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当我们在星球动物园着陆时，巴夫非常惊讶。

这时驴从树后跑出来看我，我很高兴与它再度相见。我不再惧怕动物。

当我转过身来看巴夫时，我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只见巴夫满脸狰狞，正举起激光枪，枪口对准了驴。

七 找到了办法

就在巴夫扣动枪机的时候，我推了他一下，结果子弹打在墙上，把塑料飞船烧出一个洞。

巴夫大叫着，双眼射出凶光。他躺在地上，嘴里不停地喊着：“我要杀死它，我要杀死它！”他简直像疯了似的。

不管怎样，我不能让巴夫伤害动物，便藏起他的激光枪，并且用长植物把他捆了起来。正在这时铃声响了，所有的动物都来了，井开始寻找什么。他们在干啥？

好像是一只鸟找到了答案，它在墙边不停地叫着。噢，原来那就是激光枪烧穿的墙洞，我能听到空气往外渗漏的声音。

动物们是怎样修补洞口的呢？我看到小松鼠跳到墙上的管子口等待着，湿漉漉暖融融的塑料从管道末端流了出来。小松鼠举起一小片塑料迅速跑到墙前，它把柔软的塑料贴在洞上，又跑下来到管道那里取来另一片塑料。不一会儿，孔洞修复了，小松鼠直到铃声结束才停止工作。

巴夫的情况并未好转，而且他仍然凶相毕露。动物们怕受到他的伤害都不愿走近他，所以我只好亲自去照顾他。

他沉默寡言，不吃不喝。

我束手无策，末了只好带上驴与机器人一起去见计算机。

房内射出令人恐怖的光，当然机器人不会有人的感觉，所以它与我一道走进室内，唯有驴单独留在室外。

计算机自动停止了发射超声波，光线也柔和了一些。

计算机说：“蜂鸟，你回来了，真高兴。另一个人是谁？”

我赶忙向它解释：“它是我的家用机器人。”

“它看起来与真人无异。”

“我知道，但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切都乱了套！”

计算机问：“出了什么事？”

我告诉它自己回家后的遭遇。由干父母和巴夫都不相信我，所以我才带着他来到这里，巴夫疯了。

“那可不妙呀！”

“所以我原先设想的一切都完了。我现在认为格拉斯星系的大多数人会像巴夫一样顽固不化，要是让他们发现了星球动物园，准会消灭所有的动物。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焦急不安地问。

过了一会儿，计算机讲话了：“我找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即制作出逼真的机器动物，并把它带到你居住的星球上。你可以像造机器人那样造出机器动物，人们看到它的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机器人那样的东西，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动物。通过这样的接触，人们逐渐消除对它的抵触感。那时人们对它不再陌生，人们与真的动物生活在一起时，也就不再孤独和寂寞。”

我激动得兴高采烈地吻了计算机一下。

八 制造机器动物

从照顾孩子到建造空间飞船，机器人能干许多不同的事情。除了思维，它什么都能干。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伟大的科学家是怎样设计并制造出眼前的这台能够思维的计算机的，它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思维机器。在计算机的指导下，我带来的家用机器人是能够胜任制造机器动物的工作的。

我们首先要确定做什么样的动物，所以我带着机器人，由驴给我们带路，周游星球动物园，选择合适的对象。

我不知道星球动物园怎么会有那样多的房子，数都数不清楚。有的房子充满了水，水里游弋着各种各样的鱼，水底则走动着奇形怪状的动物，真让我大饱眼福。

有些房间覆盖着白雪，那里的动物有着白色的毛发。有些房间很干燥，有的湿热，里面长满青色的植物并盛开着鲜花！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会见到种类如此繁多连名字也叫不清的动植物。一只动物走过草地，来到我的身边，我喂给这只大胆的动物食物。

我与这只动物玩了约一个小时，它不停地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使我开心极了。计算机告诉我它叫猫，我马上命令机器人：“你必须把那个动物做出来。”

机器人观察了猫并触摸了它，很快作出了需要的数据，然后便着手制造工作。

机器人用金属制成一个框架，然后给它涂上一层柔软的塑料，像是一层皮。接着，又用毛遮住那层皮，其外貌、声音及功能都能与真的猫媲美。我欣喜若狂，把它搂在怀里，万分感激地告别了计算机。

回到空间飞船，机器人给巴夫施加催眠术，以免他干扰我们的行动。

我再次离开了星球动物园，动物们列队在门前肃立送行。

九 机器动物的命运

巴夫睡着了。我吩咐空间飞船把我们带往新大陆——星球总督所在的星球，尽快完成我的使命。

几分钟后，着陆了。我看见许多人正在匆匆赶路，没有人理会我。那里的人衣着华丽，非常时髦，此时我感到写有我名字“蜂鸟”的旧衣服是如此的寒酸。我对机器人说：“给我做身新衣服，好让我显得更重要。”

我换上新衣服，好像成了另一个人。新衣服在我身上飘舞着，变幻着各种色彩，我看起来与这里的人一样的时髦！

我走出空间飞船时，什么人都不怕了。

我找到星球总督的所在地：一个低洼处的办公室。在那里我与守卫譬察交谈，他不相信我叙述的星球动物园是实情……直到机器人予以证实时，他才相信，因为他知道机器人不会扯谎。

警察把我带进一间星形房间，这就是星球总督的办公室了。

在首席位置就座的就是我日夜想见的星球总督。在官员们的怂恿下，我把自己的经历又叙述了一遍。

讲完之后，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我身上，他们急于要见到我的机器动物。

我让机器人敞开腹部，放出机器猫，小动物毫不迟疑地跳到办公桌上。

它跟活的一样，张嘴发出那种动物特有的喊叫声，还露出白色的锋利的牙齿。

一刹那，每一位官员都张大了嘴。

一道亮光陡然闪过，小动物爆炸了。在星形办公桌上，除了一点儿熔化了的塑料和一股毛发燃烧的味道外，什么也没留下。

星球总督手下的官员用激光枪销毁了它。

官员们跳起来喊叫着，他们的面孔充满仇恨。他们有着与巴夫一样的疯狂的眼睛，只让机器动物存活了几分钟。尽管我已事先告诉他们，那是一个机器动物，他们竟然与巴夫一样要毁灭它。

事情越来越糟。他们纷纷要求星球总督下令，把星球动物园的动物统统消灭掉，并逼我说出星球动物园的方位。我当然不能说，不能让他们像疯子那样为所欲为。官员们见目的达不到，就踢桌子摔椅子，整个办公室乱作一团。

计划失败了。官员们像巴夫一样都疯了。我非常害怕，我该怎么办？

十 绝处逢生

这是没有门的监狱，没有警察监视我。我不知道操作电梯的特别号码，所以我没法坐电梯逃走。虽然有楼梯，但得笔直上十公里才能到达地面，而且沿途都设有关卡，我出不去。

我寻找食物和水，整整三天都没人理我。第四天来了一个当兵的，他带我回到星形办公室。

一个背有点驼的老人坐在星形办公桌前，他单独一人，而且神色疲惫。

“蜂鸟。”

“你是谁？我以前不认识你。”

“我是新上任的星球总督。”他的声音郁郁寡欢。

“那原来的星球总督和他的官员们……”

“他们还没有从疯狂和仇恨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老人严肃地说，“我想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会平静下来，只是暂时不能接受动物的概念罢了。”

我赶紧解释说：“它不是真动物。”

“这没有什么两样。我不过是暂时代替行使总督的职权，在你给那些官员看动物的时候，我恰好不在场，很幸运我没有疯狂。现在你听着，蜂鸟，我有些事必须告诉你，一些难办的事。”老人补充说。

“是有关我家的事？”我问。我看着他那紧板的脸，心里一阵紧张。

“不，你是格拉斯星系中唯一知晓星球动物园地址的人。要是让其他的人知道了星球动物园就会遭到洗劫，那里的动物将被杀死，星球动物园将会面临毁灭。保存星球动物园是件很重要的事，所以保守这个秘密很重要。蜂鸟，很抱歉，你必须留在这里度过你的一生，我知道你还是一个小姑娘，但我无可亲何。”

“度过一生？”我绝望地说。

老人说：“是的，就留在星球总督所在的新大陆星球，这里总有你能胜任的工作。”

“什么工作？”

“现在什么事都乱了套，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孩没人照管，机器人在做这项工作。但小孩子们需要活生生的人，你愿意试试承担照顾他们的工作吗？”

我痛痛快快地答应了。

于是我去看那些孩子们。当我看到与孩子们正在玩耍的机器人时我笑了，因为这个机器人正是我带来的机器人，我真高兴，我觉得我们会密切合作，干好这项工作。

正像那位老人说的那样，他们需要人爱。一个小姑娘抓住我的头发，另一些孩子拉我的手，扯我的衣眼，这些孩子们比星球动物园的任何一种动物都难伺候得多！

我对机器人说：“要是有动物与他们一起玩就好了，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决不会在意。”

机器人回答：“你会如愿以偿的，我还有一个机器动物。”

“什么？”我激动而又惊讶地喊起来。

机器人又说：“它就在我的肚子里！”

原来在我照顾巴夫的时候，机器人又做了一个动物。机器人打开腹部，让机器动物跳出来，它与第一只机器动物一模一样。

孩子们止住了哭泣。

机器动物开始表演，它想越过自己的一只脚去咬自己的尾巴，孩子们大笑了起来。

我轻声对机器人说：“要是孩子们与机器动物玩惯了，他们将来就不会对动物产生恐惧，他们更不会因此而发疯。这样，等他们长大了，就能与真正的动物友好相处，再等这些孩子做了父母亲，他们的孩子就会与动物自然而然地生活在一起了。也许这要花费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但终究——”

我听到有人走近的声音。我对机器人喊道：“收藏起机器动物！”

机器人敞开腹部，让动物藏了进去。

所有的孩子都哭了起来，他们留恋与他们玩耍的动物！

是星球总督，他环视了所有哭闹的孩子们。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说：“没什么，请坐下，我又有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听听刚才发生的事吧。”

老人倾听着。开始他感到愤怒，过后又感到吃惊，最后便为之振奋。

星球总督说：“蜂鸟，我肯定不会看那只机器动物，我不想发疯。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必须谨慎行事，我们开始从一个家庭做起，要吸取以前的教训。我想你最终会恢复自由的，蜂鸟。”

“你们很快就会看见机器动物的。”我给孩子们许愿，并亲了亲一群仍在啼哭、吵闹着要看动物的孩子们。

“看来孩子们还真喜欢上了动物！”星球总督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它叫猫！”

“小猫，”老人又重复了几遍，并略有所思地说，“将来这些孩子们会把我们的星球建设得更美好，动物也能到这里生存，并真正给人类带来乐趣，就像这只小猫一样。”

我听到老人这么说，欣喜万分，连声说：“会的，会的，将来一定是这样！”

# 《星星的海洋》作者：[德] 迈拉·克坎

耿辉译①

０９／２８／０９：４８ ＣＥＴ ②

班娅说瓦西里死了。我不得不相信她。她说在那里没人能活下来。指挥舱还在冒烟，我只是怀疑灭火器是否还在起作用。锁卡死了，所以我进不去。不是我想去，那里的情形可能会吓坏我。这种想法使我成了一个胆小鬼吗？

班娅说我不是。她吻了我，还说我是她的英雄。然后她打开了气密过渡舱。可我无法忍受看着奥利安号起飞。有两个人必须留下来。一个是瓦西里，另一个……

我？我在这儿做什么？

０９／２８／０９：５５ ＣＥＴ

大家看起来和往常一样，没有人有时间收拾东西。汤姆的魔术卡片散落在桌子上。汤姆和戴维娜都发生了骨折和内出血。就在昨天，他和指挥官在玩……瓦西里开玩笑地说了些什么，汤姆笑了……可是我记不起那个玩笑是什么了。指挥官……他叫什么来着？我真的想不起来了。我们称呼过他别的什么吗？我确信他有名字，每个人都有。我的名字是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沃恩克，德尔塔２号空间站的首席工程师，克里斯·沃恩克。

医生给我打了一针。防止休克，他说。保持温暖，他一边说，一边给我围了条毯子。他不直视我的眼睛，而是拍了拍我的肩膀？为什么是我？瓦西里死了，他从没在那些卡片上赢得过什么……

透过舷窗，我能够看见太阳能电池组将明晰的影子整个投射在试验舱上，它变化起来什么也不像。可是随后，航天飞机的对接环出现在另一侧。就在此时，他们正在进行最后的系统检查。我知道这道程序，例行公事罢了——它会防止你想得太多。

从这里我看不见地球。失火时，地面控制系统处于断线状态，他们不知道这里出了什么事。瓦西里正在检查系统。地球方面正期待着我们在中部欧洲时间１２点整进行第一次回复呼叫。

我在变冷。医生警告我说这是休克的征兆。我有这条毯子真是万幸。

０９／２８／１０：０１ ＣＥＴ

班娅说爆炸崩飞了整个含有逃生舱的那一部分。她可以通过太空服的无线电联系我。我坐在铺位上，把接收器紧贴着耳朵。“底下的太阳能板也受到了撞击。”她说。班娅可以一直和我通话，因为她是科学官员，他们不需要她去帮忙做有关起飞的工作。

然而她得去帮助格里高里平躺下来。汤姆和戴维娜还都处于昏迷中。

有时我能听见格里高里的尖叫声。我不确定那是我的记忆，还是从班娅太空服的麦克风上传来的声音。

这艘航天飞机不是为了运载国际空间站成员而设计的，它只能运载它自己的飞行成员和四名乘客。得有人维护空间站。我是唯一 一个没有受伤的人，所以我得留下来。

“我们会派一架航天飞机来的。”指挥官说。听起来他绝对确信这一点。

“祝你好运，克里斯。”班娅对我说。她的声音在减弱。伴随着劈啪的静电噪声，这声音很快就会消失，然后一片寂静。

０９／２８／１０：０９ ＣＥＴ

现在我独自一人呆在德尔塔２号空间站上。我只能呆在厨房，我有足够的补给。令我担心的是生命维持系统。爆炸刚刚发生之后，整个空间站如同死去一般，根本没有一点电能。我要查明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再发生一次爆炸，电能的储备将不足以应急。

我已经制定了一个方案，并将核对这份清单上的每一点。第一件事就是准确地获得空间站系统的状态。起火时，我们与R２D２小型机器人失去了联络。我现在还不能联系上它。这就意味着如果我真想了解外面损坏到什么程度，我就得进行一次舱外活动。

０９／３０／１８：１８ ＣＥＴ

我试图坚持做一些日常事务。但这很难做到。我已经两天没睡了。当我行走时，到处都是这些回声，我还能听见血液在我的耳朵里咆哮。我发现一切都离我而去。我真的需要睡一会儿了。

明天我要试着修一下发送器，即使这意味着我要进入指挥中心。瓦西里还在那里。上帝救救我，我怎么才能强忍着不去看他一眼？

１０／０１／１４：３２ ＣＥＴ

我进不去，密封过渡舱一定被烤得变形了。今天我不会看到瓦西里了，这感觉像被判了死缓。

下面是关于我为什么无法入睡的理论：那就是害怕下一次爆炸会把我吵醒。格里高里才刚刚离开，指挥舱的过渡舱就自动封闭了。他实在是无法说出发生了什么。

１０／０１／１６：１８ ＣＥＴ

我在医疗设备中找到了一些得克西林③。我终于又能清楚地思考了，还可以在这里做出一些决定。

我还进入了试验舱。一开始我以为那里没发生什么，看起来就像班娅和汤姆随时会回来。后来我看见了试管里的东西—— 一切都凝结了。所有的设备上都结了霜，所有的血样都凝固了。装满孔雀鱼的玻璃缸裂开了，两栖动物也都死了。我甚至没有想到去照看一下试验用的动物，真不该忘了我的职责。

我还是感到寒冷。这可能表示我睡眠不足。

１０／０２／００：０１ ＣＥＴ

我在舱壁上贴了一张拉拉的照片。以前它就在我的舱室里。我不想别人看见她，并对她品头论足。我自知很少和女人在一起。我不是特别英俊和有趣，只是害羞得厉害。我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拉拉为什么会爱上我。她总是说我想得太多，然后她会看着我，好像她已经……

今晚我可以入睡，我确信这一点。明天，我将进行舱外活动。

１０／０２／１３：０５ ＣＥＴ

我使用了试验室里的紧急出口。现在，我正从那里飘出来。德尔塔空间站看起来就像是我孩提时拥有的那张海报上古老的自由号空间站那样。自由号空间站是我活着的理由。那张海报一直随着我进了大学，直到我参加了在亨茨维尔④的训练营。就在我们起飞前，我把它送给了拉拉。

我利用喷气背包沿着空间站做机动行驶。现在我位于对接环的前方，它在爆炸中受到了高温的炙烤。难以相信奥利安号居然能够起飞。

现在，我位于指挥舱外面。对接舱和它的成员返回式飞行器所剩下的是一块扭曲的金属，但定向天线看起来完好无损。我将进入指挥舱。

一切都覆盖着一层烟灰。控制台上遍布着熔化的计算机。发射机只是一堆碎片。也许我能把头盔上的通信单元连接到天线上，并发出一个求救信号。更好的是，我也许能利用瓦西里的太空服拼凑一些东西。

然而我说什么？瓦西里——瓦西里在哪儿？

噢，上帝呀！

１０／０２／１５：０５ ＣＥＴ

我把瓦西里弄进了上面的储藏室——或者说我拖着一团扭曲的东西，他曾是来自乌克兰小镇的飞行技师瓦西里·帕特罗维奇。难以相信在那时他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突然，我仿佛听到了他的笑声。瓦西里总是用他的双手掌控着生命。

１０／０４／０３：２３ ＣＥＴ

今晚，格里高里的尖叫声再次把我吵醒。我只有闭上眼睛，而我又看见了他的脸——被烧掉了一半的脸。如果有人告诉我他的情况是否好转会对我有的帮助。即使没人能从这样的伤害中活下来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那也会让我的内心能够获得些许宁静。

为什么我们没受过对付这种麻烦事的训练？我感到如此无助。我了解这个空间站的里里外外——我真正不了解的却是我的内心。

如果我可以在失眠和梦魇中做出选择，我不确定会选哪一个。不过，我想我实在是没有这个选择权。我确实得睡上一两个小时了。

我的大脑在捉弄我。昨天我以为听见了来自试验舱的声音。班娅和瓦西里，他们在笑。有那么一会儿，我认为这场事故和瓦西里的死只是一场可怕的梦魇。我必须小心一点儿，这样我就不会穿过幻想与现实的界限。我在手边留了几片安非他明⑤，以免我无法应付再次出现的梦魇。

１０／０４／０９：４４ ＣＥＴ

空间站正在下坠。我得用某种方法从太阳能板中获得更多的能量，还要给能源电池充电，这样我就能将她推回到原来的轨道。

我们建造德尔塔空间站已经两年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建好构想的十二个舱室中的四个，太阳能电池组也还没有完成。进度被拖延了多次，在货物运送的事情上，我们麻烦不断，一些重要的部件还没有造好。班娅来时说，地球方面甚至在考虑停止完成这个计划。这可能就是这么一大堆事情的原因。

１０／０４／１２：４８ ＣＥＴ

我发现了R２D２机器人，它被黏在一块太阳能板上。我得把它从那里弄下来，这样我就能让那块太阳能板再次工作。

那个机器人确实被黏在那里。我要回到空间站取来切割工具。但愿我有足够的空气来进行第二次舱外活动。

１０／０４／１３：０７ ＣＥＴ

我弄坏了我的太空服，但没发生什么戏剧性的事情，我只是从纤维上的小裂缝中失掉了一些空气。我没有及时地注意到它—— 一直到警报响起。真希望瓦西里的太空服合我的身。

１０／０７／０５：２３ ＣＥＴ

我取得了一些进展，又工作了一整夜。昨天我把机器人弄出了太阳能电池组，还从庞大的太阳能板中获得了足以度过四个自转周期的能量。然而，生命维持系统仍没有按它应有的方式运转。这里仍然很冷，我担心氧气补给不像我希望的那么乐观。

最后，我设法将主天线连接在我的太空服的无线电上。我颤抖得厉害，这导致了最后的连接非常艰难……我太累了——但愿我能睡个好觉。

１０／０８／０２：１１ ＣＥＴ

地面控制系统呼叫。通讯连接糟糕极了—— 一直时断时续。我对他们作了状态报告。他们保证，将很快派出一个救援队。他们还说，载有空间站成员的航天飞机已经着陆，而且多亏了几次皮肤移植手术，格里高里已经在恢复了。他们允诺在二十四小时内会再次呼叫，那时他们会让拉拉和我通话。我放松了许多，我将不会孤单地死在这里。

１０／１０／０７：２３ ＣＥＴ

距我上次同地面控制系统通话已经五十三个小时了，为什么他们还没有回复呼叫？一定是这里出了什么问题。

我刚刚听过我一直在录制的这些声音记录。我怎么了？我没有说过在什么时间我设法接通了地面控制系统。发射机已经完全失灵了。我怎么能相信我已经修好了它呢？我这是怎么了——我把它弄丢了？

１０／１０／１５：０８ ＣＥＴ

我在试验舱找到了太空服上的无线电。显然我曾试图临时连接到方向天线上。现在我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都是一场梦，愿望的满足罢了。可它是如此真实，令我真的以为我同地面控制系统取得了联系。

这是我发疯前的征兆吗？毕竟我没进行过长期任务的训练，所以，对此，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根本没有准备。真希望有一个可以和我谈话的人。

１０／１５／１２：１８ ＣＥＴ

整个空间站的温度在继续下降。生命维持系统又出了一处故障。空间站现在靠应急能源运转。它一直在变冷，仿佛宇宙空间的真空环境试图来到这里与我做伴。我得找出故障的来源，即使我能做的并不多。在上一次舱外活动中，我用尽了瓦西里太空服的能量。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等待。指挥官说他们会派航天飞机到这里是在什么时候来着？

１０／１５／２２：１２ ＣＥＴ

接触反应装置⑥已经饱和，现在我呼吸的是空间站的空气。下一艘无人驾驶的自动运输飞船不是应该到了吗？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运输飞船可能已经到达这里几天了，甚至在我没注意到的情况下试图对接。它的补给可能已经在大气层中耗尽了。班娅总是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我应该在试验室里检查一番——也许她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储藏了两只氧气棒。

１０／１６／０７：４５ ＣＥＴ

拉拉，我梦见了拉拉。醒来时我能感受到她的头枕在我手臂上的重量。她皮肤的气味在四处弥漫。这感觉如此真实，就如同她在这里陪伴着我。我不能让自己这么想。可是做梦又有什么害处呢？它不会伤害任何人。

无论如何，再过两天她将会和我通话。我要确信同地面控制系统建立了联系。她可能害怕自己难受。我真后悔。

１０／１８／１７：０３ ＣＥＴ

唉，我把一切又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我组装的应急发射机竟然不工作的原因。

可是假如他们不愿收听我的信号又怎么办呢？也许他们已经把这座空间站注销了。

你不能让自己这么想。

明天是拉拉的生日。拉拉说过“我爱你”，就在起飞前我们道别的时候。她特意来到卡纳维尔⑦。她等待着，等待着我说出“我也爱你”。可是我没法说，又一次，我只是太害羞了。

而现在已经太晚了。我认为不会有人来接我了。时间已经不够了。

不要这样想。

不，不——我停不下来，我无法让自己不这样想。

１０／２０／００：０８ ＣＥＴ

两个小时以前，在成员舱发生了一次降压事故。我无法解决，于是我封闭了它。我所有的物品都在那里，包括拉拉的那张照片。我怕我会忘了她。

我忘记得太快了。我真希望在最后一次舱外活动时，我花时间同地球告别过了。现在我只能在梦里见到地球——闻她的绿草和白雪。现在，这个人造的世界就是我的住所。

我在空间站的的每个舱室都放了一些应急补给，这真是个明智之举。在这个试验室里，我还能勉强维持一段时间。我在这里发现了两支氧气棒。

１０／２５／０３：１８ ＣＥＴ

两天以来，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一直在说：“德尔塔２号，德尔塔２号，你能听见吗？我们观测到一次爆炸，你们情况如何？请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启动适当的程序。这是一段录音。”

他们没说关于航天飞机的任何事，那些成员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说说那些航天飞机？

我无法忍受再呆在这里了。你知道，他们接受我们之前，我们都通过了一整套的心理学测试。从没有人患过类似的幽闭恐惧症的病。如果我有那种病就不会在这里。可我为什么觉得我被——我正被抛进虚无、抛进太空？

１０／２７／１４：００ ＣＥＴ

终于，我与地面控制系统联络上了。线路糟透了，但是至少他们知道这里还有人活着。

他们说，组建新的救援队的时候有一些耽搁。

我恐怕他们不会及时到达了。

１０／２９／００：０６ ＣＥＴ

我想我知道发生了什么：空间站不想我呆在这儿。迹象很明显，所有系统都崩溃了，这里又暗又冷。

１０／３０／０４：０９ ＣＥＴ

我感到头晕，呼吸越来越困难。我也无法再联系上地面控制系统。

这里太冷了，我无法让我的手停止颤抖。

我怀疑他们是否已经派出了飞船？

我又一次有了这种想法。

我能决定自己的死期。这是否令我有了特权？可我不想死，不想死在这遥远的星星的海洋，如此孤独。

１０／３０／１１：１５ ＣＥＴ

我穿上了瓦西里的太空服。加热单元不工作了，可至少氧气罐还有一半的氧气。我进入了过渡舱。我只能等待。

我真希望能看见地球，然而视野里只有那些星星。拉拉知道它们的名字。

太空并不黑暗，它是由星光以及物质层和能量层组成的灰色面纱。我就是那物质层的一部分：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某种势不可挡的东西，在此之外才是所有生命的开始和终结。

拉拉，假如你听到这段录音，我想告诉你更多的事情。我有许多计划……

１０／３０／１２：１２ ＣＥＴ

瓦西里太空服里的设备不正常工作了？呼吸困难？这件太空服怎么了？空气……我想我能够看见那艘救援飞船。得打开外侧的密封门。

奇怪，为什么他们总是谈论星星的冷光？在外边……无数温暖的太阳。永远不会再寒冷了，永远不会……

注释：

① 原文为德文，本文转译自吉姆·杨（Jim Young）的英文译稿。

② Central European Time，中部欧洲时间。

③ Dexedrine，中枢神经刺激剂。

④ 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是全美著名的太空及飞弹制造研究中心。

⑤ amphetamine，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⑥ 利用化学反应减少二氧化碳、生成氧气以维持呼吸的装置。

⑦ 位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尔角，（Cape Canaveral）是美国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的发射中心。

一些英文缩写：

ＣＥＴ： Central European Time 中部欧洲时间

ＩＳＳ： Internal Space Station 国际空间站

ＥＶＡ： Extravehicular Activity 舱外活动

ＣＲＶ： Crew Return Vehicle 成员返回式飞行器

ＡＴＶ： Automatic Transfer Vehicle 自动运输飞船

# 《猩猩的悲剧》作者：希区柯克

野生生物学家斯格瑞伯微胖的身体懒懒地陷在躺椅里，月光正照在他微秃的头顶上。他的眼光望着黑漆漆的丛林，但他的耳朵却收集着来自周围的动静。小路如带，直接延展入丛林中，林边是一片茂盛的草地。沿着小路插着一排栅栏，显示出人类领地的范围。

“有什么事吗？”我问。

“没什么。”斯格瑞伯轻轻地回答。这位野生生物学家的眉头紧皱，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虽然他的人还在躺椅里，但他身上的肌肉却已绷紧。他全身上下都显出了紧张的信号。

忽然，他一下子从躺椅中弹起。躺椅被他的反作用力弄得摇晃不停。一道黑线正穿过白色的小路。他像一只迅捷的灵猫一样扑了过去。

“是一条该死的赤练蛇。”他抓住了那条黑线的头，螨跚着向栅栏门走去，“这已经是它第二次逃走了。”

过了一会儿，他走回来，“嘎吱”一声，又陷在躺椅里。

我好奇地发问。

“你在那条赤练蛇过小路之前就发现它了吗？”

“当然没有。”生物学家回答，“我只是觉得情况不大对劲。其实很简单。当赤练蛇逃走的时候，它引起了一瞬间的沉寂。许多不该沉寂的声音在同一时间沉寂了。现在，请你仔细听一听。”

从兽室内传出一种奇异的嗡嗡声。声音的节奏很神秘，仿佛整个周围的丛林都在倾听。这是生物学家所关养的动物发出的响声。长臂猿的呵欠声，灵猫的呼嚕？

“它们现在好多了。”生物学家自言自语，“它们刚才都安静下来。”

“但刚才它们怎么知道那条赤练蛇逃跑呢？”我问。“那条赤练蛇又没有发出声响，周围又那么黑。”

生物学家笑了。我知道自己的问题在他的眼中一定很幼稚，因为他是一种成人对孩子的笑容。

“怎么知道的？”他重复道，“我的朋友，长臂猿可以从自己的血液流动中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它轻轻地呼唤，让消息在笼子中一点点传开。黑暗对习惯夜行的生物来说毫无阻碍。它们身上的每一块皮肤都是眼睛，每一个毛孔和细胞都在向它们传递外界的信息。它们必须有这种能力。我感到了它们声音的变化，意识到一定发生了什么。我正在口味年轻时的一场橄榄球赛，但我马上清醒过来。黑猴最聪明，它的叫声变化最微妙。赤练蛇可能爬到任何的位置，如果我不听它们的动静，很难判断蛇在什么地方出现。”

我不禁对这位生物学家肃然起敬，但我心中的疑问却始终没有消失。我回头看了看一排排兽室，心中总是不舒服，周围的丛林中，风摇枝叶，各种植物摇摆不停，各种野兽的嚎叫，爬虫的嘶鸣，昆虫的鸣叫，远远近近，此起彼伏。我不禁为之轻轻一颤。虽然我恐惧丛林里的危险，但我知道那里是自由的世界。

“可是，这么做是不是有些太残酷？”我试探着问。

生物学家嘿然而笑。我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回答。丛林的植物摇摆不定。

“这并不残酷。”他慢条斯理地回答，“你看丛林里，所有动物得互相捕食。”他的手指向黑漆漆的丛林里，“那里的生存条件非常危险。而我这里关养的动物既安全又食物充足。你难道刚才没有听到那些动物在赤练蛇逃出笼子时是多么惊恐吗？那个黑猴刚生了个小猴，所以她最为害怕。那些老幼病残的生物在丛林中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到这里五年了——真好似五十年一般。前一次，我在爱了堡的动物园里还见到了一只我五年前捕获的灰尾猴，它只有一只耳朵。如果它继续生活在丛林里，是否能活五年呢？我不知道。”

兽室的声音不断传来，仿佛整个丛林都在倾听。

“不。如果正确地对待动物，捕获本身并不是件坏事。”生物学家继续说，“你说它们哪一方面没有被善待呢？”

我无法可说。我无法找出支持我的话的证据。斯格瑞伯的动物都有充足的食物，它们生命安全，小黑猴还能不被赤练蛇侵袭。

生物学家使劲吸着烟，一言不发。我们沉默了几分钟，他的眼睛紧盯着丛林，仿佛陷入回忆。

“动物学家对待他们的动物要比人类社会对待人类自己好得多。”他轻轻地说，“搞生物的人总是对动物很友善，我还没见过哪个人对动物不好。”

他忽然停下来，使劲咳了两声，喉头在上下移动。记忆中恐惧的回忆让他很不舒服。

“我说错了。”他快速更正，“我认识一个对动物不好的人。夜还未深，时间尚早。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那是很多年以前了。我第一次到亚马逊河来，同行的还有福伯格。我所说的那个人叫菜森——皮尔·莱森——他也只是个所谓的生物学家，我是说他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一点也不。他总是想着该如何挣钱，这样的人是不配被称为生物学家的。野生生物学需要人投入心灵、灵魂和思想。所以我说他是所谓的生物学家。抱怨和不满充斥了他的心灵，在工作中是不应有这些情绪的。一点也不应该，我的朋友。

“一天，我沿河而下到莱森的营地。他拿出一张巴黎的报纸给我看。他笑得很开心，很兴奋，只有充满贪欲的人才会笑得那样兴奋。

“你觉得这东西怎么样？”他问我。

“我读了那张报纸，看见上面的照片。照片上是一只猩猩，取了一个人的名字，像你我一样，有名还有姓。它坐在一张椅子上，抽着雪茄，右手拿着一只羽毛笔，装模作样地在纸上写着什么。我感到很厌恶。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用动物赚钱。我把报纸还给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怎么样”他打着响指说，“我问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我对此不感兴趣。你真是个老顽固”他叫道，这猴子可以在皇家剧院一周挣二百镑，简直是它主人的摇钱树。

“这与我无关”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兴趣。

“噢，上帝！”他嘲笑道，你难道想在这连人影都没有的丛林里呆上一辈子？直到死在这里喂了野狗和鳄鱼？我可不想这样。

我有我的理想，斯格瑞伯。我知道他要说什么，但我当时并没有打断他。我有我的理想，他继续说，我不想做鳄鱼食，我想死在巴黎。我想死在漂亮女人的怀抱里，想在死之前好好地享受生活。

我为什么就不能享受那么多的女人和美酒？“但这对你有什么用呢？”我指着报纸上的照片问他。

“有什么用？”他尖叫，“有什么用？你真是个大傻瓜。我，皮尔·莱森，也要训练出这样一只猩猩。把一只动物训练成人并没有好处。”

我说，“如果我是你，就决不干这种事。”我说这话的时候，莱森笑得前仰后合，好像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倒在床上笑了几分钟。他是皮尔，莱森，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像他这种人本不应该离开城市的，也不应学生物学。丛林里不适合他们。丛林里的人应该是为了撰写研究报告而来的，莱森从来不写报告，他一直在忙于幻想。”

斯格瑞伯停了下来，在躺椅中向前欠欠身子，好像又在倾听什么。兽室里依旧传来各种声音，我听得出微有变化，但却无法说清变化在何处。

斯格瑞伯轻轻站起来，走入黑暗中。

几分钟以后，他走了回来。一边摘下胶皮手套，一边坐在椅子中。

“小黑猴病了，”他解释说，“如果要是在丛林里，这次它死定了，在我这儿它会活下去的。我刚给它注射了一针青霉素。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中，讲一讲这个聪明透顶的皮尔·莱森，这个一心想在巴黎生活的人。他把那张猩猩照片揣在口袋里，每天看来看去。他昼思夜想的都是这事“‘一周二百镑！’他冲我大叫，‘想一想吧，顽固的德国佬，这是五千法郎四千马克！我们为什么不也训练一只？’“‘我不干，’我说，‘我只喜欢猩猩本来的样子。我觉得这样挺好。如果猩猩本来就这么聪明，那它可以抽我的雪前，用我的笔写信。但我却决不喜欢强迫它做上帝本未赋予它天赋的事。’“我的话让莱森很气恼，他甚至有些气急败坏。三天后，一个当地的土著捕到了一只刚出哺乳期的幼猩猩，莱森毫不犹豫地就买下了它。

“我就想找这么大的猩猩”他对我和福伯格说，‘我想尽快把它训练出来，噢，你们这两个笨蛋，等着瞧吧，巴黎的摩登女郎都在等着看我的表演。每周五千法郎！皮尔·莱森教授和他训练有素的猩猩联袂登场，等着瞧吧，这有什么不好？’“我和福伯格都没有说话，我们知道猩猩并不是那么容易训练的，大自然早就安排好一切，从蚂蚁到恐龙，每种生物都有自己的位置。

“莱森并是个心慈手软的人。我的朋友，我敢保证他不是软弱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急性、坚强而残酷的人。他好动不好静，而丛林中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兴奋的事。也许，那些城里人会觉得丛林里一定很刺激很浪漫，但事实截然相反。丛林是一个让人安静思考生命问题的地方。你能理解吗？法国人莱森是无法安静坐下来的。他才买下猩猩两天，就开始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百万富翁了。他已在设想巴黎的公寓，四轮马车，赌场中的筹码，芭蕾女郎的媚笑。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想像，加大马力的想像通常会驶向罪恶。莱森还有一个更糟的寐好，他的衣兜里总是装着一个方方的酒瓶，他频频为自己的猩猩和自己将要在巴黎过上的美妙时光而干杯。他酒喝得有些过头。

“那只猩猩很聪明，学得很快。每次我和福伯格到莱森的营地。他总是把自己毛乎乎的学生牵出来向我们炫耀一番。福伯格不喜欢，我也一点不喜欢。我们告诉莱森自己的看法，他总是大声嘲笑我们。

“你们这两个傻瓜！”他叫道，‘你们这两个猴脑！你们等着瞧！皮尔·莱森教授和他训练有素的猩猩将每星期赚五千法郎！

五千法郎！想一想吧！我会搂着巴黎名模的腰想起你们两个在亚马逊受苦的傻瓜。’“他想过那种奢侈的生活有点想疯了。他昏了头。他看见自己和猩猩全欧洲大把捡钱。他想疯了。我觉得那只猩猩也开始觉得他疯了。它会坐在莱森身边，托着腮纳闷为什么主人这么兴奋。

这畜牲不知道莱森的巴黎梦，它怎么会知道呢？它怎么会知道莱森已在头脑中为自己架了一只天梯，正在一点点爬上去吻仙女的脚跟。它只是一个畜牲，它不知道有人会每星期花四千马克看它装模作样地抽雪茄。噢，想想都让我恶心。

“后来有一天，猩猩发了野性。有件事情它就是不肯学。我想那天莱森一定是又喝醉了，他一定醉了。撒野的猩猩和醉酒的莱森，能有什么好事？皮尔·莱森后来告诉我，猩猩揉烂了雪茄打碎了道具，撒起野来。于是，他也撒起野来。他好像看到别墅、马车、女人的腰都飞走了。他一口喝干了酒，甩掉方酒瓶，干了一件疯狂的事。”

黑漆漆的丛林安静下来，似乎也在倾听斯格瑞伯的故事。夜晚正微凉。生物学家的故事似一根魔鬼的手指，拨动着每个生灵的心弦。

“他一定疯了。”生物学家继续，“又疯又醉。亚马逊河刚好沿莱森的营地门口流过，有许多肮脏、丑陋、凶残的鳄鱼整日睡在河边的烂泥里。我恨鳄鱼。它们让我恶心。那个法国佬疯了，他认为猩猩需要好好教训一下。”

“然后怎么样？”我问。整个夜晚在听这个故事，囚养的动物的嘶鸣声已几不可闻。

“然后怎么样？”生物学家重复道，“皮尔·莱森想让猩猩知道不服从命令的代价。他把猩猩绑在河边的树干上——对，正挨着腐臭的烂泥塘。然后，皮尔自己坐在平台上，把莱福枪横靠在大腿上。

“猩猩在哀啼，莱森在笑。他后来告诉我的。猩猩一遍又一遍地哀啼，然后开始恐怖地尖叫。一块烂泥开始移动，把身体庞大的猩猩吓坏了，你见过鳄鱼的眼睛吗？冰冷的眼光。那是凶残的鲨鱼才有的眼睛，没有别的生物会有这么冷的眼睛。不，我错了，鲨鱼也没有，鲨鱼的眼睛是凶狠战斗的眼睛。鳄鱼却不战斗，它要等到稳操胜算时才出击。它是个魔鬼。被皮尔·莱森绑在树上的猩猩吸引了泥中魔鬼的注意。猩猩愚蠢的哀啼正是向鳄鱼表明了自己正身处困境。

鳄鱼盯了猩猩一个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它以为这也许是个陷阱，迟迟不发起攻击。莱森也在一旁观瞧。他要把猩猩调教成能在巴黎大把捞钱的聪明家伙。

鳄鱼甩掉头上的烂泥，以便能把四周看得更清楚。猩猩尖叫着求莱森来解救自己。它的尖叫一定凄厉哀惋无比。它在哀求，如果莱森马上来救自己，它一定会做任何莱森吩咐的事。但莱森只是笑着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鳄鱼从泥中浮出身来，紧盯着浑身颤抖的猩猩。莱森后来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情形。鳄鱼爬到岸边，眼中流出了几行眼泪，猩猩的眼中也流出了眼泪。残忍的眼泪与恐惧的眼泪。

鳄鱼冰冷的闪着死意的眼神彻底摧毁了猩猩的神经，猩猩瘫软在绳套里，用独有的哀啼向皮尔求救，它的声音已经绝望得破裂。鳄鱼因而更加充满信心，这个狡猾而残忍的家伙，它认为在这场与猩猩的比赛里自己已拿到了四张A，必胜无疑了。它决定发起攻击。

鳄鱼身体虽然笨重，但真正冲刺起来速度却是惊人的。它全速向猩猩冲去。皮尔·莱森等的就是这个时刻，他使用了来福枪，子弹射入了鳄鱼的右眼。鳄鱼翻了个身，惨嚎一声，飞快地钻回烂泥中。

你看这个皮尔·莱森，他简直就是个疯子。第二天，当我和福伯格又去他的营地，他向我们炫耀了一番，笑得自鸣得意。猩猩可怜兮兮地围着他献殷勤，恐怕他再导演一次这样的恐怖剧。上帝，那个畜牲真的吓坏了。我敢打赌它梦中都会看见鳄鱼闪着死意的眼睛。每次莱森看它一眼，它就颤抖一阵，像婴儿一样啼哭。它被鳄鱼盯了三个小时，就算是正常的人，也会神经崩溃。

“‘你们看，’莱森叫道，‘它再也不敢撒野了！我驯服了它！

去！他冲着猩猩叫喊，去把我的酒瓶拿来！猩猩去了没有呢？它当然去了。而且表现得这个任务简直生死攸关，一点不敢怠慢。莱森放声大笑，笑声好像可以传到巴黎。他说鳄鱼的眼睛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我下周先带它去新加坡”莱森说，然后沿途演出，最后会去巴黎。每周五千法郎！你们会在报纸上看到我的消息。看到皮尔·莱森教授和他驯养的猩猩！斯格瑞伯停了下来，轻轻吁了口气。一阵疾风吹来，巨大的树叶噼啪作响。阵风忽然消失无踪，周围又恢复沉静。

“快说，”我兴奋地叫，“告诉我，后来怎么样了？”

“四天之后，”斯格瑞伯平静地说，“我又一次沿河而下来到莱森的营地外。我叫喊他的名字，却没有人回答。我以为他一定到树林里去了。决定自己先上去休息一会，喝上一杯，那天很闷热，亚马逊可绝不是个避暑的好地方。相反，是个火炉。

“你能想像死一样的沉寂吗？我有时会有这种预感，正如刚才赤练蛇逃走时的一刻。丛林中应有的蝉声似乎都已停止。呀！太奇怪了。每当我感觉到沉寂时我总是十分谨慎。我并非胆小．因为我知道正是我无法感知而别的生物能感知的东西才最危险。

“当我走向莱森的房子时，路上就感觉到这种沉寂。好像有一千只冰冷的子在抓着我的身体。我并没有幻想，在丛林里生活的人可以靠皮肤观察聆听，我的皮肤当时有些颤抖……它正在告诉我的大脑有些我不知道的事发生了。

“我沿着小路，小心翼翼地搜索前进。我不知道会遇见什么，但我知道我马上就会发现的。我在头脑中追寻着那种奇异的感觉，我知道自己马上就会找到答案。我感到自己心在剧跳，嘴唇发干。我想起了莱森对猩猩的暴行，想起他如何把猩猩绑在树干上。

想起猩猩如何面对一身泥垢两眼凶光的鳄鱼。我好像看见猩猩又一次被捆在树上。完了，猩猩出事了。我脑中灵光一闪，好像挨了重重一击。

有三分钟我才平息下来。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平台前。

你猜我看见了什么？那个丑陋的猩猩拖着莱森的莱福枪，像人一样在痛哭。

“莱森在哪儿？”我叫道，“他在哪？”我为自己的问题疯狂地笑。我的皮肤，我的直觉已经告诉了我答案。

猩猩走过来，好像能听懂我的话。我的腿虚弱得像两根稻草。我并没有看到事情的经过，但我在梦中却可重演每一个细节。

沉寂、猩猩的哭泣、皮肤的战栗告诉了我一切，把太多的事情教给一个畜牲绝不是好事。‘他在哪里？’我又喊道，‘告诉我他在哪里？’猩猩抹着它丑陋的鼻子上的眼泪，伸出毛绒绒的手抓住我的手臂，开始拉我向泥岸边走去。

“我感到阵阵恶心，那种气氛让我五脏翻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是的，我当时就知道，我的大脑像拼魔方一样把枝零叶碎的细节拼在一起。我紧紧地抓着来福枪，浑身冷汗直淌。走近泥岸时，我四处搜寻着可以证实自己猜想的证据，证据就摆在那儿。在莱森绑过猩猩的树上，系着两只衣油，衣袖里还有半只断臂，一条粗绳圈环在树根部，系得很紧——这就是我所要的证据。

事情对我来说再明显不过了。莱森肯定又喝醉了，醉得十分厉害。他的醉相激起了猩猩的恐惧的回忆。一个恶作剧的念头出现在这个畜牲简单的大脑中：让菜森也尝一尝在冰冷的眼神前发抖的滋味。它把莱森绑在自己被绑过的树上，学着他的样子拿着枪坐在一边的平台上，等待着那些冷冷的眼睛发现莱森的困境。

莱森一定清醒过来，面对死亡的恐惧他一定大声呼救过，猩猩也学着他的样子故意不理不睬。事情太明显不过了——一定是这样。

莱森教了猩猩许多，唯独忘了教它如何装子弹。当鳄鱼发起攻击时，猩猩拼命扣动扳机，但毫无用处，太不幸了！猩猩只有坐在那里像人一样地哭泣，直到我赶来，可是已经太迟了。”

“那你后来做什么了？”我问道。

“我什么也没有做。”斯格瑞伯轻叹了一口气。“皮尔·莱森告诉过我他对猩猩的所作所为，模仿本来就是灵长类动物最大的天性——莱森本来就是想利用猩猩这个特长去实现自己的法国梦的。命运？造化？报应？……无论管它叫什么，总是有这种奇怪的规则，总不爽约。我盯着猩猩；猩猩也盯着我惊恐地后退。它边退边哭边回头，它回头望了十几次，直至消失在丛林里。”——生物学家用手指了指黑漆漆的丛林——“那里有一只猩猩，头脑中永远留存着一场悲剧。”

# 《猩猩的教皇》作者：罗伯特·西尔弗伯格

（１９８２年获星云奖短篇小说奖的提名）

上个月初的一天，我和凡代尔曼斯单独在围地（注①）里和猩猩们待在一起时，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我要昏了。”这是个灼热的五月天，可凡代尔曼斯从来都没有对热表示出反感的迹象，更别提对热的痛苦感觉了。当时我正忙着跟雷欧和敏茜以及她的女儿玛芬谈话，所以我只是把他的话记了下来而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当你在工程（注②）中正起劲的用手语谈话时，你可能不会对口语有很大的注意力。

然后雷欧打手势给我说出了麻烦了，我转过身，看见凡代尔曼斯跪在草地上，脸色惨白，呼呼的喘着气，而且浑身上下满是汗。几只没有像雷欧那么聪敏的猩猩以为是个游戏，开始和他打手势——指关节抵在地面上，身体做柔软状。“我病了……”凡代尔曼斯说道，“不……舒服……”我赶紧叫他们帮忙，于是冈左拎着他的左手，孔拿着他的右胳膊。哎，他可真壮，不过我们还是把他搬离了围地，来到了山上的总部。一路上他抱怨着背部和胳膊下的剧痛，我开始觉察出他不仅仅是热昏了而已。一个星期后诊断出来了。

是白血病。

他们用化学疗法和激素疗法给他治疗，十天后他回到了我们的工程中来了，看上去很自信：“他们已经把病稳定住了，”他告诉每一个人，“只是减轻了，我可能剩下十到二十天的功夫了，可能会多一点。我想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他仍然憔悴不堪，面色苍白，手不住的抖，让他和大伙在一起真是件可怕的事！他可能在自欺欺人，尽管我不肯定，但他骗不了我们中的任一个人：对我们来说他是死的象征，一个走路的骷髅而已。外行人以为我们科学家对这样的事毫不在意，甚至会更关注于对好莱坞的指责。可是每天有个快死的人在你身边，这样是很难让你从事你的活计的，或者算上一个将死之人的妻子——朱蒂·凡代尔曼斯惊恐的眼神让我知道，她对哈尔·凡代尔曼斯的压抑心情的悲伤。她从没有想到过，她就要失去她的最爱了，她还没有心理准备，怎么抛却这样的痛苦呢？另外，凡代尔曼斯就要死的消息特别让大家不安，他是那么壮实、精力充沛，常常在外游荡，他是个幽默的拉伯雷似的人。可是就那么一瞬间他就成了一个鬼魂了。“那是上帝的旨意，”戴夫·尤斯特这样说：“宙斯小手指轻轻一弹，哈尔就像火炉里的玻璃纸一样萎缩了。”凡代尔曼斯还没到四十岁哪！

猩猩们也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中有几个，比如雷欧和拉莫娜，是第五代的手语者，由于智力上的杰出，我们称之为阿尔法（注③），他们对于微妙的差别能看的清清楚楚。来访者评价他们是“几乎就是人类”.我们不喜欢那样的名称，对猩猩来说重要的就是他们不是人类，他们是不同的智能种族，但我也知道人们是什么意思。猩猩中最聪明的几个立刻发现凡代尔曼斯大概生了什么病，他们开始说些奇怪的话。一次我在拉莫娜身边时，她对敏茜说：“大大的烂香蕉。”

雷欧看着凡代尔曼斯蹒跚而过，对我说：“他变空了。”猩猩们的隐喻不停的使我感到吃惊。接着，冈左直溜溜的问他：“你要离开了？”

“离开”不是猩猩们对于死的委婉的说法。就我们的动物所知，从没有人类死过。猩猩死，人类“离开”.从一开始我们就坚持这样的原则，并不是有意的，但这样的安排逐渐成为某种习俗。小组里第一个死的是罗杰·尼克松，在工程开始几年的一次汽车事故中，在我来这里不久前。很显然没人打算解释给他们罗杰发生了什么，以免打扰这些动物。我在这里呆了两到三年，蒂姆·列平格在一次滑雪升降机事故中死了，我们也再一次认为不要说出详情。直到四年前威尔·贝屈斯坦在那次直升机爆炸中死了，我们采取了明确的措施：抉择下来我们没有把他的失踪解释为死亡，而仅仅是“离开”，就像他退休了一样。但冈左的提问表明，猩猩们懂得什么是死亡，他们甚至能将死亡与“离开”等同起来。不过尽管这样，他们肯定认为人的死与猩猩的死是不同的，这是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过程，在燃烧之车上升天。尤斯特相信他们无法理解人类的死亡，他们认为人类是不朽的，他们把我们看作是神。

现在凡代尔曼斯不再装作他不会死了。白血病是急性的，他的身体一天天的恶化。

他一开始认为“这没有真正发生”，现在他有点闷闷不乐，有点生气。病情发作仅仅四星期后，他进了医院。

他想告诉猩猩们他就要死了。

“他们不知道人类会死。”尤斯特说。

“那么现在该让他们知道了，”凡代尔曼斯厉声说道：“干嘛要说些我们不朽的神话似的蠢话呢？为什么要让他们以为我们是神？直接告诉他们我要死了，老艾格博特死了，就会轮到萨拉米和毛提默。”

“但是他们都是自然死亡啊？”简·默顿说道。

“难道我不是么？”她感到很狼狈，“我是说在古代。那时他们的生命周期很显然会走到一个尽头，他们就死了，猩猩们知道这个。但是你……”她的声音颤抖着。

“是在我生命中途患了这个可怕的疾病的，”凡代尔曼斯说到，停了一下，咬咬牙，熬过来了。简哭了起来，这是个难看的景象，通常凡代尔曼斯都会安慰大家不要这样，“假如发现猩猩们是如何对人类的形而上学之现象作出反应的，这将对工程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已尽可能让他们懂得死亡的本质，现在我想我们该通过我来让他们知道人类也服从于这样的法则，我们不是神。”

“神是存在的，”尤斯特说道，“他们反复无常，深不可测，跟他们相比，我们就和猩猩们一样。”凡代尔曼斯耸了耸肩，“他们不再需要听这样的唠叨了。是时间让他们知道我么们是谁了。或者宁愿让我们知道他们知道多少，用我的死来发现。他们第一次经历一个人的死亡的全过程，其他一些时候都是某些事故。”波特·克里斯坦森说道：“哈尔，你有没有告诉过他们某些……”

“没有，”凡代尔曼斯说：“当然没有。我没提过一个字。但我看见他们互相谈话。他们知道。”我们讨论到深夜，须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以免由于改变我们的动物中的神学知识而发生任何不可赎回的影响。这些猩猩在这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生活了数十年，我们所选择的教给他们的东西形成了他们的文化，这其中也融合着他们自己内在的东西，加上我们无意间对他们产生的“我们和他们是什么”的观念，任何我们提供给他们的基本概念性的资料都必须彻底得衡量其影响，因为影响不可挽回。假如谁做了蠢事，将是不可原谅的。既然我们的计划是观察人类以前的灵长类动物，并且研究当他们的语言能力增强时，他们的智力容量如何变化，那么我们必须无时无刻的小心，让他们自己去发现，而不是超越他们现有的概念处理能力，直接把数据给他们。

另一方面，凡代尔曼斯就要死了，给我们一个生动的机会，传达给他们人会死亡这样的概念。我们最好在一两个星期内作出选择，不然的话得好几年才能等到下一次机会出现。

“你们在担心什么？”凡代尔曼斯问。

尤斯特说：“你怕死么，哈尔？” “死亡让我愤怒。我不怕，我有工作要做，但我再也做不成了。你干嘛要问这些？”

“因为就我们所知猩猩认为死亡，当然是猩猩的死，看作为事物循环的简单部分，就像白天之后是黑夜。但人类的死亡对他们来说会是重大的启示，他们会震惊的。假如他们从你这看到一点恐惧甚至于愤怒，谁会知道这会对他们的思考方式产生什么影响？”

“确实如此，谁知道呢？那我就给你个机会看看喽！”最后，我们勉勉强强的以微弱的优势投票决定把凡代尔曼斯死亡的消息告诉猩猩们。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有一点保留。但凡代尔曼斯已经决定了这次有益的、意味深长的死，这是他唯一一个可以面对他命运的方法，把它贡献给工程。到最后我认识到我们投票赞成纯粹是出于对他的爱。

我们安排好进度，让凡代尔曼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动物们。有十个人，五十只猩猩；我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调查范围——算术，语法创新，形而上学探索，症候学，工具使用等等。我们选择自己想教的猩猩，自然而然的服从和猩猩社会联系的亚种族转变模式。不过我们答应凡代尔曼斯，他可以把这件事说给阿尔法们听——雷欧、拉莫娜、格林斯基、爱丽斯、阿提拉——不管猩猩现在在跟谁学习。比如说，雷欧正向贝丝·兰金互动的学习季节变换的概念，不过贝丝或多或少地还是欣然同意把它交给凡代尔曼斯，雷欧可是最重要的一只啊。不久前我们知道重要的消息首先得透露给阿尔法们，然后他们会自己把事情告知给其他的猩猩。比起更聪明的人类来，猩猩也更懂得如何把事情传授给他的迟钝的兄弟姐妹。

第二天一早，哈尔和朱蒂·凡代尔曼斯把雷欧、拉莫娜、阿提拉带到一边，和他们谈了很长时间。我在围地的另一边和冈左、敏茜、玛芬、羌溥在一起，不时地我会朝那瞥一眼，看看他们在干什么。哈尔看上去容光焕发——就像刚和上帝谈完话从山上下来的摩西。朱蒂的好心情却好像有点勉强，有点做作，她的悲伤之情溢于言表；又一次我看见她转过脸，手指抵着牙齿，要哭出来的样子，但忍住了。

后来雷欧和格林斯基在橡木林里开了个会。尤斯特和查理·达米亚诺用双筒望远镜监视着他俩，但他们说不清猩猩们在干什么。猩猩们之间用手语交谈的时候，用的不是非常精确的修改了的手势；我们始终不知道，这是否标志了猩猩们已经进化成了某种特殊的猩猩之间的不被人类了解的暗语，或者这只是表明了猩猩们对于附属的非口语化的交流方式的某种依赖性。不过事实是，我们不了解他们之间交流用的语言，特别是阿尔法们所用的。接着，就好像雷欧他们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们并且不想让我们偷听，他和格林斯基一直在林子里闲逛。稍后，拉莫娜和爱丽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会谈。现在我们的五个阿尔法生物已经差不多就要了解事实了。

我们也不知道消息是怎么渗入其他猩猩之中的。

我们无法观测到确确实实的观念传播的行为。我们只是注意到第二天凡代尔曼斯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关注。当他缓慢的、明显十分困难的在围地里走动时，小群的猩猩们出现在他身边。冈左和羌溥俩斗了几个月的嘴，突然肩并肩的站在凡代尔曼斯身旁，目不转睛的看着凡代尔曼斯。契柯丽平常是很怕羞的，突然出现要和凡代尔曼斯谈一谈关于树上苹果的成熟的问题，凡代尔曼斯就跟她讲了起来。安娜·李维亚的双胞胎子女闪和尚则爬上了凡代尔曼斯的肩头。

“他们想知道垂死的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尤斯特静静地说道。

“不过你看那。”简·默顿说。

朱蒂·凡代尔曼斯也有了一帮随从：敏茜、玛芬、克劳迪斯、巴斯特，还有孔。他们入迷的盯着朱蒂，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大张着，好几个口水流出来，吹出了小泡泡。

“难道他们认为她也会死么？”贝丝惊愕地说道。

尤斯特摇了摇头。“大概不是。他们知道她没什么毛病。但他们正在学习悲伤与死亡的气氛。”

“可不可以假设他们知道哈尔是朱蒂的配偶吗？”克里斯坦森问。

“这无关紧要，”尤斯特说：“他们看得出她很不安。这就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使他们无从了解为什么朱蒂比我们任何一个都不安。”

“那边好像有什么事。”我一边说，一边指向草地。

格林斯基独自站在那儿，似乎在考虑着什么。他是猩猩里最年长的，白发苍苍，开始谢顶的样子，而且还是个沉思者。他差不多一出生就在这儿了，有三十多年了吧，没有什么东西会逃过他的注意力。

远远的左侧，在山毛榉树林的阴影里，雷欧也以同样的方式独自陷入了沉思。他有二十岁了，群落里的雄性阿尔法，最强壮的更是最聪明的。他们俩在各自的领域里，就像两个哨兵，或者是复活节岛上的雕像，陷入了各自的幻想中，这看上去真是太奇怪了！

“哲学家。”尤斯特咕哝道。

凡代尔曼斯昨天回到了医院，永远的去了。离开前，他和五十只猩猩的每一只说了再见，甚至包括幼猩猩。过去几个星期里他的病情显著的恶化了，他现在瘦得不成样子，非常虚弱。朱蒂说他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她也请假离开了，可能得等到哈尔死了以后才会回来。我不清楚猩猩们会怎么理解她的“离开”，以及她最终的重新回来。

她说雷欧问过她，她是否也要死去。

也许现在事情会好转的。

克里斯坦森今天早上问我：“这几天你和他们谈话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言语中表现出的对死亡的理解？”我点点头。“有一天敏茜问我，是否太阳升起时月亮就死了；月亮出来了，太阳死了。我一开始不能理解，这似乎就是一个标准的原始的隐喻。可对敏茜来说，她年纪太小，不可能那么容易的使用隐喻，况且她不是很聪明。肯定是老家伙们谈得太多了，慢慢就传开了。”

“契柯丽正和我学习减法，”克里斯坦森说：“她突然打手势道：‘有五个人，两个死了，还剩下三个。’后来她把死用为了动词：‘三个死了一个就是两个。’”

其他人报导了类似的事情。可是猩猩们并没有在讨论凡代尔曼斯以及他发生的事，他们也没公然地问到关于死亡的问题。就我们所感觉到的是，他们把整件事情转化成了某种隐喻。这完全象征了他们的巨大的困惑。就像绝大多数的困惑的人类一样，他们试图把引以他们兴趣的东西隐藏起来，他们还可能以为干得不错呢。我们能够猜到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这并不是他们哪里错了，而是，毕竟我们都保持着这样的观念，他们只是猩猩。

橡木林子里的一处小溪潺潺，他们就在那开会。似乎只有雷欧和格林斯基在说话，其他的只是围在那儿，静静的坐着，听着讲演。每次大概有十到三十只猩猩不等。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当然我们脑子里有一点想法。

每当我们中的一个走到这样一个集会中去时，猩猩们总是装作很随意地样子，突然四散开来，三四个聚在一起，显出一副很天真的样子——“主人，我们只是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

查理·达米亚诺打算在橡木林里装个窃听器,不过，我们怎么监视这些用手语交谈的家伙呢？摄像机可比麦克风难藏多了。

我们费力的尽可能用双筒望远镜观察。不过我们观察到的少有的丁点东西更让人费解。他们用了一种比先前更模棱两可的手语来交谈，就好像他们正用猪式拉丁语交谈着，也许是某种反语，或者正使用某种全新的原始语言。

明天会有两个技师来帮我们在橡木林里安装摄像机。

哈尔·凡代尔曼斯昨夜死了。是朱蒂给戴夫·尤斯特打的电话，她说他死的很安详，最终得到了解脱。早餐过后，我和尤斯特把消息直截了当地说给了阿尔法们听，用最直接的言辞。拉莫娜叫了几声，好像要哭的样子，不过她是唯一一个看上去不安的猩猩。雷欧意味深长看了我好久，眼神里带有深深地同情，接着他猛地抱了我一下。格林斯基独个儿走开了，好像自言自语着什么。现在，猩猩们又好像开始在橡木林那儿集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多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摄像机准备就绪。即使我们破解不了他们的新语言，至少能录下来，让电脑来分析一下，也许不久就可以搞明白了。

此刻我们正观看着橡木林的第一盘带子，可我觉得我们还是毫无进展。

首先，他们已经搞坏了两架摄像机。阿提拉发现了它们，派冈左和克劳迪斯上树把它们给扯了下来。我猜剩下的摄像机还没被发现，不过或许是凑巧，又或许是猩猩们故意的狡诈行为，这些摄像机没有一个拍到了什么东西。尽管我们确实记录下雷欧的一些言语以及爱丽斯和安娜·李维亚的你推我让的几句话，也从中得知，他们用的是标准语和某种新语言的混合语，但是我们对于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要想理解某句话也难上加难。几个手势，比如“衬衫”、“帽子”、“人类”、“变化”、“香蕉飞了”，和一些不知所云的词语混合起来，好像为了增加什么东西，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观察到他们一丝没提到过哈尔·凡代尔曼斯或者是死亡的直接表述。或许是我们自己杞人忧天。

或者不是这样。我们记下了他们的新语言，然后我在今天下午问了拉莫娜其中一句的含义。她开始坐立不安，嘴里发出响声，并不是简单的因为我问了她一个名词解释之类的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她有点闷闷不乐，四处找雷欧，当她看见他时，她用那个手势向他招呼。他跳着跑了过来，把拉莫娜赶走了。然后他夸我多么的聪明、好心、文雅。

也许他是个天才，不过即使是天才他也只是只猩猩，然后我告诉他，我可没有被他的奉承话给愚弄，我问他这个新手势是什么意思。

“跳得高高，再跑过来。”雷欧打手势道。

难道这只是简单的指猩猩们的嬉戏玩乐？起先我就是这么想的，包括我的好多同事。可戴夫·尤斯特说：“那为什么拉莫娜那么得不想去解释呢？”贝丝·兰金说：“名词解释对他们来说并不简单。”

“拉莫纳可是五只最聪明的猩猩之一，她肯定会的。尤其是这样的手势可以通过使用其他的四种已经确立的手势解释，雷欧就会。”

“戴夫，你发现了什么？”我问道。

尤斯特说：“‘跳得高高，再跑过来’可能是某种他们喜欢玩的游戏，不过也可能指的是一种来世论，某种宗教的话语，一种对死亡和复活的简明的隐喻，是不是？”迈克·法肯伯格嗤之以鼻：“老天，我的戴夫，真是狂热的耶稣似的乱弹琴——”

“是吗？” “你的分析有时实在太敏感了，” 法肯伯格说道：“难道你想说猩猩们产生了神学么？”

“我是指他们可能正在进化出某种宗教信仰。”尤斯特回答。

这可能吗？

就像迈克所说的，有时我们真的理解不了这些猩猩，有时会高估了它们的智慧。不过我想我们经常是低估了他们。

跳得高高，再跑过来。

对此我感到惊讶。是隐秘的宗教性的言辞？猩猩们的神学？死后复生的信仰？某种宗教吗？

猩猩们知道人类有一系列的仪式以及信仰，他们称之为宗教，猩猩们了解多少，我们不得而知。猩猩们是很久以前从戴夫·尤斯特那儿得到这样的概念的，当时雷欧和其他几只阿尔法正和他讨论形而上学。戴夫为了让他们能够理解生物链，给他们描绘了一幅层次图，以神为始端，往下是人类，猩猩，到猫和狗，再往下是昆虫，青蛙。猩猩们看见过虫子，青蛙，猫和狗，他们想看看神是什么模样。戴夫不得不这样说：神是不可即的，他高高在上，但又无处不在。我拿不准他们是否领会到了更多的东西。雷欧的聪敏和钻研一直对我们有所启发，这次他想叫戴夫解释一下既然神不在我们身边，那么我们和神之间是如何交谈的。戴夫说我们有个叫宗教的东西，我们以此和神交流。雷欧一听转过身便走了。

现在，我们都在细心观察着猩猩们发展出宗教意识的蛛丝马迹。甚至连当初嘲笑戴夫的迈克·法肯伯格，某种程度上包括贝丝，以及查理·达米亚诺，都在仔细的留意着。一句话，这个工程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弄清楚，起先的原始人类是如何跨越发展出智力的分界线的，通常我们以这个分界线来区别动物和人类。我们无法重建一群更新纪灵长动物来研究他们，但是我们能观察被赋予了语言能力的猩猩，看他们是如何建立起准原始人社会的，比起返回原始社会这样的提议，这是一项我们可以完成的任务。尤斯特认为，我也认为，波特·克里斯坦森也开始认为，让猩猩们看到他们心目中的神——我们——也会被打倒，被更强大的力量摧毁，我们已经潜移默化地燃起了他们对于神的意识，这个他们必须顶礼膜拜的超自然力量。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证据。对凡代尔曼斯和朱蒂的注意；雷欧和格林斯基的单独的沉思，小树林中的大汇集；在汇集中的越来越广泛使用的修正的手语；从雷欧对于“跳得高高，再跑过来”这句手语的解释中看到的潜在的来世论观点。就是这些。我们中有些人认为这些事是宗教的奠基石，所有的这些都预示了我们想到的某些东西；对其他人来说，所有的都只是巧合和幻想。问题是我们是在和非人的智慧打交道，我们必须小心的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所想强加到这些动物身上。我们从没有肯定过我们的这个猩猩社会的系统是否有价值。和猩猩们所使用的手语的语法是那么的不确定，使得整件事情很复杂。考虑一下雷欧在橡木林中的演讲——还是布道？——中用到的一个词组“香蕉飞了”，想一想拉莫娜把生病的凡代尔曼斯形容为“烂香蕉”,在“香蕉飞了”中，我们把飞当成动词，这句话就可能是把凡代尔曼斯理解为升入天堂的隐喻性描述。假如把飞看成是名词，雷欧就可能是在指以腐烂水果为食的果蝇，这是一个对死后肉体腐烂的比喻。另一方面，他也可能只是在简单的描述我们的垃圾箱而已。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致同意对猩猩们不要进行任何的直接审问。海森堡法则是我们这里的永久性的法则：观测者也极其容易的打扰被观察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进行最精细的测量工作。即使如此，我们待在猩猩中也会带来某种影响，不过我们尽可能减少这种影响，我们只是静静的观察他们，避免提出任何问题。

今天发生了两桩不同寻常的事。假如把这两件事分开来看，它们并不重要，只是有那么点引人好奇的；可是假如把两者放在一起，两者之间互相阐释，我们也许开始前所未有的得到了启示。

一件事是几乎被我们每个人所注意到的：猩猩中发声的迹象开始增加。我们知道野生猩猩具有某种未开化的口语——某种问候的叫声，挑衅的叫声，某种意味着“我喜欢这味道”的咕哝声，还有雄性猩猩在自己领土上的大声叫嚣，如此种种，没有哪句话特别复杂，事实上在质量上并没有非常超过鸟或狗的语言。他们也拥有相当丰富的非口语化语言，这种语言包含了大量的手势以及面部表情的词汇。不过直到几十年前第一次对猩猩们教授人类手语的试验中，我们才开始认识到猩猩们也具有明显的语言能力。在这儿的这个试验站里，猩猩们几乎全部用手语交谈，几代以来他们一直被这样训练，他们也教他们的幼儿这样做。只有在最基本的情况下，他们才转用吼叫和咕哝。当和猩猩们在一起时，我们人和人之间一般也是用手语交流的，甚至在只有人类出席的会议上，我们也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而更多的使用手语。但是突然之间，猩猩们互相之间发出某种声音，奇怪的、不熟悉的声音，有人会说，这是对人类语言的笨拙的模仿。事实上我们听不懂一句话，猩猩们的喉想模仿人类使用的音素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些新的咕哝声，这些疼痛时脱口而出的声音，似乎确实是在模仿我们的语言。在我们观看小树林会议的录像带时，达米亚诺向我们指出了阿提拉在使用手语时，她的嘴微微动了几下，毫无疑问是想发出人的声音。

为什么？

第二件事是雷欧开始穿起一件衬衫，戴起帽子来了。本来猩猩穿衣没什么大不了的，尽管我们从没有教他们这样的人性化的东西，但是不少猩猩还是热衷于从他们主人那儿要件衣服，不时地穿上几天，甚至是几星期。这件事的不同之处就是衬衫和帽子是哈尔·凡代尔曼斯的，雷欧只在橡木林会议上才穿上它们（戴夫·尤斯特最近开始称小树林为圣林）。雷欧是在蔬菜房那边的工具房里找到它们的。凡代尔曼斯这么壮实，他的衬衫有十码那么大，不过雷欧把袖子围在胸脯上，其余的部分就摆在后背上，就成了斗篷似的。

我们怎么解释这样的事呢？

简是猩猩口语化进程这方面的专家。今晚在会上她说道：“我觉得好像是他们想要模仿人类的语音，尽管事实上他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声音。他们在扮演人类。”

“讲‘神’的语言。”戴夫·尤斯特说。

“你说什么？”简问道。

“猩猩们通过手来交流。人类在和猩猩们交谈时也一样，但是人与人之间谈话时用的是口语。对猩猩们来说人就是神，这一点我们得记住。以神的语言进行谈话，是一种把自己重塑成神的化身的方式，是使自己具有神的品质的方式。

“简直是胡说。”简说道。“我不可能——”

“穿人类的衣服。”我兴奋的打断她的话，“也是一种使自己具有神的品质的方式。尤其是这件衣服是——” “——是凡代尔曼斯的。”

克里斯坦森说道。

“死去的神。”尤斯特说。

我们惊愕的瞅着对方。

查理·达米亚诺说道，口气中没有带着他通常的无神论的观点，却透着惊讶之情：“戴夫，你是不是想假设雷欧正行使着某种类似于牧师的职责，那些衣服帽子是他的宗教服饰。”

“不仅仅是牧师，”尤斯特说，“我想是主教。教皇。猩猩的教皇。”

格林斯基突然变得很虚弱。昨天我们看见他缓慢的独自走在草地上，在那走了一圈，远到小池塘和瀑布那儿，然后严肃地一边想一边蹒跚到了小树林的集会地上。今天他静静地坐在小溪旁，不时地前后摇摆几下，偶尔把脚蘸进小溪里。

我看了一下纪录：他四十三岁，对猩猩来说是时候了，尽管有些猩猩能活到五十多岁。迈克打算把他送进养老院，我们一致反对。假如他就要死了，看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让他自个儿做好自己的事。简跑到小树林里，看望一下他，回来后她说没有明显的生病的迹象。眼睛清澈，面容冷静。岁月不饶人，他的时间即将到来。我感到巨大的失落感，他可是非常聪明啊，记忆力也特好，天造地设的家伙。多年来他一直是群落里的雄性阿尔法，十年前，雷欧成年了，格林斯基自动退位，没有去竞争过。头发斑白的格林斯基肯定有着丰富的敏锐而且神秘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对此我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不久我们也会失去这一切。我们只能期望他能把他的智慧传授给雷欧，阿提拉，爱丽丝以及拉莫娜。

今天又有了怪事：分配肉食的仪式。

肉在猩猩们的餐食里并不十分重要，不过他们确实喜欢吃肉，我记得星期三是这里的食肉日，这一天我们会给他们一肋牛肉，或者几片羊肉等等类似的东西。分肉的程序把他们的野性显露出来，首先是阿尔法们吃饱了肉，这时其他人都看着，然后是稍弱一点的雄性祈求吃一点，得到允许后蜂拥而上，最后是雌性和小辈们得到些零碎。今天是肉食天。就像通常一样雷欧首先吃了起来，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不可思议。他让阿提拉吃了，然后叫阿提拉分点肉给格林斯基，格林斯基今天变得更虚弱，被众猩猩拉在一边。其后雷欧戴上凡代尔曼斯的帽子，开始把包好的碎肉分给其他人。按着现在的排行猩猩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还有一套标准的乞求动作，手摆在下巴下面，手掌朝上，雷欧给了每人一片肉。

“好像是宗教活动，”

查理·达米亚诺嘀咕着。“雷欧就是主领弥撒的神父。”除非我们的假设大错特错，今天这儿真的在进行宗教活动，可能是由格林斯基创立的，由雷欧统领着。哈尔·凡代尔曼斯的褪色的蓝色工作帽就是教皇的三重冠。

拂晓时贝丝·兰金叫醒我说：“快点来。他们正对格林斯基做着怪事。”

我赶忙叫醒自己，起床穿戴好。我们现在有了一个闭路系统，可以把小树林的事传送到我们这儿。我们都等在屏幕前，我可以看到正发生的事。

格林斯基跪在小溪的边缘，闭着眼，一动不动。戴着帽子的雷欧站在他身边，巧妙的把凡代尔曼斯的衬衫系在格林斯基的肩膀上。十多个其它的成年猩猩围成一个半圆，蹲坐在那。

波特·克里斯坦森说道：“这是在干什么？雷偶想让格林斯基担任教皇的助手吗？”

“我想雷欧是在给格林斯基进行最后的仪式。”我说。

这还会是什么呢？雷欧戴着圣帽。最后他用了新的手势——牧师之语，有如拉丁文，希伯来文或梵文的猩猩语，当他的讲演一点点继续，与会的猩猩们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我想是回复以及赞同，有些用手语，有些是咕哝作响的非人非语的声音，戴夫·尤斯特认为这些声音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神的语言。整个过程中格林斯基一言不发，尽管有时他会点点头，呻吟几声，拍几下双肩，我们不理解这是在干什么。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接着格林斯基倾倒在地，孔和羌溥把着他的手，安放好他，他的下巴磕在土上。

二分钟，三分钟，五分钟。所有的猩猩都静默不动。最后雷欧走上前把帽子摘了，把它放在格林斯基身边的地上，他小心翼翼的解下围在格林斯基身上的衬衫。格林斯基一动不动。雷欧把衬衫披在自己肩上，重新戴好了帽子。

他对着围观的猩猩们，打着手势，用的是我们完全理解的旧手语：“格林斯基现在成为人类了。”

我们惊讶的面面相觑，有几个啜泣起来，没有人出声讲话。

葬礼看样子结束了。猩猩们散了开来。

我们看到雷欧慢步走着，帽子随手拿着，另一只手拿着衬衫，拖在地上。

留下格林斯基单独在小溪旁，我们观察了十分钟，便去了橡木林。

格林斯基看上去很平静的睡着，可他死了，我们把他搬起来——波特和我带着他，他似乎轻的没有重量——我们把他带到实验室进行解剖。

仲晨时分，天色变暗了，闪电在北方的山麓间忽隐忽现，几乎同时炸雷轰鸣，暴风雨突然而至。

简指着草地那儿，雄猩猩们跳着古怪的舞蹈，叫着，左右摆动，双脚捶地，双手则击打着树干，摘下树枝，捶打着泥土。悲痛？恐惧？还是对于格林斯基进入神域的欢欣鼓舞？谁能说清呢？

以前我从来不怕我们的动物——可现在他们让人害怕，这样的景象让人摸不着头脑，冈左、孔、阿提拉、羌溥、巴斯特、克劳迪斯，甚至教皇雷欧自己也在暴雨中四处捶打，显示出这项深不可测的仪式的中间环节。

闪电停止了，暴雨移向了南方，来得快去的也快，舞者们也溜走了，每个都跑到了自己的爱树上。中午时分天爽气和，就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什么与众不同的事。

格林斯基死后两天，我又在天亮时被叫醒了，这次是迈克·法肯伯格，他摇着我的肩膀，大叫着叫我醒来，我坐在床上，睡眼惺忪，他说：“契柯丽死了。我今早外出散步在格林斯基死的那地方发现了她。”

“契柯丽？可她只有——”

“十一，十二岁，差不多就那数，我知道。”

迈克把其他人叫醒后，我也穿戴好了，众人走向小溪。

契柯丽平躺着，可情形很是不堪，她嘴角留着血滴，眼睛大睁，很害怕的样子，手扭曲成冰爪一般。她周围的溪岸遍布足迹。我搜寻着脑海，猩猩社会中是否有谋杀之例，可毫无迹象，是的，除了争吵，宿怨，争斗，暴力行为，偶尔会发生严重伤害外。谋杀可是史无前例的。

“祭祀的杀牲。”尤斯特喃喃道。

“或者是献祭？”贝丝·兰金暗示道。

“无论是什么。”我道：“他们也学得太快了。宗教演变的重点全给他们学会了，甚至是最差的那部分。我们该和雷欧谈谈了。”

“这明智吗？”尤斯特问。

“怎么不明智？” “我们放手不管这么久了。假如我们想知道事情的发展——”

“昨晚，”我说道，“教皇以及他的顾问们联合起来对付一只雌猩猩，还杀了她。现在他们可能在哪里琢磨着把爱丽丝或拉莫娜或者安娜·李维亚的双生子送到猩猩们的天堂去。我想我们得衡量一下事态的发展：观察猩猩宗教的发展较之于弥补猩猩群落中不可替代成员的损失，这两者之间孰轻孰重。我说我们还是叫雷欧来，告诉他乱杀无辜是不对的。”

“他知道这个，”尤斯特说：“他肯定知道。猩猩们可不是凶残之物。”

“契柯丽死了。”

“可假如他们把这视为神圣之为呢？”尤斯特问道。

“那么，我们将一个个的失去我们的动物。到最后我们将只剩下一对圣洁之幸存者。你要这样的结果吗？”

我们和雷欧谈了话。

猩猩们可能很狡猾，他们事事处理得当，可即使最聪明的，像雷欧这样的猩猩中的爱因斯坦，也不懂得如何撒谎。

我们问他契柯丽去哪了，他告诉我们契柯丽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听完我背脊发凉。

雷欧说格林斯基也成人了。

我们问他他怎么知道他们成人了。他答道：“他们去了凡代尔曼斯去的地方。人离开后，他们成为神。猩猩离开后，他们成为人类，对吗？”

“不对。”我们回答。

猩猩的逻辑没那么容易驳斥。我们告诉他所有的生物都会死，死是自然而神圣的。

但只有神可以决定死的时辰。我们对他说，神，一次只会召唤一个生物，神召唤了哈尔·凡代尔曼斯，神召唤了格林斯基，某天神也会召唤雷欧还有这里的其他人。可神没有召唤契柯丽。雷欧想知道提前送契柯丽去神那有什么错。这不会改善契柯丽的情况吗？

不会，我们回答。不会，只会伤害她。契柯丽更高兴和我们大家待在这儿。

雷欧不服，他说，契柯丽现在可以用嘴说话，可以穿鞋了。他可非常羡慕契柯丽。

我们告诉他假如还有猩猩死，神会生气的。我们告诉他我们也会生气，残杀猩猩是错的。神可不愿雷欧干这种事。

“我会跟神谈话的，也会知道他要什么。”雷欧说。

今晨我们在池塘一角发现了死去的巴斯特。又一桩祭祀的杀牲。

雷欧平静的注视着我们下了山，他解释说神命令他要尽快让所有的猩猩成为人类。只能用对待契柯丽和巴斯特的方法去完成神的嘱托。

雷欧现在被囚禁在惩戒室。我们暂停了这星期的肉食分配。

尤斯特反对这两项提议，他说这样的话我们会让雷欧冠上宗教烈士之名，这是冒险，这会提高他的相当的权柄。可谋杀得停止。

雷欧当然知道我们对他们感到不安。可是假如他执著于他所认为的正义之举，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将无法改变他的意志。

朱蒂·凡代尔曼斯今天打电话来。她已处理好哈尔的身后事，现如今很想念工程以及猩猩们。我尽可能保持温和，把这里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沉默了好久——契柯丽是他最喜欢的一只，而且整个夏天朱蒂已饱尝辛酸——最后她说：“我想我知道该干什么。

明天我搭中午的班机回来。”接近傍晚时我们发现敏茜犹如先前几例那样死了。雷欧仍在惩戒室里——这是第三天。群众们已经可以在没有首领的前提下举行仪式了。敏茜的死让我目瞪口呆，大伙都深受影响，几乎无法继续工作下去。有必要进行隔离来拯救动物们。也许我们该把他们送到其他研究中心待几个月，三个留在这，五个去那儿，直到事情平息下来。可假如事情不止呢？假如分离者们将其他人转为雷欧的信徒呢？

朱蒂一到，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让雷欧出来，我和他谈谈。”

我们打开惩戒室的门，雷欧走了出来，有点局促不安，在强光照射下遮蔽起眼睛。

他瞥了我一眼，然后目光转向尤斯特，以及简，好像在想我们中哪个会骂他，接着他看到了朱蒂，他像看见了鬼一样，喉咙里发出空洞刺耳的叫声，躲开她。

朱蒂打手势与他问好，向他张开双臂。

雷欧全身颤抖着，他很害怕。

我们中的一个请假离开，一两个月后回来了，事实上他肯定认为朱蒂也去了她丈夫去的地方，她的出现吓着了他。

朱蒂显然明白这一切，因为她机智地利用了这一切，她对雷欧说：“我从凡代尔曼斯那给你带来了消息。”

“快说，快说，快说！”

“来，和我一起走走。”朱蒂说。

她抓着他的手，温和地领他出了惩戒室，来到了围地，从山上下去，到了草地那。

我从山顶望着，这个高瘦的女人和这个结识的肌肉发达的猩猩紧紧靠在一起，肩并肩，手拉手，现在停了下来，开始谈话。

朱蒂打了个手势，雷欧回应了一连串的手势。过了很长时间又轮到朱蒂，这回雷欧简明的回答了一下。

然后朱蒂又打了一长串的手势，雷欧蹲了下来，抓着草叶，摇着头，手拍拍肘部，表示疑惑。然后他又拍着下巴，接下来握住了朱蒂的手。

他们离开有一个小时了，其他猩猩都不敢靠近他们。

最后朱蒂和雷欧手拉手地平静地来到了山上的总部，雷欧的眼里闪着光，朱蒂也是。

她说：“现在一切都正常了。是不是，雷欧？”

雷欧说：“神总是对的。”

他打了个解散的手势，雷欧慢慢的走下了山。

他一离开我们的视野，朱蒂就转过身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会儿，然后她要了杯饮料，她说：“作为神的信使，真是不容易。”

“你跟他讲了什么？”我问道。

“我告诉他我在天堂拜访了哈尔。一直以来哈尔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为雷欧感到骄傲，只有一件事例外：雷欧派猩猩到神那儿，太快也太多了。我告诉他神还没有做好接收契柯丽、巴斯特和敏茜的准备，他们都将以细胞状储存一段时间，直到他们的真正的日子到来，所以那样做可不是对他们好。我告诉他哈尔想让雷欧知道神希望他停止派猩猩来。然后雷欧就答应了哈尔的愿望，我把哈尔的旧腕表给了他，他可以在他为神服务时戴着它。就这样。我想我还对他们正发展的东西添了一大堆的新的神学理论，希望你们不要对此生气。我想不会再有猩猩被害了。还有，我想再来杯饮料。”

这一天很晚时，我们看见猩猩们聚在小溪旁。雷欧把手举得高高的，阳光照在他细长的多毛手腕上，金黄的表带闪闪发光。与会者们以神的语言发出一阵叫声，他们开始在他面前跳起舞来，雷欧戴上圣帽，穿上圣衣，熟练的移动手臂，打着神秘而又神圣的手语。

再没有发生过谋杀案。我想也不可能再有了。也许一段时间过后我们的猩猩对宗教失去兴趣后，会转向其他消遣活动。但现在还没有，的确还没有。仪式照旧进行，而且变得更精细，我们已装订起几大摞的特殊观察记录，神也满意的俯视着。雷欧呢，每当在圣林中赐福时，都自豪的戴着他的教皇权利象征。

注①：围地（compound），文中是指包含有树和水以及人工建筑的小型的模拟自然环境的一块地。

注②：工程（project），小说描写的背景是一项对猩猩进行研究的长期工程。

注③：阿尔法（alpha），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文中是对猩猩们中的五只最为杰出者的代称。

# 《形状》作者：罗伯特·谢克里

驾驶员皮德把飞船速度降低到几乎为零，他激动地望着那颗绿色行星。

现在即使不用仪器也不会有任何怀疑了：在这个星系中，这颗行星离它们的太阳较近，位居第三，是这里惟一能存在生命的星球，正在云雾缭绕中旋行。

它看上去十分安全，但所有从格罗姆派去的探险队却全部有去无返。

只要再朝下飞就无法返回了，这使皮德在降落前有过刹那间的动摇。他和两个船员已作好充分准备。他们的体囊内都装有微型的能量迁移器，尽管尚未启动，但完全处于待命状态。

皮德打算对船员讲几句话，不过还没有想好措词。

船员在等待。报务员伊里克已向格罗姆星球发出最后的汇报，监测员格尔在注视那16台仪器的度数。他报告说：“没有发现任何敌对征兆。”他的身体正漫不经心地变化着形态。

皮德注意到了对方的这种自由散漫，也知道现在该说什么了。从探险队离开格罗姆星球的时候起，有关形状的纪律就逐渐松懈起来。

司令官曾经对此警告过皮德。他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因为这是驾驶员的职责。报务员和监测员毕竟属于较低等级，比较倾向不保持固定的形状。

“我们的这次探险肩负着极大期望”皮德字斟句酌地说，“现在离家园很远很远了。”

监测员格尔点点头，电报员伊里克摆脱为他指定的形状后，正舒舒服服地伸展肢体贴在墙上。

“但是。”皮德冷冷地说，“距离再远也不能作为不定形态的理由。”

伊里克很快就恢复了电报员应有的外形。

“毫无疑问，我们这次有时的确不得不变成异国的形态。”皮德接着说，“但这是经过特别批准的。同时得记住：任何并非由于任务需要而变幻的形状，都是不定形态者的那一套把戏。”

格尔骤然停止了变换身体表面形态的游戏。

“我的话说完了。”皮德结束道，他移向操纵台。

飞船降落得如此平稳，船员们配合得如此默契，使皮德产生出一种自豪。

“这两个人真是出色的工作者。”他想，“其实并不能要求他们对形状的控制能力像驾驶员那么强，毕竟驾驶员是属于更高等级的。”

司令官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

“皮德，”司令官在最后一场谈话时说，“你们去的这颗星球是我们非常迫切需要占领的。”

“是，先生。”皮德答道，他两手下垂站着，丝毫也不偏离驾驶员应有的最佳形状。

”在你们中间。”司令官威严地说，“得有某一个人潜入进去，把能量迁移器放到核能源的近处，而我们这一边已集中兵力，准备飞跃过去。”

“我们能完成这个任务，先生。”皮德回答说。

“这个目的一定得达到。”司令官说，他脸上在瞬间透露出疲惫的神色，“我们这里的形势是严峻的，格罗姆星球并不太平。那帮子矿工在罢工，要求新的形状。肯定地说，麻烦将会越来越大。”

皮德表示出应有的愤怒，矿工的形状是很早很早以前就确立的，有五万年的历史了，已成为永久的基本形状。而现在这些家伙竟妄想加以改变！

“这还不是全部麻烦。”司令官又对他说，“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定形态者的宗派，几乎拥有８０００名格罗姆的信徒，不知道究竟还有多少人在追求这种自由。”

皮德知道，这里说的不定形态者是最最危险的魔鬼。他也在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格罗姆人去信奉它？司令官似乎猜到了他的心崽。

“皮德，”他说，“你也许对此并不理解。告诉我，你喜爱驾驶吗？”

“是的，先生！”皮德干脆这么答复。问他喜不喜欢驾驶？驾驶简直是他的全部生命！脱离飞船他就无所适从了。

“并不是所有格罗姆人都能这么想的。”司令官继续说，“我也小不大理解。我的祖先都是司令官，从远古时就是这样，所以我也自然而然成为了司令官。这不仅自然，而且合法。但是低贱等级的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司令官在悲伤地摇晃身体。

“我这么说还有一层道理。”司令官还解释说，“格罗姆人需要更大的空间。科学家断言说目前的混乱只是因为人口过剩而形成的，一旦我们能在新的星球上获得发展——那么所有的创伤就将愈合。皮德，我们对你寄以厚望哪！”

司令官站起，表示谈话已经结束，但他又突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再次坐下。

“你得注意你的船员。”他说，“这些孩子很忠实，这一点没有疑问，但他们属于低贱等级，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不错，皮德是知道这一点的。

“你的监测员格尔被怀疑有改良主义倾向，他曾经未经授权就变成猎手形状而受过处置，伊里克倒没有什么具体问题，但我听说人家怀疑他能长期处于不动状态，这不能排除他想成为一个思索者的可能。”

“阁下。”皮德鼓起勇气说，“如果他们受到不定形态者的影响，那么值得让他们参加探险队吗？”

在一阵犹豫以后，司令官才缓缓说：“有许多格罗姆人的确更可以信任，但是这两人非常富于想像力，能随机应变，这可是探险队员必须具备的品质．”他叹了一口气，“我真不懂，为什么具有这种品质的人往往会和不定形态主义有联系。”

“是，先生。”皮德说。

“应当严密地监视他们。”

“好的。先生。”皮德又说，他行了一个军礼，知道这次接见已经结束。

他感到体囊里的那个迁移器的存在，它是能在敌人的能源和格罗姆星球之间搭上一座桥梁的。

飞船无声无息朝着这颗敌对行星下降。监测员格尔在分析下方的云层，把数据输入伪装程序，飞船很快成为高空中的一片卷云。

皮德让飞船在这颗神秘星球的上空缓缓飘浮。此刻他已变为驾驶员的最佳形状，是指定四种形状中最合适的一种。现在他既瞎又聋又哑，他的一切都成为驾驶台的附庸，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使飞船不超出卷云的范畴，和云层融为一体上。

格尔严格保持监测员的形状，他还在把数据输入伪装系统，在逐渐下降时飞船又慢慢变成了积云。

这颗敌对的星球并没有露出任何异样的迹象。

伊里克在寻找核发电站，把数据传送给皮德。驾驶员在调整方向，他已经到了云层最低处，离行星表面只有一英里的高度。他的飞船已变成浓厚的多层积云。

迄今为止仍旧没有听到任何警报，以前那２０次探险失败的原因仍然没能破解。

当皮德飞近核发电站时，黄昏已笼罩了星球表面。他设法避开周围的建筑物，飞船在一片树林上空盘旋。

暮霭降临，这颗绿色星球的月亮在云层中半隐半露，只有一片云飘得越来越低……最后它终于着陆了。

“快！都从船里出来！”皮德嚷道。他切断了和驾驶台的联系，采取了最适合奔跑的驾驶员形状，飞一般地从舱内冲出。格尔和伊里克紧随其后，他们一直跑到离船５０米处才停下。

飞船内部有一个电路开始运转，整个船只在无声地颤抖，接着就在他们眼前分解，塑料不见了，金属消失了，飞船很快成为一大堆废铜烂铁，这个过程还在继续着，大块裂成小块，小块又再次分裂、分解……

望着这艘飞船的自我毁灭，皮德内心突然出现一股孤立无助感。他属于驾驶员等级，是一个驾驶员。他的父亲也是驾驶员，父亲的父亲以及所有的先辈都是驾驶员。从格罗姆星球开始建造第一艘宇宙飞船开始，他们一家就都是驾驶员了。他的全部童年在飞船上度过，他的人生岁月就是驾驶飞船飞翔。

现在飞船消失了，他在这陌生的世界中举目无亲。

几分钟后，在飞船降落的地方只剩下一堆尘土。夜风把它们吹得满处飞舞，这儿已一无所有。

他们继续等，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有风在叹息，树枝在摇曳，松鼠在叽喳欢叫，鸟儿在巢内扑腾。

一颗橡果轻轻掉落到了地上。

皮德轻松地松了一口气，他坐下来。

第21支探险队已经安全着陆了。

到天亮前他们什么事也干不成，所以皮德开始构思行动计划。他着陆的地点离核电站很近，简直是近在咫尺。他们还得更近，他们中间得有一个人非常接近核反应堆，使能量迁移器发挥作用。

这太困难了，但皮德毫不怀疑成功的可能，格罗姆有的是能人。

“能人的确不少。”他苦楚地想，“只是作为能源的放射性元素太匮乏了。”

为什么要急于派遣探险队呢？因为在格罗姆统治的所有星球上．已经都没有多少核燃料。

多少年前，格罗姆人曾大肆挥霍放射能源的储备，甚至榨干了他们邻近的星球，占领一切能够占领的地盘。但是殖民速度总是跟不上飞速的人口出生速度，格罗姆一次又一次地需要扩展新的天地。

目前的这颗星球是在一次探险中发现的。格罗姆人非常需要它，它也很适合格罗姆人，但是距离过于遥远，他们已没有足够的能量来供应宇宙舰队进行远征。

幸好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达到目的，而且效果更好。

几百年前，格罗姆的科学家就建造出能量迁移器。这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技术成就，能使两点间的能量在瞬问实现传递。

一个点设在格罗姆专用的原子能工厂里，另一个点安放在有核能源的地方，只要一启动，能量就能越过这两者间的距离转移过去。

由于技术上的这个奇迹，格罗姆人就可以从一个星球对另一个星球实现劫掠。事情实在非常简单，但是前２０次到地球这端安放迁移器都遭到了失败。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还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一艘格罗姆人的飞船能回来汇报这一切。

拂晓前他们爬过树林，把自己变得和周围的植株同色，他们身上的迁移器由于感觉到核能源的接近而在微弱地脉动。

一头四脚动物在他们前方驰过，格尔在转眼间就生出四条腿，化成流线型，扑过去追逐。

“格尔！马上回来！”皮德对l监测员发出警告。

格尔这时已经追上那头野兽并把它击倒在地，他刚想去咬，结果发现在匆忙间忘记长出了牙齿，于是这头野兽强行挣脱后就消失在矮树丛中。格尔在生出一排利齿后，全身肌肉紧张，准备再扑过去。

“格尔！”

监测员极不情愿地转过身，慢慢回到皮德这里。

“我饿了。”他说。

“不，你并没有饿。”皮德严厉地说。

“我是饿的。”格尔喃喃道，出于窘迫他把身体扭个不停。皮德想起司令官说过的话：格尔身上的确有猎手的倾向，今后得更加密切地监视他。

“这种事不容许再有第二次。”皮德说，“记住，异族的形状是不准许的，满足你原有的形状吧。”

格尔点点头，他们继续前进。

在林子的边上他们能够观察到核电站。皮德伪装成一丛灌木．格尔变成一段古旧的圆木，伊里克在考虑一会后，采用了年轻橡树的外形。

核电站的厂房并不太高，长长的建筑被铁丝网所环绕。铁丝网只有一扇大门，站着一名警卫。

皮德知道首先得通过这扇大门，他开始考虑路线和方法。

皮德从以前探险队的零星报告中知道：这里的人和格罗姆人一样，他们饲养宠物，有家庭，有孩子，也有文化，和格罗姆人一样对机械很熟悉。

但是两者仍然有很大的区别：人类有固定的，不能改变的外形，就像石头和树木那样。而他们的星球又是形形色色，五化八门，丰姿多彩，和格罗姆星球迥然不同，那里只生长八种不同的动物。

而且很显然，人类大概很善于侦察入侵者。皮德希望自己能找出其他探险队失败的原因，这会使他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些。

有一个人笨拙地走过来，他两条僵硬的腿在前后摆动，每一个动作都是可笑的，而且根本没有察觉到他们，就从格罗姆人身旁走过去了。

“我知道啦。”格尔在此人走远后说，“我得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然后进入那扇大门，潜入到反应堆，在那里激活能量迁移器。”

“可是你不会说他们的语言！”皮德指出了这一点。

“那我就干脆不说活，不去理睬他们，瞧！”格尔很快就把自己变成一个男人。

“这主意不坏。”皮德说。

格尔又试着走上几步，模仿人类的蹒蹒跚步伐。

“不过我依然担心这没有用。”皮德说。

“这是惟一符合逻辑的做法。”格尔坚持说。

“我知道。我想以前的探险队员肯定也试过这种做法，但他们无一能够生还呢。”

对这点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于是格尔又恢复成了木头。

“接下来该怎么办？”他问。

“让我想想再说、”皮德说。

又有一个生物跑过来了，它倒不是两条腿，而是有四条。皮德认出这就是狗，是人类的一种宠物，他专心地观察它。

小狗悠然自得地朝门口跑去，它低着头，不慌不忙，没有任何人阻止它进入大门，然后它就四脚朝天躺倒在草地上。

“啊哈。”皮德叫了一声。

他们继续在观察这条狗，有一个人走过它身边，摸摸小狗脑袋。狗也把舌头吐出来，还在草地上打了个滚。

“这我也能做到。”格尔激动地说，他已在开始变成狗的形状。

“别这样，再等等。”皮德说，“今天余卜的时间要用来好好考虑考虑，因为这太重要了，不能冒险从事。”

格尔满腹不乐意地服从了。

“走吧，我们先回去再说。”

皮德和格尔退回森林，这时他们想起了伊里克。

“伊里克！”他轻声喊道。

但是谁也没有出来答应。

“伊里克！”

“什么事？噢，我住这儿！”一棵橡树在说话时又化成一丛灌木。“对不起，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们得回去了。”皮德说，“你在干什么，又在思索吗？”

“噢，不是的。”伊里克向他保证，“不过是在休息罢了。”

皮德同意这个解释，需要他操心的事情多着呢。

这天剩下的时间他们躲在密林的最深处，研究着这件事情。看来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变成人就是变成狗，因为树木无法经过大门，这不符合树的逻辑。如果变成别的恐怕也都逃不了被人注意。

变成人看起来过于冒险，最后他们决定让格尔在早上作为一条狗闯进去。

“现在大家睡上一会吧。”皮德说。

两个船员都顺从地躺下了，很快就成为不定形态，但皮德实在睡不着。

一切看上去都太容易了，为什么这座核发电站防守得如此松懈？人类肯定从以前俘虏到的探险队员身上知道了不少线索，难道探险队员全部被杀了？连拷问都没进行？

你实在无法说出这些外星世界的人类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那扇敞开的大门是一个陷阱？

他无力地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流成一种舒适的姿势，但又急忙让自己改过来。

他刚才变成的是不定形状！

“舒适和职责是不能相容的。”他提醒自已，坚定地采取了驾驶员的形状。

但是驾驶员的形状并不适合睡在潮湿不平的上地上，所以皮德度过的是无眠的一夜，一直在思念飞船，为无法飞行而难过。

第一天早上皮德醒来时很疲倦．心情也不好，他推了一下格尔：“要开始工作了。”

格尔轻快地变成站立的形状。

“伊里克，快来！”皮德生气地嚷道，他望望四周，“该醒啦。”

没有回音。

“帮我找找他。”皮德对格尔说，“肯定就在附近的什么地方。”

他俩一起察看每一株矮树，每棵大树或灌木，无一遗漏，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伊里克。

皮德感到一股寒流流过全身，这位手报务员出什么事啦？

“也许，他决定孤身去冒险闯过那扇门？”格尔猜测道。

皮德考虑了这种可能性，觉得不大像。伊里克从来没有表现出这种积极性，他总是只完成别人的指示。

他们等着，到中中午时分仍旧没有伊里充的踪影。

“不能再等下去了，”皮德说。在穿过树林时他一直在想伊里克是不是真的打算自己去试一试，安静的人也常会蕴藏着鲁莽的。

似是没有迹象表示伊里克已经成功，他甚至怀疑报务员会死掉，或者已被人类抓获。

这就意味只能由他们两人来激活转移器了。

而且迄今为止他还是不了解其他探险队员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在林边，格尔把自己变成狗的复制品，皮德仔细地审视他。

“尾巴再短些。”他说。

格尔把狗尾缩短了。

“耳朵再大一点。”

格尔马上加大了耳轮。

“现在把狗毛抚平。”据皮德看，格尔从头到脚已十全十美，狗鼻子是黑色的。

“祝你成功。”皮德说。

“谢谢。”格尔小心翼翼地从林中走出，按照狗的习性前进。

大门边的警卫喊了它一声，皮德则屏息注视。

格尔从卫兵身旁走过，根本不理不睬。后来哨兵去追格尔，于是狗一路小跑起来。

皮德已经在准备一双强壮的腿，一旦格尔被抓住，他就强冲进去。

但是警卫又回到门边，格尔也停止奔跑，改为若无其事地向建筑物的主门走去。

皮德带着轻松的心情去除了他的双腿。

但那扇主门是关着的！皮德希望格尔别去开门，这绝对不符合狗的举止。

这时有另外一条狗朝格尔跑过来，格尔转身躲开，但这条狗凑得更近，还去嗅嗅他，格尔也开始回头去嗅它。接着这两条狗就跑到建筑物的后面去了。

“这样做真聪明。”皮德想，“房子后面肯定还有门。”

他抬头望望午后的太阳。只要转移器能起作用，格罗姆的大军就会蜂拥而至。那时人类才会觉察到地球上有百万雄师降临，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这一天过得慢而又慢，没有再出什么事情。

皮德心神不定地监视着发电站的正面。只要格尔一切顺利．完成任务并不需要很多时间，

他一直等到深夜，人们从这幢建筑里进进出出，狗群在周围大声吠叫，但是格尔始终没有显身。那么格尔是已经失败了，伊里克也不见了，只留下他一个人，加上他仍然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第二天一早，皮德处于完全绝望之中。他意识到第21支格罗姆探险队已经到了失败的边缘，现在一切都得靠他了。

他决定变成一个人，这是最后的孤注一掷。

他看见大批员工进入大门上班。皮德在犹豫：自己是跟着混进去．还是等到人少时再说。后来决定还是乘拥挤时混入为好，于是他把自己变成了人形。

有一条狗进入他藏身的林子里。

“哈罗。’这条狗说。

它就是格尔！

“到底是怎么回事？”皮德心头的一块大石落地，“你怎么耗了这么艮时间，没有办法进去吗？”

“我不知道。”格尔还摇摇尾巴，“我没去试过。”

皮德被气得哑口无言。

“我后来去打猎了。”格尔心满意足地说，“知道吗？狗的这种形式对猎捕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我是和另外一条狗从建筑后面出去的。”

“但是你的任务……”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格尔告诉他，“驾驶员，我从来就不想当名检测员。”

“但你生来不就是检测员吗？”

“说得不错。”格尔说，“不过这不起作用，我始终在想成为一名猎手。”

皮德气得全身都在发抖。“你不能这样！”他一字一句地说，就像在对格罗姆的婴儿说话那样，“对你来说，猎手的形式是被禁止的。”

“不过这里就不一样了。”格尔还在摇着尾巴。

“我们别谈这个了。”皮德气恼地说，“马上去进入核电站，把你的能量转移器安放好，我就忘掉你的这些胡言乱语。”

“我不去。”格尔说，“我不希望格罗姆人到这里来，他们会把一切都给毁掉的。”

“他说得很对。”一棵橡树也在说。

“伊里克！”皮德喊道，“你在哪里？”

橡树的树枝在摆动，“我在这里。”伊里克说，“我已经成为思索者了。”

“但是……你的社会等级……”

“驾驶员。”格尔悲哀地说，“你怎么还不醒悟呢？在格罗姆星球上，大多数人是不幸的。只有习俗要让我们采取祖先所属的等级形状。”

“驾驶员。”伊里克说，“所有的格罗姆人生来都是没有定形的！”

“正因为生来都是不定形的，所以所有格罗姆人都应该拥有外部形状的自由权。”格尔说。

“说得对。”伊里克还说，“不过皮德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对不起，我得去思索了。”接着橡树就沉默了。

皮德脸上的笑容十分难堪：“这里的人类会杀掉你的，就像他们杀掉前面那些探险队员一样。”

“不对，没有一个格罗姆人被杀呢！”格尔告诉他，“所有的探险队员都还在这里。”

“他们都活着吗？”

“那当然，人类并不知道我们的存在。陪我去猎捕的那条狗就是第１９支探险队的，我们在这里有上百人之多。驾驶员，我们喜欢这里．”

皮德想理解这一切，他也明白这些人的等级意识并不浓厚，不过现在这……这一切太荒谬啦！

这颗星球的威胁——就在于它是自由的！

“参加我们吧，驾驶员。”格尔说，“这里是真正的天堂！知道这颗星球上有多少不同种类的生物吗？那简直是天文数字！有适合各种需要的形状！”

皮德摇摇头，这里没有什么形状能适合他的需要，因为他是驾驶员、。

而且人类并不知道格罗姆人的存在，所以去接近反应堆实在易若反掌。

“格罗姆最高法庭会来找你们算账的。”他咆哮道，同时把自己也变成狗，“现在我自己去安放能量转移器。”

他打量了自己，又对格尔龇出利齿，朝大门走去。

门口的卫兵对他连正眼都没瞧一下。他又跟着一个人溜进建筑物的正门，进入一条走廊。

他体囊内的迁移器在脉动，指引他走向反应堆。

他爬上楼梯进入另一条走廊，从转角后传来脚步声。皮德猛然意识到狗是不许进入房里的。

他绝望地四处寻找藏身处，走廊上空空荡荡，只有顶壁上才装着几盏灯。

皮德跳起贴在天花板上，他变成了灯。希望别人没有发觉这盏灯为什么不亮。

下面的人们匆匆而过。

皮德又把自己变成人，一时间弄得手忙脚乱。

他得更加接近目标。

又有一个人走过来，他死死地盯住皮德直看，还在想说些什么，但接着就拼命逃走了。

皮德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但是他也拼命奔跑起来，转移器在袋中颤抖跳动，通知他已经到了临界的距离。

一个可怕的念头闪入他的脑海：所有的探险队员都开小差了！全都当了逃兵！

他逐渐放慢脚步。

形状得到了自由……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想法，一个扰乱人心的概念，“毫无疑问，这就是无定形者所用的花招。”他又向前方跑去。

走廊尽头有一扇锁住的大门，皮德上去仔细端详。

存走廊另一端也传来了嘈杂的脚步声。还有人们大声在吆喝。

又有什么地方出错啦？他们怎么会察觉他的？他迅速检查一下自已，用手在脸上摸了一下。

敢情他忘自己在脸上塑出面貌和五官了！

在绝望中他从体囊中取出微型转移器．发现它的脉冲还不够强，必须和反应堆更接近些。

他对这扇门仔细观察：门下有一条很细的缝。皮德飞快变成不定形状并流过去，同时把转移器也带了进云。

他发现门的这一侧有根插销，皮德把它闩上，还想找找周围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顶住这扇房门。

这是一间小房间，一边是铅门，里面就是核反应堆。另外一边只有扇小窗，全部就只有这些。

皮德检查了一下转移器，它现在的脉冲已经足够强大．说明转移器能够运转，可以从核反应堆吸取能量并转移出去了，他需要做的就是去激活它。

不过他们全都背叛了，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皮德产生了动摇。所有格罗姆人生来都是不定形的，这是事实。格罗姆的孩子们没有固定形状，一直要到他们成长到足以接受先辈们的等级为止。要是形状能获得自由呢？

皮德在估计这种可能：他将不受约束，想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在这天堂一般的行星上他可以实现任何心愿，为所欲为。

他不会再孤独，这里有很多格罗姆人都在享受自由形状的乐趣

室外的人群在动手毁门，皮德还是拿不定主意。

他该怎么做？自由……

自由并不属于他，他苦恼地想，要成为猎手或思索者很容易，而他是驾驶员，飞翔就是他的全部生命和挚爱，他能在这里这样做吗？当然，人类也有飞船，他也能够变成一个人，再找上一艘飞船……

不，绝对不行！变成树或狗是轻而易举的，但是他永远不会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一个人类。

房门在不断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

皮德走到窗前，想在激活转移器以前最后望一眼这颗行星。结果在看时他差点被震撼得崩溃了。

这的的确确是千真万确的！他原来没有真正理解格尔的意思。

格尔说在这颗行星上存在着各种生命，各种形式，能满足任何愿望，甚至也包括了他的愿望！

那是所有驾驶员们的美好愿望，是朝思暮想的愿望，他又望上了一眼，接着就把转移器扔到地板上，而房门与此同时也被砸开。皮德穿过窗户飞跃出去。

人们扑往窗边，争着朝外张望，但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所看见的景象，

窗外，在窗外只有一头雪白的巨鸟，它在展翅高飞——尽管有点笨拙，但是正在越来越有力地追赶远处的那群鸟类。

# 《幸存者》作者：罗杰·泽拉兹尼

（翻译 lavins）

这一切都一直阴魂不散地跟着他们挟带着闪电出现在上方天空的乌云，让人目眩的暴雨，和那像炮火般突然爆发的响雷。

范·柏库姆不由自主又随着脚下的船左右摇晃起来，连捧着的硬纸箱也几乎脱手落下。狂风向他怒吼，撕扯着他身上被打湿的衣服；海水扑打着他的脚踝，打着转儿，退下去，涌上来，又退下去。巨浪不断地撞在船上。圣艾莫之火①发出阴森的绿光，绕着船桅舞动着。

在缆索的高处绑着一具尸体，他的血肉都已被自然界的力量剥去，剩下那具人形的骨架现在被浮动的绿光附了身，拍打着右臂，像是在挥手致意，又或是在召唤着某人。

范·柏库姆穿过甲板，来到新的货物堆放点。开始把他的硬纸箱捆在一块。他们已经把这些硬纸箱、条板箱和木桶反复移动多少次了？在很久之前他就数不清了。只是看来每次工作完成后，又会马上接到命令，要开始下一次的搬运。

他向栏杆外望去。每次当他接近船边，抓到空档时，他都会搜索着远方被雨帘模糊了的地平线。同时，他还盼望着。

在这一点上，他有些不一样。和别人不同的是，他还有希望尽管是那么渺茫的一点希望那是因为他有个计划。

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摇撼着船身。范·柏库姆不禁打了个冷战。直到现在，船长几乎都一直留在船舱中，带着一小桶朗姆酒在身边。有人说他正在和魔鬼打牌。听起来，魔鬼好像刚刚又赢了一盘。

趁着假装检查货物扎牢没有的当儿，范·柏库姆又从混在一起的木桶中找到自己那一个。

他是从涂在木桶上那一点蓝色油漆辨认出来的。那个木桶和其他的都不一样，它是空的，而且从里面把木板间的缝隙都填密了。

他转身再次穿过甲板走向另一头。一些长着蝙蝠翅膀的庞然大物从头上飞掠过去。他不禁弓起双肩，加快了脚步。

又搬了四次箱子，每一次，他都会向远处迅速望上一眼，接着接着……？

接着，机会出现了！

他看见了那个东西。那是一艘正在远离的船的左船舷！他发了狂的四周张望，附近一个人都没有。是时候了。如果他能抓紧时间的话，如果没有人看见，他就可以逃出这鬼地方了。

他走近那个木桶，解开绳索，再次看看四周，周围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另一艘船看上去更接近了。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去计算行动步骤、判断风向水流了。只有一线希望，赌赌运气吧。

他两手分别抓住木桶和栏杆，把木桶滚到栏杆边，举起抛出船外。片刻之后，他也跟着跳了下去。

海水冰冷而汹涌，黑漆漆的。海浪打在他身上，把他抛起又淹没了无数次。每一次，他都挣扎着重新浮上海面。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大浪突然平息了，风暴的呼啸开始减弱，天空也明亮起来。他踩着水，看见他原来乘的船已经和那地狱般的风暴一起，被远远抛到后头了。在他左边的海面上，漂着那个画着蓝色记号的木桶。他紧跟在后面游过去。

最后，他赶上了木桶，紧紧地把它抱住。现在终于可以把浸在水里的一部分身体拉回海面了。他紧贴着木桶，大口的喘着气。他又颤抖起来了。尽管这里的大海显得更平静，可还是很冷。他恢复了一些体力后，便抬起头，在视野范围内搜寻着。

在那里！

那船现在看上去又近了一些。他举起手臂挥动着。然后又把上衣脱下来，高高举起，让它像旗帜一样在风中飘扬。

他举着上衣，直到手臂麻木了才把它放下。那艘船看起来更近了，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船上有人发现了他。从这艘船的航向猜测，几分钟后就会和他擦身而过了。他把上衣换到另一只手，再次挥动起来。

当他抬起头再看之时，他看见船转了方向，正向他直驶过来。如果他还保存着一点力量，而不是精疲力竭的话，可能就会激动得流泪了。这时，几乎是突然间，他感到极度的疲乏和寒冷。在海水盐份的刺激下，双眼都几乎要闭起来了。可他还是要继续看好自己麻木的双手，以确保它们还紧紧地抱着木桶。

“快点！”他大口喘着气，“快点……”当水手们把他抬到救生艇上，又用毯子把他包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快要失去知觉了。当他们回到大船旁边后，他睡过去了。

在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几乎都在昏头大睡，只是醒过来一小会儿，用吸管喝了一些热的烈酒和肉汤。他试着想讲话，却发现没有人能听得懂。

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带来一个会讲荷兰话的水手。他把自己的全部故事告诉了那个水手，从他怎样成为那条船的一名水手开始，直到他从船上跳到海里为止。

“简直难以置信！”在把他的话转述给其他船员后，那名水手下了这样的结论，“那么，我们昨天看见的那飘摇在风暴里的幽灵，真的就是‘荷兰飞人’号②，那东西真的存在啊而你，就是唯一能从那鬼东西里逃出来的人！”

范·柏库姆虚弱地笑了笑，然后喝干了手中的杯子，用依然颤抖着的双手把它放到一旁。

水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松下来休息一下吧，我的朋友。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他说，“从那艘恶魔之船逃出来了。你现在上的这艘船有良好的安全航行记录，还有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水手而且，我们只出航了几天而已。你要做的是好好休息恢复体力，还要让你的情绪从过去的痛苦里摆脱出来。欢迎你来到‘玛莉。赛莱斯特’号③。”

注：

①圣艾莫之火：一种大气电流现象，通常出现在风暴的天气里教堂的尖顶、船桅和飞机两翼的周围。在雷暴天气里，雷雨云和地面之间的空气被充电，导致“辉光放电”现象（同样的原理也用于制造日光灯管）。电会被吸引到最近的导电体上，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高楼楼顶的原因。

②“荷兰飞人”号：传说１６４１年，一艘名为“荷兰飞人”的荷兰远洋船回程时在好望角附近海面停靠，遇上风暴，与风暴搏斗了数小时后不幸撞上礁石沉没，当船快要下沉时，船长发下毒誓：“直到世界末日，我也要围绕着好望角继续航行。”直至今日，好望角附近海域风暴之时，常有一艘幽灵船只出没在暴风眼中央，人们如果多看它几眼的话，就会很可怕地死去。

③“玛莉·赛莱斯特”号：一艘传说１８７２年在百慕大三角失踪的美国货船，后在大西洋海面被发现。当人们登上该船时，发现救生艇等物品一应俱全，船舱里昂贵的宝石、黄金毫无缺损，船上甚至还留下了一席吃了一半的早餐，然而船员却不知去向。１８８２年，以福尔摩斯探案系列闻名的作家柯南·道尔曾写过一个有关这条弃船的故事，令这条神秘失踪的船闻名于世。关于船的失踪有多个版本的说法，也有人说这艘船的失踪是有据可考的。

# 《“熊”蚊之战》作者：[俄] 康斯坦丁·西特尼科夫

外孙女娜斯佳先于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俄语MeBe译，意为“熊” ）走进办公室。“讲故事！……讲故事！”她一边喊叫着，一边坐在椅子里蹦上蹦下，乐不可支，拿起一本彩色大画册放在膝盖上。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把外孙女抱起来，自己庄重地坐下去。他搂着娜斯佳，打开了画册，并念出了名称：《熊蚊之战》。

“外公，为什么熊要跟蚊子打战呢？”

“哦，也许是它们想较量一下谁的力气大。”

“外公，它们怎么能比较力气的大小呢？米什卡（熊的谑称）很大，而蚊子却那么……小。”

“娜斯佳，这是一个狡猾的故事。米什卡很大，蚊子当然不能把它摔倒。”

“它们本应该和睦相处嘛。”

“嘿，你真是我的聪明宝贝！”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夸奖道，“你瞧，米什卡就没有想这一点……”

这时候，守林员贝加索夫走进来说：“将军，您的女婿依戈尔·安德烈依奇已经闯祸第三天了。”

“此话怎讲”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感到吃惊。

贝加索夫慢条斯理地取出一根烟卷，抽了起来。此后他才细细地道来：黑沼泽地岛上，刚好在大地测量工作者的旧窑洞旁，有一套已经３０多年无人问津的设备。人们都把它叫做“探测器”。设备很古怪，大概是钛合金制的，已经生锈。准是大地测量工作者扔在那儿的。此设备不久前还是完好无损的。但是，依戈尔到来的第三天就看到，那设备有一面被凿穿了一个洞。从洞里不断地涌出一股酸奶样的东西。如今周围的河水都完全变白了，就像掺进了牛奶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这是依戈尔干的？”

“他的伤痕呗！”贝加索夫早有准备地说，“要是他没有到那里去就好了。”他继续说，“那里的蚊子太毒了。三天前还什么问题都没有，还受得了。到了第三天中午，我从该岛旁边经过，由于蚊子，森林都快看不见了。”

女儿玛莉莎用力跺着脚走过来。“你们谈论依戈尔些什么？”她疑心重重地追问。

“你不知道他到沼泽地去了吗？”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反问女儿。

“你们干吗都在注意他？”玛莉莎发火了。

“你用不着发火，姑娘。”贝加索夫以教训的口吻说，“将军并非白操心。沼泽地的蚊子繁殖得太多了。”

“你要是再去那里一趟就好了，贝加索夫。”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说，“随便什么……”

“他到沼泽地去了！”玛莉莎吼起来，“你们会看到的，他马上就会回来。”

“他昨天是１０点钟回来的。”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说，“可现在已经一点半了。为什么他不带上武器？”

“他带着相机就走了。”玛莉莎说，“他昨晚上跟我讲述了……我不完全懂……他在沼泽地那儿看到了一种东西。他说那跟宇宙有关。那东西跟火星有关……”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不由自主地笑了笑。他知道女婿迷恋于宇航故事，但他却认为这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说，就是他。”贝加索夫说，“根据就是他的伤痕。”

他没有道别就回森林去了。

“这跟火星有什么关系？”谢明·尼基佛罗维奇问。

“你等等，我这就去拿来给你看。”玛莉莎跳起来，接着就跑出房间。她返回时，手里拿着一本大大的相册。这是在国外出版的，专供俄国宇航界用的册子。

“你瞧。”说着，玛莉莎打开了相册。相册里页是一些黑白照片，是一些宇航器的照片。所有这些宇航器马上就映入谢明·尼基佛罗维奇的眼帘，因为在它们上面都标有同一个字样——“探测器”，只是它们的系列号不同而已。在书签页上还有女婿所书的细小的文字。玛莉莎念道：“配备有投放器的‘探测－４’型观察站是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号投放的。但是由于程序储存器设备支架脱落，助推火箭发动机在启动后的第33秒钟就提前熄火。事故原因就在于第二级运载火箭剧烈振动时支架不够牢固。观察站就留在了偏６４．７，高２００～２２６千米，周期为８８．７分钟一转的人造地球卫星轨道上。据飞行指挥中心称：‘它是１１月底进入地球密集大气层并烧毁的。’据官方讲……好了，现在你明白了吧？”

玛莉莎到凉台上等候依戈尔，而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则起身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困扰……钻到餐桌下的特乐寓神经质地、深深地打着哈欠，开始不断地哀怨吠叫。随后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听到了玛莉莎的喊叫声……他急忙跑到阳台上，一眼就看到贝加索夫从森林方向拖着脚步走来，帽子不见了，样子就像个野人。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把目光投向森林，马上就皱起了眉头，他不明白，松树林上方蔚蓝色的天空里那一片灰色的云究竟是什么。

眼看着那灰云体积在增长，密度在加大，向上隆起，长得就像山丘一样。突然间就急速向前冲来。贝加索夫加快了脚步。玛莉莎急急忙忙地向他迎了上去。

“依戈尔在哪里？”她老远就大声问着。

贝加索夫挥了挥手，嘴里含糊不清地大声说了句什么，就匆匆从她身旁跑过……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急忙下楼去，大声地呼唤着管家菲利浦和保姆。但是当他看到眼前的贝加索夫时，马上就把他们给忘了。贝加索夫完全变了个样，脸庞抽搐，眼睛浮肿，上气不接下气，老是去抓自己的胸脯。

“我对不住您！”他哭了起来，“我没有找到他……我有罪呀，谢明·尼基佛罗维奇！……”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把他推开，跑到门外台阶上……天变暗了，似乎那灰云已经爬上了太阳，或者说，升起了一股龙卷风。眼前飞来了第一批大得出奇的蚊子。只是在此时，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才注意到那满耳充斥着的、低低的嗡嗡声。这声音又有点像高压水管喷水时发出的声音……

“娜斯佳在哪里，”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断断续续地问。

“在她的房间里。”保姆胆战心惊地回答。

“房间的窗户关好了吗？”

“难道会有穿堂风？”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点了点头，可是他自己想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他总觉得。是忘了一件什么事。玻璃门外，天已经黑压压的了，好像面临着一场暴风雨似的。他匆忙走到门前，把门关严。他再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担心的究竟是什么。上百只巨蚊像无数把小锤在敲打着玻璃窗。在昏暗的空中还汇集着上千只。虽然门已紧闭，它们发出的惊人嗡嗡声仍然传了进来……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四处看了看，对形势做了一番估计……

“应当打电话给指挥所，”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心里想着，“要叫救援直升机来。”他竭力回忆着他把手机放到哪里去了。突然间他想起了，究竟是什么事一直在使他不安。原来他忘了关房间通阳台的门！他刚刚想到这点，楼上就传来了爱犬特乐富拼命的尖叫声。它就像一枚出膛的炮弹那样，一下飞到客厅的中央，惊惶失措。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已经来到了石阶上。被吓坏了的娜斯佳立即飞到了他的怀里，小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肩膀。她身后紧跟着的是保姆。保姆双手捂着脸，紧张得差点就滚到石阶下去了。

“全都进屋去！”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大喊道。

他们一窝蜂地涌入依戈尔的房间。特乐富率先进到屋里，马上就钻到电脑桌下面去……”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关好门之后，立刻打量起女婿的办公室来。房间不大，六个人在这里还显得拥挤。贝加索夫笨拙地把手别在身下，躺在沙发上。玛莉莎坐到计算机桌前。保姆把娜斯佳抱到另一张桌上坐好。菲利甫则去检查窗子关好了没有。

“现在我们怎么办，女儿？”谢明·尼基佛罗维奇问。

玛莉莎看了看丈夫的电脑。

“依戈尔经常利用电子通信。”她没有把握地说着，“我可以试试跟某个人联系一下……”

玛莉莎皱起眉头，回忆着丈夫所教的内容，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鼠标……

“现在我发一封信给依戈尔的一个朋友，他会把一切情况汇报给司令部的。”

“让他给司令部挂个电话，派一架救援直升机来。”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依戈尔，一定！”

玛莉莎轻轻咬了一下嘴唇，就开始在键盘上敲打起来。有个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她急忙用鼠标一点，一张照片开始全屏显现出来。

“爸，你瞧！”她高兴地叫了一声，“这是依戈尔前天晚上给人家发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是沼泽、小岛。岛上有几棵白桦树：照片的前景上有一个黑色带红斑点的东西。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仔细看了看：那是某种成套设备的残余，就样子而言，很像他在相册里看到的那种宇宙探测器。

“你能找出，他把这张照片发到哪里去吗？”他问。

“我这就试试看。”玛莉莎用鼠标点了一下，“瞧，是发给一个来自莫斯科叫C．瓦列金的人。”

计算机里说了句什么，接着就在下方弹出了一道窗口。窗口上即刻出现了一句问话：“依戈尔，你在岗位上吗？”

玛莉莎回以反问：“您是哪一位？”

窗口上又出了一句话：“得了吧。老朋友都认不出来了。我是瓦列金呗。”窗口上继续出现着话语：“听着，老兄，你是对的。正是那个问题。当院士得知情况的时候，他心情很沉重。他将火速赶到你们那里去。跟他一同前往的还有整整一班子人。已经轰动了，好家伙！你现在就要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干吗不吭气？哑掉啦？”

“瓦列金，我不是依戈尔。依戈尔到森林里去了，至今还没有回来。我是他的妻子玛莉莎。我们被迫躲在屋里。周围都是蚊子。我们不能出去。您必须给司令部打个电话，让司令部派一架直升机来救我们……”

窗口上又出现这样的话语：“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依戈尔，我知道，这就是你。别装蒜了。”

这时，玛莉莎才轻松地叹了口气，立即回复道：“我不是依戈尔，请相信我们。”

对方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出现了简短的回答：“好吧，我按你们的要求挂电话。到此结束。”

玛莉莎感谢父亲，因为他去劝说飞行员绕道走。飞行员是一位４０来岁的男子，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坚持说，他还有任务，机上乘客又太多，燃料也不够。玛莉莎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很难过，她想，如果飞行员硬是不同意，那她会怎么办。她做好了一切准备……目的只是找到依戈尔……

依戈尔……就在沼泽地的某个地方，他急需帮助。也许他受伤了，但是还活着。还活着！她对此深信不疑。她贴近粘满灰尘的舷窗玻璃……眼前出现了一条架有高压线的林间通道。他们的正下方还有一条公路。玛莉莎看到了一辆吉普车。她的心剧烈地跳了起来。她已经准备叫喊，让飞机停下。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俯身贴近飞行员的耳朵说了句什么，并且向右边沼泽方向挥了挥手。下面是一片受褐铁矿堆压而枯萎的植被。这里的沼泽富含褐铁矿。只是小草丘之间的水有一种奇怪的白色，就好像灌进了牛奶，大量的牛奶。沼泽上方弥漫着青烟，仿佛这里刚刚发生过一场火灾……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请求降低飞行高度，马上整个场景就动了起来。首先显现的是：沼泽上方升起了一股青烟。这烟显得很奇怪。它似乎是有生命的。它从四面八方散开来，好似打扫了沼泽降落场之后，在往上蹿，蹿得高过了生长在沼泽沿岸的树木。一种不协调的火红色的东西奔到眼底。但是，玛莉莎还未看清这是怎么回事，灰云就已变得密集起来，边缘部分成了乌鸦巢的样子，悬浮在树梢，忽尔单个地散落开来，忽尔又重新集聚成一片完整浓密的乌云……

随着时间一秒一秒的流逝，寻找依戈尔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飞行员最后坚决掉转机头，迎向太阳，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没再对他说什么。玛莉莎的心一落千丈。这意味着一点：完了。她的头昏昏沉沉，如坠九霄云中。一切她都看得到，听得见，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形迹、任何话语留在记忆之中。只有当周围发生了某种离奇的情况时，她才仿佛从一个透明的茧壳之中挣脱而出。世界忽又有了声音和色彩。首先她发现，飞行员脸色苍白。他焦急不安地紧紧握住方向盘，竭尽全力好不容易才控制住它。随后她就听到父亲惊慌的喊叫声，看见他瞪着大大的眼睛。接着，她听出了主要问题：发动机出事了。均匀而有力的螺旋桨转动声开始变得不再有规律。飞行员努力采取措施，但螺旋桨勉强哼了两声便停止了。在这出事前夕的紧张寂静中爆发出一声积聚起来的呼啸——他们坠落了。下面掠过一块水泥场、一些顶上有定位器的建筑、几辆黑色的油罐车……接着是撞击……黑暗……

……玛莉莎醒来的时候是在一间白墙白顶的房间里。她躺在一张又硬又窄的沙发床上。头枕在长圆形的皮靠枕上……她转过头来，看见了父亲。

“娜——斯佳。”她吃力地喊出了一声。

“娜斯佳一切都好，”父亲急忙说，“她现在跟菲利浦和保姆在一起。倒是你怎么样？”

玛莉莎没有回答。她又转向窗口，看着远方那灰云逼近的森林。不知为什么她会觉得，那云就是来自依戈尔的信息，她的眼睛顿时湿润起来……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摸了摸女儿的手，便起身走出去了。贝加索夫躺在治疗室里。他情况很不好。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口吐褐铁色唾沫，深度昏迷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这段时间里他整个脸发生了可怕的改变。开始蜕皮，头发也失去了光泽，并一撮一撮地脱落。指甲破裂成片状。贝加索夫的呼吸困难，并带有响亮的咝咝声。他好像就要死了。

墙角担架上躺着用床单盖着的飞行员。他在机场就已经死了。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来到玛莉莎身旁。这时他看到一些黑色的大型直升机一架接一架地悄悄降落在机场上。他站在那里看着那些身着防护装的人，像豆子从豆夹里蹦出来似的，从飞机椭圆形的舱口里一个个跳到地上。从莫斯科来的院士到了。

“你太幸运了，将军。”上校说着，用指甲掏了掏牙齿，又吹灰找裂缝地仔细查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当我们到达军区司令部的时候，那里几乎不剩一个人了。全是密集的灰色团块——蚊子。整幢建筑里总算还有一位将军。这位将军……怎么称呼来着……是叫巴布金呢？……还是巴巴耶夫？……您的副手……居然想出在全区森林里撒放杀虫剂的馊主意。一切结束得很糟。他自己却想匆匆逃跑。结果被人们抓住了……”

从治疗室走出来一位军医，他边走边脱着橡胶手套……最后他蹲下，背靠着墙，抽起烟来。

“他怎么了？”谢明。尼基佛罗维奇问。

“我好像说过，这是一种缺铁性的贫血。”

“贫血？血液过少？”

医生点了点头，并补充说：“罕见的病症。这种病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若有所思地说，“患缺铁性贫血时，人体的铁含量会剧减，血液里的血红蛋白组成会受到破坏……”

“请继续说下去。”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请求着。

“往后一切就简单了，”医生活跃起来，“铁是我们身体里分布最广泛的微量元素，也是自然界最常见的两种元素之一。在它处于自由离子状态的时候，它是有毒的，因此它向来都处于化合状态……可是现在，您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一方面我们血液里原来饱含着的铁几乎荡然无存——缺铁性贫血表现的典型的症状有：肤色苍白、指甲易碎、心慌、哮喘、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另一方面，会出现大量自由离子状态的铁，从而使机体严重中毒，在野外条件下，在小型试验室里的一切分析……”话没说完，他突然打住，站起身来。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扭头一看，原来他跟前已经站着一位体格标致的年轻少校。

“将军，院士在等您。”他得意洋洋地说。

院士是一位矮小干瘦的老头，头梳得溜光的。在他那又窄又苍白的头上留着朝一边梳的刘海。他穿一身司令部的制服，步履细碎、急促……

“您亲眼看到了吧？”他问。当他得知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并没有亲身到达沼泽的时候，他感到很痛苦：“为了到达那里，我愿做点贡献。”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什么也没有说。他觉得自己已完全衰老了，仿佛他生命的活力已经被人抽光了似的。

院士又继续说：“您的女婿很有预见性地给我提供了照片。的确很有预见性。但是现在您没什么可帮我们的了。这是科学家们的事。再说，您可以造成的都是灾害。正像使用您的杀虫剂那样。在没有征求意见之前，究竟是谁出主意，让你们在沼泽地施放杀虫剂？请如实地说说吧。唉，多么粗心啊！结果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令人头痛的麻烦。”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不打算说明，向沼泽撒放杀虫剂的命令不是他下达的。他气冲冲地看了一眼院士额头上那孩童般的刘海。院士引起了他的强烈反感。

“我们正因为您的魔鬼试验而感到头痛！”

院士笑了起来，马上又像山雀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您是在把地狱魔鬼的特征加到我们身上，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其实一切都最简单不过。也可以说，很平常。这只不过是偶然巧合的一根悲惨的链条。我听说你们的沼泽富含赤铁矿……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当时有谁会想得到呢？而现在许多事情已不再是秘密了。在我们的宇航史上经常会出现一些极其滑稽可笑的事故，如果恰当地表述的话，事故……”他笑了笑，似乎宇航史上那些滑稽可笑的事故很使他心理上得到满足，“就拿火星来说吧……怎么说呢？我们为它已经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这有何用？、切几乎都是美国人干的。这是大失败的时代、大谎言的时代。当然我们是有成功之举的。我们终归最先完成了在火星表面的软着陆，的确如此。或者就拿那这个计划来说吧。”他用钢笔敲了敲照片，“这是一般智慧所达不到的。美国人只是到现在才认真考虑‘复活’火星的问题。而我们早在约个世纪６０年代末就已经这么做了。”

院士谈得很有兴致，但是，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却听得心里发闷。

“这是一项超密计划，甚至到现在还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工作是与生物武器研制试验室联合进行的。我们苏联生物学家已经制造出了地球上的转移基因微生物，这种微生物已经习惯在化合状态条件下生存。获取能量的铁菌有赖于金属的复活。我们计划把这种微生物投放到火星上去。火星的大气是由碳酸气组成的，里边没有氮。火星表面受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您可以相信我，在那里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干燥、寒冷而且阳光稀少。摆在我们年轻一代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要使那里的大气里富含氧气，要从火星矿石里边提取氧化碳和氮气以此准备好土壤后，我们计划地球具有转移基因的地衣、树木、昆虫……移植到火星上去……”

“……还有人。”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嘲讽地补充道。

“什么，您说什么？”院士没有马上悟出他的言外之意来，“哎，将军，您真会开玩笑！……”

“有一点，我始终弄不明白。”将军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了优先权，不对吗？”

“可现在您的优先权却是在我的沼泽里繁殖蚊子。而且任何杀虫剂都保护不了我的沼泽。”

“一点不假！”院士翘起了大拇指，“传统的杀虫剂对我们的蚊子一点不起作用。相反，甚至还为它提供了营养物质。这已经为试验室的试验所证实。”

“那么，您现在下令对蚊子采取什么措施呢？”

“什么都不采取，亲爱的将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自行死绝的。当然是因饥饿而死。眼下主要的任务是：停止铁菌的繁殖。说实话，该怎么办？我还没有考虑成熟。请不要忘记，制造铁菌是为了改造整个比我们亲爱的地球母亲干燥得多的火星。这种铁菌没有任何天敌，它们能以惊人的速度繁殖。因此请注意，它们整个的生命是建筑在金属，首先是铁，复活的基础之上的。而铁则是任何植物、任何机体的重要组成材料。您已经看到，铁菌是怎样影响人体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尽快找到‘探测器’并把它和周围环境隔离开来的原因。也许我们不得不用水泥将沼泽填封起来。我已经跟莫斯科说过了。在最短的时期内莫斯科就会派来运输直升机。”

“您究竟在干什么，坏蛋？”谢明·尼基佛罗维奇痛苦地说，“把这么美的景色毁了。到火星戈壁滩去？哦，依戈尔呢？”他突然想起了玛莉莎，“依戈尔怎么样啦？”

院士两手一摊。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激愤争论起来：“您亲口说过，只要能看上一眼……您情愿做出一点贡献”……去您的吧！您只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鬼混，从来没有勇气正视你自己创造的怪迹！”

他们把越野车丢在路边吉普车旁，便徒步走去。院士走在前面。他身着鲜黄色带黑色条纹的特种制服，看起来就像一只黄蜂。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身穿胶里防护服，感到又闷、又热，经常汗流浃背。面部前面只开了一道三角形的窗口，连脚面都望不到。所有的灌木丛都落满蚊子。蚊子懒洋洋地到处乱爬，偶然触碰到的时候，就一团团散开。森林得了病十分可怕。绿叶几乎不再存在，都变成了淡灰色，用手指轻轻一捻就碎，就像烧过的纸一样……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听到的只是自己的呼吸声。声音是从耳机里传来的，当然也可以听到别人呼吸声。在接近沼择的地方，蚊子就变得更加疯狂，更加凶狠。它们飞到特制防护服上，不断地撞击玻璃视窗，把嘴上的血、肠里的排泄物遗留在玻璃上。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试图用手把玻璃擦干净，但结果是越擦越脏。他加快了脚步，去追赶院士……院士黑黄条纹的背影在前面远远的地方闪动。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发现，草丘之间的水全都是白色的，仿佛这里倒了牛奶。到处散落着鸟儿的尸体。蚊子特别多，它在视窗前胡乱飞舞一阵，又匆匆离开，惹人生气。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开始用手去赶蚊子，但这没多大作用。再说，他突然发现，他已经完全落后了。连院士的影子都看不到了。他本想打开手机，但是一想起院士那尖酸刻薄的语气他就改变了主意。

……沼泽中间耸立着一个小岛。岛上长着几棵白桦树。院士登岛，几乎是偶然的。他扒开光秃秃的山楂树丛，马上就看见了那个巨大的、栽到土里的金属圆筒。金属已经氧化，呈红色。这正是他要找的东西！它立在斜坡上，四脚落地，就像一名埃及西奈的朝圣者。院士走近圆筒。他面前既是人类的荣耀，又是人类的耻辱；既是智者的胜利，又是无知者的庆幸；既是一个控制着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残暴的神灵，又是一只被用做祭祀的温顺的小羊羔。他面前立着的就是一个火星自动探测站。从前它雪白而漂亮，如今已被烧焦，而且锈迹斑斑。它还有一个如今已空空如也的带降落伞的集装箱。

金属圆筒的一侧已经被凿穿。从破孔里边流出一股胶汁状的白色液体。在流出的过程中渐渐变稠，最后变成一团团小块，就像一些含脂酸奶。白色液体流向岸边，流进沼泽，挤走泽水，浸湿植物。转移基因铁菌已经习惯了极端条件下的生活。只不过它们坠落之地不是火星干旱死寂的戈壁，而是俄罗斯南方富含铁矿、生机勃勃的沼泽……

小岛上空，蚊子肆虐。它们是在整个沼泽上空肆虐。森林因蚊子而摇晃。它们非同寻常，没有天敌，贪婪无情地杀死鸟兽，有时还杀人。它们既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又是人类无知的产物。

院士围绕略有弯曲的金属圆筒转了一圈。突然他的一只脚陷进了一个洞里。有个人的手指掐住了他的脚髁，一双血迹斑斑、用破布缠着的人手从地下向他伸来，有如地狱的鬼怪。院士失声大叫起来……

……谢明·尼基佛罗维奇满身大汗，气喘吁吁，在沼泽地艰难地行走着。他来这里干什么呢？好吧，是院士带他来的。院士应当感到内疚。总之是好奇心驱使他到这儿来的。他终归是科学家嘛。

“可我呢？我来这里干什么？为什么要来这里？我比这儿贪婪的蚊子强在什么地方？难道就不得不跟蚊子干上一战吗？跟自己干上一战吗？只有这样，”他突然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这样。自己跟自己斗争一番！只有这样方能战胜蚊子！”

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虚弱的叫喊。谢明·尼基佛罗维奇停下脚步，仔细听了听。声音是从岛那边传来的。他扒开树丛，马上就看到了正在与依戈尔搏斗的院士。

依戈尔为避免蚊子侵扰躲在大地测量工作者遗弃的小土窑里。头和手都已用撕破的套衫布条包裹着，两颊下陷，胡子拉渣，目光呆滞，而且有点失去理智。人们把他从土窑里拖出来，马上给他穿上了防护服。

“就这么结束了。”谢明·尼基佛罗维奇自言自语说。

他忽然惊奇地意识到，他既没有感到高兴，也没有激怒。现在他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似乎他已经到了家里。他什么都不再想，只想着扒掉自己身上的这套火星服，钻到热乎乎的澡堂里去……

# 《Ｘ－１２行星上的奇遇》作者：[英] 帕·克里弗

李德恩译

拉斯自从记事以来，就立志当个航天工程师。因此，他所看的书、所做的游戏、所偏爱的功课，都离不开这个唯一的目标。他想，在他11岁小学毕业后，经过能力考察和智力测验，有关部门一定会把他选入工科学校。在那里，他就可以完成专业学习，学会如何驾驶和修理宇宙飞船了。

当升学考试临近的时候，像他这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感到紧张和害怕，因为考试将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是被挑选去学习宇宙航行专业呢，还是去学服务行业或者别的什么专业呢？可是拉斯却一点也不担心，他绝对相信，一定能进入工程技术学校。

考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孩子们都到宇宙航基地附近的研究院去应考。他们乘坐着架空单轨列车飞越城市和原野，向研究院驶去。当拉斯在列车上偶然看到一排高大的银色宇宙飞船发射架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总有一天，”他想，“这些了不起的机器都将由我来管。”

朦胧中，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宇宙飞船的船长焦急地跑来找他。

“斯旺森工程师，”船长说，“我们遇到麻烦啦！中微子对流加热器出现了漏洞，如果修不好，我们就全完了。”

拉斯沉溺于梦幻之中，不断地折着自己的手指。他想象着自己如何施展绝技，使机器很快就修好了。

“真是奇迹，”船长在他身旁注视着说，“我相信，在整个宇宙舰队中没有人能像你干得这么漂亮。”

拉斯经常在脑子里幻想着这类事件，每次事件中，他总是充当一个英雄的角色，而且人家老是叫他斯旺森工程师。

在研究院进行的考试真有意思。首先，老师向孩子们解释各种考试程序，为的是使孩子们在看到往自己身上绑缚各种电极和电线时不至于害怕。考试是在体操房内进行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让孩子们做各种动作，一边不停地做着记录。每个考生都有一个卷宗，研究人员把各种仪器输出的身体素质卡片分别放进各个考生的卷宗里去。拉斯知道，考试结束后，将把各种卡片放进大型计算机里去进行分析，然后对每一个１１岁的孩子下一阶段该受何种教育作出正确判断。

在身体素质考察完毕后，接着进行技巧考试。每个考生都要进行一些工具和机械装置的操作和使用。研究人员手拿秒表，站在考生旁边记录时间。此外，还有声音辨别能力的测验，考生头戴耳机，对不同的声音加以辨别。然后是语言能力的测验，思维能力和精力的测验，最后是脑力测验。

老师以前曾向孩子们讲过，大脑是一个人最神秘的地方，它不仅能贮存已经学过的东西，而且能贮存一种潜在的意识，这种能力对于一个人是否能适应某种工作有很大影响。

“当你神志清醒的时候，”拉斯的老师告诉他，“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也就是说，当你想告诉别人什么事，不论是真话还是撒谎，完全可以由你自己决定。可是在脑力测验中，他们可以测出你内心的一切秘密。不管你知道什么。他们让你睡着以后，便用一种仪器检测你的大脑。但也不要害怕，这些研究人员并不是要知道你的什么秘密，而是想在决定某个人未来可以干什么工作之前对他作个全面了解。”

一个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把拉斯带到一间小卧室里，让他坐在一个舒适的椅子上，并叫他放松。然后让他注视着出现在他面前墙上的一片旋转灯光，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灯光上。

这就是他所能记住的关于脑力测验的所有情况。

考试完毕后，主考官要跟每个考生谈一次话，把考试结果告诉他们。当轮到同拉斯谈话时，他表面上显得很镇定，但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拉斯是一个高个儿男孩，黑头发，蓝眼睛，稚气的脸上显得有点严肃。他盯着主考官的面孔，盼望他能说一句梦寐以求的话——“工程技术学校”，这样，他的梦想就可以实现了。

最后，主考官终于说话了：“好了，拉斯，你可以到脑力训练班去。”

拉斯听了以后，好一会儿说不出话来。“脑力训练班”并不是他的第一志愿呀！当他最后证实没有听错时，几乎晕倒了。

主考官看出了他的表情，说道：“没有想到吧，拉斯？看来你很惊讶，你打算上哪儿去呢？”

“工程技术学校，先生。”他绝望地回答道，“我一直希望当个航天工程师呀！”

主考官扫视了一下摆在他面前的计算机输出结论，摇了摇头，“的确，你心灵手巧，而且有一定的发明才能。可是，你要是当个航天工程师，就是浪费人才了，因为你具有一种世人少有的特质，如果加以适当发展，将对我们的社会作出不可比拟的贡献。在脑力测验中，我们发现你有一种能感知动物大脑活动的特异功能。”

“动物？”拉斯不相信地说道。他愣住了，就是主考官说他有隐身术，他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惊异。“可是，先生，我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动物呀！”

可不是吗，拉斯一直住在大城市，而城市里是不许饲养动物的，一切牲畜都豢养在远离城市的农场里。

“不，拉斯，”主考官说道，“很容易看得出来，你从未接触过动物，所以你的特异功能也从未被人发现。在脑力测验时，我们按惯例把一头动物带进屋里，一般很少有人对此作出反应，可是你告诉我们的事只有这只动物和它的饲养员才知道。毫无疑问，孩子，你对动物的大脑活动有一种特别的直觉，你大概不知道，这种功能该有多大的用处啊！”

拉斯并不想知道这种特异功能有什么用，他脑子里一直想着他失去了什么东西。

“那我不是一辈子也不能到宇宙中旅行啦！”他大声嚷道。

可是主考官说：“当然可以，拉斯，你今后旅行的机会多着哩。你长大后，你的训练也完成了，那时你就会成为宇宙探险队的队员，去探索崭新的世界。当你们到了一颗新的星球后，你可以用自己的特异功能去感知生活在那里的生物究竟在想些什么，对外星来客有什么反应。然后你和宇宙环境学家就可以决定地球上什么样的动物到那里去最合适。我想你一定会对你今后的工作感兴趣的。现在，你应该先到脑力训练中心去受训，继续发展和增强你的直觉力。放心吧，小家伙，你的一生一定会过得很有意义。”

主考官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向他点点头，他深知，当孩子们知道计算机为自己选择的职业不合自己的心愿时，开始总会有些失望，但很快就会冷静下来，因为他们相信计算机是不会错的。

然而，拉斯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低着头，眼睛盯着地板，无精打采地走出了考官的房间。

当等在门外听信的同学们向他问这问那时，他几乎什么也没听见。他简直不敢告诉他们他将不是一个航天工程师而是一个什么动物思维识别者。他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趁眼泪夺眶而出之前，他赶紧捂着脸躲开了。

他心不在焉地步出大楼，在研究院附近的花园里走着，走着。也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直到碰上一片铁丝网，他才意识到已经来到了宇宙飞船基地旁。他注视着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银色飞船，忽然感到一阵哽塞，绝望的心情使他禁不住大声哭起来。

难道不就是在今天早上，当他乘坐着单轨架空火车时才看到这些飞船的吗？难道他不是一直幻想有朝一日能亲手摆弄这些飞船吗？可是这一切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主考官已经宣布，他不能作一个航天工程师了。虽然他们说他今后还会有机会到别的星球去旅行，可那只能是一个乘客。对拉斯来说，与其以一个乘客的身份去坐飞船，还不如不去的好。

正在这时，一辆氢气汽车停在他身旁。那肥皂泡一样的透明车顶向后拉开了，一个和善的面孔露了出来。

“喂，小家伙，”车里的人对他嚷道，“你想到这些飞船的附近去看看吗？”

拉斯回过头来，用手背抹了抹眼泪。“是，是的，我想去。”他饮泣吞声地回答道。

“进来吧。”车上的人说。

拉斯爬进车厢，那人把车顶拉回原处，把车发动了。

“我叫依里克，”他说，“是一个航天工程师，正好去检查我的飞船，见你哀伤地站在那里，猜想你一定是想去看看飞船，是吗？”

拉斯把他的苦衷一起全告诉了这位好心的工程师，他感到依里克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他这时的心情。

“真不幸，”依里克同情地说道，驾着气垫车掠过一片宽阔的空地，“当一个人要做某件事而又做不成时，的确很不幸，但我相信，当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会喜欢你未来的工作的。那时，你就会忘掉航天工程师的事了。”

“你是不是从小就想当一名航天工程师？”拉斯问道。

依里克笑了笑：“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长大了要干什么，我是在升学考试时才被选中搞航天工作的。不久以后，就发现我非常适合搞这项工作，计算机是不会骗人的，是吗？”他说。

当氢气车停住后，他们下了车。依里克领着拉斯走到他的飞船旁，并让他到船舱里去参观。

拉斯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对飞船里所有的东西都像着了迷似的，看个没够。当他们来到驾驶室时，他看到控制台上五颜六色的灯光不停闪耀，各种信号的声音亲切悦耳，简直有意思极了。

当他领着拉斯走出飞船，向一排楼房走去时，他向拉斯解释说，他必须马上到管理处去一趟。

“你最好在更衣室里等我，”他用手指着一扇门说，“我一会儿就回。你就呆在那儿等我，什么也别动，我办完事就送你回研究院去。”他笑着向拉斯挥了挥手便离去了。

拉斯向更衣室走去，这是宇航员登舱以前更换宇宙服的地方。在这里，拉斯又开始做他的白日梦了。

工程师斯旺森正在为起飞作准备，他走到一个柜子旁，取出宇宙航行——当然，柜子是锁着的，他只是假装地做着穿衣的动作——可是，使他惊异的是，柜子并没有锁，他轻轻一按，柜门就打开了，里面放着一套套宇宙服。

他向四周看了看，一个人也没有。

“让我穿一下试试，该没有关系吧。”他想。

虽然依里克说过“什么也别动”，可现在的拉斯已深深陷入梦幻之中，早把什么都忘了，何况他现在已是斯旺森工程师哩。他开始把宇宙服拿出来，并试着穿上去。穿这玩艺看来也不难，任何１１岁的孩子都会穿，因为他们在电影、电视里早已看过千百次了。拉斯很容易就把衣服穿上了，他虽然只有１１岁，可是个子很高，所以这件衣服只显得稍微大一点。他小心地把带子系好，不让漏出一点空隙，然后笨手笨脚地在房间里走着，并在一面大镜子面前照了照，对自己的形象感到非常满意。

突然，一个人冲了进来。“彼得逊，”他对拉斯嚷道，“我以为一定要迟到，路上的车简直太挤了，快！离起飞时间只有１０分钟了。”他一边说一边脱去外衣，并慌慌张张地把一套跟拉斯一样的宇宙服穿上。

他为什么叫他彼得逊呢？拉斯把身体稍微转动了一下，从镜子里面他看到他穿的宇宙服的背面有反写的“彼得逊”几个字。他忽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感到后悔和懊丧。他想把飞行帽摘下来去坦白他所做的一切，可是他又想，如果他不吭声，也许能跟这人一起混上飞船去。不管怎么着，他总归会受到责备，如果什么也不说而混上了飞船，其后果也不见得比他承认自己穿了别人的衣服更坏。拉斯并不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不过他暗自想，他这种恶作剧应该是对研究院领导的一种报复，谁让他们使他失望的呢？

这些想法在拉斯脑里闪了一下，就过去了。这时，那人已穿好了衣服，只见他衣服背后写着“船长”两个字。

当“船长”对他说“跟我来”时，拉斯终于下了决心，跟着他走出了更衣室，往基地走去，一直走到发射台下。

在那里，“布罗坎特号”飞船正在等待起飞。拉斯注意到，这不是一艘高速定期客船，但肯定是一种长途飞船，船身很大，有点破旧，像是一艘运输船。

拉斯跟着船长穿过入口舱，一直来到舱体内的飞行椅旁。有两张椅子已经坐了人，还有两张椅子空着。船长爬上其中一张飞行椅，毫无疑问，另一张是拉斯的了，于是他也爬了进去。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因为每秒钟都有被发现的危险。真正的彼得逊哪儿去了呢？拉斯忽然记起船长说过，一路上车太多，也许彼得逊是被车隔住了吧。

拉斯也记不清飞船是怎么起飞的，他只知道当飞船在冲离大气层时，地球引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巨大拉力。他没想到这拉力是那样的厉害，好像要把他的骨头扯散、口脸拉斜一样。对于其他宇航员，由于都受过专门训练，而且都不是第一次远航，所以好像无所谓似的。可是拉斯呢，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奇特、可怕、难以忍受。他昏过去了。

当他醒来时，一切都过去了，两个宇航员站在他的躺椅旁，用一种惊异的眼光瞧着他。他们摘下飞行帽，然后把拉斯的帽子也摘下来，其中一个是船长，另一个年纪大一些，灰头发，黑胡子，一双燃着怒火的灰眼睛。

“你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质问道。

这时拉斯身体很弱，他眨了眨眼睛，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们问他是“什么东西”。

他挣扎着坐起来，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是谁，依里克怎么的把他带到基地，他怎么想试穿一下飞行衣而把彼得逊的衣服给穿上了（这时，那个小胡子瞄了船长一眼，并冷酷地跟他小声地说着什么），然后他是如何上了飞船。

“你在宇宙基地附近干什么呢？”

拉斯叹了一口气，接着向他们解释在考试时发生的事以及他的理想、他的失望等等。小胡子一边听一边抱怨。

“好啦，”他说道，“吃点东西吧。你这算什么英雄，最多不过是个偷渡者。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必须按原计划行动，决不能调转航向送你回去。感谢你的愚蠢，使我们少了一个帮手。不过，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想办法了，可是你也要尽力帮助我们。我叫费歇，布罗坎特号宇宙营救船的指挥长，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研究院拍封电报，告诉他们你在什么地方，使你的老师和父母不至于担心，还要告诉依里克。你想过没有，他们找不到你该有多着急！”

拉斯本来就很惭愧，听了指挥长的一席话，更感到内疚，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在想他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说真的，”指挥长费歇比刚才缓和多了，“我想１１岁的孩子一般不会干这种事，虽然我不赞成偷渡，但我佩服你的精神。”

说完，他去给基地发电报。这时，船长帮拉斯从坐椅上下来。他是个和蔼可亲的青年人，大约２０多岁。

拉斯虽说受到人们的抱怨，可是一想到未来的旅行，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有好多问题要问，他什么都想知道。

“船长先生，”他说，“什么是宇宙营救船？它是干什么用的？”

船长笑了笑。“我叫哈利，”他说，“你真是个可恶的旅客，要知道你给我找了多少麻烦。至于宇宙营救船嘛，它专门在宇宙中收集那些被遗弃了的航天器，把它们弄回去重新利用。还有那些发射到别的星球上去的无人驾驶探测器，一般都不再返回地面，我们就去把它们收回来，送到地球或月球的工厂里去，重新加工。我们飞船的名字叫‘布罗坎特’号，这是一个法文词，意思是‘旧货商’，你看，我们就是宇宙废品回收站。”

拉斯完全着迷了，他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工作。

哈利继续向他讲道：“这并不是件显赫的工作，也不值得人们去为它写小说，但它的确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你们很容易就能找到那些东西吗？”拉斯问。

“不一定，首先要从资料中了解这些东西的大概位置，然后从资料中选定路线和轨道。有时，我们借助动物的嗅觉去帮助寻找。比如说我们从其他星球上弄来一种羚羊兽，能凭它的嗅觉找到用甲基烷作动力的宇宙飞行器。还有一种獐子，对太阳能电池特别敏感。呆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它们怎么工作了。”

指挥长费歇回来了。“关于你的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他告诉拉斯，“他们对你的行为十分恼火，不过，等你重新回到地球上去的时候，他们也许就顾不上对你发脾气了。小伙子，你累了一天，该睡一会儿了。至于说你在布罗坎特号上能派点什么用场，明天再说吧。”

哈利把拉斯带到卧舱里去，帮他在彼得逊的床上睡下。

由于激动和好奇，拉斯以为他一定睡不着，可他实在太累了，还来不及仔细幻想他未来的冒险生活，就很快入睡了。

用中微子作动力的飞船超光速地行驶了２１天，来到了Ｘ－１２号行星。

在这里，指挥长要搜寻和回收发射到这颗行星上的无人探测器。当拉斯还在床上睡觉时，他们已经把羚羊兽从笼子里放出来，带到Ｘ－１２号行星的粗糙地面上寻找探测器去了。

本特利（飞船上的第四个宇航员）和指挥长正在同船长对话，船长坐在标着方位的荧光屏前为他们确定前进方向。这时，拉斯悄悄地爬到船长身旁。

“真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指挥长声音嘶哑地说道，“这家伙以前不这样呀！它甚至连气味都不去闻一下，一个劲地乱蹦乱跳，在原地打圈子。”

船长也在发牢骚，他对羚羊兽的反常行为同样无法理解。跟布罗坎特号的船员一样，他只知道给它吃什么，如何照顾它。当需要找寻有甲基烷作动力的飞行器时，只要把它带出去，在它的项圈上系一条皮带，它就会带着你奔向要搜寻的目标。

“可能有什么东西激怒了它吧，”他说。“你们发现有什么反常现象吗？”

仪器内发出一种静电信号，指挥长明白这表示周围没发现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没有，不可能有什么东西，”船长证实道，“根据探测器的探测结果，Ｘ－１２号行星上没任何形式的生命存在。”

船长开始小声地哼着，拉斯知道，这是船长在忧虑时的一种习惯性动作。忽然，他好像有了一个主意。他回过头来用眼紧盯着拉斯，好像以前从来未见过他似的。“拉斯，”他激动地说道，“你说过你能感知动物的大脑活动，是吗？”

拉斯耸了耸肩膀：“我也不太清楚，先生。我从未试过，是研究院的人告诉我说我能行，所以他们要把我送去进行脑力训练。”

“行！”船长说，“现在是你试一下的时候了——不管怎么说，值得试一下。穿上护生服吧，到他们那儿去，看看是什么东西使羚羊兽烦躁不安。”

拉斯有点害怕，他不知道究竟行不行，但他深知，现在非试不可了。自从他来到飞船后，他极力避免同动物接触，因为他从心眼里不愿做主考官说的那种人。但是他答应过布罗坎特号的船员们，如果需要他帮忙的话，一定尽力而为，以报答他们对他的原谅和照顾。

拉斯往上一跳便出了船舱。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在护生服中笨拙地走着，透过风镜观赏着Ｘ－１２号行星上起伏不平的银灰色世界。在飞行帽内有供呼吸用的氧气，也有通信设备，他可以听到船长的声音，这声音会告诉他指挥长和本特利在什么地方。

不一会儿，他看到两个头戴银白色圆形帽的人影正使劲抓住一头满身红毛的怪兽。这怪兽身躯长，四肢短，尖尖的脑袋上长着两只小眼睛，耳朵也不大，圆圆的嘴巴像猪。这家伙跟他从画片上看到的雪貂差不多，可是比雪貂几乎大三倍，血一样的长毛，使它显得格外凶猛。

当拉斯走近他们时，几乎听不到船长的声音了。他脑子里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图画一般的形象和感觉，他忽然觉得他的爪子受了伤——是他的爪子，而不是他的脚。疼痛使他烦躁不安，他脑子里充满了愤怒的感觉，不愿在地上走路。他明知道要到有甲基烷的地方去，可是不想去，疼痛使他不愿做任何事。他越是站着不动，就越感到疼痛难忍，也就越烦躁，忽然他感到两眼发晕，头就像要炸裂开一样。他使尽全身力气向耳机喊道：“快把那家伙带回飞船去！”

一阵晕眩使他连路也走不稳，只觉得指挥长的两手伸过来，扶着他回到了飞船。

说来也怪，当他在外面时，一直感到疼痛、激怒、浑身不舒服，可是一回到飞船，把羚羊兽带回笼子后，这些感觉都没有了，他又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来思维了。

“真的，”他惊异地向船长说道，“我可以感知动物的思维！真有意思，我原以为就像能听见它们说话一样，可当然不是，动物怎么会说话呢？在脑子里就像有一幅图画一样，我完全知道你们的羚羊兽在想些什么，是外面有什么东西使它的爪子受到了伤，它的爪子就像烧灼一样疼，不是火烧的疼，而是强酸或别的什么化学物质灼的疼。我想，要是把它的爪子用什么东西裹起来，可能就会好些。

“羚羊兽确实知道甲基烷在什么地方，我感觉到它在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我能闻到这种气味一样，但它的爪子太疼了，所以不愿意去。”

“啊，天哪！”指挥长说道，“我怎么也不会想到问题出在这儿！”

拉斯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坐下来看着指挥长用一张金属片给羚羊兽做靴子。

当他们第二次外出时，情形完全不同了，羚羊兽动作敏捷，很快就把他们带到有探测器的地方。

当他们把探测器运到飞船的货舱以后，全体宇航员举行了一次庆祝会，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

“我敢发誓，拉斯，”船长说道，“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奇迹般的礼物——动物思维感知。它可给我们帮了大忙。想想看，要是到一颗新星上去，你该能派多大用场；再想想看，你能给农民和牧民们节省多少时间啊！”

拉斯听了特别高兴，比近几个星期任何时候都要高兴。

当主考官告诉他能感知动物大脑活动时，他并不相信，也不想相信，因为他觉得这玩艺儿怎么也比不上航天工程师重要。可是，这次偶然的Ｘ－１２行星之行使他认识到，这的确是件有意义的工作。

当拉斯看到宇航员们充满喜悦和赞赏的面庞时，意识到今后他一定能在宇宙中航行，不是以一个旅客的身份，而是充任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忽然，他觉得自己非常向往今后的新生活——还是计算机说得对。

# 《兄弟》作者：[美] 梅尔·蔡斯

方陵生译

从小时候开始，艾梅利·哈蒙就有一种感觉：孤独。

也许因为他是一个遗腹子，在他出生前父亲就死了。艾梅利只是从那些拍摄效果很差的家庭聚会录像中，以及母亲保存的全患摄影照片相册里才知道父亲活着时的样子。

也许是因为父亲的死，艾梅利的母亲很少再与亲戚朋友来往，母亲与他也很少说话，她只管给他做饭洗衣服。他似乎被关闭在一堵沉默的围墙内，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兄弟也没有姐妹。

而母亲，虽然活着，她的心却已经死了。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总之艾梅利的生活中没有友情没有爱。他总是孤独一人。

他渐渐长大，这种孤寂的情感慢慢变成了对宇宙的一种渴望。

我们人类在浩渺的宇宙中决不会是孤独的。其他星球上一定会有生命，而且一定会有智慧生命。不管他们是什么，不管他们看上去与我们是如何的不同，不管他们是如何的怪异，他们将会成为我们的兄弟。我要去寻找我们的兄弟。

他的孤独寂寞成为他一生所追求的事业的动力。

幸运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里，太空探索技术已经高度发达。艾梅利十岁时，查尔斯·大卫·林迪斯特姆发明了激光隧道技术，事实上，它比光还要快。这种技术发展到后来，到遥远的恒星去旅行已经不成问题了。（由于某种原因，相对论不适用它，时间在激光隧道里不会放慢，如果太空旅行者在飞船中度过十年，地球上的时间也同样过了十年。）人类已经探索了太阳系的每一个角落，太阳系的其他所有行星和它们的卫星都是一片荒凉世界，除了火星之外。在火星表面的地下深处发现了贝壳的化石，有着３０亿年历史的有机物的遗迹，有可能是水，生生物的残骸。但它们只是历史留下的遗迹，也许火星上曾经有过软体动物，但是它们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火星上没有发现任何人造物体，没有迹象表明火星上有过智能生命建造或者创造的东西。有的科学：家认为生命起源于火星，只是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到了：地球。

但艾梅利并不苟同这种说法。

不管在何时，不管在何处，只要条件适宜，就有可能产生生命。适合生命生存的条件是千万年一遇，还是百万年才会有一次机会呢？

艾梅利为他的宇宙探索做着各种准备。在大学里他专修了生物学，并选修了化学。

他有着骄人的学业成绩。

他还参加了严格的太空体能适应训练。

当他毕业时，他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通过了近乎严酷的深太空探险测试。

深太空探险每年只有五个录取名额。经过１８个月的初期训练和条件适应性训练，五中选一参加第二期的培训，再经过六个月飞行前的准备，多数报名者都被涮下来。

即使是那些有幸过了这几关的人，由于诸多原因，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机会成为深太空探险的宇航员。

首先，虽然激光隧道太空探险技术（简称埃尔希）在十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但它却有很大的危险性，这项技术很不容易驾驭，很不容易操作，最初的三个探险者都未能生还。

其次，肄造一个埃尔希发动机，并将它安全地装进一个由铝、钛和铅组成的晶体合金的复杂装置内，要耗费巨大的财力，正因为它的成本极高，所以埃尔希飞船的体积非常小，只能供一个宇航员乘坐。

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宇航员的情绪心理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探险者要在远离家乡数千万光年的地方孤独一人在茫无边际的深太空中漂泊，这段危险而孤独的旅程大概要花五六年的时间，他或她能够受得了这份孤寂吗？

但是艾梅利能。医生对他的身体测试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选中为深太空探险１２号飞船宇航员的原因。

尽管如此，为克服太空旅行的寂寞，还是要做些准备，那样会更保险。深太空探险１２号飞船上首次给他配备了一个同伴：最新式的机器人助手，在最小的体积里拥有最了不起最先进的神经电路。它只有八岁孩子那么高，但它是一个缩微型的大人。

这个机器人将承担多重任务：它能够处理飞船上的许多技术问题，它能够自我修复，它是不可毁坏的，它有着一系列可移动的生命感知装置，可以陪伴探险者到达行星表面。此外，据它的发明者说，它还能够与探险者愉快地进行谈话交流。

虽然艾梅利对探险计划的负责人说，他不需要什么同伴，但他也不坚持反对。对他来说，重要的是，他的太空之旅即将开始，那是他一生的梦想。

事实上，他很快就发现了机器人同伴的价值。在它的程序里编进了太空旅行的所有参数，排列着他将要探索的恒星系的顺序，到达这些星球的埃尔希激光隧道技术的调控方法，以及所需要的其他资料。当然，这些指令都被复制在飞船的存储器里，但是机器人同伴可以代替艾梅利去做飞船上许多烦琐的日常工作。

他对机器人同伴开始有了一点好感，他甚至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克里斯多佛，那是航海家哥伦布的名字。

飞船起飞的一星期前，艾梅利与克里斯多佛一起单独呆了几个小时，重新浏览了详细的飞行计划，查看了他们要去的每一个恒星系的所有相关信息。

机器人的声音雄浑深沉，充满了阳刚之气，与它小小的身体显得非常不协调。不知为什么，艾梅利向克里斯多佛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是否想要我改变一下，”克里斯多佛问道，“你只要说句话。”

“不，这样也很好，我并不在意你的声音怎样。我并不想和你说那么多话。”

“别说得那么肯定。”克里斯多佛说，声音里颇有些自以为是。

艾梅利微笑着说道：“对于一个机器人来说，你是不是有些太咄咄逼人了？”

“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我的程序，我并不是一个只会唯唯诺诺的机器人。”

艾梅利耸耸肩，说：“好吧，我也不是生来爱说话的人，我已经习惯于孤独。”

“但是你从未到过太空深处那个地方，你从未置身于那种极度的黑暗中，你从未见过恒星那种耀目的光芒，你从未经历过太虚中的寒冷，你从未体验过那样的寂寞。”

“那么你也同样没有经历过。”

“但是在我的程序中有着以往太空飞行的经历。相信我，有我与你一起到太空去，你会非常愉快的。”

“也许吧。”

“你想要体验一下埃尔希飞跃太空的感觉吗？”

“你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的传感装置可以探测到心灵感应的图像。也许我们会遇到一种用心灵感应来进行交流的生命形式，这种传感器在设计上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曾经试过，我发现它还可以将图像放映出来。”

“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做程序设计中没有的事情？”

“是的，艾梅利。神经电路的编程是一种艺术，而不仅仅是科学。谁知道我有什么潜在的能力还未被发现呢？”

艾梅利微微觉得有些不安。克里斯多佛是一种全新的机器人，一个原型机。也许还没有通过彻底的检测。说不准这个小讨厌鬼在太空旅程中会发起什么疯来。但是艾梅利愿意冒这个险，他不会为任何其他事情耽搁行程。他说：“我们很快就会体验到在埃尔希激光隧道中飞跃是怎么回事了，还是让我们来谈谈我们成功的几率吧。”

“成功的几率？”

“你不是有以前太空飞行的所有数据吗？”

“最早的六次，不包括失败的那一次。后来的几次太空探险飞船都还没有回来呢。”

“已经探测过的行星有多少？”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２００５。”

“还得核对一下，实际上登陆过的有多少？”

“你也知道的，九个。”

“只有九个？”

“只有九个。”

“都是荒凉的星球？”

“是的，一片荒凉。”

如果他花了四五年的时间去搜索太空，结果回来时还是一无所获，他该怎么办？能不能发现生命并不仅仅在于空间位置，而且还与适当的时机有关。当他到达一个星球时，也许那里的生命还没有进化，也许那里曾有过的生命已经消失。

如果整个宇宙都是一片荒漠怎么办？如果我们在宇宙中搜寻千年还找不到我们的兄弟该怎么办？如果生命只是永恒宇宙一个小小角落里一个偶然的异数，而且永远不会再次出现，永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该怎么办？艾梅利只觉得一阵冰冷的孤寂之波向他涌来。

他摇摇头，他不要失败。

对于这样一种令人生畏的太空体验，埃尔希这样的名字是不呈有点太过温文尔雅了。

关于埃尔希激光隧道飞跃的过程，艾梅利曾经读到过，因此他知道大致是这样的，即将物质转换成光子形式，即光的粒子，传送到目的地后再恢复原样。可是光子如何能够传送得比光还快呢？

他不懂数学，无法真正理解林迪斯特姆的发明。

然而在他首次体验埃尔希激光隧道的飞跃中，有一件事情却是明确的，那就是一旦开始，就不是你不想做就可以不做的事了。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融化，在解体，或者说在爆裂。他觉得自己就站在自己的身体旁，而同时又觉得在身体里面。他觉得自己被冻在一大块冰里面，他觉得自己在一片火焰里焚烧。然后，在一段长长的可怕的肘间里，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不再存在了。

在这第一次的飞跃后，克里斯多佛说，你应该让我先为你预演一下的。艾梅利笑笑说，如果那样，说不准我会打退堂鼓呢！

当他看着大屏幕上的图像时，就不再去想埃尔希激光隧道的事了。深太空探险１２号在他将要探索的第一个星系中，就像是一颗新出现的小行星。克里斯多佛告诉他，这个星系的恒星的名字叫做南河三日星。

它的大小和我们的太阳差不多。它的位置很好，正好在星系的中央。这颗恒星的年龄也很适中，不算太年轻也不算太老。不过，有没有绕着它飞行的行星呢？

克里斯多佛将它的左手食指插进仪表板的一个插孔内，将飞船上的传感装置与它的处理器连接起来。然后开始读出数据。

是的，在这个星系里有六颗行星。我们正在第六颗行星的轨道外面，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恒星系，一个恒星家族。

在他的一片狂喜中，切入了克里斯多佛深沉的男中音：六号行星，一颗死亡之星，亘古以来都是这样，星球上主要是冰冻的甲烷。

飞船离南河三Ｂ星还有２０亿英里，这是安全限度距离。根据林迪斯特姆的计算等式，如果飞船以埃尔希激光隧道技术全速飞跃时，与一个恒星的距离小于那个数字，那么光子就永远也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物质形式，飞船以及飞船里的所有一切都将在光的爆裂中化为乌有。

从现在开始，深太空探险１２号飞船只能采取低动力的，即较短距离的埃尔希飞跃。当飞船离某个星球只有２００万英里时，就必须切换到相对更慢的激光推进引擎，这也就是为什么飞船的探险活动要经历这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的原因。

他们离开了第六行星，开始向第五行星出发。埃尔希短程飞跃的难受程度并不亚于长距离飞跃。又一次短程飞跃将飞船带到了与第五行星相当接近的地方。然后克里斯多佛激活了激光推进引擎，到五号行星还有五天的行程。

为了与探险宇航员的生物钟保持一致，深太空探险１２号飞船完全模拟了地球上的日夜循环模式。艾梅利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十个小时。工作十个小时后，飞船上的灯光就会暗淡下来，并持续八个小时，那是他的睡眠时间。当艾梅利醒来后，先锻炼一小时，飞船上人工产生的引力能够让他的肌肉保持健康和活力，如果克里斯多佛不在那里挡道碍事的话，舱室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做俯卧撑什么的。

如果艾梅利觉得有些心情郁闷，那么他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叫做ＥＶＡ的锻炼方式。ＥＶＡ的意思是太空船外的锻炼活动，太空探险宇航员管那叫做“太空漫步”。他可以穿上增压服，进入气压过渡舱，然后到太空中悠闲漫步，太空飞船的外壳上的防护屏能够产生引力场，所以宇航员的“太空漫游”锻炼活动是绝对安全的。在睡醒后的六个小时内，艾梅利会在视屏上阅读一些东西，或者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或者在旅行日志上记录些东西。

他在飞船上的食物和空气是用飞船上产生的废气废物和一个铂基合金瓶子里的压缩等离子分子合成后再生循环的，这个被冷却到绝对零度的瓶子叫做零度瓶。

在到达五号行星的缓慢行程中，艾梅利一直在默默地沉思着。

他的搜寻工作事实上已经开始。屏幕上的那个金色的壳点是他们遇到的第一颗恒星，在它的周围有几颗行星围绕着它。

耐心等待，孤寂的日子很快就会结束，他充满了信心。

如果不是这颗星，那么也许会是下一颗。

在他预定的行程图上大约有２００个这样的恒星系。

如果不是下一颗，那么就是再下一颗。

他会在太空中找到兄弟的。

第五号行星。

克里斯多佛在读数据：气体巨星，一颗没有生命的星球，亘古不变的死亡之星。

又一次埃尔希短程飞跃。

激光推进方式六天。

四号行星。

气体巨星，死亡之星，一直都是一颗死亡之星。

埃尔希短程飞跃。

激光推进方式五天。

三号行星。

火山之星，主要由甲烷气体组成。死——亡——之——星。

二号行星和一号行星都是一样。

结果令人沮丧。艾梅利说：“不过是一个好的开始，方案没有问题，设备装置也都正常。”

“你是说我吗？”

“我说的是一切，包括你在内。”

“谢谢，主人。”

“我已经开始适应了埃尔希太空旅行方式。”

“我也是。”

“你？你不存在适应问题。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你；难道会有吗？”

“我当然有。”还是那种自以为是的口气，一个机器人怎么竟会如此洋洋自得。

“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感觉错误。”

“那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艾梅利，相信我。你能感觉得到的东西我也都能感觉到。”

“可是你只是机器而已。”

“你也是。所不同的是，你的部件是天然生长的，而我的是人工制造出来的。”

艾梅利有些怀疑克里斯多佛是不是出了什么故障了。它看起来像极了一个袖珍型的，但却非常严肃认真的年轻人，它有着一头浓密的棕色头发（当然它的头发永远也不需要梳理），充满智慧的棕褐色眼睛（那是一双永远不需要睡眠的眼睛），一个小巧玲珑而结实的身体（永远不需要食物的身体），身着微型尺寸的茶色大空探险连衫裤。

艾梅利说：“机器是不会有情感，不会有感觉的。”

“以前是没有，但是我是被设计来给人类作伴的，与一个人类在狭促的环境中一起生活工作数年，并处于一种以前从未经历过的危险环境中。难道你会愿意一直与一个冷冰冰无感觉无感情的机器人呆在一起吗？当然不会。所以他们赋予了我各种情感，就像你所拥有的那些情感一样。难道你没有注意到这些吗？”

“非常遗憾，我确实注意到了。”

“为什么要说遗憾？”

“我正在考虑我们要做的事情，太空搜寻，那正是我来太空的目的，我不需要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同伴，我是一个重大突破，是第一个有一颗人类之心的机器人，当然，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请你帮帮忙，自个儿呆一边去吧。”

“遵命，主人。”

下一颗恒星是一颗没有行星的恒星，再下一颗也是一样。

然后他们飞跃到了五车二星（御夫星座之一等星），有一颗行星绕着它转。那是一颗气体星，它的体积是木星的15倍之大。它太大了，不可能成为一颗真正的行星；它又太小了，不可能燃起原子核之火成为一颗恒星。

艾梅利说：“你的命运真是不幸。想想看，花了数十亿年的时间，你多么希望能成为一颗恒星，但却永远也成不了一颗恒星。而与此同时，就在你的附近，五车二星以它的光和热向你炫耀着。”

“嗨，听到你说话的声音真好。这是不是表示你终于从自我封闭中走了出来呢？”

“我告诉过你，我一向很少说话的。”

“艾梅利，我们要在太空中待上好几年，只有你和我，还有这茫茫宇宙。偶尔谈谈话对你没有什么害处的。”

“我们能谈什么呢？”

“就谈飞船，谈探寻工作，或者过去曾发生过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啊。”

“克里斯多佛，我从来没有与他人交流过我的想法。为什么要与一个……与你谈呢？”

机器人笑笑道：“我好像感觉到一丝同情心的意味。你本来是想说，与一个机器人，但是你不想伤害我的感情，这真是人类的一个大飞跃。”

艾梅利当场被机器人一语道破心中的想法，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克里斯多佛重复道：“我的感情。”

“是的，我们的感情。”

“那么你现在相信我是有感情的了。”

“我想是的。”

“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互相交谈了，是吗？”

“好吧。不过我们是不是应该准备下一次的埃尔希飞跃了？”

“你是什么意思呢？你想要亲自来做这些事吗？”

“是的。”

“好得很。为什么你不能就坐在那儿往后一靠，好好放松一下呢？所有的事情都由我来照管。”

“我再三考虑了一下，我不能肯定我是不是要将我的命运交到你的手里。”

“你没有选择，我比你强。”

的确如此，艾梅利花３０分钟才能做好的事情，克里斯多佛一眨眼的功夫就做好了。

埃尔希运作得完美极了，在一次次的飞跃中，他们不断地分裂成光子，又不断地重新组合起来，飞船刚从一颗叫做特修斯日的黄色星球那儿向前飞跃了２０亿英里。

“星的，你并不是我见过的最快的机器人，不过刚才那一跃可是够棒的。”

“我还要同时搜寻行星。”

艾梅利开始读数据：三颗行星。最外面的一颗是冰冻的火山岩，死亡之星。不过，别泄气。才刚开始呢。

艾梅利不慌不忙地操纵着低动力的艾尔希飞跃，然后再切换到激光推进引擎。

他坐着往后一靠，叹口气说道：“上面什么也没有！”

他向自动食物机发出指令：来一杯咖啡。咖啡即刻递到了他手里。

他饮了一大口，然后说道：“好吧，克里斯多佛，让我们来说说话吧。”

机器人笑了，坐在它最喜欢的地方，艾梅利座椅对面的一根钢架上。

它说：“那么你就说说你的希望和梦想吧。”

“我不想说那个。不如你给我说说你所用的词汇是谁给你编的程序，你对词汇的选择似乎不多，真有点奇怪。”

克里斯多佛叹口气说道：“要我谈谈我出生前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有点困难，比如，我是怎么被造出来的，我的电路是如何安装的，我是如何被编程的，等等。我知道发生过这些事情，但那似乎都是非常遥远的记忆。这就好比问你还是胎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

“别放在心上，我不是有意让你不快的。”

“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为我的词汇、我的类型，甚至我的声音编程的那个人叫做菲什斯通（羽石的意思），他是完全按照他的形象将我造出来的。他被认为是一个天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怪人。”

艾梅利大笑起来：“所以你就成了那个怪人的儿子。”

“我想是的，不过至少他对我是真诚的，其他人对待我就像是对待某件东西一样。他们给了我情感，但是他们并不尊重我的情感。羽石尊重我，他告诉我一些其他人不会告诉我的事情。他对我说，他永远不会再造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类同伴。”

“你指的是什么？”

“他们永远不会再造另一个有感情的机器人。机器没有权利感受任何事情，所以像我这样的机器人从我这里开始，也从我这里结束，羽石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他们把我给了你，多么好的一件礼物啊！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你吧。”

艾梅利若有所思地啜了一口咖啡，然后问道：“你想知道些什么？”

“你一直是这种坚强而沉默的性格吗？”

艾梅利微笑，点点头：“我生活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家庭里。”

“你曾有过什么有趣的回忆吗？”

“事实上没有。”

“你真可怜。”

“你知道什么是有趣吗？”

“就是羽石告诉我的那些。他认为，如果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不要去做。”

“他说得对。但是喜欢事情有多种不同的方式，除此之外还有呢？”

“满意度。为什么你对太空搜寻如此在意？”

“我不相信，在这个有着上万亿颗恒星的偌大宇宙中人类是孤独的，上万亿颗恒星就有上万亿个希望。人类一直孤独地隅居于宇宙一个不起眼角落的行星上，围绕着一颗最普通不过的恒星。我不相信在宇宙彼岸没有其他生命存在，如果是那样，那岂不是太可怕了，那就像是独自一人住在一幢豪宅中的一间斗室里，而且明白其他的房间里都是空无一人。没有人愿意这样。”

“这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一直很重要。”艾梅利唱完了咖啡，“我累了，克里斯多佛，熄一会儿灯吧，我们谈得够多了。”

人工模拟的昼夜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艾梅利和克里斯多佛寻访了一个又一个的恒星，一个又一个的行星，除了恒星和行星，什么也没有发现。

有的时候艾梅利非常沉默，有的时候他也愿意与克里斯多佛说说话。

有一次，在他们的航程进入第六个月的时候，他们俩一起到飞船外太空行走。

外面，黑暗的太空中点缀着无数的星星，他们站立在银色的金属板上，他们离一颗金黄色的太阳差不多有十亿英里，离一颗荒凉冰封的行星也有数百万英里。

在太空里他们之间无法说话，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交流。克里斯多佛具有心灵感应能力，能够发送也能够接收心灵感应的信息。

开始时，对于艾梅利来说，心灵感应的方式几乎与埃尔希激光隧道一样令他感到不舒服，他觉得这似乎有偷听别人心思之嫌。

然而，过了一会儿，他似乎渐渐适应了心灵感应的过程。艾梅利能够分辨出他自己的声音和克里斯多佛的声音，他们能够互相交谈，事实上只需要稍加练习就成。

艾梅利想：“你在那儿不冷吗？”

“我的仪器能够记录温度，但是我不会有热的感觉，也不会有冷的感觉。”

“你不需要空气和食物，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够生存下来。”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能力，你就可以大大地炫耀一番了。”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异想天开，是吗？”

“是的。”

“你感觉自己很渺小吗？”

“我是很渺小，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吗？”

“站在这个地方，面对着无穷无尽的永恒，人在其中无法不觉得自己真是无足轻重。”

“我是那么小，当然更是无足轻重了。”

“这个星系中还有两颗行星。”

“还有两个机会。”

艾梅利伸出手来，手是套在增压服上的手套里的。他用手指做出托住远处金黄色恒星的动作，他觉得几乎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感受到十亿英里之外发出的热量。

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几乎能够感觉到隔在中间茫茫太空的阴冷。太空是多么的虚空啊，艾梅利心想。

克里斯多佛没有回答。

按照地球年，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搜寻工作快速向前进展着。他们所看到的恒星多数是没有行星伴随的，有的虽有行星围绕，但却是死亡行星。埃尔希向前跃一大步，很快地勘察一番，然后继续向前。

艾梅利和克里斯多佛之间的交谈有时用语言，有时用心灵感应。艾梅利现在对于心灵感应交流已经非常熟练，在疲倦的时候他特别喜欢用这种方法来交流，当他闭上眼睛休息的时候仍然能够与克里斯多佛谈话。

但是他的希望已经开始在渐渐消蚀，他们行程表上的恒星系已经探索了一大半，仍然是一无所获。

探索的过程越来越令人失望。艾梅利将操纵飞船和传感设备的责任越来越多地交给了克里斯多佛。

然后他们跃到了一个叫做美杜莎的恒星系，知道这是一个有四颗行星的恒星系。

靠近内里的那两颗行星与美杜莎太靠近，不可能有生命存在，因为温度太高，辐射也太强。

最外面的那个行星是个冰冻的气体星球，按克里斯多佛的叫法——一个甲烷大冰棒。

当他们接近第三颗行星时，艾梅利不经意地看着电视屏幕，并没十分在意。

它大约与地球的大小相当，上面的气体稀薄而透明，没有氧，没有水，只散布着一些惰性气体。它的表面令人难以置信的光滑平整，整齐划一，坚硬的远古火山岩构成一望无际的平地，没有河流，没有峡谷，没有陨星坑，也没有地震留下的痕迹，没有任何地面标志。

只有在行星的另一面上有一片暗褐色的起伏，那是一座３００英尺高的山脊，长约一英里，宽约半英里。四道深深的沟从山脊的一侧蜿蜒到山顶，就像巨大的阶梯，山顶上有一块巨大的台地。

看来，就像这个恒星系的名称一样，美杜莎将这第三颗行星变成了石头。（译注：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令人恐怖的蛇发女怪，面貌极为丑陋，凡看她一眼之人都会变成石头。）克里斯多佛开始对它进行扫描探测。

他微笑着说：看，上面覆有泥土！

艾梅利觉得胃部发紧，他向着克里斯多佛侧下身去。他喃喃地说：“说吧，告诉我。”

“这颗行星上有生命存在，有机的，会生长，会变化，会自我修复，还会思考！”

“思考？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是从飞船上的传感设备上得知的，艾梅利。我能感知思想。不信你看。”

克里斯多佛开启了心灵感应之门，将一股奇异的图像流传送到艾梅利的大脑中：地下河流在燃烧，发出光和热。不过这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用眼睛看到的。地底下是许多暗黑色的巨大而结实的冰冻熔岩之塔，漆黑错综的隧道蜿蜒着穿过埋在地下的山岭。

没有词汇，没有思想，只是一种不连贯无语法的感觉构成的语言。

艾梅利关闭了心灵感应的闸门，图像太混乱太无序，他无法理出头绪来。

“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如此混乱？为什么这里的一切如此杂乱？”

“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去探个究竟。”

“他们在哪里？不在地面上，在地底下吗？”

“在地面上和地底下。”

飞船上的摄像镜头逐渐移近这颗行星，艾梅利一直在看着屏幕。图像没有变化：光滑平整，坚硬结实，没有任何特色。

地面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只有一样东西，就是那道山脊。

“那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吗？在山里面，在山底下？”

克里斯多佛此刻不去看飞船上的仪表板，他正在用自己的心灵感应传感装置去获取数据资料。好几分钟的时间里他都顾不上回答艾梅利的问题，深太空探险１２号飞船正向着这颗星球降落。然后他说道：“一个大脑，一个声音。”

“你只能感知一个大脑？”

“这个星球上只有一个有生命的生灵。”

“在那山里面？一场大灾难的幸存者？还是族人中的最后一个？”

克里斯多佛摇摇头：“它说，从来没有第二个，永远也不会有。”

“你怎么知道呢？”

“我已经与它接触过了，它没有词汇，它能够感知到我的存在，但是无法明白我是什么，也不明白我是怎么生存的。当我们降落后，我们也许能够互相了解。”

“可是它在哪儿？在山脊里面，在山脊下面？”

“不在山脊里面，也不在山脊下面，它就是山脊。”

飞船在离那道山脊几百英尺的地方降落，在黄色的火山岩上灼烧出了一个黑色的圆圈。艾梅利打开舱口，从狭窄的梯子上爬了下来。克里斯多佛穿着他那套茶色的连衫裤，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这里的引力与地球上差不多，艾梅利在上面行走毫不费力。他的宇航增压服又薄又柔软，彩色透明的太空头盔供给他呼吸的空气，并让他能够一览无遗地望向那平整的却寸草不生的山脊，天空是黑色的，远处有星星，黄色的美杜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诡异的灯笼高悬在地平线上。

“待在这个地方真像在梦魇中一样，这里会有生命吗？”

克里斯多佛回答道：“还是智能生命。一个巨大无比的智能生命。它永远不需要词汇，永远不需要交流，它以映像、感觉，以及它自己的想象为食物，现在它正在开始从我这里学习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词汇，它的学习速度如此之快，当我们到达山脊那里时，它就能够与我们对话了。”

他们走过空旷的平原，美杜莎在他们的身后，俯视着他们的肩胛部，在地上投下长而暗淡的影子。

那道山岭在屏幕上看起来很小，现在已经显现在他们面前的却像是一座山脉。

然后，在他们的心里听见了一种新的声音，一个试探性的声音，似乎在对每一个想到的词汇进行测试。

这个新的声音说道：“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存在。”

克里斯多佛将它的话补充为：“其他生物。”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物。”

艾梅利说：“这里没有其他的生物吗？”

“从来没有过。我现在在这里，我一直在这里，我永远都会在这里。”

他们已经快走到山脊边了。它并不是坚硬的熔岩，它是黑色多孔的，在美杜莎黄色阳光的照耀下闪着微光，长而浅的波纹持续不断地慢慢移过它的表面，就像翻滚着的糖浆之海起着涟漪。

艾梅利问克里斯多佛：“这是什么物质？”

“我也不知道。”

新的声音说道：“硅碳环状物，结晶物质，岩石中提取出来的成分，熔岩之河，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离散性智能，无处不在，无特定之处。”

艾梅利说：“自我复制？可是你不是这儿唯一的生物吗？”

新的声音说：我复制自己，我自己生长，我是许多，我又是唯一。

克里斯多佛心灵感应的声音慢慢地说着，似乎是在描绘一幅图像：由数百万千身体组成的一群，成为一个整体。无数的大脑就像一个大脑那样思考。艾梅利和机器人静静地站在平坦的火山岩平原上，离发着微光的山脊只有几英尺远。提问和回答，词汇和图像，来来回回地飞传着，人类的思想，计算机的思想，外星异形的思想，在寂静中如洪水般奔腾翻滚。

”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克里斯多佛说。

“我是无法移动的，但是我的思想可以穿越空间，到处游历。

“我可以跃入这颗星球融化的地心中，跟踪地下峡谷中奔流着的炽热的岩浆流。

“我可以飞翔在高高的天空中，可以漫游到其他星系的行星上，有时还会去触摸一下美杜莎炽烈的面容，或者钻入恒星内部的核能之火中。

“所有这些只是为了我自己开心而已，我的想象世界和幻想之梦里的景色之美远胜于任何肉眼所能见到的景观。

“我与色彩和形状玩耍，我与光明与黑暗斗趣，就像一个抽象派画家。

“我知道宇宙中有其他的恒星，其他的星系，但是它们太远，我的思想无法抵达。

“我相信我的梦没有边界，没有限制，没有任何的障碍。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宇宙中还有其他的生物，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是孤独的，因为似乎从来没有过其他的选择。”

“不过现在有了。”

艾梅利和克里斯多佛告诉它，宇宙间有一个有着数十亿生物个体生活着的世界。这个世界从单细胞植物到各种各样的动物，贯穿着整个进化之链。他们还告诉它关于这个世界的民族、家庭、城市以及国家等之类东西。

他们告诉它生物有生也有死。

他们告诉它浪漫、爱情、科学和政治。

他们告诉它太空旅行和太空探索。

美杜莎已经落下地平线，艾梅利累了。

他说，他想睡一会儿。

可它从不睡觉，从不休息。于是他们告诉它关于睡眠的事。

克里斯多佛当然也不会累。它问艾梅利它是否可以留下来，继续他们的谈话。

“当然可以，做好记录。”

当艾梅利回到飞船后，他试图想搞明白为什么他没有激动的感觉，或者是满意、宽慰的感觉。搜寻工作已经结束。他想，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寻找的。

但是他感觉寒冷，感觉空虚。

太累了反而睡不着，最后睡着后，他梦见了一些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地方。

几个小时后醒来时，他并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他洗脸刷牙，他查看电脑信息。美杜莎已经升上了山脊，克里斯多佛仍然站在原处。

艾梅利要求自动食物机来一份炒鸡蛋，英国式的烤松饼，还有咖啡。他很快吃好早饭，然后回到山脊那儿。

当他快走到时，他开始调整心灵感应，来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思想交换进行得如此快速，词与词、图像与图像几乎都重叠在一起，他简直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现在似乎艾梅利自己倒成了外人了。

他用自己的意识流打断了他们的心员感应交流。

“克里斯多佛，你是否记下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是的。”

“那么我们现在该回去了。”

“好的。”但是机器人没有动。

“克里斯多佛，我们走吧。”

机器人转过头来看着艾梅利，它茶褐色的眼睛看上去冷淡而无生气。

另一个声音，一个异样的声音说道：“别走，我一直不知道我是孤独的，如果你走了，我会很寂寞的。”

艾梅利说：“我们必须回去，将我们找到你的消息带回去。我们必须走。”

那个声音说道：“你可以走，艾梅利，但是克里斯多佛必须留下，他是我的兄弟。”

“克里斯多佛？”

机器人对着艾梅利微笑，一种平静而安详的笑容。

克里斯多佛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不是生出来的，我们都不会死。我们的智力能够发展能够扩大，能够学习，一直到永远。我们能够自我修复，我们是不可摧毁的。我们能够互教互学，我们能够成为彼此。我们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孤独的、唯一的。我们是我们种族中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如果我留在这儿，我就不会孤独，我们两个都不会孤独。”

艾梅利不知该如何回答。

克里斯多佛说：“我知道你在寻找什么。但是你错了，你不是唯一的，你不孤独。”

艾梅利看着山脊表面缓缓起伏的波纹闪着微光，然后他说：“我会告诉他们你已经自我毁灭了，你的情感战胜了你自身。”

“他们会相信的，因为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一切。这只是又一个无生命的死亡星系。没有人会再到这里来。’

“谢谢你，艾梅利。”

“再见，克里斯多佛。”

“再见。”

艾梅利快到飞船时，回头再望向他们。克里斯多佛已经爬上了山脊，正坐在那上面，美杜莎金黄色的光芒勾勒出一个小小的身影。

他们是兄弟。

艾梅利知道他还有一百个恒星系要探索，但是他已经不会再为此而激动了。

因为，在他的一生中，艾梅利·哈蒙第一次那么想回家。

# 《雄山威力》作者：斯蒂夫·特纳

增援小分队到达了被战火熏黑了的布瑞觉堡垒战场。大队人马旗帜招展，军乐队演奏，即使是夹着咸味的灰尘也雄壮地穿过大草原加入了这一盛大的庆祝行列。一千五百名美国正规兵穿过犹太地区向布瑞觉堡垒挺进。一列二千头强壮的牛拉着的牛车跟在后面。这车队穿过零星长着鼠尾草的大地，蜿蜒地向东行进。这是入秋下雪以来到达布瑞觉堡垒的第一批增援部队。

从布拉克——福克斯小溪岸边的防空洞护墙里，就在堡垒的外面，炮兵连饥饿的士兵正在观察着这支小分队的行进。

“上尉？”小的、模糊的声音来自于年轻的小兵丹比，他太年轻了，他的脸就像他站着正在擦拭的黄铜大炮的炮筒一样光滑。十二磅重炮弹拿破仑大炮对比着泥泞的被抛弃的堡垒闪着微光。

帕克上尉转过身从泥砌的大木头护墙的上面向下看着。

帕克那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蓝色军装已经褪色。补了一块又一块补丁，他的破布上衣松松垮垮地穿在因饥饿而非常瘦弱的身体上。三次灾难性的沿科罗拉多大峡谷的长途行军和三个地狱般的冬天已经在他的脸上刻出了峻峭的皱纹，他的脸已经就像由峡谷的石头雕刻而成。

“上尉，他们是来这与我们换班的吗？我的意思是把我们带回家，或者也许至少去莱温沃斯？”

帕克仍然沉默。他回头看了看正在行进的军队。

“上尉，我的意思是他们来这与我们换岗，是不是？”丹比坚持说。

罗福斯——福格森，炮兵连灰白头发的军士长，用很脏的被多年战火烧黑了的大拇指向后推了推线织的帽子。他眯着眼看着刮起的有咸味的灰尘，“那么多牛车，孩子。”他向地上吐了一口，又用靴子碾了一下说：“那么多牛车，装着那么多的食物，看来他们不会带我们回去。”

丹比先看了看福格森后又回头看了看上尉，“那么多的食物！”他最后气愤地说。他眼神已说明了一切：给约翰逊军队那么多的食物？任何在布瑞觉度过冬天的人都明白又运来那么多的食物这意味着什么。

帕克慢慢地从护墙上面下来到泥泞的弹坑里。他重重地拍了拍丹比的肩膀说：“孩子，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撤走就不需要这么多的供给品。”

帕克站在那儿，想对丹比更亲切一些。可是，福格森从没有对一个士兵的感觉更感到乐观。“哼！”这个老军士长哼了一声。“食物对撤退来说太多了，但要前进就不够了，一点也不够。如果约翰逊让我们再沿回音峡谷试一次食物就肯定不够了，即使确实我们能穿过峡谷，而冬天到来时还剩有食物，我们的食物仍不够。”

帕克慢慢地摇了摇头说：“是不够。如果摩门教的人遵守他们的誓言，烧掉城市，而我们又的确穿过了盐湖城，食物就不够了。”

福格森点了点头，然后又吐了一口说：“丹比，你记得去年春天你来的时候带了多少食物吗？”丹比是在去年比今天他们所看到的更盛大的一次增援中到达的。“现在还剩下多少袋青豆？”

丹比木然地点点头。青豆已在十一月用光了，空运的马肉和牛肉也在二月用光了。玉米面浆糊和着树皮就是他们几个月所吃的食物。泪珠滚落到丹比的脸颊上，他用很脏的缠着绷带的手擦了一下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我们——嗯，上尉，我们还得再呆一个冬天？”

帕克转身向西，穿过前面的方向看着，回声峡谷，在那里，摩门教的人正设防于窄长的陡峭的峡谷壁，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似乎正端着布朗宁连发步枪。“很糟糕，孩子。可能更糟糕的是我们还要再在这儿过一个夏天。”

几个小时以后，帕克和他的士兵们仍守在岗位上，架着他们的枪。酒气熏天的大笑声和叫喊声夹杂着营地的歌声在堡垒的内壁里回荡。万幸的是，西风把厨房烧菜的味道吹得离这些饥饿的人很远。首先到达的牛车已经把一些牛肉干带给他们，但帕克却不让他们吃，因为他们太饥饿了，牛肉干只能调起他们的胃口，使他们的空空的肚子痛苦地膨胀而使他们不能操纵枪支。

终于一个传令兵悄悄溜进护墙。这个传令兵几乎和丹比一样年轻。他笨拙的向帕克行了个军礼，他的手缩在他崭新制服的袖子里面。在他行军礼时，袖子滑落下来。“先生，约翰逊上将的命令，他请你马上到他那去。”这个男孩气喘吁吁地说。

帕克回了军礼，然后转向福格森，“我正在考虑我们尊敬的阿尔勃特——西尼多长时间能把我放回来，你来掌管炮兵连，罗福斯。”他瞥了一眼落下的太阳说：“我想你又有机会再练习一次了。”

这个年轻的传令兵从他卷起的袖子里往上看：“哦，我差点忘了命令的后半部分，”他凝神正气地说，他的声音像唱歌一样，“从这以后B炮兵连可以从岗位上撤下休息直到接到我的（我的意思是约翰逊上将的）再次命令。”

“为什么？”福格森大声地说。

帕克示意他安静，“撤下休息？由谁接管？”帕克问道。

传命兵咽了口气说：“哦，先生，我猜想没有人接管，事实上，你们是唯一的仍留在岗位上的人。其他的人都开始庆祝。所有其余的人都认为你们仍坐在风中坚守阵地而不与他们一起庆祝是疯了。”

“我们疯了吗？疯了？不，这有人疯了，但不是我们，”福格森气呼呼地说：“我们疯狂架设的这些枪支是唯一可以阻止摩门教的人向我们的住处蜂拥并占领这摇摇欲坠的堡垒的唯一手段。

这个男孩哼了一声说：“估计现在他们做什么事都白费，又有两个步兵团远征，还有差不多人数的骑兵部队，他们能做什么呢？”

福格森深吸了口气又叹气说：“孩子，当市坎南发动这场犹太战争时，整个美国军队有八个团，摩门教未损失一兵一卒就粉碎了四个团，难道他们会害怕你们区区的一两个团吗？”

“罗福斯，别对孩子那样说话”，帕克说：“这不是他的错，我们的‘拿破仑二世’是个白痴。”

“拿破仑二世”，福格森不满地说：“阿尔伯特一西尼。约翰逊不过是个身材矮小的得克萨斯上校——区区的加在他头上的名誉上校而已，我的天呐，杰夫——戴维斯和战争部怎么会提升这么可恶的人。”

这个可怜的传令兵紧张地看了一眼约翰逊司令部的方向，“很抱歉，先生，上将让你马上去。”

帕克看了看他的枪支，又看了看他的饥饿的衣衫褴楼的部下。福格森也跟着看了看。他吐了一口，向后推了推帽子说：“上尉，别为我们担心，相信我和伙计们会坚守岗位的。

今晚的落日应该是极辉煌的“。

帕克感激地点点头。

“顺便”，福格森清了清嗓子说：“也许你应该派丹比去取一些我们的供给品，还有几个抽水马桶。”他咧嘴笑了一下，“噢，还有一些毡子来抵御夜晚的寒冷，再有一些新靴子，鞋底要缝制的而不是那种胶水粘成的，碰上一点水就开胶的那种，还有……”他的嘴咧得很大，声音拖得很长。

“还要什么？”帕克几乎微笑着说。

“如果他们在车队里带来一个堪萨斯城的妞儿，我们就不需要别的了。”福格森眯着眼睛说。

一阵红晕涌上了传令兵的脸。“噢，最好别等着给他们取靴子和新制服了，因为他们很快就会离开。”

“现在”福格森向栅栏外面的大公墓方向吐了一口说，“我想原计划我们在这里作战的人要比倒在那里的人多些。将有足够的多余的新制服分发。”他转向帕克：“去吧，上尉，我们能应付这里的事。”

“罗福斯，我一把这团混乱解开，我就会派一个合适的人接替你——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阿尔贝特。希尼不把我关进监禁的话，那么他很可能会找人接替我。”

福格森擦了一下嘴角，咧着嘴笑着说：“呵，那不太可能，你是全军队教子的首领。约翰逊是一个见到提升就高兴的人。

他可能做点手脚，但他不可能太胆大妄为。“他皱了皱眉说：”但是，对于他周围的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可就不好说了。“福格森盯着他的靴子，他的脚在泥里拖来拖去。”最好，上尉，你警惕些，三思而后行。而且注意你的脾气，有时你的脾气比我还糟。“他咧嘴笑着说。

帕克微笑着，拍着老军土的肩膀说：“就是在约翰逊身边脾气不好。”帕克爬出了护墙跟着传令兵走向堡垒。

帕克挤过营地，可能他是堡垒中惟一清醒的，也可能是惟一不声嘶力竭地唱着营地歌曲的人。当然，这里最流行的歌曲是布瑞汉姆·扬的歌曲。那是两年前由后方的几个记者随５８远征军一起传过来的。

“我让天使在这沙漠中沉醉，（我是一名有用的预言家）

只有蟋蟀和海鸥，没有香烟和啤酒。

（我是一名有用的预言家）

我满脸长满胡须，来掩盖选择这个地方的耻辱。

我正建造一个庙宇来埋藏所有的一切，（我是一名有用的预言家）……”

帕克沿着摩门教占领堡垒时开凿的大石头道，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土坯砌成的小屋走去。这个小屋是约翰逊的指挥部。

帕克走得越近，拥挤的喝醉的人挤得越多。可是，靠近指挥部，歌声、叫喊声却突然变小了。一个武装警备队的前哨站在那，新来者被挡在外边。帕克摇了摇头，大概是约翰逊和他的追随者不希望晚饭时间坐下来吸烟时，被不速之客打扰。

一个很特别的枪炮马车停在小屋前面，它的车轮上仍裹着陷入草原泥泞肮脏的泥土晾干后的干泥。帕克想，这泥陷得不太深。他还注意到两个车轮和小车都太小了，但又很重。

粗帆布制成的遮雨布围在枪上，枪突出出来，那一点也不像是加农炮应该有的形状。帕克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枪。

帕克想这可能又是布坎南总统的那帮军火商朋友，骗售给他的什么新玩意，希望这种枪能比那些无用笨重的战争部去年送给他们的鹦鹉枪更有用。那些五吨重的攻城加农炮已被闲置在北平原附近的什么地方百。假如印第安人能推动它们的话，他们会很欢迎它的。

“要想把这些曾被他们带到布瑞觉堡垒的那些加农炮，再拖回回声卡罗拉多峡谷。”帕克自言自语地说：“战争部的老爷们不知道都在想些什么？要想用这些东西去摧毁摩门教的神圣殿堂。”毫无疑问，帆布下的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像鹦鹉炮一样被弃之不用。“

如果部队能送来一些实用的东西，像两打的攻山榴弹炮，就好了。帕克可以把它放在一个骡子背上，再把枪炮车放在另外一个或两个骡子背上，或者如果需要，士兵们能把它们搬到摩门教占领的山的斜坡或侧翼上。这也是他能攻破到盐湖流域的惟一办法。只用旧式步枪来对抗白朗宁自动步枪是不太可能的。

“我的老婆是可怕的，该死的贱人。

（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我们这些摩门教的雄猫，越来越瘦，（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因此来到我们的后宫吧，这不是个坏地方，我被派到欧洲，改变信仰去镀金边，如果魔鬼需要贱人——这就是个好地方。

（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一个卫兵站在约翰逊小屋的门口，密切地注视着帕克一步步走上摇晃的木制走廊，走廊摇晃着发出“吱嚎”的声响，但却能支撑得住，帕克拉住门入口的门闩绳索走进屋内。

“军队要过来教训我们一顿，（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约翰逊是个狡猾的家伙，但我也是机灵鬼。

（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我们封锁科罗拉多峡谷，挖好坑，跳进火坑，然后躺在那里，只希望我的后房不会传出闲言碎语。

（我是一个有用的预言家）……“

在小屋里面，充满了约翰逊和他信任的副手们渴望已久的香烟和咖啡的味道。在约翰逊周围的是他的各种各样的谄媚者，所谓的要来教训摩门教徒的人——在布瑞觉度过了一个冬天，仍然很肥胖的马塞诸塞州的政治家，本。布特勒；油头滑面的乔治。麦克兰，文件中的拿破仑；德克萨斯州约翰逊从前的旧友；还有几个衣着褴楼的密执安州的为法兰奇党报仇的人。

在屋里还有三张新面孔。一个上校，一个很年轻的少校，和一个肥胖的穿着灰桃色夹克，长相文质彬彬的人。蓝色的烟雾很浓，帕克看不清他们的脸。

约翰逊上将弯腰俯在文件上，他的脸上长满胡须，一张狡猾的面孔从他那效仿斯蒂芬——道格拉斯的头型下面突出来，可惜的是约翰逊却没有道格拉斯那样精明的头脑，当造世主创造阿尔伯特。西尼。约翰逊时，他只是把一个低智的脑瓜放在了一个魁梧的躯干上。福格森曾经说过；约翰逊几年来没有什么新观念，是因为在他的小脑瓜中已经没有多少存新观念的空间了。

帕克闩上了身后的门，向前迈了一步，行个礼说：“上将，上尉帕克前来报告。”

约翰逊从文件上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一瓶白兰地和一支香烟，另一只手拿着一份新文件。“噢，先生们。”不管约翰逊的讲话是多么拿腔作调，他的慢吞吞的话中仍带有得克萨斯的红色的泥土味。“我们杰出的上尉已到达，尽管稍有迟到。帕克上尉，实际上是中尉，自从詹尼。菲尔波斯不幸牺牲后就一直担任炮兵连指挥。我应该说他只是名誉晋升为上尉。他的提升是暂时的，仅仅是暂时的。”

帕克这才注意到，有一个少校，炮兵少校。他转向帕克盯着他。“真不可思议，一个中尉指挥一个炮兵连？”

“恐怕这是没有办法的决定。”约翰逊微笑着说，“威利斯少校，在你到来之前帕克是我们这唯一的一名炮兵军官，不管在他的家族中有哪些不光彩的历史。噢，我太粗心了忘了介绍。帕克，这个威利斯少校是你们新来的炮兵指挥官。”

“少校。”帕克硬硬地说。

“这是第二骑兵队的斯图得上校。斯图得将使我们与菜温沃斯保持联络。”

帕克脸上很高兴。斯图得曾是他西点军校５４班的一名同学。帕克向前迈了一步和他握了握手，拍了拍老朋友的后背，但斯图得那冰冷的眼神使帕克又后退了一步。“上校。”他僵硬地说。

斯图得没回答。

约翰逊暗笑。他快速地吸了口烟，“哎，斯图得上校，别那样。当我提到那些家族不光彩的行为时，我并不是指那种使南方士兵蒙受羞辱的那种事。帕克有一个妹妹几年前和摩门教徒逃跑了，这事是他自己左右不了的。”

“我尽我的责任。”

“也许你是尽你的责任——但仅仅是尽职责。”约翰逊又吸了口烟说：“上校，今晚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我们能否有点绅士风度，介绍结束后就继续我们的讨论。”

斯图得看着帕克说：“我想不久，他的家族中会有另一种不光彩的行为。”

约翰逊假笑地吐着烟圈，“上校，你是比他强。”

斯图得看了一眼约翰逊又转过来说：“只是一个中尉而已。”

约翰逊点点头，满意地说：“对了，帕克，这个英俊的绅士是阿格先生。你会说他与战争部有关系。”

帕克看了看那人的丝绸衬衫和肥大的腰部说：“我应该说，很有关系。”

约翰逊脸上露出了一阵粗俗的大笑。他转向少校说：“你看到了，威尔斯少校，我是得怎样忍受我们的帕克上尉了吧？

少校，你的到达加上你带来的新鲜食品和这些美妙的雪茄烟很令人愉快，我再也不用在意霍布森和他的骑兵——或者再在意帕克高超的马术了。“

帕克愣住了，约翰逊举起一只手，白兰地溅出一些。“我相信我们的上尉会对我命令他的士兵离开岗位提出抗议，我确信他已经巧妙地绕过了这个命令。在这里帕克十分忠于职守。至少，对他认为属于他的职责的都尽心尽责。有时（当然极少的时候）他自己担当的职责甚至能比得上我直接给他的命令。”

“上将”帕克慢慢地说“我的确得必须抗议了。那些武器成排地排列在那儿，像射击的耙子，我的士兵们都放了下武器，喝得酒气熏天在外面吵闹。当然你清楚摩门教徒会从方山看到在帐篷中发生的一切。”

方山实际上由三座小山连在一起组成，离堡垒四英里远。

它从平原中突出来像一个倒写的“Ｔ”字，能使山上那些携带小望远镜的摩门教徒清晰地看到下面帐篷的里面。脾气不好的吉姆·布瑞结想把摩门的教徒赶走却被杀掉。当人们发现他时，他脸冲下躺着，摩门教徒的猎刀刺进了他的内脏。营房谣传说那把刀有可能是波特·落克威尔本人的，但是帕克不相信这些超自然的胡言乱语。那些谣言是为傻瓜和后方东部的记者准备的。一旦你拿走他们的自动步枪，摩门教徒也是人。

约翰逊微笑地点了点头说：“当然摩门教徒会看见它。而且他们也会看见今天新到的两个步兵团。还能看到斯图得上校的骑兵屏护部队。帕克，无论如何坐在方山上带着小望远镜的几个小兵也不会给我们的营地带来什么危险。”

一个空瓶子打碎在小屋的外墙上。接着的是一群喝醉的士兵们的高声大喊。

帕克猛地一拉大拇指，说：“如果整个营地的其余人都喝得这么醉的话，几个人就足以攻克我们的堡垒。”

约翰逊向后靠了靠，笑道：“帕克，别上火，威利斯少校的士兵今晚将接管你们的枪支。”

少校动了一下说：“啊，上将，说良心话，帕克和他的部队要比我更了解当地情况。让他的兵和我的兵一起作战不是更好吗？”

约翰逊两眼紧盯着威利斯，他突然压低声音说：“难道你又怀疑我的命令了吗？威利斯少校，明白了吗？”他捻熄了雪茄烟，讥讽地笑着：“现在后方的一些记者也质问我，问我为什么不绕过回音峡谷，这只能表示他们无知。洛矶山是从北冰洋延伸到巴拿马连绵起伏山脉的一部分。我们是在山脉的这边，摩门教徒是在山脉的那边。这只有一条缝隙——一个锥形缝隙，越往下越窄，最后在大平原和大盆地之间形成了一个小山脊：就是回音峡谷。我们不能向北走去打击摩门教徒。我们又不能向南走。我们只有通过那个峡谷。

他用食指轻轻按了一下公文急件。“先生们，我的命令是向回音谷前进并且占领盐湖城，摧毁布瑞阿姆洋对我们合众国的反抗。这样做，是我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把干劲、决心和怒火都埋在心中，这样才能激励我们的士兵去战斗。我决心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去实现这一点。外面那醉醺醺的场面对我们这些很有教养的人来说很不舒服（他周围的战士笑了，并对他们点头）。那场面可以激起战士们的斗志。

先生们，你们记住我的话：今天的庆祝和我慷慨地付出（让大家喝酒）是激励我们军队取得胜利的关键。“他的脸上显出了冷淡的微笑。”关键，这是我的圣言。“

约翰逊从椅子中站起来“现在，先生们，让我们撤到外面去。我相信阿格先生会有一些东西要给我们看。

阿格自豪地把帆布从这个看起来很古怪的枪上掀开。这不是加农炮——大概是某种加农炮，但帕克作为几年的炮兵长官，却从没有见过类似这样的枪。一个长的细的枪管从一个装满齿轮的机械盒子中伸出来，在它的旁边有一个曲柄，在上面有一个锡制的斗。通过一个复杂的齿轮组合，枪可以上下左右地转动。

麦克雷兰用手背擦了擦下巴，深吸了口气。厨房的男仆咕哝说：“看起来有点像支出一个枪管的咖啡机。”当然男仆只能把它比喻成可食用的或可饮用的东西。

阿格没有生气反而认为这是一种赞扬，“很对”，他拍了一下上面的斗微笑着说：“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介绍战争部对付摩门教徒的神奇武器的这种枪吗？它是阿格快速手枪——或者我们愿意叫它阿格”咖啡机“。世界上最好的机械化连发步枪。他大声喊着以压过周围的欢呼和叫喊声。

约翰逊看了看烟头说：“威利斯少校，我得承认你至少有部分是对的——帕克，是我们这里最好的摩门教白朗宁步枪的专家。”他把烟塞进嘴里命令道：“帕克，检查一下武器。”

帕克爬上去开始检查。他顺着枪管往下摸。它非常纤细只要很轻的一碰就会折断，但是它很结实。“只有一个枪管？”

他问阿格：“摩门教的枪有六个枪管，当手柄弯曲时，枪管可以转动。”

阿格皱起眉头，“来自北卡罗来纳的理查德格林试过这个方法，上尉，但要同步装子弹的组合问题使他撤消了这种设计。”

“真可笑，摩门教看来没有那样的问题，或者即使他们有，他们也能解决了它。”

阿格的睑变红了，“战争部断定我叔叔的设计是一流的。”

“看一看部长弗罗伊德老朋友们卖给军队过冬的军用供给品你就会想像出战争的所谓的判断力。”

“帕克上尉”约翰逊上将厉声说“你正在评价武器，而不是战争部。我很抱歉，阿格先生。”阿格摆摆手礼貌地表示原谅。

帕克向开着的曲柄机构里面仔细看。“你怎么能让砂粒出来？”阿格支支吾吾无言以对。帕克把手指伸进斗的里面，把黑黑的粗砂尘垢掏出来。“正像我想像的那样，你不能掏出来尘垢。子弹呢？”

阿格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子弹箱，“用５８口径的。把一整箱抛到斗里去。每分钟射击一百二十发。”

“如果它能射击。”

“噢，它能射击，的确，它在射击。”阿格弹了一下手指。

一个小兵赶紧搬来一小木箱弹药。他撬开它，又把子弹倒入料斗里。

约翰逊指着栅栏外面烧黑的东墙，摇摇欲坠的木板说：“瞄准那。”他命令道。他们把车推到适当的位置，约翰逊让成群的士兵散开。

阿格脱下他的胡桃灰色的夹克，用盛气凌人的目光，挽起了衬衣袖子。他猛地上下左右来回转动轮子瞄准。

“别管那些”，约翰逊咆哮说：“只管射击。”

阿格动动关节抓住手曲柄，站着等着约翰逊的信号。

给翰逊向麦克雷兰点头示意，麦克雷兰手拿海军自动手枪开始向空中射击。好像有一种暗示，军营中喝醉的士兵们拿起手中的武器，呐喊着喧叫着一齐射击。可是，当阿格弯曲手柄后，一个震耳欲聋的枪弹声从枪中发出盖过了这些声音：机器齿轮的噼啪声和子弹的吱嘎声。一排排子弹在木墙上划了一道火线，炸得碎片乱飞。

“射程一千码。”阿格叫喊声压过了喧闹声。当他稳稳地压弯手柄时，小兵井井有条地往斗里装满子弹。在阿格脚边留下一堆用过的子弹壳。

阿格压手柄整整一分钟，一分半钟。忽然发出一种金属零件间的互相摩擦声，阿格停止了射击。那些士兵们的乱射击声也变小了。阿格把被齿轮咬出血的手关节在口中吮了一下，用他那只好手他拍了拍装子弹的小兵，示意他别乱装，“离远些，你这傻瓜，你想把你的笨手搅掉吗？它可能还会发射不出（子弹）。”

“还会？”帕克摇摇头，“步长时间会发生一次？得用多长时间能修理好？”

“一两个小时吧！”阿格承认说，“得把齿轮箱拆开。”他用皱皱巴巴的手帕把流血的手指包扎起来。“当然，你应该理解这种武器正处在试制阶段，我们太着急了，要是再过一两年……”

“再过一两年乔娜森白朗了也许会设计一种像连发手枪一样的一个人就能搬动的轻武器。”每个摩门教徒都可拿着一把白朗宁枪的想法已足以让帕克发抖了。

约翰逊命令把帆布重新盖在枪上。“我们不用在这为将来担忧，阿格先生的武器看来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至少可能会这样，帕克，你说呢？”

帕克撸了一下下巴，“这不太可靠，上将，没有办法能保持不被砂粒弄脏，用那个打开的斗也不能。这个单枪管设计得很轻，很容易被搬动。”他回头看了看论“如果摩门教徒不怀疑我们有这种武器……。”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命令欢呼的噪音了吧，帕克，是想把这试验射击的声音盖过。他们从方山那面看不到军营的这部分。我的小屋挡住了他们的视线。摩门教徒直到我们下次用这种武器打击他们时才会知道我们拥有这种武器。下次我们在回音克罗拉多山头打击他的，直打到他们的老巢，我们要看一看他们对这一突变的惊讶表情。他又笑了笑说”正像我说的，帕克，我的圣言。“

帕克独自一人坐在黑暗中，吃着东西。

帕克已走回到战壕护墙里却发现威利斯少校已接管了那些枪支。新兵中好像没有一个人能从炮尾钮上区分弹药箱。

咳，那正是威利斯担心的事。

因此帕克在小溪边徘徊，独自地吃着东西。他坐在埋藏在树丛中的一块小白石头上，倾听着潺潺流水声。这要比听约翰逊或他的同伴们唠唠叨叨强多了。

过了一会儿，帕克听到有人急匆匆地通过树丛向他走来。

“你在这吗，帕克。”杰博·斯图得喊道：“我知道你一定独自呆在什么地方。”说着，他取出塞在腋下的一瓶威士忌酒扔给帕克。“接着。”酒瓶啪哒一声落到了帕克张开的双手中。

斯图得坐在紧挨着帕克的一块岩石上。他指着酒瓶，说“我想我需要为我在小屋里对你的无礼态度补偿一下。我不想让你认为我不再理你了。”

帕克没有回答，斯图得拍拍他的肩膀“你还对那句关于你妹妹的玩笑耿耿于怀吗？你知道那不会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改变。她跑走时不会，现在更不会。

“那为什么还提那些事呢？”

斯图得耸耸肩，微笑着说：“很显然在你出现之前约翰逊就对你恨之入骨。我不想因为掩盖你那北方姥的丑恶行为而得罪他。我想我以后会独自找个机会向你道歉。”

帕克用牙启开瓶盖，喝了一大口。他用手背擦擦嘴，然后把酒瓶递给斯图得。“你总是那么有野心，杰伯。”

斯图得笑了：“不像你，太滑稽了。我们班的第三名——只要你想要，任何想要的军衔都是你的。骑兵、步兵。或一些容易提升的事情。可你选择了什么呢？炮兵。”斯图得猛喝了口酒。“他们总是把最有才华的预备军官安排在那，为什么在整个军队最优秀的炮兵只能做个上校呢？当你要求与那些不称职的人在一起工作时，难道你不感到痛苦吗？”

帕克抓住酒瓶。“炮兵中不称职的人像布拉科斯顿·布拉格，尤利西斯·格兰特，托马斯·杰克森——甚至我们老西点军校校长罗勃特·Ｅ·李不是有很多吗？在与墨西哥的那场战争中在我看来是炮兵决定了大多数战役的胜利。因此可能我更愿意在我能干得最好的地方而不愿在能够获得最多荣誉的地方工作。

斯图得低头看着他的军衔，笑着说：“伙计，别对这些琐事过分烦恼。今天我看到了约翰逊那的命令，就是那个批准你的名誉晋级为‘上尉’的那个命令，约翰逊上次在宣布他们之前，在威利斯面前没有给你看。”

“从上尉到上校还有很长的道路。”帕克又喝了一口酒说道。

“只是名誉晋级。我得到这个军衔的唯一原因是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有军衔的骑士军官更适合。你不也是这样——这都是赫勃森的决定。

帕克放下酒瓶，紧盯着斯图得说：“军队里不能都是笨蛋，对吗？”

“谢谢，我对你的评价也很高。”

“你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在这里已经输了许多次，但是还不是太多。当然他们正在重整旗鼓招兵买马，集蓄力量，不是吗？在后方情况怎么样呢？”

斯图得抓住酒瓶“我当然希望知道。他们一直在招募新兵，为了在家乡发动一场运动。就是我们的西点军校校长格拉尼李领导发动的并让他们远征，就是将整个美军的剩余部队都加到美国海军中去，然后向一个鬼知道的什么地方航行。”

“到加利福尼亚吧。”帕克点点头，“摩门教徒来自西方，平坦的地区不利于他们使用布朗宁枪。”

“我也这么想。绕过合恩角航行。他们应该很快到达。斯图得哼着说：”约翰逊读那些文件时不太高兴，“我认为他不想让任何人将他打入盐湖城。他想保守秘密，但这秘密不会持续太长。”

“我认为约翰逊应该想到的问题不是进不进盐湖城，而是他进入盐湖城后应该做什么？杀死见到的所有摩门教徒？烧了池们？还是杀死一些，饶恕一些？怎么做？”

斯图得咕哝着说：“会有比他遇到的问题还多的问题，甚至比后方政治家想到的问题还多。”

帕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杰伯，家乡情况怎样？三年了，三年了，现在——一我们开始向回声谷前进，并一直遭到宰杀。这还能持续多久？“

斯图得叹息道“不会太久了。虽然报界和政治家们仍然因执但平民百姓对这一切混乱已感到作呕。特别是在南方。北部的共和党人呐喊着要除掉两种野蛮制度———一夫多妻制和奴隶制度。这使我们南方人开始担心北方佬会不会改变一切以使整个美国军队都用来废除一种‘野蛮制度’谁能阻止他们努力去推翻另一种野蛮制度”呢？事实上许多南部居民开始希望摩门教取胜。

“你是其中之一吗？”

斯图得强济微笑。“就像北方佬问的那样。你了解我，老朋友，很久以来我们正在推翻一种‘野蛮制度’，而不是另一种。”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我猜想我没回答。”斯图得将手放在膝盖上，慢慢地站起来。“我对摩门教想得不多。他们在尤他的生活方式在上帝和人面前都是一种罪恶——但我想你因为你妹妹的故事已经知道这一切。”帕克没说什么。“不，我比摩门教更不喜欢的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是一个洲的人能成群结队来统治另一洲的人。”

“尤他不是一个洲。”

“只是因为你们的密苏里协约没让他们加入联邦。”

“我们的？你们南方人一直向我们灌输那种可怕的观念。”

“我们和你们北方人的争吵经常是围绕着国家权利问题，就像他们经常争吵的是奴隶问题一样。你们是坚持联邦政府能限制各洲在他们边界内的行动的那些人。整个战争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前兆。

帕克站了起来。“对谁来说，战争是危险的？当然对摩门教徒。布坎南发动这场战争的惟一原因是让这个国家脱离奴隶制。”

“这一点并没有真正实施，是吗？”斯图得怒气冲冲地说：“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有一种北方人，他们推翻第二个野蛮制度会和推翻第一个同样高兴，你是这种北方人吗？”

帕克犹豫了。“我将遵守命令，就和我现在一样，不管我的情感如何。”

“你没回我的问题。”

帕克看着他，“是，”他慢慢地说：“我想，我没回答。”

斯图得夺回酒瓶，准备打帕克，这时他意识到了他在做什么，就慢慢地放下胳膊。他把剩下的威士忌倒到了地上。

“祝贺你被提升，上尉。”斯图得紧闭嘴唇说道。

帕克咕哝了句谢谢。他从前的朋友转过身，走进夜色中。

摩门教徒在夜间偷偷溜进了醉气熏天的帐篷，用火炬点燃了增援车辆。火苗跳跃着从一辆帆布车的顶部燃到了另一辆。一个巨大的火球，十分明亮，在夜色中爆炸。桔黄色的火苗在帆布覆盖的马车上熊熊燃烧着。随着一桶桶炸药在火光中爆炸，一个接一个的增援车辆燃烧起来。

喝醉的人们从帐篷中涌出组成了灭火消防队。透过令人窒息的硫磺烟雾，他们用尽全身力气将解开的马车从冲天的烈火中拉出来。

摩门教徒未受损伤，在一片混乱中逃走了，消失在夜色中，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到过那里一样。

他们扑灭最后一场火后太阳已升起来了。当最后一桶水浇在仍然在闷烧的车上时，约翰逊命令部队集合。

士兵们聚集起来。帕克向约翰逊报告说摩门教徒在袭击中破坏了两门加农炮。小铁钉钉入大炮的火门，半吨重的黄铜大炮就没用了。

“别担心，帕克，那是威利斯的问题。”约翰逊厉声说道，此时他正在由一个老兵举着的镜子前面打扮自己，身边聚满了年老、年少的伙伴。

帕克很高兴，至少斯图得没在那。骑兵队去追赶摩门教徒去了。

一个副官递给约翰逊一副修剪胡子的剪刀。“帕克，我派你负责阿格运来的枪支。保护它们，保证它们的安全，明白吗？”他用剪刀向阿格作了一个手势。“把他也带去。在我们向回音峡谷远征时会说明一些机械装置。”

阿格抬起头来很吃惊。“在远征中？尊敬的将军，我是个平民百姓。我可以运送车辆，但我不想和他们去参加战争。今天我要返回南卡里来娜州。”

约翰逊不再修剪胡子。他放下剪刀，像鳄鱼一样笑了。

“啊，但是尊敬的先生，你不能回去。相反，你得和我们的剩余部队一起向回音谷前进。现在不管你是作为暂时的代理官员和技术顾问或者作为一个搞乱我们骑兵队的２０年的二等兵，对我来说至关重要。

肥胖的阿格瞪起眼睛，“你不能这样做。”

帕克将阿格拉到一边说：“安静点傻瓜。”

“但是他不能，不能这样做！”阿格坚持说，同时擦了擦出汗的脸。

“只要他高兴，他能做任何事情。他是军事总督。布坎南已经表明在尤他地区实行军事法管辖，并暂停了人身保护令。”

“我叔叔……”

“……不能做任何事。在这里，约翰逊的法官、陪审团和执行者，除了对他自己外，不对任何人负责。”

“总之那是神圣的，他对上帝负责！”

帕克做了个鬼脸，说“那正是摩门教徒一直在说的话。”

帕克把手放在阿格宽厚的肩膀上，将他领回到约翰逊面前。

“阿格先生。”约翰逊问道，他漫不经心地剪着胡须。“我相信帕克已经给你解释了当前的形势。怎么样？”

阿格的一下颚抖动着，他的下颌向火鸡一样颤抖着，在阿格回答之前，约翰逊突然从镜子抬起头来，他没有看阿格，而是看着他身后集合的军队。“迈克莱兰！”他怒吼道，迈克莱兰走近并行了礼。约翰逊并没有理会，将剪刀递给了副官。

“我说让他们这样排队吗？我们没时间跟你废话。”他用手指示意了一个半圆形，“我说我想让他们这样集合。马蹄形，一群乌合之众。那是我想要的一群乌合之众。”

这引起了一群人的嘲笑。使帕克吃惊的是，这轻蔑的笑声来自迈克莱兰。“一群乌合之众”迈克莱兰气急败坏地说：“那正是你的军队，一群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

“你忘了自己是谁，少校，我是你的指挥官。”

“的确—一正是在我们得到供给的那天，你这个指挥官使我们失去了全部食物供应。”

“你是说我应该为这一切负责吗？真是胆大包天，敢说这种谋反的话，少校。”

围绕着约翰逊的一群人突然变得很安静并开始慢慢从迈克莱兰身边走开。

“那正是我要说的话。”迈克莱兰说，他脖子上的青筋紧绷着，他的脸上毫无血色。“我想你是故意安排摩门教徒烧了我们的车辆。”

“我自己的人？先生。”约翰逊愤怒地咬紧牙声嘶力竭地反驳道，“我需要决斗。”

一个朋友抓住迈克莱兰的胳膊将他拉到一边。“傻瓜，他会杀死你。”

迈克莱兰挣脱了地。“我会和你决斗。”他吐着唾液说道。

约翰逊微笑着说：“作为挑战一方，你有权选择武器。”

“我选择手枪……”

约翰逊张嘴笑了。“那我选择时间和地点——我选择这里，现在！”约翰逊拿出了自动手枪。轻轻一动，他举起枪向上摆动一下，然后放下，一个亮点射入大吃一惊的迈克莱兰的胸膛。

随着迈克莱兰的尸体倒在地上，约翰逊将争论重新放回手枪皮套中。“叛徒的命运就是这样。把他拉下去和那两个其他的叛徒卡明斯和凯恩一起埋掉。”约翰逊冷酷地说。他指着两个人说“把一个车拉到这来，一个没有篷的车，在车上堆一些板条，我想要一个塔楼，站在那上面我可以和所有人讲话，要不然你们永远不会再听到我说的话了。”

他回头望了一眼帕克，“帕克，你要不想成为迈克莱兰，你最好站到那些该死的阿格带来的新玩艺那边，呆在那，并带着你的那些乌合之众。”他看了看阿格，说“你也一样，二等兵。”

从阿格的枪支处，帕克和他的士兵可以清楚地看见约翰逊和那些乌合之众的军队正围绕着他站着。约翰逊爬上了摇晃的临时凑合的在车上搭的讲台上，面对军队站着。一缕缕硝烟仍弥漫在烧毁的军车上空。日出的光辉在他身后形成了晕圈。约翰逊拔出剑刀，高高举着。日出的光芒照在刀口上，闪烁着血红色的微光。聚集在一起的拥挤的人群非常安静以至于剑和剑鞘的摩擦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

“士兵们，”约翰逊开始讲话，他声音在寒冷的草原上空显然格外清晰，“你们现在既冷，又累，又饿，对昨晚被袭击的事心里很痛心，没有心清听我讲话。我知道这点，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疲劳放在一边。摩门教徒已经烧掉了我们的食物，我们大部分的弹药。他们认为在一个晚上，他们就能彻底打败我们。但是他们不会摧垮我们。”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刺耳的欢呼声。帕克注意到这欢呼声大部分来自约翰逊的老战友们。

“我们新运来的阿格枪支还完好无损。”约翰逊继续说道。

“用这些武器，再加上上帝的保佑，我们能夺回他们抢走的一切。”

这次聚集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

“摩门教徒已经证明他们不会向任何政府屈服，除了他们自己的。让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容忍在他们那建立一个既不忠诚又不承认联邦政府的政府，这实在是一种篡党夺权。我们或者站在一边旁观任凭这一切发生，或者强迫他们投降。我说是强迫他们！用剑、大炮和火炬！我们将向那个峡谷前进，我们将打进他的城市，我们将占领他们的庙宇，将他们伪造的王国夷为平地。他们想反抗，我们就镇压；他们想作战，我们将把他们送进地狱！”

聚集的人群一阵狂乱，他们向车辆汹涌澎湃般蜂拥而去。

他们开始疯狂地喊着约翰逊的名字，一遍又一遍的。约翰逊站在他们面前，高高举起胳膊，伸出剑。这群呐喊的人群像海浪般在车辆前相互撞击着，簇拥着，头脑里没有别的想法，胸中只有报仇的火焰在燃烧。要向摩门教徒报仇。

约翰逊放下剑。看到这一信号，司号手吹起了“烤牛肉”这首曲子，这是聚集士兵们吃饭的曲子。昨天还许诺大家会吃一顿丰盛的早餐，而今天被袭击后只能吃冰冷的玉米粥，这更激起了士兵们的愤怒，他们胸中的怒火被再次点燃变得勃然大怒。

这列纵队境蜒前进了几英里，通过了“回音峡谷”的狭窄的之字形通道；没有几辆马车，多余的牛更少。约翰逊命令人们把马和牛都杀了，宰了并腌了作咸肉。根本没有足够的草料；草料已被摩门教徒用来点火把了。大部分马已被和斯图得一起送回了莱温沃斯。约翰逊留下几匹马做骑哨而还有一些马用来拉大炮部件，但是没有马用来拉阿格的回轮马车。帕克和他的士兵们只能拙劣地模仿着摩门教徒用手推车向盐湖城猛推并拉枪支车。

福格森怀疑地看了看峡谷的四周。南面是绿油油的丛林和灌木丛，异常光滑和陡峭，你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陡峭除非你试着爬一爬。光秃秃的北面完全不同。北面是立陡立崖，看起来好像是粗糙的黄色沙石块形成的古土堡的城垛和壁垒。

“我不喜欢它，上尉。”当他们用力将枪支车从泥泞的沟渠中推举出来时，福格森咕哝着：“我一点也不喜欢它。”

“你认为我喜欢吗？”阿格用曾经绣有饰边的肮脏的手绢的残余部分擦擦眉毛。泪水沾污并浸透了他那肮脏的不合身蓝色紧身短衣。我们在这里是易被击中的目标——现在我们周围的摩门教徒随时都做好射击准备。

福格森吐了口唾味说：“不，他们没有，这正是我不喜欢的地方。”他猛地朝北悬崖墙转过头去。“这就是我们上次闯进埋伏的地方——到目前为上，这只是作为摩门教徒窥视我们的地方。”

“你怎么辨别出来的呢？我不能将峡谷的这边和那边辨别出来。”阿格问道。

福格森又吐了一日，说道：“那很容易。”他指着峡谷中的下一个转弯处说，“看看前面峡谷变窄的地方吧。看看那黄色的沙石是如何变红的。”阿格点点头。福格森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每次峡谷变窄，每次在峡谷中都有一个地方作为埋伏处，而且峡谷变红了，红的像血。如果我是一个迷信的人，我会说它是一个迹象，让我们做点聪明的事情，然后再转回来。”

“空谈，”帕克小心地说。他正和他们一起推车，和小兵们一样疲劳。而且汗流浃背。“约翰逊可能会杀死你。”

“阿尔伯特大叔没有机会朝我开枪——摩门教徒将会先他一步。跟你说，他们正忙着应战，我能感到这一点。我们现已朝峡谷方向走了一段路，可我们还没遇到他们一个人影。”他又看了看幽深的峡谷，说，“我想他们人会藏在那儿，我也不喜欢他们在那藏着。”

“依我看，我更喜欢他们那样。”帕格反驳说道。

这时，运载大炮的轮子憧到了一块山石上，大炮摇摇欲坠。多亏帕克和他手下的士兵们一阵紧张地推拉敏捷，才把大炮恢复原位。然而经过这场的用力拼拽，一个士兵倒下了，帕克让另一个士兵一直背到他苏醒为止。约翰斯顿命令过，“对于倒下的士兵，不用理睬。他们在哪里倒下，就把他们丢在哪里。要抓紧时间赶路。”

但这位帕克却不听，他对号称为摩门教徒的密友们如何处置俘虏的神话并不太相信，但在太阳落山前，他并不打算将那些无助的士兵们抛下不管。

他们拼命地拉着炮架，艰难地跋涉着。现在，他们又丢下了两个人，但他们却前行着，试图赶上落伍的纵队士兵。

“这些大炮对约翰斯顿同等重要。”弗尔格森抱怨道，“你看，他应给我们派更多的人——哎呀！——推！”

不久，山坡变得更陡了，炮架滑落是可以避免的，这倒不需要费多大劲儿，但大炮却随时有掉丁吉的危险。

弗尔格森仍在心有余悸地望着幽深峡壁。艾格长叹说，“我们也许会意外地遇上摩门教徒，我敢说他们至少希望在烧掉我们的马车之后，便等着好让约翰斯顿率兵冲下回音谷，作一次疯狂的报复。”

弗尔格森叹气说，“也许这是真的。”他的嘴角一边轻轻地翘了起来。“我知道他们会出其不意地抓住我。我们的拿破仑二世总是费力蛮干。冷糖蜜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他愤怒的说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快的一次急行军。我发誓，要不是为了这些炮和车，我们会拼死命地一路飞奔，甚至比我们在上次夜幕降临之前，跑回到回音谷上时的速度还要快得多。”他望着幽谷，脸色暗淡下来。“要么行动，要么死去。告诉你问，我不会再跑，我将站在这里，像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样死去！然后让摩门教徒在这里度过一个布莱奇桥头阵地的冬天。”

帕克抬起头，朝着前面的峡谷底处看了看，便指着界标说，“拉法斯，你很快有机会的，以这样的速度，我们两天后就能到达胸墙。”

“时间长了点，我和我的痛背会挺不住的。”车轮向前滚动，辗出一道道车辙。这时，弗多格森牢骚满腹地说，“艾格”，他吼道，“下次你叔叔造大炮时，告诉他造轻点，呃？”

天大亮时，约翰斯顿把部队停在胸墙木远的转弯处。在１８５９年，当阻击开始之前，摩门教徒就加固了那个细窄绵延的峡脊。他们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完善了防御工事。两次约翰斯顿奋战到回音谷，两次他们对摩门教徒在防御工事背后进行抵抗而感到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能胜利地通过回音谷的山口处，那么他们就能跋涉到那看似宽广的溪谷，并沿韦伯河，直入大盐湖。然而回音谷的山口就在胸墙之后，近在咫尺，却又是那样使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

仍旧不见摩门教徒的踪影。

帕克令其人马露营扎寨，他们这样做也毫无意义。因为他们不敢生火，害怕惊动峡谷山腰上的摩门教徒的哨兵，即使他们敢，也找不到一块可用来生火的木头。土兵们只好打开铺盖，情绪低落地干嚼着他们胞制过的马肉条，把伤痕累累的双脚浸泡在冰冷的回音谷的溪流中。

帕克把士兵们留在了他们整体的地方，便朝着为约翰斯顿搭起的帆布帐篷走去。帐篷的门帘开着，约翰斯顿正弯腰伏在折叠桌上，仔细地研究着这个峡谷的地图。他的密友们——巴特勒，弗兰彻尔和威力斯留了下来，站在桌旁，面色严峻。关于只有一半的口粮和明天的进攻计划等这些问题使他们坐如针毡——急得直跟将军争论不休。

“这是不可能的，”本·巴特勒边说边用手绢擦掉秃头上的汗珠。“我们现有的士兵们和大炮都比上次进攻时还要少，上次的结果如何？”

看见帕克站在那儿，约翰斯顿招呼他进到帐篷里来。

巴特勒伸出短粗胖的手指，指着帕克说，“为什么不让帕克用他的新式神炮来代替我的步兵进行突破防线呢？”

“他们三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吗？”帕克问道。“它们对我们具有惟一真正的价值就是它们令人吃惊的价值——这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利用大炮让摩门教徒感到吃惊这一点而论。驱车把它们开到胸墙面前，暴露在旷野处，这并不算什么出其不意吧。”

巴特勒的睑涨得通红，说，“你只不过是一个懦夫。”

“噢？那么是谁去年同拿破仑的部队决一死战，并且堵住其后路？又是谁第一个迅速赶回峡谷？”

“摩门教徒的同情者！”巴特勒吐出这几个字。“就像你家人一样！”

“够了，”约翰斯顿说道。他直起腰，揉了揉酸痛的腰部。

“尽管承认这一点让我很难受，但帕克在艾格炮这一点上恰好是对的。把它们暴露在胸墙面前，就像往炉子里填雪一样自取灭亡。”

巴特勒不服地哼了一声。“那么我要问：它们究竟有何用途？”

约翰斯顿没有回答。反而他却指向峡谷地图。“先生们，为什么我们在穿过峡谷这个问题上会有这么大的困难呢？”有人哼着，有人咳着。“”先生们，我问，你们答。我们有两个半团的正规军，有个训练有术的炮兵连，甚至也有不少数量的骑兵，而抵御我们的只不过是一支未经训练的摩门教徒的杂牌军。为什么我们不能穿过峡谷呢？“

“如果我的回答能令将军满意的话，”巴特勒挖苦道，“那就是因为这该死的峡谷太窄了。”

约翰斯顿点了点头。“完全正确。我们可能有精兵强将，而且在质量和数量上都胜过对手。但是，他们只凭几个手持自动连发步枪的人都能挡住我们整个大军。”

脸色阴沉的密苏里人往地上啐了一口，“将军，你难道没什么新玩意说给我门听吗？”

“啊，弗兰彻尔，不过我正要说。如果摩门教徒能用峡谷与我们抗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它来对付摩门教徒了”

弗兰彻尔对此付之一笑。“他们并不着急穿过峡谷——可我们急。”

约翰斯顿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雪茄，把它点燃。“要是他们着急又会怎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让他们‘着急’，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地吐了一个烟圈。“先生们，摩门教也是人，回音谷不但对我们来说狭窄，而且对他们来说也是同样狭窄。现在正是我们来利用这个自然状况的时候了。”

他指着地图，并把手指划向他的营地附近的一个转弯处。

“这狭长的谷地就有一道胸墙，在胸墙之后有座被称之为‘塞子’的小山，因为它位于峡谷中间的细长处，就像软水塞一样塞住瓶口这块谷地。”

弗兰彻尔用大拇指钩着他的裤背带，然后，朝地上又啐了一口，“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已知道的东西，我指的是我和我的士兵们为你测绘的那份地图，那你现在肯定会让我来描述一下那里的地形吧。”他用又厚又硬的手指猛戳一下那张地图。“好，我现在就讲解一下这个寨子地图。在它不远处，就是峡谷的尽头。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在此听到韦伯河谷的回声来断定这一点。我们在三年前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他们摩门教徒曾在塞子附近建满了整个军营：马房、厨房、军火库，以及所有的家庭设施——每一件东西都可以用来保护他们的胸墙，并派来人来抵抗我们的进攻。现在，也许除了摩门教徒在塞子周围建起更多的外围防御工事和挖了些较为坚固的战壕之外，其余的没有任何变化。即使我们得以成功地通过这座胸墙，那么这个塞子仍然会彻底地阻挡我们，对此，我们还是束手无策。”

“所以，只要几个摩门教徒用布朗宁大炮把守塞子，便能抵抗我们的进攻，这是你要说的吗？”

弗兰彻尔拉了拉他的裤背带，发出啪的一声。“那正是我要说的，将军。”

约翰斯顿面带笑容，说，“那么，反过来说，假如我们有几位士兵用艾格炮把守塞子，情况又会怎样？”

一种茫然的神情慢慢地从弗兰彻尔的脸上掠过。

巴特勒肥胖的下巴不断地抖动着。“唔，那么胸墙就会被彻底地切断！”他惊叫道。“他们不能沿着峡谷打开一条通路，而我们却能，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断粮——”

“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那些神炮的弹药也会殆尽。”约翰斯顿说完话，捻着手指打着响。“事情就会那样，覆水难收。”

巴特勒皱了皱眉。“但是……我们打算怎样把艾格炮运到塞子小山高地呢？这是不可能的。”

约翰斯顿就像看到一个金丝雀的猫笑了。他弯曲着一个手指，招呼帕克过来。

帕克踱步走到地图桌旁，在１８００年的马仁沟战役中，奥地利人原以为法国人是不可能把重炮拖至圣。伯纳山隘上，而拿破仑证明他们想错了。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来证实给摩门教徒看看。他指着地图，说，“我已向约翰斯顿将军提过建议：我们应该把艾格炮拉到峡谷南侧的高地，因为那里地势虽陡，但却不像北侧那样直立，并且那里还有几棵树可以用作滑车装置。”

巴特勒看似不太相信：“那么，你怎样才能设法把这些大炮拖上峡谷的斜坡呢？”

“同拿破仑的方法一样。拆卸炮架，把树干掏空，把炮筒放入树干中，然后像拉雪橇那样把它们拽上斜坡。弹药和拆卸下来的炮架用手就可以搬走了。”

他又指着地图说，“沿着峡谷山脊的边缘行进，到陡坡的另一侧做好隐蔽，然后，继续前行到大概这个位置，那里会有相对的缓坡，它紧靠塞子小山，紧接着就冲下山坡，突袭塞子，支起艾格炮，坚守阵地，火攻胸墙，最后与我们会合。”

约翰斯顿点了点头，说，“先生们，这是一个典型的纸上谈兵。”

巴特勒不服，反驳说，“纸上谈兵？怎能阻止摩门教徒采取同样的策略来对付我们？又怎能阻止摩门教徒正在准备又一次马仁沟的战役呢？他们早已把其他的一切意外都计划好了。”

帕克摇了摇头，说，“布莱汉姆是一个狡猾的老狐狸——一我要让他知道——不管是不是‘先知’，有一样是他所没有的，但我们却有：即西点军事教育。我要在这周里，不管是哪一天，用我的法式小计和他的摩门教经比试比试，哪怕星期天跟他战上两次。”

“巴特勒说得对。在我看来，他们好像正在等着我们如此对他们侧翼包围，”弗兰彻尔说。“我觉得他们好像已在小山上设了哨卡或类似的东西。我知道我会采取行动的。”

约翰斯顿深吸了一口烟，又吐了一个烟圈。“或许他们相信我们正计划着进行另一次的正面进攻，这样看来，他们就不会在山上下功夫了。”

“我们还没有蠢到去采取正面进攻的地步。”

“这正是我们准备做的——显然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巴特勒，我想让你来指挥。”

“这简直是自杀！”巴特勒几乎尖叫起来，“我告诉你，正面进攻就等于自杀。”

约翰斯顿冷冷地盯着他说，“如果在断粮之前，我们还没有通过回音谷进入盐湖的话，那么就是自杀——慢性自杀。要么趁我们现在还能占领胸墙之时就去占领它。要么就等着只有饿死这一条路。前者才是我们推一可行的方案。”

“如果说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方案，那么我们为什么去年没有付诸行动？前年也没那么做？”

帕克暗自冷哼着，显然他是说给自己听呢。两年前，当他第一次要求用高山榴弹炮的时候，他就已提出了这个相同的方案。然而，约翰斯顿却仍坚持着他自己的进攻方案：即我们可以像小牛通过斜槽一样进入粮食储备场的方式，直冲峡谷。

约翰斯顿拿下嘴里叼着的烟，注视着余火未尽的烟火，说，“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新式艾格炮，这一方案也就不会轻而易举地奏效。只用步枪或大炮根本无法把守住‘塞子’小山，这是因为火力不足，射程也不够。如果摩门教徒凭借他们的布朗于大炮和那些五连发步枪来进行抵抗的话，那么我们早会成为摩门教徒的早餐了。”

“也许”，巴特勒喃喃自语道，“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哇。”

约翰斯顿盯着他的烟头，若有所思地说，“也许吧。”他又叼上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现在已对强攻死心了。但如果士兵想要吃的东西，他们自己就不得不杀出一条血路来。”

“麦克勒兰——”巴特勒低声说。约翰斯顿瞪了他一眼，这目光使他感到自惭形秽，便不作声了。

威利斯少校在这段时间一直保持沉默，最后终于大声说话了。“我知道我还没有按照你们所说的方式去攻打摩门教徒。这个方案从理论上来说应该行得通。”他抬起头，看着约翰斯顿说，“但是，将军……它能行吗？它真的能奏效吗？”

一丝冷冷的笑意掠过约翰斯顿的脸。“我发誓我的话勿庸置疑。”

一小时过后，帕克才回到士兵的营地。

“拉法斯，我需要你找些斧子来，能找多少，就找多少。士兵们都有力气枪斧子吧。”

弗尔格森站了起来，由于用力过猛而发出哼哼声。“那不是什么好办法，上尉。斧子好找，但合适的士兵却难找了。”

他看着艾格说，“起来，艾格，你是合适的人选。”

艾格站了起来。“我不敢肯定在这附近我们会找到可以用来砍的木头究竟有多少。这儿都是些鼠尾草和灌木丛，像这种木质烧都烧不着。”

“对面峡谷的山坡上长着大小合适的树木。我一直在留意着这些树。我想要的是树木一定够大，这样就能把树干掏空，你便好把艾格炮简装入其中。”

艾格清了清嗓音说，“上尉，尽管有时会出现辙迹、断轴和碎轮的现象，我确实相信把大炮放在炮架上要比放进那些圆木里要容易拉得多。”

“那不是我们准备要去的地方。”他若有所思地把头歪向峡谷南侧的山坡。

弗尔格森脱下软帽，抚弄着头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上尉，那是不可能的。”

“摩门教徒也是这么认为。约翰斯顿也不例外。三年来，他一直这么想。然而最后我却设法反其道而行之，便使他信服了。”他简要地向他们述说了这个计划。“天一黑，我们就出发，约翰斯顿希望我们在拂晓前到达那里。”

弗尔格森又将目光投向了峡谷。“上尉，我在想，那位阿尔伯特大叔需要多给我们指派几个人，以便将这些大炮运上山坡。事实上，如果有些骡子，那就更好了。”

帕克说，“约翰斯顿说他将派遣密苏里人非正规军来帮助我们。”

弗尔格森不满地说道。“依我看，我倒更喜欢骡子。它们机敏，嗅觉较好，而那些密苏里人小气，不好管，顽固倔强，连骡子的一半都不如。”

艾格随声附合地吼道，“而且骡子吃得也较少。”

黄昏时分，他们开始沿着山坡进发了。一小批密苏里人组成的掩护队在头前探着路，摸索着前进，观察着摩门教徒伏兵的动静。其余的密苏里人和帕克的土兵一边喊着号子，一边用力拉着绑在圆木雪橇上的绳子。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人抬着拆卸下来的炮架、车轴和轮子，好像两条腿的驮骡，沿着山坡，跟在后面向上爬行。

他们设法把这些雪橇拉到山顶，接下来的行程就较容易得多了。他们沿着山脊的边缘前进，这正好位于另一侧的山顶之下，以便避开由北坡穿越峡谷的守卫哨兵的视线。

当他们穿过胸墙，径直到达指定的地点时，那些密苏里人都松开了绳子，扑咚一下坐在地上休息。帕克抓住他们头儿的颈背衣领，胆大地嚷道，“你知道你们正在干什么吗？马上回去拉绳子去。”他把这个头儿拽了起来，就势地把他朝着绳子那边一推。

那位密苏里人跟跄了几步，然后摔倒了。他自己又爬了起来。显出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嘿，难道这不是我们的藏身之地吗？摩门教徒的布朗宁大炮就架在另一侧，不是吗？”

如果这是在露营中，他早会咆哮着不顾一切地为他的弟兄报仇，但在现在，他看来好像不是那么急于报复了。

“小点声，弗尔彻尔，”帕克粗暴地嘟哝道。“的确，布朗宁大炮就在我们的对面，但是，是否我们要做的一切就是直接进攻胸墙呢，我们在峡谷底处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帕克又把计划解释了一遍，那个密苏里人阴郁的面孔慢慢地流露出理解的神情。他很不自在地捡起绳子，又开始拽了起来。他的手下人也跟着一块拉着绳子。

走了几百码后，帕克示意他们停下。在他们的下方就是那座塞子小山。然而，这个地方似乎荒芜人烟，没有燃烧过的营火的痕迹，显然根本没有哨兵把守过。

弗尔格森说，他仍然不喜欢这样的气氛，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计谋。帕克要他安静下来。

帕克把他的士兵召集在一起。“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他指着那座小山悄声说道。“我们拿下它，整个胸墙就会被切断。那么约翰斯顿率兵突破胸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一旦他们得以成功，那么峡谷的剩余之地就根本不成问题，然后，我们就可以沿着韦伯河径直到达盐湖城了。”

他示意艾格和弗兰彻尔跟着他走。他们匍匐爬上山坡，眼睛紧紧地盯着下面。“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准备沿着悬崖下去——这里的山坡较为和缓。弗尔彻尔，他把你的士兵的三分之一分散在前面，距离要拉开，你们就是我们的步兵掩护队。

你的其余的士兵和我的士兵在一起，帮着拖动炮弹，尽快地将它们运到谷底附近的那座山脊。同时，你的掩护队也要尽快地搭好大炮的护土墙。安顿好大炮之后，你所剩下的三分之二的士兵要加入到进攻摩门教徒前沿阵地的战斗中来。“

弗兰彻尔一边嘴里嚼着嫩树枝，一边琢磨着。“拖拽这些木头下山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这样的行军会惊动整个摩门教徒的营地。如果在我们进发塞子小山之前，你们把那些神炮都架起来，那么，我会感到把握些。”

“没用的，”帕克答了耸肩。“我们会像他们那样把康纳斯塔格斯枪炮拽到山隘的办法来拖拽我们这些圆木。我们让两个士兵身上绑着绳子的一端向前边走边拉着木头，其余的人拽着绑木头的绳子的另一端，以防这些木头从我们手中滑落摔下去。我们将在谷底附近的小山脊处支起炮架。”然后，他转向艾格说，“我需要从你那里知道的是，一旦我们到了山脊，你们能以多快的速度使大炮到位，并准备好开炮。”

艾格擦了擦下巴，说，“你想让我马上把大炮全部各就各位，还是分步来？”

“先装好一个，我希望它能阻止在峡谷下面的布朗宁炮火，然后，你要尽快地架好其他的大炮。”

“只要你让弗尔格森帮我的话，第一架大地可用三分钟装上，但我只能是马马虎虎地装，不敢保证把它装好，不能保证射击时的稳固程度和准确程度。”

“只要你能用炮弹向他们开火，使他们不能抬头向我们扫射就得了。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他们肯定会惊恐万状，这样就会从某种程度上大大地弥补了我们大炮的非准确性。我希望会这样。”

“我也希望如此。”

刚好在黎明到来之前，帕克的士兵们就悄悄地准备好滑车组。他们沿着斜坡尽可能远地把水雪橇往谷底下放，不发出一点声响。当时，他们仍距小山脊有几百码远。当一丝暗淡的曙光照在山顶上时，帕克暗示弗兰彻乐的士兵们匍匐下山。

每个人都各就各位，土兵们等待着帕克的命令：即不顾一切地滑下陡坡，冲向护墙。

弗尔格森侧身来到了帕克面前，说，“我一生中干过许多该受指责的蠢事，上尉，但这一次是最值得指责的蠢事。”

“我自己也刚好这么想过，拉法斯。”他的声音听起来压抑并且不自然。

弗尔格森轻轻地干咳着，说，“嗓子干得冒火，甚至啐不出唾沫。想想看，在他们下面的这些房子里，足有几百人。”

帕克不得而知的是：他们当中又有谁会是他姐姐的朋友和家人？他现在顾不得考虑这些了，他唯一清楚地知道：“我们先到达布朗宁炮地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如果他们都躲缩大房子里熟睡，那才是件好事。”弗尔格森蹲下来等着。

帕克等着怀表的分针慢慢地指向这一关键性的时刻。“行动！”他低声地发出了命令，并且示意着他的士兵们跟上。

弗兰彻尔的士兵们沿着陡坡下滑前进。帕克骂着，因为那些士兵们正开始奔跑，这正是他告诉他们不要做的。他们开始往下滑，绊倒在松动的山石上，把许多小石块撞掉滑了下去。山石开始滚下斜坡，引起小块塌方，发出可怕的声响。

帕克一阵愤怒和不安，又转身走向艾格炮。三个木雪橇开始沿着山坡下滑，速度越来越快。弗尔格森正设法用绳子拽住它们以使其慢下来，他嘶声道，“拉，你们这些摩门教徒的同情者——”

“绳子松了！”一名士兵叫道。

远处雪橇上的滑轮呻吟着、爆裂着。突然啪的一声响，绳子咔嚓一声断了。这个雪橇突然失控，猛地拉断了绳子，把拉着绳子的士兵们拽倒在地。雪橇开始越来越快地向山下滑去，那些腰上仍然绑着绳子的倒霉的士兵们也随着一个一个地被拽了下去。随着雪橇隆隆地快速翻滚，士兵们个个尖叫着，巨大的山石也一个个地哗哗坠落。这时，雪橇撞到一个小土包，便飞向空中，于是就哗地一声坠落着地，接着就把艾格炮从圆木雪橇里甩了出来。这个金属炮筒翻滚着，不断地撞在一个又一个突出的山石上。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金属撞裂了，呻吟着一落千丈。木雪橇砰然撞落在它的上面，摔得粉碎。

帕克呆呆地站着，惊恐万分。这个声响必定会惊醒摩门教徒，然而帕克的士兵们还没有到达指定的位置上，他已把他的士兵们带入了绝境。帕克开始大声命令他的士兵们快点，但他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还没等帕克能来得及架起他的艾格炮，摩门教徒们就不得不早已跑到了炮坑，所有这一切就会这样地结束了。

帕克等待着摩门教徒愤怒地从他们的房子里跑出来，就像愤怒的蚂蚁从蚁家里爬出来一样。

他等待着，片刻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

这时，摩门教徒开始从他们的房子里蜂拥而出。

“跑！”帕克对山坡底处的密苏里人喊道，“跑到护墙那儿去。”

弗兰彻尔的士兵们跑了起来，使这些摩门教徒也迅速地向设有布朗宁大炮的所在地跑去。

摩门教徒也许由于困乏而显得软弱无力，但他们离炮坑较近，没过多久，他们就潜进了炮坑。第一批到达的炮手左右摆动着烟日，不停地摇动着炮柄，调整着方向。

弗兰彻尔的士兵们就像狐狸前面的母鸡一样分散开来，他们匍匐在地。透过一串串致命的炮弹击起的团团尘雾，可以看见布朗宁大炮所追击的目标。起初，这一目标相当分散——想必炮坑的定位还不适合朝着弗兰彻尔进攻的方向射击。即使这样，一发发散射的子弹仍迫使密苏里人卧地不动，挤作一团，失去反击的能力。

现在，摩门教徒渐渐地发现了他们的目标。射出的炮弹从密苏里人身过掠过，并在挤作一团的密苏里人中间炸出一条血路。

陷入困境的士兵们尖叫着，有的试图反击，有的试图爬走，还有的试图乞传，但都没有用。致命的轰炸仍在继续着，第二批摩门教徒的炮手已架起了另一座布朗宁大炮，再一次致命的炮击又开始了，两股火力交叉进行，血肉横飞，无一幸免。

帕克所能做的是催促手握着一个支离破碎的雪橇的士兵们加倍地操作，如果他们刚好能及时架起艾格大炮，如果他们恰好能——从一只步枪发射出的一颗子弹嗖地从帕克的耳边飞过。

突然，只见一个摩门教徒的第一个布朗宁炮手手抓胸口，中弹倒了下去。帕克转过身，弗兰彻尔平静地站着，子弹再次上膛，就好像瞄准一只火鸡开枪。小山上的一个密苏里人瞄准炮坑里的另一个土兵，并开枪击中了他。弗兰彻尔狞笑着，朝向护墙吐着烟叶。

弗尔格森一面拉着绳子，一面啧啧称赞道，“虽然密苏里人不怎么样，但是他们的枪法倒不错，你说呢，将军？”

弗兰彻尔瞄着准，缓慢而平静。帕克注视到他的手指慢慢地勾动了扳机。啪！咔！靠近弗兰彻尔的那个士兵应声向后倒去，只见他胸前的一块血污逐渐变深。这时子弹开始在帕克周围的山石上到处乱击，帕克立即卧倒在地。摩门教徒向山坡上的士兵瞄准射击，并将他们逐一射死，看来摩门教徒个个也是个神枪手。

一架布朗宁大炮将目标从密苏里人身上转移到山坡。大炮激起的烟尘开始朝着山坡上的绳索队员的方向呈弧线形向上弥漫，可还没有到达山脊，就在山腰消散了。

“看来他们的那些大炮的射程高度有限，上尉。”弗尔格森道，“从这里一直通向你们所在的山脊这条路上，我们是很安全的。”这时，一颗步枪的子弹从他身后的一个山石上反弹下去。接着，他又补充道，“当然，相对来说是这样的。”

帕克吼叫着让绳索队员加速。由于忙乱用力，另一个圆木雪橇也散架脱落了。

也许丢掉第二架大炮可以挽救他们的性命。只见这架艾格大炮轰然坠落，整个的摩门教徒四分五散。霎那间，他们停止了射击，还没等他们明白过来，帕克已在小山脊后背的掩护下把第三架艾格炮安全地运送下来。

天色依然昏暗，摩门教徒根本看不清山脊上发生的事情，然而，他们知道山上确实有着不利于他们的事情发生。

子弹开始飞射，砰砰地击打着山石。当他们断定没有命中目标时，就开始把布朗宁大炮转向山下，以便协助牵制密苏里人的进攻。弗尔格森利用这短暂的间歇，用力地把炮简从雪橇里拉出。艾格曾许诺过用三分钟的时间把大炮架起来，而他这次却用了不到两分钟。

此时，布朗于炮声停止，一片寂静。

“为了保存弹药吗？”帕克轻声问。

“毋庸置疑，”弗尔格森答道：“想必他们已用完了几千发子弹。”

“况且他们的炮管可能太热了。”艾格轻声说道。“他们在把它们冷却一会儿。”

帕克爬到斜坡的顶部往下看。密苏里人的第一批掩护队依旧挤作一团，趴在山坡和护墙之间，丝毫不敢移动。弗兰彻尔的那些绳索队员们正慢慢地从山坡上往下爬，尽力使他们自己不被注意，但是他们几乎每走一步都会使更多的山石跌落。

帕克咬着嘴唇，意识到他只能命令地的士兵们要以死相拼，而别无选择了。在这突袭的紧要关头，必须把布朗宁炮火从艾格炮转移开来，因为没有艾格炮的帮助。他们谁也不会取得成功。

“弗兰彻尔！”他叫喊道，“拿下护墙。”

弗兰彻尔和他的士兵听令。这时，山坡上的士兵们呐喊着，尖叫着，犹如潮水般地拥下山坡。布朗宁大炮开动着，炮忙把士兵们横扫在地，当他们再次爬起的时候，布朗宁炮火又轰击起来。

弗尔格森把艾格炮筒拉了出来，架在山脊上。他开始把弹药装入烟筒。兵上艾格摇动着烟柄，顷刻间，艾格炮命中目标，就仿佛好像布朗宁的炮弹也转向摩门教徒的所在地，开始犹如水注一般地横扫下来，子弹在炮坑的边缘穿梭飞舞起来。

黎明时分，帕克可以看清摩门教徒脸上的那种惊恐万状的神情。他们停止开炮，跑向护墙，隐蔽下来。

艾格炮偏偏在这时出了故障。

“我们的一次机会，”帕克失望地低语道，“我们的惟一的一次机会……失去了。”

“未必。约翰斯顿部队的重击，连同他们自己的布朗宁大炮的失利，这些都一定会使摩门教徒尝尽了苦头，他们惊慌失措，从护墙里边探头探脑，四处张望，目光最后落到了山坡上。就在这时，在这关键时刻，满身泥血的密苏里人站了起来，扑向炮手。从斜坡上，帕克无法看清炮坑里的深处所发生的事情，但他只能听到枪杆的撞击声，闪亮钢刀的铿锵声以及惨死的尖叫声。在这场肉搏战中，不可能有怜悯和仁慈，更没有什么战俘。

战斗持续着，随后便是一片寂静。密苏里人慢慢地从炮坑里站起来，就好像决斗士一样从坟墓里爬出，抛开摩门教徒的尸体和碎户，使你联想到小猫撇开死老鼠的情景。

他们已经胜利了。弗兰切尔简直无法相信。终于经过了三年的反复较量后，他们夺得了这座塞子般的小山。

回音谷被他们攻克了，过了回音谷，后面就是盐湖城。

当胸墙激战的枪炮声仍然回荡在峡谷之际，帕克就派兵驻扎塞口，坚固阵地，然后，他命令艾格去清点地的炮械和缴获的布朗宁大炮，并将它们架在护墙上，做好备战状态，时刻迎击那些在胸墙上面随时冲下峡谷进行袭击的摩门教徒。

尤其重要的是，他命令弗尔格森要确保把这里的房子就像刚被遗弃时的那样保留着。

几分钟过后，弗尔格森返了回来，他报告说，“上尉，除了死掉的，其余的人都不见了。看起来他们是有意撤出的，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枪支弹药，什么都没有，他们的房子清理得比狗舔的骨头还要干净，里面完全是空的。”

帕克刚好清点过死于这场小战中的摩门教徒的数字，只有１８人，根本不算多。为什么他们会对这一最坚固的阵地做出看似放弃的行为呢？

“也许他们深知我叔叔大炮的厉害，”艾格满不在乎地笑道。

胸墙战斗突然沉寂下来，显然，是由于他们的兵力不足，那么，还有什么其他别的原因？

弗尔格森转过身来，伸手指着，若有所思地厉声道。“对，上尉，那里就是你的答案。”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指向西天下面的韦伯河溪谷。“至少部分答案在那里。”

放眼望去，远在西边的天空，除了烟雾弥漫，什么都没有。片片白色的灰尘不断地飘将下来，宛如冬日里的初雪落在他们的身上。“一旦我们打败他们，他们就把这里烧个精光，果然他们话附前言了。上尉，那就是盐湖了，正在熊熊燃烧的盐湖城了。”他又啐了一口，说，“嗯，我看整个其他的地方也会如此。”

弗兰彻尔咳嗽了一声，说，“鲍比·李和其余的部队已从加利福尼亚挺进，随后在那里再给摩门教徒以致命的打击，战争就此结束，我告诉你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帕克看了看弗兰彻尔，说，“我们赢了？当我们到达盐湖的时候，那里会被烧个精光，千里之外没有吃的东西，你说，我们怎么个赢法？”他回头看了看烟雾，战争远没有结束，弗兰彻尔，恰当地说，它还未曾开始。“

约翰斯顿没用多长时间去庆祝回音谷战斗的胜利，便率领士兵穿过回音谷，这入韦伯谷向大盐湖挺进。在他们向前行进时，帕克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世界上没有任何部队能够沿着悬崖绝壁而下，冲过布朗宁大炮的防线，杀出一条血路来。韦伯谷具有回音谷的特点，只不过是它更长些、陡些。

他们穿越峡谷，走出韦伯，路经由巨大的山石而形成的叫“魔鬼坡”的这个地方，便来到了大盆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盐湖的北岸，在山脉与湖泊之间是一片死海般的毫无生机的土地。

在那个整个的狭长的地带里，尽收眼底的是黑色的烟尘，别无它物：没有一个直立的房舍，没有一座马厩或建筑，没有一根木条、柴火、一个树枝、一片草叶或干草——没有留下一点可供约翰斯顿部队用来生火的东西。

他们可以俯瞰到韦伯谷底处的整个城镇。每一个城镇几乎完全相同，它们都整齐地展现在一幅巨大图案这一完美的方格中，街道宽阔，四轮马车或整队的牛群都可以轻易地调转——一片空荡荡的，没有一个活着的生灵，直烧到只剩下砖筑的烟囱，而大多数的烟囱也被拆毁了。城镇周围的牧场和田地如死之一般，复杂的运河及灌溉沟渠全都被毁坏了。

士兵们步履艰难，几码以内，凄惨可见。死气沉沉的大地在他们的脚下咯吱作响，每走一步都会场硅灰色的尘埃，空中到处弥漫着烟尘，高高的瓦塞区的山坡上的森林仍在烧着。

最令人感到悲凉的是：这里没有生命，没有家畜，没有动物，只是一片黑色的废墟。只有老鹰盘旋于死气沉沉的湖面上，发出寂寥、凄厉的叫声，才显示出一点生命的迹象。

约翰斯顿命令其举步维艰的部队暂时停下来，他把军官们召集在一起，当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时，约翰斯顿的德克萨逊老兵给他牵来了他的马。约翰斯顿骑上马背，朝下面的军官们看着，开始讲话，“大家听好了，我要率领我们的骑兵队以最快的速度进入盐湖城的南部，在那里还没等摩门教徒能把剩余的粮草全部烧光，我希望就能把它们安全地保存起来。”

在一片轻轻的低语声中，巴特勒抱怨道，“我看你至少慢了一半。”

“也许，但这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愚蠢。布川南已经派遣剩余的部队从加利福尼亚州进攻摩门教徒；尤利希斯。格兰特在炮艇骑兵的配合下，从南方挺进克罗拉多；罗伯特·李越过塞尔拉斯山脉，穿过多纳山隘，直达盐田。我的计划是那些牵制性的突袭会分散回音谷的兵力，他们党一举成功，使摩门教徒惊恐万分，我们便可以长驱直入，轻而易举地逼入摩门教徒的心脏，现在我们必须抓获他们的首领以至池们于死地。“

他停了下来，好像在期待着掌声，然而，这些军官们想要的是粮食，而不是城市。

“那么如果摩门教徒没有留下任何吃的东西，该怎么办？”巴特勒问道。

“那么，我们就联合两股牵制部队协同作战，每一部队都会援助我们大量粮食，使我们坚持到底。”

“把它们运过盐田？”巴特勒问。

约翰斯顿没有理睬他。“按此行事，继续前行，直至盐湖城，你们可沿途搜寻食物。”

“什么食物？”传来一个人的喊声。这个喊声好像把约翰斯顿的马级绳拉紧一样，使他的马不由得倒退几步。

头上，一只老鹰鸣叫着，一群惊鸟盘旋飞过。

约翰斯顿朝上指着这些鸟说。“那就是他们的食物，那会帮助你们坚持到达盐湖城。”他驱马在前，骑兵军官们尾随飞奔于后，在他们的身后，一路扬起黑色的尘烟。

精疲力竭地跟在其后的是帕克和他的士兵们，他们只能步行，别无选择。

现在距离盐湖城的北部只有几英里了。帕克粗略绘制的地图上标明此地是戴维斯。盐湖城刚好位于山脉的南支。帕克和他的士兵们正疲惫不堪地朝前走着，其他的一小股士兵散布在山谷上，他们一边蹒跚向前，一边四处徒然地寻找着吃的东西。

弗尔格森干咳着，他的口太干了，不能啐出唾沫，“上尉，”

他说，“记得我说过我不迷信吗？”

帕克点了点头。

“我想我开始有点迷信了。”弗尔格森扬起脸，望着高空盘旋的海欧，说，“它们是把摩门教徒从蟋蟀的蹂躏之下拯救出来的那些鸟。这回开始轮到它们对付我们了。它们把我们当成一群乱冲乱跑的蟋蟀，认为我们正在四处掠夺着土地。上尉，我晚上就能梦到它们，巨大的海鸥像抓起一只蟋蟀葬于腹中那样把我吞掉。”

帕克笑了，然后用力咳嗽着。他的喉咙也同样干。“然而，这次，我们这些‘蟋蟀’要吃掉海鸥。”

“上尉！”从不远处传来丹比的喊声，“快来！”

帕克拖着沉重的步伐尽快地跑过去，手里还牵着他的藏青马。丹比正站在经春雨冲刷过的溪谷边上，在溪谷下的隐蔽处，有一匹摔掉下去的马。马掉下去的时候，跌断了它的脖子。在马的身下，死死在压着一个骑士的两条腿，他已奄奄一息，然而却活着。他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他抬头看了看帕克和帕克的士兵们，便伸出手去够他的步枪，这支枪落在离他不远的沙地上。帕克想：如果他能够得着的话，他早就会开枪自杀了。

“没人知道他在那究竟呆了多久。”帕克说。

“说得对。”弗尔格森向后推了推他的帽子说，“我想那匹马肉不能好吃了，上尉，不过我好像还能吃点肉。”

帕克瞪了他一眼道：“别总惦记着那匹马，我们赶快把那个人从那里弄上来。”

在一阵拉抬之后，他们把那个人抬了出来。但是他的两条腿骨碎了，一条腿因遭上气味生了坏疽，他们喂了他一些水，使他醒了过来。

弗尔格森把帕克拉到一边说：“上尉，我们怎么处置他？我们的水和食物自己还不能自给自足，不管怎样，也不能浪费在某个快要死去的摩门教徒身上，你应该别去管他。”

“那，”这个人慢慢地睁开眼睛苦笑道，“就是对整个战争的精辟论述。”他由轻笑变成一阵窒息的咳嗽。

帕克看了看这个人，然后，又看着弗尔格森说道：“我看这个人好像还能活，搭起担架什么的，我们好把他带走。”

“上尉——我们这些士兵们身体虚弱，根本抬不动一个半死的摩门教徒——”

“那么就抬一个半活的人，快动。”

“是，先生，”弗尔格森低声应道，眼睛却怒视着这个虚弱的摩门教徒。

这位俘虏的名字叫瑞迪克，他是摩门教徒诺沃军团的一名军官，帕克只能从他的嘴里知道这些。这个人被用担架抬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即使当他清醒的时候，大多数时间常是由于体温异高而显得精神错乱。

帕克的士兵们到达了小山巅，精疲力竭地爬上了斜坡的高处，第一次看到了盐湖谷。

北边的小片种植区已是荒芜可见，但是帕克对眼前看到的这个情景并无心理准备。在这片地的中央处除了鼠尾草和高至膝盖的灌木丛外，别无它物。这里距离死湖岸不远，在那里曾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充满活力的城市，拥有两万人口，正从荒野中崛起并发展成为一座耀眼的大都市。然而，现在除了烧焦的残骸外，一切荡然无存，从农场和城市构成的方格空地处，帕克可以看到在不毛的荒漠与摩门教徒曾经开垦过的而眼下却留下烧痕的土地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

瑞迪克从担架上直起身来，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本应在它充满生机的时候看到它。”

帕克用尖苛的声音低语道，“如果这世界上曾有地狱的话，那一定就是在这里。”

帕克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瑞迪克竟会大笑起来。

“现在轮到的是我们，”瑞迪克说，“但是你们就快轮到了，当心着点儿，我们的今日也就是你们的明天。”

仔细观望，帕克能看到部队成群地在死气沉沉的城市中兜着圈子。由于人数之多，因而，还不大肯定这里是约翰斯顿率领的小队骑兵，还是摩门教徒？“很可能是李将军的人马，”瑞迪克一面说着，一面无力地咳嗽着。“当我们从这座城市撤离的时候，他正尾随于后。如果他们的约翰斯顿一直试图想先到达这里的话，恐怕他会晚到了几天。”

弗尔格森愤怒地说：“那个口是心非的阿尔伯特大叔，他知道！他肯定会知道！那就是他费尽心思地驱赶我们冲下回音谷的原因，他试图把李逼进盐湖，但却不想在此结束这个替罪羊的性命”

帕克点了点头，表情严肃，说道：“对，阿尔伯特·西尼·约翰斯顿不是那种允许别人拥有所有荣誉的人。”他冷笑了一下，接着说：“李是位英雄，而约翰斯顿给我们留下的却是在布莱奇桥头阵地度过三个灾难性的冬天，便一走了之。”那样的情形并不是一把决斗手枪就能替他了结的。“

帕克命令他的士兵们开始向城市进发。

在这座战火涂炭的城市中心，耸立着两座未被破坏的大楼，李便毫不犹豫地把它用为自己的司令部。“狮宅与蜂房”，瑞迪克说。“布莱汉姆兄弟把他的房子完完整整地留了下来，”

他冷笑着说，“依我看，他想给约翰斯顿留着做烧的东西吧。”

帕克怀疑这里另有其他原因。布莱汉姆。让是想在那些入侵者达到之前，先领略一下这里的阵势。干净、整齐的建筑和枝繁叶茂的大树与周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是被军队摧毁的城市中惟一留下的一片令人心酸的绿洲。

帕克摇了摇头，“约翰斯顿是个狡猾的家伙，但我是布莱汉姆·斯里克，”他低语道。

他们现在正穿行于一片遍布是帐篷的地区，从营地里，诱人的饭菜味阵阵袭来，但帕克一心只想尽快地把俘虏送到李处。

他们路过正在向西行进的一大群摩门教徒俘虏们。这些俘虏们正朝着离湖不远的一个临时战俘营走去，他们同帕克的士兵一样，脚走得很疼，衣服破烂不堪，但他们的情绪高昂。

“来自圣乔治的孩子们，”瑞迪克在他们经过时喊道，“我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你们的格兰特将军肯定也会从南方挺进了。”

俘虏们也好像认出了瑞迪克，一些人向他敬礼，当帕克路过一个小队时，他们挺直胸膛，高昂着头，开始歌唱。

在邪恶的暴君手中，我们受苦受难，忍受了很久；

您帮我们于脆弱之中，用您的力量使我们坚实有力，

无数残忍的敌人四处寻找着我们的行迹；

为了加固我们的要塞，我们祝福你！

我们的主啊，万能的主！

您引导我们平安地到达这里，

这里高山堡垒巍然挺立；

您赐予您的孩子坚强有力，

在这里用您的双手塑造这群山峻岭，

您已把您的宠儿带到最后一个自由之地；

为了加固我们的要塞，我们祝福你！

我们的主啊，万能的主！

帕克转过身来，注视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说：“我知道那首歌，我的家是瑞士路德会教徒，那不是摩门教徒的歌；而是来源于瑞士。”

“圣徒们并不是由于他们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第一批人。”瑞迪克说。“我们也不是最后一批。”他开始虚弱地咳嗽着，然后闭上了眼睛。

当帕克的士兵们抬着担架来到离城几百码处的临时搭起的医院以后，把担架放了下来，才发现瑞迪克死了。

弗尔格森把盘子伸给帕克，“上尉，你最好吃些东西。”他边说边用头点向硬饼干和一匙豆。“用不了多久，什么都不会剩下来的。”

帕克没有应声，他的手指继续抚摸着那条带有一个小金盒的链子。

“李和格兰特他们自己带的东西都不够吃，更不能顾及到我们，而且摩门教徒的密友们仍旧封锁着我们的给养线，”弗尔格森继续说道。帕克仍没做声。

如果他没亲眼看到瑞迪克的葬礼，那就好了；如果那条链子在他们把端迪克从毯子里滚进浅墓穴时没有扯断，而且小金盒就不会从他的脖子上掉下来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如果帕克没有拾起那个小金盒，并把它打开，看到里面的小照片，那么一切都会和往常一样，帕克的心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弗尔格森放下盘子。“也许他们只是情人，也许……”他的声音弱了下去。“不管怎样，那样他会感觉好些，”他喘着粗气地说道。“因为如果他娶她为妻，很可能他是已婚的——”

帕克一跃而起，咣当一声，把盒子掀掉在地，这个盒子扑愣外愣地滚到地的脚边。“别说了，你敢再往下说！”

弗尔格森吸了一大口最后剩下的那支烟，然后说，“你那么想简直疯了，你没有杀他，孩子。你尽了全力去救他。你比我有远见，但即使你已杀了他，那也是你份内的事，因为你是一名军人，而他是你的敌人。”

“敌人？他是美国人，他是我姐夫，兄弟相残，难道这就是军人的职责吗？”

弗尔格森掀起帐帘，向外啐了一口痰。“他是摩门教徒，这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帕克看着弗尔格森：在这些天里，他还是第一次正视着他，质问道：“你真的很恨他们，对不对？”

“刚好发生的一场鏖战仍然回荡在回音谷，但是我们一旦胜利，他们就会失败……他们就该投降。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他们仍然在奋战，上尉。我们正忍受着饥饿，正当我们应该大获全胜之际，我们却又陷入了饥饿的境地。”他又撩起了帐帘。“这种处境正在殃及个人。”

帕克用手指触摸着那个小盒，“它已经是这样的了。”

“上尉，你还没看到吗？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地猎获他们，像猎犬一样地去追踪他们，直至抓获他们最后的一个人，这样，他们才会投降。然而，这根本不是拼杀，根本不是，他们夺走了我的生意，毁了我整个一生……我的名誉，这就使我不得不去杀掉他们，他们也会同样逼得你要去杀——”他弯下腰，捡起泥土上的一块硬饼干说：“上尉，我为自己而感到羞愧，正由于感到羞辱而更加使我憎恨任何人，如果我能学会憎恨他们那些人，那么，我也许也能憎恨我们这些人，而对自己人憎恨和拼杀会刺痛我的心。那个刚刚倒下的瑞迪克和我本应成为朋友，就像你我之间的那样，而不是我从他身上所感受到的那种冷漠关系。上尉，你可以为此做些事情，你善于辞令，他们会听你的，包括李在内，他也会听你的。看在他是正直人的份上，当然，摩门教徒有的也是正直的人，看在他也是你姐夫的份上，你去试试吧。”他把头点向那座临时墓地和新立起的十字架，说：“那才是他想要去的地方，”他拖着长筒靴走在洒有豆粒的尘土地上，补充说：“而不是在这里长眠。”

第二天，罗伯特·李召见帕克。站在布莱汉姆·让的狮宅门廊外面的哨兵向帕克行礼致敬，帕克走了进去。一名传令兵将帕克直接领进了李的办公室，这间大房子一定是让的书房，曾一度优雅别致的家和陈设上现在却沾有烟灰和污渍。

昔日主人的书籍和陈设品都被随便地推到一旁，为将军的图表，地图以及其他指挥部的用具腾出了地方。

李正端坐在他的桌后，设法赶阅那些没完没了的部队文件。他的深蓝色的紧身制服正搭在椅背上，内穿白色衬衫，外套一件朴素的灰色马甲。在他的鼻子上卡着一付读书时戴的眼镜，李满头灰发，看起来名副其实地拥有着他在西点军校时，同学们送给他的一个绰号——李奶奶。

帕克踱进屋来，还没等他行军礼，李已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快速地绕着桌边走了出来，拉着帕克的一只手，不断地拍着，亲热地说：“看见你真是太好了，‘军校生’帕克。”李的眸子闪动着热情的眼波，“很高兴见到你。”

“李将军，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李向他挥手，并示意他坐下。“很遗憾，我听说……”他看着帕克，然后，清了清喉咙，说，“我想”，他和气地说，“你这次来比我上次把你叫到办公室时的神态要好得多。如果你已学会了怎样同你的上司处好关系，那么你本可以在你班上第一名应召入伍。”他被了皱眉，接着说，“阿尔伯特·西尼告诉我……啊，礼貌地说，你鲁莽；冒昧地讲，你好与人争执？”

“只有当，”帕克红着脸说：“当他出错的时候是这样的。”

李哼了一声：“全可能，我敢打赌，还是大多数的时候呢。”

李在一些文件中翻找着，抽出一页说：“这有阿尔伯特·西尼的计划，他将这个计划发给了华盛顿，其内容是用艾格炮侧攻摩门教徒在回音谷的阵地。”帕克脸色阴沉。“弗洛伊德文书曾建议约翰斯顿把他的伟大计划加以具体描述。”李把这张文件大声地摔到桌子上，靠坐着椅背，又说：“有时正义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有时还顽固错位。我知道约翰斯顿的‘伟大计划’：它们的全部含义是向固如金汤的阵地中心地带发动反复的、激烈的、正面的进攻。我也知道在我的老校友中，究竟是谁的一篇论文在对马仁沟炮战论述中获得了优异成绩。”

李抄起那些文件，把它们推进抽屉里，说“约翰斯顿会受到表扬的，对此我毫无办法。打败仗是无意义的战争，但是我认为你将得到你所更喜欢的事去做。我要把你从约翰斯顿的手下调离出来，派你到我的手下作私人参谋，少校。”

“谢——谢谢您，将军。”

“我该谢你才对，我们在多纳山隘尝试了你的计划。如果没有你的计划，我们就无法突破成功。”当他回忆起那场战斗时，脸上掠过一丝冷酷的表情。“那真是一次可怕的场面。”他轻声说，“用我们的艾格炮来对付他们的布朗宁炮，好在战争变得如此残酷，否则，我们会喜欢上它的。”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起来，“无论如何，我需要在这方面有懂得这些新式武器的参谋。我并不在乎在我错的时候被告诉出错了”——李直视着帕克——“倘若这样做是明智的。”

“我明白，将军。”

“别担心，你会有充分的时间学会明智。”李靠在椅背上，探了揉鼻梁。“我原以为我懂得战争：迎敌、格斗，再去击败对方。我们已把摩门教徒那部分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俘虏了他们的首领，当战争刚一开始，我们就要成功了。”

李摇着头。“天知道，我根本就不了解这些摩门教徒，我想任何人都是如此。我告诉过你关于我们发现了他们建成一半庙宇的事了吗？”他朝窗外附近有围墙的广场指去。“他们把它给拆毁了，把花岗岩的石块埋了起来，并在上面耕种，使它看起来像似一大片在围墙里的玉米地，我们在其上搭起了帐篷，并宿营，后来约翰斯顿让一个俘虏告诉我们这里原是什么地方。”他哼了一声说：“如何安抚当地百姓是约翰斯顿的主要想法。他已让人把用于庙宇的石块刨了出来，并像战利品一样展示着。

随着一阵阵重重的敲门声，一个传令兵撞了进来。他好像在一直跑着似的喝哧喝哧直喘。“请将军原谅，”这位传令兵说，“摩门教徒已派人举着白旗过来谈判了。”

“白旗？”

“是的，先生。”传令兵顿了顿并喘了口气接着说。“还有，先生，那个人叫做鲍特·罗克威尔。”

李去拿他的大衣，“去找格兰特将军，”他对传令兵说。

“立即把他叫到这儿来，还有，如果约翰斯顿还没出发去追赶摩门教徒散兵的话，把他也叫来。”

帕克正要走开，说：“你有公务在身——－”

“你现在是参谋，你应该呆在这里，”李边说边慢慢地扣上他的紧身上衣，他抬起头，撇嘴笑着说：“或许我需要有人告诉我，我是错的，当然，应是明智的。”

当鲍特·罗克威尔跨进屋里，整个气氛就好像在凝缩着。

罗克威尔一身的鹿皮味，鼠尾草味以及汗味便充满整个房间。

他块头很大，胸膛圆得像啤酒桶，零乱的头发塔到肩后，有几缕头发缠到前额，有的还与胡子纠结在一起，但帕克首先注意到的是他那轰雷般的嗓音和那双咄咄逼人的目光。难怪所有见过他的人都把超然的力量归属于他，与其说他是个普通的人，倒不如说他是个具有某种力量的人。

格兰特坐在李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里，他透过牙齿紧咬的雪茄向罗克威尔简略而又含糊地问候了一句，约翰斯顿又是瞪着眼睛看着。罗克威尔固然不会注意帕克，他也没有理会其他人，他注意的只是李。

从帕克所曾听说过的关于号称摩门教徒密友的故事中，他便有点期望罗克威尔会一摇一摆地走进来，手中紧握猎刀，并像绿林强盗那样电闪雷驰般地从皮带里拔出手枪。然而，罗克威尔随身所带的唯一可见的武器就是可恶的自信。摩门教徒已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可他们仍然装扮着胜利者的模样，从他的神态来看，人们或许猜测出罗克威尔今天到这里来准是——说客。

难道这就是他姐姐为摩门教徒所倾倒的真正内涵吗？难道他们各自都有自己完全肯定的一席之地吗？帕克想起了老古姆。布莱奇的大话：他夸口说，他在麦沙拦阻过罗克威尔。

果真如此的话，也许他还能一挥手就拦截住密西西比河呢！帕克看了看其他的人，只有李将军看上去无动于衷，坐怀不乱。

李在最初的诙谐的谈话中，就直言不讳，这一点很适合罗克威尔的风格。李义正言辞地说道：“罗克威尔，你当然知道我不能允许你的人民进入加拿大，华盛顿将军也坚持说，在你到达边境之前，我们就会阻止你。你知道我们的军队正在猎获你们。如果你的人民能主动地、和平地退回去，这对于你的人民和所有相关的人都有好处。”

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朝窗户走了过去。“在后方东部地区的报纸上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镇压反叛，”他转向罗克威尔又说：“我们彼此都知道不这样做的后果。这场战争是为了赢得时间，以便商谈特区能够持续下去。”

约翰斯顿从他躺着的天鹅绒垫的椅子上站了起来。“李将军，你作为一个纯粹的弗吉尼亚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真令我感到震惊。这个国家完全有权利自治，也完全有权利拥有他们自己独特的制度。”

罗克威尔大笑着，他的笑声犹如轰塌四壁隆隆作响。“但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权利呢？至少我们摩门教徒应该实施我们所自由协商达成的一致的‘独特制度’——我们不需要任何锁链或鞭笞，我们没有任何可商谈的特区。”

约翰斯顿嗤之以鼻地说道：“犹它地区不是一个州。”

“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没有争取过。十三年来，我们一直在向华盛顿申请州权。多次申请的结果还是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三个独立州的请求现已呈到了议会面前，而正在这时，布川南宣称我们在搞‘叛乱’，并命令你们的军队到这里镇压。

我还要补充一句，现有两倍于你们的军队已被派到堪萨斯地区，他们在那里正进行‘血腥镇压’。“

“你们是叛乱者，是臭名昭著的叛逆，是不忠的摩门教徒。”

“‘叛乱’？我们一直在乞求议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州，而议会中此时有一半的人却在讨论他们自己要脱离联邦！”

“够了！”李停了一下，并把眼睛朝窗外凝视着。“告诉布莱汉姆·让，告诉你的人民，快投降吧，请快回去重建家园。”

他指着窗外现有的境况说道，“这个峡谷——你不能就像现在那样，看着不管……”

罗克威尔冷笑道：“老头，你想重建它吗？去找别人吧！

你已看到我们的运河和大坝了吧。就拿这个整个的社区来说吧，大家齐心合力，使一片荒漠变成花的海洋。这里有些事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的，我们这些圣人是惟一活着的能够征服这片土地的人。当初，没有人想要这块盆地，所以我们要了。

然后，我们便把这不毛之地变成良田，而这时，你们却突然想要它。我们便提出了我们一再提出的要求，好，我们却被一口回绝了。我们现在得不到，这块盆地就像我们刚刚到的时候一样，死气沉沉的。如果只要我们一旦回来，它就会充满一片生机。“

“你们也许不会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机会了。”

罗克威尔大笑道：“那么你们也没有什么资格来威吓我们。”他从他的鹿皮夹克里抽出一张折叠的报纸说：“我们的外线骑兵，已死死地切断了你们的给养线，也许你还没有接到这个消息吧，对不对？”他看着约翰斯顿。“对，你还没收到这个消息呢。因为我看到布莱汉姆刚好正忙着在他的宅院里款待所有人员，我就想，也许我会亲自把这个消息带给你。”

他把报纸抛向李将军，报纸的正面朝下落在了桌子上。李将军开始在口袋里到处乱摸着。“老头，不用费力找你的眼镜了，让我来告诉你吧，”罗克威尔大声宣布道：“南卡罗里那已经脱离，联邦正在解体。‘”

帕克和三位将军像三个挂在一根拉紧的绳子上的傀儡木偶一样，猛地都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李将军摸索着，寻找他读书时戴的眼镜。

“枪战还有没有开始，”罗克威尔补充道：“但会开始的。联邦政府会派部队来的，就像它在这里所做的那样从事行动。你们这些人将会手忙脚乱，互相残杀，而无暇顾及我们。”

李将军快速地阅读着报纸，他的双唇由于震惊而颤抖。读完后，他将报纸丢在桌子上，双手捂着脸，沉默不语。

约翰斯顿抢过报纸，自己读了起来。格兰特走到墙边的一个小书柜旁，那里从前一定放着《摩门教经》等书。他从柜中取出一瓶威士忌和一套杯具，自己便倒了一杯，然后一抖腕，一饮而尽。

帕克回忆起已故的瑞迪克曾对他说过的话：现在轮到了我们，不久就会轮到你们了，这一天已经来到了。

“当然，你们会意识到，那并不只是南卡罗里那的事。”约翰斯顿以极其肯定而轻松的语调说道：“如果北方迫使南卡罗里那返回联邦的话，他们也会重新加入联邦的。那当然国家这样做是得不偿失的。”他捻着手指、打着响。“对，先生。南方剩余力量将别无选择只能随南卡罗里那一道加入到联邦中，山姆，给我拿酒来。”他对格兰特说。

约翰斯顿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鲍比·李，这是一个光荣的日子。”他举起酒杯以示庆祝，“为了南方和一个光荣而崭新的国度而干杯！”

“这？”格兰特咆哮道：“这些话竟然出自这位在两分钟前，还在唱着高调，反对‘叛逆’和‘不忠’的人的口中？”

“我们现在正谈南方！”

罗克威尔突然大笑起来。“那么，原来如此，这就是你们大谈而特谈的忠诚和叛乱的全部！引发这场全面的战争就是缘于仇恨、固执和对与你们不同的人而感到恐惧。”

李叹息道。“罗克威尔先生，恐怕谈判到此为止了。我和我们这些人所讨论的事跟你没关系了。”

“噢，它们与我有关，李将军，它们有很大的关系。”罗克威尔说道：“我们所进行的这场战斗正好成了你们那些脱离分子的挡剑牌——然而又正是我们的失败给他们带来了恐慌。尤为重要的是，不仅你们手中握着我们的命运，而且我们也同样在手中把握着你们的未来。我认为你们的部队将会被调回东部参加新的战争，但是你真的以为：如果我们决定阻止你们的话，你们还能通过回音谷返回东部地区——你们的家园？我们会给你们一条生路的，否则，我们就会把你们像用瓶子装起来那样，把你们憋死在里面，让你们自己互相残杀。”

“你们还有一个选择，”格兰特大吼着。“你声称你们总是忠诚的，就证明给我们看看，来援助联邦吧。”

罗克威尔付之一笑：“远在墨西哥战争中，我们就证实了这一点，因为那时你们向我们承诺过享有州权，然而，自从那时起，我们已学乖了许多。”

“南方会给你们提供的远不止是这些。”约翰斯顿说道。

“完全独立！拥有你们向议会所申请的原有边界线范围以内的整个底色特民族的独立。”

格兰特瞪着他。

“你看，”罗克威尔耸了耸肩说：“这跟我们有关。”他站了起来。“但是你也说对了一部分，那就是，你们之间确实该有事讨论了。”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转过身来，咧着嘴笑道：“我会通知布莱汉姆你们的决定的。”他又停了下来，“嗅，还有约翰斯顿将军——你的讲演进展如何？从上次在麦沙一战中，我们也许已清楚地了解了你。还有关于成立政府一事，既不是出自于对联邦政府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于对它的归顺？”

他又发出笑声，便离开了。

约翰斯顿模起了拳头，朝自己的另一个拳头一击。

格兰特嚷道：“还挺侮辱人的，不是吗？发现你们两个同样也是叛徒？”

“这样侮辱我，其结果必定会使摩门教徒自作自受。”

“也许，”李直接说道：“如果你在那场无聊的决斗中没有射死卡明斯州长的话，这场战争也许会被阻止，而且新的战争也永远不会发生。”

约翰斯顿用拇指按着胸口说：“别把矛头指向我，鲍比。

李。时机一旦成熟，南方也会脱离联邦，这只是时间问题。正像摩门教徒那样，也正如凯恩与卡明斯正尽力做的那样，他们都在脱离联邦。北方正在不停地推进，直到他们如愿以偿。“

格兰特喝干了第二杯酒。“而你呢，罗伯特？那么你所计划追求的东西又是什么？你已作出了你的选择了吗？”他指着这份报纸说：“你知道，报纸的编辑们正在请你指挥联邦军队呢。”

约翰斯顿微张着嘴说。“你不必太认真，你是个弗吉尼亚人，鲍比·李。弗吉尼亚人注定要跟我们站在一边的，决不会去支持北方佬。你也不会与弗吉尼亚人作战吧？”

李点点头说：“对，我决不能打弗吉尼亚太一下的。”

“你还没明白，李将军，”帕克突然插嘴说：“只有你伙同叛乱者的时候，你才会有如此举动。”

将军们都转过头去看着这位他们早已全然忘记的惟一少校。帕克这时再也按捺不住了，而他本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他并没有去看那三位将军面带愁容的脸，而却仿佛看到了弗尔格森，小丹比以及瑞迪克那些活生生的面孔。“你告诉过我，当你出错时，让我来提醒你。好，先生，现在你错了。你是多纳山隘的英雄，你不用非得去听从弗吉尼亚人的摆布；弗吉尼亚人会听您的安排的。”

“孩子，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影响力，”李轻声说道。

“先生，可你却低估了自己。”

李撅起嘴。“我怎样才会做到既保护弗吉尼亚人而又不背叛他们呢？”

“南方不打算侵略北方，但北方不得不入侵南方以夺取最后的胜利。如果弗吉尼亚人站到南方这一边，战斗只会在局部进行，比如可能会在弗吉尼亚、圣南多，或在里士满、阿灵顿。”

约翰斯顿大笑道：“鲍比。李，别听这个北方佬的胡言乱语，你不能阻止弗吉尼亚对南方的选择，我敢发誓，它注定要脱离北方的，我所说的话千真万确。”

“你的话就如同五分钟以前你所说的那样，一文不值，”格兰特厉声说道。

“李将军，”帕克恳求地说：“你想让弗吉尼亚就像窗外的情景一样，那样地结束吗？你想看到兄弟相争、父子相残的战争吗？”

格兰特向帕克点了点头。“罗伯特，”他慢慢地说：“你现在已经明白艾格所指的那场荷枪实弹的战争究竟是如何引发的了吧，试想一下，漫延全国的回音谷之战和多纳山隘之争的情景吧，难道这就是你想为弗吉尼亚人所要的吗？乃至为这一民族所争取的吗？你该做出明智的选择了。”

李沉默了好久，然后才说：“你们好像都在让我做出选择。”他们都点了点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看，人人也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么摩门教徒呢？”帕克问道。

李转向他叹气说：“南方不能只是一味地宣称自己要自治的同时，却不准摩门教徒自治。况且北方也不能负担得起一边在这里汀仗，一边又到南方，进行联合作战，这样持续的战争是北方所不能承受得了的。我想一旦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州权或独立，他们就会善罢干休的。”

格兰特把雪茄扔到了地上，并且用靴子将它捻碎，说：“他们会为我所关注的一切而耗费他们的全部精力的。”

“我想那正是他们一直想要做的，”帕克轻声地说。

李站了起来，再次走到窗前。“我感到我好像正在肩负着这个国家的整个命运。或者说，至少是我们三个人的命运。”

他叹息道：“我们即将进行的这场新的战争和这个尚未终止的、还在持续的战争都会以相同的问题而宣告结束：即谁应持有更高的献身精神？是他的人民还是他的民族？你有权不顾他人的反对，而按照你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而生活，那么，他人有权阻止你做出的这种选择吗？”

“这要取决于哪一方是对的。”约翰斯顿说。

格兰特将另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它也取决于哪一方是错的。”

“在一场双方都使用艾格炮和布朗宁炮的战争中，”帕克轻声说：“对与错还算重要吗？”

窗外又传来了摩门教徒俘虏的歌声，这次唱的不再是圣歌，而是带有反抗意味的嘲讽之歌：

“军队即将开跋、奔赴新的战斗。

（我是预言家在给你忠告！）

南方已经脱离，在夜色中溜掉。

（我是预言家在给你忠告！）

自从萨姆特被杀，他们不再追击摩门教。

他们的困扰怎能不让人发笑。

我们将从犹它在这观望，希望他们全部烂掉。

我这预言家带来的只是俗人的噩耗。“

李陷入了沉思，最后，他让帕克帮他穿上他的夹克衫，说道：“帕克，跟我来，去到那块庙宇地去，也许到那里我才能断定：倒放在那里的那些花冈岩石块是堆砌一个尚未形成的新兴民族的基础，还是埋葬一个事业上无所成就的傻瓜的坟墓？”

窗外，旌旗招展，军号齐鸣，军靴踏地，阵阵有声。他们即将踏上新的战斗之征程。

# 《熊发现了火》作者：[美] 特利·比松

杨士焯金莹莹译

一

我正在开车，和我的弟弟——一个传教士以及我的侄子——传教士的儿子一起，在Ｉ－６５号公路上，就在“滚木草坪”的北边，突然车胎破了。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们刚刚去看了在疗养院的母亲。我正在开着我的车。漏气车胎引起了一阵你可能称之为有见识的呻吟声。因为，象我家庭中的那些旧式的人一样，我自己修理我的轮胎，而我的弟弟则一直在告诉我别再买旧轮胎了。

但如果你知道怎样去修理和安装轮胎，你就可以几乎不花一分钱地捡到它们。

漏气的是右后轮。从我的车蹒跚着停下来的样子看，我想轮胎已完全弄坏了。“我猜没有必要问在你的箱子中是否有什么修理工具了。”瓦莱斯说。

“这儿，孩子，把灯举起来。”我对小瓦莱斯说。他已大得足已想帮忙了，但还并不大得自认为什么都知道。如果我已结了婚并有了孩子，我想他就是我想要的那种人。

我的老式凯迪本有一个大箱子，总是倾向于被装得满满的象一间车库。瓦莱斯穿着他干净的假日衬衣，因此他没有提出来帮忙。我把那堆杂志、钓鱼用具、一个木制工具箱、一些旧衣服、以及一个烟斗胡乱翻开，寻找我的千斤顶。备用胎看起来有点软。

灯灭了。“摇一摇，孩子。”我说。

灯又亮了。我以前那个千斤顶早就不见了，但现在我带着一个小的四分之一吨液压顶。我在母亲的旧《南方生活１９７８—１９８６》下面找到了他。我一直在打算将这些旧杂志扔到垃圾箱。如果瓦莱斯没在这儿的话，我本可能已叫小瓦莱斯帮我把千斤顶放在车轮下，但现在我自己跪下去做。让这个孩子学习换轮胎其实没什么不对。即使你并不打算今后一直安装和修理轮胎，在这一生中你还是不得不换一些。灯又一次熄了，就在我把车轮抬离地面之前。我很吃惊，夜已变得这么黑了。现在是十月下旬，天气正开始转凉。“再摇摇，孩子。”我说。

灯又亮了，但很薄弱。

瓦莱斯在发杂音，以那种他同时对许多人讲话时使用的语调；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就是对小瓦莱斯和我。

“鲍比叔叔能修理一个他自己的轮胎。”小瓦莱斯说，我猜他已失去了对他父亲的忠诚。

“再摇摇灯。”我说。它已快熄灭了。我用扳手旋掉螺帽，取下轮胎。轮胎沿着侧壁已破裂了。“不会修理这一个。”我说。并不是说我在意。我在我的仓库外面有一堆旧轮胎，有一个人那么高。

灯又熄了，然后又亮了，比以前更亮。我正在装备用胎。“好多了。”我说。象一股朦胧的、橙色的、摇曳的光的急流。但当我转身去找螺帽时，我大吃了一惊：孩子手里拿着的电筒并没有发光，发光的则是树林边上的两头熊拿着的火炬！它们很大，三百磅重，站着大约有五英尺高。小瓦莱斯和他的父亲已看到它们，并正纹丝不动地呆着。最好别吓着一头熊。

我装上螺帽。平常我总喜欢在他们上面涂点油，但这一次我没管它。我伸手取出千斤顶，看到备用胎的气仍足以继续驾驶时，我松了一口气。然后我把千斤顶和扳手和破了的轮胎放进箱中。在这个过程中，熊一点也没动一下。他们只是举着火把，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想帮忙，没办法知道。看上去在它们后面，在树林中，还可能有更多的熊。

三道车门几乎是同时被打开。然后我们跳进车中，逃之夭夭。

瓦莱斯第一个开口说话。“看起来熊好象已发现了火。”他说。

二

四年（四十七个月）前，当我们第一次把母亲送进疗养院时，她告诉我和瓦莱斯她已准备好迎接死亡。“被为我担心，孩子们。”她轻声地说，把我们俩都拉近病床以免让护士听到，“我已开了一百万哩的车，现在我已准备好死去，到另外那道海滨去。我不会在这儿呆太久的。”她开一辆装甲校车，开了三十九年。后来，在瓦莱斯离开后，她告诉我她的梦想。一群医生在周围坐成一圈，讨论她的病情。一个医生说：“我们已为她尽了最大努力了，孩子们，现在让她去吧。”他们全都把他的收举起来，并笑了。当那个秋季他没有死时她看上去很失望，不过在春天到来时她又忘了这件事。老年人们经常会这样。

除了在星期天晚上带瓦莱斯和笑瓦莱斯去看母亲外，我自己在星期二和星期四也去。一般情况下我总是看到她坐在电视机前，即使她并没有看。护士让电视一直开着。她们说老年人喜欢那种闪烁。它使他们平静。

“我听到的这个关于熊发现了火的事是怎么回事？”她问，这天是星期二。“是真的。”我说，用瓦莱斯从佛罗里达给她带回来的那把贝壳梳子梳着她长长的白头发。星期一在《路易斯维尔信使报》上一个报道，星期二在ＮＢＣ或ＣＢＳ晚间新闻上又有一个报道。人们在整个州中都看到了熊，在弗吉尼亚州也看到了。它们已停止了冬眠，并明显地计划在州际交界处的中心度过这个冬季。在弗吉尼亚的山脉中一直有熊，但在肯塔基西部的这儿没有，几乎一百年了都没有过。最后一头熊在母亲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被杀死了。《信使报》认为它们是从密歇根州和加拿大的森林中沿着６５号公路走过来的，但一位来自艾伦乡的老人（在全国电视对他进行采访时）说在丘陵背后一直剩有几头熊，现在它们已出来加入其它熊的队伍，既然它们已发现了火。

“它们不再冬眠了，”我说，“它们生了一堆火并让它一直燃过整个冬季。”

“我知道，”母亲说，“下一步它们想干什么！”护士走过来把她的烟斗拿走，这是该睡觉了的信号。

三

每个十月小瓦莱斯都和我呆在一起，他的父母这个时候总要去野营。我知道这听起来多么落伍，但确实是这样。瓦莱斯和伊丽莎白到南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基督徒之成功的隐居”去，在那儿来自整个国家的人们实践互相卖东西。我知道它是怎么回事并非因为他们劳神告诉我，而是因为我在深夜已看到过“循环公平之成功的计划”的电视广告。

把小瓦莱斯丢在我的房子前，在星期三，他们离开的那一天。跟我住在一起时，这个小男孩并不需要一整包的东西。他在这儿有自己的房间。象我家庭中最老式的人一样，我紧紧抓住这幢在史密斯小树林的旧房子不放。它正开始破烂，但我和小瓦莱斯并不在意。他在“滚木草坪”也有自己的房间，但由于瓦莱斯和伊利莎白每隔三个月就搬一次家（计划的一部分），他便把他的点二二枪和连环画和对他这种年龄的男孩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留在他这儿的房间中。那是间我和他父亲曾一起住过的房间。

小瓦莱斯十二岁。当我下班时我发现他正坐在俯瞰州际交界处的后门廊上。我卖谷物保险。

我换好衣服，并给他示范怎样用两种方法，去拆卸一个轮胎上的螺丝。象种植高粱一样，手工装卸轮胎是一门快要绝迹的艺术。但这个孩子理解得很快。“明天我将教你怎样安装轮胎。”我说。

“我希望的是我能看到熊。”他说。他正越过田野看向６５号公路，在那儿一条通向北边的路切断了我们这片财产的一角。在晚上，有时过往的车辆听起来就象一道瀑布。

“白天看不到它们的火，”我说，“等今晚吧。”这个晚上ＣＢＳ或ＮＢＣ（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作了一个关于熊的特别报道，它正在成为全国人民都感兴趣的话题。在肯塔基、西弗吉尼亚、密苏里、伊利诺伊斯、以及当然，弗吉尼亚，都看到了熊，在弗吉尼亚一直都有熊。有些人甚至在讨论捕猎它们了。一个科学家说，它们正直接走向那些有一些雪但并不太多的州，以及在中心有足够多的树木可作为烧火柴的州，他切进一副电视画面，但他的图象只是一些坐在一堆火周围的模糊的影子。另一个科学家说，熊是被一种只在州际交界处中心生长的新矮树林上的浆果吸引了。他声称这种浆果在最近的历史中是第一个新品种，由沿着高速公路边上的各种种子混合生长而成。他在电视上当众吃了一颗，作了一个鬼脸，并把它称作“新浆果”。另一个气候生态学家说，温暖的冬季（上个冬季在纳什维尔已没有下雪，在路易斯维尔也只下过一场暴风雪）已改变了熊的冬眠周期，且它们现在能一年一年地回想起以前的事情。“熊可能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发现了火，”他说，“但后来忘了。”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它们发现（或回忆起）火是在黄石公园发生火灾时，几年以前。

电视中播放人们谈论熊的时候比播放熊的时候更多，我和小瓦莱斯都失去了兴趣。在洗完晚饭盘子后，我带着孩子从房子后面下去，走到我们的围栏处。越过州际交界处并透过树林，我们能看到熊的火光。小瓦莱斯想回屋把他的点二二拿来，射死一头熊。我向他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我说，“一支点二二除了使一头熊变得更加疯狂外，不会再由什么更好的结果。”

“另外，”，我又补充到，“在中心处捕获也是违法行为。”

四

星期四，我让小瓦莱斯没去上学而呆在家里，教他怎样安装一个轮胎，知道他正确掌握各种技巧为止。然后我们爬过围栏，穿过田野，去看熊。

据“美国早安”节目说，在北弗吉尼亚，熊整个白天也让它们的火燃烧着。然而在这，在西肯塔基，十月下旬仍然是比较温暖的而它们只是在晚上才坐在火堆周围。它们在白天的所到之处和所做之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和小瓦莱斯爬过围栏并穿过那条向北而去的道路时，也许那些熊正从新浆果矮树林中观察我们。我带着一把斧头，小瓦莱斯带着他的点二二，倒不是他想捕杀一头熊，而是一个男孩总是喜欢带上一支枪什么的。中心处到处缠绕着灌木丛以及在枫树、枥树、悬铃树下面的藤蔓。即使这儿离我的房子只有百码远，我也从来没来过，而且我认识的其它任何人也从没来过。它象一个被封了爵号的庄园。我们在中心处找到一条小路，沿着它穿过一条从一道护栅流向下一道护栅的小溪，水流很慢。我们发现的第一个熊迹是在灰色泥土中的脚印。还有一股发霉的但并非真正让人不快的气味。火堆在一片大的林中空地上，但我们初了灰以外什么也没发现。烧火木被堆成一个粗糙的圆型，气味现在也更强了。我捅了捅那堆灰，发现还有足够多的余火可以再生一堆火。

我砍下一快小木柴并把它堆在一边。

也许甚至在这个时候，熊们也正从灌木丛中观察着我们。没办法知道。我尝了尝一颗新浆果并把它吐了出来。它甜得发酸，正是你认为一头熊会喜欢的那种东西。

五

晚上吃过晚饭后，我问小瓦莱斯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母亲。我毫不奇怪他说他愿意。孩子们比大人们对这种事有更多的体谅。我们发现母亲正坐在疗养院的前门混凝土门廊上，看着在６５号公路上过往的车辆。护士说她整天都心绪不宁。对此我也毫不惊讶。每个秋天，当树叶开始变黄时，她都变得坐立不宁。我把她带到休息室，梳她长长的白头发。

“电视上除了熊外什么也没有了。”护士抱怨说，啪啪地按着频道。小瓦莱斯在护士走后拿起遥控器，我们开始看一个ＣＢＳ或ＮＢＣ特别报道，关于在弗吉尼亚的一些把他们的房子装上火把的猎人们。

电视正在采访一个猎人和他的妻子，他们价值一百一十七万五千美圆的房子刚被烧毁了。她责备熊。他没有责备熊，但正在起诉，要求从州政府那儿获得赔偿，因为他有一个合法的打猎许可证。州政府官员声明，拥有一张打猎许可证并不禁止（命令，我想这才是他使用的词）被打猎者进行反击。我认为对一个州政府官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观点。当然，他被赋予了一个不进行赔偿的利益。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猎人。

“在星期天就别烦恼到这儿来了，”母亲对小瓦莱斯说，“我已开过了一百万哩的车，现在我的一只手已放在那道大门上了。”我习惯了她说这样的一些话，尤其在秋季，但我担心它会使小男孩难过。事实上，当我们离开母亲后他看起来确实很忧虑。我问他怎么了。

“她怎么已开了一百万哩的车？”他问。母亲告诉他的是每天四十八哩，开了三十九年，而他用计算器已算出了结果：三十三万六千九百六十哩。

“是开了那么多。”我说，“早上四十八哩，下午四十八哩，再加上一些足球比赛的旅程。再加上，老人们总是稍微夸张了一点。”母亲是这个州的第一个女校车驾驶员。她每天都要开车并抚养一个家庭。父亲只是经营农场。

六

回到家，发现箱中有一封来自瓦莱斯的明信片。他和伊利莎白正进展得很不错并玩得很高兴。没有关于小瓦莱斯的一个词，但男孩看起来也并不在意。象大多数他这种年龄的孩子一样，他并不真正喜欢和父母一起外出。

星期六下午，疗养院把电话打到了我办公室，并留下话说母亲去了。我那时正在路上奔忙。我在星期六工作，因为这是许多农场主在家的日子。当我打回电话并得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脏确实错过了一次跳动，但只有一次。许久以来，我已作好了这个准备。“这是个赐福。”当我再给护士打电话时我说。

“你没明白，”护士说，“不是去世，是去了，不见了。跑掉了，不见了。你母亲已逃跑了。”当没有人注意她时，母亲走过走廊，用她的梳子撬开门，并带走了一床属于疗养院的床单。她的烟呢？我问。也不见了。这是一个她不打算再回来的确定迹象。我那时在富兰克林，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赶回在６５号好公路上的疗养院。护士告诉我母亲最近的行为越来越古怪。当然他们会这么说。我们在院子中到处寻找，院子有半亩大，且没有一颗树。然后他们让我给司法官办公室留了一个口信。我将不得不继续支付她的医疗费，直到她被正式登记为失踪时，也即星期一为止。

当我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小瓦莱斯正在摆放晚饭。这只是包括打开几个罐头这种工作，罐头已经挑好了。我告诉他他的祖母不见了。他点点头，说，“我已告诉过我们她会这么做。”我给南加利福尼亚打了个电话并留下一个口信。其它就没有什么事可做了。我坐下来，努力让自己看电视，但电视上什么也没有。然后我从后门看出去，看到透过树林，火光闪烁着，然后我认识到我正好知道到哪儿去找她。

七

毫无疑问天气正在转凉，因此我穿上了夹克。我叫男孩等在电话边，以免司法官打电话来时家里没有人。但当我走过那片田地的一半，再回头看时，他正跟在我后面。他没穿夹克。我等他赶上来。他带着他的点二二，但我把它留下，靠在我们的围栏上。在晚上翻过围栏比在白天更艰难，尤其在我这个年龄。我六十一岁。高速公路上挤满了冲向南方的汽车和冲向北方的卡车。

我的裤脚被长长的草上的露水弄湿了。那实际上是块兰色草地。

刚进入树林几英尺时，漆黑一片，男孩紧紧地抓住我的手。然后更亮了一些。开始我以为是月光，但它只是象月光一样的光束，高高的，从树顶泻下来，正好让我和小瓦莱斯能找到穿过灌木丛的路。不久我们便找到了那条路，以及它熟悉的熊味。

我提防在夜晚接近一头熊。如果我们继续在小路上走，我们就可能在黑暗中撞上一头，但如果我们走进灌木丛，我们又可能被看作入侵者。我怀疑我们是否真的不该带上枪。我们继续在小路上走。光线就象雨一样，从树顶上泻下来。行走并不困难，尤其是如果我们别努力去看小路，而只是让我们的脚自己找到它们自己的路时。

然后，透过树林，我看到了它们的火。

八

烧火用的树枝大多数是梧桐和山毛榉，因此火堆产生的热量少而产生的烟雾多。看来熊们还没学到树枝的诀窍。但它们火生得不错。一头面向北边的褐色大熊正在用一根棍子捅火，并不时从它身边的一堆树枝中加一根到火上。其余的熊在周围形成一个松散的圆，坐在倒下的树干上。大多数是更小的黑熊或蜜熊；有一头母熊还带着幼仔。；有些熊正吃着坚果，没有吃的就只是怔怔地看着火。我母亲坐在它们中间，那张从疗养院带来的床单裹在她的肩上。

母亲拍了拍她旁边的树干，示意我坐下。一头熊走开，让小瓦莱斯在母亲的另一边坐下。

熊的气味有些腥臭但并非真正令人不快，一旦你习惯了它的话。我靠过去，对母亲轻轻地说了些什么而她摇摇头。在那些没有语言能力的生物面前轻言细语是不礼貌的，她不用说话就让我知道了这点。小瓦莱斯也很安静。母亲把床单也裹住我们两个。看上去我们在那里坐了有几个小时，一直看进火光中。

那头大褐熊护理火堆，它折断干树枝的方法就是抓住一头，另一头搁在地上，再用脚在树枝中间踩，就象人类做的一样。它也在同样的水平上擅长于使火保持很旺。另一头熊也偶尔捅捅火堆，其它的根本就不管。看起来只有几头熊知道怎样使用火，并正带着其它熊前进。但每件事不都是这样开始的吗？间或有一头更小的熊，抱着满臂的树枝走进来，并把它们仍到大褐熊旁边的树枝堆上。中心处的树枝有一个银色的特点，象浮木一样。

小瓦莱斯并不象大多数小孩那样坐不住。我发现坐着并看进火光中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带了一小包母亲的烟，尽管一般我并不怎么抽。这和在疗养院看望她没什么不同，只是更有趣，因为有了熊。它们大约有八头或十头。在火焰之中，事情也不那么阴暗沉闷了：一出出小戏剧正不断被上演，当火焰的空间被创造出来然后又在一阵火花的爆裂声中被毁灭时。我的想象疯狂地奔跑着。我看了看周围的熊，不知道它们看到了什么。有一些正闭着眼睛。尽管它们聚焦在一起，它们的精神看上去仍然是分离的，好象每一头熊都只是孤独地坐在它自己的火堆前一样。

拿着浆果的那头熊走过来，我们全都抓了些浆果。我不知道母亲吃没吃，我只是假装吃我自己的。小瓦莱斯做了个鬼脸，把他吃的浆果吐了出来。当他睡着后，我把床单在我们三个人身上裹紧了些。夜晚正变得更冷而我们并没有装备着象熊一样的皮毛。我准备回家了。但母亲不。她指向树顶，在那儿，一道光束正在铺开，然后又指向她自己。她认为天使正从高高的天空中走来吗？那只是一些开向南方去的卡车灯光，但她看上去非常满足。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它在我的手中变得越来越冷。

九

小瓦莱斯轻轻拍着我的膝盖，把我弄醒。天已经破晓了，而他的祖母，坐在我们俩中间，已经死了。熊也不见了。有个人正横冲直撞地穿过树林，向我们走来，根本没管那条小路。是瓦莱斯。在他后面是州警。他正穿着他的白衬衣。我认识到现在是星期天的早晨。在他听到母亲死讯的悲哀之下，瓦莱斯看上去很气恼。

州警们正使劲嗅空气并点点头。熊的气味仍然很浓。我和瓦莱斯用床单把母亲包好，并把她的尸体抬到高速公路上。州警们留在后面，把熊的火灰踢散并把它们的树枝扔进灌木丛中。真是件好事。他们自己就象熊一样，每一个都孤独地笼在他自己的制服中。

瓦莱斯的车停在中心处，它的辐射状的轮胎在草地上看起来就象压扁了一样。它前面是一辆警车，旁边站着一个州警，它后面是一辆疗养院的柩车，跟瓦莱斯的车一个型号。

“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报告是它们打扰老人们。”州警对瓦莱斯说。“那根本不是事实。”我说，但没有人听我解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程序。两个穿着白衣服的人走下柩车并打开后门。对我而言这就是母亲离开这个生命的那一刻了。在我们把她放进车里后，我用手搂住孩子。他正在发抖，即使并没有那么冷。有时死亡就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拂晓，四处布满警察而草地上湿漉漉地不满露水，即使当它做为一个朋友来到时。

我们站着，看着来来往往的卡车和汽车，看了一分钟。“这是一个赐福。”瓦莱斯说。在清晨六点二十二分时，有如此多的过往车辆真令人惊讶。

十

那个下午，我又回到中心处，砍了一些小树枝，以代替被州警们扔掉的那些。那个晚上，透过树林，我又看到了火光。

两个晚上后，在葬礼后，它们又回来了。火燃烧着。它们就是那同一群熊。我和它们坐在一起，坐了一会，但看上去这使它们紧张，于是我回了家。我从它们那儿带了一把新浆果回来，并在星期天和孩子一起去把它们放在母亲的墓上。我又试了一次，但没有用，你还是不能吃它。

除非你是一头熊。

摘自《１９９６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远方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版

《熊发现了火》获得了星云奖、雨果奖、西奥多鲟鱼纪念奖、阿西莫夫的读者投票奖、金色宝塔奖，以及几个为了给这个作品增光而快速建立起来的奖。

# 《休眠的艾拉尔》作者：[加] Ａ·Ｅ·范·沃格持

刘明正 译

《休眠的艾拉尔》写于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反映了当时对原子弹爆炸的一些看法，暗示了原子弹发展的潜在危险。小说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人类发明了原子弹，结果给自己居住的地球带来灾难。但是小说指出：原子弹是由人控制的，它们自己没有意志，也不能作出决定。

小说认为，其他星球上存在着支持人类生存的条件，那里人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可能跟我们差不多，甚至还可能超过我们。这是欣赏这篇小说的一个前提。

这是一个古老的岛屿。甚至海峡外部受着海浪冲击的那个“东西”，尽管它一百万年以前已经存在，但却一点没有想到，这里在远古时期就是地球的一个突出部分。

岛屿长约３英里，宽半英里；附近有一个蓝色的环礁湖，在靠近环礁的地方，它拐了一个死弯。岛上耸起狭长的岩石，由于海浪的冲刷，其状犹如伸向岛屿前端的一条巨臂——颇像一个巨人弯腰去摸自己的脚尖，但却摸不到它。

穿过手臂和脚尖间形成的海峡，大海奔腾咆哮。

海水愤怒地冲刷着海峡。它以永恒的耐力，撞击着周围的岩石。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好像吞噬一切的海浪一定要与奋力抵抗的陆地决一雌雄。

艾拉尔躺在这怒吼的海水中，似乎完全死去，早已被时间和宇宙忘却。

１９４１年初，日本船只冒着被巨浪颠覆的危险，来到平静的环礁湖里。在其中一只船的甲板上，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凝视着急流中的那个“东西”。这个人是政府官员，对他们额外的军事探险深恶痛绝。所以，渡边工程师在他的报告中只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海峡口附近，有一块坚硬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大约长４００英尺，宽９０英尺。”

小个子的黄种人建好他们的地下油气罐，然后向着落日的方向，离开了这里。

海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无穷。季节性的雨水，按时降落，冲刷掉人类的标记。绿色的植物铺满了机器开垦过的大地。战争结束了。地下油气罐有些下沉，几条主油管道出现了裂痕。油慢慢地漏了出来，有好几年，浮在水面上的黄绿色石油，使环礁湖放射出奇光异彩。

在比基尼岛①方圆几百英里的海域里，先是一次爆炸，接着又一次爆炸，结果引起了一种形式复杂的放射性海水的运动。１９４６年初秋，第一批溢出的强大能量到达这个岛屿。

【①比基尼岛，马绍尔群岛中最北端的一个珊瑚岛，１９４６年美国曾在该岛进行核试验。】

大约两年之后，一位孜孜不倦的职员，仔细查阅了东京日本帝国海军部的记载，报道了油气罐的存在。１９５０年初秋，库尔森号驱逐舰开始了常规性的考察航行。

于是，可怕的时刻开始了。

凯西·梅那德中尉用望远镜没精打采地眺望着这个岛屿。他准备发现一些意外的东西，但也预料到可能任何有根本性差别的新东西都不会发现。“普通的矮树丛，”他嘟哝了一句，“有一道半像半不像的山梁，像是沿着岛的全长镶了一个边框，还有些树木——。”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在沿岸附近，穿过棕树林，有一条又宽又长的地带。树木并不是完全倒在地下。它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压成了一个槽沟，里面已经长出杂草和灌丛。槽沟看来约有一百英尺宽，从海滨一直通到山坡上，通到一块半埋在山顶附近的巨石旁边。

梅那德感到有些困惑，于是他看了看日本人拍摄的岛屿的照片，接着他不甚情愿地把脸转向副舰长格尔森中尉，“天哪！”他说，“这块石头是怎样弄到那儿去的？什么地图都没有标着。”

刚一说完，他就后悔了。格尔森以其惯常的敌对表情望着他，耸了耸肩膀，他说：“也许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岛。”

梅那德没有答话。他觉得格尔森是个奇怪的人物。这个人的嘴总是不停地讲些讽刺人的话。

“我看这块石头大约二百万吨。可能是日本人把它弄了上去，给我们制造混乱。”

梅那德默默不语。他因为曾做了一次评论而感到气恼。特别感到气恼的是，他竟真的考虑过这块巨石和日本人有关系。但现在，对这块巨石的重量所作的比较精确的估计，结束了他的模糊看法。他认为，如果日本人能够移动这块重二百万吨的巨石，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战争中被打败。所以这仍然是一件怪事，值得进一步进行探索。

他们平安无事地穿过海峡。比起梅那德从日本记载里了解的情况，海峡显得更宽更深。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他们在环礁湖的避风处用过午餐。梅那德发现水面上飘浮着汽油，他立即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从船上向水里扔火柴。他和其他官员作了简短的磋商，决定完成任务离开礁湖以后，立即放火烧掉水面上的汽油。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他们放下小船，依次迅速向岸上驶去。一小时之后，他们借助日本人的蓝图，找到了掩埋4个油气罐的地方。他们用了较长的时间，计算出油气罐的容积。他们发现３个油罐已经空了，只有贮存高辛烷汽油的最小油罐仍然满着，一点没漏。它的价值约为一万七千美元，对于在附近打捞日本和美国人的散落物资的大型海军油船，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梅那德认为，迟早要派一艘轻便船去弄那些汽油，但这与他自己的事毫不相干。

梅那德不顾自己快速完成任务的疲惫，仍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爬上了甲板。他一定干得太猛了，因为格尔森大声对他说：“累坏了吧，先生？”

梅那德十分倔强。虽然他并不想马上就干，但格尔森的话起了作用，他决定对岩石的探查立刻进行。晚饭一结束，他就把自愿参加的人组织起来。天色漆黑，小船载着他和水手次长耶威尔及7名自愿参加者，驶进了棕树林里的海滩。他们向岛上走去。

天空中没有月亮，稀稀落落的星星在雨后的残云间闪闪发光，在树木被压成的槽沟里，他们步行前进。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他们看见无数被烧毁的树木，平平坦坦地倒在地上，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景像。

梅那德听见一个人低声说：“一定是台风造成的。”

不仅仅是台风，梅那德暗中判断着，一定是狂风吹着熊熊的烈火，真可怕——他想不下去了。他认为再大的风也不能把一块二百万吨的岩石吹到海拔四百英尺、长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山头上。从附近看上去，这块岩石完全像粗糙的花岗岩。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它闪耀出无数粉红色的条纹。梅那德率领他的人员沿着巨石前进。当他爬完四百英尺，向上凝视闪光的石壁时，这块巨石显得更加巍峨，就像峥嵘的峭壁悬在他的头上。尽管巨石深深地埋在地下，但它的上端至少比他的头高出５０英尺。

夜越来越热，令人感到烦躁不安。梅那德汗流泱背。想到自己正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工作，他不禁感到一阵疲劳后的愉快。他茫然地站在那里，欣赏着夜间特有的寂静。“到各处采集些样品，”他终于说道：“那些粉红色的石纹看来很有意思。”

话音刚落，一个人痛苦的哀叫声突然打破了漆黑的夜晚。

手电筒搜寻着。他们发现希曼·希克斯正在巨石旁边的地上抽搐。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希克斯的手腕像个烧焦了的玉米棒子，冒着黑烟；他的手已经完全烧掉了。

他触到了艾拉尔。

希克斯痛苦非常。梅那德给他注射了吗啡，然后，他们把他抬回船上。无线电和基地联络，外科医生通过无线电对手术作了简要的指导。基地同意派一架救护飞机来接运伤员，对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原因，指挥部一定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这块“热”岩石的情况。清晨，基地的人们开始认为那是一块陨石。尽管梅那德对上级的指示从不怀疑，但这次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这块岩石重二百万吨，而且居然躺在这个岛屿的表面上。（如果是陨石的话，应该砸进地里去才对）。

“我马上派助理工程师去测量温度，”他说。

按照动力室温度计的记录，岩石表面温度为华氏８００多度。对此怎样解释呢？这真使梅那德感到震惊。

“啊，是的，”他回答说，“我们正从水里收到轻微的放射性反应，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尽快从环礁湖撤走，等待运送科学家的船只到来。”

结束了对话，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９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竟在离这块岩石数码的地方走动，完全陷入危险地带！实际上，甚至在半英里以外的库尔森号，可能也已经受到影响。

但是，验电器的金色叶片却直梗便地向外伸着，兹格——米勒型计算机只有放入水中时才咔嗒咔嗒地作响，而且还有长时间的间歇。这使梅那德感到宽慰，于是就去看希曼·希克斯。他痛苦地睡在那里，但并未死去，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救护飞机到了，带来了一名医生；他负责照料希克斯，并且给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进行血液检查。这是一个快活的年轻人，他登上甲板，向梅那德汇报。

“说真的，事情并不像他们想像的那样，”他说，“每个人都很正常，甚至希克斯除了手以外也很正常。如果你要问有什么不正常的话，那就是在刚刚８００度的温度里，手烧掉得太快了。”

“我想他的手要残废了，”梅那德说，仍然有些颤抖。从他颓丧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次事件在精神上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啊，那就是那块岩石，”克拉森医生说，“它怎样到了那里确实有些奇怪。”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５分钟以后，突然从甲板下传来一声可怕的哀叫，在环礁湖寂静的上空，使人感到格外刺耳。

在艾拉尔自我意识的深处，某种东西开始活动。这原是他所希望的事情，但他却想不起究竟是什么。

那是他在1946年晚期第一次产生的真正想法，当时，他觉得外界的力量猛烈地向他冲击，好像要使他清醒过来。外部的海潮涨了又落。它是那样的奇异神秘，朦胧不清。他所知道的星球的表面，因退潮而颤抖，但是另一个世界的巨大能量尚未从其太阳般的炽热中冷却下来。艾拉尔慢慢地认识了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起初，他心里产生了颓丧情绪，后来变得十分消沉，对外界丝毫不感兴趣。

他迫使自己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以雷达似的视力望着外面的奇异世界。他躺在山巅附近的一个平台上面，周围是一片他从未见过的荒凉景象。没有原子爆破的闪光和压力——没有岩石沸腾时的响声，也没有因某种内部的巨爆而冲入天空的能量旋涡。

他不认为他所看到的是一个被无边的海洋所包围的岛屿。他在水面之下和水面之上看到的都是陆地。他的视力用的是超短波，所以他看不见水。他认为自己正呆在一个古老衰亡的星球上面，那里的生命很久以来就已经完结。他孤独地在一个被忘却的星球上走向死亡——倘若他能找到使他更生的能源，情况就大不一样。

经过一番简单的推理，他顺着仿佛是原子能射来的方向，开始向山下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发现自己已在山的下面，所以不得不将自己猛烈地升回原处。一开始上升，他就奔向最近的山峰，企图看一下山那面有什么东西。

当他从看不见的、毫无感觉的环礁湖的海水里出来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对他产生了影响，完全脱离了海水产生的原子能流。与此同时，海水不再妨碍他体内中子和重氢核的活动。他的生命活力大大加强了。渐渐窒息的倾向消失了，他庞大的身躯变成了一座能自我维持的原于反应堆，能够比构成它的正常放射性物质活得更长一些——当然，对他来说还是比正常的活动水平要低得多。艾拉尔再次想道：“还有些事情我得去做。”

当他紧张地回忆时，一个增大了的电子流通过一些大型的晶体射出；而回忆停止时，电子流就渐渐变小。这种对他的生命力的加强，使他更加深刻、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他的处境。于是，对着月球、火星以及太阳系里所有的星体，他发射出感觉灵敏的雷达波——通过对反射回来的雷达波进行检验，他惊奇地发现那里也有死去的世界。

他被禁钢在一个死去的星系里，直到他的物质结构的无情消耗，使他与困住自己的星球再次发生联系之前，他不可能获得自由。现在他明白自己曾经死去过；但究竟怎么死的，他却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强大的、摧毁力极强的物质在他周围猛烈地爆炸，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夺去了他的生命。一定是原子化学最后把这种物质转化成无害的形式了，因为它不再能对他产生阻碍作用。不过，到那时他已经死了。

现在他又活了，但复活的方式非常模糊，他只能等着它结束。他等待着……。

１９５０年，他看到这艘驱逐舰穿过天空向他游动，速度越来越慢，最后正好停在他的下方。在驱逐舰离他很远的时候，他就看出它不是一个和他有关系的生命形式。它的内部产生出一种闷热。透过它的外壳，他可以看见里面模糊的火焰。

第一天，艾拉尔从早到晚等着驱逐舰做出发现他的表示。但是它什么生命波都没有放射出来。不过，它能在高台上空游动确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对艾拉尔来说，没有水的概念，甚至也没有空气的概念。他的超短波可以穿过人类的身体，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因此他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形式，对于他周围的死亡的环境已经完全适应。

艾拉尔渐渐激动起来。这东西竟然能在星球的上空自由游动！也许它知道什么地方还有原子能的能源。关键的问题是要跟它取得联系。第二天中午，太阳高挂在空中，艾拉尔向驱逐舰发出第一次查问型思想波。他直接对准动力室模糊的火焰。他推断那儿一定是这个东西的智慧所在。

动力间和锅炉室的内外，有34个人突然死去，他们被埋在岸边。库尔森号驱逐舰被抛在海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呆在岸边，等着它停止发出危险的放射性能量。第7天，当运输机把科学仪器和科技人员运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３个人病倒，经过验血，发现红血球已经少到致命的地步。因此，尽管没有收到命令，梅那德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命令船上的全体人员做好驶往夏威夷的准备。

他允许军官们做自己的选择。但他劝说二等机工、一炮手以及协助向甲板运死尸的几名海军少尉，不要采取冒险的态度，一定要乘第一批飞机离开。虽然全体人员受令离开，但仍然有几名船员要求留下。经过格尔森仔细盘问，１２个确实未到过放射区附近的被批准留了下来。

梅那德原想让格尔森本人离去，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灾难发生时呆在驱逐舰上的军官当中，留下来的有格尔森中尉、担任炮手的劳森中尉以及马克贝尔蒂·罗伯茨和曼奇奥夫海军少尉。

留下来的比较高级的人员还有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和水手次长耶威尔。

海军小组除了有几次被要求从路上把帐篷撤走之外，似乎一点也不受重视。最后，当他们再次受到排挤的事十分明显的时候，梅那德十分烦恼地命令把账篷撤到岸边棕树林间的绿草地上。

几个星期过去了，梅那德仍然没有收到关于他可以酌情自行决定的命令，因此他心情抑郁，非常困惑。美国大陆的报纸，随着科学家、压路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的到来也来到岛上；在其中一份的“内幕”专栏里，梅那德第一次得到暗示。按照专栏作家的看法，在海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和管理调查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文职人员之间，对于由谁负责调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结果，海军一方被命令“不要介入”。

听了这则消息，梅那德百感交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该岛海军方面的代表，如果他能正确处理形势，就有可能实现包括晋升为海军少将的美好愿望。但除了严密监视各种动静外，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委决不下，这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折磨。

他不能入睡。他整天在宽敞的宿营地巡访科学家和他们的助手，表现得十分谦虚。夜间，他从好几个可以潜伏的地方窥视亮晶晶的海滩。

这是一个神话般的绿洲，在太平洋的茫茫黑夜里闪烁着光辉。在方圆一英里的区域里，一束束光线射向窃窃私语的水面，映明了从山脊上奇异地挺出的又长、又厚、向后弯曲的水泥似的墙壁。已经在岩石周围突起的防护墙，拼命地阻挡外界同它联系。半夜里，压路机停止轰隆隆的吼叫，混凝土搅拌机倾下最后一次搅好的混凝土，匆匆驶进临时海滨路上休息。已经相当复杂的机构里，工作人员不安地躺下睡觉了。梅那德总是怀着再做些份外工作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大约一点钟，他才回去睡觉。

这种秘密观察颇有收效。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亲眼看见这块巨石爬到山丘顶巅。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件。大约在夜里一点差一刻的时候，梅那德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突然听到剧烈的响声，好像卡车倾倒石子一样，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隐蔽的地方。他的夜间侦察活动就要被人发觉。此后，眨眼之间巨石就矗立在光亮之中。

在那种不可抗拒的运动之前，水泥式屏障发出了崩溃的巨响。先是５０英尺、６０英尺，接着长９０英尺的巨石赫然耸现在山巅，它以巨大的力量在山头滑动，然后就停在那里。

两个月以来，艾拉尔一直观察穿过海峡的大船。这些船为什么走这条路线？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明白这些船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来保持如此精确的吃水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船总是绕着岛航行，并且消失在东岸尽头的高大的海岬后面。它们每次匿迹之后，过不了几天，就又在海峡里出现，然后又渐渐从空中消失。

在那几个月里，艾拉尔恍惚看见一些小而快的有翼飞船从高空被打下来，落向东方，消失在小山顶的背面。它们总是落向东方。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惊奇，但他并不愿浪费自己的能量。最后他终于弄清了夜间照耀东方天空的光雾。于是，他在自己较深的表层，开始更加猛烈的爆炸，形成直接的运动，爬完了最后７０英尺左右的距离，但他一来到山的顶巅，立即又后悔了。

一艘船停在离岸不远的水面上。东面山坡上的光雾好像没有光源。正当他观察之际，几十辆卡车和压路机奔驰出来，而且好几辆已经离他非常近了。究竟它们想干什么，或者正在干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向各个目标分别发了询问型思想感应波，但没得到任何回答。

他心灰意懒，放弃了这项工作。

次日凌晨，这块巨石仍然停在山顶上面，它位居正中，使岛屿两侧都受到它无规律的能量放射的威胁。梅那德从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那儿听到第一批损伤报告。7辆卡车司机和两台推土机司机死了，１２个人因观察火光眼睛受伤——两个月来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科学家们一定举行过会议，因为中午刚过满载器材的卡车和推土机就川流不息地驶过海军营地。派去跟车的一个水手报告说，他们正在岛屿较低的一端架设宿营的帐篷。

天黑之前，发生一件怪事。计划主任和4名科学家步行到有亮光的地区寻找梅那德。他们友好地微笑着，跟周围的人们逐个地握手。尽管梅那德感到不快，他还是把格尔森介绍给他们，因为这时他正好呆在营房里面。接着来访代表开始谈他们的正事。

“正如你所知，”主任说，“库尔森号只是部分地受到放射性袭击，船尾炮塔丝毫未受影响，因此，我们要求你同我们合作，用炮火将这块石头炸碎”。

过了好长一会儿，梅那德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知道如何答复这个问题。其后数日，对于有多大把握才把巨石炸毁而不产生危害的问题，他跟科学家提都不提。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一直不肯让步。第三天，他才想起一个合理的解释。

梅那德说：“先生们，你们的防范措施不够完善，我认为把驻营地搬到现在那个地方，轰炸时也不会十分安全。当然，如果海军当局命令我像你们希望的那样去做的话……。”

他没有讲完这句话，因为从他们失望的神色看，他们一定已经跟自己的司令部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联系。第４天，新到的一份克瓦贾林①的报纸，援引了华盛顿高级海军官员这样的说法：“此类事情必须由岛上的海军指挥官决定。”同时指出：如果从正确的途径提出要求，海军方面愿意派他们自己的一名原子能专家到现场去。

【①克瓦贾林：地名，属马绍尔群岛。】

显而易见，梅那德对岛上局势的处理完全符合上级的要求。但他刚刚读完报纸，寂静的天空就被大炮的轰击声打破，毫无疑问那是驱逐舰上的５英寸口径的大炮，它是所有炮声中最响的一种。

梅那德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向最近的一个制高点走去，在他到达之前，第二次爆破的巨响从环礁湖的另一侧传来，这又是一次从巨石附近反射回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梅那德找了个有利的位置，通过望远镜他看见１２个人在船尾炮塔的甲板上前后奔跑。

他对营地的值日军官勃然大怒。梅那德决心拘留驱逐舰上所有帮助轰炮的人，因为他们未经许可就擅自冒险。梅那德的确隐约感到那是个令人遗憾的日子，他认为委员会之间的吵闹纯粹是权力之争。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也就消失了。

他等待着第三次射击，接着，他急忙下山跑到自己的驻地。他迅速地向官兵们下达了命令，从他们当中派出８个人到岛屿沿岸一带，监视打算登陆的船只。梅那德自己率领其余的人员向离他们最近的海军船只靠拢。绕过海岬，他必须走很远的弯路。而且海岬与船上那些人之间一定有过无线电联系，因为当梅那德接近被抛弃的库尔森号时，岛屿的远端刚好有一只小汽艇出现。

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去追它？经过对岩石仔细观察，发现它并未破裂。这使他感到高兴，但也使他更加谨慎。如果他的上司发现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人们登上驱逐舰，那可就糟了。

当梅那德仍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艾拉尔开始向山下移动，直奔驱逐舰的方向。

艾拉尔看见驱逐舰的大炮发出第一道闪光片刻之间，他就发现一个发光的东西向他飞去。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发展了抵抗空中b体的能力；所以这一次他很自然地注意到了这个飞体的袭击。飞体不仅猛烈地撞他，而且还爆炸了，颇像是一声晴天霹雳，他的防护层破了，剧烈的震动打乱了他体内的每一种电子极的流向。

自动稳定“管子”立即产生出平衡振动。组成他的躯体的大部分热物质，部分坚硬，部分流动，此时变得更加炽热，更加流动了。那种可怕的震动所产生的气流，与他体内的流体自然混合，在巨大的压强作用下，迅速凝固。艾拉尔又清醒了，他考虑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次联络的尝试呢？

这种可能使他感到激动。他没有封闭表层的隙缝，相反，他把表层以内的物质硬化，从而切断了无益的放射。他等待着飞体再次飞过来，再次带来巨大的气流……

每次气流对他的防护墙都带来灾难。经过十几次之后，艾拉尔煞费心机，难解疑云。是否这些就是他既不能接收、也不能理解的信息呢！他勉强地让化学反应封闭了防护墙。但飞体对他的防御的破坏，远远超过了他封闭洞眼的速度。

然而，他仍不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对他攻击。他以前从未受过这种方式的攻击。虽然艾拉尔记不起自己所受攻击的具体方式，但肯定不是纯分子的方式。

在他不情愿地相信了这是一种进攻以后，并未感到愤怒。他的自卫反应是按照逻辑进行的，并不是出自感情。他对驱逐舰做了一番研究，觉得必须把它赶走；而且有必要把企图靠近他的各种类似的东西全部驱除。他在小山顶上所看见的各种跑动的东西——统统都要离开！

他走下山来。

在高台上空游动的驱逐舰不再放射火焰。当艾拉尔在它的附近休息时，惟一的生命标志是沿着高台飞起的一个小型物体。

有一段时间，艾拉尔潜进了水里。那真是一次打击！他几乎忘记这个荒漠的山脉有一条吃水线，超过了这条线他的生命力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他就慢慢地滑人更深的沉闷地带，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一定的力量，足以抵抗这种纯粹的反作用压力。

驱逐舰开始向他开炮。在艾拉尔用以对付敌人的９０英尺的岩石上，盲目射出的炮弹炸出了许多窟窿。当岩石壁触到驱逐舰时，炮火马上就停了。（一直保卫库尔森号驱逐舰的梅那德和他的部下，从外弦跳进小船，全速逃走了。）

艾拉尔向前推进。那些巨大的气流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像一个动物要被大解八块一样。他费尽力气，保持了身体的完整。现在，在愤怒、仇恨和恐惧中，他继续前进。几分钟之后，他就跟奇形怪状的岩石结构纠缠在一起。陡峭的山坡在远方出现。

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驱逐舰一到岩礁之中，就像被一种内在的破坏力量抓住了似的，开始颤抖。驱逐舰翻了；像受伤的东西一样躺在那里，先是晃来晃去，然后就碎了。

这真是一件惊人的景象。艾拉尔从水里撤退了，重新爬到山上，然后钻进山那面的海里，那里有一艘船刚刚起锚，正在海角附近游七。它成功地穿过海峡，在破碎的驱逐舰的远处，沿着空旷的山谷滑翔。它航行了好几英里，然后放慢速度，停了下来。

艾拉尔本来想继续追它，但他受到了只能在地面运动的限制，所以当那艘船停下时，艾拉尔就转向海岬前进，那里有一些小物体乱作一团。他没有注意到跑进岸边浅滩上的人们，那些人正在从那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观察他们的器材损失情况。艾拉尔离开一串串烧毁了的汽车。一些企图抢救自己机器的司机，伤痕斑斑，血点溅在汽车内外的铁板上。

到处是吓呆了的慌乱景象。艾拉尔以每小时大约8英里的速度移动。３１７人落进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被一个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怪物碾得粉碎。每个人一定觉得自己在被人追逐。

此后，艾拉尔登上最近的高峰，进一步探索空中的障碍。他发现只有停在４英里之外的那艘船对他是一个威胁。

夜幕渐渐笼罩了岛屿。梅那德小心地穿过草地，用手电筒照着前面，沿陡坡走下。每隔一会他就喊一声：“这儿有人吗？”他这样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他们都在搜寻逃生的人。他们把找到的幸存者送到小船上，然后穿过海峡把他们运到大船等待的地方。

无线电传来了命令。他们只有４８个小时来清理岛屿，然后，轰炸机就要对全岛进行轰炸。

梅那德想像着自己在这个夜幕笼罩、怪物居住的岛屿上行走的画面。他兴奋得心惊肉跳，浑身颤抖，但他又感到非常恐惧，面色苍白，就好像他的船与其他船只一起炮击日本人盘踞的海滨时的情况一样。那时，一直到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达炮击的海滨时，他才开朗起来。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好像撤离时可能要把他甩掉似的。

一阵呻吟声从暗中传来，打断了他的思考。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梅那德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人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伤了，当值日军官格尔森给他注射吗啡时，梅那德向伤者俯下身去，焦虑地望着他。

他是到这个岛上来的一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自从灾难发生以后，人们一直在用无线电信息找他。在他阐述自己的见解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愿意参加海军的轰炸计划。

“先生，”梅那德说：“你在考虑什么——”他没有再讲下去，颓丧地直起身子。

就在这一刹那，他忘记了在得到政府的许可之后，海军当局已下达了在适宜时放射原子弹的命令。

这位科学家动了动。“梅那德，”他费力地说道，“那艘驱逐舰很有些奇怪的地方。不要让他们做任何——”他痛苦地睁大眼睛，他的声音哽噎了。

应该乘机向他提出些问题。这位伟大的人物不久就会与世长辞，永远也不会醒来。要是再不提问，恐怕就来不及了。

他们还是失去了提问的机会。

格尔森中尉站了起来。“瞧，那东西正好用得上，船长。”他转向抬担架的几个海员。“你们来两个人把他抬上船去，小心点，我已经让他睡着了。”

梅那德默默不语地跟着担架，他感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必须作出决定的责任，所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

长夜漫漫。

晨曦朦朦。太阳升起不久，一阵热带式的暴风雨掠过岛屿，向东方折去。雨过天晴，天空蔚蓝，令人心旷神信。海面处处万籁无声，显得那么寂静。

一架飞机从远方飞进蔚蓝色的天空，在寂静的海面上投下快速移动的影子。远在飞机还没有进入视野之前，艾拉尔就知道了飞机载的是什么东西。他全身战傈。巨大的电子管先是膨胀，然后缩小；他立刻想到逼近的飞机和他属于同类的东西。

飞机越来越向他靠近，他小心地向它发射了思想波。受艾拉尔思想感应波影响的好几架别的飞机在半天空中翻滚起来，失去了控制。但这一架飞机却没有离开航线。当它飞到艾拉尔的上空时，一个巨大的东西被掷落下来，懒散地在空中翻来翻去，向艾拉尔冲去；在目标上空大约一百英尺的地方爆炸了。

时间计算非常精确，爆炸声音响彻云天。

这种巨大的新式能量的冲击波一过去，艾拉尔就完全醒了，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冷静地思索着，“是的，这就是我努力记起的事情，这就是我打算做的。”

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感到非常困惑。星际大战时，他是被派来参加战斗的——这场战争显然仍在继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被派到这个星球上，但立即被敌人发现。现在，他已准备好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用自己的雷达信号对太阳和雷达信号所能到达的行星进行试验观察。然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溶解自己体内所有的防御物。他集结自己的压力，为在精确计算的时间里把生死攸关的要素紧聚在一起而作出最后的努力。

使星球脱离轨道的爆炸在地球的测震仪上被记录下来。然而，过了许久天文学家才发现地球向着太阳撞去。没有一个人活着看到太阳的火焰变成新星的光芒，也不会看到在堕入第七混沌状态之前，它会把整个太阳系烧毁。

即使艾拉尔知道这次战争与一百亿世纪之前的战争不同，但除了照他过去的方式去做以外，别无抉择。

无人操纵的原子弹并不能作出它们自己的决定。

（说明：有的资料称本文作者是 [英] 威尔斯 刘勤霞 译）

# 《袖珍明星》作者：[俄] 亚·别利亚耶夫

一、摄影棚里的悲喜剧

拉雪橇的狗已走乏了，躺在雪橇上的一十人无力地毒拉着脑袋。雪野的一边长着仙人掌，这时一个小矮人打树荫复盖的人行道经过。他身着精工缝制的法兰缄夏装，头藏宽边巴拿马草帽。小矮人当然不会不看到这雪野赶车的镜头，然而，他毫不在意，蹬蹬蹬地走了过去。

雪野过后是一片黄抄滚滚的荒漠，随后是棕榈树、绿洲、骑士和追赶的场面。小矮人并不想知道，那马逃离了险境呢？还是落入了陷阱？他独自咕噜：“处处千篇一律。真无聊！”于是他沿着平坦的人行道继续前走，把腿抬得更高。

在他身畔的车行道上车如潮涌，无论乘车或步行的过客也象小矮人一样，对雪野、绿洲、远洋轮、古堡一概无动于衷。他们的兴趣倒在这小矮人身上，露出好奇神气。不过，人们对小矮人十分尊敬。过路的往往碰碰身边熟人的膀子，悄声说：“瞧，他就是布里斯特！”

“别看人长得丑，却是大阔老！”

“听说他的财产有一亿。”

“有三亿以上。”

“他为什么不坐车？他有部按特殊订货加工的、世界上最好的轿车。”

小矮人迳自往前走，竭力裴戚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是个畸形儿，躯体过长，腿部过短，成年人的大手垂过膝盖，但上宽下窄的脑袋保留着孩提时代的结构。最可笑的是肉疙瘩鼻子：凹鼻粱、鼻尖翘得高高的，象只土尔其靴子。不过他的丑陋并不使人吓得躲开，反使人感到亲切。

他往左拐进一条翠柏成行的林荫道，树丛掩映着的一座中国式凉亭，这里有电梯，他向开电梯的少年点点头，简短吩咐：“底层！”

少年笑了，布里斯特狠狠瞪了他一眼。不料少年益发笑个不住。幸好电梯已到底层，没来得及惹布里斯特生气。

布里斯特跨出电梯，经过一条宽阔的两道，来到个灯火通明的圆形房间，他面前是个大厅，穹形的天棚，狭长的窗户和门扇，窄坐高背扶手椅。

布里斯特走进亮处，站住，在那既高又窄的摆设中，他显得分外渺小、笨拙、怪诞，这不是偶然巧合，是导演的精心设计，故意使得一切黑白分明，引人注目。负责设计的是位大名鼎鼎的建筑师，他能建造雄伟的城堡，富丽的宫殿。皮茨先生，也就是皮茨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板，出的价钱比造城堡富阅的公侯伯爵出的多。

在这中世纪的古堡里，正确点说，在大厅的胶台板墙后，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男女演员不时从布景后面探头探脑，他们已穿好中世纪服装，化了妆，正怀着好奇又崇敬的心情注视站在大厅中央的矮男人。

“天哪，瞧他那滑稽样儿：手脚一分钟也不安静！”

是的，是他——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空前绝后的喜剧演员。很难解释，为什么他的每个动作都使人发噱，但谁见了都免不了眉开颜笑。布里斯特有天赐的禀赋，才艺出众。他喜欢扮演悲剧角色，人们为他专门改编莎士比亚、席勒乃至索福克利勒的悲剧。他所以探受众望，在于他“悲剧性的”纹丝不动假面与喜剧性的表现法相互矛盾。他的动作、表演方法，甚至他内心的感受，与他奇特的长相、丑角式的动作形成鲜明对比。造物主让他生成一个丑八怪，但他渴望成为真正的人，具有人的价值。这是一场无望的、悲剧式的对生活的抗争。

他并非轻而易举就取得演悲剧的权利。最初，他当小丑，翻跟斗，扮鬼脸，挨耳括子，在观众的哄笑声中倒下去。

只在布里斯特成为誊满全球的明星之后，制片商方依顺他的任性儿，也就是说勉强同意他演悲剧角色。后来制片商十分满意·因为布里斯特演的悲剧实际上是一出出喜剧。

布里斯特现在站在摄影栅，“戈夫曼，戈夫曼！您是否认为灯光的角度正好？”

摄影师戈夫曼是个生性恬静的人，“是啊，光线过于垂直。得把顶灯放下些。”

“是！”工人回答得象水手回答船长命令那样利落。

强光直照布里斯特的“鼻鞍”，这使得脸部更可笑，灯光聚集下的窗口处有一场悲剧式的戏：一个中世纪德国官廷中的歌手向金发公主求爱，演歌手的是布里斯特，演公主的是美国电影女星格迪·露克丝。

凡布里斯特参加拍摄的影片，均由他亲自导演，这会儿格迪·露克丝还没到场，演员继续排其它的戏，布里斯特的一旁指点显示了他的无比才能和丰富的导演经验，

“格迪·露克丝小姐到！”剐导演郑重通报。

布里斯特把导演权交培副手，自己入内穿衣化装，当他返回摄影栅时已是中世纪德国宫廷的弄人打扮，哦，瞧部滑稽样儿！

露克丝终于来了，她引起人们轰动，真是一个绝世佳人！

布里斯特瞧了瞧露克丝，他的土尔其靴尖式鼻子立即神经质地开始颤动，

“照明！”布里斯特大声吩咐，显得响亮尖厉。

倏忽问，摄影棚内灯火通明，犹如格迪·露克丝是位光明使者。

在开拍以前，布里斯特决定把歌手向公主求爱的戏排练一遍。

露克丝坐进临窗的高背扶手靠椅，将一双穿了金线绣鞋的脚搁在雕花踏板上，他慢慢地直近公主，愈唱愈动人，接着跪在她脚前，倾诉他的爱慕之情。

好大胆子！这人怎么不知高低贵贱？公主抬头，双眉颦蹙，微带愠怒，等待他的将是拷打、吊刑，但他并不因此后悔。

戏排得顺顺当当，布里斯特非常满意。“可以开拍了。”他对戈夫曼说。

摄影机的摇把在转动，歌手在唱歌，公主的脸低下去，低下去。布里斯特把全部身心注人了角色，他的姿势和情态，他的倾诉，他披心沥胆的衷曲是如此真诚并富于魅力。她稍稍抬起头，惊讶地偷眼看了看男主角，这时出了一桩剧本上投有写明、导演也未料及的意外事，

啊，布里斯特，这个矮腿儿、大脑瓜、鼻子象土尔其靴子而且无时不在颤动的家伙，居然求爱！格迪·露克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太荒唐了！太滑稽了！不可能有的事！忽然她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

这是骤然发作的一场急病，露克丝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笑过，布里斯特只得站立起来，他收紧眉心，侠快不乐地看露克丝。

笑象打哈欠一样富于传染性，没到一分钟，笑浪席卷整个摄影棚，布里斯特象被轰雷打得丧魂落魄似的，术然不动，后来，他脸色骤变，举起手，捏紧拳头，朝露克丝跨近一步。

露克丝瞧见他这模样，笑声停了，摄影棚里的笑浪也戛然而止。

突如其来的沉默使布里斯特恢复了神志，他慢慢地垂下手，栽倒在沙发里，

“请原谅，布里斯特：”露克丝说。“我象小姑娘那样轻率，浪费了许多拷贝。”

布里斯特牙齿咬得格格响：“她只想到浪费了的拷贝！”

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忽然张开嘴，露出稀稀拉拉的一排细牙，发出尖厉的干笑。

笑声包含着悲怆、愤懑，以致摄影场里谁也不敢作声。

二、滑稽报复

拍过那个惹是非的镜头，布里斯特坐进汽车，命令司机加大油门，他想在风驰电掣中找到安静，躲开自我。

布里斯特的汽车在全国数一散二，性能最好，功率最大，是部特地制造的高档车，他喜欢快，喜欢速度。他们跑了整整一个黄昏和一个夜晚。司机累得无法支持下去了，说他已经睁不开眼，如果不休息，连人带车都得报销。“您可以体息一会儿，”他对司机说。

那人剐躺到舒适的后座便睡热了，布里斯特自已驾车。

司机一觉醒来，已是早上七点，汽车停在格迪·露克丝别墅门前。

七点钟去拜会亲友，未免太早，但安东尼奥知道格迪-露克丝六时就已起床，她按一位著名保健医生的严格规定生活，吼便永葆美貌。

露克丝此刻在健身房里练柔软体操，她穿着花衣，加上梳得滴溜整齐的一头短发，使人觉得她是个迷人的孩子。

“安东尼奥！这么早？”她亲昵地说，她不问布里斯特为什么这么早拜访，她知道这人的怪脾气。

“我想和您谈谈，”布里斯特说，“我有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情，在您做操的时候怎能说呢？请坐到沙发上来！”

露克丝瞧了瞧布里斯特，踩着轻盈的舞步，一下飞到沙发上。

“格迪·露克丝！格迪小姐！……我不善辞令……表达困难……我爱您，希望您能成为我的妻子。”

他那不守规矩的鼻子开始扭动了。格迪垂下眼，忍住笑，尽可能严肃地，平静地说：“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我并不爱您，我的收人和财产和您一样多，我不想减步收入，但如出嫁，情况就会起变化。”

布里斯特一怔，脑袋跟着动了动。

“怎能呢？”

露克丝依旧垂头看着地板回答说：“您知道，观众捧我，把我当作女神崇拜，在千百万观众的眼里，我是女性美和纯洁的化身。人人关心我的私生话，如果我嫁的是英雄，是众所公认的十全十美的男子，或许可以得到凉解……我嫁给您必然引起公愤。”

“您的丈夫如若真象我这么丑陋，日子一定不好受！”布里斯特接过她的话头。“够了，露克丝小姐。我明白了，您是对的。但要是那个面貌丑陋的人有着火热的爱情呢？如果那个丑陋的人也想占一席人间的位置，想有他自己的幸福呢？”……布里斯特突如其来的发作使得格迪不得不抬头看他，她笑了，初时还是悄悄的，但后来笑声愈来愈响亮。 ’

又回复到昨天歌手在窗前向公主求爱的场面，格迪明白，她的笑不舍时宜，然而这笑声却正中布里斯特下怀。

“笑吧？笑吧，”他嚷嚷，“这一次您尽情地笑吧一个可怕的魔鬼，居然向您谈情说爱！”

他滔滔往下说，做各种稀奇古怪动作，把全部演技施展出来。

露克丝笑得更猛、更响、更激烈了，边笑边吃力地央求说：“停止吧，求末您！……”

布里斯特充耳不闻，露克丝笑得快昏厥了，“既然人们不怜悯生活中的丑角，丑角也就不必对美女多情。好哇，我是毒汁飞溅的黑蜘蛛，我比驼背妖婆更狠！”布里斯特狂叫。

格迪·露克丝明白到他想用笑来要她的命，不由睁大眼睛，双手颤抖，鼻孔里只有微微一缕气，内脏被火灼了一下，跌坐到地板上。

谁也帮不了格迪·露克丝的忙……

三、让合同见鬼去

布里斯特跟睛因一宿未眠而显得红肿。他带着激动的神情匆匆跑进房问，一头撞见戈夫曼。

戈夫曼常来布里斯特别墅住几天，赫赫有名的摄影师戈夫曼是布里斯特的影子，他随时留意这位电影名演员的每个动作，每种变化，捕捉每一个姿态优美、表情丰富的镜头。

“一夜待在哪儿？”戈夫曼吐出一口烟，问道。

“刚从格迪·露克丝家回来。我逗她不住劲发笑，差点儿害了她的命。”

“这是您的专长。”戈夫曼轻插淡写地说。

“是的，是的……是我该死的祖宗留给我的怪僻。”

“为什么说是怪僻呢，安东尼奥？这是您的无价宝，笑——是最值钱的硬通货，达·芬奇说过，奇丑也象奇美一样千载难逢。他曾到处寻找奇丑的人，把面谱载入画册。而您……实际上并非特别丑陋。”

“说得好——但我是最最痛苦的人，格迪·萜克丝……这是我第十三次向她求婚，她拒绝了……够啦！最最大的痛苦在于：一个生性爱演悲剧的演员被迫去当丑角。”

布里斯特走到镜子前而，向镜中人挥舞拳头。

“您真有一手，安东尼奥！”戈夫曼赞道，“那架式很新颖，请允许我把摄影机取来。”

布里斯特回过身，投了戈夫曼一眼，象是责备。

“竟然您也如此！……请您说说，公平，它在哪里？姓名可改，衣装可换，地址也能更动，但面孔——不行，你非得背着这丑脸。”

“为什么不能？您可以去巴黎动手术，将石腊注入皮下，您那翘头靴似的鼻子就会鼓鼓囊曩的，象只可口的梨子，还有更好的办法：外科整形，用植骨、植皮的方法。”

安东尼奥摇摇头。 “那是外科医生不够高明。您等等……再好段有了！不久前我在报上读到，萨克拉门托①住着一个手段高明的大夫，叫丘恩，他用某种药物促使甲状腺——甲状腺还是乙状腺？我记不清楚了，——及垂体分泌物增加，从而改变人的面貌和身长，不过，这或许是报纸帮他吹牛。”

【① 美国西部的一个州。】

“您从哪张报纸上读到的？”布里斯特兴奋地问。

“不记得。反正萨克拉门托任何一家报纸都能说得出丘恩大夫的地址。”

“戈夫曼，我决定现在就去，一刻儿也不耽搁！”

“别发疯，明天还得拍片呢！您如果去就医，就不能演完《爱情与死亡》中的歌手，您有义务执行合同呀！”

“让合同见鬼去！去他妈的！戈夫曼，现在请您回答我一句问话：我能象依靠一个朋友那样依靠您吗？”

戈夫曼点点头。

“好！”布里斯特想了想，“我不知道要在医生那里呆多久，如果萨克拉门托州治疗无效，我便去巴黎，大约要四个月；您早想去夏威夷的萨得维茨岛了，那么去吧，去休息一下，吹吹海风，拍些外景回来。”

“我说最后一次：回心转意吧。”戈夫曼激动地说。“您的鼻子是您的财富！”

“喂，塞巴斯蒂恩，你在哪儿？雇车的电话打了吗？”

四、神巫丘恩

报纸段有骗人，确有一个名叫丘恩的大夫，布里斯特刚到萨克拉门托，第一个接待他的旅馆仆欧就把丘恩的地址告诉了他。安东尼奥对丘恩更加有了兴趣。他用过早点，不计路途劳顿，已在萨克拉门托的大草原上奔驰。司机驾起车来信心十足，显然他不止一次送过病号。

“您以前也接送过丘恩大夫的病号？”布里斯特问司机。

“不说多，至少也有几十次。”司机回答。“不过从来投接回过一人。”

布里斯特的鼻子不安地扭动起来，“难道丘恩的病号都患了不治之症？”他害怕地想道。

司机尽可能不去看布里斯特，“这事在萨克拉门托那家旅馆的老板能证明，从医生那儿回来的虽然姓名未改，人却变了，瘦骨嶙峋的换成了胖子，矮个儿回来时身材比一般人还高，丑脸蛋回来时成了美人。斫说有个女的，她回来时变成胡子拉碴的男子汉，只是凭她脖子上柏一个痣，方被旅馆老板认出。”

“哦，原来如此！”布里斯特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那么说来，错不了，丘恩确是个高明的大夫。

“不幸的、可怜的丑小子！你我的日子可不是容易过来的！”布里斯特暗暗对自己说，“你把我拉扯大，可是我，忘恩负义的家伙，却要抛弃你！不去找丘恩，算了？”

但一想起露克丝，布里斯特立即起身赶路，去接受魔法师丘恩为他安排下的命运。

道路一个急转弯，布里斯特面前出现了一座用轻巧潭亮的格子眼铁栅围起的花园。迭地方完全不象医院，象美国阔老的渡假山庄。司机满有把握地驾车沿着湖岸向一长排白色平房驶去。丘恩大夫的医院办公处到了，他的医院是商业性的，他本人只跟付得起巨额治疗费的人打交道。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在内分泌腺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大大超过了他的同行。他发现了人体的许多奥秘并找到了一种方法，能使深藏人体内部的神秘的内分泌发挥奇妙作用。丘恩也是个讲究实际的人，不想公开这项能使痛苦的人类得到拯救的发明，将它严格保密，当怍专利，甩它挣钱。能分享丘恩科学成就的只有少数几个穷人，丘思想广揽财源，但苦资金不足，便不得不去告贷。为说服借主，他找到几个一贫如洗的畸形儿来做实验，当着借主的面做了几项奇妙的实验：任意加减人的身材，把畸形儿变成正常人，使瘦者发胖，胖者喊肥。后一项试验使借主特别感兴趣，丘恩发现了金矿的矿脉！资本家希望和他合伙，但丘恩本人也是个精明的商人，既可以自己开业，收入全部归已，又干么合伙，把红利分给别人呢？丘恩认为宁借高利贷也比开股份公司为好，他没有失算，仅几年问便偿清债务，颇有些积蓄。

开业伊始，丘恩把赌注押在身缠百万的富翁身上。在他营建疗养胜地似的医院时已定下两条目标；第一，能为富翁提供一切舒眼和奢侈的享受；第二，自然环境、加里福尼亚的良好气候和人工美景有助疗效。他为每个病号提供单独住宅或者小间别墅——根据对方出钱多少而定。照顾病号服药有专门的护士，另有医士为病号作静脉注射。这些例行公事每天只消化费几分钟。余下的时间全归患者自由支配，可以读书、划船、骑马、打网球、参加交响乐会、上舞厅或电影院。

这便是布里斯特要来治病的丘恩医院。

布里斯特来到丘恩办事处立即引起一场哄动。一位穿自罩表的姑娘涨红脸，尽力抑止涌上喉口的笑声，从来人手中接过支票。

布里斯特的这张支票足够买下整幢房子。丘恩立即拨给他一座最好的别墅。

安东尼奥走出门后办事处里掀一起场爨风雨。日常工作中晰了，所有办事员从椅子里跳起来，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盖世无双的畸形儿，热门电影明星，居然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外貌！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千百万电影观众心目中的褶褶明星将从银幕消失。这是犯罪！布里斯特没有这个权利！他属子大家！年轻的记员建议拟一份电报分发各大报馆，阐明布里斯特的胡涂想法，要动员整个美国社会防止这可怕的灾祸。大家的头脑都热得发昏，幸得老会计给他们吹了吹冷风。

“我们都是这儿的雇员，无权泄露企业内情，这会使丘恩大夫遭受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损失，冒失去一犬笔钱的危险。”

会计先生冷静的演说虽短，却收到了应有的效果。依附于丘恩、臣属于丘恩的人，便悒悒地重新拾起手下的工作。只有办理接待的那位小姐依旧心潮起伏，她对面前的纸片子又是叹息又是低语：“不，不应该……”

五、个人和责任的天平

别墅的外墙是白色的，内墙则是大理百粉红色，护士小姐早站在门口迎接布里斯特。护士亲切地点头致意，仿佛见到了旧时相识，“今天您多体息体息，丘恩大夫约定明早接见您。您现在的表情就象在《十字路口》中扮的一样！”她笑了，吃吃地笑了。

这笑声并不使得布里斯特厌恶，甚至他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

“是啊，真在十字路口……怎么称呼您，小姐？路易莎·卡莉根？好极了！劳驾看看我的新居。”

这是幢二层楼别墅，有阳台，前廊，有好几间盥洗室。陈设极其华丽。“好！好极了！”布里斯特看时心不在焉，他急着想独自一人进行思考。距“脱胎换骨”的决定性时刻愈近，布里新特愈是激动，他自己感到奇怪；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呢？

当只剩了他一人时，他踱进布满鲜花的二楼外廊。这时小路上的行人吸引了他的注意。最先出觋在路上的是卫生员推一辆三轮车，坐椅里有一团不可名状的紫疙瘩在晃动，是个觜膛脸色、穿紫色衣服的女人。随后走出一对非同寻常的男女，男的象电线杆儿，女的却矮得出奇。魔法师真能使他俩长成郎才女貌的情侣吗？谁知道？也许，这是可能的。

小桌上的电话机响起了悦耳的铃声，与此同时，各个房间里的电话铃一起响了起来。

“哈罗！”安东尼奥将听筒放到耳边，说道。

“请原谅，布里斯特先生，管门人向您禀报，有位小姐想见您。”

布里斯特皱了皱眉——准是个痴心女人慕名而来。难道住在这儿也避免不了纠缠？

“布里斯特先生？我有重要事面告，万分恳求您同意见我，几分钟时间也就够了。”

惊惶的央求语调使布里斯特困惑。可能，她是病号？想及时提醒他而临着危险？于是布里斯特回答说：“好，仆人会伴您进来。”

进来的是位身着蓝绸裙衫的小姐。她到门口迟疑一下便迳自走到他跟前，脸色苍白、激动。小姐坐下后不抬眼睛，她在考虑用词，布里斯特也保持沉默，吐出一个个的烟圈。

“布里斯特先生！”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是见过面了的……您来办事处时我曾为你办理登记手续。”

“哪方而的事我能为您效劳？”

“到先生这里来，是件越职行为，可能会受到解雇处分……”

“照这么说，您这次来访未免考虑欠周。”布里斯特淡淡地说。

“请您别认为我是个迷了窍的傻姑娘，为倾诉个人感情而来，事情比这严重得多！”说时她用她的纤指撤太阳穴，涂过指甲油的粉红色指甲差点儿卡破了皮肤，突然，她象梦呓似的往下说：“安东尼奥·布里斯特！请别抛弃我们！别改变您的外貌！别把您送给我们的那点儿欢乐夺走！您离开影坛后广大观众怎么办？他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寂寞……”

布里斯特感到羞愧、不安。当然，她是个情感容易冲动的女人。但她提出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问题：作为演员，应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啊，关于这问题得好好想想。

“小姐，”他和颜悦色地说，“十分感谢给我如此崇高的评价，但您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同样是人，因此同样有权对生活提出要求，‘为使我们得到满足，请保持你的丑脸，保持你那土耳其翘头靴式的鼻子！’您不觉您的建议是自私的吗？”

姑娘没料到他竞也有心底的积怨，也有他自己的不幸，她诧异地抬起眉毛，问他：“您？”

“是的，我。对富人而言，我不过是小丑，您知道，许多优秀喜剧演员实际愁肠反结，在他内心哭泣时却不得不逗人发笑！”

“我不知道……您可能是对的，”她终于说道，“这问题难于解决，天平的一端摆着个人命运，另一端摆着观众，摆着仰慕您的观众妁利益。”

这话明明带着挑战意味。布里斯特挺了挺身——戈夫曼如果在场，一定对这姿势赞叹不绝。姑娘不瞧他，脸上仍保留着严肃的神情。就在他准备回敬的时候抢先说道：“但您能办到，因为您有一颗仁爱的心！”

布里斯特不作一声。

姑娘出其不意地跪倒在他面前，一面绞动双手，一面哀求道：“请您作出这种牺牲吧！我求您！安东尼奥！请您答应我，您将改变原来的决定！”

布里斯特想：“一个聪明的、但却是神经质的女人”他扶姑娘坐回椅子，然后严正地说：“请允许我说几旬，小姐，您干预了不该干预的事，您来劝我不改变原来的外貌，这种劝说其实要我永远演同一个角色，我决定改变外貌时根本不打算更换原来的演员职业，未来的安东尼奥只是换一副脸、演另一种角色而已。”

“可是我们所热爱的布里斯特将不再存在。”姑娘悒悒地说完这话便站起身来。“一切能做的我都做了，请原谅我打扰了您，亲爱的，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布里斯特！”

她快步走了出去。布里斯特猛然起身，撒开两条短腿在外廊来回打转。他很烦恼。他开始冷静地考虑刚才发生的事情。这个奇怪女人对他的演戏生涯作了新的评价。在此以前，他觉得一切都简单明白，奇特的外貌和夭踢的才子使他在全世界获得了喜剧明星的荣誉和物质上的进益，他把笑变成了美元。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肩负社会重任。他只是某个人手中的一张骨牌，既设有自主，也没有感知。不，他应该引导观众——千千万万的观众，全美国，全世界——从悲惨世界中挣扎出来。当他想起他参与演出的那些片予时，更确信自己的职责应该如此。怎么办？抛开“改容换貌”的打算吧？……

布里斯特激动地在外廊来回踱步，他没有发觉太阳早落，已经满天星斗。

姑娘的来访使得他心烦意乱，原来，他要走的那一步，比他设想的要严肃和复杂得多。这一夜他左思右想，黎明时方入梦，梦见男男女女一大群人向他伸手恳求：“别抛弃我们！”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来访的姑娘——“人民的代表”。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搂得布里斯特喘不过气。

第二天一大早，他卫想起了昨晚的事，他对自己说：“全都是因为神经出了毛病！”布里斯特洗罢澡，用过早点，便出门找丘恩大夫去了。

六、对命运不舒服

丘恩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布里斯特。这房同一点儿不象医生的门诊室：没有摆骇人的外科手术用具的玻璃橱，没有死人的头盖骨和骨架，也没有用以表示主人知识渊博并使来人肃然起敬的一排排外文书。丘思倚在书桌后面的高背扶手椅上，这是个年富力强、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有一副标准的盎格鲁撤克逊脸膛：长方脸，鹰钩鼻，下颌突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浅黄色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丘恩不带眼镜，在他灰色的聪明而锐利的眼睛里，流露出明显的欢愉神情。

布里斯特一进办公室，丘恩立即起身迎迓。

布里斯特道了谢，取出一支哈瓦邵的一等雪茄。

“昨天，当听到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先生莅临的消息时，我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您真打算改变自己的容貌？”

丘恩直视布里斯特的脸，“为什么不能呢？”布里斯特以反问作为回答。

丘恩展唇微笑，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您能担保迷恋您的那一大批观众不上林奇法庭①告找吗？”

【① 林奇是十八世纪的种族主义者，美国农场主，全字繁叫查理·林奇。林奇法庭是当时美国统治阶级迫害黑人及进步白人的重要工具。】

布里斯特莞尔一笑，差点儿没把昨天姑娘来访的事托出。

“不单如此，”丘恩继续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有权给您作整形治疗。”

“哎哟，连丘恩也出来反对！”布里斯特惊恐地想道。他急忙问：“您不是成功地治愈了许多病人的吗？”

丘恩不动声色，仅仅微笑而已。好个钢铁汉子！

“在我所遇到的病人中，您特别使我为难，“丘恩辩解道。“一般病号的生理缺陷确实叫人难堪，西为这种缺陷既使自己不幸，又无益于社会，您的外形与您的事业、与您要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他也来这么一套！”布里斯特懊恼地想，立即嚷道；“我不是观众的奴隶！”

“当然，您是自由的美国公民，”丘恩回答，“然而我要说的不是指您，而是指我自己，您是造物主的杰作……您见过巴黎圣母院墙上的希麦拉狮身羊头蛇尾怪兽吗？它的长相虽则奇怪，但在它身上有着不可名状的美，假使有这么个人。他把希麦拉打碎，然后换上可爱的长翼天使，人们将怎么说？”

“您这是拒绝为我治疗？”布里斯特沮丧地问。

然而丘恩并未为他痛苦的表情所动。一般地说，任何事也感动不了丘恩，但他碰到了行医生涯中少有的尴尬事。治好布里斯特的病能使他誉满全球，并不会押他上林奇法庭受审，这是一种可能。另一方面他可能挨报纸一顿臭骂，是凶是吉，尚难预料。丘恩不喜欢名声过大、招惹是非。他有丰富的医疗经验，如果名声一扬，医疗组织上门找麻烦，舆论哗然，到那时，布里斯特的酬金再多，也是得不偿失，难平众怒了。正因如此，他把话说在前面，并用事前放在办公室里的录音机将他和布里斯特的全部谈话记录下来。丘恩双手一摊，说：“您外貌上的畸形与其他病人并元不同之处，因此，我作为医生，无权拒绝您提出的治疗要求。我只能请求您、诚挚地请求您改变初衷，全面考虑一番，等一、两天，如果您决定……”

“我决不改变主意！”布里斯特急忙嚷着说，“过两天也不会改变。”

丘恩叹口气，重叉双手一摊：“既然这么说了，后果就由您自己负责了。”于是他改变语调，用医生的口吻问安东尼奥：“您觉得哪儿不舒服？”

“我对命运不舒服。”

七、形体是流动的

布里斯特和丘恩沿着一条黄沙小径向花园深处走去。

“您说您对命运不满？”丘恩旧话重提。

“是的，”布里斯特感慨地说。“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美，有的人生来就丑？而且这丑陋就象该死的印记一样，从小到老永远洗刷不了？”

“您说的不对，一点儿也不是这样！不单单是我们的脸，就连我们整个体态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在流动，仿佛是条河水。我们的身体不断地在进行新陈代谢，一霎那后的您不同于一霎那之前的您，只消过上约摸七年的时间，您体内的原子没有一颗再是原来的了，”

“但今天的我仍是昨天的我。”布里斯特叹了口气，回答说。

丘恩笑了筅，“是啊，确实存在着物态不变的假象，但这假象应归咎于人体形态在重建时沿袭了旧有模式，即按照那些腐烂、蒸发、流逝了的物质重建，新老结构之所以相同，在于内分泌腺仍按原来途径输送激素。”

“这不就说明了物态的不变吗？”

“完全不是！只有铜象在未被破坏它之前才不变化，我们的身体则是两码事，任何一种内分拯腺分泌的激素过多或过少，身体就开始变形。顺便同一下：您是否愿意看看那些病号？”

正好有个大个儿迎面走来，虽说是大个儿，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却很不相称，手和腿过分地长，身段过分地短，他瞥见丘恩大夫，赶忙整整自己的衣服，向大夫一鞠躬，攘身走过去了。

“看见了吧？个儿有多大！欧洲人的正常身长介于意大利人与挪威人的长度之间，前者平均身长为１．６２米，后者则为１．７７米，但这人的高度居然达２．３０米。他还只有１７岁哩。他１０岁前发育正常，后来忽然疯长，为什么？因为大脑垂体的生长激素分泌过旺，即我们医界所说松果腺活动异常，患了巨人症。请您再看右面的那位小姐！她已３７岁。但身高只有９７厘米，原因在于甲状腺丧失了分泌功能。”

“是的，但病是在孩提时代得的。”

“成年人的情况当然要复杂得多，可是科学能排除一切障碍……现在我们不妨去一趟土丘下面的小屋，在那里能见到维苔小姐。”

屋前长廊里，有个女人斜倚在一张大靠椅上。

那女人并没有站起身，只向丘恩点点头，表示回答。

布里斯特打了个玲战——那人简直是个妖怪：长脸，下颌和后脑明显地向外突出，鼻子肥大，嘴唇厚厚的，一双奇丑的大手和大脚。

“多么可怕！”他们从病号身边走开后，布里斯特悄声说。

“不错，她丑极了！”医生回答，“但您是否知道，她不久前是位名嫒，二年前还曾荣获过‘芝加哥之花’的称号呢？我有她患病前拍韵相片，可以拿给您看。”

“那么，她后来怎么变丑的呢？“

“不知不觉问她的脸盘骨、尤其是她的下颌开始增长，增长的还有上下肢及榷骨针状凸起部分，病对周身无力。这便是肢嫱肥大症。病态性肢墙增大，是由垂体分泌的生长紊过多而引起的。如果是在儿童时期起病，她将成为巨人，而在二十岁成年时期得病，就成了这样的畸形人。还可以告诉您，我能用人工方法使成年男女变成撑天巨人。”

“她没有希望了？”

“哪儿的话？一旦垂体功能正常，她的体形就能随之改变。”

“您是想说，她的四肢会变短、体形恢复原状？”

丘恩点头表示同意。

八、神秘的腺体

第二夜和第一夜一样，布里斯特久久不能入睡。他呆坐着回忆白天的印象，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了。这儿有侏儒，有巨人，而在侏儒与巨人之中站着丘思大夫。他象个法力无边的法师，打算随时摧毁魔障，使病号重新成为健康的正常人。

布里斯特刚刚朦胧入梦，又梦见那下颚突出的丑女人搓着一双大手向他走来。“我爱您，安东尼奥，我俩都长得奇丑，刚好配对儿。当地球上布满我们的子子孙孙的时候，丑，将认为是美。”安东尼奥醒来一身冷汗，

安东尼奥翻身下床，在房问里来回踱步，他强令自己躺下睡觉·但直到天明也没能合眼。“胡思乱想最要不得！”他吱吱喃喃。初升的太阳照上了树梢，安东尼奥渐渐入睡，一面还唠叨那些晦涩的名词：“垂体……肥大症……”

十一点布里斯特醒了，盥冼室梳洗过后，便站到镜前端详自己的脸。噢，无怪乎他是电影喜剧演员！他熟悉这张丑陋可笑的脸庞上的每一公分。他迅速穿好衣服，出门去找丘恩大夫，不巧丘恩正给患者治病，他只得独自到花园闲逛，

这么多的奇形怪状的人！若有某个马戏团老板见到，必定惊得目瞪口呆：足足够得上搭个丑角班的布里斯特遇到的男男女女之中，有的胖得挪不动木桶似的粗腿，有的瘦得象弗兰凯斯船长，有的男性乳房高耸，有的女子胡子拉碴……所有这些人都是潜藏在人体内部、为布里斯特无法知道的魔力的牺牲品。

布里斯特后来了解到，畸形人与恢复容貌的人之问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畸形者希望和好人交往，但后者不愿遇见他们，怕想到自己韵过去。在丘恩医院里同时存在着几个社交圈子，彼此隔阂，等级森严。“平民百姓”只能随着疗程的进展逐渐升格为“名门贵族”。

没隔多久这儿的人也认出了布里斯特。没办法！他躲到远处的一堵山墙后面。又是病号迎面投来的肆无忌惮的目光、笑声和议论：“布里斯特！瞧，这是布里斯特！”唉，他是这里最最丑陋的“庶民”。

他半途上恰好遇见丘恩。

“正想来看望您，”丘恿说，“昨夜睡得好码？”

“糟透了，全是您那垂体闹的，我简直被魔鬼迷住心窍了。”

“那好，我们先跟那‘魔鬼’认识认识。”

丘恩点头同意，接着开始解释：“您刚才所说的‘魔鬼’实际上是人的内分泌腺，同一内分泌腺可以使人遭难或者得福。人体是由生命的最小单位——亿兆个活细胞构成的，它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但叉相互作用。您愈探人研究人体内部活动，就会为人体各部分细胞相处得如此和谐而惊讶。是谁的安排呢？这问题早就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在十九世纪，学者们一直认为，人体各类细胞均通过神经系统取得联系和协调工作，脑是枢纽，一切细胞绝对听从于它，然而事实并不如此。脑子虽然重要，但并非绝对权威。它负责将躯体某一点上的兴奋传递到另一点上，这种传导称之为反射。然而机体的生命现象并不单单体现于反射，中央神经系统也不是最最主要的系统，——实际上，神经系统有许多个，——大脑算不上是中枢。控制机体的有一整套复杂程序。细胞生产特殊的化学物质来增进腺体和肌腱的工作，反过来，肌腱为细胞集聚营养物和交换物，而腺体则酿造一种叫作激素的特殊物质，运行到人体各部分。机体的形态便是由这激素决定的。分泌激素的腺体称为内分泌腙。如果某一内分辨腺机能亢进，分泌物过多，便会抑制其它器官的作用，人体立即发生变化：反常地发胖或消瘦。如功能失谓出现在人的幼年时期，人或是疯长，或是停止发育，或是产生生理上的畸形。因此，内分泌器官。或说内分泌腺，起着调节人体功能的作用。内分船腺有许多：甲状腺，甲状旁腺，胰腺，垂体，肾上腺，等等。我们单说这甲状腺——请问，您是在哪儿出生的？”

“在布尔奇阿特山区。”

“正如我所预料的，在海拔高的山区，土壤中的营养盐类因风吹、碱化、雨水冲刷而不足，山区居民饮食里缺盐，于是甲状腺因盐类这种原料不足，它合成的腺索数量减少，引起了甲状腺增长、肿大。这便是许多人生大脖子病的原因。您的病也是由于内分珏功能破坏所致，只不过对您说来，性质有所不同而已。患者一般表现为行动呆滞，举止笨拙，不爱说话，思想迟钝，象头驯良的动物。当然。他们之中也有头脑灵敏的人。而您不但头脑灵敏，而且善于思考，有才气。对事物非常敏感。请您说说，您常常心悸吗？”

“有时会这样，”布里斯特回答。

丘恩朝他的手瞥了一眼。

“您是个敏感而又窖易感情冲动的人，小小的事情都能掀起您情感的波澜，在您身体内部仿佛同时存在着二种互为矛盾的力量。——您瞧，我已获得有关您性格、气质和秉性的概念了。看来，治好您的病得费些功夫。您，当然罗，希望自己身材适中，长相匀称，恢复到您内分泌腺机能未受到破坏时的面目，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布里斯特回答，

“您从来没见过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将努力使它重现。我正在做其他医生尚未能办到的事。人们称我为魔法师，玩幻术的人。人们在育种学家布尔班克①身上也用过同样的称呼。其实我做的工作并没有超过他。他在改变蔬果的形状和‘结构’方面创造了奇迹，而我，只不过在改变人体形状和索质方面做了些工作。现在让我俩一起去参观‘收藏馆’吧，那里有我收集的标本，您能发现我已超过了医界同行。”丘恩边说边朝一幢房子走去。“由我从内分泌腺提炼成的药剂，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改变戚年人的外形和身材。”这时他们走进了毗连办公室的一个房间。

“您瞧，那些药剂创造了多大的奇迹！”丘恩说，他打开一本照相簿，让布里斯特看里面的相片。左页上的人像全部都奇形怪状，右页上的则容貌端正，有的人甚至相当漂亮，二者阃如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某种相似之点。

“这是治疗前拍下的，面那是在治疗之后。”丘恩指着影集中左右两边的相片骄傲地说。

“那是我在欧洲的时候摄下的，我在法国的萨巴蒂耶②手下开始医疗生涯，”丘恩说，“而这些是我来美后治疗的第一批病号的相片。可惜我从克鲁克斯③那里听到，我们官方卫生组织的代表们对我的实践不抱诚意，宗教界甚至对我不满。不过，他们暂时不来妨碍我。现在您再看，”他让布里斯特看装有玻璃门的药柜和里面一排排贴着拉丁文标签的白色药瓶，“如果中世纪的魔法师见到这些瓶儿罐儿，他们一定肯出大价钱。这里面都装有药剂，一类药粉能使人长高，另一类则能使身材缩小……”

【① 布尔班克·卢特（1849～1926）美国的育种家，达尔文主义者。】

【② 萨巴蒂耶·保罗（1854～1941）法国的一位化学家，巴黎科学院院士。】

【③ 克鲁克斯·Ｗ，（1832～1919）美国的物理及化学家，伦敦皇家协会会员。】

“成年人的身长您也能改变吗？”

“是的，我能作出这样的‘奇迹’。瞧，这药能使得胖子变瘦，那一种能使得瘦子增肥。一句话，我如果活在五百年前，能够随意‘施展魔术’或者‘解除魔术’，挣上一笔大钱，还可以引火烧身，死无葬身之地。”

丘思微微一笑。“可能如此。现在当然不至于把我括活烧死，但会活活地折磨我。人类常常是因循守旧的。”

布里斯特机械地遵从了医生。脱下衣服”的命令。丘恩大夫为他作了详尽的检查。

“我一定要把您政变外貌的过程一一拍摄下来。”丘恩说，“每天把病人的同一姿势用电影机拍摄下来就能凑成一部奇妙的影片，让人们亲眼看到由丑变美的历程。”

参观后的第二天布里斯特开始服药，机体内部的变化便要从这一天起始。

九、耐心地等

日子一天天过去，布里斯特按时服药并对镜子端详自己，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现。布里斯特已逐渐失去信心，怀疑丘恩大夫的“魔术”是否真有效果。日子单调而乏味，在百无聊赣之中他阅读洛杉矶的、旧金山的和好莱坞的报纸。有些新闻虽不是说露克丝，却也引起了他的好奇。

在加里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年仅三岁的罗尔夫·艾利森，居然不顾邻居白眼，每天一刻钟在他家后院赤身露体散步、晒太阳。他受他母亲指使，医生吩咐，她孩子应该沫日光浴。邻居为此向警察局告了一状。这位善于体贴内人的丈夫申言，光膀子赤屁股的三岁孩罗尔夫使他的太太十分害羞。

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有一位可敬的牧师，他宣称；“应该把那些说人的祖先是猴子的教授们送到绞耐架上去。”

得克萨斯州的阿尔派困市一位长老会教堂执事说，电灯——造物主的力量标志，是在地球上开始有人类，也就是说距今大约六千年的时候就存在了的。他暂不说明为什么伊旬乐同里亚当和夏娃不用收音机来收听天使唱的赞美歌。

另一些报纸的新闻更难使人置信。有一次布里斯特终于找到了他要找的新闻。这是一则有关格迪·露克丝患病的消息，说她一度昏厥，差点儿死掉。由女仆请来的医生赶到现场时露克丝小姐巳经没有知觉，脸色发青，快要断气，医生化好大力量方把她救活。露克丝的女仆的病情也相当严重，虽则她从突发性昏迷苏醒过来要比她的主人快些。医生没能找到致病的原因，既无煤气，就不可能是煤气中毒。只是在几天以后，某小报记者方透露这事的情节，由于布里斯特厚脸无耻地向她的女主人求婚，以致女主人——露克丝小姐差一点笑死。女仆说：“布里斯特的样子实在滑稽，连我也几乎笑得送命。”此说过分离奇，其他报纸未予转载。

又过了一天，这家报纸又登出一篇小文，说露克丝小姐突然昏厥一事确与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有关。不过，话虽如此，露克丝小姐并没有上告法院的意图。之后，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失踪了，摄影师戈夫曼说，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已去欧洲治病。戈夫曼自己差不多与布里斯特同一时间去了托姆季。

一天以后这家专刊猎奇的小报向全世界报导：布里斯特向露克丝小姐求爱一说确有其事。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竟敢胆大妄为，用求婚的手法亵渎圣体！其他报纸竞相转载这篇文章，于是露克丝的男女崇拜者写的信件涌向报社编辑，向“被污辱和被损害的”露克丝表示同情，对玷辱她的人表示愤慨。

“叫人气愤的亵渎行为！”布里斯特感叹道。“如果我现在落人格迪·露克丝的崇拜者手里，一定被撕成碎块。这就是群众审判的威力！不过，那就更好，经这么一来就没有人再说我无权改变外貌的废话了。”

因祸得福，布里斯特离改变丑脸的日子已为期不远。

他走近镜子，又一次端详自己的脸——毫无变化。

“露克丝始终投有说出秘密，”布里斯特想，“只是由她的女仆说漏出去了的。露克丝！当我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她跟前时，她该如何迎接我呢？”

布里斯特骤然急不可耐，快步去找丘恩大夫。

“请别激动，”丘恩安详地说，“我的药正起着应起的作用，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问，不能象您在银幕上那样说变就变。药物作用于垂体和甲状腺，使它们储存足够数量的激素，然后激素作用细胞。您瞧，逸要有多少次转换！而且您别忘记，您不再是十岁的孩子，骨骼不象孩提时代时那么柔韧。等到腺体——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功能恢复正常，那时机体的改变过程也就会加快。”

布里斯特偶一顾盼，发现他旁边的椅子里坐着一位小姐。“请原谅，”他不好意思地向小姐致歉道。小姐莞尔一笑，点头告别，轻快地步出了门诊室。“新来的病号？”布里斯特问。“恰恰相反，她是老病号。”丘恩微笑着回答，“她就是坐在别墅前廊里的维苔小姐。记得吗？”

“就是丑得出奇的那个？”布里斯特惊讶地追问。

“是她。”

布里斯特赶忙握住大夫的双手。“请原谅，大夫，我竟然怀疑您妙手回春的医术！”

“离妙手回春的地步还远着呢。您回去耐心地等吧！”

十、把丑脸丢了

从那以后，又过几天，忽然出现奇迹——塌陷的鼻粱长高了。

布里斯特非常高兴，丘恩大夫的药物唤醒了他身体内部的潜在力量，蜕变的过程已经开始。

每天都为布里斯特带来新的变化，没过多久，鼻梁恢复成正常人一样，土耳其靴式鼻尖也由肉疙瘩戒为修长面好看了，真奇怪！布里斯特在发育、生长，手指、胳膊和腿都在不断长长，衣袖和裤管正一天比一天短小。

有天早晨，一位俏丽的护士来见布里斯特。问过早安后带笑说：“布里斯特先生，恭喜您，您开始成长了！不用多久您这件上衣就会显得太短，我们的仓库里准备有各种尺码的鞋、内衣和外服，是否要派人给您送来？”

躯体内的力量一旦突破静止状态，便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迅速地改变着身体的结构。经过一个月变化，镜子反映出来的是个新的，陌生的人。这已不是他从小就熟悉的布里斯特，仿佛他的思想搬进丁陌生人的躯体。他试着做了个手势——新颖、柔和、甚至相当优美，只不过看来十分陌生，叫他不习惯，不象以前那么笨拙可笑了。

布里斯特体内正进行一番除旧布新的工作，而在他周围，同样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初来睡的卧榻变小了，只有身长的三分之一；桌椅小得太不显眼。他只消踮踮脚就能取下悬在钩子上的衣帽——过去得费多少功夫啊！这都是新鲜事，然而自身的变化更吸引他注意。

安东尼奥整小时在穿衣镜前徘徊不舍，总是瞧不够。是的，这是科学的奇迹，现在他巳信服，人体并非一成不变，形态是流动的，象水一样。一旦唤醒沉睡在身体里的“内在力”，就能缔造出一个新的形体。激素，垂体，甲状腺——这些名词现在不再象魔法师的咒语那么难懂了。

从镜子里瞧着他的是个潇洒的年轻男子，略高的个儿，匀称的身段，长着个端端正正的鼻子，上下一身新。

“布里斯特死了，再也不存在了！”他悄俏地说。

他不由可怜起原来的安东尼奥，这个丑陋的矮人！在他童年时代从未受到过爱抚，他饱尝穷困和浪迹街头的辛酸……

安东尼奥记得，当他还是小小的孩子时，便背井离乡，到美国东部讨生活去了。他在一个城市当报童，在另一个城市里当活广告——一身小丑打扮，脖子下悬一块牌子：“请买太阳牌皮鞋油”。顽童嘲笑他，有时还揍他，于是他只得另换码头，加人一个流动杂技团。他穿上小丑衣服，敲锣叫场子，得到看热闹人的宠爱。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忽然想为剧本拍些流动杂技团的幢头，因而布里斯特生平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他自己。布里斯特不禁惊喜变集：当时他患了一种想当电影演员的流行病。他鼓足勇气去求见制片厂老板，说他想当演员。老板一听这话，咯略大笑。安东尼奥于是告别杂技团奔好莱坞去，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演员招聘人、导演、还是摄影师，都不愿意跟他作一次认真的谈话。不过，机会来了，一位聪明的摄影师经过一番考虑，对制片主任说：“为什么不能把这小矮人培养成杰基·科汉第二呢？选^还有一层好处：不会象杰基·科汉那样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长高。”为拍张巨片浪费几百尺拷贝算不了一回事。铡片主任同意他试拍。布里斯特心慌意乱，双手象风车似的乱舞，导演绝望地摆摆手说：“他连个演戏的概念都没有！”但摄影师不丧气，新片出乎制片主任和导演意外，深得观众好评，布里斯特的命运由此来了一个奇怪的转折……

布里斯特力图记起他所走过的生话道路，他想要检验一下，新布里斯特是否知道旧布里斯特的全部哀乐？人体的“蜕变”有否损害感知的统一？没出差儿，记忆完好！他抚了抚前额，从镜子前走开，“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把丑脸丢了……”

十一、闭门羹

“蜕变”过程全部结柬，穿衣镜映出的不是丑陋的畸形儿，是十风华正茂的男子。他身材修长，略带几分消瘦。最最奇怪的是，新布里斯特的部元可厚非的外貌里，仍有某种细微的、与布里斯特相似的地方。丘思大夫检查布里斯特时，简直象一位艺术家得意地检查他的杰作。

“好极了！”他说，“祝您幸福。机体的重整过程已经结束。”

兴高采烈的布里斯特握住大夫的手不放。

他把随身带来的几百万美元悉数留给了医生，给塞巴斯蒂恩一个电报，说他明儿一早到家。出租汽车约定时刻到达布里斯特的别墅门口，塞巴斯蒂恩忙走下台阶迎接，但……他目瞪口呆，站住了，他见到的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个风姿秀逸的美男子。

“怎么，认不出我啦，老头儿？是我，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医生把我变了，快把箱子接过去！”

但塞巴斯芝恩仍旧站着不动，他是个忠心的奴仆，懂得美国百万富翁的人身和财富随时可能遭到抢劫，布里斯特是其中之一，此时他毫不怀疑这个和他说话的是个骗子。

“我可不会上你的钩儿！”老头儿暗自说，

“喂，站着干吗？”布里斯特不耐烦地问遭。

“你从哪儿来，就往哪儿去！”塞巴斯蒂恩一边骂。一边转身登上台阶，准备占领靠近门的有利地位应付万一。

“瞧你这怪人！我不是说过，我就是主人布里斯特吗？”

他那不耐烦的手势确使睾巴斯蒂恩想起了自己的主人，声音听来耳熟，塞巴斯蒂恩又觑了陌生人一眼，“真是怪事！这人既象主人，又不象主人。”

他们问的谈话使一旁的汽车司机发生兴趣，他投去一眼，当然，不是他，谁不认得布里斯特！司机朝老仆砭眼表示警告：“别放他进去，危险！”

塞巴斯蒂恩理会了司机的暗示，以老年人少有的敏捷往门后一闲，关上门，上了铁闩，加上锁，搭上曲子，再拴上了铁链。

“进不了吧，你这小子？”他在门后挖苦说。

安东尼奥擂了半天门，塞巴斯蒂思巍然不动，“倔老头儿！笨老头儿！”布里斯特在心里暗骂。

他思考怎么办，可能，他的私人司机能明白事理些？布里斯特向车库走去。私人汽车司机就住在车库旁一幢小屋里。车库是空的，司机住所的门上了锁。

“该死的家伙！大概他把汽车租给其他人了。”布里斯特喃喃自语，除了找家旅馆休息外别无它法，于是他走进城里的一家豪华饭店。

布里斯特掏尽口袋，方凑足支付出租汽车的费用。幸得他的西服十分考究，他的皮箱上贴满了欧美两洲大饭店的旅行票签，所以守门人恭恭敬敬地为他打开大门。

“您尊姓？”一个坐账房间里、戴副大眼镜的年轻人问他。

“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电影演员。”他没好气发说。

如果在以前，他根本用不着报姓名。守门人仆欧、领班，一律先跟他打招呼，他比总统的名字更响亮。

“大概您和著名电影明星布里斯特恰好同姓？”

这一次，布里斯特胆怯了，他不愿将自己摆进盗用他人姓名的尴尬局面？

“是的，我俩同姓。”布里斯特回答后匆匆登上电梯。

“今后怎么办？”他忧心忡忡地想，“丢脸是件最不愉快的事。”

布里斯特肚子饿。幸好旅馆供应早餐和午餐，不必当场付款。布里斯特用过了早点，心情也大为好转，如今他打算实现在丘恩医院日夜紫怀的向往：出院后首先拜访格迪·露克丝，请求她的原宥，然后……而露克丝会怎样接待他呢？布里斯特再次对镜审视自己，不错，他是个英俊的男子，完全有资格演高尚的悲剧！理想即将变为现实……他想到这里，立刻换上薪装出门去了。

十二、变形与变情

格迪·露克丝的别墅在郊区，布里斯特没有雇车的钱。“步行去！”他作了决定。天气燠热得叫人受不了，来往不绝的汽车掀起大量尘土，布里斯特呛得透不过气来。他终于走到了露克丝的家，这时，他的外形已不象刚出门时那样潇洒脱俗，脸、衣领因沾满灰土和汗水而发黑，头发糊得成了饼块，衣服及皮鞋覆满风尘。

“我想见露克丝小姐。”

数以千计想当影星的年轻人都希望看到露克丝小姐并得到她的关怀，但是，所有的来访者她都要接待的话，那就连上班的时阃也没有了。

“露克丝小姐不在家，”女仆推托道。

“对我来说，她应该在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她的旧友，她见到我一定会感到高兴。”

“我该怎样向她通报呢？”女仆换了副亲切的语调问他。

又是这要命的问题！

“您瞧，”布里斯特呐呐地说，“我想让露克丝小姐出乎意外地感到高兴。您去对小姐说，有个旧友想见她。”

女仆半打开门，把布里斯特让进客厅，自已人内报禀女主人去了。

“女人生性好奇，”布里斯特暗暗想，“她这回儿进去，一定会把我的外貌描述一番，格迪小蛆听了想必很想亲眼瞧腺是个什么样的旧友……”

“请进！小姐请您上她的卧室。”

露克丝半卧在躺椅上，她见布里斯特进来，坐起身，望了他一眼，心里不免怀疑：一定是场骗局！

“您来有事？”

布里斯特一鞠躬。

“小姐，虽然您不认得我，但我并未欺骗您，我确实是您的旧友。”悦耳的男中音和真诚的语调叫人听来非常愉快。

“请坐！”露克丝指着一张窄小的椅子说。

布里斯特坐进椅子，露克丝又卧倒在躺椅上，有分把钟时间俩人都默不作声。后来布里斯特看着露克丝含蓄地说：“为了使您相信我并非骗您，我可以说一件除您和……另一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我能够把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与您最后一次见面时的谈话重复一遍，而且一字不漏。”

“他把这些话都告诉您了？”露克丝问。

安东尼奥微散一笑。“是的，他将一切都告诉了我。他感到非常抱歉，因为他……打扰了您，使您笑得如此之多……”

“但这事和您有什么关系呢？”格迪问。“是安东尼奥请您来道歉的吗？”

“是的，他……曾嘱咐过我。”

“他死了？”格迪惊骇地坷。 安东尼奥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管自说：“那次他曾向您求爱，现在。请允许我重提您那时的……”

“我的天！我怎能知道他由此去死呢？您是他的朋友，现在，您想为他复仇？”

“请别过早地下结论，而是听我把话说完。好，那时您对布里斯特说，您俩之问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鸿沟是指他那丑陋的外形，如果投有这条鸿沟，他便有成功的希望。”

“是的！”格迪回答。

“那么，”布里斯特说，“现在再也不存在这谨障碍了。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没有死，但改变了外貌。布里斯特就是我。您总不能说我面貌丑陋吧？”

他从椅子里站了起来，露壳丝不由眼里露出驻怕的神色，这个奇怪的人是谁？是疯子？是骗子手？

“您要我做什么？”格迪强作镇定，问。

“我来讨您的答复，现在我已经收到了，”布里斯特说。“您刚才说了：‘是的’。”

“但您并非布里斯特呀！……求求您，别再纠缠我！您到底要什么？”

‘请放心，露克丝小姐，您不用害怕，我不是疯子，也不是歹徒。我明白，现在很难使您相信跟您说话的人就是被拒绝的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然而我将用事实来证明事非虚妄。”

于是布里斯特向格迪叙述了别后的经历，拿出有关丘恩大夫的“奇妙整容术”的剪报，最后，又掏出用以说明布里斯特的形体变化过程的照片。这些照片比之一切解释都具有说服力。格迪把眼睛从照片上移开，再次看了看这个漂亮的年轻人，拿他和原来的布里斯将作了对比。不，理智告诉她，不可能会有这种变化。

她在思考，终于开口说话了：“布里斯特先生……假定您说的全是事实，丑陋的外貌已不再成为我俩间的障碍，然而……”

“从哪儿来的‘然而’？”布里斯特急忙问。

“我已听完了您所说的一切，现在请您听我说，请您回忆一下当您还是畸形人安东尼奥的时候我们那次的谈话。我曾向您说明，我们有义务面对客观事实，如果我出嫁给一个真正的英雄……”

“嫁给神或半神——当时您是这么说的。”

“是的，嫁给一个观众所一致推崇的人。”

“难道布里斯特不是神？”安东尼神气地阃。

“您再也不是布里斯特了，问题就在于此。您曾是个可怕的神，您的形象是别人所无法摹拟的，现在，您象美男子纳尔索斯①，但观众不认识您，您只是个一无名望的漂亮男子。漂亮而无名望，比之布里斯特的丑陋更糟。”

【① 纳尔索斯是希腊神话中河神凯菲新之子，容貌非常美丽，他爱上了溪水中的影子，憔悴致死，变成了水仙花。】

“谁说我没有名气？难道我不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换了副脸就不是安东尼奥吗？难道我的才能不复存在？”

“但您投有了最主要的东西——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土耳其靴尖式鼻子。观众不可能承认您，”

“我会叫他们承认的。瞧，您在借故推托。那么，好吧，当我载誊归来，重见您的时候……”

“到那时我俩再继续这次谈话。不过，布里斯特，请您记住，我从未作出任何承诺，因此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十三、你无权弄丢鼻子

面目一新的布里斯特现在去见皮茨先生，但这比见格迪·露克丝更难。皮茨先生寸金难买的宝贵光阴由他手下的仆人严密地守卫着。布里斯特用语言失灵，决定以强力冲破封锁。他推开仆人，迅速往前走去，幸好熟悉地形，片刻便到了皮菠先生的办公室门口。

布里斯特看到了他所熟悉的陈设，如今皮菠先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老地方，正和法律顾问奥尔科特交谈。

“合同规定违约一方应交纳五万美元赔款，”皮茨先生斜眼瞧了瞧布里斯特，迳自说道。“如果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先生不辞而别，放弃拍摄《爱情与死亡》，那么他应偿清赔款及其它损失。营业部将提供给您一份备忘录。那是相当大的一笔钱，请您就此准备发出诉状。”

“我们控告谁呢？”法律顾问问道。“可能他已不在人世。”

“死了更好，我们可以接法律规定扣押他的财产。”

他们的谈话被仆人打断了，仆人在门外瞟一眼布里斯特。“这位客人不听我劝阻，擅自走进了您的办公室……”

皮获先生瞧了瞧布里斯特，命仆人出去，然后问找他的这位先生有什么贵干。

“我可以向您提供有关布里斯特的某些情况。”安东尼奥说。

“啊，原来如此，这倒有意思。快说，他还活着吗？”

“是，叉不是。那样的布里斯特已不再存在了，”他指指壁上镀金木框里自己的相片说。“但安东尼奥·布里斯特还活着，他已改变了面貌，他现在就站在你们面前——敝人就是。”

皮茨和奥尔科特交抉了一下眼色，表示怀疑。

“您不相信布里斯特就是我，是十分自然的事，即使生我的母亲也未必能认出我。但我立即就能向您证明我便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哦，不必劳驾，我当然信。”皮茨先生赶忙回答。“那么您，布……布……布里斯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刚才我已听到你们的谈话，说由于我未履行《爱情与死亡》的拍片任务而擅自出走，打算向法院起诉。我现在想说的是：没有起诉的必要了，我可以偿付全部违约费和亏损费，不过，我要求重拍，让我仉演宫廷歌手，并且，这张片子不拍成喜剧，而是拍成悲剧。”

“嗳，悲剧……”皮茨模棱两可地说。。看来，您深知我们的内情，但……无法办到，年轻人！”

“这么说来，您不信我就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当然相信，当然相信，但不过您……来路不明。不管您是布里斯特也罢，不是布里斯特也罢，您这样的阿波罗式美男子，要多少有多少，而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丑相盖世无双，效摹不了，他是希世之珍。我们暂假定您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再世——但您凭什么权力来改变尊容呢？您我签有十年长期台同，曾签订拍摄许多影片的协议，这些合同和协议比一国之君的诏书还要值钱。为什么我们付给您大得吓人的天文数字？就为那希世之宝——您的鼻子，我们已用高于黄金的价格买下了您的鼻子，现在鼻子在哪儿？您把鼻子搁到哪儿去了？即使是一块价值连城、硕大无比的钻石，比起布里斯特先生的土耳其靴尖式鼻子来也不过是婴孩手里的摇铃，不值一钱。无论从道义或法律角度来说，您都元权丢失您的鼻子。鼻子是我们的，不是您的。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鼻子作为大自然的一件杰作，属于所有的人。您怎么敢从各阶层的人民手中夺走这件珍品？”

“我不想用语言，而是用实际千亍动来为我辩解。您如能给我再次公演机会，您就将看到，新布里斯特不输老布里斯特一分一毫……”皮茨跳了起来。

“您不是布里斯特！现在我已清楚，您不是布里斯特，您只是一个想当电影明星的年轻人。您偷听了我们关于布里斯特的谈话，企图冒险玩一场骗局。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绝不会说出象您那样的话来。他明白，天才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名气。富有才能却默默无闻饿死街头舶人，到处都是。只要有名气，庸才同样可以显赫一时。布里斯特是位空前绝后、大名鼎鼎、富于魅力的人物，没有名气的布里斯特我们随手在市场上可以我出好几打。”

“方才您还说到布里斯特的鼻子是稀世之宝！”

“是的，我绝不改口，稳们不需要您，年轻人，代我们亲切的吻他，吻那神圣的靴尖式鼻子。”

“我坚持……”

“白费劲！”皮茨按了下铃，吩咐仆人送年轻人出门。

这着棋下辅了。

“那人是谁？疯子还是无赖？”当安东尼奥身后的门掩上时，法律顾问向皮茨先生打听。“您这番话，象您多半相信那人便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岂但多半，几乎是百分之百。格迪·露克丝来过电话，她告诉我，她看到各种照片和记录，说明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凭借医学之助改变了自己的面貌。我只是在他提出请求、要我们考验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演员时，才有点儿怀疑他。不过，这只是一刻儿功夫。笨驴！他自己找死！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他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很快就要完蛋的。这也是拢忙着向法院提出诉状的原因。”

“您真是位足智多谋、富有远见的人！”奥尔科特说。

十四、拘捕家贼

安东尼奥从皮茨那儿出来，直觉得两腿发软。现在他走在电影城滴榴光滑的宽马路上。

马路右侧，在舞台布景贮存仓库旁边，有一家小酒店。

有两个初登影坛的青年在大理石餐桌边对坐，一个是白皮肤、金发碧眼，另一个是黛黑色皮肤、粟发、黑眼睛。

“好象是史密特先生？”布里斯特用手抬抬帽沿，问那粟发青年。“不认得了？我是约翰逊，在《爱情与死亡》中扮衬角。”

史密特冷淡地回了个札，他不可能一一知道那些衬角儿的人名。

“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托我问候悠。昨天我见过他。”安东尼奥又说。

这项消息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效果，年轻人立即露出满脸笑容。

“他真的记得我？”史密特好奇地问。

“他在哪儿？他怎么了？”

“他在冶疗。我去看我妹妹，恰好见他在丘恩医院里。”

“布里斯特病了？病情严重吗？他患的是什么病呢？”

“布里斯特想扮演另外一种角色，由喜剧演员改为悲剧演员，为此修改外貌，丘恩很有本领，把他变成一个年轻人……和我一样，点滴不差。”

史密特惊得张大嘴巴，

“疯子！”隔了好久他方说出一句话。

“神经病！”他的伙伴答腔道。 。

“为什么说是疯子？”布里斯特问。

“因为他现在的票房价值比……比您我高不了多少……”

普里斯特解了渴，便沿着公路回他的宿处。“我竟然落到了这地步！”他一面走，一面寻思。“我是在吃老本，象个流浪汉似的到小酒馆里去付食。不，不能这样下去！……那么，怎么办？……一个丢了脸的人……”

走近旅馆时，他赶忙整整衣服，拍去身上的尘土，免得引起旅馆仆役的注意。

他象平日那样订了一份丰盛的午餐，吃得饱饱躺下睡觉，一觉睡到晚上十点，立即起床穿衣，把房门钥匙交给待役后走出旅馆。

夜半天凉，他急急走着。终于，在公路旁的小山岗上出现他的别墅。别墅外观漂亮，陈设考究。以往汽车每到这里，便按响喇叭，年老的塞巴斯蒂恩大开正门迎接。

已是夜晚十一点，房子一侧的窗户里还亮着灯光，塞巴斯恩还投睡哩！安东尼奥悄悄地沿花园栅栏走到一丛小柏树下，卧倒在热乎乎的沙地上。

子夜一时，他决定开始行动。他走到屋子另一端，攀上窗台。宙扇关着，但用什么办法把它取下而不发现声响呢？普里斯试着用肘把玻璃顶破，——肩胛轻轻一撞，玻璃哐啷碎了。

“糟了！”他急忙翻过栅栏，躺倒在地。瞪起眼，等待塞巴斯蒂恩走出门外或者打开窗户。但几分钟过去了，没有动静。

布里斯特再一次越过铁栅走近窗口，钻进窗户到了室内。他满有把握地穿过一个又一个房间。

此刻安东尼奥有种奇怪的赌觉：他明明是在自己家中，却叉像个小偷。不错，他是小偷，这次是来偷他保险箱里的钱的。他小心翼翼地穿过餐室，保险柜就装在紧挨书桌的壁洞内，如果要打开柜门，就得拨开数字锁。数字锁有两把：上面的是３－６－２７－１３－９，下面的是３２－２４－７－８－１２。这是一种程序相当复杂、构思极其精巧的玩艺。幸好新布里斯特继承了老布里斯特的记忆力，而这记忆力并没有骗他，

他把一张张银行支票放进口袋。蓦地听到隔壁房内有人轻轻走路的声音，突然射来一束手电筒的强光。

“举起手来！”门口四名警察的枪口都对准了他，他惊愕地瞧着警察，与此同时，从警察身后传来老头儿幸灾乐祸的笑声：

“哈，我早就说了的，”布里斯特听出这时塞巴斯蒂恩的声音，“这小子一定会来上钩。”

几分钟后戴上手铐的普里斯特便被送进了警车，一到警察局，布里斯特对他们说，他就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但人们哈哈大笑。

十五、剥夺变形权

翌晨布里斯特见到的不是检察长，而是一位喜欢咬文嚼字的法官。布里斯特这时还不知道皮茂是暗中施了手脚，逼使法官不承认新布里斯特是矮人布里斯特财产合法继承人。如果承认新布里斯特有继承权，那么他就能以合法身份当庭申辩，或者延请著名律师辩护，案情将复杂化。对皮茨最有利的办法是不承认他是布里斯特，宣布布里斯特“不知去向”，然后要求法庭在布里斯特“缺席”的情况下裁决，将布里斯特的一切财产交人托管；到那时，只消买通托管人，事情就好办了。

法官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不听布里斯提出的确凿证据：

“即使您的各种相片都是真实的，而不是借用相貌酷似者的相片；即使满足您的请求，召请丘恿大夫作您的证人；即使请那位著名影星——都改变不了现状。古罗马的法学隶早已指明：‘盗窃，——‘富尔图姆’，源出于‘富尔瓦’一词，意即昏暗、漆黑一团，您正好偷偷地、趁昏暗的黑夜作案。”

“请原谅！”布里斯特反驳道，“据我所知，所谓盗窃，通常是指偷盗别人财物而言，那些财物是我自己的呀！”

“财物是否属于您，现在还缺乏佐据。您应该遵循合法程序，首先证明您的真正身份。”

“恢复我原来的样子吗？”

“恢复原来面貌当然更好，但至少得循法律程序提供您现有的全部证据，说明您就是失踪的布里斯特。”

“可以。但为收集必要的材料，我请求在正式开庭前把我释放。”

“须交纳保证金五万美元。”

“难道警察从我身上取走了钱还不够数？那笔钱差不多有十万美元！”

”这笔钱属于谁，还存在争议。”

“我没有其它韵钱了。请听我说，”布里斯特央求道，“难道用得着保证金吗？既然我的财产取决于法庭判决，我又何必逃跑呢？我的财产价值一亿美元以上！”

法官审时度势，觉得普里斯特确实有理，这人当然不会白白放弃一亿美元，可是主要之点不在于此，主要点在于：一亿美元终将回到布里斯特手里，皮茨先生会不会对他不满意呢？

法官正打算释放布里斯特，不料检察长发来一份公函，要求对一位名叫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公民暂不采取任何措施而先行关押，检察厅将干预这一案件。

任何申辩一概无用，布里斯特从警察局拘留转移到了法院的牢房。

于是一场占怪的、使人摸不着头脑的糊涂官司从美国传了开去，各种刊物竞相撰文评论，企图说出自己的见解。

人有否改变外貌的权利？

取用自己的财富是否算作“盗窃”？

布里斯特真的改颜换貌了吗？

新布里斯特真能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是老布里斯特？如果布里斯特已婚，那么布里斯特太太能否以她丈夫面目难以辩认为理由提出离婚？

犯罪人能否找到逃避司法当局惩罚的。隐身术”？

教堂如何从宗教和道德的角度评价人的‘变形，？

此种“变形”是否威胁到我们的社会结构？

每一个问题都发挥了作者的惊人才智，在他们的生花妙笔之下，洋洋洒洒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

在另一方面，检察厅已搜集到许多材料，这些材料都不利于布里斯特。

其一，布里斯特曾在一家旅馆歇宿，旅馆的办事员说，他本人曾承认并非影星布里斯特，只是同姓。其二，法院时事诉讼庭发来公函，说皮茨先生在普里斯特犯案之前，已征得庭方同意，冻结布里斯特的资金和一切不动产，用以偿付皮茨公司的损失。根据第二项材料，布里斯特可能因盗用赔偿费被起诉。布里斯特得以告慰的是，丘恩的证明和经丘恩治疗的一些病人的旁证对他有利。检察长亲自访问了丘恩医院，对丘恩的成就表示赞赏，这之后，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陈述他的见解。

“布里斯特的‘变形’是丘恩医生一生中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

“保护私人财产系我国制度之根本。按照一般习惯，持有产权者必然是人，他具有一定的体形和面貌。但若产权持有者出于某种目的任意改变其本来面目，社会能保持安宁吗？最重要的是，我们将如何对付那些狡猾的犯罪分子？他们常常假冒别人的签名，乔涪打扮成百万富翁，我们怎能区别真正的财产主人和冒牌顶替者呢？不，我国绝不允许人们任意改变自己的外貌！

“人未成年，不得已面采用丘思大夫的方法，当然情有可原，但成年人绝不允许！因此，我将向国会立法委员进言：立即公布一条法律，禁止成年男女当其产权发生纠葛时，以任何方式改变自己的外貌，至子对待被告人布里斯特，我主张给予法律制裁，剥夺财产权，以警效尤。

“有鉴于布里斯特的行为非属诈骗，‘主观’罪责可酌情减轻，诚心忏悔，交保释放，一待国会审理我的提案并颂布新的法规，布里斯特将接新法规来决定是否犯有盗窃罪。”

十六、告别宴上的蹊跷

布里斯特出狱时段有家，没有钱，连个自己的名字也没有。

他一回旅馆，侍役领班便彬彬有礼提醒，在他离开旅馆期间，这房间仍须按日计价，因为室内有他存放的行李。

他打开箱子，把一件件衣服抖了抖，企图找到几张失落在里面的钞票，没有。他打电报给戈夫曼，请他电汇几千美元？让戈夫曼寄给旅馆老板吧。

他一面思索，一面漫不经心地翻闲手头的报刊。骤然，有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影剧栏中登了条最新消息：“格迪·露克丝即将嫁给洛伦佐·马尔。洛伦佐！电影界的新星，美男子，曾不止一次与布里斯特同台演出，普里斯特扮情场失意人，洛伦佐扮爱情上的幸运儿。电影中如此，不料生活中也如此，他就是使露克丝交出心来的半神！”

应该见露克丝一面，但，活见鬼，连件体面的衣服也没有，普里斯特立即提笔，拟就打给戈夫曼的电报：

“请电汇好莱坞皇家饭店格林先生：一万美元。布里斯特。”

随后他打了个电话给旅馆老板：

“格林先生，您当然明白，一应费用我将照付不误，目前只是一时拮据而巳，我的朋友戈夫曼会来帮我的忙。他要忙您一万美元，到时请扣除应付费用，将余款转交给我。”

旅馆老板满口答应，没隔多久，布里斯特的口袋便是满的了，赊开销房租饭资外，净剩四千余元，安东尼奥添置了新的衣服，雇了汽车，去格迪·露克丝的别墅。

“露克丝小姐，”布里斯特见到格迪，“我专程前来向您道贺。您找到意中人了？”

“是的，找到了。”她回答，

“祝您称心如意……至于我，已安于失去面子的可怜境遇。您现在相信我就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您的伙伴和旧友吗？”

露克丝点头表示相信。

“如此说来……有件事望您鼎力相助。我想举办一次……一次告别宴会，请我以前的朋友一块儿叙叙，然后您的安东尼奥蒋应顺天命，度过他平凡的一生。”

格迪答应。举办告别宴会的那个夜晚，月明风清，宾客满堂。布里斯特佩侃而谈，连最最抱有成见的人也都相信他虽则换了一副外貌，但仍旧是布里斯特，是个出色的演员兼导演。

格迪·露克丝坐首席，左首是她的未婚夫，右首则是皮茨先生。这次晚会特别使皮茨先生感到满意。他一边啜饮杯中的美酒，一边凑近露克丝带笑说道，

“不管这个新布里斯特倒底是什么人，开场都开得好，也许今后大有希望，并且……”他啜了口酒，“这人神话般的变化和离奇的官司恰好为他做了次出色的广告，化五十万美钞也许不及这收效大。是啊，他有一手！如果他真有老布里斯特的才能。跟他打交道是划算的。”

露克丝一面听皮羡说话，一面兴致勃勃地端详布里斯特。而她的未婚夫，在皮菝先生说话时早就忐忑不安了。在银幕上也好，在生活中也好，布里斯特都可能成为他的劲敌。洛伦佐此刻发现露克丝在打量布里斯特的时候，颇有点儿温情脉脉。

布里斯特举起盛有琥珀色美酒的离脚杯，向宾客致简短的祝词；

“小姐们！先生们！诸位可知道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丢脸’？这是指那些行为不检的人说。‘丢脸’的人要挨刀子……自然，中国是个亚洲国家……而我们这里，容颜和钱袋有密切关系。只诮钱袋是满的，无论我们的行为如何，决不会如中国俗话说的郝样‘丢脸’。但如果有人象我一样，竟敢丢弃面貌，他就将丧失掉一切：金钱、名声、友谊、工作、爱情。坦率地说，在一个金钱至上的国度里能不如此吗？但我保证，以后再不改颜换貌。敞人请求公众原谅我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下的错误。并请接受我这个迷途知返的人，就象上帝接纳迷路的浪子一样。”

安东尼奥干了杯中酒，欠身一鞠躬，便到门外去了。

“嘿，真棒！”欣喜若狂的皮茨说。“照我看来，他露的这一手又为他做了个很好的广告，他比老布里斯特强得多了，栽培他成名无论如何都合算的。我愿意和他碰杯。”

“我也是的！”格迪·露克丝接口说，随即和皮燕站起身来。

他们走到露台上，不见布里斯特。

”特！布里斯特！布里斯特！我的孩子！您在哪儿？”皮茨先生嚷道，

然而不见安东尼奥应声，他象是钻进地缝里去了，最后客人们等得不耐烦，一个个悄悄溜走。

“这招儿也许同样是为自己做广告？”皮茨在回家途中对同车的露克丝说。

十七、魔术报应

日子一天天过去，布里斯特渺无音讯。皮茨先生起初曾期特浪子回头，后来一挥手：算了！洛伦佐·马尔害怕布里斯特回来，不单因为是他戏剧对手，而且在争夺爱情方面是可怕的竞争者。在那以后佐·马尔忙着催露克丝结婚。她果真被普里斯特的魔法迷住了吗？露克丝最近有点儿异样，连皮茨先生也觉察出她身上的变化：一天天憔悴，沉默寡言和喜怒无常。就说皮茨他自己，近日身体违和，也不舒服，气喘。皮茨先生已想好一部影片，名叫《爱情的胜利》，由格伦佐·马尔和格迪·露克丝分担男女主角。皮茨先生埋首于摄片工作，他一早就在他的办公室开会。

露克丝小姐姗姗来迟，隔着办公桌向皮茨先生伸过手去。

“瞧您自己！是不是想压倒摩登派？”皮茨先生瞧着露克丝小姐的裙子说。真也是！裙子太短了。

格迪不好意思地也朝裙子看了看。

“其实，我并没有把裙子裁短，”她回答，“是怎么回事，我自已也不明白，衣裙自动缩短了。”

“您在往高长哩！”皮菠跟她开玩笑，“而您，洛伦佐，瘦得好快！模样儿不但天天变，甚至每个钟点都在蛮。”

洛伦佐双手一摊，没奈何地叹了口气。是的，他蝻容满面，人瘦得只剩下个骨架，连身材也矮了一截，他的裤脚象块抹鞋布似的堆在皮鞋上。

“我请医生调治，吃补药。”

“您的脸也干瘪、凹陷了，将无法拍片了。您应该请假治病去。”

他们谈了些有关业务的事，进入摄影棚。摄影师约翰逊正在机旁忙忙碌碌。突然，他失声嚷道：“您出了格子啦！”

露克丝看看摄影机，不可能！人明明站在镜头的焦点上的。

“我无法看到您头上的发型，您长高了，露克丝小姐！”

摄影栅一片笑声。

“我不是开玩笑，”约翰逊又说，“上星期五我拍片时您就站在那地方的，上次拍得好好的。可是，见鬼！现在您的一半前额跳出镜头了。”

露克丝大惊失色，恐惧地瞧也瞧自己的短裙。难道她——格迪·露克丝小姐真的在往上长？

约翰逊的锋利眼睛还发现了另一个重要情况，他宣称格伦佐不单瘦了，面且矮了三公分。

大家莫名其妙地你瞧我，我瞧你，这时，曾参加布里斯特告别宴会的另外一些演员纷纷开口说，他们也碰到希奇古怪的事情：有的象皮茨先生那样胖了，有的消瘦下去，有的人身材不断上长，有的人身材不断往下缩，一时间“受害者”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皮茨立即请来了医生，候诊人按等级一字儿排开。第一个是皮茨——他甚至忘了谦让妇女的风度——第二个是苏醒过来不久的格迪，第三是洛伦佐，他后面是扮次要角色的演员，皮茨办公室暂时成了门诊所。

医生仔细检查了所有的人，没有发现明显的病变，只得不置可否地双手一摊，摇摇头。

“凡参加宴会的人，有的长胖，有的变瘦，有的长高，有的缩短。”

“然而医学上并不知道有使人变形的毒药？”医生回答。

皮茨先生不满意这个医生的诊断，几天后又请来若干医生会诊，会诊结果并不能使皮茨宽心，医生们只是建议他去减肥治疗。

皮茨先生同时关心露克丝和洛伦佐的近况，格迪·露克丝用凄切的声音对他说，她在继续上长，快得赶不及改制她的裙衫。

“怎么办？现在拍片的事只能丢蓟一边。”她嗳泣说。

至于洛伦佐，皮茨从电话中压根儿听不出是他的声音，原来，洛伦佐同样遭了难，漂亮的小白脸全变了样：扁塌的鼻粱，蒜头式鼻尖，招风耳朵，外加一张阔嘴巴。

洛伦佐哭喊道。“一定是布里斯特在我身上使了魔法。”

“有可能是丘恩大夫帮的忙，布里斯特不是在他那儿接受治疗的吗？”

“啊，丘恩！”皮茨嚷道，丘恩是堆一的能救我们的人，我们一起去找他吧！”

十八、以眼还眼

一列奇怪的队伍正朝丘恩医院进发，新来病号立即被安置在各幢房子里，皮茨先生照例第一个就诊。丘恩告诉了皮茨先生一件稀奇事：在那个倒霉的夜晚的前一天，有人从他化验室的药瓶里盗走了各种激素，经这么一说，皮茨先生恍然大悟，原来是布里斯特用这办法进行报复。

“能不能治好？”皮茨先生问。

“完全可以！只消使药物作用于大脑垂体，体重就能减轻。”

丘恩的话不错，三个星期后，皮茨的体重减轻三分之一。

洛伦佐和格迪的病却复杂得多，洛伦佐已成了侏儒，和格迪·露克丝站在一起，简直是她的孩子。

丘恩对格迪·露克丝说：“您不用害羞，有比您更高大的人呢。科学家得知人的最高身长为2，55米，我还听说俄国有个巨人台赫诺夫，身长达2，85。”

洛伦佐·马尔灰心气，象孩子一般又哭又闹，忽儿哀啼，忽儿强求，忽儿要自杀。丘恩为了安慰他使尽了平生之力。

制片厂的其他患者也都在顺从地等待命运之神的判决。

减肥后的皮茨先生劝说洛伦佐和格迪保留他们奇特的外貌。

“您们一定会和老布里斯特一样，博得观众的大声喝采！”皮茛还簪应给各人数百万美元。格伦佐动摇了，只是，当他看到露克丝脸上的不悦神色时，拒绝了皮茨的诱惑。

经过治疗，病号的面貌接近恢复。格迪·露克丝的身殷又显示出往日的窍窕，洛伦佐长高了，皮茨不胖，也不瘦，差不多象他素来就有的模样。

他们出院之前又来了一批病人，包括法官、检察长和州长，这批尊敬的官员的外貌可笑极了！检察官象洛伦佐一般矮，法官象皮茨一样胖，州长象非洲黑人。

州长有机会体验吉姆·格罗主义①的各种好处。

【① 吉姆·格罗主义即歧视黑人。是当时美国统治者压迫黑人的一套沙文主义措施。吉姆·格罗是美国的一个农场主。】

他最怕一辈子当黑人，所以拉住他的两个跟班不放以便在紧要时刻证明：“州长绝非黑人！医生说州长的皮肤之所以变黑非属外界因素，来源于身体内部的一种黑色索，非洲人因为有这种黑色素而成黑人。”

皮茨先生听完新病号说的悲惨故事，向他们说，他们显然也是布里斯特复仇之火的牺牲品。

“他怎样做到这一点的昵？“州长疑惑莫解。

“他可以买通仆役，把药放进酒里。”丘恩猜测道。“病症由蝶鞍体——垂体造成的。垂体能分泌一种特殊激素，此种小量激素一旦进入血液，便能引起黑色紊细胞扩散，几年以前学者曾通过实验证明，用提炼出的此种激素注入白皮蛙的血液，白皮蛙就成了黑皮蛙。”

州长拉长脸——他不喜欢这种比喻。这些学者竟敢把州长比做自皮蛙！

“我们不明白布里斯特下毒手的真正意图，”检察长说。

聪明过人的皮茨发表见解说：“您曾向国会提出法规修正草案，又曾公开发表演说谴责成年人改变外貌，布里斯特的举动是否与此有关？”

“一丝不假！”他嚷道。“您说得对，他把您我赶进了陷阱，我亲手设置的陷阱原为了对付他的一报还一报，国会如果真的通过我的提案，我们将怎么办？”

州长长叹了一声，终于明白布里斯特用意所在，毫无办法！丘恩即使有回天之力，但治疗后不能分毫不差地恢复原来面貌。外貌一经改变，到那时州长、检察长、法官、皮茨、露克丝、马尔都将失去财富，成为破产者……

“我们已没有其它抉择余地，”肥胖的法官呻吟道，“或是拒绝治疗，或是……”

检察长总结道，“应该立即撤回修改法律的建议，因为丢脸的百万富翁已非布里斯特一人，布里斯特有权收回他的财产。有什么法子呢？他胜了。”

讨论到此结束，丘恩接下去为他们治疗。

病号日见康复，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布里斯特的受害者”们全部康复，州长为自己能再次成为白人而万分高兴，回家途中，他毫不迟疑地发布一条命令，将胆敢进入白人车厢的黑鬼统统扔出窗外。

十九、绿宝石湖畔的隐者

当这群人诅咒布里斯特时，他却坐在老松树下的术桶上，一边抽烟斗，一边阅读惠特曼的一本著作。

小狗比泼在布里斯特脚前跳来跳去，似乎要求主人和它一块儿散步。

“不，比泼，今儿不去散步了，我要躺在这棵松树下仰头看天。”布里斯特说。

布里斯特常常违背他四脚朋友的愿望，在树下一躺就是几个小时，超强度的紧张之后他需要休息，虽说他并非为休憩而来。

为了准备告别宴会，准备郡叫所有参加者不能忘怀的晚宴他忙得几乎发疯。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告别宴会前几天，纽约著名律师皮尔斯派他的一名得力助手访问了布里斯特。皮尔斯本人一度在最高法院任职，后来辞去公职，改营有利可图的法律事务。他被公认为全国最有威望的法律专家之一，法院一些著名人物与他保持有密切的私人关系。皮尔斯从不招揽主顾，让对方找上门来，他只受理百万以上的财产诉讼和继承权问题。皮尔斯法律事务所是个规模宏大的企业机构，积累了大量财产，赫赫有名的大律师派遣特使看望布里斯特，从形式上看，似乎只是关心这宗案件的前后经过和目前症结所在。然而如能在他的帮助下胜诉，得拿出他的几乎一半的财产作为酬劳。布里斯特花了好几天时间与皮尔斯的使者讨价还价，只得接受这位圆滑的大律师提出的条件，签字画押，开了支票。

现在布里斯可以着手处理次要的事了，他要了个安静的环境，便于好好思考。

丘恩大夫在治疗前曾对布里斯特说：

“您自幼得病，伤害了您的外表，因此您未能看到原来的面目。”

布里斯特终于看到自己的本来面貌，然而丑角式的举止已面目全非，新的客貌、新的外表必须给以相应的内涵。为适应新的外貌，就应该演新的角色，新的剧目，拿出新的荆本。为此得深入进行考虑。思考要有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

他为挑选去处化去了不少时间。

蓦地想起了黄石公园。这个公园面积超过比利时国土，僻静的地方有的是！

安东尼奥着手准备旅行，买来了黄石公园游览指南，还买了许多有关电影、文艺和哲学的书籍。然后制订了秘密的旅行路线。当宴会上的客人频频举杯、呼唤主人的时候，布里斯特已经上路。

布里斯特虽然预先读过旅游指南，但亲眼见到黄石公园时，仍不免大吃一惊，仿佛大自然千娇百媚的形态、色泽和一切使人愉悦和惊讶的东西，都集中到了这里。汽车过处，“梭镜湖”有如蓝宝石，水平如镜，蔚蓝欲化。再往前走，便到了山峡之中由黄玉色和红玉色的溪流汇集成的“绿宝石湖”，布里斯特被湖的妩媚迷住了。

布里斯特发现那里的半坡上屹立着一幢平常的小屋，一条长满野草、汽车难于通行的小路直通门前。也许这是守林人的住所？好哇，正是他要找的地方！

算布里斯特运气好，正碰上小屋主人坐在树墩上抽烟。

布里斯特向主人道了声好，说，他想租一、两间房子，因为旅馆太嘈杂，影响他读书和休息。

老头儿朝布里斯特打量了一番，公园管理当局不赞成旅游者在看守人的家中留宿，因为这将损害旅馆主人的利益。

“我愿意出和旅馆一样多的钱……甚至更多一些。”

“但在我这儿没有旅馆方便！”守林人说，动了心。

“我不是个好挑剔的人，只消一桌一椅，一张床，简单的饭食，除此以外没有苛求。”

主人陪布里斯特进了屋。这幢房子其实并不象从远处打量它时那么小，屋里共有三间房。一间很小，主人只是指点了一下。布里斯特瞥见里面有张支了蚊帐的单人床。主人卧室里除床外还有大书桌、书橱，精巧的鸟类标本和气压表，书桌上方挂有椭圆形镜框。术框架里嵌着的达尔文和赫克尔的相片，这使布里斯特感到奇怪。

主人回说，“能让给您的便是这一间。”

房间的窗户正对花圃，可以看得见山坡上的大片松林。普里斯特很满意，于是签订租约，搬进箱子。

“哦，请原谅没把我的姓名告诉您。约翰·巴雷。”守林人说，

喝茶时巴雷向布里斯特介绍黄石公园有多少水牛、花鹿、羚羊、熊等，巴雷和大部分动物相处极好，他的渊博知识和他文雅的谈吐使布里斯特惊奇。

“您是否知道雷费·沃亚杉这个名词的来历？”巴雷带笑问道。“在印第安人中有个叫雪克沃亚的首领。如果您想象他是个挥舞战斧、手提敌人首级的野蛮人，那么您就错了。其实他是印第安文的创始者，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印第安人为了纪念他，便把红杉命名为雪克沃亚树。美国红杉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为学者所发现的，曾称它为‘加州红杉’或‘犸獴巨杉’，老红杉光秃秃的枝桠令人想起犸獴的獠牙。第一个研究红杉的英国植物学家想使英国一位将军的名字永垂不朽，于是命名它为‘惠灵顿红杉’。可是美国人不服，他们提出反对意见说，美国的树怎么能用英国人尤其是英国将军的名字来命名呢？接着美国植物学家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来为树取名，称作‘华盛顿红杉’。但后来发现这树就是雪克沃亚树，因此仍沿用旧名，另加‘巨杉’两字。雪克沃亚是‘与世长存’的意思，瞧吧，印第安人的首领竟战胜了英美两国的民族英雄！”

“巴雷先生！”布里斯特禁不住脱口称赞，“您既然这样知识渊博，何必当守林人呢？”

“正因为我略知一二，”巴雷凄然一笑，“还是当守林人为好。知足者常乐嘛！”

“但您是个有学识的人！”布里斯特急忙说。

“我受过高等教育，”巴雷继续往下说，“学过生物专业，当过教师，后因自由思想被辞退……”

布里斯特记起了达尔文和赫克尔的相片，于是立即领会“自由思想”是哪回事了。

就在这时，进来一位少女，中等个儿，健康、灵活、窈窕，美得无可挑剔。她是巴雷的外甥女埃伦。

“瞧这姑娘，身上蕴含着多少话力啊！”布里斯特边看边想，如果给她拍片的话，她自然、轻盈，一般演员经过苦练也不会表演得象她这么美。

“您有个多么好的女主人！”布里斯特对巴雷说。

“她非常能干，她本应该有很好的前程……”话到这里，巴雷的脸色变得阴沉了。

“没关系，来得及的，她还是个小姑娘呢。”

二十、自然的角色

布里斯特就这样住进了巴雷的家。

每天早晨安东尼奥阅读书籍或思考问题，而黄昏则和博学的守林人及外甥女闲聊。

初时埃伦并不积极参加谈话，但布里斯特带来的许多新书使她发生了兴趣。没过几天，埃伦已就读过的小说与布里斯特展开争辨了，她那些切中要害的见解和朴实无华的意见使布里斯特惊讶不止。有一次她朗诵苔丝·狄蒙娜的独白，并摹仿奥菲丽娅的疯颠场面，他想，埃伦有很高的戏剧天才。

早晨，布里斯特一起床，埃伦便拿着桶、拖把、抹布收拾房间，

埃伦把她的条纹短裙下摆收拢，夹在双膝之间，然后弯下腰去擦洗地板。过了会儿，也又踮脚伸腰，仰头打扫天棚上的蜘蛛网和灰尘来。她的姿态每分钟都在变换，布里斯特凝视着埃伦，心里想：“戈夫曼见了会怎么说呢？他一定欣喜若狂！我从未怀疑朴素自然的劳动，蕴含着无比的美。”

布里斯特记得一个导演，为了教女角儿抬腿动作，说了又说，练了又练，结果化去几百公尺拷贝，而埃伦的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份。

布里斯特的思路被埃抡打颤了，她从窗子里大声地说：“先生，洛杉矶饭店旁的电影院今晚放映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片子。”

“您去吗？”布里斯特问。

“当然！”姑娘回答。“近来很少上映他的影片。听说他出了事，躲到什么地方去了，真糟！”

“您喜欢安东奥尼·布里斯特？”

“谁不喜欢呢？”

听到这话，布里斯特非常高兴。

“如果他向您求婚呢？您肯嫁给他吗？”

埃伦对他提的问题感到奇怪。

“嫁给他？和他结婚？”她带着不屑一谈甚至有点几恼火的神情说，“永远不！”

“为什么？”安东尼奥明知故问。

可是埃伦的答复超出安东尼奥的意料，“难道不明白？做母亲的谁想生个畸形怪状的孩子？”

布里斯特暗自想：“她并非嫌安东尼奥丑陋，她并没有想到自己，她想到的是将来的孩子，这跟格迪·露克丝的观点多么不一样啊！”接着，他象顺便提起似的说道：

“听说他有钱。”

“如果她生下的是一群不幸的孩子，那么任何财富都无法补偿母亲的悲哀。”埃伦回答。

“埃伦小姐，我能不能和您一块儿去电影院？”

“可以！”这时已看不到窗口的身影只听见她从房内传出的话声了。

电影院上映《牧马人布里斯特》——他的早期演出片。

布里斯特与埃伦并排坐在黑暗的演出厅里，他眼睛瞧着银幕。放映厅里响起一片笑声，埃伦的笑声最响。他改变外貌究竟是不是件好事？是致命的错误吗？埃伦笑得前仰后台，不觉碰到安东尼奥的肩膀，这使安东尼奥又感到她年轻而健康的体躯。不是吗？在他和埃伦之何，在他和全世界的女性之间，再也不存在丑陋这条障碍了。为了这，他可以抛弃包括荣誉在内韵一切，现在唯一要紧的是要找到自己的面目，确定自己的道路。

在电影院里，他一直段有停止他的思考。

电影快要终场了，新的思想已在布里斯特脑海中形成了。是的，他找到了新的面目，新的道路！他如此地高兴，如此地激动，“埃伦！我找到了！”布里斯特的话湮没在观众的笑声里。

埃伦问：“您找到了失物？”

“是的，一切顺利！”布里斯特轻松地吁了口气，补充说；“我找到了阿基米德定理。”

归途中，埃伦发现安东尼奥今晚特别高兴。“您原来是个乐天派，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呢？”她说。

“您瞧，埃伦，星光多美，夜晚多么好啊！”

“您还是个诗人？”

“当然，我是诗人。要为您写首诗吗？……埃伦！您愿不愿当演员、演电影？”

“演电影？我连起码的动作也没学会。”她笑着答道。

“只要您保持原来的样儿就行……演员能挣许许多多的钱……”

“不，演员都是些做假动作的人，”埃伦说，“我不想成为演员。”

“您大概是全世界妇女中唯一不愿当电影明星的人。您有段有考虑过将来？”

“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将找到工作……”

“……以后嫁人，抚育孩子。”

布里斯特暗自想：“这就是普通美国人的乐观主义！”于是他说，“祝您实现美好的愿望。”

二十一、现形记

布里斯特前后判若两人，埃伦惊讶地注视着她房客的一举一动。有一次，由于好奇，埃伦在打扫房同时稠了一眼书桌上的纸片。下面写着：

全世界共有影院５２，０００家，座位２１，０００，０００张；

上述影院的基金为１１０亿金马克，美国占总数的６０％；

美国电影工业投资额高达２０亿美元；

每年拍摄故事片７００部。

生产费用比例数

演员薪金２５

场地及其它支出２０

布景１９

正副导演及摄影师薪金１０

剧本费１０

拍摄野景支出８

拷贝５

服装３

合计１００

埃伦没有时间往下读，大概，先生在写电影史吧。

另一次，埃伦偶然看到他遗忘在书桌的信封。信封上写明留局招领，由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亲往本地邮局领取。

埃伦猜想，这么说来，名闻遐尔的安东尼奥·布里斯特还活在世上？就在附近什么地方？但是，为什么这个拆开口的信封会出现在先生的桌子上呢？这个谜使埃伦疑惑不解。

不止一次，埃伦脑际掠过这样的想法：银幕上的布里斯特与她的房客之间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相似之处。

现在，笼罩在先生身上的神秘光环，在埃伦心目中越发显得不同寻常丁。

“埃伦，近来您的眼睛盯住我不放，是不是坠入情网了？”

姑娘羞红着脸，象是生气地说：“可能是您说对了，问题在于：您的某些方面使我想起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这一回布里斯特脸红了。

“巧得很，您也使我想起一位我所熟悉的小姐，与您分毫不差……那么说来，您认为我便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了？”

埃伦格格地笑了起来。“得啦，我没有这么大的想象力，您说的奇迹事实上不会有，”

布里斯特轻松地吐了口气。但自从这次谈话之后，他与埃伦说话分外谨慎。他情绪不好，上邮局的次数增多了。埃伦常常听见他在房内焦急地来回踱步的声音。

这几天他正等候皮尔斯关于案情发展的消息。皮尔斯已经通知布里斯特，说州长、检察长及其他参加告别宴会的人，自去丘恩医院治疗之后，关于因改变外貌而剥夺财产权的提案已经撤回。实际上这事本来是皮尔斯幕后指挥的，他通过某种途径——收买丘恩仆人——弄到丘恩的神药，然后交给了布里斯特。

”我毫不怀疑他们将撤回自己的提案，”皮尔斯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清除主要障碍之后，只消证明您的新颜是由布里斯特的旧貌而来，大功即可告成。您有取用及支配财产的权力……”

布里斯特不无高兴，接着，使他和埃伦永远不能忘怀的那个日子终于来临了。

这天早晨，邮差走进厨房，对埃伦说：“请您收下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一份电报。”

埃伦惊奇地看看邮差，说：“我们这里没有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邮差耸耸肩，把手里的电报递给埃伦，“您瞧，地址写得没错。”

“是的，地址不错，但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不住我们这儿，大概电报局出了差错。”接着，她把电报退还给了邮差。

邮差收握电报，又一次耸耸肩，走出门外去了。

布里斯特从窗内看见了他，招呼说：“哈罗！谁的电报？”

“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对方回答道。

“我就是，把电报给我。”

布里斯特从他手里夺过电报，立即打开读道：“您已胜诉，特此祝贺。皮尔斯”

“好极了！”布里斯特高辨地说，“不用担心，您已把电报交给了收报人。现在我来签收……这是作为亲自上门投递并送来好消息的酬劳。”

说完后他把签字回单和十块美金给了邮差。

邮差脸上一下子绽开了笑容。他道了谢，祝布里斯特万事如意，然后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

“胜利了！”布里斯特再也无法按捺那份高兴劲儿。他把电报举到头上，一面手舞足蹈，一面高声嚷嚷。

但他一转身，看见埃伦脸色苍白、目瞪口呆地站在门口。

“您怎么这样？”她没好气地问。

“您看吧了？您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埃伦小姐？”

“您干么收下安东尼奥·布里斯特的电报？您为什么欺骗邮递员？”

“我没有骗他，因为我就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

“这不可能！”

“但这是事实！”布里斯特高高兴兴地说。

“那么说来您欺骗了我们，欺骗了我和舅父。”

“是的，这是我的过错。由于某种情况我非此不可，待会儿巴雷先生巡视公园回来，我就把一切事情告诉你们。”

埃伦再也不说一句话，皱起眉头。往厨房去了，所有这一切实在离奇，它把埃伦心目中的房客形象打破了。

她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拿着抹布，走进布里斯特的房间。脸上堆满羞怯和犹豫的神情，现在该怎么跟这样新出现的布里斯特打招呼呢？

“……布里斯特先生，请去花园散一会儿步吧……”

“这就去，”布里斯特回答说，“请稍等一分钟……”他在电报纸上匆匆地写了几行字。

他那磨磨蹭蹭的样儿，惹得埃伦生了气。于是她用平素的严厉口吻说：“我要收拾房问！”

“好啦！”布里斯特说，“请原谅让您久等了。”

“斯米……布里斯特先生！”埃伦脱口叫住他，“请您……”她双颊绯红，呐呐地说，“您……真就是那位安东尼奥·布里斯特吗？”

“又是，又不是。”他回答。“请原谅，以后您自然知道。”说完这话，便带上比泼走了。

埃伦倚着拖把柄沉默了好几分钟，后来，她突然狠狠地擦起地板来。

但在值得纪念的这一天中，事情到此并末结束。

原来，一些实力雄厚的报社，早已派记者打听新布里斯特的隐居地点了，邮局、电报局都有记者的代理人，凡有动静，立郎通风报信。

布里斯特还没有从邮局回来，一辆载着记者的轿车已经开到巴雷的小屋前面。这位记者先生还没有钻出汽车，就拍下了守林人的小屋和手持拖把、从窗口探头张望的埃伦。没几分钟，他已用一连串问题射向羞红着脸的埃伦，害得埃伦手足无措。前后不到几分钟时间，记者已写了整整几页的速记，合上笔记本，便去翻阅布里斯特留在桌子上的书稿。

埃伦恼了，猝然爆发地一面用身子挡住书桌，一面手拿拖把，用打颤的气愤声音对他说：“先生，主人不在家，请别在房间逗留！”

“嘿，嘿！您未免太激动了！”他掏出一把钞票递过去，“随便您取多少，如果……”

“给我滚！”埃伦将拖把柄在客人的鼻子底下扬了扬，怒不可遏了。

记者这下慌了手脚，说：“是！是！”

“瞧我这人，闻了多大祸！……”埃伦想到自己刚才的举动，不免不自在。

比泼汪汪的叫声打断她的思绪，她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好，现在让布里斯特先生自己去对付吧！”

而布里斯特先生对付得干脆利落，“没有值得采访的新闻，快快回去！”

记者已经明白，再往下问是没有指望的了。

汽车走远了，布里斯特还见埃伦持拖把凝立不动。“这家伙打扰您了！”他亲切地问。

“是的！但我也回敬了他……”接着，埃伦颤动着嘴唇，把发生的事情一股脑儿告诉了他。

安东尼奥哈哈大笑，向她一鞠躬：“小姐，您很好地护卫了我的利益，谢谢您！但糟糕的是，记者就要象蝗虫似的往这儿飞来。我真想把这不谨慎的皮尔斯痛骂一顿……目下我无法待在这房里了……顺便告诉您，我就将离开，不过，走前想和您舅父谈谈。现在这么办：如果再有人来，您便推说我已去加拿大，对他们不必客气。必要时可以使用您那战无不胜的武器——拖把。”

真的，这一天许许多多记者接踵而来。埃伦佯装成一问三不知的婆娘，把他们一一打发走了。布里斯特这时躲在花园里，满怀兴趣地注视埃伦的对答，同时想道；“要是在这儿戈夫曼带着他的摄影机，这该多好！……不过，没关系，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她拍进镜头的。”

晚间，守林人巴雷巡视回来，布里斯特在饭桌上把自己不平常的遭遇统统说了。埃伦不作声。

“您今后有什么打算？”当布里斯特说完往事，巴雷接口问。

“我已在您这儿拟好计划，现在先把这计划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公开。您已从我的话中了解到，连著名演员也都要受雇主摆布。皮茨先生回绝了我，那好，我将绕过皮茨先生走自己的路。”

“从这番话里可以昕出，您是打算筹组私人企业吧？”

“对了。”

巴雷什么意见也没有袭示，只是抬了抬眉毛，咕吱地吸了几口烟，吐出一个个烟圈。

“您对我的计划抱有怀疑？”布里斯特问。

“您当然比门外汉看得清楚。”巴雷说。

“我寄希望于合作者。”布里斯特激动地说，“我需要彼此足以信赖的助手，所以……我想到了您，巴雷先生……”

“想到我？”巴雷反问。

“是的，想到您和埃伦小姐。这么僻野的地方，虽具有世界闻名的旖旎风光，但不是象您那样有才华的人久居之地。我建议您抛开守林职务，随我去工作。我担保您一开始就能得到相当于教师收人的两倍薪金。”

“可是我对电影业是一窍不通！”巴雷声明。

“正因如此，我的建议方使您感到奇怪。电影是项巨大而复杂的工作，它包括有许许多多的专业。您先不妨担任比较简单的、任何有文化的人都能胜任的职务，例如合约统计方面的事务，在那儿当然也能找到适合埃伦小姐的工作。”

“但愿不是拍电影。”姑娘赶忙说。

“您可以任选工种。”安东尼奥宽慰她。

“这太突然了！”巴雷还是拿不定主意。

布里斯特明白他犹豫的原因，在布里斯特而前的是个饱经沧海的人，他害怕连这赖以温饱的守林工作也可能丢失。

“再请想想埃伦小姐，”布里斯特说，“她不能一辈子跟抹布和瓶罐打交道呀！”

“别为我担心，”蟓伦羞红了脸，“我并不抱怨，我完全满足于命运的安排。”

“但您应该有更大的天地，”布里斯特说。“您有机会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遇见许多有教养的好人……”

“我在这儿也满不错。”姑娘皱起眉尖，答复布里斯特说。

“好一个倔强的姑娘？但愿计划不被她破坏。”布里斯特暗自想。

“您知道，布里斯特先生，即使我愿意，也难于离开此地。何必瞒您呢？我没有任何积蓄，甚至连旅资和将来的房租费也无法筹划……”

“这不对过是件小事。”布里斯特大为高兴，因为胜利已能看得见了。“如果需要，您今天就能领得一笔预支款，而且，您根本不用去租房。我有一幢相当宽敞的别墅，只住我一个人。您可以和外甥女舒舒服服地安上家，因为我们已彼此熟悉，成了很好的朋友。”

“感谢您的亲切，但这不合适，也不方便，”巴雷回答。

“为什么？”布里斯特刚问出口。却猜到了对方的意思。“是的，这可能引起外界的误会。我是单身汉，家中没有妇女，但这不用挂心。埃伦小姐不是一个人，有您在……我们还可以为埃伦小姐找一位女伴。”

“一言为定！”巴雷回答。

埃伦的脸颊上升起了红晕，眼睛闲闶发光，她止不住问：“什么时候动身？”

二十二、主人和仆人

布里斯特重回家门的场面非常隆重，当他进入自己的“领地”时，在场地有法院的执事，皮尔斯律师的助手。塞巴斯蒂恩开大门迎接，法院执事指者布里斯特对他说：“这位年轻人便是你的主人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他虽换了外貌，但仍是这幢别墅的所有者。”

塞巴斯蒂恩皱起眉，一鞠躬，把来人让进门里。

“如啊，我又回到了家！”布里斯特坐在椅子里，满意地伸了伸懒腰。

有人敲门。

“进来！”

在门口出现的是塞巴斯蒂恩，他踌躇不前。

“布里斯特先生，”塞巴斯蒂恩迟疑半天方进出一句话，“请允许我离开这儿。”

“什么？离开？为什么？打算抛弃我？”

塞巴期蒂恩耸耸肩，凄然一笑，“您原来是个孩子，是的，确实算得上是个孩子……但现在您已长大，用不着保姆了。”

虽说老头儿表面上冷若冰霜，其实他有一颗慈爱的心。

“亲爱的，你说到哪儿去了？” ’

塞巴斯蒂恩重又叹了口气，脸色更加阴暗了。“我再也不能留在这幢房里了，自从发生……”

“你这怪人！”布里斯特激动地说。“听着，塞巴斯蒂恩！我说的是实话，我一点儿也不想责怪你，你做的如同一切诚实的仆人应该做的那样，让我们言归于好吧j”

塞巴斯蒂思堆满皱纹的脸稍稍开朗了些，但眉结仍未打开。

“这么说来，您……真是布里斯特？”塞巴斯蒂恩问。

“当然啦，”安东尼奥回答，“难道直到现在你还在怀疑？”

“请原谅，我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我想，或许这会儿来的是强盗，他的面貌和主人相似，他把我的主人打死了，谎说他就是布里斯特……”

“原来如此！现在你的话已说完了，快跟我来！”

普里斯特走近书桌，把他整容过程中拍下的全部照片给塞巴斯蒂看，塞巴斯恩大为吃惊，他一面把这些照片与布里斯特现在的容貌对照，一面摇头晃脑表示叹服。

“奇迹！”最后，他嚷了起来。

“是的，那是科学上的奇迹！’’布里斯特说。

“您怎么突然之间想离开呢？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塞巴斯蒂恩，现在请你说说，为年轻姑娘布置一个房间得买哪些家俱？化妆台，壁镜，三扇镜？……”

塞巴斯蒂恩迷缝起眼，笑了笑，老管家眼中跳动的火花，并未能瞒过善于观察的布里斯特。

“你别以为我这是准备接妻子进门，”布里斯特忙说，“搬来住的是位绅士和他的外甥女。我把房间和家具一起出租……”

塞巴斯蒂恩点点头，于是他俩开始计议，该为新来的房客准备哪些家具。

二十三、做不做桑乔·潘萨

“转身！重复一次！往前走！坐下！起立！表示惊奇……害怕……突然高兴……”

布里斯特站在家庭摄影棚的中央，戈夫曼正专心致志地研究布里斯特的新貌。这是个朝北大房间，部分屋面和墙壁镶了玻璃，另外的三堵墙则蒙了厚厚的黑天鹅绒。地板上铺了一块黑颜色的地毡，这块地方就是摄影机的聚焦点。

“今天到此为止，戈夫曼，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谈哩。怎样？”他问戈夫曼。

戈夫曼慢条斯理地说：“我还没有看出您的新面目，布里斯特。在您身上有许多新的东西，但原有的损失了不少，……恕我照直说，象您这样的表演水平无论经理、摄影师或是导演，都不会感到兴趣……”

布里斯特将手中的纸烟一扔，象是吃了一枚苦果似的。他换了支雪茄。

“直言不讳最好，”布里斯特说。“我不想掩饰，您的话不怎么使人愉快，目下我正在创作一个剧本，当我扮演新角时就能展示出新的面目来。”

“如果您不愿透露新作的内容，那么能不能先说说梗概？据我推测，新作一定是为新面目开拓道路的。”

“那当然！”布里斯特说过后便拿起文件夹。“关于这事正想和您商酌。”

安东尼奥从文件央中抽出一叠抄写好了的稿纸。

“不知您是否喜欢惠特曼这段话：‘……您得承认，这些城市和群集在城市里的挤挤撞撞的群丑，光怪陆离的尤物，在明眼人看来只不过是毫无生趣的撒哈拉沙漠。在小铺、在大街、在教堂、在啤酒馆、在人群熙攘处全是轻信、卑鄙、阿谀和谎言，到处部是纨绔习气的、萎靡不振的、妄自尊大、早熟的青年。倒处都是淫欲横流，男人和女人病态的肉体。女人嘴唇上描着口红，披着一头假发，露着肮脏的脸，身子里流着污秽的血。她们失去了母性。社会上只有庸俗的关于美的概念，只有卑鄙的风尚。或者，确切地说，毫无风尚可言。这样的社会，世界上哪儿也没有……’惠特曼便是选样描述当代美国民主的。”

戈夫曼仔细地听着他说，先是惊讶，逐渐感到徨徨不安，最后竟大为气愤。

“您打算葬送自己？”

“为什么说葬送自己？”

“您想揭露社会的不公正？想搞政治？向民族自尊心提出挑战？”

“别激动，戈夫曼，好好听我往下说！”

但戈夫曼象个说教者，在数落犯人的罪恶：“您回忆一下亚力克·冯·斯特劳盖姆导演的郝张片子的命运！他不愿把它拍成‘皆大欢喜’式的，结果虽有高度的艺术性，上影时观众寥寥无几。”

“我的片子一定会使观众喜欢，”布里斯特申辩说。“别以为我要写的是粗制滥造的政治宣传品，不，我要写得使观众发笑，甚至比以前笑得更多，还能叫人掉泪。”

戈夫曼说：“皮茨先生将第一个推翻您的剧本，干脆让您的脚本‘泡汤’。”

“我根本不想把剧本拿出去。”布里斯特反驳道。“我要成立自己的制片厂。”

“您的话愈来愈离奇了，我知道您有几个钱，但又算得了什么呢？和您对峙的是整个金融资本，还有它的轻骑兵——报刊，影片出租商，影剧院老板，您非得破产不可，布里斯特，我可惜您。”

安东尼奥笑了。

“戈夫曼，先别以为我行为轻率，”他一拍文件夹，”一切事情我已作过估计。”

紧接着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戈夫曼一面从嘴里吐着烟圈，一面在仔细考虑，“我不愿乘人之危把您抛弃，老朋友！不过，您在做一桩最大的蠢事，我既然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迎要去加速您的破产呢？……”

“没有您我将破产得更快，戈夫曼。但问题不在于此。您应当明白，我挑起这场斗争，目的是在捍卫电影工作者的利益。”

戈夫曼笑了笑说：“您是唐·吉诃德，布里斯特。得了，我做桑乔·潘萨也罢。不过，高贵的骑士呵，我们作战的对象远远不是一个风车呢！”

二十四、贬值的魅力

布里斯特一身干劲，租下一大幢房子作为办公地点。这儿从早到晚人群川流不息，他亲自出面聘用演员和职员，签订一个个合同。新厂开业的消息很快就在好莱坞传开，演员和种种技术工种的职工排成长长的队伍等候录用。

办厂的消息不胫而走，也传进制片商的耳朵。竞争者的出现当然不能不使他们伤脑筋，皮茨先生尤其如此。安东尼奥原是他手中王牌，此时成了他的劲敌。于是皮茨先生伙同其他厂商一起向布里斯特开火。

布里斯特不得不搜索枯肠，想出应付的办法，

“巴雷来了就好了！这儿谁也不认识他，他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出面买地，巴雷这人信得过。”布里斯特暗忖。

竞争者另外关心的是布里斯特倒底要拍什么电影。他们想方设法打听，但没有结果。

皮茨无计可使，便请来露克丝，对她说：“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小姐。”

“什么事？”她问。

皮茨说，“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使我不安心。他在想什么？想拍什么片子？我必须知道。布里斯特打算拍摄的必定是成本不高的片子，拍些野景或内景而己。可是情节呢？情节是怎样的呢？”

“您要我帮什么忙？”露克丝同。

“我需要从布里斯特本人那里搞到确切情报。”

“布里斯特对此有什么反映？”

“这犟小子拒绝了我的好意，因此我要了解他的计划。他爱过您，如果您邀请他的话，还怕他不俯伏到您脚下？”

听了这话，露克丝不禁认真考虑起来，她自己也想和布里斯特见面，露克丝已经和她的未婚夫闹翻，她不能不承认新布里斯特确是个潇洒的男子，又将成为知名人物。

露克丝对皮莪说，”我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不过，我将设法见他并竭力完成您的委托。”

“您是聪明人，深信您能获得成功。”皮菠高兴地说。

露克丝立即行动，给布里斯特写信。

安东尼奥读完露克丝的来信，立即猜到了这是皮茨出的主意，不过，他自己也想见见露克丝。

到了约定的那天，布里斯特准时走进了她的客厅。

露克丝躺在一张弯腿的长条卧榻上接见布里斯特。布里斯特谒见露克丝时候，已不再有过去那份激情。

嚣克丝对客人微微一笑，这甜丝丝的笑，很难用笔墨表达。

“能见到您，我非常高兴，安东尼奥！”她象唱歌似地说道。

“很忙。”布里斯特回答后坐进一张矮矮的软椅。

“听说，你正着手开拍新片，大概这是一部叫人耳目一新的片子吧？安东尼奥从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布里斯特不答理她的恭维，只点点头。

“真有意思，快说，说给我听听。”

“您这样地感兴趣，是不是打算参加我们的工作？”布里斯特笑了笑，问道。

露克丝没有立即回答。这问题正是希望他问的，她本来就想使布里斯特明白，如果他苦苦哀求，而剧本设计的角色又为她中意的话，她可能参加他的事业，但是，这时她不愿正面答复，以免束缚她的手脚。

“哪个演员不喜欢演他所演的角色呢！”她答道。

现在只剩下布里斯特夸他写的女主角、进一步打动她的心了，然而布里斯特出人意料地说，“您演不了。”

这是挑战，甚至是对她的侮辱。

“我可能不喜欢那个角色，”地冷着脸说，“但不可能演不了！您的女主角到底是什么人？”

“洗衣女人。”

“洗－衣－女－人？”她睁大眼睛瞧着安东尼奥，她已不是在问，而是在嚅嚅自语，她认为他是有意嘲弄人？

“我说的是真话。当然，我的女主角如若有您这样的美丽外貌，我将非常高兴，从而使它带有戏剧性。不过，您恐怕难于进入角色吧！”

露克丝脸上的媚态顿时消失了，“您到洗衣女人中间去物色您的主角吧，布里斯特先生。”地没好气地说。

“我正要这么办，小姐。”布里斯特高兴地、挑衅地说，一面想：“拿朴实无华的埃伦跟这草包比，埃伦是颗价值连城的明珠。”

他们无话可说，布里斯特鞠躬告辞。

露克丝躺在埃及卧榻上一动也不动，他怎么这么容易地不爱她？她真的正在失去女人的魅力？……她从头凉到脚踝。

二十五、天生的演员

而布里斯特回到他的汽车时，也在想露克丝的事；她象过去一样，还是个漂亮的女人，但愈是接近她、了解她，便愈感到失望。

塞巴斯蒂恩在别墅台阶上迎候布里斯特，“我们的房客来了，一位是上了岁数的先生，另一位是年轻的小姐。”

“那是巴雷！”布里斯特嚷道，“亲爱的巴雷，见到您我多么高兴！盼您盼得快眼穿了。”

布里斯特说完这话，便向巴雷介绍事业的进展情况。他偶或瞧瞧埃伦，埃伦正象年轻人该有的那样食欲旺盛，一面吃，一面听他们谈话，

在他的想象中，野性未改的埃伦到新环境里一定会手足无措。可是埃伦半点儿也没有感到不自在，使埃伦最为高兴的是宽敞的镶有橡木地板的书房。

“多少书啊！”她高声赞赏。

真挚的赞美使布里斯特感到愉快。

“那好，如果您愿意，就在书房办公，我聘您为剧务顾问。”

“剧务－顾－问？”埃伦拉长着声音说。“我得做哪些事？”

“您的任务是翻阅报刊，把需要的材料剪下来，内容和方法由我告诉您。这是件很有趣的工作。”

“先让我试试，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胜任。”

“当然能够胜任！”布里斯特满有把握地说。

其实他压根儿不打算让这位姑娘干剪报工作，早在绿宝石湖畔他就挑定埃伦当他新片中的女主角。

然而，布里斯特明白，他面临许多困难。他记得，当他建议埃伦去影坛一显身手时，她是抱着不信任的警惕的态度的。布里斯特计划随时有夭折的危险还在于：女人容易为新环境同化，随俗浮沉。

塞巴斯蒂走进书房，向他禀报说：“办事处来过电话，先生。”

布里斯特重重地叹了口气，事业每前进一步，需要克服的困难也就愈多。曾几何时，他还是大家的庞儿，而今报纸连篇累牍地诽谤、造谣，漫骂，要求重新审理他的案件，剥夺他的财产权。

为从那些使人气忿的报纸中解脱出来，布里斯特放下电话决定从速达到他的既定目的。他对埃伦说：“跟我一块儿到制片厂去看看好吗？”

姑娘高兴地同意了，她对影院大幕后的神秘世界怀有好奇心。而布里斯特则不露声色地实施自己的计划，她在场时，他故意叫最不称职的演员来扮女主人公。那些女演员仿佛跳狐步舞似地围着木盆儿打转，用兰花纤指拣糖果一样拿起衣服。

见这模样儿埃伦忍不住笑了，不知不觉在一旁指点比划，到后来干脆嚷了起来：“真怪！难道有这样洗衣服的？大概，她从来没动手洗过，也没晾晒过吧。”

“您就洗给她瞧瞧！”布里斯特佯装成毫不在意的样儿随口说道。见埃伦有点儿腼腆，便接着说：“我想，您总不会因为洗衣服感到不好意思吧？”

“一点儿也不，”她回答说。“我不认为做粗活贬低了人格，”埃伦转过身去，于是象在绿宝石湖畔家中一样，不慌不忙洗了起来，

布里斯特的顾虑是多余的，埃伦丝毫没有失去原有的朴素和自然，安东尼奥屏息凝神地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而戈夫曼，赶忙摇动摄影机手柄。

“甚至连戈夫曼也被感动了！”布里斯特高兴地想道。

演员们怀着无限钦佩的心情全神贯注于埃伦的动作，表演结柬了，戈夫曼放下摇柄，亮开了嗓子对着摄影棚叫喊道：“找着了！找着了！妈的，好得出奇！”

演员们都鼓掌祝贺，埃伦没有领会，正是她，为大家展示了新的艺术高度——朴素。

在她获得意料成功之后，她蓦地羞红了脸，戈夫曼高兴得发了疯，“我们一定能胜利！您是天生的……”

“洗衣妇女！”埃伦接口说。

“不，天生的演员！请相信我这影坛老手的话，其他人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几年方能学会的功夫，您轻而易举，毫不费力。”

埃伦因第一次参加排练而被公认为电影演员，她不相信是真的。

她和布里斯特一同乘车回别墅的路上，好久都不说话，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方开口问：“怎样？”

“我还是那句话：不想当演员。”她回答。

“为什么？”

“您下的结论为时太早。我做了些什么呢？只做了我习以为常的事，但您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不单单是洗衣服，她高兴、忧愁、掉泪、笑、说话、沉默……这比不得洗衣服那么简单。”

“您的部分话是对的，”布里斯特说，”主要点在于您有才华，有天赐禀赋，这在绿宝石湖衅见您摹仿奥菲娅时我就发现了的，请相信我和戈夫曼的经验。”

埃伦不服，继续争辩说：“但我做的只是些原始动作。”

布里斯特见埃伦还在犹豫，接着说；“埃伦小姐，您听着！不久前您曾对我说过，准备尽一切力量帮我的忙。现在已到了帮我忙的时候，您可以相信，我和戈夫曼绝不会把您拖进深渊。我们象您一样，希望有所成就呢！”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同意吧。”埃伦终于屈服了。

布里斯特轻松地叹了口气，说：“现在您的命运和我的命运联成一串。”

二十六、功败垂成

布里斯特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非常高兴。

他以全部精力投入排练工作，极其严格，对埃伦也不例外，开拍的日子到了，演员们化了装，布里斯特作好了准备。

戈夫曼一边转动他的摄影机摇柄，一边注视着布里斯特的新面目，那剐目不转睛的样儿没有过。

他得到的最初印象是不明显的。布里斯特的新厩目，象抹过显影剂的底片，只是慢慢地显示出轮廊，由模糊到清晰。他的面貌并没有鲜明的特征，身上的破衣烂彰与许多失业者身上的并无不同之处。但随着剧情的进展，他的形象逐渐明朗，安东尼奥不再是制造笑料的丑角。

随着镜头的转换戈夫曼愈来愈感到惊奇：布里斯特不但生理上起了变化，精神上也有了重要改变。新布里斯特继承了老布里斯特的瞄默的全部才能，却以深刻的人性唤醒观众的良知。

有一次，戈夫曼趁临时休息走到普里斯特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您大人超过了我的预料，安东尼奥，我再不怀疑您真有了新面目。”

布里斯特先是笑了笑，后却愁着脸回答；“今晚您到我那儿去吧，戈夫曼，有许多事要和您商量呢。”

那天晚上，戈夫曼坐在布里斯特的办公室里。

“拍片工作快要结束了，但我的积蓄消耗得比这更快。我破产了，戈夫曼，我们的片子就将完蛋。”布里斯特郁郁地说。

戈夫曼紧锁双眉：“这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是的，我计算错了，”布里斯特垂下头。“在制片过程中业务性支出并未超过预算，甚至比预算少得多，但我得承认没有足够估计对手的力量，他们拒绝卖给电影器材，甚至拒绝出售胶片，为此我们不得不以三倍于原价的钱求助于代理商、掮客、委托人。影剧院老板早就申明不放映我们的影片，我们不得不建造自己的影院。每一幢影院得化掉几百万元，只有旧金山附近改建的露天影院除外。”

这些事戈夫曼全都清楚，布里斯特向他诉说困难只是为了总结经验，究竟在哪方面犯了错误。

“如今支出浩繁，收入等于零，而工作还没有结束，”他拉长着脸，询问似地看着戈夫曼，等待对方答复。

“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回事，”戈夫曼说。“现在我有什么法子呢？银行不肯支援，如果想继续作战，需要从内部寻找资源。当然，我有笔私人存款，但救不了您的窘境呀！”

“即使您的钱真能解决我的困难，我也决不取用分毫，戈夫曼！”普里斯特忙推辞，“您同意在这个令人不愉快的企业里工作已是帮了我的大忙。”

戈夫曼掩饰不住满肚子高兴，立即为自己开脱道：“对了，亲爱的朋友，事情比您所说的更为糟糕。由于参加您的企业，我的名誉已在受影响……”

“而如果我的企业破产，其他企业又不肯收您，那时您就不得不动用那笔存款。”布里斯特见朋友坐在椅子里蜷缩成一目，连忙宽慰他。

戈夫曼双手一摊，叹口气道：“我收到过暗示……简直象下最后通谍……跟您分道扬镳，如果我不服从，其他企业的老板就会拒我于门外，我就吃不成电影这碗饭了。”

“那么您决定了？……等待您的最后一击。”布里斯特冷冷地说。

“我什么决定也没有作出，我只认为有必要事先告诉您……”不尴不尬的局面使他恼火，他接着大声说：“我孤掌难鸣，有什么办法？”

“我对您没有任何要求，戈夫曼，”布里斯特悒悒地说，“您的做法我能理解，人之常情嘛。”

接下来的是沉默。

“妈的，这生活！”戈夫曼牢骚满腹。“您应当相信，如果我真有力量帮助您……”

“那一定会帮我的忙。这事甭再提了。您想怎么办？”

戈夫曼握别布里斯特，拖着沉重的双脚走了。

布里斯特垂头伫立，苦笑对自己说道：“知交……但不共患难……如今，天降奇迹才能得救。”

二十七、香橙花下的人们

布里斯特一觉醒来，还不到六点。窗户都是紧闭了的，他扫视一周房间，想到很快要和这一切分手，不觉叹了口气。他瞧了瞧表，打开一张报纸，其中有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布里斯特愈往下读，双眉收得愈紧。

突然间，他象解决了一遭难题似的活跃起来，伸手按了按镥。

“塞巴斯蒂恩！快准备好刮胡子的热水！还有衣服，埃伦小姐起床了没有？”

“埃伦小姐从来就是一听鸟叫便起身的。”老头儿回答。

几分钟后，他到了二楼，埃伦打开门，清晨金色的阳光照在她的头发和白色连表裙上。

“原来是布里斯特先生！”她说，语涌中带有惊奇。

“埃伦小姐！”布里斯特商高兴兴地说，“今天早晨的天气真好，我突然想到，不妨在去制片厂之前我们先出去散会儿步，行吗？”

“好主意，”姑娘微笑着回答。

“那么，走吧！咖啡已经准备好了，早餐时，司机会把车子开来的。”

这天早晨，布里斯特的行为和说话有点儿奇怪。

好莱坞的最后一批建筑物很快就消失在身后，在他的脸上，在他的姿态里，处处流露出十二分满意的神情。

“您记得我们住过的绿宝石湖畔的小屋吗？”他象是在梦幻中那样喃喃地说。于是他俩笑着，争着、回忆起一连串的往事。

“那时，您这位女主人严厉极了。”

“对男人就得用这办法。“埃伦回答。“他们不懂得他们那磨磨蹭蹭的样儿会妨碍别人。”

“‘对男人就得用这办法’！“布里斯特笑出了声来。“顺便问问：哪个男子将挨您的驱逐呢？”

埃伦疑惑地瞅了眼布里斯特。

“不是您把我和比泼驱逐出门的吗？现在比泼怎样了？”

“它在一个善良的人的手里。”埃伦回答，

种植园低矮的石砌围墙在他们身边掠过，象雪片诅的香橙花散挂在围墙内的橙子树枝头，空气中满溢着花香。

“看吧，为待嫁的姑娘准备了多少香橙花啊j”布里斯特喜得直嚷嚷。

有一处，花枝探出墙外，仲到大路边。

汽车停住了，布里斯特走出去采了几朵，拿回汽车，

“请将它插在您的胸口，另一枝插在您的头发里。对了，一打扮，您真成了快出嫁的未婚妻了！”

埃伦羞得双颊绯红。布里斯特直视着她的眼，顿了一会儿，低下头，悄悄地、正色地说：“为我自己。”

埃伦的脸剧地变成了苍白色，她垂下了眼睛。

“我不能成为您的妻子，布里斯特先生。”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是名声卓著的演员，百万富翁？”布里斯特在大声阀，随后又压低了声音说：“是的，当我是旧布里斯特时，的确曾是名牌演员，但如今也和您一样地贫困，您知道吗？我们住的别墅已经抵押出去，我俩的命运相同。”

“我从来没有把婚姻看作有利可图的买卖，”她激烈反驳他，“我不怕贫穷、困苦。”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

“我也许是选错了时间，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方能考验出爱情的真诚，爱情的力量……”他怀着一片真诚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搁到埃伦的手上。

“我一定和您苦乐与共，布里斯特……如果您真是爱我的话。”

“您呢？爱不爱我？”

“我早在绿宝石湖畔就爱上了，知道您是安东尼奥·布里斯特之前倾心于您。”

布里斯特吻了她的手。接着说：“我俩先到办事外见见您的舅父。”

巴雷看见布里斯特和佩藏着香橙花的埃伦双双走进他的办化室，感到非常惊奇。

“巴雷先生，”安东尼奥在和老头儿见面时说，“我们是来告诉您我俩订婚的消息的。您，作为埃伦的保护人和至亲，不会反对我俩的婚事吧？”

巴雷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他咳嗽了几声，

“祝贺你们！我很高兴。但这多么突然啊！”

“儿女婚事对家长和保护人来说，总是感到意外的。现在，请劳驾撰写一份结婚启事，分送各个报社刊登。”

“这又为什么？”埃伦觉得奇怪。

“一般人的习惯。”布里斯特回答。“埃伦小姐，我俩快去摄影棚吧。”

一走进摄影棚，布里斯特立印发现今天的景象与往日不同，摄影棚里人头挤挤，所有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都到齐了，甚至连不参加今天拍片的人也赶来聚会。布景也被移到一边，台中央只留下一张导演的发令台。

从人群中站出一个配角演员，他提高嗓门说；“我们全体成员知道制片厂处境困难，可惜布里斯特先生没有把这情况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想听听他的意见。”

布里斯特承认，遣责是公正的。

台口上的代表接下去说，职工已通过一项决议：直到拍片工作结束，每人暂领一半工资，如果厂方再有困难，工资还可以少拿。

这对布里斯特说来如同搬去了一块压在身上的石头。

布里斯特制片厂从此走上一条新轨道。

戈夫曼悒悒地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大会结束后职工们迅即投入工作，人人精神振奋。

戈夫曼趁大伙儿整理场景的当儿把布里斯特拉过一边，脸带忧虑地说：

“想告诉您一件不愉快的消息，事关您和……”

“您是指混蛋们在昨天报上散布的谣言？”

“我是指今天早报上的文章，竟然无耻到……”

“哦，我忘了有条新闻得告诉我的同事们！”布里斯特把报纸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连忙朝埃伦走去。

布里斯特走近埃伦，挽住她的手，高声对大家说：“亲爱的伙伴们，刚才我忘了与你们分享快乐。埃伦·基尔小姐赐给了荣誉，同意成为我的妻子。”

埃伦羞得低下头。

群情兴奋，这之后，布景一下子安装就绪，拍片开始，演员们从来没有象今天那样卖力，埃伦和布里斯特今天演得也分外出色。

戈夫曼在摇动摄影机手柄同时，内心怀着无比的激动，如果影片始终保持这样的艺术高度，毫无疑问，它将成为世界的杰作，而他，戈夫曼，也就会名垂史册。

二十八、窒息的寂静

埃伦从制片厂回后走进自己的卧室。她想把今天的事好好分析一番。埃伦小心翼翼把香橙花插进花瓶，轻轻地吻了吻譬香的白色小花。生活多么奇特。

她既高兴又觉得忧伤，制片厂女演员瞧她时模样儿有多奇怪！

埃伦掉过头去，象在寻找答案。忽然看到椅旁小桌上放了几封信。

她感到意外。迄今为止她没有收到过任何人的信，是贺信吗？

埃伦拆开第一封信，见里面是一张叠了几叠的剪报。

上面写的是关于布里斯特和她和事。“这个名噪一时的演员，”文章说，“曾用他的虚假才华欺世盗名，用他奇丑无比的外貌博取观众的欢心。而如果要说他的情操，他所作所为比他的外貌更加丑陋……’

文章接着谈到布里斯特和露克丝小姐间的一段艳史。他，这个机灵的骗子手，无赖，极尽卑鄙龌龊之能事，竟然无耻地凯觎露克丝小姐的百万家财。

文章说；“要不是仁慈的露克丝小姐袒护他，这个荒淫无耻的布里斯特逃脱不了坐牢甚至电刑……”

后来，欲海难填，他不愿再当侏儒小丑了。这时冒出来一个江湖‘医生’，用法律所禁止的方法把他从小个儿变为大汉子。‘布里斯特’的犯罪‘艺术’与日俱增，这时已不再偷偷摸摸，而是赤膊上阵，公开向道德和社会舆论挑战。

也不知在哪儿，他居然勾上一个叫埃伦·基尔的小妞儿，——我们不妨将她的名字公之于众，——一个和他一样地恬不知耻、在道德上不辨左右手的傻姑娘，此处刊登的一幅照片——埃伦·基尔手持拖把伫立窗前，旁边站若布里斯特——便是明证。

埃伦再也读不下去了，飞也似地下楼，不敲一声门便冲进了布里斯特的书房。

布里斯特一见埃伦便明白：她一切都知道了。

“结婚的事不用再谈，我现在就离开您的家！”她气忿地对着安东尼奥嚷嚷。

布里斯特不作声，他从椅子里站起来，他懂得，先得让她发泄郁积在心头的怒火。

“您骗了我！您向我求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骑士式的扶危济困的侠义。好吧，我理解，并表示感谢！但我不能接受您做出的牺牲。”话被呜咽梗住了，她再也无力支撑自已的身体，倒在椅子里。

布里斯特同样地感到悲哀，但他还是不作一声。从上衣小口袋抽出一块蓝底白豌豆花手帕，为她试去眼角的眼泪。

“别哭了，眼泪帮不了忙，让我俩好好谈谈吧，您侮辱了我，竟然怀疑起我爱情韵真诚。我承认，如果不是报纸上的这些卑鄙龌龌的文章，我便不在今天，而是明天，甚至到后天才向您求婚——当然，我迟早会这么做。报纸上的无耻澜言推动了我，使我更深刻地感到，我是深深地爱着您的。因此，您的利益和名誉对我说来极端重要。那么我们就该用事实驳斥他们的造谣。宣布我们的婚约，这就夺下了他们手中的武器。您把报纸上说的胡言乱语考虑一番，不难发现这不过是用以打击我们的一种策略而已。您消极挨打吗？他们就愈容易达到目的，占到上风。伙伴们为挽救我们事业甚至准备不拿工资，难道我们反丧失了勇气准备退却？收回您的誓言？影片的命运，整个企业的命运都在您手里啊。”

埃伦已经不哭了，但在她脸上流露着无限痛苦。

“我感到为难，但我尽力将片子拍完。”

“然后嫁给我？”布里斯特紧接着她的话问。

“……别催促我，布里斯特，让我先好好想想。”

布里斯特于是低下头吻了吻埃伦的手。

这以后，两人咬着牙投入工作。

戈夫曼不再怀疑，这片子将成为最佳片，将震憾人心。

布里斯特每次拍完镜头，便一头扎进事务工作。

埃伦总是回避布里斯特，现在他俩只是在制片厂里见面，杂务工作和拍片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最后，影片总算拍成了。

片子开始在布里斯特的各个影院放映，成就出人意外，观众纷至沓来，新布里斯特所引起的笑声连老布里斯特自愧勿如，确切说来，是泪中笑。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埃伦·基尔的没有名气的女演员，观众席上一片赞叹声。

影片获得成功，也就带来了好处，钱总是钱，“钱并没有铜臭味，不管它是从哪儿来的，”古罗马的商人早就这样地看待过金钱。

现在，对手营垒中报纸的调门也变了，说：剧本的水平很高，音乐非常动听，还顺便提及，这部片子由新布里斯特亲自编导、亲自参加演出。

皮茨先生摇头顿足：“我不应该把布里斯特这个机灵的小子放出手，应该好好捧捧他，谁知道……”

有一次埃伦跟布里斯特、戈夫曼及另外两位女演员一起去专供上流社会人士进出的豪华电影院时，品尝到舆论的这种变化，

走下车，埃伦忽然瞥见两个上身穿贵重裘皮的太太正滴溜着眼睛瞧她，“瞧，她就是报上提到的‘新星’，布里斯特的amantc（情妇）。

埃伦走进电影院后术然地坐在包厢里，自始至终没瞧一眼银幕，也不说话。

正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好象银幕上的就是演员本人。

“难道她对惊人的成就也无动于衷？”布里斯特惊慌地想。

埃伦默默地回到家，反锁住房门。这时她再也止不住眼里的泪水了。

布里斯特左等右等不见埃伦，由于心里燥急，他的脚步愈跨愈快。

最后，他听见了敲门声，布里斯特赶忙去拉开房门，在他面前站着的是埃伦的舅父巴雷先生。

老头儿衣钮扣得整整齐齐，神情忧悒甚至凄怆，“埃伦要我和您谈谈。”

布里斯特的心为之一沉。

“她拒绝成为我的妻子？”

“非常遗憾，是的。”

“上帝啊！这是为什么？什么原因昵？”

“她顾怜您，也顾怜影片的命运，她如同我一样相信您爱情的真诚，不过流言可怕，人的名声比荣誉和金钱更为可贵，至少我和埃伦认为如此。”

俩人相对无语，各自感到悲伤。最后布里斯特问：“您和她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们就要去一个遥远的、谁也不知道的地方，过那租衣淡饭的隐姓埋名的生活……她还要我转告您，她衷心地祝您幸福，她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布里斯特先生，别了！”

“我不能和她再见一面，不能和她告别吗？”布里斯特急切地问。

“这对她说来太难受了，而且，她已离家先走了。”

巴雷怀着深切的哀痛，蹒珊地走了出去。

整间书房沉浸在令人窒息的难堪的寂静之中，终于，他站起来，独自高声说道：“现在我无牵挂了，我可以战斗，我要复仇！”

# 《宣传的时代》作者：星新一

李有宽译

早晨，Ｎ先生出门去上班。他的住房在一幢公寓的第三十五层楼上。他乘着电梯往下降。电梯在第三十层楼处停了一下，走进来一个小男孩。Ｎ先生看这孩子有些面熟，于是便招呼道：“小朋友，上学去吗？”

“嗯，上学去。”

“真是个好孩子，好好用功学习吧。”

Ｎ先生爱怜地抚摩着孩子的头。突然间，这个孩子热情洋溢地唱起了歌来：“请吃拉夫拉，请吃拉夫拉。”

拉夫拉是一家食品公司的商标名称。就是说，这孩子唱的是广告歌曲。过了一会儿，这孩子像是清醒过来似的，不好意思地抬着头向Ｎ先生微微地笑了笑。

在第十五层楼处，电梯里又走进来一们中年妇女。

“派力亨糖果可真是美味可口，独具风味啊！”她用颇为赞赏的口吻高兴地说着，随后又像刚从梦中醒过来似的向Ｎ先生打着招呼道：“今天天气不错呀。”

电梯下降到一层楼，大家都蜂涌似走了出去。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前被认为是难以办到的那些事情现在已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最近，心理学和大脑生理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有些专家开发出了一种新技术，只要利用药物并稍加训练，就能对条件反射加以控制。那么，什么是条件反射呢？例如，每逢喂狗的时候便伴以铃声，经过长期训练以后，即使不给食物而仅仅是铃声也能使狗的嘴里分泌出大量的唾液来。这种现象就称作条件反射。而最近所发明的这种新技术就是将这种条件反射应用于人类，并使之固定化。

事情很清楚，刚才那个小孩只要一被人抚摩头部，立刻就会不由自主地唱起商业广告歌曲来；而那位中年妇女则只要一感受到电梯的落下感，就会不知不觉地从嘴里发出自言自语的赞叹声来。当然，不用说，他们每个月分别可以从各家广告主企业那儿得到一笔报酬。

在这个宣传的时代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条或者数条反射性神经租借给了受各家企业委托的广告公司。蕴藏在人体内部的潜力是不可估量的，并且，人类本身巧妙地利用自己的潜力的才能也是不可估量的。

Ｎ先生乘上了上下班专用的地铁。现在正是上班的高峰时刻，车厢里挤满了乘客。

“弗洛里那化妆品精美高雅，举世无又！”一位年轻的姑娘用优美动听的声音自言自语地说着。这是因为有谁轻轻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于是便产生了条件反射，脱口而出地发起了牢骚，以示不满。她反复地说着这句话，并且感情极为丰富，简直就像某个话剧演员在背诵台词似的。“想必这位姑娘从广告公司得到的报酬一定相当可观吧。因为广告公司在租借每个人的反射性神经时，是根据其工作效率的高低而支付租金的。”Ｎ先生暗暗地猜想着。“也许那位姑娘打算以此作为结婚费用吧。”

如何使用自己的身体是每个人的自由，并且以此来增加收入也是无可非议的。当然，决不允许使用危险的媒体来产生条件反射。无论多么需要金钱，也不会有这种傻瓜的——当自己的手被门夹住时，先故作镇静地唱上一段广告歌曲，然后再龇牙咧嘴地喊着痛高声呼救。

在车厢里有位中年男子，可能是昨天夜里没睡好吧，他张开嘴巴打了个哈欠。于是，随后便无精打采地说道：“啊，强化朵蜜恩是最好的恢复疲劳的滋补药……”

在对面的一个年轻人打了个喷嚏之后，便自言自语地说道：“鲁基牌药片对于伤风感冒疗效最佳。”

至于这个年轻人是否立刻就服用鲁基牌感冒片却很难说。要知道，即使收音机里播送的广告节目在为某家企业生产的收音机作宣传，但这台收音机却未必就是该公司的产品。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哎哟，久违啦！”

从Ｎ先生身后传来了惊喜的喊声，他回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当年学生时代的一位老朋友。于是两个人便亲切地握着手。Ｎ先生说道：“最高级的咖啡要数戈拉克西牌的了。你有兴趣去喝上一杯么？”

“好哇。很久没见面了，待会儿到附近找家茶馆喝上一杯吧。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咖啡迷的呀？”

“你是说这件事情吧。是这样的，在一个星期以前，我把在握手时产生的条件反射出租给了一家咖啡公司。不过，要是说到喝茶的话，我还是喜欢喝掺有柠檬汁的红茶。”

Ｎ先生和朋友下了地铁之后，便在一家茶馆里闲聊了一会儿。那位朋友抽完一支香烟，在随手把烟蒂摁灭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道：“爱恩捷尔旅行社将为每一位游客安排最合适的旅游日程。”原来他把这一动作的条件反射租给了旅行社。

由于在上班途中遇上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所以Ｎ先生到达公司大楼时稍微迟了一点。电梯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了。一位年轻的电梯女服务员向Ｎ先生嫣然一笑。这位姑娘长得很美，Ｎ先生上下打量着她。

“真漂亮啊！”Ｎ先生挨近她身旁悄悄地说道。趁着这儿没有别的乘客的好机会，Ｎ先生轻轻地和她接了个吻。她也并不表示拒绝，只是微微地闭着眼睛，似乎沉浸在某种幸福之中。接着，她便开口说道：“卡贝拉果子露的味道就像接吻一样甜蜜。”

所谓卡贝拉原来是最近十分畅销的一种饮料的名字。

“你居然把接吻时的条件反射也出租给广告公司了吗？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啊！”Ｎ先生说着，便在自己办公室所在的那一层楼下了电梯。其实他内心并不对此感到惊讶。这种新技术刚开发出来时大家都感到有点异样，挺不自然的，然而一旦普及之后便不足为奇了。虽然Ｎ先生从早上起就听到了各种商品的名称，但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大脑里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蕴藏在人体内部的接受宣传的可能性固然是不可估量的，但是蕴藏在人体内部的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却似乎更为巨大。

【本辑完】